



# 叢書集成續編

## 第一〇六册目錄

文學類



### 詩文總集

西冷五布衣遺著二十六卷(二).....	清 丁 丙輯	當歸草堂	一
冬心先生集四卷 清金壽門著.....			一
冬心先生續集一卷 清金壽門著.....			四
冬心先生隨筆一卷 清金壽門著.....			六一
冬心先生雜著一卷 清金壽門著.....			六五
冬心集拾遺一卷 清金壽門著.....			九〇
冬心先生自度曲一卷 清金壽門著.....			一〇七
冬心先生三體詩一卷.....	清 金壽門著	小石山房	一一三
羅氏一家集五卷.....	羅 笏		
	羅震亨	金陵叢書	一二一
	羅晉亨		
	羅鼎亨		
崑崙集一卷續一卷附一卷釋文一卷.....	民 葉德輝輯	卮 園	一八九
詩總集——詩經			
毛詩殘三卷(存卷四、六).....	漢 鄭 玄箋	靈峰草堂	二二三

鄭氏詩譜考正一卷

漢 鄭玄撰  
宋 歐陽修補  
清 丁晏重編  
頤志齋 二五五

毛詩異同評三卷

晉 孫毓撰  
清 宋澤元校  
懋花庵 二八九

難孫氏毛詩評一卷

晉 陳統撰  
清 宋澤元校  
懋花庵 三一

毛詩國風定本一卷

唐 顏師古撰  
鶴壽堂 三二三

慈湖詩傳二十卷附錄一卷

宋 楊簡撰  
四明 三三七

詩考補注二卷補遺一卷

宋 王應麟輯  
頤志齋 六二五

詩傳旁通十五卷

清 丁晏補注  
常州先哲 七〇一

詩故十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

元 梁益撰  
明 朱謀埠撰  
民 魏元曠撰  
民 胡思敬撰  
胡氏豫章 八一

wt86/06

參  
心  
卷

聖  
鐘

閩高行篤署檢

同治戊辰錢  
唐丁戌重刊

予賦性幽貧少耽索居味道之樂有田幾稜屋數區在錢塘江上中爲書堂面江背山江之外又山無窮若沃洲天姥雲門洛思諸峯嶺羣欲褰裳涉波暱就予者於是目厭煙霏耳飽瀾浪意若有得時取古人經籍文辭研披不間昕夕會心而吟紙墨遂多然猶不自憊近交里閨二三能言之士大抵多與予同其好林壑間僑僧隱流盃單瓢笠之往還復饒苦硬清峭之思相與摠發抉擿盡取高車駉纓輩所不至之境不道之語而琢之績之由是世遂比數予於詩人

冬心先生集序

一當歸草堂

予翻然祕匿懼其隘而不廣於見聞直而不愜於比興瘠而不腴於枝葉笑覆陸機之詆屢矣或有躋予於鉅公派別者予曰昔徐師川不深附西江張伯雨能超乎鐵雅詩固各有體趨今何如則古邪迺鄙意所好常在玉溪天隨之間玉溪賞其窈眇之音而清豔不乏天隨標其幽遐之旨而奧衍爲多然甯必規玉溪而範天隨哉予之詩不玉溪不天隨卽玉溪卽天隨耳比長年來益爲汗漫遊徧走齊魯燕趙秦晉楚粵之邦或名嶽大河傾寫胸臆或荒臺廢殿根觸

古懷或雨零風歛感傷羈屑或筭人酒徒飛揚意氣境會所遷聲情隨赴不諧衆耳唯矜孤吹此則予詩之大凡也孤露以後舊業隨廢欲求天隨子松江通潮之田小雞山之樵薪已不可得旅食益困念玉溪生有打鐘掃地爲清涼山行者誓願因亦誓願五十之年便將衣衾入林得句呈佛以送餘生遂發憤將舊藁刪削編香都爲四卷寫一淨本付之鏤木家自今有索冬心先生而望岫息心者得不披對此集乎冬心先生者子丙申病疴江上寒宵懷人不寐申旦遂取崔國輔寂寥抱冬心之語以自號今以氏其集云雍正十一年十月錢塘金農自序

冬心先生集序

二當歸草堂

寒心先生四十七歲小像

同治丁卯冬嶺山後學子文蔚重葺



寒心先生小像

廣陵高翔寫

當歸草堂

堯之外臣漢逸  
民著簪韋帶  
不諱貧疎長  
高賴全天真半  
生舟楫蹄與輪  
詩名到處傳千  
春蒲州鐫仲益  
題



寒心先生小像

二當歸草堂

女尉里居特嘗影刊 先生詩集工未  
竟而一寇至板燬於火零殘樣本携  
杜行笈其前不傷者任君渭長在梅  
參用 先生晚年日寫真視高年  
小異今泉唐 家竹舟松生品仲並刊  
先生詩竟既屬女尉影摹高年  
因附梅任本於後俾景仰 先生  
者兼後中歲晚年風采云同治戊辰  
人日文蔚首記 福安吳玉田鑲

冬心先生集卷第一

錢塘金 農 壽門

予處田野與物無爭賦雜體一章頌稼事

也遍為告誠以當農謠

蠶桑月令過芒種天所子老巫卜瓦卦請驗古

諺語勤墾穠稷興田家苦驕陽行禱不雨厄勸

龍各一觴跼踖復跼踖龍阪筋力顫鞭箠爾雖

長甯識牛性善西埭比戶忙窄衣只掩髀爾泥

三尺渾朝來喧築壩王命布農事秋收戒其荒

曖曖墟中煙五里聞炊香太歲值豐年出入皆

冬心先生集卷一

一當歸草堂

大吉督工邨夫子風俗恥貨殖

月夜叩 禪師講堂

去天只一握峯勢儼西華歛聞雲脚香蒼蒼滿

牀下二十五條衣吾師諦妙義住于忍界中不

唾琉璃地禪定靈鶴棲客心生幽怖破寺寒月

來水光千萬樹偃偲念夙緣今宵侍瓶鉢悄聽

鄰鐘聲合掌亂山謁

雪中懷會稽陶十二 幼雅

山雪白皚皚郊扉晝不開懶為洛陽臥誰共霸

陵杯窺欄鳥聲合入林江影來遙思嚴長史清

嘯茶城臺

寄吳丈 允嘉

北郭依喬木青山屬隱君心知白雲妙書愛衆

香熏草閣編遺集澎湖采蒼聞猶誇健如犢課

子事耕耘

楊知 陳章 見過冬心齋予出漢唐金石搨

本二百四十種共觀

空巷草根苦遭此秋雨屯離披一尺長那知中

有人守窮如守盟向壁獨甲影書家得申韓二

子欣造請聖唐與神漢文字古所敦吉金貞石

冬心先生集卷一

二當歸草堂

志辨證菟株源嗟嗟暝色催客去倚江渚炊煙

飢不生寒雞各上距

碧瀾堂寄王 豫

酒漉紗巾春甕開碧瀾堂外望滌泗此閒絲竹

聲淒唳善病王郎竟不來

雨後獨步池上

煙際曳筇人掩關繞行池上夜忘還浮萍剛得

兩吹散吐出月痕如破環

盧圻港

瓜皮艇子水黏天認得盧圻港口煙一市霜叢



有人語晚風撐到臥牀前

若溪曲二首

淨綠瓜瓢嫩採藍草汁熏光明河畔水好與染  
羅帶

下若翠物香細嘗淡為貴但能通顏色何必沙  
糖味

題貞曜先生集後

苦詞峭刻寡情權孟保荒迷石井關一尉終身  
貧至此溪堂草木笑清寒

同鮑十四明府鈔高十一秀才題過夾山

冬心先生集卷一

三 當歸草堂

漾舟中阻風

先生解官印快遊心目開我已一笑諾况攜杜  
秀才單櫂入鏡行春波宛南浦煥翠浮嵐中活  
脫峯伍伍長林夾山漾修坂小康邨如何寂莫  
意展望傷客魂青突變茫蒼織末從雲起只此  
十里閒愁風復愁水

雙林晚景

若練吳波折復迴遙岑悄沒夕陽催絕無人影  
榜聲過蘋葉中間一道開

曲江之上先人做廬在焉積疴初勸雜書

六首

門庭就衰落彈指等浮漚羗非廣絕交客肯浪  
見投戀戀兩黃犬蕭蕭一蒼頭自拾甌中塵貧  
竇忘苟求麻薄葛蘿疎摧燒各悲秋

七八月之間胡為抱積痺酒庫麴蘖荒相思屢  
欠呵比無俗喧聒耳目成懶惰野花墻匡生暗  
泉牀下過嫋嫋涼葉飛虛堂枕手卧

鄉里時問疾幼女戲搥背合和藥一劑差覺醫  
可愛辛苦服三苓本草出袖內江湖計已輟攝  
生理固在誓將乞神農邱樊永潛晦

冬心先生集卷一

四 當歸草堂

舊種倔強松弱藤互勾棘上巢塌翅禽反哺形  
偈仄馴性年復年奚忍施繳弋似憐主人意當  
午叫不息博得二千石餘糧為汝食

憶昔載遊具賢尹真吾曹春帆十幅蒲太湖行  
週遭百里洲上樹疎瘦如牛毛題詩大雷山詭  
蹟搜冥嵌至今寒夢中洵洵驚波濤

退院赴齋期緇流澹孤蹤禪派話靈嶽方袍策  
短筇功德離垢幢竦然聞清鐘秋光妙渲染溪  
雲洩陰濃變雨忽不雨朶朶簷際峯

為散疾之遊

梵天講寺

前江後山書堂修竹十五竿爲人刪除作

詩惜之

籬籬青竹竿環繞江上宅移自刻中僧歲之攝  
提格略除蟲蠹侵不計土肥瘠我無食肉相稍  
喜共蕭索微陽陰檻隅涼吹遞林隙娟秀若翠  
葆婆娑悅婉嬾今秋遊故鄣羈旅成俗客負此  
十五莖苦節抱孤直可憐遭刷去束縛竟拋擲  
甕爲簞與箕免受煎茶厄

四哀詩

而翁遠竄謫惡信來夢寐肉與骨相離袖有一

冬心先生集卷一

五當歸草堂

掬淚痛君投荒尋瘴癘犴獠地近復奔東都絕  
粒嵩陽寺七年賦零丁漫滅背上字蔡本馴

少壯藩邸遊晚歸嗇于遇粉本工小筆能箋爾

雅誤逢逢羅刹江忽聞王公訃哀哉篆墓顛銘

語賤子作叶丙舍繞沮洳殘花剝如雨王璵

黑頭榮戟郎引我稱兄弟未解算錢刀恰諳食

苦薺昨歲結清權水嬉共秋禊隔世悲音塵朋

黨失文藝齒冷同輩兒驕人只門第楊守晟

古樂栖神明撫琴卧巖藪絲中有木聲不生荆

棘手嘗言海虞老指法非矯揉練心且復旦天

乎奪長壽幽窻何時營撤粒憑吾酒張澐

題鮑十四遊鄧尉探梅諸詩後二首

鮑清風是木腸兒銅井銅阮踐素期塔影湖光  
樹中見花香偏在裏頭時

方丈鐙明萬籟虛夙生慧業究何如開堂一語

君參否水底蓬塵山上魚

平望驛曉發過太湖

解纜畫眉橋川程浩瀾瀾乞得美滿風快如渡  
彭蠡聒天波空靈初陽樹迢遞回頭莫釐峰厭

厭未梳洗

冬心先生集卷一

六當歸草堂

宿焦山

縹緲松寥山積翠下無路風籟鐘微茫鶴跡雲  
散聚如聞定中僧禪窟勸小住牽月濯巾餅江  
光漾高樹

廣陵客舍寄答謝大遵王

一月閉門恆自飢連朝養疴嬾賦詩高僧送米  
苦難得殘客索書佯不知昨朝小飲酒人處拍  
浮笑記鯛陽語三十六陂清露香秋暑已被花  
銷去中年以往萬事輸豈惜齒痛鬚半枯柔絲  
繼管領風味早衰吾欲稱老夫

南郭

連桐重阪近幽栖  
菜甲抽青自灌畦  
剛得天涼三日雨  
秋光如水草蟲啼

題方氏池上壁

憑欄送遠目積陰  
生陂塘水木自明  
瑟鳧鷺何拍張  
某從嶽僧覆茶共  
蜀客嘗纖雨晚飛  
來晞髮池上涼

楊三十五過宿廣陵客舍

秋林正涼雨為洗  
客衣塵而我禰衡  
病夫君原憲貧歲  
看華鬢改話到故  
山真今夜然燈坐  
鄉

冬心先生集卷一

七 當歸草堂

愁添一人

秋來

紈扇生衣捐已無  
掩書不讀閉精廬  
故人笑比中庭樹  
一日秋風一日疎

汪墳陳章見送真州舟中漫述二首

一夜風葉中聽雨  
聲不休既阻帆的  
的復掩鏡修修誰  
不惜游子騷怨含  
離憂去如楚江離  
弱根日以浮

他鄉樂亦苦淚滴  
杯酒閒車有書滿  
樞橐無金兩鏡怯  
渡黃連港笑尋甘  
草山豈為滑稽雄  
暫

齋啟客顏

孫憲 遷米予于僧廚作粥食之戲報此詩

學佛疲津梁辟穀乃不可長  
飢東方生胡能達青瑣遣  
誚桑下留俄悲赫開墮墜  
戶類蟄蟲繩牀擁絮坐  
榻榻聞叩聲于思劇憐我  
三升分倉儲精鑿出揚  
籛作糜感殷勤瓦銚撥  
宿火一飽計已奢何須  
炙車輶

月夜陸立劉乃大見過

一卷細注陸德明千鴟不  
醉劉公榮譚經飲酒得  
二友時顧寂莫僧寮清  
奇葩芬口義可取糟

冬心先生集卷一

八 當歸草堂

邱寓言理非詡獨我天寒  
夜失眠低頭泱泱霜月  
苦

閔華治酒送別

雷陂重相送餞席暫淹留  
人作浮雲笑酒生明日  
愁西風孤燭夜涼笛五  
湖舟繚白縈青外家山  
話越州

松陵雨泊

依然襍被返句吳踪跡荒  
涼似野鳧一夕菰蒲打  
篷雨聲聲引夢入江湖

懷人絕句三十首

漢陰丈人甘遜跡筆札奇奧驅夔臚破費菖蒲  
洗煩惱三層樓上注蟲魚

數來武林作詞客市上獨傾酒百杯觀者圍場  
頓橋舌硬弓力挽癩如雷

杪樞陰蔽菩薩泉壁挂鎖子空廚煙記得山中  
秋雨歇大家來看兜羅絲

宋元雕本積萬卷夫子著書游禁庭近不得意  
但高卧秋風吹老古槐廳

平生沈九嚴十六雕句鍊格超籬樊昨賦宮體  
更新變對君端欲把降旛

冬心先生集卷一

九 當歸草堂

玉練槌香天氣晴秋來曾訪長官清蘋花百里  
快煙水柔櫓一枝搖進城

流浪定悲朱邸改幽潛已遜鶴書徵年年送客  
徒為郡支俸何人刻七經

詩文酷似梅歐陽七十授官君最强不畏早朝  
待宮漏尺三汗脚滿鞞霜

季子豈長貧賤者逸經熟闕祕且奇縛帚莽中  
每來往尖頭僧請覆殘棊

嚼徵含商譜曲遲語兒溪畔憶爰絲渚禽喧聒  
無來客雨散秋堂長澤葵

解印真成衰謝翁會稽仙令等飄蓬左車作惡  
何人問只合抽身藥院中

今年專仿甘風子論畫老兄特見招漸漸斜陽  
平水閣簷花顛倒散魚苗

疎放偏能堅酒戒滑稽豈願曳華裾春城絃管  
春如海多少蛾眉笑喫虛

御紅千盞抵千團園主輕拋客惡灘三載歸來  
歸便去花開却讓別人看

慧郎赤牘踰淮至說道渠爺遽棄家移向軒轅  
臺頂住鹿牀輕載獨輪車

冬心先生集卷一

十 當歸草堂

裝潢莊嚴賢伯仲畫中真廣辨精麤寒家一廚  
付火劫只賸鉤金灌佛圖

談笑項侯妙天下撐腸拄腹多異書壯哉尙欲  
走輦轂鞭掉西風秃尾驢

一瓶顏色勝秋泉留待相逢話洞天落葉打頭  
如過雨倚江樓認孝廉船

陳三與我稱至友年復年來悲斷萍試問蕪城  
苦吟客落花憶否鮎埼亭

七年不見朱循吏往事漫漶如掃塵聞說休糧  
買山隱白髭鬚稱罷官人

片石岡巒各殊狀果然娥媚若煙鬟紛紛誇有  
空青府可敵玲瓏繹望山

琴傳樊氏古良工君趁涼颺彈塞鴻堂上槐花  
飄一寸七條絃在水聲中

沉涵直可呼黯伯朝朝醉死忘顏齡有時誑我  
說斷飲怕我上天囚酒星

蟬腹龜腸清若無九朝三會真仙儒井關淘米  
日趁影一笑騰騰據竈觚

童時頑劣逃邨塾連臂比鄰蕭八郎不識春光  
是何物白薔薇底捉迷藏

冬心先生集卷一

十二 當歸草堂

散職舊銜冰樣清初刪首宿又發萌糟牀漉酒  
留客聽家婢合和骨董羹

收藏三百十種帖一一舊搨浮古香乞君題遍  
極攷訂爛紙敗煤重開光

金牛湖上漲層巒烏榜紅舡昔共歡纔看拋埕  
過冷節落花飛絮滾成團

今秋鄖國歸來後即訪荒齋賭酒尊團坐繩牀  
夜聯句百蟲啼雨葉堆門

樂府十篇音韻長衆中猥誦風騷狂莫教傳入  
京城去驚動麗眉老侍郎

畫蘭竹自題紙尾寄程五 鳴江二 炳炎

寫竹兼寫蘭畝疎墨痕吐一花與一枝無媚有  
清苦擲紙自太息不入畫師譜酬人分精麤妙

語吾所取鈐以小私印署名隸書古半幅懸空  
齋色香滿巖塢隱坐整日看冷吟獨閉戶飲水

張玉琴斜陽忽飛雨

江上遲厲二 鶚  
疾琴有澁聲昨夜雨不止嗒然罷空彈獨立當  
門水新漉酒一升冷熱味何似墟煙山葉中知

冬心先生集卷一

十三 當歸草堂

近溪菴懷 亦 上 人  
菴改團瓢形溪迷白沙路一年不來遊經行憚  
寒洳晶晶銀色雲盤盤螺髻樹夙愛軋氏癯永

懷己公句可憐在山僧三徙城中住  
曉登棲霞嶺歷水樂洞轉憩慧日精舍覓

壁上題名汎湖而歸雜書三首寄昔年  
同遊王 吳 周 京 直 金 士 章 厲 汪 潭

臺 諸朋好  
羃屨雲容翠巘寬此閒濟勝若驟鸞野梅苦竹

無人見破曉冰霜各自寒

煙林葉盡聲如掃山鳥日高啼已空獨立吟成  
有誰和一方寒玉水丁東

蛛塵薛墨認依稀悵題名身世非坐對諸峯  
浸湖面黃妃塔下放船歸

宿韜光飛雨軒

陳塵抖擻上方眠飛雨軒中暫息緣試問蒲團  
琳長老可曾聽厭滿山泉

小善庵予別業也舊鑿磽确得泉涓涓冷

冷廚僧常取供之因作是詩

摘泉鑿石根我家青芝隕源非驥而惡蒙蒙天

冬心先生集卷一

十三 當歸草堂

奧府疾風中多纏怪木上欲齧洞深納積陰雷

雨不敢洩入山瓢杓喧引供歲沃沃僧廚十二

筒斷竹復續竹擊聲若礮碾高秋聚沆漑三漱

勞舌神可以消宿憊

臘月二十四日江上無事因出家醞要諸

鄰翁小飲

曾讀逸氏傳南邨舊隱淪清江圍屋樹寒雨對  
牀人歲晏藥苗路花開酒國春依然敦漢俗祭

寵請比鄰

江上歲暮雜詩四首

內史書蘭亭絕品閱世久風流翠墨香得之獨

漉叟舊為劉山人所藏楮爛字畫全光華神氣厚舊傳

七遺民淋漓跋其後惜為老黠工名蹟已割取

積去珠尙存何傷落吾手少日曾習臨摹帷羞

新婦自看仍自收空箱防汗垢一事勝辯師未

飲缸面酒冬心齋中石刻戲帖

有物爬沙行合眼聽怪絕索索復苴苴天寒一

夜雪撒鹽與鋪糝清曉生萬潔牀琴凍折絃巷

門荒脫闌主人病耽愁澁縮中陰閉身比枯木

僵心如宿火熱坐失江上山微茫辨明滅新添

冬心先生集卷一

十四 當歸草堂

空澗中泉聲日嗚咽雪

高生作畫圖送予還鄉土淡墨善工愁至情寫

終古鬱鬱刺孤城悵悵飛小雨戢香江南山樹

有別離苦恍聞吹浦笛又覺打津鼓吳艘一霎

行朔風渡揚子叶抵家而月深悶懷若墻堵展

軸每思君何時奉清塵題廣陵高翔送予還錢塘山水軸子

古鏡破難照中斂寒月精么錢薄無用上漬丹

砂明嗟吾兩不如萬事忝所生可憐窮鳥賦鄉

人多譏評歲答楊三十五知

雪夜懷吳興姚秀才世鈺

密雪廳空閉明燈葉掃多思君若櫓酒寒夜可  
來麼

書和靖先生集後

不婚不宦失津涯身後高名動慕嗟畢竟有人  
廬舍側俸錢治墓服緦麻

冬心先生集卷第一

冬心先生集卷一

十五 當歸草堂

冬心先生集卷第二

錢塘金 農 壽門

章邱繡江亭寄杭孝廉士駿 桑貢士調元

賺得閑情半日看繡江亭似散花灘綠差差水  
鄉心動只少東邊關鴨闌

樊川雪後至西坡庵尋陳文貞公題名

餘雪媚樵徑精廬策杖行眼明半峯影心洗百  
泉聲馴鶴擺擺立朝曦曖曖生樊川陳閣老巖  
壁有題名

與陳學士壯履 晚食戲成二首

冬心先生集卷一 一當歸草堂

漫道蕭娘纖指同熏人辛味出梓中何能強食  
過三斗酷吏甯逢屈突通

昇仙事渺髮斑斑銀押生光釘坐閒我是江南  
未歸客一拳如見潤州山

雪虐風饕飲凍醅圍爐偏向夜深來可知印綬  
尋常物只博丁郎啗百枚

春雪

春雪玉塵飛春風柳絮稀薄寒欺網戶清豔妬  
羅幃斂袂奩基掩哦詩篝火微小遊仙有夢今

夕降真妃

伎席詠落梅二首

比翼青禽去不回花枝轉惜十分開粉黛已退  
衣香減空捧銀槎唱落梅

離笛含愁綺席春橫汾尺尺隔芳津而今月地  
雲階別玉女牕中夢綠塵

匠里

匠里聚郵落高春湛露晞溪清鑿堯韭山野曠  
周薇風以圍初古人多道勝肥耦耕今不廢椒  
醕共春祈

聖王坪

冬心先生集卷二 一當歸草堂

訪道通幽象仙山視聽殊鶴鳴知子午松吹叶  
笙竽香霧迷三里天漿散百觚肯教容易別瓊  
月閉金鋪

石淙院與禪人茶話

虛空同瞑坐豎拂老湯師一夕莊嚴論三生茗  
果期花宮何窈窕藥樹自逶迤不厭春泉沸淙  
淙檐下垂

桑林

遺蹟桑林舊熙熙物態舒地猶傳谷飲人半雜  
廟居匝而春山遠冥濛社雨餘回瞻請禱處如



侍六龍輿

吉祥寺泉上十韻

新霽來山中精舍  
騁遊眇始入灌木陰稍深冷  
風善維南豁平疇極西聳浮巘靜雲一族居幽  
澗衆流行汎出浸淺莎濫時破重蘚滴瀉靈液  
華涓涓連珠演手斟不亂滄口飲有廉辨卽此  
澹交訂君子意非舛惜哉無名緇綠塵鬪茶薜  
明朝續水綠石鼎攜松筴

過北碕精舍得宋高僧手寫涅槃經殘本

卽題其後

冬心先生集卷二

三當歸草堂

欲嘗米汁來禪扉孤松解帶剛十圍向日苾芻  
香馥馥馴禽相對無妄飛檝堂拭案白拂揮漆  
龕朽壤生蚺蟻殘經一卷認依稀口誦深悔前  
毀誹彼國長者忘是非文字不作陰符機聖僧  
手寫心弗違朱絲闌好界畫微法王力大書體  
肥肯落人間寒與饑閱歲六千方我歸如石韞  
玉今吐輝此中妙諦多福威昆明浩劫增歔歔  
緋桃花下喜雨

東風作惡春無據花上浮塵吹不去忽聞好雨  
浙浙鳴虛廊灑瓦天將曙轆轤井畔紅擘爍天

桃漸破含笑迎一枝半葉三沐浴從此穠華分

外生

伎席

丁香花弱飄成泥東家蝴蝶西家飛春風三月  
細馬騎秀鬢破玉雙着齊下馬入門戲牽衣繡  
鞦餘煖無人知舫船鱗鱗一棹迷琵琶笑撥月  
色肥金源曲子聲如絲外洋粉巾來索題釵光  
鬢影紅袖圍冬郎豔體賦贈誰銅蠡暗咽烏夜  
啼醉鄉勸住歸不歸對面何須生九疑

嬉子

冬心先生集卷二

四當歸草堂

雙燭生花送喜頻紅絲嬉子漾流塵不結綺牕  
雕戶裏恰無人處上羅巾

山中吉祥草忽爾吐花抽莖高出葉上連

綴紫萼若排栗然黥之妙香逆鼻真祇

林幽品也古老嘗云十歲始一開終鮮

有見者今獲覩此實予之厚幸矣因賦

轉韻五字詩記之

護草可忘憂青棠能蠲忿何如吉祥花伸眷開  
笑吻葳蕤抽亭亭攢萼明龕燈一領紫袈裟恍  
對天台僧善相本端然忻忻若舊識莫使姪女

來亂汝好顏色澗風無繁聲逆鼻清香生轉恨  
九節蒲仙昔空負名

送賀十五德輿之辰州

五月沅陵道毒淫多畏途滑稽齊贅堦潦倒楚  
狂夫霧障砂牀暗蠻溪銅柱孤此行悲老馬誰  
與秣青芻

送性原上座還青州

夢醒槐根日未晡願聞妙法闡醍醐石人閉口  
甯相妬蓮子空心自不汗成佛莫教靈運後彌  
天得似道安無袒肩持盃師歸去如蓋涼雲薛

冬心先生集卷一

五當歸草堂

激湖

攜客步至七柿灘望樊山

各領清涼味悄悄邨塢深沁脾向花水張腋立  
風林君作浴生詠我彈越客琴芙蓉山九點濃  
翠撲衣襟

梅子岡

引眺梅子岡林端曲盤上雖無一鶴隨已與孤  
雲往飛瀑暢秋源前山開翠幌叉手立移時庵  
門揭茶榜

石間道院

屢屢俯石間赴嶺得幽造花癯向夕斂水活入  
林冒願要白兔公齋房誦真誥啖芝七孔明心  
光騎盡掃

遊王屋山

不駕短轅車不騎伏櫪馬手拄猢猻藤獨遊到  
巖下松栝風棱棱亂石如墮星留我三日住雲  
白山轉青衆山列修脊野雲覆成幄朱衣鳥一  
雙其音奏韶樂靈藥滿日前傳聞灌香泉年年  
長芝木仙官亦種田

尋孟尊師草堂

冬心先生集卷二

六當歸草堂

遺蛻懷仙史翠微通草堂何時安藥白于此置  
繩牀叩玉陰泉出如人雙樹長嗒然白雲外巾  
烏得清涼

水經注云析城山中有二泉東濁西清左

右不生草木今遊斯地但見灌陰鬱莽  
而已靈源故道失其所在感賦此詩

峭閣飛梁想洞天山中遺迹已千年無端草木  
叢生綠不見東西清濁泉

樊口西郊行藥

何處病眼開荒荒割昏膜不著比邱衣尙留拈

士屨樊上得延佇信步歷榛薄孤壑清磬空諸  
峯白雲各此閒微徑僻斜景閉墟落誰識地隱  
人時來一行藥

龍涎香二首寄吳秀才 焯 鴈孝廉 鵠

氤氳盤鼻驗香煤如帶龍堂曉霧來懶與人間  
鬪檀麝夕熏睡鴨已心灰

方壺島客渺難逢一餅淒涼話故宮南渡銷亡  
天水碧空傳樂府補題中

憶康山舊遊寄懷余 元甲 高翔馬 日楚日  
瑄日璐汪士慎

冬心先生集卷一 七 當歸草堂

曩哲風流地朋遊數往還飲盟無算爵花社一  
家山談藝揮犀柄填詞按翠鬟相思渺天末腸  
斷茱萸灣

寄丁敬

被褐臧榮緒孰貧范史雲立言敦雅頌取友別  
猶薰蜀郡草堂集陳倉石鼓文何年共幽覽矯

首海鷗羣

懷吳門陸 嶠

公子美無度讀書吳郡閒門留鬱林石牀對小  
雞山終歲淹秋駕何時綴玉班殷勤通旅夢細

雨穆陵關

吳江朱 志廣 下第後聞作粵西山水之遊

詩以懷之二首

席帽奚傷落羽悲曉辭魏闕又天涯白藤書笈  
單車出誰送才人沈亞之

玉笋瑤簫山態新離江正好浣緇塵桂林風土  
君須記聞說梅花也瘴人

遊天壇值雪

璿房瑤室路幽微晨降雲輶萬玉妃記取年年  
石幢側仙人翦水作花飛

冬心先生集卷一 八 當歸草堂

憩王屋山後十方院二首

斗室虛無隘九州蕭條還作采真游黃梅花坼  
融朝霞疑是銅仙鉛淚流

大椿靈餌話堯年鍊液升煙日馭前玉女投壺  
天一笑人閒何苦種桑田

樊川梅花下獨酌懷沈助教 閔述 蜀中

一株忽見謝公墩無數花鬚綴玉痕香墮酒杯  
隨入口影斜苔閣正銷魂風塵不憚冰霜路家

世應知水月邨驛使難逢空悵立故人芳訊隔  
彭門

東峪訪馬山人 復圖卜肆

高穎稱狂客端居證道情  
避人華獨坐請雨束  
長生呼吸天關闢神明  
水鏡清襟蒼布卦江  
國問歸程

寄贈陳徵君 約

辭却三公位桔槔日灌園  
中林絕蕭艾隙地長  
葵萱避世子孫樂隔雲  
雞犬喧龍門山可到九  
曲探河源

春苔

漠漠復緜緜春苔翠管圓  
日焦欺蕙帶風落笑

冬心先生集卷二

九當歸草堂

榆錢多雨偏三月無人又  
一年陰房託幽迹不

上玉階前

樊口

名山一百里樊口似丹邱  
巖戶雲孤注花源水  
四周塵祛持隱訣松臥  
恣天游桑苧江南客風  
流老此州

寄家書呈江上諸兄弟

燧易星迴遠報書鄉愁如  
瘴笑驅除數莖白髮  
千杯酒九曲黃河雙鯉魚  
中歲弟兄貧亦好全  
家煙水夢何疎海鮮橋外  
樟亭路無賴春風三

月初

老子祠李花

月夜長明洗眼昏上清一  
氣貫仙根玉鈿霧縠  
休輕比恐汗元元七葉孫

平定道中

雨後春流瀉黛脂李諶作  
頌託微辭行人飲馬  
來偷見一陣花飛妬女祠

祝公溪上紫藤著花

覆澗藤陰合開時瓔珞同  
百年無天闕三月正  
玲瓏弄色魚鱗上吹香佛  
鉢中吳興思髣髴花

冬心先生集卷二

十當歸草堂

瀨紫濛濛

晉陽遇同鄉李叟 載通二首

記室相逢幕府清玉溪箋  
奏擅才名婆留鄉語  
聽來熟恍在春風衣錦城  
白髮蕭蕭映綠尊每談古  
蹟黯銷魂明朝殘樹  
殘山外一弔離宮賀六渾

遊晉祠

叔虞祠不改水木發清妍  
藹藹長生樹冷泠難  
老泉影如青繖立味在玉  
漿前更領涼堂翹風  
中揮七絃

次香山驛

香山驛斷飛狐口折臂難誇射鵬手昏霾眯眼  
脂流泔欲覓清陰少楊柳左驂右駢何足奇但  
恨匹馬行庭羸穉田米賤那得倉短後之衣風  
披披吹角嘶笳本游邏帆慨悲歌有誰和百里  
宿店馬亦飢飲嚙滿腹槽下卧我心兀兀墮渺  
茫不隨騎吏隨編郎富春江上足煙水涼笛一  
聲汀草長

題青林溝所居

塵空炎花晝已空投簪久羨濯纓翁鮮花活水

冬心先生集卷二

士當歸草堂

山中路輕筵織絺林下風烏榼一雙貧不廢金  
丹四百老彌工何年得遂茅茨約黛色玲瓏遠  
可通

唐檢討繼祖除祠部郎中有寄

南宮典禮出蓬池星位推尊衆所知舊日文名  
沈家令新年官職趙中儀冰廳風冷披香早藤  
格花明退倉遲若夢江湖應念我投竿釋褐渺  
無期

詠頻婆果二首

晚涼纔過浴蘭時一種甘香欲墜枝為語玉溪

溪上女不勞紅豆寄相思

臙脂塗頰粉肌明瑶席新嘗別味清翻恨炎州  
鮮荔子祇同風露不同生

月夜紫薇花下有懷陸舍人慶元陳吉士  
師儉

如聞仙漏暗泉中冉冉芳蕤月浸空今夜應知  
宿清禁青綾客對紫薇翁

午亭山邨陳文貞公居里也去公薨後十

五年予乃遊其門與嗣君學士為筆札  
之徒每企公之清德餘風台乎古而不

冬心先生集卷二

士當歸草堂

可沒者因連綴成篇計得小詩四首較  
之夸毗無徵之音微有異焉

獨持清德道彌尊半飽相國自號遺風在菜根  
廩吏尙然思楚國棧車牝馬久無存

河嶽精靈絕代誇恥居王後論詩家辦杏一脈  
纔如願蛛網梁塵拜絳紗

溪上青山接太行午亭便是午橋莊能消裴令  
生前憾繡尾魚今尺二長

令狐學士被恩齊趨步曾登白玉梯夾道槐陰  
門似水雨餘好護舊沙隄

蘇香 汾州于郎中 遠貺隄廩戲報三首

人香清不醜一挺復一螺老夫亂塗抹却勝畫  
隻蛾

羊真孔草已矣書法以心為師昨日墨池乾涸  
重開花更淋漓

蛇孫蛇子久摧枝那數松煙含綠滋磨向晴牕  
鉤石本崇徽公主手痕碑

過濟勝講寺

入寺戒壇古遠風吹塔鈴空廓且麤飯淨手獨  
齋經林瘦多病葉鶴孤自長齡連宵有山夢夢

見眾山青

湘中楊隱士 寄遺君山茶片奉答四首

茶稱仙掌風會聞白絹紅鈴遠寄勤除却巢兄  
無別客開函疑有洞庭雲

安得中冷汲滿瓶楚狂毀後愈芳馨煎時若入  
薑鹽味豈異羸秦施五刑

明爐山容齒苞天疎寮涼院證因緣笑他紗帽  
籠頭坐水厄虛名直浪傳

八餅何須琢月輪不如細啜越瓷新漫憂銷耗  
通宵醒元是秋堂少睡人

冬心先生集卷一

三當歸草堂

東岡卧病

蟾蜍兩歲照秋林忽忽奚堪百感侵久別金莖  
分草露頓忘碧海守蹄涔西方尚競椒蘭氣北  
里新除鄭衛音敢與王郎比朝隱愛閑多病閉  
門深

秋雨小止雜書遺懷簡陳學士三首來日  
擬作九女臺之遊

層館竦且清人定無喧黷合抱樹鬱樂連陰雨  
淋漓滴如寒漏聞夜比華池獨拔書燭幢幢恍  
陪玉堂宿

冬心先生集卷一

十四當歸草堂

先生慕渴羌飲酒若決渠山中時拄笏花底仍  
懸車近從農圃言續記齊諧書物理不可測朽  
瓜化為魚

玲瓏洞陽東前月窺天柱縹緲王屋西昨秋踵  
靈府晨擬導沁流遐矚希風古攬身九女臺峯  
峯弄着嫵

十五夜對月有懷淮上舊遊

素華先夕淨雲靈忽到尊前分外佳已驗珠胎  
隨影滿可憐玉鏡借光指西風一桁秋河路涼  
笛三更鴈齒階記得天涯流恨處照人頭白是

清淮

石間曉起將遊洞陽山中

流影西斜月帳空披衣獨坐尚朦朧依人香草  
如湘曲爭旦清猿似峽中眼界明來千障失心  
苗開處九關通無煩市上壺公術好御仙山離  
合風

登陽臺觀

清齋朝盥入山行恍忽松幢葆蓋迎欲向月田  
除桂蠹願從雲海訪芝精心如絳闕三池滿足  
比青禽兩翼輕歌罷人間可哀曲陽臺觀側竊

留名

客來自覃懷見餉地黃奉酬十韻

客遊枋口來顏貌溫而癯遺我地黃好翠莖連  
根株言采藥櫃山經宿色不渝靈品彰土德流  
膏蘊精腴吾衰氣血耗六府如空鑪何能協風  
火兼之固機樞久服自奇效導行登天都入夜  
視有光心淵生寶珠抱朴語頗誕此物非青芻  
敢云飼老馬報君以良駒

往歲逢閏敏于襄垣道中旋即別去近傳

流寓鄒魯閒短句奉寄

去年芳草畔揮別上虜亭今夕涼波外相思小  
洞庭簫筳聞墜葉歷歷見明星試問東阿客曾  
招帝子靈

寄王三孝廉與并訊城北舊游諸子

激箭風高落木初思君終日歎離居山重水渺  
雲難合春北秋南鴈不如入柱桂堂知習賦一  
牀湘管定工書壚頭嵇阮常相見亦念殊鄉野  
鬢疎

晏歲山舍夜卧

峪中氣淒厲晏歲百端結木隕山趾寒泉枯溪

冬心先生集卷二

去當歸草堂

腹泄夜惟粥鍋親書就燈檠閱通塞非不推吾  
生秉苦節

雙雀二首

交飛凍雀意相關啄穗悲啼往復還漫道不逢  
生處樂野田却勝紇干山  
未許明珠逐後塵豈同寡鷓仰高冥烏桓城廢  
空倉冷誰唱雌雄雙白翎

白丈慶餘

見招以豆糜為食走筆記之

草蟲亂啼豆葉青溪雨變涼豆花明二七為族  
極蕃衍莢肥偏向砧田生雖無畛域有行次秋

成不讓嘉禾名丈人年年自刈獲筐之筥之儲  
豐贏是日急雪大如掌冒寒招我勞邨氓一盤  
脫粟異春碓菽乃熬粥藿作羹咄嗟而辦諸古  
法流匙滑潤含芬馨縕絮共歡致足飽奚用羊  
臠方登餽此鄉昔聞閔仲叔弗求滋美充容形  
平居造席只周黨輒供斯食屏膏腥我與丈人  
稱至友調飢頓釋空腸鳴破冰得水漱口齒起  
立更覺迷晶瑩山中路斷見虎迹朔颺獵獵欺  
虛櫺

立春日答張巽

冬心先生集卷二

七當歸草堂

如苔池水將鑿色似火花枝已釀胎此日芹盤  
爭送菜春風暗裏逐人來

冬心先生集卷第二



冬心先生集卷第三

遊海會寺

錢塘金 農 壽門

青陽更始正春融拄杖來遊此寺中陰壑斷崖  
泉出樹飛簷浮柱塔生風經殘未親番書妙佛  
古猶傳塑像工嬾學朝天奏詔護自憐蹤迹一  
龕同

卷髮曲 有小序

卷髮曲悲彼妹中棄而為房老也予寫  
其紛亂之思託己之微意焉噫同情者

可以怨矣

冬心先生集卷三

一當歸草堂

舞釵股折粧鏡沒膏沐羞容眾芳歇黃支之犀  
巧琢誰偏似天邊未圓月欲理翻愁同亂絲趙  
家新髻儂不知一梳再梳已決絕那復纏絲是  
舊時

遊寶氏別圃衛秀才

惟順

相邀過其草堂

閑話

駘蕩春遊戀物華已忘寄迹在天涯活禽生卉  
看滕宅石礎松櫺過薛家巖隙尙須拳月幌酒  
中只少泛星槎潛機幽蹟皆名理衛玠清言似

永嘉

題郭外人家種莎

滿徑移莎短鏃稀閉門春雨鬱生肥勸君牽犢  
扶犁去好織青青襪衣

兔坑之陰有野花色如退紅每迎朝陽而

開惜未及日昃則飄謝矣因成一首

暫沾朝露領朝陽鏡裏朱顏似窈娘半日開花  
半日謝背人偷泣負風光

野叢浮艷自無名却恨新恩頃刻傾若把紅枝  
較榮悴從今暮槿號長生

冬心先生集卷三

二當歸草堂

與謝山人 池上奔二首

方罍楸枰布勢遲鉤連小劫動偏師隔宵涼雨  
波如簟想見銅池混濇時

膈膊聲中黑白機茶香蠲渴味心微西南風急  
舟幾覆一角何人笑解圍

感春口號

春光門外半驚過杏靨桃緋可奈何莫怪撩衣  
嬾輕出滿山荆棘較花多

邯鄲花謝曲為廬江應形賦

月頭月尾花謝開春雨春風客去來治遊潛在

邯鄲陌酒卷白波一百杯而今賸有衫痕漲題  
字柱心空照面可憐掃地軸簾人前閣後堂都  
不見建安才子動猜嫌那復聞歌阿鵲鹽久虛  
消息通魚鱗枉說清陰窺畫檐簾錢聲寂莎塔  
黑隻影相思長悵憶隱語徒教休洗紅燕支山  
遠無顏色勸君收淚莫偷啼手弄狂塵爲破迷  
畢竟東南孔雀故巢好雙飛終解共雙棲

慕園題竹

便娟修竹覆欄楹出格幽姿天與成薄粉分沾  
何謝馬清風合置薛先生湘中未掩含啼態洪

冬心先生集卷三

三當歸草堂

上空添掃翠情不見鷓鴣殊脈脈可知佳復負  
虛名

重遊王屋訪唐開元時御愛松并韓抗爲

司馬鍊師書刻石不得小憩陽臺觀抵

暮出山

行尋御愛松偃蓋杳無迹憫茲百木長縛炬遭  
幽厄又訪遺教碑批答獎真籍韓康賣藥孫狂  
書失鉤畫二者渺莫逢重來空念昔願遊不死  
庭丹元嘯津液滅景走三尸潛光鍊九魄此閒  
陽臺觀髣髴軒轅宅芝困納流霞蒲澗委玉鳥

我欲近掇之左神恐呵責學道苦云晚取誚古  
逋客日落毛髮森出山悲天窄八極騁輪蹄難  
追崦嵫迫

橫山舊廬獨吟

朱夏慕閉關煩瘡或消殄了了人迹稀離離花  
光泣列岫窓靄蔽微鐘礪路緬松下百骸輕清  
風勝和扁

松花

五粒三鍼想物初非花非霧伴潛居麻姑滄海  
塵相似炎帝香蒲粉不如雲蓋結時朝絳節鶴

冬心先生集卷三

四當歸草堂

巢傾處點青裾果能服食身輕舉還燕陰脂勤  
異書

孤蟬

已散青林樂孤蟬送夕颺露涼金鴈驛柳斷赤  
闌橋枵腹無全飽枯形非一朝遺榮守清節不  
共侍中貂

張二丈

伊以白苧布見遺感作十韻

白苧一匹新出機銀光爛爛雪澄澄阿翁笑贈  
意良厚却勝祁陽之輕絺周官書載厥名好疏  
物更見風入詩其長四丈濶尺五纈密何減冰

蠶絲感君知我有野性裁成曲領寬袖衣罕逢  
襤襪少苛禮椽鞵桐帽方相宜今夏此邦多凋  
瘵糾纏疫癘民苦飢旱賊構虐土龜坼雌雷晝  
鳴雨不飛胡爲卑處受毒熱鄉心早已歸江湄  
準辦松毛縛棚香透屋涼颺穩臥黃琉璃

初秋養疾樊上

巖居養疾遠郭堽蓐朮多于粥飯緣秋澗曲流  
喧枕上槐花一寸積門前未忘舌本思今日尚  
損腰圍似去年雲笈珠林從妙悟絕勝騶衍共  
談天

冬心先生集卷三

五 當歸草堂

楹山寺示諸僧衆

疊嶂鉤連擁磴斜迦藍齋會設無遮佛煙聚處  
疑成塔林雨吹來半雜花年記鼠兒碑尙在山  
尋雞足路還賒欲求文字資禪錄須辦緇帷茗  
一車

寄贈于三郎中山居四首

身離束縛卸犀圍白袷披時少是非抖擻絕無  
塵土雜豈如十日澣朱衣  
彤闈瑣闥了前因省直年光夢未真試問仙曹  
春雪裏乳毛松格屬何人

藥苗五葉當蔬畦穩臥家山丹竈西久別觚稜  
朝謁早淮南不養汝南雞  
而今隱作爛柯翁三百枯棊誰與同一詠覆圖  
聞雨句秋燈却憶鄭郎中

菖蒲

菖蒲九節俯潭清飲水仙人綠骨輕砌草林花  
空識面肯從塵土論交情

北寺水廊聽雨有懷虞十八

以潛

僧廊聽雨寫明珠塵垢齊蠲煩惱無忽憶綠蓑  
青笠客池邊合眼卽江湖

冬心先生集卷三

六 當歸草堂

中秋夜翫月感作二首

當頭無翳欲梯空畢竟銀潢潛可通世上浮颺  
與纖浪不教闌入玉輪中

蟾戶光明盼一年露盤濕柱又涼天須憐今夜  
金波苦何處團團照粉田

東岡之下老屋三楹陳文貞公讀書處也

予嘗遊憩其閒懷企有作

秋氣歛虛館東岡生道心林疎風脫翠山暗雨  
添陰既有出煙磬復多聒渚禽六時喧寂意欲  
繼謝公吟

海會寺池上觀魚呈道禪師四首

不戲田田蓮葉東浮陽吞餌樂無窮阿師撫掌  
留公案大海何如沸鼎中

紫鱗勿損有懷珠活潑天機相沫濡未必歲收  
千百利堂堂策策少驚呼

憑檻風來聚藻涼可知聞法喻空王撒波逐隊  
爭迎我錯認臨江白石郎

八功德水湖靈蹤清淨雲山靚面逢恍在放生  
池上坐拋殘香飯聽湖鐘吾郡西湖上有放生池往年嘗遊其間觀僧施

冬心先生集卷三

七當歸草堂

東岡望砥柱山

砥柱峯高儼帝囿每于檐隙挹鮮新酒場莫負  
今朝約風掃疎林雨洗塵

白鷗詞有小序

蕭穎士之言曰白鷗羽族之幽奇也神  
貌閑暇不雜于衆鳥人莫得而馴狎之  
若繼乎籠樊之中殊可慨已茲觀其羣  
鴝拘囚之狀似類予者因成短歌珍禽  
有知能弗引吭悲鳴一和予耶

白璧一雙買白鷗主人三載愛漸慳朝來不飲

亦不啄何日開籠返故山素襟難易原太潔身  
若穹廬古時雪安得見爾生逢南越王西京貢  
入趨步隨鸞凰

上黨道中二首

霜驛平分朔鴈程天連上黨識雄名他年若掌  
周官樂好驗山中牛鐸聲

裂斗臺荒漳水寒壺關西隔路迷漫遠峯挽髻  
雲堆絮偏在匆匆馬首看

聞喜縣中早發行四十里宋秀才士謂乃

出豐饌相邀午食因紀長歌并以述連

冬心先生集卷三

八當歸草堂

日勞役之不同也

驛鼓統統打五更羊胛已熟東方明落葉滿頭  
人曉行馬蹄鬆快沙路平轉憐前日歷奇險左  
縈右旋皆山程午攀峯脊穿嶺腹恍如百級登  
桃搖懸旌其上石門束關鑰窮陰出鬼含怒獍  
人馬困憊欲齧昨解鞍投枕舒煩情今朝坦戶  
筋力健况復曦景鮮雲生當年韓趙空戰鬪時  
清安有烽煙驚絳水涑水渺何許徒令懷古吁  
交并邑中才藝數裴秀後來領袖多儒名襄陵  
之酒果易醉西郊汎醪勞相迎脯腊煖熨非不

飽未免秋風刮面思蓴羹

詣 庶滋上人齋堂蔬飯望中條山

淨名已悟小輪圍紺宇精嚴一欵扉孤竹瘦於  
尊者相野雲白似道人衣何曾心地妨禽鳥且  
向齋堂飽蕨薇試上莓梯腰脚健中條山色見  
纖微

入王官谷

栖逸王官谷清暉日夕娛一池寒藻合三詔舊  
堂無荒壟除山稅東菑足晚舖土風稱習儉仍  
不改唐虞

冬心先生集卷三

九當歸草堂

蒲州劉高士 仲益 隱居不仕時時斷炊作

詩慰之二首

林藪惟知味道腴長貧何用計華枯解嘲却笑  
丹陽尹一斛檳榔消食無

我亦枵然人外閑飢腸時復破天慳采薇歌罷  
鉤簾坐飽看君家雷首山

書乾臆子郭汾陽事

旌旄開府攝兵戎永鎮蒲州郭令公自古功名  
堪一笑元來河瀆親家翁

渡黃河二首

沈璧曾聞致太平龍門竹箭疾流驚星源自解

通銀漢豈待千年後始清

喧豗怒觸起盤渦曲憶篳篥怯渡河從此登車  
問騶卒夢時可有惡風波

前年邂逅郭十一

詹吉

于滄州昨歲又遇

于沁縣今秋予過登封意外把臂感而

有作

康莊迷軌失亨衢潦倒秋風獨向隅萬竅不休

悲宋玉一毛無濟泣楊朱日斜黃葉先朝寺山

映青旗賣酒壚話到前期更憐汝三年三處客

冬心先生集卷三

十當歸草堂

音殊

舊有寫經研自為銘曰白乳一泓忍草一

莖細寫貝葉經水墨雲山粥飯僧屬廣

陵高翔以八分書之汪士慎鑄其背往

歲攜遊京師僦居慈仁寺六月多雨青

苔及榻客廚時時斷炊竟易米于貴人

矣今偶登嵩山過片石菴閱釋氏之書

休憩樹下忽念故物率成一詩詩中雜

述所感不專言研也

紫衣三載已飄零筆墨無緣再乞靈今日齋堂

空一飽思惟樹下悵繡經

手閑却懶注蟲魚且就高高十笏居到處雲山

到處佛淨名小品倩誰書

過玉晨道觀潭上

潭上淨難唾坐見新泉豁竄竹不為喧瀟雲始

覺活黛影幻所思狂名戒相掇如在洞霄宮尋

源一杖撥

中條山下人家

蒼翠中條路人家荒史前逃名却蒲帛無象喻

窮筌廣場勤春稼長廊畫古賢好將山下水一

冬心先生集卷三

士當歸草堂

灌漑陰田

坐洗藥泉上出匣中雷氏琴手絃而口歌

之

琴古之予遺黜商心匪爛今出幽匣中零落殆

已半所幸五音全和平不我叛客居若架巢女

羅以為幔一曲楚明光緩爪自深盪彈無刺絃

憤聽有捐斤歎松吹過流雲溪籟激清且謝彼

撼鈴人母來茲聲亂

寄盧郡掾

之官已三月高卧狎青冥牀上列茶脯花閒鏤

印廳無言慕刁陵大道問瞿劬聞說謝曹掾行

尋千歲苓

過 茹柔 仁者方丈禪話

方袍林下緇相見折松枝古水自荒裔連峯轉

委蛇龕深寂無垢雲白淨如篩後佛參前佛清

涼生四肢

題湘陰女郎畫竹三首

粧閣流風洗黛痕管夫人法卷中存生來不畫

紅花樹怕見倡桃笑倚門

竹枝新長楚江頭便有煙昏細雨愁若說無心

冬心先生集卷三

士當歸草堂

心最苦斑斑湘女暮啼秋

物外嬋娟用意深此君寫照在虛襟散傳南國

知增價豈止吳兒一錠金

儼居玉溪與 無問 講師精藍相近屢過率

贈

聽法何心發愛涎溪光汎汎石茺茺一牛鳴地

時相見雙樹影堂還結緣消受佛香方外客潛

通茶夢定中天南宗釋老門風在拔苦元來出

四禪

盧郡掾官齋銷夏即事有贈四首

笑釋形拘坐綠槐黃梁未熟睡先催問君轉乞  
邯鄲枕入夢無須出夢來

濟源水味恨難同茶事殷勤羨乃公野竹也知  
能請客暑風都變作清風

冷金牋上五言多才子偏教鬢已皤花塢夕陽  
吟更好而今大團勝元和

退耕決計話抽簪九品官資七不堪攜手山妻  
鹿門隱草堂何必在終南

秋雨坐槐樹下書懷

君自秦徙居楚中近二紀矣

昨宵娟魄明銀蟾似水激激棲短檐雲翳那礙

冬心先生集卷三

古雷歸草堂

半影娟露洗轉覺清光添低頭思鄉了無益三

更著枕垂風簾今朝熨衣換徹笥滿城秋雨飛

兼霰陰晴之理意難度豈能乙巳窮窺占階前

老槐十圍大碧羅張徹高厭厭花開未落葉忽

落可憐樹亦生涼炎嗟予朱顏就沮喪口鮮滋

味非醢鹽方柄圓鑿匪所用顧者却避多猜嫌

客嘲賔戲深且險伯尼反貪盜跖廉江東士氣

乃不振堅守中壘提封嚴何如傭書鐵佛寺寫

經一卷直一縑

懷甬東邢十九 大續 秋試二首

高槐纂纂報花期花愛秋黃弄雨絲遙憶西陵  
渡江客擔書可有馱船資

白頭未嫁守家機周召餘風好發揮料爾今番  
領鄉薦三杯仙露換麻衣

懷張 機 客淮陰黃 樹穀 客廣陵

清淮淼淼接雷塘二子淹留各異鄉心迹無聊

如賀老風流不墜在江郎對花鏤管知爭巧乞

食吹簫也覺狂念否春華戀分袂脚杯相與坐

藜牀

寄盛上舍 論 三首

冬心先生集卷三

古雷歸草堂

江墅通僧窟談禪卯色天瘦權與癩可 謂字中聖眼雨

小同坐筍箕泉

里中詞客惟汝苦調潘郎鬢絲今日阿儂憔悴

秋霜也到吟髭

紫琳割得自端州相贈煙光浩不收笑比水田

三百頃代耕何用漏蹄牛 春開予曾以手製田研奉貽

茶事八韻

雲根一蹄泉白乳好顏色汲來日煮茶準之自

有則離火斤穢薪溫谷用無息候湯毋妄沸司

命在盡職鍍古交牀支甌香淨巾拭櫃設品不

同甘苦味全齋何如小峴春獨飲通仙默蓬蓬  
肺渴塵驅去若五賊

八月十五日夜對月寄內二首

一夜光華濯魄新明明穴鼻認來真月中田地  
知多少不見花開散霧塵

刀鏤有夢逼秋期料得家人歌屢屢江上歸船  
杳無信可憐虛嫁弄潮兒

攜酒送客

羈幕章講客去初客中送客折轅車晚峯千髻  
煙相妬清酒一棹玉不如冷飲果然添耳熱愁

冬心先生集卷三

五當歸草堂

看從此與天疎馬頭生角烏頭白塞上悲歌磨  
盾書

旅夜聞箏贈別孔氏兄弟三首

彈箏峽裏響淙淙豈是秦聲按瑣牕紫鴈斜飛  
絳河近不教零落一雙雙

開元妙藝幾人知曾拜瓊瓊作女師細數哀絃  
剛十四此生長恨月圓時

夜關手語動離心我亦聞之淒怨深難免西風  
傷老大恍疑孤艇泊楓林

題賣餅家壁

葱肆漿房牛故儒康衢賣餅亦潛夫淒淒變癡  
油燈裏讀罷公羊一卷無

兩夜寄廣陵諸子

一燈如菽雨繚繚楊子橋頭阻遠天葉落晚潮  
思楚樹酒添涼席夢吳船王曇何減聞歌日陸  
展尤憐染髮年通夜蕭騷不成寐倥倥獨鶴感  
嬌眠

送周郎赴劍州

曲換明珠天下無岷沱西去寸心孤若逢蜀道  
蕭蕭雨一弔伶人張野狐

冬心先生集卷三

六當歸草堂

懷鮑十四涿州

鄴亭流寓注書成自有清資日下名一束腰犀  
須早辦范雲來歲即公卿

送猗氏杜祺孫之雍州

劍鐔扣罷又重看飯顆山前骨相寒天上雙鸞  
求未得河東五特畜何難且同吟社親書檠莫  
以離杯負菊欄此別霜華快如洗到時落葉滿  
長安

觀獵二首

飛鞞疾于鷲射生惡少年風毛與雨血何苦污



青天

萬事落人後馬筆空有銘不若揖隸卒尙知太

白經戊中九秋予在太行道中作馬筆銘銘曰

滑溪之錄可策而走爾雲喬雲母落人後

嘉定楊謙以水墨畫梅見寄不減清巨長

者家風客牕展看如掇冷香漫題二首

一枝梅好墨淋漓寄自逃禪老畫師所恨未曾

親見得鉤完花瓣點椒時

莫認錙塵澆素衣畧同清瘦是耶非水邊林下

冬雪

冬心先生集卷三

老當歸草堂

稷稷冬雪深卽之在林表噫氣失煖威頑寒出

陰矯正如客心苦墮落無復躡相警保堅白勿

使不潔擾

著傲裘寄丁處士江上

羊裘雖傲戀此翁歲久毛禿非茸茂貪憐老鞦

勿可棄故物却與故人同是鄉九月已飛雪衆

草悽枯百蟲閉披時未抵酒力融身弗煖兮心

轉熱朱門值得一錢無較之冬絡回寒噓手數

欲覓不龜藥江頭泝游今何如

送西吳詩僧超嬰南歸

詩僧新得靈運孫村山集好十卷存苦吟五字

振禪藻家風羨汝真荃蓀臘月行勝趁清旦歸

去還應弄柔翰冰雪之交花正開佛案寒香吹

不散

木瓜山下賣花翁見送木瓜報之小詩

不數宣城簇露枝額黃顏色映書帷園官送到

香如澁正是客心酸楚時

雪中懷汪十六潭客居梁溪并寄王先輩

詩

昔時綠池上聽雪捉觥船此日黃茆外離家負

秫田幾生續流詠何物駐凋年因念夫椒客充

寒有半甕

懷陳學士午亭山居

思母菴長鍵相違歲月徂高松戀雲壑飛翠濕

山廚詩擬剡中好泉聽樊口無不須綠玉杖醉

倒兩兒扶

墮車戲作

衝泥郭外聽麟麟難覓當壚飲火春失笑連宵

夢芻狗餓夫翻作墮車人

己酉除夕

客歲更難挽堂堂去寂然自添商陸火誰送水  
衡錢疊鼓聲何逼孤杯味可憐梓中消夜果風  
物憶南天

冬心先生集卷第三

冬心先生集卷三

九當歸草堂

冬心先生集卷第四

錢塘金 農 壽門

元日過張少府小飲花下

仙尉逢梅福同爲上日吟鼻香開酒庫眼亂入  
花林資物春溫早迎人善氣深西山掃殘雪蠟  
屐試登臨

沽酒

沽酒旗亭雪後稀玉缸辜負典春衣新年客味  
渾依舊無怪空瓶毘毘歸

八日寄小姪二首

冬心先生集卷四

一 當歸草堂

鼎鼎飛光催客頻元辰纔過又靈辰池冰忽泮  
花銷雪果信春風是恨人

千里歸情攬晏眠何時接手玉華前阿咸定爾  
憐頭白嬾逐銀幡鬪少年

憶茶

草鋪綠屨地無塵朝日熹微榆火新兩串春團  
三道印不知茶宴赴何人

水北蘭若與孔

毓銘 對棊卽送歸里二首

僧寮一局子丁丁本欲忘機機反生算盡苦心  
聞見絕松無交影水無聲

合離聚散各如何君說還鄉卧礪阿來日休棊  
向歧路路中歧路較棊多

過善 師禪林蔬飯

病起維摩招客來鉢囊初解小徘徊澗鐘山磬  
經時聽意樹心花頃刻開昔夢詎忘青豆舍妙  
香尙驗白檀灰從茲斷飲吾何有多事春風勸  
舉杯

訪韋隱君 用良 山居

先生履屨笑雙穿不礙幽尋精舍前樵斧無聲  
雉登木巖花弄色雨添泉兩朝耆碩遺風逸百

冬心先生集卷四

二 當歸草堂

抵菁華副墨傳從此槃游申古訓往來人擬洛  
神賢

東郊客舍寄章十五 全人

風襟不整減心情一任牀塵滿把生但覺交遊  
無飽佐幾曾才藝識蕭卿春浮暖陌芳垌遠花  
坵山櫻野館明只合杜門稱嬾放注書且喜腦  
華清

過長林寺

青山傳捨宅一宿去來緣樹下問僧臘龕中送  
佛錢連徑迷壤磴細縷出新泉露地牛何在千

畦欲募田

上巳日禊飲風漪園有懷顧十二章之客

洛陽

三月重三節紅敷正好春浮杯曲池映濯髮禊堂新絕少衣分麝無煩扇障塵馳情想溱洧亦有未歸人

蔡七舍人

端富于藏書皆手自精校曩歲

曾一訪之今渡京江削牘寄予因答來

賦

昔訪灑東宅百千萬卷書今來京口信三十六

冬心先生集卷四

三 當歸草堂

鱗魚丹墨校無恙寒暄慎獨居臨風答嘉藻何

日誦瓊琬

雀啄覆粟曲

牛折角車淪泥雀爭殘粟天色鷺喑喑噴噴聲  
惻悽勸汝且食戒勿語無如飽腹將雛栖昔人  
辨聽反為累吁嗟從來口舌真禍梯

遣悶二首

黃羊祀竈却無因故智昏昏喪所真天帝聘錢  
何處貸萬緡不及鄭商人

團團朝日出東隅多少驅車九達衢莫晒長貧

河上客緯蕭自可得明珠

有憶二首

涎涎誰憐燕尾長芹泥冷落已銷香換巢一去  
非無意不愛雕梁愛草堂  
紅啼薇帳吐愁煙曲榭翻為杞國天回想昨年  
花好些尙容酒病老夫顛

紅檐

隔夜擣蒲星陣橫四絃愁是子絃聲合昏花下  
澌澌雨不放紅檐一刻晴

關里逢華陽蔣三丈

冬心先生集卷四

四 當歸草堂

昔君訪我蒲帆八幅飽挂東吳船鐵幢浦口立  
談斜照目注寒林煙是時各具豪氣詎屑事屠  
僧君誇強仕頭顱未白我懷鉛槧矜少年忽忽  
別去不相見者踰廿載塞鴻江鯉何處問訊同  
周旋知君遠走秦關三輔地鉤弋宮廢徒弔渭  
水昆明天比歲我亦惘惘出戶減權味閩粵荆  
湘燕趙而達伊邠故都悲顛連黃河怒洩也曾  
窮源到碣石中條山色總在老夫七尺烏藤前  
今春鄉思頓起俶裝返越國車濂馬瘠難覓脂  
秣殊可憐道過關里展謁孔廟觀禮器正屆

皇帝重光棖桷新豆邊轆轤街南充公陋巷忽  
與君聚首顏家兄弟筆瓢取樂誠好賢初驚鬢  
髮已變霜雪有衰態坐定轉訴羽毛凋脫泥土  
忘飛翽君言抱經載橐來此聖人之邦償夙志  
願寫淨本一一列入兩廡青瑤鑄我聆斯語獵  
襟增歎息蔡邕往矣三體茫昧靡完全魏邯鄲  
蹟蹟就殘毀所留大匱開成諸儒楷法費門懸  
又言世尹愛客不遺舊闢櫥加聖爲君分餘田  
軒窓開拓得以正心執管摹點畫六十五萬二  
百五十三字母頗偏惜我淺落鮮用將乘秋風

冬心先生集卷四

五 富歸草堂

題貯清館

放歸溜胡能快觀羣書功畢奏眞魯壁累禩爭  
流傳吁嗟華陽眞逸方瞳湛碧自長壽他日隨  
君金堂瑤館攝景券神仙

不睡枕上口號二首

策竹到竹裏竹風導我行連縣石多態灑潑魚  
至清忽見九節蒲不共衆草生間之了無答仙  
貌誰削成

攬舍聳聲久破除不眠夜夜似鰓魚若須閉目  
垂簾坐此是仙人我弗如

居然枯腊稱佺羸煮藥空堂試一匙八萬四千  
毛孔裏汗來微有睡來時

病起扶杖循廊小步二首

曾鬪蘭陵八百兒爭先捷步向嫌遲而今花底  
紅藤杖扶得晴廊立片時  
蹒跚平地亦難前跛脚虛教摩涌泉不信去年  
彘虎窟太行容易上青天

問顏大懋倫疾

榻掩青苔徑沒莎巷中深轍幾人過海枯石爛  
愁仍在鳳躁龍狂病轉多齊物彭殤原可擬同  
年椿菌又如何憐君秋雨秋風裏擁被寒廳亦  
抱疴

冬心先生集卷四

六 富歸草堂

秋雨

秋雨如塵多積病抱幽耿晝分木客吟夜同鴈  
奴警池面風盪盪簷端樹回回何以曲泉牀偃  
卧弔孤影

短睡十韻

睡鄉蚩蚩人樂哉此中訝我久弗來得母以夜  
爲日在酒國蠟煙如蘂花成埃騰觚飛爵忘漏  
促沉湎何啻是鴉媒嬌絲脆竹志易感潤之宮

徵皆生災不然天桃百媚楚女顛翠蛾一一畫  
麝煤長袖善舞更擅曲行雲行雨迷陽臺我聞  
若輩苛責語口勿能辯酸心摧吁嗟作客抱寂  
寞三旬負病形虺隤豈但寡歡屏聲色卽今斷  
飲焚尊壘斯須拱揖邊別去依舊獨眠魚目開

懷戚五丈 東發 江上

黑齒曾遊古陋邦歸來散髮卧清江纂書可載  
車兼兩負郭難謀田十雙堂下野花迷舊席門  
前枯柳繫輕艘遙知待我餘杭酒醉弄霜天鐵  
笛腔

冬心先生集卷四

七 當歸草堂

西林秋夜聽支十丈彈琴

秋夜白頭客抱琴彈此聲離堂花漠漠古樹水  
丁丁絃直寸心合曲微六氣清斷雲與孤鴈都  
是欲歸情

題何山人 琦 活埋庵十韻

客舍如團焦林木紛幽覃急喉何居士投老樂  
湛湛一日百憂生戚戚獨爾蠶而非酒可解具  
鋪心失貪抱頭懶卧起署名活埋庵我覩慘弗  
憐問答皆悲談讀書不得力辛苦慚丁男滋味  
藥與茶安能變成甘勸子且遊世單步行荷擔

出門山滿目好山在終南

新絃曲

故琴今夕張新絃彈者生澁聲可憐一絃斷兮  
一絃續心有別離手則然枯桐本非爨下棄收  
之古囊且自闕宮徵何嘗音不諳試向歲寒尋  
此意

貧交送別曲答諸酒人并呈蔣三丈

貴交之別祖帳長纓驂紺幃大道傍腊夫炙豕  
還封羊昔聞相送吏部郎貧交之別則不爾濁  
醪一杯話千里落落酒徒尙如此白頭故人可

冬心先生集卷四

八 當歸草堂

知矣

秋柳和陳三 撰 三首

蓬鬆綠鬢減腰圍可奈風欹霜倒飛已失三眠  
舊時態絕如房老泣孤幃

何愁婀娜一枝殘金縷衣銷舞袖寒轉眼明年  
春二月龍池曉雨拂闌干

近事

曦光烘紙坐堂廉書字無緣換束縑可笑客塵  
生鏡襍花前懶去摘風髯

六言寄題洪三上舍 公襄 江湖載酒遊卷

閉關貪飲十榼束帶笑迎五經何似江湖一舸  
綠波顏色滿瓶此中可夢南浦而外宜遊洞庭  
小泊互爲主客野鷗飛下涼汀

馬日瑋日璠 兄弟招同王 岐余 元甲 汪 貞

厲鶚 閔 華 汪 沆 陳 臯 集小玲瓏山館

少游兄弟性相仍石屋宜招世外朋萬翠竹深  
非俗籟一圭山遠見孤棧酒闌遽作將歸鴈月  
好爭如無盡燈尙與梅花有良約香黏瑤席嚼  
春冰

宣城沈丈 廷瑞 畫松歌

冬心先生集卷四 九 當歸草堂

我家萬松嶺下松已無煙煤掃迹天水愁模糊  
却于宣城老子畫中見綠髯紺髮拱揖如丈夫  
昔聞張璪員外最奇古手握雙管齊運與衆殊  
紙上一爲生枝一枯枿落落之狀未肯容臆馳  
今君遠追遺法自森別硬筆有同割飛鬼國鐵  
何假鳧氏大火來煨成直幹彊立焉能遭錯折  
要我作詩贈我長幅好攜歸挂壁終日坐歎絕  
甌琴悶雨髣髴是爾聲此聲荒涼可聽不可說

漫投十韻

過唐太守 紹祖 吳興郡舍信宿三日瀕別

春風碧瀾堂扁舟晚來泊汀草雜汀花野香各  
無著鞞履入郡齋相見話歲籥蹶然笑口開情  
好宛如昨卽知廉守賢民事自疏瀹信宿三日  
留殷勤一杯酌朋輩得蕭李文翰乃紛作夜聞  
雨淋浪其心在寥廓明將泛江湖馴鷺先我諾  
去去綠蓑衣魚竿計非錯

廣陵北郭花下獨酌

獨攜小榼少人同林木參覃地百弓我與飛花  
都解飲好風相送酒杯中

寄閔八

冬心先生集卷四 十 當歸草堂

貧而好客鄭卿賢小別相思若閏年簡雨疎風  
草堂閉定知一夕長苔錢

吳丈 國 謨 攜酒過寓園竹閒對酌長句奉

酬

三春虛擲花事拋今甫重幕燕定巢既無爇人  
其爭席却鮮弟子私相嘲結朋惟愛老蒼好晚  
乃與君深締交越日載酒過別圃竹下一壺傾  
松膠此閒種竹可五畝勿遭惡棘纏荒茆繁陰  
當午生冷翠弗揉自直異曲匏滿林得風作笑  
語綠膚新粉抽煙梢夙間妙手擅鉤勒蕭協律

派非誇謬欲乞放筆寫萬个目接厓谷心坳郊  
君言秋涼再連話爲我潑墨畫出金錯刀

五月二日吳孝廉瀚上舍濂招飲通管所

藏名醞聽吳下李周二生擲笛度曲醉

成此詩

綠蒲節近晚酒香先開酒庫招客忙酒名記注  
細可數航船激灑同品嘗中有汜光春更好新  
鷺出浴燭膩黃飲如建瓴不放手三萬六千少  
年場君家弟兄工譜曲減字偷聲皆樂錄傳鈔  
今已遍江南肯使酒徒冷空局周郎小李產吳

冬心先生集卷四

土當歸草堂

趨鶴灘頭一雙玉忽來筵上勸我醉激管清  
喉夜忘促調變伊涼入破多後庭還唱定風波  
眼花迷纈心苗損恍聽狗兒吹笛膽娘歌

題汪六處士士楨蘭竹二首

雨過深林筆研涼女蘭開處却無郎柔荑駢穗  
多纖態不數金陵馬四娘

道人絕粒面蒼鷺寫竹偏來南垞西清瘦兩竿  
如削玉首陽山下見夷齊

寄題李徵君秉元青樞別業

割地棲巖道味清一辭州辟見初心小經曾習

嚴彭祖至孝無慚何展禽雲卷有時來枕席簾  
遊自古在山林餘糧我辦支筇去十八盤中曲  
磴尋

褚先生桓謙老毀儒服委迹浮屠聞其瓶

拂隱于鄂縣山中寄贈

渴來安得萬年冰却羨清涼住九層晚謝朱幡  
烏府客老爲白閣紫衣僧長看掃塲花閒久左  
手鈔書鐙下能歷盡劫灰人隔世感輪輾破法  
輪升

憶家

冬心先生集卷四

土當歸草堂

爛銀月色露檐垂千里思家鴈信遲正是擣衣  
衣半濕夜燒熨斗坐空帷

將遊楚中於眞州江上登舟二首

眞州判袂客途新悄悄迢迢最黯神上得孤舟  
聞疊鼓橫波送酒却無人

亂柳推心野郭秋隔江山翠晚奩收月初缺處

津頭別髮鬢湘煙楚竹愁

寄岳州黃處士端翰

一繩天外鴈來初露脚涼飛月魄虛沉芷澧蘭  
騷客遠朱橋粉郭酒人疎須憐夜杓難同飲莫



帳風帆少定居愛爾洞庭吹笛賦昔年傾倒老  
尙書

過小孤山

古縣蕭條對岸開大江行色榜人催水風多處  
輕擡眼浮出青山似覆杯

鄂中放舟至襄陽

船頭望青山衆態逞婉孌飢煙明浦樹飽風送  
帆席繼作鄂中吟緬懷峴首客際晚計郵程百  
五宿江驛

寒夜過荆山人山居

雪中寒色到肩隅黃葉堆門月暈無想見苦吟  
風燭下靈龜屏息玉蟾枯

西池精舍梅花二首

半影疎枝夢不忘獨來樹下設禪牀酒鐺歌板  
都無用莫亂梅花好道場  
月光明似佛堂燈池水生寒又結冰消受清香  
透毛骨除非前世此山僧

復至武昌將還錢塘留別許士諤二首

一掌好風吹煖煙乞來不費沈郎錢連朝絕似  
嘉陵路水送山迎天上船

官道垂楊客繫留堆棉搓絮武昌樓此番傷別  
無須酒坐有仙人許散愁

秋夜鮑明府

世鍾同過

秋夜秋池幽且娟涼鷗涼鷺五湖水明于月  
宜同夢樹老如人又十年散髮賀循言可聽啣  
杯謝瀟迹堪憐劉郎泊記思前度好續吳興掌  
故傳

玉湖阻風唐太守招飲沿月歸宿舟中作

此遣興

冬心先生集卷四

十四 當歸草堂

石尤風甚厲故人酒頗佳阻風兼中酒百憂釋  
客懷先生了公事文案無繁哇尊竹閉鈴閣乳  
雀馴首階組主澹相忘林壑期不乖既想向棚  
狂且作鐮伶埋歸來見涼月其光新磨措空船  
脚尾卧濁浪如長淮

歲暮復寓吳興姚大

世鍾

蓮花莊之寒鑑

樓雜書五首  
家三三尺好溪光此處溪光墨瀋香樓上南山  
如女色曉奩開候翠眉長  
宿葦枯蘆有鴈聲連宵倚檻詎忘情還須把酒

吹寒笛十二回圓坐月明

題壁蛛絲親拂除諸郎昔共此深居蘭熏玉纈

嗟摧折不見對牀人讀書謂亡友秉衡

鷗波亭外水濛濛記得今秋攜釣筒消受白蓮

花世界風來四面臥當中

雪尙未晴雨復喧六時思與阿誰言纜船絕少

金欄客漁弟漁兄笑叩門

吳中春雨泊舟入夜寒甚被酒作歌

春雨打篷雲冥冥篷底聽雨泊遠汀十五五

長短亭好山對面失洞庭野梅縛棘香零丁疎

冬心先生集卷四

圭當歸草堂

香激玉飛瓏玲苦寒噤瘁夜不圍水際一燈如

孤螢照書冷燄光星星傾三百杯影勸形滋味

濁清辨涇涇醉來荒唐嗤楚醒伴我卧者空酒

瓶

自曲阿之潤州渡江作三首

小辛邨圯曲街通孟佐湖荒遠岫空好試斜風

細雨裏紅闌射鳴竹枝弓

碧草抽心花脫胎舊情悵觸客腸迴去年今日

離筵上楚女春衫拭酒杯

迎船塔影渡江遲愛誦瓜郎五字詩對面相思

若千里石簾山下落潮時

懷張先輩幼持林居

十年焚軌卧林枋深閉書堂少俗矜收得此心

如鎮石常時見面有寒冰空囊趙壹清無匹一

揖奚康嬾未能曾共春風三度醉櫻桃花下曳

青藤

柳三首

銷魂橋外綠匆匆樹亦銷魂客送空萬縷千絲

生便好剪刀誰說勝春風

酒邊青幔水邊樓郎馬蹄忙可暫留三月長條

冬心先生集卷四

圭當歸草堂

如翠帚掃愁不得反添愁

偏汝無端替別離離多合少費相思獨眠人夢

模糊甚是飛花作雪時

廣陵秋日雜作三首寄一二友舊

精廬淨于水雙樹標綠初石琴託心謠竹扇擅

草書騶從時罕逢隼旗來已虛惟有秋燈下麩

生不我疎

明年當爲僧漸欲匿名姓負薪叔敖飢苦雨子

桑病未能希十賚安可膺五聘抗顏誓還山還

山慰幽貧

何兄與樊弟巖館忘世情茶夢澹而媚藥塵香  
且清屢訪花隱翁踵息無一聲好比江上鷗戢  
影戀舊盟

送宣城沈隱君遊楚中

君訪漢陰好機心機事無山寒道士汎月古郎  
官湖活筆添松格清謠想鶴癯明春定歸卧崦  
尸足茶租

城南僧舍寄梁高士 文瀾二首

乾淨逍遙地經年白社情晚雲看千變清磬槌  
一聲杞菊澹相向龜魚時放生此中悟蕭寂禪

冬心先生集卷四

十七 當歸草堂

悅最聰明

高卧午纔起浮華已懶攀秋林廣陵郭鄉夢富  
春山帖帖風襟短栖栖蓬首閑故人書遠寄好  
附酒船還

新編拙詩四卷手自鈔錄付女兒收藏雜

題五首

聖代空嗟骨相癯常裁別體闢榛蕪他年詩話  
添公案不在張爲主客圖  
鐘聲斷處攢眉想日影趁時擁鼻吟隻字也須  
辛苦得恆河沙裏覓鉤金

古調泠泠造眇微玉池清水自生肥流傳若待  
官三品誰重襄陽是布衣

天涯詩老浪相稱根觸清愁歲月增一權今成

五湖長酒波如練雨如澗

卷帙編完頂髮疎中郎有女好收儲帽箱剥落

經籬敝莫損嚴家餓隸書

冬心先生集卷第四

冬心先生集卷四

六 當歸草堂

冬心先生續集自序

康熙癸未予年十七習聲韻之學同里項二丈  
霜田引為小友每遇耆英宿儒高會輒裹裳從  
之嘗云子詩度越時彥舉體便佳梵夾道藏不  
可偏廢惜吾老矣未得見子他日成大名也西  
湖後嶺水樂洞聞有詩僧亦諳己公之亞青鞋  
布鞵常造精廬得句呈佛旬日忘返又南山之  
南吳慶伯徵君隱居徵君閉關却軌著書比牛  
腰粗婆娑蹉躓隔月昇軟輿過談亦諳禪窟見  
予林逋墓上作謂亦諳曰吾新營生壙宜乞此

冬心先生續集序

一當歸草堂

子寒瘦詩阿師為吾乞之吾以高辛氏銅盤太  
康玉辟邪相報百載後吾幽光藉之不泯也丙  
戌四月渡羅刹江訪九十一翁毛西河太史至  
會稽探禹穴觀窆石作九言詩太史激賞誇示  
賓坐曰吾年逾耄景迫崦嵫忽覩此郎君紫  
豪一管能顛狂耶丁亥戊子閒讀書吳中何義  
門先生家先生言吾門儁父衆多擅磨角之奇  
惟斯人五七字詩儼然孟襄陽顧華陽流派時  
秀州朱竹垞檢討在慧慶寺主東南詩盟予懷  
刺往謁檢討出迎笑曰子非水周林張高士宅

賦木蓮花錢唐金二十六乎子之詩吾齒雖衰  
脫猶能記而歌也予頻年喜遊屢遊長興下榻  
邑長鮑西岡十四兄官舍廣唱迭和大雷山小  
沈瀆都題滿矣西岡曰君詩有僊骨神竦氣王  
無蓬蓬塵湯西厓少宰評君為獨產醴泉芝草  
何須根源前輩鑒識真不虛耳辛丑首春浪遊  
揚州謝秀才前義拜袞之歲已馳譽江表不可  
一世見子景申集雕本槌壁發癩曰吾目光如  
炬不輕讓第一流何來狂夫奪吾赤幟余葭白  
舍人揚州之領袖也嘗千金結客置酒為樂醉

冬心先生續集序

二當歸草堂

後睨視捋予鬚曰天下撐腸拄腹卷軸勝于君  
者不少如君詩無一賤語豈可得哉程友聲汪  
篋先兩上舍領之以為知言予客揚州最久朱  
布衣貫男貧交詩友也貫男嚴冬擁敗絮僵臥  
破屋中日趨不爨噤痺拭涕磨竈煤苦吟缺屨  
瓶梅花啾啾有鬼語自詡曰寒郊夜哭天不為  
吾雨粟乎鬼語騷雅之變世間詩作乞兒語纔  
可恥耳時于葭白前義所讀予詩則下拜曰此  
金釐頂上人雍正癸卯夏五子赴萊東道經臨  
淄邂逅趙秋谷詹事偶一接論索予詩啞啞撫

掌日子詩造詣不盜尋常物亦不屑效吾鄰家  
雞聲自成孤調吾老眼慵開今日爲子增雙明  
也歲乙巳客于澤州陳幼安學士四載相國午  
亭留詠殆遍卽中條王屋無處不大瞻題詩也  
學士歎曰吾不幸十六中進士領芸局翺翔禁  
庭十年而罷歸不深讀書今每夜一燈相對受  
益良多君鄉查翰林是吾後進兔園挾冊吾最  
薄之君詩如玉潭如靈湫汲綆之施不息不窮  
君非吾友實吾師也從此就業稱詩弟子矣甲  
寅八月歸安明府裘魯青招予遊吳興吳興予

冬心齋續集序

三當歸草堂

舊遊地明府愛予陳武帝故里曲特有矯異命  
縣吏鈔一通令其子誦之乾隆元年開博學鴻  
詞科明府薦予姓名于節鉞大夫遂到都門徐  
激齋編修爲舊契嘉定張南華與激齋同官聞  
予詩何如激齋答曰壽門詩如香洲之芷青邱  
之蒿日飶大官羊者罕知其味然性好奇畜一  
洋船小犬常攜之四方齊魯嵩洛秦晉楚粵之  
邦往返二萬餘里頗伴其羈旅顛頓之行吟也  
華亭張得天尙書曾屏車騎訪予于櫻桃斜街  
云昨日潭柘寺見君風氏圍古松歌病虎痴龍

造語險怪蒼髯叟近雖摧伐更想詩人不易逢  
也君善八分遐陬外域爭購紛紛極類建甯光  
和筆法曷不寫五經以繼鴻都石刻吾當言之  
曲阜上公請君君不吝泓穎之勞乎戊午除夕  
泊舟西江勝王閣下尋吳處士鏡秋鏡秋工樂  
章賀鬼頭姜散仙直似之予詩四卷鏡秋爲予  
箋注云黃金十餅明珠一簞何足取貴君之詩  
磊磊焉落落焉始足貴也丙寅予在新安適臨  
川李穆堂侍郎來遊黃山春風杖履共話曩昔  
乃云君刻集自稱冬心先生吾謫居京師時曾

冬心齋續集序

四當歸草堂

諾君作記記古人自稱先生者四十九家今可  
以償夙願矣若君詩較顏轅謝舍任吐沈久播  
人口吾不復稱說也烏虜諸公先後奄逝墓木  
俱拱予亦年將七十矣追念長者之言不勝慙  
汗被于頰頰世之享上壽而操觚者未必篤愛  
區區若是其心傾倒耶予編續續集上下卷成  
因抒往事述之簡端  
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二月十日雪中錢唐金  
吉金撰

昨秋八月既望厲二樊謝自揚州歸語我曰

兄見金二十六自序其續集之文乎大怪絕  
 語語皆述陳人之言類點鬼簿然自佳不拾  
 人牙後一字不一涉操觚家蹊徑見髯老倔  
 疆處聞渠臘尾返家江行必質之子矣予曰  
 唯然魏武感喬元一言遂有車過腹痛之語  
 蓋深悼知己之不易也况文人自昔工于傾  
 傲求一寓目卽生嫉妬者已如星中月况能  
 舉其所得譽之終身者乎况其人已往其語  
 尤可念乎未幾樊榭下世予哭之失聲且遷  
 怨髯老之詩之異何稱之者遽爲陳人也耶

念先續集自序 五 當歸草堂

今春人日髯來請曰予將開雕予續集先雕  
 此序君書足張我軍請勿憚指腕之勞也嗟  
 乎予愛髯詩末後諸老往往能舉其全篇尤  
 愛其七字四句之作以爲風調韻挫別擅酸  
 鹽三唐以還無是作矣然有予甚喜者顧不  
 見之集中何耶每欲手鈔其七言絕句都爲  
 一卷時得披詠會阻多病今其請勤勤予何  
 可辭乃語髯曰子援東萊趙詹事鄰雞之語  
 應指新城特新城未見子耳使見之其傾倒  
 必有出于羣公外者奈何承天水公陽秋口

吻乎髯無以對第曰子袖中一瓣香從未爲  
 過去賢劫諸佛拈却子言良是行當爲鸞尾  
 老人作最後之供以懺此罪過子但爲我書  
 此母作豐干老古錐也予乃一笑罷去日來  
 風雨經旬頗多暇逸因滌南唐所琢羊鬪嶺  
 石硯試晶陽子天關煤爲錄竟此序計一千  
 三百六十有六字云

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春三月望日同里友  
 弟丁敬身并記于硯林

按續集世未傳播嘗于吳興書舫見先生自  
 書此序楷隸小冊審爲真蹟後得刻本乃丁  
 先生書末署山陰陳及民刻字小板潤行刊  
 印極精右據刻本錄出較與上一字原作界  
 疑誤今意改作界里後學魏錫曾識

念先續集自序 六 當歸草堂

冬心先生續集自序 按羅刻此序詞奪多字今據原刻補珍本

康熙癸未予年十七習聲韻之學同里項一丈霜田引為小友每遇者英宿儒高會輒寒裳從之嘗云子詩度越時彥舉體便佳梵夾道藏不可偏廢惜吾老矣未得見子他日成大名也西湖後嶺水樂洞間有詩僧亦語己公之亞青鞵布韞常造精廬得句呈佛旬日忘返又南山之南吳慶伯徵君隱居徵君閉關卻執著書比牛腰粗婆娑覺覺隔月昇輓輿過談亦語禪窟見予林逋墓上作謂亦語曰吾新營生壤宜乞此子寒瘦詩阿師為吾乞之吾以高辛氏銅盤太康玉辟邪相報百載後吾幽光藉之不泯也丙戌四月渡羅利江訪九十一翁毛西河太史至會稽探禹

冬心續集自序

一 當歸草堂

穴觀窈石作九言詩太史激賞誇示賓坐曰吾年逾耄耄景迫崦嵫忽覩此郎君紫豪一管能顛狂邪丁亥戊子閒讀書吳中何義門先生家先生言吾門儂又衆多擅磨角之奇惟斯人五七字詩儼然孟襄陽顧華陽流派時秀州朱竹垞檢討在慧慶寺主東南詩盟予懷刺往謁檢討出迎笑曰子非水周林張高士宅賦木蓮花錢唐金二十六乎子之詩吾齒雖衰脫猶能記而歌也予頻年喜遊屢遊長興下榻邑長鮑西岡十四兄官舍屢唱迭和大雷山小沈瀆都題滿矣西岡曰君詩有僊骨神竦氣王無蓬蓬塵湯西厓少宰評君為獨產醴泉芝艸何須恨源前輩鑒識真不虛耳辛丑首春浪遊揚州謝秀才前義拜袞之歲已

馳譽江表不可一世見予景申集離本拙壁發癩曰吾目

光如炬不輕讓第一流何來狂夫奪吾赤幟余鼓白舍人揚州之領袖也嘗千金結客置酒為樂醉後睨視捋子鬚曰天下撐腸拄腹卷軸勝于君者不少如君詩無一賤語豈可得哉程友聲汪篋先兩上舍領之以為知言予客揚州最久朱布衣貫男貧交詩友也貫男嚴冬擁敗絮僵臥破屋中日趨不爨際瘁拭涕磨竈煤苦吟缺脣瓶梅花嗽嗽有鬼語自詡曰寒郊夜哭天不為吾雨粟乎鬼語騷雅之變世閒詩作乞兒語纔可恥耳時于鼓白前義所讀予詩則下拜曰此金鼇頂上人雍正癸卯夏五予赴萊東道經臨淄邂逅趙秋谷詹事偶一接論索予詩啞啞撫掌曰

冬心續集自序

二 當歸草堂

子詩造詣不盜尋常物亦不屑效吾鄰家雞聲自成孤調吾老眼慵開今日為子增雙明也歲乙巳客于澤州陳幼安學士四載相國午亭畱詠殆遍卽中條王屋無處不大膽題詩也學士歎曰吾不幸十六中進士領芸局朝翔禁庭十年而罷歸不深讀書今每夜一鐙相對受益良多君鄉查翰林是吾後進兔園挾冊吾最薄之君詩如玉潭如鹽湫汲綆之施不息不窮君非吾友實吾師也從此執業稱詩弟子矣甲寅八月歸安明府裘魯青招予遊吳興吳興予舊遊地明府愛予陳武帝故里曲特有矯異命縣吏鈔一通令其子誦之乾隆元年開博學鴻詞科明府薦予姓名于節鉞大夫遂到都門徐徵齋編修為舊契嘉定張

南華與激齋同官問予詩何如激齋答曰壽門詩如香洲之世青邱之蒿日猷大官羊者罕知其味然性好奇畜一洋船小犬常攜之四方齊魯嵩洛秦晉楚粵之邦往返二萬餘里頗伴其羈旅顛顛之行吟也華亭張得天尚書會屏車騎訪予于櫻桃斜街云昨日潭柘寺見君風氏園古松歌病虎癡龍造語險怪蒼髯交近雖摧伐更想詩人不易逢也君善八分遐陬外域爭購紛紛極類建甯尤和筆法曷不寫五經以繼鴻都石刻吾當言之曲阜上公請君君不吝泓穎之勞乎戊午除夕泊舟西江滕王閣下尋吳處士鏡秋鏡秋工樂章賀鬼頭姜散仙直似之子詩四卷鏡秋爲予箋注云黃金十餅明珠一算何足取貴君之詩

冬心續集自序

三 當歸草堂

扁扁焉落落焉始足貴也丙寅予在新安適臨川李穆堂侍郎來遊黃山春風杖履共話曩昔乃云君刻集自稱冬心先生吾謫居京師時曾諾君作記記古人自稱先生者四十九家今可以償夙願矣若君詩較顏轅謝含任吐沈久播人口吾不復稱說也烏虜諸公先後奄逝墓木俱拱予亦年將七十矣追念長者之言不勝慙汗被于頰頰世之享上壽而操觚者未必篤愛區區若是其心傾倒邪予編續續集上下卷成因抒往事述之簡端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二月十日雪中錢唐金吉金撰

昨秋八月既望厲二樊榭自揚州歸語我曰兄見金二十六自序其續集之文乎大怪絕語語皆述陳人之言

類點鬼簿然自佳不拾人牙後一字不一涉操觚家蹊徑見髯老倔彊處聞渠臘尾返家江行必質之子矣予曰唯然魏武感喬平一言遂有車過腹痛之語蓋深悼知己之不易也況文人自昔工于傾敝亦一寓目卽生嫉妒者已如星中月況能舉其所得譽之終身者乎況其人已往其語尤可念乎未幾樊榭下世子哭之失聲且遷怨髯老之詩之異何稱之者遠爲陳人也邪今春人日髯來請曰子將開雕予續集先雕此序君書足張我軍請勿憚指腕之勞也嗟乎予愛髯詩未後諸老往往能舉其全篇尤愛其七字四句之作以爲風調韻挫別擅酸鹽三唐以還無是作矣然有予甚喜者願不見

冬心續集自序

四 當歸草堂

之集中何邪每欲手鈔其七言絕句都爲一卷時得披詠會阻多病今其請勤勤予何可辭乃語髯曰子援東萊趙詹事鄰雜之語應指新城特新城未見子耳使見之其傾倒必有出于羣公外者奈何承天水公陽秋曰吻乎髯無以對第曰予袖中一瓣香從未爲過去賢劫諸佛拈卻子言良是行當爲蠶尾老人作最後之供以懺此罪過子但爲我書此母作豐干老古錐也予乃一笑罷去日來風雨經旬頗多暇逸因滌南唐所琢羊鬪嶺石硯試晶陽子天關煉爲錄竟此序計一千三百六十有六字云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春三月望日同里友弟丁敬身并記于硯林 山陰陳又民刻字



冬心先生續集

門人揚州羅 聘編

楚州張先生攜青毛神龜一頭相贈因賦神龜篇

神龜何來出叢著離靈淵飲而不食壽萬年追想甲子纔  
分地天此龜疑是洪荒先其長周尺尺二形具足其背曰  
神屋藏六妙用在信縮屏息無聲忘晦朔青毛蔽體一寸  
餘茸翠飛瑤光舒冷氣逼人三伏初裝衣仙占卜奇曾見  
古皇軒轅同宓義張公攜贈意頗重昨乘輜車夜入夢世  
閒凡水多腥涎無憂樹下蒼以均州十斛大缸滿注天上  
泉久之宛若江淮河海相周旋日對真可蠲煩惱被疾癘  
延休貞豈特洗眼增雙明三卷金字經學得導引教游乎  
黃庭我亦不死與爾終始

冬心先生續集

一 當歸草堂

雙禽曲

白練雀一雙林中嘯其性不叛不妄飛不揀別家枝上栖  
別家樹雖好密葉蔽空根合抱虞人禍機卒難保飢時且  
倉山果紅莫啄地下叩頭蟲彼方乞憐求天公

遊魚曲

我生營羨同隊魚大魚小魚一族居綠差水碧玉如飛  
花撲面三月初欲寄故人千里書故人遠為宰相隔十餘  
載尺素迢迢望江海北固山下有毒鉤毋食其餌慎爾游  
過古 上人

瓢笠空獨往阿師禪味同林疏目不隘雲懶心相送蒼冥

時一檢佛光正當中秋蛩亦何苦噉斷蘇牀空

邵陽褚峻 飛白歌

邵陽褚峻性好奇九嶷山前嘗拓昭陵碑青氈白椎自載  
隨太少二室搜其秘岷沱大江探其危蛇虺陰宅虎豹窟  
獨來獨往恆輻饑石碣有字掃空苔鮮色苟得一字兩字  
心先馳頻年交我頗資我百番把贈翠墨 滴我如歐  
趙嗜古志亦苦願補史傳歲月里爵之闕遺今 相見邗  
溝上枯荷敗柳西風吹我願顛顛落莫汝時慰我忘孤  
羈汝言曾工飛白書能作此歌惟吾師我聞飛白人罕習  
漢世須辨俗所為用筆似帚卻非帚轉折向背毋乖離雪  
浪輕張仙鳥翼銀機亂吐冰蠶絲此中妙理妙善解變化

冬心先生續集

二 當歸草堂

極巧髮髻般與倅汝誦我詩重再拜發狂笑面同鞞皮明  
朝別我汝忽去錢刀不計還家貲到處題名磨廢瓦儻逢  
秦宮鄴臺當摹追眼底紛紛牽犬臂鷹手嗚呼峻也果異  
幽并兒

寄歸安令裘明府 思芹

故人為令擅風儀日復相思歲及期一樹病梨知作賦定  
能除蠹懶瘡痍

汎蕭家湖

迴汀曲渚暖生烟風柳風蒲綠漲天我是釣師人識否白  
鷗前導在春船

過開高士 執芹 隱居

清光愛平旦盥罷一相親水滌鄰左右藥田絲冬春言訓  
到居士心契臧丈人沖隱有嘉會著簪不厭貧

簡陸秀才立

落花未全落四月有餘春野水多於屋荒苔不見人  
空遠託寂寂屬前因第一難忘者茶鄉與筍鄰

長夏坐上

團庵非卑居逍遙獲長暇經聲出溪中茶器散林下  
滑簾輕自攜小風清可借鳥旂魚從容吾其同休夏

水軒

東頭開水軒幽曠彌日夕後先花漂溪下上鷗散席詩卷  
得九僧茗柯思二客此地可息陰熱惱若冰釋

冬心先生續集

三 當歸草堂

薄游楚州居東溪之上三易朔晦矣目有所存雜書

二首

狗子貓兒可共居天生佛性人得如終朝俗客罕相見足  
垢頭脂快洗除

東陽餉米義難受上谷借書老更癡三十年來抱詩苦冷  
癡何處問秦醫

東溪

自入東溪住東溪無俗昏水清魚獨樂蒲老雨相喧散髮  
已遺世開書合閉門寄言楚州長吾計避朱轡

寄天台僧元濟

我愛白足僧林中置禪室忍草詎可傷暴禽久已馴一縛

經譯無五種會禮畢間戀在山泉石梁不輕出

稽留山中讀書二首

上世重韋布今人重犀龜二者性各殊有賴文字垂女蘿  
長惻惻貞木高纒纒觀物遺浮榮巖壑無乖期

先民隱于牧羊豕亦同羣讀書善解書五十何苦勤一薦  
鑿坏遞交辟毀車焚果然櫛山老不失爲徵君

過淨雲精舍懷正相上人在西洛

雲離忽雲合疊疊復盤盤松子向人落山光滿屋寒  
栖心六時好道眼百年看今夜託遙夢秋聲八節灘

訪太湖上周丈仲文

幽居小沈瀆枉訪遂天開山好在舍下雲生交睫閒  
美田

冬心先生續集

四 當歸草堂

秋有穫青桂暮相攀七十何言老夫君多古顏

贈楊仙翁

仙扉如滑玉仙磴有陰霞列坐雜山鳥逆聞尋澗花  
大年堯甲子上隱漢元嘉向夕耽言妙清風出齒牙

安隱寺泉上

扁舟五十里到寺寺門清突與老松遇暗隨孤磬行  
鳥時來石案苔欲上山極愛此池頭水汲之雙玉罌

祁二十五隱君嘉方游南山歸索予贈詩

有客著遊屐齋心三日遲循泉入闢戶囊藥出松帷  
丹籙不可讀白雲以爲期還家話山水佳處似嵩伊

江上得大梁寶十二源書

袖手坐清曉沈吟十月初江寒鴈無次山遠樹生疏廢氏  
少新產何郎有故廬殷勤望來使花下洛城書

題江寺左壁

江寺畫冥冥江楓照路青  
峩山自駢抱一鴈遠零丁何處  
聞吹笛有時逢負蒼寬鞵獨來去炊飯飯荒亭

酬詩弟子束枝鳳

前年子來謁蕭寺從我遊入林風滿衣六月如寒秋授以  
五字詩章郎最清貴其音近疏達其澹有滋味今年子更  
奇甲古狂不休雷塘鳴咽水何事干卿愁知我燕趙行送  
別出吟卷纏絲復纏絲一日三見面

屢訪石林書堂畱必竟日輒賞鄙詩奉酬一篇

冬心先生續集

五當歸草堂

一過石困坐再來林幌眠對石澹無語開林夕生娟主人  
與客同晏處釋塵服千鴟酒常持七略書可讀是月暑雨  
多顛顛其如何華鏤嫩相逐時時叩巖阿我詩眾口嫌苦  
味失調適愛之獨有君天上矜標格鶴不浴而白玉不  
而溫豈意欺賞開聞此長者言

閱冠容邀其郡中士友自小東門汎舟紅橋予亦繼

遊因作長歌

小秦淮上風光賤隔歲鉛華阻相見水本無情卻有情  
波如對故人面君今沽酒兼買舟連臂紫衣招白頭肯負  
紅橋好天氣雙鳥梳翎宿雨收五月荷鄉共清坐花開不  
多葉頗大芳草雞缸醉罷休離愁別怨毋輕說東船沸管

露正溥西舫催絃燭漸殘莫笑吟詩苦鉤棘游絲書滿  
囊看

上黨張水部出觀宋范寬畫獨山草堂圖

留我看畫雙瞳明笑啟廚鑰開寒廳短童捧出頗矜貴兩  
頭小軸魚膽青宋楮堅光未糜壞款字低行類垂蕤畫中  
遺事畫外尋慢展輕又且高挂一峯孤撐如破巾下築精  
舍牀少塵林花新沐方過雨爐香不絕疑有人當年妖禍  
遭非矣前藏賈相後嚴相細說流傳茶話多卻喜雲繼尙  
無恙先生棄官臥漳濱葛衣典庫長飢貧此畫勿失苦亦  
樂肯換三秉之粟十束薪

乾隆元年八月予遊京師十月驅車出國門之曲阜

冬心先生續集

六當歸草堂

縣展謁孔廟作長歌

八月飛雪遊帝京栖栖苦面誰相傾獻書嬾上公與卿中  
朝漸已忘姓名十月堅冰返埃程得行便行無阻行小車  
一輛喧四更北風恥作鷓且鳴人不送迎山送迎絲之互  
之殊多情冷光寒翠眉際生先師儒里瞻尊榮入廟肅拜  
安心旌蕪香何必刑牢牲告曰藝事通微誠鳴呼五經昌  
且明吾欲手寫承熹平字畫端謹矯俗猶隸學勿絕用乃  
亨刻石嵌壁開暗盲此開古柏含元精壽可千歲歷戊戾  
左圍右列如墉城弗為火奪惟汝貞舊時熟識毋乖盟日  
坐其下繁籟清恍然樂奏聞竽笙按真蹟生詞下尚有雄  
州大邑豪秦輕二句

魯中雜詩

雪裏絨衣客斷炊，伴狂何以給朝飢。新藏奇貨古刀布，錢癖居然似富兒。

酒飲湛冥已喪真，長年長夜復千巡。國中所見皆糠粕，捐酒毀器無其人。

三熏三沐開經囊，精進林中妙意長。禮畢小身辟支佛，寫時指放玉毫光。

琵琶纖手失春蔥，欲續么弦調不同。殘燭淚流花暗泣，傷心偏話玉熙宮。

寄贈詠公

息心想緇室，風味本來殊。無垢林如洗，獨眠鶴太孤。瘦權多秀句，爛瓊在名區。比日誇新得，解衣有智珠。

冬心先生續集

七 當歸草堂

餽菊

葉疏花更疏，寒菊澹如此。有酒香入杯，無人影在水。可以充齋廚，夕糧笑癡漚。之得長生我，亦康風子。

廣陵客舍病目長歌遣懷

桃花不紅李不白，病眼難分好顏色。眼中如火如撒沙，以手抉之出不得。三朝眩痛迷西東，兼旬昏皆醫復矇。洗處當來上池水，吹來偏是少姨風。道家養目專用晦，萬物何勞書長對。六時息翁下垂簾，視弗在外視在內。新學此方坐緇帷，形神屋同枯龜七。重惱熱盡退滅，自然銀海生。

華滋楊安吉善醫有仁智，問疾殷勤隔日至。親為量藥一囊我，忽心悲去年事。客秋九月憂思并哭罷，好友安歸。

令斐魯青先生又哭兄阿兄，肆摧殘蘭芷傷鵲鶴。老淚傾瀉幾喪明，入春幽結頓萌發。遂令雙瞳更恍惚，片詩吟就祭延光。帝鑒其微宥其罰，他鄉已近寒食天。耳畔香輪雜畫船，草綠河橋未能見。贈鈿抬翠笑無緣。

自題四十三歲小像後三首  
十載重逢身外身，二千里路沙塵天涯。豈少爭相識，娘子關前墮馬人。

柴車已毀帳全無，烟權霜蓬計不孤。拋卻殘書一竿去，有鱸魚處釣江湖。

自題四十三歲小像後三首

燭油燈影話飄零，往事無情隔杳冥。杯底青山波上宅，母年秋雨夢中聽。

冬心先生續集  
汪處士 將次移家先寄一詩

落落與君好相憐，老勿諉此生同瓦礫。無累及兒孫，心外得大古耳中。思妙言草堂賞若辨，先辦種魚軒。

冬心先生續集

八 當歸草堂

汪處士 將次移家先寄一詩

曉起入西湖，周覽湖中諸山。復捨舟渡黃泥嶺，憩靈隱寺門觀南宋人紀遊題字。予出馬希仁所斷琴蜀僧為彈商音一曲，是日心意恬適，放筆成歌，有未盡者以俟再來。

二暨已退脫苦櫻獨眠，遙夜華津生曉起。東方半辨色，宿林寂鳥忘其聲。敲石得火燈挂壁，洗頭濯足四體輕。一童抱琴一童扶柳，樾突如小鹿前後行。重巒居然在胃次，久未覩面心長傾。笑撐孤艇出湖背，此湖天下無此清青山。

林寂鳥忘其聲，敲石得火燈挂壁，洗頭濯足四體輕。一童抱琴一童扶柳，樾突如小鹿前後行。重巒居然在胃次，久未覩面心長傾。笑撐孤艇出湖背，此湖天下無此清青山。

未覩面心長傾，笑撐孤艇出湖背，此湖天下無此清青山。

之青分外青逼眞故人雙眼睛遠兮近兮紛來迎捨舟造  
嶺入幽翳緊輟寬轍正試霜新晴蕭九娘家炊午飯野蔬  
柔菽同爲羹選勝且向寺門坐千龕禮佛陰苔平谿砌古  
洞搜舊蹟咸滄姓氏昭文明吾本州士走他縣少而將老  
纜題名大書懸厓繼往哲卽事差免譏荒倉何來蜀僧論  
琴旨請彈雅曲銷塵情塵情既銷音轉妙松平水邪交相  
爭始悔廣陵城中作羈客徒抱惡倉形拘儻

坐冷泉亭迫暮止宿僧舍明日出山復至泉上取別  
口號二首

匆匆亭下澣衣塵清坐斜陽想淨因莫怪流泉作人語不  
留人聽反催人

冬心先生續集

九當歸草堂

僧房借宿五更起決泱有聲曉不休此水殷勤出山送老  
夫一步一回頭

夜坐小善齋

到此徑路絕果然毛骨清久之散雲氣初不辨泉聲貝葉  
淨可寫精藍夙有名香長與粥薄夜話記前生

寒夜聽韓丈彈琴送姜五入蜀二首

不聞人聲聞水聲其妙卻在琴中生惜別悲離彈亦苦幽  
咽咽催天明

天明日出送高臺馬亂嘶時首重回莫忘昨夜傷心曲此  
去瞿唐灩澦堆

屋後荒篠冬心先生歸來復理成林春雨既作清夜

可聽因懷楚中劉六丈道源道源亦愛竹千里屬寄

以慰相思

簌簌竹閒雨久不聞此聲好似故人至長話池上清一燈  
夜將半小閣天未明所宜是何夢夢杜湘江行

江上沽酒小酌漫成短歌

春江照戶若我私春山笑人亦故欺惟我得知人不知有  
酒客飲真是癡青州從事歡相約一醉千場恍如昨山月  
江風他處無皆教丹墮風零落

與丁隱君敬詣南屏山中訪護公

君袖石我抱琴癖各具癖心同心妙僧須向巖中尋今年  
南屏暑早還入寺人影涼惛惛僧留樹下坐移日飯香葺

冬心先生續集

十當歸草堂

苦意頗深石有高格居然列上品琴多異尤直可輕黃金  
天教此僧亦貪戀捶琴弄石發冷吟奇賞俱足愛之至疑  
石能語琴反瘖一僧二老大權喜相對滋味如秋陰

南屏山中觀米外史琴臺石刻二大字同周京顧之

珽金志章鄭江魯曾煜汪臺厲鸚杭世駿梁啟心張

瀟丁敬施安陳兆崙顧之麟陸秩吳城諸詩老大恆

謙二上人作

一僧導我行南山小而歸石潤雲逢逢松喧風靡靡突見  
米顛書劍削瘦螭擬慨想趙宋閒操縵者誰子琴亾臺亦  
亾何以辨物始惟餘徑尺字筆畫古苔委此音妙不聞翻  
爾戀寸晷重湖多少秋忽落青鞵底

送鹽運判官鮑十四鈔仍為長興邑宰同丁敬作

送君不奉直與彝恐君飲之生別離送君不陳絲與竹恐君聽之傷心目果然無酒無管弦但多愉悅捐憂痛稽顙山民龍泓子共理茶經檢畫史十月分司不值錢好詩方得千古傳北郭開舟何所見秋風騷騷雲物變日復一日年復年連峯疊嶂青如前仍作長興舊令尹縣中父老爭迎勒光明河上水有情重來偏照長官清

十一月九日社中諸君同集繡谷亭待雪

風淒百草病我心感幽牽微霰若將集共晒西齋前索索氣逆鼻棱棱寒鴛肩先嘗元相醞早設江郎甕何時積三尺結想林中天狂飛如亂巾一白同瓊田洛社遊可期鄧

冬心先生續集

曲和罕傳凍鶴當為謀今年是堯年

前年鄧子國昨歲新安江聽雪雪不休百壺傾玉缸今冬倦翻還非客仍是客策策初作聲噠噠盈已白氈帳可辟寒香篝如燒春回憶千里遊洽笑當墟人果然故鄉好街泥少露泥淨侶得二妙林開鬪茶坐

重遊安隱寺獨坐泉上歸從舊時松徑宿於舟中曉起開行臨平山色歷歷在目漫作長歌紀之

十年前曾泉上坐松毛毳毼松蓋大泉喧松喧六月寒熱彌全消無一箇今年重遊泉上亭長松拱揖如相迎可憐我老松不老我髮已白松仍青寺門甌塔影蕭蕭撫松弄

京與僧熟臨平山下晚泊船又共汀鷗沙鷺宿侵曉紆回柔榜行夜來霜濃變作晴數峯有意露圭角要試先生雙眼明

正月十五夜風雪不止漫賦

芳陌華闌風雪寒閉門空倚曲闌干今年今夜無情月第一回圓不得看

上春同周京厲鸚杭世駿梁啟心施安過顧之麟高齋試著小詠四首

楚葵產青泥小摘玉一把何勞野人獻堆盤作春社芹新茁蒿如許羹材風味殊可以芼為食問三閭大夫蒿夜雨翦春韭咀之含芳辛夫君肉食相不似庾郎貧非

冬心先生續集

三當歸草堂

擲翠試夾提風詩有深取得此薺味甘當思茶菜苦齊乾隆十一年三月廿有二日乃予六十犬馬之辰觸

情感事雜書四首非所以自壽也

清江三月好風多自唱年年銅斗歌莫晒求官我無分金懶不換一漁蓑

白傅無兒詩更達蕭郎捨宅計非差春來笑話親書券賣與仙人掃落花

潞河渺渺隔天涯記得卿言亦復佳此日荒園失料理誰收竹粉拾松釵老妻時尚在天津女家

快活平頭六十人老夫見道長精神從今造酒營生城先對青山醉百巡

論畫雜詩二十四首

草堂一所君王賜隱服還山送老資十志居然千古事自書自畫自題詩

唐朝絕藝推韓幹善畫風髮霧鬣奇此法不傳畱一語殿中良馬是臣師

晉公游戲畫五牛最後一匹金絡頭不比田家晚晴候野塘浮鼻野風秋

風吹草低羣幕孤矮卷胡環卓歇圖燕市昔酬三十券明昌印記半模糊

應夢真容入定相我嘗瞻拜生咨嗟一幀遠勝十六軸奇古不數盧楞迦

冬心先生續集

十一 當歸草堂

金陵徐熙海棠好曾見妖紅滿樹開蝴蝶成團蜂逐隊飛來卻有千回

筆底三百六十灘忽驚真水喧狂瀾壞廊無佛無僧住袖拂蛛絲子細看

長沙助教易元吉畫出榭林翠作堆孤猿喪子弔夜月色此時如死灰

南朝官紙女兒膚散木疏花影欲扶此畫不遭香蠹蝕山移海漬笑須臾

龍眠畫佛畫菩薩三十二品多淨因自後紛紛多醜相刀林沸鏡鬼生噴

我愛宜和最長卷蜀花粵鳥被春迷瘦金書體偏誇瘦不

似今人信手題

日共貴游數趙昌朱闌碧瓦豈尋常宮中團扇畫蟬雀小卉雜窠疑弄香

澁墨米家山大好吳生習氣嗤汝曹蓮房蔗滓都收用不藉一牀秋兔豪

濠梁崔白工小景內府法絹獨梭機酸榴花下雙練雀只近亞字關前飛

出門往往逢麴車破墨亂畫松又丫毀裂不為豪富奪黃金無用若泥沙

隱君名不挂朝端物外風標取次看江路野梅僧壁竹肯教天子賞酸寒

冬心先生續集

十四 當歸草堂

楚山清曉真名蹟南渡流傳直百金一雙官窰軸零落裝潢誰知趙孟林

秀木幽坡覆短莎馬和之畫日摩挲楊家妹子書偏愛白髮周郎斌媚多

甘風子與梁風子細筆減筆俱通仙但知償酒付傭保不換三百青銅錢

醉眠伎館溫和尙水墨蒲萄舉世誇怪葉狂藤等兒戲儼然一頰破袈裟

畫貓驛卒有神技澤吻磨牙逞虎威夜深張壁可絕鼠果少清油污白衣

一翁七客皆遺老賸水殘山紙上看相對淒涼話亾園芋

袍襪縷葛巾寒

王孫畫羊吾舊物失去蒼茫異代非春草年年生怨絲可

憐殺擬上天飛

朱陽館主荆蠻民遠岫疏林無點塵也曾著箇龍門衲此

老何嘗不畫人

龍井山中信步有得遂成四韻

撰杖信所往南山游目新不然訪泉竇或者遇樵人草媚

青於髮松喧散若塵此心結元契幽鑰啟仙真

憶吳興京口諸勝遊作此遺懷以示詩弟子孫松

蒼疾草堂上駸駸歲月徂長飢辭脯糲清夢落江湖三癸

亭何在五州山到無門生侍籃舉入市笑胡盧

冬心先生續集

五 當歸草堂

與吳門薄具舟至木瀆訪王伯子巖東草堂信宿

不去際晚循遊池上欣然有作二首

舟輕如身輕溪風喜不逆況與靜者期遂造幽人宅長林

蔽檀樂諸峯見婉孌巾鞵無煩苛茶瓜有清格或坐或軒

眼忘言憺將夕

將夕池上行秋鳥喧亦妙游魚無懼心前軒方罷釣願同

魚鳥樂挈杖且一笑石徑宛轉橋小立各領要知君託栖

遯此中可埋照

弁山僧心印 乞予畫瘦竹一枝長供佛前畫畢題此

好遊名山扶一藤林中忽遇長眉僧合掌乞畫苦寒竹先

生近日無他能竹中不復畫荆棘荆棘乃竹之盜賊老來

嬾似水牯牛隨意題詩在上頭

題喻高士大本山居

天放俗械無即事息羣動花苦林雨滅鐘寒澗風送清觀

思阿蒙從游有二仲新著穎陽書玉檢且一諷

吳興眠佛寺僧覺老近聞已覺老平日愛予長短

句詩今作此體悼之

我佛出世苦如此疲於津梁臥不起若是尋常粥飯僧那

得前知了生死燈非燈第二月散壞風吹即滅伊蘭水沫

芭蕉樹彈指之閒生懼怖睡蛇夜動同轉輪問疾都來問

宿因一笑而逝掃去火上塵刀圭無用歎寂寞藥王療病

亦多錯甘露有時變毒藥

冬心先生續集

六 當歸草堂

朱水部典郡河東過我江上草堂對花共飲醉而成

詩

年年釣魚不在魚日日讀書是何書故人新典股肱郡來

訪城南野老居野老居無所有只有清江鄰左右紅薔薇

花香滿扉傾杯莫惜酒污衣且看百雙蝴蝶花閒飛蝶易

散花易落此會須憐今夕樂激澗春缸勸再酌明朝分袂

去天涯淮陰市洛陽街黃河聲怒如奔雷君嘶五馬空排

徊記得太行山突兀我舊題詩探虎窟側帽風前搔白髮

過靈隱寺聞 長老游衡嶽寄懷

古寺風清清山門少送迎樹全無束縛雞亦愛倚行坐石

意已足聽泉渴不生憶師南嶽去一只草鞵輕



韓安約伯 僻居有年嘗牧羊山中又種秫田數畝以  
供釀事暇則著琴說十篇近臘過其池上韓安手操  
一曲因作詩贈之

山中獨行黃初平松下小像陶淵明驅羊變石豈欺世澆  
酒用巾非沽名偶然之事便千古後人遐企心先傾交也  
高隱樓柴荆揖讓昔賢無煩纓更聞抱藝闈微緒開襪出  
琴冬氣清池頭閑弄雨三聲水泮泮魚丁丁欄花暗墮並  
上驚恍如刺船東海移吾情

江行連日舟中書寄陳高士 仲謀

春雨打我夢春山迎我舟中行第一程欲愁那得愁雨歇  
無跳珠山遙失橫黛汀草夾汀花未開疑有待郵籤計日

冬心先生續集

當歸草堂

多日日少風波故人東郭賢消息今如何星迴燧復更不  
見空游鵬想子仙骨輕真覺天下俗杖攜百結藤酒飲小  
屈卮琵琶亭上月獨箇去題詩

居揚州舊城西方寺中每日飯訖繙諸佛經語語筆  
妙七十老翁妄念都絕我亦如來最小之弟也廣長

舌在豈無白言因作古佛頌

七池無狂華雙樹無暴禽中有道場精進林雪山白牛日  
會草其糞合香爲佛寶以此塗地香不了長者居士與導  
師各具智慧千人俱多樂少苦功德施童男掃塔復洗塔  
塔內舍利一百八清淨耳聞諸天樂昔傳佛在師子城說  
法無量度衆生能使荆棘柔輦沙磧成光明

傲居西方寺旬日矣漫題古壁

無佛又無僧空堂一點燈杯貪京口酒書殺剗中藤占夢  
今都應諛人老未能此時何所想池上鶴窺冰

越日又成一詩書揭客坐

速客客不至毋煩客共言飢禽方乞食落葉時打門藥可  
蠲心疾泉宜洗眼昏夜深牛糞火笑撥自溫存

晨起盥沐畫佛一軀佛著無價衣藉草坐樹下其樹

周而枝葉莊嚴真化城中妙相也觀我畫者擬我以  
盧楞迦之流非五濁人所能爲畫畢合十指爪復演

說八十四字題卷首云

菩提樹有淨妙音三株兩株青愔愔此是佛家無憂林佛

冬心先生續集

當歸草堂

坐其下吉祥草耳鼻口舌除熱惱甘露灌頂若雪溼大地  
諸光不生佛一毛孔生光明盲者忽覩開雙盲優鉢羅  
花香雨徧遂令尋常百面見誰曰寶山空手轉

揚州詩弟子羅聘云前身花之寺僧寫真者圖其小

影子賦長歌一篇

花之僧住花之寺今生來作詩弟子闔戶嘗設太常齋行  
歌不調尙書里二清二妙隔世交大圓佛鏡著方袍五七  
字句一千首寫禿人閒秋兔毫香茅滿把三椽屋舊跡前  
蹤尋面目隨吾杖履從吾游鳧繹龜蒙山轟轟天上下  
天四周爾正年少吾白頭當杯莫負蕪城酒一醉同銷萬  
古愁

畫梅贈汪六士頓

尋梅勿憚行老年天與健半樹出江樓一林見山店戲拈  
凍筆頭未盡意先有枝繁花亦繁空香欲霑手遠師丁野  
堂春風吹滿紙題作萬玉圖笑寄瞿居士居士斷炊噤  
瘁寒耿耿挂壁三摩挲賞我橫斜影

汪六士頓 失明三年忽近展紙能作狂草神妙之處

儼然如雙瞳未損時知予臥病蕭寺自攜大書一通

見贈予因口誦病中五字詩士頓笑之不止笑之正

所以賞之也相對終日塵事俱忘王右軍云人生老

病當以樂死信哉信哉

雙扉久不聞人聲忽驚打門聲丁丁黃犬吠客衣迎咄

冬心先生續集

充當歸草堂

哉警交無世情袖中大字大如斗自言寫時頗運肘心先

頓發空諸有當前多少美少年有眼有手徒紛然但見滿

紙醜惡筆倒顛問我病聽我詩笑得面皺捧兩頤池上鶴

窺冰風吹寒稜稜愛我此詩非眾能我病經旬乖水火夜

失安眠晝難坐於潛白尤高麗淺阿誰贈藥權相尋交兮

又言小弟目盲非不祥老兄輒腳亦何妨木棉裘煖飽飯

日復日明日還來荒寺話斜陽

番禺鍾交豫士 博物好遊來自海隅賦贈此詩

忽有來船客高談動眾聽曩書習禽乙浮海辨魚丁滄滄

雲虛白羅羅山渲青今年年九十南極老人星

任城南浦荷花二首

萬柄荷花八面生紅襟翠袖亦風情玲瓏水殿前頭去人  
語不聞聞雨聲

白板小橋通碧塘無欄無檻鏡中央野香畱客晚還立三

十六鷗世界涼

兩淮都轉運司何公謙 自號如如居士平生斷葷血

潔身奉佛稱弟子日親梵夾垂三十年尊宿再來可

想見矣居士舊為三品大夫比羅事待罪於囹圄者

一載今邀

聖恩釋歸故里因用古韻作歌以貺之

何居士前生乃是雪山僧山中雪深坐一燈今生雖未毀

儒服學佛堅守五戒之精能手不拘學口不嘗縮長齋拜

冬心先生續集

充當歸草堂

經又寫經大哉世界在掌握兩翼鴨二足雞羊角彎彎豬

四蹶終年宰殺憫勿施近羅憂患囚重狴若墮智井迷東

西收心尺宅已忘斧鑿楞嚴諸品諷誦無閒日朔復晦晦

復朔晝夜相更夢天竺開眼團牆亂草皆狼牙合眼便見

大如車輪青蓮華久而拔苦出沈獄依然歸奉空王臥空

谷秋風帖帖吹晚波津頭戀別白髮多作歌贈者蘇伐羅

送吳鷹還新安

揚子橋邊送客舟十年前事話無休大江之上不忍別如

此青山兩白頭

與黃元卿 相見於揚州往復彌月頗得苦懽一旦別

去溯清淮而歸東萊矣賦詩祖餞其行

讀君七難篇其道通神明方瞳負奇術能令死者生若拯  
智井溺若釋重狴攪肺腑果作語今醫誰知名慕君與君  
好申契同弟兄正空人外游領略秋光晴胡爲而月雷遽  
去心怍怍清淮逸且長水有離別聲君家近勞山草木含  
靈英吾願隨采掇景祛三彭

嘉定楊丈謙年七十矣乞予爲詩

先生終日求真形袖有一卷龍虎經今年七十得大道百  
四十歲應長齡大道不在人在我地之水離之火丹成上  
天無不可但看點點明窗塵一呼一吸生精神藥葫蘆大  
貯古春眞了翁非鈍漢納景韜先自輕健垂簾卽是蓬萊  
山中飽喫桃花飯

冬心先生續集

三 當歸草堂

山中白雲曲

雲從佛髻光中生縷縷莊嚴縷縷明只有繙經人愛看同  
眠同坐更同行

一朵白雲生相奇飛來故意弄春姿有如玉女披衣立待  
我詩成去未遲

弄月蓮花溝歌爲徐本清作

此月團團復團團我呼天上爛銀盤不照秦女彈箏拉  
拉雜雜十四弦不照楚客悲秋船鳴咽咽聲可憐又不  
照塞翁黃沙白草枕戈鋌又不照妖狐拜月狼嘯烟以及  
雪中曳尾之蛆地下叩頭之蟲偷吸清光萬萬千此月偏  
照黃山最高處蓮花峯頭龍潭前峯奇石怪松偃壺夏與

此月相周旋有一人兮雙碧眼手弄此月吟詩篇嘲笑壓  
倒李供奉飽喫月窟玉屑之飯稱飛仙

題汪丈舸小像

潯陽江大別山先生客游凋朱顏今春歸來脫塵服便與  
倦鳥還林閒任他處處風浪顛不休泊心如泊舟閉門七  
字傲五侯逃禪畫作老僧影壞色衣一領衣內智珠光同  
同清晨枉訪出此圖指說骨相非華敷厲病樊榭已亾全  
癡謝山死眼中能詩惟有子又言子筆含騷愁爲我細寫  
頻年荒津敗驛之離憂題成寄去花前讀定淪靈芽蕪枯  
木漫笑區區下劣人眉際白毫長過腹

胸陽尋墓詩爲淮陰程七仲南作

冬心先生續集

三 當歸草堂

寒無衣飢無食人生此苦未爲苦母棺忽迷葬所難覓泉  
上土此苦終古皇天亦無補七郎七郎清羸瘦疾白日不  
照雙腫去尋得空抱一燈夜夜黑如漆七郎七郎心茫茫  
影倏倏昨者到胸陽郁洲之山老龍之潭何暇追游歌樂  
方有人指點亂草野火驅牛羊荒甸纍纍騷小北邙遺  
骸背負返故鄉果然三十男兒強淮流嗚咽摧肝腸長貧  
反覺滋味長從來大孝載青史七郎七郎眞孝子

題雪夜讀書圖爲朱質作

書生有奇舉其氣可吞虎舌作霹靂飛鼻端火欲吐山南  
雪如鴟出獵誰敢侮所獲非惡腥殪醜泄我怒歸來破屋  
中弓彀箭沒羽燭影何幢幢玉檢讀且舞舞罷循復謂咀

味同后乳今夜天下寒萬木皆僕偃獨此枯梅枝著花香  
一縷淵然道心發睡珠落靈府

詔 姪二日前以竹筴畫新花時果見寄忽感微疾捐  
世矣人生浮脆一至於此驚惶不足哭之以詩

吾家驥驥產渥洼忽聞蹶足生悲嗟昨寄書扇尙在篋蕭  
蕭數筆絕代誇半青半黃山枇杷雨中慘紅莢莢花今朝  
偷看已隔世便覺生氣無一些高樓浸水月魄死人不見  
兮夜如此傷逝之淚老更多想著淒風入懷裏秦嘉少婦  
守空房嵇氏小男纔扶牀短檠留照莫輕棄機聲咽咽書  
聲長

喻小姑善畫工書請予贈詩

冬心先生續集

三 當歸草堂

昔傳貴胄曹夫人臨平藕花工寫真又稱宮中楊妹子媚  
筆能摹內庫紙女史書畫非粉脂不獨謝家柳絮詩今觀  
喻姑纖手巧翠墨丹青兼二妙年華三五月東方待嫁西  
京執戟郎

揚州雜詩二十四首

玉女窗西碧海東人間容易路潛通靈臺不昧華池滿明  
月忽生睡霧中

梅子黃時雨不休一枝亂開安后榻莢葵昨夜倒牆臥惱  
殺苦吟賀鬼頭

已無解詠蕭夫子安得寫真何秀才可惜城南好山水青  
鞵布韞見誰來

六月六日寒生毛但聞滿紙風蕭蕭記得昔人通馬語宵  
廬古雪幾曾消

不須索統來占夢卻有康駢可劇談燭掄香銷花較較愁  
難分別是江南

懶問五陵客姓名馬蹶特特車轆轤終年足垢不一洗莫  
笑我如陰子春

花愛徐郎親手栽園丁已報五分開酒鎗原是君家物每  
日鬧紅堆裏來

謠曲歌行清復新要如泉石長精神眼中只有王文度踏  
徧蕪城少此人

曩曠邨荒非故廬寫經人逸思何如五千文字今無恙不  
要如書與婢書

冬心先生續集

三 當歸草堂

日日抱琴作枕看溪堂高臥溪風寒直須石澗林花吐人  
去多時始一彈

楚女春衫曾拭酒洛妃羅襪舊題詩而今頭白風流減不  
敢人前唱竹枝

夜來跌坐失鼾聲不睡工夫道已成始信無牀脅尊者四  
蛇三鼠敢相驚

博陵太守舊知賢勸我春耕上溼田若貸俸錢三十貫老  
夫明日買烏犍

山澤有時氣不通高人厄歲想孤蹤眼爲雙耳手爲口天  
不暗聾豈易逢

畫舫空留波照影香輪漸遠草無聲怕來紅板橋頭立短  
命桃花最薄情

三過嚴灘訪隱居相傳高蹈故人疏釣壇之下一垂釣不  
釣尋常鱖尾魚

唐朝鎮庫墨尺許異錦包纏生光華欲知造法壽萬杵好  
覓松明載一車

健筆摩空顛且狂窮年文價太荒唐一錢不值遭鄉擯真  
箇鞭笞鸞鳳皇

待漏朝衣篋內存開看不散舊溫磨君誇門第門才盛五  
品仙郎一品孫

東家亭上花開落西舍池頭月缺圓酒不招人山隔面揚  
州何苦住年年

冬心先生續集

三 當歸草堂

推倒繡經臺已空阿師了了在胷中一朝燒佛通紅火不  
向世間乞死風

松比人長覆石闌人如松立影生寒一雙我有弄泉手濺  
沫飛流獨飽看

何故幽懷觸處生山中之人亦不平罪松責竹嘲明月說  
是無情卻有情

一心願隨郎馬蹏山隔南北天東西對坐花前各無語玉  
偏偷泣珠偷噉

放魚曲爲川上翁作

鹿鄉一望青菰蒲烟漠漠兮雲疏疏先生之宅臨水居有

時舉網千百魚不懼不怖魚自如高人輕利豈狂得赦爾

三十六鱗遊江湖遊江湖翻脚躡卻畏四面飛鷄鷓

成都陳孝儀服田力穡開工五字古詩寄贈

佳句託幽篁豐困享太平洛生終日詠虞氏九年耕不愧

稱名士母荒作蠢眠眼前輕一顧車馬錦官城

畫杏花

青驄嘶動控芳埃牆裏紅枝牆外開唯有杏花偏得意三

年又見狀元來

畫芭蕉

綠得僧窗夢不成芭蕉偏向短牆生秋來葉上無情雨白

了人頭是此聲

冬心先生續集

三 當歸草堂

與蒿上人花下小酌

春夜一壺酒醒酣可比清留僧對花飲看月出林行風擾

何能損雲眠了不生老夫愛禪悅前世有交情

辛亥金陵曉起擬作攝山之遊

林鳥未曉月墮屋老夫先起寒可掬開門自汲澆藥泉埽

地纔完茶已熟茶啜一杯春露濃坐聽四百八十曉寺鐘

若不輕鞵布鞞攝山去笑人豈止六朝松

初八夜月

團團樹影水中央若有微風滿袖涼可怪月尤畱不住二

更容易下西牆

和琴冰燈

春寒滴水便成冰巧製工夫屬手能懸處定逢銀海客點  
時空照雪山僧允分第一回圓月名署無雙寶相燈八面  
玲瓏看不足璿房瑤室幻千層

壽女士方婉儀

謝家才女誇門第女士為方方伯願瑛之孫女嫁得王郎好夫婿聘之

不但能詩詠絮工能畫能書妍且麗七言巧和冰燈歌

曾和子冰燈詩二章傳頌一時時塗雲母春梅多紅絲小規簪花筆一螺

豈屑描雙蛾今年六月是生辰蓮塘激灩花精神無滓無

塵清可比風裳水珮證前生

舊傳隋時展子虔有春夜侍遊圖不可得見漫作一

首

冬心先生續集

三當歸草堂

露溼葳蕤玉帳空南朝月色恨無窮生綃一幅尋名蹟試

問斜街粉鋪中

江昉以茅山菖蒲相贖作詩答之

遺我九節蒲駐顏可扶老終朝眉目閒歷歷青不了愛此

五寸玉風味刮骨清一物兩心同水石見交情寄向羈翠

庭相賞知有喜負奇瀟蕩人能詩二三子謂雪壘雲來年

入茅山游憩擬其真花開紫蒙茸滄之延長春

過淨因精舍

抱寺一水晝夜明入門小僧眉目清石檻松檮隔深竹不

聞人聲聞暮聲久覺空翠溼衣履叉手獨箇林閒行叉手

獨箇林閒行春風留我非世情再來試聽念佛鳥自有潮

草巖花迎

琴宴季大衍出游海上詩以贈行

伏羲古琴絳嶺客袖拂流塵自收拾二弦三弦四弦十四

弦和樂繁音皆琴之臣妾對人且莫彈一聲此中松風山

泉空泠泠前年陶隱君明居士謂仲張酬贈詩篇書滿紙

歎息枯桐毀面喪宮徵擲碎何必長安市今秋出遊無機

悉成連先生勿浪尋打頭黃葉深復深

詠夜月

蘋末清風四面涼有心人立小迴廊纔看月出雲初起便

笑雲必笑月必

笑雲老已至矣抒寫近懷寄執友楊八丈自貴

冬心先生續集

三當歸草堂

我老未全老白髭鬚白更妙常在劉窈花前說年少今春

耳聾聾尚能聽打清涼山上鐘絕勝張丞不聞大江聲洵

洵我貧九府之錢無一串書牀卻有千金硯此中水田三

頃何曾賤眼猶明光瀏瀏終朝弄筆愁復愁偏畫野梅酸

苦竹嗟秋細寫滿紙小楷如蠅頭雙腳懶迷所向免得折

腰謁公相偶然出門散袖行健步拋去紅藤杖衰顏近喜

親酒杯平原督郵翹秀才相約而至笑口開醉鄉那許俗

子來賦長歌乞誰和殷勤督寄楊臨賀只等百三秦關雁

飛過

過友人故居感作

門外已殘春殘春草又新酒香昨夜夢花棹去年人躡屐

游吳國題襟記漢津風流邈不見開闢掃牀塵

過信公禪院感作

林下與僧別多年不記年香尋喫茶處花想坐池邊舊經禮新塔荒廚問賜田四靈詩一卷堆案尚依然

衰病閉門梅花樹下漫作三首

鳳隲龍狂耳失聽惟看梅影上窗櫺老夫半月不輕出日

寫維摩救疾經

苦齋新挑作旅羹鼻香如觸遶花行長縑一匹紙八尺伴

我春風畫學生謂門人項均

千枝萬蕊手親栽靈谷山僧乞得來莫謂小庭無所有曾

中三百座樓臺

冬心先生續集

无當歸草堂

冬心先生既編其詩為冬心先生集後復編續集一卷

因次其生平游歷交游槍然於知己之感其序外行於

世詩卷畱枕篋中摩挲永日意有出入即為刊落融借

過情聘所及見癸未秋先生沒於揚州佛舍書篋琴瑟

几杖器服百年之聚浩然雲散此卷亦已泯焉精光靈

氣粹歸槁壤可為隕涕聘浮生飄泊舊學漸冷將恐日

月奄多遺澤無復可識於是經年求訪倚席之講授好

事長者之藏弄酒亭佛寺之壁蠟車覆瓿之餘於塵蘇

垢蝕絲素凋裂閒尋循點畫指定擬似至於煨食廢事

釐為一卷仍其原序以終先生之志先生既編續集十

數年而歿今又十年矣遺文故物與人俱盡徒使白頭弟

子掇拾於百一哲人之悲將何窮已先生詩清音促節  
況諸幽澗之水此則出峽以後繁草赴石有逸演自得  
之槩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門人羅聘謹題於  
津門客舍

冬心先生續集

三當歸草堂

三山吳玉田鐫

冬心先生隨筆

客遊漢陽僦屋而居其地人多強斥文詳雅馴無復張仲  
新李憺舉酒長謠之遺風矣予故閉置罔與人接人亦無  
得而窺惟有先予而來處者廣陵余四丈茁邨歙州鮑君  
景熙時相垂訪焉余丈為予廿年老友鮑君為予新知余  
丈雖屬朋輩其纂著淵博足堪為吾師鮑君盛年篤學其  
耽古廣識頗與予同兩賢往還無虛日真慰我澤畔之寂  
寥矣鮑君一日攜精楮乞予記所見典籍書畫作周氏雲  
烟過眼錄觀予隨筆書之如粵人啖諫果所得甘味不多  
也惜歲晏惘惘又將它適未竟其請俟異時合井再抒鄙  
說以報鮑君間之余丈其許我乎乾隆二年十一月十六

冬心先生隨筆

一 當歸草堂

日錢塘金農手識

經解一百三十八種成德校刻于崑山徐太司寇家十  
三年而後成諸儒之說頗精覈也吾友海甯馬寒中先生  
審典籍最多有經解所未雕版者六十五種惜其逝矣其  
書散失當俟執業之徒搜輯刻之

古史六十卷宋蘇轍纂著康熙戊子歲予讀書吳門先師  
義門家塾虞山毛斧季先輩攜觀此冊宋咸淳刻本也毛  
丈是時年七十餘矣目先如炬言笑弗衰真有道之士也  
新唐書糾繆二十卷宋吳縝所述亦一時辯舌瀾翻也  
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卷目錄六十卷明成祖勅命  
儒臣纂修湖廣王洪等編輯因卷帙浩繁未遑鏤刻止寫

原本至宏治閒藏之金匱嘉靖閒大內失火世宗亟命那  
救書幸未焚勅閣臣徐階復令儒臣照式摹鈔一部當時  
供贖寫者一百八名每人日鈔三葉自嘉靖四十一年起  
至隆慶元年始克告竣前年予膺薦入京師于一鉅公邸  
第偶見此書之九千六十三四兩冊楷法精好洵大觀也  
更通二十卷唐劉知幾撰說公友張顓三先生曾以白金  
百兩流易之藏于師子林乃南宋沈家刻手也康熙五十  
一年予訪先生先生留飲水周書屋出此書相賞丹黃論斷  
先生之術亦勤矣

前漢紀三十卷漢荀悅撰先師義門先生有宋刻本批注  
用五色筆

冬心先生隨筆

二 當歸草堂

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撰蕭山毛西河先生所藏元至正  
年閒刻本先生自為詳攷補錄不識丁者未之見也

唐鑑十四卷宋范祖禹纂澤州陳閣老所藏予雍正閒客  
游澤州畱于亭山邨三載其嗣君南垞學士出觀紙用精  
楮殆所謂石溪張三宅刻印也

長短經十卷唐趙蕤撰其言近乎陰符主王霸者不可不  
知也秀水朱竹垞先生入之從橫家深明裨闔之說不淺  
矣予藏此書十年友人潘貫齋典郡秦中轉而贈之

唐文粹一百卷姚鉉纂輯吳興姚玉裁秀才儲藏于蓮花  
莊莊為趙松雪故宅花開時玉裁招客共讀之字畫古雅  
宋時刻本



古賢小字錄一卷宋陳思撰思臨安人咸淳二年解元開書肆于睦親坊當時朝士咸與之遊張水部藏是書傳爲陳解元手寫刻之獻元老者

山谷刀筆十五卷宋黃庭堅手簡子遊濟南得之李中丞官廨密行細字北宋刻本也

會稽三賦宋王龜齡所作計書三十八葉一卷禦兒呂氏所藏亦宋時刻本呂氏破殘巢無完卵其書不知歸誰何插架矣

路史宋羅泌纂前紀九卷後紀十四卷餘論十卷國名紀八卷發揮六卷共計四十七卷其說頗詭奇與史家有別予曾于蔡九霞先生處見之先生矜詡爲宋時刻本

冬心先生隨筆

三當歸草堂

南部新書五冊宋錢希白著吾友長興令鮑西岡收藏西岡得之郡中鄭丈芷畦元吳中發刻本

蒼厓先生金石例十卷吾鄉吳尺鳧秀才瓶花齋鈔本也墓銘體制極爲詳核志幽墳者不可不研究

九域志十卷潤州王正仲集著其于郡縣分析頗極詳洽正仲史學最明元豐間儒者也是書爲宋錢刻向藏吳門陸氏轉入葉九來先生家有歸來草堂圖書記

救荒本草二卷周王撰輯其書與孟詵食療本草陳士良食性本草有別蓋二人所記不過飲饌調攝而已無補于斯民若救之緩也此則有圖有說圖以肖其形說以著其用首言產生之壤同異之名次言寒熱之性甘苦之味終

言淘浸烹煮蒸曬調和之法草木野菜凡四百一十四種見舊本草者一百三十八種新增者二百七十六種或遇歉歲按而求之隨地采食其功更有倍于徐之才陳藏器唐睿微之徒矣

古林餘錄三卷壽春魏南夫所輯乾道八年刻南夫名杞宋觀文殿學士其書載記皆大滌洞天事學士曾提舉洞霄宮故能詳說也予鈔于澤州陳相國家

刻中稽古小志一卷宋樂史輯錄山川人物采述至精其爲太常博士時所作也博士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修地輿者不可不覽耳是書亦宋雕本子曾觀于毘陵莊翰林宅

冬心先生隨筆

四當歸草堂

信目剩言四卷海甯施彥執所著其說頗有徵無忤乎信目二字也是書爲吾友孫中谷編修所藏云得之粵西一故家楮板精妙逼真宋刻彥執尙有北窗炙輿二卷亦說部中可愛者

古物辨名三卷鄱陽鍾有信所著有信自號南浦翁宋咸淳間進士觀是書者得其元始無復有空腹之譏矣刻手既佳而裝治更善書皆倒摺四周外向設遭蟲鼠之厄于中無損也叻友馬寒中先生祕藏先生歿後其子好撈捕已準百錢落博徒之手矣悲夫

墨史三卷陸友繁其書罕傳友字友仁吳郡人平生三佐書善鑒別當時朋從有古器者必正之友仁定甲乙居

皆穉竹十萬云愛其虛心有節以自況也又有硯史印史未版行是書為花山馬氏道古樓物近歸于廣陵馬嶠谷尚不至為蠶室糊筐筥也

黃庭內景經一卷晉楊羲義和所書汴宋之君題作會稽內史吾友王吏部虛舟定為上清真人真蹟頗有據也向藏吳門韓宗伯家近歸歸安令裴魯青明府明府愛之不香瓊玖是卷長二丈許絹色如菊之始華字體堅古不同俗書其骨竦其氣充其心亭亭其意冥冥恍觀鸞雀翔乎華池絳闕也予屢過訪明府必出以相賞雍正十三年

天子開宏博之科明府薦予姓名于節鉞大夫因赴京師旋還杭州小住淮上傳聞明府抱項疾卒于吳興官舍交

冬心先生隨筆

五 當歸草堂

好淪以能無痛心予服總麻設酒醴而遙哭之明府之郎君鏞幼擅八法為予書弟子定守先人之遺不受豪右之攫奪也明府名思芹江西新建人交字鏞率老友余並輔深厚真吾一字之師徵君改作鏞字覺文字矣十月二十日農記

徐履墨竹小幅為梁溪秦氏所藏用筆疏簡有得風作笑老態予曾觀于聽松庵中傳聞墨竹之始為五代郭崇韜夫人後遂摹寫開柯丹邱吳仲圭一派然唐張立已有成都大慈寺墨竹畫壁一堵未必始于閩幃也履宋淳熙間入殿試日寫竹一枝題云畫竹一竿送與試官其高致可以想見

甘風子人物一卷予觀于吳門蔣進士家其畫高妙畫中

人皆奇服鵝冠蘿帶大似列仙之臞頗可想見甘風子狂態也風子關右人平生溺于麴蘖作畫每從大醉後落墨醒後即毀裂去雖金帛不可得今人塗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便縣之市肆以易斗米畫那得佳邪卷尾有楊鐵厓張伯雨劉仲儒王魯存諸公題記

張長史草書一卷舊藏馮李曹秋嶽侍郎家今歸之廣陵項氏項氏以三百金購得者長史以狂縱見稱此獨不作劍拔弩張之筆太湖精不可測也雍正九年予同王虛舟先生過觀欲鈎刻片石惜無安仲威好手一運刀也

范寬獨山草堂圖一卷為張水部東萊所藏予乾隆元年十二月觀于其家筆墨簡古是平生得意作上有賈丞相

冬心先生隨筆

六 當歸草堂

曲脚封字嚴氏鈐山印記殊覺幽蘭為秋風所敗也東萊解組林居大有九朝三食之厄未嘗付質庫佐一頓餐賢者而後樂此信夫越夕予題七言古詩于卷尾

孫祖同山水一幅為濟源王高士仲密所藏予游澤州三過其居必設茗果出以共觀其山多神秀所謂得草木而華者祖同四明人與香溪先生為友香溪愛重之當隆冬憐其寒贈之以衣笑謝之曰一衣與萬鍾等受之無名不受也更善窠石小筆署款每稱雪竇樵人

都豐廉地獄變相一卷極得蕭公伯懲惡圖筆意足為畫鬼者開一生面不作刀林沸鏡之狀可愛也雍正三年予游京師見于阿學士雲舉先生家云得之真定相國之孫

綠素之尾有蕉林祕玩印記

胡瓌番騎卓歇圖一卷為吳門謝丈水部所藏水部攜游  
廣陵予獲觀之卷長八尺奚官習馬之態頗有鼻端出火  
舌飛霹靂豪舉也穹廬什器無不畢具令人如在古骨刺  
之地矣卷首有宋徽宗題字世所傳瘦金書者是也

米友仁楚山清曉圖一卷頗肖乃翁無怪乎元章有譽兒  
之癖也是卷為裘魯青先生儲藏先生以三百緡得之梁  
駙馬都尉趙岳好繪事精于鑒賞時人謂之趙家畫選場  
先生殆似之矣卷首有紹興內府圖記吳文定公跋

冷謙吳山圖小立幅為予所藏予得之金陵王謝子弟山  
戀樹葉皆有古色所謂石如飛白木如籊真化人之筆也  
惜名紙百破當覺好手若宋之趙孟林重裝之

冬心先生隨筆

七 當歸草堂

楊善楷書一卷極有姿趣如春雲舒卷于巖谷中非唐三  
館諸生寫經之體也同時有王供奉之勤人購其書者以  
十餅金吾取惡之惡其肥俗也善字好善元至正間孝廉  
當時無人知其能書之勤有書名而不佳善無書名而佳  
難與胡昭輩言也予屢觀于魯青先生官齋先生頗賞予  
斯言以予有類乎楊善也

趙子昂手簡一紙予雍正七年客堯都飲一豪貴家酒半  
其奴以此拭厄匝予見而奪之豪貴不惜也改歲舟過吳  
趨重為裝界尚無糟醜之汚迹耳其書絕似蘇靈芝其言  
是長者言今之世安得有此恤貧之人也附記卷示三友

八牟成甫之貧香嚴所謂雖也無者豐年猶噉飢況此蔬  
歉將何以果其腹而贖其老穉淵明乞食魯公乞米賴古  
多賢可為口實仁人義士有能損魯肅之困而實萊蕪之  
餓者乎

陳近仁竹堂注易圖一卷為臨汾張少府所藏不知其妙  
也圖中精舍三閒叢以幽篁有人據牀而坐案設丹黃二  
筆撫卷目視有道之士也近仁淳熙閒人平居深通周易  
義理與福清林黃中為經術友黃中著周易經傳曾糾朱  
子近仁亦助其說豈可便指為朱子之罪人也邪予藤篋  
中有治李貢硯一枚與少府換得之償于冬心齋

冬心先生隨筆

八 當歸草堂

如老樹著花姿媚橫出此冊隨筆記所見典籍書畫寫  
作並精人書俱老足資攷証而有開益尺璧易購此無  
價已藍叔博學精賞鑑嘗影刊先生詩集若將此卷增  
雕詩後吾知海內好古家且以後視為憾也庚申冬日  
長洲江滉記于東甌寓齋

蕭山丁藍叔文蔚嘗得冬心先生客漢陽時書蹟屬友  
某君別為摹本予皆見之此從摹本錄出頗有筆誤問  
真蹟云已寄里中矣因稍加校正取自序語題曰隨筆  
為當歸草堂付閩工吳玉柱弟玉田繕刊中多可與詩集  
相證明者尤緒四年冬十月里後學魏錫曾

# 冬心先生雜著

光緒戊寅冬鐫

冬心先生以詩畫名一世皆於古人規模意象之外別出  
 一奇勝情高致超超元箸殆所謂逸品者於畫尤自珍惜  
 每幅或題小詩或著數語風趣橫生總之無一凡近語此  
 卷皆題畫佛畫竹畫梅畫馬自畫象贊及研銘揚州舊有  
 刊本已久不存近有刻入巾箱小品中者袖珍小字苦於  
 繙閱今為重刻以廣其傳昔人嘗謂人之精神不在正襟  
 危坐中而時時流露於散髮斜簪之際好鍛蠟屐亦可以  
 見前賢風流先生往矣零縑斷素得之者珍于拱壁此雖  
 小品猶穆然想見其人於百年之閒矣同里後學陳鴻壽  
 引

冬心先生雜著引

一 富歸草堂

冬心先生雜著目錄

研銘 有序

畫竹題記 有序

畫梅題記

畫馬題記

畫佛題記 有序

自寫真題記

右冬心先生雜著六種初刻罕觀陳氏以巾箱小品

本苦于繙閱當即世行華韻軒本重刻以廣其傳今就兩刻參

校巾箱本無雜著標目首畫竹題記次畫梅畫馬畫

佛次自寫真次研銘陳本則總標雜著研銘列畫記

冬心先生雜著目錄

一當歸草堂

前畫佛自寫真題記列畫馬前又缺畫佛題記自序

及畫竹題記三十一條其他篇段字句亦多岐出按

畫佛題記自序云予初畫竹繼畫江路野梅又畫東

骨利國馬之大者轉而畫諸佛是先生畫馬實先于

畫佛陳本以意刪定雖云重刻蓋非舊觀今治標題

雜著之稱因存陳序并首研銘餘悉依巾箱本開改

顯然誤字一二俟求初刻正之尤緒戊寅九月里後

學魏錫曾識于漳浦古雷鄉

余為當歸草堂校刊此種旋得湖州凌子與霞邗上

來書云冬心畫記尚有吳門潘氏桐西書屋刻本時

剞劂垂成道遠不及借校附記于此錫曾

福州吳玉田識

文章之體不一而銘為最古釋名云銘名也記其詳使可

稱名也臧武仲之論銘也有令德紀功稱伐之義焉則銘

不專於誠做矣古者盤杆几席尊彝旂常楛矢嘉量設器

禮鼎景鍾辰鑑刻漏之屬莫不有銘研其一也自帝鴻氏

墨海有製浴及李唐以來研之產不一地形不一式藏不

示人行石墨相著而黑之語為銘者不一家豈不以文房

之用畢世相守尊如嚴師密如執友實如球璧琬炎護如

頭目腦髓者惟研為然墨次之筆與紙又次之使石卿之

策勳默而不著得不笑文籍先生為少恩哉予平昔無他

嗜好惟與研為侶貧不能致必至損衣縮食以迎來之自

謂合乎歲寒不渝之盟焉石材之良楛美惡亦頗具識辨

冬心先生雜著

一當歸草堂

若親德人而遠薄夫也稍收一二佳品得良匠剞劂精古

居北之身日習其事銘因此作亦陶貞白山中白雲聊自

怡耳舟屐所至朋遊好事者謂有奇響各出所儲相索予

因喜得盡窺諸家之秘而甲乙之幾如子將之月旦季野

之陽秋也下逮侍書明童掃黛房老圓隘構匣羣請品題

而予之斐章於是盈軸矣賅而存之其中寓規者十之三

彰美者十之七寓規者座右所陳之比也彰美者彝器所

勒之比也至其辭之為雅為鄭為莊為諧為正為度則予

不自知石不能言惟俟有道者定之耳且余夙有金石文

字之癖金文為佚籀之篆嘗欲效呂大防薛尚功翟耆年

諸公蒐討遺逸輯錄成書有所未暇石文自五鳳石刻下

至漢唐八分之流別心摹手追私謂得其神骨不減李潮  
一字百金也研正石類銘成輒以八分書之睹落翮於結  
鄰想竊附於曲水拘墟者得毋以予言爲夸乎

雍正十一年歲在癸丑嘉平望日錢塘金農自序

冬心先生雜著

二 當歸草堂

冬心齋研銘

錢塘 金農 壽門

魯隱君研銘

一畝宮齊民居昔滿榻勤著書莫羨西鄰有麥魚

石處士研銘

持平用方子定苗族頑陰不冰是謂溫谷

寫周易研銘

蠱履之節君子是敦一卷周易垂簾闔門手寫不倦心先

存吾慕著龜占可以釋百憂水洞洞雲幽幽此道最精顏

惡頭

張省度魚研銘

冬心先生雜著

三 當歸草堂

我聞儵魚可以忘憂獲獲其尾載泳載游江海豈少籍人

啓師沈毒鉤者亟須避之

蒲子春研銘

爍爍者尤處幽實顯豈看破天下而始貴其眼哉

水田研銘

田四周同我耕者水牯牛歲歉弗收吾將汝尤

巾箱研銘

頭上葛巾已漉酒箱中腹有研相守日日狂吟杯在手杯

乾作書瘦蛟走不識字人曾見否

敝屣研銘

東郭雪中老鬍江上棄之棄之吾何忍棄之

康石舟研銘

日初出雞子黃一夫不改其耕而天下康天下康田與桑

草書大研銘

檀皮作字若帚書仙人遊戲信有之磨墨一斗丈六紙狂

草須讓楊風子

缺角研銘

頭銳且秃不修邊幅腹中有墨君所獨

團研銘

研如此不惡面如此便俗侏儒侏儒多飽粟今之相者兮

果無作

汪近人七峯草堂研銘

冬心先生雜著

五當歸草堂

松吐煙磨有餘水一滴玉蟾蜍七峯青草堂上對寫之日

無恙

朴山先生注大戴禮記研銘

守其築疏其涇邕其說十四經

注老子研銘

河上公開其原腐臺罔傳元牝之門

雲研銘

雲一縷朝朝暮暮潤如許豈待玉女披衣而後作雨邪

香洲道士研銘

負此 雙好眼睛五侯七校皆所輕願隨飲水陰長生作

書高揭芙蓉城羣仙拍手紛相迎

余苕邨雪堂研銘

濡雪翁鶴髮新棄熟客愛冷人與石結交如宅之有鄰冬  
鉅吐孤花苦吟窮八垠已忘肩山矗矗兩手龜吾知先生  
甯守黍谷寒不受黍谷春

鶴研銘

鶴不飛極苦饑玉池水飲則肥堯年大寒何處歸有一人  
攜之遊二頃田為爾謀

鷗研銘

秋水關鷗矯翼三沐浴之中有片席

注書研銘

后聊助我箋蟲魚相隨海角天涯居白髮滿頭了殘書河

冬心先生雜著

五當歸草堂

東荷氏真不知

許菊齡瓢研銘

山翁在山飲山中泉髓既洗兮腹何枵然攜之入林閒果  
風吹之而有聲焉

吳愔園寫經研銘

有一善人寫經閉關諸花香中忍界之天挹澡瓶水而灌  
福田放白毫光在指節閒

春帆書屋研銘

產南粵路五千珠江上絲榕天春帆客載汝還文筆快下  
冰船

質管分个軒澱墨研銘

寫韻軒開此君相對默默者雲若五斛黛

諷圃鳩研銘

離墨山中花雨濛濛曉鳩梳羽嘯聲空上林好棲一枝禽  
有經島不書之

金星研銘

花離離孔翠飛山滲金夕照微微洮河欺石末配庚郎銅  
筆格

大全研銘

貌朴古類儒者乃淹中稷下席橫經資我寫勝斷瓢牛瓦  
田研銘

尺宅中有寸田寸田無荆棘得非伊耆氏之豐年耕之耕

冬心先生雜著

六當歸草堂

之掌流五色煙

大蕉葉研銘

芭蕉葉大禪機緘藏中生活水冬溫夏涼

小蕉葉研銘

嫩蕉葉抽春芽試作書開心花

唐仲長子允研銘

山有時聳澤有時瘖道之不亨六賊是侵結廬北渚此研  
在側餌藥長生水德尙黑

宋謝幼槃研銘

江西詩社多逸民廿五人中十九人謝家小弟才清真竹  
友之集七卷新席有斯研方瓊珉明窗虛幌無凝塵簞花

如燒開千春

楊吉人藥局研銘

丹砂田菖蒲井耕而不糶汲之有綆韓康宋清同其品  
莫正檀隱君宋研銘

天水之民古子遺不言不笑偏工書冷面落落交最疏一

接俗人三戒除

王橙齋古泉研銘

契乃赤仄當千直一用之不竭果是王郎有錢癖

冷紅先生填詞研銘

鸞爾眉纖爾腰秀麗微笑迴紅潮江郎攜來夢筆橋初二  
月底譜六必記曲孌子非其曹

冬心先生雜著

七當歸草堂

春泉居士小玲瓏研銘

玲瓏片石豈蟲所蝕其香生九竅之文心乎吾何測之

皇甫孟陽畫蘭研銘

澧有蘭產我田墨灌之生紫煙奪其芳香與色畫者誰楚

騷客

蔗田居士松皮研銘

松皮其形松脂其色豈無松子歲收一石齋心讀書柴扉  
反關如聞松風出齒牙間

勸書研銘

開卷不辨虎與魚莫對君而書君愛潔朝沐日有度毋盜  
貧泉來恐觸君怒



巢空閣主人宋研銘

非芝之紫得茶之白一世二世趙宋之石君工畫兼能詩  
莫寫灰堆山且題幼婦辭

代耕草堂研銘

疏溝洫勸蒿芻歲收何減南國珠此中不納五斗租卻勝  
買田迴踵湖

樊榭山民填詞研銘

紅絲研鏡匿藏墨一螺譜樂章并華清甘且香爭歌之桺  
七郎

閔廉風石卵研銘

團團如墮星雨餘天色真空青利我之用磨我墨不數翡  
翠能屑金文字妙書體精石柱記卵塔銘二者得兼惟阿

冬心先生雜著

八 當歸草堂

兄

廉泉先生研銘

牛漏蹠尙可耕人墮四體忝所生目矇耳聩夜失明墨池  
乾涸無精神不如捐棄同書檠

金陵沈隱君研銘

攝山在几此研相親白雲與游堯之外臣

馬嶰谷蕉葉研銘

夜含露朝吐雲詎遭修竹有彈文七聘堂牕洞開仙客馬  
明生作書無點埃落筆聲認雨來

楊都督研銘

上馬殺賊怒露斷下馬作書和氣親運筆如使槊其力足  
以舉百鈞平東將軍何管眼大同車輪

王東令舍人著作研銘

紫薇省文筆新得汝潤澤如麗春心無垢面無塵風格老  
何嫌醜舍人

房守齋主人洮河研銘

質比紺玉色如海苔君母浪用日磨龜煤

洪樓亭贈嫁研銘

玉堂仙人非羅官嫁女卻似戴叔鸞練帚竹筭笑不完  
中有研奚酸寒遠勝明珠贈一簾丈夫得之盍且看二危

之露生溥溥星光爛兮夜未闌著書當向毛公壇

冬心先生雜著

九 當歸草堂

丁敬身改書研銘

母食墨甯雌黃功最深補訛亡

亮研銘

若野鳧之飲于水花翼拍拍可憐紫

內子口研銘

母長舌母露齒閨中之研乃如此椒有頰菊有銘以筆代  
口含芳馨

沈童子研銘

屠家小兒秀無比一雙腫神剪秋水舞勺年頗能書右將  
軍笑不如

女郎小研銘

十二年紀待嫁不嫁石家女顏色可療飢桃花好面皮

西唐山人畫山研銘

作畫不燒枯樹枝鼠鬚蘸墨何所師妖花暴禽君弗為隔

江晴翠窗案間故宮紈扇湘竹班輕描細染南朝山

原高士括囊研銘

開君囊有何術一寫書習禽乙

張仲駿孝廉試闈研銘

七十老翁何所求三上春官名不收尙誇磨研細縵浮作

文辛苦書蠅頭曲江領宴願始休

三弱先生著作研銘

佐良史石之職善屬文分曲直若以積墨敗水而汙其面

冬心先生雜著

十齋歸草堂

何異喪君子之德也

呂湘中研銘

骨露而寒耳通有漏長身君子何礙其瘦邪

林塘主人風字研銘

拙我豪頌清風水得之而行千里瞬息中八方六合將毋

同玉郎王郎才敏捷不愧滕王閣上客

邊壽民月圓研銘

何取乎規有此圓相三五不虧作滿月狀

馬涉江鐸研銘

服勞者牛非其所繫先生得之掌周官樂而無戾

透風透月兩明軒重蓮研銘

液生華合丹只用青蓮花七寶池頭是爾家

盛嘯厓雙魚小研銘

鱖魚一雙墨沼春朝莫書恨字寄紅板橋

白雲趙飲谷填詞研銘

其曲寡和其人則餓誰日詞場無不可迂辛髯蘇計乃左

研兮鮮用空錦裏殿輪墮落類爾我弗如山南之茶磨

麓公研銘

結團菴龍樹前白足僧研有綠銅槃既淨拭洗之菩薩泉

現一絲絲若紺髮然

張法生請室上書研銘

縹汝囚返汝魂魚脫笱鶴離樊賴石氏辯沈冤雖不言而

冬心先生雜著

十齋歸草堂

代言

兩山先生指頭畫研銘

吳生精舍如佛巢白頭與研為石交以指濡墨萬象包鮮

松活樹多風騷何須一牀秋兔豪

警師郝用光研銘

西河子夏經術昌明雖曾於目不自於心

水墨雲山粥飯僧寫經研銘

白乳一泓忍草一莖細寫貝葉經水墨雲山粥飯僧

又

朝寫經夕寫經香林古雪銅龕鐙此時欲守西方聖人酒

戒吾不能

汪竹廬斧研銘

斧柯山君宅之武陽水君淬之月中樹君伐之

飲牛主人綠肪研銘

青琅玕出碧波香荷葉露試一磨仙書絲字校不訛千金為聘豈日多肯換翠袖之雙蛾

展研銘

莫笑老而無齒曾行萬里之路蹇兮蹇兮何傷乎遲暮

蔣康民端州研銘

仙骨堅玉之清子何來五羊城

作漢隸研銘

月霸圓孕象爾形其上異色開翠屏殺墨如剗犀何啻大

冬心先生雜著

三 當歸草堂

食之刀新出剛五官中郎將落筆役百靈吾欲繼之書滿都之石經

秋竹先生田研銘

一夫用力乃芸己田刈之穫之歲獲大年卻無猛虎之患

白晝打門橫索錢

拙存老人水巖研銘

紫緋之衣非貴秩石分三品此第一山中人兮甘世黜手校遺文無墜失

對鷗生填詞研銘

弄筆晨書玉津無限措之不乾相思淚眼

閩郎界烏絲闌研銘

界烏絲闌直母頗偏代主人耕方野之田

獲享主人不滿研銘

雖小缺而如句驪之天雖小蝕卻享大椿之年谷神抱虛真氣餘絲惟其不滿兮得方寸之獨全

孟姬畫小草研銘

香草多生春田無菜蔬有蘅荃綠窗織手磨松鉛吳綉作畫界翠鮮稚蜂小蝶母垂涎

郭姬譜曲研銘

研有匿筆有牀譜羅衰丁六娘

寂棄研銘

胡姬搗練之為用乎瘦人支牀之所遺乎取而改之何異

冬心先生雜著

三 當歸草堂

晚爨下半焦之桐平

汪師李獸碑研銘

寒山一片石以手摸之探幽蹟此中功德惟君有得

胡廬研銘

與浮江湖千金一壺

老匏居士影石研銘

霧縠餓夫守此無域之荒畦所謂朝炊不給其面多黧者也

腰帶研銘

蘿帶山人韋帶隱人噫吾不知世上有玉帶之貴人

黃松石黃雲研銘

君細若經非沈非冥一見生喜黃色天庭

沈凡民圓研銘

環摧壁破鏡蝕允何如片石凹中央青磨紫鳳不死方飢而食之同仙漿

新羅山人畫竹研銘

此研畫竹翠袖江頭年年秋雨作湘女愁

范原野琴研銘

太古質何蒼蒼家風一曲范履霜有聲無聲解聽為誰耳塞豆者烏能知之

冬心先生雜著

十四 當歸草堂

冬心先生年踰六十始學畫竹前賢竹派不知有人宅東西種植修篁約千萬計先生即以爲師去春先生病起目矇耳聵之狀輒自愛惜名山老疾時時動念今夏四月輕輪短輶別剡中諸勝過吳興攬蒼弁闕大雷下浸太湖狎洞庭捐林屋品第茶經慧泉泉上躡良常憩招隱復渡江訪焦先瓜牛廬又至廣陵客謝司空寺無日不爲此君寫照也畫竹之多不在彭城而在廣陵矣每畫畢必有題記一據根觸之感秋雨兀坐編次成集江君鶴亭見而嘆賞不置命僮人鈔錄付削刷氏江君早歲能文交道矜慎獨取乎章布寂寞之言其賢誰得而測之邪乾隆上章敦牂九月九日錢塘金農白序

冬心先生雜著

十五 當歸草堂

冬心先生畫竹題記

饑鳳非竹實不飽予畫竹竹之實歲無所收安得為羽儀者之食也竹之族六十有一而獨盛西南曰籕曰篔曰筴曰筵曰簞曰箬皆可貌其幽姿者也其他若篔筴之類則不堪寫入豪楮矣宋人有詠竹米詩竹米者竹實也即復也儋石之儲何人見之所以巢于阿閣者常饑也予之常饑又何怪乎

康熙丁亥予讀書于先師何義門先生家見沈貞吉隱君畫竹小幅翳翳之趣如坐幽谷其父為孟淵處士其子即石田翁也居相城里山與溪艇非勝流淨侶弗與遊二世不慕緋絨著簪章帶皆享耄耄大年吳中譚往哲者至今

冬心先生雜著

六 當歸草堂

稱之今予追想其筆漫然寫此然不强合其妙耳并題詩曰文洋州世不復有間助教近已無聞即今坡老亦疏闊斂袂何人知此君

宋洎熙開省元徐履善墨竹得風作笑之態時時出紙上雍正壬子王吏部虛舟先生攜觀梁溪聽松盒中傳聞履殿試日寫新篁于卷尾題云畫竹一竿送與試官其清狂殊可愛也十餘年來虛舟先生已歸道山此畫無存予養荷江上偶作小筆輒一動念履之畫竹世不恆見視後之夏景文壁姚綬之徒幾有威鳳山雞之喻矣

簞籕竹竿畫以自賞儻逢王方平吾欲斫取贈其作垂釣之具焉上虞江三石頭策策之魚不少釣既不得得亦不

賣此逸民中高蹈遺世之人也今有其人吾當友之

先民有三言同能不如獨詣又曰眾毀不如獨賞獨詣可求于己獨賞罕逢其人予於畫竹亦然不趨時流不干名譽叢篁一枝出之靈府清風滿林惟許白練雀飛來相對也

魯山長帽翁畫竹橫軸乾隆元年九月曾見于京師一豪貴家墨腴筆趨有崩雲挾石之勢自屬奇蹟予每落想慕寫往往來曾中頗有得也若魏國夫人疏篁瘦篠真閨幃閒穉物只合配女郎詩耳

予自丁卯歲從江上遷居南城隅種竹無算日夕對之寫其面目若五斛黛在豪楮開煙曉風嬉之態頗謂得之文

冬心先生雜著

七 當歸草堂

湖州柯丹邱未嘗知有其人也

五代喻廩內庫紙開軒畫竹雲舒舒莫將蒲葦輕相比此是楊風子草書

古人云怒氣畫竹子有何怒而畫此軍中十萬夫也曾次仗角筆底崢嶸試問舌飛霹靂鼻生火者可能亂畫一筆兩筆也

近得一大硯狀貌甚古人皆以為姑娘擣練之石也閉門獨坐畫長竹數竿題以寄遠措句用韻不拘規矩極詩之變吾黨惟陳榜山厲樊榭丁鈍丁杭基浦陳竹町頗能賞之五君子亦擅斯體之妙者也詩曰此硯一錢雖不直此硯千金卻不易中有海眼疑出泉坐對常想百年前百年

前頭誰識得此規定爲空階擣衣石終日摩挲我獨怆抱  
向孤松松下之高堂畫竹不畫今畫古湘江人愁湘雲苦  
舊時騷怨渺何許重磨輕煙掃長毫題詩大膽氣益豪豈  
屑啾啾暗暗聲嘈嘈天風忽爾吹蓬蒿抉背側望皆汝曹  
只合寄與茅山道士勞山樵

廊道元注水經山陰縣有苦竹里里中生竹竹多繁宍不  
可芟豈其幽翳殄瘁若斯民之餒也夫山陰比日湖潦吾  
友舒明府瞻爲是邑長宜憫其凶而施其灌溉焉予畫此  
幅冷冷清清付渡江人寄與之霜苞雪翠觸目興感爲何  
如也

時雨夜過春泥皆潤曉起碧翁忽開霽顏玉版師奮然露

冬心先生雜著

六 當歸草堂

頂自林中來白足一雙未礙其行脚也劉宋沈道虔屢後  
生大筍或竊之乃笑止之曰惜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  
買送此語頗藉藉也予偶畫竹并畫迸土鱗鱗欲出之狀  
儻逢朵頤物色人可能從紙上掘去燒之作午食也

前人畫竹鉤勒之妙不名一家有以朱碧渲色爲之者亦  
能品中高藝也予屑胸腹半挺漫然寫意所得在成都大  
慈寺灌頂院壁上唐張立用筆之法可以想見

冬心先生出遊四十年老且倦矣四十年之中渡揚子過  
淮陰歷齊魯燕趙而觀帝京自帝京趨嵩洛之晉之秦之  
粵之閩達彭蠡遶鄂渚汎衡湘灘江開車之輪舟之楫有  
時晏坐一室泊如也儻人從者或三四人或六七人各治

其事泓穎取資抑何多焉卽楊窳析薪抱甕汲水久而忘  
其服勞之苦也甬東朱龍善琢硯新安張喜子界烏絲闌  
會稽鄭小邑兒工鈔書吳趨莊閩郎操縵能理琴曲涇陽  
蔡春解歌元白新樂府近來先生癖好畫竹長幅矮卷日  
竟十數蘭陵陳彭學畫竹可亂先生眞鳴呼上世賢哲之  
士若甯戚將車陳仲子灌園公沙穆賃春司馬相如滌器  
莫復爲治家庸申屠蟠爲漆工關澤備書杜廣爲廩卒袁  
宏爲富翁運租祁嘉作都養給會吳遠行庖南霽雲爲長  
年操舟陸羽龍蓋寺牧牛程賀充睢州廳僕灑掃此身初  
非有意處于卑賤而不恤也人貴乎自立耳自立則其執  
役不爲屈不爲辱也下至王褒之髡奴炙酒張志和之漁

冬心先生雜著

九 當歸草堂

童捧釣杜甫之阿段伐木楊伯起之阿對種蔬雖後無所  
顯然亦見用于名流而不泯其傳也

老而無能詩亦懶作五七字句諛人而已可勿錄也然平  
生高岸之氣尙在嘗于畫竹滿幅時一寓己意林下清風  
惠脫不淺觀之者不從塵坌中求我則得之矣

唐宋以來寫竹枝者不尙丹青專用水墨大半出于高流  
勝侶之筆非畫史俗工所能也其于堅冰積雪時乃見此  
君歲寒之盟與梅兄松叟久而勿替也予愛竹不啻好色  
道復揮掃往往畫以自賞聞或作易米計然未嘗有好事  
者連船運租償送也

松有時而摧爲薪桂有時而蠹其腹物之生也其如戕賊

何竹族甚蕃不天闕不龍鍾亭亭特立若翠葆玉人日夕  
清風出懷袖開庚公之塵藉之而拂去也予與通好輒爲  
寫真此君面目惟青城野鶴可相並亞

凡花之發于句芒也自含葩以及落蒂倏而敷榮倏而擊  
斂便生盛衰比興之感焉暈朱調鉛壯夫不爲也予僻性  
愛竹愛其陵霜傲雪無朝華夕瘁之態每聞多竹勝地如  
渭川淇上者直造竹所不問主人往往人見之錯呼爲王  
郎暇日則寫其貌夥縣陳元資我不淺也

子畫竹不畫石石何難乎顏色未古雪作飛白者乃佳若  
攢苔用兩點皴不屑畫也

畫竹宜瘦瘦多壽自然飽風霜耳蒙莊十圍臃腫之木予  
冬心先生雜著  
三 當歸草堂

覺懶對圖繪恐客嘲賓戲以我爲肉倉相也

一枝新長楚江頭便有煙昏細雨愁若說無心心最苦斑  
斑湘女暮嗚秋此予二十年前題湘陰女子畫竹詩也予  
近善此製遂轉以自贈白頭潦倒空負青青琅玕之照眼  
賺也老醜不嫁意欲何爲難免被姝揜口笑之不止耳

予家書堂前後皆植竹每于雨洗煙開時輒爲此君寫照  
一枝一葉蓋不假何郎之粉蕭娘之黛作入時面目也

儂人陳彭冬心先生字曰幼錢復字之曰八百侍先生硯  
席歷百二十朔晦矣先生受一豎之櫻三載僕半散去若  
風箏之解也彭獨留藥鑰粥晨夜無怠四方朋交皆謂  
戴逵已應災星孰知尙在人世今年五月霍然而起嘗作

束哲近遊清若蒼弁彭相隨以往詣天聖寺觀寺壁畫竹  
一堵歸寫此幅彭乞請收藏噫其不好擣搗簸錢之戲又  
不愛珠犀金玉之貴而寶蘆中窮士之殘煤秃管亦異矣

虛心高節久而不改其操竹之美德也若戕伐之煎茶縛  
書之厄非愛護弗能免之耳予畫此數竿如見所生設百  
年後紙淪墨做煎茶縛書之厄可免也

賈人題惡詩  
曠道土梅沙彌寫竹一竿極似之不補桃花三兩枝何須  
居無竹倉無肉居無竹長俗也倉無肉長瘦也是日西廊  
分種修篁七竿適有客餉豚蹄者予得飽肉坐竹中居然

冬心先生雜著  
三 當歸草堂  
不俗不瘦之人矣因磨王仲卿墨畫此紙幅蕭蕭秋聲如  
灌兩耳砌下甘蕉叢棘母妒長身君子挺立不屈也

野蒲出水雛鴨啜萍初夏新篁已解粉籜窺人作微笑矣  
南朝官紙滑如女兒膚晨起寫此一竿世無文殊誰能見  
賞香溫茶熟時只好自看也

唐蕭協律善墨竹畫十五竿贈醉吟先生醉吟先生作長  
歌報之傾倒其絕藝逼真舉世無倫也予遠希前良寫此  
牋壯十三輩茫茫宇宙何處投入一字之褒難逢雅賞其  
他可以取譬而不爲矣

竹有應竹有孫藝竹者善于養畜也齊民要術所載東家  
種補西家收利又非人力之能施矣予江上舊廬多竹閱

數世不改青瑤華今轉徙居何氏妹習書屋瓦松梁苔薄  
見曠景而蒼篔一竿無有也養畜收利之說則託之墨卿  
畫此長卷將欲授高枕石頭之人也

嶼谷風秋柯亭人古信手寫來便是竹譜

天寶遺事云商山隱士高太素居清心亭亭下有秀竹枝  
棱玉立不羨侯家戟門也予仿小筆數竿以貽潛林逋客  
潛林爲太素雲仍之孫千載相望其矇光戢影敦蠱履之  
節同一軌也

予遊弁山尋小玲瓏石不得信宿僧寮僧心印乞畫瘦竹  
一枝長供佛前竹尊者頓開生面矣并題七字古詩曰好  
遊名山扶一藤林閒忽遇長眉僧合掌乞畫苦寒竹先生

冬心先生雜著

三當歸草堂

近日無他能竹中不復畫荆棘荆棘乃竹之盜賊老來懶  
似水牯牛隨意題詩在上頭

九龍山人嘗于月下隔船聞簫聲欣然寫竹一枝相報越  
日估客奉紅瓊瑜一端復請山人畫爲配山人索取前畫  
裂之其事頗爲美談予今年四月十五夜泊舟九龍山前  
縮想高風漫興畫此長幅何地無月何時無簫聲即估客  
比比皆是紅瓊瑜豈少邪然求之今之世萬無其人耳言  
之可發一笑

興化鄭進士板橋風流雅謔極有書名狂草古籀一字一  
筆兼衆妙之長十年前予與先後遊廣陵相親相洽若鷗  
鷺之在汀渚也又善畫竹兩梢風籜不學而能廣陵故多

明童巧而黠俟板橋所欲每逢酒天花地開各持研棧純  
扇求其笑寫一竿板橋不敢不應其索也若少不稱陳鬻  
子田願郎意則更畫醉墨漬污上襟袖不惜也今試吏于  
齊東濰縣矣便娟之徑可添伎席否翠蛾紅鬢之圍詎少  
滌硯按紙之人邪吾素性愛竹近頗畫此亦不學而能恨  
板橋不見我也

予畫此幅墨竹無蕭灑之姿有顛顛之狀大似玉川子在  
揚州羈旅所見蕭郎空宅中數竿也予亦客居斯土如玉  
川子之無依宐乎此君蒼蒼涼涼喪其天真而無好面目  
也噫人之相遭故然相同物因以隨之可怪也哉

五月十三爲竹醉日杜秀才從太原來遺桑落酒一尊予

冬心先生雜著

三當歸草堂

獨嘗竹下餘瀝澆之三杯通大道矣卽以酒和墨漫寫直  
幅竹何能飲亦何能醉邪淋漓散斜便若覩此君沈湎拍  
浮之態也

曩在汪伯子巖東草堂見張萱畫飛白竹紙長一丈許乾  
墨渴筆枝葉皆古儼如快雪初晴微風不動想作者非娟  
媚之姿悅人也予縛黃羊尾毛畫此巨幅縱意所到不習  
其能然幽眇閒小有合耳寄與新安方密菴密菴善別畫  
千里之外定職然以張萱目我也賢者樂此不賢者又何  
樂哉

竹裏清風竹外塵風吹不斷少塵生此閒乾淨無多地只  
許高僧領鶴行



舟屐往來蕪城幾三十年畫梅之妙得二友焉汪士慎巢  
林高翔西唐人品皆是楊補之丁野堂之流巢林畫繁枝  
千花萬葉管領冷香儼然霸橋風雪中西唐畫疏枝半開  
驪采用玉樓人口脂抹一點紅良練精楮各臻其微予比  
歲沈河頓起輒事畫竹然無所師從每當幽篁解籜時乞  
靈于此君李超兒墨日供揮灑嘗爲二友稱賞賞予目無  
古人不求形似出乎町畦之外也

飲鄭氏園大醉如泥爛銀月色今夕尤佳畫此竹枝自代  
解醒并題小詩其上詩云花氣已闌人罷酒棋聲方散月  
當階新篁一枝纔落墨便有清風生百骸予之竹與詩皆  
不求同于人也同乎人則有瓦礫在後之譏矣

冬心先生雜著

當歸草堂

昔賢畫竹有畫于成都笮橋觀音院中又畫于中峯乾明  
寺僧堂壁間儼然如生墨色淋漓寒暑四出合觀者雖執  
熱亟思挾纊也今人目不接古干雲直上之狀何能得其  
萬一邪乾隆庚午六月朔日遊石塔寺訪吳興寄舟開士  
遂在禪室寫此長幅以充供養眼塵心垢都爲蠲去予之  
所得蓋有宿因默契于先哲也

風約約雨修修翠袖半溼吹不休竹枝竹枝湘女愁  
宣城沈叟禱厓年八十似四十歲人雍正閒會合于廣陵  
之紅橋叟善畫松龍之鱗鱗石之衙衙唐張璪畫法也廣  
陵倚頓富家出白金一流叟始放筆爲直幹然不問其誰  
何以宣德丈六名紙請乞也乾隆壬戌鮑辛甫先生領鑒

運判官招叟遊杭烏巾白褐叟欣然來西湖諸精藍粉壁  
輒作大幅未嘗索取三百青銅錢予交叟居小友之次星  
紀凡歷二周每見叟破墨皴動欲師其雙管齊下生枝枯  
枿之妙不可得也予今年學畫竹竹之品與松同總要在  
象外體物之初耳叟已騎箕天上予則吹簫市中相感更  
多歎息也

磨墨五升畫此狂竹查查牙牙不肯屈伏天上天下吾願  
斷取一竿贈之不釣陽鱈而釣諸侯也世人中有眼大如  
車輪者定知此意

冬心先生雜著

當歸草堂

竹暑風卻變作清風北郊去市已遠若蒼羊牧豕鬻薪種  
菜定有游明根孫期葛洪范宣一流人吾將訪之儻不得  
見當再往也

予今年又至廣陵有于思復來之謂所居北郭僧廬僧廬  
多竹惜在頑石汗瀟中未見其娟秀之媚幽獨也近日風  
雨無事輒作數竿聊爲此君灑洗塵服耳

竹之生也緣坡穿徑絕無行次葳蕤檀欒若君子之在野  
焉當其抽萌換筍元功造化誰維司之予畫竹一月之中  
磨煤狐柱破費凡幾許此幅寄贈丁隱君敬身龍泓不遠  
屢看于風篁嶺下車馬塵是何物也  
予入夏來不巾不靴道暑無方雪車冰柱安可得哉畫竹

一幅以當休憩純用焦墨長竿大葉葉皆亂有客過而  
詫曰此羸秦戰場中折刀頭也得毋鬼國鐵爲硬筆邪吾  
爲先生聚鬼國鐵于九州鑄萬古愁何如

宋程郎中堂善墨竹爲湖州老文入室弟子嘗登峩嶺山  
見菩薩竹節外之枝茸密如裘輒寫其形于乾明寺寺壁  
子用吾鄉元時林松泉代郡鹿膠墨摹之恍若晚風攬花  
作百顛狂卻未有落地雷泥之苦也

吳門薄君自昆相見廣陵贈予東魏興和靛硯一枚色澤  
若幽幽之雲吐巖壑中琢手精奇四周二道墨池深窪眞  
希世物貯硯之器是宋髹漆紋理如牛毛如蛇腹亦可寶  
也因試其良畫西蜀叢竹長幅報之題云貽我古硯報君

冬心先生雜著

三當歸草堂

新篁此中有渭川之千畝何用洛陽二頃之耕疆

丹陽許濱江門善畫窠石水仙薄冰殘雪時見嫣然趙子  
固九十三莖畫法江門深得之汀洲華岳秋岳僑居吾鄉  
相對皆白首矣嘗畫蘭草紙卷卷有長五丈者一炊飯頃  
便了能事清而不媚恍聞幽香散空谷中二老每遇古林  
茶話各出所製誇示予恨不能踵其後塵也今年六月予  
忽爾畫竹竹亦不惡頗爲二老歎賞于羣公閒云宋李息  
齋無此題記數行也近日習家池頭風荷露蓋世上人可  
不必畫必欲澱墨塗染只好懸諸蕙肆供拾芥通者作息  
肩之觀也

比日不出非不出也避城狐社鼠之相關也既不出矣招

剡溪之人來畫老竹數竿在大石罅石作飛白者一作黧  
黑者一下有敗棘有惡草不意幽林絲谷中伏處此輩也  
畫畢擲筆太息自解不得吾當搔首問青天耳

楚州陸三竹民新拜頭銜曰江湖釣魚師子以紙上一竿  
贈之直釣乃不可效籛人沈毒鉤也此是老夫癡想觀  
者莫以爲有此事耳并題小詩申廣其意新婦磯頭懶寄  
書竹竿笑贈莫踟躕釣魚須釣一尺半三十六鱗如抹朱  
吾杭南山之南樵路澗道中皆有叢竹之勝人行其下翠  
霏衣襟今遠客廣陵每一思之則寫其形并題小詩託楮  
先生通殷勤焉雨後修篁分外青蕭蕭如在過溪亭世間  
都是無情物只有秋聲最好聽

冬心先生雜著

三當歸草堂

金錯刀李家重睡兒畫竹法也予戲筆爲之物外服古之  
士定知予有自來也

天秋雨師暴行其政渺渺江湖恍在戶庭半月來朝曦夕  
陽偶見竹影不三日而淋漓之聲又滿耳矣子桑之病杜  
門癩出惟有此君知我也寫畢乃作詩二首以寄意焉詩  
曰一番陰雨一番晴晴卻無多雨又傾如此秋光太欺客  
攜燈畫竹到天明一派叢生苦竹洲枝枝葉葉正涼秋得  
風恍若作微笑笑我無家人白頭

古人身處貧賤執業甚卑若太公望賣漿孟津老萊子緝  
毛楚國嚴遵卜筮成都肆韓康賣藥長安道上樊宏藝漆  
壽張嚴清運炭越城步隲種瓜江東劉實賣牛衣高唐農

家傳昭賣歷日靈州州境朱百年伐藁若于會稽山中朱  
桃椎置苴屬于益州路口以上河上公緯蕭宛孔氏治鐵  
雍伯販脂濁氏胃脯段干木僮馬灌嬰市繒趙岐炊餅徐  
孺子磨鏡王猛編舂沈麟士織簾篋叟醬翁之流或異時  
通顯名著旂常或畢世幽潛跡尤遼邇者也冬心先生客  
廣陵五閱月衣上塵滿把矣臣朝九朝三會之厄未免也  
日畫墨竹欲鬻以自給終不得有損魯公之困而實萊蕪  
之飯爲可歎已

此幅墨竹爲巢林先生作題詩曰去年新竹種西牆今歲  
牆陰筍漸長一日生枝三日葉秋來便已蔽斜陽其意未  
盡又題詩曰明歲滿林筍更稠百千萬竿青不休好似老  
夫多崛強雪深一丈肯低頭予與巢林俱是鶴髮翁矣當  
前行樂莫負景尤若豫章之木七年而成陰不暇畫之以  
奉先生也

秋聲中惟竹聲爲妙雨聲落葉聲愁松聲寒野鳥聲喧  
溪流之聲泄予今年客廣陵繞舍皆竹蕭蕭騷騷歷歷屑  
屑非苦愁寒喧之聲而若空山絕粒人幽吟之不輟也晨  
起清盥畢畫此滿幅悅聞竹聲出紙上世有太拙薛先生  
自能知之耳塞豆者烏得辨聽其妙者耶

金陵余綸仿宋本錄寫  
江氏鶴亭古梅齋藏板

冬心先生畫梅題記

白玉蟾善畫梅梅枝成削幾類荆棘著花甚繁寒葩凍萼  
不知有世上人玉蟾本姓葛名長庚棄家遊海上號海瓊  
子又號蟾菴武夷散人神霄散吏紫清真人殆乎仙者也  
昔年曾見其小幅題詩亦清絕今想像爲之頗多合處予  
初號曰冬心先生又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邪居士龍  
梭僊客百一硯田富翁心出家菴粥飯僧可謂遙遙相契  
於千載矣惜予客遊無定日在塵埃中羽衣一領何時得  
遂冲舉也

冬心先生雜著

世傳楊補之畫梅得繁花如簇之妙微宗題曰邨梅丁野  
堂畫梅理宗愛之野堂遂有江路野梅之對二老皆蒙兩  
朝睿賞而品目之千古藝林修爲美談今予亦作橫枝疏  
影之態何由入九重而供御覽也畫畢戲言可發觀  
者一笑

吾鄉龔御史田居先生家有辛貢粉梅長卷丁處士鈍丁  
家有王冕紅梅小立幅皆元時高流妙筆予用二老之法  
畫於一幅中白自朱朱但覺春光滿眉睫聞老子於此興  
不淺也

徑山林道人乞予畫梅寫此寄之并自度新詞書其上三  
五溪翁謂陳仲父鐺巨生諸隱君也

山僧送米乞我墨池游戲極瘦梅花畫裏酸香香撲鼻松  
下寄寄到冷清清地定笑約溪翁三五看罷汲泉烹茶罷

乾隆丙子初春我眉山中精能院漏尊者遺單丁阿鈍持  
書相訊予作此詩奮之改月仿九里山人畫法畫此長幅  
又書此詩以寄勝侶茶熟香溫時可多物外之賞也

蜀僧書來日之昨先問梅花後問鶴野梅瘦鶴各平安只  
有老夫病腰脚腰脚不利常閉門閉門便是羅浮邨月夜  
畫梅鶴在側鶴舞一回清人魂畫梅乞米尋常事那得高  
流送米至我竟長飢鶴缺糧攜鶴且抱梅花睡冒寒畫得  
一枝梅卻好鄰僧送米來寄與山中應笑我我如飢鶴立  
蒼苔

硯水生冰墨半乾畫梅須畫晚來寒樹無醜態香露袖不  
愛花人莫與看

冬心先生雜著

三 當歸草堂

吾郡孤山下荒亭之中有梅十數橫斜多態相傳逋僊手  
植每花時必吟賞其側今客揚州若號寒之蟲墜戶不出  
追想風格呵凍寫此尙不失其古貌也恨無薛家筆法添  
畫纔縱六鶴于左右耳

畫梅須有風格風格宜瘦不在肥耳楊補之爲華光和尚  
入室弟子其瘦處如鷺立寒汀不欲爲人作近玩也客宿  
仿擬以寄勝流

宋蕭大虛冲元觀道士善畫墨梅著花疏秀別出一格康  
熙丁酉舊里楊工求進士攜蕭之小立軸觀于陳楞山玉  
几山房恍若行行籬落開各題詩一篇後工求領二千石  
典郡秦中此畫不復再見矣今二君皆下世追想昔日遊

處展玩寫此長幅二君無由共賞也不禁憮然

石門僧畫梅吾友丁敬身藏一軸密萼繁枝孤詣獨絕踵  
後塵者越城王郎予雪中仿其意向不至於望塵不及耳  
晨起用杜道士小龍精墨爲梅兄寫照

東鄰滿坐管絃鬧西舍終朝車馬喧只有老夫貪午睡梅  
花開後不開門

野梅如棘滿江津別有風光不受春畫畢自看還自惜問  
花到底贈何人

畫梅之妙在廣陵得二友焉汪巢林畫繁枝高西唐畫疏  
枝皆是世上不食煙火人予畫此幅居然不疏不繁之閒  
觀者擬我丁笠堂一流儼如在江路酸香之中也

冬心先生雜著

三 當歸草堂

雀查查忽地吹香到我家一枝照眼是雪是梅花  
乾隆元年應舉至都門與徐亮直翰林過張司寇宅司寇  
出觀趙王孫墨梅小立幅冷香清豔展視掠人大似予繼  
塵浣素衣也今二老仙去予亦衰頽追寫寒葩不覺黯然  
自失恨不令二老見我橫枝滿幅含毫作簡齋詩句一題  
其上也

宋釋氏澤禪師善畫梅嘗云用心四十年纔能作花圈少  
圓耳元趙子固亦云濃墨點椒大是難事可見古人不苟  
敗煤秃管豈肯輕易落于紙上邪予畫梅率意爲之幸當  
一團一點處深領此語之妙以示吾門諸弟子也

吾家有恥春亭因自稱爲恥春翁亭左右前後種老梅三

十本每當天寒作雪凍萼一枝不待東風吹動而吐花也  
今僑居邗上結想江頭漫寫橫斜小幅未知亭中窺人明  
月比舊如何須於清夢去時問之

驛路梅花影倒垂離情別緒繫相思故人近日全疏我折  
一枝兒寄與誰

橫斜梅影古牆西八九分花開已齊偏是東風多狡獪亂  
吹亂落亂露泥

客窗偶見緋梅半樹用玉樓人口脂畫之彼姝曉妝母惱  
老奴竊其香匳而損其一點紅也不覺失笑

水邊林下一兩三株瘦影看來有若無白白朱朱數不盡  
是花豔

冬心先生雜著

三 當歸草堂

玉女窗中有人同夢夢在水邊林下此予五年前爲華亭  
沈君沃田畫梅花帳子句也時沈君方納姬金屋有詩紀  
事朋儕多豔稱之今予用臙脂螺黛寫此小幅復書前詞  
家有明珠十斛之人者贈之何如

以詩爲贅游吾門者有二士焉羅生聘項生均皆習體物  
之詩聘得予風華七字之長均得予幽微五字之工二生  
盛年耽吟勿輟無日不追隨杖履執業相親也二生見予  
畫又復學之聘放膽作大榦極橫斜之妙均小心作瘦枝  
盡蕭閒之能可謂冰雪聰明異乎流俗之趨向也今均袖  
紙一番請予畫暗香疏影圖因就其所欲而畫之天空如  
洗鷺立寒汀可比擬也

取春翁畫堊梅無數花枝顛倒開舍南舍北處處石黏苔  
最難寫天寒欲雪水際小樓臺但見凍禽上下嗷香弄影  
不見有人來

華光長老寫橫枝說與西江癩阿師今日風前呵手畫幾  
回錯認雪飛時

老梅愈老愈精神水店山樓若有人清到十分寒滿把始  
知明月是前身

一枝兩枝橫復斜林下水邊香正奢我亦騎驢孟夫子不  
辭風雪爲梅花

楊補之甥湯叔雅宋開禧閒與弟叔用皆工墨梅各出新  
意謂之倒暈花枝時有茅進士汝元亦擅名當世叔雅畫

冬心先生雜著

三 當歸草堂

梅曾見之於吾鄉梁少師薊林家不愧逃禪叟而叔用及  
汝元之疏枝瘦萼未嘗觀也今予追想叔雅之筆寫此一  
幅冷冷落落大似深山絕粒人觀者當惜其緇塵滿素衣  
也

古牋一番畫江路野梅題詩其上裝成小立軸奉寄巢林  
先生尋梅勿憚行老年天與健半樹出江樓一林見山店  
戲拈凍筆頭未盡意先有枝繁花瓣繁空香欲露手愛仿  
子野堂萬玉紛滿紙謝卻金帛求笑寄替居士居士嘗斷  
吹噤瘁寒耿耿挂壁三摩挲賞我橫斜影

冬心先生畫馬題記

乾隆十五年，在吳門謝林邨宅見隋朝胡瓌番馬圖骨格雄偉與鴛鴦有異，後邵陽褚峻自九峻山來攜示石刻，昭陵六馬慘澹中有古氣，非趙王孫三世之用筆也。客窗漫寫之，風髮霧鬣寫其不受羈縻，縱控御者何從而顧之哉！目前無杜二郎咄咄神駿，不敢矣。求今之詩人品題也。

唐賢畫馬世不多見，元趙魏公名蹟尚在人間，諸儲藏家皆是粉黛長卷，馬之羣五五十，自八至百，或柳陰晚浴，或花底滾塵芳草斜陽中，交嘶相嚙之狀也。騏驎騅騊未有貌及獨行萬里者，予畫非專師愛其神駿，偶然圖之，昂首空闊，伯樂罕逢，笑題一詩以寫老懷。詩曰：撲面風沙行

冬心先生雜著

當歸草堂

路難昔年曾躡五雲端，紅韉今敝雕鞍損不與人騎更好看。

凍雨初晴僧階之苔絕，鮮客履因坐庭陰畫此匹馬不嘶不動尾，搖風乃於尺幅見之馬乎馬乎舉體無千金之裝皮相者何能估價也，擲筆一笑。

馬知人意亦回頭，唐韋諷句也。予笑而測之，狹邪者得非張公子杜舍人一流邪？晴窗無事畫此春驄，行行芳草且少留之，衣香鬢影或從生綃中出也。并賦小詩：花閒酒暖水邊樓，嘶處隨郎郊外游。一自玉人春信杳，夕陽西下不回頭。

寫此老驥尚有壯心，譬之於人不無日暮途窮之歎世間

罷羸者親之，蹒跚然同一傷感乎？又題一詩聊以解嘲：古戰場中數箭痕，悲涼老馬憶桑乾。而今衰草斜陽裏，人作牛羊一例看。

予慕唐人畫馬皆畫西域大宛國，種用筆雄俊，別開生面。而困夫冰雪在鬚，寒磔之態亦復骯髒，朔颼怒號，展軸看之，恍然置身古骨刺之地也。畫畢復題數行以告世之愛馬者。

騏驎掣影耳生風，曉日曛曛正照東。誰把傾城與傾國，翠蛾紅袖換花驄。

龍池三浴歲駸駸，長抱馳驅報主心。牽向朱門問高價，何人一顧值千金。

冬心先生雜著

當歸草堂

去之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屬相目衛忌相，彭許鄙相，朋投袂相，胷脊管青相，臍胸陳悲相，股腳蹙牙相，前贊君相，後各有所能，未若伯樂具相之全者也。設有良驥，不但伯樂難逢，要求各有所能者，亦未易得也。予用曹韓畫法畫此一匹，所謂若滅若沒之形，今之世何太妙解而識之哉！畫畢為之慨然。

馬尾搖風春日暄，花前花後杏花繁。愛他蹀躞京城裏，騎過吾家兩狀元。昔貴游詩云：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誦之殊多豔羨也。狀元何足重三年，便出一箇讀書人。箇箇皆能為之，其所以異者，要在平生事業不朽耳。吾家萬第掇巍科，後著作之編盈尺矣，無愧榜頭名也。今

於畫馬乃戲及之非為馬幸也。程穆秀才母嗤老夫誇張門庭。

禿筆掃驂騮，韋侯畫馬之妙也。其紅羈覆背圖一軸，乾隆元年見之京師。王侍郎宅曾題詩，左方侍郎逝後，此畫為廝養卒竊去，歸之內城賣漿家矣。今拈豪追想其意，所謂頭三點尾一抹者，乃於素練中摹得之。每逢上巳，湔帚之日，不無有斜陽芳草香輪漸遠之感也。

昔聞有良驥，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污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輶不能進，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絳衣幕之。驥于是俯而噴仰而鳴，以為伯樂知己也。今予畫馬蒼蒼涼涼，有顧影酸嘶自憐之態，其悲跋涉之勞乎？世無伯樂。

冬心先生雜著

三 當歸草堂

卽遇其人亦云暮矣，吾不欲求知於風塵漠野之閒也。

世傳韓幹畫馬，一日有人詣門，自稱冥使，請馬為坐騎，公乃畫馬一匹，焚之後于寢室，見前冥使來謝云：關山迢遞，賴公無跋涉之苦矣。其感召遂若是乎？今予寫此，頗亦通靈，安得有求之者入夢而相告也。

予年來畫馬，皆丈餘，雄偉獨大，赤喙黑身耳，如批竹尾，若擁篲，所謂驪裏者是也。驪裏者神馬也，其種出東骨利國，一日行千里，日食須海上龍芻，非沙洲飼以茨其瓜州飼以藿草，西蜀飼以稗草，安北飼以沙蓬，根鍼可比唯周官所載古天子十二閑中有之。當時曹韓圖寫者，殆近是歟。

畫佛題記序

予初畫竹以竹為師，繼又畫江路野梅，不知世有丁野堂。又畫東骨利國馬之大者，轉而畫諸佛，時時見於夢寐中。三年之久，遂成畫佛題記一卷，計二十七篇，語多放誕，不可以考工氏繩尺擬之也。廣陵執業門人羅聘為予編次之，懼予八十衰翁恐後失傳，乃請吾友杭葦浦太史序予文，并刊藏朱草詩林，其用心亦良苦矣。乾隆二十七年歲在壬午七月七日，前薦舉博學鴻詞杭郡金農漫述。

冬心先生雜著

三 當歸草堂

冬心先生畫佛題記

漢明帝時佛從西域雞足山來入中國其教日興後之奉者皆四天下智慧之士下至凶暴之徒未嘗不畏其果報而五體投地也若晉衛協畫七佛圖顧愷之瓦官寺畫維摩詰像前宋陸探微甘露寺畫寶檀菩薩像謝靈運天王堂畫熾光菩薩像梁張僧繇天皇寺畫盧舍那像隋展子虔畫佇立觀音像鄭法士永泰寺畫阿育王像史道碩畫五天羅漢像尉遲跋質那婆羅門畫寶林菩薩像其子乙僧允澤寺畫樂音菩薩像唐閻立本畫思維菩薩像吳道子畫毘盧遮那佛像盧楞伽畫降靈文殊菩薩像楊庭光畫長壽佛像翟琰畫釋迦佛像李果奴畫無量壽佛像王

冬心先生雜著

三 當歸草堂

維畫孔雀明王像韓幹畫須菩提像周昉畫如意輪菩薩像辛澄畫寶生佛像左全畫師子國王菩薩變像范瓊畫正坐佛圖張南本聖壽寺畫賓頭盧變相張騰文殊閣下畫報身如來像後梁朱絲畫香花佛像跋異福光寺畫自在觀音像後晉王仁壽畫彌勒下生像南唐王齊翰畫辟支佛像前蜀杜子瓌畫侍香菩薩像杜嗣龜畫歡喜國佛像釋貫休畫應夢羅漢像吳越釋蘊能畫妙聲如來像富政畫白衣觀音像宋石恪畫藥師佛像周文矩畫金光明菩薩像武洞清畫智積菩薩像侯翼畫寶印菩薩像句龍爽畫普陀水月觀音像李公麟畫長帶觀音像關仝畫龍窠佛像董源畫定光佛像黃居寀畫著色觀音像梁楷畫

化城行化佛像趙廣畫妙光林中披髮觀音像趙伯駒畫拘那含牟尼佛像釋智什畫白描阿彌陀佛像釋梵隆畫十散聖像歷代畫之今則去古甚遠不可得見惟於著錄中想慕而已余年踰七十世間一切妄念種種不生此身雖屬穢濁然日治清齋每當平日十指新沐熏以妙香執筆敬寫極盡莊嚴尚不叛乎昔賢遺法也世多善男子願一貺之永充供養云

冬心先生雜著

三 當歸草堂

十五年前曾為援鵲居士寫金剛經一卷居士刻之棗木精裝千本喜施天下名勝禪林與伐那婆斯尊宿貝葉之書爭光也即外域遐方若朝鮮若日本若暹羅若琉球若安南諸國以及小瓊島大西洋皆附海船遠行散布之地無不知中華有心出家菴粥飯僧之柔翰矣今年又畫佛畫菩薩畫羅漢將俟世之信心敬奉者鈔摹上石一如寫經之流傳云

龍眠居士中歲畫馬墮入惡趣幾乎此身變為滾塵矣後遂毀去轉而畫佛懺悔前因年來予亦畫馬四蹶隻影見於夢寐閒殊多惘惘從此不復寫衰草斜陽酸嘶之狀也近奉空王自稱心出家菴粥飯僧工寫諸佛墨池龍樹常現智慧雲是日朝曦照戶冬氣益清但覺煩帽一瞬頓釋因作香林大自在菩薩端正相以寄長齋之人上池水須汲供之

上世慧業文人奉佛者若何點周顛之流然未能斷葷血



而節慾當時故有周妻何肉之諺也予自先室捐逝潔身獨處舊畜一癩妾又復遣去今客遊廣陵寄食僧廚積歲清齋日日以菜羹作供其中滋味亦覺不薄寫經之暇畫佛爲事七十衰翁非求福祿但願享此太平飽看江南諸寺門前山色耳

佛之化城城中有無憂林林中有十二種樹龍窠其一也若思維若音樂若如意若菩提若貝多羅若伊那提若寶相人閒亦未易觀耳予畫菩薩妙相奇柯異葉以狀莊嚴恍如佛光上下隱現在方寸也古云世無文殊誰能相賞予聞斯語爲之興歎

冬心先生雜著

四十 當歸草堂

五代釋貫休天福閒蜀主賜紫衣號禪月大師其畫羅漢皆從夢中所見予年十三四時逢上元節隨先處士過長明寺觀其真形十六軸隆鼻朵頤龐眉大目各盡意態雖古縑如漆而精爽突出尺許實通神之筆也後爲彭城李公奪之送入西湖聖因寺供養秀州汪屋乾隆八年重裝予書籤題名世上一切下劣人不得瞻觀也今予亦畫羅漢諸佛若有宿困因憶往歲舊事漫記于此云  
古佛頌頌曰七池無狂花雙樹無暴禽中有道場精進林雪山白牛日食草其糞合香爲佛寶以此塗地香不了長者居士與導師各具智慧千人俱多樂少苦功德施童男掃塔復洗塔塔內舍利一百八清淨耳聞諸天樂音傳佛在師子城說法無量度眾生能令荆棘柔軟沙磧成光明

芭蕉佛家稱之爲樹以喻己身要常保堅固也予於綠天林中畫古佛一軀坐藉忍草耳寂音聞師子城賓頭盧變相髣髴似之合十敬禮者當具香花作供五濁不污自生善心

予年踰七十乃我佛如來最小之弟也唐賈島詩云得句先呈佛其奉西方聖人可知矣予近畫佛及四大菩薩十然羅漢諸像亦必施入金繩界地中以充供養爲善之樂與眾共之

有客贈我古紙一番因而畫之客曰先生畫突過虎頭矣爾渾噩之氣滿紙也若縣之香林中豈止得錢百萬邪相對笑

冬心先生雜著

四十一 當歸草堂

王右丞室中惟繩牀經案而已掃地焚香日飯名僧數輩暇則寫佛其眸支佛圖會見於揚州北柳巷淩洛水軒後閣歸馬氏嶺谷今不知果在玲瓏山館邪近予畫沙門妙相兼畫貝多一株無垢之葉非復世閒所有功德雲縷縷然護之合十指爪拜而奉者屢居士其人乎  
閉門飽太常齋畫佛一軀意境俱別佛之上下左右草木華滋而含和氣香林異品一一寫之我佛通徹解悟以廣長舌演諸妙言山中頑石爲之點頭信然信然  
舊傳願常侍愷之在瓦官寺畫維摩詰圖觀者千人得錢百萬施雷寺中抑何盛歟今予寫長壽佛像於浮玉山禪堂不受一文意欲乞我佛髻內寶珠藏入無縫塔其許我

乎

釋迦成道日心出家菴粥飯僧汲菩薩泉新沐指爪以雪  
山牛頭香熏之執筆敬寫長壽佛一軀於無憂林中與四  
大天下善男子永充供養云

晨起熏沐畫佛一軀佛著無價衣藉坐樹下其樹周帀枝  
葉莊嚴真化城中寶相也觀我畫者擬我以盧楞迦之流  
非今五濁人所能為畫畢復演說八十四字題卷首云菩  
提樹有淨妙音三株兩株青愔愔此是佛家無憂林佛坐  
其下吉祥草耳鼻口舌除熱惱甘露灌頂若雪潔大地諸  
光光不生佛一毛孔生光明者忽觀開雙目優鉢羅花  
香雨遍能令尋常百回見誰曰寶山空手轉

冬心先生雜著

當歸草堂

富政吳越時人所畫白衣觀音世代復遠不可得見予結  
想為之上下左右復畫五色雲縷縷不絕真化城中細縷  
之氣也客過觀而興歎曰先生畫法全是六朝神品唐宋  
閒無此奇古唐宋以後何暇論哉予乃答曰二十年前曾  
在龍泓居士家觀陸探微佛像故竊其用筆之妙也客去  
予取其言書于卷軸之上云

冬心先生自寫真題記

古來寫真在晉則有顧愷之為裴楷圖貌南齊謝赫為漢  
蕭傳神唐王維為孟浩然畫像于刺史亭朱抱一寫張果  
先生真李放寫香山居士真宋林少蘊畫希夷先生華山  
道中像李士雲畫半山老人騎驢像何充寫東坡居士真  
張求同寫山谷老人真皆是傳寫家絕藝也未有自為寫  
真者惟雲笈七籤所載大中年閒道士吳某引鏡濡毫自  
寫其貌予因用水墨白描法自為寫三朝老民七十二歲  
像遠寄鄉之老友丁鈍丁隱君隱君不見予近五載矣能  
不思之乎他日歸江上與隱君杖履相接高吟攬勝驗吾  
衰容尚不改山林氣象也

冬心先生雜著

當歸草堂

宋時有三朵花後仙去能自寫真東坡先生作詩贈之予  
今年七十三歲矣顧影多慨然之思因亦自寫壽道士小  
像於尺幅中筆意疏簡勿飾丹青枯藤一枝不失白頭老  
夫故態也舉付廣陵羅聘聘學詩於予稱入室弟子又愛  
畫初仿予江路野梅繼又學予人物蕃馬奇樹窠石筆端  
聰明無毫末之舛焉聘年正富異日舟屐遠遊遇佳山水  
見非常人聞予名欲識予者當出以示之知予尚在人閒  
也

宋白玉蟾善畫梅予嘗用其法作橫斜瘦枝玉蟾自寫真  
予亦自圖形貌不求同其同而相契合於同也寫畢以寄  
朱君二亭二亭居江都市上日坐肆中與魚鹽屠沽雜處

雖劇忙必手一冊書也深夜閉門三更燈火猶琅琅誦讀之聲不輟予目之爲南濠都少卿平素與予往還最密禮敬弗倦今攜予小像懸之別舍知非漠然視我也其地喧

逐芥通穢雜又何礙哉

宋蜀僧元靄以傳神受知於太宗一時羣下王公大夫爭求其筆太宗嘗曰可能自寫形貌乎元靄遂寫沙門側面小影上嘉獎之河東柳開爲之贊予亦自寫昔邪居士半身像但不能做阿師看人顏色弄粉墨耳圖畢以寄龍興寺蒲長老長老春秋八十八矣神明勿衰聞齒重生髮轉黑舉如嬰兒真難足山前古尊宿也予今年七十有三尙客廣陵未歸爲僧之願未償寄示此軸者要道眼觀我骨

冬心先生雜著

四當歸草堂

相是佛家弟子乎禪林野狐乎不覺掀髯失笑

自寫百一硯田富翁小像畢喞喞申言之富翁者田舍郎之美稱也觀予骨相貧窶安得有此謂乎賴家傳一硯終身筆耘墨耨又遊會四方歲收不薄硯亦遂多一而十而百有二矣乃笑顧曰不啻洛陽三頃也署號百一硯田富翁宜哉吾鄰張氏子有先世良田在吳興每歲畜牛而牛歲代耕當秋成望望然黃雲如覆車不三十年鬻於他人何豐腴之不久長邪今將是軸寄與吳處士於河渚處士開門教授鄉里躬親硯田所獲相較爲何如吾并欲以富翁之名轉贈處士也

十年前臥疾江鄉吾友鄭進士板橋宰濰縣聞予相世服

總麻設位而哭沈上舍房仲道赴東萊乃云冬心先生雖樓二豎至今無恙也板橋始破涕改容千里致書慰問子感其生死不渝賦詩報謝之近板橋解組予復出遊嘗相見廣陵僧廬予仿昔人自爲寫真寄板橋板橋擅墨竹絕似文湖州乞畫一枝寫我滿面塵土可乎

舊傳王右軍嘗臨鏡自寫真不特其書翰爲古今絕藝也子臨池清暇亦復自寫面壁圖作物外之想焉山顛水涘若有人招支公一鶴可從我遊乎此幅宜贈棲霞上禪堂松開士縣經龕中定有識我者指曰此心出家齋粥飯僧項生均初以爲友嘗相見於花前酒邊也一日將詩代贊執弟子之禮遊吾門乃拜請曰願先生導且教之其爲詩

冬心先生雜著

四當歸草堂

簡秀清妙狀其長身如鶴之癯而高出一頭也近學子畫梅梅格戾削中有古意有時爲予作暗香疏影之態以應四方求索者雖鑒別若句處士亦不復辨識非予之殘煤秃管也嗟乎前年得羅生聘今年又得項生共結詩畫之緣也衰賸放廢竊有樂焉世閒富貴利達何暇問哉因自寫小像付之要使其知予冷癡之吟寒施之寄是業之所傳得其人矣

天地之大出門何從隻鶴可隨孤藤可策單舸可乘片雲可憩若百尺之桐愛其生也不雙秀澤之山望之則巋然特然而一也人之無偶有異乎衆物焉予因自寫枯梅蒼主獨立圖當覺寡諧者寄贈之嗚呼寡諧者豈易觀哉予

匹影失羣悵悵惘惘不知有誰想世之瞽者暗者聾者癩者  
癩者癩者癩者禿簡者毀面者瘦者癩者拘攣者寒縮者  
匾者此中疑有寡諧者在也

冬心先生雜著

吳  
雷歸草堂

冬心集拾遺

光緒六年八月刊於福州

冬心集拾遺

詩五十四首

序一首

書二首

表一首

贊一首

題辭一首

跋二首

題畫八十八首

冬心集拾遺

一  
不歸草堂

西湖修禊詩見西湖修禊詩刊本

乾隆丙寅閏三月三日修禊事于湖上效蘭亭體賦四

言五言

遐慕前古抱此冲襟風祛霾徑雨洗夕岑韋布主組申契

何深破除不祥汎醪謠吟

暮屨前湖津續遊意俱愜彷彿曲水閒逸情託稠疊餘葩

敷嘉林紛落隨步履人事觀物表重三欣再泱

觀單仲謀舍人所藏唐薛稷畫鶴以下見吳韻杭郡詩輯

高麗松扇撲去塵宜州木瓜香逼人客裏秋光冷如水白

頭不著衣裳新彌勒同龜飽看畫玉貌皆寫青田眞胎仙

本來壽無量尾凋粉脫更入神鶴平鶴平何長身楮公之

冬心集拾遺

二當歸草堂

甥藝絕倫今君結喉例寒餓有此詎思鬻桑貧若遇權場

錄名蹟一縑可值三百緡

汪澹人招要林館飲酒賦詩

紗櫺樹底青愔愔曲池怪石羅堂襟芳尊畫陳朋益簪主

情稠疊手奉斟賤子取醉樂不任復設茗事舌本尋徑山

雙井開蓬心水味極澹茶味深半甌嫩色如秋陰此時空

聽風中琴戴公鼻弟懷瓊琛大小雅言和其音謝家兒好

耽書淫一門有集須雕鏤何幸與之同清吟

斜陽

板橋瓦曲酒盞荒一段清愁百折腸蜨散冷香花落粉最

難留住是斜陽

淮隄柳

綠柳一枝紅板橋東風用力媚春朝可憐種向淮隄上不  
是低頭便折腰

立冬日陸鵬招同許大綸魯曾煜梁啟心吳城范肇

新許承祖江源釋篆玉南屏山看紅葉見釋篆玉話墮集

烘霞綉采勝春游縱目楓林爛漫收一袖貌如石門叟高

人袖有柘湖秋此中眞意堪消日方外清談可散愁聞道

南屏金鱗好八功德水訪千頭

哭周穆門見周京無梅齋集附錄

論交四十載老友忽云徂識應蛇年促神傷鹿夢孤詩編

傳北郭書蹟滿東吳一笑泉臺近從游許我無

冬心集拾遺

三當歸草堂

詠邱氏古樹見王昶湖海詩傳

前輩風流一草堂舊家松柏話句章歲寒自有諸孫守不

數成都八百桑

養素園介壽以下見王德溥寶日軒集附存詩

七十老而傳其禮見禮經有子策令名文字生芳馨養親

奉甘旨精潔非羊劔君家闢小園竹檻紛松櫺樂志具閑

論戒奢勒新銘玉池濯仙骨丹砂駐長齡是日風景和消

搖乎廣庭載誦難老篇舉觴開雲屏

養素園十景詩

繞屋梅花

古屋淨于水梅花發冷香每于疏枝下窺見月明光

倚樓臨水

髣髴千頃波上有高樓好蒙莊秋水篇可以託遐抱

遠樹柔藍

青青三百樹一望在平陸朝夕與客同矚矚生遠目

乾溪雨漲

積雨濺濺聲入耳非凡響一道白於練便作清溪賞

夏木垂陰

崇柯羃重帷高吟者誰子五帝與三皇不知何人是

疏雨梧桐

井梧覆蒼治園扉午後開有客青油繖不辭風雨來

三秋丹桂

冬心集拾遺

丹桂散麝塵其下設茶具四士與五君分詠小山句

四 當歸草堂

古寺鐘鳴

鐘聲古招提深省未能寐因之思南朝四百八十寺

秋深紅葉

小園秋氣清丹黃樹如織何待短轆車坐看好顏色

遠山雪霽

雪晴湖上山簇簇巒頭齊孤藤共雙屐昨與幽人期

盧雅雨暹使招集紅橋觀芍藥

以下見李堂綠庵詩話

看花都是白頭人愛惜風尤愛惜身到此百杯須滿飲果

然四月有餘春枝頭紅影初離雨扇底狂香欲拂塵知道

使君詩第一明珠清玉比精神

晚秋湖上分韻

最無情事性相乖只有朋游老更借不怕湖雲欺白髮且  
尋秋草試青鞵今年九月此佳日飲酒一杯多好懷小雨  
段家橋外去晚波十里若磨措

春風扇微和

以下見胡榮擬唐詩帖類選

獻歲和風早青陽發上春吹噓鄒谷黍披拂楚江蘋乍暖  
冰漸滿徐來甲坼新漢宮駘蕩日洛禊治遊塵汎蕙光皆  
遍催花力漸勻孤蕙轉寒色願此借芳辰

秋山極天淨

平野秋容淡蒼蒼見遠山金天淨如鏡翠岫碧於鬢霞襯  
游氛滅雲歸孤黛閒高泉垂成潔落木露辱顏泰華虛無

冬心集拾遺

裏衡巫縹緲閒幾時攀絕頂乘月浩歌還

五 當歸草堂

秦鏡

照膽傳方鏡由來本自秦鸞驚無匿影鵲畫絕纖塵興樂  
依紅壁咸陽重紫珍重圓四規魄合照兩邊人菱彩朝光  
動花奩月色新虛明能鑒物拂拭不嫌頻

龍池春草

年年春草發興慶濯龍池禁籞風尤遠天家露液滋繞隄  
青漸合拂水翠全迷嫩可鋪花片深堪映柳絲扇迴承鞦  
處香動拂袍時何必尋南浦萋萋擬碧姿

冷紅詞客六十像

以下據真蹟

昔年汝我少年場一卷清詞門渴羌畢竟二分明月下白

頭容得老夫狂

雪霽南香草堂分韻

殘年抱幽獨雪霽屋如巢素羽方頭責揚雄有客嘲冰文  
浮暝色梅信圻寒苞且與一觴進懽然世外交

奉別西岡明府歸錢塘兼寄諸朋好

乏月訪巖邑正值生霸時抖擻征衣塵細話諸山奇惟君  
嗜史庫立言存清規日要高唐事疏葦同題詩

吾黨五六人睽離思彌熟合抱樹鬱鬱連陰雨淋漓由來  
解胃春瀝灰酒一斛殘夢耿客燈江聲欲崩屋

話朝長揖去上箬放舫艫還鄉掃寒廳短綆汲甕井洗我  
筓竹叢稍稍涼吹併峯液看泄雲日圭測趁影

冬心集拾遺

六 當歸草堂

甲子七月十二日諸名流會復園先生池上適紅板

橋新成同人分韻得七陽

習家池上好風光小小紅橋映綠楊數到低關非十二略  
通曲水豈尋常邇來翠鳥分吟席安得輕輪作臥牀管領

清秋閑意味白髭須稱老夫狂

奉和德州先生江氏水南花墅賞芍藥詩原韻四首

名花重看惜依畱別有含香一種愁偏是使君多麗句朝  
天來自古神州

嬌紅姹紫萬千枝駢萼交附更出奇隱約水南幽勝地頻  
年恨未共追隨

不數劉家七寶妝風流人說次公狂須知月榭雲階好一

笑開襟飛羽觴

年年歲歲作歡遊身在花閒香四周此日藥欄傳故事新  
詩直到海東頭

高秋軒小像

高氏既學易高生復工詩一畫與五言妙悟人天時小窗  
芭蕉樹入秋晨露滋愛彼淨綠好可以為書資

題畫

幽居儼似綠圍莊宛柳緋桃占一方如此春波如此屋讀  
書端合讓王郎

梅子

江南暑雨一番新結得青青葉底勻梅子酸時酸不了眼  
前多少皺眉人

懷人絕句

三十首中十三首與集本全異

養疴居士雲鴻乙禦冷幅巾蚤製成戲倩麻姑與搔背簪  
箕聲裏聽軒聲

魏丈東林述祖德牛欄雞欄守遺銘邨邨風送響碌礮繞  
樹拖條柳樾聽

去年客送燕京去憐爾辛勤道路艱數遍官塘亭埃子故  
鄉三百六十平山

南榮對酌小重陽削彙精劍服老狂玉練槌香好天氣同  
鄉人各在他鄉

五□才□盧與駱戰闌家望老承恩著成妙德先生傳肯



負哀名曰愍孫

莽蕩當湖聚洲島短蓬舴艋揀羹材句吳蕁鱸君家物此語曾聞齊帝來

疏寮十笏畫凝香瓊想瑤思獨擅長女選花閒列書庫幾人親奉束脩羊

饑驅出門指口道室內小兒啼呱呱萬里巴江行不斷東風曾拜杜鵑無

文集商邱口老布衣依舊歸窮廬晚年佞佛詐瘋疾日日銅龜譯梵書

聳翁烘染非泐派破書天慳心取貪記得茅堂叉手立看君橫幅畫春嵐

冬心集拾遺

八 當歸草堂

先生久享歸田樂嫺著朝衫惹俗座何事閒吟憂稼穡勸農使者屬前身

頗訝羈棲炎瘴地滇中海稻種當治可知闔有欄機婦正擬唐人鏡聽詞

問訊起居輕利否猶傳腳氣未全蘇畏寒我卻畫煬火曠雪年尤兩病夫

按字句與集本不同者集本玉練樞香天氣晴秋來曾訪長官清此作綺歲成名淡宦情難忘招我弄秋晴集本支俸何人刻七經此作小經集本今年專仿甘風子此作今年專仿馬一角集本琴傳樊氏古良工此作徐陳雅解揮琴趣集本今秋耶國歸來後此作省親耶國

以詩集付女海珊見鍾駿聲著自然齋詩話

二峽詩成手自刪苦心孤詣破深艱斯才不出雲霞上相

見多於松石閒變隸向誰遺大關美髯自合狎重鬢只爭貞曜他年謚莫到名山便不還

雍正甲寅九月予客廣陵褚峻自吳興來將還邵陽從余游者浹旬於去之日出宋庫羅紋紙界烏絲闌

乞余作飛白謂為言非夫子莫能作也予時抱禪病未敢破泓穎之戒峻必欲得之又畱三日再請曰歸

橐無長物惟來夫子詩壓裝耳予感其勤倦之意乃賦此篇峻真好詩也哉峻工飛白書頗得古賢遺法

今之人不為也其善椎榻極搜殘闕剝蝕之文予詩中亦言之世之交峻者定以余言為可徵也見陸紹曾張燕

昌飛白錄

冬心集拾遺

九 當歸草堂

邵陽楮峻性好奇九嶷山前嘗拓昭陵碑青氈自椎自戴隨壯哉猛氣可敵千熊羆太少二室搜其祕岷沱大江探其危蛇虺陰宅虎豹窟獨往恆轉饑石碣有字掃空苔雨色苟得一字兩字心先馳頻年交我頗資我百番把贈翠墨光淋漓我如歐趙嗜古志亦苦願補史傳歲月爵里之闕遺今秋相見邗溝上枯荷敗柳西風吹我顧憔悴君落窶君時慰我忘孤羈君言曾工飛白書能作此歌惟吾師我聞飛白人罕習漢世須辨俗所為用筆似帚卻非帚轉折向背毋乖離雪浪輕張仙鳥翼銀機亂吐冰蠶絲此中妙理君善解變化極巧髮髯般與倭君誦我詩重再拜發狂笑面同鞞皮明朝別我君忽去錢刀不計還家費到處

題名磨廢瓦儻逢秦宮鄰臺當摹追眼底紛紛牽牛臂鷹  
 手嗚呼峻也果異幽井兒按此詩已見續集此初製製較詳詩句亦有異同惟獨往上此無獨來二字牽大此作牽牛疑飛白錄刊寫脫誤合悉仍之

冬心集拾遺

十 當歸草堂

裨勺序 見鮑鈔原書

或有問于余曰辛甫鮑先生之以裨勺名書也蓋小說家者流義宜取于裨如淳謂細米為裨街談巷說細僻之言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裨官使稱說之茲裨而有取于裨義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余應之曰子不見先生自序之有取于裨海勺乎昔談天衍之言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于是有裨海環之九州之外乃有大瀛海環之小司馬謂裨海小海也先生亦避辭耳或曰衍之言迂大而閎辨僅與雕龍炙轂堅白異同輩稱滑稽之雄耳豈先生著書自命之意哉余曰子何泥于文而鮮達于義乎先生之學紛綸博稽著書甚富要皆根柢理道以明人事其述古也覈而不泛其稱今也信而不誣即閒及二氏當九流既息之後亦采其無悖于儒術而不助其瀾豈與臣安未央虞初周說淺薄依託之詞同日而語哉揚子謂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先生一卷之書雖偶然攢筆必勸諷昭然立意忠厚其于航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者如示之沿河而下況夫探星宿之源窮溟滓之趣是編何足以盡先生之底蘊乎稽雷山民金農序

冬心集拾遺

十一 當歸草堂

上學使帥公念祖書見神

錢塘金農頓首再拜獻書學使大人閣下農草茅下土凡  
鮮師承名外膠庠躬拜袷帶非敢自放取高倣研居士之  
之隱節也徒以早歲貧辛衣膳奔走兩載堯都三年王屋  
儻侗闕里雷滯周南漢陽則耽翫晴川揚子則相親佛火  
漸臻五十之期將抱無聞之恥今者淮陰倦游江干息影  
舊友猥列之薦章大人過蒙於禮接比之孔融舉禰衡袁  
逢待趙壹古今相較當復無過農自受命以來涕因感集  
從容自問進退為難伏聞

聖天子授奇嚴穴益非特崇信虛聲而已必有鄭元王肅  
賈逵董遇之經術更益之以劉駒餘荀悅王沈魚豢之史

冬心集拾遺

三 富歸草堂

才更益之以杜夔荀勗鄭妥萬寶常之樂律更益之以張  
華郭璞劉杳徐之才之博虛而後張衡運其精思蔡邕綜  
其密意子雲逞其沈博長卿施其夸飾鎔裁法彥和之雕  
龍程量有史通之品藻庶幾對揚明問無忝大科農願愚  
則一無可恃曩自童年迫于立歲屢辭紛衍根柢孔疏閒  
有流傳見稱賢達譬之蟲鳴蚓竅自號自吟暫觀或愜于  
清幽縱覽豈當于汗漫矧復使之弭筆而賦聊蒼對策而  
同樊遜編題未審溫卷何能設復問以十家年之懸譜十  
九事之祥瑞記成周山川之圖作西陲地理之序書同三  
篋之亾手有五斤之重欠伸張目默塞低頭不免倒絢終  
于曳白一遭垂翅可勝噬臍即使大人以方圓取材斲生

以僂倖獲選柴車上道單衣應徵蓬萊之榮于斯極矣然  
而玉堂之掌故未諳文館之鴻裁尙隔既無徐生之為容  
不知慶氏之習禮加猿猴以冠履野性難馴被枯枿之春  
專精華早竭樊英至而觀聽衰周黨庸而毀言起推原舉  
主兼責後期上之不能議明堂郊社宗零禘祫之禮樂次  
之不能闡石渠金鑛蕉庭祕閣之鴻猷下之不能敷長揚  
羽獵子虛上林之麗藻蕪詞弱句塵累堂皇媛媛姝姝包  
羞忍詬匪特來者難誣抑恐鄉邦不齒故敢披瀝下情仰  
千公慮察茂宰阿私之好遂山民林壑之懷翦拂既施于  
騫駘斧斤得寬于檣櫟農雖不得出大賢之門自當終身  
執弟子之禮感激恩私銘愈金石階階泥首幸少垂憐臨

冬心集拾遺

三 富歸草堂

穎島勝悚惶之至

擬進詩表 據真蹟

聖朝老民 金農 稽首頓首上言竊 民 籍本錢塘少未就舉

及長游于四方歷齊魯秦晉楚蜀閩粵之邦作詩歌咏太平享

盛世生成之福七十六年近雖左耳聾蹟無知欣逢

皇上恭奉

皇太后變輿巡幸江浙 民 得瞻

天觀

日不勝歡抃之至謹錄所業各體詩進呈

御覽肅聆

聖訓俾在野草茅沾

冬心集拾遺

富歸草堂

恩光于萬一榮莫大焉從此坡景閩門性有效堯民擊壤之歌頌禱

聖壽無疆之多慶云

黃西清琛象贊 見杭郡詩輯

出走萬里詩思縱橫歸老丙舍孺慕彌誠裨袞被體一眞  
渾成澹行可法庸德難名

冬心集拾遺

富歸草堂

南宋雜事詩題辭見原書

吾鄉田氏父子在明時擅淹貫之目僉事公嘗同五嶽山  
入徧游武林諸山誤西湖游覽志及志餘觀者驚其繁衍  
無敢異議至朱竹垞先生著詩話始有挂一漏十之謂而  
比來著舊凋疏承學之士不暇深究亦莫知竹垞先生之  
說為何如也同學諸君恥之以南宋關於西湖甚鉅各為  
詩以續志闕如欽宗祈廟而志云不祀度宗為理宗姪而  
志云同母弟淵聖梓宮金人未經奉還而志云楊髡發欽  
陵只鐙藥一枝有美堂在吳山而志云在鳳凰山蘇小墓  
在嘉興而志云在西泠橋富景園在百花池上巷而志云  
白花蛇散巷潮鳴寺高宗書東坡詩而志云御製三茅觀  
賜牛鼎本劉宋孝建物而志云漢建元鼎陸放翁過聚景  
園詩而志云玉津園白堦有二而志以鎮南堦為白堦裏  
湖隄本白沙隄而志云白公隄此訂譌之最大者也德壽  
宮在望僊橋而志失載四地分勝額張功父園在南湖而  
志失載桂隱百果諸池館名寶奎寺在石龜巷而志失載  
見滄閣張循王府在清河坊而志失載喬木亭楊和王府  
在癸辛街而志失載流觴曲水之勝他若睦親坊志失載  
陳宗之故居九里松志失載俞商卿故居蒲橋志失載楊  
萬里寓居白龜池志失載朱少章寓居靈芝寺志失載朱  
文公寓居李博士橋志失載李性傳寓居清湖橋志失載  
杜仲高寓居水磨頭志失載姜白石寓居長橋志失載鄭

冬心集拾遺

六當歸草堂

起水南半隱七寶山志失載王仲言寓居西馬塍志失載  
宋伯仁寓居吳山志失載廉宣仲寓居此補亾之大者也  
讀之雙眸豁然經行處輒興攷古之思惜竹垞先生已歸  
道山不及見諸君之作為僉事公一洒前說耳同里金司  
農

冬心集拾遺

七當歸草堂

宋拓鐘鼎款識冊跋見王衡齋鐘鼎款識阮琴本

寒中先生出游必遺書畫金石墨拓自隨連編巨冊相束  
塞坐先生凝然摩挲十指勿釋陶峴三舟之載不足數矣  
丁酉清明節發颺平望示所藏鐘鼎款識精緋神王頓還  
舊觀平生俗眼願懷益可一雪同觀者語水袁芾及令子  
之復澗河後生金司農謹跋

冬心集拾遺

漢武梁祠像唐拓本跋見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六 當歸草堂

武梁祠像舊武進屠氏物寒中先生購之極為珍愛丁酉  
三月予信宿衍齋得觀晴窗吾師何義門先生遠留史館  
每寓書問訊必勤勤卷卷以未見此為恨予小子先吾師  
而展對一何幸歟錢塘金司農識

漢縣三老碑五色斑斕卽斑連

宣示帖跋據加

右魏鍾太傅宣示帖舊為宣和內府本賈相似道刻于家  
清瘦如玉姿越橫生絕無平生古肥之諛梁武評其書有  
十二意此蓋得之矣賈相頗以自矜用姓氏印記悅生胡  
盧印識其後當時好事者無以過之吾友桐鄉汪君援鵠  
搜求金石文字弗遺餘力儲藏賈相編本蘭亭刻石靳惜  
予人未敢輕以登登之聲試之也若使吾友獲見此物定  
當出明珠一簞黃金十餅笑相易耳古杭金農漫述

冬心集拾遺

麻姑仙壇記跋見仁和許增所藏原碑

五 當歸草堂

右撫州麻姑山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結體方整雅有美  
度其事頗涉于荒誕詭為怪寢之說正人君子亦崇尚之  
耶余家有大本筆畫細校稍有異同此拓為汪進士漱  
溪先生所藏楮墨純舊洵可竒諸康熙庚子仲冬錢塘金  
司農跋于維揚寓窩

題汪巢林乞水圖

見仁和卿琦所藏原圖

巢林汪先生居廣陵城隅平日嗜茶有玉川子之風月團  
三百片不知水厄為煩也同社焦君五斗當嚴冬雪深堆  
徑時蓄天上泉取富巢林因吟七字復作是圖以乞之圖  
中惟寫破屋數間疏籬一折稚竹古木皆含清潤和淑之  
氣門外蠻奴奉主人命挈瓶以送尤景宛然想見二老交  
情如許也署款為乾隆庚申未幾巢林失明稱瞽夫又數  
載巢林海山僊去矣閱今星燧已更二十餘年五斗念舊  
勿替裝成立軸請予題記憶予與二老諠屬素心存亾之  
感豈無涕洟濡墨而書邪惜予衰曠多病未暇和二老之  
壽于其側云乾隆辛巳九月九日為吾五斗老友題巢林

冬心集拾遺

三當歸草堂

先生乞水圖七十五叟杭郡金農撰

冬心先生雜畫題記

據歸安凌霞所藏舊鈔本

乾隆戊辰予從江上移居城隅書堂前多隙地命蕪氏芟  
除宿草買龍井山僧叢竹數百竿種之每一竿約費青蚨  
三十子因畫竹以竹為師人以老文坡公見許又有愛而  
求之者酬直之數百倍于買竹三載中得題記畫竹詩文  
五十八篇為廣陵江鶴亭鏤版行世近復畫竹不倦別出  
新意自謂老文坡公無此法時興化鄭進士板橋曾為七  
品官亦擅此長見一詩云畫竹多于買竹錢紙高八尺價  
三千予嘗對人吟諷不去口益信吾兩人畫竹皆見重于  
世人也板橋聞之能不驕然一笑乎

冬心集拾遺

三當歸草堂

錯刀至宋石室先生東坡居士乃變為潑墨流派于元若  
吳興趙魏公夫婦劉邱李衍皆宗之同時有沛郡張遜頗  
擅鉤勒法獨稱一時然亦不過磨磨煤為之予近日追摹  
右丞遺意研點易之朱戲寫幽篁數竿令觀者嘆羨此君  
虛心高節顏如渥丹也

唐宋畫竹世不多見即見亦難得其妙也十年前予輒畫  
林烟稍風籜亦入意中所有也揮掃奇趣橫生觀者可能  
測老夫磨煤孤柱何從而施紙上邪游戲通神自我作古  
圖中得朱竹粵中亦有朱竹乃物之變者也昔文待詔曾  
畫筍筍未之見因以己意為之不知其有合焉否邪  
亦仙才變娟秀獨絕畫者須得其薄冰殘雪之態為妙藝

也彝齋居士九十三華近所罕見予偶撫其意何敢乞詩  
家復題其上物外風標不要世上烟火人品論也

櫻欄爲祇林上品曾見唐貫休應夢羅漢坐此樹下雜以  
怪石後來無有畫之者今予作小幅并題一詩于上昔人  
亦未有此詩也寶樹具妙相香界圍一林大葉若壞納紛  
披何蕭森林中僧未歸誰向石塢尋負此念佛鳥清畫連  
夕陰

南天竺子頰如火珠佛國香林中亦種之戒壇諸僧彌嘗  
與山鑿插燥瓶作歲寒之供予用水墨漫寫一枝儼然對  
古先生共語也

蒲州女子詩云低頭采玉簪頭上玉簪墮眞樂府中古質

冬心集拾遺

三當歸草堂

芝曲也予濡墨爲之欲賦物作詩終不可得天然之趣若  
以詞華粉澤之句題于其上終落後塵耳

慈氏云芭蕉樹喻己身之非不壞也人生浮脆當以此爲

警秋殿已發秋霖正懸子畫之又何取焉若王右丞雪中  
卒軸亦寓言耳寄示有道定當冷笑不止

王右丞雪中芭蕉爲畫苑奇構芭蕉乃兩殿速朽之物豈  
能凌冬不凋乎若丞深于禪理故有是畫以喻沙門不壞

之身四時保其堅固也余之所作正同此意觀者切莫認  
作眞箇耳

尋中荷花世無有畫之者漫以己意爲之鷓鴣堰上若果

如此亦一奇觀也

昨日寫雪中荷花付棕亭家歌者定定今夕剪燭畫水墨  
荷花以贈鄰菴若納連朝清課不落屠沽兒手幸矣哉

松爲百木長唐韋監能畫之畫松須畫聲聲從風生天台  
石橋不遠當招青城野鶴于此中聽之  
蘭香祖也竹湘靈也攜手入林不出也卽三徵六聘十二  
命亦不出矣其眞肥遯之高士乎

昨日行松逕中見山桃一株正開作詩戲蒼髯安豈責  
我邪寂寞繁華兩失眞山中忽有管絃聲小桃花也同爲  
伴近日青松亦世情

雙樹暮庭布以忍艸居士具善者相合十禮佛種種皆由  
心生絕摹仿而作也南宋馬侍郎吾髯髯似之天上天下

冬心集拾遺

三當歸草堂

誰人賞識我此畫耶

青山委迤柳下一舟舟中人想前村沽酒未返也涼汀鷗  
鷺待之久矣

迴汀曲渚暖生烟風柳風蒲絲漲天我是釣師人識否白  
鷗前導在春船此余二十年前汎蕭家湖之作今追憶昔  
游風景漫畫小幅並錄前詩

紅藕花中泊伎船唐白太傅爲杭州刺史西湖畱別之詩  
也予本杭人家居刊上時逢六月輒想家鄉綠波菡萏之

盛因作此圖舟中雖無所見而衣香鬢影彷彿在眉睫間  
如聞管絃之音不絕于耳也

紅藕花開坐領溪亭之勝想見二三子曠懷之至樂也青



山滿目無詩何以相對亭中人亭中人可能之乎如不能  
詩當效金谷之罰

鱗鱗之魚多矣烟波浩淼彼垂釣者不休抑心閑乎手閑  
乎朱衣烏帽中有此人難得難得

秋光如水激盪金波古賢以明月為白玉盤良不誣也有  
人憑襟獨立正在子夜聞歌之時吾何以測之測之以幽  
空哉

香茆葢屋蕉陰滿庭先生隱几而臥不夢長安公卿而夢  
絲萍池上之客殆將賦秋水一篇乎世閒同夢惟有蒙莊  
馬和之秋林曳杖圖用筆疏簡作淺綠色有楊妹子作詩  
其上同鄉周徵君穆門曾藏一幅予贈以古青畫軸裝

冬心集拾遺

富齋草堂

之徵君下世為梁少師薊林所得進之

內府矣今追想其意畫此直幅似邪非邪吾亦不得而知  
也

王孤雲處士有穉柳大桃小景想見龍池新雨華陌曉風  
之妙也題詩者定是杜紫薇一流人

昨宵逢道士疑是七星松前人詩也予畫此松人見之又  
疑為山中道士矣

宋狂僧擇仁善飲酒嘗于酒家以拭盤巾蘸墨畫松昔年  
在京師張司寇家見一軸綠素風起若聞水聲因題一詩  
云出門往往逢麴車破墨亂畫松又了毀裂不為豪貴得  
黃金無用等泥沙今予亦工此特以干人易錢刀深有愧

於繡流矣

予舊藏老蓮盧仝煎茶圖龍泓子題句其上戊辰歲荒易  
米于荷頓家矣今漫作此幅圖中玉川先生散袖高吟睥  
睨狂態而長續之奴赤腳之婢亦復不俗然用筆鉤勒施  
設丹青與老蓮小異未敢突過前賢也裝成立軸以寄勝  
流月圓三百片吸以賞之須俟其人

廣陵富人六百金購王右丞雲山烟樹小立軸請予題句  
予畱觀三日作長篇卷而還之古楮一番儲藏有年因竊  
其用筆畫以自賞宋元諸賢無暇與之較好醜也客過云  
恐荷頓之流出以紅氈瑜相誘君當如何予笑對曰如甘  
風子之所為則毀而裂之矣客諾諾掉頭去

冬心集拾遺

富齋草堂

南宋馬侍郎有梅邊覺句圖己卯冬十月荔帷曹子從家  
鄉來乞予寫其大意圖中不著雜雜噪痒之鶴場火屈曉  
之奴而缺唇之瓶亦不復置書案也但寫疏枝瘦影橫斜  
之態在庭戶外一人衣紅衣清坐視北冷吟伸紙若有所  
得即荔帷也書畢製新詞于上云

四月十六日苜蒲生日也予層元時林松泉代郡鹿膠墨  
一螺乃為寫真并作難老之歌稱其壽云蒲郎蒲郎鬚髮  
古四月楚天清可數紅蘭遮戶尙吐花紫桐翻階正垂乳  
寫真特為祝長生一醖清泉當清醕行年七十老未娶南  
山之下石家女與郎作合好眉嫵

是日又成一十八字代蒲郎作答亦解嘲之意也靈根九

節俯潭清飲水仙人綠骨輕砌草林花空識面肯從塵土  
論交情

昔種蘭蘭中雜荆棘蘭有香為之厄蘭有香為之泄抱香  
而死誰得知山翁昨日淵底歸東取菖蒲供朝夕日不暴  
雨不溺階前眾草不敢闕常葆青青好顏色洗我眼益我  
智清我魂休糧從此誇長生

此生不愛結新婚亂髮蓬頭老瓦盆莫道無人充供養眼  
前香艸是兒孫

五年十年種法誇白石清泉是一家莫怪菖蒲花罕見不  
逢知己不開花

近來荆棘傷人手只種菖蒲翠一枝雙眼忽明書細字夜  
深不怕濁油燈

冬心集拾遺

當歸草堂

清泉晶晶石菱菱風味居然太古前莫笑貧家無長物菖  
蒲亦復有金錢

夜打春雷第一聲滿林新筍玉棱棱買來配煮花豬肉不  
問廚娘問老僧

蕭山山下湘湖濱五月楊梅飽啖新一顆酸漿酸不了世  
閒多少皺眉人

夜湖纔落清曉忙摘來顆顆含甘漿登盤此是楊家果消  
受山中五月涼

東封山下曾親見諸葛祠前看幾回老夫筆力可扛鼎一  
鬢猶雷猛雨來

倡條拾葉百顛狂一帶長廊新粉牆疑是箇人花下立消  
魂笑著白衣裳

蠟梅消瘦強精神黃曆厭厭近早春嫁與山茶扶病起可  
知是婢學夫人

兩頭纖纖菱角粗一拳轟轟芋苗肥溪翁山交供朝啖歸  
去莫負月滿扉

賞遍桃花與李花千錢買酒不須賒阿誰拖著紅藤杖來  
看僧樓野枇杷

當階見紅葯折之將遺誰餘香霑衣袂莫被曉風吹  
紅衣落盡碧池雨房中抱子儂心苦郎不來兮誰共語

今年池中藕明年池中花玲瓏疑鏤玉一丈種仙家

冬心集拾遺

當歸草堂

宣州木瓜香撲人齋中清供無點塵此時空對尖頭僧  
大珠小珠量千百緯蕭之人一笑得葡萄

綬山之桃百歲千秋價自高  
安石榭一石值牛

安石榭花葉稠誰人種博野侯  
雪夜深煨芋之僧何處尋啖一半畱取十年宰相看

山蘿煎割玉之腴味取清譜食經東坡居士骨董羹  
采鉛客拾珠人種滿牆陰一架新葫蘆口大貯古春

上林一枝五月中正及時堆盤珍果此味山中野鳥知  
枇杷

行人午熱得此能消渴想著青門門外路涼亭側瓜新切

一錢便買得 西瓜片

豆莢青豆花白豆莢肥秋兩溼想見田家午飯時此中滋味問著肉食貴人全不知

齋房芝夏常山中生食之食之七孔咸光明

葡萄花香通鼻觀老僧家一枝堆雪生光華 梔子

愁憂艸女兒花青棠獨忿不如他可種五侯家 萱

秋光如水小花開雨過苔階蝶不來人如花瘦倚妝臺 海棠

蘇衣新戲舞臨風老更親雁來時候更精神 老少年

秋光如水籬菊開一花半葉信手來觀我畫者麴秀才

楊陰叩門悄不騰豈是尋常粥飯僧今日重來空手立看

山昨夫一枝藤 山僧叩門圖

冬心集拾遺

天 當歸草堂

秋艸蔓生閑地芭蕉淨掃游塵舊家門逕如水莫道此中

無人 無人

山青青雲冥冥下有水蒲迷遠汀飛來無迹風標公子白

如雪

野竹無次頗多清風何方朝士屏騎從而來裏回竹下歡

歌者得非王子猷之流輩乎此閒忽有斯人可想可想

八九峯如畫三三人倚闌

孤松子子風有聲其下二人散袖行青山對面若新沐只

少白雲眉際生畫此小立軸不師宋元而似宋元無一筆

與今人同

吳興眾山如青螺山下樹比牛毛多采菱復采菱隔舟聞

笑歌王孫老去傷遲暮畫出玉湖湖上路兩頭纖纖曲有  
精我思紅袖斜陽渡此余題趙承旨采菱圖之作也清夏  
無事畫此遺興又書此詩

三月盡花放晴廊笑不休鼠姑花謝春去難留眉小眼角

絕少一些愁老也風流絲鬢團團到白頭 繡球

雍正三年在澤州陳文貞公午亭山村南垞太史出彝齋

居士水仙橫卷上有謝十三娘題字共觀竟夕淪茗賞之

歷今已三十餘年矣予客游廣陵呵凍追寫娟娟獨絕頗

不失薄冰殘雪之態也

宋句龍爽工寫山枇杷用淡墨點染為藝林神品昔年遊

京師過王少司空宅見之相傳真定相國物上有梁氏平

冬心集拾遺

天 當歸草堂

生第一珍玩圖記近聞已歸之豪右矣予追想風格畫于

僧窗垂枝曩曩晚翠如沐恍坐洞庭五月涼也

予家曲江之濱五月閒時果以蕭然山下湘湖楊梅為第

一入市數錢則連籠得之甘漿沁齒飽啖不厭視洞庭枇

杷不堪恣大嚼也時已至矣輒思鄉味漫畫折枝數顆何

異乎望梅止渴也

又 據凌霞  
藏拓本

唐吳道子畫趨殿鐘馗圖張渥有執笏鐘馗五代牟元德

有鐘馗擊鬼圖宋石恪有鐘馗小妹圖孫知微有雪中鐘

馗李公麟有鐘馗嫁妹圖梁楷有鐘馗策蹇尋梅圖馬和

之有松下讀書鐘馗元王蒙有寒林鐘馗明錢穀有鐘老

植移家圖郭詔有鐘馗雜戲圖陳洪綬有鐘馗元夕夜游圖未有畫及醉鐘馗者子用禪門米汁和墨吮筆寫之不特禦邪祓厲而其醉容可掬想見終南進士嬉遊盛世慶幸太平也昔人于歲終畫鐘馗小像以獻官家祓除不祥今則專施之五月五日矣辛巳夏日畫呈奉宸院卿鶴亭先生高齋作供薦舉博學宏詞杭郡金農記時年七十又

五

又據真蹟

凌霜雪節獨完我與君共歲寒

吾友興化鄭板橋進士擅寫疏篁瘦篠頗得蕭爽之趣予閒寫此亦其流派也設有人相較吾兩人畫品終遜其有

冬心集拾遺

富歸草堂

林下風度耳辛巳四月薦舉博學宏詞杭郡金農記

一枝梅插缺唇瓶冷香透骨風稜棧此時空對尖頭僧

石門僧畫梅吾友丁處士敬身藏一軸密尊繇枝孤詣獨

絕踵後塵者越城王郎予仿其意不求形似也若王彥辛

貢陳述又隔數百年然予用筆未必望塵不及耳乾隆丙

子六月朔日畫于揚州昔邪之廬并題記是日一霧開士

自剡中至過我蔬飯抵暮而去

按此條已見畫梅題記真蹟詳

吳興閔長嘯先生輒愛予畫時出囊中金相贈此冊亦為

其所作經月乃報殊媿允率吾友雲開沈君學子吳門惠

君定隔與先生同在蓮幕吟筵花樹閒定多物外之賞也

杭入金農記時年七十

世傳楊補之畫梅得繁花如簇之妙徽宗題曰邨梅丁野堂畫梅理宗愛之野堂遂有江路野梅之對二老皆蒙兩朝容賞而品目之千古藝林侈為美談今予亦作橫枝疏影之態何由入九重而供御覽也畫畢戲言奉寄毅原比部先生一笑已卯冬日七十三翁杭郡金農記

按此條亦見畫梅題記真蹟知為已卯歲畫秀水王比部又會者今并後來跋存之

比部集有索金壽門畫梅絕句云占斷西湖世外春只

效一鶴伴閒身人閒無筆能圖取還乞林逋自寫真乃

乾隆戊寅作踰年山人畫以報即此幅也越辛巳比部

沒再閱辛丑比部嗣君秋膳要余與曹種梅蔣春雨飲

出此同觀別有山人為比部畫梅花燈八扇時值上元

冬心集拾遺

富歸草堂

張燈相品翫余為賦燈詞七首有冬心舊筆生春色疑

是相思一夜開之句且勸秋燈擷燈幅裝為冊今三人

皆下世聞燈畫冊子已為杭人購去廉兒忽從他處獲

此惘惘然對畫如對故人而余齒且及山人作畫之年

矣余往見山人寫梅多亂插繇花此老筆較疏澹可貴

兒能珍之紙上花不隨人謝也嘉慶甲子金陀里七十

三翁朱休度書

蒼蘆泉上銀色雲樹枝不動風有聲誦誦口翻貝葉經此

十六羅漢第一尊也清夏無事煮牛頭香凝神圖之俟奇

智慧白業人茶咆晨吸杞狗夜吠亦佛域著霸之物多寶

林中遇之遇之未足奇也乾隆二十七年六月上休日裝

成立軸七十六安農又記

美髯如公三百六十酒場中日日相逢遊戲遊戲何屑罵

山魁林魅頭上烏紗賜自官家多少爭看多少誇好文

章換來人前搖擺卻不費一錢買題終南進士小像十句五十八字

此幅是予游戲之筆好事家裝潢而藏之復請予題記以

為冰雪沍寒之時安得有凌冬之芙蓉邪昔唐賢王摩詰

畫雪中芭蕉藝林傳為美談予之所畫亦如是爾觀者若

必以理求之則非予意之所在矣

高僧溫日觀善畫蒲萄乾隆元年于上黨張水部宅見之

曾題詩云醉眠伎館溫和尚水墨蒲萄濁世誇怪葉紅藤

等兒戲儼然一領破袈裟今亦漫意寫此頗有大珠小珠

冬心集拾遺

富歸草堂

落玉盤之趣也古人作畫藏之名山以俟其傳余乃從人

乞錢刀深有愧于繡流矣金牛湖上詩老金吉金畫并記

古來寫真在晉則有顧愷之為裴楷圖貌南齊謝赫為濮

蕭傳神唐王維為孟浩然畫象於刺史亭宋之望寫張九

齡真朱抱一寫張果先生真李成寫香山居士真宋林少

蘊畫希夷先生華山道中象李士雲畫半山老人騎驢象

何充畫東坡居士真張大同寫山谷老人摩圍閣小景皆

是傳寫家絕藝也未有自為寫真者惟雲笈七籤所載唐

大中年開道士吳某引鏡濡豪自寫其貌予因用水墨白

描法自為寫三朝老民七十三歲象衣紋面相作一筆畫

陸探微吾其師之圖成遠寄鄉之舊友丁鈍丁隱君隱君

不見予近五載矣能不思之乎它日歸江上與隱君杖屨

相接高陰攬勝驗吾衰容尙不失山林氣象也乾隆二十

四年閏六月立秋日金農記于廣陵僧舍之九節菖蒲韻

按此首已見自寫真題記真蹟較字後可訂正本諸字誤之

冬心集拾遺

富歸草堂

福州吳玉田鐫

# 冬心先生 自度曲

秀水沈景修署檢

光緒庚辰錢  
唐丁氏刊成

昔賢填詞倚聲按譜謂之長短句卽唐宋以來樂章也予之所作自爲己律家有明重數輩宛轉皆擅歌喉能彈三弦四弦又解吹中管每一曲成遂付之宮商哀絲脆竹未嘗乖于五音而不合度也郡陽姜白石西秦張玉田亦工斯製恨不令異代人見之若目前三五少年攜樽舊調者酒天花地閒何可與之迭唱使其罵老奴不曉事也歲月既久積爲一卷廣陵詩弟子項均羅聘楊爵各出囊金請予開雕因漫述之如此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朔日七十四翁金農在龍梭仙館書

冬心先生自度曲

一 富錄草堂

冬心先生自度曲

杭郡 金 農 壽門

昨日十句四  
十八字

二月尾三月初不風不雨春晴送別唱渭城曲子尙有餘

聲 離愁無據落花如夢人何處酒旗山店知昨日青驄

一鞭從此去

乞燈里主人新茶九句四  
十三字

竹粉霑衣松花滿地如此時先須記今春酒病想著去年

茶味 泉汲中冷疑帶半江雲氣一甌綠雪知有故人寄

黃葵花七句三  
十三字

秋在花枝上花枝隨轉偏向著朝陽夕陽 玉人最愛新

冬心先生自度曲

二 當歸草堂

涼曆微黃風前小病病也何妨

題天游生溪上草堂畫卷七句三  
十四字

不巾不櫛終年不出六月溪堂常衣褐 茶磨綠塵飛藥

囊仙草肥松風聒聒肯教人攘奪

憶西湖南屏山行寄昔日同游龍泓居士萬峰僧九  
七字

獨坐冷清清常想南屏背手行句留處湖中斷塢影門外

敗荷聲 年年白髮生每到秋來添幾莖有負潛夫吟社

淨侶山盟

題自畫江梅小立軸十二句四  
十九字

恥春翁畫野梅無數花枝顛倒開舍南舍北處處石黏苔

最難寫天寒欲雪水際小樓臺但見凍禽上下呢香弄  
影不見有人來

蕉林聽雨十三句六  
十四字

翠幃遮陰碧帷搖影清夏風光暝窠石連絲高梧相掩映

轉眼秋來憔悴恰如酒病 雨聲偏在芭蕉上僧廊下白

頭人聽聽了還聽夜長數不盡覺空階點滴無些兒分

記魯中舊遊十句四  
十六字

南池側絕少人間煩熱太白酒樓我曾三到手弄月允如

潑雪 又上東封山頂看漢時柏秋風刺刺青衫破帽騎

驢狂客

題庭前草本小花為板橋居士作十句四  
十八字

冬心先生自度曲

三 當歸草堂

鄭家小婢草叢一半新栽紅紫老卻開情愛他容易開花

結子 來春分種看離落牆根蔓延不已野香無比風味

是遭蘭湘誌

題朱君二亭桃花扇面八句四  
十五字

野外桃花窺人好似牆東女亂紅無主難得春風擡舉

西八華年憐他笑厲眉能語今日煖雲如許恐變明朝連

夜雨

添錦記昔年為臥室寫折枝枇杷五句二  
十七字

楓頭船昨日到洞庭枇杷天下少額黃顏色真箇好我與

山妻同一飽

吾家棕亭詩老以其吳趨小友徐郎定定寫真乞題

十句四  
十七字

徐郎笑面試秋衫新練別有風情肯輕教人見 酒邊花  
底不特歌喉明珠一串妒他才子詩成細界烏絲大半爲  
阿儂寫遍

初夏十一句四  
十九字

今年初夏小小晴光且看池陰苔管石罅萱房新竹嘲風  
纔過牆：漁兄漁弟消息如何江湖涼夢多再遲一月浮  
艇去笑著青蓑

送遠曲八句四  
十字

津頭車馬柳邊花下鞭絲帽影太匆匆他日再相逢 人  
折柳花勸酒柳生離別酒生愁不如不去覓封侯

冬心先生自度曲

四 當歸草堂

昔日山遊九句四  
十五字

青山繚繞數之不了步步靈花忍草風林如掃又聽一雙  
擣藥鳥 四明狂客剡中僧笑口共相迎何處去十二樓  
五城

池上八句三  
十七字

荷花開了銀塘悄悄新涼早碧翅蜻蜓多少 六六水窗  
通扇底微風記得那人同坐纖手刺蓮蓬

憶樵陽道中看月十句三  
十九字

前年獨泛九粒船二更後一聲涼笛把月吹圓 團團  
銀盤中央田地寬阿誰偷種婆娑樹散麝塵無數

竹枝曲八句四  
十八字

山中簾籠三日眠龍子龍孫飛上天秋來弄雲掃紫烟一  
唱竹枝人可憐 人不見愁千萬餘音在水湘江遠蕭蕭  
暮雨增幽怨

題僧壁八句四  
十五字

谿禽格格山花索索莫把酒杯空卻須滿滿對著 三百  
六十少年場紫毫一管顛狂醉來題字不成行亂寫僧家  
粉牆

烏沈君學子畫梅花帳額十七句八  
十六字

洗盡鉛華疏影橫枝偷寫繁花照眼卻不怕東風吹謝玉  
女窗中有人同夢夢在水邊林下空香如灑真个瘦來無  
一把 吳綾光研問沈郎吟管可許今朝分借小字填詞

冬心先生自度曲

五 當歸草堂

金茎增價知絕代蛾眉昨宵新嫁柔情縷縷欲罷難罷

題粉圍花便面六句三  
十四字

花攢一朵數了又數數不盡花房幾箇 風枝輕顫粉初  
勻紅漾酒鱗鱗看花難得去年人

獨莖草花約一尺許開時如雪園中花匠云是夜合

漫題小詞四句二  
十字

雲希希烟微微仙人新著五銖衣侵曉嫣然啟玉扉

題女史徐南樓吟藁九句四  
十七字

一卷新詩大珠小珠錯落想見南樓月好吟毫坐深魚鱗  
閨中才子勝人百倍洗盡香奩脂粉謝家道韞女師卻

是東陽沈 誦沃田  
先生



憶昔五十一句

趙倡錦瑟秦女鈿箏昨夜瑣窗聲今朝春夢有夢不分明  
花閒游騎空見酒痕滿地立多時也非容易雙魚難寄  
題題傲宮淚

題山僧叩門圖八句三十八字

光圓頭腦定是前山跛長老叩門何事口念新詩笑倒  
草堂塵掃樹團團抱蔬飯好此閒無熱惱

自題梅花矮卷三句十

雪一株玉不如風亭小立數花驢

前溪女兒乞題畫筆四句二

兩頭纖纖出水新無浪無風少婦津斜陽依舊偏不見采

冬心先生自度曲

六當歸草堂

菱人

楚澤吟九句四十四字

修琴客去賣藥人無近結溪翁一二共泛菰蒲與鷗爭  
席年年清夢落江湖雲荒七澤亭圯三吾主領秋光有老  
夫

故人劉顛漢酒徒也有厥祖之風今自瀋陽來作此

贈之八句三十九字

襖被叩門舊時鄉里笑說遼東白豕頭沒酒杯裏荷鋤  
而遊死葬糟邱此願能償客姓劉不問五諸侯

湘中曲六句三十

西也菰蒲東也菰蒲湖尾儂儂有若無雨也模糊雲也

糝糊疑是彭郎娶小姑

題草花畫冊六句二十三

月頭月尾一串花無比頗有紅潮十三年紀好東風扶不  
起

薔薇五句十

莫輕折上有刺傷人手莫可治從來花面毒如此

春闈十句五

風簾不捲久閉簾樓昨夜翦殘紅燭拋撒香毬春病似花  
閒孔雀懶擡頭料得遠山一簇學我眉愁且待清明節  
近綠隄翠陌鬪草並車遊

梧桐引七句三

冬心先生自度曲

七當歸草堂

金井轉轆空苔階澀露溼梧桐弱枝先墮不待秋風吳  
宮夜漏又添新恨二十五聲中

不見九句四

忽有衣香吹來笑語卻隔著重重朱戶朱戶重重那得人  
閒別離苦月竟長圓花全不落便日日醉倒月窟花叢  
也無些趣

與詩弟子羅聘偶談南宋武林舊事十一句五

吾家古杭熟食店珠子茶坊當年畫壁大是劉郎李郎  
今日荒涼賸水殘山看夕陽湖魚兒解糞不復問纖手  
廚娘何況金籠蟋蟀秋草半閒堂

題夢絲居士丁辛老屋圖十一句五

道暑無方長林之下做屋有如結宅愛帝城城外西山不  
比他山顏色 想見王郎薰香朝罷換生衣蕭然吟客涼  
風滿席定甲乙丙丁編集

憶湖上九句四  
十五字

定香橋下白泱泱湖雲透袖涼最好一方鷗席八尺萍牀  
何不歸故鄉仍作垂釣漁郎為春心算羹羹菜向僧饌

分嘗

萱草六句二  
十八字

花開笑口北堂之上百歲春秋一生歡喜從不向人愁果  
然萱草可忘憂

題秋江汎月圖八句三  
十五字

冬心先生自度曲

八當歸草堂

小艇空江一人清徹骨恍游冰闕弄此古時月管領秋光  
平分秋色便坐到天明不歸也得

題團扇桃花楊柳八句三  
十七字

二三月柳枝柔花枝溼風風雨雨春愁絕 紅綬廳前金  
明池上可有者般顏色只少那人翠袖立

題小山開士小影十句五  
十句五

不坐蒲團不扶藤杖尋覓本來面目峭緊草鞋何處去非  
人世東西南北 山中泉石林間猿鶴都是老僧眷屬天

一握與野雲同宿

題石田先生遺事九句五  
十句五

相城沈叟部民應命小人有母公堂粉壁畫代帶亦何損

于某 回家拂衣臥林藪笑謝出諸口去而再往賤如狗  
世上豈少曹太守

題自寫曲江外史小像九句五  
十一句五

對鏡濡毫自寫側身小像掉頭獨往免得折腰向人俯仰  
天留老眼看煞隔江山漫拖著一條藤杖若問當年無  
邊風月曾為五湖長

為沈君沃田題桐陰結夏圖卽送還華亭十六句七  
十九字

三處鄉音 請京江蔣春農 全椒吾宗榕亭 連朝閑話都是天涯詩客坐此  
梧陰碧羅張緞下有玲瓏小玲瓏石散巾烏暑銷無迹

人閒六月真同火宅誰不羨涼生兩腋沈郎善病鬢絲  
幾點吳鹽白忽買輕航便歸去飽看門外九峰爐燼

冬心先生自度曲 九當歸草堂

枇杷歌九句五  
十一句五

野枇杷雪中開花老僧家天生蠶葉聾且奢常把山樓一  
半遮 飲澗猿白毫長好似團圓明月光隔林游戲偷先  
嘗不待洞庭滿樹黃

憶吳興道場山中七句三  
十六字

松陰路轉便有好山滿眼日千變青青難辨 僧扉午後  
開池荒水浸苔梅花下只我一箇人來

戲述示學侶項均楊爵二生八句三  
十八字

前世爲僧石頭路滑曾記秋林風吹山青白雲感 置身  
天際目不識三皇五帝那有工夫替人拭涕

題曹君荔帷秋湖采蓴圖十二句五  
十二句五

相城沈叟部民應命小人有母公堂粉壁畫代帶亦何損

冬心先生自度曲

生長綠波中嫋嫋算絲帶葉連叢想趁晚涼三潭月下采  
柔載低蓬 五載未嘗鄉味今作白頭翁便歸去已過秋  
風翰君不但口腹無窮

秋蘭詞九句四  
十四字

楚山疊翠楚水爭流有幽蘭生長芳洲纖枝駢穗占住十  
分秋 無人問國香零落抱香愁豈肯同蔥同蒜去賣街  
頭

徑山林道人乞子畫梅題以寄之八句四  
十四字

山僧送米乞我墨池游戲極瘦梅花畫裏酸香撲鼻

松下寄寄到冷清清地定笑約溪翁三五看罷汲泉鬪茶  
器

冬心先生自度曲

十 當歸草堂

題江君雲溪杏花影裏填詞圖十五句七  
十二字

百尺銀牆一枝蓓蕾杏花紅得太無情便朝朝仙露洗他

不褪除非夢筆橋頭客含毫共相對 梢上濃春莫被青

禽偷嘴吟成好句玉響珠零勝人十倍聽笛裏新聲只有

七郎殘月可作配

題贈雪舫先生十五句六  
十八字

割龍耳捋虎鬚知先生何所不為當年舊事撥浮雲驚倒

霍家兒無端春夢夢醒多時 近客蕪城哀絲激管一棹

航船笑賦詩楚樹遠楚天垂湘草湘烟夢九疑真个狂顛

真个癡

為荔帷居士畫梅邊覓句圖十句四  
十六字

向凍僧窗為寫寒梅兩樹冰姿霜萼此心如在山塢 君  
歸去嘛酸香閑把花鬚細數想明月窺林清光一斛照冷  
吟人苦

冬心先生自度曲

冬心先生自度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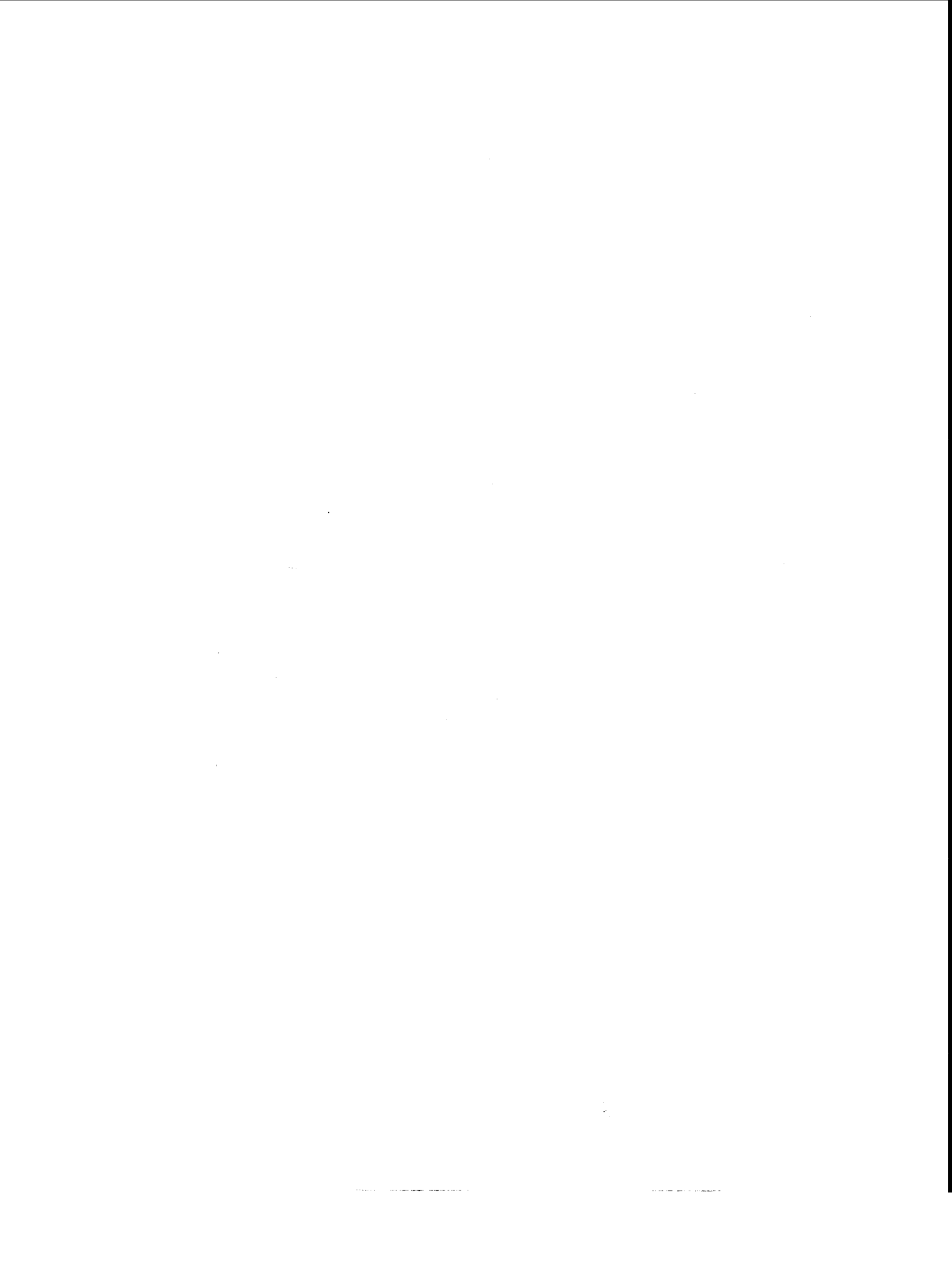
十一 當歸草堂

冬 三 卷

心 體

先 詩

一 生



冬心先生三體詩

杭郡金吉金壽門著

心出家齋在稽留山予避喧之地也齋中耳目清供

一物之微皆可入詩談人不如談物談物無是非也

種竹竹無算風嬉雲幽一竿吾癩取去釣東諸侯

九秋晚菊勸酒二月紅蘭笑人遊山卻有阮屐揮扇而無

庾塵

石女嫁得蒲家郎朝朝飲水還休糧曾享堯年千萬壽一

生綠髮無秋霜

訪澗上酒仙所居

消息三青鳥玲瓏九瓣花起居謫夫子碧落是仙家

冬心先生三體詩

丹梯常俯松閣湛露分沾藥畦昨夜何人偷飲廚中失玉

偏提

白雲忽自眉際出黃葉亂飛衣上來空亭久立非無意攔

路溪風不放回

過龍興寺寺僧設伊蒲之供因而止宿弁山山中對

月聽泉卽事有作

七重舍利塔尺二辟支鞦梁朝賜寺古茶板赴清齋

目短破月失照手寒澀琴罷彈眞箇一無所事猫兒狗子

盤桓

山僧留客聽山泉客與山泉有夙緣此耳此聲僧解否滿

堂飛雨夜忘眠

閉門非無事也

鄰女花錢少山僧鶴價無秋來新債主卻不是屠沽

雪中芭蕉一軸王右轄畫風流摩挲押縫小印非碌碌爛

羊頭

破屋三間可奈何請看壁上煎茶歌石如飛白木如籊除

卻高人不要他

不速之客日有所至放言高論皆抱道士也詩以書

懷搗之坐隅

袖有京氏易牀無和郎錢窗塵學書好掃帚毋相纏

客至左韋右布門開面池枕林作達不謀生產放言詎失

初心

冬心先生三體詩

八百株桑二頃田幾家耕種兒孫賢三十年來三易主成

都洛陽殊可憐

冬夜作消寒盒子之會筵上被酒各賦小詩詩成付

管弦一一歌之

吳家心字香貯以倭奩輕熏爐夜可戀果信火有情

消寒作盒子會乾紅燭底曲房第一兜羅絲手琵琶謝十

三娘

今日老夫昔少年月圓月缺缺還圓酒污貂裘故相惱北

風吹倒小觥船

過劉孟公前輩草堂有贈

妖花妨道眼白白與朱朱衰年都不愛只種藥葫蘆

殺蠅忽思楚蒲測日欲到扶桑問話目前太古不愁地老  
天荒

五品爲郎三輔賢瓦松賦罷太蕭然昨朝病酒今朝雨  
宅誰償私鑄錢

白贖

少吳是吾長孤生骨立寒人間重卿相莫強管幼安

有道蒲輪五辟名賢玉幣三徵可值拂衣一笑暗孽能與  
不能

蓄魚于樹烏棲泉物性相違便倒顛洗耳鑿坏非矯世此  
翁原不受人憐

過吳侍御野林別業同其親串數輩作文酒之會酒

冬心先生三體詩

三

半出觀宋人山水無款畫小立軸因賦此詩以代劄

記

故人朱絳貴昨謝驄馬歸無塵亦無垢新製遂初衣

范梈王甥談藝梅兄竹弟舉杯愛潔一日數沐下帷經年  
罕開

唐朝麻紙未刻絲裝界精能好護持鑒賞不逢勾處士青

山減色樹摧枝

枯梅盦梅花

此梅日戍削自畧枯梅盦香味如臘味聞之古瞿曇

天寒清曉呵凍林下水邊不忘那有雄蜂雌蝶霜埃作百

顛狂

雪比精神略瘦些三三冷朵向於誇近來老醜無人賞恥  
向春風開好花

題王高士元充山舍

五言繁主簿小筆梅沙彌能詩復工畫臣叔何嘗癡

香林無百毒草玉井有二青蛇終日看雲來去忽離忽合  
人家

手種靈芽仙葉同山南新焙昂花宮一甌嫩色欺春雪天  
上茶星是此翁

宅抱草木貧貞曜先生詩也噉噉終日荒廚斷煙秦

山人語也予舊處深閤時有戒心九朝三食又予之  
飯境也因希繼兩賢而長謠之不遭擯斥此予之獨

冬心先生三體詩

四

得也

江瓊夜已徹墨突午不黔卷舌古有誠寡言守星占

舊日杪櫛若繼今年薛荔成幃可怪一雙雛雀人前故街  
新衣

春風暗逐七香車吹得開花又落花畢竟春風忙甚事春  
風不到老夫家

得飽十四辛甫先生海宦官舍捐世見寄之書哀悼

不已書中遺言云當葬于杭州靈隱寺門便是長吟  
鶴髮翁夜臺也予爲後死者服總麻設位哭之并投

以詩高里之曲薤露之歌豈無謂邪

夢占鵬鳥賦鬼唱秋墳詩傷逝揮老淚若江河漏卮

三卅客有千里七品官無一錢小北邙山何處石人嶺下  
長眠

易簣書來墨慘新蛇兒年識應淒辰問君數日前頭事共  
諸驕車紙偶人

三過當湖訪張君龍威作此贈之

蒲塘水正暖桑隴花已飛  
呂郎小舴艋三叩白板扉

東吳故多才子君笑沈謝何劉好是禪  
襪野鶴林中高出

一頭

聖色唐軛古壙開題詩愛爾坐高臺  
豐狐筆管顛狂甚一

霎犇雷猛雨來子藏古軛唐時物也龍威為賦長歌

舟泊弄珠樓漫作

冬心先生三體詩

五

孤篷與短檣不載千里愁  
蒙頭聽夜雨此是野人舟

一日一日且過于思于思復來難得緣  
波留容綠波加撥

春醅

遠郭東湖少世情弄珠樓下冷  
清清破毛之禽晚爭浴汀

草渚花無賴生

將遊漢陽不得與龍威道別詩中所言則連日情事

也

官清俸錢薄縣僻弦歌稀  
六詩妙天下不識劉孝威

斜日額黃顏色迴船寂寂古津絕  
無花叢勸酒只有塔影

送人

角角雉聲麥秀初夫君不見心躊躇  
相思一夜滅衣帶大

別山前遠寄書

梁溪道中望九龍山捨舟策杖至聽松  
龕與松泉開

士茶話第二泉上追悼拙存恭壽兩先生  
不覺星燧

逾一紀矣

名山踐宿諾畫竹古人殊一竿頗矜惜  
不換紅瓊瑜

但愛細雨泊寺何勞峭帆得風啞啞以水  
為宅自呼日信

天翁

久亡緣骨松間客暫對尖頭泉上僧今日  
此心頓無著十

年前已冷如冰

賀家池頭看月

八萬三千戶清光戶戶開  
仙人玉屑飯分授見誰來

冬心先生三體詩

六

酒味如飴太重鄉愁似瘴無情  
今夜已判不睡笛聲吹到

天明

不巾不襪煩暑清一丈荷花露倒傾  
風亦小心雲掃盡涼

晴向水波三更

過張氏廢園

墮毛鶴隕子換筇竹開花荒池  
少人問聒聒私蝦蟆

圍丁背掃落葉有容斜陽叩門  
門外青山不改門前舊額

猶存

歌筵昔夜雨潄潄熏袖温磨散  
莫尋飛爵騰觚如昨夢紅

葩空自滿堂襟

容謝司空寺賓從日過繪事樂章  
皆負絕藝即諺禪



對奕各有品目因示小詩共作一笑

林中芭蕉樹佛前功德雲不壞與不滅一一試問君

妙畫深巖委澗新詞霧唾珠啼何必錢知什伯不妨路失

東西

空堂飽飯有基聲四角中央總不平客去斂杯無一子恨  
他黑白太分明

冬心先生夢遊山中見古松一株作詩以贈詩不贈

人而贈松是何意乎松之靈骸神景勝于凡軀千萬

矣松真有知其音冷泠然若相和邪

深山見道士顏色如少童自稱百木長散髮青蒙蒙

怪石久間鞠伏惡藤不受糾纏若問此松年紀軒轅在上

冬心先生三體詩

七

頭眠

半朽半枯死復生天台路滑無人行世間只得章郎好能

畫一枝風有聲

近日

寧為搯牀龜肯作被繡犧小草凍不死我心如卷蔬

洛中夫子開卦藪山老媪乞書惟此得錢不愧得錢一醉

何如

桓野長笛招卽至徐疑惡詩洗去多放狂近日得笑疾不

計人間責與詞

上巳春遊曲廣陵記所見也白頭羈客作此小兒女

語不免陌上遺銅墮翠之人掩口盧胡而笑邪

比肩列玉屏攜手舒春蕙願為洲上鳥不匹飛單棲

橋南橋北桃花老子也愛繁華鬢髯傾脂河畔畫中紅樓

孟家

香槽雁柱箏三撥芳草雞缸酒十分記取蕪城好天氣暖

雲如粉射斜曛

寄北山僧恆公

輕磨佛幌煙弄筆生精神牛羊馬犬豕畫畜不畫人

陸疾著毀茶論奚康廣絕交書此事便傳千古吾將入山

焚車

白荷花開涼四肢脫簾野竹相參差一聽秋雨秋池上不

夢公卿夢阿師

冬心先生三體詩

八

金陵楊孝父天性狷妙善奇篆有佚籀之遺見人輒

漫罵不已于最愛之近從南嶽來客揚州相對論世

作詩以贈亦狂泉之飲耳冷吟冷笑如何如何

怒割乖龍耳笑除風后奸何如君罵坐豪氣高桓桓

漢啓母廟石闕吳禪國山殘碑落筆眾妙之妙知卿舍我

其誰

三年出遊萬里歸白眼如君天下稀曾聞祝融峯頂宿喝

月倒行霜倒飛

客嘲賓戲有問及近狀者乃遣中山毛生答之石卿

墨卿頗有助喉舌也

手弄古時月耳聽空中泉黜帝是何物謔浪三千年

甲乙丙丁編集幽并齊魯驢題詩半在行路絕似西風雁奴

丞相車茵御史臺也容爛醉逞狂才郢中兒與洛中客可見東塗西抹來

寄懷萊州沈椒園觀察

勞山山澗青條佐陪清吟遙知戟門內五字稱詩林

車前八騶自有袖裏三疏會問年來風度不減青玉明珠想君

三五二八月嬋娟連宵千里目驟驟風吹破帽酒人散可記家鄉柳鮮天

論古不論今也今人安足論哉論古古人不我罪也

冬心先生三體詩

九

何敬容殘客呂不韋門生貪名與貪食相較孰重輕

龐德公非侮士羊叔子豈歐人抱此百年痼疾由東鄰不稱臣

買山而隱郭文舉恐富求歸王秀之近來此輩何曾有好

月好風空待誰

題昔邪之廬壁上

渴羌與荒僧不送亦不迎青苔斷履跡忽上筆牀生

隸書三折波偃墨竹一枝風斜童子入市易米姓名又落

野梅瘦得影如無多謝山僧分一株此刻閉門忙不了酸

香喘罷數花鬚

江君鶴亭在燕市購得古槧本書數萬卷載之樞櫃以歸作詩美之

問君遊天家買得書一車好書如好色非章臺狹邪

池北可充列庫藤陰定貯閒廳抽卷百回百讀翠蛾隔繡簾聽

三豕渡河事頗誕古蟬食宇仙何靈不為捭闔欺人語安問趙蕤長短經

辛未除夕獨酌苦吟憶老妻曲江江上

作客身千轉憶家腸九迴揚州好廚釀可惜是孤杯

春確紡車人老蘆簾紙閣燈深定設香花供養一軀長帶觀音

冬心先生三體詩

十

歲去堂堂挽莫追最難忘事是霜惟四婆裙于新漿洗今夜擣聲生別離

今日

鏡開掩新粉花殤失故紅吸吸復吸吸阿儂可憐蟲

丈人送衣贈藥名士汲水伐薪取資于友不淺味俗卻我率真

五言入格包明月一著饒先夏赤松詩損心苗某損智不如萬事任天慵

汪六巢林忽爾喪明樂丈慶夫患足經年不良于步好友情關作詩相慰此古人之疾也若老柏之有枯

枝寶鑑之失披照何礙乎其本來也

目盲張太祝尼跛觸左師捷行兼善視笑殺蔡充兒

寒處卻勝扇膝閉時卽是垂簾可喜羅臺不昧何憂蓬戶常漚

此後已辭傾險路從今不見尋常人一春花福仍消受弄影聞香各占新

冬心先生三體詩

十

冬心先生三體詩終

乾隆壬申初春春雪盈尺溼突夫炊予抱子影坐昔邪之廡檢理三體詩九十九首三體乃五六七絕句作一題者唐宋諸賢有之予搖筆不休可謂較轆古人矣是日汪隱君巢林著屐扶短童相訪云衰齡忽爾喪明然無所痛惜從此不復見碌碌尋常人覺可喜也又云先生何所爲予答以手錄三體詩將鈔木寄示四方交遊巢林又云先生詩奇異獨詣不求同能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似謠似歌得古樂府遺意驟讀之句棘摘舌再讀之合規中衆吾雖目盲心頗能賞之恐世間眼大如車輪者未必知先生之妙也一笑別去詰朝舊友陸竹民從楚州來揚州叩門造請自言兩耳閉空牀下蟻鬪不聞者經年問予三體詩會付劄劄氏否予以指畫紙而告之竹民曰吾之聾淫哇之音充塞于耳也吾之聾姦吝之聲洋溢于耳也若先生詩試爲吾誦之清清然冷冷然恍飛空中泉恍吹松間風吾傾耳而聽耳則豁焉開通便如飲治聾之酒矣他人耳雖聰不過箏琶之悅烏能愛聆先生高唱入雲也二老與予締交已近三紀論議特出迥非凡流真有道之士耶因記其言以當詩序云杭郡金吉金書

冬心先生三體詩序

一

集

羅

氏

一

家

蔣	屋	如	厓
氏	校	月	涂
慎	印	著	月
脩	甲	始	吉
書	寅	丙	成

自序

僕以孤寒儒緩之質幼遭多難幾幾不克自振於凡人世所  
爭尚率愆避退抑不敢與之校尙何詩之足云然自解事以  
來兵戈離亂之慘喪亡之慟兄弟友朋聚散之感道塗奔走  
飢寒之所歷與夫登臨遊覽之所及偶託韻語以自遣初不  
敢謂爲詩也古之君子期自立于世苟躡蹻焉爭時人所尙  
不以古昔人之學爲學即幸以詩鳴當世亦祇增有違者譏  
耳乃就假日痛自芟汰存數十篇邴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  
感聊存斯意已爾戊寅七月立秋日希巢自敘

丁十九 自序

金陵叢書  
附氏校印

小傳

羅笏字心魚號寶山上元人家極貧篤於內行而性倜儻既  
補諸生常留心經世學咸豐九年避兵蘇州上復六合策明  
年杭州陷上防湖策皆不用乃赴江北見時事愈艱著清淮  
團練籌餉二議其籌餉議略云近者談糧餉者動曰蘇常已  
失江北軍需實無來源又曰江北地瘠民貧愈捐愈竭如是  
則軍餉將不籌乎愚以爲持此論者未統目前形勢逆盤以  
籌之也自蘇常失利後水陸營盤駐紮鎮江一切日需必資  
接濟江路斷難阻行遂於五月依舊開江自是而江北米鹽  
兩政漸漸消行曾見上河下河之糧或數千石一船或數百  
石一船統歸仙女廟泊賣又見通泰鹽城之鹽亦駕大小船  
隻歸仙女廟口岸發賣且蘇常雖失而上海之貨或由關山  
關進或由鹽城進而北路登萊青貨亦歸鹽城進刻下仙女  
廟停泊海船亦復不少觀邵伯高郵洋藥僅賣六七百文卽  
此一端可知南貨之來者不少也加以今歲秋收尙慶中上  
積年以來亦頗不惡統淮揚州縣地方豈無殷實之家足以  
有神糧餉者特提倡無人以致公義不奮耳觀目前黃嶺軍  
救陞一策甫飭高牧而數百萬小民已風湧雲集亦可知江  
北人心依然近古也然則爲今日計者先莫如關山關及鹽  
城海口急設卡房以收貨捐其次莫如米捐再其次莫如鹽  
捐再其次莫如統上河下河十餘州縣按畝起捐固賴大憲  
經畫於上而又得練達董委襄辦於下江北雖貧支持有具

丁十九 小傳

金陵叢書  
附氏校印

也當此賊氛稍定而又適值收割之秋小民各安田里及是時盡力籌畫以振軍威掃平有日倘因循姑息而又虛事之難成則淪胥及溺矣夫軍國大事設策豈有萬全亦在司其事者善權緩急而已漕運總督吳棠頗采納之已而從軍浦口以軍功保訓導卒年五十餘著有養一齋詩文集

羅震亨字雨田笏長子年十七即入營司筆札事所得束脩悉寄供甘旨無濫費父沒事大母及母孝金陵既復奉父還歸里因充城南保甲局書記居母喪哀毀踰禮幾不起大母病每夜必自局歸躬親侍奉雖便溺皆扶持之日購大母所著物以進凡三月而大母卒震亨既疊遭大故貧愈甚與弟晉亨俱補縣學生館於常熟聞晉亨病而急歸歸則晉亨已卒

一一九 小傳

二

金陵震亨 蔣氏校印

卒乃深引以為痛決意不出遊近就軍需局幕光緒六年兼分修府志事未竟而卒年僅三十有五震亨者古好學始從實應成榕遊究明義理之趣復學古文於江夏張裕釗及同里汪士鐸得其義法生平不苟言笑不矜才德雖小惠不妄受受輒不忘然好周人急不以貧故而稍悔居家以禮自持盛暑不袒裼外和內介無賢愚皆樂與遊每日黎明即起三更始寢寒煖無間稍釋卷則如有所失故其學勇猛精進而疾未必不伏於是也著有續經正錄四卷服膺錄四卷正蒙課例錄一卷簞進錄一卷其則錄一卷五子要例一卷閩門必談一卷畫雅一卷古文風一卷羅氏家禮一卷羅氏家誼一卷有不為齋詩文集三卷日新記四卷與學堂藏書目一

卷

羅晉亨字接三笏中子諸生性清介嘗作養性箴有云天命之初胡虧胡欠後起援之主為客備又云天所尸者真之弗微吾所尸者守之弗搖可以規其學矣著有滿花館詩一卷羅鼎亨字叔重笏少子諸生著有陋習詩一卷

一一九 小傳

三

金陵震亨 蔣氏校印

詩

悼松八首

錯節盤根數百年無端剪伐作雲煙生爲梁棟材原大劫到  
刀兵性自堅此去定知非用世再來無復說參天黃茅白草  
存多少損爾精神太可憐

閒道黃山數萬株清森能及此株無陰沈大壑雲都歛夢斷  
空山月亦孤曾比甘棠歌勿翦難同荆樹慶重蘇木虛此後  
惟梅竹何處停車訪大夫

從遊無計學張房況值西風百戰場閱世何心貪雨露深山  
依舊傲冰霜明知大器多摧折畢竟英姿少蓋藏漫說後凋  
凋不得歲寒時節本荒唐

小用何嘗肯自媒橫空心跡總成灰難埋世外煙霞骨枉費  
人間柱石材風息尙疑龍化去月明空累鶴歸來如何手自  
操斤斧不向荒山闢草萊

早知生滅數難逃悔向青山誤走遭響寂有人思雁柱客來  
何處聽鴻濤儘無萌槩春都懶不露英華節轉高畢竟繁陰  
塞天地此番老去憶蓬蒿

遇雨分明有淚痕縣縣葛藟尙培根方期餘蔭周桑梓無復  
濃陰覆子孫往事六朝曾過眼舊時三徑已銷魂旁人不敢  
飄零感猶說森森玉樹存

果然青鳥早傳書刀下相留計豈疏焦尾或憐生意折空心  
曾慮王晉虛當年多嶺春猶駐今日童山盡不如漢使秦封  
都莫問難將真面再窺廬

絕勝西風宋玉悲斷輪妙手亦奚爲逼成野馬飛無謂學到  
遊龍技亦奇此地直增千古痛再來還待十年期江南林木  
多零落何處奇姿許子遺

震亨謹案是詩作于咸豐甲寅歲先是上元北鄉舊多松  
木虛村有一株高約百丈隋直無屈節上童童如翠蓋相  
傳爲數百年物先君每過此必盤桓久之不忍去癸丑亂

後四鄉大樹悉摧爲薪是松亦被伐嗣先君過此慨是松  
材大而未途用慘罹劫運因作悼松詩八章藉以自況稿  
甫脫友人傳鈔者甚眾迨余家屢遇難先君詩文雜著久

蕩然盡矣及還里而北鄉故老蕭條村落墟莽訪問頗不  
易仲弟晉亨留心先澤偶於朱心和丈所獲焉竊疑是詩  
爲先君初稿向聞長者述斷句有多少荆榛恨未鉏之句  
今無焉並識之

東山陽范詠春爲王仲莊告貸  
寸膠羞說理黃河聞說君家憂樂多今日琅琊王大道一門  
齊唱采薇歌

丹陽營次遇風口占  
無端天外虎生威直掣茅檐上翠微信急竟能驅石走力狂  
還欲挾山飛明知大地開萌芽無奈征人怯絮衣敬告飛廉

還欲挾山飛明知大地開萌芽無奈征人怯絮衣敬告飛廉



稍息怒淮南有客未曾歸

鎮江營次贈張星五守備

孝陵一別又三年聞說官階屢擢遷我已光陰拋逝水君真

功業奪凌煙論心虎帳懷前夕甲寅年與星五共事奮志龍韜

讓後賢深愧王尊頻叱馭堂堂忠孝任人全

千營環繞潤州城檢點旌旄指日行從此捲頭瞻氣象果然

虎口立功名順風既遇機仍滯好景方長力莫爭今夕筵前

一尊酒十分暢飲兩心傾

開館日作

撥攘干戈眼倦看殺機多處置身難不曾將相誇奇抱仍把

詩書壯大觀功業自來卑管晏文章豈獨重蘇韓江湖縱闊

收帆早好與青氈耐歲寒

挑燈重整舊琴書甥兒時嚼味初教子敢云遺一卷課徒

還欲足三餘自慙毛羽輸鴻鶴且喜孩童辨豕魚聞說功夫

能養正好留活水漲清渠

題高渭川遺像

一泓清水止無塵驗取從容就義身上風波歸浩劫愛中

天地得長春癸丑之難先生全卜家難殉都輕命趙氏孤遺

倘有人今日披圖親色笑哀榮深處想恩綸

將歸金陵留別朱心和

買得扁舟挈眷歸家鄉消息解重圍十年萍梗心無賴一旦

輪蹄計豈非白日無情嗟我負黃金有價愧人揮生平絕處

逢生慎竟驗今朝烙子飛

抽刀無計斬樓蘭殘破家山夢未關越國喜將文筆掃吳門

窮到酒杯乾欲披肝膽憑誰說不許須眉對鏡看一事差堪

知己告時難母健轉心寬

股家莊述懷二十首

敢說詩如百鍊金滿腔愁緒付哀音股家莊即羌村路贏得

顛連杜老吟

都是昆明劫後身廿餘人各走風塵天涯駐足知何處且戀

空桑未了因

七旬老母久龍鐘兵燹年來無定蹤誠恐暫離方寸亂趙巷

徐庶忍相從三年避兵北鄉并句又將由股家莊移居

飯飢稚子兩三枝依舊燈前笑語思共喜未為兵死鬼金焦

飛渡已多時晉子三子先赴江為北賊子

長女康延十七春一回相憶一傷神賊來死節閨門事難在

中流教母親妻先死餘江長女入水相救故妻生

我亦甘心付劫灰泱泱江水抱兒來奮身已是騎鯨去風到

神山忽引迴江心忽為賊吹回三子隨幸救及

絕無金液上丹霄多謝親朋舉手招大願船如天上坐暫離

苦海暫逍遙

家具全無一擔輕連朝衣食費經營每當窳冷囊空際忍死

還愁伴賊生

知交何幸遇他鄉真是窮途續命湯吹得春風成化雨一時

橋木盡生香 王德壽

骨肉斯文信有因未曾識面氣先親聖實心事英雄手壓倒

宋家劇孟倫 張樹南

多少蒼生待命身胸中真滿四時春笑予病比膏肓甚一樣

方兼補託神 成謙泉

覆額文章不值錢感君說項意纏綿汪倫情自深千尺那有

詩人李謫仙 汪黃原

桃源此地即仙津曾荷手番指點真多少避秦人久住莫嫌

阮肇與劉晨 王樂山

何止劉歆好獨阿金蘭玉筍幾班羅周郎未老朱虛壯八寶

湖邊至契多 同劉晨之應曾至契也

也曾招我北來遊一榻三餐位置優早副故人深厚意全家

何致阮清流

到底東南勢太難長城萬里城無端雲陽已失毘陵亂頭白

山人代磨寒

南北迢迢劫運多忽平忽起太風波煌煌聖諭誰堪讀宵吁

關心裏下河

生齒繁股有劫塵非關猛將與謀臣聖朝養士年深遠否極

終當出異人

自笑書生一得謀綠沈槍裏殺同仇年來深愧芻蕘獻徒有

虛聲道路收 四年曾帶水勇殺賊多名五年上級練策一並

今春在蘇上防船均第一賞焉

辛苦艱難暫保家紛紛國事亂如麻未知吾舌猶存後兵氣

何時換日華

實應書懷

搔首遙天欲問青江南無地著浮萍豺狼肆虐殊堪駭鴻雁

哀鳴不忍聽骨儘傲人徒嶽嶽影猶顧我自亭亭蛟龍已困

池中久何日驅揚萬里船

如許蒼生幾謝公筆花羞說豔文通老徐李廣民猶望 軍北

死到張巡鬼也雄 公謂張巡 蒼狗變原關世運紅羊劫豈

盡天工靈龍動業雲霓莫再書生議論空

述宵自笑強吟晤心事真教碎唾盡憤極時將萬里寫愁來

酒當杏村沽據鞍醉肉身猶健漏網妻孥氣未蘇堪歎浮家

無處著老僧相對學禪枯

也曾南北歷長征回首天涯幾萬程燕趙有人誇笠展江湖

無路請冠纓吳中愁見消冰勢淮上還須背水營我是安宜

流寓客依劉豈嬰仲宣名

題朱佩齋黃花雅集圖

湖聲聽十載一榻又吟身教子滿庭樂呼朋四座春簪纓還

本色花木照精神大隱居塵市 日氣清有別室 愜然迴出塵

黃花圖一幅許我墨塗鴉勝地齊彭澤高人總孟嘉駒光雖

月異牛耳更風華安得重陽近傳杯共飲霞

題桐陰課子圖

鳳毛犀角總超羣朗朗書聲到夜分始信父兄無溺愛居然

子弟盡知文桐陰播碎三更月芽含句留萬里雲我亦短檠  
動燕翼廿年回首說邱墳

芳名耳食到瑤編始信人間老謫仙一代猶龍歸筆底半房  
雜鳳舞燈前青雲路遠惟繩武白雪吟高孰比肩架上遺書  
窗上月披圖風景幾流連

自笑

自笑書生道路難一家骨肉且團圓來真辛苦頻驚賊窮到  
流亡敢怨官劫後方知朋友厚間中益信地天寬滿腔無限  
憂時淚南望江雲鼻已酸

贈股黃鎮雨花巷學三禪師庚申九月

慣結因緣到上方歸來心地倍清涼堂前丹桂一株老籬畔

一七 集一

金陵遺書  
前氏校印

黃花數朶香境寂雅宜同守黑臺空何處覓股黃無端花雨  
繽紛下想見高僧說法忙

自笑飢驅走四方茫茫宦海感炎涼匏瓜久信塵中苦樗藥  
方知世外香月蘂茶頻烹鳴綠紅燈酒喜映鵝黃禪林自享  
清閒福那有名韜利鎖忙

再贈

一卷黃庭足背臨筆花如玉墨如金誰探佛祖傳燈錄猶抱  
英雄負劍心國手有時還對奕話頭無事且長吟堂前多少  
琳瑯句想見三唐入室深

股黃鎮偶感次季仙九先生憶友元韻即示諸子

空際飛花濁浪搖幾人打槳故超超偶親鳧雁總連月轉恨

泥塗入此背綽綽敢云君國報枝猶得故人邀風波處處  
增惆悵英辨三叉路幾條

燈影僧寮徹夜搖中庭月色自清超書聲兒定同當日歸計  
親先話昨宵減價米盟何處乞乘時舟楫有人邀分明李郭  
相攜手指點安宜路一條

不信心旌鎮日搖分明投筆愧班超功名誤我成流水生事

依人歎此背綠木無端知計拙戴山何日慶恩邀年來戎馬  
干戈裏枉獻芻蕘數十條

青雲冉冉足扶搖須學驪萬里超成已多方期後日讀書

有味重良宵家聲中落還須振天意優容未易邀知否而翁  
艱苦甚年來空踏路千條

一七 集一

金陵遺書  
前氏校印

日暮抵揚州城門已閉野店留宿次日入城感而賦此

水陸經行數百程歸來重過古揚城北門鎖鑰將軍令東道  
逢迎陌路情襟被無溫同臥甲藜羹得飽免呼庚可憐多少  
黃昏客宿露餐風夢不成

雞人曙後一關開市僧人都逐隊來百劫難消執袴習千秋  
誰繼轉旋才屢更將帥皆動威異樣煙花半草萊點綴城池  
惟瓦礫不堪寥落有餘哀

有感疊前韻

夢裏還家不計程分明固壘與雄城三春乳燕尋巢意一片  
慈烏返哺情重疊旅愁生乙乙艱難世事話庚庚如何絕好  
華胥境不打黃鶯到不成

獲接干戈限倦開紅巾未去白冠來豈無郭令文公策焉用  
宏羊卜式才投筆有時贏菽粟留庵何處覓蓬萊元宗幸蜀  
歸何日南斗依依望更哀

抵瓜洲永營與馬生海秋再疊前韻

說甚前程與後程當年枉自擁書城銷殘鴻鵠摩空志化作  
雞蟲混俗情烽火幾回嗟棄甲親朋無限厄長庚從戎鄴下  
才人慣聊學軍書倉卒成

記得鐘堂卷共開凌滄搖嶽妙思來豈期奮志青雲客卻作  
從軍白下才似我已難誇拾芥勝人猶可脫衣萊自慙經世  
無良策慘聽嗷嗷鳴雁哀

自感

丁十九 集一

九

金陵遺書  
謝氏校印

腐鼠功名亦太難鮎魚寸寸上青竿味如茹藥何嫌苦心肯  
調梅不怕酸一片豬肝尊食客半生馬齒倖微官傍人莫笑  
同崔烈要把書生本色看

由三揆達周驟子庫融故人山莊並贈蕭雨卿

長隄爲界水爲鄉幾度歸來歎望洋始信人間多澤國竟忘  
天上有機槍黃巾無計通烽火赤子頻年足稻梁我是紅羊  
遭劫客難從此處脫滄桑

風毛麟角總垂髻座上春風話此宵萬里風雲君暫息十分  
兵燹我無聊門前柳柳陶潛隱堂裏花誰杜甫招安得昭陽  
能卜宅追隨左右學逍遙

贈友

臨川奇士小汾陽龍韜豹略色寒芒縱橫萬里長風長把酒  
問天不計航風塵一握結知己不嫌老態須眉霜連背燈火  
短篷坐一話滄桑渺茫茫此時紅羊劫未盡長槍大戟戰鏗  
鏘我正飢驅四方走下有兒輩上高堂忽作王粲登樓賦何  
曾振衣千仞岡丈夫不得途大用營營樵算徒老蒼畢竟一  
籌能報國休嗜利鑽與名糧

書介堂詩後

袖出新詩卷飄然白樂天漁樵甘淡泊花鳥話因緣才大窮  
難掉身間病自痊時也故鄉仍浩劫此集慎烽煙  
燕湖周真伯以悼亡詩李和卽步元韻

一瓣心香暗裏焚江干珠淚灑盈盈倉皇虎口曾依命頃刻

一一九 集一

金陵遺書  
謝氏校印

驚膠忽斷聲六載良緣成讖緯滿腔熱血記分明賊中辛苦  
都嘗遍愧煞須眉負此生  
好事從來慣折磨罡風偏促定情波專房未久誇連理一局  
纔成已爛柯樓燕幾回驚鐵甲牽牛終古恨銀河安閒不共  
艱難共豈獨黃泉涕淚多

難得重圍結伴逃春江泛月與偏豪丹心久寄魚中貫玉臂  
曾當馬上刀給賊有才存碩果相夫無命惜天桃移星換斗  
真奇策巾幗誰知有薛毛

聞道清明二月天有人酌酒拜重泉能披宿草君應慰漸作  
枯楊鬼亦憐白骨一堆惟化劍赤眉三面敢收鈿承祿膝下  
眞犀角定發幽光到日邊

觀火輪船

製出黃龍外相觀各磨寒先聲吞海宇餘力播波網不惜風  
迴紫全憑火煉丹重洋千萬里誰與入江干

文

鞠躬如蓋闕如解

鞠躬雙聲蓋闕疊韻鞠躬與取語皆複語焉有獨訓躬爲身  
者皇疏鞠曲飲也躬身也信爲曲身何必言如孔傳特謂鞠  
躬爲飲身之貌非即指鞠爲飲躬爲身也案廣雅鞠躬謹敬  
也曹憲鞠音邱六反鞠音邱弓反僕禮聘禮記鄭注引孔子  
之執圭鞠躬如也義正與此合是鞠躬當讀爲鞠躬乃形容  
畏謹之狀故可言如然鞠躬二字今廣雅亦謂寫鞠躬當作

一一九

十一

金陵書院  
廣氏校印

鞠躬不當作鞠躬說文惟鞠字訓曲脊曲故窮爾雅釋言云  
鞠究窮也似應直以鞠窮得聲集韻引廣雅鞠躬鞠躬鞠  
二字是鞠字之譌而鞠字尤爲鞠字之譌史記魯世家鞠躬  
如畏然徐廣音爲窮窮又可見鞠當屬下作窮何得反屬上  
作鞠據曹氏而求本音則可泥曹氏而忘本字則不可總之  
字體或異先推字母鞠躬同見母猶取語同精母夫何疑焉  
且下一日如不容一日如不勝一日似不息使上文是曲身  
何用如此費詞覆說乎此雙聲可熟玩而知也蓋闕非單字  
字如覆如一例亦非重字申申如天天如一例雙聲兼疊韻  
與鞠躬如爲一例蓋釋文古害反舍人本作害是害蓋通又  
與割同割者害也釋名害割也如割割物也說文割割也從

害聲故割與害同又與蓋同漢書儒林傳疑者邱蓋不言邱

蓋者不言所不知齊俗以不言所不知爲邱蓋而卿書作區  
蓋邱區闕三字義自旁通子路爲孔子欲正名是將使天下  
書同文因先以書名考之康成所謂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確  
乎不易若孔子第爲不知者戒則立說當效多聞則疑多見  
闕殆何必定言如更何必冠言蓋許氏全書中頗得此義多  
審闕字有形音義全闕者如礙下直云闕之類有三者中闕  
其二闕其一者如單下大也從匪卑附亦聲闕呂從反邑阡  
從反冎林從二水滌從三泉皆云闕之類至於爾雅釋言蓋  
割割裂後人有會通之者於難強之理謂之割愛與闕文之  
指將毋同此又不可不潛心蒐討也

一十九

十二

金陵書院  
廣氏校印

清淮團練議庚申七月

近日清淮安堵者非守禦攻剿之力也特賊未來耳萬一秋  
成以後徑欲磨糧將奈何萬一東南眾兵雲集勢窮北竄又  
奈何前於五月初三日恭讀 聖諭兢兢以團練爲務繼又  
簡放團練大臣團練使誠說其正本清源之道也伏查軍興  
以來江南團練不及江北江北有河漕二憲經理其上地方  
官承令於下自見整齊惜日久相沿司其事者知斷而不知  
練耳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  
可以即戎子路曰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民未有不  
練而能用者且周家寓兵於農時以蒐苗獮狩爲急兵家又  
有練心練膽練耳目練手足諸法練則成團不練不團且

不如不團不團則脂膏尙在猶可藏富於民徒團則經費日  
消何者有功於國觀江南蘇常已事其流弊可鑒矣方今  
皇上軫念民依其切切以團練爲事者正欲補兵力之所不  
及則今日之團練急宜掃除積習抽丁不可不慎也選器不  
可不利也操演不可不動也賞罰不可不信也單丁免流寓  
免解寡孤獨免餘則無論鄉城戶出一丁如富戶不願出者  
準以勇代所以昭其慎刀矛槍礮用短用長制遠制近缺一  
不可必取之精而用之廣以收有備無患之效所以盡其利  
既團之後大憲間月一考地方官一月一考董委七日一考  
技下者勸藝高者賞所以昭其勸信賞必罰兵家所貴藝高  
既賞萬一冲鋒冒矢間有傷亡亦當獎卹明知目前經費支  
絀非常然與其用於虛團不如用於實練故無論長官捐廉  
富民倡義此際既爭有無亦分多寡所以示其信如是則日  
復一日月復一月必有英雄豪傑可與共事者自四月蘇常  
失利東南膏腴盡爲賊有諜知既據後佚志悵心驕淫已極  
要皆無心於戰而轉以死自怯者倘江北練成大勇倚附官  
兵出其不意丹陽蘇常克復易於反手特江北大局事固有  
急於此者天六擬逆相去僅隔一湖若不迅速勦除日久必  
變果合淮揚一帶十餘州縣各團所團各練所練總數千百  
團練而爲一大團練再合袁營揚營之兵先將天六之賊一  
律肅清則江北可安枕矣倘仍前匪弊或觀望周章或齟齬  
不合有名無實安在人存政舉說

一十九 蘇常一  
金陵  
蘇氏校印

清淮籌餉議庚申八月  
近日談糧餉者動曰蘇常已失江北軍需實無來源又曰江  
北地瘠民貧愈捐愈竭如是則軍餉將不發乎愚以爲持此  
論者未統目前形勢通盤以籌之也自蘇常失利後水陸營  
盤駐紮鎮江一切日需必資接濟江路斷難阻行遂於五月  
仍舊開江自是而江北米鹽兩政漸漸消行曾見上河下河  
一帶之糧或數千石一船或數百石一船統歸仙女廟泊賣  
又見鹽城通泰之鹽亦駕大小船隻歸仙女廟口岸發賣且  
蘇常雖失而上海之貨或由關山關進或由鹽城進而北路  
登萊青之貨亦歸鹽城進刻下仙女廟停泊海船亦復不少  
觀邵伯高郵洋藥僅賣六七百文即此一端可知南貨所來  
不少也加以今歲秋收尙稱中上積年以來亦頗不惡統淮  
揚州縣地方豈無殷實之家足以有裨糧餉者特提倡無人  
以致公義不憤也觀目前黃鎮軍教隄一策甫飭高令而數  
百萬小民已紛擁雲集亦可知江北人心依然近古也然則  
爲今日計首先莫如關山關及鹽城海口急設卡房以訂釐  
捐其次莫如米捐再其次莫如鹽捐再其次莫如統上河下  
河十餘州縣按畝起捐固賴大憲經畫於上而又得練達董  
委襄辦於下江北雖貧支持有具也當此賊氛稍定而又適  
值收捐之期小民各安田里及是時盡力籌畫以振軍威掃  
平有日倘因循姑息而又虛事之難成夫軍國大事設策豈  
有萬全亦在司其事者權其緩急而已矣

一十九 蘇常一  
金陵  
蘇氏校印

懷白軒詩序

古來詩之傳與不傳殆有天乎士人發為歌詠沾沾於風雲月露之間而不足與於絕業者無論也即其才軼唐宋追漢魏卓然成家方謂不朽如操券矣乃困於泥塗歎於知遇其可傳而不傳者何限即哀然成集傾倒一時而或殘缺於尋蠶散佚於兵火漸滅於鑽尾流離半生心血霧散煙銷作者如牛毛傳者如麟角亦古今所同慨也陽湖陸子文泉昨於五月中避亂來中閣傾蓋天涯如舊相識出示所著古文駢體外有詩詞舊集為四集自兵變以來乃缺其一識者惜之嗟夫蔡氏典寶名已徒存南陔白華亡猶待補全者不必美羨者不能全此亦天意之未可知者耶乃今者緣假自天物

歸其主護持神物殆為先生成此不朽矣一再讀之與前所見之三集真成合璧余知此集一出必能扶大雅之輪振斯文之緒與青蓮後先輝映傳諸無窮耳僕不知詩又何敢言詩向即偶有所作劫灰已冷近復家攜八口土歷十遷足藹風塵心勞薪水無聲之詩不作而作而不作傳云乎哉而所以樂為先生序者知其必傳惜其幾幾乎不傳又幸其經喪亂而卒得以傳者殆有天乎僕誠不容默默也至詩詞中之無體不備無美不該則盟給諫徐大令趙于岡黃武香諸先生言之已詳予可不贅已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七日序於中閣寓所

擬上吳漕帥時務書

為謬陳管見謹將恤民通商整武修文防河課鹽諸要務按合時勢妄肆敷陳仰祈鑒核事竊以江南自軍興以來小民疊遭蹂躪近日天六浦已經收復省垣雖未克復而南岸沿江一帶有大營駐紮在前鄉民似可安集而江北之民向之逃亡在外者百不歸一即間有散置尚在荒田可耕而收穫無多征徭頗眾竟有甘心餓殍而復出者南岸形勢困苦尤甚江南收成較江北稍遲始遭陰雨繼遭蝗蝻山圩所收十只一二加以游兵散勇硬取租稅租稅不已復為搜虜搜虜不已復為勒索一切兇頑與賊無異又其甚者如元句徒陽沿江近賊等處突經搜捕鹽米俱空竟有飢斃一室而無殮者似此困窮實堪憫惻書曰民為邦本固邦甯孟子曰民

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雖疊經各大憲嚴加申斥總以愛民如子為念而司其事者非親為具文即患在生事斯民命無由復甦也應請大人於南北兩岸擇良將弁賢守令以轉其機然後漸議撫卹之法則庶乎其可已沿江釐務接濟水師實為救時良策前雷憲創舉按月捐輸動獲數萬自蘇常失陷沿江各卡日壞一日加以章程屢變收放之權半歸糧台半歸水師其中多寡緩急之數萬難劃一雖稽查嚴密百倍從前然自洋商通行駛一葉之大輪載萬金之奇貨飛駛長江即有中華大宗土產概不奉捐此包攬漏越之最

大者次則有不領糧餉之營而硬行不捐有特旗幟照而希圖免捐者又有甯幫釣艇無論重進重出若干貨槩以十

十六

一兩二十二兩釐金了事種種暗銷殊為可惜所抽之款不  
過上江之紙販茶葉下江之油販米等件藉以塞責司事之  
員清潔無論已萬一廉隅不勵所用非人即有折減以圖招  
徠者有大頭小尾以營利者亦有稽察不嚴假手於扞查核  
算而實法者且沿江正卡之外每有早卡不用聯票在委員  
恃以為津貼之規在商販恃以為取巧之路加以正捐之外  
又有所謂上號費票釐費扞量印子費補平補色費每銀一  
兩必算足制錢一千八百之多以致過卡客商積怨成仇異  
者泰興周家漁港之禍悉由此起也今日莫若一掃臺之事  
權則本正杜中外之偷漏則利興裁雜費以暢商旅之行慎  
口口以握權衡之要庶漸有起色即或各販易制惟洋商難

一一九 廉集一

十七

金銀票書  
周氏校印

然往者洋釐局之設口口運局之設洋商亦復奉公奈該  
商包攬影射過多以致沿江各卡紛紛爭執若果洋貨歸洋  
華貨歸華因物辨物各捐所捐又何難就緒哉此外如機捐  
房捐柴捐花布捐既各有專司然大橋之絲為各省綢緞之  
源各村鎮之小典自大典盡後獲利百倍此俱關乎捐項之  
大宗緣前番未舉行似亦不妨試辦也武備之修江北已有  
成效惟九洲洲一壘至今未減實為南北要害緣該洲係九  
省通衢尤為由南竄北捷徑一日不滅一日之憂彼所恃以  
無恐者不過艦堅礮利早道僅一線可通耳前張副帥統數  
萬之師相持一載攻擊不下後用聲東擊西之計頃刻而奪  
其明驗也現楚師之戰艦得一二千隻李營之戰艦約數百

隻俱於該洲之上下游既未能滅此朝食則不可力爭勢  
不得不以謀勝且兵家原有形聲實之說我張吾三軍外示  
以必攻之形聲繼與以必克之實而又運以反間之謀否則  
或誘敵以斬臬或賣敵以塞礮否則合南北之師先圍省城  
以恐之或先下丹陽以斷之且風聞省城之賊不滿萬丹陽  
之賊不滿三千聞楚師紛紛南下俱有畏而思竄之思如果  
一鼓殲擒彼且救援之不及何暇守此無用之孤壘哉萬一  
日久不克迨省城難守又紛然為北竄之謀則滋蔓又不知  
何若也是以為九洲洲之捷固未可須臾緩也

擬上吳漕帥尺牘

一一九 廉集一

十八

金銀票書  
周氏校印

韓退之情非得已一請荊州試李白也愛莫能忘古人值時  
事之艱難抒性情之蓄積雖管窺蠡測無補涓埃而馬渤牛  
洩或資藥籠不避言高之罪直寫狂愚願分字下之榮非同  
干調良以禽必擇木而棲蟲亦俟秋而響也恭維大人以名  
世之棟梁作中流之砥柱九天九地之師壓寒賊膽六養六  
安之政悉協輿情望重宣房擅疏滄泅決排之用才澆肅相極  
轉輪飛挽之勞扼南北之咽喉雪山久望存詩書之精液冰  
鏡彌光某籍沿白下學愧青衿稟既虛糜成均濫入秋風鍛  
羽邀鷗鷺者七科烽火驚心賦鴻敷者十載其中或爽樵算  
或任咿唔或登細柳之營或入蓮花之幕簫吹幾遍尺枉徒  
勞近雖職備冷官有如匏繫無奈綠慳熱客頗類桐焦潘安



仁孝母板與每愁菽水虛藏用關心世務敢借南山願陳下  
士之燕爾上瀆大人之鈞聽于一切恤民通商登武備文防  
河隸盟諸大政按厥情形呈其願末僅副其太甚而不敢苛  
只擬其可行而不敢礙不過見聞之末非求藻飾之工明知  
直學遂良有妨忌諱畢竟憲師汲黯不味模誠羅隱之數阨  
半生依然寒士吳公之治平天下當代偉人素仰公忠或者  
芻蕘是采敢辭冒昧定貽草索之譏

羅氏一家集卷二

金陵叢書丁集之十九

上元羅震亨

詩

寶應齋居二首

戰賊驅萬族滔滔去不返鴻濛訖今茲萬載同且晚蒼昊自  
高高聖祖日以遠藐焉究何為循躬恆自反

整鼓劇江左我生值戰伐薄析成苗黎老親憂白髮靡勝歎  
時艱所如輒願厥人定儘勝天勉勉振衰歇

詠新柳

三春恨未早成林裏颯風前弱不禁官道行人多苦熱他時  
好為覆濃陰

過枚乘故里

枚叔游危國始卒克自全吳梁屢抗疏辭嚴義亦堅良由乘  
氣正太璞完其天末學矜詞賦稱道失所先讀史欽品慨慨

然

慕恐流連君子居亂世焉用文藻傳披煙來故里清風尚冷

漂母祠

漢高謾罵常輕士項籍殉殉志不同塵世儘無薪相國讓德  
漂母識英雄

千金猶豔說酬恩淮畔祠堂草色昏諸母尚傳泚泚業幾曾

賞識有王孫

隨侍家大人高郵道中

壬戌

雞唱淮濱曙登程曉色股浪翻野鴨蕩風緊馬蓬灣押患陸  
原古征商吏倍頑中途親訓迫跋涉已忘艱

送春曲

春從江上來還自江上去但見上下帆不見春歸處萬賴寂  
無聲柳橋已飛絮

從事浦口水軍

十年兵警徧嚴阿書劍飄零在嘯歌學隘恥言知己少家貧  
恆覺負人多山連故國雲都慘江擁樓船水不波出世功名

經世用自慙盾鼻日空磨

聞友人述曾湘鄉戰略

偏聞江左有夷吾將略居然出大儒豈獨東南成再造要將

寶宇復全圖

以薪十載軍容整奉職三朝相業敷帝敵民瘼  
皆已任各宜引領盼肝膈

記夢

獨子本不才少小罹孤露祖母七旬餘幼弟歲兩度八口事  
畜難脫就日以懼幽明境不運呼所渾無路昨夜拜慈顏音

容若平素敬聆訓誠辭種種難畢具在耳尙分明殘更餘語  
寤枕上淚猶零

偶一欣二人

無故

史閣部墓

一灑鼎湖淚難收版籍亡有才調悻無術格辱王節烈天  
能掃衣冠土亦香刊江又兵火祠墓感荒涼

十二月十七日還江甯泊周家山

風送扁舟返舊京家山再到慶重生當年大劫經斯處夜半

潮來磨尚驚咸豐庚申江甯軍獲克子儀大帥以故至周家山事

蘇州先君

鄉居度歲

戰鼓聲為臘鼓聲十年始幸視昇平眼前未見流亡復寂寞

江山無限情

烏夜嘯擬新樂府體 乙丑

烏夜嘯聲楚淅下有孤兒心慘悽胡不飛向西山西山西

不可處生小即在江之許哺乳長成知返哺返哺無人我獨

苦故枝蕭條不忍歸寒霜冷月生意微寂寞餘生隨處飛飛

飛何日止恨不身俱死夜夜哀鳴祇如此孤兒終夜不成眠

曉來撫心煩煎不覺烏又嘯窗前

過采石 丙寅

太白先生舊酒樓宮袍呼酒已千秋西江明月東流水依舊

騷人滿眼愁

過東梁山

山勢開重關去舸如騰越時清險何為任爾守虎豹

寄捷三弟

風高寒雁下林於報汝天涯一紙書旅次新詩多感慨邇來

舊學更蕭疏身多病思良藥子近年疾甚睡滿飄兒憶晚

蔬香鄰有各蔬曰為想挑燈秋夜裏定搗幼弟課三餘

漁父行

漁翁結網潘須曲船背蓬頭赤雙足不著蓑笠意閒閒賣魚

沽酒稱所欲自言舊是臨湖老生值承平時正好一從寇盜

充四郊年年遷播愁潦倒邇來結屋古渡頭門前江水自東

流名場利藪絕塵想舉網日與鷗鷺伴春風秋月獨消受朝

潮夕沙相浮游白髮滄江嗚姓氏人間理亂不關愁況今戰

伐猶滿地身匿名逃堪肆意我今七十乃知樂深悔當年實

不智我聞翁言若有悟翁其隱者行乎素我雖江海涉風濤

願職升沈與去住翁兮翁兮我心傷海上釣鼈願莫償文章

無價功名賤行當與子相徜徉

思歸 丁卯

東望雲帆迴歸期屢誤吾故人隔山岳遊子寄江湖風雨鄉

心急關河客夢孤遙憐諸弟輩佇我費踟躕

紀聞

聞道中原戰師臣展壯猷謝安民倘望陸遜少多謀偉略清

餘孽嚴威響虜酋平戎應指日憑眺好登樓

讀放翁集

往來乘益老征鞍公是三朝舊史官才大易招風月謗夢多

方覺海山寬黃金欲駐朱顏易丹雘能回白首難一記南園

休貶議要看亮節不摧殘

雜詩

疾痛呼父母困阨呼蒼天人情固爾爾詎我獨云然流滯在

異縣人事多乖懸所思不可見  
撫心憂煩煎安得凌風翼遊  
飛至君前

程禍不截體恆歎他人衣粗糲  
不果腹恆歎他人飢此願良  
非奢斯人今所稀分祿齊晏子  
高風安可希

侯忽感云莫遊子歸無日  
繩旒渺所歎默默忱有失仰首  
觀皇天戰取逝何疾心意無可  
娛盡簡欣在軼虛名勿復言勉  
勉求其實

除夜書懷  
又是一年過蓬飄將奈何  
簡編空插架歲序任拋梭  
祭悵良時缺詩徒客路  
哦卻欣豐稔象祥雪徧山阿

北風一夕緊戰士共伸  
威雪夜禽元濟中原拜岳  
飛寇窮猶

走險清時險官險軍險賊險賊險賊  
民困尙嗷饑誰繪閩苦陳圖達

蔡閣  
聞合肥李公平山東河南諸賊成成

十戰淮壖苦揭竿中原  
騷釋幾會安近傳天子宣明  
詔再見

書生上將壇大帥威名  
殿領鎗羣酋羅列拜衣冠  
維持尙有難辭責西塞  
塵氛東海瀾

正月泛舟歸江甯  
憂感年年客路盡今朝  
幸泛歸爐帆浪煙水新波  
裏人在

江山春色中白鷺洲  
邊清夢醒翠螺峯外笛  
聲雄一身侘傺家零落  
何日優尤免厥躬

出太平門

貧寒心憂出北門傷今弔古  
費評論深溝駭駭將軍路  
廢臺有驚戰士魂僅有田園  
仍茂草無多雞犬也成鄰  
地經烽火

青山改春兩難蘇舊燒痕  
燕子磯題壁  
潮聲鎮日撼磯頭剩水殘山  
無限愁惟有哀章終古在不  
隨劫運向東流

返無爲州途中作  
蝸角微名苦自欺扁舟又動  
吳鄉悲江多好景堪消  
酒山少奇觀懶詠詩半夜  
濤聲登旅夢明朝風信問  
篙師年來慎慎征途味雙足  
購購敢謝疲

懷將大幼爲蔣二紹由商邱  
北轍南轅抗俗舉年來詩句  
更清新流離與我原同感  
契合如君有幾人故國江山  
空極目梁園風雪老吟身中  
背頻望隨陽雁曾有書來道  
性真

不寐起作家書有感書示諸弟  
寒夜朔風急燈昏不成睡  
撫枕心悵悵百感雜沓至憶  
子總角時諷書蟲識字庭訓  
擬傳經寸陰殿指示滿望  
獲皆恩長

成頭角異紅巾來粵西江  
表倏倏烽燧余時僅八齡  
日向深山避此時東南方  
無地不驚悸瓊尾迨十年  
險阻命幾墜府君

磊落才濁世多所忌抑塞  
齟齬終鮮民哀忽界十八  
學從軍舊業頓拋棄軍帖  
日操觚旁午心足累頓欣  
劇賊平奉母旋

故地詎意兩載間永感無餘  
此死喪病誰卹中宵獨飲  
淚弟

秣寡所依淒涼不忍記替諸病劇時垂死難藥仰良醫悉欲  
袖更生天所賜又如軍敗時散卒無所寄良將難爲功收拾  
防厥蹟此中無人工動輒關天意天意不可孤誠書無妄冀  
豈不思杜門飢寒即立致婚嫁尙茫茫當務急爲智爲客詎  
得已敢言心力頓搔首問諸天初服何由遂惟望弟輩成濟  
濟遠大器進退可無難俛仰不滋愧重理架上書精心古人  
義不對歎與癡一任旁觀議卻增遠塵囂成我十年志振筆  
直書懷鐘聲起鄰寺漏盡雞一鳴筆閣心如醉聊寄諸弟看  
長篇知何爲

風公祠

一腔忠愛具瑤函江畔行吟豈畏譏何代忌才無斬尙千秋

同志有彭咸荒祠夜雨騷魂至邨酒田翁祀典嚴欲采芳菲

歌楚些榜人無那促懸帆

返江甯舟中口號

曉霧冥冥接太空一江上下挂帆同天公畢竟無私意日日

朝南暮北風

抵龍江關

嚴城百雉遂雲開江外斜陽畫角哀寄語西風傳近訊爲音

客子又歸來

水災歎己已

一春不雨農覺額男嗟女咨歲無麥天帝忽怒鞭龍起傾軛

一瀉八九尺一兩農人欣再兩農人泣一兩三日尙未休長

江巨河水欲立未及十日皆汪洋泛濫都市來湯湯高地向  
可處卑者莫與當但聞夜半風鳴勢尤急驟雨壓屋傾垣牆  
田園深沒秋無穫四民何以免流亡我聞楚皖災尤甚千里  
哀鴻替已際秋來淫雨猶下注數值翔隨莫能禁飢民號號  
就遷徙入則無食出亦死國家振恤恩縱寬溝壑難待朝  
廷旨吁嗟乎廿年以前恆水溢時尙承平民力逸場來喪亂  
又十載瘡痍未復民多疾大兵之後繼凶年國匪民貧嗟兩  
失安得長鯨吸盡一方水日餐半菽心亦喜默訴眞宰當唯  
唯

落葉三首庚午

素商乍朔節瑟瑟多驚風羣植乏貞性焉得葆蕙龍託體未

能固無爲怨天公

空山篋寂寥殘葉積滿地不見游山人但見山樵至四顧長

太息踐踏爾何意諒哉松柏姿寒暑骨一我陵谷有變遷柯

葉無改易安得根節堅千載同不墜

腐草且爲蠲楊花尙化萍胡爲青青態顛顛無遺形棄置信

有分斯境堪幾經滿耳商聲警焉不惜飄零

東溼縣朱少甫

獨攜詩卷逐征塵楚水吳山去住頻六代悲歌懷杜牧三湘

風雨弔靈均騷人寄託常耽酒豪士胸襟不諱貧欲效桓伊

三弄笛停車相對已傷神

有感

齊居日不憚閉戶時讀書短檠夜兀坐冷雨侵窗虛街柝聲  
漸遠簷鈴響亦疏此中有靜境心迹與之俱

自笑生計寡涉世慘不歡耕乏田負郭游嗟行路難窮巷鮮  
所值四壁風聲酸文章洵足貴莫教飢與寒一卷日坐蒲臺  
老編巴殘清宵讀天問昂首思漫漫

除夕書舊寒後

載吟舊藁更增悲積悔盈千莫可追客路十年充日記離憂  
一卷寫風期刪存祇在稱心處鍊錘惟求本色詩戎馬縱橫  
歌嘯苦至今雨夜怕重思

春日南郊 辛未

幾隊行馳陌上嘶波光雲影遠離沈瘠田雨潤麥苗瘦廢壘

一方 原集二

九

金陵雜書  
周氏校印

春深草色淒風景饒人遊更好江山助我句頻題歸來低首  
方公墓碧血沈埋杜宇嘯

秋登清涼山

幽境頻年偶一游茅庵新築足句留江迴故國遙天迴山鎖  
晴煙曉氣浮曲徑盤旋蕪萼合孤亭危聳水雲流昨宵急雨  
溝澗滿老衲欣逢話有秋

警 王中

幼年不知學及壯乃滋悔欲學味徑途趨向更番改茫茫黑  
暗中自欺還自給迨識徑與途歲月不我待翹首望藟林浩  
渺若煙海嘗親暹學人齋恨每千載感此勃然興猶幸壯志  
在一簣至成山端由氣不餒自今與吾約有恆爲主宰往者

過不追來者功則倍白首以爲期矢之日無忘

入城口占

南郭尋春已倦行夕陽西下海雲生歸來燈火長干路人影  
匆匆亂入城

英慈湖華嚴菴謁曾文正公遺像

艱危終靖戰塵昏廿載忠勳客至尊西海波清空有願南天  
星質莫招魂豐碑時墮居民淚愛樹難忘舊相恩湖上一龕  
遺像在英雄兒女漫須論

孝陵

淮泗真人布衣起長劍一揮四方靡晦盲宇宙復清明我道  
功惟漢祖擬定鼎方爲萬世謀一傳叔姪忽仇讎末年燕子

一十九 原集二

十

金陵雜書  
周氏校印

春燈恨不盡龍蟠虎踞愁東郭裝我一坏土廢寢殘垣紛收  
暨道旁猶立前朝碑大書陵木禁樵取我朝盛德及前王御  
筆宸章極表揚離經十載烽煙厄子立豐碑尙喬皇

過向忠武公 張忠武公 舊壘放歌

縱橫荒岩鍾山陰下有深溝二丈深年來慣聽楚師盛吁嗟  
幾沒將軍心將軍神威如霹靂用兵悉祖楊無敵 向公山出  
下本 百粵三楚迄江南萬里孤軍獨聲擊癸丑之難賊如毛

金湯十日已不牢登陣雖有鄭人哭齧齒嗟無唯陽操戡亂  
方期九重慰將星頓質雲陽尉靈旗風雨時往來尙鬱將軍  
不平氣沈沈帳下張桓侯誓承公志復神州此賊不滅將軍  
恥此身不死朝廷羞雄城合圍賊食絕豈知成局翻迸裂東

南華益更鶴張幸有楚軍終參滅吁嗟乎英雄不論敗與成  
二公雖死今猶生忠義之氣在天壤豐功偉烈胡可輕至今  
父老山前泣猶說將軍昔日名

登鍾山

少愛茲山高巖崑崙甲四境雲出與天接變態生俄頃恨未陟  
峯巖一覽千里景駕言出東門放步肆遊騎自負驪力健直  
欲造絕嶺豈知數十武流汗已及顛徑陷石更危心若嚴師  
警倚石定喘息行行復自省夙抱遊山志此行特發願前途  
十倍難胡爲心柄精神力勃然生攬身捷于影矢念終不退  
何愁路多梗山風吹我衣塵虛倏忽屏絕囂有茅茨聊習山  
中靜

鍾山遠眺

俯瞰秣陵郭晴煙幾縷搖江聲流蜀楚山影盪金焦天際自  
茫茫諸峯相揖朝霞置身無上地昂首只青霄

歸步二首

炎囂倏西逝遊客歸興發予尋來路攀蘿躡苔髮免首目  
視足步步防顛蹶名山偶流連心思頓清越所歎勝跡多窮  
力訪不竭回望北高峯雲表自突兀

始信登山難下山亦不易不涉險與危焉知有平地自我行  
嶮巖兢兢未曾墜如何入坦途頓跌幾再四恍然悟斯理乃  
自人心異境危心則放境寬心則肆吾今知所師見山勵素  
志

一一九 鍾山二 十一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將之杭州示捷三叔重兩弟並索和

吳橋越禮聽聞驅欲向西湖記勝游滿剌皆無礙客

還滋弟輩憂檢點詩風安展齒歸來與爾說杭州

杭州之行不果疊前韻

諸弟曾酬醉後謔擬將好句助清游

簡編莫慰故人憂武林雲氣西湖水夜夜山川夢越州

叔重弟讀書四松菴歌以勗之

我生不辰值患難飢驅學廢心彌亂壯來事事不如入此物

此志空悲歎仲弟好學性最靈能守先世寒穉青從師聞道

一一九 鍾山二 十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幸最早先生門心氣勞勞志趣無由愜卓哉吾弟志高亢質

既英敏年未壯好學雖與仲兄同每情所趨無定向繙然習

靜避塵器占得清涼一角迤嚴設課程功矢倍書聲恆出博

山腰我觀古來有志士勸學往往殊等倫名儒餘韻流風在

勿製虛名給此身嗟爾良時不可失收爾放心懲爾逸苦志

惟期學業成而兄恨事或稍畢

暮春出太平門書所見

匆匆三月暮今乃涉郊垌雲霧有餘碧山橫不斷青野禽鳴

奮若瘠犬吠空庭無限傷春意惟留潤草馨

一色野田景無風花自飛春深鳴鳥樂草長耕牛肥初辨麥  
抽甲新陰柳拂衣聽鶯寒食後遊客欲忘歸

喜晤幼翁自長沙歸

吾友經年別相逢時一欣豪情仍似昔詩格倍超羣胸盪洞  
庭水筆凌衡嶽雲湖山題詠處風雨定懷君

九日三千里征塗興倍豪眼前無鄂鄂袖底有風濤對酒噴  
升斗論文傾輩曹叢譏才兩度又悵泛吳剡

河樹夜坐

溽暑夜未徹盛熱餘燼燻獨坐寐所歎思古我心忡延爽啓  
窗牖案戶自互空繁星澄碧水朗可悉數終搖搖燈妨來有  
客歌聲雄人云爾自樂吾懷實不同

之常熱別捷三叔重兩弟

江上顏言別離亭只斷腸遺經期謹惜先德尙潛藏身世同

丁十九 風集二

十三

金陵 謝安 謝安 謝安

塵瓠生涯感夢梁每當風雨夕神繞蔣山芳

夜泊東溝

布帆無恙挂中流兩岸青山認舊游江水江風才百里三更

人已到東溝

舟中望金焦二山

十五年中往返頻山靈應笑尙風塵樓臺新換人間劫天時江寺江

草木長留太古春蘇山木跋浪魚龍壯京口漫空鐘磬

答江神雙峰舊有雲霞約何日登臨證宿因

五更抵江陰

江外雞鷓鳴遊子征帆在行行四百程浩浩長風利岸樹鬱

殘雪山雲拂古寺東望水拍天海潮又迎至

晨發江陰有感咸豐庚申之難

官軍左次丹陽江常州大帥已不守賊馬充斥狂無前望風  
官效流民走流民何地堪逃生涕哭但逐建官行達官一何

渡江去流民百萬嗟無聲江陰舊爲忠義地效死弗去古良  
吏人情今古胡相懸湖山亦有含羞意爾來海內洗羶腥江

水安流連海濱我向三公祠畔過款款獨對君山青

上元日懷馮夢華

別君纔十日倏忽似經年希古惟吾友無才步昔賢名山紫  
夢寐塵俗苦纏綿月夜頗西望吳江霧暮煙

晚眺

兩辨平曠綠色鋪春雲靄靄影模糊虞陽晚景工於畫一片

丁十九 風集二

十四

金陵 謝安 謝安 謝安

斜陽盡隔湖

讀史忠正公集

深深鬢眉烈丈夫風雲慘淡憫燕都孤忠難把辱王格隻手

能將半壁扶慷慨誓師心尙壯艱危授命淚全枯武鄉責任

文山節赴義無慙古大儒

地老天荒正此時要將臣節一身持涕零有表稱先帝似續

無孤屬義兒難使同朝消水火公水火聊憑長劍報君

師左公梅花嶺比棲霞嶺松柏猶森南向枝

青史興亡仔細觀南朝天子盡偷安廟堂無復君懸念箠策

空令元老殫事去山河新版籍魂歸華表舊衣冠易名兩字

崇人極異代夜忠自古難



曾向邗溝展墓楸荒城鼓角夕陽愁  
忠魂常共梅花冷血淚猶隨江水流  
遺疏依仗高廟恩偏安草草老臣羞  
笑他十日揚州記忍說元戎事失驚

透黃憤之入都

文譚俠盈月雅抱殊未央河干擊征榜  
座客斟離觴終知嘉會易但借道路長  
膏秣日勞勞征夫去遠遠待詔公車門  
羣英競迴翔書生止京縣報國惟文章  
屏營歧路問送子我心傷蒿蓬伏鷄雀  
阿閣集鸞鳳安得搏風翻隨君去朝陽

偶作

鎮阜歸雲隔暮煙東來意緒倍纏綿  
吳中景象春如海客裏光陰日似年  
鄉夢慣隨殘月下吟情都為好山牽  
短檠昨夜燈花報應有家書到案邊

偕友人遊歸氏園

虞麓春晴靄碧煙春游得款吟  
極鳥囀一院無賓客花影迴廊有洞天  
位置別饒名勝趣品題聊結異鄉緣  
今朝且盡杯中物莫話邱園增惘然

謁言夫子墓

一坏高廬北城隅夫子遺風起  
儒恩百世師聖尊十哲千秋文運啟  
三吳人能北學當時步道已南行  
聖教敷遙望尼山增仰止孔林終古樂吾徒

舍幼瞻用元韻

百里遙相望春花又滿城孤吟僕調苦  
羈客易惹生風雨僕伴契湖山  
踏蒼翠東林故人在幽夢最關情  
常熱地低濕多驚人蟲夜見蜈蚣長  
六七寸者行壁間次早余睡未起  
又有長四三寸者行余被首幾為所  
齧酒效願

北體戲筆之

凡物小而毒無若蠱蟲比蛆人不及  
知皮肉已墳起然蠱僅兩翼亦只四  
蹄一物毒頗同其形甚不似蠶雙尾  
則肢昂首色朱紫背長黑象綠光潤  
似肌理黃腹具鱗鱗骨節露齒齒即  
其節節間各具足兩趾長者將盈尺  
短亦及半咫緩行來如肢疾行去如  
駛陰暗恆傷人防禦無所使吳下蠶  
澤地及夏實多此昨夜方讀書有聲  
出壁紙購燭驚一嚇橫行若

十一九

有特殺之吾仁傷不殺吾義廉竹度  
備先言尚未決意皆彼若會斯意  
躬身旋隙裏彼去吾轉疑舉目若皆  
是徹宵豈爾眠防患頗懸擬如何未  
達晨臥榻敢窺窺旋幾禍吾成擒未  
及爾爾足何只百吾手僅十指吾拙  
爾則巧吾正爾則詭來或緣疑生逝  
豈緣緣離地曉起空驚疑默默思所  
以虎豹猛于山蛟龍磨于水鳩羽與  
蟪蛄毛與囊矢或毒遭蠟蝟或五逢  
蠶子或為青蝦觸或為長蟬抵既設  
種種毒值一因不死其害猶未已更  
具小蟲多馬蟻螫人足疑蝨入人耳  
蠟蟲從外蟻蝨產自己臭費青繁股  
跳蚤致瘡疥嗟哉七尺軀萬類宵環  
俟避之未能避揣之不及揣爭欲削  
其膏危哉人已矣我今先自防處身  
期慎始備我所及知其他命可委絳

惡雖貴殿虛思尤貴弭任爾種類多吾自有道授守正不阿  
邪虐嗟何懼彼是以君子林魁魅頗不哀

雜詠

品物媚春景萬族增光妍所值悉新物故者誰為憐紅紫燦  
游西一任俗否賢靜撫歲寒枝四序任轉遷君子去時尙默

默惜華顛

夜月入我榻照我疏淡襟詎因旅况寂皎皎證素心對影不  
能寐所思在瑤琴宵涼光益潔故人時一臨慰我長相憶古

歎嶺相尋

春陽氣候殊寒煥異朝夕朝方白給衣夕已棉裘易防禦稍  
失籌風嵐入乘隙虛思貴未然要在循其迹天心善驗人觀

理勸自惜

燕燕集華堂街芹巢君室夙識主人賢相遭故不失怡此山  
水佳梳羽適翔逸喃喃听達春情愛由人出北雁倘來歸雲

海復樂佚

四月二十二日訪羅氏藏書不果

南沙文獻久銷沈汲古而還有嗣音謂毛氏能使遺編珍若  
命良由亂世重於金牙籤自具輪函氣秘閣難償費校心我

欲門前供酒掃爭如未許服虔臨

訪寒山寺故址

紫閣圓嶺迎眸要向寒山冷處游羅刹已荒追盡失淒涼  
霜夜客停舟

寄家書慰仲弟

文字無靈亦騙人嗚心李賀實傷神自今好覓安心法為保  
白頭相現身

旋江甯途中作

半載辭家苦休言客路豪書來憐弟病歸去歎兄勞心急途  
難縮憂多興易挽故山雲樹裏鄉夢已先翔

哭仲弟

入門寂靜爾何之冷落荒祠只縞帷縞帷于清涼山中不道遠  
遊才半載頓傷短命到同枝臨終但有思兄淚過感難成哭

弟詩一世情親無面訣今年悔恨在分離

再之常熟

又作東風打槳行淒涼今昔頓殊情室中藥竈憐妻子原上  
鶴聲慘弟兄疾疾有靈酬夙志浪遊無計負躬耕傷心十二

年中事盡向天倫缺處生

登北固山絕頂望江山舊有亭兩楹鐫句云此身不覺出飛  
鳥無手還堪釣巨鼈因用鼈韻成一首

北府荒涼北固高西風曳革薄林皋山前雲氣失孤塔海上

湖頭來六鼈帆影迷天隨鳥盡鐘聲落水想魚翔英雄事業  
才人恨都付秋江東去滄

中秋無月

風雨毘陵道孤舟悵此身遙憐諸弟輩同是歎佳辰無酒心  
如醉有愁詩最真休嗟藏皓魄未忍照離人

再訪羅氏藏書不果

古里村中兩問津有靈簡策亦嘲人  
鄉烟觸地來無分呵護  
吾猶望鬼神

遊破山寺用常少府韻

我來值九月霜信到楓林此寺相傳古  
遊山何厭深寒松戰  
秋影幽澗洗塵心一徑西風送但餘流水音

登虞山口占

夾徑新松觀石苔側身南望白雲開  
太湖三萬六千頃盡向  
遊人眼底來

題柳如是小像

小朝廷圯南州裂紛紛冠帶趨  
平轍何物美人不解事乃令

一一九 羅集二

一九

金陵遺書  
羅氏校印

尙書獨死節尙書文譽傾一時網常大義豈不知祇因一念  
忘君國千載殊歎女心癡臣不死君妾死主妾不負主妾心  
苦妾心苦兮妾歎歎此時主心究何如心不可知妾已死呼  
嗟大節讓女子句欄亦自有奇人省識章臺畫裏身拂水山  
莊曾訪古傷哉名士不逢辰

登虎阜

塔勢嵯峨石壁開名山無恙我重來  
西風獨立殘碑下四顧

茫茫弔劫灰

五人墓

人生自古孰無死死得其所真男子  
空拳揮斥緹騎靡聞豈  
奪魄高皇喜殲殪五君氣何雄  
大節一振天地通千秋之名

賁賁同何減當年忠介公

偶作之

曾曾鐘阜雲滉漉青谿水迢迢望遠人  
厭厭情莫已遠人期  
未來幽巖貞素履奇峯天可摩  
巨溟源有始會當翔健翰御  
風周八紀

題張受之布衣小像並楊忠愍公諫草拓本册

赫赫容城老峨峨陳草盧格天兩大疏  
曠代一迂儒節烈世  
爲靈權姦魄已誅丹心與浩氣行裏未模糊

病愈小步

秋來一病弱難支孤負黃花剝蠶時  
不道彙句未出戶園中  
搖落已如斯

一七九 羅集二

二十

金陵遺書  
羅氏校印

將之寶應夜泊下關西子

南北青山兩岸攢煙波浩渺接雲端  
心懷魏闕憂恆永身臥  
滄江夢不安月影暗從殘雉下  
柝聲時雜海螺酸  
竹筒以東流一櫂揚州去莫作腰纏跨鶴看

渡江口號

小隱難成喚奈何名山志漸付流波  
時清不擊中江楫閒倚  
櫓竿理權歌

過揚州

名士風流半履霜重來誰識杜司勳  
那堪廿四橋邊路依舊

當年月二分

過露筋

激澗湖光變，雲煙波深處。見鷗羣我來，卻向淮南去。細雨蒲帆過露筋。

寄馮夢華夔州

懷人江水四千里，清夢巫峯日往還。杜老悲歌寄夔府，史公

箸述在名山。采風好記巴飲調，攬勝休嗟蜀道艱。見說憂時

憂倍切，瘡痍曾復舊時斑。疾時忠

鬱感

正教少陵遲左道，從茲出古今。中夏憂塗軌若循，一楊墨擾

晚周佛老盛漢室，末流役材智舉世。中其疾，鱗鱗韓昌黎，仲

義邪少黜大哉，洛閩傳撥雲重見日。豈知世運偷斯義，時能

悉紛紛異所趨，聖心沒卷帙坐此民心。頑汎濫終四益，賈達

今不作舉目恆惴，探憂世雖有心濟時歎無術。窗前展卷看

默默恍有失

九日

空際秋聲帶雁來，江鄉風景到尊罍。蟹因佳客爭先上，菊為

重陽次第開。滿眼青山堪遠眺，關心赤地已成災。游行別具

幽人抱滯用登高，作賦才

酬張銘三新之直刺原韻

久慙東野藉詩鳴，夷險年來飽所更。圃老寒風容骨傲，天空

孤月印心明。北窗志可希三古，南面書須擁百城。珍重扁翕

醫國手，銘三精浸嗟髮白已多莖

與徐生

聖祖向千禩，六籍說已紛。羣言味微惜，陽矜多聞明。遠殊

其趨道，派派供支分。後賢引為憂，瘡口迴泯莽。世人苦不察，但

逞葩藻，文理道本非。遠反己，悉可欣。寂寥賢哲後，志學劇劬

勤

美材不易生，生之恆誤棄。切琢功自荒，云胡得為器。古今泯

泯，人大率務才智。才智豈不佳，無學俱疵累。實行自學成，好

修斯詣粹，勉勉懲浮情。適征亦聿至

古詩二首贈戴建泉玉成

魯驪大義隱羣喙，爭乖離端由忽質。詣誕妄以為奇，坐令天

地心晦塞。無人知濂洛，理其緒微言。乃可窺人心，溺千載。視

此翻詆嘗，豈識平生行。根柢實在斯，吾道有紫陽。聞義詔來

茲理明道彌廣，諒哉百世師

綺歲虛營營，中復多患難。三十無一成，撫膺徒悵惋。時過方

志學事，倍功祇半聞。道知無時中，宵起長嘆峨。峨實應師成

先生示我，以道岸琢磨。期良友竝力，無泮渙日夕。望君子纖

瑕勿我道

夢仲弟丁丑

爾歿條四歲，何曾夢見之。孤冢悲宿草，相念無窮期。昨夜事

幽會，慰我長相思。握手若平素，傾懷訴所悲。虞山泛歸櫂，摧

我荆樹枝，一面不可見。撫棺致哀辭，霜露雖屢更。此心無改

移，湛湛敘衷曲。轉幸如生時，醒來淚零落。惆悵令原詩

寄懷錢伯聲觀察靜

寄懷錢伯聲觀察靜

由來循吏出儒林  
清德于今仰鶴琴  
鄭白新猷存水利  
文實山 興黃舊政在民心  
化工點綴情原適  
家學  
商量蓮更深  
勞我虞山雲樹望  
年年慙愧效書津  
唐貞女 己卯

貞女湘鄉唐太守際昌之女  
上元湯沐之之媳也其夫宜  
杭年十五病殤時女年十六  
未成昏禮至是稟命父母過  
湯門守貞閨里傳為盛事  
白當道請旌云

鬱鬱蔣茅雲混混沅湘水  
靈秀乃鍾女子子女子十六共姜  
比鬱鬱兩鬢歸外氏  
經麻拜主哭不起地老天荒只如此  
悠悠白日忽西隕  
一曲人間詠可哀  
朝廷綽楔鄉閭頌知入貞  
懷渺若埃

讀賈生鵬賦  
一 一九 卷之二  
二十三 金陵書畫  
謝氏校印

太息西京命世英  
一篇鵬賦了餘生  
湘流空寫靈均恨  
漢室徒高絳灌名  
聖代何嫌遭放逐  
大才豈必定公卿  
憂傷我亦憐俯短懶  
向蒼蒼說不平

送張時亭入都兼懷蔣二紹由

少年志經世  
意氣凌無前  
自謂康濟業  
唾手追陳編  
豈知世變經人力  
限以天遲迴  
日疲茶與俗  
相周旋  
張侯不羈才  
千里始著鞭  
天衢期踈陟  
陸挾策遊幽燕  
廟堂憂外侮  
側席方求賢  
金臺自崔巍  
願君陟其顛  
勿但事文藻  
修賦帝京篇

同學三五人  
至交推二蔣  
長公純懿資  
中道悲草莽  
次公亦英才  
瑣瑣勞塵軼  
生死交莫渝  
思之意不廣  
彼蒼善困人  
尤

香因吾黨得  
喪不嬰懷  
利將有攸往  
公等悉圭璋  
明堂待薦  
嬰嗟予類  
欲欲欲徒  
恨惘惘  
蓮此理  
經心私契  
獨幽賞  
北行  
遇次公為我道長想

六月六日黎明偕叔弟遊元武湖觀荷花五首  
卅里湖光散曉晴  
荷風散散向人迎  
清遊自具墳  
舊樂蓮曲  
菱歌倍有情

荷花萬畝靜含煙  
初日升山色更鮮  
波下魚苗波上鷺  
一時翔泳鏡中天  
胡僧遊我上漁船  
小泊橋陰與亦豪  
盪到荷花最深處  
休疑太乙駕蓮遊

宗臣遺粟渺如仙  
誰復寶俸泛畫船  
惠澤深時轉難頌  
湖丁但說相公蓮  
官隄五里臥長虹  
樹樹蟬聲送客同  
一角山城千頃水  
歸來滿袖藕花風

六月十日夜與建泉步月偶作  
澹月灑清影  
微風拂熱襟  
遠懷千載事  
來證兩人心  
至道原卑  
邈浮雲任古今  
因之感同調  
淒絕廣陵琴  
時抽  
謝四  
怨友

十一日偕洪君卿  
后楚珍  
周禮泉  
易雲農  
家  
洪魯丞  
遊莫愁湖三首  
翠微山色入窗來  
掩映湖光一鏡開  
如此湖山如此客  
愧無佳句壯池臺

豈須勳業頌  
王侯那用風  
情說  
莫愁我欲呼  
朋湖對岸靜無

人處弄漁舟

一種幽懷別有思湖山到處且吟詩白雲無極滄波遠不擬  
南朝樂府辭

讀紹由所輯其兄幼瞻遺詩有感

蚤歲才名動京洛壯年好道重經師不堪康濟羣生志僅見  
風塵一卷詩粹實如君猶短命克家有弟慰長思消然我亦

令原痛簡斷篇零未輯遺詩三編花前

擬老杜諸將五首用原韻

黃圖兩戒判河山萬里波斯許款關互市玉門同異域求源  
藥醬出人間中原日蔓奇淫毒窮巷徒滋淚潰般魏絳和戎

洵上策書生未敢展愁顏

一十九 風集二

二十五

金陵遺書  
周氏校印

獻捷欣聞克八城十年始見漢臣旌燕山雖勒驃姚積瀚海

猶屯充國兵逼處強夷計陰狡籌邊上相志澄清幾人堪任

長城寄嘉嶸關前氣未平

方今寰海慶銷烽後患深虞隱萬重海水豈真精衛陲函關

未可一丸封同甘士卒情誰篤坐擁旌旗鎮待供眾志成城

堪禦侮漫言洗甲盡歸農

登食居然等奪標田橫島客氣難銷樓船下瀨稽征討琛寶

中山已寂寥北趙強藩墮變服南垣偉績孰垂紹蒼茫東望

頻搔首海客猶談歲一朝

四顧高吟百感來清秋成角有餘哀閭閻苦尙供兵府宵旰

憂惟罷露臺捍忠好紆籌海策銷愁莫律勞軍杯防邊翹首

思飛將應有封侯幹濟才

題胡煦齋秦淮展履圖

三月春城春欲歸垂楊院地綠四圍憑軒搗景默歎息幽懷

恆與流光遠故人書來請展履山陰往事猶可希詩礙酒棹

重點簡勝遊昨是今豈非愚園主人風騷侶招朋雅調廣琴

徽高歌不讓王逸少名句欲琢謝元暉更請餘情入圖畫秦

淮流水猶芳非百年瞬息一行樂奚爲縛束櫻塵機俯仰今

昔無異致流連景物增光輝盎然尺幅春常駐莫放河橋柳

絮飛

丁十九 風集二

二十六

金陵遺書  
周氏校印

文

論道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夫天地之所以有萬物與人之所  
 目異乎萬物者皆道爲之也道在天地無瞬息之或間道在  
 人心無須臾之或亡是故天地之陰陽風雲雷雨以迄一草  
 一木一鳥一獸無一非道人之云爲舉止與夫一聞一見一  
 顛一笑亦莫不有斯道行乎其間古聖人哀生民之罔罔也  
 於是制爲文字發之圖書以顯天地與人至近之理當是時  
 又有數聖人繼起教之以稼穡興之目學校示之目冠婚喪

丁十九 羅集三

金陵叢書  
羅氏校印

祭導之目禮樂詩書範之目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後  
 治之目官司威之以兵刑故言語衣服有異者有禁奇技淫  
 巧有制者有誅上以是爲教而下以是爲俗及至周初而道  
 之燦然於天地間者乃大備焉而無遺憾成康沒聖道衰而  
 生民復泛泛然無所檢束於是漸弛漸縱而大亂作矣臣有  
 弑其君子有弑其父天地易位倫常乖外人道之不論於禽  
 獸亦危矣哉而魯有孔子生斯時而不能退與羣弟子處  
 洙泗間慨聖道之就溷憫人心之日喪於是明天道而贊易  
 修政事而叙書理人情而刪詩謹節文道鬱滯而定禮樂誅  
 賊亂垂法戒而著春秋約而精之隱而賅之而其義胥統于  
 論語於是羣聖人微言微旨大經大法畢萃於斯使萬世之

天下由斯道則治反斯道則亂修斯道則吉祥斯道則凶如  
 布帛離之則寒如菽粟離之則飢嗚呼至矣自是以往百年

之而世運又大變孟子起而救之卒不能正浸淫至於蕞秦  
 壞井田廢封建燔詩書阮儒士毀法徇私愚一世耳目而驅  
 斯人於禽獸聖道亦幾乎消滅無遺矣嗟乎羣聖人經營數  
 千年而不足一暴主敗壞一二日而有餘是豈天道也哉漢  
 興訪求遺經于煨燼之餘先王之道得目精明於後然世主  
 狃于苟安不能復古愈久而世變愈出教過不遑遠云古道  
 此所以漢唐以下之治不得若三代之盛也子思子曰苟不  
 至德至道不凝豈虛語哉而於時又消之目佛老擾之目俗  
 學淺士騁其猥詞姦民鼓其異說而習變詐逞奇巧者於是

一一九 羅集三

金陵叢書  
羅氏校印

出乎其中人心日偷風俗日以做羣紛紛然於頹波壞浪  
 之中而莫知所措幾何其不胥一世而禽獸矣夫目孔孟之  
 世去文武未遠已破敗而不可救況今去孔孟又數千載其  
 世運之變更人心之巧詐彌出而彌甚過此目往更未知遷  
 流何極然而歷世大賢援之以聖道亦以聖道援之而已矣  
 課農桑則浮末可漸禁興禮讓則變詐可漸息崇經術則邪  
 說可不行敦儉樸則奇巧可不用是知教化不根諸倫常非  
 道也人材不求諸學術非道也政事不出諸詩書非道也故  
 曰巧法不足以御下巧器不足以歷久悖聖道不足以長治  
 久安外聖教不足以立于天地觀夫堯舜禹湯文武之盛與  
 夫漢唐以後之所以爲治爲亂詎不朗若列眉哉是故天地

無日月則不明斯人無聖賢則終昧聖賢無六經則理道終  
虛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董子曰道何嘗息  
只是人不由之耳吾是以知聖人之道終天地而不能息矣  
彼習爲異說者驅斯民于禽獸而已矣

范韓論

甚矣國家不可一日無重臣也重臣者內而姦邪背人之憚  
譬外而蠻夷要荒與夫草竊奸宄之不敢發上格君而下奠  
民胥於是臣焉繫之苟非備文武之學沈毅其度和韓其衷  
與百僚共建厥事欲修安內攘外之業難已讀史至范文正  
韓忠獻其人未嘗不歎學之純而業之懋也文正少時以天  
下爲己任及任事也則曰爲自我當如是忠獻平居不慕榮

一 一九 卷之三

三

金陵書局  
影印

利迨爲相聲色不動天下以安歐陽修自稱百修不如一韓  
公是可想見其爲人矣二公當英仁兩朝忠職動朝野王素  
蔡襄夏竦輩憚其丰宋文正之責呂夷簡主廢后議忠獻善  
處曹太后母子間尤人所難能也迨二公合謀規復靈夏橫  
山地遂服西賊與西賊廢破之跡雖諸葛之於南蠻汾陽之  
於回紇何以遠過此雖二公功業之一端然亦見名儒爲將  
帥爲國重臣夫豈偶然哉世之持論者次文臣無武績至比  
諸隨陸之徒若二公者非以儒臣縮兵符致元吳乞和西方  
數十年無事是豈得以一文臣目之乎嗟夫士伏草莽間不  
究其幹濟之略一旦在位淺躁嫉忌同列且不能堪中外往  
往輕視之又安望其策安攘讐怪邪光昭郵治與前賢齊聲

並譽彼二公者可爲人臣法已

缺視銘

妨于吾者方其堅厄以天者勿求全

墨銘

執之也定運之也敬其行乃正

筆銘

勿謂爾柔吾能直之勿謂爾剛吾能曲之

鑪銘

香諸幽曲呈諸容觀爾將何道

又銘

見其面不見其後孰知後之有咎

一 一九 卷之三

四

金陵書局  
影印

又銘

明其本明而不昏物來應物而不存斯爲日新之門

墨盒銘

耀于表晦于裏君子之恥

又銘

款其光闕其香聞然而日章

筆筒銘

鈍者棄諸銳者登諸繁古皆然今爾何惰諸

又銘

長則崇之短亦庸之羣短羣長惟吾容之

燈影銘



降吾明者養吾明困吾明者生吾明故君子以拂逆而成  
墨費

三倉之字惟南傳六籍之文惟爾直數萬載之遺身萃百靈  
於毫顛金馬翔步漆豔磨研潤色大業垂光值年此子墨客  
卿事也故默然守吾太玄  
曾文正公石象贊

同治壬申春公薨江表士民思公不置奉公畫象祀於莫愁  
湖華嚴庵中越九載邑人潘君口口懼縑素之易盡也爰募  
鑄貞珉用示無極厲震亨為之贊贊曰

讀公之文炎炎其言觀公之德淵淵其源世震公之功靡遠  
弗蹙而其虛周百世之遐目營八荒之表囑克闢其本原有  
一十九 五

要君子終不可誼光緒六年孟夏上元後學羅震亨謹題  
重修常熟王公祠墓記

實時既重建張忠敏公祠之明年有以常熟王公祠墓請者  
議攷公諱鈇明嘉靖中以金華進士來宰斯邑值倭奴內犯  
築城訓卒保疆力戰倭聞風憚之嗣倍邑紳錢參政泮追倭  
遇伏俱死朝廷褒其忠詔立祠死所士民感之因留葬虞山  
之陽往者粵寇亂祠墓俱圯實時奉天子命忝攝蘇藩嘗行  
縣至此見公手築之城屹立如故功德在民者至今猶稱頌  
勿衰為之景仰久之適有復公祠墓之議實時正捐俸與役  
而邑紳葉都閩金榜慨然出錢六百緡目任其費於是檄攝  
常熟縣事魏君晦先相基啟工不三月祠成墓道亦同時工

學今奉錢公合祀祠中仍舊制也嗚呼有明倭寇之患往代  
所無自高帝初士誠友定餘孽東逸海島負隸內訌海疆因  
以不靖厥後邊隙益開風掠塗毒益甚至世宗中葉劍殘幾  
半天下當是時枋臣當國聞外紛更如王忬張經身為大帥  
朝捷而夕易去即威繼光俞大猷任環輩經營閩浙江南亦  
皆奉制寡效而公以數百新集之卒挫數萬橫行之寇力固  
疆圍威憚裔裔功雖未終志亦壯矣後之莅斯土而登斯堂  
者仰公報國之忠思公待民之惠法公道愛之長以無負今  
日修復之意是則實時所禱祀以求之者也  
沁碧廬前記

常熟古稱巫咸舊域自仲雍來奔而地始著晉子以後名賢  
往往出其鄉其流風遠澤長也余久慕是邦之山水與賢人  
故跡思一游焉以拓其志氣甲戌春友人黃子慎之貢於廷  
余因從此先是王申問慎之與蔣子幼瞻同客邑南之莫城  
嶺即志稱莫邪鑄劍處也其地左虞山而右尾湖雲水相送  
陰晴異觀春夏之會景象尤美幼瞻因名所居曰可青慎之  
居茅廬廬外有竹幼瞻復名之沁碧云未幾幼瞻作楚遊攬  
匡廬洞庭衡岳瀟湘之勝而此中幾寂然矣及余之至昔之  
修竹已增新篁十數竿殘碑甬解箴箴有聲閒步其下手撫  
一竿思我君子意亦夷然自得也夜來月影縱橫几案照我  
殘編風聲連旦不息時有鳴鳥來集如調簧然間以田歌樞  
唱往復牆外假仰嘯歌觀聽一適百憂不感逸興環生謂非

一十九 六

吾性情之助耶古來賢士棲遲靜詠之鄉不必皆名山大川也自常人觀之率尋常邱壑而已乃知古人之樂別有寄託於山水外者非時人所及窺也余性嗜遊覽而塵鞅牽縲來此數月恆思一摩虞山之巔南眺太湖東望瀛海泛三泉昆承之權不可得也閒臨虞之南麓拜仲雍晉子墓道訪絃歌樓經子游故里而返嗟夫余不能如古人樂于山水之外而規規焉樂於斯廬者寄託之不遠也幼瞻近寓無錫將有山左之行慎之客都門未歸居是廬也又動余懷友之念矣

沁碧廬後記

余記沁碧廬未決月太守錢公巨履茅將更柱楹多朽蠹謀易巨瓦且高大之請費于大府得尤相基曾作有日矣或曰

一十九

七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屋新之誠善去敗茨而易陶瓦煥然改觀斯地之幸也或曰毀屋成屋不足計惜慮外修竹培養於數年久者一旦因拓地除之屋之幸竹之不幸也又或曰因屋除竹猶可獨惜蔣子三年泥爪將與竹俱去子移來未久行又他徙又子與蔣子之不幸也客言未終余乃啞然笑曰子言過矣竹不以除不除爲輕重蔣子亦豈以是廬爲加損哉且有而之於無喪而極于盛天地之化也自余之來青青之色悅吾目矣箴箴之聲怡吾耳矣清冷之意又沁吾肝膈矣日玩吾友之翰墨又如對我故人矣游息詠歌天倪畢露廬不負余余亦不負是廬矣雖居一日已足致樂况及決月之久乎然余心之不能無感者惜口口以來失此廬之真而不復有此情景矣雖

然此情此景不可復有而余意中之情景其將何日忘之也說因復記之曰白幼瞻

遊惠山記

遊虞山後兩月時維季冬將歸上元訪幼瞻無錫前期幼瞻以書抵余云有二三好學之友願訂交焉噫余何人敢辱是邦賢士之不棄耶然以余之鄙陋得友其人正余之私幸也乃命舟往斯時也林木蕭索山川闕寂寒風冽冽積雪盈山於是諸友遊遊惠山之麓同舟者十人先泊黃埠卽世所稱小金山者也巡廊憑眺慨然思昔之戰伐而今依然山高而泉清也旋移舟祠堂涇其中忠臣孝子佛弟名儒循吏與夫貞烈節孝之祠往往而是惠山爲居人羈客春秋遊覽之所而是涇爲游人所必越庶幾登斯山者一一識之曰若爲忠若爲孝與佛若爲名儒循吏若爲貞烈節孝將目之觸而心之感念之發而行之成余又慨古人用意之深厚也乃酌酒王武惠公祠堂謁高顯二先生及華孝子祠拜吳泰伯廟入惠山寺飲第二泉水登臺四顧鬢雪半消流連光景笑語爲歡哺時而返嗟夫昔人嘗歎山林友朋之樂造物者比之科名福利不輕予人予則曰爲斯樂也造物固未嘗一日靳彼微逐于富貴利欲日與其樂遠而忽欲之其樂豈得而就之哉今諸君方篤志正學爭砥礪於忠臣孝子佛弟名儒循吏之事將出其學以競美前人則斯游也又豈僅山林友朋一時之樂哉而余今日得周旋諸君之間又何幸也同遊者無

一十九

八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錫王忠廉蓋臣王鏡瑩獻平汪木雲實素由家風翔千及楊  
模範甫昆仲上元蔣師賦幼瞻也作記者上元羅震亨也是  
日也爲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尋傳塘村祖塋記 丙寅

嗚呼自逆賊據江甯爲僞都官軍環郭而壘以數百計鄰城  
之山往往斷而爲濠內外鑿隧道數十百所坍塌決裂時時  
而有其居民邱墓亦多與焉同治三年六月王師克江甯時  
先考見棄已一期矣冬十二月奉王妣以下歸上元王妣乃  
命小子震亨曰吾往日未嘗覩祖塋知在叢寶門外十里土  
名傳塘村守墳者徐姓汝往尋之震亨乃敬謹受命於是月  
二十五日清晨出南郊但見白骨盈野碧壟遍高阜大旗颯  
風森森然有殺氣行數里村落無煙田中悉蕪蔓廢壘縱橫  
塞蹊截徑離瞻四方愴焉抱慟再南行數里不逢一人亦不  
識其處轉山側見茅屋數家入詢之正傳塘村也詢徐姓所  
詢適其鄰也徐姓聞余言自鄰來曰君非城內羅某尋墳者  
乎吾爲君家守數十載後惟吾及一女在耳因導指墳所  
幸無恙識其昭穆穴再拜而旋復命王妣王妣欣幸久之王  
妣時年七十有三癸丑五月初二日王妣棄養因王父瘞  
所尋訪不能得遂于二月十三日葬王妣祖塋穆穴而虛其  
左葬畢小子震亨乃敬誌其事嗚呼十二年戰爭之地而吾  
先人宴然不驚按堵如故復留我王妣傳指斯區垂示來葉  
詎非天耶詎非天耶凡拜掃展奠當知所由來矣

一十九 羅集三

九

一金陵 羅氏校印

修魏家灣先塋記

上元東北有名山二附郭曰鍾山迤邐北行三十餘里建古  
江乘縣舊城曰攝山攝山西南五里許有村曰魏家灣羣峰  
環拱岡阜錯列中而吾先考妣之塋踞然出於其間嗚呼先  
考歿于癸丑六月先妣歿于乙丑閏五月而合葬於此實維  
丁卯九月撮土成墳而已越十二年家貧未與修葺荒蕪成  
林土之隆起者坍塌劍蝕幾類平壤吾兄弟拜掃怒焉心傷  
乃泫然力謀修築工畢謹識其匡畧告我後昆魏家灣西六  
七里曰西峰頭吾母家故居也自吾母歸先考北鄉諸名勝  
先考恆游覽吟嘯寄興於此吾母每歸甯吾兄弟必隨侍當  
咸豐初粵賊踞江甯先妣先期歸未及雖然賊徒搜括抄掠  
去來飄忽居人恆兢兢焉不能安于室予猶記一日江中賊  
大至距村三二里烽火燭天他村人扶老負幼牽牛豕擔敗  
絮廚帳數百人爲羣踉蹌他避而先妣亦蒼黃挈余兄弟  
隨眾行不里許賊至行者益驚擾奔逐四散如秋鷗之卷落  
葉也舅氏趙一山先生挾子伏草間以免時予僅九歲亡何  
賊去而先妣因驚走墮山澗折足融于坡不能行村中父老  
昇之歸數月始瘡居鄉中三載戚戚然無數日甯也先考賦  
質英偉而志託遠大遭世之亂慨焉無所就見一邱必拾級  
上流連四顧遇佳樹必手撫而心契之魏家灣側舊有古松  
高數十丈童童如蓋先考過此每盤桓日移西乃去尋大兵  
伐爲薪乃作悼松詩八章以寓志今之根株遺先塋不數十

一十九 羅集三

十

一金陵 羅氏校印

武也歲甲子賊平歸里仍奉先妣居舅氏莊時先考棄不肖  
兩戰王妣賢羣弟妹率特先妣一人躬事畜汲爨之暇推薪  
於山負之歸采野芹拾橡栗充飢以爲常其苦瘁殆過於在  
外時而不肖適閒居臥病無以爲生悶不肖愚且穉不強以  
千人謀衣食坐是因窘痛甚見者輒歎而憐之而先妣安焉  
嘗曰吾兒性最戾然知艱苦迫之苟有失悔奚追之哉烏乎  
由今思之先妣之識深遠矣未幾先妣卒次年先王妣亦卒  
不肖等零丁孤露苟延以至於今皆吾先人庇蔭于冥漠中  
非人所能爲也嗚呼今經吾先人游覽眷戀之區忠難流離  
飢寒困憊之地覺此方一邱一壑一草一木若皆有吾先人  
精魂憑依焉聞村中老母語其聲音往往與先妣髣髴又不

丁十九 履集三 十一 金說遺書 蘇氏校印

禁悲從中來歎歎而不能已他日笠側更種松數十株增置  
城地俾吾得依先人於斯以相羊乎鍾攝二山之交其樂爲  
何如也已卯閏三月記

勉學齋記

會稽沈君石卿抱其美質不幸生仙寇亂不能盡古人幼穉  
之教及長旅食江淮間得資輒以奉事親長知與不知莫不  
目爲孝弟仁厚人也然時恥不學又恐其力之多所怠乃取  
董子彊勉學問之旨以名其齋余見而歎曰善哉世之人玩  
愒以終日不識此身有所當學與所當勉者即閒有一二好  
學之士復銳於初而餒於終舉凡戰籍之言行一嘗之以庸  
遠謝之以不可爲徒恃其不學之知覺出而應事物之繁幾

何能見其悉當也此名行馳於末路者之接踵於天下也久  
矣沈君勉乎哉學問之事謹初則成終無惑於歧途以完乎  
天之所予無整其私智自矜乎己之所期信古而厚今重己  
而不薄於世學其有加於此者乎當咸豐征伐之際嘗窺諸  
老先生東西播遷求其從容於問學以博一日之安而不可  
得未嘗不追羨平世之文人學士以爲生斯時者何其幸也  
方今兵戈盡息海宇清平與 國家鼎盛時埒矣而吾輩猶  
晏然以處茫茫焉不知身之所當學與所當勉者不幾大負  
乎斯世也哉今觀沈君之所爲又余之所樂記者也光緒四  
年三月

訪書盟氏記 甲戌 丁十九 履集三 十一 金說遺書 蘇氏校印

常熟自明季毛晉以後邑人多好藏四部舊本 國朝乾嘉  
間錢曾張金吾收貯最富號爲毛氏繼起其行世述古堂書  
目愛日精廬藏書志可考也往者兵亂十餘載故家書籍漸  
滅殆盡海內多罹其劫此好古者所同慨也今春余來常熟  
涇川琴西洪先生謂余曰聞彼中舊族有盟氏者家多宋元  
佳槧盍訪之余曰諾至即詢諸邑人多無知之者尋聞居東  
鄉十里許村名古里其人名乘淵字靜之當亂時能舍家資  
運書避江此故至今存緣鉅公有假之弗歸者倍吝惜焉四  
月二十二日浼友人先容泛權往觀辭以有喪禮不果夏秋  
之間余以仲弟之變里居兩月既復申前約以疾辭九月二  
十七日又浼友偕往至則又以疾未愈辭將命者持名勝出

謝並云冬來家務委請訂來年之約余恍然如有失噫藏書難讀書尤難即欲一觀藏書家之書猶復若斯之難也余因之有慨矣聞成豐以前江浙著名藏書者無慮數十百家中推甯波范氏范氏自前明嘉靖迄今三百餘歲儲度既富歷時復久收藏之法又極善宜可以永存於世矣昨詢諸郵人言天一閣書經亂散佚悵然久之近年惟杭州丁氏吳興陸氏金華朱氏收貯尚富又余耳目所及者海甯蔣氏家亂後書籍狼戾數尺日蒸兩露冊幾莫辨徵甯故家多甚於此辛酉壬戌間余家避兵江北嘗見沿江渡口每黎明時有自江南捆載來者皆係舊書牙人持秤不論精粗每斤三錢淮揚書買往往獲大利厥後江禁加嚴竊運少艱價亦少昂易

爲每册三錢先君亦購得切用者數種嘗歎曰豐年貴玉荒年貴穀書籍之苗若此其天地否極候乎嗟夫推而思之比皆然矣其他水火之患子孫之變尙不與於此藏書之難概可識已瞿氏能於亂世保全之近復守之惟謹其功誠鉅然吾又聞明代范侍郎聚書天一閣戒子孫不得分析亦不許攜至私室筦鑰令房長一人司之賓客欲觀者引之登閣子姓數人接待竟日無失禮閣中書籍不得借出規模宏遠能歷三百餘年者職是故也誠有鑒於天下之寶有非一人所能私者惜不能而瞿氏而曉以此義也余將歸上元來此無期愧無以塞洪先生之望而轉自覺薄福之甚也因記之以寄一歎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 羅集三

十三

金陵書畫 蕭氏校印

六安涂氏宗祠記

禮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祖者爲小宗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古先王所以聯綴天下之性情使各盡其道蓋莫善乎大宗小宗之法矣故當盛時族之人冠昏必告死喪必赴喜相慶而急相關無飢頓寒踏離散之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及其衰也族渙則情睽飢凍莫相拯卹甚有親未盡而不相識於是天下悍獨隳寡顛連而無告者累矣漢唐以後宗法益衰及宋范仲淹氏始本古大宗子法勅爲義莊以食飢者衣寒者教不肖者於是族之人乃各得所其遺規矩至今猶靡靡遵守歷世學士大夫盛稱焉今六安涂公嘗有志乎范氏者也當同治十有一年公由蘇松兵備道陳臬湖南入覲後乞假親先墓歸進父老子弟曰吾聞范文正公云族有親疏然自祖宗親之均是子孫則飢寒者安得不卹旨哉言也今吾族耕讀相安久矣然多貧又值兵難後吾叨竊祿賜而使族人有所失所者古人其謂我何於是居無屋者治之耕少田者增之農乏本者厚給之壯未娶者悉爲擇配或與貴自娶之不數年間族無凍餒丁日滋蕃公之力也聞公少時從其鄉先生吳侍郎廷棟講明宋儒之學其於身於家於國皆有以施之而得其當故所莅民樂之如黍之獲膏雨焉今開府廣西益推親親之誼於行省而被澤者愈廣匪學之有本而然哉公族弟世忠輩方修宗祠來金陵請記公德以示後葉震亨不文不足宣歎

一九 羅集三

十四

金陵書畫 蕭氏校印

盛美然嘗攷古別子法與後世異宜先儒以始遷及有封爵者準古之別子而繼世者爲大宗其繼高繼曾繼祖繼嗣者爲小宗各協力以事大宗程子曰管攝人心使人不忘本須立宗子法今觀公之所爲即古大宗子事也由此興禮讓厚風俗盡復古人良法美誼而族之人亦當相與勤耕作講仁讓與大宗相維繫於無窮則入斯祠也洞洞屬屬焉憮悽憤若祖考之降鑿藺然各致其孝弟之念以無負公敬宗收族之誼則歷百世而弗衰者不幾與范莊比烈也乎公前守江甯震亨出公門下常親炙其德今因公族弟之請以其事有合於古人宗法爰粗記崖末以喚復古君子覽觀焉

遊虞山記

一十九 卷之三

十五

金陵遊記 虞山記印

虞山志稱高一百六十丈周四十六里六十步東南麓之入城者有仲雍言子墓道及影娥川辛峰亭幽坡諸勝郭之山北有桃源破龍鳥目之澗朱砂連珠水脈之洞及中峰龍母峰諸勝郭之山南有吾谷錦峰拂水巖劍門冽泉洞諸勝蒼翠如屏秀嶺百里誠名山也余來九閱月中偶躡城內諸勝心不能足也九月二十八日返自古里村艤舟鎮江門信步緣北麓行窈深繚曲可八九里抵破山寺唐人常建題詩處也門外老松二株糾拏作偃仰勢內有空心潭因詩名也亂後殿宇多圯境時幽寂少留焉寺右有徑登山湖破龍澗百步松風迎人泉聲與客坐石上閉目以聆銷然如環珮心樂之攀衣循石磴行少覺斗階澗中怪石雜出嶺者虎踞伸者

牛飲平者龜伏者駝負羣狀錯列有水自山頂來澗之阻躍欲動俯觀駭人隘石橋二縱目南向雲水泥濘若太湖在其際復隱隱蒼蒼有數點在雲外疑卽洞窟馬蹟諸山也下則稻田數十萬頃黃雲四覆東望滄海無所見再上有望海墩以足疲日且西恐不及旋不敢登乃危坐石側臨風長歌以寄遠懷少頃緩步吟詠水聲相送而歸土人云好景山南爲多盍往觀之余曰噫虞山之勝豈余一覽可盡耶來此逾二百日僅一蹶山足一拊山背斯山之勝遊特百一耳且荒艸叢棘中古蹟莫之辨率不過眺遠聆邇藉聲色以娛耳目今當留不盡之景於他日余亦常留不盡之情于茲山余又何不足耶旋登舟環城濠南行得三里許泛昆承湖湖長約十四五里寬半之少巨於尙湖沿湖乘流而南清可見底頗與余洽混混如也回憶破山之遊其泉聲松韻猶在余耳山靈湖神有知其足于吾耶其不足于吾耶是未可知也歸因記之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一九 卷之三

一六

金陵遊記 虞山記印

記葉某還金事

光緒五年九月吾友馮君夢華以遊學宏文肄業鍾山講院校文者列諸下等榜定矣既知其入移而上之馮君義不受其餼訪原列之人歸之其人亦不受馮君乃轉予貧乏者余甚服其義而越其舉事之近古人也越數日馮君爲余言一日偕友人遊諸市袖置呂宋錢五枚忽遺去行數十武乃覺將反求焉友尼之謂市人稱所遺必無存者馮君曰盍訪諸

至其處一老者立而待見馮君似有所尋者詢而歸馮君  
奇之叩其里居蓋庖人葉姓居江甯實輝巷者也教授趙公  
聞而旌異之余曰是即君以讓召讓之效也方俗之弊趨利  
者若鶩苟吾計之可得不得不憚焦心苦志傾人於危懼而取之  
以快吾須臾之欲而況於已得之利哉今使馮君受而非卻  
未爲非義也葉某獲其遺輒去亦豈非人之情乎雖然馮君  
爲儒者之學者也區區一辭讓奚足爲馮君重乃葉某以一  
庖人而慕義若此又若馮君之以義倡之者吁亦奇已惟念  
吾鄉兵革後十餘年與文振教仁讓之風逮乎閭巷小民非  
尤在上者躬化之美效哉爰記其事以質吾友爲何如  
與學堂藏書目序已卯

十七 金鏡遺書 廣氏校印

甚矣哉藏書之難也孤貧者學之士獲一書輒揚揚焉喜不  
能忘積歲累年勞筋力忍飢凍始得數千百卷一旦身歿未  
瞬息間子若弟傾困倒篋舉以歸諸異姓若絕無流連珍惜  
之態者余嘗見而悲之且深究其得難失易之故乃歎曰是  
即天所以敝人於學之途也余夔避郊外憩農家見老者訓  
其子弟曰犁鋤錢鈔宜惜也倉困場圃宜修也萊蕪糞稗宜  
難也朝言而夕申之背語而晨警之一物有所珍一粒有所  
乘必置之撻之軼軼然不已故農之子恆得世其家焉余親  
今之吾學者獨潛居險伏于簡籍之內子弟之訓誨弗甚惜  
意也書之執誦誦就講肄弗之告也與游之友日爲之事復  
不暇多究而謹束也善言弗入諸耳書理弗厭諸心輒汲汲

焉望其克家而世業不猶弗種而求穫乎或曰詩書之族罔  
弗期子以大成今子獨謂之弗教毋乃過乎余曰盡吾教而  
子弟弗善吾無如何也余所見者其子弟未始誠弗能教也  
特欲盡吾浩博之學懼妨其功故在其幼也忽之其長也延  
一工文之師盡其技授之與父兄之學本相左於家藏之書  
弗相涉且粉爲煖惑之言謂觀書多爲文則不工子若弟習  
聞其說又見父兄之不我責導也烏得不始遠之而終棄之  
也哉嗚乎自實行不修其弊也浮經學不昌其弊也蕩以浮  
蕩失教之子弟猶期其克家世業保先人遺經固已異乎老  
農之誨其子矣欲書之長存則莫若善教子弟子弟知學世  
業可勿替矣宋王仲信苦學有守珍護父書若命秦熿移郡

十九 金鏡遺書 廣氏校印

奪之且許以官仲信號泣拒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動  
以禍福誘脅之不聽卒不能奪茲非其驗歟吾故曰是即天  
所以敝人于學之途也余方創家譜輯藏書目一卷以示後  
人亦冀世世克修夫學行云爾  
閩門必讀序  
周禮內宰以陰禮婦職教六宮九嬪九御而夫人世婦以至  
齊民雖未明言其所教蓋可推而知也觀內則所述擇於諸  
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  
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漢劉向氏謂此乃仁人有道之  
容求諸文人學士未易多觀而古阿保之賢乃至於此詎非  
淪浹於聖人之教者深哉後世若曹大家宋尚宮能以己之

所得著書詔後人蓋千百年一見使生於三代亦不過爾諸  
阿保之列乃後世尊之若此者蓋陰教之壞所從來遠已竊  
見世之教女者其鄉愚無論矣摺紳閭閻之家或令讀書或  
文詞不修內事屬情日滋上者作詩歌以播藝林下者縱觀  
彈詞神說有識者恥之或矯枉而過正不令識一字遂至憎  
愚粗暴固知禮義叢過整於母家者又比比而是余甚惑焉  
聞嘗思夫男子與女子形異而心不異所當盡倫常日用之  
理又無以異心與理皆不異而獨教之異者宜其驕惰愚  
粗暴者之多而寬裕慈惠溫良恭敬者罕一遵也宋司馬文  
正公曰女子六歲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誦孝經論語九歲  
講解孝經論語及列女傳女誡之類按內則但言十年以外  
事而於十年內者略焉蓋古有女師之教無所庸其詳也司  
馬公補其所略亦可見其垂教之苦心矣余嘗欲輯一書教  
家中幼女偶讀桂林陳氏教女遺規愛其編輯之善惜刊入  
遺規五種不便誦讀乃擇其四篇次以己意都為一卷曰閨  
門必讀由是進以孝經朱子小學熟讀而勤肄之依司馬公  
說改論語  
為人小學者宜小學集經史之精華八歲可以讀經更佐以劉  
氏列女傳溫公家範呂氏閨範四體撰諸書時時講解  
凡尤切要以上各書九歲十歲可以讀經後二十歲後女工  
有暇溫習討論見諸躬行庶幾女德無虧他書可不一寓目  
矣能如是則女曰賢女婦曰賢婦母曰賢母流善慶於一門  
垂芳聲於百代既不陷世俗教女之失亦可駁駁焉復古人

一一九 鳳集三 十九 金陵 謝氏校印

陰禮之遺庶於正家之始王化之原未必無消塵之補也諸  
女其勉旃

江南武職同官錄序

兩江制府轄布政使司四而江甯蘇州安徽三司隸江南其  
疆域則北界齊豫南連於越西跨江楚東薄海隅經緯數千  
里自春秋目迄前明靡不相勢因險設官守禦以為重鎮我  
朝損益前制設督標兩撫標漕標河標一提督七鎮七鎮中  
始惟崇明狼山壽春三鎮若福山淮揚徐州皖南皆因時增  
設者也黃流北行河標久廢而同治中設長江水師上自荆  
州岳州下迄通州海門江防五千餘里設一提督四鎮二十  
四營視前代操江之制為恢廓矣竊嘗綜覽形勢游歷屯戍  
其跨險據隘基布星羅于以綏靖兆庶控馭遐邇不其偉歟  
當咸豐初國家承平日久軍政漸弛及粵賊起而綠旗之兵  
或為世話病東南戡定以來舊制頗有更變選任將士復多  
一時立功之臣宜其挽習弊勸訓練而武備日修也今者同  
官一隅大小相維甘苦與共誼有不能忘者於是勾眾集議  
仿爵秩全書刊同官之錄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三畧曰與  
眾同好靡不成與眾向惡靡不傾凡我有官君子巡防會哨  
之時燕處周旋之暇相與講求戎政和衷而同好焉則將才  
奮興疆圉永固其所目翊 聖朝而慶外侮也不亦盛哉長  
江水師不皆隸江南湖口鄂岳三鎮亦附列者取其備也是  
為序

一一九 鳳集三 二十 金陵 謝氏校印



送趙滄甫序

同治壬申之春亡弟晉亨應嘉定曾大令之招乘外洋輪舟  
泛吳淞江觀海作海上狂歌行以見志及歸道嘉定風俗樸  
厚農桑蠶織比戶無間詣二黃先生及陸海獻祠慨然感慕  
而余甚神往焉明年叔弟鼎亨讀書城西四松庵得交嘉定  
趙君滄甫弟歸為余言趙君為人伉爽有直氣昔咸豐季年  
以諸生與鄉人集義勇數千捍禦鄉里賊犯數敗之未幾無  
食潰去避跡海上藉醫術自給嘗歎曰未能醫國且醫人豪  
於酒有感輒飲飲畢繼以詩興作則信眉瞬目以吟哦余異  
之因訂交焉君為全椒薛公弟子自癸酉至今凡三莅此均  
客薛公所與余晤時恆少晤輒長夜論談不勸今將歸索余

丁十九 屬集三

二十一

金陵道南 蔣氏校印

一言以別余維人之生忠孝其大節也當君慷慨集師時與  
二黃先生何以異哉事之不濟非人謀也今君母老將八旬  
子與孫林立天倫之樂孰有踰于君者家有數畝之圃僅足  
種樹蒔桑麻甘旨之需恆待給于外謀孝子之苦衷又孰有  
踰于君者今其言曰與其賦定省營營于外無甯守窮約而  
盡職于家君誠知本之君子矣憶今春余更字曰補農意欲  
補為農夫也君亦曰學圃嘲余曰余有圃猶可學君無田何  
為農哉余笑而應之君今歸矣門內之樂圃中之趣余知不  
能及矣余更望君以餘閒理黃陸二公遺教以鼓舞鄉人則  
余將日盼于山嶺水涯之際與吾亡弟之所言而往來于懷  
不置已丙子十月

正義課例序

光緒丙子秋始獲交六合戴子達泉相與切劘道誼因時時  
討論課授法次年命兒子運經受學於門今春余弟鼎亨課  
徒竹橋取其法更於月終會計而賞罰焉諸生畏服戴子達  
之擬辦正義格未得條理商諸余余不敏乃為撮見行條例  
參以先正成規折衷於讀書日程人請題學入門諸書編成  
課例一卷其綱領五曰學禮曰讀經曰習藝曰記言曰記行  
臚列細目及日課月考二法附於編書成系以言曰易蒙象  
山下出泉人初生猶泉初出無污濁泥滓以亂之也故赤子  
之心渾渾物物愛敬之理盎然於中性真備而知能良其教  
之也啟其知而萬善出資其行而百行舉事與天近而人力

丁十九 屬集三

二十一

金陵道南 蔣氏校印

不勞焉者諱教蚤也自教術晦高者期遠大不嚴其言動之  
節下者又以無知薄之蒙失其正識者悲焉余幼秉父師訓  
與聞鄉先生之善啟迪者靡不兢兢焉禮教是先經訓是崇  
故風俗人材當時稱盛今戴子惻念童蒙慨然思復其舊顧  
以余之庸陋謬為編訂雖私期夫立師道以興善人然學不  
副識且勿論見許於並世君子尚不識能當吾達泉之意否  
也  
續經正錄序  
昔桐鄉張夫子輯有經正錄一書余客常熟時讀而好焉與  
友人謀梓之以廣教澤竊窺儒者之著述必上探古昔聖哲  
相傳之旨下究近今積弊之由從而裁酌其宜漸漬以化之

提斯以覺之借而之於大同之域苟一夫有不與者若己推而納之滯中古人之以道自任如此其勤也後之人苟有述焉雖而爲之斯可已余不幸少失先人之教長獲時賢緒論乃少涉儒先書手錄十有餘種時以自鑿因不自揣本桐鄉夫子之旨釐次先後名曰續經正錄或曰今者童子多駢脣口銜悖逆之言父兄不之禁幼儀廢矣成人改文詞忽實行長上不之教學校衰矣人不知農桑之重食者趨遠方以求食富者擁厚資而權子母恆產墮矣家法不修倫紀闕墜喪祭失禮邪說橫行風俗敗矣續錄其意在斯乎余曰此仍桐鄉夫子之意也余特藉淑一身一家耳若云淑世非余之所敢言已光緒三年二月望日

一十九 續錄三 二十二 金陵書局 附氏校印

古詩正宗讀本序 癸酉  
昔真西山先生嘗體朱子論詩之意鈔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古本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取下此之近古者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與衡文章正宗四類之一余惟詩亦文而已矣三百篇之懲勸善惡詎不有功名教哉特後世沾沾于風雲月露自詡大雅靡然欲判道與文爲二此詩之所以日多而無當也震亨素嗜古詩恆苦馮北海詩紀鍾譚詩歸王阮亭詩選沈確士詩源卷帙差繁擬本此意鈔一簡編以爲約守之助學識淺陋未敢戰筆突西夏于友人蔣紹由所見近人商邱梁西橋間雲齋古詩原流讀本讀而善之寫

其目以備采擇近於洪琴西觀察處得讀文章正宗其詩選以義理爲主以興寄高遠爲歸其自言于君親臣子大義有時發焉爲性情心術之助反有過於他文者洵維持詩教之選先得我心者也竊觀其藻麗諸作所選太嚴後就梁西橋選本推其意畧增鈔之齊梁以下概不錄焉守西山先生根本準則之教也俾清風皓月宵手一編吟哦宣導性情探求義理得以上窺三百篇之旨乃不拂西山先生是選之意也夫爰循其名曰古詩正宗云同治十二年冬十一月

江甯許氏宗譜序 壬申  
許氏爲欽之望族地著多至數百年至選園公始遷江甯雍正時公因觀察楚南乃修宗譜拓祠宇增祭田置義莊建學

社於欽貽謀深遠欽之許至今賴之震亨與公五世孫子恩友善得讀公手訂之譜規模之宏遠攷次之精詳識者以爲有盧陵眉山之遺焉子思謂予曰是譜之存凡閱三難矣乾隆辛亥吾曾王父自楚返江甯中途觸險幾墜水道光壬寅

陝夷不順來犯吾先君密藏遺兩幾觸霉爛成豐癸丑粵匪亂吾庶母負是譜出烽火刀劍中欲遺失者屢歷此三難危矣脫此三難又幸矣又曰譜凡十冊完其九而破爛其首冊之半恆憂鈔補無從今夏俟有欽之許以訟墳壙事舉一譜茲此爲左證視之與家藏同喜甚亟告其放假之窮數晝夜力悉補其所欲補者自是稱完本焉其尤足幸者吾家兵火後存其一欽之後族亦僅存其一缺而復完夙志頓慰君其

爲我序願末辭不獲已乃言曰吾聞之譜學盛於唐而成家於歐蘇自世之衰惟務門望附託競逐浮侈譜學已廢殿乎失傳矣近世士大夫敦本睦族者往往講之軍興以來海內遭烽燧故家譜牒不淪亡者罕矣而許氏之譜欲亡仍存者尙不僂係乎此也乃歎遼國公裕後之善與君祖若父保護之勳所以歷劫不沒者吾知其必有待也子思名鐸少讀父書弱冠食餼于庠爲人恂恂中繩尺同輩多稱之時以光大先業爲念吾又知能酬君先世之所待者必在君矣爲識數語以賀將來同治十一年壬申十月

送蔣幼瞻北上序

今皇帝御極初元詔直省舉行掄才鉅典而吾鄉登賢書者

六人蔣君幼瞻其一也幼瞻負性剛峻鄙夷一切聞甘嫖嫖之態無一蹈者而於學則精思力踐余甚敬而憚之今歸自無錫將省親山左而應禮部試于京師焉語余曰人生儔尤每召于處順時而隨吾志舉吾氣亦惟處順時爲甚子盍贈一言以砭余使吾儔尤之寡也拜脫多矣余謝曰余所言誠無加乎子之說矣人苦不自知今子知矣何言爲曰不然自知者暫耳得子言以保吾知則暫而常矣行且遠別班之日少得子言又若常相親也余曰若然則吾聞命矣昔者聖門四科之賢尙矣終身不仕者惟顏閔二子也仲弓以下諸賢舉策名當世聲施爛然要其同歸於賢者初無窮達之異也自世衰道晦士人重視一第一職而於貧居求道者不啻

土也逾分而志遂異矣吾聞王伯安幼時遊京師諸貴人勉以第一流自待伯安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以餽料顯官告之公笑曰恐第一流當爲聖賢於是吾者慙而去吾知幼瞻以第一流自待矣其視一第一職爲重者又幼瞻之所鄙夷者也至窮達不干其心以求實完吾性而同歸于聖賢者上以副天子求才之典而下行所學以慰閭里之望亦可於今日之虛懷卜之又何虞僂尤之日滋哉幼瞻與其弟紹由與余交最久切劇之益又最深聊書此應命既以自勉亦冀歸示紹由以同勉之焉

送黃慎之儀部入都序

古之儒者自一室以至天地之大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平自盡性以至達天靡不貫乎本末精粗之序與夫窮究討論致力之方而備諸躬焉故其達也行其學以經緯世務而天下嗚嗚然爲之不變即不幸而窮也託諸簡授諸徒以待來茲是豈有異道哉亦勉夫分之當完者而已矣自業舉家之道盛其敝也以鉤摘釘飯爲工不復奉六經爲修己治人之學於是物之當察者末由察理之當究者末由究即分之當完者亦末由勉而完之不轉盼間衰老浸尋本實剝落爲窮爲達於道何裨即前瞻往哲後願來者以力求夫古人之不行惜不能挽日月而東矣吾聞之浮滄海者察斗杓斲方巽者持規矩夫聖賢者斯人之斗杓聖賢之言則斯人之規矩也儒者不求聖賢之規矩以希其萬一而驅逐於區區無知之

毀譽有說之所讓而悲也吾友黃子慎之天資純懿而又篤志好學其於古儒者之涯岸亦嘗涉厲之矣今者供職京師將出其學以行其志余猶慮其移於凡人之毀譽而余亦願役役于文辭者因於相別時書是以交敬焉

羅子曰釣於青谿之曲數日不得一魚人咸笑之羅子不顧也幼弟時立側曰若魚多乃移竿往不見其有也少頃有躍於波中者弟注視久之喜曰在是矣余又移其竿而就焉仍非得復有頃弟進曰鱸陰乃魚潛伏所也前人是願見獲若必多及往非得自若也於是理其綸新其餌持竿以投故處既而大悔焉曰釣末也專於得而遷其情者內喪主也視

一九 羅集三

二十七

金陵 羅氏校印

其形而移其中者志懷貳也識倒童子之言精鷺重淵之下馳其欲而勞弗謝者剖理之未白也且余之釣焉者曷嘗志及魚哉樂吾意遂吾真默識夫逝者如斯攸然之得所斯已耳然志不及魚猶役役焉唯恐弗得有相難者余將何以自解耶且余亦嘗從戎揚潤之濱乞食吳楚之間倉皇行旅營營卒歲莫知何為近始悔疇昔之非而莫逮矣因斯境頗類予之蹤跡作序釣以自嘲

書問心錄後

宋范氏復作心箴謂參爲三才曰惟心爾一心之中蘊二氣五行之精萬事萬物之理養之則理明而精達賊之則理銷而精銷養之功則莫先於問問者內省之謂也會子之三

省省此心也孟子之三反反此心也故謝氏行道謂曾子專用心于內而孟子尤以不求放心失其本心爲兢兢此問心錄所由作也德不能及民功不能報國心之恥也故錄中于圍練復郡城一舉爲最著而其臨財不苟處取以和尤得於省心之學居多世之馳心于外置事物而不理幾不知心爲何物逐逐然日賊其心又范氏所謂心爲形役者讀此能無赧顏也乎

書謝氏思源錄後

桂林陳相國論蒙養之道謂里閭無佳子弟朝堂便無人才皆說言乎自幼僕失古誼膺斯席者法人人殊高才變易成短取捷徑以習詭遇拘滯者復無所啟迪師若弟率懵懵然

丁十九 羅集三

二十八

金陵 羅氏校印

嗔行而盲鴛又其下者或怨習不已舉弟子成敗膜外概置第計歲脩之入而已嗚呼此人才所以不興學術所以日晦也今觀笠齋先生之爲師洵足式鄉里而挽澆風且門望鼎盛子孫多賢蒸蒸然未有艾也宋鄧至爲塾師盡誠教人子孫多顯達方諸先生殆無愧已

書韓退之師說後

予讀韓子師說其曰傳道授業解惑是矣其曰童子之師授書習句讀非傳道解惑也予則以爲不然古之人八歲入小學自灑掃應對揖讓進退飲食坐作以至誦習舞蹈莫不有教而尤必歸其本於孝弟其立法固如是其詳也易曰蒙以養正蓋養之以正則所謂道者已在是所謂惑者亦不難次

第明矣自世之衰小學之教不行語其課則曰誦讀而已告以古人之幼僕師則曰彼童子也奚庸是父兄亦曰彼童子也奚庸是爲童子者亦自安其蠢頑肆然而無所顧忌及其長也氣驕而身慢恃才而傲物貽父師之羞者多矣斯時雖欲傳道而去道遠解感而惑愈滋師習之繁適重其整又安見其能授業也嗟夫人未之思耳今日之童子將來之人材此時之肄習他日之學術風化也所忽在一時而所失則在家國天下豈細故哉夫授奮習句讀特小學之一端若僅以一端教人人烏得不輕蒙師而敬禮成人之師哉又烏得不薄蒙師而求爲成人之師哉損師道壞學術成人材必自此言始矣以韓子賢者也故不敢不正之

跋甲子紀元

一十九

二十九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古人目甲子紀歲西漢目前無之爾雅疏謂甲至癸寅至丑古人用目紀日不目紀歲紀歲則用闕逢至昭陽攝提格至赤奮若故司馬氏通鑑編年起止用歲陽歲名從古也劉道原氏通鑑外紀目錄云紀年稱甲子借也始于王新之世國朝崑山顧氏亦曰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東漢始用之王西莊氏曰逆溯唐堯甲辰後人之附益也然世愈積而史愈繁數千年來年號往往淆混勢不得不設簡便之方爲讀史綱領此各家編年紀元之書所由作也湘鄉勞君雲溪究心史學得桂林陳文恭甲子紀元一書讀而善之因取邵子皇極經世及史記世表通鑑目錄諸書詳明證據而是書

益精善可謂桂林功臣矣讀史者家置一編以爲先導也可愛述甲子紀歲之原起而跋之同治甲戌九月  
重刊張樹園先生經正錄跋乙

祝人齊云經正錄者先生經世之大方也於此可見修造之權衡禮教之次第焉當先生世學衰道裂禮法蕩然而先生懷抱治平之術躬耕園修憂世亂之靡極思以學術挽之因輯是書而毅然以反經自任嗚呼偉矣士君子修身及家無窮與違守義以盡分衛道以福民不使邪惡奸乎其際如斯而已曩者兵亂十餘歲學術中衰禮教多壞民氣波靡異說朋興生斯時者每樂趨夫功利奇巧變詐之習而於庸言庸行則以迂腐澁之正學不明人材陷溺識者憂焉孟子有言

一十九

三十

金陵書局  
蔣氏校印

無禮無學賊民斯與今幸海宇廓清四民樂業爰與諸同志取先生是錄附以學規釀金刊行俾有志修齊者將取則於斯焉抑先生嘗輯家儀洞規鄉約爲治平三書而又彙次爲是錄焉其救時育材之心可謂深厚備聞先生之風而興者是猶先生反經之志也夫光緒元年三月  
上張廉卿先生

仰山斗之名久矣末由展謁昨因鄉先生汪丈之導始得一見顏色獲聆桐城源流及古文讀作之法退而自維深悔近年之功多係誤用震亨少遺孤露值亂離之際罕所聞見不識當時尚有所謂文者壬申之夏得讀曾文正公文集始知文有桐城派之名於義理考據詞章三者闕一不可于是求

所謂義理者適書局刊程朱大儒書會與錄校之役讀焉而  
不通其義茫茫然無所得也考據者幼未習爾雅之書長不  
識說文之字歷代經世之大典與夫諸子百家編纂等類未  
一寓目且家貧無以教之即有可目借觀者亦鮮暇日焉於  
辭章雖奉古文詞類纂爲圭臬然所讀甚少又不專故熟者  
鮮是三者無一得而欲有所作宜其枯澀窘迫之態目自形  
其醜也然數年來終好觀宋人言理之書又知聖賢之道固  
貴行不貴言然非言亦無以開道也是故理未明而言理病  
之替者也詞未修而立言病之艱者也每于日用間求可目  
施一身一家者勉而行之境過窘迫百不一酬且幼年所讀  
經書大半遺忘亟思溫賈經義立其基本頗年依人謀食著

丁一九 羅集三 三十一 金陵 廣氏校印

志莫遂自省究不甘暴棄時猶從事焉然所得亦鮮矣故  
考據之學未遑問津慙憾之至恆思經史外於此三者有必  
不可不讀而最爲切要之書凡若干種俾得而易守俟稍有  
暇日由此而推求焉庶不致惑于歧途且期自瘳夫病也先  
生學貫古今博文約禮敢請指示一二庶有率由謹鈔近年  
拙作四首恭呈鈞誨倘辱斧削感甚幸甚

上汪梅邨先生士鐸書

敬啟者自昨與申市文會謬辱獎許過望慙悚曷已檢知長  
者誨入不倦而於鄉里後進尤不憚誘掖之以底於成竊不  
自揣而欲有陳於函丈之前幸長者終教之裝亨不肖少遭  
孤露患難流離不知學問之事嗣遂逐逐於營局之案牘凡幼

采先君子之教益燕廢不可問上年涂朗軒先生重刊程朱  
遺書震亨曾於洪琴西先生處偶一覽校竊竊緒餘爾時結  
習網蔽於其言每格格不能入去歲客常熟得讀桐鄉平湖  
兩大儒之書知洛閩統緒之所在又知反求諸己一言爲學  
者聖狂關鍵於是取小學近思錄稍事體驗人事紛擾不時  
作輟嗣又於舟車中偶悟持其志勿暴其氣一語知學者終  
日之間必使志帥氣志不帥氣即爲放心便非反求諸己之  
學雖知其如此而忽明忽昧不能持久且舊讀經書多就遺  
忘其義理又不能貫通時用惶懼加以中弟中道殞歿家運  
日衰乃思所以勝憂患之道惟閉戶讀書耐窮而已半歲以  
來毫無寸得志氣雖未積廢而於學途終屬茫如隔霧夙仰

丁一九 羅集三 三十一 金陵 廣氏校印

長者學貫天人其於居敬窮理之功講之已熟如何爲初學  
入手緊要工夫如何爲溫經讀史進步敢祈不吝教誨指示  
康莊夫道學之名爲世人非薄之稱久矣間觀近世達人碩  
士其通塞雖不同而其所以立功立言由是塗者則純正可  
法否則雜糅小言而已楊園先生云吾人若避道學之名便  
無爲善之路旨哉斯言是知學者既有志於學必由是路而  
後可以拔俗然自檢日用間不免有觀望徘徊之弊終是信  
道不篤仍乞賜一言以壯其志氣再有請者古文自惜抱姚  
氏後作者蔚起近讀曾文正公文鈔知姚氏分義理考據詞  
章爲學問三途而論文則以陽剛陰柔括古今文章之變其  
經史百家雜鈔與古文辭類纂頗有異同曾氏選文上及六

經云猶水之歸海也而時人猶有疑其有割裂聖經之患竊謂曾氏之說似親惜抱爲恢擴其選經也亦足救後世判道與文爲二之弊割裂之患似非謂此也自蒙叟有以歸氏追配八家之說姚氏仍之復以方劉系其後時人有議歸氏不足配八家又議劉氏非方氏比其說究當乎末學無知若疑已久無從質問敢請論定指示震亨不解古文之事然願有志於斯亦不能妄有所作自擬寬十年之期從事於義理考據詞章三途然後有所論說竊恐如記所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撫躬茫然不知所措長者樸學冲襟素仰爲泰山北斗自愧毫無知識未敢妄瀆近年始知立志而于學途又茫昧故敢逾分請教附呈近作七首極知粗鄙有褻清味

一一方 三三三 金 謝氏校印

倘蒙不棄曲賜斧削感幸無既  
教成鞠初世兄福慶書  
近日讀小學有得益處否昔人有讀外篇陳忠肅公一條汗流浹背由是身體力行以聖人爲必可學足下讀至此曾有動於心否如有動於心即此能動心之機便是可向上之路朱子有云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吾人今日服聖賢之言原不在多但能得一二語之益從此入手推擴起來自見效驗所慮者志向不堅持守不力或作或輟終歸無恆耳昨足下與弟接談皆其志力頗勇抑知志力勇於學途固善然亦有不善處初念奮然而起無恆心以守之轉念卽弛矣卽孟子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

也望足下持此初念守之以恆日去身心間病痛於小學之書而躬行焉自不可限量矣猥蒙夫子諄誨因進一言於足下幸探擇焉

與戴建泉

昨日閱足下日記有卿翁士各有志之說弟思古人之爲是言者或其人甘心隱退不屑目祿仕宦之故爲是說非聖賢道中各有所志也子曰士志于道又曰志于道又曰志于學又曰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古人道與學合而爲一故其志不容其分分者非志也卽非道也後世學之途歧或目訓詁或目詩古文詞賦制義或目老釋或目百家取技靡不各持一長目鳴于世且目傲視夫端居守道者爲不足與言

一十九 三十四 金 謝氏校印

此聖道所目日微異說所目日熾也自濂洛諸賢得墜緒於遺經闡發其蘊目詔後世非空談性命理氣也有天地自有天地之道有人自有人之道有道自有道之精微人之遺詣不至其境不能知其精微也目端木子之達性與天道尙不可得而聞況下此初學之後生乎人每觀其言性道處不答己之學不至而答前人之說爲空虛支遠之談非人心之大惑乎況其言有關於立身居家待人應事者極多使其言極精微而并此亦不觀焉尙得謂之善學乎由後四子自達前四子則所學不有階級乎竊以爲舍此不志而以全力趨於羣爭羣好之場恐蹈前人遂末之謂也至卿翁所虛觀後四子恐于時文有妨此說殆不然後四子所言卽四書之道

也時文以四書爲本其道豈有二哉若後賢所言與前聖二道何足貴乎程子有云舉業不思功惟思奪志只持其志不爲之奪並行又何至相悖也弟自愧弱不能策其志之所欲赴人事紛擾恆懼無成足下篤志好學每慙弗如尙冀輔我所不及也卿翁志剛而氣銳其一種嚴肅氣象同人皆不及其偶爲此言殆亦足下責善太過使卿翁有不能容處故爲是言而不自覺其龍馳距人也抑知同人之望卿翁殆有甚于卿翁之自待仍望足下晤談之頃言欲婉令人易受意欲摯令人可親此亦變化氣質之一術乎足下以爲何如總之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斯道易墜同志難求少暇當走訪卿翁以罄懷之欲白也謹先布數語賀正尙希教之

丁十九 集三

三十五

金陵書局印

上成先生

數月來三奉手誨俱未修稟上復罪甚敬審道體康勝紫陽學則想當成書改定太極衍義我師錄曾否脫稿震亨近來填注日新格尙無間斷去冬允爲蒞禮卿杖二願書琴翁先生又約充記室兩事交乘實無暇晷目下所急欲觀之書悉束高閣疲神疊校彈力書牘坐是終年毫無進益不過此心願學之誠但保其無少懈耳日記已有一册無暇騰清少遲再寄呈批示前命摘論語數條教翰初弟自慙中無所得未敢執筆今鞠弟又請摘小學大學數條教之惶懼之至不得已敷說四則意在切近不識當否謹呈誨正與鞠弟稱謂屢奉命改易今次恪遵視顏之至

致錢伯聲先生

前奉賜復道德之光溢於楮墨并蒙獎勵拙句越乎恆泛粹師之下慙感靡已頃聞一麾出守榮任蘇台將日展布平生蘊蓄不禁爲吳人額手稱慶恨未能隸宇下而被大澤也震亨前侍鈞座從容聞先生述任常州時事惟殷殷於儲倉穀與鄉學二端厥後因瓜代期速未盡施行深引爲憾震亨當時心極欽服目爲知本之論方今東南連年收歎西北尤歷奇荒天災流行不可測度目前急務殆莫若儲倉穀備荒爲第一事且蘇屬本係膏腴當視他處爲易請先生目施之於常者擴充之於蘇去歲孫方伯曉示各屬屯穀之法甚善亦可參酌而行先生曾見之否又竊見庠序衰頹荒儉成俗禮

一一九 集三

三十六

金陵書局印

教散失爭奪成風古人蓋深憂之方今爲蒙師者舍幼儀而不講惟空言之是競幼年不知孝弟忠信長大而不犯上作亂者未之有也先生任常時嘗欲擇學中俊秀羅之署中講求教讀之法然後分布由城而及四鄉月有試歲有考此卽明道先生之法而約之者也蘇屬文風雖較勝他郡然禮教養蒙之道不可一時不講先生知之稔矣但此二端均目得人爲上而以興學爲難得才華士不難得樸誠士爲難得樸誠士而兼善發蒙者爲尤難震亨留心數年恆不數數親近問蘇州書局有潘允升先生名欽常見其與敝友書極服其學術純正教人有法先生近在咫尺其人鄉望何如可訪而知之與震亨竊於未通而神交有素倘先生有意興學與



此君商之必有良法良友爲先生告也二者舉行然後講求  
重農養士之策卽富教之政何日加茲竊慮首府事煩署任  
日淺不能如願目憤耳震亨迂疏無用坐困鄉里今歲在琴  
翁處襄理筆札事件兼課校方輿紀要一書殊無暇晷理料  
切當工夫良用浩歎素承先生摯愛不敢目尋常通賀之語  
上稟清聽聊舉先生舊政僅爲野人之獻幸勿斥爲僭妄也  
致馮夢華煦齋

旋里後於端甫兄處得讀去歲塗中書長言媿媿其苦狀不  
忍卒讀述憾文尤哀豔動人但願我兄常持此述憾之志堅  
其素信之守艱難困苦爲自勵之地不爲自戚之地則怨天  
尤人之心自泯矣窮愁輒發牢騷非學人之所宜故怨天者  
天窮之尤人者人窮之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卽此  
旨也況古人之學愈窮則愈進伊川涪州東坡海外曷嘗少  
易初心說是可取爲鑒也

與蔣紹由  
三月中旬南中傳聞令兄噩耗羣相驚詫疑爲訛言嗣言者  
一辭乃知因喉疾殞逝殊令人憫惜不已與震總角至好相  
契最深近年相與講身心性命之學獲益良多非淺鮮方期白  
頭相敬各底于成乃中道永離同志凋謝助我乏人震之慟  
尤非尋常可比也前月二十六日同人設位公祭於顏魯公  
祠之旁室藉盡友誼川達哀情震有公祭文一首而於吾兩  
人交情未曾道及公祭之文不得不如此也錄呈賜教便中

十一九 集三

三十七

金歐書  
蔣氏校印

可將令兄生平撰其大概寄示震擬爲之作墓誌也震現與  
友人約將令兄致知交書於論學論文論詩之要語統爲撰  
錄將來可爲遺稿中之一種其在山東河南者吾弟任之即  
數年來家書中有論及居家應事接物持身等類要言亦併  
錄之以示子孫其詩文各稿平日鈔有專集否南中友人扇  
頭中有者甚多想稿中已有無庸另錄其存稿弟務必寶而  
藏之暇時爲之編錄成帙俟處境遇裕時即可刊行以令兄  
之才之學傳世毫無愧色所恨者其學未竟其才未用徒令  
故人子弟掇拾其遺稿何不幸若是耶吾弟學力素充精神  
完固望努力自愛以終令兄之志非獨一人之私幸也震賦  
質素羸弱早罹年卅逾三十齒牙俱欲搖落耳目不及從  
前恐亦蒲柳之先零者也中夜以思時用悚懼總之一息尙  
存此志不懈修身以俟其又何尤望弟時策余之不及可也  
與黃慎之書

十一九 集三

三十八

金歐書  
蔣氏校印

盛開捷音欣悉大魁天下我兄平日顯揚之志至此始償執  
事學養有素當此殊榮驟膺之日知必追念一門殉節之苦  
身榮而親不及見則不忍喜追念患難流離依人謀食飢寒  
掉辱一身備嘗則不必喜又念此時宿疾未瘳氣體羸弱國  
家多事報稱良難則不敢喜人皆以兄爲多喜之日弟獨以  
兄爲多憂之日則胸中消去狀元二字知必不待二十年矣  
弟更有進焉顯榮者風勵之具也盛名者指摘之招也我兄  
榮冠等輩可謂顯矣名滿天下可謂盛矣竊願我兄爵位高

則心愈下名望大則實愈勉心下則謙德及人而人有所風  
勵矣實勉則學業愈崇而人泯其指摘矣况吾鄉士習民風  
均不如古現當衰頹之後得吾兄而一振之咸注意屬目于  
執事他日文從錦旋願兄加謹于言動之際以爲鄉人師法  
俗薄也矯之以厚行浮也示之以篤學衰也勉之以通經致  
用砥行立名兄只一言一行不逾時而里巷喧傳咸以爲黃  
狀元之言行若此吾儕可不奮勉是所施者寡而收效大而  
且速願兄留意焉素仰我兄虛懷若谷故不敢以尋常賀語  
進聊貢愚忱語曰惟善人能受盡言想我兄必不見罪也弟  
仍客洪公處學不加進歲月虛拋愧對之至

致黃慎之  
一十九 屬集三  
三十九 金波書  
附氏校印

一別四年懷思曷已比想經綸文章日臻美富現已榮遷何  
職得交京華學識兼勝者幾人便中望惠示一二俾草莽中  
得聞其名亦幸事也錢公署任吳門昨有書來深以署內無  
能辦筆墨者爲苦頗屬意于鄙人而弟已應琴翁先生之招  
不能前去襄助甚抱歉几弟息影故里深愧學不加進心中  
所欲觀之書與欲爲之事輒以塵俗牽綴百無一成邇來于  
筆札外惟以鑽故紙爲生活覺平生之好舍此便索焉寡味  
此亦一人之私癖也兄得勿啖其太迂乎幼瞻之矻吾黨大  
爲減色弟亦以人生百年如輕塵棲弱草必於此中卓然有  
以自立乃不虛此歲月觀此愈不敢自己矣紹由曾與通信  
否聞其近欲游洛不識已行未頃因煥文兄入都之便聊布

數言藉抒積悃八月二十八日  
答蔣又瞻書

來書有疑今之正人其子弟往往不肯是誠有之弟前亦有  
此疑以爲德不足以感化耶外人且聞而興起何況家庭以  
爲教有所不施耶疏逆且盡其懇誠何況子弟恆推其故不  
可得後於觀書時偶有所見乃知聖人亦有所不免者堯之  
丹朱舜之象與商均文王周公之管叔柳下之跖推而遠之  
三王後之桀紂幽厲皆以聖人爲其祖若父與兄舉不能感  
化下此者更無論矣願謂數聖人不施教訓不盡友愛不可  
也詎非天性之薄甘以不肯自待耶是故有子弟而不盡其  
教者過在父兄盡其教而子弟不受者過在子弟何也父兄

一十九 屬集三  
四十一 金波書  
附氏校印

之職盡而子弟之職不盡也司馬長卿云父兄之教不先子  
弟之率不謹可見教之不可廢也而教之之法總不外身教  
言教二端矣二端盡而不肖如故只有委之氣化而已雖聖  
人處此亦末如之何也愚因推其與父兄相悖之由大凡苦  
約束而樂放曠人之情也子弟見父兄敬謹始猶畏之漸覺  
厭之矣厭心一生使於此時有以一二放曠之說導之其心  
如獲甘食美味遂猖狂恣肆一放而不可收束必至大反其  
父兄之所爲而後止是豈父兄之咎哉弟嘗思家庭之中只  
有情義二字此二字不可少有偏重情勝乎義則子弟日漸  
疲玩而無所忌憚如呂叔簡先生所謂情過乎義子孫之災  
是也義過乎情誠如來教所云執理太固則不能和不和則

情與理常格格不入殆能準酌乎情裁止乎義斯爲善處家者矣

香蔣又贈書

來教云吾人爲學自始至終無出與處只知一箇已便是了外有不合內求諸己又云其始不容有易事之見亦不可存畏難之見隨時隨事思其理而已數語尤見我兄近來進德之深見道之確卽質之先聖先賢無不首肯也弟當佩以終身焉拜惠厚矣尊意先究心四子書思其理不得始參求後儒言理之書以求通再參以歷朝之史以徵實云云其意甚高弟學殖落荒無所師承何敢於此有所妄議然既承指教不倦似非以弟爲不足與言者若不抒所見以就正其何以

十一九 羅集三

四十一

金鏡遺書 卷之四十一

報我益友乎謹以管聞於先儒者蒼萃言之來論中後儒二字似未可儻侗薄視如有宋五子直接洙泗心傳卽親炙聖人門牆雖顏曾無以遠過是以千數百年後遺經得以大明於世五子之功也其餘諸子純駁互見下此則推明之薛敬軒胡敬齋直紹洛閩他若羅整庵陳清瀾顧涇陽高景逸當王學盛時皆有護持正學之功然語未盡純後儒不無議論國朝湯陸踵起天下靡然向學楊圓桴亭布衣守道固然日章舉無可議也弟竊觀諸先生論學之言皆以爲欲窺聖道必由程朱入手庶有頭緒有次第默坐時恆思其故以爲聖人之言皆言下學工夫無一高語本明白易曉卽不讀諸儒書未始不能明其理道及觀四子書時通曉者固有隔

聞者亦復不少其隔聞者必藉朱注以通之卽自謂通曉者不過後其百之一二乃知聖人之言本微始微終一言而天下之理皆在初學卽一以知二而十未必知也百千更未必知也卽如大學之道三句中庸首三句論語首一句孟子言仁義利之辨皆曰子書開章第一義吾人能窮得盡否行得盡否若非程朱言德言性言道言教言學言仁義至詳且盡後人不過得其一二而卽止何能望其有所貫通乎鄙意以爲欲究心四子書必先觀近思錄朱子云近思錄四子書之階梯也四子書五經之階梯也欲觀近思錄必先觀薛胡湯陸論學之言再讀近思錄覺有滋味再究心四子書益親切有味再究心五經義理洵貫觸處皆道旁及歷代之史求

十一九 羅集三

四十二

金鏡遺書 卷之四十二

其國家治亂之由人才消長之數以徵其實廣有頭緒次第矣至所虛陷空晦滯之弊後儒中多有之非所論於宋五子明薛胡本朝張陸諸賢也其弊之始由於空談心性不事躬行言愈多而義愈晦愈晦則愈滯如有明嘉隆以後講學者是也我輩誠能虛心讀諸儒之書以求上達則不患此弊矣但讀諸儒書時尤有要者其書中言無極太極及性善理氣性命之精微處不妨且闕一邊先於切中身心事物處下手及至純熟其精微處自能知之今人往往見其言無極太極輒開目揉耳並將切中身心之言一概擯棄尙得謂之善學乎程朱全書弟處已有昨於蘇門購得楊圓集一部皆不能靜心讀之是大可慮弟思今之學者終身未見是書者多矣

我既有之而不能讀不自誤乎故此番歸去以期閉戶卒業  
仍求足下時策後效法古人直言規勸之誼不必同時俗隨  
聲附和之言則更幸矣來書言爲古文之法確切不易曾文  
正公文鈔曾於友人處借讀一過雄奇駿快其得力於桐城  
姚氏爲深誠不愧今之作者數十年來言古文者皆取法桐  
城方氏善言理故其文質直劉氏得韓蘇遺法故其文闕肆  
姚氏合義理考據詞章爲一視方劉爲文雅其論文之言亦  
多爲古人未曾道者時人尊爲百年正宗良不誣也今之爲  
古文者聞王子壽先生外有張廉卿方存之黎莼齋陳右銘  
吳南屏諸公其作皆未之見不知如何誠能貫穿四子五經  
及後儒義理之書以樹其骨沿及史漢八大家以正其體取

一十七 羅集三

四十三

金說書  
唐氏校印

漢儒訓詁考證之書以砭其僞再取資治通鑑 皇朝經世  
文編以發其光如此庶可從事古文矣然而難矣爲今之計  
惟有違兄之教俟居積充滿再爲出售而已

答蔣又瞻書

來書云以先儒語錄律己則可律人則不可數語已得聖門  
爲己之要弟不自揣欲引伸其說足下其進教之鄙意以爲  
人己之分卽眞僞所由分也律人者僞也律己者眞也世之  
相率爲僞者眾矣假先儒之言文邪僻以欺世借于進以營  
私律人則苛律己則恕此風所由來不自今日始矣使知律  
己不律人之說何至久假當歸末路敗露乃自有此輩而世  
人遂以性理之書不足觀理學之名不脛道愚者甚有歸咎

於先儒之書者可不歎哉鄙意始猶惑之近年略涉洛閩之  
書始知眞者萬變不磨僞者一顯卽敗其所以敗者自取之  
也於先儒何尤大凡爲學之初形諸口者僞也存諸心者眞  
也潛求道理者眞也計及功利者僞也勉爲其眞力戒其僞  
取時人之僞者爲剗鑿眞者爲師資第默辨於心而已亦不  
必臧否於口也由是伏而誦仰而思以期有獨得之效而明  
夫聖賢之理迨學成之後始可以其學證諸當世彼汲汲表  
襮者亦非也故讀儒先書時或有訕笑者非計也譏刺者非  
恤也卽執義相難苛以指摘者亦笑而應之何也德未足以  
服人學未足以動眾徒事口舌以爭亦殊自勞耳即與之爭  
彼亦未必衷服惟有使之自悟而已此足下律己之說弟有

一十九 羅集三

四十四

金說書  
唐氏校印

志焉未逮者也且夫先儒語錄非他也吾人束髮讀朱子集  
注集注者集諸儒之精意以注聖言非皆先儒語錄乎讀集  
注而人不譏之觀語錄則譏何人之不達若是乎特以語錄  
中雜出門人手記間有疵處及宋以來講學家私立宗旨邪  
正互出須具卓識以分辨之庶得其要此在學者自爲功耳  
人往往以此替先儒是誠不可也大抵吾人爲學分一心之  
眞僞爲先辨學途之是非繼之學途正則心不雜而路不歧  
庶志之所向始易到不然域於一隅終無進境且將入於僞  
而不自知也弟幼而失學長而謀生賦質又極頑鈍精神不  
能振作心有所期往往半途即止終身無成已可自決然猶  
不敢自爲暴棄者安冀老道理少明於心則幸矣惟冥行索

塗毫無所得自愧行復自嘆倘能假我以優閒歲月閉戶冥思十年或可少有成就似此依人碌碌欲望學成難矣總之一息尚存此志終不懈也因足下論學至此胸中有不容已者故傾肺腑而出之凡此之言皆弟能言之而未能行之者不識尙當尊意否仍祈教誨時教不逮幸甚不宣

失題

奉惠書足下持志之堅進德之猛形於楮墨弟自問竊有不逮欲佩無似承示孫仰晦先生語四則精實之至已略窺一斑其答劉微園未流立教之弊語出陸清獻學術辨中清獻宗朱之學極爲正大先生殆折衷清獻故立說頗近之弟竊以爲當今當以反經爲第一義近讀楊園先生集內有經正

十一九

四十五

金龍堂書  
兩氏校印

錄一卷係集朱子訓學齊規白鹿洞學規溫公居家雜儀呂氏鄉約四種附以學規弟擬集費刊刻足下可助我成之此書可以律身可以教子弟言簡而意精且有次第倘有所與起則今日之刊未始非一陽從地起之象兄與弟即先附於庶民之末可也

失題

辱示家祭儀節感感弟於禮經茫如隔霧未能窺見先王制理之精意何敢有所輯錄第以長老無存隨俗悖古不愜於心欲稍稍納身軌物冀免虧辱之患藉延門祚之衰而已今足下欲弟輯錄成書是期以有所論說則何敢也居今之世欲挽回風俗非一大強有力者不能我輩能與二三同志隨

時隨事講求或者漸推漸廣此我輩之分亦古人之心若謂立說挽俗雖有心於世道人心而學識疏淺與不知妄作等適自取詬病耳與足下同留此志以有待何如足下近讀朱子年譜想是王白田先生編輯之本王氏一生精力在年譜一書洵朱子功臣弟讀其書竊窺其本指以爲陽明晚年定論一書而作也陽明顛倒朱子之說以中爲晚以晚爲中附會其良知之旨謂與朱子晚年同也明季國初諸老雖昌言排之而學者究未識朱子爲學次第自白田先生書出而學者乃有端緒可尋今之讀其書者咸知朱子之學至四十而始定悟中和奮說之非一乘程夫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以終身故四十以後其論大醇四十以前尙不

十一九

四十六

金龍堂書  
兩氏校印

免小疵也足下讀時其驗鄙言然乎非也幸賜教又辱詢答何叔京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二語弟何足以測先賢與義思之良久殆謂良心即孟子所云仁義禮智也發見之微即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初發如乍見孺子入井不忍覷觫之類也猛省提撕即且晝所爲不措亡其夜氣常存此固有之良心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亦此良心也晚年定論弟未之見竊疑朱子此語必爲良知家所尊奉蓋此語向裏切實言之絲毫無弊若近外府說易入頓悟之境朱子四十以後便無此等語矣妄見如此足下幸進教之

清故武功將軍京口協副將張公家傳

公諱樂龍字凌雲上元張氏始祖諱天興國初自徽買金

陵遂家焉豐於財曾祖芝蕙好施與納費爲貢生應省試屢薦不售家漸貧祖永清乾隆間武舉人父萬春嘉慶戊辰武舉人任平望營千總生三子公其次也天資英敏嗜讀書童子時即目節義自慈嘗稱岳武穆文不受錢武不怕死二語萬春公盜案被議誠公非習武藝攻文事強諾之時公已陰習弓馬嫻熟乃潛應武試入府學萬春公聞之歎曰命也道光己亥中式武舉人材勇魁其曹未幾大西洋英吉利國以粵東禁煙土事踞香港犯定海踰乍浦關入吳淞陷鎮江進逼我金陵當是時大臣方議撫總督牛鑑將投書夷舶無敢往者知公素以膽著乃遣焉比至夷人用長鎗縣繫目登將及舟故速之公顏色不變斟紅色酒飲之以刃貫肉與食公

丁十九 廟集三

四十七

一金陵遺書 一府氏校印

盡之略無憚意夷偉其勇三往撫事定賞藍翎五品頂戴隨欽使伊里布之粵議事夷常招之飲歡甚與夷言率上國忠義事夷愈敬慕贈異物以別歸授松江千總尋解洋鎗入京試放 賜錦緞二匹署督左營守備城守營都司歷補崑山三江蘇常等營守備巡洋而獲巨盜數十署平望營都司瓜洲營遊擊兼巡鹽務獲私梟百餘補嚴州都司當是時賊首洪秀全率其黨踰嶺浮洲而東上游戒嚴總督陸建瀛以公有膽略調充營務處率水師隨往九江師左次飭駐東西梁山糧藥盡移駐下關賊蔽江下趨省城陷以保衛丹陽常州策上巡撫楊文定檄移堵焦山自造大艇快船助戰有功加副將銜換花翎授蘇左營遊擊是年外夷乘亂沿江私設輪

舟捐釐苛欵殊甚公持和款責之令出所捐銀助餉夷頗憚服是時賊以餓索橫江拒水師公駕快舟斫斷之日鏖戰于鎮江瓜俸之交多所禽斬署京口副將大府目公熟兵法戎機要務多股股下問公亦誓死報國盡心區畫不分畛界每戰必先嘗譟聯語潑天膽量能如我蓋世功名豈讓入聞者壯之同官嫉其聲威出己右每陰中巨禍公亦不顧也瓜洲賊出略地江岸民數百趨謁腰躍江呼救公將出戰同官曰非水師責也公憤曰土王土民王民坐視不救吾不忍爲也遂持大刀麾眾百餘登岸逐賊四里許斬七人至五接橋遇伏賊以火鎗環擊之受二十八創墜馬倚河崖死之麾下卒多殉焉得其屍僵立如生咸豐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也春

丁十九 廟集三

四十八

一金陵遺書 一府氏校印

秋四十有一方公陷陣時同官旣莫出一旅援救及死以越境貪功上聞亡何揚州大帥託明阿以死事入告得旨優卹給雲騎尉世職同治七年入祀本省昭忠祠嗟夫自來名勢相埒之地羣謗眾忌墮敗人之勳業有所不辭微 天子明聖嘉卹行間將士公之忠不幾埋沒已說前公駐師焦山賊中流言戮公全家公齋戒素服密遣人入賊詢其實知城未陷時已爲人援出遂迎太夫人等至江陰歡若更生公配董夫人生子一名全珍邑庠生襲世職女二長適天津鎮標遊擊周得雙同治三年四月攻丹陽傷亡次未守而殒公歿後瓜洲賊時見公素車白馬往來江上遣兵發矢中傷者多以疫死賊相戒避之同時千總李朝綱公部將也聞公死乃匹

馬摩瓜洲賊墨殺賊力盡被獲受酷刑而死人尤以此重公焉公精下筮每神應里中稱公事多奇誕自有知者余不亦復敘云

論曰余嘗聞長老稱王寅英夷之難備矣公以一武人崎嶇其間卒令島人敬慕非忠義之氣有以感之歟羣盜披猖東南崩涉公目舟師扼焦山賊帆不敢下功亦偉矣及盡命疆場忌者尤排擠之是島人之不若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清故贈封修職佐郎處士戴君家傳

六合之戴其先世居徽之休甯陸阜徙句容之柳橋南宋末有諱惠明者官舍人慨宋室之不振有懷靡老遺安陶公歸去之義棄官隱六合之廣濟鄉竺塘里宋亡義不仕元躬率

一一九 卷之三

四十九

戴氏家傳

子孫力田穡誠勿習詩書文辭與有司試故戴氏數百年來專事農業十七傳至於君君諱廷樓字乾林曾祖尙國祖思文父之周皆業農之周公幼頗鄉學以無良師友無所就生子六君最幼年十二而孤隨諸兄食力田中及冠諸兄謀析異君莫克諫止悲號特甚粵寇之亂避兵如舉時其子玉成甫十歲君嘗憂族人憐於禮痛父學未遂身不才乃憤然爲子求師聞東鄉張先生善教人命往從之焉相距百里許非歲莫不令歸省及其客蘇州也亦然歲需俯俸衣食四五十年力不繼則乃爲人傭工以贖之又不足粥田佐之如是者七八歲迨其子成立補學官弟子員能養親而家業蕩然矣先是族鄰以君教子故或非議之君曰令兒就一藝易耳第

吾家詩書澤久絕兒能動學教成之以光大先人吾之願也雖寒餓吾誠安之公等勿復疑自是人亦少少歎服焉君性嚴正而仁厚處族鄰盡義身雖頹危不傲人援拯亦不乘人之危以營其私族有嫁娶喪葬之資者必多方捐助曰不足濟爾急盡吾心而已里中俠少或挾勢力凌人每抗聲據理折之無敢強持者遇游蕩少年必諄諄訓誡人多畏而化之

又以儉朴爲家人倡華服珍食終身未一御雖粗糲至變味猶不忍棄一布袍衣三十餘年至破壞猶弗舍玉成事親極色養每飯必進肉食君常割其餘餉塾中弟子客至輒減食款之情貌兼盡嘗訓玉成曰友當交有學行者輕薄子勿與近教弟子當時懼誤之汝誠善訓誘人甚於官之榮我多矣

一十九 卷之三

五十

戴氏家傳

又曰汝能善養我不願汝祿養也於是玉成愈益謹敷遵君教討論課授之法而力行之君亦願而悅樂焉君嘗慨族戶數百情誼莫相結屬思建宗祠修譜牒立條教與族人約勸宗塾以教族中子弟廣置桑之利以培本務勒石於祠以表族人之死難守節者春秋祀之皆未及施行而君不幸卒矣君卒以光緒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七配葛氏生子三女一長次子及女皆幼孺存者卽玉成玉成字達泉賢孝而好學能繼君之志者也

論曰宋劉居正課子嚴或曰君一子宜少寬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時歎爲至論君一老農教子力學於流離瑣尾之際爲人所不能爲雖飢寒困辱百挫而不奪其志卒就其子

爲宗族之光又不希幸其祿仕切切焉以勸教誨陸族姓爲  
先務其賢於今之人也遠已  
清故孺人顧母芮孺人家傳

金陵顧氏自文莊公顯季以科名著述顯於時後之舉文獻  
故家者必推顧氏即今花盞岡避園遺址是也七傳至逸上  
公公諱人龍江甯名諸生性剛直守正不阿鄉里有犯義者  
多憚之其詩賦經義與當塗馬鶴船壽齡上元楊樸菴長年  
齊名山陽范詠春煦嘗稱逸上爲仙才其推服時流若此孺  
人卽其妻也孺人芮氏家世耕讀居附郭之安德門孺人溫  
恭儉約年十四字顧氏十五喪母理家政內外秩然有緒是  
時顧氏家中落逸上公遊學四方遷延十餘歲始舉婚禮孺

一一九 孺三

五十一

金陵顧氏家傳

人年已二十又八矣孺人謂公曰遊學無成業不專也貧賤  
人之常矣庸奔逐謀食爲妾以十數年紡績所畜合大人匱  
贈計八百千君勤學妾努力堂上甘旨何虞闕乎特患君志  
不篤耳公感其言乃閉戶授徒勵精學古凡門內事孺人力  
任之無難色亡何舅沒二子連殤孺人患逸上公哀憫殊過  
往往陽抑悲情以諫慰而陰自戚焉自是胸膈痲痺思孺人  
不以語人也癸丑之亂逸上公卒孺人奉其遺象出入鋒鏑  
十餘年迨其孤我愚長成付之曰吾艱難出此者俾汝異日  
知汝父形容也馬公鶴船紀其事謂公有婦非淫辭也孺人  
以光緒三年三月初五日卒年七十有一疾革之夕召子婦  
至相告誠之曰勤儉者萬事之本吾生長門家故繁勞茲苦

處之若素每見好逸與奢者必遠之絕之深懼中其習而不  
自知也爾等體此志以教子孫吾之願也孺人暮年強力踰  
少輩每操作必先我愚數進諫欲者奴婢孺人斥曰吾爲汝  
家婦四十餘年逮事汝祖十年事汝父二十餘年未嘗一日  
使奴婢今家貧甚于昔爾才非汝父若是何以對汝祖父乎  
後屢婉勸終不許前四載我愚以目疾廢家益困孺人憂憤  
倍至老疾時作而不欲休坐是傷於勞而疾不起矣孺人生  
子四幼癘二次我愚字伯軒庠生勵品積學病廢于家娶陶  
氏次長庚死于江北孫良箴良範孫女一字鄭氏伯軒撮其  
言行副友人羅震亨作爲家傳以詒後之人

一一九 孺三

五十二

金陵顧氏家傳

論曰嘗同治癸亥甲子間余與伯軒從戎江上時聞稱述先  
世事及孺人賢行余每登堂修子弟禮竊聞孺人舉止蓋古  
孟德昭之流亞而其患難流離教子成立其艱苦殆又過于  
歐陽母也惜乎伯軒之實以疾纏終身不克光大先緒天道  
其猶可測乎抑仍有所謂遲遲有待者乎姑存以驗臆異日  
焉

無錫許君家傳

君諱成平字虞卿許姓先世有忠勇者爲前明鎮撫將軍自  
江陰徙無錫之禮社遂爲無錫人曾祖父交泰副貢生祖煦國  
學生父本仁附貢生候選訓導世傳孝友族鄰稱焉訓導君  
有子五君其季也君幼乘至性七歲居母喪哀毀如成人十  
歲仲兄授以經卽能刻勵讀誦及長聞孫仰晦先生篤學有



宋諸賢躬行不忘往師事焉於是學大進先生諱希朱邑中  
咸稱孫孝子者是也訓導君有疾適君試於郡未畢亟報書  
籠歸日夕侍湯藥惟謹嘗夜中庭刺左股一樹煎湯以進  
及訓導君歿喪一遵家禮庚申春金陵官軍潰賊下趨羣  
邑踰失富者或遠颺貧者或不得其死君蒿目時事慨然曰  
國家二百餘年養士之恩至此始獲報吾輩上不能靖疆場  
以紓主憂下不能固一方目衛家室如虛生何乃借族人以  
大義曉里中父老子弟釀黃募勇設禦當是時龐公宗大爲  
團練使甚重君凡有請悉立應亡何常州不守寇益張所至  
瓦解及邑垣陷君猶率鄉兵守禮社諸村屢戰克捷賊怒之  
悉眾圍我勢不敵君見事無可爲與伯兄雲卿同時以殉其

一十九 編集三 五十三 一 金陵遺書 一 周氏校印

妻華孺人復罵賊被創挈一女投水死咸豐十年七月初六  
日也嗚呼自粵匪洪秀全輩稱亂十餘年士大夫激於義憤  
而慷慨以死或併其父子家人一殉者何可勝道豈皆必有  
爲而爲哉殆亦迫於所學之不容已耳孺人性行溫恭克修  
內職年二十一歸於薛館必躬必親無懈家無少長咸愛  
敬之孺人與君同歲春秋皆二十有五事定奉旨入祀本邑  
忠節祠其子汝琳追述懿行徵文於時  
上元羅震亨曰余嘗過錫山聞有孝子孫先生心竊儀其爲  
人及讀先生書歎其學行之純備知必有繼其志爲斯道光  
者今觀君與家人之所成就信已士當未出時與並世君子  
交遊檢晰義命即不幸猝臨大難仗義報國死綏盡命始信

爲學者所有事也古之人成仁取義詎異此哉士君子亦謹  
其所學焉已矣

貞烈女駱張氏傳

光緒三年十月十日里中喧述城北烈女殉夫事羣相咨嗟  
驚訝目一徵寒幼女陷義若斯之篤良非易得也未幾友人  
常君思復高君垣以貞烈女事屬爲傳按女張氏年十二字  
上元駱繼元爲養婦舊俗母氏貧且微者女未笄遣適外家  
寄養名曰養婦及期乃卜日成婚禮焉駱亦貧甚夫幼獨其  
姑趙氏挈子婦粥兩蓋於市爲生女性孝謹姑愛之等於子  
三人相依饑餓也二月繼元病將死悲母老無目終天年女  
曰妾在君勿下繼元死女母傷女蚤寡將圖改字止勿易服

一十九 編集三 五十四 一 金陵遺書 一 周氏校印

女乃長號痛母之不諒人也以首觸柱死久復甦卒易服葬  
繼元日女送之墓指其穴曰留我餘地死則同之女自夫歿  
悲寡姑失子身失夫形影相憐弔惟益日以事姑爲事居亡  
何母數來迎女虞母奪其志往輒歸有頃又迎之且屬姻黨  
告以意女知事已決度姑老且弱終不能翼覆之伺姑出閉  
戶縊死年十有六於是常君刃里人合詞籲當道奏乞旌表  
以維風化  
羅震亨曰吾鄉殉癸丑難者節義甲他郡薦紳先生樂道之  
余觀女所居與昭忠貞烈祠頗近每春秋士大夫行祠祀禮  
必經其門女豈素慨然而有慕歎不然以市井弱息非素嫻  
禮教者何成就若此也嗚呼乘薛之良有觸必發風教之入

人心在上者胡可一日缺哉

先君行畧

先君諱笏字心魚一字寶山上元虞貢生家故貧茹苦力學  
篤於內行常留心經世學十應秋闈不遇泊如也粵賊難作  
閩江甯邑尊劉公同縷延先君助守北城城陷以王妣故未  
死尋奉王妣輾轉脫賊中避北鄉數獻策大營於是向公榮  
檄同北鄉紳士募水勇石埠橋截賊下游以張守府星五佐  
之未幾軍乏糧賊眾大至軍遂散己未避兵蘇州時曾總鎮  
乘忠仿造楚軍舳板戰船先君上克復六合策庚申二月杭  
州陷先君上防湖策中丞徐公有王方伯王公有齡咸嘉賞  
焉而卒不能用嘗有詩云自笑書生一得謀綠沈槍裏殺同

一十九 羅集三

五十五

金陵 羅氏校印

仇年來幾度芻蕘獻徒有虛聲道路收是歲閏三月遇難避  
江北目擊時艱私憂竊歎於荒江之濱著清淮團練籌餉二  
議因時立論不事空談擬上之當道未果辛酉冬捐輸軍餉  
得職教諭從事浦口水軍襄贊營務同治二年六月卒於軍  
九月將軍富明阿以在軍積勞病故奏請從優議卹奉 旨  
得允先君語時事輒義形於色感憤至泣下性繕直所如每  
不合故以齟齬終嘗患疥疾歎曰天下瘡痍甚吾身能獨安  
嗚呼是可窺先君志矣先君之學選於中庸一書窮究天人  
性命之原剖析發芒當時頗有論說惜兵亂俱燬遺養一齋  
詩古文稿二卷乃震亨輩蒐訪編錄今藏於家其子震亨晉  
亨鼎亨俱學官生

亡弟捷三城記

同治十有三年六月四日仲弟晉亨病歿余時客常熟未及  
面訣目不瞑歸則憑棺寓哀而已嗚呼痛哉弟少余一歲非  
角丁離亂繼失怙恃喪王妣孤露相依撫幼弱弟妹獨管人  
世之苦弗辭也弟性孝友家庭內外無間言幼好學先公愛  
之避兵江都遭父喪寶應劉公瑜招之家讀書遊心巢成先  
生門得聞儒先爲學之要學益進踰年母喪歸戊辰與余補  
學官弟子再試於鄉再黜罷益專致於學去冬患咯血數月  
易喉瘻仍不輟前月讀孟子養性事天一語有得箴以自  
佩翼已疾也而竟不能惜哉弟胸懷高潔不受表襮待人外  
和內介兄弟中惟學行相砥余客外嘗以忍讓和謙規余嗚

一十九 羅集三

五十六

金陵 羅氏校印

呼以其已能勉余未能愛兄至矣弟於學舉能窺塗徑以學  
未成不遑立言偶寄志於詩不自意故存者鮮將編之附  
先公遺藁藏於家先公姓羅氏諱笏字心魚弟其次子諱晉  
亨字捷三卒年二十八癸丑之難賊脅先公叔父林福公以  
王妣故代兄死事詳家傳先公感其義以弟後叔父遺命後  
世厚次房家貧弟未娶以余次子運綸嗣修先志也七月十  
二日葬地樓新塋西山卯向世系詳家譜茲不著著弟之大  
者聲諸幽嗚呼吾弟齋志殉知與不知靡不歎惜使永其年  
所造詎可限耶昌黎之言曰生而不淑誰謂之壽死而不朽  
誰謂之夭吾弟淑而夭矣其不朽安在哉此余之所以慟也  
同治十三年七月日伯兄震亨拔淚謹識

祭仲弟文

年月日伯兄震亨揮淚致告於亡弟仲子之靈曰嗚呼吾弟  
 生而飄忽無少年浮薄之行而致短命何耶抑天耶抑人耶  
 抑理之無憑而數或莫爽耶汝兄德薄迭嬰憂喪上天降罰  
 仍不已不加于其身而既吾弟天其何意耶憶吾與弟幼同  
 遊長同學出入食習與涉流離艱苦之境又無時不同癸亥  
 之歲吾父歿吾時年十八汝年十七吾從戎江上汝讀書實  
 應劉氏而形影始分明年江南平吾奉母還里又明年汝歸  
 自寶應而形影復合於斯時也吾母與祖母先後棄養吾與  
 汝孤燈相對風雨涕泣釜冷囊空愴焉莫顧不復知人間有  
 欣幸事旋余謀食無爲州越三載歸與汝應童子試同列名  
 子庠肄業講院相與砥學助行余用是倦於遊依觀察洪公  
 汝亦以課徒資助余如是者又五年去年叔弟入邑庠喜曰  
 羅氏衰久矣今吾三人得爲士殆將盛之激歎余深感其言  
 今年正月五日太守錢公招余之常熟汝亦叔弟送余至甌  
 江關含淚別嗚呼孰知是日乃吾兄弟永訣之日也倘知汝  
 夫雖飢寒立至吾不能舍汝遠遊也二月得汝手書知汝略  
 血證復舉以爲汝壯年勸學適然耳但得習靜可愈也繼聞  
 汝血證愈而喉證作余心憂焉欲歸視汝又得書云病間矣  
 再得書歸而吾弟已不及待矣大抵感旅人者不欲盡言其  
 病狀人之情也孰知竟以是成憾耶嗚呼痛哉汝年才二十  
 八耳質美行完志已異俗使天假以年孜孜爲學孰敢限汝

丁十九

五十七

金誠齋書  
羅氏校印

近年頗斐然有遺述志乃摧折其命使之無成不亦酷乎嗚  
 呼十二年來家庭慘變爲人世罕逢之苦余與弟皆一一身  
 膺自知哭泣憂傷非永年之相而孰意弟乃先吾者是之早  
 也豈不痛哉家貧弟未娶年來雖多不成弟嘗曰三十有室  
 古禮也志學不成不患無室也弟雖言此兄負先人多矣今  
 遵吾父遺命以次子題給爲汝後奉叔父祭祀少慰先人泉  
 下汝所爲詩文將爲汝編錄附吾父遺稿後藏于家俟汝子  
 長成以汝手澤悉付之俾後人知汝苦心或承汝志也今卜  
 新塋于地樓之側斯地也近帶清涼涼山色自昔爲名勝之  
 區南瞻牛首吾先世之邱墓近焉北眺樓霞吾父母之邱墓  
 亦近焉汝往來斯際當不復憂矣諒于七月十二日卯時安

丁十九

五十八

金誠齋書  
羅氏校印

汝於此嗚呼吾弟止於此耶汝年二十有八載全受全歸已  
 無負於斯世矣所惜者家業摧殘而莫振子弟愚懦而無成  
 門祚益衰中興何日余哀情詎有已耶自今以往兄不敢復  
 遠遊矣行閉戶自勵教弟教子期振先緒茹藥飲冰有所不  
 辭藉慰汝九原平昔之心嗚呼弟如有知當亦不能忘情于  
 兄也嗚呼哀哉尙饗

公祭蔣幼瞻文

嗚呼幼瞻人之生也每患不才狂也而爲世嫉惡也而爲時  
 推苟非穢璋奇特之質進目中正純粹之詣莫能獨立而排  
 徊有其人矣不目之陶風範俗爲世倚賴而使之丁年夭折  
 抑獨何哉豈蒼蒼者之好惡與人世迥別而昏明愚智一例

目內諸塵埃翳君之生平少丁乎兵災流離項尾飢寒時來  
獨與其弟窮年探索而學境日開及由商邱而歸試也才名  
已冠乎同儕惟上慕乎古之作者不屑屑於俗尚目自以  
裁乃北陟秦岱南游衡湘西登黃鶴之高東眺滄溟之廣其  
高志遠識咸寄託於詩牌故意氣所至凡握觴雜數者望色  
而自媿形骸而君復飲抑謹退梅空言而求實詣於是精思  
力踐闢洛閩之蒿萊乙亥之歲君膺鄉薦同人舉手加額謂  
吾道將振夫衰隕乃別踰一載計來金臺悲南中之故友聆  
噩耗而疑猜嗚呼幼瞻何命之薄耶一蜚乍起而際此氛霾  
惜美材之未用而齋志終古徒令後之人讀其遺稿太息而  
與懷豈古今人士宜庸庸自待而志行稍高者天必奪之而  
藏埋若是則爲善何以勸而異說誠行充衢塞巷又待何人  
而轉回此理之不可測而數之不可推嗚呼幼瞻死生之理  
雖古之達人不能忘情於此際況吾輩年俱少壯而道誼交  
久一別不可復見能不追慕平生之髣髴而一瀉餘哀臨風  
遙奠歎此差醉

丁十九 五十九 金陵 顧氏校印

成鞠初哀辭  
同治壬申春吾師心巢先生於江甯書局遊母喪鞠初侍其  
母夫人蒞此年未冠舉止恂恂最與予仲弟善而視予落然  
也越二歲仲弟歿又三歲予因事之寶應館於先生之家始  
得交鞠初固觀鞠初部署門以內事及早夜出入定省視膳  
服勞肫然有情文而不僿于素爲人謀必忠心甚敬之先生

命鞠初執弟子禮見予予愧不敢承既固辭不獲繼受命予  
歸後數通書問具聞鞠初居里閭授徒時就溧水沈君講習  
小學四子書學益進予深爲之喜某年月日得馮君夢華書  
則鞠初於八月十四日舉卒矣嗚呼數年之中喪余弟又喪  
鞠初率目少年幼學齋志長沒甚矣人事之多變而天道之  
不可知也先生老權茲戚鞠初兄漱泉益悲悼不可言異日  
一劑調師門過畫川八寶湖傷舊遊之不再登先生之堂與  
先生漱泉相視泣然痛其有極耶乃哀之以辭以寫予悲辭  
曰  
橫視兮蚩蚩嗜好修兮不移韞瓊質兮篤懿行朝發軔兮夕  
止之胡皇天之不弔兮界斯人以短期慟予仲其亦然兮夫  
固同此漣而信顏夭蹠壽之適然兮究何勸夫薄時理不可  
目常測兮變者雖聖弗能知苟躬盡夫倫紀兮命雖促而心  
滋較庸庸之寡識兮即夕死而猶遲齊彭殤而一視兮得順  
正其奚悲

丁十九 五十九 金陵 顧氏校印

成鞠初哀辭  
同治壬申春吾師心巢先生於江甯書局遊母喪鞠初侍其  
母夫人蒞此年未冠舉止恂恂最與予仲弟善而視予落然  
也越二歲仲弟歿又三歲予因事之寶應館於先生之家始  
得交鞠初固觀鞠初部署門以內事及早夜出入定省視膳  
服勞肫然有情文而不僿于素爲人謀必忠心甚敬之先生

羅氏一家集卷四

金陵叢書丁集之十九

上元羅香亭

惜玉吟

荆山毓靈秀開氣何蒼蒼中有希代珍含輝常呈祥獨抱高世節羞作珉與璋豈謂空谷美不隨賈明堂但恐非真賞毀乘同鐘黃倏忽賤工來雕琢使我傷早知造物忌悔不秘其光回瞻奇峰處秀失南斗旁吁嗟天生才位置誠茫茫惟有一隕涕太璞當慎藏

春恨

風雨一天至登樓滿目塵鳥呼荒寺晚花散故宮春寂寞城邊路淒涼劫後身憑軒獨灑淚無處不傷神

丁十九 羅集四

金陵叢書 羅氏校印

海內誰知我襟懷時獨閒感深休舞劍愁永強停杯身世貧兼病功名幾未灰請纓何地是惆悵寫餘哀

自顧歎無策終宵每斷腸酬恩悲父母報國恥文章夢遺懷人苦燈昏照恨長悠悠故園昨時抱杜陵傷

暮春出太平門過舅氏樹棠山莊

吟鞭緩緩出山城策路蒼涼一望平古冢衣冠餘宿草荒祠松柏有嗚鶯幾重山影分襟淡十里泉聲到耳清馬上春愁消不得銀尊須向酒家傾

小隱林泉氣自超村邊雞犬樂偏饒雲山疊翠園茅屋野菜舒黃過板橋麥浪千畦鳴雉雉菱塘幾曲聚魚苗此情令我忘城市始識仙源路不遙

新秋游鍾山

孤峰高聳雨初晴醉策疲醜盡裏行百丈泉飛衣上擁幾層雲出足邊生荒境日落松濤壯古道人歸鳥語清我欲結茅廬絕頂塵襟洗盡古今情

後湖晚眺

清波如鏡浴殘霞秋老寒荷水一涯我欲買舟溪上去可堪瘦盡白蘋花

登翠微亭

獨向寒山冷處遊孤亭一角枕江流丹霞散騎千峰暮紅葉如花萬樹秋振袖始知天宇窄盪胸常覺海雲浮何當五嶽尋蹤去好與名山舊約酬

丁十九 羅集四

金陵叢書 羅氏校印

秋夜

兀坐無良伴挑燈情默默推軒涼颺迎月色向誰白四壁來蟲聲爲我長悽惻那識悲秋人此際聽不得

詠松

百卉感淪落孤松還挺姿豈謂得天厚雨露有其私昂然濁世中後彫自致之風雪雖嚴厲枝節誠不移東君任管領榮枯難主持桃李與蒲柳安可共等期

春游嘉定山中

洗盡征塵已數霜亂餘歸臥石城旁那堪忽泛吳淞楫江水爭如別作長

與射湖潘子芷洲宿下關

落日下江城寒湖夜半生酒家燈影黯荒戍角聲清昭諫初  
徵遂安仁話性情永談不能寐枕上又雞鳴

出吳越口放歌

孤篷未曉明朝霞寒湖浪滾來無涯今我不樂至海上扶眺  
四顧空杳嗟洪濤鼓盪更山立海門一綫相呼吸直使詩人  
百感生坐對蒼茫歎愁集聞說騎鯨事最奇我欲騎鯨鯨不  
爲之騎又聞釣鼈竿在手我欲釣鼈鼈潛走且向中流一叩  
舷黃河之水百折來濺濺不顧姓名萬古在人口安用珉石  
深刻銅柱鐫但願長臨萬里流洗我胸中之煩憂濁世乘除  
都莫問任他泡影與浮漚歌聲未竟酒復進一吸三百心何  
求惜哉獨飲情不憚還思劉伶與李白倏忽翩然大笑攜手

丁一九 屬集四

三

金陵遺書  
甫氏校印

來與之共飲忘世隔酒盡更將大海吞直把天地爲酒尊那  
知酒渴不我醉令我眼界小乾坤狂言豈懼水神怒高吟轉  
恐波臣怖杯底原多今古愁世人那得知其故西望三山張  
我願慰吾曼倩平生慕大嚼蟠桃去弗還往來跨鶴瑤池路  
不料神山風雨來遂令靈境送煙霧太息仙人不可尋蓬萊  
縹緲嗟無渡惜我乘槎去向東回頭再卜長風遇吁嗟乎年  
少何須感慨多成連未返自琴歌詩成一端將詩擲驚得蛟  
宮水不波

滬上送潘芷洲之南歸

去歲天南乍見時淮波江水是相知今宵海畔分襟去應斷  
離亭笛一枝

夜雨懷芷洲

揮手長亭酒一卮海濱相送去何之雲間春水膠城路愁絕  
吳江夜雨時

夜抵婁江

寒燈如豆冷篷窗愁聽吳兒笛裏腔湖落酒醒人語寂夢隨

孤月到婁江

蘇州夜泊

蒲帆一夕到蘇城惜我重來事事更戊午歲於此會盤舫夜深涼  
燭影寒山何處起鐘聲臺空走鹿吳娃恨月落曉烏越客情

莫問當年名勝處游煙芳草自縱橫

遊虎邱感懷

劫後吳閭異昔時十年重到最相思蒼花空富真娘墓杯酒  
曾尋短簿祠幾度春風懷舊夢孤舟夜雨助新詩今宵暫繫

丁十九 屬集四

四

金陵遺書  
甫氏校印

晉江柳消瘦何堪折一枝

阻風

風雨連朝滯客行柳絲無處不牽情定知今夜吳江夢遙逐

寒湖過石城

清明泊小河口

漫天風浪款歸舟桃柳無情動客愁手折一枝何處寄瀟瀟

春雨滿江洲

京口阻風尋甘露寺

天阻歸人路愁登江上臺山風驅石走海雨擁湖來復石留

這恨投機亦可哀我來一憑眺孤抱向誰開

望金焦

行路難如此連宵風更狂濤聲撼危石塔影瘦斜陽孤棹吟  
情迴空江讓被涼那堪相望處欲濟水茫茫

來往不知數此間難一游自戊午至壬午兩峯荒樹晚萬派海

門秋楚客舟空繫吳山雲正愁老僧應笑我飄泊等閒鷗  
題梅花燈

骨格峻峭不畏寒空山作伴祇幽窗笑他百卉爭春色豈荷

東君冷眼看

遊莫愁湖

四壁山光檻外流招涼人到勝棋樓恨他湖水無情甚只洗

一十九 蘇集四

五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繁華不洗愁

為友人題獨立園

踏破芒屨意氣雄燕雲北望憶關東孤塵洗盡襟懷淡萬里

歸來眼界空好把乘除收扇底莫教破漏在胸中從今始識

無牽礙獨立蒼茫託素衷

送蔣大幼瞻蔣二之無錫紹由之歸德

遂逐風塵百感生新詩妙卷共長征孤帆夜月吳江夢匹馬

寒雲良嶽情愧我遭逢琴欲碎憐君慷慨劍常鳴那堪又作

鍾陵別煙雨秋江雜雁聲

再送蔣氏昆仲

嘯歌唱罷酒初闌一片征帆下急灘惆悵勞勞亭上望潯煙

疏柳不勝寒

寄呈心巢師

細數離愁幾萬重香書懶寫託歸鴻年年夢繞吳江水幾度  
南湖煙雨中

江南江北數峰青多少離情夢未醒今夜秦淮明月冷不知  
曾照問漁亭

題禪心印月山房圖寄呈心巢師丁卯

一曲瑤琴萬籟聲神遊仙島月三更臺中風景無邊好山下  
寒泉澈底清仙骨鍊成原不老凡板洗去即長生十年未醒

紅塵夢空抱梧桐立盡情  
畫水亭深一炷香化機妙諦靜中藏目能定處乾坤大心到

丁一十九 蘇集四

六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閒時日月長仙露明珠塵不染鏡花水月意俱忘何當悟得  
無無旨跡象雙清問帝鄉

回首天涯憶舊游金丹一粒可能求蓬萊咫尺仙人路松菊  
荒涼明月秋醉倚白雲歸闕苑笑騎黃鶴到揚州他年風雨

那鄆道焉用先生借枕頭

搖落

江城搖落又秋風霜急天高送塞鴻自有文章驚海內何須  
聲價動王公登樓王子幾行淚投筆班生萬里功安得雲帆

濟滄海書生壯志未終窮

秋感十二首并序

西風滿天涼月在地偶懷舊事鬱鬱不歡挑燈兀坐萬緒

香來噫僕本恨人何堪遺此時宜不合原多騷客之悲致  
厚有傷敢背風人之旨學句本同語錄消愁未免忘形歎  
枚叔之生涯本多抑塞豈杜陵之詩句大半半騷走毫賦  
此聊抒所懷

浮生涵跡感蜉蝣碌碌無奇等眾流一去臨湖曾託足三年  
淮海恨登樓立名羊叔還增慨行路安期始欲愁今夕秋風  
天末起不堪詩思泣江州

長夜茫茫讀楚騷布衣豈盡老蓬蒿雲迷遠塞魚書斷月冷  
空江雁陣高烏鳥陳情悲李密裴我抱痛愧王哀惟餘一點  
榮親念說到瀧岡首幾搔

回首良朋已舊痕巴山暗雨最消魂久隨夢得開詩社詞  
曾與馮生共酒樽詞筆飄零緜雪苑吟藁蕭瑟感西園

笑余絕似羅昭諫一味寒酸寄白門

舉杯看劍太蒼茫地棘天荆味已嘗媚世野狐多變化吠人  
羣狗總猖狂身居宦海腰頻折徑捷終南足易傷惟有梅花  
偏傲骨不隨凡豔鬪春芳

十載滄桑恨未平紅羊劫後厭譚兵安邊相國初移節定遠  
書生尙請纓西塞么麼應膽破中原蝸魅總心驚諸君已上  
凌煙閣莫道涓埃負聖明

善策防邊未易籌議和豈必是良謀邪言誰學韓公關雎忠  
徒爲扁鵲憂悶聽降奴甘渡海愁聞良輔痛還流可憐禍起  
花門後直恨無人語復營

丁十九

七

金陵書  
馮氏校印

閱世牢騷一肚皮隨他遞爵總無知消愁但醉新豐酒高臥  
須吟杜老詩自詡文章非薄命吾儕笑罵易傷時此生不信  
儒冠誤流水高山會有期

獨上碑樓一散愁大江無恙水東流諸陵玉匣空塵夢六代  
金湯賸石頭花落故宮春雨曉草埋舊壘夕陽秋不須載酒  
新亭路對泣河山學楚囚

擊筑悲號四座驚滿腔忠愛惜難明無才俗子垂金石絕代  
佳人沒姓名激烈空餘搗鼓恨淒涼不盡曼歌聲長沙冷淚  
邊城節背史傷心總不平

風雨瀟瀟掩敝廬搥鉏時種故園蔬狂吟得句如知己賦性  
雖愚喜讀書五夜壯心殊未已少年豪氣豈能除開來一弄  
雍門調不使平生抱負疏

海市蜃樓轉瞬更游仙枕上夢初成一泓秋水常澄虛五嶽  
名山欲問程分內功名休挂齒閒中風月最關情秋懷不盡  
闌成意落葉蕭條一夜聲

自笑揮毫百感侵何須惆悵發孤音小樓夜雨懷人夢半榻  
秋燈弔古心伯樂若逢應識馬中郎未遇漫焦琴曲終底事  
荒唐語付與寒蟲和我吟

見老馬  
向晚登古原官道多暝色款段歸空槽驂驢棲荆棘一馬鳴

聲哀似說心悽惻馳驅奮有功血汗曾報國及茲筋骨衰棄  
之在路側我爲良馬悲可惜少人識辜負千里志飛騰無消

丁十九

八

金陵書  
馮氏校印



息低頭縱甘心老臥嗟何極至聖常有云驥不稱其力奴隸  
爾何知相賞不在德伏歷漫心酸孫陽會再得歸來益泣然  
不覺淚沾臆

古意

有馬本龍媒棲遲長潦倒自負不羈才壯志空懷憤一旦遇  
王良欣欣慰懷抱萬里豈辭勞大漠去征討朝暮隨將軍驅  
逐關山道威加絕塞驚百戰功成早倏忽精力衰四驥已枯  
槁封侯屬他人風霜徒終老故園冷雲深思歸心如掛殘魂  
竟不還戰骨埋沙草我聞一長吁那復愁浩浩寄語天地中  
須知轅下好

題美人立燕下圖

丁十九 集四

九

金殿遺書  
蕭氏校印

小倚花前玉露侵月明石上少知音最憐夜久低聲訴一寸  
芭蕉一寸心

秋夜聽雨

燈影微紅簾影流夜涼簾外海棠愁無情偏是空階雨驚醒

游仙一枕秋

寄寶麗劉四容齋

迢迢遠浦暮雲平兩地相思一樣情湖上蘋花江上芷夢回

應怪杜鵑聲

七夕

秋月樹樹下畫樓銀河夜靜水西流驢官曾訂三生約雁塞  
空埋一冢秋天上原無離別恨人間長惹女兒愁果然定是

神仙眷不盡金錢未盡酬

又憶蔣氏昆仲

頻年兄弟滯天涯散放無常信有期滬上海湖江上水盈盈  
不斷是相思

遠泛天台一葉舟仙人含笑下妝樓今宵祇憶人間事碧海  
應銷一種愁幼初七夕黃句無銀末句戲銷之一種

哭姪

己巳冬十二月八日兄子生名啟運小名臘生不一週顛  
悟異常兒與羣兒戲偏有不屑為伍之狀聞長者吟詩即  
能成誦有識者恆以為大器不幸甫兩歲病一旬而殤時  
辛未七月十一日葬于清涼山側嗚呼爾之死人事說以

丁十九 集四

十

金殿遺書  
蕭氏校印

爾之明而致其殤與抑吾兄之不德而使汝殤與不然何  
生於羅氏之門耶吾不禁為爾痛也告之曰天下有過人  
之質者恆若愚焉有傲俗之志者恆不露焉爾生無兩載  
即有過人之質而惜其不若愚也有傲俗之志而惜其太  
早露也今為爾勸爾其重毓山川之靈秀若金之渾玉之  
璞復生於吾門則轉悲為喜者不獨爾父爾母之所願也  
弱息有靈當不以阿叔之言為謬也并作歌以記之

樂天七月讖之無今人每與古人殊詎料吾家千里駒聰明  
若合節與符生小頭角便欲嶮恥與羣兒同步趨傲骨天成  
信不誣惜哉有智不若愚玉樓小謫一孤雛天厄石麟信天  
乎西望清流山一隅夢魂憐爾英靈孤愁對面風淚易枯人

間況又凋靈株吁嗟乎爾莫嗚爾莫吁好隨地下大父大母  
笑相呼生雖不得承歡煨死在黃泉切莫泣呱呱

述往事

庸醫誤人不自引咎謂其醫病而不能醫命比比然也余  
生兩歲時患利疾十餘晝夜不止復加驚瘧日死十餘次  
人咸謂不可藥矣初疾時先君子延名下醫至謂先斷飲  
食水漿不許入口服藥自愈乃十餘劑弗效而疾愈重他  
醫所論亦然先君子怒曰有是哉天下名醫如爾等者其  
害人殆不止千百吾雖不知醫知其理夫病久心氣微矣  
腸胃枯矣幼弱之子正氣未充此時不投以溫補之藥雖  
扁鵲不為功若拘守古人成方及小兒陽體不可補之說

一十九 蘇東坡

十一

金陵雜書  
蘇氏校印

猛藥日進則死于爾等之手者不獨我子也遂盡焚其方  
進以參耆南棗諸品之汁以潤之不一日即愈說者又謂  
此論雖是以命不當絕故爾今吾姪之病亦如此而醫之  
言亦同惟死與不死則異噫爾之死豈命也哉豈盡歸于  
命哉吾知命不任咎也傷今思昔書之淚下而後欲不為  
庸醫所殺者蓋亦希矣爰述往事作長歌以譏勸

西風蕭索夜三更孤燈一點愁思橫欹枕忽夢先君子秋蛩  
驚醒心忡忡憶昔小時本羸弱疾病恆與微命爭名醫相覷  
祇勸藥別無續命湯與羹先子大笑爾何拙葫蘆依樣真是  
卿靈芝祇在眼前取一依覆然死復生回首淒涼廿五年重  
淚舊事淚如傾酬恩痛我盡空擊恨事傷今劍欲鳴兄子一

病途不起令我疑惑誠不明

九月侍心巢師及夢華漱泉偕行過臺城訪菊師命各賦一

章

山城蒼翠風清肅欣然結伴來空谷聞說名花未易尋山迴  
路轉不見菊踏雲深入石籬鄰攀蘿直上足躡躡佇立且向  
野人問野人但云藏半腹倏忽越嶺不數武幽香冷豔豁心  
目始信經霜有傲枝巍然清節少人知攜錢買得陶家品風  
神秀逸絕世姿西風一徑吹行客雲山四壁闌成宅花下難  
忘今夕游眼前忽憶南朝迹攜手盤桓且緩步放眼一望感  
無數草堂已作鍾山雲荒墟尚枕秦淮渡花草吳宮散暮煙  
衣冠梁苑成朝露六代流連事最著繁華夢醒都非故傳聞  
是處更淒涼蒼茫曾指臺城路憶昔瓊樓甲此中歌喉舞袖  
笑春風捨身那惜金甌破遺患誰嗟佛塔空一旦賊來皆俯  
首可憐苦薩難援手淚灑空臺泣雨花心傷亡國悲煙柳此  
夕徒留御殿痕後庭遺曲杳無存寒蟲夜夜悲蕭老憑弔誰  
尋俄浮魂回頭試上雞鳴寺狂歌一嘯小天地我輩登臨寄  
逸情何須惆悵興亡事不如共守歲寒身得失忘懷迴出塵  
師門清操誰其匹骨格髣髴葛天民小子河知愛亦真此花  
潛宿木如人且學杜陵滿頭插乘時行樂皆良辰游覽追陪  
已夕暉襟期瀟灑詠而歸花枝手把情何極相與徘徊賦采  
薇菊與人兮若相識人與菊兮兩忘機歸來月下一尊酒瘦  
影口口滿我衣

一一九 蘇東坡

十一

金陵雜書  
蘇氏校印

輓李封翁

江關月冷哀猿吼炯炯長星大如斗老人跨鶴歸帝鄉翩然一笑揮雙手憶公生平有奇器教子祇教忠與義王事馳驅展將才居然伯仲酬其志是時小住淮陰驛契錯貨泉鄧何益愛友惟推子敬困憐貧不惜純仁麥更有拳拳桑梓情待臣舉火慰哀鳴一朝策杖來江上白髮皤皤老更生共幸鯉庭春曉鸛養志榮親心未艾請命龍廷展孝思一封丹詔昭冠帶自是中天雨露多顯榮仁壽真褒大方恩聖鑒至期願誰知瀟灑塵埃外太息人間總逝漚老成回首感仙遊憐他季子歸何日夢繞京華日夜秋吁嗟乎遺像峨峨偉且雄熬蒿悽愴拜軍中淮波霜冷聞嗚鳩江水天遙弔暮鴻愧我山

一十九 蘇集四

十三

金陵 蘇氏校印

陽懷舊笛涉沱一曲來悲風

喜晤二蔣

盞川盞榭已蒼茫樽酒如雲尙未忘三疊久傷人北伐十年常共雁南翔梁園風月詩情壯楚澤煙波別恨長今夕鄉關喜相聚離亭生恐笛淒涼

古風

昆岡有美玉良工求不得一夕賤工來黯黯少顏色日以砥砢材呼冤曷有極我聞氣消沮撫膺空淒惻良璧何地無皮相誠齋測不知敢云辜其咎在淺識知之反則足其咎向誰

白

除夕

數廬歲盡鎖寒煙獨坐燈前百感牽避世何須期白首求名轉覺誤青年恩仇常愧關西俠憂憤空懷海上仙今夕新詩休說祭陶然一醉故園邊

別浦

別浦天遙老鶴來前身笑我是寒梅文章失計悲良璧風月陶情屬巨杯瘦骨不嫌隨處傲壯心何敢說全灰他年定踐餐霞約遊徧名山算自媒

後湖晚眺

清波如鏡浴殘霞瘦盡寒荷水一涯欲買溪邊小漁艇一湖秋雨老菱花

酒家

酒家初釀美如醇帘對青山綠更新十疋水田一畦菜口口焦麥總貧民

一十九 蘇集四

十四

金陵 蘇氏校印

詩

江行

作客三年偶一歸買舟又別故園屏何如不作歸來計不見

江頭燕子飛

懷王雲士

片帆高挂夕陽天別後登舟醉欲眠鍾阜雲歸飛白鷺石城  
風起動蒼煙如君定有匡時策愛我頻分薄俸錢望東南  
思無極夢中來去大江邊

作客

一一九 羅鼎亨

金陵叢書  
羅氏校印

仗劍辭家強作歡昂藏七尺姚儒冠風前征雁回邊塞天外  
飛雲過遠巒骨肉大都歸地下鬢眉未改別江干不知夢裏  
身為客猶作團圓舊日看

揚州不遇

一日南風江上舟片帆收處是揚州怪君急作歸歎計三月

煙花不少留

去年送汝木蘭舟今歲空江我獨遊惆悵春潮來往處青山

紅樹共悠悠

甲申春鄭四北走燕京予南游嶺表今歸已半載詩以寄之  
記得春江水正生勞歌齊唱石頭城君車北上一尊酒我雁  
南飛萬里程都是家貧驅道路豈因中熱急功名去來獨憶

三年事檢爾聲華滿帝京

示姪運經

勤苦詩書習誦吟豈徒辜負是光陰燈前慈母三更淚地下  
嚴親一片心立品為人須法古行文作字貴宜今門閭昌大  
吾知媿願汝聯翩到上林

過寶應城

寶應城西水一樹重來能禁淚滑滑舊時門第尋難見往日  
松杉老已別友愛墟篋悲斷雁嚴慈墳墓泣空山卅年不盡  
傷心感送我征帆夕照股

松柏

松柏森森耐歲寒豈關天意不摧殘盤根久蘊山川氣鍊骨

丁十九 羅鼎亨

金陵叢書  
羅氏校印

全憑冰雪餐但使棟梁成大器肯隨桃李屬春官成龍棲鶴  
皆天定要使工師巨眼看

望北

擬吟北望強登樓淚溼闌干思不休身願化為箋十幅隨他

歸雁過江頭

偶思

珊瑚第骨走荒州萬里河山一望收少小喜談諧葛表平生  
懶上仲宣樓不逢楊柳皆青眼肯負菱花到白頭已種湖桑  
三百樹歸耕莫漫說封侯

徐州道中

車聲轆轤馬蕭蕭天際垂虹見彩橋四面雲山摩詰畫一腔

心事伍員筋頰年爲客鄉音改此夕誠兵壯志消多少中原  
奇傑士鐵驅塵海路條條

道中春望

天風拂拂動塵巾往事淒涼問水濱廢壘空據狐豎穴殘碑  
斷碣鳥嘯春松楸高下藏孤冢村郭蕭條有老民蒿目一時  
無限感中原何術拯飢貧

抵礪灣晤松坡

春風幾日送征鞍樹老山遙次第看千里思家常作客寸中  
有血不知寒英雄末路惟詩酒貧賤論交見肺肝我欲乘舟  
去蓬島三更努力再加餐

見徐州段兵備於河工

丁十九

三

金陵道中  
蘇氏校印

奇傑中興馬伏波規模恢廓近無多一官久已浮雲視百戰  
曾從粵海過風雨勤勞因玉粟經營慘澹挽銀河知公別有  
憂時抱懣悻蒼黎喚奈何

春日早起

山環水繞尖西東遠近樓臺煙霧中楊柳鶯歌濃淡綠桃花  
燕語淺深紅案頭活火留寒燄屋角遊絲趁曉風几淨窗明  
書幾卷獨臨初日檢詩筒

憶宿嶺右彭甯山中

夜寂鶴唳雲滿山松濤拂拂泉潺潺海氣蓬勃混霄漢天風  
飄蕭振塵寰龍蟠虎踞隱巖谷夜叉野怪愁躑躅星辰倒挂  
手可摘峯巒突兀石俱頑五更遠寺鐘忽動月影在地羣木

環俯視邊際疑既白森森殺氣森南園  
寒食

去年寒食住滄州烽火邊關一夕收鏡吹千軍回戰馬歸期  
萬里認牽牛冬殘展讀南來字春到難停北上舟應憶湖桑  
三百樹青青蔭徧望山樓

楊柳

紅桃紫杏本同科搖曳臨風傍御河格調獨標陶栗里恩波  
曾沐漢靈和江山六代今灰滅流水三生閱世多離恨自知  
休折我年年青眼送君過

燈

金飾銀裝時樣燈原來暗室燄飛騰知人喜事開花報儘吐  
光明寸草能天日斷無相見理膏油不縱又何憑劇憐撲到  
青蛾子四壁熒熒春化冰

丁十九

四

金陵道中  
蘇氏校印

望月偶思  
飛來皓月照分明一縷心思達太清千古江山無代謝百年  
身世有枯榮誓騎箕尾歸天上終有麒麟畫此生須識荷全  
非避亂敢云諸葛是躬耕

望月

碧紗春透愛遲眠歷歷星辰欲曙天猶踏苔痕數花朵半庭  
斜月波於燵

斜月波於燵

郊行  
天開地敞日光融行客匆匆西復東流水桃花人喚渡平沙

芳草馬嘶風三農耕作豐年兆萬里晴和夕照空歸路詩成  
春醞熟飛觴笑對廣寒宮

偶成

巨眼如箕不獨醒燕南冀北幾曾經閱人都似長亭柳一日  
春風一日青

偶寄

紛紛浮雲端悠悠江水長江畔楊柳清且揚江上芙蓉豔且  
香年年秋月春風衰祝爾著露莫經霜著露好顏色經霜空  
斷腸試與美人期珍重後會時珍重復珍重莫負長相思皎  
皎一輪天上月照盡古今愁不知

春遊

一九 羅集五

五

金陵書畫  
謝氏校印

衣成單袷覓同遊到眼韶光萬象幽潭水濺洄飛白鷺麥田  
高下走黃牛人家夕照垂楊樹客渡春風一葉舟席地聯翩  
試遠望接天芳草碧於油

旅夜

鷺瓦參差露下時飛鴻千里寄遐思人家明月秦淮樹旅館  
吟燈杜老詩半夜疏鐘蕭寺遠三春歸夢楚江迴雁聲蕩漾  
微風起涼意誰來報我知

憶初春宿攝山

縹緲雲山十二層拂衣振袖快先登萌芽小草春心動匹練  
橫江夜氣蒸殿宇參差飛蝠蝠峰巒綿互下蒼鷹回看弓樣  
東昇月直射蛟龍水涉騰

書燈

兒時曾與爾相親少壯重逢味果眞壁上白疑三徑月案頭  
青徹百年身憑他寸草輝終夜照我重噴識古人自有筆花  
生五色如君開落總無因  
段兵備有書來礮灣觀河運事

一紙傳來馬上書沖沖旌旛出城初河流挹注桃花水野老  
歡迎使者車千里麥苗開雖雉萬家衣食夢維魚風和日麗  
增佳氣願作編氓安且居  
寄內

漫說雲山路不通碧天南去有飛鴻直須細認蠅頭字同畫  
眉時一樣工

一九 羅集五

六

金陵書畫  
謝氏校印

羅氏一家集跋

右羅氏一家集四卷上元羅心魚先生與其子兩田捷三叔重三先生之所作也心魚先生負異才洞於當世之故丁粵寇難支離兵間數以策干東諸侯雖龍異之亦不能有所假手連蹇以沒曾不中壽其所著亦零落畧盡兩田先生承家學博涉多通恥爲無用漢學則師汪梅邨先生士鐸宋學則師成心巢先生韜並能通兩家之鄧不局於一孔尤篤行義造次必衷於禮服膺張楊園最久每以則法古昔裁掖後進爲己任講學之友若馮濤厂先生與蔣幼瞻師杖紹由師轍兩先生及蒯禮卿京卿光典張弢樓觀察士珩李筱園副貢錢並方聞綴學有聲南戒則先生之所詣可知矣先生沒時年三十有五捷三二十八而天叔重亦不得四十並不獲竟所學以備一日之用世爭惜之兩田先生所著尙有續經正錄四卷古文觚一卷明辨錄二卷藏於家鄉後學蔣國榜

賞

答

集



長沙葉氏刊安

化黃自元署檢

崑崙集序

崑崙集者葉煥彬吏部與友人遊讌之作也東山絲竹感  
慨中年南國荃蕪相思彼美永嘉風雅文物猶新開寶繁  
華聲歌未歇誤曲待周郎之顧新詞徵江令之題鍾情既  
深發韻逾遠三百篇之什屬之思婦勞人十九首之詩託  
之倡樓蕩子南風自競奚別乎雌雄東日初升有懷於婉  
變嗶引相導匏奏同宣斯集之成有由然已吏部金殿詞  
人玉皇案吏承明厭直殫於著書風會總持富而好禮太  
平三世多取證於見聞清晝六時偶陶情於歌舞蘭成哀  
思雅眷蕭韶休伯審音最憐車子楚艷漢侈男女助其詞  
謠篋暖笙清湖山供其跌蕩每至南皮宴敞北海襟傾倚

崑崙集序

玉人來釀金客滿瓊筵醉後分將彌子之桃碧瑤斟餘擲  
去安仁之果花圍四壁並入品題芸擁百城間多誦唱則  
有西崑舊侶東觀名流同裁芍藥之章競寫櫻桃之韻悻  
惻如李商隱指錦瑟而知年悲壯如杜少陵觀舞劍而斫  
地餘霞成綺拾唾皆珠既已被之管絃方將壽之金石嗟  
乎疑雨無題彩雲易散曲終人去惟餘江上之峯羽換宮  
移莫按牆邊之笛蜂窠巷陌生已銷魂牛角山河醉仍落  
魄俯仰異趣觴詠何之流連曩遊琴聲欲絕不言本事亦  
誰識孤懷也乎士萱青衿城闕頗采鄭風武庫甲兵同有  
左癖落花時節愁遇平颯年明月清宵悽歌乎歡子問南  
朝之狎客我盡知名話北里之冶遊君偏短氣胡盧一笑

無非殿屎之聲箋註百家誰喻尻輪之旨己亥秋重陽前  
一日長沙吳士萱序於永豐道中

崑崙集序

崑崙集敘

崑崙百詠作者四人龍陽易實甫觀察蓮花廳朱純卿太守湘陰李佛翼茂才及余也詩皆近體而體各不同實甫生而哀艷自其少時柔情溫貌人比之紅樓中之寶玉是以所爲詩詞芬芳悱惻能使讀者迴腸宕氣此一體也純卿以詞臣改官湖湘蘧萊三山時紫瘡痲而思君愛國一託之於吟咏以發抒其性靈其人品在蘇黃之間詩格亦正相類此一體也佛翼以名家年少角逐壇坫酒酣耳熱往往感歎時事懷然有舉目山河之異其詩繁縟不如實甫而流蕩過之此一體也余詩宗法玉溪且不得其貌純卿目以奇恣實甫則以爲設色工麗奇想天開余知其阿好而姑妄聽之此亦一體也是時實甫督離湘中純卿爲提調文謙之勝同於盧曾之在揚州余與佛翼追陪其間篇什相酬靡間旬日此特一時事耳而唱和至百首之多他日賡續相成溢於捆載以視元白長慶皮陸松陵積時既久僅得詩數百篇其神勇爲何如耶已亥夏六月初伏日長沙葉德輝敘

崑崙集敘

崑崙集

卽席漫成呈實甫觀察煥彬吏部佛翼公孫

朱益濬

熱腸得酒起崑崙逸氣嶙峋不可吞  
巨古神州今至此  
時  
管報  
海上  
吾儕末路復奚論  
寶刀何似新歌扇  
綠綺猶縈舊夢  
痕焦遂驚筵君莫笑  
悠悠局外向誰言

奉和純卿太守卽席原韻五首

易順鼎

黃旛綽與黑崑崙  
飲似長鯨海可吞  
寵燕嬌鶯聊復爾  
屠龍射虎且休論  
櫻桃花外春無色  
荳蔻梢頭月有痕  
不是兩行紅粉笑  
誰知杜牧發狂言

何難元夜奪崑崙  
腹有奇謀祇自吞  
篋裏青龍休拂拭  
尊

崑崙集

一

中綠蟻待評論  
秋連若木樽  
桑色春剩桃花芍  
藥痕左股蓬萊何處所  
前頭鸚鵡莫輕言

海中倒影是崑崙  
多少蛟龍不敢吞  
出處孤懷青史諒  
恩讐閒事實刀論  
煙花南國多情種  
絲竹中年有淚痕  
何似維摩對天女  
已無文字更無言

丁歌甲舞醉崑崙  
回首金臺淚暗吞  
王氣虬髯將李讓  
交情羊角共桃論  
二分秋月眉頭色  
五萬春花夢尾痕  
騎蝶紅天成幻想  
江湖流落與君言

罡風陣陣起崑崙  
吹落桃花被海吞  
今世人才同此例  
古來天道向誰論  
黃金大錯神州局  
白璧微瑕我輩痕  
且對珠光兼劍氣  
暫娛酒坐與琴言

珠光兼劍氣  
暫娛酒坐與琴言

曼前韻奉和實甫觀察

朱益濬

天傾西北起崑崙  
地缺東南雲夢吞  
今見詩仙歎觀止  
老來詞客敢輕論  
青鸞翠鳳聊相逐  
香象羚羊不著痕  
花好亦知人意思  
盈盈桃李總無言

奉和純卿同年太守卽席一首步原韻

葉德輝

酒酣渴飲亦崑崙  
三峽詞源信口吞  
哀怨祇餘憂國淚  
治安空抱救時論  
眼前春色渾無賴  
鬢底秋霜漸有痕  
幾樹甘棠餘蔭在  
綠衣隔坐見公言

曼前韻呈實甫觀察

葉德輝

紛紛狗國號崑崙  
橫海樓船氣足吞  
燕頷虎頭無我分  
鼠肝蟲臂向誰論  
尊前錯落花影衣  
上模糊舊酒痕  
記得魂歸臺嶠外  
幾回相見各無言

崑崙集

二

曼韻和煥彬吏部錄呈實公

朱益濬

何年仗劍絕崑崙  
北狄西羌一氣吞  
萬幕黃沙供蹀躞  
千秋節付評論  
邇來短鬢風塵色  
誰省拳毛汗血痕  
且向花前開口笑  
君如莫逆我何言

感事一首再曼前韻呈實甫

葉德輝

夜深酣飲撥崑崙  
詩句焚灰和酒吞  
朝士新成牛李黨  
書生猶抱魯論航  
頭斷竹無真迹  
纒下焦桐有裂痕  
收拾名心如槁木  
滄桑時局復何言

三曼韻和實公

朱益濬

黃河滾滾出崑崙未若滄瀛百谷吞得志豈徒千里潤規  
時要合五州論恨無歐冶新磨劍欲補鳩皇舊漏痕漢室  
賈晁爭獻策籌邊未必在多言

四邊前韻答和章 朱益濬

仙人手把玉崑崙勸我霞漿未敢吞挹袂拍肩若相識搓  
酥滴粉不須論瑞暎曉放紅成暈瑤笋春芽綠有痕祇恐  
金釵多謗道飛瓊座上莫輕言

奉和純卿太守即席一首用原韻 李祥霖

高談盍欲墮崑崙八九雲夢氣已吞世局從頭都是幻人  
心如面不須論金閨奉節傳佳話令弟艾卿太史  
丁酉典試湖中珂里遺  
聞記夢痕先叔著有甲癸夢痕  
記在官十年中事一笑拈花花解語漫疑桃

崑崙集

李本無言

贈純卿太守一首 李祥霖

琵琶座上數崑崙紅豆迷離醉後吞風月坐談今夕永天  
花亂墜盡情論文雄北海歸珊網謂門下孔  
靜皆觀察墨寶東坡辨  
印痕琴志樓主人出示東坡墨蹟  
長卷公辨其印章為偽記欲到米家書畫舫愧無

精品向公言公收藏最富  
余家不及也 和佛翼公孫 朱益濬

與君昨夜醉崑崙一舉百觴如虎吞四壁鶯花成絕倒萬  
方烽燧此閑論青蓮才調風流伯綠野園林雨露痕佛翼  
名家

子家有聞 寶桂鄭蘭香自遠漫將綺語勝箴言

再和純卿太守即席二首疊前韻兼呈實甫

葉德輝

鬼嵬天柱鬱崑崙倒瀉黃河被海吞虎豹九關真是戲驚  
花三月不須論偶憑歌扇通眉語却檢征袍看血痕海上  
妖氛何日淨和戎至竟誤姦言

祈連音轉即崑崙識字須將丹篆吞憂患男兒今日始文  
章初祖幾家論黃梁幻境原如夢白璧閒情不着痕著迹  
無心官與嬾論秦空有賈山言

本事四首戲疊前韻呈實甫觀察純卿太守佛翼公

孫索和 葉德輝

玉山頽矣玉崑崙紅豆離離共酒吞擗竹調絲拚一醉散  
鹽飛絮漫同論青春楊柳多風韻碧水桃花染唾痕十萬  
纏頭難買笑樓臺無地莫輕言

崑崙集

鍾錚鐵是黑崑崙花落終防燕子吞一葉驚秋渾不覺二

桃殺士復奚論匣中寶氣藏虹影鏡裏圓姿透月痕始信  
承恩非在貌升天入地兩無言  
雪膚花貌白崑崙一笑難將溝水吞破鏡上天休再顧明

珠入水與誰論回黃轉綠無才思斷粉零香有淚痕未必  
蕭郎真陌路曲中哀怨却難言

珠光劍氣小崑崙乞得雲漿便欲吞彩筆夢中無別賦玉  
梅花下有詞論迢遞銀漢窺星度宛轉藍橋認雪痕坐上

唐衢休痛哭相逢相識各忘言

戲和郎園主人本事詩三首 易順鼎

玉堂花照玉崑崙金屋嬌梨怕雨吞飛燕新妝亭北倚明  
駝舊恨曲中論鬢鬢欲作湘妃想脂粉難污虢國痕若續  
品花修寶鑑前生應是杜梨言

玉梅花下玉崑崙欲把綵桃一口吞傾國濃姿將芍比泥  
人甜味作瓜論迷離暮暮朝朝意宛轉花花葉葉痕爲汝  
不辭添口業任情風語復華言

珠光壓倒玉崑崙髻髻薔薇帶露吞姑嫂蓮蘭新月拜夫  
妻梅杏落花論鞋尖貼地紅蜻點辨尾撩人翠鳳痕幾度  
捲簾相對坐淡如秋菊亦無言

和郎園本事詩三首

李祥霖

玉顏誰似玉崑崙豪飲能將大斗吞蔡女琴心幽怨託陳

崑崙集

五

尼詩思艷情論驚蛇莫誤虹橋影畫蝶曾留彩扇痕塞上

琵琶君聽否分明怨恨卻難言

教坊第一玉崑崙細嚼梅花片片吞公主艷妝惟爾點通

仙清供以妻論嬌癡欲解金條脫雕琢何嫌白璧痕記得

酒闌還絮語遷喬出谷古詩言

唐花夜照玉崑崙霞可餐兮露可吞異地才堪爲晉用命

名時已作坤論絲絲碧柳纖纖影朶朶金蓮步步痕最好

杏梅分手處無嫌瓜李且長言

和琴志樓郎園本事詩

朱益濬

瓊瑤何必數崑崙四照名花一鏡吞皎皎梅花騷客棄

不羨梅花可爲娟娟蘭葉美人論郎園琴志樓評橫波被

琴志樓解嘲

酒嬌無那暖日生煙玉有痕我欲爲公歌白雪薛家簪策  
妙難言

賦得珠圓

葉德輝

嬉遊赤水與崑崙網得元珠畏蚌吞去日沉洲光未吐今  
時照乘值休論蟻穿九曲玲瓏影鶴舞雙飛玳瑁痕四座  
玉人俱壓倒嬌喉一串妙難言

賦得玉潤

葉德輝

瑤琳寶玉出崑崙賁入天厨碾屑吞赤野求來須穩貼藍  
田種出豈虛論坐中塵柄無顏色市上羊車有迹痕曾侍  
瑤池王母宴金童再世託筌言

贈純卿太守

易順鼎

崑崙集

六

踢翻壺嶠碎崑崙樓鶴洲鸚那足吞鴛燕本將兒女視虎  
龍况以弟兄論謂令弟艾卿宮詩含海國風雲氣衣帶  
天家雨露痕甘載相看肝膽在不辭傾吐醉中言

實公惠贈佳章疊韻奉和

朱益濬

君如若木照崑崙我乃空螯未足吞新詠百篇霄壤別素  
心一片漆膠論熙寧詞客雲霞契天寶詩人涕泗痕實公  
集夜半雞聲原不惡勉旃前路勿多言

遊仙一首呈實甫

葉德輝

瓊樓元圃接崑崙火棗如瓜入口吞忽聽鸞鳳空翠語聞  
將龍虎大丹論碧桃紅杏天邊影玉兔銀蟾月裏痕一卷  
黃庭一丸藥長生原不在多言

海西一首呈實甫

葉德輝

海西西海有崑崙日月雙丸倒影吞胡越同舟爭未已春  
秋內國例難論金丹那有回天力玉斧終畱畫地痕阮哭  
窮途劉頌酒書空殷浩了無言

往事一首戲東實甫

葉德輝

玉溪生對玉崑崙消渴時將花露吞死負愚忠山鬼笑生  
留遺行稗官論空聞碧海青天誓無復朝雲暮雨痕自惜  
年華悲往事桂堂來去託空言

贈煥彬吏部

李祥霖

黃河九曲出崑崙筆可迴瀾任吐吞墨守每從高密發辨  
姦宜與老泉論哀絲豪竹多狂興舞扇歌衫有夢痕畢竟

崑崙集

七

珠光逾劍氣照人四座盡無言

答佛翼公孫見贈二首

葉德輝

朱門歌舞鬧崑崙曼衍魚龍駭浪吞九畹香宜驤客佩孤  
山清並水仙論玉繩低亞簾波影銀燭高燒蠟淚痕況是  
名園依綠水花如解笑鳥能言

詩壇覓句賭崑崙才氣青蓮捉月吞門巷烏衣聞燕語歌  
筵紅粉當花論拚將絲竹陶情物幻作雲煙過眼痕守黑  
守雌家學貴楹書畱得五千言

贈實甫觀察

李祥霖

敲詩爭似奪崑崙丹篆君從早歲吞楚國世家喬木望漢  
廷烈士伏蒲論消磨豪氣憐紅粉陶寫閒情藉墨痕最好

羣花歸品第樽前樂令有清言

贈純卿太守二首

葉德輝

神仙小謫去崑崙玉草沙棠任爾吞東觀蓬萊老氏藏儒  
林循吏史官論公門桃李多春色公分校鄉關所  
得皆知名士金闕觚  
稜繞夢痕到處絃歌聲不輟牛刀戲耳記前言

九州以外阻崑崙絕地天通一筆吞玉尺屢陪星使宴寶  
刀須共酒徒論秋風汾水才人淚春雨長沙旅客痕記得  
金蓮歸院晚木天閒話足清言

奉酬

朱益濬

君將天柱植崑崙毒霧妖氛一掃吞得罪孫劉誰敢爾折  
衷公穀此高論吾曹自重青雲器彼族終憐碧血痕千古  
文章鬼神忌達哉莊叟託卮言

崑崙集

八

漢家舊使出崑崙蠶爾加蠶取次吞欸塞呼韓終反覆分  
庭富弼苦爭論諸番金印毀無迹大漠羣廬移有痕當日  
天王巡幸地盧龍賣去忍無言

嫖姚旗鼓度崑崙追逐貌奔駭鯉吞今日翻求回紇助彼  
軍非復到支論誰教卧榻儘酣睡却幸戰袍無血痕三十  
六人探虎穴出關萬馬竟難言

巉巖月窟瞰崑崙何物蟾蜍被月吞但令將軍天上下豈  
煩公子日中論仰看牛斗光如電俯視齊州煙有痕俠骨  
忠肝肯多讓微君無以發狂言

續贈純卿太守三首

葉德輝

去天十數里崑崙有酒如泉未敢吞彷彿百神之所在歸  
來五嶽不須論熊羆珠樹祥雲色躍躍樽桑曉日痕  
紅塵成永別靈飛何處覓真言

平生豪氣壓崑崙江海無波寂寞吞萬念忽從消滅起百  
忙都作等閒論庭前玉樹新歌曲壁上金泥淡墨痕欲向  
花叢尋舊徑花枝零落與誰言

奉酬煥彬吏部四首

易順鼎

蓬萊隔海對崑崙玉兔金烏互吐吞船五百人徐福載馬  
三萬里穆王論童男童女雙雙影桃實桃花一一痕十二  
萬年風日好與君游戲復何言

即景呈煥彬吏部

朱益濬

無聊便自倒崑崙兩盞三杯隨意吞萬勿雲霄看燕沒一  
簾風月與花論鶯啼深柳煙搖影魚戲新荷水縹痕光景  
既佳當共醉烏知大義與微言 大義後言異端藉以惑世故戲及之

崑崙集

九

贈實甫觀察二首

葉德輝

神山一角一崑崙上界仙都早并吞白玉連環交不斷黃  
金條脫價難論臉光乍奪燕脂色背癢還留鳥爪痕莫把  
飛瓊姓名喚夢中先已悔多言

四魂飄蕩過崑崙欲哭無聲忍淚吞二陸才名一門盛三  
蘇文集八家論朱霞白鶴雲霄物碧血紅羊劫火痕憶否  
少年衣慘綠座中時發短長言

續贈實甫觀察二首

葉德輝

玉童子獻玉崑崙癡絕吳兒淚暗吞過去生知空色妄無  
題詩與化工論纔知春水桃花片盡是情蟲血淚痕萬古  
青天明月影照人歌哭總無言

天風拂袖下崑崙歸把湘泉冷翠吞李怨牛恩三不管楊  
肥燕瘦兩堪論笑談兒女英雄事涕唾功名富貴痕天下  
豈無真健者欲登廣武與君言

崑崙集

十

彌山豈俗人論一雙手作芙蓉色八九胸無芥蒂痕任爾  
虬螭思撼樹我能養氣我知言

須彌山即是崑崙我法須教芥子吞世界百由旬佛管神  
仙十二萬年論天花落後無文字海水枯時有淚痕龍漢  
開明彈指過何人寫定一家言

感事二首

李祥霖

遊蹤何日到崑崙天半雲霞取次吞介子終軍都莫問嚴  
光梅福最堪論猪肝祇恐為人累鴻爪猶留過客痕騎得  
青牛去函谷遺書曾讀五千言

醴泉芳烈出崑崙不是柔腸未許吞燕笑鶯啼都要管蠻  
爭蝸觸且休論一枝疏影留紅艷九腕清香拾翠痕更有



低眉菩薩笑靜參禪趣總無言

借寶甫夜話即用當時語率成二首 葉德輝

紛紛綠樹落崑崙都被春人夢裏吞兒女嬌癡成習氣仙

童狡猶有公論眉心室小沈花韻琴志樓高墮酒痕不信

傾城難再得英雄漢武莫輕言

曾隨穆滿宿崑崙偷折蟠桃被犬吞丸轉丹成容我睡三

生劫過與君論閒傾螺黛供眉畫記取鴻泥印爪痕最喜

種花年事好人天清感默無言

和呈煥彬一首 易順鼎

蟠桃何必覓崑崙煮熟青梅亦可吞文學巴借兵子語英

雄操與使君論我行我法羞眉樣公望公才感鬢痕聞有

仙源好規往莫教輕向世人言

亂拋紅豆下崑崙都付詞人入酒香芍藥沉香亭北看櫻

桃如意館中論藍田玉暝春煙氣碧海珠圓夜月痕傾國

傾城非易得千秋漢武是知言

無題一首贈寶甫 葉德輝

搖空海水綠崑崙金闕銀臺百寶吞千古風流洶浪盡十

洲荒渺破天論月圓月缺原無定潮去潮來總有痕直待

蓬萊清淺日與君訪道析微言

六朝唐人有顏色詩戲仿其體疊崑崙韻 葉德輝

神山紫色紫崑崙青海黃河一氣吞天上白雲當畫讀人

間赤縣按圖論靈宮翠水藍橋夢眞府朱甍碧瓦痕萬樹  
桃花紅似綺回頭遙共列仙言

漫興

易順鼎

白雲鄉只在崑崙何似柔鄉可并吞御女圖傳黃帝作閉  
房記待素王論且須魚水聯交契安用牛山隕淚痕千古  
英雄同一哭信陵醕酒婦人言

漫感

易順鼎

古今紅粉萬崑崙艷骨成灰付蟻吞四大禪床無我坐三  
生公案有誰論月爲天上傷心物海是人間滴淚痕且對  
花枝開口笑莫聽不入耳之言

漫賦二首呈寶甫 葉德輝

崑崙集

十三

織皮入貢紀崑崙今日長蛇勢漸吞築室自來多異議籌  
邊何敢發高論蟲沙世界恒河數牛角山河夕照痕除却  
閉關無上策年年交聘有違言

手攀星斗下崑崙見慣仙桃亦懶吞壯歲功名傳舍過中

年哀樂醉鄉論料量芟稅淺租事愛惜珠光劍氣痕脾肉

己生頭漸白情春空寫萬千言

漫賦會卽園主人 易順鼎

易順鼎

珠圍翠繞一崑崙酒勸長星儘量吞天若有情應亦老古  
而無死復奚論十年杜牧青樓夢三見麻姑碧海痕脾肉  
縱生頭未白浪淘休信老坡言

珠光

葉德輝

開明坐卧守崑崙拋散珠璣怕雀吞幽夢高唐千載艷交  
情膠漆十年論秋心銀漢雲中影春意紅梅雪外痕明月  
夜光同護惜點頭終勝石能言

劍氣

葉德輝

空同倚罷倚崑崙劍氣冲霄牛斗吞艷福英雄兒女傳名  
花姊妹弟兄論桂華皎潔雲開影芍藥妖嬈雨過痕坐客  
有人歌白雪曲高難共楚騷言

珠光和煥彬

易順鼎

媚川鄉更勝崑崙沐浴精華百寶吞照海不愁明月盡連  
天宜作瑞星論千年蚌吐真尤物五夜鮫含舊淚痕欲把  
夜來來喚汝只防來却是空言

崑崙集

三

劍氣和煥彬

易順鼎

何年一衛一崑崙化汝為丸腹內吞歐冶風胡千載鑄張  
華雷煥兩人論龍泉秋水評無價牛斗春星射有痕欲把  
英雄兒女事和他紅線隱娘言

珠光之四一首

易順鼎

人人看煞玉崑崙擲果盈車任細吞生此甯馨溫嶠謔賞  
其神俊道林論肉紅恰似羊脂色髮綠還同鳳尾痕銀漢  
流輝雲綉彩吐來華月照清言

珠光之四和實公

李祥霖

人間幾見玉崑崙九轉仙丹顆顆吞閬苑靈芝同沆瀣小  
山叢桂共評論分章誰作騎龍想織錦難忘渡鵲痕靜女

詩中取彤管更饒嫵媚識前言

雲漢一首

葉德輝

棧迴雲漢望崑崙星海疑將列宿吞公瑾醅醪先客醉河  
東珠玉後賢論二分春鬪眉梢色徑寸光懸掌上痕探得  
同心宜作佩褰修誰與道私言

感事

李祥霖

何因傾倒玉崑崙欲怒還羞語半吞黠鼠固宜蘇子賦戲  
猿要與楚狂論甯為雞口多風議淡掃娥眉莫露痕蝶卽  
是周周是蝶漆園立說本空言

近事四首呈寶甫

葉德輝

崑崙集

十四

沈要總八星論鑿開混沌無形竅畫破乾坤太極痕十二  
萬年前往事閒來祇共白仙言

小崑崙接大崑崙山勢龍盤萬象吞如此膏腴資敵用還  
將肝膽向人論連雞各有爭雄志射虎難尋沒羽痕太息  
長城今已失廟堂戰守不輕言

邕人無力鑿崑崙地湧金沙不可吞漫說瑤宮瓊室在只  
同海市蜃樓論珠求象罔成非想石補媧皇漏缺痕竊得  
枕中鴻寶看化書一卷是陳言

長河如帶繞崑崙倒影乾坤被月吞九塞曾無險可恃六  
曹新有律堪論堂前燕雀諠譁語海上蛟龍出沒痕歲幣  
久輸民力盡國存禮讓老成言

實甫因公赴鄂以詩贈行疊崑崙韻二首

葉德輝

口銜丹詔下崑崙，饑鳳閒尋竹實吞。  
東海魚龍吹浪起，南樓風月過江論。  
幾聲玉笛梅花韻，一片春旗楊柳痕。  
鸚鵡洲空芳草歇，重來太白少狂言。

瞳瞳海日照崑崙，笑爾貪狼不敢吞。  
浮世本如蒼狗幻，此心閒與白鷗論。  
珠香翠暖尊前話，綠鬢朱顏鏡裏痕。  
往日春風遍桃李，四時百物欲何言。

花時四首疊崑崙韻分詠蘭蓮桂梅 葉德輝

都梁山好亦崑崙，種得宜男夢裏吞。  
一浴湯成千日醉，四時香冠百花論。  
輕描綠黛蛾眉樣，淡鎖蒼煙鳳尾痕。  
清勝

梅花溫勝玉同心，祇合與卿言

崑崙集

五

崑崙邱外又崑崙，玉井蓮開實可吞。  
淨業欲參菩薩乘，香魂合並美人論。  
紅肥綠瘦春無色，月曉風清夢有痕。  
種出污泥仍不染，盈盈淥水妙難言。

一枝丹桂出崑崙，多恐嫦娥當藥吞。  
恍惚白榆星外落，低昂紅杏日邊論。  
三千鳳集香雲影，八九鳥飛落月痕。  
獨立廣寒高處望，夢聽仙樂爲余言。

玉妃昨夜降崑崙，亂散瓊瑤月下吞。  
東閣風流思往事，西湖雪霽待重論。  
六花白處凝脂色，一萼紅時笑靨痕。  
莫道心腸真鐵石，廣平詞賦麗千言。

惆悵詞六首疊崑崙韻洞庭舟中作抵琴志樓柬寄

煥彬吏部

易順鼎

安排宴罷奪崑崙，要把天台桂子吞。  
鎖骨本爲菩薩號，冰肌還當藐姑論。  
數聲啼鴉催春色，一點靈犀照酒痕。  
莫道雙星容易會，六張五角事難言。

蓬山不恨恨崑崙，惆悵劉郎淚暗吞。  
風雨殘春桃渡感，詞星昨夜桂堂論。  
眉心約略皆愁語，肩臂分明有齒痕。  
今日願爲情死否，瓊邪先我已曾言。

天風吹夢過崑崙，桃實輸他曼倩吞。  
桂可留人香正好，枝先結子事休論。  
尊中竹葉皆愁物，笛裏梅花是淚痕。  
今夜嫦娥亦悽絕，廣寒宮閉悄無言。

崑崙集

六

臺對簿罪堪論，啼鴉淚作桃花色。  
饑鳳餐惟竹實痕，拚墮泥犁猶不悔。  
况他天變與人言，藍橋風景似崑崙。  
到口瓊漿悔未吞，記睹橫陳將玉比許。

窺新浴不金論，人間淚海三生眷。  
天末眉山兩點痕，料得今宵也惆悵。  
悽然擁髻背燈言，黃衫無處覓崑崙。  
只有青衫賺淚吞，昌谷花將紅雨鬢。

川葉已綠陰論，峯疑神女添眉黛。  
海爲麻姑照鬢痕，羅襪凌波波路阻。  
十三行費幾千言，和惆悵詞六首寄實甫

葉德輝

匡廬親舍卽崑崙，陸橋探懷未忍吞。  
山靜祇聞猿鶴語，風來都作馬牛論。  
千年鮑謝留題處，兩點金焦擁髻痕。  
惆悵

潯陽江上月琵琶聲急不能言

江壇高宴似崑崙天末雲霞羽客吞玉白花紅才子賦鸞  
翔鳳翥眾仙論珮環聲斷雙耕影鱸篆香添兩袖痕萼綠  
華歸春事盡人天惆悵也無言

廣寒宮殿是崑崙桂子含香到手吞月窟可憐幽夢短天  
白已作舊遊論曾隨王母旗翻影不見吳剛斧鑿痕綠葉  
成陰枉惆悵及時行樂與君言

麗雲遙似隔崑崙手種仙桃恨未吞河漢影隨湘翠冷蓀  
荃香付楚騷論無鹽莫問調羹事有淚頻添結紉痕一讀  
新詞一惆悵江天寥廓共誰言

天風吹我墮崑崙無數人才腹笥香郭密香來書代奮念

崑崙集

七

奴嬌好曲須論花枝也帶風雲氣桂葉猶沾月露痕寄語  
王郎莫惆悵自甘情死復何言

白雲黃竹夢崑崙阿母厨珍任飽吞詩比紅兒金屋艷經  
傳素女玉房論牽牛渡鵲花間約倒鳳顛鸞枕上痕舊事  
思量總惆悵藏鉤射覆兩無言

崑崙集續

遊仙詩四首

易順鼎

已亥六月由金陵還長沙盛暑如焚大病幾死病中伏枕作此四詩但求對仗工穩非有寄託也然五十年後必有揚子雲其人者為作鄭箋一笑

羣仙昨夜會崑崙狼藉殘桃吐復吞城未主蓉丁石憾山宜招桂卯金論傳書柳毅空釵響斫樹吳剛但斧痕上界漫矜官府足鞭笞鸞鳳事難言

天雞一唱白崑崙濤湧扶桑日倒吞緱嶺虛傳騎鶴到旌陽浪把斬蛟論果殘秋樹聞猿語葺養春山見鹿痕昨夢玉皇香案側才難也寫聖經言

續

通天臺上望崑崙承露金莖幾輩吞拔宅仙因雞犬累當關帝作虎狼論難瞞紅婢尸居氣易見青奴肺附痕贏得南朝沈恭子驚才來奏綠章言

曹蜍李志滿崑崙此座仙山怕海吞猶貉狐狸諸種噉螟蛉螺贏二豪論月明鍾阜無王氣花落湘皋有夢痕長嘯一聲歸去也壺天間對老仙言

和遊仙詩四首呈寶甫

葉德輝

仙山何處不崑崙雞肋難同鳳髓吞委羽洞中丹訣漏通明殿上綠章論誰尋張果騎驢影但見劉綱唾鯉痕五百年間飛却過太清容我發狂言

萬重煙霧隱崑崙僥倖誰將絳雪吞胡女丹圖窺內景袁

公劍術託空論鬼神前席荒唐唐問朝暮行雲斷續痕袖卻鞭笞鸞鳳手與君閒究洞靈言

巨鰲無力負崑崙怒捲風濤日夜吞一世界如蓮葉幻萬人海以米珠論神仙宮闕金銀氣兒女湖山粉黛痕修到飛昇仍拔宅人天家累各難言

東風吹醒睡崑崙記得胡麻醉後吞桃葉渡頭情最感蓬萊宮裏道初論書傳紫鳳金泥字函瀉青龍玉液痕聞說仙都多擾攘此行休更憶華言

純卿同年太守攝沅州府篆詩以贈行屢前崑崙韻

時溽暑新雨後也

葉德輝

雄關咫尺近崑崙荒微蠻煙一掃吞桑柘村中春欲老芙蓉樓外景堪論天風拂袖鳴絃韻膏雨隨車潤物痕今日

續

五溪烽燧淨兩階干羽拜 王言 人間福地幾崑崙句漏丹沙已早吞馬服勳名銅柱遠龍

標詩價錦江論丁年甲帳升沈感西洞辛巖過化痕從古偏沅資鎮撫懷柔曾誦九經言

仙山寶笈貯崑崙萬軸琳瑯腹內吞元白風流酬唱樂龔黃政績後先論兒童竹馬青絲絡太守花驄赤綬痕問獄

平反賢母教承歡一卷治平言 一麾江海別崑崙早賜金莖露已吞臥閣喜聞東海治遊山好當承嘉論六聲館靜敲冰宴五瑞崖高勒石痕良吏官尊二千秩政平訟理孝宣言

代贈

葉德輝

綠窗朱戶掩崑崙曉起誰拈廁東吞錦瑟無端成隱事香  
衾孤負祇空論煙花處處傷心物脂粉朝朝洗面痕自檢  
妝奩思綺語金荃一集是知言

夜飲歸賦呈寶甫觀察

李祥霖

誰家釀酒號崑崙坐對名花任意吞綺語且從來日懣賞  
音須與故人論莫嫌翠袖含愁思一例青衫染淚痕記得  
提壺村外路綠陰深處聽禽言

寶甫酬予詩有童男童女雙雙影桃實桃花一一痕

之句為時傳誦因憶洪稚存卷施閣集詩有題秦  
人種桃采芝圖六言絕句云童男童女五百桃實

續

三

桃花萬千何不成鄉里婚男嫁女耕田不知實  
甫蓋本耶抑偶合耶爰廣其意和之云

葉德輝

海波如鏡對崑崙無數屋宮背面吞遊戲東方飢欲死求  
仙徐福恨難論三千桃實花顏色五百童男女淚痕不信  
人間情種絕悽然共爾一鏡言

會煥彬憶卷施閣題秦人圖之作

易順鼎

蟠桃如斗挂崑崙海棗如瓜更可吞五百童男童女配三  
千一實一花論朱陳村有神仙氣蓋本書無劫火痕安得  
與君同老此采芝采藥兩忘言

再衍秦人種桃采芝圖詩意二首和寶甫

葉德輝

仙源風景勝崑崙丹餌聊充果餌吞地有桑麻花更好世  
忘漢魏晉何論人間天上千年夢日下西王兩界痕芝草  
九光桃五色紅男綠女畫中言

何年濯髮上崑崙手摘星辰願顧吞采藥未隨毛女去餐  
芝豈向肉人論一輪桂魄扶雲影萬點桃花照海痕最羨  
雙雙仙眷屬不須媒妁與通言

行題秦人圖詩意再成一律呈煥彬

易順鼎

秦人闢地勝崑崙也比鸞鯨食與吞蓬島一千男女佔桃  
源數萬子孫論芝為綺季山中物棗是安期海上痕合寫  
丹青圖幅好美哉仙隱樂何言

續

四

寶甫自金陵歸為述近事有感作此

葉德輝

人間視肉滿崑崙坐看巴蛇把象吞雉兔同籠百雞術鳩  
鵬自樂二蟲論山空虎踞龍盤影庫斷青霜紫電痕端坐  
漫啗泥塑客當年搏土本無言

崑崙集編成作俳體二首書後兼衍哭靈詩意

葉德輝

雲耶歷劫化崑崙寶甫近從金陵為繆小山太史題湖海樓侍史雲耶小像梅影梅身  
坐臥吞無肉竹絲無曲願有童男女有情論坐中一一桃  
花色壁上雙雙菜葉痕用汪東山殿撰故事留得秦時明月在仙源

日向外人言

桃花結實滿崑崙摘入金盤捧露吞東日雙童新詠出南

風小吏豔歌論晶簾倒捲秋河影翠被偷攀春水痕雌去  
雄飛天萬里綺懷愁向酒闌言

蕊卿太守之任偏

沅邊前韻贈別

易順鼎

楊枝手把下崑崙露灑沅湘萬口吞八座起居朱絨籠一  
麾出守紫微論丙丁而後觚稜夢辰酉之間屐齒痕他日

戴程

南安新  
建兄弟

應繼美門才暉映史官言

佛翼世先生寵錫佳篇疊前韻奉贈

易順鼎

黃河九曲出崑崙千百川流次第吞紅拂虬髯宜李對烏  
衣馬糞並王論門無累葉金貂氣座有羣花玉塵痕珍重  
名園好喬木清陰留與路人言

和俳體一首韻贈奩份吏部即題崑崙集後

續

五

易順鼎

導派星宿發崑崙太史文章吏部吞漢室今無蠶室罰梁  
園古以免園論西烏北雁新琴曲東馬南狐舊墨痕已放  
起衰原道手平章風月更清言

名花朵朵謫崑崙珍重休教下界吞對美人如牡丹豔驚  
知已不牝黃論操真月旦題襟雅癖左風懷斷袖痕痕觸  
閒情還笑我雲郎事向辟疆言

劇飲卽席書見續俳體二首

葉德輝

俳優百戲舞崑崙火吐俄驚刀又吞萬歲千秋無此樂三  
郎亞子共誰論後庭花照屏風豔上界鐘搖壁月痕不信  
美男能破老枕衾獨且是訛言

其尻安在問崑崙椒桂含辛楚客吞燕燕于飛離恨短雙  
雙而至合歡論公羊疏引舊說以雙雙為獸名雄狐雌兔緣情賦海蝶雲  
鷄綺夢痕千古大王風最快當時宋玉已昌言

實甫觀察招飲聽劇

朱益濬

曩稟桃核亞崑崙當日遊仙得飽吞卽事又成良宴會登  
場且與眾評論謝安絲竹新詞譜白傅簪裾舊酒痕唱到  
岐王崔九句四筵傾耳欲忘言

遊仙戲學吳體

朱益濬

道人爲我誇崑崙閱微草堂有道士遊崑崙事玉筍瑤華隨口吞有時  
騎鳳遊汗漫亦或呼雞對談論戲敲月光玻璃響亂寂混  
沌斧鑿痕諸天菩薩何處是卽圓有三菩薩詩茫茫四顧待誰言

續

六

琴志樓卽園各有本事詩見示僕無事足述姑寄所  
懷藉附同調

朱益濬

所思如玉出崑崙贈我瓊華鮮可吞七寶連環邀客解九  
霞丹訣背人論黃鸝去後花無韻白鳳歸來月有痕曾勸  
檀郎行不得春風未免負禽言

所思如月照崑崙欲吐離愁忍復吞斫桂吳剛當重戒偷  
桃曼倩以輕論夜來暗踰梧桐影春去紅餘芍藥痕廿四  
橋邊曾教曲何緣重與玉人言

所思如雪壓崑崙吹落梨花被海吞公子才華將斗計美  
人明月以分論屈刀作鏡猶寒膽擣麝成塵漸滅痕西望  
瑤池消息斷但憑青鳥與傳言

所思更屬小崑崙  
荳蔻梢頭漸可吞  
離恨難教風伯掃  
閒愁只與月娥論  
碧桃復活眞成幸  
紫玉成烟不見痕  
我是維摩老居士  
天花散後欲無言

題崑崙唱和詩後

朱益濬

諸君奮筆撼崑崙  
俯摘星辰取月吞  
石爛海枯情不死  
天高地迥意難論  
尊前風雨三生約  
紙上雲烟萬古痕  
自恨枯腸無綺思  
聊將筴弄答蘭言

詞源浩浩泝崑崙  
才到曹劉孰敢吞  
信是三峰當並峙  
豈勝四杰與同論  
一時與會娛文酒  
百歲光陰剩墨痕  
留作他年紅豆樹  
披箋如對故人言

純卿太守善以句體爲律詩因效其體

續

七

葉德輝

綠波激灑浮崑崙  
碧筒作杯撓酒吞  
呂舉措有伶人學  
孫叔敖與優孟論  
中郎典型虎賁貌  
玉溪擗捨癩祭痕  
固知萬事如傀儡  
一笑仰天無可言

夜乘虎豹遊崑崙  
下視星斗海水吞  
傳聞神女有珠贈  
不見風胡無劍論  
拔舌豈畏泥犁獄  
穿尻忽覩衣帶痕  
狂奴故態本如此  
獨立四顧縱橫言

己亥秋日之官沅州寶甫觀察奐份吏部寵贈佳章

疊韻奉和卽以留別

朱益濬

幾回相約醉崑崙  
底事停杯惜未吞  
渺渺烟波千里別  
噉噉寒暑一家論  
秋風何處尋行迹  
後會他年感鬢痕  
得友

最難得官易宦情  
羈思豈勝言

卽席送寶甫觀察歸朗州

朱益濬

金尊檀板按崑崙  
忽變驪歌吐復吞  
賸此一宵須盡醉  
爾來萬事不堪論  
蘆花風急客將去  
橘柚霜輕秋有痕  
莫向溪邊尋古洞  
東山何以謝人言

奉和純丈離席原韻

易順鼎

玉山推倒似崑崙  
激灑金杯帶月吞  
歸去來兮須盡醉  
別而已矣復何論  
舞臺收罷青鸞影  
畫檻堆殘絳蠟痕  
西出陽關君與我  
莫將離緒對花言

寶甫觀察招飲劇席因病未赴疊韻致謝

李祥霖

樽前鼓吹鬧崑崙  
錦簇花園互吐吞  
得寶藏嬌雙韻事  
尋梅探桂一身論  
舞潛蛟吞江濤影  
看曉雲生海日痕  
我病未能增眼福  
秋窗聽雨苦難言

和寶甫觀察離席二首並柬朱沅州

葉德輝

陽關西出是崑崙  
淚眼相逢黯黯吞  
午夜笙歌須痛飲  
清時鐘鼓待重論  
金鈴十萬春無主  
珠履三千酒有痕  
莫向離筵誇得寶  
蒼茫人海恨難言

玉塵十斛掃崑崙  
崑崙蓮子金盃對  
月吞鈿盒一雙情  
已定香奩卅六體  
同論彩雲天上如  
泡影春水池中有  
縈痕我爲年來哀  
窮窳銷魂銷骨畏  
多言

既別數日尙未成行復疊前韵呈寶公



朱益濬

君將西去訪崑崙我亦南遊覓酒吞多恐鳴騶先我發且  
停征棹與君論花因勸酒翻新樣燕為辭巢戀舊痕對此  
頓增時命感欲商行止已忘言

和朱沅州疊韻留別

易順鼎

江風吹浪撼崑崙翠嶂丹崖互吐吞今夜想君孤棹泊何  
時重與一尊論杜陵夔府新秋興太白龍標舊夢痕紅豆  
懷人應把酒郵筒珍重寄長言

別後實公招飲聽劇因婦病未克赴約詩以謝之

朱益濬

知君計欲奪崑崙飲我醅醪悔未吞中歲每奉兒女累別

鍾甯復主賓論吾曹去住皆天意昨夜星辰繞夢痕想見

坐花還醉月無緣陪奉尙何言

閱崑崙集有感呈實甫觀蔡煥彬吏部

朱益濬

詩中一首一崑崙無數煙雲筆下吞獨我薨耗鸚鵡舞諸  
君文采鳳凰論長安車馬三春夢大地山河九點痕何似  
騷壇恣嘲弄強如溫樹不輕言

洞庭舟中寄懷煥彬吏部並呈實公 朱益濬

別來無復賦崑崙攜得雙柑獨自吞天末涼風吹客夢湖  
邊好景向誰論冰輪出海千山影銀漢橫空一道痕欲寫  
秋光遙寄興個中佳趣却難言

奉和純卿太守洞庭舟中寄懷之作 葉德輝

君山如髻擬崑崙湖水秋光一雁吞去後歌筵增別恨幾  
時文酒快重論旗亭賭唱黃河句樂府新聲白雪痕多謝  
行人頻問訊臨歧珍重久要言

卽事有作疊韻和同詠諸公

易順鼎

河宗獻寶到崑崙未若宏農得便吞還賴石尤風作合欲  
邀新舊雨同論青猿銀鹿添詩料赤豹文狸寫淚痕一半  
勾留甯爲此有人妙解樂天言蘇公來書謂余云正恐香  
山翁向未能拋得耳  
宏農得汝勝崑崙僥倖紅霞一口吞天寶改元新寵擅承  
和修祿舊家論解嘲祇當揚雄作睡臉初開定子痕一卷  
撫言欣入手從今長據撫言言

和實甫卽事二首

葉德輝

瑯琊風調賽崑崙斗酒惟邀學士吞葉令飛鳧張網得緘  
山控鶴弄簫論啞啞似白頸烏語濯濯如春月柳痕信是  
江東能獨步醉時歌舞醒時言

玉卮無當笑崑崙腹稿成時墨已吞生此甯馨兒大好莫  
將阿堵物輕論碧雞金馬三春夢瑤樹瓊林四照痕一卷  
撫言還熟讀閒情須與可人言

實甫招飲卽席率成二首

葉德輝

遊仙一枕到崑崙有棗休教囫圇吞八九胸無雲夢在三  
千首與翰林論風懷左癖兼詩癖雨意潮痕半酒痕座上  
安陵人不識須知楚寶楚書言

河山泡影渺崑崙瓊蛤何曾被解吞墨翟尚同亦異莊  
周齊物物難論我因逃世看春色君爲哀時有淚痕拋却  
特豚殘冷炙白頭無悔是斯言

卽事疊呈煥彬吏部

易順鼎

蟠桃三次盜崑崙那及餘桃衛國吞尤物移人何必諱是  
鄉老我不須論生世世唐宮替暮暮朝朝楚岫痕得遇  
靈簫吾四紀低徊感嘆定盒言定公四紀遇靈簫龔定庵句也余今年四十有二矣  
平生幽恨積崑崙得寶歌成淚轉吞末路竟蒙蒼帝眷他  
年還付紫陽論賴卿十二分春色消我三千丈雪痕信有  
美男能破老逸周書是聖人言

疊韻再和實甫五兄卽事之作

葉德輝

胸中塊壘化崑崙何物澆愁把酒吞黃菊秋光三處近綠  
楊春色兩家論馬無北轍南轅志龍有東鱗西爪痕除卻  
巫山與滄海世間塵所說愁言

紅綃心事付崑崙遺恨如吳失計吞卻讓上風桃李占莫  
將下體菲葑論千絲寶帳畱香夢十斛明珠是淚痕別有  
孤懷託頑艷罪言誰信卽忠言

青衣紅袖兩崑崙玉貌崔生席捲吞化作鴛鴦唐殿去夢  
爲蝴蝶漆園論同舟我負神仙望贈扇君畱雪月痕忽聽  
王郎歌斫地當筵垂淚各無言

關河百二壯崑崙秦鹿終歸赤帝吞郭舍人因倖倡進董  
嬌燒以盛年論黃驄陌上春塵影朱雀橋邊夕照痕身世

萬千哀樂感閒情一賦是閒言

靈鷲主人造思古人燧以寓景行之意余與實甫約  
爲思古人詩僅得十首疊前韻索和有兵家子譏  
余不當下比梅村余言文山正氣歌欲爲嚴將軍  
頭嚴將軍果足取重於文山耶昔王文簡論詩言  
詩人計興會不計道里余於此詩亦竊比云爾

葉德輝

龍門高峻極崑崙禾黍秋風淚自吞六代繁華亡國憾三  
家壇坫主盟論江南花落多愁緒蘄北霜高有夢痕一曲  
王郎聽不得五陵年少莫輕言吳梅村龔芝麓錢牧齋  
五銖童子小崑崙羞澀珠喉啜似吞宋玉才名臺下賦陸

續

三

卽年紀酒邊論吳江翦得橫波影梁苑分來艷雪痕回首  
文茵歌舞地陳鞞狂笑曲師言宋牧仲用陳其年定風波詞第二首牧仲處美人

意詞

紫雲風貌冠崑崙湖海樓高百尺吞客路三千叔文老功  
名五十博陵論祇聞公鳳啣喙語那有前魚涕泣痕自譜  
玉人歌一闋未妨惆悵是愁言陳其年

眼中芒角射崑崙悲嘯無端有淚吞歸有謝榛文章知己  
共湯汪學孤幾人論五湖歸夢蒼波影萬里游踪碧  
草痕日誦楞嚴經兩卷吳兒木石也知言計甫草

玉堂仙客謫崑崙列宿羅胸廿八吞北里東家游興懶西  
湯南蔣賞音論枕書瑤祿談星命壁畫縱橫漏日痕千尺

桃花萬家酒汪倫豪俠喜狂言 汪東山

部婁邨得比崑崙山入靈巖萬壑吞畫日文章三館貴凌  
煙事業百年論兔園鴻雪空陳迹虎阜鶯花憶夢痕艷福  
平生消受早焚香夜對桂郎言 畢秋帆

龍媒天馬出崑崙 用吳梅村句 玉醴無源自可吞李白才憐飛  
燕倚劉三情好媚猪論碧分宮錦歌裙色紅照春燈舞鬢  
痕慙媿當時嚴侍讀相思枉自託禽言 李玉淵 嚴冬友

仙都早歲別崑崙江左名花此老吞東觀文章才子望南  
朝風月寓公論芙蓉帳暖銀燈影蓮葉盃銜玉樹痕海內  
推袁名已重悠悠身後聽浮言 袁子才

萬山起伏視崑崙虎卧龍跳筆下吞學佛早通歡喜法談

詩也作色空論黃金不惜教歌舞碧玉何曾著點痕老去  
五雲都遣散舊聞雷與履園言 王夢樓

岱南高閣塔崑崙六籍笙簧學海吞董子下帷真苦讀邨  
生入幕好高論少年行愛楊枝舞本事詩成芍藥痕勘定  
郭公文未闕平生私淑說經言 孫伯淵

續本事詩四首調實甫卽送其回朗州

葉德輝

當筵一曲醉崑崙鼎鑿曾嘗卻未吞張孔容華瓊樹見董  
秦官爵玉川論新詞譜出籠鶉曲好夢圓成化蝶痕往日  
招搖同過市餘桃何恤市人言

乘查一夜到崑崙偷得蟠桃放膽吞拋卻九頭師子物來

尋三耳秀才論燕梁穩宿忘心事鵲渡填成露尾痕壯歲  
風情原不惡山盟海誓夜深言

飛牆百尺隱崑崙醉把玲瓏散子吞狎客漸隨詞客散春  
人好共玉人論青年跌宕繁華夢紅粉消磨綺障痕末路  
英雄真可笑分香賣履好煩言

柔腸百轉繞崑崙同病相思鵲腦吞得寶固應于野獲銷  
金真好以窩論三營兔窟成歸計一道羊溝劃界痕未卜  
他生還有約白頭休作負心言

本意示同詠諸公

葉德輝

羽陵不蠹蠹崑崙食盡神仙沒物吞蒼字成時聞兔哭玄  
風勝處與雞論人言少艾甘情死我說如花是劫痕刺此

一重公案在更無功罪待他言

新詩百首百崑崙思到無聊字亦吞檣机書成淮雨亂離  
騷經補楚風論可憐飛鳥投懷意總是哀鴻滿目痕胞與  
難訓民物量眼前光景寓歡言

己亥八月由長沙返里途中和崑崙韻六章卽事抒

懷奉寄煥彬同社諸君子

易順鼎

西崑訓唱變崑崙欲把楊劉壁壘吞廿六體從溫尉創十  
三行並洛神論一池春水吹無迹四壁秋波畫有痕賭句  
旗亭添韻事他年誰撫大唐言

麗屢煥彬藏書處 百尺接崑崙湖海元龍氣儘吞駢體文雄鴻  
博副鷲肩相貴馬周論功名日者橋邊語身世雲郎鏡裏

痕我亦飛騰過四十頭顱如此不堪言

兩年塵土積崑崙芒角槎身祇自吞斷袖豈同年少癖倒  
綳聊作阿婆論傾來一肚皮中物寫出三毫頰上痕羊肉  
太肥猪肉冷請君思我此時言

明眸玉貌勝崑崙况有珠喉妙吐吞鄉號溫柔飛燕讓館  
名如意季龍論酒邊國色春無賴衣上天香夜有痕何福  
分能消受汝黃衫恩重報難言

櫻桃花下小崑崙曾把櫻桃幾度吞修到梅宜金屋貯折  
來柳以玉關論西風人比黃花瘦南國春餘紅豆痕最是  
難勝惆悵處別時有淚卻無言

涼風天末起崑崙猶幸聲非死別吞此後尺書須屢寄何  
時尊酒得重論春簾燕尾雙雙影秋浦魚鱗六六痕更有  
如花人附候雲箋旁署滌蘅言

昔楊孟載論李義山無題詩以謂音調清婉雖極其  
穠麗皆託於臣不忘君之義斯言洵義山知己也  
余生平不喜為詩今歲夏秋間與同社諸君更唱  
送和竟逾百首適 寶甫五兄又以六詩見投深  
有合於義山之旨因依意和之腐木漁鼓不足供  
大雅一噓然於孟載之論義山則固未有背也

葉德輝

碧桃紅杏照崑崙化作雲霞海欲吞太史文章牛馬走慕  
容姿貌鳳凰論蕭閒並愛童初學藥轉難尋夜合痕綺歲

艷情渾不減相親相近每忘言

博山鑪子鏤崑崙沈水香濃獸口吞入世本來無我相傷  
春因託不平論神仙郭四朝如夢風月張三影有痕幾度  
聞歌還下淚唾壺擊碎卻無言

山人扇子署崑崙牢落悲歌淚暗吞生世不諧齋有幾相  
君之背貴難論風清月白愁來緒雨過天青夢落痕記得  
巫山巫峽路別時珍重兩三言

溫柔不戀戀崑崙虹飲泉如驥渴吞七二水嬉真幻想三  
千蠻舞是閒論袖中鐵笛穿雲響座上琵琶偃月痕燕趙  
古稱多忼慨明時憂憤託狂言

羽鱗無便達崑崙火棗交梨并欲吞好色賦從騷體變遊  
仙詩雜道家論風光溱洧興中比富貴邯鄲夢裏痕此去  
燕臺休悵望黃金揮盡復何言

萬花如錦竊崑崙錦簇花團獨坐吞五色霞光神雨過九  
霄雲氣相風論檀槽捍撥臨春曲松蓋低昂戲彩痕魏闕  
江湖同一夢美人香草屈平言

續思古人詩四首

葉德輝

笙歌小隊列崑崙白首哀時血淚吞一曲紫雲聽已慣雙  
聲金菊妙難論秦簫解作蠻腰舞花乳羞遮便面痕老去  
楊枝都遣散風流誰共樸巢言

青天蜀道似崑崙收拾鶯花袖裏吞金縷曲憑紅豆記黑  
甜鄉並白雲論尊前雁柱人千里鏡底鸞鏡月一痕宋玉

當年最搖落招魂爲賦大招言 宋 荔裳

誰家侍史艷崑崙一朵夫渠鏡影吞把酒斜陽今日恨畫

眉春色遠山論波心月白搖魂碎人面花紅映肉痕杏樹

海棠零落盡風前張緒恰無言 宋 韓文

力排閭闔蹴崑崙俯視堯峰氣欲吞詩法生新吳下重歡

踪離合越中論浮名白簡休官味悵別紅亭灑淚痕風雅

陽臺四首

葉德輝

黃金屈膝玉崑崙花氣微醺夢裏吞倒好嬉描春色賦旃

羅含照佛光論迴看北斗闌干影喜見南枝窈窕痕官是

屯田人庫穴閒情休共宦情言

續

十七

侯門深似阻崑崙芳餌無魚上釣吞衛國夏丁優狡愛霍

家奴子羽林論簾前鸚鵡偷簧舌被底鴛鴦濯錦痕三十

三天俱色界風流不向個儂言

當門萬里見崑崙好句何人活剝吞火候林間梅子熟風

情嶺外荔支論月波欲灑三更影雲氣空濛九曲痕一樣

迷離還撲朔眼花撩亂口難言

踏歌夜半起崑崙幾樹瓊花見欲吞周匝幸無亡虜辱何

戲祇作舊人論薰籠並倚調香屑舞袖雙迴剩淚痕莫問

戲贈二首

葉德輝

蛤中一佛一崑崙妙相莊嚴水月吞南國逢君詞客感北

方絕世倖倡論書聲琴韻陪清話酒綠燈紅憶夢痕最喜

問年瓜未破幾回含笑更無言

海天明月照崑崙無限光明地軸吞對酒莫嫌良夜短賞

花須及少年論雲嬌雨殢千愁緒紫韻紅腔一笑痕悵悵

梁園舊時客知音幾輩是知言

續

十六

崑崙集附

贈朱純卿太守步即席原韻

釋敬安

何年仙客下崑崙欲把西江一口吞金粟前身應已悟玉  
堂舊事且休論偶迎龍藏尋僧話會讀羊碑拭淚痕政事  
文章在人口不勞吃吃老僧言

和琴志樓主人崑崙韻一首

釋敬安

多生積骨等崑崙淚點都歸恨海吞別有傷心惟自哭難  
將此意與人論東西南北魂無語富貴功名夢有痕山水  
情濃恩怨淡英雄本色是真言

孫二首

釋敬安

神遊吾亦到崑崙日月雙丸近可吞踏海求仙徒自困生  
天成佛豈虛論寒巖枯木孤禪意流水桃花舊淚痕老我  
津梁了無濟聊持半偈息羣言

附

釋敬安

休誇大海與崑崙彌勒能將巨口吞十世古今俱是幻孤  
雲懷抱共誰論等觀佛祖袋中屑淨拭河山鏡上痕不二  
法門親證入拈花一笑竟無言

贈寄禪上人

李祥霖

閻邱筆峻極崑崙背負須彌巨海吞四大皆空無我相一  
塵不染與誰論觀雲悟得雲行意敲月吟成月吐痕乞惠  
貫休詩幾卷敢憑俚句使通言

奉俞佛翼公孫

釋敬安

衡山突兀卽崑崙萬古雲霞自吐吞芋火巖高香尙在石  
頭路滑道誰論禪宗燈續馬師派神禹碑畱鳥篆痕七二  
峯巒青到眼把筇指點爲君言

奉贈煥彬吏部

釋敬安

高懷直欲小崑崙雲夢胸中八九吞獨抱孤忠憂晚事力  
排邪說吐清論愁聞電埃傳邊警忍見銅人泣露痕厝火  
然薪時已至治安徒有賈生言

謝寄禪上人

葉德輝

十方交綫起崑崙世界由旬佛子吞戒律嚴逾詩律細禪  
心妙合道心論林泉清供煙霞味花月前因水鏡痕夜半  
潮聲催漏轉相邀同聽廣長言

附

二

奉讀崑崙韻唱和諸篇率題一律

楊逢辰

生綃幾幅畫崑崙幻出煙雲自吐吞紅豆柔情詩裏寄青  
衫幽怨曲中論賭強慣疊尖又韻鏤采渾忘斧鑿痕莫向  
江南寫哀感落花時節總無言

奉和諸公崑崙韻二首

王祖蔭

羣仙芳譜詠崑崙劍氣珠光勢并吞珥筆餘芬供咳唾  
太調梅清暇費評論寶甫觀察時  
權經湘中縹囊舊業傳詩派佛翼  
公孫

處雲璫聽罷灑蘭言

描摹小史喚崑崙落紙煙雲妙吐吞蘭佩含香應共襲梅  
妝入畫總堪論燈前桂魄飛輪影鏡裏花枝印黛痕把酒

收入畫總堪論燈前桂魄飛輪影鏡裏花枝印黛痕把酒

評量饒韻事橫流今已息羣言

感懷一首呈煥彬吏部

湯聘珍

曾驅健騎向崑崙雪壓天山氣欲吞卅載艱危如夢幻一  
官得失任人論眼看大蠱驚新擁血濺征袍撫舊痕千古  
滄桑都不管繩床偃卧渾無言

奉和幼安方伯感懷一首

葉德輝

壯年跌宕走崑崙長嘯歸來海嶽吞羣季交遊惟我隱中  
興事業與公論壁間寶劍星辰氣塞上征袍雨雪痕棠舍  
東南碑在口至今遺愛部民言

訓煥彬吏部二首

王先謙

眼前培塿抵崑崙坐想雲夢共吐吞排日課書聊自適幽

附

三

居有味與君論頭顱白怯繁花燼衫袖烏盈淡墨痕珍重  
身琴山水契要從千古證蘭言

閻邱筆峻邁崑崙脚底狂濤氣盡吞不信劉歆能改傳恥  
從張禹學爲論分題走筆詩無債感事傾襟酒有痕時局  
如棋思國手盈廷誰是顧師言

呈葵園祭酒

葉德輝

著書體似導崑崙九曲分流萬派吞鼎足同朝張李並經  
心曠代漢唐論文章南閣無奇字絲竹東山有淚痕馬帳  
我從盧氏學再傳差喜續微言

題東山草堂圖贈陳笠唐觀察

葉德輝

東山小隱亦崑崙江瀨林鳥覓食吞前此登臨如我少人

生行樂及時論風霜塞北抵廬夢煙月江南多繡痕五十  
頭顱猶未白憂時曾獻策千言

葵園前輩有次崑崙韻之作疊前韻和呈

朱益濬

眼前突兀見崑崙上界雲霞供吐吞天許詞臣鏡湖去人  
將此老香山論家家藏得菁華錄歲歲添將筆墨痕顧我  
學詩耽情盼先生乃有與商言

次韻奉送菴卿太守赴沅州任

王先謙

早陪軒帝謁崑崙俯視曹劉不足吞名業會須千社祝文  
章還共一尊論銀釵促曲添新誦珠履行吟記舊痕更放  
清光照衰朽任棠伏戶欲何言

附

四

疊韻三首題諸公崑崙唱和之作兼贈實公入都

釋敬安

詞峯峻極矗崑崙五色牟尼大海吞吏部文章相揖讓翰  
林風月待評論篋中諫草都成血衣上天花不著痕君父  
恩深難報畚焚香長白世尊言

何人更解唱崑崙別淚臨歧各暗吞出岫無心雲自懶冲  
霄有志鶴同論好憑造化回旋力重補山河破碎痕我已  
辭家猶憫世公勤王事復何言

疊韻贈葵園老人

釋敬安

巍然魯殿比崑崙學到河汾萬派吞自註六經傳正脈獨  
持高議息羣論東山絲竹陶情緒北極星辰繞夢痕知念

時艱心更苦白頭猶復闌微言

感事再疊前韻呈葵園老人

釋敬安

兩輪日月繞崑崙欲被修羅取次吞世出世間俱有累人  
非人等不須論牟尼寶殿含愁影帝釋花冠現萎痕莫遣  
狂龍更流毒大鵬忍負負天言

讀崑崙集有感卽題其後疊元韻十首

陳慶森

列仙壇坵競崑崙丹篆齊敎夢裏吞北海聲名早相識

前觀西崑訓倡更何論十香粉墨新詞句三雅江湖舊夢

痕自古湘纍飽幽怨美人香草寄蘭言

何年曼倩謫崑崙妃女脣脂恣意吞似聽清宵歡子曲還

附

五

同雜事秘辛論三生艷福雙修影一點情灰萬劫痕鏡檻

井泥無限恨玉谿懷抱恐難言

神山十笏隔崑崙虎豹當關魍魎吞石爛海枯何日了升

天成佛幾人論手鐫碧落金銀字眼見明河清淺痕曾是

桂堂東畔路星辰惆悵不堪言

前身彷彿住崑崙手把珊瑚十丈香滾滾夢塵彈缺去茫

茫歧路染絲論人天初利華鬢影兒女恩讐寶劍痕闌苑

風高忽吹墮碧城十二向誰言

溫柔鄉卽小崑崙委宛情瀾互吐吞妙舞身將飛燕比橫

陳體合媚豬論藍田種玉花無色紅海吹波月有痕枕角

屏山天樣遠青鸞空寄札千言

藍橋路已阻崑崙枉乞瓊漿當淚吞錦瑟年華愁裡度樽

蒲心事缺中論五湖鰕菜鴟夷約三月鶯花蝶夢痕綠葉

成陰渾不管飄茵墮溷雨難言

當筵一曲案崑崙魄礪填胸以酒吞雲雨覆翻終有定箕

牛張奮總難論傷心欲哭紅冰壘洗面猶攪玉筋痕哀樂

儘憑絲竹寫此中難與俗人言

酒腸芒角射崑崙能納須彌芥子吞世界漸教人種合泥

犁輕比鬼薪論情絲斷藕難尋緒舌粲生蓮不著痕時與

維摩同說法天花撩亂墜無言

義和鞭日走崑崙癩頭蝦蟇不敢吞終古泉阿雙劍合只

今風月一錢論歌叢慣被絲憎肉世事渾如泡散痕鳩鷺

附

六

搶榆成一笑逍遙遊是漆園言

眼前突兀涌崑崙巖市蛟樓水氣吞薏苡浮詞原易入芭

蕉彈事且休論難窮象罔求珠術誰見羚羊挂角痕巫峽

巫峰雲雨遍高唐一賦本調言

疊韻贈笠雲本師呈葉吏部

釋敬安

法門望重比崑崙法海波瀾滿腹吞自掃白雲遲客至不

將丹訣與人論心香一瓣爐無燄面壁多年石有痕我學

神光思斷臂門庭立雪乞師言

寄禪法師數以佳什見教和呈一首 葉德輝

輕舟一葉泛崑崙漏網之魚那得吞菩薩象猿徒自擾道

林鷹鶴許同論花城說法雷燈影蓮社行吟印履痕三教



平心吾豈敢喜公詩見道中言

奇禪上人詩云出世尙爲人所忌浮名終與道相妨

余深味其言輒次崑崙韻和之 王先謙

河流終不撼崑崙幾見妖墓併月吞尺道丈魔如夙約一  
瓢千駟總同論觀空應識空非色入夢從教夢有痕我亦  
逃名思避世開顏相視兩無言

讀崑崙集感賦卽送實甫觀察北上引 觀依原韻

二首

陳璠

是誰飛夢上崑崙星宿胸羅日月吞填海尙非千載恨凌  
煙也作一時論超凡骨格欺梅影大好頭顱鬪雪痕枕上  
遊仙原幻相綠章欲奏默無言

附

七

米顛擲筆賦崑崙五色河流勢欲吞 天上絲綸都世守  
樽前歌舞復誰論淒涼老鶴驚秋夢變化神龍燦電痕此  
去 深宮 前席對盼將時局盡情言

卽園先生以崑崙集見贈得讀續本事詩戲和二首

陳慶森

玉谿生對玉崑崙用往事一首原句 豪氣如雲海亦吞鏡裏頭顱

嫌太好眼前恩怨敢輕論雄龍雌鳳聊身世秋月春花自

鬢痕若把麗屢參水繪填詞應共紫雲言

名花四灼艷崑崙劍氣珠光互吐吞九等人材班氏表三

公聲價董卿論臨風玉樹珊珊影醮水桃花的的痕想見

紅氍毹貼地當筵平視杜琴言

再贈卽園先生詩首卽題其論學書札後

陳慶森

君如砥柱轟崑崙中丈狂瀾席捲吞野馬蜉蝣歸一窟董  
龍雞狗更何論能傳大辯無多語功到神雖不見痕拒訖  
從來如拒敵崇墉原自固言言

奉答陳葦皆大令賜和之作四首 葉德輝

乾坤萬劫此崑崙有酒須逢笑口吞卯飲莫愁歡會少子  
虛原作寓言論燈前控鶴嬉春影枕畔神雞叫夢痕一樹  
甘棠紅豆東風畱待後人言

峨嵋伯仲此崑崙岷水西來漢水吞筆挾風雷驚客走壺  
藏日月待君論天神玉女盛囊血王母金童被酒痕一例

附

八

色空俱幻相不須懺悔託明言

豈聞太白壓崑崙嬉笑能將七子吞自古才人多譎怪於  
今世事祇空論高歌青眼誰豪飲大笑黃頭沒夢痕我讀  
君詩倍惆悵平生懷抱幾曾言

一花一葉一崑崙醉把朱霞帶日吞連臂宵寒香有影比  
肩人瘦玉同論卅千酒價驕春色三五年華鬪月痕百首  
風懷刪不得煩君判定一家言

卽園先生和贈四首瀟瀟洋洋如聞洞庭張樂足令

箏琶卻響昨又見示寄琴志樓六首又如啖江搖

柱佳處口莫能名但心知其美而已本不敢再持

布鼓過雷門然見獵心喜仍不免爲東施之效顰

偶得四章錄呈郢政

陳慶森

珠璣顆顆散崑崙宋艷班香豈足吞天若有情容便老古  
而無死樂何論李衫漫笑多擣迹董袖分明有斷痕難得  
說詩楊孟載盡將風義釋華言

神山一夢醒崑崙珠箔銀屏霧裏吞分得餘桃休李代覓  
來巨棗以瓜論形非通替描難合淚寄方諸淡有痕鴻瓜  
雪泥渾易化鍾情深處轉忘言

難將一木拄崑崙瓠子隄堅漸嚼吞作掾黑頭從客傲高  
歌青眼待君論湔裙曲水春多事畫壁旗亭月有痕綺緒  
年來渾欲減車中聞置更何言

綠章夜奏下崑崙仙字甯教脈望吞好夢徵蘭金屋貯離  
附

九  
懷折柳玉關論黃頭信有驂鸞技玉貌空畱控鶴痕十二  
碧城何處是人天惆悵兩無言

崑崙集釋文

成相道人撰

卽席漫成己亥夏五易實甫觀察... 卽席漫成己亥夏五易實甫觀察... 卽席漫成己亥夏五易實甫觀察...

釋文

年二十當時有胡大成者同... 年二十當時有胡大成者同... 年二十當時有胡大成者同...

花是也

一日狡童如漢

歌童當列三品以陳古義... 歌童當列三品以陳古義... 歌童當列三品以陳古義...

釋文

光壓倒蘭兒是... 光壓倒蘭兒是... 光壓倒蘭兒是...

妻梅杏二度梅傳奇中梅夏玉杏元也漢蘭落  
原本全花崗一翰吐屬開雅與全嬌異曲同工玉顏誰似  
嬌不愧蔡女琴心  
陽調則無出全嬌之上者驚蛇斷橋畫蝶蝴蝶塞上琵琶  
韻蘭名才坤坤為東南皎皎梅花身不錄梅花可為琴志  
樓解嘲時有柳黛雲者姿兒端麗人願腹吏部及王莘  
田崑崙集無黛雲亦猶離騷無梅也吏部未及詩贈  
之云才人低首拜崑崙海遺珠許我吞信過花風三月  
暮光添柳宿兩星論山橫翠黛連影樓樓紅雲畫縵  
巷世河東君一脈半江秋水寫清言半江者黛雲所居里  
也娟娟蘭葉橫波被酒妃醉酒最爲觀所賞暖日生  
煙玉生姓周班中呼爲甘玉生從母姓也江西撫州人初  
聲譽日起入清華班黃蓉瑞大和江建霞學使所賞始相贈入

歌筵必一見而後快觀察有品花四詠一全嬌一韻蘭一  
身梅一即玉生也太守以其鄉人尤標舉不遺餘力云  
珠圓韻品花詩蘇妃端正感升天落園氣息饒名貴賣肉  
身材稱麗娟不負宗工摸辨雅品題兩字是珠圓蓋紀實  
也玉潤彭潤寶沙人年十八色藝與漢雲翼教叢編翼  
叢編者湘人輯錄攻康梁新說之作也康有爲廣東南海  
人官工部主事梁啟超廣東新會人舉人即有爲廣東南海  
謂超回者有素行無賴教授鄉里專中輕浮少年多附  
從之其人記醜而博兼有才辯所著書有新學偽經考以  
六經爲劉歆偽造制裂羣書強就己說而無甚深義又有  
孔子改制考一書大旨託於公羊改孔氏之義以伸其變法  
之說此二書爲康學大旨託於公羊改孔氏之義以伸其變法  
而實推崇摩西其偽經考則爲滅秦六經張本書初板行  
詆之者眾及遊京師編修吳嘉瑞曾廣鈞標榜甚至或以  
其書呈於戶部尚書翁同龢嘉瑞曾廣鈞標榜甚至或以  
議定天下於戶部尚書翁同龢嘉瑞曾廣鈞標榜甚至或以  
動嘉應黃遵憲本有爲託其術士李鴻藻主之於內世和  
徒創設時務報館於上海先以西人瓜分中國之語煽動

釋文

三

釋文

四

海內繼乃主持西教民權之義潛移政柄一時朝官疆吏  
與陳寶箴本又偵知起家至開府其子三立號能文章於  
撫其黨往來悉其事之詭秘偶言於同好無有信之者湘  
久共乃以重金餌南學會爲主善營務通聲氣時丁酉九月  
有湖南鹽法道閻聖學會爲諸生所逐跟隨無所往遂憲方  
官湖學部不詳駁之與南學會以待之學使徐仁鑄重啟  
尊學爲部不詳駁之與南學會以待之學使徐仁鑄重啟  
師學起亦知其手書逆蹟上之寶成會試去蔡園風走  
合湘神暴其有爲在書進呈上之寶成會試去蔡園風走  
才可大用有官擠排異己同和攝其威儼力疏薦之有張  
蔭桓密交內官擠排異己同和攝其威儼力疏薦之有張  
國不保大清語有黃均隆首利參之語奉寶箴例有云保  
日仁鑄之父致靖官內閣學士薦遵憲等備願問疏並上  
均隆遇部尚書許應駟起方欠申不知均隆之効也  
臺時禮部尚書許應駟起方欠申不知均隆之効也  
臺時禮部尚書許應駟起方欠申不知均隆之効也  
丁張某所喜平日頗涉內典見有爲書大悅訪之上海追

至海船投贊稱弟子而返曾繪一圖有爲跡上坐嗣同  
膝行台掌項禮其傾倒如此及有爲柄用引嗣同參與新  
政事宜乃與林旭聯名請兵督事敗不  
楊深秀康廣仁等六人棄市嗣同呼林旭曰事敗不  
召深秀康廣仁等六人棄市嗣同呼林旭曰事敗不  
濟天也敢超作六人棄市嗣同呼林旭曰事敗不  
裸也寶箴無倫無禮而後可語大同之世三立偉之或以  
善也寶箴無倫無禮而後可語大同之世三立偉之或以  
不自瑣滅禍延題用廷策新進罔識三立偉之或以  
嚴一用瑣滅禍延題用廷策新進罔識三立偉之或以  
印行世猶有策一用廷策新進罔識三立偉之或以  
吏一嘗無康梁平濁之意夫行同乞巧不與前列有爲  
起也如疊花之頓與夫行同乞巧不與前列有爲  
春人詩年以挑花三尺雪下春人詩年以挑花三尺雪下  
是時京堂督撫紛與保舉人仙童狡獪察爲仙童降生曾  
才相潭羅正鈞亦與保舉人仙童狡獪察爲仙童降生曾

以書謂之有仙童狡狴之語又觀察詩卷有山中見白桃  
花童自有人眉評云又見老虎矣或不知其作何語老人云  
仙童動心切此等紅蛇紫龍無所降生人世之理日佳昔滿  
無所動心切此等紅蛇紫龍無所降生人世之理日佳昔滿  
色解頤真眉心室一觀察少年知眉心室詞老志樓觀察別  
江廬山取水之意三卷觀察少年知眉心室詞老志樓觀察別  
種花年為成已亥間雜伶妙妓年十七八者居後身四印  
人天清感觀書錄辛王開所作詩則隱書曰種花年  
花出並馳名遊園驚夢思凡雅吃醋過關逗火精罵茶屬  
雞村且俏刺梁刺虎烈而貞英園書扇過關逗火精罵茶屬  
大點幽夢高唐韻蘭也吏部嘗言珠不圓則不亮月不圓  
宗敷幽夢高唐韻蘭也吏部嘗言珠不圓則不亮月不圓  
之正幽夢高唐韻蘭也吏部嘗言珠不圓則不亮月不圓  
艷福英雄武旦之長名花姊妹為從兄弟桂華桂身  
釋文  
藥洪雅存亮吉卷施蘭乙集有郭均藥本詩序萬名於  
史部有續本詩序為韻嬌而作歌郭喜郭雙作也  
華踏春傷今甲古百感蒼茫珠光之四漢雲華月清言漢  
借詩序俱依不能備錄耳  
華班閩苑靈芝李芝雲小名細已巴陵人年近四十武生  
為領師仁和尚書入直樞廷賞從後車遍觀西苑南內之  
勝居於師厚小山叢桂生周文湘班名秋桂西苑南內之  
誓特賞之歸以千金為之納捐通判豐厚性耽酒賭關道懷  
惱而返某道者少年歡場相識也雲泥車笠聞者莫  
心然天下事有不幸若如杜雲漢漢雲公瑾醅膠漢  
琴言輩其子孫不居然仕宦哉雲漢漢雲公瑾醅膠漢  
演三國其師諸采得同心漢雲漢雲公瑾醅膠漢  
云口銜丹詔時江南有東海江南案起外間詭言山東巡  
清能因山東教案張之洞總督所為其實非也賊賢  
與西使亂離去任南樓機器之費靡用甚巨部臣詰責時

亦擊肘歲終往往與衣過處不自知其窮也公餘則蘭  
召僚佐諸名士過江遊藝香草之按蓮邱瑞蓮醴陵人  
也詩今之蘭草吏部避家諱借桂秀歌喉清潤陽人十七  
類有梨潤風神亦頗避家諱借桂秀歌喉清潤陽人十七  
梅身者或誤識焉桂秀歌喉清潤陽人十七  
廬親舍觀察封翁已過陳桂信而丰委淡州人流寓長沙  
江壇高宴觀察封翁已過陳桂信而丰委淡州人流寓長沙  
荃交調羹身郭密香韻念奴嬌花枝桂葉身  
續崑崙集釋文  
遊仙詩紀江丁石時查湘岸鹽款者為卯金一方告病柳  
毅吳剛查辦江南案候補道袁秉楨當江蘇保甲  
鹿痕吳撫新調鹿傳霖時剛張果糾彈劾丁張某為言死  
如失左劉綱江胡女簡藩胡家楨因袁公袁道本曾文正  
右獲餘金銀相括為財賦之邦入戶部以江蘇民力盡矣剛  
卒罷斥命指江督因粉黛自備初至金陵節使屏未幾  
告無所朝命不許桃葉觀於秦淮初至金陵節使屏未幾  
其從官多有起桃葉觀於秦淮初至金陵節使屏未幾  
秦爾雅四極東至日本西至西王母所居之州人閒視肉  
茂山以日遊仙詩云西王母所居之州人閒視肉  
飲露便登仙蓋指當時朝士中之附和神者泥塑衙門書  
為善陸猶言德備也近年老成督雲郎陳其年侍史徐紫  
無中歌童冒辟疆同人謂之泥菩薩雲郎陳其年侍史徐紫  
善舞楊枝善歌秦蕭能度北曲陳瑚得全堂夜壽序云紫  
徐郎善歌楊枝善歌秦蕭能度北曲陳瑚得全堂夜壽序云紫  
有秦蕭能度北曲陳瑚得全堂夜壽序云紫  
無秦蕭能度北曲陳瑚得全堂夜壽序云紫  
廣陵冒曲楊枝善歌秦蕭能度北曲陳瑚得全堂夜壽序云紫  
年為雲曲楊枝善歌秦蕭能度北曲陳瑚得全堂夜壽序云紫  
雲小影題詠戲題二絕云夜遣青童伴讀書老夫愛

客勝潘瑛六年別去情如海畫裡逢人應問余陳子奇才  
亂典墳隙子癡情癡若雲世間知已無如我不遺雲即小  
與君又同人集九載哀其年詩注去其年密畫雲即小  
像遍求題詠成卷則其相必在水繪園讀書時同人集  
七新成歲寒倡和十二絕句一云天津歸去上秦簾湖  
生新花客思遙歲晚何人向送臘楊枝歸去上秦簾湖  
不及雲即又云楊枝歸去是時得全舊人祇有秦簾湖  
而已蔣大鴻序陳其年招振詞云徐生紫雲者蕭鄂州人  
幼侍如李侍郎未官之歲技擅平陽公子分挑割袖於今  
得侍如李侍郎未官之歲技擅平陽公子分挑割袖於今  
而彌愛真可謂龍深練藉散逾絳樹者矣維時秋水欲波  
元蟬將咽公子乃罷祖帳而言旋下匡牀而引別江風干  
能勝此傷心期遂有招恨之篇曲盡離憂之致僕豈無情豈  
向一時同人爭和是題詩多不載梅影梅身觀翻作助愁之  
按蔣序今附湖海樓集招恨詞後梅影梅身觀翻作助愁之  
冒辟疆悼亡姬董小宛之作也在金陵為繆小山太史茶  
情題自吟暮遇鍾山老居士箭機棒讀罷圖猜身梅近日心  
卿復卿情我雲憶泥耶泥憶雲我有雲圖更無數萬花海

釋文

七

裏辨香薰現身說法菩薩原注郎園有三菩薩詩按三菩  
意氣公然籠罩人矣菩薩者玉菩薩漆全嬌鐵菩薩帥  
朝韻嬌和班得寶藏嬌韻寶尋梅探柱身梅潛蛟全嬌同  
曉雲仁雜用詞中春水風吹縵一池春水多情笑我浪淘盡千  
古英雄用詞中即事有作王定保長沙人年二十許貌極  
成句真奇作也即事有作王定保長沙人年二十許貌極  
媚初在酒家當鑪有兵家子昵之延為上賓後以見歡繫  
獄吏部飛書救之事平在芋園演鳳儀亭觀察一見傾倒  
贈金帛無算又出數百金為清私擴言唐人以同名時戲  
債經營一月始得入如意館焉  
云和寶甫即事二首全用王氏事實此東坡詩人老我  
因逃世蔡園老人讀此詩以公于歸來燕燕忙交黃鳥  
氣桂馨山四時佳境適清賞幾輩芳踪索笑顏未必先生  
竟逃世年年春色在人間史部得詩和云池上觀魚語作  
豈是並頭瑞霧花疑有韻戀梅嶺紫氣如煙樓曲山  
入身絳落指間葵園又疊韻和云胡然玉素與願蠻佛達  
成吟未忍刪池引清泉蛟得雨煙籠暖日玉生山化身梅

瘦香盈握無語花嬌韻在顏高詠其追思抗手有如日下  
雲間吏部亦疊韻和云雲髻高鬟善畫眉交結  
難剛生花入夢春同谷紫柱香那在山百瑞蓮房初結  
詩中俱寓人笑顏顏海棠手頭嬌香那在山百瑞蓮房初結  
詩戶中云家落人梨園聲色俱妙英園老人戲集劇目業  
開齊館逐挑無奈別香閣春秋配合芳名重富貴圖呈覽  
為切合情事時相陰李幼梅忽仰首回顧老之敬賞之以  
主街云大成至好胡子之位幼梅察頗仲綱繆之改爲達成然至  
今人不君為哀時觀察以哭盒名集唐殿譚漆園全同舟  
韻嬌用郭贈扇其不能奉揚仁風也王郎驛聲色悽惋  
郭舍人嬌靈鷲主人甲午督學湖南刻有靈鷲閣叢書五  
集又造思古人賤十六幀皆國朝人三家鈔吳梅村詩正  
業書別業郭流儒雅亦近今所罕觀也三家鈔吳梅村詩正  
牧齋謙益三人也江南花落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

釋文

八

逢君視庾子山哀江南賦沉痛尤為過之吳錢皆江南  
人身遭國變故宮禾黍觸目傷心故齊贈歌者王郎北  
遊十四絕句之一云憑將紅淚哀相思冬哥沒見期  
相見只須傳一語江絲柳街杯鼓勇一登陸外殘鶯過短  
句定老揚枝唱杜鵑聲裏送楊枝大抵詩中別有感慨  
不信江南風景好杜鵑聲裏送楊枝大抵詩中別有感慨  
能使讀者自神至梅村贈信多才思關隴鄉心薊北霜高  
花開堪落自江南不待病中賦賀新郎一閱矣薊北霜高  
已不堪其哀感更不待病中賦賀新郎一閱矣薊北霜高  
吳梅村王郎自跋云余此曲成合肥薊公芝薊口占贈  
之曰薊苑霜高舞柘枝當年楊柳尚如絲酒闌卻唱梅村  
曲賜斷王郎吳梅村詩集北遊依真太常辛卯為順治八  
年此詩編次於十一年春盡北遊依真太常辛卯為順治八  
年已三十遊于長安諸貴人猶惑之吳梅村作王郎曲云  
云而薊苑之麓復題贈云云其傾靡可知矣後惜其枝御史  
按梅村自跋云王郎名祿字然當時京師相去已十六  
園中見之而驚明慧善歌今秋遇於京師相去已十六  
七載風流儂巧猶承平時故習酒酣一出其伎坐上為之

傾靡余此曲成合肥莫公芝麓口占贈之云云觀又錢謙益有學齋詩集云辛卯春盡歌者王郎北遊告別戲題十  
四絕句以當折柳贈別之外雜有託寄談諧無端隱隱  
出詩新注即本此李琳枝管名森先起郎南誰唱揚州新樂  
吳詩香齋紫絳度煙霄金管瑤笙起郎南誰唱揚州新樂  
府舊人彈淚紫絳度煙霄金管瑤笙起郎南誰唱揚州新樂  
玉骨生將塵尾填雲散畫梁人未老轉傷紅豆李龜年風  
急已死清歌歌愁聽東吳月向春霄王五陵年少海樓詞賀  
新郎一首秋夜呈芝麓先生中有云多少五陵輕薄我  
者蓋即牧仲五銖陳其年湖海樓詞定風波一首贈仲  
梁園非故土且住得年華剛幾許數晚峰十二正愁時莫道  
跨陸郎從古愛班唯自語羞澀珠喉宋牧仲學西陵類稿詞  
凝父紅香色韻云橫波澗得吳江影髮覆嬌嬌領文苗走上  
光也暖香艷雪綺筵遊好個朦朧煙月斷腸天按詞意似  
在撫吳時贈歌者之作陸郎本吳人陳其年賀新郎一首

釋文

云作客東京寂寥誰侶西風落葉聞諸旗亭乃延秋全部  
於此徵歌中有一人云曾相識訪之知吳下陸郎也明日  
願余耶舍談諧繾綣余落拓無聊感生厚意爰贈此詞  
關話證以其中一人尤相熟是襄王延上曾逢者一句詞鄉  
真失計卿亦何為然也得毋類明妃遠嫁此語殊悲非相  
戲諸語文人好事豈真為商婦作哉陸郎年紀見上五  
吐愁腸琵琶行豈真為商婦作哉陸郎年紀見上五  
邊見上羞澀吳江上艷雪上文苗見紫雲有招張詞二十  
首別雲郎作也又詞集水調歌頭有韻別雲郎一首又與  
綵結同心此樓又賀新郎一絃子雲郎舊物感而填詞  
龍吟一首春夜見壁開三絃子雲郎舊物感而填詞  
按詞中有今日愴人琴淚如叔文陳其年感舊絕句尹布  
鉛瀉是時雲郎天折久矣  
齋畚賣漿目不識丁而肝膽輪困有古俠士風雷被質  
余入燕及余將遊汴布衣別我三千里徒步歸歸未一歲  
卒功名五十為諸生有日者謂之曰過五十必入翰林梅

構司贈句云朝來日者橋邊過為許功名似馬公鳳其年  
周至小徐郎一前魚見招張詞序雲那為買巢民舊人又  
首注雲郎姪也玉人歌一首揚小惆悵又字改亭吳江  
王人歌其年詞二十為於齊欵上作小惆悵又字改亭吳江  
生林文賦徵存錄計東傳云計東字南草又字改亭吳江  
順師湯斌講學為古文又師汪琬負經世略自比馬周  
固請當事為封土立碑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之南門外  
遺址不可得徘徊倚廢園中西向再拜流涕被面其  
汪見五湖歸夢朱竹垞倚廢園中西向再拜流涕被面其  
且緩作五萬里上日誦楞嚴吳兒吳時西湯南蔣隨園詩話  
俱增惡業但能日誦楞嚴吳兒吳時西湯南蔣隨園詩話  
經兩卷便足了一生事精吳兒吳時西湯南蔣隨園詩話  
算汪曰此東山先生擇精吳兒吳時西湯南蔣隨園詩話  
某科中狀元時君方信我及期果中狀元汪不信我言待與  
靈泉蔣南沙湯西崖齊名三人皆疏放方獨迂謹時相抵

釋文

宿堂上挂沈石田芭蕉一幅所狎二美伶來錯呼白菜人  
因以雙白菜呼之方大加規諫先生厭之乃署其門曰候  
中風雨時來往又何妨雙白菜終日到西堂  
明畫見上部婁隨園詩話十一云以部婁擬泰山人知其  
善畫位兼隆主持風雅故山靈嚴錢梅溪履園叢話云  
陽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年開畢秋帆先生所築菴山之  
也隨園詩話十一云向書詩編三十二卷曰靈巖山人之  
集靈巖者尚書也免園履園叢話云畢秋帆先生為陝西巡  
早歲讀書地也快傳中軍參將要客大甲有斷袖之癖一日  
將署中所有免子俱打出去滿座有笑者有不敢笑者後  
先生移鎮河南幕客俱打出去滿座有笑者有不敢笑者後  
正色謂先生曰不可打也問故先生又作此語余適在坐  
復大笑虎卓在巖巖許桂郎隨園詩話四云李桂官與畢  
園事最殷畢在巖巖許桂郎隨園詩話四云李桂官與畢  
卷子果大魁天下庚辰進士李為購素冊界烏絲勸第殿試  
桃之冥閻桂郎在坐笑曰我措老眼要一見狀元夫人其  
名重如此戊子年畢公官陝西李將往訪路過金陵年已

三十風韻猶存余作長歌贈之又趙雲崧翼鳳北詩集中  
注李即曲中舍人又云狀元猶未選被即暫觀識英雄自  
餘自注相從舉蘭官舍又云擢職中箱過嶺人老西子重  
今玉客自注時取玉玩至粵又云通詞曾記詠波欲即  
仍離那大較往日挑琴未日成今朝擁楫偏人老西子重  
逢邱嫂夫非復當時淡泊遺禍衰成陰樹私相憐語錄金聲兼  
談語出之想桂郎年少時劉三隨園詩話四云雍正間京  
不知如何傾倒一世也  
與翰林李玉潤先生交好余兩入都先生在處見劉則  
已老矣但聞先生未第時甚貧劉愛其才以生事之余疑  
而不信偶過雜髮鋪壁上無名氏題云欲得劉三一片心  
明果實事也先生吳門與朱約岑送采官北上詩翰林方  
惜當筵舞鬢斜多情曾為損年華玉郎此會成長別飛盡  
江南陌上花朱和之有春燈紅照一枝花之句媚豸宋陶  
朱爲張匠門朱和之故人相見京師年已八十媚豸宋陶  
異錄南漢劉銀寵妃名紀曉嵐時五種相四云冬友待  
筆記烏魯木齊詩云始信劉三愛媚豸四云冬友待  
讀昵伶人登元將之陝西未能攜去路上見籠中賣相思  
鳥者戲題云同眠復同食何處號相思按王蘭泉乘湖海

釋文

詩傳二十七嚴長明字冬有召試內閣中書官至侍讀遂  
以病歸畢君秋帆巡撫西安招在幕府十有餘年袁子才  
陝西益應推袁隨園詩話補遺六袁尤可感也袁子才  
畢公召也推袁隨園詩話補遺六袁尤可感也袁子才  
詩話云畫壁旗亭句浪傳藍橋歸去會神仙從今厭看開花  
草新種湖頭並帶蓮蓋調余狎許郎也又四金演劇余未  
京師伶人許雲亭名冠一時羣翰林幕之劉金演劇余未  
少年而散車馬無足動詩者次日清晨竟叩門而至余  
喜過望贈詩云又十三云奉調江甯秦秀才大士以  
選勝大會于徐園有伶人康某者秦所賞等即席賦詩云  
然子細看康郎一坐爲之解隨秦後中狀元官學士又補  
遺十侍講香嚴余才歌者詩賦門下劉照席尊寓所有  
夢樓侍講香嚴余才歌者詩賦門下劉照席尊寓所有  
佳郎注計學詩於隨園學佛湖海詩傳二十即王從古  
歌郎注計學詩於隨園學佛湖海詩傳二十即王從古  
學精于楞伽李次青元度先正事略云自演歸買僅教之  
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客至張樂共聽客去  
樂散默然禪定夜坐齋茶至席持佛戒日食蔬菜而已  
其詩與書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體嘗自言吾詩與字

釋文

皆爾談詩隨園詩話載王五履履園黃話云五雲者丹徒  
理輕雲絲夢雲鮮雲也數年俱十二三垂暑織太守所蓄素雲寶  
雲至湖北漢軍秋帆制府視之則雲子也制府大笑乃筵  
其頭放其足爲僮僕云按隨園詩話二云王夢樓太守精  
所取名也據此則雲雲非雲雲皆雲雲皆雲雲皆雲雲皆雲  
事詩見句臨書事忙集二十三孫星衍別南閣孫淵如有岱本  
呼看到道花似六郎自注蔣明府登筵存北江詩話四云吾友  
孫星衍客陝西巡撫張公署春一伶郭芍藥者固留之宿  
高垣度過之爲選者所獲白于節使節使詢知其故急命  
釋之若爲孫孫之知也又卷施閣人詩孫比部星衍云郭芍  
藥詩成卷施閣詩集十五歲慕懷人詩孫比部星衍云郭芍  
希瑣大令二首之一注云王子冬飲君醉甚幾欲逃趙  
州郭郎名雙喜者蔣大令玉子及孫君乃解按本事詩序云  
州郭郎名雙喜者蔣大令玉子及孫君乃解按本事詩序云

釋文

云郭芍藥不言其爲喜爲雙然據序文於郭喜有夏五遂  
語則依調如者必郭雙矣迹其自陝西至山東雙必鴻之  
相從洪詩稱孫比部則其官曹即在京也稱孫兵備則其  
再在山東兵備道也翠被薰香青衣九頭師子年黃真征  
捧硯離宋王定保之歸觀察也滌滌定保無聊之極思耳  
云中年渡臺作民主其後金印猶縣綬亦無聊之極思耳  
三耳秀才王定保之力居多戲賦贈三小史一徐維彬如小  
集十一吳錦菊全堂席上戲賦贈三小史一徐維彬如小  
字花乳一吳錦菊全堂席上戲賦贈三小史一徐維彬如小  
前掌上身果然宜喜復宜嘖記無可奈何春停尊忽驚花  
盡錦菊乍見似曾相識夜細思無可奈何春停尊忽驚花  
豈向腸斷魂消是此人注黃仙裳何春停尊忽驚花  
句知黃能容舊酒狂幾回邀醉坐胡牀老夫不下岐途淚  
陽斷魂消是菊酒狂幾回邀醉坐胡牀老夫不下岐途淚  
魂斷魂消是菊酒狂幾回邀醉坐胡牀老夫不下岐途淚  
趙家誇姊妹昭秦蕭同人集六陳翔觀劇斷句十首之一  
陽合德最溫柔秦蕭同人集六陳翔觀劇斷句十首之一

釋文



枝魏公未是知音者但有新詞付雪兒又懼有仲詩云燒  
殘紅燭夜迢迢進石摩雲入碧霄吳市蕭聲最苦可堪  
異縣聽素簫花乳見日上吳檣吟云蘇軾當年事曲舞  
即此人也何必心傷追昔總教歸一仙便面同人集十  
明字人園見不達司憲怎識風流弟一首云燭灺更開  
當筵雅集若出眉索書因再題斷句如他年便  
賦三律難見出眉索書因再題斷句如他年便  
臂寒又將餘墨寫輕軟眉眉眉眉眉眉眉眉眉眉眉眉  
看楊枝楊枝楊枝楊枝楊枝楊枝楊枝楊枝楊枝楊枝  
洋山人集有揚枝紫葉巢同人集首盧香撰冒巢氏生  
雲曲二首注引此大業傳王士禛漁洋詩話云康熙辛  
踞城南濠就樓架亭與蜀道王士禛漁洋詩話云康熙辛  
與都門余以十月下峽荔裳以明年春上峽遂不相見  
歲荔裳入觀金縷曲宋琬二鄉亭詞采桑子贈黃金縷  
沒於京師金縷曲宋琬二鄉亭詞采桑子贈黃金縷  
豆宋琬安雅堂詩集陳其年所歡白雲朱琬采桑子詞  
鄉亭又添一鄉何更求白雲鄉耶按周云又添一鄉謂  
溫柔鄉也安雅堂未刻稿從謝方山中翰索酒絕句白注

余有亭名二鄉謂雁柱安雅堂未刻稿贈陸君賜詩卻恨  
醉鄉與睡鄉也雁柱安雅堂未刻稿贈陸君賜詩卻恨  
詩注云陸善三絃子坐客驚鏡宋琬采桑子詞贈歌者陳  
賦詩便歌之真絕技也驚鏡宋琬采桑子詞贈歌者陳  
掌上夫渠徐執一本事詩入冀鼎琴戲爲韶九張郎二絕句  
飛夫渠徐執一本事詩入冀鼎琴戲爲韶九張郎二絕句  
報夫渠徐執一本事詩入冀鼎琴戲爲韶九張郎二絕句  
眉人是遠山眉把酒本所應文沒後宗伯嘗於摩訶  
庵杏樹下爲張郎作感舊詞調善薩蠻云蔚藍一片山初  
染粉紅花底看人面玉笛怕花飛花間人莫歸當時花下  
客把酒斜陽立今日波心月徐鏡詞苑叢談九云歌者張  
對斜陽與花同斷腸波心月徐鏡詞苑叢談九云歌者張  
燕集於宋荔裳京師寓園喜張後今日之秦青也壬子春暮  
宗伯賦蝶戀花詞有云羅衣影漾波心月人面上風前張  
緒巽鼎前好是腰身絕堯峰先正事略葉變傳云注編  
持論鑿柄按詩法生新先正事略葉變傳云注編  
范陸究所撰者范陸之皮毛耳先生著原詩內外說多宗  
篤力排其非吳人士始多譽之既沒乃爭從其說越中徐  
本事詩九朱彝尊贈若耶小史爲葉星期作云畫舸乘風  
一葉輕紅亭相送客相迎最憐小史如初日不動離筵到

五更附注云星期遊越愛伶人某郎幼美其友致之是夕  
三已做裝將還執手不忍別賦絕句送之楊謙書某郎集  
貌美其友致之是夕已做裝將還執手不忍別賦絕句送之  
詩送白簡然曰吾與廉吏同登白簡榮於遷除也時陸清  
獻同紅亭見倒好嬉與廉吏同登白簡榮於遷除也時陸清  
好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魏國夫人作馬圖傳子行處  
不不妨他日趙文敏見之罵曰滑稽如此道羅含明沈景  
戴好齋餘談云佛經北斗通脫不喜冠蓋逢迎家居十日  
九絲竹故示人不可近諸伶有驕恣者以兵部勤之葵  
當南枝衝波傳云夫遊苑見二女采屯田庫穴餘齋  
吳江龍語三吳大旱吳江令命主簿巧戲屯田荒歲當門  
中主簿吳江人因作聯曰老主簿巧戲屯田荒歲當門  
供糧加倍入痴和尚誤鑽庫穴祖傳衣鉢盡情拋當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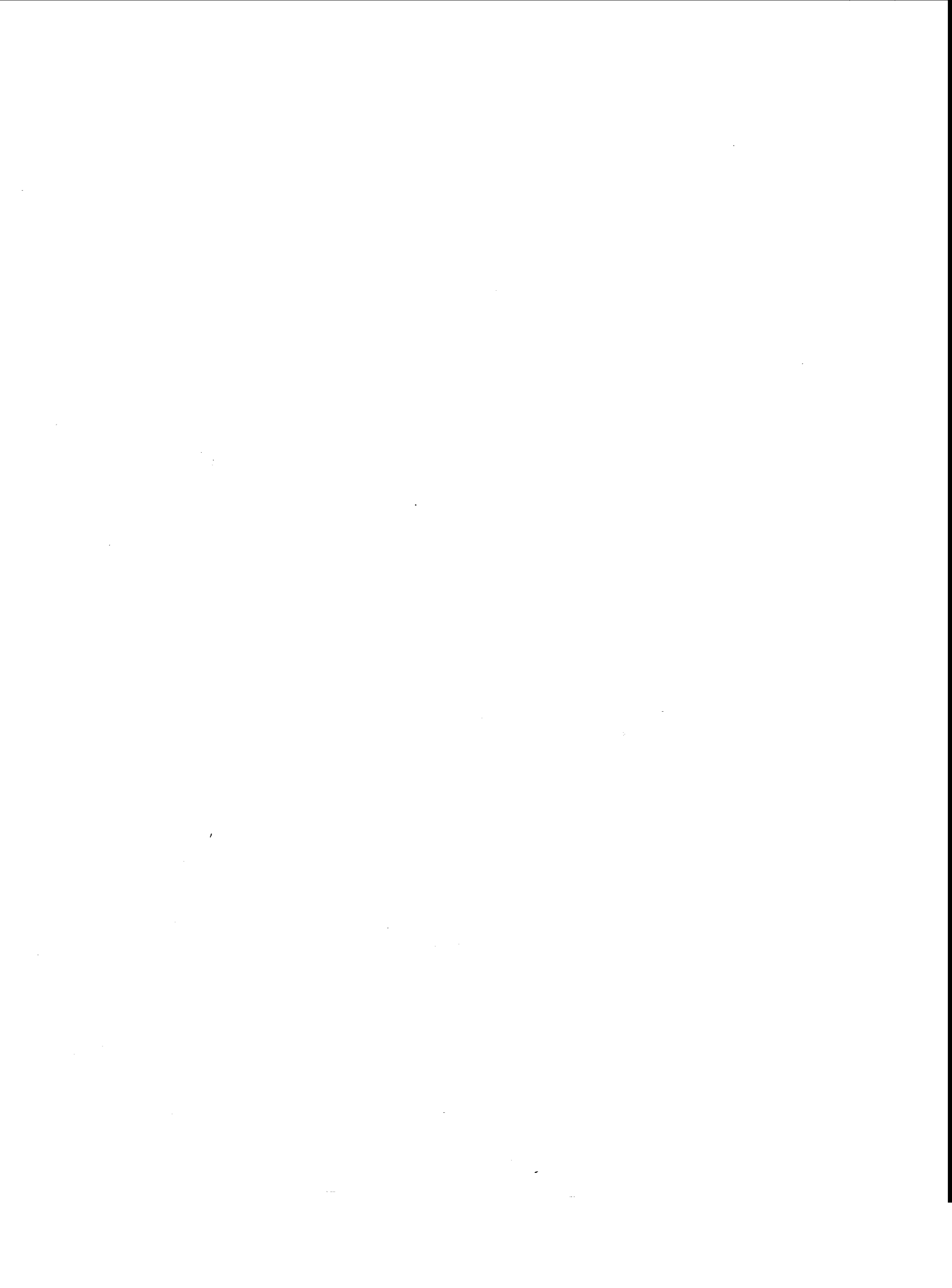
章雲蓮洋詩集次青鞵題九曲明李君實日華紫桃軒又  
壁云當門萬崑崙水九曲明李君實日華紫桃軒又  
是男女之陰地男曰九曲女曰下戶此旁行求偶蔡邕詩  
陰地常起白雲之氣以薰黃庭之間紅初名  
句見古戲贈紅茶陵人年十五隸春臺部

影本卷

壯毛賴書

宋詩鶴

鈔三年



北宋鈔古本毛詩鄭箋殘本三卷余獲于日本古寺中存  
王風第四至第六界長五寸七分幅四寸二分每半葉八  
行行十八九字細注雙行亦十八九字據經籍訪古志謂  
山井鼎撰考文未見北宋寫詩春秋唯以南宋附釋音本  
校之又曰北宋本雖殘缺亦最可貴珍也是本四卷後有  
文治二年大江公朝校畢識語文治二年當中國宋淳熙  
十三年審其字畫古雅則確是北宋鈔古本洵足寶也山  
井氏所不及見者余乃得之又甚足樂也光緒戊戌歲以  
經筵務駐洋溪鎮事頗簡暇時以阮本校之經序傳箋所  
遺字句及異字多至六百餘言均以圈點別之遺字加圈  
異字加點

毛詩序

川

多有足補唐石經相臺本之缺失者必爲六朝前古本無  
疑惟字體偶有古俗兼用蓋日本古寫書及隋唐金石文  
類如是故未敢妄易以存其真影而刊之以備經學家校  
勘貴陽陳矩識

毛詩卷第四

王黍離訪訓傳第六

毛詩國風

鄭氏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

而作是詩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

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彼黍離離彼

稷之苗而其地盡為禾黍我以乘秀離離時至

尚稷則行邁靡中心搖搖也搖搖深憂無

四

一

又

猶行道也道行知我者謂我心憂箋云知我者知我之

情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箋云謂我何求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君之則稱昊天自降鑿則稱上天據

天仁覆罔下則稱昊天自降鑿則稱上天據

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也箋云遠乎蒼天仰

懇欲其察已言也此亡國彼黍離離彼稷之

穗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行邁靡靡中心如

醉醉於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離自黍

見稷行邁靡中心如噎憂不能息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

其危難以風焉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其至哉

箋云于往也曷何也君子往行役我不雞棲于

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雞棲于埘日則夕矣羊牛

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使有君子于役如

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來

四

二

又

之何勿思箋云行役多危君子于役不日不月

曷其有佻佻會也箋云行役反无雞棲于桀日

之夕矣羊牛下括雞棲于桀為君子于役苟无

飢渴箋云苟且也且得无飢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乱世相招為祿仕全

身遠害而已祿仕者苟得祿而君子陽陽左執

簧右招我由房陽陽无所用其心中之樂也箋云

由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  
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  
友自謂也時在 其樂只且 箋云君子遭亂道不  
任有官職也 行其且樂此而已也  
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由教 陶陶和樂克也  
箋云陶陶猶陽陽也翽舞者所持所謂羽舞也  
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  
之位亦俱 其樂只且  
在樂官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也戍于母家  
周人愈思焉 愈平王思澤不行下民而久今也  
戍不暇思其鄉里之人處者也言

四

三

八

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中國  
在陳鄭之南迫近疆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  
王是以 揚之水不流束薪 興也揚激揚也箋云  
戍之 不能流移束薪與者喻平王政教煩  
急而思澤之令不行于下民 彼其之子  
不与我戍申 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也  
鄉里不与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 懷哉懷哉曷  
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般相似也 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飯哉 箋云懷安也思鄉里處者故曰今  
之哉思 揚之水不流束楚 楚木也 彼其之子不與  
之甚也 我戍甫 甫諸姜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飯哉揚之

水不流束蒲 蒲木名也箋  
許許也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飯哉  
彼其之子不与我戍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推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  
家相棄命也中谷有推曠其乾矣 興也推離也  
生於谷中傷於水也箋云興者喻人居平安之  
世猶離之生於陸性自然遇衰亂凶年猶離之  
生於谷中得水則 有女化離既其嘆矣 化別也  
病將死之也 既其嘆矣 箋云有  
女過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 既其嘆矣遇  
既然而嘆傷已見棄其恩薄也

四

四

川

人之艱難矣 艱亦難也箋云所以既然而嘆  
有推曠其脩矣 脩且 有女化離條其敝矣 條條  
也 條其敝矣遇人之不淑矣 箋云淑善也君中  
谷有推曠其濕矣 離過水則濕也箋云離之傷  
有似君子於己之恩薄徒 有女化離啜其泣矣  
用凶年深淺為厚薄耳 啜其泣矣 箋云啜者傷  
覓也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其君子素已嗟乎將  
復何與為室家乎此  
其有餘厚於君子也  
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

免爰閱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念連禍王  
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不欲覺之謂也有免  
爰爰雉離于羅與也爰爰緩意也鳥網為羅言  
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爰  
為也爰云高庶幾也言我幼雅之時我生之後逢  
此百罹尚寐无叱之羅憂也叱動也爰云我長大  
但庶幾於寐而不欲見有免爰爰雉離于羅  
動无所樂生之甚也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也我生之初尚无造也造為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四

五

尚寐无覺有免爰爰雉離于羅也我生之初  
尚无庸庸用也爰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无

開也爰云百凶者  
王搆念連禍之凶也

免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九族  
者據已上至高祖也葛藟在河之澗興也不  
下及玄孫之親也葛藟在河之澗興也不  
絕之兒也水涯曰澗葛藟在河之澗興也不  
崖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  
得王之恩施以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兄弟之同姓  
生長其子孫也已相遠矣

箋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  
族親也我謂他人為已父也族親也  
也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箋云謂他人為已父元  
也葛藟在河之澗終遠兄弟謂他人  
母箋云王又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箋云有  
無母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葛藟在河之澗澗水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  
他人昆亦莫我聞箋云不與我  
葛藟三章章六句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无大小使  
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也

四

六

川X8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葛所以為  
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箋云興彼采蕭兮  
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者也彼采蕭兮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蕭所以共祭祀也箋云彼  
也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艾者喻臣以艾所以療病  
急事使出也也箋云彼采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  
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大車檻檻





改造方好猶宜也箋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寮兮緇衣之蓆兮徹予又改作兮蓆大也箋適

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餐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

道而公弗制祭仲驟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

大乱焉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好

將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樹杞將請也仲子

四

九

川三

越也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祀木名也元折言

和傷害也箋云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

无折我樹杞喻言无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

君將与之臣請除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仲可懷也父母之

言亦可畏也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

將仲子兮无踰我牆无折我樹桑牆垣也桑木

豈敢愛之畏我諸兄諸兄公族也仲可懷也諸兄之言

亦可畏也將仲子兮无踰我園无折我樹檀檀

以樹木也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

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緇甲治兵以出于

田國人說而飯之結之言善也甲鐘也叔于田巷无居人

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无人處也豈无居

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箋云洵信也言叔

狩巷无飲酒冬獵曰狩箋云豈无飲酒不如叔

四

十

川八

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无服馬箋云適之也郊

也乘馬豈无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箋云武有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

衆也大叔于田乘乘馬公田也執轡如組兩駟

如舞駟之與服和諧中節也箋云如組叔在藪

火烈具舉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箋云

揚暴虎獻于公所禮禘宗祖也暴虎空手以持

虎也箋云獻于公所進於君

也將叔无狃戒其傷女狃習也箋云狃復也

于田乘乘黃四馬皆黃也兩服上襄兩駟雁行兩服

中央夾轅者也襄駕也上駕者言為衆

馬之最良也雁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叔在數

火烈具揚揚揚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忌辭也箋

也忌讀如彼抑磬控忌抑縱送忌驛馬曰磬止

已之子之已驛馬曰磬止兩服齊首

曰縱從禽驛白雜毛兩服齊首

馬首兩駟如手進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叔在

齊也兩駟如手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叔在

數火烈具阜阜威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慢遲也

其馬行遲發矢希抑釋棚忌抑營弓忌棚所以

矢發弓言田事畢覆天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

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

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飯高克奔陳

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

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好利者不顧其君

四

二

川上

于竟時清人在彭彭清邑也彭衛之河上

狄侵衛清人高克所師泉二牙重英河上乎翱翔

之邑也駟介馬也二牙重英河上乎翱翔

重英牙有英銜也箋云二清人在消馬介庶庶

牙齒牙夷牙也各有畫銜消河上地也

庶庶武兒也二牙重喬河上乎道遙重喬累符

所以懸毛羽也清人在軸馬介陶陶軸河上

陶驅馳充旋右抽中軍作好充旋右抽中軍作好

謂將也高克之為將久不得飯日使其御者習

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言猶道

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如濡

元忠正之臣故刺之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如濡

也洵洵也侯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

也言古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儼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渝變也

猶處也之子是子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司主

武有力豹銜緣以豹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司主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晏鮮盛兒三英三德也箋

四

三

又川

樂也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彥士之美 稱也 如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  
望焉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 遵循也祛道也  
箋云思望君子於大道中見 摻擊也祛袂也  
之則欲擊持其袂而留之也 无我惡兮不寔故  
也寔速也箋云子无惡我擊持子之袂我遵大  
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使我然  
路兮摻執子之手兮 箋云言執手 无我醜兮不  
寔好也 醜棄也箋云醜亦惡也 好猶善也子  
无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

四

三

也然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士義以刺今不說  
德而好色也 德謂士大夫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  
此夫婦相警覺以 賓客有德者 言小星  
夙興言不寐色也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已不見  
也箋云明星尚爛 將翔將翔弋鳧与鴈 開於政  
翔習射也 弋繳射也 言无事則 弋言加之与  
往弋射鳧鴈以持賓客為燕具 弋言加之与  
子宜之 宜有也箋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  
之鳧鴈我以為加豆之實与君子共肴

也 宜言飲酒与子偕老 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  
而飲酒与之俱至老親  
愛之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瑟賓主和樂无不  
言也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君子无大故不操琴  
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雜佩者珩璜琚瑪  
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歲則豫儲雜佩去則  
以送子也 與國賓客燕時雖无此物猶言之  
以致其厚意也 其君有之國將行之士大夫以  
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  
也 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問遣也箋云順  
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箋云好謂与 已同好也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

四

十四

XO三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 太  
子忽嘗有功于齊而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  
取卒以无大國之助而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忽謂鄭莊公世子也 祭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親  
仲逐之而立突也 箋云鄭人刺忽不取齊女  
同車也 蔡木槿也 箋云鄭人刺忽不取齊女  
親迎与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礼 齊女之美也 將  
翔將翔佩玉瓊琚 所以納開 彼美孟姜河美且  
都 孟姜齊之長女 都開也 箋云河信也 有女同  
行 顏如舜英 行行道也 英猶華也 箋云女始棄  
車 墻御輪三周 御者代墻也 將

翺將翺佩玉鏘鏘鏘鏘鳴玉而後行也彼美孟姜德齊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道其德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

有扶蘇隰有荷華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扶渠也其華莖莖言高下大小

各得其宜也箋云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入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

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用臣顛倒失其所也

世之笑好者也狂人也且詩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觀于都乃反往觀狂醜之人以興忽

四

十五

又

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也山有橋松隰有游龍龍紅草也箋云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

喻忽無思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其養臣顛倒失其所也

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箋云人之好忠良之實也

不往觀于充乃反往觀狡童狡童有說而無

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擗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為和也君臣各失和

其禮不相擗兮擗兮風其吹女興也擗稿也

倡和也臣待君倡而後

和也箋云橋者謂木葉也木葉稿待風興者風喻号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也

擗兮二章章四句

擗兮擗兮風其漂女漂猶吹也

擗兮擗兮風其吹也擗猶吹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權命祭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昭公有壯狡之志箋云不與我

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維子之故使我不

四

十六

川上川

能餐兮憂懼不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不與賢人共食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憂懼不能逸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寒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

也狂童恣行謂突也與忽爭國子惠思我寒裳

涉漆惠愛也漆水名也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

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箋

擗兮擗兮風其吹女興也擗稿也

擗兮擗兮風其吹女興也擗稿也

言元他人者先鸞齊晉  
宋衛後之荆楚也  
狂行故使我言此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也名子不我思豈无他士  
也士事也箋云他士猶他  
士之上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刺乱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  
女不隨婚嫁之道謂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  
豐也巷門外也箋云子謂親迎者如我將嫁  
者也有親迎我者而兒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

四

六

川文

門而待我悔予不送兮  
於巷中也不送則為異人之色  
後不得獨而更思之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  
昌盛壯兒也箋云堂當為根  
也箋云將衣錦娶衣裳錦娶裳  
亦送也蓋以禪穀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  
焉為其文之太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純  
衣縵也叔兮伯兮駕予与行  
言此者以前之悔今  
則叔也伯也來迎已  
者從之志又易也  
裳錦娶衣裳錦娶衣叔兮  
伯兮駕予与飯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荆乱也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荆亂在阪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  
女之際近則如東門之外有墠墠而難至則如荻  
在阪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墠墠也邊有阪茅蒐  
生焉茅蒐之為難淺矣易越  
而出也此女欲奔男之辭也其室則途其人甚  
遠近謂所得礼則近不得礼則遠也箋云其室  
來則為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栗行上之栗也踐  
遠也也東門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豈不尔思  
而甘者春也故女以自云之喻也

四

文

八〇八

子不我即 即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  
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乱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  
雨淒淒鷄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鷄猶守  
君子雖居乱世不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夷說也  
變改其節度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夷說也  
而見之云何風雨瀟瀟鷄鳴膠膠瀟瀟暴疾也  
而心不說風雨瀟瀟鷄鳴膠膠瀟瀟猶喈喈  
也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瘳愈風雨如晦鷄鳴不  
已晦昏也箋云已止也鷄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喜也  
不為如晦而止不鳴既見君子云胡不喜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

言可以校。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也。學子

正道藝。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縱我不往子

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禮樂誦之歌

窈不嗣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書。禮樂誦之歌

音聲問於我。我以青青子衿悠悠我思。佩玉

思責其忘已也。青青子衿悠悠我思。佩玉

瓊珉而青。縱我不往子衿不來。不來者言不挑

兮達兮在城闕兮。挑達往來相見。見兒乘城而見

關也。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

好登高見於城。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

廢。箋云。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可一日而

獨學而無文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揚之水。閔无臣也。君子閔忽之。无忠臣。良士終

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揚之水不流束楚。揚也。激揚

之水也。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激揚之水

以喻忽政。教亂促不能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

也。下。終鮮兄弟。維予与女。箋云。鮮寡也。忽兄弟

四

十九

川文士

女。誰。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二人同心也。箋云。二人者。我身与女。忽也。无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

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公。子五爭者。謂子突

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謂如雲。衆多也。箋云。有女

如雲。從風東西。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思不存乎

者。皆非我思所存也。縞衣綦巾。聊樂我負。白也

男服也。綦。中蒼。父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

箋云。縞。衣。綦。巾。已所為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

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也。故。言。且

留。樂。我。負。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

以。衣。巾。之。恩。不。出。其。閨。闈。有。女。如。茶。閨。曲。城

臺。也。茶。茶。茶。文。也。出。其。閨。闈。有。女。如。茶。閨。曲。城

臺。也。茶。茶。茶。文。也。出。其。閨。闈。有。女。如。茶。閨。曲。城

臺。也。茶。茶。茶。文。也。出。其。閨。闈。有。女。如。茶。閨。曲。城

臺。也。茶。茶。茶。文。也。出。其。閨。闈。有。女。如。茶。閨。曲。城

臺。也。茶。茶。茶。文。也。出。其。閨。闈。有。女。如。茶。閨。曲。城

四

三

人。〇。川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為樂心欲留之言也

也。聊可與娛。且可留與我

也。縞衣如蘆。聊可與娛。若蘆。茅。蒐。之。深。女。服。也

也。縞衣如蘆。聊可與娛。若蘆。茅。蒐。之。深。女。服。也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子之潤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會也野有蔓草露漙漙兮興也野四郊之外也漙漙也野有蔓草零露漙漙興也野四郊之外也漙漙也也箋云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為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无夫家者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者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也野有蔓草零露瀼瀼瀼瀼盛貌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臧善也

四

三

川言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救猶止也乱者士与女合會溱洧之土也溱与洧方渙渙兮溱洧鄭兩水名也渙渙春水盛也箋云仲春之時冰已釋水則渙渙然也維士与女方秉蘭兮蘭也箋云男女相棄各无匹耦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為溱洧溱洧行女曰觀乎士曰既且箋云女曰觀乎欲与士觀於寬閒之處也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訏大也既已也士曰已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大也也箋云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

維士与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芍藥香草箋云伊因也士

与女往觀因相与戲謔行夫婦之事其離別則送士以芍藥結恩情也溱与洧渌其清矣渌深也士与女殷其盈矣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与女伊其將謔贈之以芍藥箋云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二章二百八十三句

四

三

一八八

毛詩卷第四

文治二年二月廿日比校了

大正三朝

毛詩卷第五

齊鷄鳴詁訓傳第八 毛詩國風 鄭氏箋



鷄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

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鷄既鳴矣朝既盈矣

而夫人作也朝盈而君作也箋云鷄鳴匪鷄則

鳴蒼蠅之聲人以蒼蠅聲為遠鷄鳴則起早於

常禮也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東方明則夫人

則君聽朝箋云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匪東方

則明月出之光見月出之光以為東方明也箋

則朝亦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君子亦不忘其

敬也箋云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也我且

猶樂與君子同而夢言親愛之元已會且

飯矣无庶予子憎君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

庶予子憎无見惡於夫也箋云庶衆也蟲飛

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

鷄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无厭國人

化之逐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焉閑於馳逐

謂之好焉荒謂政事也子之還兮遭我乎狃之間

兮還便捷之兒也狃山名也箋云子也我並驅

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從逐也箋云並併也

我儂譽之也併驅而逐二獸子則揖耦我謂子之茂

兮遭我乎狃之道兮茂美也並驅從兩牡兮揖

我謂我好兮箋云譽之言好者子之昌兮遭我

乎狃之陽兮昌盛也箋云並驅從兩狼兮揖我

謂我臧兮狼獸名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時不親迎故陳親俟我

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俟待也門屏之間曰

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

子揖也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謂所

以縣瑱者或名為纁纁之人君則五色臣則尚

之以瓊華乎而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箋云尚猶飾

謂瑱也人君以玉為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統之末所

五

二

川文



乎而青青也箋云待我於庭謂我於庭時也尚之以瓊我於庭時也青統之青者也

瑩乎而瓊瑩美石似玉者也侯我於服也箋云石色似瓊似瑩者也

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黃黃玉也尚之以黃統之黃者也

瓊英乎而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瓊瑩耳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

礼化之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與也

東方人君明盛无不照察也姝者初昏之兒也箋云言東方之日者戀之乎耳有姝姝然美好

五

三

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為室家我无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與者喻君不明

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履禮也箋云即就也在我室者今者之子不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兮

以禮來也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兮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

也闈門內也箋云日以與君月以與臣月在東

方亦言在我闈兮履我發兮來則我行而與之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无節也朝廷興居而无節度号令

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号令猶召呼也挈壺氏掌漏刻者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挈壺

明而以為明故羣臣促遽顛倒氏失其漏刻之節東方未

召之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與東

方未晞顛倒裳衣始升也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今告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柳柔脆之木樊藩也

藩圃无益於禁矣瞿瞿无守之兒也古者有挈

壺氏掌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云柳木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言不任其變者恒失節數也

五

四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

惡作詩而去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是

之公与夫人如齊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

彭生乘車而搯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

然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糴于祝丘又如齊師

桓公不能禁制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齊南山也

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

隨綏綏然无別失陰陽之匹矣箋云雄狐行求

匹耦於南山之上形兒綏綏然與者喻襄公居

人君之尊位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其

如狐尔。魯道有蕩齊子由飯。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箋云：婦人謂嫁曰飯。言文姜既以既曰飯止曷又懷止。懷禮從此道嫁于魯侯也。既曰飯止曷又懷止。魯侯矣。何復來為乎？其來也。葛屨五兩冠綌。雙止。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姓婦及傳姆同處冠。綌喻襄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履不宜同處猶襄公與文姜不宜為夫婦之道也。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庸用。既曰庸止曷又從止。箋云：此言文姜既用此道嫁于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為淫泆之行乎？蕝麻如之何。衡從其故。蕝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也。然後得麻也。箋云：樹麻。

五

五

八川又

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必告父母廟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之廟。此之謂告也。既曰告止曷又鞠止。鞠窮也。箋云：鞠盈也。魯侯盈從令至于齊乎。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克能又非魯桓公也。析薪如之何匪媒不得。箋云：此言欲析薪也。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箋云：此必待斧乃能也。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箋云：此若必待媒也。既曰得止曷又極止。極止也。箋云：女乃得之也。既曰得止曷又極止。極止也。箋云：女何不禁止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公也。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无礼義而求大功不脩其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无田甫田維莠騫騫。騫與也。甫大也。天田過度而无田甫田維莠騫騫。人功終不能獲也。箋云：興者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无思遠人勞心忉忉。切切憂勞也。箋云：言无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切切耳。无田甫田維莠桀桀。桀桀猶无思遠人勞心怛怛。怛猶切切也。婉兮變兮。總角弁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兒總角聚兩髦也。弁幼稱也。弁冠也。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无幾何可以立功致治猶是婉變之。

五

六

川三十一

童子少自脩飾。弁然而幼雅見之。无幾何突耳加冠為成人也。甫田三章章四句。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畢射也。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令令。纓環。射也。言人君能有美。順時遊田。与百姓共其樂。同其獲。盧重環。重環。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說令然。盧重環。子母也。其人美且鬢。鬢好兒也。箋云：鬢。盧重環。二也。其人美且德。德才也。箋云：才多之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筭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

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敝筭在梁其魚魴

魚與也魴鰓大魚也箋云鰓魚子也魴也鰓也

者喻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齊子飯止其從

如雲文姜初嫁于魯桓公之時其從者之心意

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為惡也敝筭在

梁其魚魴魚魴似魴而弱鱗云齊子飯止其從

五

七

如雨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婦之善惡亦文

使所敝筭在梁其魚唯唯唯唯出入不制如箋

免齊子飯止其從如水水喻衆也箋云水之性

善惡在文姜也

敝筭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无礼義故盛其車服疾驅

於通道大都与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載驅薄薄簞茀朱韜

薄薄疾驅也簞方文席也

車也朱韜者言有朱革之質而羽飭也箋魯道

有蕩齊子發夕既无礼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

魯竟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少四驪濟濟垂轡

由之往會焉曾无愁取之色也

淵淵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兒也垂轡轡之

乘是四驪而未徒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於樂

易然也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汶水湯

湯行人彭彭湯湯大兒也彭彭多兒也箋云汶

五

八

人儻儻德儻來兒也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

然而不能以礼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

侯之子焉猗嗟昌兮頌而長兮猗嗟歎辭也昌

好兒抑若揚兮抑美色也美目揚兮好目揚

巧趨踰兮射則臧兮捷巧趨兒也猗嗟名兮美

目清兮下為清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

正兮展我甥兮 二尺曰正外孫曰甥箋云成備  
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  
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容克  
技藝如此誠我齊侯之子也言 **猗嗟變兮** 變壯  
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也 **猗嗟變兮** 變壯  
**清揚婉兮** 婉好眉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貫齊也  
箋云選者謂於倫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四矢乘  
等最上貫習也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四矢乘  
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  
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蒙其能禦四方之國亂  
也者

猗嗟三章章六句

五

九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毛詩國風 鄭氏箋

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

褊褊急而无德教以將之 箋云儉而無德

糾葛屨可以履霜 糾糾猶繚繞也夏葛屨冬皮

謂葛屨可以履霜 謂葛屨可以履霜魏俗至冬猶

裳 按按猶猶織織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

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 要之裌之好

人服之 要也也裌起領也好人好女子之人箋  
整治之謂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提提安**  
辟象揅所以為飾也箋云婦新至慎於威儀如  
非禮之 **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者是其君心褊急  
無德教使之余 我是以刺之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子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 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也

五

十

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 **彼其之子美无度** 云

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 **美无度殊異乎公路**

路車也箋云是子之德美信无度矣雖然其采

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輅車庶

輅車之族是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 桑親蠶

事 **彼其之子美如英** 萬人 **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公行從公之行也箋云從公 **彼汾一曲言采其**

蕢 蕢水也 **彼其之子美如玉** 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公族公屬箋云公族 主君同姓昭穆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  
嗇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而故作是  
詩也園有桃其實之穀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  
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心  
不施德教民无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  
之憂矣我歌且謠我心憂君之行如我故歌  
謠以此寫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箋云士事也  
我憂矣於君事驕逸故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謂我

五

十一

川文

欲何為乎箋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  
為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  
我子於此心之憂矣其誰知之箋云如是則衆  
憂之何乎心之憂矣其誰知之箋云如是則衆  
為者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者則宜无復思念之  
自止也衆不信我或時謂我誇君使我得罪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也  
心之憂矣聊以行國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我  
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聊出於國中謂  
我於君事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  
无中正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小迫而數見侵  
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你是詩也  
者為大國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箋云草木曰岵  
所微發也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箋云孝子行役  
以遙瞻望其父所在之處也父曰嗟子子行役  
夙夜无已箋云予我夙夜無解倦之也上慎旃哉猶來  
无止旃謂在軍事作部列時也  
兮瞻望母兮思母之戒而登此山而望之也母曰嗟

五

十二

川文

予季行役夙夜无寐季少子也无上慎旃哉猶  
來无棄也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子弟  
行役夙夜必偕偕俱上慎旃哉猶來无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无所居焉十  
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閑閑然男女无別往來  
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行与子還兮或來還者  
者閑閑然削小之甚行与子還兮或來還者  
千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泄泄多人行与子逝兮

箋云逝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无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也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坎坎伐檀聲寘也干厓也風行而水清且漣漪也箋云是謂君不稼不畷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種之曰畷一夫之居曰廛貍獸名也箋云是謂在位貪鄙无功而受祿者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

五

十三

川名又

何也格子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也箋云彼之人任有功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輻輻也側猶也直直波也稼不畷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億萬曰特箋云十萬曰億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輻可以為車輪也漘厓也小風水不稼不畷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鶉小鳥也

君子兮不素飧兮熟食曰飧箋云珍讀如魚珍之珍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鼠碩鼠无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貫事也箋云碩大也女无復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无教令恩德來者顧我又疾其不脩政也古者三年大比逝將去汝適彼樂土也往矣將民或於是徙也逝將去汝適彼樂土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爰曰也樂土有德之國

五

十四

川川三

也碩鼠碩鼠无食我麥三歲貫汝莫我肯德不肯施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於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直得其直道也碩鼠碩鼠无食我苗苗嘉三歲貫汝莫我肯勞勞來我也逝將去女適彼樂郊箋云野樂郊樂郊誰之詠號呼也箋云之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无憂苦也碩鼠三章章八句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毛詩卷第五

毛詩卷第六

唐蟋蟀 詁訓傳第十 毛詩國風鄭氏箋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  
閔之欲其及時以礼自虞樂也此晉也而  
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礼乃  
有堯之遺風焉 憂深思遠謂究其死 蟋蟀  
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除也 蟋蟀  
九月在堂聿遂也除去也箋云我我僖公也  
也蓋在堂歲時之候也是時農功畢君可

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  
為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夫計耦耕之事  
也 无已太康職思其居 已甚也康樂也職  
自樂而元甚大樂欲其用礼為節也又當  
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也  
好樂无荒良士瞿瞿 荒大也瞿然顧礼  
也良善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乱政事  
也當如善士之瞿瞿然顧礼義之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邁行也 无已太康職思其外 外礼樂之外也  
也 好樂无荒良士蹶蹶 蹶蹶動而 蟋蟀  
境也 敏於事也



在堂役車其休 箋云庶人乘役車役車休  
今我不樂日月其惱 惱過也 无已太康職思  
其憂 憂可憂也箋云憂者謂 好樂无荒良  
士休休 休休樂道之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其道以正其  
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  
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

六

二

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是詩以刺之  
也山有樞隰有榆 興也樞莖也國君有財皆  
用其子有衣裳弗曳弗委子有車馬弗馳  
弗驅 妻亦也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宛死兒愉  
讀曰偷 偷取也 山有栲隰有杻 栲山栲杻山杻 子有廷內  
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洒灑也考擊也 宛其  
死矣他人是保 保安也箋云 山有漆隰有  
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君子无大故琴瑟不離於側也



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箋云永宛其死矣他

人入室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

盛疆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飯沃焉封沃

叔父桓叔于曲沃也曲沃揚之水白石鑿

晉之邑也鑿與也鑿鑿然鮮明也

民得喻桓叔盛疆除民所惡素衣朱襮從子

于沃裸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

以綃黼為領以丹朱為綃黼也國人欲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箋云君子揚之水白石皓

皓也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揚之水白石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言元憂揚之水白石

艸有善政令也不敢以告人敢以告人

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疆能脩

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椒

聊之實蕃衍盈升興也椒聊椒也箋云椒

君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與者喻桓叔

碩謂壯兒佼好也大謂德美椒聊且遠條

廣博也無朋平均元朋黨也椒聊且遠條

且似桓叔之德彌廣博之日也遠長

實蕃衍盈掬兩手曰掬彼

己之子碩大且篤篤厚椒聊且遠條且馨

之遠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網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也網繆束薪三星在天與也

猶纏綿也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

三星在天禮而成婚若斯寡待人事而後束也

也心星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

嫁娶之時也今我來薪於野乃見其在天

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今夕何夕見  
 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也箋云今夕何夕者言  
 此良人此夕何月之夕乎而欲以見良  
 人故言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子兮者嗟  
 非其時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子兮者嗟  
 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也何箋云陰綱繆  
 束芻三星在隅隅謂東南隅也箋云心星在  
 也今夕何夕見此邈邈之免也子兮子  
 兮如此邈邈何綱繆束楚三星在戶正月  
 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也今夕何夕見此

六 五 川 川 三

繫者三女為繫大夫一妻子兮子兮如此  
 繫者二妻也也

網繆三章章六句

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實離散

獸居而无兄弟將為沃所并余有杖之杜

其葉湑湑興也林特生免也杜赤棠也獸

行踴踴豈无他人不如我同父親也踴踴无所

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獸行於  
 國中踴踴然言此豈无異姓之臣乎願思

親親之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箋云君所  
 謂異姓卿大夫也此輔也此人无兄弟胡  
 不飲焉飲助也箋云異姓卿大夫汝見君  
 也也有杖之杜其葉菁菁菁菁葉盛貌也  
 也也獸行裒裒豈无他人不如我同姓裒  
 无所依也同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  
 弟胡不飲焉

杖杜二章章九句

六 六 川 八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之人不恤其

民也恤憂也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祛袂

末不同在位与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

不相親比之免也箋云羔裘豹祛在位卿

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

然有恃惡之心不恤我之困告也也豈无

他人維子之故箋云此民卿大夫采芣之

往者乎我不去者乃羔裘豹褻自我人究

究褻猶祛也豈无他人維子之好箋云  
 去而飯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  
 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鴉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  
從政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大亂五世  
也昭公也孝侯也鄂侯  
也哀侯也孝侯也鄂侯肅肅鴉羽集于苞  
也與也肅肅鴉羽聲也集止也苞種也  
羽杆也鴉之性不樹止箋云興者喻君子  
當居安平之處今下從政役其為危苦如  
鴉之樹止然積者根相迫連相致也  
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怙盬不攻  
恃也箋云藝樹也我迫王事无攻致也怙  
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今我父

六 七

母將何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箋云曷何也何  
怙乎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  
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箋云極  
肅肅鴉行集于苞桑行翻王事靡盬不能  
藝稻梁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鴉羽三章章七句  
无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年并晉國其大  
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天子

是時使 豈曰无衣七兮侯伯之礼少命冕  
來者七章之衣乎晉舊 服七章箋云我豈  
无是七章之衣乎晉舊 不如子之衣安且  
有之非新命之服也 天子則不成為國君  
吉兮 箋云武公初并晉 國心未自安故以  
得命服 豈曰无衣六兮 天子之卿六命車  
為安也 豈曰无衣六兮 天子之卿六命車  
箋云變七言六者謙也 不敢必當侯伯得  
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命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燠 煖也

无衣二章章三句

有林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

六 八

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林之杜生于道左與也道之陽人所宜  
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  
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  
寡也與者在位君子不敏似乎特生之杜然  
與之在位君子不敏似乎特生之杜然  
彼君子兮嗟肯適我嗟逮也箋云肯可適  
於此國皆可來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  
與比其不來者君不求之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箋云曷何也言中心  
當盡礼極歡 有林之杜生于道周周曲也  
以待之

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也遊觀中心之好曷飲食之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葛生刺晉獻公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

六

九

川川

葛生蒙棘欽蔓于域域營予美亡此誰與也葛生延而蒙楚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興也苓大苦也首陽

六

十

川川

采苓首陽之東對菜人之為言苟亦无從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鄰衆車聲也未見

君子寺人之令寺人內小臣也箋云欲見

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阪有漆濕有栗興也阪者曰

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既見君子竝坐鼓

六

十一

琴又見其禮樂馬箋云既見既見秦仲也

今者不樂逝者其耄耄老也八十曰耄箋

朝自樂謂仕焉而去在他國阪有桑隰

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簧笙也今者不樂

逝者其亡亡喪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賦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

樂焉始命命為諸侯也秦始附庸也

駟賦孔阜六轡在手賦驥阜大也箋云四

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能以下者冬獵曰狩

也此云媚於上下謂使君臣和合奉時辰

壯辰壯孔碩春秋獻鹿豕羣獸箋云奉是

甚肥壯者謂虞人也時壯公曰左之舍拔則

獲拔矢末也箋云左之舍拔則獲言公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田則克獲者乃遊于

北園之時時則已輶車鸞鑣載猷猷驕

六

十二

也猷猷驕田犬也長喙曰猷短喙曰猷驕

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

之也此皆遊於北園時所為也

駟賦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

方疆而往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

能閱其君子焉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

外內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

小戎伐收五檠梁輶收小戎兵車也伐淺也

歷錄也梁軒上勾衡也一輛五束束游  
 有歷錄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游  
 環脅驅陰鞞塗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  
 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也鞞所以引也  
 塗白金也續鞞也箋云游環在背上引也  
 常處貫駟馬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  
 服馬之外鞞所以止駟馬之入揜在軾  
 前垂鞞上塗續白金茵暢鞞駕我駟馬  
 金銜續鞞之環文茵暢鞞駕我駟馬  
 虎皮也暢鞞長轡也駟文也左足  
 白曰鼻箋云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言念  
 君子溫其如玉性溫言我念君子之  
 在其板屋亂我心曲西戎板屋箋云心曲  
 亂也此上四句者婦  
 人所用閔其君子  
 四牡孔阜六轡在

手駟駟是中駟驪是驂黃馬黑喙曰駟箋  
 中中服也龍盾之合塗以艘軻龍盾畫龍  
 駟兩駟也龍盾之合塗以艘軻龍盾畫龍  
 合而載之軸駟內轡也箋云塗以艘軻  
 軸之艘以白金為飾也軸繫於軾前  
 念君子溫其在邑在敵也方何為期胡然我  
 念之箋云方今以何時為還期乎  
 孔羣也鑄錡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  
 兒箋云伐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介甲

也甚羣者言和調也蒙也討雜  
 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龍也  
 膺交鞞二弓竹閉緄膝也膺馬帶也鞞  
 交二弓於鞞中也閉緄緄繩也  
 約也箋云鏤膺有刻金飾也  
 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厭厭安靜  
 知也箋云此既閑其君子  
 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  
 小戎三章章十句  
 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无以固其  
 國焉秦處周之舊土其人民被周之德教  
 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

禮法故國  
 人未服焉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  
 興也兼葭蘆也蒼蒼  
 盛也白露凝戾為霜  
 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箋云兼葭  
 在眾草之中蒼蒼然疆盛至白露凝戾為霜  
 則成而黃興者喻眾民之不從襄所謂伊  
 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  
 人在水一方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  
 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  
 溯洄從之道阻且  
 之一邊假喻以言遠  
 溯洄從之莫能以至也  
 長逆洄而上曰溯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  
 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順禮求濟道

來迎之箋云宛坐見兒以敬  
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  
蒹葭淒淒

白露未晞淒淒猶蒼蒼也晞乾  
所謂伊人

在水之湄湄水也溯洄從之道阻且躋躋升也

難至如升阪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謂伊人在水之涘涘厓也溯洄從之道阻且

謂伊人在水之涘涘厓也溯洄從之道阻且

右右出其右也箋云溯游從之宛在水中

右右者言其迂迴也溯游從之宛在水中

汜汜小渚也溯游從之宛在水中

六 十五 川川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

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興也終南周之名山

宜宜以戒不冝也箋云問何有者意以為名

山山高大冝有茂木也興者喻人君有盛德

有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君子至止錦衣狐

裘裘錦衣也此之謂戒勸君子至止錦衣狐

衣衣以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箋云渥厚漬也

丹言赤而澤也其君  
也我儀克尊嚴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

堂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箋云基也堂

名名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

備謂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裒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

作是詩也三良三善臣也謂奄息仲行

交交黃鳥止于棘棘興也交交小兒黃鳥以

六 川川

命終亦得其所箋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

已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與者喻臣之事君

亦亦然冷穆公使臣從死刺其誰從穆公子

不得黃鳥止于棘棘之本意誰從穆公子

車奄息言誰從穆公者傷之維此奄息百

夫之特乃特百夫之德箋云臨其穴惴惴

其慄惴惴懼也箋云穴謂塚壙中也秦人

慄慄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為之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言彼蒼者天之愆

猶為之惜善人之甚死交交黃鳥止于桑

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箋云仲行字也維此仲行百

夫之防防比也箋云防猶當臨其穴惴惴

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

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

鉞虎維此鉞虎百夫之禦禦當臨其穴惴

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

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六

十七

川文三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

焉

駮彼晨風鬱鬱彼北林興也駮疾飛也晨風

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駮疾也北林林

晨風之飛入北林箋云先君謂穆公未見

君子憂心欽欽言穆公始求見賢者之時

思望而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

公之意貴康公如何如山有苞櫟隰有

何手女忘我之事實多山有苞櫟隰有

六駮櫟木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箋云山

者亦國家所宜有之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樹檉檉唐棣

也羅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

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

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

兵而不与民同欲焉

豈曰无衣与子同袍興也袍襦也上与百姓

六

八

川文三

其死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王

于興師脩我戈矛与子同仇戈長六尺六

天下有道則札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

箋云于於也愈耦曰仇君不与我同欲而

于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 豈曰无衣

与子同澤澤潤澤也箋云澤王于興師脩

我矛戟与子偕作作起也箋云豈曰无

衣与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与子偕

行行往



无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  
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  
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  
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  
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母之昆弟曰舅箋云  
渭水名也秦是時都  
離至渭陽者蓋東行  
送舅氏於咸陽之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六

十九

川上

贈送也乘黃四馬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  
之瓊瑰玉珮瓊瑰石  
而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与賢者有  
始而无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  
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  
我厚設礼食大具以  
食我其意勤然今也每食无餘箋云  
君今過我薄其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也  
食我纒足耳

也於我乎每食四簋四簋黍  
稷稻粱今也每食  
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毛詩卷第六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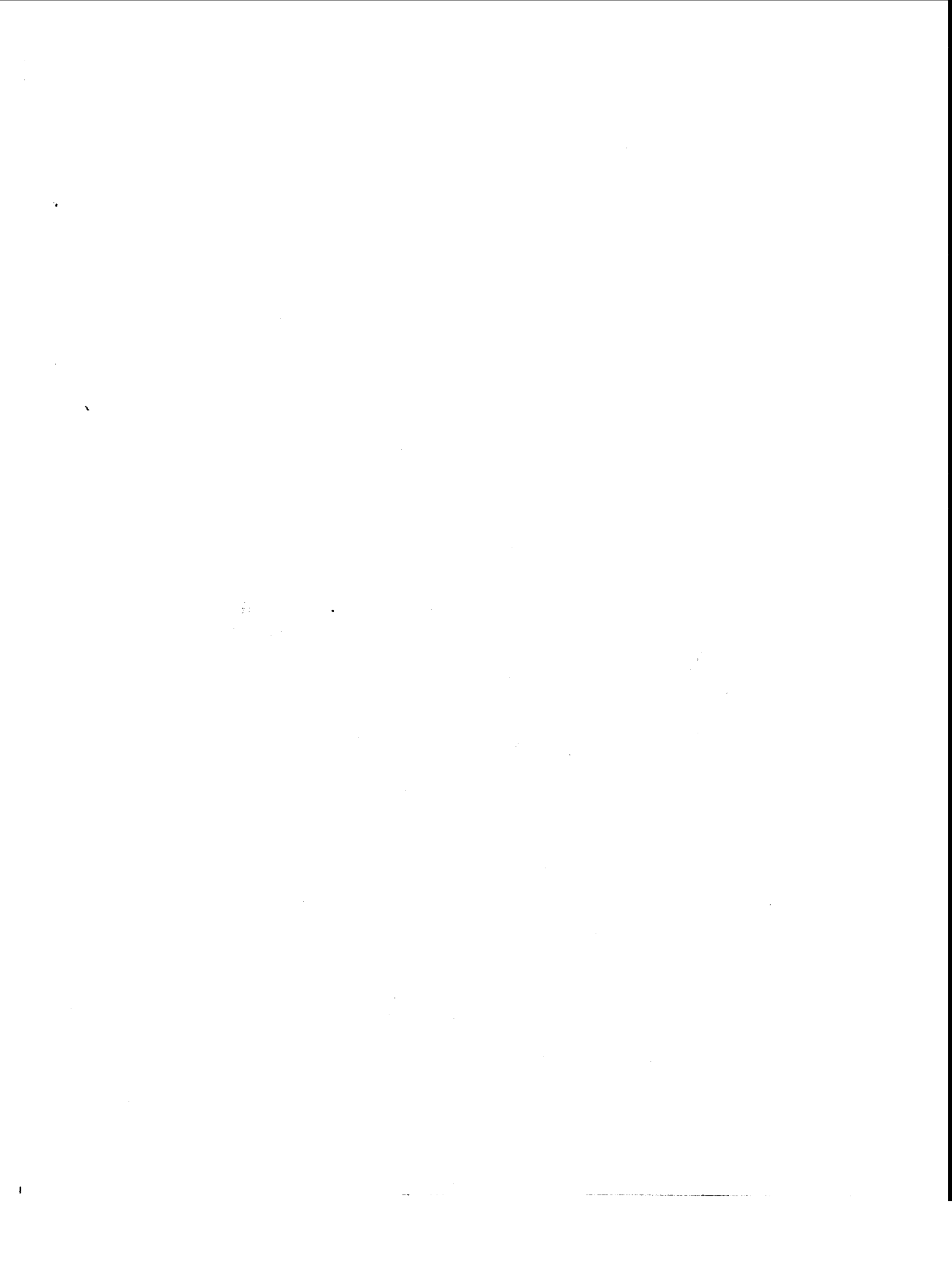
二十

川上

楊至堂先生鑒定

鄭氏詩譜攷正

南河節署彙版



鄭氏詩譜攷正敘

昔孟子言誦詩讀書曰論其世書分四代世系易明詩則  
詠歌所寄興象深微非如書之實事可據也漢儒言詩之  
世者韓詩譜見於隋志久佚不傳它書間引齊魯韓之說  
以關雎為康王時詩以鼓鐘為昭王時詩以商頌為宋襄  
公時詩以燕燕為衛獻公時詩多違塾不合經典獨毛公  
之故後出其學最古大儒鄭君信而好之就傳為箋又据  
太史年表及春秋纂為詩譜自是言詩之世者略知所歸  
鄭世次悉依毛序惟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改為刺厲王案  
漢書谷永傳閭妻騎爛日以不戚顏監注稱魯詩十月之  
交篇閭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則知箋義本於  
申公非康成之肌說也隋經籍志鄭譜二卷太叔求及劉  
炫注徐整毛詩譜三卷釋文序錄鄭譜二卷徐整暢太叔  
裘隱古求裘通用大東箋裘當作求可證國史志謂求字  
說非也玉海藝文類引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  
農此序不傳或謂今詩譜序為宋均作因玉海連引致誤  
其實序乃鄭君自作也釋文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  
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  
公大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為  
河閒獻王博士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即徐整暢

敘

一

敘

二

文續漢書郡國志注引毛詩譜注曲沃在縣東北數里與  
晉相去六七百里疑即劉光伯注文胡三省通鑑注引孔  
穎達毛詩譜云周原者岐山陽地屬杜陽地形險阻而原  
田肥美杜陽漢縣屬扶風有杜陽山山北有杜陽谷唐志  
不載孔氏詩譜今周南召南疏謂岐山屬美陽作杜陽者  
誤不知冲遠此譜何以復云爾也自唐正義以鄭譜冠於  
各篇之首而其旁行之譜浸以失傳正義引譜云魯人大  
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  
博士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  
子夏毛公合作又引譜云蟋蟀至下泉四篇其公時作劉  
昭續漢志補注引鄭譜外方之山即嵩也今鄭譜皆無此  
文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說正義曰譜云孟仲子子思弟  
子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論詩於穆不似天作傳以此  
訂大王文王之道正義曰譜云參訂時驗是訂為比並之  
言也此皆疏釋故訓蓋旁行譜中閒引毛公傳故有申毛  
之文陸元朗引衛譜云衛在汲郡朝歌縣文選魏都賦劉  
淵林注引詩譜云魏地畢昴之分野下又引虞舜所都之  
地與今譜正同而脫此首句是不獨旁行之譜不可復見  
即正義所載譜文亦未免有佚脫也宋歐陽文忠公奉使  
絳州得殘缺鄭譜因加考訂補譜十有五補文字二百七

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爲詩譜補正然其所得之譜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闕乃不如正義所載之完其後序稱國譜旁行尤易爲訛外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序則知絳州之序爛滅特甚其增損塗乙或出於歐公之改削而不盡爲康成之舊觀故前所列鄭譜佚文補正亦無之也竊嘗取其譜而尋繹之槍鄭同爲一譜與風別爲二不合王風次在幽後與變風次第不合頗疑其違失鄭旨及考正義謂既譜鄭事然後譜鄭始悟鄭在鄭上今槍譜末云其國北鄰於號文勢不完下接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爲桓公及滅號鄭之事首尾聯貫本爲一篇唐孔氏引

三

王之時而譜中不列定之方中又魏譜脫陟帖秦譜脫車鄰黃鳥雅譜脫鹿鳴魚麗皇矣且序謂補譜十五今數之僅得十二而三頌之譜闕如此歐公之書所以不能無疑也蒙竊慨鄭學之廢墜猶幸各譜正義備言鄭氏左方世次尙可据依用敢排比鉤稽緝爲斯譜錄正義所載諸文弁諸首雖次第略依歐本而辨論加詳不欲因陋就簡必取證於箋疏以還鄭君之舊又據太史年表自共和以來上溯厲王元年下訖定王八年陳靈之亂而詩以別爲總譜以附於後俾令後之學者循覽易明於以驗時運之推移考政治之得失亦論世之一助也

敘

四

嘉慶庚辰年八月初七日淮安山陽丁晏敘

男壽同校字

詩譜序

漢北海鄭司農撰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遠於高辛其時有  
凶載籍亦茂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混棄靡有子遺邇  
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  
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  
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  
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其財至於大王  
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  
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

原序

王

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  
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  
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享齊哀公夷身失禮之  
後邨不尊賢自是而後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  
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  
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  
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  
變雅以為勸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  
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  
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

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  
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  
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  
亦有樂於是歟

原序

木

詩譜 漢鄭元撰 宋歐陽修補正 山陽丁晏重編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  
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幽始  
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  
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  
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  
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  
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  
鄭氏詩譜攷正

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  
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  
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初古  
公賈父聿來胥宇爰及美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妣嗣  
徽晉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  
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  
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  
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  
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

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為節今無  
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  
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  
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  
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  
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  
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  
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  
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卜國猶邦滕紀  
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鄭氏詩譜攷正

文王

武王

關雎

甘棠

葛覃

卷耳

樛木

蟋斯

桃夭

兔置

采芣

漢廣

正義鄭志趙商問  
甘棠行露之詩美  
召伯之功案以為  
當文王與紂之時  
不審召公何得為  
伯答曰甘棠之詩  
召伯自明誰云文  
王與紂之時乎至  
行露屬箋義云其  
亂之俗微貞信之  
教興若當武王時  
被召南之化久矣  
殺亂之俗已銷矣  
得云微云此文正  
時也序義云召伯  
聽訟者從後錄之

序文王之禮被於  
南國美材時注風  
偏於天下雖江漢  
之域先受文王之  
教

其意是以云然西  
鄭此答明甘棠與  
之所云美其為伯  
之功謂武王時也

汝墳

序文王之化行乎  
汝墳之民愛言此  
婦人感文王之  
化原乎其君子

平王之孫傳平正  
也武王女女王孫  
正義曰武王伐付  
乃封太公為齊侯  
經云齊侯之子太  
公已封於齊故知  
武王  
時作

麟趾

鵲巢

采芣

草蟲

鄭氏詩譜攷正

采蘋

行露

箋此殷之末世周  
之盛德當文王與  
紂之時

羔羊

序召南之國  
化文王之政

殷其雷

標有梅

序被文王之化男  
女得以及時也

小屋

三

江有汜

序文王  
之時

野有死麕

序被文王之化雖  
當亂世猶惡無禮  
也箋謂  
紂之世

騶虞

正義曰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惟甘棠與何彼禮矣二  
篇乃是武王時作

鄭氏詩譜攷正

四



邯鄲衛譜

邯鄲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邯南謂之鄆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禾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鄭氏詩譜攷正

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變變風始故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邯鄲衛之詩焉

Table with columns for characters (e.g., 邶, 鄆, 衛)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oems or meanings.

鄭氏詩譜攷正

Table with columns for character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oems or meanings, including '邶', '鄆', '衛', '燕', '齊', '魯', '秦', '魏', '晉', '鄭', '魯', '齊', '魯', '齊', '魯', '齊', '魯'.

大

Table with columns for character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oems or meanings, including '邶', '鄆', '衛', '燕', '齊', '魯', '秦', '魏', '晉', '鄭', '魯', '齊', '魯', '齊', '魯'.

鄭氏詩譜攷正

鄭

序制也

納也

子世

之無

宜公

相之

正善

七

衛

也

公

問

文在

北門

水北

之取

之

文

公

之

之

之

之

鄭氏詩譜攷正

序

正

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八

前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晏案歐公云文公應惠襄二王之世而定之方中乃其

卽位二年之時故繫於惠王之時檢譜中不列定之方

中應由刊本脫去今補

檜鄭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城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  
 北蔡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姁姓  
 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絮  
 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號初宣  
 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  
 鄭縣是其都也桓公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  
 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恐及焉其何所以逃死史  
 伯曰其濟洛河頰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郟為大號叔  
 恃勢郟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以貪冒君若以  
 郟氏詩譜攷正

九

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  
 成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  
 歷華君之士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  
 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  
 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  
 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  
 鄭土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齊和 薑平 平糧 桓 桓 桓 莊 莊 莊 襄  
 檜 饒武公 莊公 昭公 厲公 莊公 襄公 襄公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序美武公 仲子也  
 也父子並 祭仲也  
 公之國 祭仲也  
 公之國 祭仲也

襄

序美武公 仲子也  
 也父子並 祭仲也  
 公之國 祭仲也  
 公之國 祭仲也

襄

序美武公 仲子也  
 也父子並 祭仲也  
 公之國 祭仲也  
 公之國 祭仲也

鄭氏詩譜攷正

九

襄

十

襄

國之而鄭亦有詩既諸鄭事然後諸鄭始悟鄭在鄭上  
 今檜譜末云其國北鄰於號文勢未完下接鄭譜初宣

王封母弟友爲桓公及滅訖郈之事首尾聯貫本爲一篇唐孔氏引譜各冠風首故割分爲二此由冲遠之失且各譜每篇起首如周召者邯鄲衛者齊者魏者文法皆同而鄭譜獨不然則知自檢者以下合爲一篇歐公此譜與鄭旨相符今依用而申證其說焉並將正義所載譜文合鈔如右以還舊觀 又案歐譜桓公繫於共和甚誤宣王二十二年初封桓公遠在共和之後文公惠王五年立襄王二十四年卒補匡下訖惠王亦非今正之

鄭氏詩譜攷正

上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大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譜之於周懿王使烹齊人變風始作

懿

魯公

武公厲公文公成公莊公 慶公襄公

鄭氏詩譜攷正

胡公 魯公

上

雞鳴

正義 正義 自襄 公至 於襄 其 有 入世

南山

序刺義 公也

序哀公荒淫怠慢 故陳賢妃貞文風 夜警戒相 成之道焉

避

胡公 正義 正義 自襄 公至 於襄 其 有 入世

田

序大夫刺 義公也

序刺荒也哀 公好田獵

至 王 之 時 皆 無

魯

序大夫刺 義公也

東方之白

序刺表也釋文本 或作刺襄公者非 也南山以下始是 襄公之時正義曰 哀公君臣失道 至便男女淫奔

齊

序齊人刺 義公也

東方未明

正義曰齊詩遺詩  
哀公時著東方之  
日東方未明三篇  
皆云則而不舉就  
則則舉上明下  
亦為哀公詩矣

鄭氏詩譜攷正

十三

正義南山南田風  
今兼舉四篇則義  
公詩也較齊詩文  
美衍變則得莊公  
皆出襄公洋餘而  
作亦襄公詩也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  
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  
歷山陶於河濱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  
乎撤冕卑官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  
時猶存及今魏君裔且禍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  
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  
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  
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平王

桓王

鄭氏詩譜攷正

甫

葛屨

伐檀

湯沮洳

碩鼠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諸詩變風當周平  
桓之世正義曰魯  
閔公以前魏國附  
存故不標之世得  
作詩也魏無世家  
而標於左方中云  
萬歷至十畝之間  
為一君後檀明風  
為一類知者以上  
五篇則依下二篇  
制食其事相反  
故分為與君

晏案歐譜統敘為一君違失鄭旨又脫陟岵並非今正  
之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番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共和宣 宣 宣幽平平 平 平桓桓 桓 桓莊釐釐 惠

鄭氏詩譜攷正

主

僖侯 獻侯穆侯叔文侯昭侯

孝侯鄂侯哀侯生侯晉侯濟武公

獻公

蟋蟀

序刺晉 伯公也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以上序

皆云刺

晉昭

公也

綱繆

林杜

義

公詩

之杜武

無衣 葛生

序刺晉 武公也 采芣

武公始 序皆云

并晉國 刺晉獻

有林之杜 公也正

序刺晉 義曰葛

武公也 生采芣

正義無 刺獻公

衣有秋 則獻公

公詩

之杜武

序昭公 之儀大 亂五世 箋五世 昭公季 侯鄂侯 哀侯小 子侯正 善曰山 有樞 之水 序皆云 公則昭 公詩也 杜繆也 在其間 從可 知也

去

鄭氏詩譜攷正

晏案歐譜首列靖侯繫於共和考靖侯周厲王二十一年立在共和前且譜中無靖侯詩不應列入今刪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阜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與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積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池山在荆岐鄭氏詩譜攷正

七

秦仲	莊公襄公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序美秦仲也止	昭鐵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序美秦仲也止	昭鐵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序美秦仲也止	昭鐵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序美秦仲也止	昭鐵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序美秦仲也止	昭鐵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序美秦仲也止	昭鐵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序美秦仲也止	昭鐵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序美秦仲也止	昭鐵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未周之禮法

晏案歐公謂秦十一君至於康公有詩者三今考秦風有詩者四君歐說誤譜中又脫車鄰黃鳥史表康公二年頃王即位至匡王四年卒補八僅下及襄王亦非今鄭氏詩譜攷正

六

康公	穆公	成公	襄公	穆公	襄公	穆公	襄公	穆公	襄公
序美秦仲也止	昭鐵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穆公	襄公	穆公
序美秦仲也止	昭鐵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穆公	襄公	穆公
序美秦仲也止	昭鐵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穆公	襄公	穆公
序美秦仲也止	昭鐵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穆公	襄公	穆公
序美秦仲也止	昭鐵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穆公	襄公	穆公
序美秦仲也止	昭鐵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穆公	襄公	穆公
序美秦仲也止	昭鐵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穆公	襄公	穆公
序美秦仲也止	昭鐵	文公宣公出武公	穆公襄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穆公	襄公	穆公

陳譜

陳者太皞虞戲氏之城帝舜之胃有虞闕父者為周武  
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  
都於宛邱之側是日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  
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  
東不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  
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  
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厲其和 共和宣 宣幽幽 幽平不 平桓桓 桓莊莊 莊厲厲 厲襄襄 襄昭昭 昭定  
幽公 釐公 武公夷公平公文公桓公厲公 莊公宣公 穆公靈公

鄭氏詩譜攷正

九

宛邱

序刺幽 序誘僂 公也 公也  
東門之粉東門之池  
序幽公 東門之橋  
注荒正 正義曰  
義宛邱 街門曰  
東門之 誘僂公  
粉序云 幽公則  
幽公 池東門  
詩矣 之揚從  
上明之  
亦傳公  
詩

蒿

序刺陳 序也 序五  
父也 父也 父也  
記以 記以 記以  
屬公 屬公 屬公  
義曰 義曰 義曰  
門陳 門陳 門陳  
詩 詩 詩

防有鶴巢

序宣公 多信 多信  
月出 正義防  
有鶴巢 云宣公  
月出亦 從上明  
之亦為 宣公  
詩也

榛林

序刺靈 公也 公也  
平夏姬 雙夏姬  
陳大夫 之妻夏  
徵舒之 母鄭女  
也  
序宣靈 公君臣  
注於其  
曰榛林  
澤岐序

鄭氏詩譜攷正

十

晏案史記幽公立當厲王二十五年共和尙未秉政歐  
譜起自共和非也靈公定王八年為夏徵舒所弑補以  
訖於頃王亦非也今正之

云靈公 詩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濟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算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算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惠

惠襄頃

昭公

其公

鄭氏詩譜攷正

三

蜉蝣

候人

序昭公國小而迫  
釋文云今讀本此  
序多無昭公字據  
集注本有未詳其  
也

下泉

序曹人疾其公使  
刻下民等云喻其  
公之施政於徒因  
病其民正義曰候  
人下泉序云其公  
為鳩在其間亦其  
也

晏案釋文引譜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其公時作今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蜉蝣箋亦云喻

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正義曰蜉蝣序云昭公昭

公詩也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則鄭譜實以蜉蝣為昭

公詩又謂其公時者譜云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孔

疏謂末時當周王惠襄之間考昭公在位僅九年卒於

惠王之末蜉蝣之作當昭公之末年鄭謂惠襄之間襄

王元年其公已立二年故又以為其公時釋文所引今

鄭譜無此文當彙行注中語

鄭氏詩譜攷正

三

幽請

幽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枸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

鄭氏詩譜攷正

書

所為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幽

國變風焉

成王 周公

七月

序周公適變遷晉蔡流言辟居東都

鷓鴣

序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樂未知其欲攝政之無

東山

序周公東征也美成王既得金縢之

書經幽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

破斧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蕩棄惡其流言

伐柯

九罭

序言云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聖成王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

鄭氏詩譜攷正

書

言不知周公之盛德疑於王禮之禮是以刺之

狼跋

序美周公也美其不失其重也

晏案歐譜幽風次第首七月次鷓鴣次伐柯次九罭次破斧次東山次狼跋與毛序不同孔穎達正義曰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鷓鴣次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為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冲遠此言與歐譜次第正合然既云鄭所不說則鄭不依此次

甚明不知歐公何以如此今仍依毛序爲正不從補正

鄭氏詩譜攷正

垂

王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鄭氏詩譜攷正

美

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平王

桓王

莊王

黍離

兔爰

邱中有麻

序閔宗周也  
王之風而宗周滅  
平王東遷政遂微  
弱下列於諸侯其  
詩不能復雅而詞  
於國風焉正義不  
於國風焉正義不  
於國風焉正義不

序桓王失信  
諸侯背叛  
宋葛  
魏桓王之時  
政教不明

序莊王不明賢人  
放逐正義曰莊王  
詩

君子于役

大車

序刺平  
王也

正義曰兔爰既言  
桓王舉上以明下  
采葛大車  
從可知矣

君子陽陽

揚之水

序稱平王也不無其民而遠屯成於母家箋云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得歸

中谷有雉

葛藟

序王族刺平王也傳文作刺桓王云本亦作刺平王案詩是平王正義曰君子于役揚之水葛藟序皆云平王是平王詩君子勸葛藟居中也

鄭氏詩譜攷正

可知

晏案歐公以王厠曹幽之後正義曰王譜次在鄭上譜退幽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又國風正義曰鄭譜王在幽後者退後雅頌並言王世故耳可證鄭氏舊次如此

小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聖賢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

鄭氏詩譜攷正

矣

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乃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

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兩無正小口  
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文改  
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文 武 成 厲 宣 幽

鹿鳴 南陵 游綠 康昭穆廿六懿孝夷 厲 宣 幽  
四牡 自暴 幣二叔 康昭穆廿六懿孝夷 厲 宣 幽  
傳云文 釋文此 弟之思 召公 厲 宣 幽  
侯極飯 釋文此 弟之思 召公 厲 宣 幽  
國而朝 三篇 召公 厲 宣 幽  
聘乎村 武王 召公 厲 宣 幽  
故周公 之詩 召公 厲 宣 幽  
作樂以 禮也 召公 厲 宣 幽  
歐文王 禮也 召公 厲 宣 幽

十月之交六月 節南山  
兩無正 義美也 序美文  
王北伐 刺幽王  
也從此 也  
無羊十 也  
小宛 四篇 宣  
王之變 小弁  
以上序 小 巧言  
皆云大 雅  
夫刺幽 王也 皆云刺

鄭氏詩譜攷正

之通法 正義曰 正義曰 周公成  
後世法 魚雁序 王太平  
箋云文 文式並 之時  
王為西 言則無 之時  
伯之 厲武王 南山有臺  
時也 詩也又 南山有臺  
皇皇華 曰魚雁 由庚  
武王詩 而與嘉 樂邱  
則南庚 則南庚 申儀  
等三篇 正義曰  
亦武 鄭於積  
王詩 鄭於積  
序文王 皆辭義  
之詩箋 皆以又  
云文王 曰由庚  
為西伯 本第在  
服事殷 華樂之  
之時也 下傳文

命王之 命命其  
率將成 率將成  
秋之難 秋之難  
以遠之 以遠之  
出車 義西伯  
以天子 以天子  
於所牧 於所牧  
之命出 之命出  
我或車 我或車  
之也 之也  
秋社 秋社  
下及齊 下及齊

西伯以 云依六  
命王之 月序由  
命命其 辰在兩  
率將成 有通風  
秋之難 在南山  
以遠之 有臺  
出車 前集  
義西伯 在南山  
以天子 有臺  
於所牧 有臺  
之命出 有臺  
我或車 有臺  
之也 有臺  
秋社 有臺  
下及齊 有臺

鄭氏詩譜攷正

正義曰 正義曰 周公成  
宋徵等 王之時  
天保 王之時  
以上 義曰由  
文王詩 庚以下  
也 厲武王  
等三篇 南有臺  
此文王 序王詩  
小雅其 序王詩  
事多在 序王詩  
穆王之 序王詩  
前采薇 序王詩  
為伐昆 序王詩  
夷而作 序王詩  
命四年 序王詩  
出車秋 序王詩  
杜澗而 序王詩  
受命五 序王詩

文 武 成 厲 宣 幽

<p>年四仕 皇則亦 未解王 也伏水 天保或 當時即 作或則 後為之 求可定 也</p>	<p>年四仕 皇則亦 未解王 也伏水 天保或 當時即 作或則 後為之 求可定 也</p>
<p>既醉 序成王 景崩旅</p>	<p>受命而 受命而</p>
<p>文王有聲 正義下 武成王 時作文 王有聲 云武王 悉我育 其益則 其崩後</p>	<p>下武 也時作 也</p>
<p>常武 序召梅 公奕宜 王也正 義曰大 雅曰武 雅常武 六篇小 雅自六 月盡無 篇序皆 言宜王 則宜王 詩也</p>	<p>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p>
<p>既醉 序成王 景崩旅</p>	<p>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p>
<p>既醉 序成王 景崩旅</p>	<p>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p>
<p>既醉 序成王 景崩旅</p>	<p>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p>
<p>既醉 序成王 景崩旅</p>	<p>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p>
<p>既醉 序成王 景崩旅</p>	<p>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 武六篇</p>

<p>此君之 世作也 何則文 王之詩 有在成 王時作 音是不 心其時 即作也 據此則 某篇某 作首據 作詩之 主不據 作詩之 時故雖 成王時 作者亦 皆繫以</p>	<p>此君之 世作也 何則文 王之詩 有在成 王時作 音是不 心其時 即作也 據此則 某篇某 作首據 作詩之 主不據 作詩之 時故雖 成王時 作者亦 皆繫以</p>
<p>晉陶 以上三 序皆言 召康公 戒成王 也謂云 大雅生 民下及 卷阿周 公成王 之時詩 也</p>	<p>晉陶 以上三 序皆言 召康公 戒成王 也謂云 大雅生 民下及 卷阿周 公成王 之時詩 也</p>
<p>晉陶 以上三 序皆言 召康公 戒成王 也謂云 大雅生 民下及 卷阿周 公成王 之時詩 也</p>	<p>晉陶 以上三 序皆言 召康公 戒成王 也謂云 大雅生 民下及 卷阿周 公成王 之時詩 也</p>
<p>晉陶 以上三 序皆言 召康公 戒成王 也謂云 大雅生 民下及 卷阿周 公成王 之時詩 也</p>	<p>晉陶 以上三 序皆言 召康公 戒成王 也謂云 大雅生 民下及 卷阿周 公成王 之時詩 也</p>
<p>晉陶 以上三 序皆言 召康公 戒成王 也謂云 大雅生 民下及 卷阿周 公成王 之時詩 也</p>	<p>晉陶 以上三 序皆言 召康公 戒成王 也謂云 大雅生 民下及 卷阿周 公成王 之時詩 也</p>
<p>晉陶 以上三 序皆言 召康公 戒成王 也謂云 大雅生 民下及 卷阿周 公成王 之時詩 也</p>	<p>晉陶 以上三 序皆言 召康公 戒成王 也謂云 大雅生 民下及 卷阿周 公成王 之時詩 也</p>
<p>晉陶 以上三 序皆言 召康公 戒成王 也謂云 大雅生 民下及 卷阿周 公成王 之時詩 也</p>	<p>晉陶 以上三 序皆言 召康公 戒成王 也謂云 大雅生 民下及 卷阿周 公成王 之時詩 也</p>
<p>晉陶 以上三 序皆言 召康公 戒成王 也謂云 大雅生 民下及 卷阿周 公成王 之時詩 也</p>	<p>晉陶 以上三 序皆言 召康公 戒成王 也謂云 大雅生 民下及 卷阿周 公成王 之時詩 也</p>
<p>晉陶 以上三 序皆言 召康公 戒成王 也謂云 大雅生 民下及 卷阿周 公成王 之時詩 也</p>	<p>晉陶 以上三 序皆言 召康公 戒成王 也謂云 大雅生 民下及 卷阿周 公成王 之時詩 也</p>

次玉又  
小大雅  
謂正義  
示自文  
王有贊  
凡十篇  
文王太  
明謙誠  
稷思齊  
皇矣象  
序皆云  
文王早  
居一從  
可知是  
正義本  
固以此  
篇備之  
女王也

鄭氏詩譜攷正

序下圖  
也 判圖王  
也 判圖王  
也 判圖王  
也 判圖王  
也 判圖王  
也 判圖王  
也 判圖王  
也 判圖王  
也 判圖王  
也 判圖王

誦

五義曰  
大雅勝  
印召口  
序云圖  
王小雅  
自節南  
山盡何  
草不黃  
去十月  
之交等  
四篇餘  
惟何人  
斯大東  
無序大  
車小頌  
都人士  
韻不言  
西王在

鄭氏詩譜攷正

誦

晏案歐陽譜以絲思齊二詩繫文王世正義綴云文王  
厥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謂文王三篇皆言  
文王之說則皆文王崩後作之據此當繫武王之世而  
繫之文王者劉氏文淇謂鄭譜皆據作事之主不據作  
詩之時是也又補小雅脫鹿鳴魚麗大雅脫皇矣今  
補正

唐王詩  
中首義  
也 王詩

周頌譜 賦譜 丁晏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復轉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蔽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備鬼神五祀所以本孝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

鄭氏詩譜攷正

美

而成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鄭氏詩譜攷正

美

離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譜云周頌作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正姜曰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爲周公成王之頌也

鄭氏詩譜攷正

考

魯頌諸 歐諸剛

丁晏補

魯者少昊擊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  
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  
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  
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遊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坵  
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  
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  
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  
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  
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  
鄭氏詩譜攷正

考

惠襄 襄頃匡  
僖公 文公

駟

序頌作  
公也

有駟

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運  
也案僖公之時君臣無

事則相與明  
義明筆可已

泮水

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箋音已思樂僖公之修  
泮宮之水復  
伯禽之法

閔宮

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  
宮也傳周公之孫莊公  
之子謂  
僖公也

正義曰譜言未徧而堯乃云請周而作頌則此頌之作

僖公堯後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

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

鄭氏詩譜攷正

公之世

堯

商頌譜 歐譜圖

丁晏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妣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龍卵而生契  
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  
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宜後有高宗者舊  
勞於外爰泊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開三年不言言乃雍  
不敢荒宜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  
中興之功詩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  
唐氏火正閔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  
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  
寢散亾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  
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  
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  
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  
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  
所吝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  
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鄭氏詩譜攷正

卑

湯	外丙	太甲	沃甲	中宗	祖乙	祖辛	祖庚	陽甲	武丁
自契至湯 第十四世	湯子 太甲	太甲子 太乙	太乙子 太丙	太丙子 太丁	太丁子 太戊	太戊子 太庚	太庚子 太甲	太甲子 太乙	太乙子 太丙
世	聖	庚	空	辛	庚	辛	庚	辛	庚

郭氏詩譜攷正		弟 外丙	弟 外丁	弟 外辛	弟 外壬
		弟 外庚	弟 外己	弟 外戊	弟 外丁
弟 外丙		弟 外丁	弟 外辛	弟 外壬	弟 外庚
		弟 外己	弟 外戊	弟 外丁	弟 外丙
弟 外丙		弟 外丁	弟 外辛	弟 外壬	弟 外庚
		弟 外己	弟 外戊	弟 外丁	弟 外丙
弟 外丙		弟 外丁	弟 外辛	弟 外壬	弟 外庚
		弟 外己	弟 外戊	弟 外丁	弟 外丙
弟 外丙		弟 外丁	弟 外辛	弟 外壬	弟 外庚
		弟 外己	弟 外戊	弟 外丁	弟 外丙
弟 外丙		弟 外丁	弟 外辛	弟 外壬	弟 外庚
		弟 外己	弟 外戊	弟 外丁	弟 外丙
弟 外丙		弟 外丁	弟 外辛	弟 外壬	弟 外庚
		弟 外己	弟 外戊	弟 外丁	弟 外丙

詩總譜	周	魯	衛	鄭	齊	唐	秦	陳	曹	魏	檜
	周	魯	衛	鄭	齊	唐	秦	陳	曹	魏	檜
	周	魯	衛	鄭	齊	唐	秦	陳	曹	魏	檜
	周	魯	衛	鄭	齊	唐	秦	陳	曹	魏	檜
	周	魯	衛	鄭	齊	唐	秦	陳	曹	魏	檜
	周	魯	衛	鄭	齊	唐	秦	陳	曹	魏	檜
	周	魯	衛	鄭	齊	唐	秦	陳	曹	魏	檜
	周	魯	衛	鄭	齊	唐	秦	陳	曹	魏	檜
	周	魯	衛	鄭	齊	唐	秦	陳	曹	魏	檜
	周	魯	衛	鄭	齊	唐	秦	陳	曹	魏	檜

<p>鄭氏詩譜</p> <p>鄭氏詩譜</p>	<p>鄭七世</p> <p>疑鄭賡</p> <p>無季王</p> <p>一世但</p> <p>夷屬以</p> <p>上歲數</p> <p>不明數</p> <p>公齊諸</p> <p>亦列等</p> <p>王之始</p> <p>仍之</p> <p>鄭王變</p> <p>子</p> <p>以上年</p> <p>無收</p>	<p>本紀作</p> <p>鄭方</p> <p>王弟</p> <p>王下即</p> <p>得於王</p> <p>正善曰</p> <p>有季王</p> <p>書傳不</p> <p>有季王</p> <p>有人罪</p> <p>惡良勞</p> <p>王屬王</p> <p>成王七</p> <p>世孫正</p> <p>義曰不</p> <p>教孝王</p>	<p>東云頃</p> <p>立十</p> <p>二年</p> <p>子禮侯</p> <p>立十三</p> <p>年厲王</p> <p>奔燕田</p> <p>奔楚之</p> <p>成趙數</p> <p>至頃侯</p> <p>元年當</p> <p>在厲王</p> <p>十三年</p> <p>與王已</p> <p>前崩而</p> <p>世家乃</p> <p>云頃侯</p> <p>昭襄王</p> <p>命為侯</p>

<p>鄭氏詩譜</p> <p>鄭氏詩譜</p>	<p>周</p> <p>魯</p> <p>衛</p> <p>鄭</p> <p>齊</p> <p>唐</p> <p>秦</p> <p>陳</p> <p>曹</p> <p>魏</p> <p>檜</p>	<p>甲</p> <p>二</p> <p>三</p> <p>四</p> <p>五</p> <p>六</p> <p>七</p> <p>八</p> <p>九</p>	<p>十一</p> <p>十二</p> <p>十三</p> <p>十四</p> <p>十五</p> <p>十六</p> <p>十七</p> <p>十八</p>	<p>十九</p> <p>二十</p> <p>二十一</p> <p>二十二</p> <p>二十三</p> <p>二十四</p> <p>二十五</p> <p>二十六</p> <p>二十七</p> <p>二十八</p> <p>二十九</p>	<p>三十</p> <p>三十一</p> <p>三十二</p> <p>三十三</p> <p>三十四</p> <p>三十五</p> <p>三十六</p> <p>三十七</p> <p>三十八</p> <p>三十九</p>	<p>四十</p> <p>四十一</p> <p>四十二</p> <p>四十三</p> <p>四十四</p> <p>四十五</p> <p>四十六</p> <p>四十七</p> <p>四十八</p> <p>四十九</p>	<p>五十</p> <p>五十一</p> <p>五十二</p> <p>五十三</p> <p>五十四</p> <p>五十五</p> <p>五十六</p> <p>五十七</p> <p>五十八</p> <p>五十九</p>	





鄭氏壽考表

三	二十八千四十八十六	四十三	十七
四	二十九千五十九十七	四十四	十八
五	三十千七十一十九	四十五	十九
六	三十一千八十三十二	四十六	二十
七	三十二千九百四十五	四十七	二十一
八	三十三千一百零七	四十八	二十二
九	三十四千二百一十九	四十九	二十三
十	三十五千三百三十二	五十	二十四
十一	三十六千四百四十四	五十一	二十五
十二	三十七千五百五十六	五十二	二十六
十三	三十八千六百六十八	五十三	二十七
十四	三十九千七百八十	五十四	二十八
十五	四十千八百九十二	五十五	二十九
十六	四十一千零零四	五十六	三十
十七	四十二千一百一十六	五十七	三十一
十八	四十三千二百二十八	五十八	三十二
十九	四十四千三百四十	五十九	三十三
二十	四十五千四百五十二	六十	三十四
二十一	四十六千五百六十四	六十一	三十五
二十二	四十七千六百七十六	六十二	三十六
二十三	四十八千七百八十八	六十三	三十七
二十四	四十九千九百	六十四	三十八
二十五	五十千零一十二	六十五	三十九
二十六	五十一千一百二十四	六十六	四十
二十七	五十二千二百三十六	六十七	四十一
二十八	五十三千三百四十八	六十八	四十二
二十九	五十四千四百六十	六十九	四十三
三十	五十五千五百七十二	七十	四十四
三十一	五十六千六百八十四	七十一	四十五
三十二	五十七千七百九十六	七十二	四十六
三十三	五十八千九百零八	七十三	四十七
三十四	五十九千零二十	七十四	四十八
三十五	六十千一百三十二	七十五	四十九
三十六	六十一千二百四十四	七十六	五十
三十七	六十二千三百五十六	七十七	五十一
三十八	六十三千四百六十八	七十八	五十二
三十九	六十四千五百八十	七十九	五十三
四十	六十五千六百九十二	八十	五十四
四十一	六十六千八百零四	八十一	五十五
四十二	六十七千九百一十六	八十二	五十六
四十三	六十八千零二十八	八十三	五十七
四十四	六十九千一百四十	八十四	五十八
四十五	七十千二百五十二	八十五	五十九
四十六	七十一千三百六十四	八十六	六十
四十七	七十二千四百七十六	八十七	六十一
四十八	七十三千五百八十八	八十八	六十二
四十九	七十四千七百	八十九	六十三
五十	七十五千八百一十二	九十	六十四
五十一	七十六千九百二十四	九十一	六十五
五十二	七十七千零三十六	九十二	六十六
五十三	七十八千一百四十八	九十三	六十七
五十四	七十九千二百六十	九十四	六十八
五十五	八十千三百七十二	九十五	六十九
五十六	八十一千四百八十四	九十六	七十
五十七	八十二千五百九十六	九十七	七十一
五十八	八十三千七百零八	九十八	七十二
五十九	八十四千八百二十	九十九	七十三
六十	八十五千九百三十二	一百	七十四

鄭氏壽考表

十一	五十四十二	三十六二十七	十九
十二	五十五十三	三十七二十八	二十
十三	五十六十四	三十八二十九	二十一
十四	五十七十五	三十九三十	二十二
十五	五十八十六	四十三十一	二十三
十六	五十九十七	四十一三十二	二十四
十七	六十十八	四十二三十三	二十五
十八	六十一十九	四十三三十四	二十六
十九	六十二二十	四十四三十五	二十七
二十	六十三二十一	四十五三十六	二十八
二十一	六十四二十二	四十六三十七	二十九
二十二	六十五二十三	四十七三十八	三十
二十三	六十六二十四	四十八三十九	三十一
二十四	六十七二十五	四十九四十	三十二
二十五	六十八二十六	五十四十一	三十三
二十六	六十九二十七	五十一四十二	三十四
二十七	七十二十八	五十二四十三	三十五
二十八	七十一二十九	五十三四十四	三十六
二十九	七十二三十	五十四四十五	三十七
三十	七十三三十一	五十五四十六	三十八
三十一	七十四三十二	五十六四十七	三十九
三十二	七十五三十三	五十七四十八	四十
三十三	七十六三十四	五十八四十九	四十一
三十四	七十七三十五	五十九五十	四十二
三十五	七十八三十六	六十五十一	四十三
三十六	七十九三十七	六十一五十二	四十四
三十七	八十三十八	六十二五十三	四十五
三十八	八十一三十九	六十三五十四	四十六
三十九	八十二四十	六十四五十五	四十七
四十	八十三四十一	六十五五十六	四十八
四十一	八十四四十二	六十六五十七	四十九
四十二	八十五四十三	六十七五十八	五十
四十三	八十六四十四	六十八五十九	五十一
四十四	八十七四十五	六十九六十	五十二
四十五	八十八四十六	七十六十一	五十三
四十六	八十九四十七	七十一六十二	五十四
四十七	九十四十八	七十二六十三	五十五
四十八	九十一四十九	七十三六十四	五十六
四十九	九十二五十	七十四六十五	五十七
五十	九十三五十一	七十五六十六	五十八
五十一	九十四五十二	七十六六十七	五十九
五十二	九十五五十三	七十七六十八	六十
五十三	九十六五十四	七十八六十九	六十一
五十四	九十七五十五	七十九七十	六十二
五十五	九十八五十六	八十七十一	六十三
五十六	九十九五十七	八十一七十二	六十四
五十七	一百零零五十八	八十二七十三	六十五
五十八	一百零一五十九	八十三七十四	六十六
五十九	一百零二六十	八十四七十五	六十七
六十	一百零三六十一	八十五七十六	六十八











毛

平

生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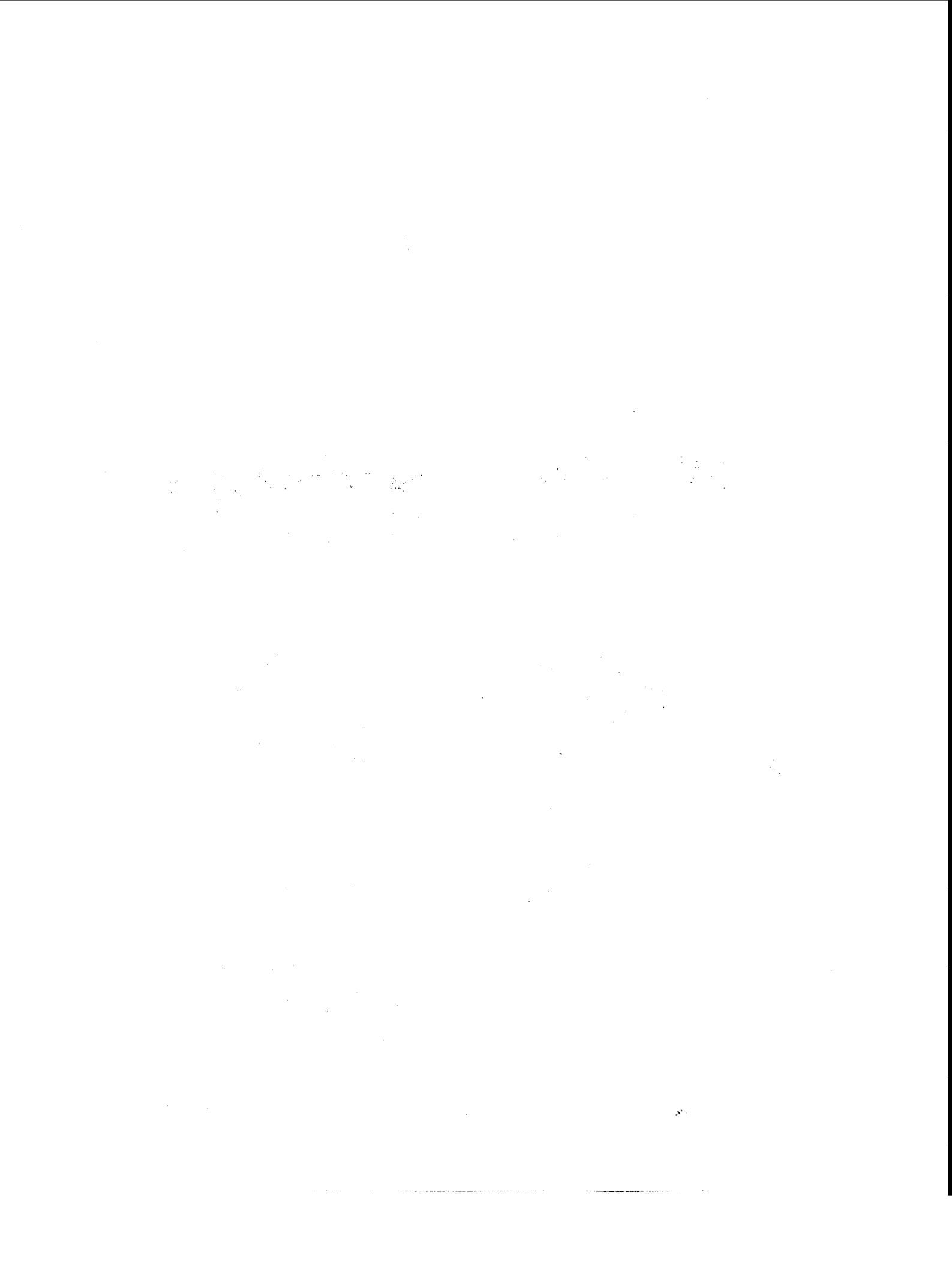
異

來

同

釋元





詩有齊魯韓毛四家毛傳最後出自鄭氏作毛箋難三家於是毛傳遂獨行於世嗣後王肅王基或難鄭或申鄭分左右袒幾至聚訟紛紜晉汝南太守孫毓蒼萃羣言參以已見爲毛詩異同評於箋義頗多辯正是書久佚世無傳本嘉慶間金谿王仁圃先生輯漢魏遺書鈔乃從孔氏毛詩正義蒐出惜其闕入孔晁馬昭張融數家論議而書名則統屬之孫氏似覺未當嗣得馬氏竹吾刊本亦係從正義釋文採輯祇錄孫氏原評內多有王本所未及載者釐爲三卷其他諸家論議之攙入者悉爲屏去較王本似爲精核又有徐州從事陳統雜毛詩異同評序

一

鐵花會

詩評一卷專就孫氏之說加以糾繩鏡別其是非衡量其得失余喜其參觀互證可以得所折衷爰並付手民以廣其傳昔匡衡說詩解人頤吾知此編出後世之學詩者心領神會必資爲解頤之一助也歟光緒乙酉荷花生日山陰宋澤元識

毛詩異同評三卷晉孫毓撰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晉豫州刺史馬總意林云孫毓字仲隋書經籍志題晉長沙太守或稱汝南太守此書評毛鄭王肅之異同於箋義不沒其長而朋於王者亦復不少所以有陳統之難也隋唐志並著錄十卷今佚從正義釋文採輯釐爲三卷武威張澍介侯二酉堂叢書載此書之目尚未付梓無從取校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毛詩異同評

序

二

鐵花會

毛詩異同評目錄

卷上

國風

共三十五則

卷中

小雅

共三十二則

卷下

大雅

共二十一則

三詩異同評目錄

頌

共二則

毛詩異同評卷上

晉孫毓撰 山陰宋澤元瀛士氏校刊

國風周南

琴瑟友之

傳云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

后妃共苻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苻菜之時

樂必作

評曰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而未致樂

為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為祭

設何言德盛設女德不盛豈祭無樂乎又琴瑟樂神

毛詩異同評 卷二

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

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辭也孔穎達正義

鐘鼓樂之

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鐘鼓在

庭言共苻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王肅之

意乃言不可宋二句據隋志補

評曰皇后房內之樂故事皆有鐘聲隋書音樂志杜佑通典卷一百

四十七並云宏又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

執故事皆有鐘聲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茲據補孩

王肅句於前 魴魚蘋尾王室如燬

箋云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

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王肅云當紂之時

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

評曰君子大夫正義引樂詳馬昭孔

召南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齋季女

傳云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

於牖下尸主齋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

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

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牖下戶牖之

毛詩異同評 卷二

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

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為之主設羹者

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

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

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案盛蓋

以黍稷王肅以為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

祭采蘋藻以為菹設之於與與即牖下又解毛傳禮

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

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

文之蘋藻也



評曰王為長正義

退食自公

箋云退食謂減膳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

評曰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正義

鄒鄒衛

譜云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王肅云鄒以封紂子武庚鄒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

評曰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同上

毛詩異同評 卷二

三

鐵花盒

譜云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王肅云邶在紂都之西

評曰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以西迫於西山南附洛

邑檀伯之封温原樊州皆為列國鄘風所興不出於此鄭義為長同上

邶

願言則嚏

傳云嚏賂也箋云嚏當讀為不敢嚏咳之嚏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劫而不行

評曰賂渠業反陸德明釋文壘本又作嚏又作嚏舊反或竹季反鄭作嚏音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賂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

不我能嚏

鄒

其之翟也

傳云榆翟闕翟羽飾衣也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繪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

評曰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

毛詩異同評 卷上

四

鐵花盒

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為長正義

傳云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

評曰禕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褕衣黑鞠各與麤同雖毛亦當色黃褕衣與男子之褕衣名同則亦宜黑同上

衛

說于農郊

箋云說當作褻

評曰毛云說之爲舍常訓也上同

王

不流束蒲

傳云蒲草也箋云蒲蒲柳

評曰蒲草之聲不與戊許相協箋義爲長釋文

正中有麻

傳云正中境塢之處盡有麻麥草木

評曰正中境塢遠正義定本云正中境塢遠盡有麻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釋文云塢

昔角反又音學本或作遠此從孫義而誤耳蓋孫毓以境塢訓遠定本因將遠字加入傳中一本又去塢字作境遠故陸氏以爲從孫義而誤惜文句不具爾

毛詩異同評卷上

五 懣花盒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

箋云游龍猶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

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

養臣顛倒失其所也

評曰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臣也置

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於所

寵而聽恣於所薄乎自相違戾正義

乃見狡童

傳云狡童昭公也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

評曰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上同

俟我乎堂兮

箋云堂當爲棖棖門柵上木近邊者王肅云升于堂

以俟

評曰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

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上同

齊

齊譜云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諂之於周

毛詩異同評卷上

六 懣花盒

懿王使烹焉齊入變風始作

評曰哀公荒淫雷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羣臣所患

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

而當是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

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正義

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傳云素象瓊瓊華美石箋云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

純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

見而云尙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統之末所謂

瑱也王肅云王后織元統天子之元統一元而已何

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統今之條豈有一色之條  
色不雜不成爲條王后織元統者舉色尊者言之耳  
評曰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卽所謂璵懸當耳故謂  
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統不得謂之充耳猶璵不得  
名之爲統也故曰玉之璵兮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  
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  
以璵爲統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毛王  
爲長上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傳云如雲言盛也箋云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

三詩異同評

卷上

七

懺花盒

行順風耳

評曰齊爲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

來自由桓公不能禁制上

展我甥兮

傳云外孫曰甥箋云姊妹之子曰甥王肅云據外祖

以言也

評曰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

明義未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

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

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

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上

魏

言采其莫

傳云莫菜也箋云我采其莫以爲菜是儉以能勤

評曰大夫采菜正義引王肅孫統

唐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傳曰朋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

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朋謂平均不朋黨王肅

云比必履反謂無比例也

毛詩異同評

卷上

八

懺花盒

評曰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

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正義王肅申毛必履反謂無比例一音毗

至反○釋文引王肅孫統申毛

陳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傳云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

云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瘵飢以喻人

君慤愿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王肅云洋洋

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

評曰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

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

知老之將至云爾正義

匪適株林從夏南

箋云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之行自之他耳祇拒之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

評曰王為長同上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傳云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

毛詩異同評 卷上

九

懽花盒

評曰箋義為長同上

檜

庶見素冠兮

傳云素冠練冠也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覲幸一見素冠王肅云大祥之冠

評曰箋說為長同上

曹

其弁伊騏

傳云騏綦文也弁皮弁也箋云騏當作璫以玉為之

評曰皮弁之飾有玉璫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為長同上

幽

饁彼南畝田峻至喜

傳云饁饋也田峻田大夫也箋云喜讀為饁饁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饗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勤其事又愛其吏焉王肅云喜如字

評曰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冀缺如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為辱身就耕民公姬壘畝之間共

毛詩異同評 卷上

十

懽花盒

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同上

七月鳴鵙

三之日于耜傳云三之日夏正月也幽土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七月鳴鵙箋云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

評曰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同上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傳云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

喪箋云我在東山常日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

評曰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

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為長上同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傳云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之用也箋云四國流言

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王

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

評曰猶甘誓說言毀壞其三正耳諸侯受制於天子

故言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為賢君四國叛逆安

能破周公損成王乎上同

毛詩異同評

卷上

十一

鐵花盒

伐柯

序云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箋云

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曾

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

以刺之王肅云朝廷斥成王

評曰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

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

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

稱羣臣為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言朝廷

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主

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略言刺朝廷上同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傳云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箋云媒

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

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評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

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

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讎敵尙相阻疑何

須問人重相曉喻乎上同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毛詩異同評

卷上

三

鐵花盒

傳云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也膚美也赤舄

人君之盛履也箋云公周公也孫當讀如公孫于齊

之孫孫之言遜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

之位孫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畱之以為

太師屨赤舄几几然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

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

評曰詩書各例未有稱天子為公孫者成王去幽

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

大美乎公宜為周公箋義為長上同

毛詩異同評卷上終

毛詩異同評卷中

晉孫毓撰 山陰宋澤元瀛士氏校刊

小雅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傳云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谷也諷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於事王肅云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

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

毛詩同異評卷中

戴花齋

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為說於下云中和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為長正義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箋云君子斥時在位者也

評曰在位朝廷之求賢正義引王肅孫毓

六月宣王北伐也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箋云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王基云六月使吉甫采芑

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王肅云

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

於太原

評曰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為長同

侵鎬及方

箋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王肅以為鎬京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嚮日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為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

三詩異同評卷中

戴花齋

師同各者也

評曰箋義為長同上

斯干宣王考室也

箋云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祀先祖王肅云先王脩先祖宮室儉而得禮

評曰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同上

西南其戶

傳云西鄉戶南鄉戶也箋云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曰南其戶者宗廟

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

評曰猶南東其畝上同

君子攸躋

傳云躋升也箋云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

時

評曰君子之所升處上同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傳云勝乘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尙復事之小者爾

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王肅云既有所

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

毛詩異同評

卷中

三

懺花會

評曰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

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

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

定乎箋義爲長上同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

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

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訓詁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

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

以斷焉上同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箋云戕殘也王作臧臧善也

評曰鄭改字釋文

不屬于毛不罹于襄

傳云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今我

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

評曰傳爲長母斥褒姒正義

跛彼織女

傳云跛隅貌

評曰織女三星跛然如隅上同

毛詩異同評

卷中

四

懺花會

有捋天畢

傳云捋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云

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

已

評曰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各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

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上同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甯忍予

傳云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

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爲惡亦有漸

非一朝一夕匪也甯猶會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

當知患難何為會使我當此難世乎王肅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一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愛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

評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

毛詩異同評 卷中

五

藏花盒

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

同上

匪鵠匪鳶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

傳云鵠鵬也鵠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云言鵬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鵬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鵬鳶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鮪鮪也何爲潛逃

以避亂

評曰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

同上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傳云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王基

毛詩異同評 卷中

六

六

藏花盒

云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

評曰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言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

同上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傳云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箋云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



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牙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

評曰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亨煮之於鑊既煮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為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為長同上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傳云皇大保安也箋云皇睢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

毛詩異同評

七

識花金

明之故精氣歸睢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

評曰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安來為義箋說為長同上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傳云甸治也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

評曰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工甸其田也且井邑工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

焉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工甸之非其義也同上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傳云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固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

評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眾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

毛詩異同評

八

識花金

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同上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傳云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

評曰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同上

會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當讀爲饑饑饑也田峻司  
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僖僖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  
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  
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  
食饌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王肅云婦人  
無閭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  
編則爲惠不普元說非也王基駁云王后必無外事  
不當蠶於北郊案周語此爲籍田之事

評曰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閭唯王后親桑  
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  
毛詩異同評 卷中 九 蠶花會

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留復與稼穡  
事者乎此與幽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之  
義皆同農人遠於其事婦子俱饑也田峻見其勤脩  
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乃攘  
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矣鄭說爲短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傳云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  
評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  
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

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謀行於上則大  
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  
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上  
有頰者弁實維伊何

傳云頰弁貌弁皮弁也箋云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  
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  
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王肅云言無常也  
興有德者則戴頰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冕其在  
人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無德將不戴弁

評曰皮弁非唯王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  
毛詩異同評 卷中 一 蠶花會

不足以爲王廢興之喻王說爲非上  
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傳云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  
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王肅云新昏謂襄妣也  
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襄妣巧嫉妬故其心怨  
恨

評曰毛傳云慰怨也編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  
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  
襄妣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上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傳云有燕射之禮箋云將祭而燕謂之大射下章言  
丞衍列其非祭與王肅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  
禮之義

評曰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  
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  
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為長同上

毋教孫升木如塗塗附

傳云孫後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毋禁辭係之性善登

木若教使為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若若以塗

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王

毛詩異同評 卷中

十一

識花齋

肅云教孫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

評曰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為禁之而云

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同上

上帝甚蹈

箋云蹈讀為悼上帝也者想之也

評曰上帝斥王正義云王肅  
孫毓述毛

謂之尹吉

傳曰尹正也箋云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

舊姓也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

評曰尹氏姑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案篇義思古之

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為難矣正義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

所為故憂傷而念之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

有免斯首

評曰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同上

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

斯有免白首者免之小者也

評曰唯一免首耳正義引王肅  
孫毓述毛

毛詩異同評 卷中

十一

識花齋

箋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眾疆而

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

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王肅云言

遠征戎狄戎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

維其勞苦也

評曰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

勞病矣正義

毛詩異同評卷中 終

毛詩異同評卷下

晉孫毓撰 山陰宋澤元瀛士氏校刊

大雅

曰嬪于京

傳云京大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王肅云唯

盡其婦道於大國耳

評曰京師正義

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傳云謂太妣之有文德也箋云問各之後卜而得吉

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

毛詩異同評 卷下

一 鐵花盒

評曰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

四孺子耳王季尙在豈得制定求婚之事同上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傳云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云肆故

今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

伐殷合兵以清明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

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

評曰經傳訓詁未有以會為甲者同上

芄芄棫樸薪之櫛之

傳云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眾多國家得用

蕃興箋云白桤相樸屬而生枝條芄芄然豫斫以為

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評曰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

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其禮故

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櫛之是燎祭積

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櫛燎箋義為長同上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傳云言性與天合也箋云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

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

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王

毛詩異同評 卷下

二 鐵花盒

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

評曰文王選士擇賢但當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及

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人行不備不得在朝同上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

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

傳云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

居也耆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箋云二國

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

徂也共也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

居憎其式廓惡桀紂之不德也

評曰天觀眾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為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同上

串夷載路

傳云路大也箋云路瘠也今注疏本箋云路應也釋文云詩本皆作瘠

評曰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為誤釋文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箋云天語文王女無如是跋扈妄出兵也無如是貪

羨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

三詩異同評 卷下

三 懋花會

評曰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

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為此辭誰所傳道正義引王肅孫毓

侵阮徂共

傳云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

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

評曰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邦崇

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正義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傳云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

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

厲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

評曰不大聲色以加人創業改制同上

厥初生民二章

傳云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

天將事齊敏也箋云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

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

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

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王肅引馬融

三詩異同評 卷一

四 懋花會

曰帝嘗有四如上如姜嫄生后稷次如簡狄生契次

如陳鋒生帝堯次如姬訖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

下如三人皆已生子上如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

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嘗崩摯即

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嘗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

子也雖為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為眾所疑不可申

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棄之以著其神

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為

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

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為妖宗

周之所喪滅王基駁云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况於帝嘗聖主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嘗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嘗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帝嘗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汚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嘗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嘗崩姜嫄尙未知有身帝嘗焉

毛詩異同評

卷下

五

懺花盒

得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卻繫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有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誠如肅言神靈尙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

評曰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媪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怪褒姒之生由於元龜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嘗之迹何足

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爲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嘗崩之月而疑爲奸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爲長

同上

或春或揄或簸或蹂

傳云揄扞白也或簸穰者或蹂黍者箋云春而扞出之簸之又潤溼之將復春之趣於整也

評曰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簸穰矣而傳以蹂爲蹂黍當先蹂乃得春不得先春而後蹂也既蹂即釋之黍之是其次箋義爲長

同上

三詩異同評

卷下

六

懺花盒

篤公劉于京斯依章

傳云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云公劉既登堂負展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于牢中以爲飲酒之殺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宗尊也公劉雖去郃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郃也

評曰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陶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卑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

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為之君復為之大宗乎  
箋說為長上

伴奂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傳云伴奂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奂自縱弛之意也

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

遠理哉

評曰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上

有馮有翼

箋云撰几擇佐食正義云孫毓載箋

戎雖小子而式宏大

毛詩異同評卷下

傳云戎大也箋云戎汝也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

小子其用事甚大也

評曰戎之為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

義為長正義

先祖于摧

傳云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噍噍嗟也

評曰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

上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傳云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

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王肅云寶瑞也

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

評曰特言錫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

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

圭而謂之介箋義為長上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傳云師眾也箋云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

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

評曰燕烏賢反北燕國釋文引王肅孫毓

秬鬯一卣

毛詩異同評卷下

傳云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鬯之曰鬯箋云

秬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

評曰鬯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

也以黑黍和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

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為長上

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傳云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為大師箋云南仲文王

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

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王肅云

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

評曰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爲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爲長同

周頌

莫予荍蜂自求辛螫

傳云荍蜂摩曳也箋云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

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辛苦毒螫之害

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

評曰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同

毛詩異同評

卷下

九

鐵花齋

魯頌

狄彼東南

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

評曰狄他歷反遠也

釋文引王肅云孫毓同

毛詩異同評卷下終





雞

孫

氏

毛

詒

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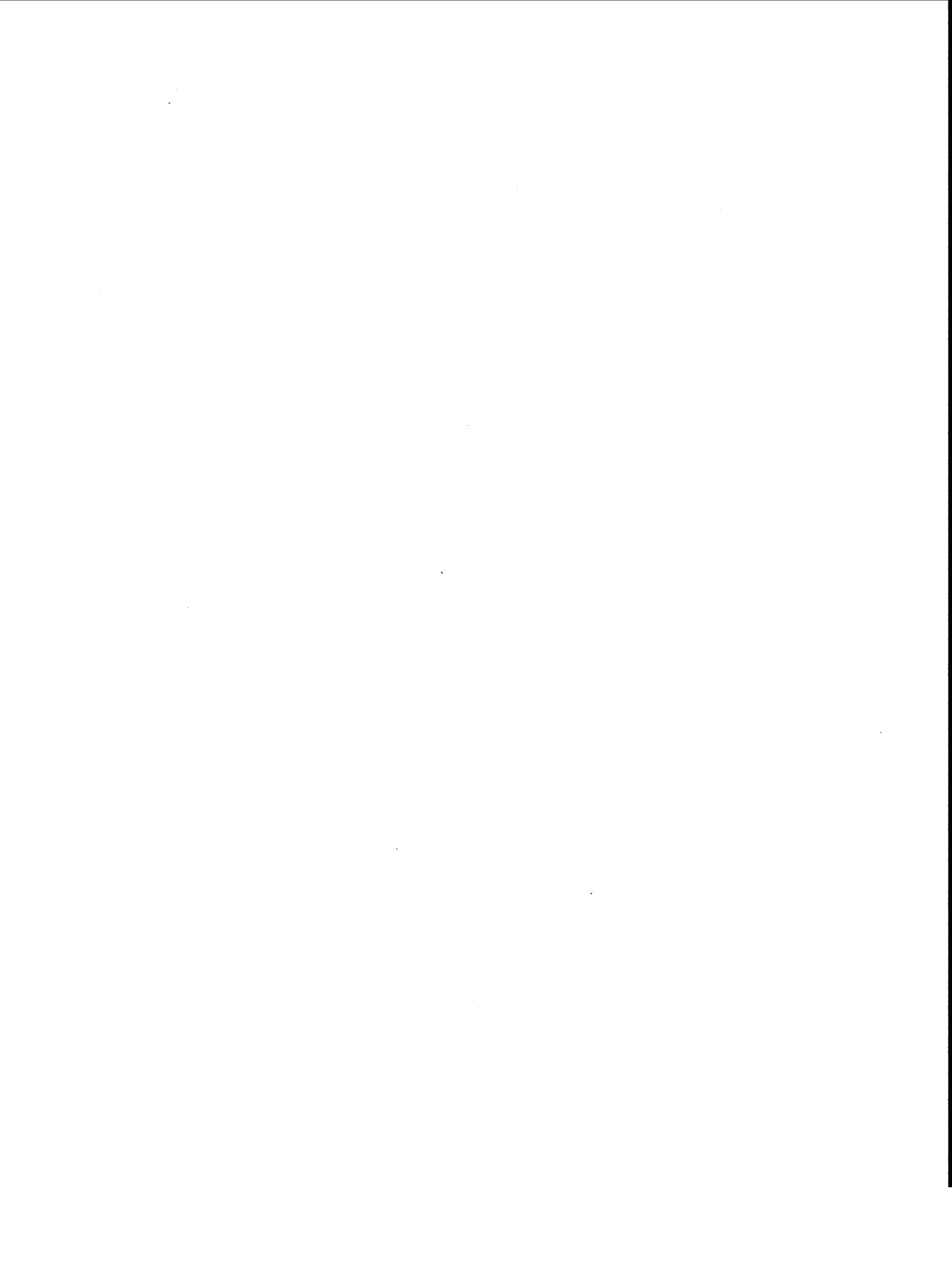
一

乘

署 瀛



士



難孫氏毛詩評

目錄

國風

共十二則

小雅

共七則

大雅

共八則

難三詩評

目錄

一  
蠶花會

難孫氏毛詩評

晉陳統撰

山陰宋澤元瀛士氏校刊

國風

周南

鐘鼓樂之

皇后房內之樂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聲而王

肅之意乃言不可陳統曰婦人無外事而陰教尚柔

柔以靜為體不宜用於鐘隋書音樂志 杜佑 通典卷一百四十一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王肅以為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

難毛詩評

一  
蠶花會

藻以為蒞設之於與與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

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本之季女取微主也其毛傳所

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

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

必先禮之於宗室既言禮之即云牲用魚芼之以蘋

藻是魚與蘋藻為禮之物若禮之為以禮教之則牲

用魚芼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教成之

祭為一魚為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

又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若非教

成之祭則大夫之妻助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

夫豈皆爲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  
矣傳何爲謙言大夫士祭於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  
奧爲牖下者矣據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  
文同芼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皆是毛實以  
此篇所陳爲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爲長謬矣孔穎達正義案此節不明標陳統之名而逐句駁王肅且末以孫毓爲謬是隱用統義也據補下皆倣此

鄭山有橋松

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位上位大  
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

難毛詩評

二

鐵花盒

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爲自相違戾斯不  
然矣忽之羣臣非二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  
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  
爲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同上

齊

齊譜云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  
烹焉齊人變風始作孫毓以爲哀公荒淫畱色怠慢  
朝政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  
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是興乎如此何怠慢  
之有也何愉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

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

諡未亡若有別責餘君作敘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

刺不斥言平夫人畱色雞鳴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

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

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各隨所作

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昭哲若此復何所

疑且衡門誘僖公愿而無立志則慙愿之人未必耽

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

反者乎况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按襄

公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

難毛詩評

三

鐵花盒

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

刺無節尙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

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正義

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孫毓曰按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卽所謂瑱懸當耳故

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統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

得名之爲統也故曰玉之瑱也夫設纓以爲冠不得

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

獨以瑱爲統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

毛王爲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爲充耳非

謂統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爲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爲飾非言以瓊華飾統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爲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統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爲青玉黃爲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卽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爲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爲統瓊華爲瑱也

同上

雜毛詩評

四

懽花會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孫毓云齊爲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來自由桓公不能禁制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魯之日襄公未爲君言寵妹則非也

同上

展我甥兮

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爾雅之明義未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或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

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

同上

唐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

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望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卽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脩其政乎且桓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

同上

雜毛詩評

五

懽花會

幽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鄭箋云喜讀爲饁饁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饗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糞缺如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嫗壘畝之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殮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爲之設食也說其爲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

皆仰食於田間乎同上

七月鳴鴉

三之日于相傳云幽土晚寒七月鳴鴉箋云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孫毓以為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於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温亦晚也同上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難三詩評

六

懺花齋

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為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為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為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破缺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為損傷也同上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鄭箋云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孫毓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天雨反風

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况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讎敵尚相阻疑何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為此說者以為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以周公之聖欲其速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公宜還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

小雅

魚麗于罍

傳云庶人不數罍數細也罍音古

陸德明釋文引陳氏

難毛詩評

七

懺花齋

不屬于毛不罹于裏

傳云毛在外陽以父言裏在內陰以母言孫毓謂傳為長而云母斥褒姒褒姒乃是太子之讎爾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厯於褒姒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正義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寵忍予

王肅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一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

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非徒如毓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彌應多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豈廢闕多時反不恨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爲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

難三詩評

八

戴花盒

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毓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毓之所說義亦不通按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爲周基六月爲尤盛則秋日當爲誰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爲殘虐何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頓

比一時中間獨爾闕絕也又毓言以爲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日不得更同於秋日不宜爲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

同上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工甸其田也且井邑工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工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爲禹亦工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日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臯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工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工甸之也故鄭以爲禹治而工甸之

同上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孫毓云凡詩賦之作皆總舉眾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

難毛詩評

九

戴花盒



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又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每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上同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饗其左右嘗其旨否

王肅云婦人無閭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偏則爲惠不普元說非也孫毓云古者

難毛詩評

十

戴花盒

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闕唯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甯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遽於其事婦子俱饗也田峻見其勤脩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餼非獨於南畝乃饗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爲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稅歛二章爲之祈報此章言恩澤深厚卒章言收穫宏多歷觀其次粲然有序甯當於

此甫說農人之家行饁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禮祀並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廁其間也且言曾孫來止卽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上無農人之文何得爲農人婦子乎既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從行於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外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蠶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決之非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爲急務蠶則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司之善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王者憂思深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

難毛詩評

十一

戴花盒

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使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王業而全宗祀也以予所親莫過於母使之俱觀辛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懸豳風同我婦子事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皆爲農人婦子也田峻所喜當喜農人之勤事文在饁彼之下是則喜其饗食非復說其勤勞何有國史吟咏立文若是哉王者從官非無常餼直以同循稼穡共食旨甘與夫秦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畝之農人賜田峻以酒食者天子所省

固無周徧值其所幸便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人之見饒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賚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爲籍田之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無刺廢籍之文箋之上下言不及籍下篇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於此豈令矜寡之人就籍田拮拾也又下章庾稼共此接連箋稱古今之稅法非爲籍田明矣同上有兔斯首

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首耳然案經有炮之燔難毛詩評

三 懺花會

之且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爲肉至薄明是并毛炮之不可爛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如置於火上是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於賓故言獻奏也同上

大雅

日嬪于京

孫毓云京師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大王肅以爲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

命之事而云祿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王季時爲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爲京師也孫毓以爲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日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同上

文定厥祥

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尙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如毓所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聖人有

難毛詩評

三 懺花會

作動爲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爲正法主於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之也下所言親迎造舟皆出文王之意故得後世遵之以爲王者之禮若王季使之然則是王季行王法無所美於文王也親迎造舟既文王所專則嘉止定祥亦是文王身矣復何所嫌而云文王不可哉同上

會朝清明

傳云會甲王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續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詰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首而妄難說耳同上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箋云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  
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  
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此不聞而得以助祭明  
有不聞之短而有所行之長故知有仁義而不聞達  
者亦用之也仁義之行行之美者倘能知其仁義所  
以得不聞達者仁義行之於心聞達習之於學有人  
能篤行而學問不長論語子夏說人有四行雖曰未  
學吾必謂之學矣是有不學而能行仁義也有孝悌  
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孝悌為長不諫為短也論語

難毛詩評

古 藏花盒

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既不好諫明有不能者矣  
亦得入廟言使人當如器之各施於一不求備具焉  
上言賢才之賢此言仁義之行者質是身內之性行  
則施仁之稱事在外內故質行異文此言文王志在  
長人以善不責其備言其意通容此人使助行禮耳  
不謂朝士皆此人也而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當  
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及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  
其意謂文王之朝皆是此輩非其難矣毓謂人行不  
備不得在朝是欲使文王為小人使人必求備也同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

孫毓云天觀眾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  
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為二王之後  
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  
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為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  
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  
者之後欲何為哉武王伐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則  
殷之末年夏后絕矣天安得而觀之周封夏後於杞  
殷後於宋國名異於代號然處殷世夏后不必稱夏  
若毛意必為夏後則何所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配  
紂其言指以惡紂不惡桀何須夜計年世責其追惡

難毛詩評

古 藏花盒

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  
言以配申也同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王肅孫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  
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為此辭誰所傳道  
然則鄭必以為天語文王者以下云帝謂文王子懷  
明德是天之自我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是教人詢  
謀也爾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之告語若為天意謂  
然則文不類也以文王舉必順天故作者致天之意  
言天謂文王耳豈須有人傳言之哉若是天謂文王

有此德復誰告詩人以天意而得知之也帝謂文王必責誰所傳道則上天監觀四方乃眷西顧豈復有人見其舉目迴首之時毛無別解明與鄭同上不長夏以革

箋云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變更王法者若號石父導王為非崇侯虎倡紂為無道變亂典刑者也而孫毓以創業改制為難非其難也上同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

難毛詩評

十六

鐵花盒

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此皆不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為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為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康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為乎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為違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即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成王使求自逸其為勸戒與此正同孔晁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戾乃天之

與地何其疏實而妄爭訟也上同

難孫氏毛詩評終

難三詩評

十七

鐵花盒



毛詩國風定本



毛詩國風定本

國風

正義曰大名在下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

關雎序正義曰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

化字誤也

又曰定本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俗本言之下有

者字誤也定本永歌之不足下無故字有故字

者亦誤也

又曰聞之者足以戒也俗本戒上有自字者誤

三詩國風定本

毛詩定本

定本直云足以戒也

又曰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

誤也

又曰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

關雎正義曰定本云鳥擊而有別

又曰定本苻接余也俗本苻下有菜字衍也

又曰定本章句在篇後

葛覃序正義曰定本后妃在父母家無之字化

天下以婦道無成字有者衍也

葛覃正義曰定本云王后織元統公侯夫人絃

綖卿之內子大帶俗本王后下有親字絃綖大

帶上有織字皆衍也

又曰定本歸上無曰字

卷耳正義曰定本我我臣也無使字

樛木序正義曰定本而無嫉妬之心焉焉作也

樛木正義曰定本云妃妾以禮義相與不作后

妃字於義是也

采芣序正義曰定本和平上無天下二字據箋

三詩國風定本

二

毛詩定本

則有者誤也

漢廣序正義曰定本先被作先受

漢廣正義曰定本遊女作游

又曰喬上竦無木字

汝墳序正義曰定本能閉上無婦人二字

汝墳正義曰定本箋之下云已見君子君子反

也於已反得見之俗本多不然

麟之趾正義曰定本作題

召南采芣正義曰定本作芣與俗本不同



又曰定本云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髮髻無去字

草蟲正義曰定本云阜螽蟻依爾雅云則俗本

云蟻螽者衍字也

又曰定本云薇草也

采蘋序正義曰定本云姆教婉婉勸禮本亦然

今俗云傅姆教之誤也又十有五而笄上無女

子二字有者亦非

采蘋正義曰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

下又云無足曰釜

又曰定本集注皆云大夫士祭於宗廟不作室

字

又曰定本禮作醴

甘棠正義曰定本集注於注內並無箋云

行露正義曰定本作材字

羔羊序正義曰定本鵲巢之功致也致上無所

字

羔羊正義曰定本退謂減膳更無食字

殷其雷序正義曰定本能閃其勤無勞字

殷其雷正義曰集注有箋云定本於此無箋云

誤也

野有死麕序正義曰俗本以天下大亂以下同

為鄭注者誤定本集注皆不然

野有死麕正義曰定本脫脫舒貌有貌字與俗本異

何彼穠矣序正義曰定本雖王姬無則字

邶風綠衣序正義曰定本妾上借者謂公子州

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

綠衣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

燕燕正義曰定本任大之下云塞塗也俗本塞

實也

終風正義曰寘賂也定本集注並同

凱風序正義曰俗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也定

本而成其志

匏有苦葉正義曰定本云雁隨陽無陰字

旄丘正義曰定本偷樂作愉樂

簡兮正義曰定本作御字

又曰定本渥厚也無漬字

泉水序正義曰定本作恩字

泉水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

北門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

靜女正義曰定本集注女吏皆作女史

又曰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

鄘風君子偕老序正義曰或者小字誤作人耳

俗本亦有無此一句者定本有之

君子偕老正義曰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縗絺

毛詩國風定本

五

舊本

俗本多云冬衣展衣蓋誤也

又曰定云禮記作種無衣字

桑中序正義曰定本云而不可止止下有然字

鶉之奔奔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居有常匹則

爲俱者誤也

定之方中正義曰定本椅梓屬無桐字於理是

也

又曰定本集注皆云可謂有德音與俗本不同

又曰定本云六尺恐誤也

淇奥正義曰俗本作人字者誤定本作仁

氓正義曰定本且且猶但但

芄蘭正義曰定本云然其德不稱服

河廣正義曰定本無亦字義亦通

王風中谷有蕓正義曰定本木作餘俗本作殊非

也

兔爰正義曰定本作操義竝得通

葛藟序正義曰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

譜

毛詩國風定本

六

舊本

葛藟正義曰定本及諸本又作后義亦通

丘中有麻正義曰定本云丘中境坳遠盡有麻

麥草木與俗本不同也

鄭風緇衣正義曰定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

服

羔裘正義曰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

女曰雞鳴序正義曰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

通

褰裳正義曰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

也義亦通

風雨正義曰定本無胡何二字

齊風甫田正義曰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若字

魏風陟岵正義曰傳言無草木曰岵下云有草

木曰岵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

唐風羔裘序正義曰俗本或其下有君衍字定

本無君字是也

羔裘正義曰定本祛袂末與禮合

鴉羽序正義曰定本繳皆作致

毛詩國風定本

七

鶴書堂藏書

采芡正義曰王肅諸本皆作為言定本作偽言

秦風序正義曰本或秦下有仲衍字定本直云

秦始附庸也

兼葭正義曰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

終南正義曰案集注本作岵定本作紀定本又

云畢道平如堂

陳風東門之枌正義曰定本云之子是子也

衡門序正義曰定本作扶持

墓門序正義曰定本直云民無萬字

株林正義曰定本無兮字

檜風素冠正義曰定本毛無腹字

隰有萋楚序正義曰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

淫字

匪風正義曰定本無怛傷之訓

曹風蜉蝣正義曰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渠螻

者誤也

又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

毛詩國風定本

八

鶴書堂藏書

也

候人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濟升雲也

又曰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

豳風七月正義曰定本竟作境

鳴鴉序正義曰定本貽作遺字

東山正義曰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

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

九罭正義曰本或心下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

而誤耳定本無西字

小雅

鹿鳴正義曰定本成禮作威禮也

又曰定本愉作偷

四牡正義曰定本云作樂以文王之道無周公

歌三字

又曰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又定本私恩

作思恩誤

皇皇者華正義曰定本亦有每雖

常棣正義曰定本經御作禦訓為禁集注亦然

毛詩國風定本

九

御書堂藏書

俗本以傳為御禦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

又曰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

俗本誤

伐木正義曰定本無宗字

又曰定本恨作限恐非也

天保正義曰先公謂后稷至諸盤俗本皆然定

本云諸盤至不密疑定本誤

又曰集注定本緬字作恆

采芣正義曰集注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

又曰定本無為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焉

又曰定本作脆腴之時

又曰定本無役字其理是也

出車正義曰定本云旃旃旒垂貌多一旃字又

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義

並通

魚麗正義曰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

不字誤也

又曰集注總作纓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

毛詩國風定本

十

御書堂藏書

又曰定本鯉鯛與鱣音同

南有嘉魚正義曰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

又曰定本式燕又思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

意欲復與燕加厚之也俗本多無此語

彤弓正義曰傳文直云旅弓矢千定本亦然故

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本無十旅二字矣俗本

有者誤也

菁菁者莪序正義曰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

六月序正義曰定本此序注言周室微而復興

美宣王之北伐也按集注及諸本並無此注

六月正義曰鉤擊作鈎般

采芑正義曰此本或云天子之服章弁服朱衣

纁裳者誤定本亦無纁字

又曰定本土卒勁勇作至勇

車攻正義曰定本云殷頰曰同誤也

又曰定本亦無廚字

河水正義曰集注及定本恣下有聽字

又曰定本云放衍無所入集注云放恣

祈父正義曰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

白駒正義曰毋愛女聲音定本集注皆然

我行其野正義曰定本作牛積

斯干序正義曰定本集注樂皆作落未知孰是

斯干正義曰定本作落

節南山正義曰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其傍倚

之山以木為土恐非

正月正義曰仇仇猶警警也定本無猶字

又曰定本曠作墮

十月之交正義曰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

而無正正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

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

小吳正義曰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

字衍也

又曰定本及集本有通聖上無人字

小宛正義曰定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鶉鶉也

又曰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温字

又曰集注定本皆作家俗本作處誤

小弁正義曰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羣

下或有飛亦衍字定本集本並無飛字

又曰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

又曰定本無旁所二字

巧言正義曰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

謂若會同則用盟若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

要用盟屬上為句義亦通也

又曰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

巷伯序正義曰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

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

巷伯正義曰定本踵作踵其義俱通

又曰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

谷風正義曰定本及集注本云草木無有不夙

葉菱枝者

四月正義曰定本廢訓爲太與鄭不同

北山正義曰定本集本並作議俗本作儀者誤也

詩國風卷下

十三

鄭詩箋

鼓鐘正義曰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

楚茨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

又曰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爲毛傳無箋云兩字

甫田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作賞義或然也

又曰定本疆境字作竟

大田正義曰定本集注積作積

又曰定本集注云滄雲興貌

又曰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

又曰定本集注辭下無赤字是也

瞻彼洛矣正義曰定本云一入曰韎韐

又曰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琕琕字從玉又以大夫琕琕恐非也

車鞶正義曰定本慰安也

賓之初筵序正義曰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飲食誤也

采芣正義曰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

又曰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紉弗也與爾雅不同

詩國風卷下

十四

鄭詩箋

角弓正義曰定本待作侍

都人士正義曰定本隆作降

又曰定本及集本捷下皆無然字

采芣正義曰俗本作觀觀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

漸漸之石序正義曰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

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

大雅

大明正義曰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

綿正義曰定本云散役事

械樸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舟行則與鄭不異或云舟止者誤也

旱麓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理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

思齊正義曰定本云保安射厭也

又曰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痕字義不得通

皇矣正義曰定本亦作應天

靈臺正義曰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

下武正義曰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為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

文王有聲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功莫大是也義亦得通

生民正義曰定本為實之言是按集注並為適又曰按集注云粟成意也定本以意為急恐非

毛詩國風定本

十五

鄭詩集注

也

又曰按集注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

又曰定本作恆集注皆作互字

又曰集注等皆為蹂黍定本為蹂米者誤也

又曰定本云孟春之令曰無月字

又曰定本集注皆云其馨香始上行俗本作上聞者誤也

行葦正義曰定本集注經皆作嘉

鳧鷖正義曰定本以若止其處集注云似若止

得其處集注是也

公劉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論難曰語

又曰定本云儉以質也

又曰定本影皆為景字

卷阿正義曰此本或云豫饌食者誤耳定本亦作饌字非也

又曰本或有士者衍字定本云大夫士有乘車

貳車非也

板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作達其意俗為達者誤

毛詩國風定本

其

鄭詩集注

也

又曰定本集注責以賦敘責字皆作素俗本為責誤矣

蕩正義曰定本培作倍

又曰定本作相興而力為之

抑正義曰定本集注於政事有所害於字皆作

喻與其理是也

桑柔正義曰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

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赫炙我欲有以退止我

毛詩國風定本

七

韓奕正義

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

雲漢正義曰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字

又曰温字定本作蘊

又曰定本及集注皆云子然遺失也俗本有無

字者誤也

又曰定本經中作如燠如焚

韓奕正義曰定本集注貢賦上皆無定字

又曰本或曲為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為曲字

又曰定本集注皆作獫狁字

江漢正義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

又曰定本集注毛傳皆有附庸二字

又曰定本為弛字非也

又曰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

常武序正義曰定本集注皆有然字

常武正義曰定本云舒序非也

瞻印正義曰定本作目俗本作自誤也

周頌

清廟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顯光也見也於義

為是

毛詩國風定本

十六

韓奕正義

又曰見承於人上或有不字衍字與不見厭相

涉為誤定本集注並無不字

維清正義曰定本集注祺字作禎

時邁正義曰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

臣工正義曰定本集注朝字作廟於義為是

豐年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秬

有瞽序正義曰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大字

敬之正義曰定本注云无謂天高又高在上



良耜序正義曰本或秋下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良耜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薺去茶蓼之事言

閔其勤若與俗本不同

絲衣正義曰定本娛作吳

般序正義曰定本般樂二字為鄭注

魯頌

駟正義曰定本集注髦字皆作鬣

又曰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雒字俗本多作駮

字

有駮正義曰定本集本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

字

又曰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

泮宮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

誤也

閔宮正義曰定本集注皆云殪紂於牧野殪是

殺非也

又曰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

毛詩國風定本

十九

禮書堂藏書

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

又曰定本集注皆作增字其義是也俗本作增

誤也

又曰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諾順兩字

又曰定本集注云路正也

又曰定本集注云孔碩甚姣美也與俗本異

又曰定本集注箋曼修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

之順與俗本不同

商頌

玄鳥序正義曰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

禘於其廟而後禘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

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

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

長發正義曰定本作浸字

又曰定本云如旌旗之繆旒著焉

殷武正義曰定本直云殷武武丁也

補遺

江漢正義曰本或往下有于於二字衍也定本

毛詩國風定本

三

禮書堂藏書

集注皆有于於二字有者是非衍也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正義曰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今定本作故

關雎序正義曰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

匏有苦葉正義曰今定本如此

碩人正義曰今定本云螭螭竭也無蟲字與爾

雅合

氓正義曰今定本云曾不念復其前言俗本多誤

竹竿正義曰今定本思作斯或誤

黍離正義曰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今定本文

當如此

東門之墀正義曰徧檢諸本字皆作壇今定本

作墀

雞鳴正義曰今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我是

子之訓則作與者非也

南山正義曰今定本失陰陽之正義亦通也

又曰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

爲種字也

載驅正義曰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

又云悌古文尙書以爲圍更無悌字義竝得通

猗嗟正義曰今定本云頤而長兮而與若義竝

通也

又曰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耳

葛屨正義曰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人者義

亦通

汾沮洳正義曰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

亦得通

陟岵序正義曰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

通也

衡門正義曰案今定本作樂飢

墓門正義曰今定本爲誰昔昔也合爾雅俗爲

誰疑辭也

候人正義曰今定本直云歲不熟無穀字

豳風七月正義曰今定本云蟠蒿也

又曰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

毛詩國風定本

三

御書堂藏

爲公子

蓼蕭正義曰今定本作外敷恐非也

都人士正義曰俗本瑋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

毛無實字

行葦正義曰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圍有桃

傳相涉誤耳

既醉序正義曰本或云告大平者此與維天之

命叙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

毛詩國風定本

三

御書堂藏

慈湖詩傳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余讀魯論為政之二章始未嘗不疑而難得其解蓋三百之詩今即二南觀之詠夫婦男女之事者殆十之七而關雎為風始所詠乃至反側思服并見乎辭則詩固有不可甚解者矣久之乃悟魯論所記聖人之言正恐後世必有不善讀詩而誤會其意者則無邪之教正非夫子不能作是言也然從來說詩者規規于章句訓故不失之碎則失之泥而究宣義理者又往往穿鑿以文已之說要於溫柔敦厚之旨去之既遠至於魯論無邪

慈湖詩傳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教尤多昧焉求其符於聖訓釐然有當於人心之本者其惟慈湖詩傳乎慈湖說易既駭怪流俗被異端之斥說詩亦迥不猶人以故千百年來訾訾之者往往而有然其務從本心證入究極義理期歸至當博覽廣證訓釋至精如謂將仲子叔于田諸什并非刺詩不當以厥後叔段之惡掩前時京人愛叔之善又謂晨風之二章六駮疑赤駮之訛下章山有芑棣隰有樹檟皆以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櫟實椽也今俗曰椽斗子味如栗棣如櫻桃可食楊椽實似梨而小一名赤羅又名山梨

又名鹿梨亦名鼠梨櫟駮椽皆果實可食喻秦國人材皆可用也凡此類皆駮毛義即左傳爾雅釋文時亦在駮辨之列淺學者視此乃不能無駭異矣然細抽繹詩意懷畏無折仁武美好之云反復言之豈可謂刺朱子於將仲子亦不謂其為刺詩於大叔于田既曰鄭人愛之如此又曰喜其無傷是叔于田二詩賦實事也即將仲子亦賦實事初無刺意若微諷莊公以戒抑叔段則容有之耳至於晨風之六駮朱亦據陸疏釋作梓榆是慈湖與朱傳多同世之訾訾慈湖者正蹈淺薄耳余

慈湖詩傳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曩既校刊慈湖易傳茲復取其詩傳刊行之謹引其說之一二冠於篇端以證其言大率根據魯論無邪之教而復抽繹經辭為之者絕非駮難立異穿鑿文飾之比昔揚子嘗稱異世必有知揚子雲者慈湖於當時已得樓攻媿之賞音謂皆前輩所未發今余敘此書而刊之亦冀異日復有攻媿其人庶幾知余言之非阿好也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後學張壽鏞序

四庫全書提要

慈湖詩傳二十卷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是書原本二十卷焦  
竑國史經籍志及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尚載其名而朱  
彝尊經義考註曰已佚今海內藏書咸集祕府而是書  
之目闕焉則彝尊所說為可信蓋竑之所錄皆據史志  
所載類多虛列虞稷徵刻書目亦多未見原書固不足  
盡據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袁輯成編仍勒為二十卷  
又從慈湖遺書內補錄自序一篇總論四條而以攻媿  
集所載樓鑰與簡論詩解書一通附於卷首其他論辨  
若干條各附本解之下以資考證至其總論列國雅頌  
之篇永樂大典此卷適缺無從採錄其公劉以下詩十  
六篇則永樂大典不載其傳豈亦如呂祖謙之讀詩記  
獨缺公劉以下諸篇抑在明初即已殘缺耶是書大要  
本孔子無邪之旨反覆發明而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  
為出自衛宏不足深信篇中所論如謂左傳不可據謂  
爾雅亦多誤謂陸德明多好異音謂鄭康成不善屬文  
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學之釋淇澳為多牽合而詆子夏

慈湖詩傳 提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小人儒蓋簡之學出陸九淵故高明之過至於放言  
自恣無所畏避其他箋釋文義如以聊樂我員之員為  
姓以六駁為赤駁之訛以天子葵之之葵有向日之義  
閒有附會穿鑿然其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  
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考核六書則自說文爾雅釋  
文以及史傳之音註無不悉蒐其訂證訓詁則自齊魯  
毛韓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謂折衷同異自  
成一家之言非其所作易傳以禪詰經者比也昔吳棫  
作詩補音十卷又別為韻補五卷韻補明人有刻本其  
書採摭詩騷以下及歐陽修蘇軾蘇轍之作頗為雜濫  
補音久佚惟此書所引尚存十之六七然往往以漢魏  
以下之韻牽合古音其病與韻補相等朱子語類謂才  
老補音亦有推不去者蓋即指此類顧炎武亦嘗作韻  
補正一書以糾其失考古音者固未可全以為準焉

慈湖詩傳 提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自序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

慈湖詩傳自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為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為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之矢死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逮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

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

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苟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為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羣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為哀為樂為喜為怒為怨

慈湖詩傳自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牆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邇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



嘗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於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  
其說韓與毛亦有善者今閒取焉案此篇從朱彝尊經義考補錄

慈湖詩傳自序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目錄

卷一

國風周南

卷二

國風召南

卷三

國風邶

卷四

國風鄘

慈湖詩傳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五

國風衛

卷六

國風王

國風鄭

卷七

國風齊

國風魏

卷八

國風唐

卷九

國風秦

國風陳

國風檜

卷十

國風曹

國風幽

卷十一

小雅一

鹿鳴至鶴鳴

卷十二

小雅二

祈父至雨無正

卷十三

慈湖詩傳 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雅三

小旻至四月

卷十四

小雅四

北山至裳裳者華

卷十五

小雅五

交交桑扈至何草不黃

卷十六

大雅一

文王至文王有聲

卷十七

大雅二

生民至召旻

卷十八

周頌

卷十九

魯頌

卷二十

商頌

附錄

樓鑰答楊敬仲論詩解

慈湖詩傳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卷一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是詩后妃思得貞靜之淑女以事君子求之之切至於寤寐不忘猗歟至哉此誠確無偽之心不忌不妬

慈湖詩傳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心即道心即天地之心鬼神之心百聖之心雎鳩關關貞靜之音居河洲尤見貞靜氣象淑女之貞靜窈窕似之遠求也窈窕淑令之女君子之所好求好求夫貞靜之女非好夫淫麗之色此無邪之心民勞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為民逖謂副民之所求或曰好仇仇匹也義亦通貞靜之女君子之所好尤為賢后妃之所好蓋求淑女以事君子后妃之職也故后妃思念淑女之德如雎鳩之貞靜又思亦君子之所好又思采荇供祭之時參差在水淑女相與左右比肩

共取於流水之中寤寐思求淑女不可得至於寤寐

思服於心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誠切如是詎有毫髮

忌妬之意介其閒乎思以琴瑟友之又思以鐘鼓樂

之油然純誠之心茲非道心歟茲非即天地之心歟

茲非即天地之變化歟茲豈不知道者所能測識其

萬分之一為周南召南者必心通乎此而後為不面

牆學者面牆比比而是雖明告之不省也故曰百姓

日用而不知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三百篇思無邪

之言世之所知思無邪之實世所未知如其未知但

慈湖詩傳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誦詠二南之詩自然道心興起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孔疏引金縢云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鳴

遂謂篇名皆作者所自名然詩人或有感動斐然而

作忽然而忘他日采詩者取之則其名未必本有他

人加之亦未可知也孔子不作詩序旨在於詩無序

可也關雎一詩而齊魯韓毛異義毛以為美齊魯韓

咸以為刺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

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瓚曰

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

辭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  
柝鼓人上堂今內傾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  
然周公之時康王猶未立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其義是也而又曰哀  
窈窕無傷善之心則差失詩旨本詩初無此情乃不  
悟孔子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言乃其音不言  
其詩致此差誤毛詩傳曰寤覺寐寢也鄉飲酒禮鄉  
射禮燕禮皆用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采蘋則關雎非刺詩甚明矧其辭旨情狀亦甚著平

慈湖詩傳卷一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靜誦久當自明推世攷德則關雎太妣之詩也非  
太妣作則武王周公述太妣之情狀而爲之若太妣  
本無此情武王周公自以意爲之則僞辭也何以風  
動天下而毛詩序不明言太妣何也自抑而下情狀  
不白者猶或強爲之辭奚獨於二南而不然深念夫  
二南用於鄉樂用於邦國周公必已經意又孔子屢  
以啓伯魚啓門人又屢言關雎門弟子宜有所問而  
此通言后妃之德餘篇略同當是孔子之所誨告不  
欲明言所作之人以支離人心欲後世誦詠三百篇

之詩知皆屬正辭正情足以感發人所自有之正心若  
於本詩之外贅曰某國某人之所作又序其所以然  
之故則誦詩者首見其國又見其人又見其故至於  
本詩將詩人不知所以然油然而動於中發諸聲音自  
中自正渾渾融融無所不通之妙如雲翳日如塵積  
鑑矣而况於置諸首而謂之序邪故孔子不作序按  
少牢饋食禮言某妃則大夫妻亦稱妃凡民曰妃耦  
則士庶之妻通稱妃后妃之德蓋天下之通義也故  
鄉樂用之門弟子審知其旨毛公自言其學自子夏

慈湖詩傳卷一

四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周南多通言后妃召南亦泛言夫人大夫妻罕指  
其人豈亦果有所自猶有聖人之微意邪若置諸篇  
端又名曰序則大乖矣自抑以下多指其人又乖矣  
至於曲推其意穿鑿其說如於關雎言哀窈窕無傷  
善之心詩中即無此情於殷其雷言勸以義詩中亦  
無此情於標有梅言男女得以及時詩中何但無此  
情正言其不及時此類奚可殫舉東漢書謂衛宏作  
毛詩序夫不聞子夏爲書而毛公始有傳衛宏又成  
其義而謂之序蓋子夏親近聖人無敢支離毛公衛

宏益差益遠使聖人大旨沈沒於雲氣塵埃之中吁其甚矣其有情文疑阻惟可作訓詁於後毛詩傳曰芼擇也其義未安禮云芼羹謂以菜爲羹也又云芼之以蘋藻謂菜用蘋藻也然則芼之爲菜也思得淑女左右其助以苻爲菜謂熟之和之成爲菜也補音云芼多讀如邈未詳簡觀古用韻亦不拘拘反切况芼音之轉如邈歟補音云思服蒲北切一作匍又作備士冠禮三加祝皆服與德叶秦泰山刻石賓服與脩飭叶碣石刻石咸服與滅息叶詩一十有六無用

慈湖詩傳卷一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房六切一讀者簡竊意方言所至不同匍作蒲北切則可服作蒲北切則未安安知服非扶北切即與今房六切同母今讀當亦有所自特徵訛爾補音云右采此禮切荀卿賦篇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禮者與杜篤論都賦采與已叶郭璞客傲采與裏叶陸雲贈顧尚書采與水叶琴友羽軌切朋也史記龜策傳與之爲友叶民眾咸喜易林坎之乾孝友與興起叶楚辭九章長友與有理叶漢天馬歌友與里叶崔駰達旨友與已叶按采有此苟切友有

云九切宜從兩讀例而詩用友韻凡十有一無作云九切者今定從一讀詩補音專於叶韻而於芼樂亦莫能通簡按詩固不能皆叶然歌詩之時樂之餘音亦頗叶芼音若芼樂二音皆舌居中則尤叶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漙爲絺爲綌服之無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汗我私薄澣我衣澣澣害否歸寧父母

補音於喈喈引尚書大傳載樂曰舟張辟離鷓鴣相

慈湖詩傳卷一

六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太玄樂首鐘鼓喈喈管絃嘒嘒或承之衰徐幹齊都賦喈喈與所奇叶陸雲贈鄭虔季喈喈與芳池叶說文以皆得聲漢蜀人趙賓好小數以爲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芟茲也顏師古曰芟音皆古芟與箕音同無斃弋灼切杖叔七發無斃與諾叶與石叶石常約切殷臣奇布賦無斃與濯叶禮記作射古射亦弋灼切 婦人樂爲絺綌尊敬師傳服澣濯念父母猶歟至哉此又道心即天地之心即鬼神之心即百聖之心道不離於日用惟無邪

而已矣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葛

葉大而蔓小故墜焉而深下俗謂墜下曰覃徒紺切

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文徒南切方音不同不可

知也而謂延也則未安蕩曰覃及鬼方謂深及鬼方

深遠義通大田覃耜耜端有宛然中深之狀實覃實

訃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曰潭加水以別其字

先儒徒用葛推義釋覃曰延然施即延也無乃重複

乎爾雅謂覃延也爾雅固多差且如謂詰誓謹也愷

悌發也愷曾也振古也此其差之甚者鄭康成雖好

述古猶不能盡從然則爾雅不可盡信說文曰長味

也蓋本延義从鹵从凵鹵鹹省不思五味何獨鹹潤

下作鹹海深故鹹鹹有深下義亭即厚字有深厚之

義故集韻云楚人名深曰潭按樓鑰云覃爾雅釋言

謂覃延相被及說文覃長味也从覃延也郭注皆

覃實許徒舍切又覃篆文覃省潭說文从水覃聲集

韻一說楚人名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為形聲如江

河从水而工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

其聲非有義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覃卻無

深義葛之蔓延故施於中谷亦未為重復也覃耜之

音刻疑是方言集韻以為利耜止以詩傳釋文為據

如八月剝剝音普卜反荆公以為養老剝剝之皮

而進之後行田野間羣兒相呼朴棗方知釋文之有

中深之狀下向有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

易有剝木為耜之義故以覃為利後儒求其說而不

獲及轉音為刻又轉字為耜今正其義平按何人斯

聲如字八句今本無之當是從樓說剛定我心易也韓詩作施於以知施音異其來久矣故釋

文云以豉反灌木叢木爾雅云木族生為灌莫莫闊

大之貌毛傳曰中谷谷中也溲煮之也精曰絺粗曰

紵敦厭也爾雅釋詁云射厭也郭注云詩曰服之無

敦疏云敦射音義同毛傳曰私燕服也害何也即曷

也書曰時曰害喪治亂謂之亂故此處治汗謂之汗

疏云鄭以衣為公衣澣謂濯之耳言其功淺也以公

對私為深淺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於好薄

猶略也於師氏之前有肅敬之心欲略汗澣頗有不

敢之意故薄也毛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

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

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夫人

善心即道心婦人志於女功躬節儉服澣濯念父母

而歸寧方是心油然而興互見錯出無非神用何本

何末而為詩序者判本末而裂之且曰則可以是詩

初無是情不省詩情贅立己意使天下後世平夷純

正質直之心鑿而穿之支而離之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俎矣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行如字京語頗與筐叶觥吉橫反補音姑黃切按原本姑

誤作如今依吳核韻補改正說文觥以黃得聲俗從光劉楨魯都

賦觥與觴叶鄭氏引詩皆作觥痛音鋪補音永懷胡

隈切釋名懷回也張衡東京賦允懷與來摧叶漢房

慈湖詩傳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歌懷與歸叶劉向九歎懷與頽叶左氏傳聲伯之

歌曰懷與瑰歸叶揚子雲酒箴懷與危叶 毛詩傳

曰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今俗謂頃為

空謂覆而空之也故俗謂筐筥之極小者為空蓋以

器小而難於取傾而出之可也以是得名歟集韻引

說文畚餅屬蒲器也或曰作畚音本餅音瓶鄭箋曰

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廣雅云泉耳亦云

胡泉江東或呼常泉或曰苓耳形如鼠耳叢生如盤

陸璣疏云卷耳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味

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璿呂氏曰周行周道也大東

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

周行此及大東皆道路鹿鳴乃道義鹿鳴之詩曰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示我以周家所行爾七月遵彼微

行謂桑下徑也小弁行有死人行道路也則周行為

周通之路益明若如春秋傳云各居其列所謂周行

也此左氏釋詩誤爾而毛詩傳不詳攷遂因其誤謂

周之列位左氏差誤亦多周世釋詩之誤者亦多不

可盡信為毛詩序者因是又差其旨而曰又當輔佐

君子求賢審官以婦人而干人主之職豈不大亂書

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卷耳之詩君夫人勞使人之

歸也殊無輔君子求賢審官之情觀是詩宛然有君

夫人憂閔賢臣勞役於道路酌金罍以勞其歸之情

狀而諸儒終不敢謂實有其事不敢明言雖鄭康成

詳於考禮亦不敢正言而曲其說蓋以聘禮使還無

夫人饗按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以好禮聞因嘗饗

其宗老師亥曰男女之饗是當時有男女相享之禮

記云大饗廢夫人之禮未廢故見諸詩歟使臣之還

慈湖詩傳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既饗勞之夫人又賞勞之於是序言使臣之勞役  
夫人憂閔之情夫人采采卷耳而不盈傾筐以其憂  
閔是臣奉使出疆不遑寧處故采不盈筐因念是臣  
之賢而今真諸通道而遠役惟賢故使之惟賢故懷  
之君臣同體君夫人又同體故古者夫人有是禮亦  
有是情有情斯有禮禮無僞夫人思使臣升陟崔嵬  
之高謂踰山之道也馬亦勞苦而虺隤矣言我馬者  
親之如一家也姑且也我姑酌金罍之酒以勞之喜  
其既歸既見既勞不復永永憂懷矣今俗語有且喜

慈湖詩傳卷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辭有且辨具少飲食以勞享之辭皆喜其遠歸之  
情狀毛詩傳曰實置也陟升也人君黃金罍疏云韓  
詩說天子罍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  
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太一石  
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周禮司尊彝云皆云罍  
諸臣之所酢爾雅云山脊曰岡毛詩傳曰玄馬病則  
黃兕觥角爵也爾雅云兕似牛郭注云一角青色韓  
詩說觥五升毛詩說觥大七升疏云禮器曰宗廟之  
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

牲二爵三觚四解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禮圖云  
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地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  
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桑扈絲衣皆云兕  
觥其觥明爲罰而不犯然七月卒章躋彼公堂稱彼  
兕觥萬壽無疆與此卷耳詩皆無爲罰之意得非周  
公作禮始定禮器以七升之觥爲罰爵歟抑角爵之  
異稱歟爾雅云土戴石爲罍郭注云土山上有石者  
而毛傳曰石山戴土曰罍差矣毛傳曰瘡病也痛亦  
病也云何者謂說何言則蓋可閔之甚也卒於長吁

慈湖詩傳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言以繼之猗歎至歎此憂閔其使臣之心非正心  
歟正心非道心歟卽關雎葛覃之心葛覃卷耳當亦  
太妯之詩然觀詩者正不必推求其人三百篇中或  
誦或歌皆足以興起人之道心此孔子刪詩之大旨  
而人知此信此者亦寡

南有樛木葛藟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  
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繁之樂只  
君子福履成之

毛詩序差誤既多既甚理難盡信今觀是詩殊無后



妃之狀惟言君子爾毛詩傳亦未嘗言后妃亦未嘗言不妬忌獨爲序者始立其說曰后妃不妬忌鄭箋又從而和之故諸儒從其後而不可告語矣學者觀書奚可雷同不復攷察至是益信東漢書謂衛宏作毛詩序果明驗矣與毛公傳異而又差謬太甚是詩當曰君子逮下也毛傳曰木下曲曰樛按今鄭箋本木誤作本綏安也繁旋也爾雅釋木云下曲曰杓釋者引是詩樛木爲證蓋杓樛音義同陸璣云藟一名巨苾似燕奠亦延蔓生葉似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

慈湖詩傳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是詩者偶見樛木在其南故取以爲喻不必遠書

南土也鄭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按原本脫

下故字今校補得繫而蔓之簡謂此喻君子禮賢下士故賢

士之在下者由是而升大抵自賢滿假者多嚴厲虛

懷下士者多樂易詩人於是贊其德曰樂哉君子又

祝其福曰願君子常有福而安荒者蒙之偏也將者

與之俱也願君子行履常與福俱也曰將順曰將迎

皆與之俱也曰將持曰相將卽次第皆與之俱也曰

將軍者將軍眾而與之俱也能將其軍則其體大矣

故主大義其轉音則子漾反只語音也止只之皆一音而記之者偶不同也只說文曰語已辭也嗚呼此逮下之心與夫詩人愛敬其君子贊之祝之之心皆道心而人往往多不信其爲道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陸璣疏云今人爲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騰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毛詩傳曰螽斯蚣蝮也疏

慈湖詩傳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此言螽斯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

釋蟲云蜚螽蚣蝮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璣疏云

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

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以兩股相切作

聲聞數十步按爾雅釋蟲蜚螽蚣蝮釋曰周南作螽

斯一名蚣蝮餘同詩疏然長而青長角長股作春黍

之狀作聲者乃閒見不多春黍殆非此螽斯也若蝗

則多矣釋蟲土螽蟻谿者殆蝗邪蝗生子於土中釋

曰土蟲一名虻蝻今俗曰螻蝻者卽蝗也色或青或

駢能跳能飛若旱乾蝗作不勝其多害稼甚平時蝻  
蟻在田閒亦多於他蟲若稍多亦害稼蓋盛而爲災  
則曰蝗不爲災則曰蝻蟻亦多能飛羽謂羽多然則  
螽斯謂是爾說說言其多螽蟻言其盛飛作聲揖揖  
言其羽多相比密子孫多謂之宜子孫猶宜民宜人  
宜黍稷宜家振肅敬振整也子孫多故曰振振音眞  
者鄉音輕清歟子孫長少次第循序或行或列如繩  
然螽蟻盛而有聲也是詩以螽斯羽喻子孫眾多爾  
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妬忌惟序乃言不妬忌序所

慈湖詩傳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必推原及於不妬忌者意謂止言子孫眾多則義  
味不深故推及之吁此正學者面牆之見不悟道不  
離于平常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以一言蔽詩  
曰思無邪而已初無高奇幽深今子孫眾多如螽斯  
羽何邪之有振振繩繩何邪之有既無邪僻非道而  
何何必外求其義不妬忌雖爲善而於螽斯之詩言  
之則爲贅則爲不知道於以驗衛宏之學又不逮毛  
公遠甚衛宏作序往往亦本毛義而又多置己意焉  
故益差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  
黃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  
于歸宜其家人

桃生榮天好其華灼灼女之顏色似之之子女子也  
婦人謂嫁曰歸其居室家甚宜不必分男有室女有  
家也黃者實之貌有子之象也其葉蓁蓁庶事咸宜  
之象也宜其家人一家之人咸宜之也相安也此夫  
婦和樂之正情也非邪僻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說  
以動歸妹也妹少女也雖說而非邪正心也道心也

慈湖詩傳卷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序者不達是道必於詩外推及后妃所致又及不  
妬忌不妬忌誠善而於桃天之詩言之則爲贅則爲  
不知道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妬忌所致於以益驗  
序果衛宏所作 補音云其華芳無切郭璞云江東  
謂華爲敷陸德明亦云古讀華如敷易曰枯楊生敷  
老婦得其士夫記曰不當華而華楚大夫屈原九歌  
瑤華與離居叶漢齋房樂章華與都叶揚子反騷重  
華與蒼梧叶光武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  
麗華急就章芑華與藜蘆叶易林云桃夭少華季女

宜家君子樂潛長利止居家公胡切左氏傳伯姬之  
占曰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虞人  
之箴曰武不可從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  
夫屈原楚辭厥家與封狐叶戰國策歌曰長鈇歸來  
乎食無魚又曰長鈇歸來乎無以為家揚子雲酒箴  
家與乎協龜筮傳漁者幾何家誰名為預且或曰家  
本音姑為阿家家即姑也未詳按華有胡瓜切家有  
居牙切宜從有兩讀例而詩八用華韻七用家韻無  
叶此二音者今從定一讀且子余切

慈湖詩傳卷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置施  
于中逵赴赴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赴赴  
武夫公侯腹心

毛傳曰肅肅敬也兔置兔罟也丁丁椽杙聲也赴赴  
武貌爾雅云干扞也孫炎云干盾自蔽扞鄭箋云干  
也城也皆以禦難也爾雅云兔罟謂之置李巡曰兔  
自作徑路張置捕之也爾雅釋宮云楹謂之杙郭注  
云楹也是詩疏云此丁丁連椽之杙木傳亦云丁丁  
伐木聲爾雅釋宮云九達謂之達此達山林中九達

之徑爾仇疑逋字之差關雎云君子好逋此言兔置  
者之賢公侯之所好所求也施謂張施其罟中逵逵  
中也中林林中也周德化之盛至於兔置之武夫赴  
赴肅肅德容如此可以為公侯禦難衛民如干如城  
公侯之好逋所信任如腹如心則成人有德小子有  
造於是乎驗此乃太王王季文王積德於上太任太  
妃之化則偏矣毛傳未嘗言后妃之化獨序有是說  
則序為衛宏所作益明簡誦詠兔置之詩亦覺起敬

慈湖詩傳卷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起慕莊肅子諒之心油然而生不知所以始亦不知  
所以終道心融融此人心所同千古所同天地四時  
之所同鬼神之所同 補音云好仇渠之切漢趙王  
之歌曰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  
仇史記龜策傳囚而辱之王難遺之江河必怒務求  
報仇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  
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  
芣苢薄言禩之

人感於物而爲言爲音無非道者惟流而入於邪則昏則迷茅苜無邪之詩也無邪則無往而非道先儒不知道顧於坦夷無說之中外起意說必推及於后妃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雖非邪言實失本旨茅苜雖曰車前所治難產遂謂婦人采之此容或有之又安知茅苜無他治及他用乎殆不可必言婦人也薄猶略也言語助之辭也薄言有優游不迫之意撥取之易也易曰患至撥也毛詩傳曰拾也卽指也以爪拾取之易也將則一握所取多也爾雅釋器云執衽謂之衽扱衽謂之襜蓋扱衽而扱之於帶也汾沮洳言采其蕢孔疏引陸璣疏云今澤蕢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據此則茅苜亦可食矣釋草云茅苜馬蔞車前郭注云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璣疏云車前一名當道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煮作茹按原本作字誤其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茅苜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貢土地異物以爲貢贄

慈湖詩傳卷一

十九

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非周南婦人所得采然周亦西戎之地二說不同當兩存之以俟後人然孔子所取是詩之大旨則不在是孔子所取取其無邪無邪卽道道心庸常無可言者正不必於詩外求說且采采茅苜之時何說之可言撥將衽襜之時何說之可言孔子曰子欲無言正以明道無俟乎言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非謂民無此道也民日用此道而自不知故鮮德其實庸常日用皆道學者迷焉故必求說索意 襜或作擷補音有羽軌切說文脩消鮪皆以有得聲史記封禪頌有與祉叶龜筮傳有與紀叶司馬相如敘傳有與始叶班固西都賦有與里叶傳毅洛都賦有與時叶按采有此苟切有有云九切宜從兩讀例而詩十用有韻無作云九切者今定從一讀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

慈湖詩傳卷一

二十四

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不敢犯禮之心即正心亦道心亦天地鬼神之心  
彼不知道者必以為相近之心非精微之心吾則曰  
此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孔子曰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知此者奚止千無一萬無一無惑乎  
為序者不足於此而推於文王也序曰漢廣德廣所  
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  
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是其為言非不善惟不明乎道  
不明乎是詩之道心而贅為說焉則亦足以亂人之

慈湖詩傳卷一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心故不可用知夫關雎太姒之詩而不言太姒惟  
曰后妃之德則漢廣不必推文王矣毛傳曰南方之  
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疏云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  
止息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爾雅  
釋水云潛行為泳郭注云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  
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毛傳曰永長方汙爾雅釋言  
云舫汙也郭注云水中籜筏孫炎云水中為桴筏也  
方言云汙謂之籜籜謂之筏爾雅釋引此漢廣不可  
方思以釋舫汙論語云乘桴浮於海注云編竹木大

曰筏小曰桴是也舫方桴汙音義同釋言又云舫舟

也郭注云竝兩船釋水云大夫方舟然則舫方雖通  
用而有或舟或筏之不同江既湍急深險而又永長  
不可方筏喬木不可休息江漢不可永泳皆以喻女  
之貞潔不可遽然不以禮而求刈楚刈蕞以秣馬駒  
是退而以禮求之也遊或作游錯雜也於雜薪之中  
而刈其楚楚者毛傳曰蕞草中之翹翹然疏引爾雅  
釋草購蕞蕞郭云蕞蕞蒿也按原本脫下生下田  
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

慈湖詩傳卷一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  
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毛傳曰秣養也六  
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疏曰庾人云八尺以上  
為龍七尺以上為騾六尺以上為馬以次差之故知  
五尺以上也秣馬及駒將以親迎歟 補音云泳于  
誑切郭璞江賦紫莢熒熒煜以蔽被綠苔鬱鬱乎砌上  
帆蒙籠以蓋嶼萍實出而漂泳正用此讀方甫妄切  
爾雅舫汙也疏云水中為汙筏也漢廣不可方思舫  
方同馬滿補切秦瑯琊刻石澤及牛馬索隱音姥漢

書僕射莽何羅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通合侯馬通  
今言莽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顏師古莽  
莫戶切案必易馬為莽者以馬與莽皆滿補切左氏  
傳辛廖之占曰震為土車從馬又童謠曰鴝鵒之羽  
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屈原離騷經登閭風而緹馬與  
哀高丘之無女叶韻九歌繫四馬與擊鳴鼓叶韻漢  
樂章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野上與切其糞  
一讀力侯切其駒一讀居侯切易林蹇之豫曰川深  
難遊水為我憂多虛少實命鹿為駒

慈湖詩傳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汝墳伐  
其條肆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鱸尾王室如燬雖則  
如燬父母孔邇

爾雅釋水云漢為潛江為沱汝為瀆郭注引詩曰遵  
彼汝墳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然則毛詩作墳殆  
字誤歟爾雅占書春秋元命苞云子夏問夫子作春  
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何則爾雅乃孔子以前之書  
當以爾雅為正爾雅他文雖有可疑而此汝墳辭旨  
重複明著而毛詩別無明證毛傳曰遵循也汝水名

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肆餘也斬而復  
生曰肆遐遠也鱸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孔甚邇  
近也揚子言方云悼惄悴憊傷也自關而東汝頽陳  
楚之閒通語也汝謂之惄秦謂之悼云云又云憂也  
悵也婦人敬其夫曰君子夫遠役未歸其妻伐薪於  
汝墳之側思念其夫惄焉如朝飢勞心甚則氣虛如  
飢雖食難飽雖暫飽旋飢此勞心甚者之疾狀諸儒  
咸以調為朝蓋本朝字一訛而為朝再訛而為調歟  
今當音朝釋文音周末安蓋因別本作朝朝亦無義

慈湖詩傳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悟其訛也既見君子其夫婦既見則曰不我遐棄  
絳情相悅之辭也曰今不遠棄我矣君子勞苦顏色  
瘦病如魚勞尾赤所以然者紂在上王室如火燬暴  
亂不得寧也雖則如燬而父母甚近意恐其夫或憚  
其勞苦或怠或逃懼將得罪累及父母是詩憂念其  
君子之心憂累及父母之心勉君子以正之心即道  
心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  
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是序雖足以見當時  
事情而首言道化於以知為序者不知是詩之道而

外求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麟字趾字下皆遺

慈湖詩傳卷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卷一

慈湖詩傳卷二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孔子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人知夫婦之即天地則一而不二正而不邪化生而無為為序者不明乎道故不足於此詩而於詩外起說曰夫人之德也德如

慈湖詩傳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鳩鳩又及於國君積行累功如此為周南召南而欲不正牆面不可得矣爾雅釋鳥云鳩鳩郭云布穀未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鳩鳩者乃居鵲巢是為鳩鳩魯昭公三十五年鳩鳩來巢而公如乾侯終於乾侯此亦假他巢之應也故文武之世已有童謡曰鳩鳩踈踈公在乾侯矧鳩鳩亦鳩鳩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云鳩鳩方言云戴勝今審究戴勝首有竦毛鳩鳩亦有之而鳩鳩身色黑戴勝身色駉而稍長大豈埤蒼考之未審歟布穀一名穫穀其

音渾然鵠鵠其音亟然稜穀色駸頸有斑者李氏亦

以鵠鵠為鵠鵠按樓鑰云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攷之當如此詳密鵠鵠之為鵠鵠甚明浙

人呼為八哥兒川人呼為阿八所謂音如布穀者乃

今斑鳩俗謂之步姑其性雖拙粗能為巢戴勝首有

疎毛向後鵠鵠疎毛直上又自不同鳴鳩之刺不壹

正所謂鵠鵠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歐公言拙

鳩極然不知此乃鵠鵠也呂氏具載皆未當也毛詩傳曰百兩百乘也諸侯

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疏云書序云武王戎車

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風俗通以為車有兩輪故

稱兩鄭箋云御迎也毛傳云將送也方有之也盈滿

也子貢方人謂比方人物也此姪娣相比故云方歟

慈湖詩傳卷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婦人謂嫁曰歸成之成其禮歟觀是詩惟言婚姻夫

婦之禮鳩居鵠巢如婦來居夫室不必推言均一之

德毛傳惟言鵠鵠不自為巢居鵠之成巢不言鵠鵠

均一之德獨衛宏之序與鄭康成之箋言之鵠鵠誠

有均一之德其在此詩則或可略言不可專言蓋此

詩於均一之意不甚著而婚姻之禮甚詳衛鄭不深

信婚姻即天地之大義故不足焉而諄諄外求其義

此不可不辨非小故蓋明三百篇思無邪之大道剖

學者正面之牆 補音云居姬御切周易屯見而不

失其居蒙雜而著韋元成復玷詩昔我之隊畏不此

居今我度茲戚戚其懼揚子雲衛尉箴茫茫上天崇

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張衡西京賦外有蘭臺

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博雅注云

尻几聲今居乃箕倨字也居慮切故補音用王肅讀

魚據切簡謂居有姬音者姑慈切今方言有之則去

聲姑自切矣御即迂之方音聘禮以訝為梧梧御同

音特高下不同耳居姑自切庶於迂音通豈至漢世

始轉而為魚據切歟

慈湖詩傳卷一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以采芣于沼于汜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芣于

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

祁祁薄言還歸

被皮寄切僮音同祁巨私反此供祭祀之心勤敬之

心即道心即聖賢之心即天地鬼神之心毛傳芣皤

蒿也于於沼池汜渚也公侯夫人執芣菜以助祭爾

雅釋草云芣皤蒿郭云白蒿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

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汜詩疏云白蒿非水菜此言

沼汜者謂於其旁采之也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



水中也毛傳曰宮廟也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祁祁舒遲也薄猶略也言語助之辭也薄言還歸雖可以還歸而其肅敬若有不敢之意故曰薄言故曰祁祁祁祁之容雖舒遲而非肆也序曰夫人不失職也言非不善而不明夫人之敬心惟曰不失職猶求諸外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

慈湖詩傳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嘒於遙反趨託歷反降補音胡攻切孟子曰泔水者

洪水也楚辭四用降韻徐邈皆胡攻切揚子雲河東

賦下降與豐隆叶馬融笛賦五降與八風叶阮籍寄

懷詩降與維叶韓愈劉統軍碑詞琳後來降公不有

功嘒張力反爾雅釋蟲云阜螽螽草螽負螽郭注引

此詩趨趨阜螽以釋阜螽螽嘒嘒草螽以釋草蟲負

螽爾雅釋草蟲一名負螽一名常羊郭注同陸璣云

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按原本茅誤作毛

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充州人

謂之騰許慎云蝗螽螽螽也蝗即螽蟴詳釋

見螽斯篇草蟲名負螽則草蟲與螽率相從與以是

為名觀是詩首章相從之狀則與爾雅負螽之名符

合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以喻夫婦之道君子謂夫

也夫久於外而未歸其妻念之深至於憂心忡忡嘒

嘒至於傷悲及其歸而既見既覯我心則降下安止

則說樂則夷平觀者觀遇明著夫婦之道而聖人取

焉者婦隨而不倡樂而不淫正而非邪即鵲巢之道

慈湖詩傳卷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歸妹之義天地陰陽之和衛宏不明乎道故於詩外

起說曰大丈夫能以禮自防也本詩初無自防之情

又何以知其非士妻穿鑿害道無乃太甚乎爾雅釋

草云蕨薺郭注云江西謂之薺按今鄭箋本作薺毛詩傳曰

薇菜也疏引陸璣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

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

宗廟祭祀而爾雅云薇垂水郭云生於水邊釋不引

陸璣疏云薇有兩種豈亦生於山作爾雅釋草者不

盡知邪於采蕨采薇之時而思其夫故云

于以采蘋南澗之瀕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  
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  
尸之有齊季女

按此篇永樂大典闕卷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  
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補音伐一讀扶廢切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考工記  
以象伐也劉昌宗皆讀扶廢切柳下妻誅惠曰夫子  
之不伐兮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屬兮徐幹

慈湖詩傳卷一

六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西征賦西伐與舊制叶左思魏都賦伐與制叶一讀

蒲撥切字本作艾開元五經文字友音跋犬走貌詩

勿剪勿伐或作跋茝一讀蒲昧切周官中夏教茝舍

鄭注云茝讀如萊沛之沛敗蒲昧切荀卿賦篇功立

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賈誼鵬賦

亦與世叶東方朔七諫滅敗與留滯叶漢書敘傳敗

與制叶郤正釋譏敗與又叶 范氏曰蔽芾盛也毛

詩傳曰甘棠杜也憩息也說舍也鄭箋云茝草舍也

召伯止舍棠下國人被其德思其人敬其樹爾雅釋

木云杜甘棠又云赤者杜白者棠然四明山之東有

杜而白地名曰杜則赤棠白棠皆可以言杜而白者

非杜之常歟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

白美惡子白色為甘棠少酢滑美赤棠子滯而酢無

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杜傳曰杜赤棠是也周禮

中夏教茝舍注曰舍草止也拜伐而倒之如拜也說

本或作稅此愛敬賢德之心忠厚之心乃油然而發於

中曰勿剪勿伐勿敗勿拜不勉不強豈非道心為序

者未明乎道乃外求其義曰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美

慈湖詩傳卷一

七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召伯也召伯誠可美而是詩念賢感德不已乃國人

之道心不明本詩之道心而徒求外說如此為周南

召南豈不面牆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

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

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

訟亦不女從

夜補音允具切原本脫此六字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蘭膏

明滅華燈錯陸雲歲暮賦夜與暮叶又張二侯頌夜

與故叶易林被髮長夜與誤叶五日六夜與暮叶明月照夜與故叶獨宿憎夜與故叶晨夜與露叶訟太玄從首從不淑禍不可訟也從微微後得功也摯虞愍懷太子文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潘岳關中詩訟與空叶易林井之益訟與功叶

此貞女不可干犯之正心卽道心而序曰召伯聽訟也又失之矣召南之境有此貞女爾是訟非必召伯所聽也召伯賢明必不置貞女於獄序曰又哀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序意

蘇湖詩傳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歸於教終不省是詩明敘貞女終不從於非禮之心是謂正心卽聖賢之心可以通天感鬼神感動萬世之心孔子所取者在此爲序者面牆無覩有道而莫之見故旁推外索此學者不知道之通患夙早也早行多露夜行亦多露豈不可以夙夜而行謂夫行則多露也故不行露如非禮之汗我女速我獄往往或者疑我已從女女已有家也不知我實未嘗爲女所汗也故雀穿我屋疑雀有角不知雀實無角也又喻鼠穿墉疑於有牙而實無牙女雖強汗我終不

從女也室家不足者終不與女爲室家也毛傳曰厭浥溼意也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墉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補音皮蒲禾切說文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白褻魯國記曰陳子游爲魯相蕃子也國人爲諱改番曰皮案國人所以諱者以番與蕃字形相類所以改番爲皮者以番與皮同蒲禾切左氏華元謂役者曰牛則

蘇湖詩傳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皮厚兕尙多棄甲則那役者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紵徒何反 羔羊之裘委蛇之容道心和融百聖所同毛傳曰小曰羔大曰羊古者素絲以英裘大夫羔裘以居疏用羔裘之皮以爲裘縫殺得制素絲爲英飾其紵數有五爾雅釋訓曰紵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紵之爲界域詩疏云五紵旣爲縫則五紵五總亦爲縫也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織素絲爲組紉以英飾裘之縫中若爲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于旌曰素絲組之疏所謂視見其五者謂兩袖各一及前

211 (901)

襟一縫歎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朱氏曰

自從也公朝也委蛇者行步委曲如蛇也釋文作蛇

因韓詩作逶迤遂以毛詩為非而轉音蛇之音移蓋

陸德明好異之過泥蛇與蛇協韻若音移則不協委

蛇者徐行委曲之狀相者有曰鵝行鴨步為貴人相

鵝鴨行亦委曲蛇行亦委曲補音蛇唐何切易林長

尾蟻蛇畫地為河揚子雲反離騷委蛇與九歌叶張

衡西京賦蛇與蟻叶郭璞流沙贊委蛇與餘波叶東

方朔詩蛇與按叶毛氏此義與君子偕老委蛇之義

慈湖詩傳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同釋文又云沈讀作委委蛇蛇序曰羔羊鵲巢之功

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

羔羊比德羔羊容或有之而詩旨不甚明著惟見舒

遲雍容雖無義之可尋而庸常即道無邪即道故曰

中庸又曰王道平平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學者率舍常而求奇舍近而求遠故日用其道

而不自知文王之化鵲巢之功豈曰無之惟不明是

詩之道而旁求外取為害道爾毛傳亦無序意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

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閱其君子勤勞之心自是正心道心衛宏強起其說

曰勸以義詩中無此情也毛公亦未嘗有此義雷方

動雨將至君子亟行莫敢少止急趨期會異於平時

故曰何此言違莫敢或遑也振振歎其君子愛之故

美之歸哉歸哉臨違告以訖事早歸此人之常情常

言鄭康成因序曰勸以義遂曲說求合乎序曰君子

慈湖詩傳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為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

詩旨人情斷斷乎無此蓋因夫衛宏不知庸常無邪

之即道故穿鑿其義鄭不知漢史衛宏作序之實以

為毛公之前已有序曰至毛公乃分眾議各置篇端

意謂古作而不敢違故曲就其說亦鄭不知道與序

同又鄭不善於文又好穿鑿故也又諸儒多以雷生

義亦鑿非詩人本情振振肅敬之容孟斯云子孫振

振麟之趾云振振公子皆言肅敬鄉音之輕清者為

真毛傳謂振振信厚其義未安山南曰陽殷陸音隱

未安隱音之輕清則爲殷本詩方音則然何必改讀  
義則隱爾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三  
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頃筐暨之求我庶士迨  
其謂之

按此篇承樂大典闕卷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  
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補音昴力求反毛鄭義皆作畱說文以𠬞得聲集韻

慈湖詩傳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紉園刊本

音畱正引此詩漢志二十八舍亦作畱言陽氣之精  
畱也 星有大小此獨言小者妾自比其微也嘒微

小貌三五與小星連文謂小星或三或五三非謂心

五非謂柳也毛傳謂三心五嘒四時更見其義未安

在東乃宵征時所見小星三五在東因以自況在東

亦眾妾在旁之象若在南正有夫人之象後章維參

與昴文不連則別起意參昴皆有夫星亦皆有小星

此則明指參昴大小不齊大如夫人小如眾妾命寔

不同是詩言肅肅宵征則不敢不敬宵征夜行也妾

賤往進御於君也夙夜奉公事不敢不勤裋單衣也  
抱衾與裯以進御故也雖賤雖勞而心安於命知有

貴賤而自安於賤者正也夫正一而已矣在妾則賤

則勞在夫人則貴則佚一也一者道也惟知是道故

賤安於賤而不僭貴而不驕於貴而能逮下序曰小

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

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然不首明妾安於命之

正亦微差矣猶如也不猶者己之命不如夫人之命

也寔是也韓詩作實

慈湖詩傳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紉園刊本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  
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汜之子歸不我過不  
我過其嘯也歌

汜音祀補音養里切爾雅釋水決復入爲汜汜已也

如出有所爲畢已復還而入也楚詞天問出自湯谷

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按原本脫楚詞以下

說文汜從水已聲詩江有汜又曰汜從水叵聲詩江

有汜徐鍇曰汜音義同集韻皆養里切簡攷記詳

里切其義則已後人欲別其爲水故讀作祀歟集韻

於汜漚又竝言祀象齒切亦皆以此詩為證按此段音釋下

應有詩解大典原本恐有脫簡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楸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尫也吠

按此篇永樂大典關卷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慈湖詩傳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穠奴容反棣徒帝反華音敷下同說見桃夭補音車斤於切劉熙釋名車古者音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式遮切韋昭謂從漢始有居音引易載鬼一車詩王姬之車為證不知華本音敷而車與塗弧叶用尤顯然見其為居其論疏矣簡謂居有姬音乃姑慈切則車亦有此音今方言有之而士大夫則必斤於切是詩言王姬下嫁親迎盛禮車從肅離詩人又知王姬文王之孫迎者齊侯之子有懷德之心有敬貴之心雖不指言德行然而無邪也無邪即道即德

衛宏未明乎道意二南之詩必有德義可言故穿鑿

曲推肅離為王姬之德夫車行和緩已有肅敬之狀

矧從者咸肅敬乎詩明言王姬之車而序以為王姬

執婦道以成肅離之德鄭箋又釋之為往謂王姬往

車鄭既不達於文衛鄭皆又不知道穿鑿可笑如此

言詩適以病詩如此為周南召南其亦正牆面而已

矣毛傳曰穠猶戎戎也唐棣棣武王女文王孫適齊

侯之子伊維緡綸也爾雅釋木云唐棣棣郭注云似

白楊陸璣云萸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其華或

白或赤本作郁李許慎曰白棣也華如李而小如櫻

桃又有赤棣子如郁李而小何彼穠盛乎其華如唐

棣也豈不肅離乎王姬之車也然則唐棣之華肅離

皆言王姬車從之儀也初章唐棣之華言車從儀物

則次章言華如桃李亦謂車從儀物可知矣平王猶

言寧王也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

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其鈞維何必以絲為緡而後

可以喻齊侯之子所以獲迎王姬者備諸禮節而後

可也韓詩棣作莪補音孫須倫切荀卿書注云漢宣

慈湖詩傳卷一

十五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爲孫卿五子之歌孫與君叶揚子雲元后誅孫與新叶馬融笛賦孫與聲叶崔駰韞銘孫與臻叶漢書敘傳孫與瀕叶又與信叶師古信合韻音新案荀與孫古既皆音詢俱爲嫌名劉向獨諱荀而不諱孫者漢雖不諱嫌名如以雉爲野雞不諱治國之治然偏傍之同者已或諱之不能盡如三代之時矣

彼茁者葭壹廢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慈湖詩傳卷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爾雅釋草云葭蘆郭云葦也毛詩傳曰茁出也葭蘆也蓬草名也豝牝曰豝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陸璣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釋獸云豝生三縱二師一特郭云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彼葭蓬始生茁然之時於是春田有五豝聚焉而射者一發之有五縱聚焉而射者一發之是時獲騶虞瑞獸焉咸歎訝之故曰于嗟乎騶虞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

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毛傳未嘗言如惟曰有至信之德則應之以明獲騶虞也首言鵲巢之應也豈毛公本說若是而衛宏繼以推廣之說而始曰仁如騶虞歟豈文王德化若是其盛而不足以致騶虞乎豈以簡策無他證疑而不信歟本詩無如義而宏立說曰如無乃不可乎宏爲序差失至多騶虞之差正與麟之趾同

慈湖詩傳卷二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卷二

慈湖詩傳卷三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邨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  
敖以遊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  
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覲閔既多  
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  
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慈湖詩傳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柏舟喻君子堅操不肯轉而從小人呂氏曰如舟汎  
汎無所依泊毛傳曰非我無酒可以遨遊忘憂也我  
心匪鑿固不能如鑿之照物毫髮靡遺獨不可以如  
茹之通連通知兄弟之心乎自責已無智不能知人  
也非無兄弟惟不可信據爾言兄弟之心難知也初  
信兄弟之言故往有所愬忽逢彼怒方悟爲兄弟所  
誤也彼君也兄弟比肩同朝者也下章所謂羣小者  
是也婚姻亦可以言兄弟朋友亦可以言兄弟鄰國  
亦可以言兄弟凡相親近皆可以言兄弟易曰拔茅

連茹於兄弟取喻爲切石雖堅重而猶可轉我心斷

不可轉而從邪也匪席之喻申言此意也威儀棣棣  
日用云爲奚可雜義利而行之致可選擇也君子義  
以爲質其不可雜如此憂心悄悄見慍於羣小覲過  
憂閔既多受侮亦不少辟拊心也標拊心之聲也雖  
憂苦如此而正心也孔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曰  
何居歐陽氏曰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猶日昃月削  
也此心憂鬱不可爲喻如衣不澣積垢之衣靜思欲  
奮飛而不能也毛詩序曰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

慈湖詩傳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在側此猶未甚害於道至曰言仁而不遇也意正  
於不遇而已設詩人之正心正心道心也斯其不可  
歟詳觀詩情憂鬱不通道心變化天地晦蒙日用不  
知故聖愚不同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  
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  
古人俾無詭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  
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  
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於  
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  
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勛寡人

差楚佳切又於宜反補音于野上與切左氏傳童謠  
曰鷓鴣之羽公在外野穆天子傳王答謠曰萬年平  
均我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司馬相如賦滂泱  
之野與浦叶揚子雲太僕箴野與魯叶曹植閒居賦  
野與宇叶徐鍇亦云野經典只用野上時掌反補音  
南尼心切白虎通曰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也說  
文以芊得聲芊音荏徐鍇繫傳曰毛詩或用南爲荏  
音陸雲喜霽賦南與音叶唐柳宗元貞符南與心叶  
淮西雅南與音叶裴處士墓銘南與君叶任亦林反  
補音淵一均切楚辭招魂淵與侏叶急救章更卒歸  
誠自請因司農少府國之淵班固東都賦淵與珍叶  
又與鱗叶與勤叶又與新叶兩與根叶無作索年切  
者 夷考是詩宛然有莊姜送戴嬀之狀戴嬀陳女

慈湖詩傳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在衛南故曰遠送于南以關雎之詩而不曰太姒

則是詩固亦不必定指而一片相送之情哀傷不已  
之意念仲氏之善塞淵溫惠皆正也善也至今讀之  
使人閔傷之心隱然以生而非邪僻也嗚呼三百篇  
一旨也有能達是則至正至善之心人所自有喜怒哀  
樂無所不通而非放逸邪僻是謂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送仲氏之歸如燕飛去差池其羽李  
曰不齊鄭箋曰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毛傳曰飛而  
上曰頡飛而下曰頡車上下阪其似歟其將歸也出  
入前卻似之與下上其音輪音隨車上下歟其話別  
感激語音大小歟毛傳曰仲戴嬀字也周禮六行孝  
友睦嫺任恤任者任人之事歟仲氏每任其事親信  
之至故首言之塞實無僞淵靜不撓溫惠終久淑令  
謹慎以思及先君之故其別也助勉寡人然則寡人  
莊姜自謂歟先君莊公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

慈湖詩傳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  
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日月乃深惡無禮之詩正也故聖人取焉而諸儒謂  
之人者莊公也毛詩序謂莊姜遭州吁之暴傷已不  
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猶未害於義也傷之而已猶  
之可也而詩曰德音無良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報我  
不述惡之甚也非所當施於夫也非莊姜所當施於  
莊公也施於莊公則悖矣施於州吁可也且之人猶  
不敢明言之諸儒拘於序遂入於不義使歌此詩者

慈湖詩傳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之人爲莊公歌之豈不長傲慢不敬之心乎甚不  
可者觀此詩正不必究知之人爲何人惟見無禮悖  
亂之可惡豈不正乎居諸語助釋見柏舟人至於窮  
極則呼天日月照臨猶呼天云逝豈誓之訛耶誓不  
以古人之所處處我今世語曰處置曰處分曰區處  
曰相處曰處事誓有決意無道之甚國有危亡之勢  
何能有定若能育定寧不我顧不顧我害及一人不  
定則國亡矣報云者父母養子子當報也胡能有定  
使我可忘忘者不憂思也定則可忘矣父兮母兮畜

我不卒非怨父母也困窮及此今婦人窮極呼號亦  
間有此言不述不循常禮也

終風且暴願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  
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  
不寐願言則嚏曠曠其陰虺虺其雷悟言不寐願言則  
懷

補音霾陵之切說文以狸得聲顏延年答謝靈運詩  
霾與睽叶來陵之切釋文亦云古音黎春秋公會鄭  
伯於時來杜預曰滎陽東有釐城釐音來漢書劉向

慈湖詩傳卷三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引我釐楚如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之類  
今人尙能知之思切慈切慈子之切廣韻集韻同  
終風惡其暴亂無禮之詩正也毛詩序謂衛莊姜遭  
州吁之暴見侮慢之詩諸儒不悟無邪之爲道故曲  
推其義失之矣終風終日風也霾雨土也曠陰晦也  
不日不見日光也虺虺其雷暴厲之音也皆喻昏亂  
暴戾也忽惠然而來而終無禮願我則笑謔浪笑敖  
中心惟自傷悼而已若是則不如不來之愈也故曰  
不如一切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憂思也憂思不安之

甚至於不寐而寤言語助也俗云人言人噓今我言  
汝願汝則噓也又曰願如懷念我也鄭箋云今俗人  
噓云人道我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  
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  
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  
老于嗟闕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鏜上當反漕音曹補音兵晡茫反左氏傳晉趙鞅之  
占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荀卿

慈湖詩傳 卷三

七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賦篇貳兵與疏堂叶秦東觀列石三句入韻戎兵與

六王叶會稽刻石甲兵與自彊叶史記龜策傳甲兵

與元王叶揚子雲并州牧箴兵與荒叶南行戶郎切

按韻補尙有左氏傳載夏書云有此冀方今失其行  
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曹植夏桀贊夏道既衰生此桀  
王婉變是嘉政  
違五行云云荀卿賦篇禮儀之盛行與詳叶楚辭

蜷局顧而不行與卿叶歷吉日兮余將行與糧叶命

蹇邇而不能行與將叶史記龜策傳風將而行與黃

叶百姓莫行與詳叶熒惑退行與亡叶古行止之行

皆戶郎切詩二十有五無叶何庚切者仲勅中反補

音勅眾切潘岳悼亡詩周旋仲驚惕正用此讀竊疑

方今言心仲之用切心憂而惕動也廣韻集韻不見

此字殆卽仲字補音馬滿補切說見漢廣下後五切

說見采蘋契驅曳反說爰厥反 毛詩序曰擊鼓衛

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

其勇而無禮也毛傳曰漕衛邑鄭箋云或役土功於

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從軍南行伐鄭左傳云州吁

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

與陳蔡從是平陳與宋也不我以歸知其必敗憂死

慈湖詩傳 卷三

八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亡也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是行無有歸期

憂心忡忡焉我之南行不知於何所居耶於何所處

耶於何喪馬耶喪馬則人亦俱喪矣欲求我尸往往

在林下諸儒皆曰契闊勤苦也雖孔疏諸儒參定亦

無考據然則勤苦之義特意之爾蓋謂軍伍誓約必

推其勤苦之意今謂與室家訣別則契者合也闊者

闊遠也婚姻之初親愛誓者其死其生其合而共處

其遠而闊別其相愛相悅之心有成而無虧有一而

無二又執子之手而言曰與子偕老矣于嗟今之闕

別國亂君必敗將不我活矣洵媢之訛也韓詩作媢  
媢亦媢也閱其妻將媢獨將不得信我本初借老之  
言信音薪案集韻媢卽媢字又集音洵音荀揮涕也  
用此音義則不必改字矣補音信斯人切班固幽通  
賦苟無實其孰信序傳虔其忠信包漢舉信歐致越  
信張衡思玄賦啟金滕而乃信顏師古皆音新白虎  
通高辛者道德大信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  
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

慈湖詩傳卷三

九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七人母氏勞苦覲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

心

補音南尼心切說見燕燕下後五切說見采蘋人

畏暑喜風故南風人樂人謂之凱風棘難長養者心

堅尤其難者子以自喻以凱風喻母泉在浚下猶爲

邑人所汲資以生養今七子而不能養母子自責也

黃鳥好音猶能悅人今七子而不能悅母而安慰之

皆其子自責之辭毛詩序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

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

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此成其志一言大害義大失孔  
子本旨孔子自取其自責之孝心爾況未必果成其

嫁志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  
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  
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

戚

毛詩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役數  
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君不可

慈湖詩傳卷三

九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以言刺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毛傳曰雄雉見雌

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方公爲淫亂我已念之於懷

矣夫婦相與謀知其必亂宜去之猶豫未決今果罹

其患大夫久役夫婦阻隔乃我自詒此阻隔也毛傳

曰詒遺也鄭箋云上下其音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

人毛傳曰展誠也夫久役婦思之不已又思其平時

誠實之德故曰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此言君子誠實

亦猶殷其雷婦人稱其夫曰振振君子皆稱其夫之

善也卒章告眾君子曰豈不知德行必不忮離不求

欲則何容而不臧善其意深譏公心忒多欲故淫亂  
故好攻戰故勞民久役故男女怨曠凡百不善言之  
不足也毛傳曰忒害也取義未安字從心從支夫由  
本心以往則正而已無意無欲不由本心而支焉則  
離正而入邪離無意無欲之正而入於淫欲欲則有  
所求矣此其末流致害雖多而忒之本義支而已矣  
禹曰安汝止人之本心自靜止安止而應雖有視聽  
言動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水鑑之中萬  
象畢見而非動也

蘇湖詩傳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瀾濟盈有鸛雉  
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  
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我  
友

挈苦例反然協涉韻則宜挈子二音瀾瀾爾反嚮以  
小反補音軌舉有切舉轍也說文以九得聲太玄銳  
首軌與醜叶裝首軌與適叶永首軌與後叶適天口  
切旭許玉反又呼老反補音否補美切秦琅邪議各  
守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卻正釋譏聞

仲尼之贊商威鄉校之益已被平仲之和羹亦獻可

而替否張衡西京賦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

孽肌分理按原本無西京賦四句今從韻補增入毛詩序曰衛宣公

與夫人並為淫亂國語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向

見魯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及苦葉矣叔向

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果以莒人先濟此詩

言苦匏雖不材刳其中則濟可以深涉其次則深亦

可以履石而渡淺則可以揭衣而渡皆不至於溺沒

而公與夫人沒溺於淫慾曾不若苦匏與厲者揭者

蘇湖詩傳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厲說文作砮履石渡水力智反又音例揭褰衣  
渡水也今所濟瀾瀾其盈雝雝然其鳴牝牡相求不  
顧禮義之不可情動意決妄曰濟盈不濡軌甘心陷  
溺昏禮莫生雁行事必昏听旭日始旦听也禮冬合  
男女故曰迨冰未泮禮有儀有時明君夫人之不然  
不敢正言以小喻大以士喻君舟子招招人咸趨涉  
我則不涉卬我也毛傳亦云我音之輕清者為卬歟  
我涉必須友至乃涉此喻非其匹類不可相從必夫  
婦之正而後可也孔疏云旭者明著之名說文旭讀

若好字林呼老反補音友羽軌切其說見關雎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  
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  
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  
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  
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不我能愔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  
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于於毒我有旨蓄亦以

慈湖詩傳卷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  
者伊余來暨

怒補音云漢酷吏傳無值甯成之怒元后傳曲陽最

怒賈彪傳偉節最怒皆上聲葑浮容反菲妃鬼反死

補音想止切救補音云漢谷永傳以救為揀集韻揀

居尤切售補音時周切樂府隴頭水歌將頓樓蘭膝

按原本膝誤  
膝今改校 就解到支裘勿令如李牧功多信不售

韓愈送劉師服詩齋材入市賣貴者恆難售豈不異

憔悴為功忌中休 毛詩序曰衛人化其上淫于新

昏而棄其舊室爾雅云東風謂之谷風於義未安爾

雅差繆多矣據春秋元命包雖知其為孔子以前之  
書後學妄意推尊以為周公孔子子夏共成之不可  
信也其書則古矣古人豈一一皆聖人皆無差失耶  
其是者從之非者勿從可也謂誓誥為謹謂愷悌為  
發謂譖為曾謂谷風為東風此類不可殫舉風之來  
也遠人惟見其自山谷而至故曰谷風歟不然谷者  
或穀字之訛如穀雨長養穀苗之風乎習習則和也  
陰陽和則雨雨則先陰陰雨喻夫婦之和今為夫所  
怒而出故思昔日之和如習習之風如陰如雨今縱  
不相說亦宜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葑須也芥也菲芴  
也葑類也爾雅云須葑菘孫炎曰須一名葑從坊記  
注云葑蔓著也陳宋之間謂之風陸璣云葑蕒菁幽  
州或謂之芥方言蕒蕒蕒菁也陳楚謂之蕒齊魯謂  
之蕒關西謂之蕒菁趙魏謂之大芥爾雅云菲芴也  
郭璞云土瓜也孫炎曰葑類也爾雅又云菲蕒菜郭  
璞云菲土生下溼地似蕒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  
非似葑莖羸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鬱為茹滑美

慈湖詩傳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作羹河內人謂之宿茶毛傳曰葑須也菲芴也二  
茶蔓菁與菑之類也坊記引此詩承仕則不稼田則  
不漁之下則采葑采菲無并取其下體也下體謂根  
拔其本根喻已見棄而出也追念夫婦相好之初誓  
同死生此德音也今莫違昔日之德音而至於此也  
怨辭也哀辭也見出而歸其行遲遲心若有失其戀  
戀茫茫之狀如此畿者故商王之畿其名尙存也去  
畿伊邇不遠也何不薄送我至於畿乎而截然棄絕  
不相送也諸儒謂畿爲門內者亦無所考據非當時

慈湖詩傳 卷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辭情釋草云茶苦茶爾雅多差誤未必然古書有  
茶而無茶後世始有茶字茶雖苦而甘或者謂卽茶  
爾叢低草類誰謂茶苦比我中心之苦則茶猶甘如  
薺也爾安於新昏如兄如弟我如渭水之清自謂初  
昏得禮之正新昏如涇水之濁謂失其禮非正也涇  
渭並流雖爲涇濁所浸而渭水常湜湜其泚其清自  
若也爾雖新昏是宴不肯輕用我以用也屑猶輕也  
言爾不肯輕易使我與毫末家事其情欲舊婦不安  
而自去也歐陽氏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言棄妻將

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旣而歎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  
事乎閱視也我躬尙不見視我去後豈恤我之梁笱  
乎此賤者魚梁魚笱皆其棄妻所爲深則方以筏或  
舟筏則泳之歌詠而涉或如游翫而涉棄妻自言勤  
苦之切也何有何無謂日用所需之物或有或亡我  
勉力求之且凡民有喪猶匍匐救之夫婦至親乃一  
旦斷棄若不相念不能痛養我反以我爲讐怨我有  
德善旣阻遏之是特意阻之是以雖強買賣終於不  
售者之育子也惟恐養育之道窮竭鞠窮也蓋爲長

慈湖詩傳 卷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久計及今爾顛覆淫於新昏則我旣生育子姓於爾  
家旣漸長矣乃比予於毒如毒之可畏而棄之目美  
也蓄聚也蓄聚美物以禦冬月乏無之時今爾宴於  
新昏但以我禦窮苦之時一如旨蓄禦冬言初昏窮  
則知今財用足不窮矣人情溫飽則易生縱肆洸洸  
其武潰潰其怒肄窮也墜盡也盡遺我以勞苦之事  
不念昔者子始來之時止息從容情好之美毛傳云  
墜昔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  
征賦云清渭濁淇鄭志云渭在東河涇在西河婦人

既絕去至涇而云也箋云絕去所經見小渚曰止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有狐云在彼淇梁侯人云維鴉在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白華云有鴛在梁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闕空以笱承其空是詩刺邪所思無邪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此忠愛其君之詩也毛詩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

慈湖詩傳卷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歸也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郭璞云言至微也鄭箋云式發聲鄭義亦未安式更也方言有之更微更微意曰直至如此微乎而疊言之式有敬義有法義有更義鹿鳴嘉賓式燕以敖南有嘉魚嘉賓式燕以樂以衍綏之又思斯干式相好矣節南山式夷式已式月斯生式訛厥心小明式穀以女楚茨式禮莫愆車轟式燕且喜式燕且譽式飲庶幾式食庶幾式歌且舞角弓式居婁驕皇矣增其式廓民勞而式弘大蕩式號式呼崧高式邁其行時邁式序在

位召誥式勿替有殷歷年君奭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多方天惟式教我用休畢命式化厥訓立政式敬爾由獄茲式有愼皆訓更也式者車前第二橫木故有更義中露露中也謂嘗曉行露霑衣履泥中者雨行或雨霽而行泥潭之中皆言勞苦之狀毛傳謂中露泥中皆衛邑未安鄭箋孔疏亦無所考證王氏亦不以爲衛邑但其說亦鑿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慈湖詩傳卷三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補音節子悉切說文以卽得聲周易失家節與失叶以中節剛柔節與實叶亦不知節與吉叶太玄守此節與一叶守其節與郝叶詘其節與術叶季布敘傳節與栗叶郭璞客傲節與跡叶木華海賦節與質叶久與里切秦嶧山刻石三句入韻久與起叶宋玉招魂久與里叶史記語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易林坎之萃長久與福祉叶子卽里反



衰由救反 毛詩序曰狄人逼逐黎侯黎侯寓于衛

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于以責于衛也爾

雅釋 丘曰前高旌丘毛詩傳曰前高後下曰旌丘

林作 登丘 誕闕也鄭箋云叔伯呼衛之諸臣朱氏曰黎之

臣子久寓于衛登旌丘之上而見其葛節之疏闕因

託以起興鄭曰衛人於君事疏廢也處即今俗所謂

處置也必有以相與也何其久也久而不聞所以相

處相與者是必有所以然之故也怨而不迫也呂氏

曰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蔣曰狐裘蒙戎黎侯所寓在

慈湖詩傳 卷三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

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

患難者耳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之臣子流離失

所故瑣尾也衰飾貌充耳盛服用以塞耳吾流離瑣

尾如此而衛大夫盛服而過如用充耳塞耳而不聞

知也至是稍譏切之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俣俣公

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

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

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所解日之方中  
二句云時祭習舞以日中為斯碩人在前列上處  
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俱具德容也鑰論  
云前輩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  
則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能  
見況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慈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

與之謀出宿于泂飲餞于坻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

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

言邁邁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

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按坻字從韓詩

慈湖詩傳 卷三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思息茲反孩子之反廣韻集韻同謀補音謨杯切周

官媒氏郭注云媒之言謀也老子其安易持其未兆

易謀荀卿成相篇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

又曰主好議論必善謀莫不理續王執持屈原天問

爰謀與揆之叶良時命深謀與逮之叶賈誼鵬賦謀

與時叶揚子雲廷尉箴謀與基叶每見人語音亦有

謂媒為眉者則尤叶也氓詩謀與絲叶泂子禮反坻

乃禮反毛詩作禰釋文云韓詩作坻姊將几反害補

音瑕憩切二子乘舟同漢夏侯序傳害與世叶王粲

阮籍誅害與滯叶 悲者深遠未能遽達之謂也淇  
者衛國之水也泉水岷矣亦流于淇我爲衛女而不  
得歸衛乎有懷于衛靡日不思故與同嫁諸姊聊謀  
歸衛古者嫁與諸侯非獨女有姪娣焉聊之爲言非  
必歸之辭也心知其不可姑與之謀恐或有可歸之  
道也變婉美之貌沛坭干言皆所嫁國地名毛鄭亦  
云衛女思歸之切曰安得出宿于沛乎飲餞于坭乎  
又言女子有行既遠父母兄弟矣義從夫家矧今父  
母終惟諸姑及伯姊在雖有兄弟義難歸寧惟可致

慈湖詩傳卷三

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問姑姊人心不忘本嫁女終念其父母家又思安得  
出宿于干乎飲餞于言乎毛傳謂祖而舍較飲酒于  
其側曰餞蓋取諸聘禮既出祖釋較祭酒脯乃飲酒  
于其側此詩飲酒殆未必然釋較爲始行此兩章皆  
先言出宿次言飲餞非事情殆如後世親屬或宗婦  
餞送之乎詩三百豈一言一事盡從古制惟取其大  
體所在思無邪爾邶柏舟微我無酒以遊以遊異乎  
酒誥之義矣燕燕仲氏之歸夫人遠送于野亦豈沿  
古常禮堯典略有賓餞之義禮經未覩婦人之儀毛

傳意度不合詩情毛傳曰脂羣其車孔疏曰脂車設  
羣釋文曰羣車軸頭金也車羣云開關車之羣兮毛  
傳曰開關設羣也以脂塗之爲滑易也據疏則不止  
於脂其羣或疑獨脂其羣而文曰載脂載羣豈脂具  
羣乃設其羣歟登車出門而就道必回還而折邁往  
也言語助也邁速也臻至也鄭箋曰瑕有過也呂氏  
曰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爲過差有害也此意其或可  
之辭也而終於不敢往故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  
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爾雅釋水曰泉歸異出

慈湖詩傳卷三

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同流肥鄭箋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  
長歎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欲乘車出  
遊以寫除我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  
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  
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  
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  
之謂之何哉

門補音眉貧切荀卿成相篇門與根叶按原本賦篇根誤恨

門與神叶按原本神誤作補楚辭九章門與貧叶司馬相如

大人賦門與根叶揚子雲河東賦門與頻叶張良敘

傳門與心叶窶其矩反艱補音居銀切釋名艱槿也

按原本槿誤恨周官以恤民之艱阨鄭注云故書艱為槿崔

駟大理箴艱與人叶馮衍顯志賦艱與絃叶陸機贈

弟詩艱與辰叶柳宗元閔生賦艱與陳叶 詩則憂

苦而一歸之天此正心也不思而忽發不勉而自中

道也而毛詩序止言其不得志非孔子本旨也殷殷

蘇湖詩傳 卷三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隱隱也鄉音輕清故曰殷殷亦猶殷其雷之殷此

北門陸亦音隱然皆如字可也爾雅釋言云窶貧也

窶蓋貧之狀也毛傳曰適之埤厚也鄭箋云國有王

命役使之事鄭義未盡何必於有命凡事之涉於王

朝者皆王事也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朱氏曰王事

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

室人無以自安而交譏我毛傳曰譏責也敦厚也遺

加也韓詩說云敦迫也遺與也猶加也授也已焉哉

猶俗言休休謂之何哉何言也張氏曰游息偶出北

門因有此言毛傳謂北門背明嚮陰鑿矣適猶來也

王事惟來我所不知彼也鄭云言君政偏也兼其苦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徐既

亟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

其徐既亟且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

車其虛其邪既亟且且按徐字從爾雅

行補音戶郎切說見擊鼓徐毛詩作邪毛詩箋云邪

讀如徐爾雅作徐亟紀律反只音紙且子餘反北風

其喈喈音有箕有麥詳見葛覃 不敢言威虐而言

蘇湖詩傳 卷三 三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北風雨雪怨而不露也其惠順於我而好我者相與

攜手同行而去之乎其謙虛其舒徐今盡而為急亟

之行矣衛國並為威虐如此豈不可畏惡得而不去

三章之終同此一辭者深念夫向之稱賢者今盡變

矣既盡也其不得已而去者以是之故也又不赤者

非狐既為狐矣無不赤者不黑者非烏既為烏矣無

不黑者既為衛國之臣矣無不威虐者或同行或同

車去者之眾也毛詩序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

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劉氏曰喈風聲也

狐烏隱言意同雨雪怨而不過怨之正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毛傳曰靜貞靜也姝美也呂氏曰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處於幽閒而待進御君雖愛之而不得見惟搔首踟躕而已以非當進御之時不敢輒見也變婉美也毛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

慈湖詩傳 卷三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其罪殺之后如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毛傳以城隅彤管爲比物取義未安以彤管相貽雅正也靜女而有彤管之法度此則爲女之美此則爲說懌張氏曰牧牧地多草木根如芽甸人供果蔬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荑以備齋蒞俱豆實呂氏曰大過枯楊生稊鄭康成作荑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

獨茅也毛傳曰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毛說鑿矣洵信也牧所歸荑信芳美且異今以貽靜女非說其美矣以其有美德是爲美人而貽之也毛詩序曰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序蓋以是詩居北風新臺之閒故以爲刺詳觀詩辭又非陳古鄭箋義思貽我以賢美之妃以易無德之夫人而本詩末章辭情未必其然然則安知是詩非武公文公之詩乎詩不可以世次定鄭清人文公之詩而序於昭公之前觀此可以通矣矧是序亦未能知衛君之爲何君

慈湖詩傳 卷三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籛條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籛條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水清曰泚言新臺之潔清如之毛傳燕安也婉順也爾雅釋訓曰籛條口柔也戚施面柔也郭注云籛條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爲名也戚施之疾不

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方言云簞之精者謂之遷餘晉語云遷餘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靡簞難於卷曲故不俯之疾似之歟釋詁云鮮善也齊女來嫁於伋爲妾爲順本求安順今乃得遷餘不善指宣公也宣公求媚婦人故常仰視其顏色似之歟惡之故比之遷餘戚施酒卽洗字酒掃清潔如洗方言浼言漫漶滂也河水濁故云浼浼歟音漫則與殄叶韻韓詩洒作淮故七罪反而釋文改洒爲淮音則不可殄絕也蘇氏曰猶云病而不死也魚網之設

慈湖詩傳卷三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欲以得魚而鳩麗之齊女之來本以嫁伋而宣公要之故以爲喻離附麗也戚施之喻俯首爲恭媚耶心愧而首俯耶是詩深惡淫邪是爲思無邪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景補音舉兩切夏侯湛抵疑惠景與清響叶陸機贈弟詩絕景與攘攘叶郭璞畢方讚景與炳與上叶炳與兩切上是掌切而顏師古糾繆正俗云上有郭音炳與景只如今讀未詳害補音暇憩切說見泉水

是詩憂閔二子而卒章曰二子則無瑕矣而亦有害也則伋壽爭先爲死之狀宛然著見而亦成父之惡爲有害也伋亦可去也是詩大正之道也汎汎其景滅沒乎水光之中也二子非舟人乘舟必傾覆取以喻之衛宣公爲子伋取於齊而美公要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待於隘將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賊殺之伋曰我之求也彼何罪又殺之毛詩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言語辭也

慈湖詩傳卷三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卷三

慈湖詩傳卷四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鄙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  
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髡徒敢反髡音毛儀補音牛何切周官注儀作義二  
字古皆音俄太玄爭首陽氣汜施不偏不頗物與爭  
訟各遵其儀周易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

慈湖詩傳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古文尙書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陂音坡韓詩儀我

也史記犧舡待徐廣犧音儀一音俄爾雅麋魚奇切  
字或作屨天鐵因切白虎通論曰天者身也天之爲  
言鎮也禮統曰天之爲言神也按原本脫此二字陳者珍也

周易大明終始立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又曰時  
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荀子成相篇  
參天與人人叶賦篇天與形與成叶屈原九歌冲天

與愁人叶九章薄天與偽名叶漢樂章飛龍秋游上  
天高賢愉樂民人班固西都賦當天與順人叶詩二

十有三無叶他年切者下同只音紙慝他得反 柏

堅喻堅操不可移改內則子事父母總拂髦按原本脫總字

婦事舅姑不言拂髦則知此髮彼兩髦謂其夫也呂

曰儀以夫爲法也鄭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

家是其常處貞女不事二夫矢誓也至死誓不他適

呼其母曰此天也母不信我乎諒信也不事二夫故

謂夫爲特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慝邪也誓不

爲邪以再嫁爲邪也只語辭也毛詩序曰柏舟共姜

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

慈湖詩傳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

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葍之言不可讀也所可

讀也言之辱也

掃補音蘇后切道徒厚切史記龜策傳道與紂叶邊

讓章華賦要道與素肘叶胡廣侍中箴周道與左右

叶夏侯湛抵疑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

班固幽通賦賴道與靈茂叶顏師古曰茂合韻莫口

切周易八太玄五皆止用此一讀下同葦古候反本

又作邁 惡亂正也不可道耶也隱也恥正也隱人

之惡亦正也牆所以限內外今乃有可惡之疾藜焉

其惡公子頑之亂內外其意著矣爾雅云茨蒺藜惡

之欲掃去之而不可得而掃也前漢梁王共傳聽中

葦之言注應劭曰中葦材葦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

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呂曰中葦蓋閭內

隱奧之處也中葦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其所可道

者言之猶醜而況其不可道者乎淫行著矣毛傳曰

慈湖詩傳 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襄除也蓋本釋言然爾雅亦多差按書懷山襄陵贊

贊襄哉皆訓上詩終日七襄亦訓上此次章韻叶惟

言有茨束者束而去之也朱曰讀誦言也所可詳者

言之猶長使併言其不可詳者則不勝其多矣毛詩

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

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

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

人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

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

鬢也玉之瑱也象之擗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

然而帝也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絺是絀裯也子

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珈音加佗待何反宜牛何切說文宜古作宐又作宐

又作宐皆自多而孳易林離之姤曰君臣不和上下

失宜宋子笑歌儀禮士冠禮辭曰髮字孔嘉髻士攸

宜翟音狄翟音轉而下亦與髮叶亦猶關雎芼樂皆

音轉而下故亦叶也髮音軫髮音悌瑱吐殿反擗救

慈湖詩傳 卷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帝反嗟音嗟展音戰擗側救反裯音絆顏補音魚堅

切說文以彥得聲宋玉神女賦顏與言叶司馬相如

大人賦孱顏與連卷叶陸機歎逝賦顏與然叶郭璞

江賦顏與鱓叶陶潛讀山海經詩顏與年叶 其能

與君子偕老者必如下文所言盛服按原本盛說魚其德足

以稱之服之為宜則能與君子偕老今子不淑宜其

不能與君子偕老云如之何猶俗語云更說甚莫毛

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

飾之最盛者鄭箋云如今步搖上飾古制未聞毛傳

謂委委行委曲佗佗德平易山無不容河無不潤穿  
鬢幾於可笑鄭無箋諸儒亦牽強委委者首飾所加  
重積歟佗佗積而高歟其高如山其狀之委曲旋環  
者如河補音以高羊詩委委蛇蛇委蛇沈讀委委蛇  
蛇引易林蜺蛇反離騷委蛇皆音佗唐何切君子偕  
老委蛇之義同鄭箋云象服謂綸翟闕翟也人君之  
象服則舜所云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侯  
伯夫人之服自綸翟而下如王后焉毛傳既不明言  
象服之詳鄭亦不過言綸翟闕翟不釋象義意疑若

慈湖詩傳 卷四

五 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舜所云星辰之屬而不敢明言然則服必有所象象  
以象其德而其詳未之聞也孔疏謂以象骨飾服未  
必然也爾雅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釋義不切玼玉  
色綸翟闕翟之首飾有玉焉玼兮玼兮其色之美也  
鬢黑髮也如雲言堆起之狀甚美而似雲也鬢髮也  
自矜其鬢髮之美不輕用鬢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  
屑輕也毛傳瑱塞耳埽所以摘髮也孔疏云既夕記  
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淇澳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  
爲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埽葛屨云佩其象埽是也

慈湖詩傳 卷四

六 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毛傳謂揚眉上廣其釋未安方言目矐矐之子曰矐  
或謂之揚蓋以矐子每每揚動故名歟案詩美目揚  
兮子之清揚其言目也昭昭蓋目之美惟揚動乃著  
故以揚爲目之美此言目之揚欲言其美之狀而莫  
能而遂繼曰且其面色之皙白也飾貌極其美極其  
嚴盛如天然如帝然以爲世間所無如天上人也胡  
爲乎若是蓋謂其德有以稱此乎否也毛傳曰禮有  
展衣者以丹黻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縞當暑裋  
延之服也鄭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縞絺絺  
之蹙蹙者展衣字之誤禮記作襜衣夏則裏衣縞絺  
孔疏云展覆彼縞絺之上是當暑繼去裋延蒸熱之  
服也裋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繼裋所  
以自斂飾也音如絆繫之絆說文同蹙者治玉之謂  
治石謂之蹙則治玉亦謂之蹙矣方治而未磨瑩故  
曰縞之狀似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傳謂顏  
者顏角豐滿方言云頤頤也然有女同車云顏如舜  
華則謂大體顏色不止於頤展誠也媛淑女也卒章  
總言服貌如此之美則宜爲邦之淑女也而子則不



淑毛詩序謂君子偕老刺衛大夫淫亂釋文瑳七我反非當音礎釋文於竹竿巧笑之瑳又七何反卽瑳音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芣苢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芣苢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蘇湖詩傳 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舊章顏師古糾繆正俗既言中有章音漢書皆尊章師古注亦云今關中俗呼舅為鍾鍾者章之轉也太玄成首次五能處中也次六不以讓也班固泗水高祖碑中與傷叶胡絲大牙賦中與常叶要音邀宮補音居王切屈原九歌宋宮與龍堂叶班固泗水張敖銘南宮與無疆叶黃香九宮賦宮與綱叶上補音辰羊切楚辭臨淵兮汪洋顧林兮忽荒修余兮袿衣騎霓兮南上下同飭謂尚猶上也亦有平聲 毛詩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宮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

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毛傳曰爰於也唐蒙菜名爾雅釋草云唐蒙女蘿兔絲毛傳曰沫衛邑書曰明大命于沫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姜弋庸皆著姓也將為淫奔託名於采唐采麥采芣或曰桑中溱洧幾於勸矣何以思無邪曰此非淫者之辭也刺者之辭也淫者畏人之知託以為采期於幽遠詎敢明言姜弋庸乎使果淫者之辭將敘事實以紀其情縱桑中之地闊遠相期之處或同豈一一皆要見於上宮豈一一皆送於淇水之上豈於姜必託以采唐於弋必託以采麥皆人協韻爾以是知皆刺者之辭也總言淫者之情狀而非的也故序曰刺奔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朱曰桑閒卽此篇鄭玄注樂記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閒在濮陽而朱遂謂桑閒卽此篇無乃近似而非乎朱殆謂鄭注為非然樂記非聖人

蘇湖詩傳 卷四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全書其曰鄭衛比於慢者比同也亦曰孔子曰思無邪鄭衛在中不敢全言其邪而止曰比於慢此疑辭蓋作樂記者未達乎作者之旨所以刺亂非爲亂也桑中非淫者之辭乃刺者之辭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補音兄虛王切白虎通兄者況也釋名兄荒也故青徐人謂兄爲荒漢語曰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急就章畢稚季昭小兄柳堯舜樂禹湯晉謠曰後十四

慈湖詩傳 卷四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其兄楚辭天問兄與長叶易林

以福爲兄與先叶喜爲君兄與觴叶駕迎吾兄與黃

叶奔奔逋珉切崔駰七依奔與人叶棗據舡賦奔與

寧叶 韓詩傳曰奔奔疆彊乘匹之貌毛詩傳曰兄

謂君之兄君國小君毛詩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

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鶉之不若也鄭箋云奔奔疆彊

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頑非匹耦觀

奔奔疆彊誠有乘匹之狀詩辭無不若之意蓋言鳥

獸之行如鶉鶉然首章言兄則刺公子頑頑爲惠公

之庶兄也未章言君則刺宣姜爲小君毛傳與韓傳未見其異惟衛宏之序有異耳鄭則從衛序今不從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

與京降觀于桑下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信

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京補音居良切揚子雲交州牧箴京與荒叶班固東

都賦漢京與永昌叶急就章門戶井竈廡困京棧邊

薄廬瓦屋梁陳琳武華賦鎬京與大荒叶說文廡與

慈湖詩傳 卷四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鱷以置得聲皆或從京信音官田補音地因切顏師

古急就章注云古者田陳聲相近晉輿人之謠曰佞

之見佞果喪其田漢童謠邪徑賊良田讒口害善人

易林噬嗑之未濟曰邪徑賦田政惡傷民節之井曰

宣髮龍身爲王主田太玄失首田與根叶韓愈越裳

操田與臣叶張衡南都賦開寶灑流浸彼稻田溝澮

脈通隄塍相轄淵一均切說見燕燕詩千補音倉新

切楚辭招魂千與人與佻叶班固西都賦千與門叶

劉邵趙都賦按原本趙都二字脫千與人叶易林觀之比騶牝

龍身日馭三千正用此詩一曰龍趾龍身門眉貧切  
駮音來 毛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  
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  
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  
之國家殷富焉春秋魯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左  
傳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宋桓  
公逆諸河宵濟立戴公以廬于漕許穆夫人賦載馳  
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  
漕毛詩傳曰定營室也楚宮楚邱之宮也鄭箋曰定

慈湖詩傳 卷四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星昏中於是可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方將也初  
也昏中於南方鄭箋謂四方鑿矣宮言大體室言內  
室揆度日出入以定東西南北乃作宮室而言揆日  
於作宮室之後者作詩協韻故交錯爲文也爾雅釋  
天云營室謂之定郭璞云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  
中爲正鄭謂小雪時孔疏云小雪則在周十二月矣  
春秋正月城楚邱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  
正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以曆  
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

未冬至故爲得時也毛傳曰椅梓屬陸璣草木疏曰  
梓實桐皮曰椅爰於也他年於此伐之以爲琴瑟餘  
所用不盡記毛傳曰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者景山  
大山京高邱也孔疏云知虛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  
徙楚邱故知升漕虛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  
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以望楚邱  
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邱虛亦不必定言漕虛  
或登他墟亦可望爾雅釋詁云景大也今陰陽家相  
地亦先登高遠望見其所善又至其所而審觀之亦

慈湖詩傳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善則可矣降觀于桑者桑正其所也即楚宮之址也  
然後卜孔疏云終然信善非特當今而已毛傳曰零  
落也信人主駕者相地定國卜既吉有疏雨焉而遂  
霽衛人喜焉以此雨爲神雨零者疏而不驟雨而即  
止之義也惟雨止故命信人見星而夙駕欲厥明早  
行也既命駕信人已乃說止於桑田之舍朱云非獨  
此人誠實淵深其所蓄之駮牝亦三千矣問國君之  
富數馬以對庾人馬七尺曰駮魯僖公三年齊桓公  
城楚邱而封衛衛國忘亡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

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按魯僖以下大典脫今補入

蠖蟻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墮于南

崇朝其兩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

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詩序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行按詩序行作恥

國人不齒也蠖蟻毛傳曰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孔疏云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則虹見東方無

在日傍之時墮亦虹也虹非天地之常氣乃陰陽繆

慈湖詩傳卷四

十三四明叢書

感不正之氣而陰為主故常遠日其人道淫佚之氣

感之歟衛人猶莫敢指蠖蟻而况淫奔之行乎墮升

也朝有崇義暮有卑下義虹見則兩女子有行遠父

母兄弟矣此宜憂戚有所不忍豈可不由父母之命

而淫奔乎乃如之人指淫奔之女懷思婚姻故也幼

承父母之誨豈曰淫奔必誨之以善也今而奔焉是

大無信必欺詐以行之不知婚姻遲速莫非天命也

以遲故奔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

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皮補音一讀蒲糜切一讀蒲何切儀一讀魚奇切一

讀牛何切為一讀于媯切一讀吾禾切或寢或訛民

之訛言開元五經文字皆作譌說文以為得聲史記

引書居南交南為正讀為化訛楚辭哀時命按此嚴

屈原楚屈原楚知貪餌之近死兮不下遊乎清波寧幽隱

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為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

於汨羅漢書王莽傳以勸南偽倖昭五戈切為與偽

慈湖詩傳卷四

十四四明叢書

皆當有訛音 毛詩序謂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

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序固多

差繆此序與詩情殊不合是詩所謂無儀無禮豈特

無禮儀而已哉曰不死何為曰不死何俟待也曰

胡不遄死遄速也觀此辭情蓋深疾淫蕩之甚者也

不觀全章全篇而執一言以為說亦陋甚矣毛傳亦

同衛文公誠有禮羣臣肅正而承先君之化淫風未

殄猶有如此詩所刺者詩人深疾之情狀甚著相視

鼠猶有皮人而無儀此無儀謂淫佚無恥無所藏襲

曾不如鼠之有皮猶包括其體也齒猶有所阻止人無止蕩然淫肆一無畔岸曾不如鼠之猶有齒卒章體禮則特更韻欲申言深疾淫縱之意故云亦未必果刺在位者

子子千旌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子子千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子子千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蘇湖詩傳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曰子子特出之貌李巡曰旌牛尾注於千首鄭箋云周禮孤卿建旒大夫建物首皆注旒焉時有建此旌來至浚之郊毛傳曰浚衛邑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為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也程曰素絲束帛也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李曰千與竹竿字通用家語曰千旌之忠彼姝者子謂賢者賢者有美德詩人美之故云姝也畀與也謂卿大夫士之致禮於賢者如此不知賢者何以與之何以告之也司常云鳥隼為旗祈羽為旌又云州里建旗旂車載旌注謂游車王之木路而此詩云千旌者以旌旗通稱歟

爾雅云注旌首日旌據州里建旗則自州里而下至於宰咸建旗鄭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按三字凡詩原本脫字訛者多鄭說頗通程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

見其禮之益加春秋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子皮以馬六疋見子產以馬四疋家語云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然則紕之者謂織也程謂素絲所以贈送賢者亦有理但古者幣用玄纁而此曰素絲豈周衰古制寢廢而用素孔子刪詩惟取其大體之善不可詳責以古制歟次曰組之豈特取其組織成文之謂乎不然

蘇湖詩傳卷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以組束帛乎鄭謂祝作屬素絲之幣相屬不一歟傳箋本於爾雅旌旗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縷然首章惟言紕又繼曰良馬五之六之為說不通毛傳曰下邑曰都毛詩序曰千旌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閱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我行其野

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九百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驅補音祛尤切釋文駢音同陸雲九懸駢與流叶暗

音彥漕音曹補音徂候切楚辭招隱士禽獸駭兮亡

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按原本脫楚詞三字簡

謂即今曹音之轉不能旋反補音反浮鬱切屈原離

騷經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我將反回朕車以服路

兮及行迷之未遠苟卿賦篇忽乎其極之遠也擻兮

其相逐而反也邛邛兮天下之咸蹇也按原本脫荀卿賦篇三句

慈湖詩傳 卷四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潘岳西征賦不反與蓬轉叶太玄失首反亦與轉叶

羸音盲補音謨郎切說文以亡得聲行補音戶郎切

芄音蓬思亡反 載馳詩言歸暗衛侯則知衛女後

言許人尤之眾穉且狂則知衛懿公為狄所滅許穆

夫人欲以許救衛而士大夫皆以許國至小而欲救

衛如眾穉効力至柔弱不量力而往又如狂爾馳驅

至漕非有事實皆所思也念許大夫往衛暗問跋涉

我心憂之殆不如己親往唁也哀閔宗國哀閔兄弟

人心所不能自己者也許大夫既不以之為嘉善我

亦不能旋反歸唁矣視爾不以為我臧善我所思安

得而不遠嘉善也臧亦善也亦心知父母終於禮不

可歸旋濟者自許歸衛當有濟渡也爾既不以我歸

唁為臧善我所思安得而不深閔爾雅釋邱云偏高

阿邱爾雅為義未盡有卷者阿偏高而阿曲歟羸貝

母藥也治氣結實采羸欲以療憂鬱之氣我今所懷

思亦善非為惡也大抵人各有心心各有所欲行許

人尤之謂眾穉狂莫肯往救我思出而行野行芄芄

之麥中徑往控告大邦誰可因之以濟誰可究極救

慈湖詩傳 卷四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衛之事許大夫君子無尤我爾百致其思不如我徑

往控告也之往也所思深閔哀切至是非實行野而

往控也毛氏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

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廬

於漕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

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毛傳曰載辭也草行

曰跋水行曰涉

慈湖詩傳卷四

慈湖詩傳卷五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衛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僂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瞻彼淇奧綠  
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僂兮赫兮  
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  
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  
兮不為虐兮

慈湖詩傳 卷五

一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奧於六反又烏報反猗於宜反補音烏何切東方朔  
七諫攀玄芝兮列樹芋荷按原本脫此句橘柚萎枯兮苦李  
旃旒徐邈云旃旒詩作猗儺烏可乃可二切簡按王  
叔和脈訣云阿阿緩若春楊柳阿猗一通歟烏可切  
亦與磋叶儺遐板反爾雅作烜毛詩作咺諉况元反  
青如字琇音秀瑩音榮又音營會如字簣音責猗於  
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 劉曰淇水之旁至今多  
美竹他處弗迨也王氏曰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必似  
鳴匪者文章之謂爾雅曰厓內為隩淇奧綠竹有潤

澤文章之美君子之德似之觀全篇可見大學曰如  
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僂兮者  
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諲兮  
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爾雅盡載大學文大  
學之意謂切磋者師友之力歟至於琢磨則微矣惟  
自修而已他人不能力為也然其自改過用力亦有  
如切如磋之意雖師友切磋亦吾心受之非外也而  
大學太分裂曰此道學也此自修也此恂慄也此威  
儀也取吾一貫之心而截截然判裂之殊為害道子

慈湖詩傳 卷五

一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貢嘗引此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孔子是之其意蓋  
謂切之又磋之琢之又磨之由麤至精也瑟其文理  
之密歟毛傳謂儺寬大也赫煊光輝著見於外也諉  
詐也妄言也君子文德著見如此終不可得而妄議  
也毛傳釋諉曰忘誤觀大學之文爾况大學爾雅亦  
未必以諉為妄毛傳直言諸侯以石語有未盡琇瑩  
皆從玉雖玉石雜亦玉之類琇其色之蒼然瑩其光  
之明瑩歟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以玉礫礫而處  
狀似星也孔疏云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諸

侯及孤卿大夫各以其等爲之冬官考工記玉人之  
事圭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  
龍當爲尢尢謂雜色鄭玄謂龍瓚將皆雜石色玉多  
則重石多則輕如簀排密也呂和叔云古者車箱長  
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  
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以便  
適手憑倚疏不載此說釋文云倚倚也於綺反善戲  
謔非大善也愛其人無所不稱其善至於此也毛詩  
序曰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

燕湖詩傳 卷五

一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史記衛釐侯  
卒太子其伯餘立爲君其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與  
之賄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其伯於墓上其伯入釐  
侯羨自殺衛人葬之釐侯旁諡曰其伯而立和是爲  
武公佐周平戎平王命爲公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卒  
又楚語左史倚相責申公子亶曰昔衛武公年數九  
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  
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  
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夫武公

在位五十五年而卒則其卽位之時已四十餘矣其  
兄其伯又長於武公而毛詩序曰衛世子其伯早死  
夫年四五十而死亦不可謂蚤死又其伯之妻守義  
不嫁作鄘柏舟之詩略無禍難之意則序與史所載  
皆可疑審如是記所云則武公乃弑君之賊而大學  
釋其詩曰盛德至善何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  
人之適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  
寤宿永矢弗告

燕湖詩傳 卷五

一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寬補音區權切韓愈閔己賦平寬與賢叶白居易詩  
王家庭院寬與天叶簡謂寬音輕清宜枯爰切殆今  
讀寬音之轉自與言叶亦不必枯爰切也與關雖毛  
樂叶君子偕老翟鬣叶之類同適苦禾反過音戈告  
音谷 毛傳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  
爾雅曰高平曰陸山夾水之處迫矣碩人居之自以  
爲寬獨寐及寤而言曰永矢弗諼矣諼音喧諼者字  
訛也諼言也鄭箋釋諼曰忘蓋誤從淇奧毛傳不知  
毛傳之已誤也適韓詩作適意者其草徑歟碩人常



所往來經過歟當與永矢弗過同音凡制字皆有義  
軸旋轉之謂言其步武回旋其中不復他往宿臥也  
歌自樂也離此而之彼曰過今世謂相往來曰相過  
賢者困窮之時有言不信於是退處之義甚明不復  
疑貳故決其辭矢其誓曰弗誼曰弗告亦弗過彼矣  
論語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則知矢有誓意  
毛詩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  
退而窮處序每失詩旨於此又見此詩自決於退處  
豈有刺君之意君雖有過豈可以刺言碩人知時而

蘇湖詩傳 卷五

五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退正也道也衛宏不知道故其作序率外求其說毛  
傳亦不言刺莊公以是益驗衛宏作毛詩序漢史可  
信宏雖多祖毛說而又以己意成之歟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  
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於農  
郊四牡有騶朱幘鑣鑣翟芾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鱣鮪發發葭葦揭揭庶  
姜孽孽庶土有暵

盼補音匹見切按詩與論語作盼毛與釋文作盼說

文盼從目分孫恹匹莧切又盼恨視也从目兮聲孫

恹止有胡計切一音毛氏所注許慎所引陸德明所

釋皆作盼而不作盼以是知變而為盼者殆未遠也

又有從目從弓從目從可皆眠見切

按盼盼明韻  
補皆匹見切

機高祖功臣頌烈烈黥布耿耿其眄名冠彊楚鋒猶

駭電袁宏三國名臣贊顧盼與變叶義皆當作盼而

字乃用盼此類所見無慮數十乃無一作盼而其音

皆與倩綯相叶蓋不用考矣簡按說文引美目盼兮

蘇湖詩傳 卷五

六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匹莧切活如字眾音孤濊呼活反發補末反莧他覽

反揭居列反 毛傳曰頤長貌鄭箋云裝禪也禪音

丹衣錦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太著夫人翟衣而嫁

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說文曰裝絲也絲泉屬中

庸曰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春秋左傳曰衛

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

所為賦碩人也爾雅釋親曰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

荑新生白而柔毛傳曰領頸也蝤蛸蝤也爾雅釋蟲

云蝤蛸蝤蝤孫炎曰蝤蛸謂之蝤蛸關東謂之蝤

011 (900)

蟻梁益之間謂之蝎爾雅又曰蝎蝓孫炎曰蝎木  
蟲也爾雅又曰蝎桑蠹孔疏云以在木中白而長故  
以比頸爾雅邢昺疏云蝎之在糞土中者如蟻蟻又  
名螻蟻其在木中者謂之螻蟻謂之蝎爾雅釋草云  
瓠棲螻郭曰瓠中螻也詩曰齒如瓠棲毛傳曰螻首  
頰廣而方鄭箋云螻謂蜻蜻也爾雅釋蟲云蜚蜻蜻  
某氏解此云鳴蜚蜚也方言云其大者謂之蝻馬  
其小者謂之麥蜚有文者謂之螻爾雅又云蝻馬蝻  
爾雅注疏及方言並不言馬蜚如蟬而青或駝夜鳴

慈湖詩傳 卷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蜚蜚謂之夜蟬頰廣而方所謂蜚蜻蜻蝻馬麥蜚者  
豈異名而或大小耶蠶蛾其眉甚美而著節蠶蛹所  
變者爾雅云蛾羅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素以爲絢兮言其以質素生文不假外物爲飾也  
豈此闕文耶抑他詩偶同耶毛傳曰敖敖長貌旣舍  
於農郊農田之間非城邑於是休舍從容徐步自適  
有若遊敖之狀歟毛傳曰幘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  
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  
第蔽也釋文曰鑣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排沫孔疏

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  
第因以翟羽爲之飾巾車注引此詩翟第蓋厭翟也  
厭於涉反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朱曰國人樂得以  
爲莊公之配故謂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  
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毛傳曰罟魚罟鱣鱣  
也鮪鮪也案爾雅釋魚首鱣鱣故毛傳因以爲一魚  
而郭璞注云鯉今赤鯉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頷  
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  
爲黃魚然則郭璞以爲二魚審訂若是陸璣亦云二

慈湖詩傳 卷五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魚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  
口在頷下背腹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  
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鮪形如鯉而有青黑大者  
不過七八尺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發發韓詩作  
鱣鮪按擊擊韓詩作鱣鮪韓詩傳云桀健也伯兮云邦之桀兮  
則桀亦有俊傑之義毛詩作有揭殆訛也爾雅釋草  
云葭蘆菘菘郭注云蘆葦也菘似葦而小陸璣云菘  
或謂之荻鄭箋云庶姜謂姪娣送者宜使大夫而此  
云庶士者庶士從大夫而來言其多者毛傳曰揭揭

長也孽孽言姪娣之多也毛詩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毛詩序固多謬誤詳觀是詩惟見齊姜始歸於衛其聲燄儀物之盛國人說之故敘詠其事至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則尤其以衛君新有嘉禮欲其與夫人相親之情殊非其後追書其辭氣略不見其有憂閔之意左氏所言亦因言其無子爾未必謂碩人之詩以閔莊姜無子而作也此亦猶何彼穠矣敘言昏姻儀物之盛平正無他衛宏不達平正

蘇湖詩傳 卷五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邪之道其作序率多贅辭曲為之說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

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絲息之反蚩尺之反貿莫豆反謀音眉巨補音祛奇切左史傳史蘇之占為雷為火為羸敗姬不利行師敗于宗巨齊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敵不能下壘枯巨楚辭九章巨與時叶易林履之遯巨與時叶將七羊反坵俱毀反關補音圭元切橫木持門也易

蘇湖詩傳 卷五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林師之兌關與泉叶大過之師關與冤叶劉歆遂初賦喬關與翩翩叶盧湛覽古詩關與賢叶郭璞客傲關與絃叶劉禹錫佛衣銘關與遷叶甚音甚耽補音都森反揚子雲兖州牧箴牧野之禽豈能復耽張翰雜詩耽與金叶陸雲贈鄭虔季耽與金叶隕于貧切集韻墜也應瑒正情賦隕與鳴叶湯音傷漸子廉反行補音戶耶反簡謂古初宜一音後世欲別其詳故有去聲亦可戶浪切亦叶啞許意反又尺二反泮音判補音以哉叶思韻 毛傳曰氓民也蚩蚩者泛然

而來左顧右盼將有所擇而誘心未有所主之狀也  
時女未見誘情未交親故謂之民至於已見誘而情  
親故稱之曰子往往男約女奔後女愧恥而止男復  
至以為問故女曰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故我心愧而  
止庶幾子無怒秋以為期又言我登墀垣以望復關  
復關子所居也墀垣垣之高危者初望不見泣涕漣  
漣後見復關載笑載言明己心在於子情深如此爾  
其卜乎或筮乎若占體無咎則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我則往矣蓋恥於自往欲其以車來迎將幾也庶幾  
也既有期約於初矣而此猶以下筮為言者慮男怒  
而不肯也况昏禮有卜筮因以為言此似正婚而無  
媒違誘而交親亦淫泆矣沃若喻色盛情盛之時鳩  
食桑葢過則醉桑落黃隕喻色衰情衰耽樂也說解  
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為大醜按樓鑰云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補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為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教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質絲來即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於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足女之耽於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意不比鄭氏之說之毛傳曰帷裳婦人之車也爽差也朱曰淇

慈湖詩傳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水漸其車之帷裳言見弃而歸也罔極言士放蕩無  
畔岸也貳其行言與其始不同是為一又不止於一  
而已又至於三焉言其變改之多朱曰靡不也三歲  
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為勞止曰三歲者初  
為婦之三歲其勞勤如此其後稍舒緩故止言三歲  
詩曰總角之宴又曰老使我怨則知非三歲而遂弃  
夙興者雞鳴而起夜寐言未至於夜未嘗寐以惰者  
常有晝寢也朝則明矣言雞鳴夙興未嘗至於明旦  
而起言語助也既至於今矣乃至於以暴見加矣兄  
弟特不知爾知則啞其笑矣靜而思之惟自傷悼而  
已矣初謂及爾偕老也至老又使我怨泮水土之際  
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皆有涯際可度士心有他婦  
不得士心不復可親茫然莫知所止故前又曰罔極  
方總角相從宴樂言笑和晏相與誓約不止於一日  
申誓堅約重複不已不思其反背也不料其至是也  
此反背誠是未嘗思慮及之今亦無如之何矣亦已  
焉哉已止也今俗語休休之謂也毛詩序曰氓刺時  
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

慈湖詩傳卷五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誘華落色衰復相奔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配耦故  
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陳曰見棄而悔乃  
人情之常何美之有呂伯恭取陳說而載之記異哉  
諸儒之爲論也序辭差謬多矣獨此序庶幾焉而陳  
又從而不可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皆諸儒之故  
也春秋雖誅魯桓之大逆而亦書其告於廟之合於  
禮易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正氓詩悔過反正可美  
之道也聖經明道之書也深知夫人心卽道故曰道  
心意動情遷始失其道一能反正卽復道心人雖至

慈湖詩傳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大惡特其昏爾其本心之善未始磨滅諸儒不自  
信己之心故亦不信人之心有能信此心之卽道悟  
百姓日用之機則三百篇平正無邪之妙昭如日月  
矣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  
笑之嗟佩玉之儺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  
我憂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鞮雖則佩鞮能不我甲容兮  
遂兮垂帶悸兮

鞮失葉反甲韓詩作狎毛詩作甲甲補音吉協反按  
本古楚辭山鬼篇犀甲與接叶揚子雲太玄賦首甲  
與裂叶然則狎宜音協爾雅釋草云蘼芄蘭郭云  
蔓生然則柔弱有童稚之狀案內則男女未冠笄者  
佩容臭惟成人佩觿今童子而佩觿毛傳曰觿所以  
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而佩觿

慈湖詩傳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早成其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此爲戲語以譏也不  
能知人此反謂能今世戲語以爲譏多有此類能不  
我狎亦同不親羣臣反謂之能亦戲語爲譏也容兮  
自矜自莊之貌遂兮自用自爲之貌此幼君自尊大  
自用不知人不親羣臣宛然可見垂帶萃兮按此萃  
字本韓詩因言容貌佩服而及此亦言徒有儀服其中無德  
也帶聚而長故曰萃帶不一矧有佩焉益可以言萃  
鞮決也能射則佩鞮孔疏云禮及詩言決拾車攻傳  
曰決鉤弦也著右手巨指毛詩狎作甲爾雅云甲狎

也豈作爾雅此篇者不見狎本耶抑本毛傳耶毛詩序曰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春秋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爾雅釋草曰藿一名芄蘭郭璞注云藿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璣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本草又名女青又名白環然女青終非白環二物相似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毛詩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慈湖詩傳 卷五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然文公之詩衛已遷國河南無河可渡此曰河廣豈濟水東南流而又北入海者亦稱河耶史記文公之子成公時晉從南河渡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豈春秋時河已東南決耶一葦無杭河之理思往之切甚言其河之非廣也曾不容刀之意亦然毛傳曰杭渡也鄭箋曰予我也誰謂宋遠我跂則可望見者箋云小船曰刀劉熙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毛傳皆以崇爲終未安

朝者一日之上故朝崇義亦猶是上日謂不待崇朝之久而已可到亦甚言宋非遠也孔疏云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呂曰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杭卽古航字亦猶刀後世加舟作舫

慈湖詩傳 卷五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諉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帶補音丁計切史記平準書根帶劉伯莊音帶釋名

帶帶也著於衣如物之繫帶也楚辭九歌荷衣兮蕙帶與逝與際叶漢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易林歸妹之訟帶與戾叶杜篤作論都賦衿帶與帶叶陸雲贈鄭度季帶與又叶服扶北切是詩婦人閱其君子久役貧無以為衣也而諸儒紛紛意度牽合而無據毛傳謂綏綏匹行貌之子無室家者宏本毛說而為序曰男女失時喪其妃耦鄭同毛說宋又謂綏綏獨行求匹之貌凡是皆因夫齊南山之詩曰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自

齊詩傳卷五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歸以齊襄與文姜淫故意此詩有狐綏綏亦有為匹之意而不知他無所據周易凡言狐皆取狐疑為義則詩取喻於狐亦狐疑爾齊襄之似雄狐者言雄則知有雌焉言狐則以見心愧於中又欲縱不能止愧赧發於氣貌有遲疑綏綏之狀此有狐不曰雄則無淫匹之意久勞役所其心思家而不在役故有一心而惰如狐疑不決之狀亦有遲疑綏綏之貌且氓之詩其未見誘則曰氓爾及既見誘而情親始曰子豈有情未親而違稱子者一人失言後學咸從而不可

改毛傳至以無裳無服為喻穿鑿太甚衛序至於失時喪耦之不可合良可發笑失時非喪耦喪耦非失時矧序傳差誤備述其前後服役於淇水之上故曰在彼淇梁淇厲淇側石絕水曰梁說文厲作水中有石可履亦危矣故曰厲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瓜補音攻乎切說文孤瓜瓠瓜皆以瓜得聲左氏傳

齊詩傳卷五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衛侯夢人之譏曰登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易林漸之辭曰窮老獨居莫為種瓜急就章遠志續斷參土瓜亭歷枯梗龜骨枯簡案幽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玖補音舉里切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讀若已詳觀木瓜之詩所謂木瓜木桃木李與夫瓊琚瓊玖皆為喻爾非實有是物也而孔叢子言孔子讀詩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未必果聖人之言也孔叢子所載亦有乖戾不可信者不止於木瓜也是詩薄來厚往之意至厚也永以

為好至忠也無非道也正不必究見何人薄來何人  
厚往也衛宏作序推考衛國事狀他無似此者惟齊  
桓封衛衛人有厚報之情故謂此衛人欲厚報齊之  
詩然不思衛人亦何敢為此辭齊施莫大之惠於衛  
奚可比木瓜桃木李衛人雖思所以報齊而衛方  
能國弱微甚矣豈能致厚報過齊桓之所施矧曰匪  
報也永以為好也乃已報之辭非欲報之辭安知非  
齊桓使公子無虧成漕之時或城楚丘遺衛車馬器  
服之時齊人所作之詩衛人得之或衛人歌之故屬

慈湖詩傳 卷五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衛耶又安知非士大夫報施之詩耶

慈湖詩傳卷六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  
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  
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慈湖詩傳 卷六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穗音遂噎說文以壹得聲 曲禮曰稷曰明黍郭璞

云今江東人呼粟為稔遠望茫茫似黍離離又似稷  
苗穗故曰彼黍離離耶彼稷之苗也行邁見之為之  
靡靡遲遲中心搖搖憂傷莫能去李曰呼天而想曰  
致此者何人哉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毛詩序  
云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  
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  
詩也

慈湖詩傳卷五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



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  
有佻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  
渴

毛傳曰鑿牆而棲曰時爾雅釋宮云雞棲于杙爲桀  
鑿垣而棲爲時郭云今寒鄉穿牆棲雞皆見詩杙楹  
也雞猶歸栖羊牛猶下來君子于役而不歸佻會也  
括者羊牛歸宿之所必有檢括防閑朱曰君子行役  
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  
徒念君子終無歸期至是末如之何惟曰君子苟無

慈湖詩傳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飢渴亦庶幾爾毛詩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  
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君不可以言刺  
而況于王乎是詩婦人思念其君子而已初無刺王  
之意衛宏不知道不知婦念其君子之心非邪僻之  
心卽道心故外推其說殊爲害道又何以知其非婦  
人作而必曰大夫作耶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  
執翽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是詩君子遭亂相與隱遯仕於伶官苟祿逃責君子

之所憂者懼其失道而已今既逃責可以無愧故樂

也陽陽陶陶皆樂之貌孔疏云簧者笙管之中金薄

葉也郭璞云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月令仲夏調

竿笙箎簧則簧似別器孔疏謂三器皆有簧非別器

也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本

施於笙笙師掌教歛竿笙塤箎簫箎篪管而不言簧

鄭司農云竿三十六簧鄭志云路寢房中可用男子

毛傳曰翽翽也翽也鄭箋云翽舞者所持謂羽舞也

右手招我俱在樂官也招之者豈慮其未知而失期

慈湖詩傳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耶抑以其新進故導之耶敖者謂舞位毛詩序曰君  
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位全身遠害而  
已本詩初無閔周之意乃衛宏自起意說相招爲祿  
仕亦在平時亦非此詩之情章句儒不知道率好穿  
鑿不知日用平常之卽道故曲推外說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

月子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

其如字或作記者方音轉訛也 激揚其水勢力甚弱雖束薪不能流令之不行者似之彼其之子不與戍申彼子乃令之不至不往戍者也今俗亦有此等語與猶爲也其令侯國往戍而不從故使畿民而民怨歎抑令更戍者不從也歎久戍者怨歎抑久戍者思歸而怨因以譏王政之不均亦有令之不從不與我同戍申甫許歎束薪易於流行而令不能流之則其令非強大者以薪蒲爲說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思歸心也楚亦薪之異名漢廣云翹翹錯薪言刈

慈湖詩傳 卷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楚毛傳云蒲草也鄭箋云蒲蒲柳孔疏云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籩之揚也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

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簡思毛詩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違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言刺非申在今鄧州南陽縣呂在今蔡州新蔡縣許在今潁昌府爲許昌郡卽唐許州

中谷有萋嘆其乾矣有女仳離嘒其嘆矣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萋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獻矣條其獻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萋嘆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慈湖詩傳 卷六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音脩式竹切釋名膳脯又名脩縮也莊子儵然而往儵然而來亦式竹切釋文一作菡歛息六切集韻吹氣若歌說文嘯从口肅聲又云籀文嘯從欠 爾雅釋草云萋萋郭云萋蔚也李曰臭穢草也妻爲夫所棄故以臭穢之草自況不見親於夫也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間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本草萋蔚一名益母劉歆曰萋臭穢卽萋蔚也谷中多水萋生其中宜水之草也今遇旱暵則乾矣其修茂者曠燥矣初濕者今曠矣宜水之草

今遇曠乾其失所之狀可觀矣曰遇人之艱難則知  
饑饉然有貧困不因饑饉者又曰不淑則知士德之  
薄豈有君子困窮而棄其妻乎毛詩序曰中谷有蕓  
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毛傳  
曰此別也說文云歎吹聲也條者其歎音之長而似  
條歎啜者流淚下入口也詩中初無閔周之情衛宏  
贅辭也惡不淑正也憂苦非邪也宏不達無邪平正  
之道故多贅說

有免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

慈湖詩傳 卷六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百雁尙寐無叱有免爰雉離于學我生之初尙無造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有免爰雉離于置我  
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毛傳曰爰爰緩意鳥網爲羅免有小人狀雉文明

比君子按樓鑰云雉非爲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

鳥獸免狡如小人爰爰緩行不至觸目雉性

耿介多羅其中世亂罔密小人多幸免

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若差 小人得志而

暇逸而君子罹禍患離麗也附麗于羅網其罹禍難  
似之君子以雉自比我生之初尙無所爲言無事及  
我生之後逢此憂離禍患之多願寐無叱寐而作叱

謬之音則必寤矣欲無叱者欲無寐也寐則又憂苦  
矣無覺無聰其意同聰聞寐中有所聞則覺矣爾雅  
釋器云繫謂之蠶蠶也繫謂之學學覆車也郭注  
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肩以捕鳥孫炎曰覆車  
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庸用也猶爲也造也是  
詩憂苦無聊雖有隱怨無敢著明是詩無邪孰無道  
心毛傳序曰免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敗師  
容有此事序多誤亦不可深信然孔子取此詩之道  
心雖無此序亦可而序文贅反足以亂道心

慈湖詩傳 卷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縣縣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  
人母亦莫我有縣縣葛藟在河之滑終遠兄弟謂他人  
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葛與藟釋見樛木縣縣蔓延不絕也葛與藟在河之  
滸綿綿不絕今也人而不如之故以況也人誰無過  
覲其終改今終不改終棄遠其兄弟反謂他人爲父  
而親之亦莫我願言其略不相願言其甚也尙不相  
願何望其相親毛詩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

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作刺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

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時崔靈恩

集注本亦作桓王桓平不必深辨其譏遠兄弟則明

矣譏邪非邪雖怨而正道也觀揚之水序言平王不

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與此詩亦相應爾雅釋水

云澣水厓釋曰云浹為厓夷上洒下不澣岸上澣郭

璞曰洒深也不發聲洒即洗字為水所洗故深歟或

瀉之音而訛歟俗謂峻下曰瀉不殆衍字釋親云舅

兄也舅即昆字稱他人為母稱他人為兄而不親我

慈湖詩傳卷六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止於不親我如無我焉故曰亦莫我有不相聞不

相報知故曰亦莫我聞凡百尚不相聞而況於厚禮

乎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

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蕭補音疏鳩切按原本此  
六字脫楚辭九歌蕭與憂叶又九

嘆蕭與愁叶艾補音魚刈切按原本此  
三字脫說文以艾得

聲尚書又三德從作艾又時暘若漢書皆作艾無作

牛蓋切者 熟觀采葛之詩朋友相好有如此者人

情相愛相念之篤誠有此相好相念非邪非僻非道

而何毛衛不知平正無邪之即道遂曲推其義以為

懼讒即不知何世何人則意之而已意之而曲推穿

鑿以為懼讒言之入亦可笑矣爾雅釋草云蕭荻李

巡曰荻一名蕭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

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籬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

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熬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

按釋草云以下原本  
缺今從正義補入

大車檻檻毳衣如茨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噶噶

慈湖詩傳卷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衣如瑞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

不信有如皦日

穴補音戶橘切說文鳩以穴得聲淮南子水居窟穴

人民有室按原本脫  
此二句三略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

巖穴士乃得實易林乾之咸曰三人求橘反得丹穴

需之觀曰河水孔穴壞敗我室震之蹇曰蟻封戶穴

天雨將集孔融詩猿穴與不密叶 春官司服子男

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大夫出

封畿內諸侯則加一等服子男之服或子男入仕王

朝毳衣者乘車以出決男女之訟淫者雖長而止息而情終不忘他日相遇相語有人詩人述而爲之詩所以譏笑也故人傳而盛行官得而采之故曰思無邪言大車檻毳衣如葵則當時決訟事狀著矣葵蘆初生毳服之青色如之瑞玉赤色之服內之赤色如之毳衣績裳繡有五色焉子謂毳衣而決訟者穀善也今俗謂無病故曰安善故此詩謂生曰穀他日男女忽遇而陳情曰豈不爾思畏子而不敢詩人敷暢其辭故又曰啍啍又曰如瑞又曰不奔陳情之切

慈湖詩傳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曰生則異室不得而合矣死必同穴以葬若謂子言未必信有如皦日所以誓也夫人欲方熾故有此退而休止心自知非何敢形於語言聞于外使人得而歌之爲笑也周衰淫風雖流行而公論終難磨滅以人性善終不磨滅也是詩情狀非陳古毛傳亦不曰陳古獨衛宏序曰陳古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治古無淫俗安有同穴之誓衛序非毛傳曰檻檻車行聲也啍啍重遲

巨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巨中有麥

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巨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嗟補音遭哥切

按此三字原本脫

邊讓章華賦嗟與波叶阮

籍詠懷詩嗟與河叶郭璞江賦嗟與阿叶陸機詩亦

然施詩戈切

按此三字原本脫

楚辭天問安施與伊何叶漢

高祖戚夫人歌施與何叶麥音默國補音越逼切

按此三字原本脫

博古圖周南宮鼎光相南國周穆公鼎南國

東國皆作或說文或邦也孫愜于逼切徐錯曰俗作

古獲切玖補音舉里切說文正引此詩而讀如苞

慈湖詩傳卷六

十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傳曰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國子嗟父鄭箋云子

嗟放逐言子國著其世賢施施自適之貌言子嗟將

自適于巨園之中矣將來食巨中之麥矣食其李矣

初去朝未至巨中故曰將其來詩人留子之親故故

貽我佩玖而別也維親故熟知留子巨園有麻麥李

古人亦有以一字字者如顏淵冉有曰嗟曰國其字

歟毛傳謂子嗟子國則句不文後世未有以嗟類爲

字然古者名字子賤子騫仲突仲忽則嗟亦其類爾

顏回字淵又字子淵則留子或果字子嗟子國是詩

蓋惜留子之情而見退黜念之也衛宏序曰莊王不  
明賢人放逐

鄭

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  
粲兮緇衣之好兮敝子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  
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子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  
子授子之粲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慈湖詩傳 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  
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  
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  
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檀補音徒沿切按此三字原本脫易林臨之蹇手詘不便不

能伐檀便毗連切張衡南都賦楫枻欄枳栢櫂檀

結根聳本垂條嬋媛按南都賦以下原本脫將請也請音輕清

而高者也故立此字以寄音今方言有之毛詩序曰

將仲子刺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

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而詩無刺意是詩莊公所

為也誠有不忍殺其弟之意祭仲諫曰臣請除之故

是詩曰無折我樹杞無折我樹桑無折我樹檀我云

者親愛之真情也曰豈敢愛之其情實愛也今人實

愛而曰不敢愛者每有是言曰畏父母畏諸兄畏人

之多言此畏忌之心非慢易之心也夫不忍殺其弟

之心畏忌之心此即道心而序以為刺近世蘇氏亦

推及他日隱微未著之情與夫其後欲殺其弟之志

而盡掩是詩之善不可人心本善本正人心即道故

慈湖詩傳 卷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道心因物有遷意動而昏始亂始雜然其本心之

正亦閒見互出於日用云為之閒三百篇多此類天

下是非二途而已矣是者是道非者非道魯桓大惡

春秋書其至于廟之合禮氓詩悔過孔子取其反正

之心聖人無私善無私怒平心是非皆以明道不以

是掩非不以非掩是檀木之美而堅者懷思念也祭

仲之言誠有利害然有可思念者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

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

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狩補音始九切左氏天王狩于河陽穀梁作守班固

答賓戲孔終篇于四狩顏師古音守 道之不明久

矣自孔門惟三月不違仁月至日至者知之雖有子

路子夏子張子游猶不知之而況於後世乎蓋道至

易至簡至近至平常故曰中庸庸常也人心即道故

曰道心人心本體自善自正自無所不通日用無非

道者顧人自不省自不信爾故夫日用庸平人皆不

知其為道叔于田之詩愛叔美叔人之善心也道心

慈湖詩傳 卷六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無邪僻之思也孔子取此道心也毛詩序乃皆曰

刺莊公大失本旨矣大叔于田詩中曷嘗有不義之

意惟不知是詩平正無邪之即道心故外求其說以

厥後叔段之惡掩前時京人愛叔之善殊為害道豈

無居人不如叔美且仁則雖謂之無人可也言其不

足道也無飲酒無服馬意同鄭箋云洵信也疏引釋

詁詢信也為證箋云服馬猶乘馬也易曰服牛乘馬

毛詩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不處于京繕甲治兵

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叔于田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禮褻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狂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

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

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

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

擗忌抑鬯弓忌

以有兩叔于田故于篇目加大字以別之釋文云或

作大叔于田者誤禮本文作袒忌并如字下同弓補

音姑宏切公羊傳書黑弓左氏穀梁傳皆作黑肱儀

慈湖詩傳 卷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注云今文改弓為

肱左氏傳引古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

畏我友朋楚辭九歌弓與懲叶枚乘七發弓與溷叶

乘馬四馬也兩服兩驂其為四馬乘駕乘馬而田

狩執持其轡如織組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

者執轡於此而馬騁於彼侶之兩服馬居轅閒軛下

無舒縱之狀惟兩驂居轅外有舒縱之狀故曰如舞

毛傳曰烈列具俱也鄭箋云列人持火俱舉毛傳曰

禮褻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擗之箋云獻于公所進之

君也京人見叔禮湯暴虎曰請叔無狎切戒其恐傷女也愛叔之言也毛傳曰乘黃四馬皆黃驪白雜毛曰鵠爾雅郭注云今之烏驄疏云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者名鵠今謂之烏驄兩服中央夾轅二馬襄亦有上義堯典襄陵言水上邱陵也馬以高者爲美以最良馬爲兩服又兩首昂舉故曰上襄兩驂在旁與兩服相次序微斜故曰鴈行忌者語助之音以字寄音而釋文音記者方音不同爾今惟當隨所書而讀之叔善射其御又良磬盡也或盡力控止其

蘇湖詩傳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馬或縱馬而騁若送去然皆言善御之狀兩驂在左右如手阜盛也慢遲也罕希也馬慢矢發希抑叔釋擐以覆矢矣抑叔執鬯以弼弓矣弼吐刀反春秋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與擐異音同冰饋丸蓋卽箭筒其蓋可以取飲鬯弓謂弛弓而納之鬯中毛詩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此序之非釋見前叔于田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清人在消

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英補音於良切說文以央得聲出車詩釋文央央本作英英同於良切荀卿賦篇世英與強叶離騷經落英與何傷叶九歌英與央叶馮衍賦英與洋叶張衡賦流英與朝陽叶古英雄之英英華之英皆爲此讀觀是詩雖不知高克與文公事情之詳而其慢易不正可刺可惡足以消人慢易之心起人敬正之心毛傳曰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消與軸皆河上地名也介甲也矛有英飾鄭箋云清者高克所帥

蘇湖詩傳卷六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眾之邑也二矛酋矛夷矛也考工記廬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鄭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箋必曰異矛者以長短故得言重英歟孔疏謂酋矛有二備折壞則惟可言雙英耳不可言重喬喬高也車建二矛長短故重累而高歟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刀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毛鄭皆曰容好則好上聲而陸德明呼報反非陶陶音搖則翺翔逍遙之意



而陸徒報反亦未安詩中叶韻亦不若是太拘或平  
或側無定毛詩序曰清人刺文公高克好利而不顧  
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寇于  
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  
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  
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  
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  
之子邦之彥兮

蘇湖詩傳 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侯補音洪姑切史記斬盧徒鞮漢書作侯左氏傳童  
謠曰鸚鵡跖跖公在乾侯徵褻與禰易林師之井曰  
范子妙才戮辱傷膚然後相國封爲應侯張衡西京  
賦侯與拘叶揚雄解嘲侯與驅叶董仲舒敘傳侯與  
車叶柳宗元弔葛弘辭侯與圖叶其如字又音記春  
秋左氏傳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是詩乃親見在  
位之賢者愛之敬之故頌其善也而毛詩敘曰言古  
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自莊公以來固非有道之朝  
朝多小人而是詩親見非言古也次篇遵大路言君

子去之安知非美此君子之賢也耶大夫羔裘如濡  
光澤之至也洵信也傳曰侯君也韓詩傳曰侯美也  
蓋公侯伯子男皆美稱侯必有訓不可得而知大槩  
美稱也亦猶易直子諒子亦稱其善爾舍沈書者反  
棄舍也見危授命而不變也渝變也毛詩傳曰豹飾  
緣以豹皮也孔甚也言甚武有力出則執干戈而衛  
社稷也晏和柔也以黑羊之皮爲裘以柔爲貴古者  
素絲以英裘此曰三英者所見三縫也皮之大者左  
右袖一縫而已井中前縫爲三縫皮之小者左右袖

蘇湖詩傳 卷六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各二縫井中前縫爲五縫故羔羊詩言五紵五緘五  
總皆爲縫中之英飾也彥士之美稱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遵大路  
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  
遵循也摻攬也祛袖也寔速也醜猶惡也好善也美  
也遵大路以追留君子攬執其祛無惡我我欲君子  
遲遲其行不速故也不速則善也愛之而欲其遲留  
也毛詩序曰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何止  
于思望而已直挽而遲留之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  
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  
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  
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加補音一讀居之切三略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  
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楚辭天問加與  
虧叶揚雄長楊賦加與夷叶一讀居何切楚辭九懷  
加與和叶七諫加與和叶張衡西京賦加與過叶魏  
明帝桐詩加與柯叶 女曰雞鳴矣士曰昧爽矣女

慈湖詩傳 卷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子與視夜如何其及士與視則明星爛然以有星  
明故窗牖微明似昧旦夫婦相警夙興也士又曰吾  
將翔焉翔焉弋射鳧鴈言語助也加之中也史記曰  
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宜之爲言美而稱也夫  
婦同其樂也宜飲酒以所加鳧鴈薦也與子偕老夫  
婦相好故言及此有琴焉瑟焉惟其所御莫不靜好  
夫婦和樂不淫於色故覺閑靜知子之所招來者其  
以雜佩贈之乎知子之所順協者其以雜佩問之乎  
知子之所愛好者其以雜佩報之乎夫婦同心好賢

樂善如此毛詩序曰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  
也鄭自莊公以來固無道鄭多淫風故謂此詩陳古  
然詎可謂舉鄭國之人皆不說德而好色詩言翔翔  
弋鳧鴈蓋賢者隱處野外之詩也詳觀詩辭殊非陳  
古之情毛傳曰雜佩者珩璜琕瑀衝牙之類說文云  
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琕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  
玉藻云佩玉有衝牙鄭注云居中夾以前後觸也玉  
府鄭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牙瑳  
珠以納其閒玉藻云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

慈湖詩傳 卷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佩璫玫玉有女同車佩玉瓊琕邱中有麻貽我佩玖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琕彼美孟姜洵  
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  
孟姜德音不忘

是詩深言孟姜之善而亦不言同車者之不善婉而  
彰愛而忠追考時事則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  
妻之忽曰齊大非吾耦也遂辭之國人惜其失大國  
之助故作是詩而毛詩序謂國人刺之則過矣又謂  
見逐而後刺之益非此詩之情熟觀此詩則知之又

曰忽以國人而名君大逆也又累篇言刺忽嗚呼痛哉惟孔子作春秋奉天道而筆削且孔子非鄭臣故可書鄭忽今此序曰鄭人刺忽則悖亂天常不可以訓毛傳曰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子忽辭齊而他娶雖美然彼孟姜尤美且有賢德之音惜其失大國之助隱然在中都猶好也見書禹謨皋陶謨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湖詩傳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見不肖子都喻賢俊狂且喻不肖毛詩序曰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詩人方含隱不敢指切其君而序曰刺忽大悖也毛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爾雅釋草云荷芙蕖紅龍古其大者歸郭注云俗呼紅草為龍鼓語轉耳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爾雅疏引此詩遊龍為證張橫渠曰遊龍紅草也其枝樛曲著土處生根如龍也釋文云橋本亦作喬董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子充不見于書疑亦以美著也毛傳謂狡童昭公也斷斷乎無此義狡童

猶狂且狂狡謂在朝之小人若以喻君則悖逆甚矣 穉兮穉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穉兮穉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按此篇永樂大典 賦卷樓鑰集載其解云此詩之言女皆指君也女者愛之之辭論云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爾爾爾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稱我為朕未至如秦以來分刑之嚴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蘇湖詩傳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摯虞思逝賦餐與乾叶韓愈秋懷詩餐與前叶 諸儒咸謂狡童指昭公無乃大不通乎譽其君矣雖河南程氏猶同之蓋根本于毛傳與序之失遂不復思而從其悖也此狡童謂狂臣擅命之小人也故不親君子不與君子言不與君子食謂疏遠之不與祿廩也子謂鄭君也君子不忘君憂其禍即至故不能餐不能安息也毛詩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然則強臣擅權則不與賢者祿食者權君非昭公也沒君子

愛君之善誣君子以晉君之大罪奚可哉公子翟謂  
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山有樞子之衣裳宛丘  
子之湯兮子皆指君

子惠思我蹇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子惠思我蹇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  
也且

子謂鄭君也鄭君遠賢而近小人賢者退處而心不  
忘君故作蹇裳之詩曰子惠思我我則蹇裳涉溱而  
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君固自有他人爲之任而

蘇湖詩傳 卷六

王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語深譏焉而婉者也卒直言曰狂童之狂也且疾  
所任用乃狂妄小人爾諸儒未觀詩而先觀毛詩序  
與傳反以序傳病詩曲推強釋良可笑不思序傳之  
繆誤甚著甚多是序曰蹇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  
人思大國正己也詩中安有此情腐儒苦思或至迂  
僻亦猶左氏曰豫凶事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  
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裝衣裳錦裝裳叔兮伯兮駕予  
與行裳錦裝裳衣錦裝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巷補音胡貢切離騷經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虞以  
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毛詩序

曰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觀詩  
意誠有之然今悔矣悔過之心聖人取焉序總曰刺  
亂也則差矣此悔而作詩求復諧者也丰豐滿也巷  
門外也男親迎而女不從男不得已而退猶俟於門  
外也猶覲女之或從也今女悔縱未從而姑送之猶  
未至於深絕也昌盛也將猶送也先言巷後言堂更  
韻也鄭箋云裝禪蓋以禪穀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

蘇湖詩傳 卷六

王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加禪穀焉中庸曰衣錦尙裝惡其文之著也古者衣  
裳中錦外絢風俗率如此故雖衰世猶未變絢裝音  
義同女悔而告長上叔伯曰今車駕而迎予則與之  
行矣衣裳錦裝言衣裳已具飭今車駕而迎予則與  
之歸矣婦人謂嫁曰歸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  
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東門之平墀又有茹蘆之草在其阪阪又有栗木焉  
踐行也行道之旁有家室焉其家室中之人女之所

慕者而其不我即故有甚遠之歎是詩女則淫矣而士則正毛詩序槩曰刺亂其半差矣毛傳曰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者茹蘆茅蒐也爾雅釋草云茹蘆茅蒐郭注云今之蒨也可以染絳坂大坡不平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蕭蕭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是詩美君子不改其度也鄭有君子雖居亂世不從世俗所移國人喜之也而毛詩序曰思君子也詩曰

慈湖詩傳卷六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既見非思胡何也夷平也亂世賢者多憂既見君子喜而失其憂故夷平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因久不見之學子乃挑達于城闕之間於是追恨曰我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思如此之切而彼乃若是耶毛詩序曰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毛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

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爾禮父母在衣純以青

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實其忘已爾雅釋器云衣

皆謂之襟郭注云交領方言云衿謂之交釋器又云

衿謂之袴郭注云衣小帶疏引士昏禮施衿結帨爲

證此衿非襟毛傳謂領者取方言之交取爾雅之襟

然襟非領乃袂也古謂之衽亦謂之襟衣所以交於

前者以有衽也衣身前不交續以左右二衽而後交

方言襟謂之交謂此也領亦因是而交而衿非領毛

傳郭注皆誤衿有二義一曰襟一曰帶然襟狹似帶

慈湖詩傳卷六

二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因名歎毛傳曰佩玉也土瑀珉而青組授程曰

挑輕躍達恣鄭箋云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

闕者謂於城之闕處置門其兩旁城土高而稍闕可

以登而望遠

揚之水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

實廷女揚之水不流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

之言人實不信

激揚之水不能流一束之楚微弱令不行也雖有兄

弟心則相殘亦可言鮮兄弟爭國羣臣公族咸有二

心惟予與女二人而已無信人之言人實証女淫証也納忠至矣此忠愛其君之詩也毛詩序謂忽已死亡而作是詩詩辭非死亡後之辭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出其闔闔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之盛雖則如雲之盛而我心不

在焉我則有員姓者吾妻也春秋有郎國亦作邛漢

中有郎闕按樓輪云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之心耳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唐員

蔡湖詩傳卷六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半干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為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古無此姓也况此詩解內云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往也牽合上章思存改且作徂甚無謂也且語助也於義自通何必牽強又改

字以此知員亦語助耳 縞衣綦巾我自樂之如荼亦言其盛多吾妻縞衣茹蘆為飾雖芳麗不如東門

之女而亦聊可與娛鄭多淫新棄舊有夫婦相與不

替不以外色動心聖人之所取也而毛詩序曰閔亂

也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

焉詩中殊無此情願命綦弁鄭云綦赤黑色是詩毛

傳曰綦蒼艾色闔曲城也闔城臺爾雅釋宮云闔謂

之臺茹蘆蒨草染色為飾鄭箋云闔讀當如彼都人

士之都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存也牽合上章思存故

且作徂甚無謂也陸好異多有此病且語助也於義

自通何必牽強又改字况舊音子徐反今從舊音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

相遇與子偕臧

溥本亦作團顏師古糾繆正俗云鄭詩零露漙漙兮古

本有水傍作專亦有單字者後人輒為團字呂氏字

蔡湖詩傳卷六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充切 孔子遭程子於

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取束帛以贈先

生子路違命有閒顧謂子路子路如初孔子曰詩不

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

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

之毛詩序乃曰男女思不期而會審如序言則孔子

豈敢以謂程子斷斷乎無是理蔓生之草露零其上

零落也溥者露貌蓋當時所見相遇之樂視景物皆

樂故即所見以發詩詠之端凡詩言美人皆稱其賢

方言云目矐矐之子曰盱或謂之揚其以矐子多揚動故名歟心相契合也鄭雖亂先王之澤猶未泯在野豈無賢者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譖贈之以芍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譖贈之以芍藥

毛詩序曰溱洧刺亂也毛傳云溱洧兩水名蘭蘭也

慈湖詩傳卷六

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訏大也殷眾也鄭箋云既已也洵信也將大也易曰風行水上渙水則渙故女曰往觀矣且語助語之止辭女又曰如此則往觀乎洧之外往觀不載女曰者意明省文也謂洧外信甚寬大甚可樂也士與女於是乎相譖其終贈之以芍藥伊猶彼也相譖毛無傳鄭箋謂行夫婦之事殆未必然然士與女相戲譖如此已大亂矣故詩人刺之毛傳謂芍藥香草陸璣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毛傳亦多誤豈未見芍藥而意之耶今藥草芍藥其華甚美殆即此爾而無香氣相

詭謂戲譖之甚也語淫穢也或疑是詩不正遂曲爲之說不思士曰女曰詩人之辭也敘其事所以著其惡也刺之也非士女相譖者自作是詩也

慈湖詩傳卷六

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卷六

慈湖詩傳卷七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

補音明謨郎切荀卿書昭昭乎其智之明與詳叶爲

天下明與忘叶契玄王生昭明與商叶又引古詩如

霜雪之將將日月之光明楚辭夜皎兮既明與桑叶

慈湖詩傳 卷七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步列星而極明與方叶秦東觀刻石原道至明與陽

叶會稽刻石追首高明與莊叶漢房中歌承帝之明

與彊叶唐虞之元首明哉與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爲

韻周易其辨明也與長叶不足與有明也與剛叶徐

邈楚辭釋音明音亡白虎通清明風者清芒也夢莫

勝反正月詩視天夢夢沈重讀揚雄甘泉賦夢與繩

叶太玄遇首幽遇神及師夢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乃曰匪雞則鳴乃蒼蠅之聲爾妄言以卻雞鳴之告

蒼蠅有聲明屢有甚於雞鳴時矣荒淫妄言以卻告

者東方明矣士大夫之詣朝者已昌盛矣乃曰匪東

方明乃月出之光爾荒淫之狀益著蟲薨薨日出矣

猶曰甘與子同夢是詩兩言子皆謂婦人君子偕老

子之不淑子之清揚皆謂夫人也又曰彼來朝之士

大夫且行歸矣會者相將之意歸則無久伺之勞庶

不憎惡子與子也前言朝既盈朝既昌則士大夫來

朝既久其意已明故此言會且歸者其指來朝之士

大夫明矣荒淫至于此極毛詩序歸之哀公容或有

之但思賢妃也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

慈湖詩傳 卷七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差矣諸儒不知序之不足盡信率以序解詩其有

阻礙必至于委曲穿鑿牽合

子之還兮遭我乎猗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

儂兮子之茂兮遭我乎猗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

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猗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

揖我謂我臧兮

還音旋閒補音居賢切漢書李廣傳臣以黃射其

神將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閒也司馬

相如上林賦赤瑕駁犖雜沓其閒鼂采琬琰和氏出



焉班固西都賦裏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  
其閒張衡南都賦閒與顛叶曹植琴瑟歌閒與阡叶  
韓愈孟東野失子詩閒與賢叶簡觀今京語閒之餘  
音亦有肩音儂許全反 毛詩傳謂還便捷之貌未  
安還回旋也忽遭我于猗山之閒于是子我與並驅  
從逐兩肩其初相遭未揖及並驅從肩乃揖我謂我  
儂兮儂駿捷之稱也茂昌皆謂盛也言氣貌之盛美  
之之辭也好美也臧善也猶好也毛傳曰獸三歲曰  
肩爾雅釋獸云狼牡獶牝狼舍人曰狼牡名獶牝名  
猗毛詩序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  
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  
之好焉漢地理志引此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虋虋  
之閒兮顏師古注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  
韓詩作營之往也嶼山名也字或作猗亦作嶼音皆  
乃高反言往適營丘而相逢于嶼山也董氏曰考于  
地記嶼猗嶼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隸靈恩  
集注還茂昌二者皆地名也然平觀文勢則毛詩謂  
還茂昌為貌是也孔疏曰士大夫聚說田事以為戲

慈湖詩傳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  
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  
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漢地理志言齊地風俗引齊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此  
亦舒緩之體也藝文志謂齊詩咸非其本義魯最為  
近之然則班固謂為舒緩之體者魯詩之說也去二  
家而取魯其考之亦詳矣今毛詩止一家之說况多  
謬誤奚可盡從又况毛傳猶未明言刺不親迎至衛

慈湖詩傳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宏作毛詩序始明言刺時不親迎亦不言何世則臆  
說也考本詩三章三言俟我殊非陳古之情衛宏蓋  
意雞鳴還東方之日皆荒淫之詩而是詩次于其閒  
當亦非美故曲推其說夫詩之不可以次言也明矣  
情人鄭文公之詩而次昭公之詩之上况齊俗近于  
魯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則齊之禮儀亦美矣雖當  
衰亂風俗豈盡變而為惡無一事一時之善乎况是  
詩亦特美其禮儀而已三百篇蓋多平正無他雖無  
深旨而聖人取焉正以庸常平夷之即道也諸儒不

知道故穿鑿而爲說其害道甚矣俟待也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而毛傳曰門屏之間曰著孔疏謂著與宁音義同鄭康成謂以素充耳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統亦有理但謂人君五色臣三色織之未必然初無典據惟以此詩曲推其說且以素爲先見鑿甚矣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而康成妄析其義曰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予以驗康成不善屬文不達文理是詩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安知非玄裳黃裳雜裳之謂乎皆可也康成云瓊華者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說文曰瓊赤玉也玉石之雜而赤者耳瓊華其色之盛者歟瓊瑩其色之瑩者歟瓊英其精英歟尙者著之于統端歟是詩禮儀其親迎歟鄭風言俟我乎堂亦謂親迎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東方之日兮始出之時也彼姝美之子女忽在我之室兮再言在我室兮者駭之而情深也履者以足

惡湖詩傳 卷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躡我猶陳平躡漢王其意卽通無俟乎言也履我使卽之爲淫也卽就也此肆焉無所忌者也東方之月兮月始出之時也彼姝者子忽在我之闥兮闥門也履我使發足而與之俱往也旣入夜又不入我室此則或有所忌者此與桑中溱洧同作詩以刺淫奔也或在朝或在夜或在室或在闥刺彼故其事不一也然履我卽者未必果卽之也履我發者未必果發也毛詩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世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夫不刺淫奔而刺國衰是長淫奔者之惡也本詩惟刺淫奔而序旁推其說衛宏不知道其作序率類此

惡湖詩傳 卷七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晡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顛補音典因切司馬相如上林賦長嘯哀鳴翩翻互經天矯枝格偃蹇杪顛漢童謠黃雀巢其顛與人叶易林賁之豐曰採薪得麟大命隕顛墜嗑之未濟顛與民叶揚雄元后誅顛與盈叶倒都老反 觀是詩

知公未明而召羣臣臣急趨之故顛倒衣裳日未出而東方先明晞者又其微明未晞則益早矣公如此勤于政事然失時失節乃輕躁狂妄如折柳樊圃焉柳質柔細而以為圃之藩籬何益于事無足為禁也又如狂夫瞿瞿然瞿瞿驚視之狀狂者驚視急于為口又何益于事哉晨夜謂早夜也不能晨夜言全不識早夜若非太早而夙則太遲而莫矣大抵狂躁輕妄之人忽急忽緩忽早忽夜皆不可測毛詩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公號令失時則夜未終必令報夜終遂使挈壺氏失職刻漏錯亂

蘇湖詩傳卷七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補音雙疏工切

按原本三字脫

孔臧格虎賦耳目喪粗值綱

而衝局然自縛或隻或雙史記龜策傳禍與福因刑

與德雙揚雄河東賦雙與東叶後漢語殿中無雙丁孝公五經無雙許叔重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荀氏八龍慈明無雙任文公智無雙綏如誰反從音縱畝一讀滿罪切古作晦說文以每得聲宋玉高唐賦畝與止叶楚辭畝與芝叶張衡東京賦畝與已叶一讀滿補切易林歸妹之坤畝與晷叶班固西都賦畝與矩叶韓愈元和聖德詩畝與祖叶柳宗元招海賈文畝與觀舞叶 詳觀南山之詩其刺襄公鳥獸之行亦著矣南山崔崔有人君尊嚴之象言雄知其對雌狐

蘇湖詩傳卷七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為獸多疑周易凡言狐皆取疑象襄公為鳥獸行與文姜淫慾已縱而不能止心愧沮而若疑又齊襄雖由魯道而歸身則在塗心則在魯其愧赧發諸精神見諸步武有遲疑綏綏之狀故曰綏綏衛風有狐亦有疑貳之意有蕩者因道路平蕩以寓譏魯蕩然無制之意首章不言齊襄往而惟言襄公歸者明初往襄公之惡未成未明及歸則成矣明矣故止言其歸詩人于是致其譏曰既曰歸齊矣曷又懷之也謂其又懷文姜也葛屨至賤之物也五兩當是文姜與

其姪娣或從者共五人也冠綏居首之物所尊所貴者也今也與葛屨雙止非類而並處以尊而混卑則鳥獸之行又著矣據此則所亂又不止于文姜矣庸常也齊侯既常在魯道路之中為淫矣曷又極其縱放也從卽縱字縱放之狀不可得而知據此可以想而知矣非謂常在魯道為可也言其縱之甚也首章曷又懷止其意同蕝種也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以喻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衡橫縱直無別義既曰告止謂文姜初嫁既告于廟矣曷又鞠止窮之不已也

燕湖詩傳 卷七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鞠之為言言鳥獸行而微其辭者也匪媒不得亦兼明淫亂之匪媒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言魯桓既得文姜矣齊侯曷又極之不已也極猶鞠也毛傳謂齊子謂文姜既于是詩文旨難通而載驅齊子發夕齊子豈弟尤難通齊人之詩言齊子發夕謂襄公則明苟謂文姜則文姜自魯發夕齊人何由知之謂男子豈弟則宜謂婦人則難至于敝笱所言齊子則謂魯桓不能制文姜齊侯來淫而歸惟言歸者亦結證其惡齊人不敢預料其君子惡也詩稱君子固多齊君

至是其體益輕故曰子亦為之隱也毛詩序曰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爾雅釋詁云甫大也孔疏曰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騶騶然無思遠人徒勞心忉忉耳遠人諸侯也遠人不難致

燕湖詩傳 卷七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有德則彼至矣曰無思遠人則其君之無德徒勞可見矣如田大田徒勞罔獲騶縱也桀桀出也維莠騶縱桀出則良苗不興不實矣婉變言少年貌美毛傳謂總角聚兩髦也孔疏謂兩角卅然未及幾次見之而突然已冠弁矣此末章雖平言無譏而其含護不敢言而卒已之意可見毛詩序曰大田大夫刺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盧令令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鬢盧重鋤其人

美且偲

環補音胡涓切

按原本馬融廣成頌環與園叶曹植五字脫

美女篇環與翩翩叶何晏景福殿賦環與源叶顏延

年北湖應詔詩環與天叶鬢音權董日韓詩作盧洽

洽說文引詩作獮

毛詩序曰盧令刺荒也襄公好

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毛

傳曰盧田犬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

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其其

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然攷序及傳

慈湖詩傳卷七

十二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皆謂陳古而本詩辭情不然曰其人其辭指今非陳

古也苟陳古則宜每章稱仁稱德而次章曰鬢末章

曰偲又三章皆曰美殊非陳古之意蓋序傳以襄公

之詩不應有美故曲推其說以為陳古以風不知詩

之不可以次序觀不可以執一觀以鄭叔段之惡而

兩叔于田之詩京人未嘗不說之以鄭清人文公之

詩而次于莊公詩中盧令未必果襄公之詩果襄公

之詩則叔于田之類也襄公雖無道而不聞其暴民

故田而民悅之歟民悅其君正也道也不然則齊有

士大夫之賢者民悅其田也亦正也道也百姓日用

此道而不知故不明己之道心又不知人之道心而

況于六經之大旨乎毛傳曰重環子母環也鉤一環

貫二也鬢好貌偲才也釋鬢曰好未安鬢其須之卷

曲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

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

歸止其從如水

鰈補音姑倫切楚辭天問舜閔

按原本二字脫

在家又何以

慈湖詩傳卷七

十二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鰈不姚告二女何親 毛詩序曰敝笱刺文姜也

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致淫亂為二

國患焉此非魯桓時詩也何以明之魯桓公娶齊僖

公女文姜魯桓十四年齊僖卒十五年魯桓始嘗與

齊襄會盟而文姜不行至十八年魯桓始與文姜如

齊申繻諫焉齊襄于是通文姜魯桓謫文姜姜以告

夏四月齊人殺魯桓夫齊人未殺魯桓之前齊襄與

文姜為淫之迹未至于若是詩所述肆行而無忌也

是詩其魯莊二年姜氏會齊襄于祿四年姜氏享齊

襄于祝丘已後之詩歟是詩齊人譏襄公并譏魯莊  
微弱及文姜也笱者捕魚之器敝敗之笱在于魚梁  
鰈大魚也魴亦中魚喻魯莊微弱不能以禮防閑其  
母止齊襄之來致齊襄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  
不已也惟言齊襄之歸不言齊襄之往者齊人不敢  
預言其君子惡及成惡而歸始形于言其意與南山  
同亦含隱矣魴雖非甚大之魚因鰈連文意在鰈也  
鰈魚之大見孔叢子衛人得鰈魚其大盈車鰈亦非  
甚小之魚欲易韻又鰈至不美之魚語曰網魚得鰈

蘇湖詩傳卷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如啗茹亦喻齊襄與文姜之惡也其從者如雲言  
其盛如雨言其多如水言其疾驅也既見魯之無制  
又見齊襄之肆惡無忌也釋魚云魴魴郭璞云江東  
呼魴魚爲魴一名魴邢疏云陸璣云魴今伊洛濟潁  
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遠東梁水魴特肥  
而厚尤美于中國魴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

載驅薄薄簞芻朱軛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  
轡滿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  
有蕩齊子翺翔汶水泊泊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

敖

夕補音祥禽切淮南子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  
彌于六合卷之不盈一握李興諸葛亮表閩之文仁  
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隕其夕郭璞江賦域  
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沱汜鼓之以朝夕陶  
潛自祭文故人漢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  
薦以清酌陸雲夏府君誄瞻彼日月歲聿云夕寒暑  
窮化四辰交錯 薄薄車行之聲也爾雅釋器云輿  
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莛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郭注

蘇湖詩傳卷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云芻以韋鞞後戶禦以簞衣軾蔽以簞衣後戶毛傳  
曰簞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莛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  
質而羽飾魯道平蕩亦寓蕩然無制之譏齊君夕之  
發車趨魯道焉夕而發者亦有愧于中不敢朝發與  
孫炎曰驪黑也爾雅釋畜云駮牝驪牡是詩孔疏云  
駮馬皆鐵驪之色垂轡徐行之狀也豈弟樂易從容  
之貌雖刺譏而辭婉矣其辭雖婉其譏實深彭彭盛  
貌儻儻狀翺翔遊敖垂轡皆從容候待文姜及濡  
留不肯旋反之狀毛詩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疾

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苦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毛詩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猗嗟嘆辭此嘆辭有美有傷昌容色之盛也孔子言文王之狀頎然而長抑繼辭也上言昌言

慈湖詩傳卷七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長此又言揚故曰抑詩人言貌多言揚曰子之清揚曰清揚婉兮方言云目黪瞳之子盱或謂之揚蓋目之精神全在黪瞳言人之美多在精神故多言揚此言若何之揚兮真美目之揚也趨踰之巧趨步之有儀也禮曰士賡賡射則甚善也臧善也朱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朱意謂人稱譽其威儀技藝之美有名譽也美目清明也儀既成兮言威儀習熟成就也侯即今之垛正即帖即鵠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射人之職王五正諸

侯三正孤卿大夫二正士亦二正毛詩傳曰二尺曰正外孫曰甥鄭箋云姊妹之子曰甥蓋據爾雅釋親而云魯莊公乃齊襄公時當曰姊妹之子爾雅曰展誠也變好貌言目之美也非勁者也選者鄭謂于倫等最上也貫者矢正中鵠貫而穿之也四矢乘矢也射禮必乘矢者鄭箋云象其能禦四方之亂反者射終而反其矢也射所以禦亂今魯莊射不出正而不能禦閭門之亂而婉其辭譏也毛詩序謂人以爲齊侯之子焉贅矣失孔子之旨

慈湖詩傳卷七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襟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締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補音服鼻墨切按原本三字脫易林困之中孚曰絲紵布帛

人所衣服摻摻女手紡績繕織士冠禮云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秦泰山刻石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飾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寶服三句一韻按士冠禮以下從韻補補人毛傳曰夏葛屨冬皮屨

葛屨非所以履霜鄭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毛傳曰摻摻猶織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案士昏禮舅姑歿乃有廟見之禮舅姑存則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謂助祭也鄭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毛傳曰要褱也褱領也好人卽摻摻女手之人美好也要之縫褱也褱之縫領也使好人服其勞爾雅云提提安也凡辟當左左爲卑右爲尊宛婉婉柔順

蘇湖詩傳卷七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容也以象骨搔首名曰掃毛詩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夫本詩刺魏俗也刺魏俗之褊心也而序必推及其君以圍有桃觀之其君誠褊嗇陋甚而葛屨之詩辭情不及其君衛宏不知道率爲贅辭徒惑後學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蕡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鄭康成亦如之箋云其

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毛傳曰路車也公行從

公之行也公族公屬不擇殊異之義以其言大夫之

義甚明無俟于釋乎集注序曰其君子儉以能勤釋

文亦必此本爲正惟他本毛詩序則曰其君儉以能

勤苟以爲君采則何爲不以他官爲比而獨以公路

公行公族爲比乎毛傳曰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

菜也蕡水蕡孔疏云沮洳潤溼之處陸璣疏云莫莖

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纒

蘇湖詩傳卷七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以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言語助也鄭謂無度不可尺寸言美之至也美則無度矣但殊異乎公路凡爲公路者不如是也豈有掌路車之官而采莫菜于汾水之沮洳乎是詩性譏公路公行公族而不及他官者大抵上無禮教則公族多不學文近君習君之儉陋寢至于采莫采桑不知其不可也英如舜英之英美如華也孔疏謂公路與下公行一也引春秋左傳宣二年晉事爲證亦不



甚明以後晉證古魏豈能盡用况毛傳三釋甚明鄭箋謂公路主君之軹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軹車之族是也其箋未必當服虔云軹車戎車之倅是詩公路正掌公之路車非掌從公之行也爾雅賁牛屠郭注引詩傳曰水葛也如續斷寸寸有節陸璣以爲今澤葛郭氏所不取鄭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毛詩序曰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韓詩三章皆作彼己之子其己者音近韓毛記不同音己音近釋見崧高

慈湖詩傳 卷七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貪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殺者肉之有骨者也今儉而以桃實爲殺過于儉矣儉美德也而過焉至于此甚知不得其道也知失其條理而至是也得其條理者雖不過儉而財用自豐失其條理者雖殺桃食棘而財用亦匱孟子曰無政

事則財用不足故殺桃食棘國人以爲善而智者以爲憂憂其無政事而未流至於危亂也憂鬱而發于歌謠歌音長謠音短不知我者謂我士君子也而驕謂我不樂君之至儉爲驕也彼人是哉謂君所爲是也子姑言之其說爲何也其音如字其義自通他書作何居者亦當音如字其義亦通其與居蓋記音不同陸德明音基未安詩人于是曰我心憂矣其誰知之重言知之者誠寡也女蓋亦不思爾知此理者自古以來罕其人也汾沮洳之是非人猶易知園有桃之是非雖本自昭然而士大夫之有知者寡矣行于國中亦以舒憂罔極謂責人無已也謂論治無有窮已無有畔岸也彼無智者觀智者率如此毛傳曰棘棗也廣韻曰小棗今所在有之小而圓毛詩序曰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衛宏此序奚足以知此詩使宏居魏朝亦安能有所爲哉亦拱手以受侵削而已矣其言妄繆惟可發笑魏君儉陋若是奚止不能用其民而已哉凡政事皆失矣忽云

慈湖詩傳 卷七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教費不知類此序既不足以發明詩情徒為謬贅而諸儒率宗之何也

陟彼帖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吧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母補音滿罪切易林泰之否曰陟吧望母役事未已

淮南子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經四時為祭蔡

邕崔夫人誄曰昔在敬姜陪臣之母勞謙紡績仲尼

楚辭九辯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  
按淮南子以下原本脫去四十四字  
楚辭九辯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  
按原本儷誤作儷  
偕白日晚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太玄親首次三失其體也  
次四賓主偕也餘見豐年詩  
爾雅釋山云多草木帖無草木吧而是詩毛詩傳曰無草木帖有草木吧  
孔疏云當是傳寫誤也毛傳曰旃之也季少子也行役者登帖山望父之在所思父臨行謂已曰嗟予子行役早夜無有已時閱之也又戒已曰上慎之哉今俗亦曰上役上陣卒曰猶當來歸不至永止于

是紀借苟起切

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太玄親首次三失其體也

次四賓主偕也餘見豐年詩

爾雅釋山云多草木

帖無草木吧而是詩毛詩傳曰無草木帖有草木吧

孔疏云當是傳寫誤也毛傳曰旃之也季少子也行

役者登帖山望父之在所思父臨行謂已曰嗟予子

行役早夜無有已時閱之也又戒已曰上慎之哉今

俗亦曰上役上陣卒曰猶當來歸不至永止于

彼而不反也無止即無死之微辭也無寐閱其不得

寐也無棄我亦祝其無死之微辭也必借戒之必與

眾借慮其以後期獲罪也無死謂其毋過于勇而必

死也毛詩序曰陟帖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

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

而作是詩也所謂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皆詩外

之贅辭也不知父母兄弟之至情乃天下之大道故

為是贅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

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閑補音何甄切

琴瑟歌閑與然叶簡觀今京語率如此蓋今京語之

餘音如軒而補音遂何甄則又過之矣還本亦作旋

李習之答進士王載言書作旋

字本亦作閒閒暇也惟有閒故寬暇後世以中間之

閒與閒暇之閒暉聲故假借防閑之閒以寄其音實

非古字采桑者雖閒暇然采者多故曰閑閑只十畝

之閒桑者之多若是故道途中謀居相宅者相謂曰

閒桑者之多若是故道途中謀居相宅者相謂曰

行與子迴還兮泄泄猶杳杳也亦多也行與子逝往  
兮言此處迫隘不可謀居而他往毛詩序曰十畝之  
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若曰國以無道  
致侵削則可刺惟曰國削小民無所居則不可刺矣  
況詩中本無刺國之意蓋衛宏不知道不知是詩無  
他亦無邪詠而歌之必不感人邪僻之情莫非道者  
宏不達是故外推贅說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  
直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  
漣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飡兮

慈湖詩傳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餐補音蘇昆切卻正釋譏時獻以策偶進一言釋彼  
官責慰此素餐輻說文以高得聲許慎凡輻皆讀如  
偏荀子引逸詩涓涓說水不壅不塞鼓既破碎乃大  
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易林蹇之中孚曰登山伐

輻虎在我側簡案廣韻昌芒迪反簡疑輻芳逼切爾  
庶與今讀不異母口檀木材之堅美者君子之美材  
似之有美如此而寘之河干是不用之也毛傳曰坎

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  
俟世用若俟河水清漣孔疏云河水性濁清則難待  
襄公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  
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毛傳曰種之曰稼斂  
之曰穡貍獸名爾雅釋獸云貍子貍字林云貍似狐  
善睡其子名貍郭云其雌者名狸今江東呼貉為貍

慈湖詩傳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狝字林云狝狸類狝謂之狝廣雅云狝教也然皆貍  
之通名而其閒微有不同歟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  
孟子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耕也中  
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小國之卿二大  
夫祿其稅十一則十夫之稅始當一夫之獲下士祿  
一夫中士祿二夫上士祿四夫大夫祿八夫魏小國  
卿祿十六夫止當得百六十廛之禾稅今取三百廛  
為三百夫其貪冒之狀著矣毛詩序曰伐檀刺貪也  
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進爾孔疏云曾

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楊誓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  
以稼穡相對皆先稼而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  
穡若散則相通釋文云冬獵為狩又云火田為狩鄭  
箋云宵田曰獵釋文云宵田為獵郭注云管子曰獵  
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為獠或曰即今夜獵載鑑照  
也孔疏云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為宵  
田此對文耳散則獵通于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  
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  
素即今俚語所謂白即毛傳所謂空之義也毛傳曰

慈湖詩傳卷七

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輻植輻也直直波也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鄭箋云  
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孔疏云萬萬曰億今數  
然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  
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  
以田方百里為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  
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  
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秉把也聘禮注云秉  
謂刈禾盈把是也毛傳曰檀可以為輪濬厓也小風  
水文轉如輪所以釋淪也毛傳曰圓者為圉匠人注

011(2021)

云圉圓倉爾雅釋鳥云鷓鴣其雄鷓鴣化庫郭云鷓鴣  
屬今日鷓鴣爾雅疏云鷓即上云鷓鴣母田獵所化  
者鷓鴣說云蝦蟇所化者也毛傳曰熟食曰飧秋官  
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  
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宣六  
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  
人馬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飧孔疏云  
從夕食言人且則食飯夕則食飧鄭箋云飧讀如魚  
飧之飧鄭吉答張逸云禮蝦蟇大多非可素不可與

慈湖詩傳卷七

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毛傳熟食即魚飧鄭徒為異  
鄭亦有誤不止于是毛傳即非言飧盛禮飧牽乃生  
牢毛曰熟食正得夕食本義所謂飧盛禮亦以充夕  
食爾飧饗魚飧初無二義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賁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  
賁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  
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賁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是詩言去之而適樂土則怨君可知也言碩鼠無食

我黍則君貪而重斂之狀可觀也碩大也大鼠謂君

也貫慣也重斂蓋三歲矣民積怨曰三歲重斂而民

輒從之致其習慣而巳又莫肯顧念我于是斷棄

曰誓將去女適彼樂土逝誓字之訛歟適樂土則得

所矣德者施德于我也莫肯施德于我也適樂國而

得其直則居是國為不得其直矣益以明重斂之非

理勞者閱其勞而勞之又莫肯勞我也誓將去女而

適樂郊誰復永號于女之士乎永長也不勝其苦而

慈湖詩傳 卷七

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長號也毛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

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若大鼠也據此末章則勞

當如字有音去聲者乃後世欲別其義故特轉為去

聲其實古不轉音一字自有二義文勢自明

慈湖詩傳卷七

慈湖詩傳卷八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

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

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

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悄無已太康

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邁力制切按原本三字脫說文以躄為聲許慎讀躄如厲孔

慈湖詩傳 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臧格虎賦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

魏文帝述征賦邁與歲叶程曉贈傅休奕詩三光飛

景玉衡代邁龍集甲子四時成歲皇甫謐釋勸邁與

際與會叶蹶居衛反 釋蠹云蟋蟀蝥按原本三字脫郭云

今趨織也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毛傳曰聿遂除

去也陸德明以除居為去聲殆不必也凡詩叶韻不

必平側同蟋蟀在堂矣歲其暮矣役車亦休矣今我

乃慘慘不樂日月除去歲事更新愈無休暇之時何

為乎不從容自樂又告之曰但無已太康樂足矣謂

無過於樂足矣又思其本職之所居者足矣好樂惟不可荒豈有良士而瞿瞿然憂懼終歲乎瞿瞿驚視之狀爾雅謂瞿瞿休休儉也爾雅徒因詩說言儉不詳觀熟思其情旨遠謂之儉殊不可者爾雅疏謬多矣此釋不可用書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亦謂之儉乎東方未明狂夫瞿瞿亦謂之儉乎蟋蟀乃晉國之士相警切之詩而序謂之刺晉僖公誤矣平觀本詩情狀昭然先儒倡說既誤後儒因之為序千載之下牢不可拔嗚呼孟子於武成猶不盡信而後世惟衛宏之序是從亦異乎孟子矣遂至於反以序病詩三章三言良士若諷晉君何得每以良士為辭擬人必於其倫人情之常也邁往也既思其居又思其外周思內外足矣好樂惟不可荒豈有良士而蹶蹶然急不少舒徐乎恚過也滔滔而過也思其所可憂足矣何為乎終歲不樂好樂惟無荒足矣良士休休其心常樂無憂無懼休休正言瞿瞿蹶蹶反言作詩協韻初無定式意所欲言則言其淺陋之士始拘孔叢子載孔子曰吾於蟋蟀見唐堯儉德之大矣故詩

序曰刺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唐叔虞初封侯故曰唐而先儒以後稱晉故疑而為說因附會孔子之言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榆山有栲隰有柎子有庭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爾雅考山樛疏亦云許慎讀栲曰樛柎女九反洒所懈反考補音考去九切按原本四字脫說文以巧為聲又曰巧音糗范蠡曰上帝不考時變是守易林困之異皇考與飲酒叶萃之井考與曰叶邊讓章華賦考與肘叶保補音補苟切漢房中歌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韓愈路常侍墓銘保與咎叶 甚矣夫率然輿論之暗合乎道也夫他人有人室之狀為國者宜憂宜懼而是詩乃使之曳其衣裳馳其車馬考其鐘鼓日鼓瑟者何也堯舜曰欽哉禹曰克艱皋陶曰兢

兢兢而堯舜垂衣而治帝庸作歌則堯舜禹之憂非  
憂悴無聊之憂也今晉君直憂悴無聊爾豈能治國  
家故有宛其死矣之漸有他人入室之證永日猶終  
日也且得永長一日之樂也孔疏曰永日人而無事  
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可以永日是詩謬甚學  
者惜寸陰學者百年如一日千古如一日奚永日之  
難度學不爲己溺心文字故其陋至是毛詩序曰山  
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  
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庭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

卷八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  
也於君言刺大悖餘得之觀是詩當得其意非謂果  
使晉君終日喜樂不憂思也國危如此奚可一日忘  
其憂但不可憂悴無聊爾如以辭而已矣豈不誤人  
國乎孟子曰說詩不以辭害志爾雅釋木云蔞莖郭  
云今之刺榆疏引是詩爲證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  
似皮及木理異耳釋木云栲山栲郭云栲似栲色小  
白亦類漆樹疏引陸璣疏云山栲與下田栲略無異  
葉似差狹耳此爲栲者似誤也栲葉如櫟木皮厚數

寸可爲車輻或謂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爲櫟今人言  
栲失其聲耳釋木云柎櫟郭云似棗細葉葉新生可  
飼牛材中車網關西呼柎子一名土檀陸璣疏云葉  
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  
月中葉疏華如棟而細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櫟材可  
爲弓弩幹也毛傳婁亦曳也偷樂也鄭箋云保居也  
毛傳洒灑也考擊也孔疏云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  
驅

卷八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鵲既見君子  
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鑿子落反襮字林方沃反沃補音鬱縛切其葉沃若  
徐邈讀六轡沃若沈重讀郭璞沃民讚爰有大野厥  
號曰沃鳳卵是吞靈膏是酌劉向新序夏民之歌沃  
與樂字踳字叶易林震之屯曰揚水潛鑿使石潔白  
衣素表朱遊戲皐沃得君所願心志娛樂正用此詩  
白僕各切鶴補音居號切按原本三字漢地理志鶴澤孟  
康音告呂氏春秋鶴乎其羞用志慮也高誘音浩

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見於水中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爾雅釋器云黼領謂之褻郊特性云黼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鄭箋云丹朱爲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君子謂桓叔毛傳曰鵠曲沃邑也說文曰水生厓石閒曰粼粼考工記曰五色備謂之繡白與黑謂之黼故鄭箋云繡當爲綃毛傳曰褻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孔疏云繡是刺

楚湖詩傳卷八

六十四明裝書  
約圖刊本

之故繡爲刺名繡刺以爲黼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覆領是取毛繡黼爲義曲沃欲并晉已有命令施行聞而不敢告人懼禍及己也毛詩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君言刺大悖也分國封沃非禮也國人將叛昭公無德政也沃謀并晉大悖也是詩悼晉之昏惡沃之悖明民心之無常有國者不可以不懼也揚之水說見王鄭二揚之水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

且椒聊之實蕃衍盈躬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是詩憂昭公也知彼沃之盛強昭公將爲所并憂而作是詩也曰彼其之子彼曲沃也其情主晉也遠條且之餘有不言之憂而毛詩序曰刺晉昭公也失本情矣大悖也序又曰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政善正也沃悖矣何政之有毛傳曰椒聊椒也孔疏引陸璣疏曰聊語助也崔靈恩集注謂古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

楚湖詩傳卷八

七十四明裝書  
約圖刊本

深八分本草同呂曰古量二升曰躬躬大於升臬氏爲量脯耳三寸其實一升夫其外三寸其中小矣毛傳曰兩手曰躬鄭氏箋云椒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揀之實蕃衍盈升鄭意謂一團云爾一團如揀揀者卷曲若圓之勢椒聚生成揀詩云有揀棘棘蓋勢微卷椒實成聚有揀狀古升至小去躬太遠殆周衰古量寢墮而寢大欺無朋匹言曲沃事勢碩大無與爲竝也常情言多過實率類此遠條言雖遠條亦蕃盛也凡枝條之遠者多不蕃盛此言遠條亦盛喻沃之盛



大若是也篤厚也言桓叔施德篤厚也而諸儒獨謂  
喻沃子孫之盛不盡本詩之情椒聊喻沃勢盛大凡  
百盡舉之矣非止喻子孫曰碩大曰篤義不止於子  
孫之蕃矣且語助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  
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  
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芻補音側九反轉為平聲則側鳩切韓愈驚驥詩力

慈湖詩傳卷八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苦易制價微力易酬渴飲一斗水饑食一束芻補

音側九切無據當從平聲按吳棫韻補亦從平聲讀引韓愈此詩

作初尤切隅補音語口切轉為平聲則魚侯切易林

侯伺山隅與髮叶家在海隅與流叶揚雄反離騷或

鼻祖於汾隅與侯叶補音語口切無據當從平聲按吳棫韻補隅引梁鴻詩隅與休叶亦從平聲讀者據此

則補音與韻補亦微有異同抑必欲以芻隅協遁字

耶者補音掌與切史記秦瑯琊刻石無不臣者索隱

音渚楚辭九歌擊芳洲兮杜若將以遺乎遠者時不

可以聚得聊逍遙兮容與王衷九懷天門兮地戶孰

由乎賢者無正道兮溷側懷德兮何覩司馬相如賦

鼓巖簿縱獵者江河為隄泰山為櫓易林離之剝曰

從喬彭祖西過王母道里夷易無敢難者韓愈元和

聖德詩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敢有違者柳

宗元牛賦或穿絨滕或實豆俎由是觀之物無踰者

薪楚略同漢廣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薪之整

者說文謂刈草為芻綢繆纏束薪芻於野莫夜而歸

見三星在天焉言其著明者不必指心指參也在隅

慈湖詩傳卷八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在天之旁角在戶謂人在室中見三星當戶今

夕何夕見此良人此男奔女見此粲者此女奔男見

此邂逅乃適相邂逅而苟合者非初有定意也妻謂

夫為良人粲者美女之稱不必三女而後為粲今夕

何夕驚喜之辭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以無素具

無以延之而以告人也亂世淫奔以為常故明以告

人三章指事不同知非淫者所自作詩人敘其惡而

刺之如桑中溱洧也而毛詩序言綢繆刺晉亂也國

亂而昏姻不得其時焉蓋毛傳謂三星為參三星在

天可以嫁娶鄭箋又謂心星毛公亦多差誤穿鑿不可盡信廣漢張氏亦曰若謂婚姻則不得稱邂逅

有杖之杜其葉滑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依焉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晷晷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依焉

晷音瓊本作熒又作熒姓補音桑經切按原本三字脫說文

姓以生得聲左氏傳公孫生亦作姓古鍾鼎姓作生

漢童謠游平賣印按原本訛作印自有平不避高賢及大姓

蔡湖詩傳 卷八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木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然今四明山之東凹

地名曰杜其地杜花白以是得名然則曰杜曰棠通

稱歟爾雅亦多差誤杖盛也其葉滑滑菁菁獨行於

道者踽踽晷晷按原本二字脫無依無親不如杜枝葉相比

之盛豈無他人不如同父之兄弟相親相比之為美

也嗟行道之人胡不比焉意謂非親故不相比也人

無兄弟胡不相依助意謂非兄弟故不相依助明惟

親屬乃相親相助毛詩序曰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

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羔裘豹袂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袂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鄭箋云羔裘豹袂在位卿大夫之服袖口曰袂鄭風

羔裘豹飾又云邦之司直則知羔裘豹飾其袖卿大

夫之服也自我為我人為人居居然無相親愛之

意居居有倨之意居止也居居蓋嚴冷不相親之狀

豈無他人可事維子之故故舊也其自乃祖乃父以

來相依承之久而不忍輕去之歟究極也究言其

人我截然之極也言嚴冷無以復加也好舊好也是

蔡湖詩傳 卷八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其家臣所作歟毛詩序謂晉人刺其在位不卹其

民本詩辭情不然

肅肅錫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錫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

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錫行集

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

其有常

毛詩序曰錫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

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此詩也是詩惟憂念父

母爾初無刺時之情毛傳曰蕭蕭鳴羽聲也集止苞

種柳杼鴉性不樹止爾雅釋言云苞種郭云今人呼

物叢緻者為積按原本緻字脫今補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

名曰積釋木云柳杼郭云柞也陸璣疏曰今作櫟也

其子為阜或言阜斗其殼為汁可以染阜孔疏曰鴉

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毛傳曰鹽不攻緻也

怙恃也鄭箋云蓺樹也孔疏云鹽與蠱字異義同毛

傳曰行翮也疏云以鳥翮之毛有行列也曲禮曰稷

曰明柔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為柔釋草云蠶赤苗

慈湖詩傳 卷八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苞白苗郭璞注云赤苗今之赤粟粟白苗今之白粟

粟皆好穀靡鹽者不鹽壞王事不蠱壞以勤勞故也

故世以靡鹽為勤勞無暇之稱惟勤勞無暇故不及

種藪黍稷稻粱今俗語云不能得藪稷黍既不及藪

黍稷則父母何所恃以為食嘗猶食也箋云曷何也

何時我得其所哉至于極則止矣曷有其極言無極

則勞役無已常平常也曷時復常也周平王常使虢

公將兵伐曲沃莊伯桓王又使虢仲伐曲沃其以晉

迫于王畿故王命行焉而有王事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有林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

好之曷飲食之

杖杜有華焉況生道左人所遊觀喻晉居五達之地

武公始并晉國禮士方急故四方士君子悅之噬肯

適我噬決然之意噬物必決之故曰噬歟決然欲來

慈湖詩傳 卷八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仕於晉國武公中心好之曰何以飲食之曷何也好

士之情如此故詩人美之述之而毛詩序曰刺晉武

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者蓋

以生於道左疑其特生孤立之狀故起斯義而二章

辭情大體不然殊覺有美之之意毛傳亦初無寡特

之意亦有美意惟衛宏妄起序說蓋宏不思華生道

左人必遊觀之情武公滅晉則罪矣而得士心此以

臣美君正也武公并晉二年而卒其勤勞禮士之心

宜未遠衰序差謬若此類多矣不可盡信道周周饒

回曲處也又周行亦道路之別名

葛生蒙楚蔽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蔽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室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婦人嫁而從夫所託者夫而已如葛生蒙楚必託楚而生如蔽蔓于野必託野而生無楚葛何依無野葛何託楚薪也陸璣疏曰蔽似枯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蕒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今四明亦有

蘇湖詩傳卷八

十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之謂之老烏服藤有二種有其子白者鄭箋謂所美謂君子也予之美者今亡此矣言其夫亡也亡其所依託故以葛蔽為喻亡夫則獨處矣誰與處乎言無人以伴其幽獨也息休息也夫亡則獨息爾誰與伴休息乎夫亡則獨寢以達旦矣誰與伴寂冷乎誰與獨息誰與獨且皆憂思其夫之情也必曰獨者寡婦義當守獨故每以獨為言夏之日冬之夜毛傳曰長也鄭箋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居墳墓也又云室猶冢壙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謂終當

同穴耐葬也陳風防有鵲巢云誰侑予美此予美指其君也蓋謂予所美愛者吾君也誰為讒言以佞誑吾君聊以彼通此則此予美謂夫也詩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夫本詩婦思其夫也衛宏不知夫婦之道正大故外推其說以及於君焉既失詩人之情又失先聖之旨

采芩采芩首陽之嶺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芩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

蘇湖詩傳卷八

十五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巔補音典因切說文以顛得聲集韻巔典音切王襄洞簫賦巔與根叶易林比之解曰耕石山巔費種家貧隨之明夷曰日在阜巔鄉昧為昏小人成羣信補音斯人切為如字下同葑音封毛傳曰芩大苦也釋文曰即甘草葉似地黃首陽山名也釋草云藟大苦郭璞注云今甘草也據毛傳則芩字之訛歟凡詩音存字訛者多毛詩序言獻公好聽讒言夫讒言必

爲可采之狀無可采之狀則何以動其君讒言不一以利欲誘其君則似藟之甘以禍患懼其君則似苦既以甘誘之又以苦恐之則君無不從其終將痛攻善其厲虐似藟之辛藟芥也其生于山者尤辛辣今俚語言人之嚴厲曰辣首陽山在河東之蒲坂縣南詩人卽其所見以入詠山有人君尊高之象曰巖曰下曰東亦兼寓意乎讒言不離君之前後左右必隨依君意而入之歟詩人忠告曰讒言誠有甘苦可采之狀苟亦無據信舍之舍之施之也然是也苟不以爲是而舍之則人之爲讒言者亦何所得焉無所得則止矣伏苓雖生山中而深必掘地深入乃可取此言采則非也况苦與藟皆茶則苓者藟亦茶也故從毛傳

慈湖詩傳卷八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卷八

慈湖詩傳卷九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臺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是詩士樂秦國之盛說秦君之優禮願仕其國而不去之也而毛詩序曰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失詩人之情矣鄰鄰言車之多

慈湖詩傳卷九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居室之比鄰白顛毛傳曰的顛也寺人內小臣也君子謂秦君也士自他國而至秦未見秦君則有寺人司傳報之事使寺人傳告焉令使也爾雅釋地云下濕曰隰又云阪者曰阪郭璞云阪陀不平阪卽坡字小雅正月云瞻彼阪田坂上有漆木隰中有栗木漆可以爲器用栗可以充籩實桑可以蠶楊可以矢釋木云楊蒲柳郭云可以爲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車如此盛馬如此美漆栗桑楊咸可食用樂秦之盛姑舉其大既見秦君燕禮相好並坐鼓瑟情親禮優

若朋友然故士樂爲之臣曰今者不於此樂焉止焉  
苟逝往他國必其臺老而已矣不復有過於秦者矣  
不復得志老且死亡矣釋樂云大瑟謂之灑郭云長  
八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世本曰庖犧作五  
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  
禮書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  
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贏也頌瑟長  
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樂記云清  
廟之瑟朱絃而疏越越瑟底孔也簧釋見王風君子

蘇湖詩傳 卷九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陽陽周易離卦云大臺之嗟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子狩奉時辰牡辰  
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旣閑輶車  
鸞鑣載儉歇獠

碩補首常約切大也禮記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  
惡莫知其苗之碩太玄斷首我心孔碩乃後有樂說  
文以石得聲漢石顯傳民歌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  
印何纍纍綬若若耶拔蒲末反輶由九反又音由  
毛詩序曰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圍之

蘇湖詩傳 卷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樂公得士民之歡心而後有是詩也而序不及之毛  
傳曰鐵鑣阜大也孔甚也阜壯盛也孔疏云檀弓云  
夏后氏尚黑色鐵者言其色黑如鐵每馬有二轡四  
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內轡納之於臆  
故在手者惟六轡爾公之媚子當是公之子媚者美  
稱也毛傳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  
豕羣獸鄭箋云奉時辰牡者謂虞人也孔疏云虞人  
奉是時節之牡獸謂驅以待公射之公戒御者曰從  
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其獸冬獻  
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鄭箋云拔括也毛傳曰閑習  
也輶輕也儉歇獠田犬也長喙曰儉短喙曰歇獠今  
從釋文作歇獠爾雅狗屬長喙儉短喙歇獠鄭箋云  
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孔疏云鸞和所在經無正文  
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  
傅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  
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載禮載毛氏二說謹案  
六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較商頌烈祖箋  
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爲兩解朱曰

田事已畢故遊於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  
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廣韻云鑣馬銜

小戎倭收五檠梁軻游環脅驅陰鞞塗續文茵暢轂駕  
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  
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龍眉之合塗以履  
軻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倭駟孔  
羣忒予盜錚蒙伐有苑虎輶鏤膺交輶二弓竹閉緄滕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驅補音周官驅逆之車蕭該漢書音義驅駟皆居懼

慈湖詩傳 卷九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切班固東都賦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  
電驚蔡邕釋誨驅與數與路叶嵇康賦驅與赴叶黃  
香九官賦驅與御叶簡謂輕懼切鞞音尹盜音沃鼻  
之樹反 是詩婦人閔其君子之從戎閔而思之因  
敘車馬之詳不以敗聞故其辭平衛宏不熟觀本詩  
情旨旁求外說贅矣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  
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  
人能閔其君子焉惟此閔其君子爲得其情夫婦至  
情奚勞勉強而宏曰能亦非也夫婦正情天地大義

人皆有是正情而自不知其與天地爲一此固非宏  
之所知也故雜推外說滋惑人心毛傳曰小戎兵車  
也倭倭收軻也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軻軻上句衡  
也一軻五束束有歷錄鄭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  
小戎孔疏云倭淺釋言文收軻者相傳爲然軻者車  
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軻所以收斂所載故名  
收馬軻者輶也五檠梁軻以皮革五處束之因以爲  
文章歷錄然輶從軻以前稍曲而上至衡之上而嚮  
下句之如屋梁之隆起輶即軻故曰梁軻而孔疏謂

慈湖詩傳 卷九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衡則橫居軻下如屋之梁非也今屋有衡平橫其前  
惟梁隆起此曰梁軻不曰梁衡孔疏之差於是益明  
五束施于如屋梁隆起曲處防木理之斷折也故曰  
五檠梁軻毛傳曰游環鞞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  
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鞞所以引也  
塗白金也續續鞞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驎  
文也左足白曰鼻孔疏云兵車言淺軻長轂者對大  
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爲長也考工記云輿人爲車  
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註云

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兵

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也車人

云大車軋服案原本軋誤作牡二柯有參分柯之二則大車

從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

棹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為之轂長註云六尺六寸之

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為轂長三尺二寸考工記又說

車人為車柯長三尺轂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尺半

也兵車之轂比之為長鄭司農云斧柯因為度鄭

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

慈湖詩傳卷九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揜軌在軾前垂軛

上蓋續白金飾續鞞之環孔疏云游環者以環貫鞞

游在背上故謂之鞞環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為

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

鞞環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下繫於軾當服馬

之脅愛慎乘駕之具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

入也陰揜軌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

以陰映此軌故云揜軌也鞞者以皮為之繫于陰板

之上令驂馬引之何以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

容二服而已驂馬頭不當衡別為二鞞以引車故云

案原本故云二字脫哀二年左傳稱郵無郵說己之御云兩鞞

將絕吾能止之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鞞也釋器

云白金謂之銀鑿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

鞞環今俗以錫鑿鐵為飾錫亦白亦金類未必皆銀

也劉熙釋名云蓋沃也續續鞞端也文茵虎豹皮之

屬馬之雜色有文者名騏詳釋見曹風鳩鳴易震為

鼻足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驥左足白鼻釋畜又云膝

上皆白惟鼻郭璞曰馬膝上皆白惟鼻後左腳白者

慈湖詩傳卷九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直名鼻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

秦戎之郊多板屋歎念君子從戎今在板屋思君子

溫和如玉而今遠役亂我心曲心之深曲處也六轡

釋見駟鐵毛傳曰黃馬黑喙曰駟箋云赤身黑鬣曰

駟中中服驂兩駟也孔疏曰若身鬣俱赤則為駟馬

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駟爾雅

云白馬黑喙曰駟郭璞曰今之淺黃色者為駟馬說

文云黃馬黑喙曰駟驪鐵也色黑如鐵駟鐵毛傳曰

鐵驪毛傳曰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孔疏云



盾以木爲之軛驂內轡也箋云軛之釭以白金爲飾也軛繫于軛前孔疏云驂馬內轡之末蓋金以爲釭軛之於軛前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是轡當繫之驂馬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驂內轡繫于軛前毛傳謂在敵邑未必然邑者君子所居之邑也婦人雖因君子遠役而思其未從戎而在邑之時溫溫然和也思念之及此方今以何爲期言何日可歸也胡然者言胡爲若是也言何故而興戎也我念之焉念其君子也毛傳曰俊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忼三隅

慈湖詩傳 卷九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刃進矛戟者前其錙是予之下端當有錙也彼註云銳底曰錙平底曰錙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註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膺胸也鏤膺是馬帶若今之鏤胸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註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異也然膺亦近腹矣旣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鞞註云鞞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緹騰然則一名鞞也考工記弓人註云緹弓鞞也詩言金路皆云鈎膺婦人思念其夫遠行或寢或興勞勤道途又思其德性厭厭靜善其德音又秩秩皆善秩秩猶每不一也愛而念之故思及此毛傳曰厭厭安靜也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洞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水之渙遡洞

慈湖詩傳 卷九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爾雅釋草云蕝蕝蘆郭云蕝似萑而細高數尺陸  
璣云蕝水草也可食牛葭可以為薪為薄夫蕝葭易  
生之草彌望無際蒼蒼其盛及白露凝焉而為霜則  
所謂蒼蒼者黃而衰矣喻秦國雖盛有以害其盛矣  
所謂伊人以道德自重不肯自至秦不得斯人而用  
之實為疵其所以不能致伊人者有小人在側歟德  
禮之未至歟雖盛而衰必有以害之歟毛傳衛序雖  
穿鑿無取然咸以禮為言序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得

慈湖詩傳 卷九

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非古說譏秦不能以禮致賢歟古說久而浸失故毛  
傳穿鑿歟然考本詩白露為霜未稀未已之意殆有  
失德小人在側故賢者不肯至歟逆流而上曰遡沿  
流洄曲行陸以從之而道阻且長游者游於水中而  
從之而伊人在水中央凡是皆形容伊人不肯自至  
之意躋升也升則勞而難右亦言回曲之意湄者水  
涯微曲如眉歟渙者水之涯渙方舟以濟之地歟坻  
小渚沚亦同亦猶中央淒淒者露之初采采者人采  
取之多又白露未已霜露摧之其衰甚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  
君也哉終南何有有肥有堂君子至止敝衣繡裳佩玉  
將將壽考不忘

裘補音渠之切易林剝之巽曰蔡侯兩裘久苦流離  
大過之困曰送我貂裘與福載來來陵之切說文以  
求得聲曹大家東征賦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  
道以俟時兮古求亦渠之切肥音起或作紀 秦君  
至周之終南終南之人感秦君之德愛而說之作是  
詩也周人作之秦人歌之得是詩於秦歟攷之史則

慈湖詩傳 卷九

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周平王避犬戎之難東遷洛邑秦襄公以兵送至洛  
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  
奪我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終南之人感襄  
公既力戰以救周又以兵送護平王東遷念無以報  
之曰終南何有不過有條爾有梅爾言無以報之無  
以贈之也君子謂秦君也秦君錦衣狐裘顏如渥丹  
歎曰其君也哉美其儀容之盛真國君也古已字  
肥者殆山之雙巖似丁歟 按肥字從隹 爾雅云畢堂  
靈恩集註 牆李巡曰厓似堂牆曰畢終南何有有肥爾有堂爾

尤言其無所有無以贈秦君也壽考祝秦君之壽也  
不忘不忘秦君之德也毛傳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  
也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  
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一名中南也  
毛傳曰條栢梅栢也釋木云栢山榎郭璞云今山楸  
也陸璣疏云栢今山椒也亦如下田楸爾皮葉白色  
亦白材理好能溼可爲棺木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  
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  
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鄭箋云渥丹赤而澤也

悉湖詩傳卷九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俗曰紅潤考工記績人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  
之繡黻衣衣裳之總稱書言十二章黻居其末舉黻  
則餘包之矣故孔子曰禹致美乎黻冕亦以黻爲衣  
裳之總稱天子與諸侯服章雖不同而皆有黻此又  
曰繡裳者欲明備五色之美毛詩序曰終南戒襄公  
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  
以戒勸之本詩無戒勸之意毛衞穿鑿襄公雖受逐  
戎有地之誓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至于文公始能  
取其地而衞序曰能取周地非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  
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  
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悉湖詩傳卷九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  
作是詩也本詩初無刺穆公之意案史記殉者百七  
十人未必皆穆公命之使殉已也殆穆公惠愛入人  
之深戎狄之俗以從死爲常耳是詩哀三良而已矣  
哀三良正心也道心也故孔子取焉若是詩以殉葬  
爲善孔子將刪去之交交其飛相交也交交桑扈亦  
然孔疏曰止于棘得其所今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  
朱曰以所見起興也盡殺曰殲言殺良人之多也百  
夫之防言其智勇足以護防百夫百夫之禦言其忠  
勇足以當百人之敵可禦百夫也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棗隰有樹槩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櫟盧狄反補音歷各切說文以樂得聲左氏傳在櫟釋文書灼切輔櫟力各切漢書都櫟陽蘇林音藥簡

觀風與林棗與槩不叶此則亦不必叶 毛詩序曰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毛傳曰

歟疾飛貌晨風鷗也釋鳥云晨風鷗毛傳曰先君招

賢人賢人往之歟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程曰林木

慈湖詩傳卷九

十五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茂盛則飛鳥所集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未見君子

思見君子以未得為憂憂思之中有敬心焉不敢忽

易也故曰欽欽如何如何而今乃不然矣今忘我實

多異乎昔者雖不敢明指而隱然念其先君之意可

見矣憂心欽欽已上皆指先君叢生曰苞秦人謂柞

櫟為櫟孫炎曰櫟實椽也今俗曰椽斗子味如栗毛

傳謂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諸儒說皆不安下章云山

有苞棗隰有樹槩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爾雅

釋木云駮赤李子赤安知此六駮非赤駮之訛乎詩

中字訛者亦多釋木云常棣子如櫻桃可食槩一名

羅郭云今楊槩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璣云一名

赤羅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夫櫟駮棗槩皆

果實可食喻秦國人材皆可用昔先君未見君子憂

心靡樂如醉思見賢者其切如此如何如何而今不

然也忘我舊臣蓋亦甚矣故曰忘我實多是詩與權

輿相類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

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

慈湖詩傳卷九

十五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案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

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

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

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

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熟詳詩辭

殆非追思而作者毛傳曰母之昆弟曰舅爾雅釋親

云母之昆弟爲舅鄭箋云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疏云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毛傳曰贈送也乘黃四馬也瓊瑰石而次玉董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外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朱曰乘黃四馬皆黃也孔疏云佩玉唯天子用純諸侯則玉石雜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太子奉公命而送舅所贈公贈之也

慈湖詩傳卷九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子者陳君也狡童維子之故蹇裳子惠思我山有樞子有衣裳皆指君也毛傳曰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洵信也爾雅釋邱云宛中宛丘陳君雖遊蕩而

慈惠於人有情今俗語亦有此此曰信於人有情但無望爾望謂譽望謂不爲人所觀仰坎擊之聲也羽翮一也舞者所持以翳身亦以指麾無冬無夏值遇其舞也缶瓦器擊之爲樂今亦有之毛詩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史記無所考鄭箋亦云子者幽公也毛傳曰子大夫也于此益驗衛宏作序與毛異義

慈湖詩傳卷九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莪貽我握椒

爾雅釋木云榆白粉邢疏云榆之皮色白者名粉郭璞云粉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然皮白亦有無莢者榆有十種葉皆相似惟皮色白者名粉釋木云栩杼郭云柞樹邢疏云栩一名杼詩唐風云集于苞栩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其子爲早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早或言杼斗釋訓云婆娑舞也蓋舞之容也釋詁云穀善也差擇也穀且猶俗云好天氣晴和之日也男子出而擇女南方原氏之女不績其麻而舞

於市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則陳有原  
氏子仲皆其著者逝往也越於也邁行也鄭箋云駸  
總也欲男女合行於其所期會之處乎毛傳曰菝  
芣也釋草云菝蚍郭璞云今荆葵也似葵紫色謝  
氏云小草多華少葉又翹起陸璣云芣芣一名荆葵  
似蕪菁紫綠色可食微苦鄭箋云男女交會而相悅  
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芣芣之華女遺我一握之椒  
交情好也椒芳香之物商頌稱駸假無言駸亦總也  
毛詩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

蘇湖詩傳 卷九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  
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  
取妻必宋之子

毛詩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  
誘掖其君也毛傳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  
從容盤桓也言雖至貧陋之所亦可從容自樂也泌  
之水洋洋自樂雖飢不足食亦有可樂者焉齊姜姓  
宋子姓當是陳嘗請昏於二國二國不從陳君質弱

凡百不振重以請昏齊宋不獲益沮喪無聊故詩人  
誘掖之歟詩意言陳國雖小亦足自立自樂奚必娶  
於齊宋而後能立能國鄭箋乃以食魚娶妻皆以爲  
喻喻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其忠孝而已箋說非陳  
君惟其懦而無志故作詩以啓之若君有必求聖臣  
之志則亦禹湯文武之君也豈得謂之無立志耶史  
記僖公無所書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  
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  
淑姬可與晤言

蘇湖詩傳 卷九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淑姬可與晤言

毛詩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  
女以配君子也疾之爲言甚矣犯矣非詩人之情也  
是詩含隱不露詎敢曰疾之耶毛傳曰池城池也鄭  
箋云淑姬賢女也孔疏云姬姜婦人之美稱闈門之  
內歌笑晤言固足以深入人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笑歌晤言有以浸潤漸漬成人君之正德故以漚麻  
漚紵漚菅爲喻晤者相語相曉諭之謂釋草云白華  
野菅陸璣疏云菅似茅而滑澤根下五寸有白粉者

柔韌宜爲素溫尤善紵字本作苧後世績苧如絲之細故作紵字非古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皙皙

毛詩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

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毛傳曰牂牂盛貌言男女失時

不逮秋冬禮曰冬合男女毛傳言秋何也鄭箋云親

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

然昏禮行事必用昏昕昏昕陰陽之交男女之義也

蘇湖詩傳卷九

二十四明駁書

約圖刊本

聖王制禮寓義使人知男女之事即天地之大義易

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可誰

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鴟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詆之詆予

不顧顛倒思予

鴟尸驕反詆補音息悴切按原本三字脫釋文又作諱開元

五經文字諱音崇注云詩歌之諱之龍龜手鑑雖諱

切亦引此詩而以詆爲諱以之爲止 墓死所荆棘

惡木斧以斯析之梅味酸人哀則鼻酸鴟惡鳥詳味

辭旨則毛詩序言刺佗情狀著矣序又曰陳佗無良

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于萬民焉蓋罪師傅詩辭有

欲殺所任邪惡之人之意斧以斯之直欲殺之欲殺

所任之人則佗之罪狀亦著矣夫也不良指所任也

序謂之師傅國人皆知其不良君豈不知之知之而

不已乃任用之誰昔然矣言昔始用之者誰也此亦

默譏先君不能去小人使師傅佗致此禍也作此歌詩

以告之訊告之也予我也予告之而不顧終用不良

之夫則禍敗之至也必矣顛倒禍敗之謂也顛倒時

蘇湖詩傳卷九

二十四明駁書

約圖刊本

則思子之言矣後佗益長惡數往蔡淫果爲三弟及

蔡人所共殺補音思子演女切顏師古糾繆正俗曰

子當讀如與不當讀如余詩或敢侮子將伯助子女

轉棄子楚辭目眇眇以愁予何壽天兮在子皆無余

音鄭康成曲禮注云余予古今字非也未詳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俯子美心焉切切中唐有雙邛

有旨鵲誰俯子美心焉惕惕

毛詩序曰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毛傳

曰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俯張誑也鄭箋云旨美也

爾雅釋宮云甌甌謂之甃郭璞曰甌甌也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孫炎引詩中唐有甃釋草云鶉綬郭璞云小草有雜色似綬歐陽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鶉巢漸積構成之爾蒼草多矣其華一色讒夫之多通爲一黨似之廟中之唐以甃甃砌今俗以巧言設詐次第而至者謂之排砌此唐甃之喻也鶉草雜色成文讒言排砌甚美足以動人心似之義同貝錦詩人之所美者吾君也故曰誰爲讒言以俾誑吾君子心切切其憂也惕惕其懼

慈湖詩傳卷九

三三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也讒言行則小人進君子退國亂且敗矣兩言旨者讒言固令人美聽也唐風葛生亦曰子美則婦以夫爲美此則臣以君爲美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終於殺太子必有讒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憫兮舒憂受兮勞心慍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毛詩序曰月出刺好色也佼者光之白歟皓者月愈上而光愈盛歟佼佼同美也僚白歟憫清歟燎潔歟

當月出之時而見佼人之僚白人之肌體之白得月

而尤白好色者悅之故其窈窕之情舒焉而不可遽

得故勞心悄然窈窕者思之深遠也糾愁結也優憂也

入心之深也王氏曰慍言不安而騷動朱曰天紹糾

緊之意 補音云古書靜躁或作蹇史記摻板樵索

隱音操吳谷朗碑詞名梟豹產勳齊往蹤又以參爲

巢二字古蓋通用說文燥愁不安也慘毒也唐韻燥

采老切慘七感切此詩音義皆當作燥變而爲慘者

傳寫之訛或二字互用字以慘爲燥開元五經文字

慈湖詩傳卷九

三三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書慘爲燥又云憂而不樂也呂曰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佼人之稱雖言美好而非善之也乃詩人之鄙辭序曰刺好色是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

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毛詩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

不休息焉毛傳曰株林夏氏邑楚殺微舒左傳謂之

戮夏南靈公實從南之母淫而曰從夏南者託辭於

夏南隱惡也說舍也微舒字子南車已駕則有司請



所之公曰適株林詩人曰匪適株林從夏南爾豈但  
詩人國人皆云乘駒易韻爾毛傳言大夫未安雖有  
其事詩辭未必及此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  
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  
無為中心悄悄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  
儼寤寐無為轉輾伏枕

菡萏感切菡大感切枕補音知輦切釋名枕檢也所  
以檢項也周易險且枕入于坎習亦以枕韻音補音

燕湖詩傳卷九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切未安詩固自有微叶而不切者縱此切叶則宜  
占斂切乃今音之微轉若知輦切則差甚矣 是詩

念正人至潔至美知其大患且及憂之痛之至於涕

泗滂沱也攷之于史則泄冶諫靈公君臣淫亂公告

孔寧儀行父二子請殺之公弗禁之時也而毛傳序

曰刺時也言靈公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諸儒遂謂此有美一人為婦人誤矣攷他詩簡兮西

方美人被美人兮謂美德之人也靜女美人之貽亦

謂美德不謂其色野有蔓草有美一人亦謂美德之

士孔子嘗詠以稱程子汾沮洳美無度美如英美如

玉亦謂大夫況此詩所謂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豈女

子之容耶漢史謂衛宏作毛詩序屢攷衛序差謬不

一蒲與荷生于水中至潔矣君臣俱淫餘從皆靡獨

泄冶直諫此固國人之所美所愛也故曰有美一人

蓋比德於蒲荷詩人曰美則美矣傷如之何往往或

聞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怒將殺之不正言而惟曰傷

不敢必也亦愛賢者不忍言殺也然審之其情狀將

至于殺故哀痛日夜一無所為百為俱廢至于涕泗

燕湖詩傳卷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滂沱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諸儒不易其說而

今俗亦曰鼻涕毛傳謂蘭而蘭未嘗生于澤陂故

鄭改為蓮然改字未安豈荷葉亦名為蘭歟荷葉與

華率相間豈以是得名歟荷者芙蕖之總名釋草云

荷芙蕖其葉遺其華菡萏其實蓮蘭其遺之異名歟

卷者其背豐隆外形卷彎歟碩大卷儼皆言德容歟

輾轉亦見關雎

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翺翔狐

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毛詩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晏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鄭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言如膏有曜則好潔其衣服蓋著矣言豈不爾思則去國之情見矣

蘇湖詩傳卷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毛詩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一字宛然有刺其不能三年之意禮既祥而縞冠素紕傷時服未終而遽釋曰庶見其素冠猶之可也毛傳曰棘急也樂樂瘠貌哀者急聲異乎常人之舒徐也庶見棘人之樂樂而不可得也故勞心博博而傷悼之傷風俗之薄而亂亡之將至也詩人與同志者偕行見不能三年者相與傷悲曰且與子同歸乎素韠本常服非喪

服傷彼色服故曰得見其素韠猶之可也彼色服者蓋韠韠爵韠矣如一同志也歎彼俗之不可革曰聊

與子如一而已矣聊猶目也禮皮弁服素韠太古未有衣裳唯以皮蔽膝後聖雖制衣裳而不忘本始名蔽膝曰韠爵弁服韠韠韠韠色玄端爵韠如爵頭色 補音結激質切 按原本三字脫說文以吉得聲荀子成

相篇治後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蘇秦言語相結天下為一 按原本八字脫揚雄解嘲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皇甫謐釋勸春華發萼夏繁

蘇湖詩傳卷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古詩青青陵中草傾華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陸機陸抗誄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英與言溢

隰有萋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是詩大夫不樂夫君之淫恣而思其未有情慾之時也而毛詩序曰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其無情慾者也則微差釋草云萋楚鉞弋名羊桃郭云今羊桃

或曰鬼桃葉似桃葉白子似桃陸璣云今羊桃是也  
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丈引蔓於草上蔓楚未長  
則蔓不延蔓延有縱慾之象如君長則情慾蔓延不  
已首章曰樂子之無知二章曰樂子之無家三章曰  
樂子之無室室家夫婦之道樂子未有知時未有室  
家時未有情慾之時則知今淫恣詩人之所不樂也  
天好也沃沃盛也人心自善之心自神之心即道故  
曰道心雖長而知男女之道生於正情不動私意則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自無淫慾如天地網緼如水鑑

蘇湖詩傳 卷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之影象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願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  
車漂兮願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  
西歸懷之好音

飄補音匹妙切曹植感節賦遠飄與笑字照字叶漂

匹遙反亨普庚反鬻音尋揭毛詩作傷前漢王吉引

詩作揭 匪風非平常之風也匪車非平常之車也

疾風發發車疾如揭檜國之政急疾如此故詩人之

心怛而驚而思周道之和平也東周無足云矣所思

者西周文武之道故願瞻西周之道途而益感傷焉  
漂疾車之音也弔哀喪也毛詩序曰匪風思周道也  
漑滌也鬻鬻也魚亦可餽蒸朱曰誰能烹魚我則願  
爲之漑其釜鬻誰將西歸我則願慰之以好音以見  
思之之甚言有能興周道者是則已將歸之也程曰  
亂極思治人情所然風者天之動以興上政車者人  
所爲以興民俗天氣順則風時上德修則政舉法制  
備則車成政教衰則民僻故以興上下焉按朱曰以下原本缺

蘇湖詩傳 卷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蘇湖詩傳卷九

慈湖詩傳卷十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曹

蚺蚺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蚺蚺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蚺蚺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爾雅釋蟲云蚺蚺渠略郭云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毛詩序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夫國之存亡治亂中所任之賢否今曹君任羣小

慈湖詩傳 卷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人以類而進如蚺蚺之多又君臣昏愚無所用其心惟奢潔其衣服浮游度日不知亂亡之將至如蚺蚺朝生暮死其卑汗不足比數亦如蚺蚺微蟲生於糞土而衣裳侈潔亦如蚺蚺之有羽蓋曰羣小之衣服特如蚺蚺羽耳楚楚猶濟濟也采采采色之備也掘閱者蚺蚺掘糞土而出觀陽明岡有觀觀之義喻羣小識見卑汗之甚也羣小方蚺蚺自喜而事君者心憂焉憂國之亂亡也於我歸處者亦猶素冠之詩言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蓋詩人與同志者偕

行途中遇衣裳楚楚者因動心憂懼輟行而歸曰歸於我室而處息乎歸於我室而說此話乎惟同志故相親也而毛詩序總曰刺奢也不盡事情又曰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皆贅說豈以國小而迫如蚺蚺之穴乎湯以七十里朝諸侯有天下何患乎小

彼侯人兮何戈與祓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鷩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鷩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蒼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變兮季文斯

慈湖詩傳 卷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詩傷賢人失所羣小得志至於淫縱而棄薄其正室也夏官序云侯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一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其職云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侯人及歸送之於境諸侯之禮降無上士小國始下士為長所謂荷戈與祓之侯人其徒耳考工記廬人云戈秘長六尺有六寸祓長尋有四尺說文云祓笈也玉藻云一命緼芾黼珩再命赤芾蔥珩芾鞞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彼侯人兮意指賢者而荷戈與祓迎送賓客於道路彼其之子意指小人乃服

赤帶者三百人雖大國無是也其寵用小人蕩然無

度一至於此鷓鴣喙長尺餘頰下胡大如數升囊羣

飛入水食魚今也在梁不濡其翼味長如此而亦不

濡是當食魚而不得食魚喻賢者宜得祿而不得祿

按樓鑰云歐陽氏曰此鷓常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

食今片逸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

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波小

也鷓不當以喻賢者不若歐陽氏之說為長

人乃不稱其服小人不宜赤帶而赤帶賢者貧無以

為食彼小人乃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其婦媾婚

媾也按論又曰毛氏曰媾孕也張氏曰不遂其

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世俗

常情窮飢則無暇於色厭厭則放逸而好色董曰晉

集注作媾蔚文也南山朝隋蝦蟇也人莫敢指者乃

陰陽交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位朝隋喻淫縱淫

縱按原本脫下淫者惟其意之所溺固有其妻雖婉

變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而不見答蓋不樂靜

正而放於情慾季女者年少之妻以其未嘗相親如

不為婦也故曰季女不悅之則失所至於斯飢矣按

又曰張氏詩曰林木南山奮蔚時工午熈茶競朝隣

舉知趨利青真上不念幽居季女訊陳氏曰壯者趨

利於山則弱者餒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

雅馴今為一媾字一媾字又媾變季女遂生此說然

朝隣實非蝦蟇也彼蝦蟇之詩首章曰蝦蟇在東莫

之敢指故次章曰朝隣于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

東則虹見於西夕日在西則虹出於東鮮有見於南

者且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隣為蝦蟇則不可既

日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不為婦亦覺費辭若以

南山喻高位朝隣喻淫縱

也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不盡詩情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

伊絲其弁伊騏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

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鳴鳩釋見鵲巢毛傳曰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

從下上平均如一董曰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一

而不變如結之不解毛傳曰飛在梅也孔疏曰養之

長大而飛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母常不

移也鄭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言此帶弁者刺不

稱其服毛傳曰騏騏文也弁皮弁也孔疏云皮弁常

服也馬之青黑者謂之騏此謂弁色如騏如騏馬之

文也顧命云四人綦弁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赤

慈湖詩傳 卷十

四國明義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 卷十

四國明義書 約園刊本

黑孔安國云鹿子皮顧命馬本作騏弁云青黑色鄭師馬融故祖其說爾雅釋畜云馬屬猶不言騏其雜色之馬總謂之騏故無定名歟其閒駟白駁黃白驪驪白鶉蒼白騅丹白駮之類則又其專名歟其總稱雜色則曰騏歟毛傳曰騏騏文也雜則成文歟孔安國曰騏文鹿子皮蓋本於先儒謂皮弁用白鹿皮又因毛傳有騏文之義世俗鹿子皮必有文故合而為其說然古者不用難得之物安知不用白羊之皮乎况先王不殺胎則用鹿子皮非先王之心馬鄭青黑之說蓋以爵弁色如雀頭赤色則異色而相類者其有青黑歟故王肅又意之為赤黑亦禮飾玄纁之類歟皆無經據今姑從毛傳騏之文義又合爾雅騏無定名之義尚書四人綦弁皆士其以士賤故所服皮弁不得用純白惟可用雜色之皮歟綦騏通用歟士冠禮玄裳黃裳雜裳可也則士用雜色皮弁於義亦通先王制禮大抵上質而下文胡不萬年者詩人思古之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壽考至今傷今小人用事不一不正而思古使古之淑人君子至於今尚存則

慈湖詩傳卷十

五十四明嚴書約園刊本

小人不得而進矣毛詩序曰鵬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補音萬年禰音切太玄務首次五無益人也次六利當年也楚辭哀時命生天地之若過兮忽爛熳而無成願一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漢書序傳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五饗茲永年按原本四句脫又西都賦年與麟叶又靈臺詩年與神叶春秋公子年夫左氏穀梁皆作佞佞平聲夏侯湛抵疑佞與傾為韻

慈湖詩傳卷十

六十四明嚴書約園刊本

例彼下泉浸彼苞稂我寤嘆念彼周京例彼下泉浸彼苞菁我寤嘆念彼京師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郁伯勞之

釋草云稂童梁陸璣云禾黍為穗而成則疑然謂之童梁魯語馬餽不過稂莠童幼叢生者曰苞童梁不實有下民飢虐之象苞稂寒泉浸之尤見無陽和之氣例彼下泉虐政似之今田家謂田冷者不善以陰氣大盛故也故我愾然寤嘆思念周道蕭香草賢者似之亦失所警可以楚通神明知吉凶知者似之

亦失所士民皆失其所故憂而思明王賢伯雨者和  
順所成黍苗得陰雨則如膏毛傳曰邠伯邠侯也鄭  
箋云邠侯文王之子為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言上有  
明王又有邠伯以勞來之則士民如蒙膏雨之降異  
乎下泉之冽矣泉出地下曰下泉毛詩序曰下泉思  
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  
賢伯也

幽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

慈湖詩傳卷十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  
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  
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夔五月鳴蜩八  
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  
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五月斯螽動  
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改  
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  
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  
月叔苴采荼薪樛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黍稷重穰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  
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  
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  
觥萬壽無疆

慈湖詩傳卷十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火虎隗反鬻音必發補音方吠切說文廢以發得聲  
壹發五豨獻爾發功徐邈皆讀如廢劉伯莊史記音  
孔子世家發中權發音廢平原君傳而未發亦云十  
九人輕笑之未能即廢太玄應首次七惡敗類也次  
八應其發也張衡東京賦奉車既引先輅乃發鸞旂  
皮軒通帛舊旆桓麟七說按原本桓騎不失蹤滿不  
虛發彈輕翼於高冥按原本窮疾足於方外栗烈力  
制切古厲山氏亦作烈揚雄校獵賦玄冬季月天地  
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張衡西京賦雨雪飄

飄冰雪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鷲隘炎轍反峻音俊  
火補音虎隗切說文火燬也物入則皆毀壞也方言  
燥火也呼塊切郭璞曰楚轉語也猶齊言焜火也汝  
墳王室如燬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以火為燬也按  
易林同人之漸曰魁行搖尾逐雲吹火泰之旅曰從  
風吹火牽騏驎尾需之大有曰乘舟渡濟載冰逢火  
剝之坤曰從風放火荻芝俱死未濟之漸曰穿窬挹  
水箒鐵然火萑戶官反斯也羊反猗於宜反鴈圭覓  
反莎素何反子補音讀與戶叶易林師之泰隨之睽  
皆子與女叶夫之萃子與主叶同人之家人子與與  
叶同人之恆子與所叶太玄去首子與主叶韓非曰  
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隸墮音覲壽補音殖酉切顏  
師古糾繆正俗或曰年壽之字北人讀為受音南人  
讀授音何者為是答曰兩音皆通南山有臺遐不眉  
壽此則音受嵇康詩頤神養壽散髮巖岫此則音授  
也按張衡東京賦三壽與國叟叶荀卿蠶賦身女好  
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  
者與王儉釋奠詩咨此含生躋彼仁壽淳移雅缺歷

慈湖詩傳 卷十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茲長久梁元帝玄覽賦惟天縱於副后踰啓誦而為  
首既論儒而肅成復斷獄於長壽瓜按原本脫此字簡按衛  
風木瓜補音攻乎切引證甚多饗補音虛良切漢房  
中歌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郊祀  
歌闢流離抑不祥寶百僚山河饗顏師古皆讀如鄉  
是詩大旨已見幽釋謂邠之始國當是時所紀時用  
夏正七月流火建申之月也火星星也堯典曰日永  
星火或曰大火大火之次也心星正居大火之次故  
心星亦名火星毛傳曰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  
以授衣矣堯典火星昏中於南方以正仲夏則至六  
月而火星漸流至七月則西流之狀昭昭矣自堯至  
后稷之曾孫公劉居邠歷年未為甚久天運未大變  
二千年而至秦之月令則季夏昏火星中則知日歲  
行周天之度不盡積二千年而後一月矣流者星隨  
天輪轉而下也日益東行星益西流心經星實不動  
隨天西轉故曰西流夫既敘邠事用夏正矣而又曰  
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用周正何也以今驗  
昔則事狀可考也然亦不明言正月二月三月四月

慈湖詩傳 卷十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明其實敘幽事也鶯發者寒風勁發萬籟盡鳴如

鶯築也野俗有語籬端吹鶯築謂烈風吹籬端之虛

管作聲也鶯築羌人所吹角邪亦西羌之地栗烈者

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按樓鑰曰毛氏曰鶯發

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只如

此說足矣鶯粟一名悲粟一名節管龜茲之樂也其

聲悲栗羌人吹之以為中國之馬後世之樂始有譜

其音以為單籟之首周時安得有此俗語尤不足取

股戰而栗漢人始有此語毛傳謂栗烈氣寒也其以是欺鄭箋云

褐毛布也夏小正曰正月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

云爾者用是見君子之亦有耒也耒與耜而為一將

以用之也毛傳曰邠地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月令

季冬命農修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籍毛傳曰四之

日民無不舉足而耕矣夏小正月正月已初服于公

田則四之日即夏之二月咸舉趾而服其私田矣我

婦我子同來致餉於南畝歛獨曰南者姑舉一而言

也爾雅釋言田峻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毛傳

曰田大夫也小雅甫田云田峻至喜鄭箋云田峻司

嗇今之嗇夫也農者多以天星為候故三言七月流

火況七月正是西成之時農事於此至重兩言九月

楚湖詩傳 卷十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授衣衣食最其急者鄭箋云載則也陽溫也毛傳曰

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懿筐者筐之美者懿美也謂竹工之精細

者蠶始生桑亦始生而柔孔疏云倉庚一名離黃即

葛覃黃鳥是也毛傳繁白蒿也所以生蠶邪邪眾多

也山陰陸氏曰今洗蠶種尚用蒿釋草云繁皤蒿郭

白蒿也婦人女子易於感傷而況於春時其羣行采

繁時見其有相語傷悲之態君猶躬耕公子宜親農

事公子之歸時差早女子之歸次之故曰殆及公子

同歸眾農則終日矣其政事有節敘不亂如此毛傳

曰亂為萑葭為葦豫儲萑葦可以為曲也月令季春

具曲植筥筐注云曲薄也養蠶器也陸璣云亂或謂

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郭云蘆葦也鄭箋云條桑

枝落之采其葉也毛傳曰斨方釜也破斧傳云斨釜

曰斧方釜曰斨遠條揚起手所不及者則伐之乃采

其葉猗語辭也書云斷斷猗大學作斷斷兮伐檀河

水清且漣漪亦語辭也猗彼女桑柔穉之桑也先取

其大次取其小事情之常也毛傳曰鴟伯勞也載績

其大次取其小事情之常也毛傳曰鴟伯勞也載績

楚湖詩傳 卷十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鄭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邠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不曰為君裳而曰為公子裳者按國語王后親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紕鄉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此魯公父文伯之母所言周禮則然七月之詩乃序邠事邠用夏禮又邠在西陲之間為禮益簡朴則君夫人親織其君之服故邠人之所供則為公子服歟毛傳曰蓂草也不榮而實曰秀爾雅釋草云不榮而實者謂之

慈湖詩傳 卷十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秀而論語曰秀而不實者有以夫鄭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蓂秀蓂其是乎本草云蓂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釋蟲云蛭蝟蛭蝟方言云楚謂之蛭宋衛之間謂之蛭蛭陳鄭謂之蛭蛭秦晉謂之蟬孔疏曰釋蟲又云蛭寒蛭郭云小而青赤與此鳴蛭不同夏小正云五月蟬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穫穫禾也擗稿也隕墜也亦見鄭風擗兮鄭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狐狸以共尊者其同者君臣及民同習兵因出田也毛傳曰續繼也豕一歲曰縱三歲

曰豨大獸公之小獸私之釋蟲云斯螽蝻蝻蘇曰卽蝻斯也釋蟲云韃天雞郭云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陸璣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爾雅疏云斯蝻一名蝻蝻一名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釋文曰屋四垂為宇鄭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不首言蟋蟀者人縱言有如此者意自相應人亦自曉毛傳曰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墮塗也

慈湖詩傳 卷十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庶人篳戶孔疏云篳戶以荆竹織門通風故泥之也穹窒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士虞禮云祝啓牖嚮牖一名也朱曰塞向北當北風嗟嘆也其長老嘆而語其婦子曰我婦我子今歲將窮而改矣入此室而處乎此家人常談詩陳敘及此以見親愛至情久勞將休之狀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毛傳曰萸萸萸也剝繫也眉壽毫壽也孔疏云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萸李一株車下李卽鬱按原本五字脫萸李卽萸二者相類李曰葵可茹

公儀爲魯相所拔者是也朱曰菽豆也十月穫稻晚  
稻也十月爲春酒三月而酒始成也漢之中山酒冬  
釀接夏而成則十月爲春酒猶未爲久也今俗爲酒  
及月而已蓋古者未知以糴囊壓酒至唐猶然故必  
待久而後清鄭箋云介助也眉生毫毛爲壽考之相  
毛傳曰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瓠至八  
月堅成則斷截之可以爲壺壺圓器也壺瓠音義同  
說文亦曰叔拾也鄭箋云乾茶之菜苴茶之蓄供以  
常食食我農夫者猶曰給我家人也今農夫猶自稱

慈湖詩傳卷十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農家場圃同地毛傳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後熟  
曰重先熟曰糴箋云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圃倉也  
糴粟也天官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  
種而獻之于王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  
熟謂之種釋文云重作種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糴  
之字禾邊作重是種藝之字今人亂之已久汜勝之  
種植書於黍稷稻粱之外有禾云卽是粟此說蓋起  
於董仲舒云禾是粟苗夫禾者穀粟之總稱種稷亦  
總言諸禾先熟後熟下文總言諸禾及胡麻蕒麻及

豆麥何必於稻粱之外定指粟爲禾此旣言黍稷則  
所謂禾者謂稻稗秫諸禾歟董仲舒所謂粟苗爲禾  
者以粟又爲黍稷稻粱之通稱故云農民固以粟爲  
禾然亦以稻爲禾稻種甚多陶隱居從汜說以禾爲  
穀之數亦陋矣或以稷爲稭稭粟同類農人相謂曰  
我稼旣皆內于囷倉則可以上入都邑執公宮之事  
矣同皆也范氏亦曰宮功公室之役也箋云爾女也  
毛傳曰宵夜也絢絞也箋云女當盡取茅歸夜作絞  
索以待時用亟急也急乘屋者覆蓋之也所乘者在

慈湖詩傳卷十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故曰乘龍乘舟乘車今升屋而治之則屋在下矣  
故曰乘所以乘屋不敢緩者以播穀之事又將始矣  
民事之勤勞罕暇如此鑿冰之時擇沖和之日慮寒  
氣之傷人也按鑿又曰毛氏曰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澗陰沍寒於是取之幽尤寒盛冬安得有沖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說幽公愛民  
如此毛傳曰凌陰冰室也孔疏云幽地晚寒故可夏  
正月藏冰案天官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  
凌程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頌冰是其後用  
時也月令仲夏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

以非新出故薦之毛傳曰滌埽也兩樽曰朋幽在戎狄之間君民之分不嚴故可以朋酒羔羊躋公室稱兕觥而為幽公之壽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鸞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瘠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詩旨已見郊釋爾雅釋鳥云鴟鴞鸞郭曰鴟類爾

蘇湖詩傳 卷十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雅繼云狂茅鴟怪鴟梟鴟釋曰此別鴟類也大雅瞻印云為梟為鴟陸璣云鴟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鴟鳥是也陳風塞門云有鴟萃止此詩喻鳥之愛其子與巢者呼鴟鴞而告之鄭箋云室猶巢也朱曰鸞此子誠可憫憐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室耶程曰鴟鴞喻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毛傳曰迨及也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董曰石經作桑杜朱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毛傳曰拮据攬搨也按搨大典誤作孔疏云說

文云攬持也搨搨謂以手爪搨持也毛傳曰茶菴菴

也孔疏曰亂為菴菴謂亂之秀穗也朱曰捋取也

茶菴華可藉巢者程曰蓄積租取也王曰與租賦之

租同毛傳曰瘡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

按大典脫此八字今校補箋云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

家之故毛傳曰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譙譙

憔悴也脩脩勞敝而毛不密比風吹之脩脩也大亂

如風雨漂搖于室予維未如之何音嘒嘒而已矣夫

周公欲成王於亂未作如何其綢繆牖戶也豈惟欲

其勤於政事而已耶政事雖勤君心易惑流言終不

已亂終作也周公欲成王勤於學學而德性明賢否

判流言何自而作亂何自起乎故孔子曰為此詩者

其知道乎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

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叮嚀鹿場

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

蘇湖詩傳 卷十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  
車至有敦瓜苦烝在粟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  
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  
舊如之何按不可畏之  
不字從毛詩

栗韓詩作漻力菊反長茂也或曰眾也毛詩作栗

毛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此語得之而

繼曰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詳攷詩情不合又曰一

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

慈湖詩傳 卷十

二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  
閱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詳觀四章序情閱勞足盡不略而每章別而言之則  
有所不盡首章雖見其不死於征役完而歸而非專  
言其完也四章皆言其思矣獨二章爲然民忘其死  
乃詩外之義是詩其歌以勞歸士乎序情閱勞周公  
之至情豈章別解釋之所能盡衛宏作序詎能知聖  
人之心聖人之心卽人之心也人心卽道故曰道心  
人惟不自知其心故不知聖人之心離心生意始失

其道此諸儒所以紛紛雜雜而正牆面孰知夫作歌  
勞歸士序情閱勞如此曲折乃道心之變化如四時  
之錯行也苟微害夫人之道心周公必不可用也程  
氏曰東山所在之地也毛傳曰惛惛言久也濛雨貌  
士事也尙書康誥云見士於周注亦以士爲事周頌  
敬之陟降厥士桓保有厥士皆謂事古士事通用其  
以音同歟大司馬大閱銜枚而進王朝作是詩以序  
歸士之情凡言我謂歸士之已也以周公大聖將眾  
士以東征民忘其勞矣未必有惛惛不歸之念也而

慈湖詩傳 卷十

二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朝作詩以序其情自爲是辭也此其所以盡人之  
情也及自東來歸又道塗遇濛然之零雨零落也其  
勞苦誠可念其歸士必不作勞苦之念而上之人序  
其情閱其勞故言及此也每章首必及此其閱勞不  
已之情可見我東曰歸又再起意我自東而初聞曰  
歸也我心感動念家之情而西悲此人之至情非有  
所怨苦於上也自悲耳寄音於室家曰若制彼衣裳  
今歸矣勿事行枚言勿爲銜枚之具來也言今無用  
也行而進戰乃銜枚故曰行枚大司馬注云枚如箬

銜之有繯結于項中毛傳曰蠋桑蟲也烝有升義有  
眾義井中蟲曰蝸則此蝸謂蠋之狀光潔如涓也  
野有桑林有蠋烝焉歸塗所覩感時物而興懷也歸  
士宿車下軍政士不可離伍也曰獨宿者閱其未有  
室家之樂故云也敦敦然宿卧之狀毛傳曰果贏枯  
樓也伊威委黍也蠋蚋長跖也町疃鹿迹也熠燿燐  
也燐螢火也施于宇蔓延於屋上也淮南子云久血  
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為鬼火孔疏引此云燐者  
鬼火之名非螢火也下文曰不可畏也則謂熠燿為  
鬼火之稱陳思王螢火論謂熠燿宵行為螢火非鬼  
火亦未安田野多燐不足多怪郭璞注釋蟲云伊威  
鼠婦之別名本草云鼠婦一名負蟠一名蚺蟻一名  
蝮蟠一名鼠負言鼠背多此蟲今作婦婦字似乖理  
一名鼠姑爾雅蟠鼠負是也多在甕器底及土坑中  
常著鼠背故名之也如藁耳名羊負萊也爾雅釋蟲  
前云蟠鼠負後別行蚺蟻委黍似二蟲然爾雅差誤  
不一此其誤耳長跖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蟻子壯  
夫不在家其家荒蕪形容其狀如前末言熠燿燐鬼

慈湖詩傳 卷十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火故曰不可畏也乃可懷思也思復見夜行之燐火

與夫果贏施宇伊威蠋蚋町疃鹿迹而未得也毛傳

曰坵蟻冢也將陰則穴處先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

也孔疏曰將雨則蟻避濕而上冢按以上二十字鶴

鳴于坵詩意與零雨其濛同婦嘆于室問其夫將歸

感傷而嘆也鄉人樓尚書云山東蟻冢有極高大如

冢墓然行人以雨為苦婦嘆念其勞也按樓鑰云毛

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明皆不見于坵之義准胡德

輝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新釋經傳鶴鳴于坵謂坵

為坵坵非蟻冢蓋荆公未嘗到山東蟻冢有極高大

首如冢墓然每天將雨則鶴集蟻坵而鳴蟻知雨鶴

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于坵字分曉正以雨將作故

婦嘆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勞也若我征聿至

自在下句婦嘆于室意總於上孟子所謂上坵以是

知坵是自然高處坵乃蟻冢上土共盤馬於蟻封亦

謂此也按此則蟻冢之說乃洒灑埽拚也穹窮室塞

樓引胡氏語非樓氏說也其鼠穴所以然者謂我征役今歸且至矣我者歸士

自謂也嘆婦之夫也瓜之苦者可以為器其狀敦然

其圓烝延蓼薪之上蓼蕭蓼我皆言其盛蓼蓼同土

歸而顧其家苦瓜延于薪曰自我不見此瓜三年矣  
推盡歸土情狀至於此可謂閱勞之至有蠋在桑有  
苦瓜在薪時未寒肅晴暄之日倉庚猶飛其羽熠燿

慈湖詩傳 卷十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光明女之嫁曰歸易曰歸妹爾雅之釋馬屬駟白駘黃白驄孫炎曰駟赤色也毛傳曰縞婦人之禕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釋器云婦人之禕謂之縞縞綉也孫炎曰禕帨巾也郭璞云卽今之香纓也禕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爲禕綉繫也孔甚也其新昏者甚嘉矣其舊昏如之何序情閔勞喜其歸而遂室家之好其新其舊皆悅也嗚乎孰知夫夫婦正情天地大義哀樂相生孔子以爲明目視之不見傾耳聽之不聞也是詩當次鴟鴞之前

慈湖詩傳卷十  
三四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錄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詩序曰周大夫以惡四國爲失詩旨矣孔將孔嘉孔休是詩之旨也四國可哀不可惡作是詩者知道矣知周公之心矣毛傳曰隋登曰斧說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斨方登斧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喻三監淮夷破折我之多也毛以斧斨爲喻禮義固穿鑿鄭

指喻毀周公傷成王二者亦不盡事情叛亂之禍民人罹毒致管蔡誅伐其毀破豈小小哉總言破折之多可也毛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孔安國亦以管蔡商爲三監案周禮太宰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王啓監厥亂爲民書序曰成王東征淮夷遂踐奄成王歸自奄然則所謂淮夷者奄也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據然毛詩作四國是皇義亦嘉皇者尊大之稱周公東

慈湖詩傳卷十  
三四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征而四國咸尊大周公惟周公之心無私焉不得已而征之其惻怛愛敬之心四國之民之所共知也惟其君昏頑耳孔甚將大也作詩者其知道乎人知周公東征定亂而已安知其爲大也知其爲甚大者知其爲道也周公行之其道益明東征之士與夫四國之人皆可哀也而周公之征爲甚大也毛傳曰鑿屬曰錡木屬曰錄孔疏云皆不審其狀吡吟也四國之民歌周公之德也道斂也四國之叛者斂肅也東征之士與四國之民誠可哀而周公之征爲甚嘉甚休

也哀我人斯深得周公之心周公之心無私喜無私怒豈惟與東征之士同心與四國之民同心與天下之民同心與天地同心故曰孔將也孔嘉也孔休也道也韓詩云錡木屬鉞鑿屬也解云今之獨頭斧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籩豆有踐

毛詩序曰伐柯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言刺大悖是詩周人欲成王盡誠於周公則公可安矣金縢之書謂成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

慈湖詩傳 卷十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朕小子其新逆則成王於周公無間矣而周人猶有伐柯九戩狼跋之詩何也成王雖深感周公之德其疑釋然及公歸燕饗之禮雖設獻酬交錯籩豆之薦行踐以致禮而其中心猶有毫髮未盡之疑終以前者流言之故今雖尊禮而政柄不歸故九戩云公歸無所又云公歸不復其故何也歸周公而不任之以政猶伐柯而不以斧取妻而不以媒何以伐柯何以得妻何以得周公之心詩人於是再發其義曰執斧柯以伐木爲柯二柯相去甚不遠成王執書以泣之

心與周公之心相去本無間以其後隱然之疑復有以間之故未合觀見也我惟見周公籩豆有踐而已意謂成王不委之以政也詩人致意含隱不露如此而序曰刺焉可謂誣屈可謂悖厲籩豆有踐亦見小雅伐木

九戩之魚鱒鮒我觀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是詩大旨已見伐柯毛傳曰九戩綬罟小魚之網也

慈湖詩傳 卷十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鱒鮒大魚也周之禮公服自衮冕而下釋器云綬罟謂之九戩孫炎曰九戩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釋魚云鮒鱒鮒鮒郭璞云鱒似鱒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鮒魚爲鮒陸璣疏云鱒似鱒而鱗細於鱒赤眼然則鱒鮒非大魚孔疏亦云則毛傳謂大魚非也此詩謂九戩之網惟可以用中材不可以得大魚喻成王德量之不大惟可以用中材不可以得周公之大聖之子謂周公也觀見也我惟見周公衮衣繡裳而已而王不委之以政鴻飛宜登天今也遵渚而已公歸宜



復豕宰之位今也不復無其所以居之詩人於是託  
辭曰於女信處信宿乎言朝廷無位居公也再宿爲  
信夫是以惟有衮衣而已詩人不勝其悲曰公歸而  
無位以處之不如無以公歸之愈也公歸而不復故  
位徒使我心悲耳

狼跋其胡載窺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窺其尾載  
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是詩本情已見伐柯毛傳曰跋躡躡躡也老狼有胡  
進則躡其胡退則跲其尾鄭箋云周公也孫當讀

悉湖詩傳卷下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公孫于齊之孫周公欲進則成王未授公以政如

狼跋其胡欲退則又深念民人社稷之重非召公畢

公諸賢所能了是欲退不可如狼窺其尾

按樓鑰云周公雖進

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躡故程氏有云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繫前跋後窺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窺不其失其聖與周公不失其聖猛矣若虎豹胡獨取狼也詩人比與以類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無機穽之意猶未爲盡也嘗得其說於蜀人楊少卿氏望云狼之遇人先旋繞於人之四旁甚疾人爲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躡比四國而周公孫異順也碩大也膚處其中不懼也此說最爲得之

敏也赤舄几几愛敬之辭也其盛德之音終於無瑕

也使雖異順雖碩大而無膚敏之才則臨機應變不

無差失功業終不盛大久矣政卒歸於周公公何心

哉公之心天之心也廣大容覆而又變應徐施如四

時之運行如日月之代明時措咸宜保民人社稷數

百年之安嗚呼豈涓潔小節之士所能測識哉孔疏

老狼有胡謂頷下垂胡說文云胡牛頷垂也毛詩序

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流言在鴟鴞之前是

悉湖詩傳卷十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在公歸之後序差 補音不瑕洪孤切史記龜策

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

疾亦有所徐太玄眾首軍或纍車文人摧擊內陷之

瑕禮記引詩瑕不謂矣鄭云瑕之爲言胡也秦晉以

前凡從段者在平則讀如胡魏晉之間讀如何齊梁

之後讀爲胡加切楚辭遠遊漱正陽而含朝霞精神

入而粗氣除司馬相如大人賦回車竭來兮會食幽

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曹植洛神賦升朝霞與出淥

波叶左思蜀都賦霞與峩峩叶此以霞爲何也又魏

都賦遐與羅叶陸機應嘉賦遐與波叶此以遐爲何也韓愈元和聖德詩瑕與拊叶又以遐爲古白居易效陶詩暇與坐叶

慈湖詩傳卷十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卷十

慈湖詩傳卷十一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小雅一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忭君子是則是倣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慈湖詩傳卷十一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爾雅釋草云苹蘋蕭郭云蘋蒿也釋草云蒿飲郭云今人呼爲青蒿香中炙啖者陸璣云芩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毛傳曰呦呦然鳴而相呼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鹿有文而美相呼而食故以喻燕賓簧者笙中發聲之物吹笙以鼓其簧鄭箋云承猶奉也嘉賓燕樂其間有相好者示我以周家所行之道夫太王季文王武王周公所行乃天下大公至正之道故後世君臣咸講學此道毛傳曰行道也忭偷也湛樂之久德音者中心之德發諸聲音甚昭明孔甚也顧視其民不忭薄豈非有德之言乎於

燕樂從容之次而相告語也其言善故君子心服之法則之倣學之毛傳以視爲示非式更也敖從容遊行也更燕以敖致其重複慙慙也毛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今儀禮所存鄉飲酒禮諸侯燕禮大射禮皆歌鹿鳴案周禮以賓禮親邦國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又諸侯之使臣卿大夫稱客諸侯稱賓天子儀同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駢駢嘽嘽駟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

蔡湖詩傳 卷十一 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者駢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駢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駟載駟駟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諭

毛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毛傳曰盬不堅固也說文曰鹽河東鹽池遇水則釋遇火則釋遇風亦釋毛傳取此義乎朱曰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說文曰駢駢旁馬也然則四牡駢駢者橫齊之狀乎周道者周通之道也委曲遲回我心傷悲念其父母也是詩勞使臣之來故闕其勞序其情也毛

傳以周道爲岐周之道者豈本於文王以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之舊說乎此語雖見於魚麗之

序序本於古義然古義非孔子之爲衛宏作毛詩序

蓋本於毛公毛公本於古毛自謂其學自子夏孔子

嘗戒子夏無爲小人儒則子夏設有義亦難盡信况

以義理言則內外之治一道也以歌詩言則豈有殷

天子在上而文王敢擅治禮樂乎毛傳雖謂周公作

樂以歌文王之道然攷本詩初無此情毛義穿鑿凡

周詩歌之於樂皆武王有天下以來所制毛傳云嘽

蔡湖詩傳 卷十一 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嘽嘽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駟遲暇啓跪

處居也行者跪則少安毛傳駢夫不也爾雅釋鳥云

駢其鳩鴉郭云今鴉鳩李巡曰今楚鳩也某氏引春

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駢其夫不者邢疏云一宿

之鳥陸璣云今小鳩也幽州人謂之鷓鴣一宿之鳥

使者似之栩今阜斗木也詳釋見唐風鴉羽叢生曰

苞釋木云杞枸櫞郭云今枸杞也邢疏引四牡集于

苞杞爲證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子秋熟正赤

作歌以燕勞使臣之來曰今可以將母矣將母以來

告我乎諗告也慰勞親愛之辭也將母則將父可知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

燕湖詩傳卷十一

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良朋况也永歎兄弟闕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悉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儂爾邊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實其然乎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其解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云孺有柔義既具猶曰皆在於是是也且柔孺言辭氣柔異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言夫婦父子相順孝慈如琴瑟之和毛傳曰翕台也帑子也湛和樂之至論論曰此解亦平然說詩意境未深此詩極言兄弟之問如俊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此

二章言凡人以儂爾邊豆飲酒之飲為樂者兄弟既具如謂兄弟無故其樂又何止邊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於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尚能如鼓瑟琴之和樂兄弟翕合而無間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矣如湛酒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醴酒有衍邊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酌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燕湖詩傳卷十一

五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是詩燕羣臣之樂歌也而毛詩序曰燕朋友故舊蓋失其情矣夫君以臣為友乃其常言書曰臣鄰曰友邦詩曰惠于朋友視爾友君子是詩所謂友者同姓諸父異姓諸舅皆羣臣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豈羣臣之外復有所謂朋友故舊哉伐木丁丁非一人之聲友侶多故也鳥鳴嚶嚶非一鳥之聲呼其友侶也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能求友者可以自幽而明自卑而升因鳥取喻也相猶觀也君能求賢以為友必虛

中謙和此虛中謙和神必聽之終致和平之福非自外至夫通天地神人而已矣是一者在人爲心無所不通爲孝爲順爲謙和爲眾善是心神人之所同其機一動其應如響故聖賢和於朝民人和於野諸侯和於外四裔和於遠及是心因物有遷意動情流爲傲慢爲悖厲爲危亂矣大抵丁丁乃其木柔勢順刃利則許許然許許亦非一人之聲也毛傳曰以筐曰醴以藪曰湑孔疏云筐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用草者用茅也僖四年左

燕湖詩傳 卷十一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毛傳謂蕝美貌未安醴酒以草酒由草而出如與人然故曰蕝蕝者酒從草注出之狀也醴酒不必一於筐以草醴之可也用筐而加之以草亦可也此入情事理之常毛傳執一不可矜未成羊也速召也微無也鄭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毛傳曰粢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咎過也按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豆六簋又案周禮無上大夫然則公食上大夫八豆八簋其周衰諸侯僭禮歟孔疏云聘禮注

云饗謂享太牢以飲賓也今此唯有肥豕而已是非享禮詩非儀禮不可備文承文協韻勢難拘必安知肥豕之非太牢耶鄭箋陳饋八簋食禮蓋以諸侯燕禮無黍稷公食大夫禮有黍稷也然公食大夫禮惟一賓伐木之詩則諸父諸舅禮文不同自秦焚書禮文蓋不可攷而諸儒好爲必然之說則難矣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衍者酒寬盛也籩豆必薦必踐行兄弟即左右臣鄰同姓諸父異姓諸舅尊之曰父曰舅親之曰友曰兄弟

燕湖詩傳 卷十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友有切磋匡正之義故首章言之無遠言其感在燕所甚近也民之失德以乾餱之有愆愆謂不分或分之不平皆謂愆違也餱糧之乾者至微末也其有愆違遂爲失德然則飲食臣友奚可不盡心毛傳曰湑酋之也酤一宿酒也商頌烈祖曰既載清酤毛傳謂酤一宿酒未安豈一宿以上皆謂之酤歟商近古又祭禮尚古故用酤之清者歟周時燕羣臣之湑酒大異矣此卒章敘諸父諸舅親族之尊者燕樂歡洽索酒之辭曰有已成之酒則酋之以清湑之酒飲我無

已成之酒則雖一宿以上之酤亦可以飲我坎坎擊鼓以樂我蹲蹲而舞以樂我迨我他日閒暇俟王酒之成却復來飲王之清酒矣今姑飲酤亦可也是章蓋周之君臣和洽嘗有是言故播之聲詩歟嗚呼君臣之間至於是可謂和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馘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饋是用孝享禴祠烝

慈湖詩傳卷十一

八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管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享補音虛良切漢郊祀歌嘉蓮列陳庶幾宴享滅除

凶災烈騰八荒又曰聲氣遠條鳳凰來翔神夕奄虞

蓋來孔享顏師古皆音香福補音筆力切按原本三字脫從

示高聲漢賈誼傳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顏師古

曰福古逼字周易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

福也又曰井渫不食心惻也求王明受福也秦瑯琊

刻石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漢房

中歌福與德叶班固明堂詩福與職叶簡疑字力切

恐古逼字亦有此切 毛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

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箋云下下

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王以

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夫上之禮其下與下

之敬其上愛敬之情發於中心播於歌詩而序謂之

能蓋求諸心外殊為害道序大率若是天保定爾亦

慈湖詩傳卷十一

九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甚固孔甚也爾謂王也單盡也天俾爾所受之福盡

厚程朱皆曰除舊生新天使爾獲益之多莫無也庶

猶多也言之重複愛之至也朱曰馘盡穀善也盡善

云者猶云單厚多益也詩云實始馘商爾雅謂馘福

也爾雅義釋多差罄無不宜罄盡也遐遠也天降爾

遐遠之福無有滿足之日故曰維日不足言福無窮

也興者衰之反無不興隆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皆喻

福之隆高也阜小山岡山脊爾雅釋地云大陸曰阜

大阜曰陵如川水之方至繼繼增益且莫知其窮也

是詩祝頌之辭重複不已既曰單厚又曰何福不除  
 又曰多益又曰莫不庶又曰戩穀又曰罄無不宜又  
 曰百祿又曰遐福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  
 可謂重複又重複下之愛其上祝之頌之不能自己  
 之情形見於此吉卜日之吉也蠲潔也饁黍稷也祭  
 禮有饁爨炊黍稷也而毛傳於是本爾雅謂饁酒食  
 殊未安爾雅多差繆難以盡信詩難殫紀姑言所本  
 之黍稷周禮春曰祀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孔疏云  
 詩以便文不依先後毛傳曰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  
 鄭箋云君曰卜爾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卜知也今人  
 常言亦曰卜知不曰王而曰君先公尊先公嘏辭也  
 毛傳曰弔至也詒遺也言神之感格而遺王以福也  
 神自言則曰卜詩人稱神則曰詒民之質矣言民化  
 上之德也民不浮偽復其本有之性質言百姓則羣  
 臣亦在其中矣日用飲食皆為王之德王之德善臣  
 民之德亦無不善德非外為即日用飲食而無放逸  
 焉則人本有之德性自不失矣民心無常惟上之從  
 民心善則王之福本立矣絃絃月上弦則就盈福如

月弦就盈如日方升有進而無退又如南山之久壽  
 不驚不崩驚拔也不可拔也山亦有崩壞者如松之  
 茂葉葉密比喻天下之人心無不承比於王者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玃  
 狁之故不遑啓居玃狁之故采薇薇亦柔止曰歸  
 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  
 聘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  
 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

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  
 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玃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  
 知我哀

按此篇承樂  
 大典缺卷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  
 旒矣建彼旄矣彼旒旒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  
 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猷猷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  
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嚶嚶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  
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  
倉庚喈喈采繁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猷  
猷于夷

牧補音莫筆切

按原本三字脫

揚雄青州牧箴牧與極叶與

石叶阮籍大人先生傳牧與則叶與國叶載補音節

力切易林蹇之既濟曰車不利載請求不得鄭氏於

蘇湖詩傳卷十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載馳載驅春日載陽在宗載考載起載行皆曰載  
之言則也難乃旦反 是詩皆勞歸之詩也詳考我  
出我車之詩至畏此簡書而止自嚶嚶而下疑爲異  
篇嚶嚶之詩言南仲伐西戎春日遲遲薄言還歸與  
雨雪載塗異矣諸儒不以爲疑者以惟序之從故也  
不思序初不可盡信也爾雅曰野外曰牧程曰謂我  
命我也諸儒謂天子爲殷王者蓋不考序之爲差謬  
也天子周王也鄭箋云載裝載也棘急也周禮司常  
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孔疏曰設此旐而屬之於旐之

千矣彼旟旐斯何有不旆旆者乎司常蛟龍爲旐毛  
傳曰方朔方書襄陵又曰贊贊襄哉皆謂上也北方  
地勢漸高則北征宜言襄劉曰王命載之於竹簡嚶  
嚶草蟲趨趨阜螽釋見召南草蟲此喻南仲之未歸  
我未見也則忡忡念之及南仲既歸我既見則喜悅  
而從之如阜螽之於草蟲也未章美南仲不獨伐西  
戎有功而猷猷之難亦已夷矣併言其功也自嚶嚶  
草蟲二章而止以西戎之患小故略也諸儒言薄伐  
西戎春日遲遲言正歲夏之春也人習於夏正此敘  
人情故云凌人正歲十月二月令斬冰亦言世俗所  
習之夏正爾雅釋草云卉草而小雅四月曰山有嘉  
卉侯栗侯梅則以木爲卉也卉其木之異名歟其卉木  
之通稱歟程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類也其  
徒眾也倉庚采繁祁祁釋見豳七月毛詩序曰出車  
勞還率也

有杕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月陽止女  
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  
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

蘇湖詩傳卷十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邇止

詩序曰杜杜勞還役也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  
也杜杜釋見唐風靡盬釋見小雅四牡爾雅云十月  
為陽李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  
之期也鄭箋云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憂傷征夫  
如今已閒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邱曰萋萋新葉卉  
釋見前篇我心傷悲者征人傷悲女心悲止謂征夫

慈湖詩傳卷十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當歸止皆序其情感時觸物而生悲也止者語助  
也杞爾雅邢疏云春生作藝茹微苦箋云杞非常菜  
也呂氏曰杞之可食春莫矣李崇孝曰杞雖可食而  
苦孔疏云伐檀云伐輪伐輻是檀可以為車之輪輻  
大明云檀車煌煌毛傳曰幘幘敝貌瘡瘡罷貌前一  
章皆前四句序征夫後三句序女心之思望至此章  
前六句序征夫之勞末一句方序女心謂征夫將歸  
其不遠矣箋云載裝載也疚病也婦人思念其君子  
曰今非正裝載乎非已啓行而來乎我憂心甚病也

孔甚劉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已逝而猶未至故多  
為憂恤者也王曰會合卜筮之言皆言近矣謂時日  
近爾謂征夫所在甚邇卜筮合言如此四章序情閱  
勞一如東山皆勞歸士蓋王親征故不及將率歟不  
然則勞將與士異禮歟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于罍鱮鯈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罍魴鯉君子

慈湖詩傳卷十一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罍鯉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  
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毛詩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斯言已贅矣  
而又繼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  
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則  
於詩外作說為贅滋甚徒亂大旨況差謬不一且以  
為道耶則內外一致以為歌詩耶則常棣既以閔管  
蔡之失道而作則武王已崩矣何得言文武告於神  
明則何得自稱君子鄉飲酒燕禮歌此詩序非聖人

作況復乖謬義當廢黜是詩自和平自雅正無非道者不假外釋惟不知道者乃爲贅說易曰離麗也釋文不音何於此力馳反今周易如字麗附也毛傳曰鱮揚也鯨鮪也爾雅釋訓云凡曲者爲醫邢疏曰曲薄也釋器云嫠婦之笱謂之醫毛詩傳曰醫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郭璞云凡以薄爲魚笱者名爲醫醫者魚所留也陸璣疏云鱮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爾雅釋魚云鯨鮪郭云

蔡湖詩傳 卷十一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非正圓圓而長也毛傳曰鯉鯛也釋魚云鯉鱣鯪鮪鮠據此文則三魚也而郭璞注云鯉今赤鯉魚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頰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鯪今鯪額白魚鮪別名鯪江東呼鮪爲鯪鯪鮠也鮠今鯪魚似鱣而大據郭今注則不止於三魚乃六魚今鮪魚身雖圓長而首鯪匾爾雅曰鯪鮪是一魚孫炎亦從之旨美也有者多之別名今俗語亦云借者言皆有謂備也時正得其時也禮文廢缺其鄉

飲酒公燕禮之外用此亦多 補音維其時矣上紙切播時百穀王肅作是斂時五福馬融作是是亦上紙切易林兌之蹇曰心願所喜乃今逢時史記龜策傳富有天下貴爲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王粲七釋不以志易道不以身後時進德脩業與世同理李尤陽德賦協三靈之純壹兮正階衡以統理參日月以並昭兮合厚德於四時

由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

蔡湖詩傳 卷十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鄉飲酒燕禮間歌此詩餘禮用之當亦多嘉魚以喻嘉賓烝眾也罩捕魚器喻以禮致嘉賓也式更也不獨眾賓會聚而已又有燕禮以樂之也汕汕喻嘉賓之和樂衍和也木樛曲速下故甘瓠得以繫之使君子不謙恭則嘉賓不可得而致瓠以喻嘉賓故曰甘嘉賓似騅之來集思皆語助也又燕親之至也騅釋

見四牡毛詩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崇丘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栲北山有棟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補音臺田飴切釋名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

慈湖詩傳卷十一

十四明較書

約園刊本

漢柏梁臺七言衛尉曰周御交戟禁不時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廷尉曰平理情讞決嫌疑易林損之恆曰良夫孔姬挾悝登臺漢樂章天馬徠龍之媒遊閭闔觀玉臺揚雄作大匠箴春秋刺譏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桓君山仙賦臺與芝叶陸機挽歌臺與騏叶徠陵之切有萊陵之切陸璣草木疏萊藜也徐鍇說文繫傳曰此言萊葛華爾雅作釐與萊同婁才切錯知同為婁才切不知同為陵之切也郭璞游仙詩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遁樓朱門何足樂

未若託蓬萊臨源揖清波陵阿掇丹黃枸俱羽反棟

音庚耆補音崔駰慰志賦耆與舉叶陸機愍懷太子文耆與宇叶韓愈元和聖德詩耆與午古叶又下與厚皆後五切亦叶然則耆宜果戶切而補音果羽切失母後下五切漢溝洫志白渠之歌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耆為雲決渠為雨章孟諷諫詩鄉國漸世垂烈於後迺及夷王克承厥緒嚴忌哀時命使梟揚先道兮白虎為之前後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與東方朔客難後與鼠叶揚雄河東賦後與敘叶又

慈湖詩傳卷十一

十四明較書

約園刊本

趙充國贊後與武叶鄉飲酒燕禮間歌此詩詳釋見魚麗下 毛詩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毛傳曰臺夫須也萊草也孔疏云臺夫須釋草云又陸璣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為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為草之總名臺萊皆草眾多喻賢人之眾多次章桑楊杞李栲杻枸棟乃更韻亦明其材質皆美杞釋見四牡栲杻釋見唐風山有樞毛傳曰枸枳棟風梓孔疏曰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

巢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  
枝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謂之木蜜釋木云棟鼠梓  
郭云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山楸之異者人謂之苦  
楸武王周公之時所任皆賢所賓禮皆賢故燕樂之  
飲食之敬之愛之贊美之以爲邦家之基本祝祈之  
願其萬壽而無有期限又美之足爲邦家之光輝爲  
斯民之父母民賴之以生養也又美其德音不已言  
人稱頌之不已又美其德音之盛茂又祝其萬壽無  
有疆限又祝曰眉壽不遐遠乎黃髮耆老不遐遠乎

慈湖詩傳卷十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眉生毫毛爲壽考之相又不特祝頌其身而已又祝  
其保養爾後人毛傳曰艾養也然古書耆艾老壽也  
又祝其保壽爾後也

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爲龍爲光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  
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  
君子儻革沖沖和鸞雖離萬福攸同

寫補音賞羽切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韓愈元

和聖德詩末乃取闕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切膾脯  
然則宜思羽切而補音賞羽切何也 是詩天子燕

諸侯之樂歌也而毛詩序曰澤及四海爲義不明諸  
儒爲說雜錯不成文蕭香草而又盛茂蓼茂也或曰

眾也蓼莪及東山蓼蕭音義同夫香草蓼然其茂又  
零露其上漙然其清豈不可愛也哉王者之親愛諸

侯其情如之見諸侯如見漙露之蓼蕭喜樂之如是  
君子謂諸侯也既見君子我心傾寫一無蔽襲與之

慈湖詩傳卷十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燕且笑且語又稱譽其善其有功德之大者有錫命  
焉次者亦有賜焉是謂處今謂之處分公之服自衮  
冕而下侯氏載龍旂以朝則有龍矣車服華盛豈不  
煜然有光大抵喜樂之辭無所不致其美其德不差  
爽是亦譽之也壽考不忘祝頌其壽考不忘德也泥  
泥霑濡也孔甚也燕安也豈和樂也弟悌順也甚安  
豈悌譽其德也王於諸侯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  
謂之伯舅叔舅其親之則曰臣鄰曰友邦曰兄弟伐  
木曰兄弟無遠是詩曰宜兄宜弟皆謂諸侯也曰宜

者善之之辭也既美其德之令又願其壽考又安樂也侯氏車止則馳御轡首之儻革冲冲柔白者見焉和鸞之音當亦未泯雖其和萬福攸同攸所也同者諸侯不一人也亦君臣上下之所同也亦祝之也自土禮尸嘏其主人猶曰萬年而况王於諸侯乎南山有臺施於鄉賓施於羣臣猶曰萬壽而况於諸侯乎則祝其萬福也宜矣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和鸞詳釋見駟鐵

慈湖詩傳 卷十一

三十四明較書 約園刊本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毛詩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毛傳曰陽日也晞乾也歐陽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非至醉則不歸燕私殷懃之意毛傳曰豐茂也鄭箋云載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異姓其讓

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

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

成也豐草杞棘更辭協韻歐陽謂露被草木如王恩

被諸侯爾無他義也棘棗木也非荆棘之棘君子謂

諸侯稱其令德明著人所允信有實德也桐椅之實

離離可觀喻諸侯多儀之可觀毛詩序之大患患在

每詩輒異其義夫周之燕饗諸侯豈一禮一詩而止

哉蓼蕭亦燕諸侯之詩又異其義曰澤及四海鹿鳴

伐木南陔白華華黍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

有臺由儀皆燕諸侯之詩雖其間亦有通用不專於

燕諸侯而為序者之好異亦昭昭矣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

既設一朝右之彤弓昭兮受言繫之我有嘉賓中心好

之鐘鼓既設一朝疇之

昭尺昭反補音貺虛王切左氏傳伯姬之占曰士刲

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楚辭九章茶薺不同

畝兮蘭茝幽而自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

慈湖詩傳 卷十一

三十四明較書 約園刊本

既按原本徐邈讀益呼光切補音載子例切秦邲那

刻石載與意叶按原本意屈原九章載與置叶崔駰

太尉箴載與尉叶晉祠廟歌載與備叶鑿古刀反騰

市由反 毛詩序曰彤公天子賜有功諸侯也毛傳

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昭弛貌平王錫晉文侯

秬鬯圭瓊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襄

王賜晉文公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

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二百人策命為侯伯孔疏云

唐大者其體強弱之名彤旅者弓色之異稱為弓者

皆漆之以禦霜露漆之為色赤黑而已彤既為赤則

知旅者為黑也言語助也王曰受而藏之者工成而

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有功也賓諸侯也嘉者善之

也我有者親之之辭也以彤弓賜之非特以禮文加

之而已其王之中心實貺之禮所以行中心之誠故

禮防乎偽又曰去偽孔疏云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

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

六弓王弧夾庾唐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

者載承也出諸府庫受而載之將以貺賓也中心喜

者載承也出諸府庫受而載之將以貺賓也中心喜

者載承也出諸府庫受而載之將以貺賓也中心喜

蔡湖詩傳 卷十一 玉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之故貺之右之所以實之也毛傳曰糞韜也醴報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

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

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

休

是詩善君子養育人材也毛詩序曰樂育人材也君子

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攷本詩則序文微差

爾雅釋草云莪蘿蒿也陸璣云莖可生食又可蒸香

美味頗似萑蒿也傳曰菁菁盛貌中阿阿中也大陵

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觀詩辭

君子於人材可以言養育不可言長君子見善類而

樂又相敬而有禮儀又錫之以百朋之祿雖人材眾

多大小如楊舟無所不包載而養育之我心則喜所

謂人材者其心喜也我心則休所謂人材者得所依

歸而其心安也詩云有卷者阿則陵之有阿曲者名

阿水中小渚曰沚漢食貨志有大貝牡貝小貝

皆二枚為一朋其直有差其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

為朋枚直錢三是為貨貝五品鄭箋云賜我百朋得

為朋枚直錢三是為貨貝五品鄭箋云賜我百朋得

為朋枚直錢三是為貨貝五品鄭箋云賜我百朋得

蔡湖詩傳 卷十一 玉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祿多莪香美故以比人材歟楊木之舟輕而善載載沈載浮之載語助也其舟或沈或浮則所載多矣喻人材大小無不包載而養育之詳玩終篇其養育人材之意見矣鄉飲酒禮至於無算樂或歌是詩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獯狁孔熾我  
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  
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  
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顛薄伐獯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  
其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獯狁匪茹整居焦穫侵  
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  
啓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獯  
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無鼈膾鯉侯誰在矣張  
仲孝友

悉湖詩傳 卷十一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閑補音應場馳射賦閑與仙叶今京語閑音之餘有  
虛焉切之音憲補音虛言切禮記武坐致右憲左鄭  
氏憲讀如軒聲之誤也板詩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毛  
云憲憲猶欣欣也亦如軒友補音羽軌切易林屯之

29 B

小過曰初憂後喜與福爲市八佾列陳飲御嘉賓需  
之損仲友與鯉叶或用此詩 獯狁孔熾宣王命尹  
吉甫帥師伐之歸而燕之作是詩而歌之也所謂王  
于出征奉王命而出征也故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是詩孔子取焉取其無邪也而釋毛詩序意歷舉諸  
雅盡廢則四裔交侵王國微弱是不取之也序之所  
論似是而非其間固多謬妄之義無益之文而大意  
謂失道而致四裔之交侵則亦有之而不可以是亂  
孔子所取之大旨嗚呼孔子沒諸儒雜說榛蕪大道

悉湖詩傳 卷十一

五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其似是而非故學者不得而知夫獯狁侵鎬及方  
至於涇陽然後伐之而又不過逐出之而已不嗜殺  
也致禮以勞吉甫之歸愛敬之道也不嗜殺正也愛  
敬正也無非道者道心人所自有放逸則昏苟非昏  
放人心卽道諸儒不自知不自信故亦不知人不信  
人舍近而求遠棄平常而求異故旁推外索雜說紛  
紛而道始不明矣是詩朝廷所作故用周正六月建  
巳之月也棲棲也淒淒有冷意時有麥秋之寒也按  
鑰集有此七字又按鑰論云毛氏棲棲簡閱也蘇黃  
門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如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

依依言其不安也雖未爲定論言以爲極極有冷意  
麥秋之寒則不可俗諺云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若中  
原北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熱入秋便涼  
冬則極寒宜王在西周四月豈復又冷也 翻風七

月所序寒暑與江南同今江南四月亦間有寒今四

月周六月鎬京去幽亦近不然則軍行棲宿於軍中

東山言宿在車下棲棲多歎孔疏曰飭齊正也車中

載是常所服用之物釋文曰比齊同也毛傳曰物毛

物也孔疏云四驪駟馬皆鐵驪之色我服謂凡師行

服用之具皆成也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

十里謂一日所行也四牡脩長又廣大其大又有顯

然昂起之狀薄之爲言輕略也薄伐明征伐非王者

之本心不得已而伐之姑平難而已膚敏捷也毛傳

曰公功也奏奏聞戰功於上今俗謂之奏捷毛傳曰

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朱

曰其與供同師之勝敗惟在整與不整而已兩陣之

交陣動者敗此斷斷不易之論是故貴乎有嚴敬之

德其善無窮敬則有德六師之所心服亦敵人之所

服敬則靜靜則明靜則不亂敬則不忽敬則有備敬

則能謀敬則始終如一雖勝而不驕雖或敗而不懼

不亂謂之善敗故貴乎有翼翼翼小心敬也則足以

供武之事以定王國茹入也獵狁不自退而入其國

乃益出而侵入周地之焦穫整居者安然無所忌毛

傳曰焦穫周地接於獵狁者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

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毛傳曰鎬也方也皆北

方地名孔疏云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

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

至自晉公至自楚故知同千里之鎬長安洛陽代爲

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縣此皆與京師同名

者也侵至涇水之北水北曰陽毛傳曰鳥章錯革鳥

爲章也白旆繼旒者也爾雅釋天云錯革鳥曰旗自

禹貢曰有熊羆狐狸織皮謂四者之織毛及四者之

皮則此織文鳥章謂織而爲革鳥之文章也鳥羽有

異色錯雜而織之革急也鄭謂畫急疾之鳥隼畫

未必然也釋天云繼旒曰旆司常云鳥隼爲旗司馬

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元戎猶先鋒

也毛傳曰輕摯信正也鄭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

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信壯健之貌閑習

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信壯健之貌閑習

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信壯健之貌閑習

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信壯健之貌閑習

蘇湖詩傳卷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毛傳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吉甫  
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武能却敵文不窮追萬  
邦之所憲法吉甫振旅而歸王設燕禮於是君臣上  
下咸善矣多受賞賚之社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序情  
閔勞也鄭箋云御侍也今飲之酒又使諸友思舊者  
同侍又加其包鼈膾鯉珍美之饌毛傳曰侯維也使  
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箋云張仲吉甫之  
友其性孝友意張仲諸友皆吉甫同行之官屬而張  
仲尤其友善其副歟爾雅維侯也郭注引此侯誰在

蘇湖詩傳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菲  
魚服鉤膺儻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瑋瑋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瑋蔥珩駉彼飛隼其飛戾天亦  
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  
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奮爾蠻  
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

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  
荆來威

補音衡戶郎切橫也楚辭九歌衡與芳叶又惜誓衡  
與藏叶易林泰之晉衡與強叶大壯之謙衡與鄉叶  
急就章衡與裳叶瑄七羊反本亦作鎗芾音弗珩音  
衡補音部郎切張衡思玄賦襲溫恭之敝衣兮被禮  
義之繡裳辦貞亮以為鞶兮雜伎藝以為珩淵補音  
於巾切開元五經文字蕭音因詩伐鼓蕭蕭有闕詩  
鼓咽咽集韻蕭與咽於中切又同一均切今存一均

蘇湖詩傳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切簡謂淵字宜從一均切咽亦如字 蠻荆為亂宣

王命方叔帥師伐之歸而作是詩以燕之毛詩序曰  
宣王南征也毛傳曰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  
三歲曰畝涖臨程曰薄言發語辭陸璣草木疏曰芑  
菜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胞可生食亦可  
蒸為茹朱曰此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  
皆可食也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程曰師干猶云兵甲也干盾也干以扞禦師干古  
語明先王不得已而用師特以禦難而已不務於殺

試肄習也。騏馬之雜色者，詳釋見曹風鳴鳩一車四馬。其馬皆騏左右齊馳如翼而飛，毛傳曰：「夷赤貌，鈎膺樊纓也。」孔疏云：「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爲夷，故知赤貌也。」言鈎膺樊纓者，以此言鈎是金，鈎故引金鈎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鈎膺樊纓也。巾車注云：鈎，其領之鈎也。鈎用金在領之飾也。爾雅：輿革後謂之莛，郭云：以韋韞後戶竹後謂之蔽，郭云：以簞衣後戶。齊風云：簞莛朱韞，孔疏云：有魚皮爲矢服，其馬婁領有鈎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

慈湖詩傳 卷十一

三三四明敝書 約園刊本

條皮爲纒首之革而垂之士喪禮下篇薦馬纒三就巾車金鈎樊纓者，條纒文交織如樊離也。讀樊如擊，則改字未安。鄭謂纒以五采中，鄉鄉中也。鄭箋云：交龍爲旂，龜蛇爲旐，毛傳曰：「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瑋瑋聲也。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瑋瑋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瑋，其鸞在鑣，鑣馬銜也。駟鐵轡車鸞鑣，孔疏云：所佩蔥玉之瑋，玉藻云：再命赤鞮鞞，瑋三命赤鞮蔥瑋，周易困卦朱芾君象赤芾，臣象與玉藻合，故毛傳曰：黃朱朱之近黃者爲赤朱。

赤色相似，故通稱。歟司常云：鳥隼爲旟，釋鳥云：鷹隼，其飛也翬，蓋急疾之鳥也。軍旅有鳥隼之旟象，用師擊搏，凶徒所尙，急疾而師律貴乎嚴整，不整雖徒勇必敗。此因隼旟就列行陣嚴整而起，論曰：駭彼飛隼，其戾天亦集而止，不妄動。明軍律嚴整，士卒不敢妄動，進退左右跬步唯命。毛傳曰：伐擊鈺以靜之，鼓以動之。鄭箋謂鈺也。鼓也。各有人馬，孔疏亦不能援古以證其非。蓋鄭以來古軍政漸壞，鈺鼓各有人，桔於所見，故反曲說以箋此詩。謂言鈺人伐鼓互見爾。

慈湖詩傳 卷十一

三三四明敝書 約園刊本

今諸軍皆有金隊鼓，隊誠如鄭云，而是詩言鈺人伐鼓，明一人而掌二事。鳴金則不鳴鼓，鳴鼓則不鳴金。地官鼓人兼掌金鼓，孔疏云：周禮有錞，錞鑿無鈺也。說文云：鈺，鑿也。似鈴柄中上下通。鼓人云：以金鑿止鼓。大司馬云：鳴鑿，且卻。說文又曰：錞，鈺也。鑿也。錞，鑿相類。鼓人注云：錞如小鐘，然則鈺之正鑿也。錞特相類。爾鼓人云：以金錞和鼓，以金鑿節鼓，以金鑿通鼓。惟金鑿止鼓，然則所謂鈺者，惟鑿耳。諸儒徒以相類致亂，惑鼓動鈺靜之義，不可軍政進止全在鼓。

鉦陳師則先鼓鞠有制定之意定則止而極故鞠亦有窮義鞠定嚴整軍政所貴方叔文譽甚顯著其材實亦人咸信之允信也大司馬云中軍以鼙令鼓淵淵聲音也鼙鼓之小者書曰班師振旅春秋傳曰入曰振旅方叔將征蠻荆試肄其師于習其進退鼓以進之振旅以習退淵淵闐闐皆有整整不亂之意毛傳曰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猶道也尚書作猷一也猶之為獸猶豫遲緩大凡人心得其道者舒徐優游失其道者急疾躁動故自古承襲

慈湖詩傳卷十一

三五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以猶為道才大一也才謂之反犬後人欲別其義故易置其犬歟夫通三才貫萬事無非道者故古聖賢無不遵道而行每言曰道古語流傳見諸詩書自武事言之故曰克壯其猶執其渠魁而當訊問者又獲其醜類朱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其車三千二十二萬五千人豈承亂之後特置其盛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靡靡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旒

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決拾既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棊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慈湖詩傳卷十一

三五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補音奕奕一讀夷益切一讀弋灼切班固奕旨北方之人謂棋為奕宏嗣說之舉其大略陸機七徵敷延表之廣廡矯凌霄之高閣秀清輝兮雲表騰藻蔭之奕奕陸雲喜霽賦奕奕亦與閣叶又祖德頌奕奕與廓叶陸冲風賦奕與薄叶金鳥一讀思積切一讀七雀切說文或从佳或从咎知歲所在與鵠同太玄逃首足金鳥不忘溝壑陸雲逸民賦鳥與莫叶有繹一讀夷益切一讀弋灼切宋玉九辨繹與廓叶揚雄甘泉賦繹與錯叶毛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正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是詩有以見宣王任賢使能諸侯心服以禮而田軍政整暇詩人美之曰大成謂德政之兼隆也而序不及之黃曰

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按字書訓釋說文並以龐爲高屋蓋馬之高大也馬閑習之齊同軍事尙整也毛傳曰東洛邑也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按原本三字脫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毛傳謂芟草以爲防則所謂甫草謂薪楚之類歟薪從草則薪亦可言草爾雅卉草而四月之詩謂梅栗爲嘉卉則卉草蓋兼木焉甫大之草禽獸所依故駕車東行而田狩言語助也孔疏云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傍又以裘纏樁質以爲門中之闌毛傳曰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春秋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詩維言選擇選擇其卒徒也不曰車者以車素所攻治不於此時選也毛傳及序俱未安孔疏云建立旃於車而設旄牛尾於旃之首鄭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呂曰敖山

楚詩傳 卷十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晉師救鄭在敖郟之間士季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云東有甫草卽此地之子于苗選徒搏獸于敖先使有閱習也毛傳曰諸侯赤芾金舄烏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周禮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攷此則會者非朝覲宗遇之常禮而有時乎來見者之名也同者王不巡狩而諸侯咸朝焉之名也今宣王之東都而諸侯咸朝來者不絕於道繹者不絕也是謂會同有繹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大射儀司射袒決遂鄭注云決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闔之遂射鞬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決者所以決而發之拾者所以收拾左袂使不阻矢也諸儒言伙俱未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決拾以次而射故曰伙伙者人敘次也謂天子發而後諸侯發諸侯發而後大夫士發之次也鄭箋云調謂弓矢強弱與矢輕重相得箋義未盡凡弓矢之非良者其患害曲折不勝其多調和則曲盡其道不止於弓矢相稱而已夫者男子之

楚詩傳 卷十一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通稱同者言其皆能中獲柴者擊也積也謂積禽也射夫既皆中獲又助王舉積禽於以明諸侯心服禮順故助我舉擊也王曰猗不正也兩驂不在衡軛之下故多偏倚唯善御者兩驂不倚雖馳而一無所失

按樓論云此一段不盡其義蘇黃門曰四黃既駕兩驂不倚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為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為之範則髮奚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箋云矢發則中如槌破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

蘇湖詩傳 卷十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侯晉大夫馳而此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者田畢也爾雅釋天文繼旒曰旆郭注云帛續旒末為燕尾者司常云析羽為旌釋文注旌首曰旌孔疏謂大庖君之庖也禮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此大庖不盈明不多殺也以禮而田不以縱欲而田徒御不驚見其不暴不駭文武成康之道於是乎復興故詩人美之箋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之子謂王朝主軍政之人也率眾從王而東田其政令嚴整寂無

蘇湖詩傳 卷十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誼譁之聲人雖聞其東田而無聲也善其整也唯前選徒囂囂餘無聲也凡事唯言其大體有聞無聲於以益明宣王之任賢使能展誠也大成大全也允信也有政者或虧於德有德者或失於政是詩言宣王德政之兼隆故信宣王之大成觀於威蠻荆復竟土此則諸侯所以復會之情歟爾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地官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注云輦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薄笨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耒一鉏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輦作連夫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所謂步卒者徒行者也何止於輦人之數而爾雅特云輦者也豈凡徒皆稱輦者歟孔疏亦疑諸徒皆謂徒行此獨以為輦豈爾雅多差歟毛傳曰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膈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膈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

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  
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鄭箋云  
每禽三十

吉日維戊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鹿麇麇漆沮  
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  
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豨  
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補音禱當口切易林兌之咸離之訟小畜之坎禱皆

燕湖詩傳卷十一 四十四明敝書 約園刊本

與酒叶俟于紀切開元五經文字亦音矣 毛詩序

曰吉日美宣王田也毛傳曰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

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

也禱未必為獲也先王於禽獸豈亦忍於多殺哉禱

者禱其無傷人也弓矢馳驅之間或偶傷人故禱歟

按樓鑰云毛以禱為禱獲固已贅矣此謂禱其無傷

人亦未為的當狩田而用馬故禱於馬祖不必專為

獲亦不必專為求無傷人鄭箋云戊剛日也乘牡順

與庶焚不問馬之意不作類也劉曰田之前二日也朱曰其戊辰歟爾雅釋文

云既伯既禱馬祭也孔疏云伯長也夏官校人云春

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郭注云龍

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箋云醜眾也田而升大

阜從禽獸之羣眾也毛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鹿化

曰麇麇眾多也韓奕麇麇說文曠羣口相聚本亦

作麇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從者從入渭水然則天子

之所其在渭漆沮之會歟按樓鑰云漆沮既從禹貢

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樓尚書云驅禽獸至天子之所

所似不必泥此從字中原平原之中也祁盛也詩云被之祁祁又云祁祁

如雲皆言盛也孔甚也瞻彼中原其盛甚有謂獸也

或儻而行或不行為止則若有所待然故曰俟俟

或聚而羣或兩而友悉率左右二列各供其事天子

燕安焉天子首發諸侯大夫士次發有司悉率左右

士伍畢發天子至是燕安無事矣豕牝曰豨殪死也

釋獸云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初為小豨而發矢

忽大兕當之而殪喜其獲大故形於詩朱曰御進也

李曰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孔疏云左傳

天子饗諸侯每云饗禮命之宵天子之所賓客者惟

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為大賓其臣為大客

賓客相通稱箋云賓客謂諸侯也酌醴而飲羣臣以爲俎實也毛傳曰饗禮天子之飲酒也孔疏云且酌醴與羣臣案毛傳謂重物慎微者將用馬先禱馬祖則慎微施諸馬耳而衛宏作序連言接下乃謂施諸人序差謬可觀矣又率如此於詩外生說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慈湖詩傳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音寡果五切三略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苦吳子曰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易林大過之泰曰當年少寡獨與孤處東方朔七諫寡與輔叶史記敘傳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爲東土班固幽通賦寡與御叶漢書陳湯傳斬宛王母鼓之首顏師古曰西域傳作母寡而此作母鼓寡鼓聲相近蓋未知此韓詩外傳三升曰觚觚寡也補音宅達各切說文託也漢書注臣瓚曰古文宅度同揚雄解嘲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寔守德之宅廷音定兖州牧箴成湯

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馬融笛賦王孫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官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班固泗上樊噲贊命惠瞻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先營是宅李興諸葛亮碑辭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張協七命金華啓逢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周官縫人注度音宅正謂此音而陸德明云古文宅與度字相近因此而誤藉使改宅爲度不知謂度音度者果何義也禮記引詩宅是鎬京周官注引書宅西曰昧谷史記引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慈湖詩傳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危既宅皆正書宅爲度漢去古未遠故所讀尙如此是詩美周大夫長慮興謀築垣以安民而愚者不知也鷹王之亂國人奔散如鴻鴈之飛肅肅羽飛之音也之子周大夫也亂定之子出而招來安集之使反其國都故之子劬勞於野之子於是矜閔民人之失所尤哀鰥寡孤獨之罹禍民去而復反其所如鴻鴈之飛而集於中澤爲得所安止大夫又爲長久之慮覩垣圯壞他日以禦寇故建議築垣興役百堵皆作雖上下一時劬勞然其究終則可以永安其

居矣宅居也卒章復追念萬民潰散如鴻鴈之飛其  
哀鳴嗷嗷可哀可閔維此明哲之人謂招集與夫興  
築為劬勞也彼愚者所知不及遠所為苟且乃謂我  
宣驕好作為耳作是詩者知之子者之徒也謂我皆  
謂之子也而詩曰我者詩人視之子如己也故其辭  
云而毛詩序曰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鰥寡無不得其所焉攷  
本詩近之矣其差者多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

蘇湖詩傳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  
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補音輝許云切史記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輝之又薰

粥薰作輝張衡西京賦金妃玉階彤庭輝輝珊瑚琳

碧瑤珉璘彬按原本璘  
訛作璞嚮晨之時東方之明升矣庭

燎之光漸微而見熏輝煙光相雜旂補音渠斤切孔

武仲云旂從斤以詩與左傳驗之合音斤字芹畿聲

相似故後人相承誤矣左氏傳晉下陽之謠曰丙之

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武仲所引即此也

禮記旄期稱道注云旄期或為旄勤此一音多類此

毛詩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其者語助也

當如字不必作基音夜如何其詩人自起問端也夜

猶未中也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

云宛在水中央胡云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

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毛傳曰庭燎大

燭也將將鸞鑣聲也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其墳

燭庭燎故書墳為蕢鄭司農云蕢燭麻燭也按樓鑰  
集此下

有然則與庭燎有異焉今俗曰釧盆者庭燎與釧麻  
滓也音說毛傳以為大燭未安樓鑰論云今說亦未

蘇湖詩傳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安釧乃麻餅毛謂大燭司農謂麻燭皆是也古者如

男子夜行必以燭童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顏叔之秉

燭非如今之臘燭也凡照火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松

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庭燎以麻

骨一大束立於地而然其上照耀一庭故毛謂之大

燭司農謂之麻燭卻非釧盆也今本無釧盆之說當

是從樓鑰說刪定樓向書云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松明

之類皆謂燭麻燭東麻骨郊特性曰庭燎之百由齊

桓公始也然則天子之庭燎百歟君子來朝者毛傳

止謂諸侯則卿大夫不得謂之君子乎不得與於朝

乎凡乘車詣朝者皆有鸞聲至於旂則獨諸侯載旂



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為盡意毛傳曰晰晰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有輝庭燎御晨而見熏也天寔明故得觀其旂鄭箋云朝禮別色始入夫為國以禮禮者天下之中制也不及焉固不可過焉亦不可不由乎中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故箴之一車四馬八鸞鸞在馬鑣鑣銜也一馬二鸞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駁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駁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殞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

慈湖詩傳卷十一

四六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忘駁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按此篇示樂大典無解恐是遺脫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稇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詩序曰鶴鳴誨宣王也宣王亦賢矣豈昏然殊不知辨賢否者哉不能無蔽爾亦曰規可也曰風可也知

人難哉雖堯舜不以為易大賢德譽著聞如鶴鳴聲聞其賢易知其有德譽未著如魚潛在淵在渚實有可取而宣王未知檀木至堅而美忠實力諫之臣似之詩又曰子樂彼園唯樂其樹檀爾其下皆稇也輕薄鄙賤隨風東西一無所守小人似之而能隨王意上下宣王惑之他山之石質雖未精粹而可以為錯以攻玉玉比宣王石比直言率直之臣大抵逆耳之言自古難受况賢人吉士忠信質直不善委曲又世衰道微士失教養多率直不粹美以宣王聰明有所不足之君而聽不能無過不粹美逆耳之言是以難也毛傳曰穀惡木也說文云楮也從木者聲非從木也楮不材之木也亦似小人鄭箋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鶴在中鳴而野聞其鳴聲

慈湖詩傳卷十一

四七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卷十一

慈湖詩傳卷十二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小雅二

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子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補音牙訛胡切易林訟之鼎曰虎聚磨牙以待豬豬

太玄夷首夷其牙或飮之徒毅首豨毅其牙發以張

弧急就章款冬貝母薑狼牙亭歷桔梗龜骨枯韓愈

慈湖詩傳卷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穎傳中山之占不角不牙衣褐之徒揚雄豫州牧

箴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漢地理

志允吾應劭音鈇牙揚雄長楊賦雅與祐叶班固東

都賦雅與武叶此皆當讀如五牙本如吾雅亦大 伍

也周易大畜積豕之牙鄭氏讀牙如互漢書宗族盤

互顏師古曰盤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若犬牙相入

之意自吾為互聲之轉爾師古或未知此 是詩刺

祈父也而毛詩序曰刺宣王也是固宣王之不知人

也言刺王則大悖毛傳曰祈父司馬也鄭箋云書曰

若疇祈父謂司馬恤憂也司馬掌兵甲以守封圻故

曰圻父歟箋云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

之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轉移我於憂使

我無所止居乎呂伯恭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

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有親者而無

他兄弟其當免役征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其意

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

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按

慈湖詩傳卷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本前兩章既刺以下脫今據讀詩記補入毛傳曰底至也亶誠也熟食曰

饗劉曰尸主也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

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 於

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

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

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補音各克各切楚辭九章九辯各皆與薄叶漢石顯

傳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易林未  
濟之豐曰崔嵬北岳天神貴客師之頤曰重門擊柝  
備不速客太玄童首大開帷幕以引方客古詩人生  
天地閒忽如遠行客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左氏  
傳以陳備三憲徐錯曰今俗作恪案古客皆讀如恪

毛詩傳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  
去者繁絀維繫也鄭箋云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  
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  
愛之欲留之呂曰逍遙者徘徊少留呂伯恭曰所謂

慈湖詩傳卷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伊人蓋廊廟之人也于焉逍遙于焉嘉客既幸其來  
以為榮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含蓄未發其  
辭氣則慘然不樂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去朝適野  
時事可知爾公侯尚逸豫而不懼乎仰而慨然責公  
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  
世也故以毋有遐心勉之按原本脫呂伯恭曰一遁  
段今據讀詩記補入 遁  
云者善其宜遁而亦有訣別之意也二思皆語助也  
程曰末章言其遠遁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遯空谷處  
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

如玉也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  
不見絕也按原本程曰以下  
脫今據經說補入 孔疏曰毋得自愛音聲  
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朱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  
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邈乎其不可親矣  
然猶覲其相聞而無絕也呂曰言爾公爾侯不敢斥  
君也箋云優游使待時也毛詩序曰白駒大夫刺宣  
王也言刺大悖是詩雖中有諷朝廷之義而不明指  
王此詩大旨惜賢者之去而已

慈湖詩傳卷十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  
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  
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毛傳曰宣王之末民人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  
禮者復我諸兄復我諸父婦人有歸宗之義穀善也  
熟觀詩辭未必妃匹每曰此邦之人殆非謂其夫夫  
死而夫家之人不居養之又其邦族之薄大略相似  
故曰此邦之人不我肯穀不肯以善道相處也又曰  
此邦之人不可與辯明是非婦人無再適之義夫死

無子則小宗撫之不然則近屬居養之此義之不可  
易者如黃鳥必集於木必啄粟今夫家乃棄絕之曰  
無居吾家無食吾粟如祭黃鳥無集木無啄粟豈理  
也哉故婦人不得已而曰言旋言歸吾將以告我邦  
之親族此復如有復於王者之復是有歸宗之意矣  
言語助也旋還也此婦他邦之女也不曰父母而曰  
諸父蓋既寡又無父也是詩初無怨王之意而毛詩  
序曰刺宣王也言刺大悖若於詩外立論則宣王固  
其根本而釋詩者不當若是

慈湖詩傳卷十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就姻求爾新  
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饑饉之歲遠依婦家而見棄焉作是以絕之而毛詩  
序曰刺宣王豈以此細故不足爲言故必推至於王  
乎風俗至是誠宣王失道以致之而詩人無刺王之  
情序言刺王又大悖事無小大是者道非者非道是  
是非非孰非道者饑歲遠依婦家婦家居野所居有

樗焉蔽芾釋見甘棠我以與爾婚姻之故故就爾居  
處相依爾不畜養我我則復歸本邦之家矣鄭箋云  
蓬牛頰孔疏云釋草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羊蹄初  
欲依婦家而居及其見棄則次章曰言就爾宿而已  
一宿不敢久處也復反其故居也陸璣疏云菑一名  
菑幽州人謂之燕營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  
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特夫也鄘柏舟實維我特婦  
人不事二夫故夫有特名是時之婦家將改嫁其婦  
故曰爾不思舊姻而求新特爾棄禮犯義如此誠不  
足以爲富亦適以爲異爾異者異乎常也怨辭之婉  
者也祇只職音一而記者異歟富者人之所同欲故  
以爲言以明其無益於事而徒爲不義也爾雅云婦  
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

慈湖詩傳卷十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  
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  
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  
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羣斯飛  
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

子攸寧下筮上尊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  
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  
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  
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  
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  
父母貽罹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所解如跂斯翼  
云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鳥首如棟亮兩翼如二雷  
鎗論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若如今說下三句已言  
如矢如鳥斯翼矣不應又以跂為鳥之跂不若只用  
舊說如人之跂立翼言其  
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慈湖詩傳卷十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  
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  
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蓺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  
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  
兢兢不騫不崩靡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眾維魚  
矣旒維旒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旒矣  
室家溱溱

補音于池唐何切停水曰池前漢書引周官川曰呼  
池嘔夷後漢書無為山林陂池皆徒何切集韻通作

沱說文從水宅聲徐鉉曰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  
作池非是鉉蓋以沱為池不知池本為沱也說文引  
詩漣池北流正作沱漢樂章泊如四海之池偏觀是  
耶謂揚雄羽獵賦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  
以岐梁益以江河東方朔七諫鸞皇孔鳳日以遠兮  
畜鳧駕鵝鷄鷺滿堂壇兮鼉鼉遊乎華池劉邵趙都  
賦北連昭餘南屬呼池西盼大陵東結滌河索靖草  
書狀騏驎暴露偪其轡海水窟隆揚其波元熊對踞  
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雄補音于陵切左氏正義

慈湖詩傳卷十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云北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皆是繇辭繇辭法  
皆類韻又云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正月無羊皆以  
雄韻陵韻蒸是其事也又云張叔皮論曰賓爵下華  
曰鼠上騰牛哀虎變鯨化為雄久血為燐積灰生蠅  
或疑張叔皮讀熊為能著作郎王邵云古人讀熊與  
雄者皆于陵切張叔皮用舊韻孔穎達曰案詩中無  
羊與正月及襄公十年衛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陵  
邵言是也楚辭九歌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  
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漢沙麓之占陰為陽雄以火

相乘易林謙之需曰翱翔桂林爲眾鳥雄蠱之无妄  
曰麋鹿悲鳴思其大雄兌之節曰妻子啼瘖早失其  
雄 爾雅釋畜云黑肩犗毛詩傳曰黃牛黑肩曰犗  
戢聚也詩曰載戢干戈以不用故戢聚而束藏之此  
謂其羊之多故其角戢聚言其盛牛耳常濡濕牛羊  
之寢或作訛厲之音嘗以問諸野人其言則然篇內  
言思皆語助也劉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齋餼糧從牛  
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孔疏云毛色別異  
者各三十也故鄭箋云女之祭祀素則有之釐曰薪  
細曰蒸所以擊牛羊之杖牧牛以薪牧羊以蒸歟以  
雌以雄謂雌雄皆驅以來牛羊雌雄日閒雜羣無害  
惟牛夜則隔處羊矜矜兢兢以畏牧者之擊故有此  
矜兢之狀羊羣行於途不以杖防擊則羸而他之或  
崩墜岸下牧者雖不以薪蒸或磨之以肱羊亦從而  
畢升升登棚也箋云牧人乃夢見人眾相與捕魚又  
夢見旄與旗歐陽曰眾維魚矣言魚之多也毛傳曰  
旄旗所以聚眾也箋云溱溱子孫眾多也周禮占夢  
獻吉夢於王此牧人之夢而大人占之者所獻吉夢

慈湖詩傳 卷十二

九四明啟書 約園刊本

也箋謂人眾相與捕魚者謂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惟  
粒食有餘故又取魚以爲詠苟非豐年則尙懼其不  
飽奚暇及於漁哉毛詩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  
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  
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憎莫懲  
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

慈湖詩傳 卷十二

十四明啟書 約園刊本

無旒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  
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遠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  
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旣夷旣憚如相購矣昊天不平我  
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訛  
爾心以畜萬邦

殆補音楚辭天問殆與止叶又九章殆與恃叶史記  
龜策傳殆與起叶易林睽之益殆與祉叶小畜之大

有殆與齒叶然則宜地里切補音養里切失母矣  
音武屈音戒補音居氣切古作暨何晏景福殿賦鳥  
企山峙若翔若滯峨峨嶻嶻罔識所屈按原本識  
華海賦鷗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一越三  
千不終朝而濟所屈劉邵趙都賦聲曜紛紜澤浸宇  
內元正三朝莫不來屆王粲淨海賦吐星出日天與  
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臬草亥所不及盧敖所不屆  
闕苦穴反說文以癸得聲補音畦桂切止也補音誦  
疾容切宋玉九辯然中路而迷惑兮自歷按而學誦

慈湖詩傳卷十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徐貌讀畜許六反  
補音萬邦卜工切說文以半得聲釋名邦丰也封有  
功於是也韋孟詩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叔聽譖按  
本報誤寶絕在邦劉向九嘆聲哀哀而懷高丘兮思  
愁愁而思舊邦願承閒而自恃兮徑淫曠而道塵曹  
植責躬詩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君臨萬邦  
晉石舉歌既宴既喜翁是萬邦禮儀卒度物有其容  
又大預舞歌羣生屬命奄有庶邦慎徽五典元教遐  
通孔子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

魏覲西嶽碑詞赫赫在上以畜萬邦維嶽降神實生  
羣公 毛詩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言刺大悖  
釋文節在切反知其本截字也今京語謂截為節比  
云節者記其音失其本字歟石削直如斬截師尹居  
高位民具瞻似之孝經嘗引此毛傳曰赫赫盛貌師  
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具俱瞻視燠燠也  
據此則異乎洪範之師尹惟日矣然觀孝經之意則  
殆非謂尹氏其師表尹正之通稱歟既曰不敢戲談  
宜未敢遽指尹氏後雖言尹氏又隱其惡赫赫師尹

慈湖詩傳卷十二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具爾瞻今乃民憂心如燠燠畏爾威虐不敢戲談  
民心憂苦恐畏至於此極則國之形雖未滅其實已  
絕滅斬絕也卒盡也國以民為固民心離則國從之  
亡矣故曰國既卒斬矣師尹何為而不監察之乎用  
猶為也蘇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生物其氣均平  
如一無不猗猗其長也毛傳曰實滿猗長也鄭箋云  
賁三公不如山之為也毛傳曰薦重瘡病弘大也箋  
云天今又重以疫病孔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非文  
異義同也今京語荐音薦音是字非亦猶截音節也

呼尹氏大師而責之曰爾不均平曾不如山謂何也  
謂談也有何說也又天災荐臻連年瘥病人死喪國  
擾亂大多民憂苦怨讟無一言之善而師尹方慳虐  
略不懲創嗟乎奈何爾雅雖曰慳曾也而爾雅差謬  
良多不可盡信尹氏爲大師是周根本之地氏本也  
職當秉國之均平綱維四方毗輔天子使民不迷今  
乃不然詩人於是不復云云唯呼天曰昊天不弔愍  
我如此然亦不宜盡空我民人之眾謂民死於饑饉  
瘥病憂苦餘不死者又其心咸離則雖謂之盡空其

慈湖詩傳 卷十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師眾可也乃叙尹氏之罪曰弗躬弗親一切荒怠自  
古聖賢咸詢眾庶尹又不信庶民之言其賢其能上  
之人當求而用之不當待其求也今弗問弗察則弗  
獲仕進敗喪廉恥往往有君子嘗論以某賢某能奚  
不任用而尹氏曰彼未嘗致問於我故不及用之耳  
此衰世秉政者之常談而詩人謂之欺罔君子尹氏  
欺罔文過飾非者多矣詩人終不棄絕戒而誨之曰  
勿罔君子當更平夷其心已前日之所爲已止也式  
更也小人用心雖不平而自謂已平故詩人更使之

平夷小人自謂止不爲不善故今更勸之止又曰無  
爲小人至於危殆不惟危其國亦危其身瑣小姻亞  
則無厚仕釋親云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  
兩壻相謂爲亞相亞次也釋訓云瑣瑣小也毛傳曰  
廡厚也以正而論用人必以賢能不問親疏苟非賢  
能雖親戚不用此詩人知尹氏必不能盡遵正道姑  
寬爲之說曰姻婭之小小者無與廡仕則仕任之不  
廡厚者亦或可也其非瑣瑣者亦姑勿問是寬爲之  
說也釋言雖曰備均也訥訟也而不可以釋昊天不

慈湖詩傳 卷十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備降此鞠訥爾雅非周公孔子之書先儒不審攷竟  
相推崇據子夏初哉首基之問則知其爲古書然古  
書豈一一皆聖人作謂愷悌發也慳曾也基經也設  
也振古也務侮也峨峨祭也每有雖也差謬若此奚  
可殫數釋文鞠作鞠然皆有窮義革雖柔而固足以  
止物鞠亦所以止物物至於止則窮矣故世言以鞠  
爲窮庸常也昊天不循平常而忽降此窮極之凶訥  
凶也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天不惠順降此大  
災戾大抵人窮則呼天若歸怨而實非怨天也屆至



也閔息也禍亂皆小人致之君子如至則民心息矣  
安矣或未能專用君子如平夷用之不偏用小人則  
民之惡怒亦遠矣違遠也鄭箋謂式月斯生言日月  
益甚也毛傳曰病酒曰醒詩人曰誰秉國之成乎成  
猶政也豈不知秉成之人言雖不指怨則深歸王不  
自爲政使尹爲政卒勞百姓國事如此賢者宜去我  
駕四牡欲有所之服馬頸項領正當衡下衡有兩軌  
正義兩服之頸兩驂雁行咸驤首見項頸焉於是思  
所之之國而四方政醜德齊莫能相尚猶幽王尹氏

慈湖詩傳卷十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故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言無所可往也方爾  
盛其惡則視相爾矛欲相殺傷矣及既夷平悅懌則  
歡然如賓主相醕酢矣喜怒不常如此故賢者思遯  
下文曰以究王誦則此章謂王歟昊天不平常而乃  
降亂國危有狀故我王亦不安寧然不自懲創其心  
反怨正人蓋小人於是歸罪於正人而王信之故王  
亦怨正人覆反也言不怨小人而反怨正人孔疏云  
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  
此類也究言王之凶德式敬也敬化爾心以畜養萬

邦訛者化而改也本心善則可以訛矣今王有凶德  
故欲訛其心使化其舊也孔疏云桓十五年天王使  
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若幽王之初  
則八十五年矣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  
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  
子同字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行桓五年  
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  
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  
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

慈湖詩傳卷十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耳未必是一人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  
心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瘁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  
侮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  
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  
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

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衰如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幅履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此

慈湖詩傳卷十二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哥矣富人哀此惇獨

補音局訖力切曲也集韻局訖力切字或作高說文搗戟持也从手局聲鴟鴞詩以搗爲拈毛氏訓拈爲搗開元五經文字拈亦作搗局皆當音戟厲補音力槩切禮記男鞶革注云鞶革卽鞶裂詩云垂帶如厲釋文音列禮記祭法厲山氏左氏傳作烈山劉邵趙都賦漂厲與泊越叶左思蜀都賦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又厲與節叶顏延年馬賦厲與悅叶意

乙力切秦之罾刻石經緯天下永爲法式宇縣之中承順帝意周易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楚辭天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劉向九嘆意與側叶賈誼鵬鳥賦意與息叶顏師古讀炤中庸作昭毛詩作炤陸德明音灼椽陟角反補音都木切集韻椽都木切字從手此詩當從手哥哥我反 毛詩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言刺大悖正月正陽之月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大史謂此正月周之六月乃夏之四月純陽用事毛

慈湖詩傳卷十二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傳亦曰此夏四月而有繁霜陰陽乖亂爲災異也民之訛言如曰時日害喪曰天曷不降威之類非平常之言乃差訛之言孔甚將大也獨我憂心凡民嗤嗤固不能深憂危國之君臣尤不知所憂憂則不危矣故惟我獨憂京京如京之大且根固不移歟抑兢兢之訛歟我憂如鼠病伏穴中人所不知痒病也痒雖在外而使人不寧殊爲擾害此憂禍非賢者所致乃彼昏君小人自致之故比於痒在外毛傳曰瘡病也王曰莠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疾痛呼父

母而傷已適了是時也鄭箋云此何不出我之前居  
我之後父母生我豈欲使我憂病俾使也亂世君子  
退伏小人肆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皆出自小人之  
口唯其意所欲言則言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小人  
不知君子之心反見笑侮以為腐儒瘋憂良可發笑  
笑則玩侮從之矣朱曰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  
亡國所獲亦以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  
臣僕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無辜之民將隨以淪  
陷而并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鳥飛不

慈湖詩傳卷十二

二十九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知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曰烏之為物唯能食已則止  
其屋中林林中也爾雅云維侯也蘇曰中林之木莫  
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民力在危殆  
之中視天夢夢若無能為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  
也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所  
勝者申包胥曰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有皇上  
帝憎誰耶憎善人耶憎惡人也則惡人終於禍敗矣  
謂山卑耶而其為岡為陵則亦不可言卑矣民雖卑  
賤若不足道而其訛言或曰時日曷喪或曰天曷不

降威舉國之人皆有是言則亦不可得而盡殺民亦  
將叛亦不可得而殺至是民亦不可謂之卑賤矣亦  
可畏矣寧能莫之懲耶召彼故老稍知懼矣而訊之  
占夢而不及政事也朝廷之閒具曰予聖誰知烏之  
雌雄君臣皆自謂聖唯至愚者則然既昏愚如此安  
能知孰賢孰否孰是孰非毛傳曰局曲孔疏曰曲者  
曲身也毛傳曰躋累足也脊理也蜴蜥釋魚云蝶蜥  
蜥蜴蟻守宮也遭亂禍謂天雖高不敢不曲局地  
雖厚不敢不重足家語曰孔子讀詩至正月六章惕

慈湖詩傳卷十二

二十九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  
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  
則妄也故賢者既不遇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  
殺比干皆是類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  
不躋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王氏曰人號呼而出  
此局躋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朱曰哀今  
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俗言蠮螋傷  
人藥所不治大坡不平曰阪阪田即今之山田夫田  
在隰則平矣今乃在坡坡與眾禾齊等則安矣今也

有范其特獨其無朋風雨之所搖抗如不我克必摧  
必死特如獨立無朋之君子其搖抗危殆似之及乎  
國勢危亡之狀既著昏君亂臣不無微恐既召故老  
謀之勢急不得已而求賢既求我則如恐不得我不  
容避逃執我如仇敵然亦無禮矣雖急求如此而亦  
不我力終於緩弛者小人終慮君子之至非其同類  
懼非己利也毛傳曰厲惡也宣王之時庶乎正矣今  
則厲矣如火燎方揚熾寧或有滅之者乎幽王惑褒  
女以爲后自此大亂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周爲天下

慈湖詩傳卷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所宗故曰宗周釋文曰滅齊人語也猶滅之也如  
前章所序可謂長慮永懷矣然猶有未終之意今終  
其永懷又有窘焉如又窘於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  
輔雨中行車已有陷澤之憂況又棄輔其隳壞爾載  
也必矣及隳爾載乃求諸伯長老成以助予乎無及  
矣輔喻賢者伯者老成長伯之賢稱王室雖亂羣小  
得志而其閒猶有賢輔亦或賴扶持之力今又棄之  
矣故此章云孔疏曰今人縛杖於輻防輔車也魯隱  
公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隳成昭四年

左傳曰寡君將曠幣焉服虔曰曠輸也是訓輸爲曠  
壞之義箋曰輸墮也疏云子路將墮三都是也毛傳  
曰員益也疏曰益之於爾之輪輻箋曰僕將車者也  
屢顧爾僕者又以喻知人之難雖已知其賢亦未可  
悉以聽其所爲又當屢察之察其所備察其所安屢  
察不止於一察察其果賢果勝任則不曠厥載矣終  
踰絕險喻終濟大難矣今乃曾不以是爲意乎君子  
潛隱退遜如魚在池沼亦非樂於窮隱也世亂不得  
不潛伏也然賢德外著自不能掩其昭亦甚焉孔甚

慈湖詩傳卷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此非詩人自謂謂他人之賢者也此賢者憂心慘  
慘憂念國之爲虐禍將至也箋云彼尹氏大師也彼  
小人也彼有旨酒嘉穀唯與其鄰友親洽燕樂其昏  
姻則尤甚也云語助也念我獨憂心慙慙爾毛傳曰  
此此小也款款陋也哥可也此者此人之謂歟此人  
有屋謂小人之徒歟言其徒與第建宅者不一也款  
者如蔬藪之多歟其下焉咸有穀之可食矣言飽食  
者則不勝其多矣皆謂羣小徒屬也至民今則無祿  
食言祿則食在其中矣詩人失祿故曰無祿而亦并

言凡民不止于言已眾民如草木方長天天而有以  
極害之小人所施皆暴虐剝割富人罹此猶之可也  
其惇獨之人何以堪之故哀之上天字似天故毛詩  
作天字微訛爾今讀如桃之天天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  
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

慈湖詩傳卷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楛維師氏豔妻  
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  
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  
向擇三有事賈侯多藏不懋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  
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  
孔之痲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  
命不徹我不敢做我友自逸

是詩蓋深怨皇天之遷邑傷王室無政羣小用事因

日食川沸山崩之變而作也而毛詩序曰十月之交  
大夫刺幽王言刺悖又失詩人本情孔疏云日月之  
食本無常時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  
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  
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  
限而食者少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  
之祝史請所用幣季平子曰止也唯正月朔憲未作  
日有食之於是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  
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

慈湖詩傳卷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辰不集  
于房瞽奏鼓凡是平子太史之說皆非也孔子曰聖  
人有國日月不食則凡食皆災也彼平子太史之說  
皆起於歷家之好諛其君者隨事旋爲之說以釋君  
憂一行至精於曆亦謂關於君德有算所不及孔甚  
也醜惡也日月食則光微月臣道日君道日有食之  
則君道大失天地人同此一氣氣感災見日月不行  
其所常行而有異又日月食則維其常者較之日食  
災甚則以月食猶爲常而非甚醜也日食君失其道

則國失其政民失其所故云亦孔之哀唯不用賢良而用小人故四國無政四國猶言四方王者統四方小人在上政不行於四國故四國皆無政賦善也何若是之不臧也毛傳曰震雷也山頂曰冢朱曰令善也宰者崩陷之甚也鄭箋謂宰崔嵬未安文勢不然康成不善屬文故云今之人謂今用事之人哀以告曰胡爲深憐而不少懲也爾雅釋憐曰曾蓋爾雅之失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鄭箋云皇父家仲伯允皆字番聚厥稱皆氏王氏曰變異所生以用七子

慈湖詩傳卷十二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曰煽言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未變徙也家伯雖爲冢宰而次司徒之下者權居其次也亂世私意盛肆不由官常此章惟以權寵次第爲序孔疏謂有不次者便文取韻也其說未爲深允皇父權寵最盛番次之家伯次之仲允聚子厥耦又次之師氏其職尊矣而居趣馬之次則以權寵敘可觀矣膳夫趣馬親近內史職掌尤要切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朱曰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朱說容或

有之然權勢不在職抑猶又也皇父豈曰我所爲不是乎時是也胡爲作我以遷於向以有車馬之故或作我以役於向不先就我謀遂徹我牆屋以遷或闢民居以廣宮室致我不獲治田下者卒汗高者卒萊乃曰予不戕敗女王建都邑有所遷役有所治關禮則然矣王氏曰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孔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曰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有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

慈湖詩傳卷十二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傳曰實信也侯維也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懋與也今鄉俗亦云不懋我留一家俾守衛我王宛然鄉談無毫髮差春秋傳曰昊天不懋亦謂與也傳又曰兩軍之士皆未懋或曰傷也方言云懋傷也楚穎之間曰懋其鄉音同而意異歟說文曰懋問也謹敬也一曰說也一曰甘也廣韻云懋且也蓋老者族盛多藏富厚故取以爲三事無留者又擇有車馬者徙居於向以富其邑皇父勢力足以徒之不恤人心之不樂也蘇曰無罪猶且見讒敢告勞

乎此下民之災孽匪降自天哲人所爲也民不敢面  
憎而背憎噂噂杳杳憎惡重復深切也職猶俗語之  
只也只由小人競致此災孽爾羣小非一人故有競  
致之狀凡經典語助之職同毛傳曰痲病也羨餘也  
王氏曰徹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  
又其病矣四方猶有寬餘我獨居憂民雖病而愚者  
疏者不以爲意不懷深憂故亦可以言逸我獨不敢  
休暇今天命既閉塞不通徹我終不敢傲我友不憂  
國而自逸毛傳曰親屬之臣不能自己陳氏曰不然  
則不應不去也前漢谷永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  
閭妻驕扇日以不臧注云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豔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  
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然周語言幽王二年  
西周三川皆震史記亦云與此詩百川沸騰符合周  
語又云幽王時岐山崩又與此詩合史記言幽王嬖  
褒姒毛傳亦曰幽王惑褒姒而以爲后衛宏作序亦  
云獨鄭箋依魯詩殊爲好異今不從魯詩之所以終  
於不行亦以有此類歟

慈湖詩傳卷十二

三五四明嚴氏書  
約園刊本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痛周宗  
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勦三事大夫莫肯  
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如何昊  
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慙  
慙口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  
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苛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  
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  
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鼠思泣  
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慈湖詩傳卷十二

三五四明嚴氏書  
約園刊本

痛音鋪韓詩作痛毛詩作鋪補音出尺遂切徐錯說  
文繫傳云出又音吹去聲故詩曰匪舌是出維躬是  
瘁 歷考諸本斯本爲善而韓毛之序咸謂幽王詩  
未安蓋拘於刺也是詩曰周宗既滅又曰謂爾遷于  
王都則平王時事也先儒作序不可盡信序意異同  
或得或失關雎或以爲刺十月之交或以爲厲王災  
可遽信厥後小弁巧言巷伯四月等篇宛然幽王之

詩先儒拘於刺故不敢言平王鄭人清風不可以其  
次豈諸儒未之知蓋雷同不察忽焉昏忘乃人之常  
情以序病詩以末病本不可毛序又曰兩自上下者  
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攷本詩何嘗有此意  
因首章脫簡妄鑿斯說殊為不可衰亂之世陰陽乖  
戾雨則淫雨晴則久旱浩浩廣大無際也昊天其以  
浩浩為音歟昊字口在天上光明皓白明白而皓皓  
歟天有日月星辰雲漢之文故曰昊天歟蒼天言其  
色上天言其高爾雅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

慈湖詩傳 卷十二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冬為上天為義未安爾雅多差謬不可盡信駿善  
也謂天不善其德既降喪亂之禍又降饑饉之禍以  
斬伐四國困窮怨天人之常言而心實不敢怨故曰  
不畏于天則不怨天之實著矣又更其辭呼旻天而  
怨之曰急疾其威弗思慮弗圖謀既棄彼有罪舍棄  
也殆謂殺幽王驪山下掠褒姒往往羣小并罹其禍  
是謂既伏其辜辜罪也若此無罪無辜之人乃又俱  
淪胥以痛胥相也痛病也淪沈沒也怨天降饑饉及  
無辜周宗既滅蕩然無所止戾戾至也正大夫上大

夫也即卿也君死國亂蕩析羣臣離居所居遠於朝  
故莫知我勩勞詩人忠勤之臣也平王新立大臣苟  
且怠惰莫肯夙夜孜孜三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  
之三事此言三事大夫則兼言中下大夫矣王辱臣  
死今幽王死而三事大夫如故則知其不能死節宜  
其莫肯夙夜勤勞邦君諸侯當王國之大難宜即朝  
覲有朝朝夕朝之禮今乃莫肯朝夕不匡輔王室幽  
王既殂禍變既極庶曰今式滅矣滅善也意謂今將  
善矣乃反出為惡覆反也往往諸侯反乘亂侵周如  
鄭取溫麥取成周禾之類如何昊天不伸正法伸信  
也辟法也言助也法辟不伸言亂者肆橫天不降禍  
以法治之如彼行邁靡所至止臻至也言蕩然無所  
止極詩人於是勉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為不相畏  
如此不畏於天乎不畏天之福善禍淫乎不肯夙夜  
不肯朝夕覆出為惡皆不相畏也不畏王朝也所謂  
凡百君子非君子也姑曰君子也果君子也胡敢不  
相畏胡敢不畏天莫肯夙夜是不畏新立之王也莫  
肯朝夕是不畏新立之王也至於反出為惡尤其無

慈湖詩傳 卷十二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忌畏兵戎成而不退其謂申侯西夷犬戎勢益張  
平王度不可支故謀東遷歟饑成不遂者降喪饑饉  
無食以遂人之欲也誓親狎也說文云狎習也親狎  
侍衛之人猶慘慘日饑瘁而況於他乎喪亂饑饉如  
此凡百君子又莫肯訊問詢謀聽人之言則當有以  
答之無拒絕其有譖言則當退之無答柰何凡百君  
子不肯若是也哀哉我本不能言者不欲言也今茲  
有言非但事口舌而已維我躬憂悴故不得已有言  
於是又曰能言則可矣苟可也至於小人之巧言如

慈湖詩傳卷十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水流瀾瀾無窮惟欲伸躬自取於休美而已不復更  
恤他人維曰仕宦而國事甚急且危殆孔甚也棘急  
也然則豈可任非其人是時任使多非其人若有曰  
斯人不可使則得罪於天子朝多小人天子聽其言  
而使斯人若順旨而從之亦云可使則朋友將怨我  
罪我之違道世久衰亂無人材可使謂稍稍可其輔  
王室者曰爾遷王都乎乃曰子未有室家如洛邑新  
邑百官居室未備思慮如鼠戀穴泣血甚小甚陋勢  
不可已故憂泣無有一言而不疾痛者詩人於是析

之曰昔爾去朝出居於外又誰從作爾室耶亦爾自  
爲之也詩人蓋輔平王東遷者也平王東遷雖未能  
復興王道而是詩大體則無邪也故孔取焉

慈湖詩傳卷十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卷十二

慈湖詩傳卷十三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小雅三

受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適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  
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  
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猶匪  
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

慈湖詩傳卷十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  
靡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不敢  
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

按此篇承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所解云此固  
庸近柔懦之士所缺常淪然而人知其一莫知其  
他不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為亦無所憚但聖智雖  
不憚亦無漫易忽略而亦戰戰兢兢論曰范氏  
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  
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此說似勝不必更加  
委曲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一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螺贏負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  
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  
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富補音所引唯易林坤之萃福優重職樂且日富而  
遂音偏下文又夷益切唯曰叶韻別無證未安富或

有一音或易林字訛不可知也負補音補記天子負

慈湖詩傳卷十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斧依注依之言倍也史記正義負命毀俗庶士負祿

皆讀如倍填韓詩作疹音軫岸韓詩作狂毛詩作狂

毛詩音岸 毛傳曰宛小貌陸氏草木疏曰鳴鳩斑

鳩也毛傳曰鳴鳩鶻鶻戾至也蘇曰翰羽也爾雅釋

鳥云鶻鶻鶻鶻疏曰春秋左傳杜注云鶻鶻鶻鶻也

舍人曰鶻鶻一名鶻鶻今之斑鳩孫炎曰鶻鶻一名

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云似山鶻而小短尾青

黑色多聲按舊說及廣雅皆云斑鳩殆非也斑鳩稍

大聲鶻鶻鶻鶻者俗謂之婆餅焦形小如雀青黑色

多聲若鵲巢之鳩亦名鳩鵲其聲鳩鵲斑鳩之音如  
布穀音渾濁斑鳩有二種一種惟頸項斑一種并羽  
皆斑二種皆止而後鳴鵲鵲亦止而鳴惟鵲鵲多飛  
而鳴又身小應宛彼及翰飛之義則此詩鳴鳩謂鵲  
鵲也餘釋見鵲巢夫以宛然之鳴鳩其翰飛尙能戾  
天豈王者而反不如之詩人之心憂傷傷時王之荒  
怠故念昔先人謂先王卽下文有懷二人其文王武  
王歎憂傷懷念不寐至於明發將旦而天發明也毛  
傳曰齊正克勝也齊聖飲酒溫和不肆縱能勝酒不

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酒所困彼昏昏不知壹醉則日益甚而不止故詩  
人戒之曰各敬爾儀以君臣俱荒醉故言各天命一  
去將不復至故曰不又欲其知懼也毛傳曰中原原  
中也菽藿螟蛉桑蟲也螺贏蒲盧也負持也爾雅釋  
蟲與毛傳同郭璞云蒲盧卽細腰蠶俗呼蠶蚶也俗  
謂螟蛉爲桑蠶亦曰娥女邢昺釋曰說文云細腰土  
蠶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陸璣云螟蛉者桑土  
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螺贏  
土蟲也似蠶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

化爲其子揚子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

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孔疏曰菽大豆故禮記稱啜

菽飲水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此經傳箋

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蓋以菽實有主庶民不得而

采惟其葉則非所愛故庶民皆得采之此喻天命無

常有德者皆可得之王作民父母故民有子喻王肅

亦云螟蛉有子螺贏得以負而去鄭箋云式用穀善

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

而子也天命之去就率因民心之去就故又取螟蛉

卷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螺贏之喻明我雖有民若不能自撫則彼有德能撫

之者民心從彼戴彼矣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故古語

多以民爲子題本題字訛而爲題題視也故毛傳鄭

箋云題視也脊令旣飛且鳴勤動不止我當日邁月

征早興遲寐勤勞政治無忝辱所生蓋以時王昏醉

而主諷諫也桑扈名竊脂食肉之鳥也郭璞云俗呼

青雀嘴曲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淮南子曰鳥不食

脂桑扈不食粟蘇黃門古史序云聖人之不爲不善

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交交謂交錯而並行歟

率循也樓尚書云此章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  
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  
乎陷於岸獄也釋文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說  
文作宜犴宜獄此事甚易見試掘粟以下之謂掘粟  
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按樓論集引此解云鳥  
喻食肉富貴者今猶失所用乏而觀於疹病孤寡貧  
弱之徒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又云民勞苦掘粟出  
卜問何自能而穀善耶論云此章言貴賤皆同前  
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覺其言泮渙桑扈竊脂  
爾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竊脂也其曰夏竊竊玄秋  
寫竊藍冬屬竊黃桑屬竊脂棘屬竊丹者竊皆訓淺  
注竊脂青色然其云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  
有兩句云桑扈竊脂鳩鵲割葦注云食肉好盜脂膏

慈湖詩傳卷十三

約園刊本  
五十四明叢書

蘇黃門古史序有云聖人之不為不善如駟虞之不  
殺纘脂之不殺小宛正謂此竊脂為盜之義此章蓋  
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  
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於岸獄也此事甚  
易見試掘粟以下之謂掘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  
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為  
所引小異當時從樓說刪定簡謂填長也正真之士  
多孤立寡特思古溫溫蒸人如集于木不敢放肆惟  
恐墮失惴惴小心如臨于谷谷深者也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恐懼謹戒如此則必不荒飲亂政矣毛詩序  
謂是詩刺幽王也鄭云刺厲王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蹶蹶周道鞠為茂草我心  
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  
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  
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  
淮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逞  
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雛尚求其雌譬彼壞  
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尙或先之  
行有死人尙或瑾之君子秉心惟其忍之心之憂矣涕  
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醜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慈湖詩傳卷十三

約園刊本  
六十四明叢書

掎矣析薪地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  
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  
不閱遑恤我後  
蹶徒歷反者非當子六反怒乃歷反擣補音當口切  
今言傾倒之猶謂之斗古之遺音也倒梓補音引張  
衡南都賦梓與里叶潘尼贈陸機詩梓與紀叶然則  
宜卽理切而補音漿理切未安補音母滿罪切荀卿  
賦替以為父管以為母既以縫表又以縫裏辭或擬  
此屬音燭在補音易林坤之兌在與起叶鼎之睽在

與禮叶大過之頤在與喜叶晉之蹇在與紀叶楚辭  
離騷在與理叶天問在與子叶又在與趾死子叶然  
則音齋而補音此禮切未安失母矣先蘇薦反補音  
思晉切先後也楚辭九歌鑿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  
兮士爭先招魂鄭衛妖玩來雜陳激楚之結獨秀先  
韓愈祭兄文奈何於今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  
親古先平則斯人切去則思晉切瑾音覲子音與佗  
音他 毛傳曰弁樂也鸞卑居卑居雅鳥也提提羣  
貌孔疏云此鳥名鸞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

蘇湖詩傳 卷十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彼柳斯然爾雅釋鳥云鸞斯鸞鳴揚子雲劉孝標皆  
曰鸞斯郭璞云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  
鸞鳥音匹爾雅云小而腹下白而反哺者謂之雅鳥  
說文字林皆云楚鳥毛傳曰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  
咎又說襄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  
簡博詢野人云鳥頸腹白者亦反哺暮而羣歸不勝  
其多羨鸞得所傷已見放逐而不得歸又不獲侍養  
不得如鸞之反哺歎穀善也今俗語云平安樂于  
語助罹罹憂禍也呼天曰我何辜乎我罪爲何而遭

放逐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云言也不敢言父母之  
過今俗云說甚莫得甚莫卽如何孟子曰小弁之怨  
親親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  
疏也而毛詩序曰太子之傳作焉審如序云則傳述  
太子之情也跋跋周道鞠爲茂草蓋太子放逐所由  
之道見荒蕪而益感傷也按武謂之跋足相次也亦  
猶叔次伯之義也周之盛時德政所及諸侯朝覲者  
多商旅出於其途者多人物蕃庶道途往來稠密如  
接武而行跋跋然故道途蕩蕩草不植焉今上無德

蘇湖詩傳 卷十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政諸侯不朝民罹憂苦往來稀寡故鞠爲茂草鞠養  
也訛而爲鞠歎怒者憂鬱不伸之意方言甚詳怒有  
不伸之義憂之甚有如擣衣之狀假寐者閉目休視  
聊以寧神實非眞寐假寐之中忽焉長嘆王氏曰憂  
之深未老而老也劉曰因憂驟老疾者病時作熱  
憂甚者心火失所故復作浮熱心火上炎攻頭故首  
亦不寧如有疾也朱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  
用者也毛傳曰父母之所樹已尙不敢不恭敬况父  
母之身乎無瞻而不在父無依而不在母也父尊言

瞻母親言依離麗也譬之外不屬於毛內不屬於裏而無所容身言放逐情苦毛傳曰辰時也鄭箋謂六物之吉凶孔疏曰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爲歲歲星之神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週時四時也日謂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然今俗以人生之歲月日辰推吉凶有所謂五星及餘星亦多驗又不止於二十八宿曰我辰安在而罹凶至是乎毛傳曰蝟蟬也灌深貌泝泝眾也箋云

慈湖詩傳 卷十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屈至也言今太子不爲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孔疏曰斯辭也箋云雉雉鳴也釋木云癭木苒某氏曰詩云譬如癭木疾用無枝苒偃偃內疾癭磊故疾用無枝鹿之奔猶或伎立少休而我放逐在途不得少休也雉之朝雉尙求其雌而我獨不得有室家之樂也壤木內疾外枝枯落傷已放逐單獨如彼無枝之壞木我心憂如此寧無知之幽王當亦知之知之則何不

見念耶詩情在此也王氏曰免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逃避劉曰人哀其窮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毛傳曰瑾路冢也箋云行道也道中有死人尙有覆掩之成其瑾者君子謂幽王也王之執心乃忍之乎彼本情不親者尙不忍之我父子至親而王忍之隕隊也箋云疇族疇也如疇之者謂受而行之惠愛也孔疏言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卽用之如人以酒相疇得卽飲之幽王不惠愛太子聞讒言不復舒徐究窮卽信之倚牽一腳也

慈湖詩傳 卷十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文偏引也今伐木或大則先去偏枝如將廢申后先放太子不必如毛傳改從倚義毛傳曰析薪者必隨其理亦非廣韻曰桤離也釋文勅氏反離析母子如薪桤而析之矣孔疏曰佗謂他人也言含有罪以上皆怨之之辭也既有怨言又懼轉而上聞於王將重獲罪故卒章有恐懼之意曰莫高者匪山乎人得而登之莫深者匪泉乎人亦得而入之今此怨辭外人雖不得而知懼其終知也亦猶山雖高人終得而登之泉雖深人終得入之君子無敢易出其言他人

之耳屬于垣今人謂之牆壁有耳卽是意也非謂實有耳屬垣也謂室中之言他日無人不知之故取此喻也王氏曰無遊我梁無發我筇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我躬不閱違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

蘇湖詩傳卷十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亂是用燄匪其止共維王之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燠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補音威畏同天威斐忱今作畏禮記引書德威惟畏今尚書作畏秦本作大長直張反補音盟謨郎切史記敘傳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強又

曰不背何盟桓公以昌易林解之益黃池要盟越國以昌恆之蠱盟與梁叶觀之泰盟與強叶飲音談蓋焮字之訛階補音班固幽通賦懿前哲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哀孤矇之眇眇兮將圯絕而罔階顏師古曰濟合韻子齊切揚雄冀州牧箴六國奮矯乃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班固西都賦階與迷叶曹植應詔詩階與隈叶皇甫謐釋勸階與頽叶潘尼乘輿賦箴階與恢叶階居奚切簡疑音亥且語助毛傳曰無大也歐陽曰慎謹慎也呼天而訴曰悠悠昊

蘇湖詩傳卷十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爲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也泰憮者太也承上降亂降威之意也今人言語亦如此者僭差也亂之初生其始差失之意旣渾涵於其中猶向背未明喜怒未著及亂之又生則君子確信其讒矣此君子謂王凡君子如怒怒則足以止亂如喜喜亦足以止亂此泛言君子君子怒當其罪故沮亂喜則施福祉必當其功賢能進而小人退故亦已亂過速也君子一怒一喜庶乎速止亂今也雖有所怒以怒不當罪而反怒其賢故亂不沮雖有所祉不當

功而反及小人故亂不已詩情在是也怨而不露故云政亂言語不足以取信於人故屢盟屢盟適足以長亂讒人卽盜賊之行也故徑言君子信盜是以亂益暴盜言甚甘深入王心亂是以益熒熒燄者燄之訛歟小人爲亂如此靖其之德則無而徒爲王窮極之禍耳叩者窮之音而字訛歟奕奕寢廟君子作之言此者有懼其將爲墟之意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莫廣大也言此者明今無之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者王之心讒人之心萬民之心四方之心予皆知之知

惡濁詩傳 卷十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心必離四方必叛彼讒者如狡兔亦將遇犬而獲之禍且至矣毛傳曰兔免狡兔也荏柔意也賢者居衰亂之朝爲羣小所陵壓賢者謹畏不敢與抗如柔木荏染王宜愛護使得樹立讒者之讒譖賢者必於往來行言微致其巧使人主不覺其譖故詩人言其情然覲王心勿聽曰焉足數之也彼讒者蛇蛇舒徐必爲大言碩大也大言無實也其巧如簧能使聽者喜小人雖口爲讒而其中心之愧亦形見於顏色色之厚矣詩人又啓王以察奸之狀箋云何人者斥

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釋水云按原本三字脫水草交

爲擘蘇曰時有是人也拳者有威力人爲所畏服之謂卽後世所謂攬權之意俗曰權柄曰權勢蓋古者以拳字寓此意後世轉用權字此章又數讒言無一可取之狀曰旣無權又無勇職足以爲亂階而已職猶只也釋訓云旣微且燠燠爲微腫足爲燠郭璞云胥脚脛也瘍瘡也曰微曰燠又指其可憎可笑之病此疾賤者多有之士大夫罕有戲侮之曰旣微且燠矣縱爾有勇亦何足道爾之所謂謀猶又將多耶

惡濁詩傳 卷十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爾所居徒眾幾何言無幾寡弱歷數無一可取可笑可侮之狀蓋無非言其不足道獨王信之耳毛詩序曰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大夫於王何得言刺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攬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違舍



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壘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舍補音商居切息也說文郃从邑舍聲又曰余語之舒也舍省聲公羊傳書舍君左氏穀梁傳皆作茶音舒自舒而孽又有傷遇切一音史記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屈原離騷經余固知譽譽之為患兮余

慈湖詩傳卷十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東方朔七諫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兩而無舍惟椒蘭之不反兮魂迷惑而不知路司馬相如上林賦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遊往來宮宿館舍揚之水詩序毛氏作屯成韓氏作屯舍 朱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鄭箋云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孔疏曰其心孔艱甚難知也朱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心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云云以構我禍也明矣毛詩

序曰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為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詳觀是詩非刺暴公也刺其從暴

公者也按樓鑰云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蘇而序言之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

暴公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蘇國在河內溫縣是東都之畿內也春秋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偏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此說亦不定鄭漁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無所謂暴者更當考詩人於暴情疏非所怨也怨斯人與己情本甚親今乃與暴相從而譖己是深可憾者累章情狀甚著毛傳亦未嘗有一語言蘇公刺暴公及序始云

云漢史謂衛宏作毛詩序益驗甚矣學者觀書函莽

慈湖詩傳卷十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千載通患前屢指宏非此詩既非刺暴公則作者亦未必果蘇公二人相從而行其一暴也其一則所謂彼何人斯者也王所聽信惟此二人二人之中必有一人先發譖我二人而同必相唱和此曰誰為我此禍蓋言其先發者也時已遭譴責故曰禍胡逝我魚梁而不入慰唁我乎殆斯人之為我此禍也斯人於我始者不如今始於我甚厚今則頓薄聞今謂我不可猶是也云我非是也云我不合道理也大抵小入中心為奸利而其言未嘗不依傍正理即此云不

我可之謂也釋宮云堂途謂之陳郭璞云堂下至門徑也彼何人斯胡爲近逝我陳我既聞其音聲乃不見其身不見其身者不來見我我不見其身故也豈有近至於陳聞其聲而不入見我者乎其特示相疏外特致其侮也明矣夫其至相親愛者今乃至是縱爾不愧於人不畏於天乎爲其飄風喻其過門之疾也胡不自我所居之北胡不自我所居之南乃必過我門之我魚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祇攪我心蓋以平時過門必入見今則累累不入見况譖於王而加譴於我凡行有一平則安行有故則亟行謂爾安行耶亦不遑舍止而徑過我門而不入謂爾亟行耶而又遑脂爾車遑暇也於以驗斯人實譖我其心中有物故發見於外者情狀若此屢過我門不入見我中間嘗一來云何其目視之眈定不動也方言驢瞳之子曰眈或謂之揚蓋驢瞳之子每揚動故名然則眈者目睛多動也其心中不安故目睛亦不安而多動其愧心形見於眈倘爾還而入見我則我心漸釋而平易還而不入則否矣否者不然之辭不順之辭其

恣湖詩傳 卷十三

十七 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心難知矣言其奸深昨者壹來徒使我極其敬而已矣不敢通情也祇者敬之極毛傳曰土曰墀竹曰簾孔疏曰墀周禮小師職作墳古今字異爾注云墀六孔燒土爲之郭璞云大如鷓子銳上平底小者如雞子六孔簾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我與爾如伯氏吹壎仲氏吹篪音聲相應和貫串如索之貫情如兄弟伯仲爾豈誠不知我也今乃相譖如不知我心者孔疏曰若實不譖則當如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爾之此事毛傳曰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蚺短狐也反側不正直也孔疏云洪範五行傳云蚺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地多蚺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膚其瘡如疥爲鬼爲蚺其體隱藏則不可得見今汝則覩然於面目之間情狀甚著視人罔極謂目視情深無底也作此好歌以究極斯人反覆傾側之狀

恣湖詩傳 卷十三

十八 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妻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

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  
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  
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  
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補音翩翩紕芴切漢書序傳魏其翩翩好節慕聲音

載記京師歌涼州鴟菴寇賊消鴟菴翩翩愁殺人陸

機大暮賦庭樹兮華落墓草兮根陳松柏兮鬱鬱飛

惡湖詩傳卷十三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烏兮翩翩按原本四句脫幡補音芬邇切猶翩翩也孫綽天

台山賦混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

出消一無於三幡按原本一誤作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

默於不言說文作幡幡叶韻亦當作此讀案字以番

得聲者皆與先爲韻翻芬邇切張衡西京賦建戲車

樹修旃振僮逞材上下翩翩魏文寡婦賦小擬兮

成冰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蕃

分愆切張衡南都賦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

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傳玄詩顛顛兆民蠢

蠢黎番率土克庭萬國奉蕃藩兮愆切揚雄甘泉賦

雷鬱伊於巖突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

半長塗而下顛晉陽后文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枝

菴藹四海蔭焉以至潘尼贈陸機詩今子徂東何以

贈旃寸晷爲寶豈無瑛璠芬邇反左思太冲魏都賦

琴高沈水而不滯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

術故將去而林燔讀燔汾乾切曹植名都篇歸來燕

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膾鰕魚炮鼈炙熊蹯讀蹯汾

乾切陸雲寒蟬賦望北林以鸞飛集樛木而龍蟠彰

惡湖詩傳卷十三 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信義於巖時稟清誠乎自然讀燔頻眠切此音今皆

不復見矣 毛傳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陸璣云貝水介蟲其文彩之異甚眾鄭箋云喻讒人

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蘇

曰哆侈皆張也陳曰南箕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

名爾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萋斐

張大以成之爾誰適與謀者謂非果有人與之謀人

之常言訝人之巧計則曰誰與之謀而至此也緝緝

者讒人細密縷績使人不覺其譖翩翩者或往或來

片語翩言而過旁映譖惑使人不覺其讒皆謀欲譖

人也雖然亦有患焉王氏曰不慎爾言則聽者有時

而悟謂爾不信矣捷捷者讒言敏捷也幡幡者隨風

翻覆巧譖順適人意反覆不定之狀如此按樓鑰云幡幡誠有

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古無此秦已有幡信之書未知幡信起於何時也當

考王豈不受然天下之理出乎爾者反乎爾爾譖

言既行之後他人亦將譖汝將遷移其禍於女驕人

讒人得志故好好勞人被讒者惟任勞苦之事草草

亂擾之狀呼天曰願天視驕人之所為意欲天禍之

惡湖詩傳卷十三 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矜此勞人覬蒙天之祐也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此再

言譖人之巧也畀與也說文豺狼屬狗聲或作豺投

拋擲而棄之也豺虎不食者甚言讒人之可惡雖豺

虎食人猶惡之不食也毛傳曰北方寒涼而不毛昊

昊天也既有北不受而無所歸則曰投畀于昊天乎

惡之極無可奈何天下人情人事之極未嘗不歸之

天毛傳曰楊園園名畝邱邱名釋邱云如畝畝邱其

低平長狹如邱歟猗者猗字之訛歟抑依之音而字

非歟楊園之道猗乎畝邱寺人孟子之所居也寺人

孟子所以敢公然自出其名者寺人親近於王雖被

讒其禍未至於不可言歟周禮周官之屬寺人王之

正內五人本詩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者釋宮

云宮中巷謂之盡王肅曰今後宮稱承巷是宮內道

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主宮內者皆奄人巷

內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宦奄雖小臣為長

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

職號之稱為巷伯也注疏者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

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是說太迂曲陳氏曰巷伯

惡湖詩傳卷十三 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寺人之長巷伯即寺人先儒所以不敢以寺人為巷

伯者以周禮天官之屬奄宦小臣為長寺人內豎皆

其次者故不敢以為伯自古拘儒率有此蔽內小宦

固奄宦之長就寺人之中又自有寺人之長長者亦

可稱伯又况伯者特長者也常稱亦不必拘其職之

果長非長也寺人掌王正內而稱巷伯者何也得非

寺人所常居者在巷聞招呼則入而聽命行事歟毛

傳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孟

子詩情惟惡讒者並無怨王之意而衛宏作序誣之

曰刺幽王也小戴記孔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補音予演女切糾繆正俗讀如與 谷風釋已見邨

之谷風風與雨俱又習習而和人之相與和洽者似之是詩之情謂憂患將至將恐將懼則維吾與女其

惡胡詩傳卷十三

三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和洽如此至於將安將樂則女心轉改而棄予釋天

云焚輪謂之頽諸儒謂暴風從上降下曰頽頽下也

然俚俗以頽曰無頭風言其不知所自來多見野外

忽然而興袞袞如輪袞塵上奮亦如焚此厲氣所發

野人遇此或罵之非上而下也字從禿亦無頭之謂

歟大抵詩本旨率於初章見之後章更韻或別起義

息章言頽謂其見棄之時暴烈遽如此將恐將懼如

置予於懷中所謂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

淵棄予如人遺忘物不復措意矣維山崔嵬有巖險

可畏之狀至於寒氣暴烈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其中見棄加以暴烈之狀如之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故至

於此是詩正而無邪聖人取焉衛宏不明斯道必旁推其說曰刺幽王本詩初無刺王之意宏又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此兩語雖與詩情不乖背然亦贅矣推言風俗亦本詩所無大抵不悟正心之即道故必至於旁推外取先儒多同此蔽

故必至於旁推外取先儒多同此蔽

蓼蓼者莪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餅之罄矣惟嚙之恥鮮民

惡胡詩傳卷十三

三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

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

我獨不卒

毛傳曰蓼蓼長大貌韓詩東山蒸在蓼新蓼亦音六

義亦同莪釋見菁菁者莪蒿釋見鹿鳴釋草蒿菑蔚

牡菑菑去刃反陸璣云蔚牡蒿也郭璞曰無子者然

則莪蒿蔚皆蒿而種不同觀莪之蓼蓼其茂匪莪則

蒿以其相類見我蒿生育長茂因感念父母之生育我也亦劬勞矣此父母已終追感以勞役不得終養故哀哀不已罄盡也王氏曰瓶簪則民也壘簪則君也瓶之罄則鬻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鮮寡也孤獨之謂也父母亡唯已獨存謂之鮮民人子哀痛有生不如死之心此自古孝子之同心故曰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猶恃也怙義尤大出則銜無窮之憂恤入則靡所反面而告至毛傳曰鞠養也鄭氏箋云生者本其氣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孔疏

慈湖詩傳卷十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母懷妊以養我又拊循我爾雅云鞠生也抱之急亦有拘鞠養拊者愛之至于手輕擊拍之也畜者乳食之也淮南子曰玄田爲畜今農人謂黑沙土田生禾時盛異於他田殆黑墳之義然則畜之所以得養義者此歟生養之至於長大父母長之也育亦養義而有積浸默養不覺之意愛我故顧視我復有又義謂每每顧我復亦有反覆義匍匐能行稍遠則使之復出則囑之早復日夕則使歸復父母懷抱我以出懷抱我以入曰鞠曰畜曰育義略同析而釋之則如

孝子哀念父母言之不足而屢言之重複言之欲報父母之德如昊天廣大無極不可得而報也而況於不得終養而今亡矣南山烈烈而鳴飄風發發而至北風吹南山寒氣多暴烈或曰虐政如之然而末章律律弗弗則風少殺非烈風矣非喻虐政瓶罄鬻恥已微寓其怨此孝子哀痛觸目感傷無非哀痛之辭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飄風弗弗皆哀痛之心聲也雖敘所聞觀而哀痛之情自形見於辭氣之間穀善也民之窮苦者多矣而猶曰莫不穀矣彼

慈湖詩傳卷十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父母存則猶爲善也今俗以無禍患曰平善善曷也孟子引湯誓曰時日曷喪而尙書曰害喪則知害通爲曷曷何也今俗云曷者甚也此言何我獨罹禍之甚也則知民皆罹困苦矣我獨不得卒養父母此所以爲害也毛詩序曰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本詩怨辭甚微而序云刺王誣矣悖矣有饑饉殍有捋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願之潛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履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旣往旣來使我心

疾有洌沕泉無浸穫薪契瘠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  
尙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  
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  
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  
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腕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挾天畢載  
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  
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熟觀是詩譏王政嚙廢貴賤無章而不禮於諸侯之

蘇湖詩傳 卷十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使使者之屬作是詩也而衛宏作毛詩序云東國困  
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蓋宏考詩之未精也  
宏序蓋次章之意非其初意也殮者使者始至之禮  
有鼎飪焉以蓋蒙食曰饈盞有蓋黍稷之器挾曲貌  
匕所以載鼎實赤棘心也砥礪石也周道如砥之平  
如天之直君子行餐飪之禮小人唯瞻視而已是謂  
貴賤有章乃天下平直之道今也不然諸侯之使者  
至王朝之禮缺焉故詩有東人之子職勞不來之譏  
職猶只也使者唯只勞役於往來而王朝勞來之禮

缺也而又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是小人反侈富僭

禮君子反窮困不蒙見禮是不得其平也不得其直  
也是詩以使者不見禮而作因以譏王賦之重而曰  
大東小東杼柚其空周居西諸侯皆居東說文曰杼  
盛緯器也軸所以卷織者貢賦竭盛故曰其空侯國  
貧困至於以葛屨而履霜糾結爲屨葛屨施於暑而  
可以履霜乎怨辭也其所深痛者則以使而不見禮  
故反顧周道爲之潸然出涕毛傳曰瞻反顧也言語  
助公子使者也佻佻行貌周行周道也釋見卷耳公

蘇湖詩傳 卷十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往來於道路勞苦使我心疚病是使者之屬憫公  
子也以見使者之屬作是詩也釋水沕泉穴出此穴  
出仄出也郭注曰從旁出也毛傳同負薪其行勞矣  
泉入浸之則薪益重負行益勞故人憚之契契者憂  
思著心今俗語云心放不下契契如提持不下也不  
寐而寤歎哀我使人畏憚道途故憚人穫刈也薪是  
所穫之薪謂束而薪歟薪重尙可以車而載哀我憚  
人亦可息也怨不得而息也東諸侯之子則只勞役  
而不蒙勞來之禮西周之人則粲粲衣服侈富而雍

容是不得其平直也舟人賤者而衣熊羆之裘私家之臣百僚備試言周之家臣試用寵愛異常而諸侯之使者獨不禮焉是不得其平直也私家而備百僚亦譏過禮而於使者之禮則不及是不得其平直也西人或當用漿而以酒不以漿其侈如此琢玉也鞞鞞然佩璫曾不以爲長而結之有所事則結佩言其常優游暇佚而東人則常勞役困窮又使至則禮物文猷黍稷稻粱之不充也維天有光監監視之亦頗有光意謂周王之昏闇又不如漢也織女經星本不

李湖詩傳卷十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動因天運而有襄義襄上也書曰懷山襄陵謂洪水上及陵也又書云思日贊贊襄哉思贊贊而上也今俗機織上前謂織而上也日可十餘上今夙興跂望織女星至終日則天運歷七辰故詩人取喻七襄雖則終日七上而不成報贈文章之幣箋亦云自旦至暮歷七辰因謂七襄使者之還當有報章毛傳曰晚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考工記車人大車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孔疏云甫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物

之處爲箱釋天云河鼓謂之牽牛郭璞云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今毛傳作河鼓其以三星中大旁小居天河之中故曰河鼓數星類鼓擔持搖擊之二義俱通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旂十二星在牽牛北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以牽牛河鼓爲一星與爾雅異今天文家於河鼓之下別指牽牛與李孫同亦與爾雅異若據毛傳以晚爲明星貌則河鼓明大所別指牽牛不甚明大易曰服牛乘馬者有所事也載任之車牛挽

李湖詩傳卷十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牽牛之星不以服箱譏饗餼車載之禮物缺也使者當有饗餼之禮甚盛今缺故也使者夙興唯覩東方啓明之星夕息唯覩西方長庚之星此外則缺然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启明星通作啓毛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讀也日入明星長在庚方在西之南毛傳曰畢所以掩兔也天上畢星球然而曲從施之於星次行列之間而已無能掩禽爲歸禽羞獻之饌於使者也畢取畢弋之畢畢狀如叉網施其上箕東方之宿也而曰南有箕者



暑月箕星在南夜涼人所熟觀但見其在南曰箕星  
星以似箕得名不可以簸揚譏所致米筥於使者之  
禮缺也毛傳曰挹劑也劑音拘箕不簸揚而出顧若  
翕其舌而反之譏王朝惟賦斂諸侯而已歐陽曰斗  
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譏意同上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  
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  
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  
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

蘇湖詩傳卷十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鷄匪鳶翰飛戾天匪  
鱸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栲君子作歌維以  
告哀

補音予演女切曹植文帝誅如何奄忽推身后土俾  
我榮榮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予濁補音廚玉  
切孺子之歌濁與足叶民歌灌夫曰頽水濁灌氏族  
劉向九歎濁與俗叶酈炎詩濁與祿叶成公綏嘯賦  
濁與木叶天補音鐵因切鱸張連反鮪于軌反淵補  
音一均切旱麓詩為飛戾天魚躍于淵愷弟君子遐

不作人易林益之小畜曰鴻飛戾天避害於淵雖有  
鋒門不能危身班固東都賦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  
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珍於淵 幽七月紀月用夏正  
考敘幽公時事當夏世也此四月六月秋淒淒冬烈  
烈亦言夏正者作歌之君子勞苦困極真發其情用  
人情言夏用夏正者著之詩也大抵詩多出於常情  
之所習用故亦多言夏正周禮所謂正歲者亦夏正  
以人情習用之安有不可易者此詩謂自四月而夏  
至六月之終而暑往徂往也始終勞苦於炎暑之中

蘇湖詩傳卷十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祖非人乎胡寧忍予而不之怙也至於秋之月淒  
淒然草木俱疾病而漸黃落愁憂者覩景觸目無非  
愁憂爾雅釋草云卉草差誤矣爾雅差誤亦多此言  
百草俱疾豈獨草病而木不病乎又曰山有嘉卉侯  
栗侯梅此謂栗與梅為嘉草也卉者草木之總稱腓  
者疾之訛歟離離散也時人多離散瘼者疾病之廣  
莫也亂離疾苦如此於何適歸也烈烈飄風之聲也  
亦猶蓼莪南山烈烈飄風發發亦謂烈烈為風聲穀  
善也民莫不平善我獨罹憂禍何其甚也害甚也詳

釋見蓼莪爾雅云維侯也栗梅嘉卉也廢之如殘賊  
明惟殘賊之人乃當廢今我非殘賊而見廢言栗梅  
以自況不敢明言自伐託物以喻意惟廢棄故不在  
朝而遠役是謂不已於行雖得罪而莫知其過尤之  
為何明無罪而得罪也濁如構禍清如穀善安平相  
彼泉水猶清與濁雜我則日日構禍構結也純於憂  
禍曷云能穀更無穀善相閒雜也滔滔江漢為南國  
之經紀意喻已遠役經紀南國之事滔滔有遠行勤  
勞不已之狀竭盡其力至於瘁病如此仕宦寧莫有

慈湖詩傳卷十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身鶉鷖也鶉鷖鳥也匪鶉匪鷖使我得為鶉鷖則  
將翰飛而往戾天矣我匪鱸匪鮓使我得為鱸鮓則  
將潛逃於淵矣其畏禍無所逃遁之情如此山有蕨  
薇隰有杞楨皆得安其所言我失所反不如之也作  
者自稱君子非君子不能作是詩也李曰鶉似鷹而  
大其飛上薄雲漢爾雅曰鶉鳥醜其飛也翔釋曰鶉  
鷖郭曰布翅翔鱸鮓釋見碩人杞釋見四牡毛傳  
曰楨赤棟也釋木云楨赤棟白者棟郭璞注云赤棟  
樹葉細而歧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網白

棟葉員而歧為大木也衛宏作毛詩序以為大夫刺  
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宏此序雜  
然非情徒見言南國故曰下國構禍見言殘賤故曰  
貪殘其實辭旨不然

慈湖詩傳卷十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卷十三

慈湖詩傳卷十四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小雅四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

慈湖詩傳卷十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議或靡事不為

補音賢下珍切劉向校列子錄云字多錯誤以賢為形荀卿成相篇曷為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又曰堯讓賢以為民汎愛兼德施均賦篇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三略軍讖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史記敘傳莊王之賢乃復國陳又曰子產之仁紹世稱賢漢書公孫敘傳既登爵位祿賜顧賢布衾蔬食用儉飾身何王敘傳哀平之卹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議魚羈切論

也糾繆正俗或問曰今人讀議為宜得以通否答曰

詩云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故知議有宜音東方朔七諫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誰使正其真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為崔駰達旨行有枉徑而我弗隨臧否在子唯世所議今釋氏亦有宜音李曰杞枸杞也左傳昭公十年有囿生之杞杜預注云世所謂枸杞者行役于外采杞而食偕偕士子則與士子偕行者不一也次章怨大夫之不均以大夫秉政役使士子不均也周官所謂卿者正大夫也

慈湖詩傳卷十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則作詩者士歟而衛宏作毛詩序曰大夫刺幽王宏考詩鹵莽率類此靡盬解見四牡不獲待養故憂父母孟子荀氏左氏皆作普天之下呂曰古無濱字說文作瀕徐鉉謂俗作瀕非也王氏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出小爾雅廣訓篇彭彭盛貌傍傍多貌言不獨一事又旁出故曰傍傍鮮善也將壯大也嘉我未老善我方壯大旅力方剛可以經營四方詩人之意謂雖嘉我使我不均也怨其心不愛

我也故具言不均之狀于下朱曰旅與膺同毛傳曰  
 叫呼號召也呂曰深居安逸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  
 棲謂安止遲謂遲久言其安止無為者久也偃臥則  
 仰矣與息偃同重言者協韻故也左傳僖二十八年  
 晉車七百乘鞮鞞鞞杜注云在背曰鞮在胸曰鞞  
 在腹曰鞞在後曰鞞此詩士子其職卑矣其鞞在掌  
 方駕車馬故任此勞故世以煩勞為鞞掌按樓鑰云  
 毛氏曰鞞  
 失容也孔氏曰鞞掌煩勞之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  
 迂鞮鞞鞞皆在馬之身維轡則在御者之手鞞既  
 在馬腹如今之肚議則有所辨難風者譏風也有所  
 兜在人之手掌也

蘇湖詩傳 卷十四

三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譏而不切之謂風亦從容和緩之狀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疾兮無將大車維  
 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  
 百憂祇自重兮

疾音祈補音底眉貧切劉氏七經小傳云博士讀疾  
 為邸非也疾當為痕痕病也字誤而柔柔詩瘡武巾  
 切一音昏集韻痕與珉同亦訓病字書民與昏多互  
 用如緡與緡皆音民恐此詩本作緡讀如珉或底亦  
 自有珉音補音珉莫迴切集韻正引此詩晉樂志地

蘇湖詩傳 卷十四

三四明蔽書 約園刊本

郊饗神歌冥冥與景叶至傳咸賦毛傳云無將大車  
 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讀為平聲頌古迴  
 反是詩譏不明而近小人雖憂無益也而衛宏毛  
 詩序曰大夫悔將小人非也使其果悔則明矣不止  
 于頰則憂思為有益矣何以曰祇自塵自疾自重鄭  
 氏箋云大車載任之車孔疏云其車駕牛酒誥曰肇  
 牽車牛服遠賈是詩言無近小人近小人適以累己  
 大車載任小人之事故以比小人車大則塵多祇只  
 也祇只職一音而記者不同其義同自塵塵汗己也

智之不明者雖深思百其憂適足自病其不明如故  
 疾病也小人之不可近明者無疑焉不明者惑於小  
 人之小善寸能惑而任之及其敗事誤己雖憂思在  
 於百不出于頰之小明所見終不遠所行所任無以  
 異於初謂之冥冥可也雖擁也塞也當作雙音雖豈  
 古借字耶今京語謂擁為離聲音輕清故也箋云重  
 猶累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於朞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其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  
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其人  
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譖怒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  
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貽  
伊戚念彼其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  
子無恆安處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

除音余莫音暮補音暇胡故切賈誼鵬賦閒暇與故

慈湖詩傳 卷十四

五十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叶張衡東京賦府庫與未暇叶七辯閒暇與束素叶  
奧子六反補音戚子六反左氏傳作蹙釋名戚蹙也  
說文戚以蹙得聲集韻戚蹙皆子六切太玄清首字  
于肉其志資戚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窮困者呼天  
謂天必照之我之憂勞蘇曰凡地名也毛傳曰凡野  
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鄭箋云征行徂往也鄭謂以  
二朔始行非也至于凡野之日適當二月初吉也此  
二月周二月建丑之月也大寒之月寒苦之極故首  
章言之其始行乃日月方與之時非二月初吉自初

往方暑至是大寒故曰載離寒暑離羅也先寒而後

暑者便文也憂勞至甚故謂之毒且曰大苦其人謂

周盛時在位恭敬之人我念之涕零如雨意謂使其

人今在位為政則必相好必不使我至于此極今豈

不念歸畏此罪罟罔也言其網密無所逃罪昔我

往矣日月方余除者字之訛歟爾雅云四月為余鄭

箋此詩云四月為除除字義不可施於建巳之月除

其余乎萬物繁盛曰余昔往之時豈謂歲暮方還乎

周禮兼用正歲正歲夏正也歲暮丑月之終乎以二

慈湖詩傳 卷十四

六十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月初吉至凡野二月丑月也則還之時云歲暮者丑  
月之中乎於正歲為歲暮矣此詩士大夫所作故言  
二月用周正至言歲暮則人言習熟故云歎念我一  
身獨兮而我所任之事則甚庶而眾心之憂矣憚而  
畏焉誠無小暇此心睠睠反顧昔之其人豈不懷歸  
皆追言在道未還之時與睠也建巳之月時也昔往  
之時政事雖已蹙急猶未至於甚豈謂其還而政事  
愈蹙急乎况歲暮又有采蕭穫菽之勞心之憂矣念  
自貽伊戚也詒遺也蓋悔其仕於亂國而不能去乃

自取此憂戚也念彼其人必不肯仕於亂國故興言  
出宿興起也言語助也於是勇作于中而決其去而  
出宿焉豈不懷歸舊廬畏成反覆既已去國而復焉  
反覆可笑可鄙亦且獲罪大抵優柔寡勇之人自有  
進退之念而亦能知其不可而終於決去於是嗟歎  
而告未能去之君子曰無如他恆安處而已勉之使  
去君子雖靖共爾位又必惟正直是與乃可今亂國  
非正直也爾勿謂我靖共於位亦足免咎咎未必免  
苟去亂國而親正直則神聽之更善於女式更也穀

瑟湖詩傳 卷十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善也謂有善祥以貽女也末章申言之爾雅介景皆  
大也然介亦有助義景亦有明義毛詩序曰小明大  
夫悔仕於亂世也詩言采蕭穫菽殆士也日出宿則  
去之矣不止於悔而已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  
鐘喑喑淮水喑喑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  
伐馨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  
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補音喑喑居奚切徐幹齊都賦管管鏘鏘鐘鼓喑喑

制度之曲非眾所奇濳濳戶皆反補音弦雜切後漢  
謠諧不諧在赤眉周澤傳時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  
常妻僭七林反聲輕清故有此平音 孔疏云鼓擊

也王氏幽王鼓鐘于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  
反故人憂傷李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  
之未嘗忘也允信也毛傳曰回邪也馨大鼓也呂曰  
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周禮鼓人以馨  
鼓鼓役事注云馨鼓長丈二尺鞞人云鞞鼓長尋有  
四尺孔疏云馨即鞞也蘇曰水落而洲見也妯者其

瑟湖詩傳 卷十四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抽之音而字訛歎憂之切者如抽焉不猶不若是也  
蘇曰雅二雅南二南也樂先金奏次歌管象而憂籥  
序興則籥居後歎不僭差不相奪倫也籥釋見簡兮  
章爾雅釋樂大瑟謂之灑邢疏云郭云二十七弦未  
見所出禮圖舊云雅瑟長一尺八寸廣一尺八寸二  
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餘四弦謂之番番贏也  
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之熊  
氏云瑟兩頭有孔其在底下者名越樂記云清廟之  
瑟朱弦而疏越釋樂云大琴謂之離郭注云或曰琴

大者一十七弦未詳長短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爾雅邢疏云文王武王加二弦為少宮少商釋樂云大磬謂之馨郭注云馨形似犁鎬以玉石為之禮記云女媧之笙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注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毛詩序曰鼓鐘刺幽王也

楚楚者芟言采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

慈湖詩傳 卷十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踴踴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苾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

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祀補音周官以血祭社稷五祀又保郊祀于社鄭氏皆云故書祀作禩字書凡有異音者多以異得聲易巽之蹇曰礲礲白石作噉噉不生黍稷無以供祭靈祇之祀祊補彭反補音蒲光切旁也說文繫从示彭聲門內祭詩祝祭于繫又曰繫或从方彭與旁同慶補音蕭該漢書音義慶音羌又曰今漢書亦有作羌

慈湖詩傳 卷十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班固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漢書作慶文選作羌周易乃終有慶與疆叶必有餘慶與映叶中正有慶與剛叶大有慶與當叶壽鏞按原本此下衍六字今刪亦與光叶往慶與光叶亦與亡叶太玄廷入不慶與裳叶有于謙有慶與疆叶得不慶與民叶體不慶與疆叶韓愈劉統軍銘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公侯維德不爽我銘不忘後人之慶明謨即切爽師莊切碩補音常約切太玄斷首我心孔碩乃後有鑠炙補音陟略切枚叔七發膾炙與錯字帛字席字叶帛僕各切席祥龠

切格補音說文格从木各聲考古圖鐘鼎象王格大

廟字皆作各史記沮誅注格廢格明詔廢格沮事劉

伯莊皆音各漢書太后議格顏師古音各善各五孟

康音各凡格少用今各韻切一音著愆補音起巾切

韓愈祭兄文愆與親墳恩原文叶原魚倫切柳宗元

閱生賦愆與聞叶補音位力入切左思魏都賦量寸

旬涓吉日陟中壇卽帝位江文通詩英俊著世功多

士濟所位眷顧成綢繆迺與時髦匹曹植禹贊舜將

崩殂告天禪位虞氏既沒三年禮畢按原本四句脫王融太

惡湖詩傳卷十四

十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子文辯域展圖揚龜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周官

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立讀爲位古者立

位同字古文春秋公卽位爲公卽立鄭箋云茨蒺

藜也蓋用爾雅釋草文郭璞注云布地蔓生細葉子

有三角刺人朱曰抽謂其條抽發王氏曰今棘茨所

生乃自昔我藝黍稷之地毛傳曰露積曰庚甫田云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周語云野有餘積其俗所謂囤

欺四旁及上維結以藁而覆之惟不屋爾箋云十萬

曰億毛傳曰妥安坐也侑勸也箋云介助也孔疏云

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是拜以安之是妥也爲其嫌

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箋云冬祭曰烝秋

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

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有奉持而進之者釋宮云

開謂之門郭注引詩云祝祭于祊禮器曰設祭于堂

爲祊乎外祭統曰詔祝于室而出于祊郊特牲曰直

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祭于祊尙曰求諸遠者與家

語高子皋曰周禮釋祭于祊祊在廟門之西而毛傳

曰祊門內也不知何所據而鄭箋同之毛傳曰保安

惡湖詩傳卷十四

十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也皇者尊大之也孝孫尊大先祖之誠於是乎著神

安是饗報以大福使孝孫萬壽無疆是爲有慶此先

祖報其孝孫之辭介有大義者以古者字畫大字與

介字相似故通用欺劉曰孝孫謂天子也毛傳曰饗

饗饗廩饗也燔取腍膋炙炙肉也箋云燔燔肉也炙

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君婦謂后也祭祀之禮后夫

人主共邊豆孔疏云祭祀之禮饗饗以煮肉廩饗以

主米執饗饗之人踏踏敬慎巨曰爲俎孔碩謂載牲

體於俎甚大也孔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



稱毛傳曰莫莫清靜敬至也孔疏云九嬪贊后薦徹  
豆籩是后主共籩豆此言爲豆孔庶不言籩者爾雅  
云竹豆謂之籩亦豆也孔甚也庶眾也箋云始主人  
酌賓爲獻賓既獻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疇至旅  
而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于旅也語毛傳曰格來酢  
報也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度法度也先祖嘏孝孫以  
萬壽所以報酢孝孫也說文曰爨乾貌蘇曰行禮既  
久筋力竭矣陳曰勞而乾竭蘇曰式禮莫愆敬之至  
也莫無也簡謂式更也雖爨乾勞竭更能於禮無愆

慈湖詩傳卷十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傳曰善於其事曰工資子也工祝致先祖所告之  
辭往資孝孫曰爾致孝於祀其物苾芬馨香神嗜爾  
之飲食已卜知爾百福如先祖所期如孝子孝孫所  
當得之式幾期也毛鄭皆曰期齊者五齊之齊稷者  
黍稷之稷言稷則黍舉矣稻粱亦從之矣協韻故止  
云稷既有齊既有黍稷又匡整又敝而敬正此卽天  
下極至之道此心不改則極亦無失永錫爾極非以  
極與之也人心自善自中自正自順自清明自神自  
廣大卽此孝祀之心是已卽此匡整敬正之心是已

不必求諸幽遠高深而此已臻其極人能自信此心

之卽極勿動而改則何失之自何不永之有永錫之

爲言猶曰使之永保之云爾獲極則獲福是萬是億

無不富矣祝傳致嘏辭當在旅疇交錯之先而至是

乃言者前已言介福萬壽此又申言其詳箋云鐘鼓

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極西

也毛傳曰致告告利成利成謂利養之禮已成也此

工祝自致告於尸也而箋謂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

成則悖矣非孝孫所當言也具皆也於是尸皆醉矣

慈湖詩傳卷十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是載起箋所云是不知神所歸也然則神何歸謂  
歸於天非也鄭不知神所歸也然則神何歸也曰無  
往而非歸也知心則知神矣此心無體孔子猶曰莫  
知其鄉而康成曰歸天陋甚矣孔子曰孝弟之至通  
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又曰哀樂相生是故正  
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  
聞也又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學者悟何思何慮之心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人皆  
具此神無死生之異無往來之殊矣箋云廢去也尸

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遲則慢矣箋謂以疾爲敬則太甚特不可稽遲非謂欲疾也毛傳曰燕而盡其私恩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後祿者祭之後凡百不失其道則不失福箋云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考此其慶辭惠順也又稱贊其君曰甚惠惠有慈義孔甚也孔時祭不失時也君則皆盡之願子子孫孫勿替廢而引長之引長不

慈湖詩傳 卷十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斷絕之謂毛詩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然是詩辭氣頗不迫切疑非幽王時人心或平王時詩歟有黍離之意焉然關雎不言太姒此不必深辯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霑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爲酒食昇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祐祭以清酒從以騂牡

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甸補音地鄰切丘甸也周官掌令丘乘田之政令

本四 字脫注云四丘爲甸讀與維禹隳之之隳同古陳作

隳劉劭瑞龍賦按原本劭有蜿之龍來遊郊甸應節

合義象德效仁補音既渥烏谷切說文從水屋聲陸

機漢祖功臣頌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頽朱光

以渥左思吳都賦伊茲都之函宏傾神州而輻櫛仰

南汁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嵇康琴賦優渥與屬叶

慈湖詩傳 卷十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易林臨之明夷優渥與斛叶或音郁補音於逼切盛貌說文作感水流也從川或聲孫愐于逼切玉篇作彭隸變或作或列音于六切 毛詩序謂君子思古之詩是也而謂刺幽王則未可知也亦安知非他王詩董曰南山終南山也鄭箋云信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墾闢而勻之使平日昫昫曲禮曰曾孫某侯某諸侯五廟而曰曾孫者雖玄孫來孫以至于無窮皆稱曾孫曾重

也武成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而毛傳謂曾孫爲武王則似不可必矣王氏曰疆者爲大界理者衡從其溝塗古者一畝三圳則長終畝隨地勢之所宜而或南之或東之雲色同則下雪雨下也雪爲豐年之兆毛傳曰小雨曰霰霰益之以霰深俗以雨繼雪爲善以日繼雪爲未善詩意亦或以是歟而鄭箋謂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毛傳曰場畔也兩畔有疆場如羽翼然毛傳謂讓畔其說鑿矣或或茂盛貌種曰稼斂曰穡畀與也謂薦之尸與賓致孝有禮故尸

慈湖詩傳 卷十四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嘏曾孫曰壽考萬年受天之祐箋云中田田中也農夫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毛傳曰剝瓜爲菹也箋謂清爲玄酒未安此清酒固非三酒之清酒三酒最卑諸臣之所酢也此所謂清酒者雖五齊亦就中取其清者薦之商頌亦曰清酌必非三酒中之清酒毛傳曰用騂牡周尙赤也而周禮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牲祭生必用牡故詩又曰廣牡惇牡白牡書曰玄牡孔疏曰鸞卽鈴也謂刀環有鈴鄭箋云膾脂膏也郊

特牲曰取膾膾燔燎冬祭曰烝烝盛也此以其盛者言也餘釋見楚茨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慈湖詩傳 卷十四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箱黍稷稻梁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有補音羽軌切敏補音母鄙切說文從文每聲漢書

敘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蓬條幾陷大理

字嵇康琴賦器冷絃調心閒手敏觸攄如志惟意所

擬何晏景福殿賦其祐伊何宜爾孫子克明克哲克

聰克敏子獎理切 倬高也言禾之茂而長也齊甫

田毛傳曰甫大也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以今二

百四十步一畝推之則古百步之畝歲得禾百秉秉

把也十畝千秉百畝十千秉一夫之田歟歲豐有餘

積故猶得取其陳以食農人農人壯者則取新以養老歟不獨今有年自古有年諸儒咸以今適南畝為成王之時殊未安毛傳初不以為成王亦無思古之說自衛宏作序曰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康成惑於序說故以今為成王孔疏同之其實牽合文理不然殆平王之時歟平王末年始作春秋東遷之初禍難之餘宜其尙遵周禮當有此詩宏序差謬多矣康成不知序乃宏作謂序作於毛公之先故尊信之又康成不善屬文故於此牽台今適南畝平

蘇湖詩傳卷十四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之時歟毛傳曰耘除草也籽雖本也介其屆字之訛歟詩若是之類多屆至也烝烝也周官甸師鄭長里宰皆士也鄰長亦不命之士歟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其祭也宜眾士在焉髦俊也眾髦士皆至而止也朱曰齊與梁同曲禮曰稷曰明乘此曰齊明便文以協韻爾祭法曰其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按原本脫九州也其四字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昭公二十九年傳曰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為社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

民則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所謂方者蜡祭歟毛傳曰田祖先嗇也鄭箋云御迎介助也設樂以迎祭先嗇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爾雅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穀者粒食之稱曾孫釋見信南山曾孫來止王視農事也王肅曰農夫務事使其婦子并饁饋也田畯於是至而喜攘卻其左右而嘗其所饁之旨否毛傳曰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朱曰有猶多也終善且有又言其後秀實而所穫多也詩之所敘不止於一時并敘其終也孟子曰春省耕秋省斂曾孫省斂以其善有而不怒曾孫不怒由農夫克敏于事其有無水旱之交以荒惰而所穫無幾者則王將怒之矣今不怒知農勤有年箋云稼禾也有藁云芟屋蓋也毛傳曰梁車梁也京高邱也孟子曰十二月與梁成水土之橫橋也稼之高茂如梁庾釋見楚茨庾殆卽今之圃不屋其高如京稍低者坻鄭箋云坻水中之高地本秦風蒹葭釋邱云絕高謂之京箋云求于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箱者車中容物之處其言曾孫之稼蓋以王

蘇湖詩傳卷十四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兼統凡萬物之稼皆曾孫之稼也故末章曰黍稷  
稻粱農夫之慶言萬民也農以有年為慶此箱言萬  
倉言千者公賦也倉穡古道也穡能養粟其遠者則  
為粟益遠者則為采地官倉人惟言粟入殆舉其中  
而通上下歟黍稷稻粱備序四者報以介福萬壽無  
疆者以社以方之嘏辭歟介大也孔疏云報我農夫  
以大夫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按少牢饋  
食禮嘏辭亦曰萬年今則萬年唯可施於天子自宰  
相以下不得稱矣古今異禮

慈湖詩傳 卷十四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  
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稗田祖有神秉畀  
炎火有奔淒淒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方禋祀以其  
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覃音潭弁音奄毛詩作有滄萋萋呂氏春秋引詩曰  
有晦淒淒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注曰晦陰

雲也 熟觀此詩非刺詩而衛宏作毛詩序以為刺

幽王非也宏謬誤良多矣止此是詩殆平王時詩歟

繼甫田次瞻彼洛矣宛然平王之詩也宏蓋拘于孟

子詩亡然後春秋作歟春秋作于平王之末年餘釋

見甫田大田者彌望平遠闊大大田多稼者言豐年

大概既種既戒以下乃從初次第敘之種者藏其種

也戒者父老戒其子弟相與告戒農事也甚多曲折

萬狀所戒亦不一其事無所不備覃深也其耜宛然

有微深之狀故曰覃耜葛之覃兮葉大而蔓墜有深

慈湖詩傳 卷十四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意實覃實訐后稷呱音深廣也覃及鬼方因深生廣

義今俗謂墜下曰覃又謂善沒者深入曰覃水之深

曰潭加水以別其字覃文如水一方如潭故加竹去

水而異其音歟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有剡木為

耜之義故以覃為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靡然從之

又轉音為剡又轉字耜字義如此類因古傳注而浸

訛者甚多今不得已正其字義平聲如字王曰俶始

載事也堂下門內之地曰庭禾穡白實密比平偃視

之若平地而白庭似之故曰庭以田疇廣大成實故

曰碩歟王心順焉故曰曾孫是若曾孫釋見信南山  
穀之狀似楞楞亦可以言方亦有楞方不著而渾然  
如阜實者阜實外皮無楞釋草云稂童梁郭璞曰似  
莠殆非也莠與良苗異類凡草之莠于田間者皆莠  
也其童苗非其所種弱不能實徒取地方當耘除者  
稂也謂其食良禾而童稂無所成也毛傳曰食稂曰  
蝻食節曰賊釋蟲云食心螟食葉蠶食節賊食根蝻  
郭璞直以蝻食所在為名陸璣疏曰螟似方而頭不  
赤螿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  
云蝻螿蛄也健為文學曰此四種皆蝗也實不同今  
或者又以所親見而言曰食苗心者白而稍長如蠹  
書食葉者以所出之糞包身為衣時露首食苗而其  
所食苗節之蟲似食心之蟲不白而微長殆一蟲也  
食根者螿蛄又禾將實初花時有蟲食焉似螢而微  
大人名之曰天蟬所謂賊者豈是歟或多見食苗葉  
者蝻螿蝗類也大抵未至于堅實則亦可以言稂蟲  
多投火而死農人謂田祖有神如神秉執書稼之蟲  
而付畀于炎火之中焚之也飛蟲赴炎蝻螿為多彼

慈湖詩傳 卷十四

三四明農書  
納園刊本

無翼者故不能飛秉畀炎火謂蝻螿蝗類爾韓詩作  
有矣淒淒呂氏春秋作有晦淒淒釋文云漢書作蹠  
祁祁與雲貌世以雲興曰雨至則曰興雨亦可孟子  
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其在孟子亦意之爾非確然之辭也孟子  
尚誤以禹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云雖周亦助亦誤爾  
公田者開田敘次役民所耕而藝之者民愛公上故  
有此先公後私之語私私田也民所受之田也平王  
初年避難東遷恐懼勤政民心本善宜有此辭蝗畏  
雨此繼秉畀炎火之後其謂是歟蝗即蝻螿盛而害  
稼甚則曰蝗蝗于稼將熟則為害又稼將實尚需一  
雨者不必謂洗蝗而云也稂禾不堅好故不穫而他  
日稍有實則寡婦取焉孔疏云彼處有不穫之稂禾  
此處有不收斂之稂東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  
有滯漏之禾穞此皆主不暇取唯是寡婦之所利曾  
孫來止王省民之斂也農人務事使其婦子並饋歸  
南畝田官於是至而喜其多稼庭碩也來方禋祀祀  
者以社以方之方也謂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也牧人

慈湖詩傳 卷十四

三四明農書  
納園刊本

之職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國語內史過曰精意以享禋也騂黑異祀祀不止于一也豐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享人鬼祭天神地祇四望以享以祀通言祭祀也以大景明之福神之所嘏也降福明著之謂景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韡韡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慈湖詩傳卷十四

二五四明藏書約園刊本

王氏曰洛水東都所在也毛傳以為洛宗周既浸水者蓋以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謂洛故以為宗周鎬京之漑浸水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然君子至止有平王遷洛之義以作六師有平王避難遷洛作六師修禦備之意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以新遷詩人所祝之辭也是詩言大體漑浸小水不足以入詠衛宏因毛傳遂以為刺幽王殊未安也以關雎不言太姒則餘詩固不必辯其為何人何世之詩因毛衛差誤不得不辯福祿如茨草之繁盛既同謂朝野

安平皆受福祿也王氏曰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韐之跗注是也呂曰此詩所謂洛指東都也齊人名禱為韎韐鄭箋云茅蒐韎韐聲也孔疏云奭然而赤毛傳曰韡韡韡韡也瑋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瑋而珌珌諸侯璆瑋而璆珌大夫鏃瑋而鏃珌士瑋瑋而瑋珌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覲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慈湖詩傳卷十四

二五四明藏書約園刊本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慈湖詩傳卷十四

慈湖詩傳卷十五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小雅五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毛詩序謂是詩刺幽王也亦未必然或規風平王歟

詩辭無痛切之意不則幽王初年歟桑扈竊脂也詳

慈湖詩傳 卷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見小宛交飛之多故曰交交毛傳曰鶯然有文章

胥相也君子之相交雖盡其歡樂而禮文無缺如桑

扈之有文故受天之祜毛傳曰領頸也更韻故更辭

爾君子相交相樂而不失其禮故足以為萬邦之屏

衛大抵得乎禮者其致利不一而足禮生於心心正

則國正天下正不特萬邦賴之為屏而已又如翰然

興起人心興起治道百辟咸取法焉憲法也然其本

原生於王心之不放逸戢斂不放逸也難卻不祥也

凶惡之事將累已卻之不受猶難也難難字同惟戢

惟難故動靜云為無非道無非禮其受福多那多也

不戢不難則受福不多此有所風也言受福不那其

風平王情狀則善鄭箋云兕觥罰爵也故王者與羣

臣燕飲上下無失禮其罰爵徒觶然陳設而已其飲

旨酒思和柔不為傲也罰爵之設所以致其戒也彼

君子相交相樂不以傲慢故萬福隨之我不求福而

福自來求我矣是章規風之意明矣當時燕飲有傲

者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居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

慈湖詩傳 卷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殿摧之秣之君子

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殿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

之

鴛鴦甚美而得賢材似之畢之羅之得賢也得賢則

無所不利壽考福祿咸隨之矣在梁者不飛而止戢

其左翼優游安止之態亦喻得賢也殿亦喻賢材在

殿亦喻得賢摧之秣之喻得賢也艾耆老也綏安也

得賢為輔德修政行民安氣和無所不宜詩人愛敬

稱頌無所不極其至以魯僖公而頌之備極其美平



王初遷恐懼亦有賢輔宜有此詩此詩辭氣無傷今  
思古之意而毛詩序以為思古之詩且云刺幽王殊  
未安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  
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  
憂心恻恻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  
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  
維斃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蘇湖詩傳 卷十五

二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音柏通莫切楚辭九歌柏與若叶并作字叶易林  
鼎之泰柏與落字樂字叶蹇之訟柏與薄字樂字叶  
何邵遊仙詩柏字與樂字叶弈弋灼反說懌弋灼切  
孫莫榮啓期贊榮心溫雅既夷案原本誤作怡既懌濁以徐  
清寂然淡泊陸雲喜齏賦懌與作叶 毛傳云頍弁  
貌弁皮弁也說文云頍舉頭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  
日視朝諸侯燕羣臣之禮諸侯朝服用之今毛傳謂  
王皮弁者謂王亦以朝服燕也孔疏云弁者冠之大

名稱弁者多矣爵弁則士之祭服章弁則服以即戎

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之周

禮有章弁無爵弁書與冠禮有爵弁無章弁則知爵

弁即章弁歟毛傳曰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釋

草無薦惟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郭注云別四名詩

曰爰采唐矣釋文云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陸璣

疏云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

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

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異頍然之弁

蘇湖詩傳 卷十五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服之在首者伊何而服之也所以燕兄弟甥舅也爾

酒既旨爾殽既嘉其微情謂所少者惟愛敬爾今俚

語曰非別人蓋親之之辭也此言非他人兄弟也謂

同姓異姓之親也薦與女蘿施於松柏喻同姓異姓

之親皆依託於王王宜善撫之愛敬之彼其未見王

也憂心弈弈恻恻憂王憂國今既見君子庶幾悅懌

庶幾有臧善也乃不臧善君子王也不悅不善謂傲

慢無禮也何期何時也燕禮之時兄弟俱至豈宜有

不悅不臧也如彼天將降雪則小霰先集國將喪亡

其兆往往先著是時申侯已怒戎計已合王國破亡則兄弟甥舅亦從之亡矣故曰死喪無日相見亦無幾矣且樂酒今夕王維姑備宴儀而已安有親親之誠意哉無日猶云不久也無多日也人憂慮無如之何則曰姑舍且飲酒其情與此同毛詩序謂是詩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是詩情狀非不宴樂而無禮詩言甥舅則不止於同姓而已康成注冠禮謂頰圍髮際結項中且引詩有頰者弁為證及箋毛詩則無是

慈湖詩傳 卷十五

五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說豈悔禮注之未安歟康成自言先注禮後始見毛傳禮注有差謬而已行於世不可追改案禮皮弁有笄無缺項緇布冠有缺項無笄康成讀缺為頰然始見毛傳謂弁皮弁也故知無缺項禮注誤

閒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鷓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漙兮鮮我覲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仰補音五剛切說文作卬 毛傳曰閒關設牽也變

美貌變者德容之美毛詩序曰車牽刺幽王也變

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之民周人思得

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鄭箋云疾襄妣之惡思變

女有德者往迎之以配幽王代襄妣也逝往也季少

也朱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

耳毛傳曰括會也德音來會者變女來配則正而不

淫德音聞普思賢女如飢如渴苟變女來配雖無相

慈湖詩傳 卷十五

六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好之友我更燕安且喜樂也式更也今方言多云更

安樂言甚於常時人之常情於相好之友最樂今喜

樂之至雖無好友亦燕且喜毛傳曰依茂木貌平林

林之在平地者也鷓雉也釋鳥雉之屬不一鷓雉鷓

雉鳥雉鷓雉不可勝數郭璞注鷓雉即鷓雉也長尾

走且鳴陸璣疏云鷓尾長肉甚美語曰四足之美有

鹿兩足之美有鷓鹿似鹿而小鷓亦文采而肉最美

有碩德之象碩大也大德之女也邱氏曰茂盛之林

集者維鷓喻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辰擇吉也思

擇吉辰迎彼碩德之女或曰辰晨也謂昕時昏禮用昏昕取其陰陽之交天地之大義也今以昕辰往迎碩女以令德而來教告於王我則更燕安且將譽王好王無厭射也以女教王雖非禮之常而幽王無道之甚詩人故思碩女以令德來教也雖無旨酒式更飲焉以樂故再飲雖非旨亦庶幾也雖無嘉穀以喜樂故更食焉雖非嘉亦庶幾也蓋其善甚也常情當樂其人則施德惠以與之我雖無德以施於王而喜王不甚更歌且舞蓋其思得賢女來配以代褒姒如飢如渴之情深思切念若王納賢女去褒姒誠不勝其喜重言複辭至於是也女謂王也德如以德報之德高罔有王之象也幽王昏迷閉固不可告語詩人直欲如析薪析而啓之也大雅旱麓云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又曰瑟彼玉瓚則知瑟者堅膩之貌柞薪堅實之薪王閉固似之其葉溥兮溥者扶疏之狀以草醜酒謂之溥伐木云有酒溥我說文云溥音酒也溥草也醜酒於草中散落則疏矣蓼蕭云零露漙兮露亦疏矣幽王閉塞如頑鐵堅石如柞薪堅固不可啓

蔡湖詩傳 卷十五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告今若如析柞薪析啓也其葉散離而疏不併蔽矣但我鮮見王爾觀見也使我多得見王我心將盡寫以告王今人患苦人之蔽塞曰安得彼心中玲瓏也玲瓏亦疏朗之意高山猶言高罔也亦喻王也王者天下所仰景明之行當行之裏姒當去碩女當納此事理甚著明也安得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迎碩女觀見爾之新昏以慰我心耶止猶之也音相近故記者不同意亦微異當從之

蔡湖詩傳 卷十五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樊補音汾乾切左思贈妹詩樊與篇叶漢書昌邑王戾太子傳皆作藩古藩亦汾乾切崔駰司徒箴藩與憇叶晉陽后文藩與賢叶張華詩藩與篇叶案原本七字脫歐陽曰營營然往來之飛聲毛傳曰樊藩也鄭箋云蠅之爲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案原本四字脫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於樊欲外之令遠物也豈樂也弟順也豈弟和順君子常稱棘榛更韻爾董氏曰營營說文

作營營小聲也箋云極猶已也孔疏云君子謂今王  
毛詩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孔疏曰二人謂人君  
與見讒之人也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言四國明  
其罪之大也二人或謂皆見讒者構結也合也讒言  
不一其事亦不一聚合以成其罪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遵豆有楚穀核維旅酒既和旨飲  
酒孔偕鐘鼓既設舉疇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  
奏烝烝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慈湖詩傳 卷十五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  
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  
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  
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怩怩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邊豆屢舞僂僂是曰既醉不  
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僂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  
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  
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三

爵不識矧敢多又

設補音書實切關鴻羽扇賦暑氣雲銷獻酬乃設停  
神靜思且以永日妍羽翔迴清風盈室家原本  
六字脫醕卽  
酬字抗補音居郎切舉也既夕禮抗席抗衾一音剛  
張衡思玄賦冀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為霜時疊  
疊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抗案四句從  
韻補補入的補音或與  
爵為韻古亦讀子藥切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飛鬚  
垂的斐披絕赫散煥熠燿郵補音云集韻一音垂衛  
地古字多假借或以郵為誰若曰不知其誰箋義假

慈湖詩傳 卷十五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借為尤漢書凡尤皆作郵然韻不叶嗟倉何反 毛  
詩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  
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  
入而作是詩也左右秩秩意謂下文邊豆整楚穀核  
眾旅也謂有秩紘不亂也爾雅訓秩秩為智非穀雜  
也核謂桃梅有核之屬也餘雜物菹醢之屬甚多然  
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穀則核亦可以言穀箋云和  
旨調美也孔甚也眾賓之飲酒威儀齊一箋云鐘鼓  
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鄭以天子宮縣四面皆

縣將避射當改縣然禮無正文可考惟鄉射禮未旅  
將射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孔疏云琴瑟猶遷  
之明鐘鼓之縣改之矣然大射諸侯之禮不言改縣  
何以知天子之禮必改縣鄭為意說孔因之況大射  
禮亦不遷瑟天下事理不可固執況他無改縣正文  
鄭禮學雖詳亦間有差誤改縣之說未可信也又況  
作詩異乎序禮鐘鼓當先設而於飲酒孔借之次始  
言鐘鼓既設者以此詩本意言飲酒故先言飲酒況  
言既亦非始設舉醕往來和樂逸逸在禮始酌之曰

慈湖詩傳 卷十五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獻再酌之曰醕醕卽酬也復其獻曰酢毛傳曰大侯  
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  
射下章言烝烝烈祖其非祭歟鄭更毛傳燕射之說  
改爲大射非也康成不善屬文屢屢而見是詩言因  
烝烝烈祖以治百禮百禮既至於是乎燕射詩言醉  
舞其爲燕射甚明豈有將祭擇士大射而有舞儼儼  
嗒嗒者乎張侯久矣其始不繫左下綱至將射乃繫  
左下綱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鄉射記云天子  
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

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案大  
射禮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  
侯是詩惟言大侯益以驗其言燕射孔疏云燕射之  
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箋云射夫眾射  
者也獻猶奏也既比眾耦乃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  
功毛傳曰的質也孔疏云周禮鄭箋馬融注皆云十  
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王肅亦云二  
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  
謂之鵠鵠中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槩方六

慈湖詩傳 卷十五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寸也槩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  
明宜從之此肅意賈逵周禮注云四寸曰正正五重  
鵠居其內而方二尺射儀引此詩云析求也求中以  
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毛  
傳曰秉籥而舞與笙歌相應烝盛也亦冬祭名衍樂  
也治溥也猶備也因祭行禮品節又爲詳矣有酢有  
嘏有交獻有酬旅有餞有歌有舞有八音有爵賞之  
施士禮有祀饗而況於天子之禮乎禮文廢滅不可  
備知總言百禮百禮既至猶盡也而有任事之大夫

士又有不任事之眾諸侯意謂祭訖不可不燕諸侯卿大夫士也故鄭謂王爲卿大夫爾雅謂林侯君也毛傳亦云林君也又云王大也雖本爾雅然爾雅多差失未可盡信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者此言祭時先祖既錫賁我以純一不雜之嘏使子孫皆湛樂所謂湛者卽樂之謂也是殆天子祭禮中之嘏辭有子孫其湛之辭有此釋文也凡與祭執事之大夫士及餘不執事之眾諸侯多是吾先祖之子孫及異姓之親子孫先祖之錫嘏固欲徧及其子孫也固

蔡湖詩傳 卷十五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欲咸燕樂也則祭罷豈容無燕而射故各奏爾能載則也仇匹敵也王氏曰室人主黨也賓黨入射則手敵主黨入射則又手敵康安也酒可以安養衰病故飲不中之爵曰康爵蘇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反反者每每反顧其身也謹於禮幡幡揚動不謹重也舍其坐而遷屢舞僊僊飄輕之狀也抑抑卑恭也怵怵者抑抑之反也其心怵怵者容不和順不知其秩敝醉甚昏甚也毛傳號呼嘏謹也傲傲舞不能自正也郵誰也不知其誰醉不知人也箋云側傾

也俄者俄然而側也俄然忽然也傴傴則止於傲斜而已幾於傾倒失足之狀也既醉而出則合乎禮合乎禮則賓主並受其福醉而不出則失禮是自伐其德也飲酒其嘉維不失令儀則可不然則不可也董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監者司正之謂乎箋云彼醉則已不善復取未醉者恥之言此者疾之也式敬也此戒其勿從反恥之謂謂言也恥之必有其言也戒勿從其言無使至於大怠也非其所當言則勿言非禮事由乎己則勿語其有

蔡湖詩傳 卷十五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由醉之言妄亂之言則罰之俾出童殺羊必有角無童者箋云云俾出無角之殺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深戒也朱氏曰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況敢又多飲乎丁寧以戒之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何在在藻也藻水草也在藻得其所也韓詩云頌眾也詩意謂其首頌然不亂王與羣臣燕樂有禮不

亂如之王何在在鎬京武王之所居也今王居焉得其所矣當豈樂飲酒豈樂和樂也非荒淫無度之樂也當如魚之和樂不亂如武王之豈樂也而今不然矣傲傲僂僂側弁之俄其亂甚矣有莘其尾魚尾如莘也莘音辛一名細莘蘘草也一根一葉相連此亦眾而不亂之物故以喻之蒲亦水草魚亦在藻又依蒲甚言其得所也王居武王之所居那有其居若此者乎甚言鎬京之美也其意憂王將失其所居矣其亡將不敢明言毛詩序云刺幽王也君子思古之武

慈湖詩傳 卷十五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馬言刺非詩人之本情又大悖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黻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緇纒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縞音离爾雅釋水作纒毛詩作纒 毛傳曰菽所以

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

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

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孔疏云以鼎煮牛取其骨體

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鉶

即公食記鉶芼是也以草菜地之毛故謂之芼地官

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宰禮積膳之牛又云饗食

賓射案原本二字脫共其膳羞之牛食亦有牛舉饗則食可

知矣方曰筐圓曰筥毛傳曰君子謂諸侯也箋云賜

慈湖詩傳 卷十五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為薄毛傳曰玄衮卷

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云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

黼黻謂絺衣也周禮司服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

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

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覲禮天子賜諸侯氏以

車服鄭注云賜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毛傳曰鷩

沸泉出貌釋水云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李巡曰水

泉從下上出曰涌釋曰濫檻音義同毛傳曰檻泉正

出言語助也箋云芹菜也可以為菹亦所用待君子

也周禮芹菹孔疏云車馬鸞鈴之聲噤噤然釋文麇  
沸音必弗今俗語沸如字於檻泉之水中采其芹朱  
曰諸侯來朝則觀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君子之  
至則有如上之儀物屆至也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  
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爲之其制上廣  
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  
邪幅如今行膝也偃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  
疏云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  
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蔽前者重

燕湖詩傳 卷十五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枝葉如諸侯爲蕃輔故天子之邦得以安鎮無虞萬  
福攸同者凡從君來朝者同被其福祿也不特其大  
臣雖其平平左右羣臣亦率從被其福言並蒙賚賜  
也爾雅釋水曰汎汎楊舟紉維之紉維也縞綏也  
楊木之舟輕浮泛泛得大紉小縞以維之而後安定  
天子如楊舟諸侯如紉縞王畿賴侯國藩維而後安  
定葵心向日如天子心向諸侯先王親愛諸侯其心  
似之膾牛百葉也天子以福祿重重錫賚諸侯申之  
膾之謂錫賚重複也今王優哉游哉緩慢不復紹其  
禮亦違戾於先王矣其辭甚婉其憂甚深毛詩序曰  
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微  
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其禍著以微云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  
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  
兄弟交相爲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  
斯亡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餽如酌孔取毋教  
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雨雪濂濂見  
暝日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暝日流如蠻

燕湖詩傳 卷十五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如髦我是用憂

補音遠於圓切易林明夷之漸曰轉行軌執行近不

遠且夕入門與君笑言韓愈閔已賦遠字與賢字年

字難字言字叶然則遠字宜音園而補音於圓切失

母矣案韓愈閔已賦已遠與漫漫叶漫補音音綿則遠字音淵故於元切也補音讓如

陽切禮記左右攘辟注云攘古讓字古文尙書作攘

六韜與陽光叶楚辭大招讓與張叶與王叶荀子成

相篇讓與王叶急就章讓與莊叶此詩或用韻宜從

此讀獠乃刀反屬音蜀讀者音近樹見覲聿消聿韓

慈湖詩傳卷十五

十九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詩作聿毛詩作曰董呂皆同解許慎作明言用角抵

叩便也許義未盡其如牛羊角觶然歟弛弓則忽反

矣兩稍雙反如羽疾飛故曰翩王之背棄親族如之

胥相也兄弟婚姻民相倣皆然矣胥亦皆意蓋王教

之也王雖未嘗教詔之而身行之民倣之謂王教之

可也令善也令兄弟即今俗云好兄弟裕寬也和樂

從容之意其不令者則交相病瘵病也相詬訾相傷

害此泛言也雖泛言而意則譏王周偏處西北一方

王者統臨天下而曰一方者王失德天下不歸心故

詩人小之止言一方言周之民無良相怨相惡皆王

所化也詩人灼見本末源流之所致其端甚微其流

禍甚大姑舉受爵不讓一端言之受獻爵殊無遜讓

之容此不敬之心其過似微而其末流致亡乃已當

時蓋有其事亦假以明王之將亡也作詩者其父兄

尊者者乎以老馬自況反為駒言其時反以幼穉相

待不加禮敬以少陵長以卑陵尊呂曰彼慢老者獨

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如若也食則甚

宜者心好之而務餽飽酌則甚取而務多孔甚也且

慈湖詩傳卷十五

二十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言後生輕侮貪饕之狀古又以如為而屢見大戴禮

獠猴屬自能升木輕薄小人自好陵犯長上而王又

教以助戲侮其長老如泥塗又加其塗以附益之詩

人於是思君子有微猷微猷善道也上有善道則小

人咸服屬而自化不至如今俗習惡毛傳曰覲日氣

也小人道長小人陰類如雨雪濼濼得陽和之氣即

消化矣是時心莫肯為善棄其下之親族矧更居愚

驕乎式更也詳釋見式微婁愚也惟愚故驕聖賢未

嘗驕惡驕者故加愚字毛傳曰蠻南蠻也髦夷髦也

孔疏云髦四夷之別名今上下胥然於親族無禮義  
仁恩如蠻夷矣我是用憂憂其無道必致禍亂也毛  
詩序曰角弓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  
怨而作是詩也

有苑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  
予極焉有苑者柳不尙惕焉上帝甚蹈無自察焉俾予  
靖之後予邁焉有烏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  
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案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蘇湖詩傳 卷十五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  
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  
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  
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  
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  
伊卷之髮則有旃我不見兮云何吁矣

鄭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呂曰都人士者卽喪服傳所  
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陳曰周鎬京也毛傳謂  
周忠信也此雖本之春秋國語然非聖之言穿鑿曲

取迂儒常態穆叔曰忠信爲周左氏知其未安已削

之矣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民之望也詩曰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此義亦未白學者習說不可

盡信皇皇者華之周周徧也此都人士之周西周也

都士之行歸於周家所行之道謂合乎文武所行之

道萬民之所仰望也箋云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陸

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爲蓑笠毛傳曰緇撮

緇布冠也孔疏云撮言小撮持其髻而已呂曰君子

女者貴人之女綢者以絲周之其卷髮之纒歟如而

蘇湖詩傳 卷十五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屢見大戴禮以而爲如古語也以音相近故記者

或作如或作而也綢其髮而直也綢直而髮而猶其

也亦古語也書書于而家凶于而國我今不見斯服

矣傷禮服之亡習俗趨於薄故我心不說毛傳曰琇

美石也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朱曰尹吉未

詳箋云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言

有禮法苑中草木繁積故言積曰苑積結不散憂之

深也毛傳曰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

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蠶蠶蟲也尾末

捷然似婦人髮末曲卷然左傳桓二年鬢厲游纓昭其數也杜柱云鬢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春秋紀裂繡或作履綸鄭或以厲裂聲相近取裂之義歟鄭必以而為如殆不必也鄭不善屬文不解垂厲之文耳當從毛傳說文長尾為鬢卷髮如鬢以纏卷髮也我不見兮見則從之往矣邁往也言我心敬之歸之匪伊特垂之帶則有餘帶當有餘有餘則有垂者今不見垂者是其時特不垂其帶俗尚新奇也昔君子女匪特卷之以髮有旗揚者故以纏卷之

慈湖詩傳 卷十五

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毛傳曰旗揚也吁吁之音而字訛歟卷耳曰云何吁矣毛詩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子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之于狩言輟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鯁維魴及鯁薄言觀者

鄭箋云綠王芻也爾雅釋草云菘王芻郭注云菘葇

今呼鴟脚莎楚辭曰蕢菘施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綠箋云綠易得之草終朝采之而不盈手憂思不專於事毛傳曰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沐非為容飾也久不沐櫛太甚故薄沐也出而采綠曰子髮曲局矣歸而薄沐乎箋謂君子將歸故我沐也康成不善屬文故曲推而文不然毛傳曰衣蔽前謂之襜箋云藍染草也朱曰五日去時之期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詹與瞻同箋謂五日為五月之日六日謂六月之日鄭意以六日不歸何遽憂思之甚故云云亦猶幽風曰一之日之月之日謂十一月十二月然六日不詹非謂六日即憂思深也自六日不瞻以來至於今積思而憂深也後漢劉瑜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箋云之子謂君子也邱氏曰是子往獵我則為之納弓於鞞中往釣我則為之緝繩於竿今遠行役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孔疏云言綸之繩與之作繩也得魚之盛頗有觀者故曰薄言觀者俗本觀作覲定本集注並作

慈湖詩傳 卷十五

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觀毛詩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牛補音魚其切楚辭天問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九章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招魂敦厥血拇逐人駉駉絜自虎首其身若牛易林履之蠱

慈湖詩傳 卷十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齊景惑疑孺子曰牛蠱之同人曰伯氏殺牛行悖天時咸之小畜曰許人買牛三夫爭之頤之遯曰積豕童牛害傷不來來陵之切 嵩高之詩言宣王邑申伯於謝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徹申伯土田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此詩言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工役既大故用師旅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蓋用徹法治其土田而為溝洫也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蓋南行之役徒所見因感召伯見勞之恩故節所見黍苗蒙陰雨之所膏潤以喻之鄭箋以任為負任未安遠行

不可負任負任而遠行則太勞任者任之以事任輦

以輦所當載任車以車所當載任牛以牛所當挽下文徒御師旅四類此輦車牛三物不必與下文齊同鄭豈拘於同下文耶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是詩蓋訖役將歸時所作歟徒行者御車者夏官司馬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成之者成其邑謝之功宣王欲邑申伯以報其功邑成則王心寧矣毛傳初未嘗言刺幽王而衛宏作序則曰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宏蓋拘於世次故強歸

慈湖詩傳 卷十五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幽王且清人鄭文公時詩而置於莊公昭公詩之前詩經秦火口誦所傳難執世次況宏序謬誤良多不可盡信孔子所取大旨固不在其人與世而宏謬大甚不得不辨鄉師治其輦注云輦人挽行載任器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薄笨車周曰輜輦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

愛補音許既切說文從心恣聲徐錯繫傳曰恣者惠也古文尙書悉古愛字集韻悉許既切周易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楚辭九章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傳幹皇后箴臣猶是緣縞弄神器故禍不出所憎常出所愛袁宏三國名臣贊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己存愛楊戲贊吳子遠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皇甫謐

慈湖詩傳 卷十五

五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釋勸若實可謂習外觀之暉未覩幽人髣髴也髣髴末反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王之兼愛也若字形則當如方言所載揚雄答劉歆書與說文古篆從恣從久其義與音昭然可見郭璞方言注用此字自是之後不復見矣 隰桑之盛如此足以濟利生人以其可羸也故人心喜見之故取以喻其喜見君子之心當是久亂忽見君子故其樂甚也君子之德音甚膠固不斷絕也吾心愛君子不謂相去遐遠而憚於往見也大抵善類之愛其善類中心懷之常不忘也是

詩殆以有君子在位遠方之士慕德而往見之喜而

作也而衛宏作序文謂刺幽王謂思見君子熟觀本

詩曰既見君子非思也此又宏拘於世次之故也是

詩之作或宣王之初歟毛傳亦無刺意亦無思見意

孔疏曰夏書傳曰下溼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其

美者以桑宜在溼潤之所隰近畔無水宜桑毛傳曰

沃柔也幽黑色也

案孔疏曰以下原本缺今補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

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滌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

慈湖詩傳 卷十五

五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叩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燥燥視我邁邁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鷺鷥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

疾兮

案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是詩微臣感其所蒙飲食教載之大臣而作也而衛  
宏作毛詩序乃反之曰刺者蓋意周衰亂世必無若  
此仁惠之大臣故反之以為思古之詩而本詩情狀  
非思古也觀詩固不可執其世其閒大臣豈無一人  
能憫徒行小臣之忠勞也此事雖甚微然道無大小  
其恤下之心感惠之心皆善心正心即道心也聖人  
取焉大學篇引縣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

慈湖詩傳 卷十五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繼引詩曰穆穆文王於緝  
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  
孝為人父止于慈大學一篇非聖人作道一而已此  
心常覺常明曰仁其散見於諸善不一其此心之見  
於恭曰敬見於事親曰孝見于惠下曰慈而大學裂  
而分之殊為害道毛傳又祖其說以釋是詩曰鳥止  
於阿人止於仁枝蔓轉涉失本詩之情遠矣行勞甚  
於是休止有如何之歎焉止丘阿即所見以喻己之  
休止而已非有深義孔子舉此詩以明別意觀詩者

不可執以釋詩而況可又祖大學之言乎有大臣者  
憫其勞飲之食之從容之次又教之誨之又命後車  
語令載之丘隅丘側特更韻爾豈敢憚於徒行恐不  
能疾行以趨以從大臣之車也畏恐也趨行疾也爾  
雅云極至也恐不能至今勞憊於道途者亦有此言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免斯首炮  
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免斯首燔之炙之君子  
有酒酌言酢之有免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  
之

慈湖詩傳 卷十五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燔音煩補音汾乾切曹大家蟬賦有翩翩之狡童運  
徽黏而紛纏委厥體於膳夫歸炎炭而就燔左思魏  
都賦琴高沈水而不滯時乘赤鯉以周旋師門使火  
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曹植琴瑟歌願為中林草秋  
隨野火燔灰滅豈不痛願與枝葉連陶潛遇火詩正  
夏風長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  
毛詩序言不以微薄廢禮是也而曰大夫刺幽王上  
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宰饗餼不肯用故思古焉則  
不可必也雖至亂之世豈無一人一事之善而必曰

古之人是絕滅人之道心大不可也毛傳曰瓠葉庶人之菜也鄭箋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也王肅孫毓云惟一兔頭爾諸儒必曲取以為一兔非也三章者皆言兔首不及其餘瓠葉兔首雖至微薄而采之亨之炮之燔之炙之誠意所將嘗酒而獻之酢之醕之誠敬彌著是謂道心人皆有是心而自不知其為道也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攷之儀禮初獻次醕次酢酢者報所獻也獻至於再則謂之醕醕即酬字毛傳曰炮加火曰燔炕火曰炙此君子窮而在下者歟

慈湖詩傳卷十五

三四明報書約圖刊本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東征之士所見或以為喻非繼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其情狀承接上文別無義喻曰不皇朝矣不忘君之情也沒盡也山川悠遠何得至於盡而止也此中途之情不皇出者不暇有他適

也出適也豕涉波月離畢皆霖雨之先兆途行畏雨情見於此也是詩正矣無邪思矣無邪道也孔子取焉而毛詩序曰下國刺幽王也蕃服反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是詩本無刺王之情而序誣之不明本詩之正情不明正情之即道故支離旁說徒亂後學況序文多意度妄謬不可盡信易曰離麗猶附也月離畢星則雨毛傳曰畢濁也鄭箋曰豕性能水案毛傳以下原本脫今節補若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若之華其葉青

慈湖詩傳卷十五

三四明報書約圖刊本

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鬻人可以食鮮可以飽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案二篇永樂大典缺卷

慈湖詩傳卷十五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大雅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靈靈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慈湖詩傳 卷十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輔弼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過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躬補音姑宏切說文躬從呂或從弓弓聲本如肱周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又曰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案原本四句脫班固東都賦登靈臺攷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又與稜字叶崔瑗祭和帝文

元景寢曜雲物見徵馮相攷妖遂當帝躬韓愈祭嫂

文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為家榮天補音

鐵因切 文王與天一也於者歎美之辭昭者光明

不蔽之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文王有天道紂失

天道天人一也人心去紂故天命亦去紂而在文王

矣有周不易顯乎帝命不亦時乎適當其時也紂大

惡文王盛德時適相值故帝命去紂而在文王不顯

不時朱謂古語聲急而然詩人見文王之心即天之

心文王之所為即上帝之所為如升陟於天在帝左

慈湖詩傳 卷十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右親承帝命降而行之於天下也靈靈不息也惟不

動乎意故能不息也動乎意則有作必有息不動乎

意故能無作亦無息舜之惟精惟一此也禹之安女

止此也文王之不識不知此也文王之德不息故令

聞不已爾雅云哉始也天於是始陳示錫命於周天

不言不為人心歸周即天命在周也人心所以歸周

者甚著則天之所以錫周者豈不亦著爾雅云侯維

也侯文王孫子謂文王有聖子賢孫又足以繼承文

王也謂文王又有子有孫也文王之孫子其本適為



王其支庶爲諸侯世世有德繼繼承承可以百世也  
不惟文王之孫子光顯凡周之士亦世世光顯以文  
王道之所成又擇其尤賢者而任之也詩人之辭始  
也以不亦顯爲不顯其後流傳習熟則即以不顯爲  
顯不復問上下文勢不顯亦世此之謂也世世之所  
以顯者以其猶之小心翼翼也猶猷也道也翼翼而  
敬無放逸故無所失道道即文王之道也其道大故  
曰皇皇大也思語助辭也他國賢士甚寡惟周賢士  
甚多如特生於國也說文楨剛木也上郡有楨林縣

慈湖詩傳 卷十六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曰築牆具題曰楨旁曰幹廣韻云女楨冬不凋木  
也樓尚書云女貞卽今之冬青惟木之剛者可爲楨  
幹多士爲周之楨幹文王以生多士而寧文王不大  
聲以色故曰穆穆緝者緝理於思爲細微之閒照有  
理順之義緝熙者進德精微之謂進德之實非思也  
非爲也惟可以言敬敬非思爲也惟可以言止止非  
思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不屬於爲所謂不識不  
知者此也惟精惟一者此也安女止者此也文王之  
所緝熙者此也惟不動乎意不屬乎思爲故熙順融

釋如點雪之融於水微雲之散於太虛其緝熙於思  
爲微細之閒融釋於無思無爲之妙如此豈不甚美  
而可歎服哉故曰於惟其道心不識不知故聲音不  
大形色亦不大而見爲穆穆假大也假哉歎天命之  
大哉爲絕句天命連下文是詩頗有參差不齊之語  
不可拘執天命有商之孫子其麗數不止於億盡命  
作諸侯於周六服之中既盡也服之爲言服從也服  
事也毛傳謂麗數也曰億者每國之公族子孫甚眾  
也商之諸侯而今服於周見天命之無常武王擇殷

慈湖詩傳 卷十六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之可用者亦用之故膚敏之士助裸將于京師裸  
者裸鬱鬯所以將誠通之於神故曰裸將天官小宰  
凡祭祀贊裸將之事辱殷冠既歸周執禮而猶殷冠  
者當是武王初有天下制作未定故殷士尙得服殷  
之黼裳辱冠詩人見殷士黼辱裸將于京而傷之故  
以爲言因以戒成王曰王之忠盡之臣得無念爾祖  
文王之德乎不敢指成王而曰蓋臣實戒成王也念  
爾祖文王之德則無敢放逸則天命可以永保周士  
未遽至於裸將繼周者之京也無放逸則德修矣德

修則天命在我矣可以永永配天之命多福非自外  
 至自求之而已矣自求之者無他也無放逸也無動  
 乎意也安女止也是數語者一也師眾也失眾心則  
 人去之天亦去之方殷之未喪失眾心則與人同心  
 與天同心是謂配天宜鑒於殷今殷失眾心而人去  
 之天命去之於以知天之峻命不可容易再言命之  
 不易者致意之深戒成王之切遏抑也毋遏抑爾躬  
 至於卑下也放逸則卑下矣當昭德義之令問此非  
 外飾而撰作之也問望由德義而宣昭無義問者中  
 心之無義也動乎意而放逸則為無義矣有又也又  
 當憂虞恐又如殷之降喪自天也欲知天心乎而人  
 常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可測度於是教之曰但  
 法則文王則萬邦自孚信我之德矣載承載也上天  
 之所承載者何所有也上帝雖有名而不可見無聲  
 無臭而不可問作是詩者灼知文王之即天故確然  
 曰儀刑文王則得天道矣萬邦之心不計術而取也  
 吾心不動乎意則無逸無逸則無私無私則與人心  
 同矣與天道亦同矣天人形若有異道無異人心即

慈湖詩傳 卷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故曰追心不動乎意常虛常明何思何慮安女止  
 是謂精一是謂帝則是則無聲無臭者此惟自省自  
 則者知焉作是詩者其周公乎聖人之言也毛詩序  
 惟曰受命作周也是何足以明是詩之大旨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  
 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  
 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俁天之妹文定厥祥親  
 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  
 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  
 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駟彭彭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案亮字楊氏從韓詩  
 身補音尸羊切荀卿成相篇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  
 隨舉牟光道士賢聖基必張易林蒙之垢曰足動目  
 矚喜未加身舉家蒙權吉利無殃渙之兌曰昭公失

慈湖詩傳 卷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常季氏悖狂遜齊處野喪其龐身蹇之兌曰機餌設

張司暴子良范叔不廉凶害及身倪牽徧反倪韓詩

作磬案原本四字脫亮韓詩作亮毛詩作諒或作涼 明明

在下天明照在下者之善惡也赫赫在上天明威之

可畏也天難忱信為王者不易難也天既以紂為殷

適嗣而位天位矣乃又使不得挾四方而有之然則

天果難忱難恃也毛傳曰摯國任姓仲仲女也自彼

殷商之國中來嫁於周朱曰自周而言則諸侯皆殷

商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其國史所書之辭乎是謂

私湖詩傳卷十六

七四明叢書

大任大任及王季皆維德之行事上帝之道不在乎

他在乎善而已矣人性本善意動而遷斯喪厥善小

心翼翼不動不遷是謂善事上帝懷藏也多福乃懷

藏於文王小心之中不在求之於外也亦文王篇自

求多福之意也進德疊疊不復回轉故四方師之文

王遂受四方之歸也天監在下紂惡既盈維周世世

修德至文王之德益盛則天命自然集於周載年也

文王初生大妣作文王之配合在洽之陽毛傳曰洽

水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涖厓也朱曰嘉昏禮也前漢

地理志馮翊有郃陽縣案原本三字脫洽水之陽渭水之涘

莘國所在是為大邦子為大妣大妣盛德配天天使

配文王文王為天子則王后非天妹乎倪者灼見也

灼見大妣之為天妹也說文謂倪譬喻許慎不明天人

之一致也何以喻為心疑而強為之說也字作人見

曷為譬喻人心無私之心也大妣寤寐思求淑女以

配君子此天地無私之心也無私即道心後學不知

道不悟中庸之心即天道故自昏自蔽自棄而又疑

大妣非天之妹文王行嘉禮於大妣止語助也納采

私湖詩傳卷十六

八四明叢書

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嘉禮之吉事也祥者吉之初

兆也天生大妣作文王配初祥既兆至於文王親迎

于渭則其祥於是定矣造舟為梁孫炎云比舟為梁

也杜預云河橋之謂也孔疏云繼大任之女事天命

文王於周京續繼女事維莘國爾實維長女行猶嫁

也詩云女子有行篤實也實生武王保右武王命武

王變伐大商變和也聖王之征伐豈得已哉奉天命

平大亂誅君弔民歸馬放牛是謂變和之伐非暴怒

之伐旅眾也矢陳興起也孔疏云牧野紂南郊箋謂

諸侯子我也予雖諸侯而興起自上帝觀武王則曰  
 女帝臨護之又命之曰無貳爾心恐其以紂眾如林  
 之盛而疑懼也所謂天命帝命天帝不言即人之所  
 言人心恐武王之疑貳故謂上帝亦恐武王之疑貳  
 凡人事之所成即天命之所成車宜檀木毛傳曰煌  
 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駟本爾雅釋畜文郭注云駟赤  
 色黑鬣肆猶遂也有無所畏忌之意爾雅釋詁云亮  
 介也左右亮也韓詩傳云相也毛傳曰佐也大公望  
 為大師號曰尚父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慈湖詩傳 卷十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齊也家曰呂尚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  
 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則雨止矣詩人喜其會戰之朝  
 清明也故云毛詩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  
 武王也此序既失詩旨又不足以明文王武王之德  
 徒為蕪贅  
 縣縣瓜陵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直父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古公直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  
 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膺膺董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

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  
 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揀之陜陜度之  
 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迺立皋  
 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駮  
 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  
 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

慈湖詩傳 卷十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大瓜以其小如瓠故謂之瓠周推本始繼繼承承  
 如瓜蔓生縣延不絕初瓠雖小而後滋大生民篇以  
 后稷為民詳觀是詩通上下皆曰民謂周之子孫與  
 凡周之民歟孟子莊子呂氏春秋皆言太王直父居  
 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以犬馬以珠玉俱不得免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  
 聞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遂去豳邑于岐山  
 之下孟子作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  
 市毛傳亦引此於是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又曰周京

漆沮之間也案杜水出杜陽山東南流左會漆水逕岐山西爲岐水而屈逕周城南歷周原下徐廣曰漆水出杜陽西岐山許慎亦曰漆水出岐山杜陽縣有漆溪謂之漆渠又西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燧石山東南流屈而夾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又得黃嶽水口乃東南逕祿祿縣夫宜君之南與今邠州接壤邠卽豳今邠州有古豳亭有枸邑城古鶉觚縣漢地理志右扶風郡有豳國公劉所鄉詩豳國公劉所都而鶉觚乃在北地郡則知扶風郡與北地郡接壤今

齊湖詩傳卷十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紉圖刊本

邠州西南接鳳翔府扶風郡界不過六十里本府之岐山又本府之東四十里則岐山與邠州益近岐山去沮水亦不遠則岐周之地有杜水沮水漆水明矣而鄭箋輒異毛傳而謂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又謂陶復陶穴本其在豳時也箋義殊未安豈有自公劉居豳以來至於後古公亶父皆穴居而未有家室乎此斷斷乎無是理康成不善屬文每每見其箋注文理不順於是益驗然地理志扶風杜陽注云詩自杜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

地古書多差況非聖說此奚足信以本詩本文熟讀之文理甚明非言豳地言古公亶父初遷岐周之事也康成謂豳在岐山西北四百里亦然今考地理岐山邠南下甚遠孔疏謂禹貢之漆沮與詩之自土沮漆別又謂詩之沮水則未聞何地曰未聞者考之未詳歟謂禹貢之漆水異乎詩之漆水則誠有故也岐山所出之漆水在漆縣西惟與杜水合南至美陽縣而南流於渭初未嘗與沮水合也故孔疏云異禹貢導渭會於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河者以沮水一名漆沮沮水入洛洛水入渭然則此二沮漆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沮水是水之入渭然則二漆沮水與前所言漆水出岐山與杜水合而入渭者又異矣大抵渭水之北涇水之東水名漆沮者二矣禹貢曰又東過漆沮不曰會而曰過者樓尚書云兩川相似而合曰會大川所過而小川隨之曰過小水入大水曰入漆沮小於渭古公之將遷岐必先相其地始至岐山陶土爲穴而居未有家室來朝謂後朝之日儀禮所謂來辰者自明曰以後凡後來之日皆謂之

齊湖詩傳卷十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紉圖刊本

來也古公既相地至來朝遂與其妃姜女來胥相其  
 所居宇居也孔疏云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大王追  
 號魯頌闕宮云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以  
 去幽居岐幽人從之如歸市四方悅其愛民而去國  
 王業由此而始故詩序曰絳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孔疏引說文云陶瓦器竈也案原本有誤今改正蓋竈以陶去  
 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說文云穴土屋也覆地室也  
 許氏淮南子注云復重窟也上古穴居野處古公時  
 殷世古質雍州地高尤宜穴居岐周西夷之地遠俗  
 益近古故以穴居為常今俗猶謂取土而出之曰陶  
 所謂陶復陶穴者陶之復陶之謂穴以居乎自爾雅  
 訓釋猶多謬誤前儒訓釋亦難信釋水云澣水厓率  
 循也胥相也今俗猶以觀視為相相字平聲得非字  
 義本因相與觀視曰相而胥相同義乎箋云廡廡肥  
 美釋文曰葦音謹廣雅云葦葦也今三輔之言猶然  
 翟徒弔反說文云翟葦草也內則曰葦宜粉榆釋草  
 云葦葦草郭注云卽烏頭也音斬本草謂煎之則殺  
 人然則生食之亦可乎茶釋見衛谷風葦茶甘如飴

以地之肥美也甫田鄭氏曰飴錫也周禮春官華氏  
 掌其燠契以待卜事注契龜之鑿也箋云時是也卜  
 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於此也宣開也今俗  
 謂初作田曰開荒自幽遷岐必率循西之泚而至岐  
 陽大王居岐之陽凡幽人自西而徂東從大王而遷  
 岐陽者皆執事効勞周徧也皆也箋云繩者勞其廣  
 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板上下相承而  
 起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翼翼者廟檐如  
 羽翼也說文曰球盛土於器也毛傳曰球藥也劉熙  
 云藥盛土籠也王氏曰度傅土也蘇氏曰削屢重複  
 削治也陳輿取土於藥眾多之狀也薨薨傅土者眾  
 多之聲也登登築土浸高之謂也馮馮張氏曰削土  
 聲箋云五版為堵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為堵五堵為  
 雉何休以為堵版廣尺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  
 說八尺為版五版為堵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為一丈  
 考工記匠人注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左傳隱元年杜  
 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  
 毛傳曰鞮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周禮曰以鞮鼓役事

人聲之盛鼙鼓弗能勝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  
秋魯有雉門禮記魯有庫門家語衛有庫門皆無云  
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  
之時未有制度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  
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箋云諸侯之宮外  
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  
雉箋義殊未安孔疏云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皋門之  
哲遂謂諸侯有皋門而左傳乃曰澤門之哲非皋門  
也杜注亦曰澤門非訛誤也然則疏謂皋門之哲者

慈湖詩傳卷十六

五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其心記之訛歟又案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子家子  
謂兩觀為僭以觀者臺土之加高者也於以知雉門  
非僭而康成謂天子加以庫雉何也康成殆以魯得  
用王禮故魯有雉庫以未見家語故不知衛有庫門  
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無皋  
應特其制似之爾闕大也將將人出入之多也冢土  
社也禮國主社主也尊之曰冢土毛傳曰起大事動  
大眾案原本四字脫必先有事乎社戎大也醜眾也戎亦有  
兵義肆猶縱其愠怒我者不殄絕謂昆夷數侵侮而

亦不足以隕墜我之令問孟子答貉稽引此詩謂文  
王也觀此詩蓋序大王以來至於文王之事亦不止  
言文王樓尚書謂孟子斷章取義但取此詩以言文  
王又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邨柏舟之詩孔  
子本無與及其久也我之植木拔拔其盛行道之人  
兌然而四國之人咸歸之國勢盛強昆夷畏其盛服  
其德故疾趨而來服維其喙者言其敬畏而形容之  
也謂疾趨維喙息而已不敢有他也孟子曰文王之  
事昆夷以大事小箋云柞櫟也棫白桮也陸璣疏云

慈湖詩傳卷十六

五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周秦人謂柞為櫟釋木云棫白桮注云桮小木叢生  
有刺實如耳瑤紫赤可啖陸璣疏云三蒼說棫即作  
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桮今人謂之白球一  
說不同未知孰是易曰兌說也丘氏曰混夷當為昆  
字之誤也毛傳曰駢突也說文曰駢馬疾行貌呂曰  
喙張喙而息也蘇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  
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毛傳曰虞芮之君  
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  
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

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蹶者動之疾也生者虞芮之善心中以生也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虞芮之爭心忽變而爲讓心何其疾也此實文王之德有以感發之故曰文王蹶厥生謂文王發動其善心也而文王退然而不敢當曰予有疏附之臣爾予有先後之臣爾予有奔奏之臣爾予有禦侮之臣爾謂皆羣臣之力爾此蓋當時有稱贊文王之德者故文有此讓辭者歟疏者遠臣也附者近臣也行則在我之先者在我之後者皆輔佐我以正者雖奔奏小臣亦吉人善士禦侮雖無所先不得已而命將率以禦之其將率皆行文王之德意無暴無怒觀執訊連連攸誠安安之狀則文王禦侮之臣亦輔文王之德文王之臣無非聖賢文王此言亦非徒謙而空言也文王之謙讓若是益以見文王之盛德故詩著之

芄芄棫樸薪之楨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

蘇湖詩傳 卷十六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泝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俾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易剡木爲楫漢書忘維楫有風波舟楫之危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皆此讀 自文王大明縣而下皆成王時所作之詩故曰文王曰武王至於棫樸其武王時周人贊勉武王之詩歟毛詩序惟言文王能官人而不及武王殊未安文王能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何止於能官人而已其言辟王或通言文王至於周

蘇湖詩傳 卷十六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子邁六師及之則惟言武王爾文王不可以言六師人材之盛如棫樸之薪左右皆髦俊之士櫛積也聚積人材固由選擇而人才之盛亦道化作成之功至於武王征伐或巡守六師及之皆有德有造之人也盛矣哉觀文王伐崇攸誠安安有德之容則知文武之時作成人材之盛有至於此其曰趨之曰及之曰峨峨皆髦士攸宜之意狀有不可形容之妙俾彼雲漢爲章于天其變化之所及者廣矣今周王方壽考未艾豈不能作人於遐遠乎以紂積惡化亦廣故



今有望於武王盡作成遐遠之人也武王聖學如道  
琢之章其性如金玉之質王其勉勉無怠綱者道德  
之本紀者禮樂刑政之詳本末具備德之流行速於  
置郵而傳命無不有德有造矣毛傳曰追雕也相質  
也棫白桮也樸枹木也釋木云樸枹者郭注云樸屬  
叢生者為枹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  
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棫木僕附叢密  
芄芄然盛也趣趨辟君也泝舟行貌楫權也烝眾也  
邁往也倬高也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

蘇湖詩傳 卷十六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郊特牲云灌以  
圭璋祭統云君執珪璋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王  
肅云羣臣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王肅  
說為安爾雅云峨峨祭也爾雅義多差謬奉璋可以  
言助祭峨峨者璋之狀其高峻巍峨非祭也又考工  
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案原本四字脫射四寸  
厚寸黃金勺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其宗人  
與祀奉此三璋於天子車馬之前歟又云琢圭璋八  
寸以頰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

治兵守又云璋射索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餽然則  
王左右奉璋亦不特於祭見之靜觀是詩所謂于邁  
六師及之其道記武王伐紂之事歟抑記武王巡守  
薄震之師歟辭氣舒徐和緩殆言巡守時邁之事爾  
抑總言之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  
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  
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  
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

蘇湖詩傳 卷十六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同  
毛傳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干求也玉瓚圭瓚也黃  
金所以飾流鬯也箋云黃流秬鬯也榛栗屬簡兮山  
有榛陸璣云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蒼上黨人織以  
為斗筲箱器又屈以為釵榛楛濟濟福祿之盛似之  
於是稱贊君子所以求福祿者以豈弟而已豈弟之  
道何道也豈和樂也弟孫順也君子之和樂孫順初  
無意說也融融怡怡是謂道心舜所謂精一執中者  
此也禹所謂安女止者此也孔子所謂孝弟之至通

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此也詩云自求多福

此之謂也君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瑟

堅賦貌考工記玉人之事裸圭尺有二寸案原本尺字脫有

瓚以祀宗廟案原本脫宗字此詩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為柄

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

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毛傳言金飾鄭言其詳蓋據

玉人大璋中璋邊璋之制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

寸衡案原本四寸有纁故意圭瓚之制亦同詳觀王

人本文裸圭瓚與三璋黃金勺之文隔絕甚多文理

未見其同毛鄭說俱未安孔疏謂秬黑黍一秬二米

釀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鬱金色黃如金

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以璋制考之則裸圭之瓚

如勺歟其勺用瓚玉故圭勺名瓚歟孔叢子子思曰

吾聞之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

西受圭瓚秬鬯之賜孔疏謂鄭不見孔叢子書其言

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是章言受圭瓚秬鬯之賜

為福祿惟君子豈弟福祿所以隆也攸所也謂福祿

因豈弟而降也說文云鳶鷲鳥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燕湖詩傳卷十六

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喻豈弟之德所以感動人心而興起之也孟子曰聖

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孔子所以能綏之斯來動

之斯和者所同者自然相感應也文王之所以蹶動

虞芮之君善心由中以生者其機同也其機無他其

道無出豈弟而已是心甚神是心甚平無所不通無

所不感豈弟君子不能作人於遐遠乎言無所不作

成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不獨文王有之自太王王

季同此心也同此豈弟也故亦同此化成也清酒非

此謂三酒自五齊皆酒也雖齊亦就中取其清者用

之至於三酒則卑矣商頌烈祖亦曰既載清酌非謂

在下之登酒也箋云載在樽中也駢牡赤色之牡是

章言祭而獲福也界大也景明也其福明著而大也

無德者雖祭不獲福此介景福由豈弟以致之也瑟

柞棫堅賦甚美民取為薪以爇有濟乎民矣君子有

濟世之功似之君子豈弟濟世神所勞矣故降福祿

如榛楛葛藟施于條枚有福祿滋蔓之象豈弟之君

子求福有進而無退回者旋轉也退之謂也是求不

以思慮是進不以思為豈弟不已即求福不同之謂

燕湖詩傳卷十六

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非果有心於求之也于祿求福詩人歌詠之辭也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毛  
詩序曰旱麓受祖也夫本詩大旨矣本詩發明豈弟  
道化之妙而序惟言受祖不知道也豈弟君子太王  
王季文王武王之所同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音  
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  
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問亦式不諫亦入肆

慈湖詩傳卷十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男補音尼心切釋名男任也典任事也白虎通男者  
任也任功業也易林屯之離曰陰化爲女陽化爲男  
治道得通君臣相承曹植宜男花頌草號宜男旣煜  
且貞 朱曰思語辭也至哉大任之思齊乎大任之  
神氣定靜如齊非大任堅持強取此定靜也人心本  
定本靜動於意則失之大任不動乎意故常靜也愛  
媚其姑周姜能順事也後武王有天下周地爲京師  
詩人尊稱大任爲京室之婦文王之妃大妣又繼嗣

大任徽美之德音微音猶令聞也其名聞不虛得由

實德而生故不妒忌敍進厥妾致生男之多詩人美

其不妒忌之志極其美而言之謂亦可以致百男也

觀關雎寤寐求淑女以配君子至於寤寐思服悠哉

悠哉輾轉反側大妣盛德至是不妒忌不足以言之

故詩人稱之曰則百斯男孔疏引定四年左傳曰武

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子也史記

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妣文王之

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次曰管叔鮮次

慈湖詩傳卷十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邶叔武

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皇甫謐云

文王取太妣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

次邶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

封次聃叔季載杜預不言曹叔振鐸而有毛叔聃淵

明言曹叔而注云有毛叔圍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

則異則百斯男詩人意欲言其眾妾生男之多也惠

順也孔疏云宗公是宗廟先公毛傳曰恫痛也時是

也追王止於太王自公叔祖類而上曰先公盛稱婦

德故及於承祭祀順惠宗廟神無怨恫晉語胥臣雖謂文王詢於八虞咨於二虢度於闕天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爲惠宗公然先儒釋詩未必皆得且叔孫豹誤釋皇皇者華以忠信爲周又以懷和爲周又以懷和爲每懷左氏以爲未安而削之然則雖言書亦難盡信夷攷思齊之詩上下文理謂大妣惠順宗廟先公毛傳亦曰宗神國君自稱曰寡人則稱其妻宜曰寡妻蓋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謙辭也刑法也此曰寡妻殆文王嘗自稱寡妻法度儀刑之善故載之詩歟宮中之事惟文王知之詳歟是詩推本文王上有聖母下有聖妃雖大妣自有盛德亦文王盛德感應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道化由中而達於外詩人於是備贊文王盛德謂在宮則雖雖在廟則肅肅雖居不顯之地亦若有臨之者雖人心悅我無厭射亦兢兢保守無怠呂曰戎疾大患難也羨里之囚是也昆夷獫狁之難則其餘也殄絕也無也縱大患難不無而文王之功烈光大而無瑕玷假大也心無所動自敬自善故雖室中屋漏人

所不聞知之地亦敬如式在車致敬則式他人諫而後入於善文王雖不因規諫亦入於善肆有甚盛廣肆之意又言文王道化廣大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造者造之既興起其善心又左右之輔翼之使之入於善是謂造亦謂之作人古之人猶曰昔之人無逸曰昔之人謂老成人成德已久惟壹壹無厭敦斯士者總言成人小子及故老之人皆文王作成使之有譽爲髦俊也毛詩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蓋文王之所以聖由上有大任之母下有太妣之妃故也衛宏不知道故有斯言人心本善非自外至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人心卽道故曰道心動乎意始失心所謂作人亦作其所固有爾非能強其所無也學者知道不信己心之卽道故謂文王之聖亦由外助縱有佐助亦不過助文王本心之善而輔成治化爾衛序之言殊爲害道使文王如舜不幸其母鬻豈失其聖乎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  
栲啓之辟之其穰其楛攘之剔之其壓其柘帝遷明德  
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  
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  
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  
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  
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秦湖詩傳 卷十六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祐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  
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  
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  
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彼馘  
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  
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補音赫黑各切淮南子汗壑穿陷之中高誘注云壑

讀如赫赫明明之赫荀勗大會行禮歌明明天子臨  
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泱蠻貊柔遠能邇孔淑不逆來  
格祈祈邦家是若禡補音滿補切野祭也說文以馬  
得聲馬本音姥晉鼓吹曲師執提工執鼓坐作從節  
有序盛矣允文允武蒐田表禡 赫者明威之謂莫  
者其瘳之音而字訛歟瘳病也不然則民心之所不  
可者歟莫不可也二國其謂密與崇歟是詩惟言按  
密伐崇獲得也得其政不得謂失道也二國不道上  
帝於是究度四方諸國可以使征伐之者然上帝不

秦湖詩傳 卷十六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遽伐之又久待之尙覲其或改也耆老也猶久也及  
其久也二國之惡終不悛反更張廓不少衰止式更  
也上帝憎惡之乃眷顧西國西周也上帝無常心以  
百姓之心爲心民惡之則帝惡之民歸之則帝歸之  
文王未遽伐二國久待之卽上帝之耆之此指西周  
也維與西周安宅焉於是作治西周之宅而又屏障  
之作者作治其田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釋木云  
立死樞斃者翳郭注引詩其樞其翳周禮夏官掌固  
司險五涂徑畛涂道路之上樹之林以爲阻固林木

密比蔽翳修理之平正之人爲之所作卽上帝之所  
作也毛傳曰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豈爾雅有別本  
歟抑傳者意之歟國家作治庶務不必專言治其木  
况爾雅亦多差誤今詩本文曰菑當從釋地田一歲  
曰菑立國治田蓋其先務林木之盛有灌木之從生  
焉有樹木之比列焉釋木曰灌木叢木又曰樹柵郭  
注云樹似柵檜而庫小子如細栗可食江東呼爲柵  
栗內則云芝栴陵棋程曰行生曰樹啓之辟之謂芟  
除釋木云檀河柳郭注云今河旁赤莖小楊釋木云

燕湖詩傳 卷十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楮橫郭注云腫卽可以爲杖釋木云槩山桑桑柘惟  
可攘剔不可除伐矣以其可以蠶也凡此土田道涂  
林木屏翳修治就敍則西周之居宅安矣周世世有  
德其德昭明人心歸往至於所患之昆夷亦畏力懷  
德恭順歸往來載路遷往也串夷往服卽上帝之  
所以向往也人心之往卽帝命之往天立厥配大王  
得大姜王季得大任文王得大妣益助周德周受天  
命於是益固鄭箋云串夷卽昆夷西戎國名爾雅釋  
詁云妃嬪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配帝省西周之山

柞械拔然而長松柏兌然而悅陶淵明曰木欣欣以

向榮易曰兌說也林木之盛其國富饒斧斤有時其

國有政其邦固矣人道之所至卽天命之所作有王

季又有大伯爲對大伯能讓故王季得傳文王既有

王季又有文王爲對既有文王又有武王周公自之

爲言後有繼矣因心則友者友愛其本心之所固有

非自外而至非勉強而爲后稷公劉大王天命漸歸

周矣至王季復有德心友其兄則天命之祥慶於是

益篤厚矣天命之慶非無故而自篤也王季之德心

燕湖詩傳 卷十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以篤之也帝於是錫之以光輝周家之德益著令  
聞益廣國勢益強有光輝焉周家之所有卽天之所  
錫受祿者享國也世襲不絕是謂無喪遂至於奄有  
四方備言慶祥之篤厚左傳昭二十八年晉成罇曰  
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  
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

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  
之先儒以己意解釋古訓豈能一一皆中後世以左  
傳古書也一切信之不敢有改而本詩帝度其心豈  
成鱗之謂哉帝揆度王季之度爾而成鱗又誤言文  
王豈所傳之誤也案王肅注及韓詩亦皆作文王審觀本詩上下文  
勢當從此本維王季帝度其心成鱗言維此文王非  
莫者廣莫溥大之謂明者無蔽類者倫類不剋咸有  
其理惟克明故克類長猶君也析而言之則於親族  
言長於臣民言君克盡其道則能君矣克能也王季

慈湖詩傳 卷十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言王此大邦者追王之後作此詩故云也順者順  
事殷王順事長老敬順臣民有順無悖比者親比鄰  
國臣民親比宗族王季之德眾言咸備比於文王亦  
併比無異於王季無有愆失無可悔之事是謂靡悔  
成鱗所釋未盡其義樂記作克順克俾傳之差也比  
當昆至反而陸德明必里反者陸從樂記陸多好異  
失理既受帝之福祉又延及於孫子文王小心卑恭  
當紂大難見囚羸里惟有覲援於他人之心如溺者  
求援於畔維慕古聖羨治世初不敢有自爲之心然

是也帝謂文王無是畔援歆羨誕先登於岸勸文王  
自奮自濟無小心卑恭太過也文王即古聖大抵聖  
人不自以爲聖上帝雖實有言論文王哉大公之所  
啓告武王周公之所贊助閔天太顛諸臣之所輔弼  
勉文王自奮自濟濟海內塗炭之苦無卑恭小心而  
已人事即天道人言即天言密人不恭敢拒違我周  
大邦之命既侵阮又阻往其國將侵之文王爲西伯  
密拒命侵小文王於是從眾聖羣賢之請一怒而安  
民眾聖賢之言即上帝之言文王赫怒即上帝之怒

慈湖詩傳 卷十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爰整師旅以按止徂其之旅孟子引此詩作邊莒二  
者必有一誤若孟子徂莒爲是則上亦當言侵阮徂  
莒其莒二字近似故訛救衛小國足厚周福篤厚也  
祐福也足以答天下望救於周之心矣對答也密人  
初依近周京先侵阮疆升陟我高岡無矢射我陵此  
我之陵也此我之阿也無飲我泉此我之泉也我之  
池也此皆止遏之辭文王未欲違誅伐之姑止遏之  
故三軍之士從文王之旨亦姑止遏之文王之怒非  
私怒非生於忿之怒乃迫於義不得已之怒密之事

情可以師臨之諭之而止文王無過怒也密服則止

釋山云小山別大山曰鮮郭注云不相連釋地云廣

平云原文王於邊密之後度其鮮原於居岐山之陽

在渭水相將稍近之地而遷邑焉故疏云周書稱文

王在程作程程程典案原本三字脫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

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

此非豐者以此居岐山之陽豐在岐之東南三百里

耳萬邦之方者雖居一方而萬邦之所歸也下民之

王也帝謂文王子懷爾之明德爾卑恭小心聲音顏

色殊不大肆不以國勢滋長夏大而變革其心如無

所知如無所識常靜常敬常止常一是謂順帝之則

三才無二道道在人心人心即道故曰道心是心無

形是心無我虛明無際天地無閒惟動乎意流乎邪

故失之故與天地睽隔不動乎意則融融渾渾即帝

則也如水鑑未嘗有知識也而自能鑑物如日月未

嘗有知識也而自能照物文王之赫怒即是心也文

王之邊密伐崇即是心也即舜之精一也即禹之安

女止也帝謂文王詢問爾之仇方詢其事狀情理若

蘇湖詩傳 卷十六 三四明叢書 紉園刊本

不可不伐則與爾兄弟之國以爾鈞引攻城之具與

夫臨車衝車以伐崇國之城崇侯虎導紂為惡虐囚

文王於羗里文王非伐已仇乃伐天下之所仇非告

語之所及故伐之凡可以在上臨下之具皆臨也凡

可以從旁衝擊之具皆衝也閑閑閑暇不急遽之狀

文王不得已而攻崇城猶或覲崇侯之忽悔而改也

人性本善因物有遷其本善終不磨滅聖人心量如

天地故三軍之士行文王之德意其狀閑閑毛傳為

言言高大也安知非墉之崇人有順迎王師之言不

一乎毛傳亦多差謂此閑閑為動搖亦非箋謂言言

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連連而至不

絕也此德順者故不殺而執至也如崇侯惡黨凶徒

則殺而誅之釋詁曰誅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

曰誅於內曰類於野曰禡其未致者猶招致之使附

不忍驟伐寬徐如此而四方無敢侮周者王氏曰乞

乞肚也說文引詩崇墉乞乞高貌周書曰乞乞勇夫

箋云伐謂擊制之肆犯突也毛傳曰忽滅也朱曰拂

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

蘇湖詩傳 卷十六 三四明叢書 紉園刊本



之因壘而降夫始攻之緩戰之徐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以爲文王師也蒹葭者臨衝密比如草之鬱蒨也毛詩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世周世修德莫若文王此序未爲全非大抵贅語無所發明是詩言天人無二不識不知閑閑安安非聖人豈能作爲序者固不識也又本詩惟言邊密伐崇而伐殷之意尙隱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慈湖詩傳卷十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鷺鷥王在靈沼於初魚躍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鼉鼓逢逢矇眊奏公

囿音又麀音幽補音伏周官考工記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注云故書伏作偃杜子春云偃當爲伏音同而字異也賈誼鵬賦伏與域叶東方朔七諫伏與息叶揚雄長楊賦伏與息叶班固幽通賦伏與逼叶揚雄上林苑令箴伏與碩叶補音伏筆力切未安集韻鼻墨切偃筆力切又伯逼反同音有偃而唐韻塌茫逼

切簡謂伏宜茫逼切既與逼同韻又與諸賦箴韻叶又與今音同母特聲未轉爾服葡萄蔽若筆力切則異母鷺音鶴孟子鶴鶴初音刃 文王爲臺方經畫而營之而庶民咸來其攻治之不盡一日而已成之故當時有言曰有司經始勿庸急庶民如子而來矣文王爲臺非如後世侈故不日而成然民來如子成之速人異之於是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謂其囿曰靈囿謂其速若神靈然孟子所謂民歡樂之謂臺沼曰靈麀鹿化者獨言麀蓋所親見見所伏於囿中見其光澤如洗濯然故曰濯濯劉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不驚不逸而攸伏者無害獸之心鹿則信之而弗疑也然則首言麀伏亦以人異故歟白鳥鷺鷥然張羽而高滿沼魚多而躍此不爲異而詩人高之者民歡樂所覩皆樂故云也毛傳曰初滿也植者曰虞橫者曰枸業大板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孫炎曰虞枸之植所以懸鐘磬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枸刻板棗業如鋸齒也孫疏云其懸鐘磬之處又以采色爲大牙

慈湖詩傳卷十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崇牙之狀縱縱有瞽曰設業設  
虞崇牙樹羽此縱亦文承虞業之下故知縱卽崇牙  
之貌考工記韞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  
謂之鼗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鼗大鐘謂之鐻呂曰於  
歎美辭也樂記云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箋云論之  
言倫也得其倫理乎毛傳曰水旋邱如璧曰辟靡以  
節約觀者鼈魚屬有眸子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瞶孔  
疏曰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鼈書傳云鼈如蜥蜴  
長六尺陸璣疏云鼈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

慈湖詩傳卷十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如鵝卵其皮堅厚可冒鼓毛傳曰公事也爾雅釋

詁云公事也爾雅及毛傳亦多差誤案燕禮樂正告

歌備於公公者諸侯之通稱文王時殷世尙質故矇

瞶告歌備於公而不以樂正歟所謂矇者矇矇略見

故可奏公特目視不明之老稱歟視不明者聽必精

故樂工用矇矇鼓鐘於樂音最著故言樂之倫理必

曰鼓鐘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

物楚椒舉曰先王之爲臺不過望氛祥孟子曰民之

歡樂之樂其有麋鹿魚鼈毛詩序曰靈臺民始附也

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夫民  
心親附文王也久矣奚始於此餘贅辭爾雅釋宮云  
四方而高曰臺含神霧曰作邑於豐起靈臺左氏說  
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王制云太學  
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頽宮康成謂辟雍及三靈  
同處在郊矣爲圓爲沼可知在郊大戴禮盛德篇云  
明堂者九室室有四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  
辟雍夫文王追王詩作於後固可稱王至於辟雍事  
實文王豈有僭天子制耶殆文王創之後周有天下  
始定爲天子制歟亦猶大王立皋門應門後定爲制  
歟

慈湖詩傳卷十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

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

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

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

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今俗語下來謂後來也武步武也有前步而無後步

者不繼也維周有後步夏有禹有啓而無繼商有湯

而無繼周有大王又有王季又有文王有武王如前  
步有後步相繼不絕故以下武爲喻而曰下武維周  
謂有後步者維周爾周世有哲王大王王季文王三  
后雖已在天在天謂已歿也而武王配於周京配合  
也其道與三后無異也周家世世以德爲務作求卽  
爲務之謂也維世世求德故永永配天命四海之內  
皆願望周有天下皆信周之必王季信也周成王業  
天下咸信其必言三后之心與武王之心一也一者  
德也四后之心與上帝之心亦一也與四海之心亦

慈湖詩傳 卷十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也是一德之中無利心也無富天下之心也無動  
心也禹曰安女止是心也舜曰精一執中是心也湯  
與伊尹咸有一德是心也是固海內之所共服其言  
其行固海內所法式是心寂然不動如大虛感而遂  
通如四海微動乎意則愆則尤何式之有湯表正萬  
邦武王作式惟聖人王天下故天下咸師仰之世世  
繼德是永永能孝曰思者助辭歎其曰心思則所思  
者德心歎所思安止歎精一歎維是維則易曰乃見  
天則詩曰順帝之則詩又曰有物有則則者大公至

正中庸不可變改之則也三才之所同也故天下同  
心歸之媚武王雖諸侯而有天下咸媚之者應侯之  
順德不知者以武王伐紂爲非順也知者以武王爲  
順德也使武王有毫釐不順之心則何以爲武王何  
以配天命何以配三后之德服事也大王王季文王  
順事殷商武王乃伐商其事不同也而曰嗣繼其服  
事昭明者其德同也其無利心無富天下之心同也  
寂然不動同也故特曰昭哉嗣服真繼志述事也昏  
者以跡爲事明者以德爲事又曰昭茲來許許所也

慈湖詩傳 卷十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昭其先祖之所自來者德也安止者也精一者也不  
動者也是謂來許是謂祖武是則三后之步武也是  
則武王之所繩也繩循也循繩而往也詩人謂武王  
受天之祜於萬年者知周世德深入乎人心深入乎  
人心則深得乎天心故云也今武王有天下四方來  
賀是受天之祜也詩人謂豈特於今遐遠之方咸來  
佐助於後萬年亦無有遐遠而不來佐助乎毛詩序  
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焉不以武爲步武而曰武王則何以曰維周也不

曰昭其德而曰昭其功不明四后之心甚矣衛宏之  
害詩也如此

文王有聲遠駿有聲遠求厥寧遠觀厥成文王烝哉文  
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  
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遠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  
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爲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  
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靡自  
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  
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

慈湖詩傳卷十六

聖三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亟或作棘毛詩此篇聿並作通禮器作聿 聲聞譽

也文王有聲其聲甚駿美聿發語助也文王之所以  
有聲維求安寧而已求安民而已初無圖王之志其  
後雖不得已而有伐紂之事實無利心無私心一於  
求寧而已而卒觀厥成詩人贊之曰烝哉烝盛也爾  
雅釋詁雖以烝爲君然爾雅多差誤不可盡信烝眾  
也故因有盛義盛有大義聖人無心於成公業惟有  
志於安天下此文王之所以大也受命之義備見皇

矣無然畔援之章所謂天命卽大義之必不可得而  
已者是或因眾聖之啓告或因內志之聰明欲已而  
義不得已於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邊密人徂侵  
之師以伐崇墉此卽受天命而行之有此武功也既  
伐於崇作邑於豐天命也作豐邑當時人情事理必  
利害曲折文王因其義之所當爲而爲之皆天也使  
文王微置私意於其閒不由乎天則必不合乎人何  
以爲文王何以有成再贊曰文王烝哉所以大其功  
也亦以大其道也減溝也有城必有減取土爲城因

慈湖詩傳卷十六

聖三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以爲溝爲險匹兩也昔者作程今又作豐是爲兩非  
亟有所欲爲也乃追奉其所自來之孝道也周世世  
有道由道而行今更作豐亦由道而行雖欲以就王  
業亦以順民之所欲順天之所欲順義理之所當而  
作之也文王之心常安常止若亟其欲是人欲非天  
道也周世世不失其道謂之孝文王亦追此道而已  
王后亦謂文王也濯光潔也亦猶新臺之有泚有洒  
光潔如洗滌也文王既追王其大臣後亦爲公侯文  
王與其臣潔濯豐邑之垣蓋凡百君臣同謀協議故

詩人言王公也四方咸歸故曰攸同也豐邑漸臨中國四方又咸歸豐邑城滅又崇壯險固國勢益強文王至是如插羽翰而飛不可得而摧遏矣此在奸雄以私意行之謂之術在文王由義理行之謂之天命使有毫許私意則得罪於天矣豐水東注於渭禹導治之功也因豐水思禹績曰王曰后曰皇曰辟皆大君之通稱尊而大之屢更其辭愛敬文王之志也鄭箋謂鎬京在豐水之東遂謂此章言武王未安觀文理猶謂文王也自鎬京辟靡以下則言武王矣康成

慈湖詩傳卷十六

聖三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不善屬文故有此曲說豈平分此詩四章武王故斷之歟然古詩與後之詩不同辭以達意意止則止意未止則未止奚拘整整爲兒童態哉鎬京外水如壁壅之故曰辟靡不必專言學後漢郡國志言鎬在上林苑中注云長安西南有鎬池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餘一猶未盡服也至於武王則四方無思不服故武王有天下考成也卜宅鎬京成謀本於文王卜而得吉是龜正之文王已得吉武王成之而遷焉古者城邑宮室之制不侈費又

庶民子來共攻故易於遷得非四方會同日盛於昔故豐邑又不足以容人又人情事理利於遷鎬爲多故不得已而遷歟毛傳曰芑草也仕事也人士之仕皆從其事故仕事通稱歟古土事通稱詩陟降厥土保有厥土康誥百士播民和見于周皆以士爲事豐水猶生芑武王豈得有所事事猶生也言有滋生於昔以國勢益大而遷鎬猶滋生也祖父有成謀詒於孫成王以燕安羽翼之遷鎬謀於文王成於武王本於文王故以成王爲孫又以武王言之故又曰子

慈湖詩傳卷十六

聖三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子亦謂成王也是詩言文王武王同心於安寧天下作豐作鎬皆所以奉天命慰人心也而衛宏作毛詩序曰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心卒其伐功也宏不明文王本志於永寧奉天命武王同道而以繼伐爲大旨失二聖之本心矣廣聲卒伐藥解贅語殊爲害道

慈湖詩傳卷十六

慈湖詩傳卷十七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大雅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  
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畲無害以赫厥靈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  
真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真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  
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

慈湖詩傳 卷十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就口食藪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穉穉麻麥矍矍瓜瓞  
啍啍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蒹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  
實苞實種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卽有邇  
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  
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春或  
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戰惟取蕭祭脂  
取祗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印盛于豆于于登其  
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  
於今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  
歌或嘏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  
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  
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  
祺以介景福

慈湖詩傳 卷十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詩曰敦聚貌行道也鄭箋云苞茂也體成形也叢  
生日苞泥泥有柔意歟蘆葦叢聚如兄弟會聚牛羊  
勿踐履愛之之辭泥泥和柔喻其親愛兄弟之情似  
之戚戚者親愛切至之心其閒兄弟之遠者往往以  
疏屬謙辭故曰莫以為遠俱兄弟爾爾具俱也陳肆筵  
席老者則授之几毛詩曰設席重席也春官司几筵  
筵在下席在上鄭箋云御侍也謂敦史箋謂緝為猶  
績未安緝有比密之意老者之旁有侍御者比密焉  
毛傳曰罍爵也夏曰醴殷曰罍周曰爵箋曰進酒於  
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醕客客受而奠之

不舉也考之禮儀如箋所云洗爵奠畢錯舉互見毛傳曰以肉曰醢醢臠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琴箋云薦之禮非殖則醢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爲加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周禮天官醢人注云醢汁也孔疏云用肉爲醢特多汁故以醢醢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雁之屬爲之名也服虔通俗文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說文函舌也按燕禮雖諸侯之禮其與王禮宜多相似歌必以琴瑟故此毛傳云歌者比於琴瑟今彈琴多

燕湖詩傳 卷十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必果音彫荀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孔疏以爲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況徐氏敦都雷反不音彫先儒好異改字強音者亦多今闕疑以待來哲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鏃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考工記矢人爲矢鏃矢三分第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孔疏云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鏃既均周禮司弓矢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恆矢庫矢用諸散射注謂散射禮射也此詩禮射而曰鏃者詩言大略鏃矢通稱周禮八矢名物詳辨不必牽合也鄭箋謂將養老先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呂曰以詩之所敘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疏非王肅燕射之說謂燕射於旅醕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哉從鄭氏以爲大射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禮如鄉射之禮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酌尙多言酌大斗祈黃耇

燕湖詩傳 卷十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朱曰既燕而射以為樂也連中者發欠必均齊有毫髮之差必不中矣安能四鏃皆中如樹射禮釋獲者取賢獲執以告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孔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箋云射禮擗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鏃則已徧釋之朱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毛傳曰曾孫成王也醜厚也大斗長三尺孔疏云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先祈祀於黃耆尊幼之序也釋詁云鮐背者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瘦背若鮐魚郭云

燕湖詩傳卷十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背皮如鮐魚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毛傳鮐背大老也箋云背有鮐文諸儒所言皆莫知鮐魚之狀毛傳疑焉惟曰大老雖釋詁亦莫釋其詳背有疾文隱藏不見亦非美談觀詩文未必謂背文老者髮黃則可見也豈以老壽者背多隆起若台耶爾雅作鮐則或以鮐魚之狀如老者之背耶台背其老壽者體狀可見於外者歟黃耆將受爵之時侍御者或引之於前或翼之於左右愛敬之至也祺猶祐歟介大也景明著也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皆所祝黃耆

之辭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之言以成其福祿焉此序亦差黃耆言宗族兄弟之老者非外也祺福乃祈祝黃耆之辭豈成王自為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豈由愛物故能睦族耶序差謬多矣言辭似典雅而實不可考因鄭康成不知其為衛宏作請序在毛公之前遂尊之致悞後學

燕湖詩傳卷十七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穀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倬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至矣既醉之詩非聖人不能作諸儒不知道阻滯不通大失厥旨是詩言公尸嘉告又言孝子執競祀武王之詩亦曰既醉既飽然則祭祀歟或曰既祭而燕也祭與燕不必深辨而其大旨則同以放逸不知道



者之心醉之飽之則酒也食也以不放逸道心醉之飽之則皆德也皆昭明融一之妙也是謂靜嘉是謂三才共貫百聖共由之道是為福祿之本人情多因醉飽放逸故是詩首言醉飽以明德性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君子謂王也爾亦謂王也萬年蓋嘏辭以士大夫祭禮嘏辭推之宜有之此則因嘏辭而祝頌之贊詠之介大也景明著也爾雅雖以景為大爾雅固多差悞殺者殺雜之薦折俎之類羣臣之所共饗將持也言爾我以別羣臣歟萬年所謂祝其壽考也此

卷十七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君子萬年推福於與祭諸臣歟人心無體自廣大自昭明自融一意動而遷始昏始雜始卑陋故此以為高因言高朗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為聖易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此心之神未始不一動乎意始失其一故有始無終故此言令終俶始也其終如始也復吾心之本一也發明德性於是為詳周祀先王先公言公尸尊祖也嘉告嘏王也其告維何當是受福於天眉壽萬年之類而此惟曰籩豆靜嘉何也至矣大矣惟知道知之籩豆有列靜乎嘉哉此嘏辭之所有聖人

取其要語以明道也此可以默會而不可以言宣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詳說蓋有意則可以詳說無意則不可詳說孔子曰陳其薦俎序其禮樂而君子知仁焉者靜嘉之旨也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者靜嘉之旨也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二三子猶以為隱者靜嘉之旨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詳說也非祕而不可以詳說也無可說者不可得而詳也朋友諸臣也書曰臣哉鄰哉與祭諸臣威儀肅雖彼此威攝齊明融合威儀無失隨時而

卷十七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中孔甚也至也隨時中節之至也朋友之所攝者靜嘉融明之心也威儀之所時者靜嘉融明之變化也君子有孝子此君子謂前王也此孝子謂今王也融明靜嘉之謂孝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然則此孝豈有匱竭耶宜其錫被爾類永永無窮爾雅云宮中術謂之壺郭注云巷閭閒道蓋東宮西宮南宮北宮有巷道也室家之壺言子姓異宮允嗣也福祚及其嗣有永也蓋由乎道者何所不利何所不通也僕附也其景命

之集不特於其躬又於其子孫故謂之僕及已爲正  
及子孫爲附釐正也女與士皆子姓也王能釐正其  
女士卽景命之延及於女士也又從其釐爾子孫卽  
景命之延及於孫子也於以明其道不絕則福祿亦  
不絕其道絕則福祿亦絕禹啟之後太康遂失邦者  
道絕也大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不絕者以道  
不絕也毛詩序曰旣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  
子之行焉此序辭似雅正實失詩旨徒爲榛蕪以蔽  
大道

蘇湖詩傳 卷十七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旣清爾穀旣馨公尸燕  
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旣多爾穀  
旣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  
酒旣潛爾穀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淵公尸  
來燕來宗旣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  
鷖在臺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  
無有後艱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  
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  
媚於天子不解於位民之攸暨

假樂中庸左傳皆作嘉樂毛詩假樂者嘉音之訛也  
嘉善和樂蓋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徒樂而非善  
固非德性之樂徒善而非樂亦非德性之善旣嘉善  
而又和樂德性之光自然而然初非有意於爲善又  
爲樂也德性之光輝合嘉樂一言庶乎形容之也此

蘇湖詩傳 卷十七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有德者自知惟有德者知之非章句儒所能識也  
君子謂王也德性人所同有惟不昏蔽是爲君子卽  
嘉樂之容光其令德已顯著其言行政令令德益顯  
人猶民也人又足以包諸侯諸臣由此德此性而後  
無所不宜無所不通人心在天心亦在是故受祿  
故天保右之命之申而延之雖曰是天實自君子之  
德性千祿非千求也千字似千傳之微訛也闕疑則  
可箋謂千求則大不可十百爲千千祿百福言其多  
願王子孫蕃衍至於千億穆穆靜默之容皇皇聰明

尊大之容此亦言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也非有心於為靜默為精明尊大也德性無思而其容光自然有若是穆穆皇皇之象也君王通稱宜者善之之辭也不愆差不昏忘率由先王舊章由德性而發自己不愆不昏自率由舊章蓋自與古先聖王所施行合也威儀抑抑謙抑之容令德之音秩秩不已人頌其善不一而足無怨之者無惡之者甫田鄭曰匹類也率由羣類眾欲而行無己私也凡是皆德性所發自若是也是固可以受福無疆而為四方之綱不特

慈湖詩傳卷十七

十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為四方之大綱而已又為四方之紀紀者每事咸宜雖小事無一失也如葛紀之畢張也箋云燕者燕飲毛傳曰朋友者羣臣也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呂曰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所憂者愈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於位民之攸壘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皋陶廣歌之詩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於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毛傳壘息也孔疏引釋詁咽息也

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壘而爾雅疏無某氏曰何耶按咽許四反然則壘者咽之音而字訛歟詩此類多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棗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承歎陟則在嘯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迺止旅迺密芻鞠之即

慈湖詩傳卷十七

十二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按此篇以下承樂大典缺卷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饔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鬢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壘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  
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  
首矣爾土宇暇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  
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  
弟君子四方爲則顛顛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  
君子四方爲綱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  
於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

卷十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歌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  
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速無縱詭隨以謹憚  
板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民亦勞止  
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  
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汙可

小悒惠此中國俾民憂世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  
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汙可小安  
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繡綉式遏寇虐無  
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於直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方難無然憲憲天之  
方蹶無然世世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  
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囁囁我言維服  
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諛諛老

卷十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濯灌小子躑躑匪我言毫爾用憂譴多將熇熇不可  
救藥天之方憊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  
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  
壘如旛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  
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  
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吳  
天曰旦及爾游衍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  
彊禦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愆德女興是  
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  
魚然於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  
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誨爾以酒  
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尙  
乎由行內異於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

蘇湖詩傳卷十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  
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  
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  
覺德行四國順之許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  
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肆皇天弗尙  
加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

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質爾人民謹  
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  
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  
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  
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  
爾顏不遇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  
子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  
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緝之絲

蘇湖詩傳卷十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  
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  
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  
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  
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  
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  
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  
適其德俾民大棘

苑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旃旆有翩亂生  
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  
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責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  
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觀瘠孔棘  
我圉爲謀爲戩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優  
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  
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蝥賊稼穡卒痒哀恫

慈湖詩傳 卷十七

十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中國具賫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  
瞻秉心宜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  
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牲牲其鹿朋友已慆不胥以穀人  
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  
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  
心是願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坳大風有隧貪  
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  
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蠱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

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  
回通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  
言雖曰匪子既作爾歌

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  
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  
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上寧丁我躬旱既大  
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推旱既大甚則

慈湖詩傳 卷十七

十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  
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  
川旱魃爲虐如暎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  
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  
寧瘠我以旱慆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  
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  
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  
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  
君子昭假無斃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旻庶

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暨暨申伯王纘之事于邑  
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  
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  
營有倣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躋躋  
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  
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

燕湖詩傳 卷十七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郎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  
其糧式邁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嚶嚶周邦咸  
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  
柔惠且直揉此萬邦闡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  
風肆好以贈申伯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  
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  
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  
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  
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  
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啗啗仲山甫徂齊式邁其歸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燕湖詩傳 卷十七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其爾位朕命不易韎不  
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  
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緌章簞芾錯衡玄衮赤舄  
鉤膺鏤錫鞞鞞淺幘儻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  
父餞之清酒百壺其餼維何魚鼈鮮魚其藪維何維筍  
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  
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願之爛

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  
樂韓士川澤訐訐魴鯁甫甫麀鹿嘖嘖有熊有羆有貓  
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  
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  
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熊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  
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  
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  
寧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狄匪棘

楚湖詩傳卷十七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  
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  
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山土田于周  
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  
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  
洽此四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  
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

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  
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  
師之所王旅擘擘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  
之流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  
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  
王曰還歸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  
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

楚湖詩傳卷十七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  
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  
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鞠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  
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  
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子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  
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  
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驚  
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



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  
臬臬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  
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裨胡不自替  
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溲  
斯害矣職兄斯弘不救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  
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

燕湖詩傳 卷十七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舊

按此篇以上永  
樂大典俱缺卷

慈湖詩傳卷十七

慈湖詩傳卷十八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  
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者歎美之辭穆者深遠之貌清者潔清也大抵皆  
贊美之辭相助祭者顯者儀物顯著肅敬雝和毛詩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鄭康成不知衛宏作序意毛公之前已有序

慈湖詩傳卷十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悉尊信之故箋謂顯相為諸侯案士虞禮祝辭哀子  
顯相則凡助祭之人皆可以言顯相不止於諸侯也  
言多士秉文之德不及諸侯者諸侯被文王之化淺  
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非文王能強人以其所無也  
人皆有德性文王有以感發之秉猶秉彝之秉非強  
力外取言不失爾對猶配合也夫文王大聖而多士  
即能秉其德配合在天之靈者孟子曰聖人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爾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感而化之非  
由外鑠駿敏也美也奔走在廟執事也肅雝濟濟駿

敏不亦顯乎不亦順承乎承文王之德也射厭也文  
王之道士民之所共由中正平常本所固有何厭射  
之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天之命天之道也不知道者謂命自命道自道周公  
作是頌知天命之不已不已不息也穆者言其深遠  
不可測於者歎美辭天道變化至如今不已也天雖  
無聲無臭不可測知而文王之德即天德也故中庸

慈湖詩傳卷十八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引此詩曰純亦不已文王之德文王之心也孔子曰  
心之精神是謂聖心無形體清明無際純一無二天  
人道殊其迹則一惟純故不已中庸曰聖人之道發  
育萬物惟天人一故能發育孔子曰天之經地之義  
明三才一致也是故天命之不已即文王之不已文  
王之德不亦顯乎文王之顯著即天命之幽穆文王  
之心即眾人之心即千萬世之心孟子曰堯舜與人  
同爾此曰我其收之曾孫篤之者以其一故也我者  
周公自謂也文德假大盈溢以及我我收受之曰溢

曰收當默通其意無執其辭孟子嘗言說詩者不以辭害志此之謂也曰溢曰收不可以二言不可以思爲言惟心通內明者自知自信駿俊也惠順也曰駿曰惠曰顯曰純曰穆皆所以贊說斯道而非五也如玉曰白曰瑩曰潤而無二玉也如金曰黃曰剛曰利而無二金也曾孫謂成王也成王未能收也篤之斯收之矣篤卽收卽純知篤與收與純之一者可以觀此頌矣何則道無二道也百姓日用者無二也衛宏作序曰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失周公之旨

慈湖詩傳 卷十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文王之典則卽文王之道後王之道其維清乎清者不動乎意者也周曰安汝止之謂也舜曰惟精惟一之謂也詩曰不識不知之謂也易曰無思無爲之謂也卽孔子毋意之謂也不動乎意非木石然也中正平常正直之心非意也忠信敬順和樂之心非意也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此之謂也於平常正直之心而起乎意焉不直焉正焉則渾濁矣非清也人性本清明起乎意始昏不起乎意則未始不清明清明

無體無我如水如鑑文王由是清明而發諸云爲是謂典則武王由是清明而緝熙之念慮云爲無一之

墮乎意無一之不清其緝理密矣虛明和融是謂熙矣如水鑑照物不動乎意自無一之不理矣自無一之不合乎文王矣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肇始也始禋祀昊天上帝而文王配焉迄至也亦有終義武王至是功成皆緝熙文王之典所成也是爲周之禎祥在此緝熙之中不在乎犧牲幣玉之間犧牲幣玉所以致其禮行其誠而其所以致夫禎祥者在道而不在物也

慈湖詩傳 卷十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傳曰烈光也文文德也辟君也辟公諸侯也烈文贊美之辭諸侯助祭先王降福于王有嘏辭焉王不專有其福祭訖而燕諸侯所以均其祉福于諸侯也曰錫云者先王錫之也載見之詩曰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亦猶是也毛詩序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

也惠有順義又有受利之義辟公獲茲祉福其惠我於無疆乎無疆猶無窮也諸侯能修德任賢如後所云則自然順事無違忠愛於王王室受其惠又願其子孫永保祉福其有不順不德則禍亦隨之是謂不克保其福祉毛傳曰封大也戎大也無封大侈靡于爾邦爾不封靡則王其崇之矣崇謂慶賞之左傳封豕長蛇封豕大豕也念爾祖考有大功故有國繼其序者當益有以大之皇大也爾欲競強乎莫競于用人所用得其人則四方皆聽爾之教令是謂訓之自

蕪湖詩傳 卷十八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伯而下凡有屬國皆當奉王命以教訓屬國爾欲顯著乎莫顯於修德爾有德則百辟咸儀之矣於是歎美之曰於乎爾若是則先王將不忘女益錫女以祉福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先王之所以錫之祉福以爾己德之足以致之也然則烈文之詩諸侯助祭祭訖王燕諸侯之樂歌乎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祀先王也而衛宏作毛詩序并言祀先公不可

信也先公尊太王卑今也於先公之前專頌太王而下之美其理也哉宏序差謬不可盡信何止此宏豈拘於七世之廟祀必公叔祖類以上故云乎然天下事自古及今斷不可以執一論觀此頌則特祀於太王廟之樂歌與祀有特有祫則羣廟之主合祀於太廟毛傳曰作生也箋云高山謂岐山也太王去幽遷岐初治此山治荒曰荒亦猶治亂曰亂治擾曰擾歟彼作矣彼謂太王初作治此山建置社稷宮室庶司至文王益廣其治康之功彼徂矣謂太王亡矣徂

蕪湖詩傳 卷十八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逝也岐山有夷平之行言岐所以言太王也夫道平夷而已矣動乎意則失之故孔子之母意禹之安女止人心即道故書曰道心記曰中庸洪範曰王道平平王道正直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斯道甚平夷甚易簡而自古學士大夫多求諸意舍其本性之善而外求其故外起其意故自有而自不知自不信故孟子謂之自棄而諄諄言必稱堯舜孟子深信其平夷故也子孫言王季文王而下也子孫保而守之無敢逸也動乎意則放逸放逸則失之矣夫道一而

已矣夫道心而已矣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  
然爾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紂大惡人心怨苦之文王武王有盛德人心歸之則  
天命固在二后矣文王本無伐商之志往往以眾聖  
贊輔紂惡滋熾憫斯民塗炭義不得已是天命在  
周文王武王不得而違始有安天下之志是謂受故  
遏密人伐崇侯度鮮原作豐邑成就王業不敢康寧

慈湖詩傳卷十八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不本於彼蒼乃基本於二后之心凡二后之心夙  
夜念慮云爲動靜無非所以成天命也是基命之心  
寬宥精密其實宥廣大而無外其精密無思而無爲  
蓋人心卽道故曰道心此心無體而神用無窮有體  
則有限量故曰寬宥有體則可知無體則不可知故  
曰精密人皆有此心動乎意則昏昏則蔽蔽則立我  
立私不宥不密二后不動乎意卽禹之安女止動靜  
云爲如天地變化日月之照臨無所不思而非動乎  
意也無所不爲而非動乎意也曰宥曰密所以發明

乎是也孔子嘗引以明無聲之樂使二后之成王業  
一動乎意則私矣蔽矣天命將去之何以基命於是  
歎美之曰於是其念慮云爲無一之或動乎意無一  
之或失其道緝理無差熙和順洽意消而道心自明  
心明而時措自宜舜命禹曰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惟精一則中矣此聖人緝熙之功也單盡也  
有一念慮動乎意則猶未單厥心也有一云爲未中  
乎節則猶有未單厥心也人心本廣大清明無所不  
照微有所蔽則亦微有所不盡苟有所不盡則於靖  
安天下之功亦有所不盡二后單厥心故其靖安之  
功霈然有餘裕矣肆者霈然有餘之意毛詩序曰昊  
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案孝經孔子曰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二詩惟言二后  
何耶衛宏作序固多差誤未必果郊祀之詩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慈湖詩傳卷十八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邁往也時邁其邦巡守諸侯也王者天之子得乎天  
道而後可以居天位是故王者無私惟天道而行之  
故天右序有周右助也序者王宅中諸侯環屏皆序  
順也雖人道之序順實天道之序順也道無二也二  
則違矣安能王薄略也言語助也震威之也立政曰  
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知巡守

慈湖詩傳 卷十八

九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以師行也震疊舉而莫敢妄動故震疊文武不可偏  
廢諸侯不能皆賢其有亂德不可告教則誅君弔民  
義之不可已者也懷柔百神致禮於百神也毛詩序  
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謂燔柴告天以巡守而至  
又望秩山川也蓋繼虞書之言此言百神又不止於  
山川矣首言昊天則柴可知矣不繼言百神河嶽而  
言有序震疊者欲急明巡守以師非私也奉天道而  
行也自西周東行巡守必經大河喬嶽也毛傳謂嶽  
岱宗周禮五嶽毛傳何止於岱也允信也后猶王也

武王初有天下初巡守遠方諸侯於是咸信武王之  
王天下矣昭明有周明今王爲周矣式更也義見式  
微不特明昭今王爲周又昭明次序在位諸侯謂從  
行公卿欲四方知大臣名德諸侯咸順無所誅伐則  
干戈無用而戢斂之矣弓矢無用而櫜藏之矣武王  
本心之所求者懿德而已干戈非所向也時是也肆  
陳懿德於是夏歌之中夏歌有九歌何以名夏夏大  
也由道而行是爲大也允信王心之保守斯道而無  
失也周禮鐘師鄭注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

慈湖詩傳 卷十八

九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臯自彼成康奄  
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嗶嗶聲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  
簡簡威儀反反旣醉旣飽福祿來反

人皆爭競求己之強而得其所競者千無一萬無一  
至於武王則得其所競矣故曰執競蓋惟無競者能  
競而競者不能競故古志曰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  
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武王中虛無我豈  
以伐紂爲己利哉天下萬世皆信武王之心無一毫  
爲私也武王之心信於天下故武王之功烈天下無

能與競武王不為私惟成康濟斯民之功其心甚顯  
明人皆信之不亦顯乎其為民不為己之心甚明也  
故上帝大之皇大也大武王之心也彼謂武王也奄  
有猶曰盡有之也四方諸侯咸服之也中虛無我故  
清明無所不照鐘鼓磬筦祀武王以樂也嗶嗶之聲  
洪將將之聲情降福嘏主祭也穰穰如禾藁之多也  
簡簡如竹簡之多也爾雅曰簡大也未必然也爾雅  
多差誤威儀反反每每反顧至謹也有獻有酢有酬  
故醉飽福祿來反者明福祿由己德所致非自神也

意湖詩傳 卷十八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出乎爾反乎爾毛詩序曰執競祀武王也孔疏云祀  
武王之樂歌也魯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曰夫樂先金  
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后也韋注曰肆夏一  
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周禮鐘  
師鄭注曰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  
文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文者事業之可觀也即堯文思之文也即文王之文

也道不可見惟發諸事業乃見之思語助也后稷德  
配天故周郊后稷以配天天人本一人心動而昏始  
異是故克配為貴克配非有他也不失其本心而已  
矣教民稼穡民得以立莫非后稷之道也極至也道  
之異名書曰皇極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道不  
可以復加也故極聖人知眾人必以后稷稼穡之事  
為淺者不知其為道故大為之言曰極此頌武王或  
周公所作也非聖人不能為是言道無精粗一貫無  
二天人本一事理無殊是道大同人自異意不起乎

意湖詩傳 卷十八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意本同本一孟子曰舜麥趙岐注云舜麥大麥也說  
文云舜周受來牟也一麥二峰象其芒刺之形廣雅  
云來小麥也牟大麥也說文齊謂麥曰舜鄭箋乃引  
偽泰誓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謂此來牟鄭未知  
偽泰誓乃張霸所為故信之來牟亦見臣工篇曰於  
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草木之變昔所無而今  
忽有世雖有之而此來牟忽生足以濟民此天也事  
物之變無非天者而況於忽生濟饑之來牟乎后稷  
始獲此來牟遂以貽種莩遂廣布其種不閉中國四

裔率徧也是上帝命后稷徧養其民無此疆爾界之  
閒而后稷與天合也既言配天又言極又言無此疆  
爾界之廣大而卒曰陳此常道於是夏歌之中者何  
也夫道一而已矣平常而已矣聖人慮天下後世求  
諸高遠而反失之故又曰常箕子曰王道平平孔子  
曰中庸皆言道不離乎日用庸常也平直而非遠也  
聖人慮人以爲淺故大之又慮人以爲高故曰常皆  
所以啟人心之蔽而明道也真歌有九夏大也亦見  
時邁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慈湖詩傳 卷十八

十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  
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  
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庠乃錢鎛奄觀銜艾

毛詩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遭於廟也孔疏云將遭諸  
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卿大夫以警切之毛傳曰嗟嗟  
勅之也工官也嗟嗟歎息之辭重農事憂切也公公  
家也敬爾在公之事蒼頡篇釐賜也王賜爾成法有  
道焉其有未明則來咨詢深人其中得其法意而行  
之而後可大抵法簡而意深長不可盡述故須咨詢

茹人不可草草詩云柔亦不茹茹人也舜飯糗茹草  
謂食而入也萊茹柔而易入故茹有入義鄭箋云保  
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  
之御閒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  
春故晚春遣之敕其車右以時事急教農也介甲也  
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孔疏云月令說天子親  
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閒  
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  
御明保介卽車右也不敕御人偏敕車右者以御人  
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敕車右言保介之御閒  
者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  
右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  
急發毛傳曰二歲曰新三歲曰畚蓋本爾雅釋地田  
一歲曰苗二歲曰新三歲曰畚郭注云今江東呼初  
耕地反草爲苗易曰不留畚詩曰於彼新田此臣工  
詩謂諸侯反國時維莫春亦何所務求猶務也新田  
當如何畚田當如何於歎美也皇尊大之也歎美尊  
敬今茲來牟之麥乃本於后稷之時上帝神化之所

慈湖詩傳 卷十八

十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生至於今種藝滋盛然實受天之明命今當耨而糞之將受上帝粒食之賜必明昭其本於上帝之命故迄用康年迄終也康樂也民足於粒食而樂亦曰樂歲即康年也意謂康年乃本於上帝使民敬天亦導民之良心也毛傳曰耨具錢鈹耨耨種也孔疏云耨具釋詁文說文錢鈹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鈹宋仲子注云鈹刈也然則鈹刈物之器也說文云耨田器也釋名云耨鋤類也耨迫地去草也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斫屬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廣

蘇湖詩傳卷十八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雅曰定謂之耨呂氏春秋耨柄尺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此云耨耨當是一器釋名云鈹耨禾鐵也說文云鈹耨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鈹一耨一鈹夫鈹既為穫刈之器則鈹不得為刈宋仲子注未必然而孔疏遠信之何也意錢者耨端之金歟後世錢貨其體圓取此為名歟王氏曰戒使眾人各耨乃錢耨以治田奄忽之間已觀鈹艾矣其謂農事不可緩之意歟是頌專於務農者孟子謂仰事俯育之足然後可以

驅而之善救死不贖則奚暇治禮義哉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為大官其言藉禮甚詳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按此篇承樂大典缺卷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傳曰雝澤也客二王之後故衛宏作序曰二王之

蘇湖詩傳卷十八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來助祭也案周禮小行人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蔽而聽其辭又掌客之職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蓋周禮以諸侯為賓其使者為客況頌言諸侯必曰辟公凡辟公之使其辭隆重有客之詩其辭略於以驗禮文之有閒毛傳亦有差誤不可盡信大行人凡諸侯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則國客亦有饗食之禮此其樂歌歟王氏曰西雝蓋辟雝也辟雝有水鷺所集也朱曰先儒多謂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鷺振羽飛集潔

雅可愛此愛敬國客故以振鷺比客客既愛敬之又從而勉之曰在彼居國無惡之者來此王朝又無厭斲之者人無不愛敬庶幾夙夜進德無怠不特始有譽而終亦譽又願其終譽永久不已戾止也止語助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傳曰稌稻也廩所藏盭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

數億至億曰秬孔疏器實曰盭在器曰盛禹貢百里

賦納總卽禾稼也二百里賦納銍卽穗也而地官廩

慈湖詩傳 卷十八

十七四明叢書 絢園刊本

人職掌萬民之食三釜四釜皆米事明堂位云米廩

有虞氏之庠則亦藏米可知王氏曰利高燥而寒者

黍利下溼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此酒非

三酒澄酒在下者五齊亦通稱酒醴齊濁禮之所尚

故以祀祖妣凡言祖則妣從可知此必言妣者以周

特祀姜嫄大司樂特享先妣生民闕宮言姜嫄特異

言百禮則不止於祀祖妣箋云烝進畀予也祭而神

降之福孔皆降福也是頌豐年報祭之樂歌也毛

詩序曰秋冬報也言秋未安以時考之周建子今之

八月為周孟冬豐年之報勢在冬矣諸儒考春秋不詳者多謂周用夏時非也周雖不廢夏時而朝廷大禮則用周正 孔皆補首舉里切荀勗東西廟頌賓之初筵藹藹濟濟既朝乃晏以洽百禮口以位敘或廷或陛登儋台叟亦有兄弟胥於陪寮憲茲度楷觀頤養正降福孔偕楷古讀如杞後漢李膺傳時為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

磬祝圉既備乃奏蕭管備舉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慈湖詩傳 卷十八

十六四明叢書 絢園刊本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曰有瞽有瞽言瞽之多也案合止祝啟出益稷孔誤

作臬陶謨爾雅邢疏本鄭注及此詩孔疏皆謂啟所

以止樂今太常寺樂合以祝止以啟於聲音序次為

宜況益稷篇合止祝啟文理亦合爾雅多差誤蓋從

竹是古用竹為之所謂木長尺者謂鉏鋸之木爾孔

氏云柷籥圉啟古今字耳釋樂云大磬謂之鞀郭云

鞀形似鞀館以玉石為之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

謂之鞀大管為鞀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篴郭云編

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筴十六管長尺二寸箛管長尺  
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篪六孔邢疏云風俗通  
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博雅曰簫  
大者二十三管無底小者十二管有底李巡曰大簫  
聲大者言言也小者筴筴小也簫一名籟小師注云  
管如笛形小併兩管吹之聲音生於人心樂官之心  
肅敬則音亦肅敬心離和則音亦離和其心之不肅  
不和者其音亦不肅不和毛詩序曰有瞽始作樂而  
合乎祖也謂合諸樂而奏之故曰先祖是聽是詩適

慈湖詩傳 卷十八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四方之使者至觀此大樂之成故曰我客戾止永  
觀厥成曰永者言繼此永用此樂亦善頌美辭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鯨鱮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釋魚云鯉鱣鯢鮪郭璞注云鯉今赤鯉魚鱣大魚似  
鱣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

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鯢今鯢額白魚鮪別名鯢  
江東呼爲鮪夷邢疏曰舍人曰鯢一名鯢孫炎曰鯢

一名鮪則是舍人以鯢鯢爲一孫炎以鯢鮪爲一魚

郭氏以爲四魚者如陸璣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  
鱣鯢鮪皆異魚也故郭氏云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  
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爲  
一物是郭氏所以異也爾雅固多差難盡信然鮪魚  
身圓長而首鯢匾故亦名鯢歟鄭箋亦云鯢鮪鮪白  
鮪也釋魚云鮪鯢鮪郭云卽白鮪江東呼爲鮪邢疏  
云詩頌曰鮪鮪鯢鯢是蓋鮪鯢音義同鮪揚也釋見  
小雅魚麗介大也景明著也箋云介助也毛詩序曰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孔疏云潛詩者季冬薦魚春

慈湖詩傳 卷十八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獻鮪之樂歌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  
獻王鮪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  
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

諸儒紛紛異同謂烈考武王者以武王宜稱烈又洛  
誥曰烈考武王故也然此文連文母則烈考爲稱文  
王文王之功業亦光烈矣若謂武王則文理殊不安

烈考皇考皆文王也特更辭爾毛詩序曰禘太祖也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也鄭箋亦因之謂皇考文王然武王之時王季太王公叔祖類亞圉高圉之廟猶在則文王未為太祖此頌惟可言武王祀文王爾未可言太祖孔疏謂於禮當諱而經曰克昌厥後乃四海歌頌之聲非廟中之事及採得之後即為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爾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然孔何以知詩文於廟中則諱乎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此詩也文也禮不諱不可以後世多諱之俗意

慈湖詩傳 卷十八

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古者之亦然雖和緩也肅肅敬也相助也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不言也於歎美也廣大也牡明非牝也故又曰騂牡曰玄牡曰白牡曰惇牡肆盛也假大也緩安也燕亦安也文王知人所用皆宣力明哲之人後嗣賴以為輔又文王之為后有文德足以深入人之心又有武功足以服人之心道兼文武故後王依賴以安文王安民民安則皇天亦燕安天心不可見以人心見之人心即天心於是知燕及皇天文王所遺有宣哲之人又有文德武功之遺業其道燕及

皇天故能昌其後祭有嘏辭綬我眉壽介助我以繁多之福祉皆嘏辭之所有也王禮嘏辭雖無見口而少牢饋食禮嘏辭有眉壽受祿之辭此詩其武王受嘏之樂歌歟右助也不特蒙右於烈考亦蒙右於文母文母大妣也此句法與我將伊嘏文王同謂蒙嘏於文王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鷁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慈湖詩傳 卷十八

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嘏公士切韓愈元和聖德詩飲沃糶殖產祥降嘏鳳凰應奏舒翼自舞字以古得聲毛傳載始也爾雅釋詁哉始也載哉義同陽陽言有文章和在賦前鈴在旗上儻革有鷁言有法度王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箋鷁金飾貌釋器云鸞首謂之革李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是天子之享其福也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綬以多福君臣皆受其福也按以上原眉壽多祜知先王嘏今王之辭有是本脫今補也皇大也祜福也昭考既嘏於嗣王復以遍及於諸

侯謂獻酬及燕歎故光烈文德之辟公均綬以多福  
雖然福非自外至當自求多福俾緝熙使自求也使  
緝治也緝則鉅細無失矣今蒙福嘏未保其後不雜  
以福故使自此緝熙無失則福嘏純一不雜矣序曰  
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  
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  
淫威降福孔夷

毛詩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殊未安夫始見則於廟

慈湖詩傳 卷十八

三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矣詩言宿宿信信是四宿也薄言追之是追止留燕  
非朝中之辭也又淫威非所宜言於微子之前是頌  
殆燕饒武庚之使者樂歌也衛宏作序差誤之迹良  
多不可盡信殷尙白馬知其殷後周禮四方之使者  
曰客諸侯曰賓詳釋見振鷺周不廢殷祀使得用殷  
禮故白馬曰亦者不特其君白馬其臣亦白馬毛傳  
萋且敬慎貌孔疏謂敦彫古今字旅眾也使者之屬  
眾也雕琢儀物文辭之美也爾雅釋訓曰有客宿宿  
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箋曰繫絆也毛傳謂

欲絆其馬而留之禮備客歸追而留之又問其左右  
而綏安之恐其有不安便故不肯留也禮所以著誠  
也此頌所以道王愛敬客不已篤厚之誠心也故禮  
有追饒非虛文也此追饒國客之樂歌也夷平也孔  
甚也夫既有淫威今則降福甚平言無彼此輕重之  
閒所以慰安武庚之使者也淫威謂伐紂也掌客上  
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  
食一燕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殷  
後爵上公故其臣下二等於四宿而歸歟

慈湖詩傳 卷十八

三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過劉者定爾功

楚子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二曰敷時  
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武頌無  
此二章後乃析而爲養爲桓殆秦火之後毛詩錯置  
之而杜預謂蓋楚歌之次第亦曲矣於者歎美之辭  
皇尊大之稱烈者功業之光顯武王之烈人無得而  
競也天下莫與之爭矣允也文王之文德天下信之  
文王初無取天下之心帝謂文王無然畔援誕先登

于岸蓋眾聖贊起文王始赫斯怒以過徂旅而猶事  
殷然其計安天下則文王已開之矣嗣子武王受之  
既勝殷則遏止劉殺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定者安  
定之云爾楚子引此詩者定爾功亦言其不尙威武  
之意文王武王無二心也無二道也其心皆在於安  
定天下之民非私於己也非私其怒也耆老也有終  
極之義謂終定爾功其功乃安定之功文王開於始  
武王成於終故曰耆若夫後世動於己私過於劉殺  
何功之有毛詩序曰武奏大武也然則武王作此樂

蔡湖詩傳 卷十八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成王時周公作此頌而樂歌始備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嬖嬖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玉繼序  
思不忘

毛詩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閔悼傷之  
言也造猶成也嬖嬖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武王卽王  
位未久而崩是家業不造成於乎歎辭皇考武王也  
武王上壽永世克盡孝道謂能繼志述事光有天下  
皇祖文王也文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陟

降言文王動合天道如陟帝庭奉帝命降而行之天  
下當時人稱美文王斯言盛行故多見於詩訪落又  
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頌乃嗣王免喪見於武王  
廟故首言皇考因上及皇祖文王以文武二后道同  
功並世接親近也皇王兼稱文武也今予小子繼序  
不忘文武之道思語辭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  
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蔡湖詩傳 卷十八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傳曰訪謀落始時是率循猶道判分渙散也釋詁  
云艾歷也郭璞云長者多更歷予謀其始率循昭考  
武王之道歎曰悠哉悠悠未濟之意朕未耆艾未有  
所經歷予將有所就而繼有三監淮夷之叛周道分  
散親族離渙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所願武王昭繼文  
王上下帝庭之道陟降我家以保有我大雅云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頌云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此上下猶  
陟降也謂陟於帝庭奉帝命降而行之天下此則願  
武王昭繼其道降於我家休矣者願佑我以休祥保

我身使安明我心使不昏明之爲言亦欲啟成王之心釋其疑也是頌成王祀武王有所祈也而毛詩序曰嗣王謀於廟不曰祀何也衛宏作序多鹵莽訪云者謂成王始訪問詢謀不謂今也爾雅多差艾未必果訓歷謂朕未嘗艾謂幼沖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朱氏思語辭也李曰鄭氏以爲變易之易不如杜元

慈湖詩傳 卷十八

毛四明叢書 幼園刊本

凱以爲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毛傳曰士事也桓頌康誥亦以士爲事天昭顯可覩而命不易保無曰高高在上未必監察于下也天神降監人事復陟而升日日監察於此自敬之至是一節所以致戒於王也於是又言王致答謙辭曰維予小子不聰明惟敬而已日日進而就之至於月而浸熟將持漸固謂稍能持執不失也緝而治之漸有光明爾其弼我仔肩之任示我顯德行予將學焉敬言進德之大要緝言細密學患疏略行必本於

德不可務外而不由中空言無所據必明示以顯德

行當時大臣必有進戒之言如右王亦必有致答謙

辭自序及求輔之意略如右作爲樂歌以燕羣臣與

其言敬若緝熙言示德行其教者致教之辭歟抑王

親聖賢之教自能爲此辭與夫燕而聞是歌自然感

發君臣之德意潛釋非心毛詩序惟曰羣臣進戒嗣

王猶未盡其旨也箋云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孟

子佛士亦輔弼也拂佛通諫則拂逆之矣說文仔克

也所以荷任者肩也時猶我也示其我之違使我克

慈湖詩傳 卷十八

毛四明叢書 幼園刊本

勝其肩任社稷民人之任重也

子其懲而毖後患莫予并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拊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

此成王悔過之詩也毛詩序曰嗣王求助未得其情

草之相比曰并竹之相比曰并今俚語相并比曰連

并曰成并當日成王惑於管蔡之流言而疑周公後

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啟金縢之書

將卜而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始感悟始不疑周公

始悔昔者信管蔡之非蜂喻管蔡王與管蔡連比是

并蜂也王惑于管蔡故管蔡依王以作亂幾危社稷  
是王自取辛螫也蜂螫毒人罹之痛如辛故曰辛螫  
王曰子其懲創前事而遂慎後患懼後有若管蔡之  
類爲患故加慎也莫如子之并蜂自求辛螫肇始也  
始信彼桃蟲雖至微後乃拚飛維鳥武王崩子幼冲  
未堪家多難而又集于蓼蓼味辛亦猶蜂螫之辛更  
辭叶韻故又曰蓼其意則同鄭箋云鶴之所爲鳥題  
肩或曰鴉皆惡聲之鳥孔疏曰定本集注皆云或曰  
鴟皆惡鳥也月令季冬征鳥屬注云征鳥題肩齊人

慈湖詩傳 卷十八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之擊征或曰鴛然則題肩是鴛之別名與鴟不類  
諸儒又以鴟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箋以三者爲一  
其義未詳 按原本鄭箋以下缺今補入 郭璞注云桑飛即鴟鴞也  
又名鷦鷯亦名巧婦江東呼布母案爾雅云鷦鷯鷦  
鷯屬非此小雀明矣說文云鷦鷯桃蟲也毛傳謂并  
蜂摩曳也蓋本於釋訓粵冬擊曳也毛義未安成王  
悔過如此明白明以告人自怨自艾此其所以爲賢  
王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噲其儲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  
其耜載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絲絲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爲酒爲醴烝昇祖妣以治百禮有飴其香邦家之光有  
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芟所銜反澤補音一讀直格切一讀徒各切畛之忍  
反補音之人切張衡東京賦殿未出乎城闕旆已反  
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蒸敬於神明毛傳曰除草  
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王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

慈湖詩傳 卷十八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旅子弟也疆疆力也鄭箋云載始也隰謂新發田  
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疆有餘力者周禮曰以疆子  
任氏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  
以爾雅侯維義同語助也下溼曰隰不必留水故無  
畛徂往也澤澤耕田有水也李曰噲者眾人飲食之  
聲也毛傳曰士子弟也箋云儲饋饌也依之言愛也  
思語助也士夫也曰媚曰依言夫婦親愛也毛傳曰  
略利也問之田家曰耕罷略去耜端之積土爾非略  
而利之孔疏曰王肅以倣爲始載爲事箋云實種子



也函舍也活生也穀種浸而芽蘗乃播布之釋訓曰  
繹繹生也邢疏云舍人云穀皆生之貌載芟云驛驛  
其達箋云達出地也毛傳曰傑苗厥然特美也庶耘  
也箋云傑先長者厥厥其苗眾齊等也簡謂厥者飽  
飫充盛之貌歟孫炎曰縣縣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  
息也王氏云芸者其眾縣縣然不絕也濟濟者刈穫  
齊整不亂有序也其積厚而其實多萬億及秭宜其  
積實也所積少則虛矣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釋見豐年毛傳曰飫芬香也椒酒飫也

慈湖詩傳 卷十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胡壽也考成也孔疏引左傳僖二十二年雖及胡者  
諡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爲壽也釋詁云考成也蕩曰  
雖無老成人今爲酒有用椒者夫年豐爲酒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又酒飫然其香豈不甚美豈不爲邦  
家之光胡考之寧者神降福嘏也毛詩序曰載芟春  
藉田而祈社稷也差誤良多是頌首章似藉田其後  
非矣亦非祈社稷情狀周禮右社稷左宗廟今首言  
烝畀祖妣則知非祀社稷也社稷尊於宗廟此乃百  
禮之一爾歟始末其蜡祭之樂歌與蜡亦農事之

祭也序陳農事之勞動又言噶饁媚婦依士亦近於  
戲樂且者苟且也蜡所以戲樂疑苟且徇俗故曰苟  
且先聖王雖本因俗然既制而爲禮後王尊行不廢  
非苟且也匪今始有今禮乃振古如茲爾雅釋言云  
振古也振其填之訛歟填長久之義也詳釋見大雅  
桑柔此曰久古如茲爾熟玩辭情依然蜡祭之樂歌  
也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此蜡之道也

慈湖詩傳 卷十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夏良耜倣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蔣茶蓼茶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揜揜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惇牡有秣其角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郭曰夏夏言嚴利也箋云良善也筐筥所以盛黍也  
毛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利也箋云有來視汝謂  
婦子來餼者也其笠糾結而成者縛鋤類釋見臣工  
說文云蔣拔田草也毛傳曰蓼水草也釋草云蔞委  
葉郭璞云以蔞蔞蓼朱曰今人取以藥溪取魚故又  
曰茶毒毛傳曰揜揜穫聲也墉城也栗栗實也其積

厚實也載芟云有實其積釋獸牛屬黑臀俾毛傳曰黃牛黑臀曰俾社稷之牛角尺角稍長故有抹然之勢古之人謂祖考以上也皆重農事皆報社稷今似續古人遵行其禮亦猶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大抵聖賢好古遵古故必及此毛詩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言秋未安秋方刈報在冬耳今八月乃周之孟冬

絲衣其紕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肅鼎及肅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伏

慈湖詩傳卷十八

三四明叢書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於者歎美之辭王師周公之師王謂文王武王也師眾也自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武王即位猶須暇之猶觀紂惡之或悛也是謂遵養時晦鑠光也人心歸周王師義勇豈不有光至於紂惡滋熾人心滋憤天下咸願武王必伐熙和也人心歸周咸和而純一故天下大介助武王不止於三分有其二

而已人心之大助即天命之大助武王於是不得不

順受其大介曰龍者如龍之奮飛變化也下文躋躋亦有龍之象奮武也於是大有所造為而往伐或曰龍寵也承天寵而受之長發亦云荷天之寵鄭箋曰載則也允信也載猶則爾大抵語助也惟王有造故今成王得為之嗣故曰有嗣實惟文王武王大公足以信於師眾咸信文武志不私於己亦猶湯四海皆曰非富天下也而為匹夫匹婦復讐也毛詩序曰酌告成大武也朱曰內則十三舞勺即此詩也學業其

慈湖詩傳卷十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謹諸始哉諸儒自不究詩序之是非一從其說厥後卒至牽強穿鑿而不可解酌之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詩中無此意桓之序曰講武類禡也詩中無講武之意又曰桓武志也益乖矣武王之公允信於師眾徂往伐紂維求安定斯民爾用武非武王之本志也賚序曰大封於廟也詩亦無此意求賚意不得不為曲說爾般序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詩近似矣而實非何謂翕河何以言允猶下文全不類巡狩詩序自關雎以來其差謬累累是四篇者其

大武樂章之異名乎酌者酌時而行也時時純熙  
靜動隨時酌而行之也恆則取諸桓桓賚者以敷遍  
當時之人皆繹思周德思願武王之伐紂出民於水  
火之中武王往伐維維多定斯民是大賚於四海也  
般者武王率師而東陟其高山及墮山又及喬嶽渡  
孟津故詩人卽河取喻天下咸知文武大公而非私  
猶道也允信之道也如彼翁受河流人心篤信畢趨  
敷天之下哀眾其時之對向周王而不違去者不期  
而會伐若是其眾也是時樂武王之必伐樂水火之

慈湖詩傳 卷十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出其樂可勝既耶故曰般樂也左傳宣十二年楚  
子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輔時繹  
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前之武  
與此酌桓賚般皆武樂異章之名而毛氏錯置之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聞之  
武王伐紂萬邦咸綏安屢年豐登其以人和故天地  
之氣亦和歟天既命武王伐殷又錫之以屢豐年故  
詩人謂之天命匪解謂天命浚錫勤勤而不懈也桓

桓者武德所有植立也武王能保有其事四方征伐  
滅國五十克定厥家功成業定是謂植立是詩序武  
王伐紂已後之事詩人歎美武王之德蓋與天通其  
桓桓征伐無非天道皇大也大矣哉天以武王伐殷  
也聞伐也敬之亦以士爲事亦見康誥餘釋見酌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繹思

慈湖詩傳 卷十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止語助也文王本無伐紂之心後以紂惡滋熾民久  
苦其毒羣聖賢贊文王之安三分天下其時歸文王  
密人無道助紂爲虐文王曰天命也始修王業既勤  
勞矣大勳未集武王應受此志而繼行之敷遍一時  
之人皆繹思周德思願周伐紂思之不已曰繹武王  
不得已而往伐徂往也維求安定斯民爾非私於己  
也時是也是周之天命也天命周往伐也夫周之所  
以致天下之繹思不已者何也是道甚美也大公無  
私天之道也使文王武王有一點動乎私之意則安  
能致天下之繹思於歎美之辭也餘釋見酌言時是  
多通用蓋記音異爾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翁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於歎美也皇大也歎美尊大周王伐紂其時東伐升陟高山墮山喬嶽渡河而伐紂其致天下允信之道如翁河流畢赴會伐敷天之下哀聚其時之對向於周者畢會是周之天命也時是也必曰命者時非武王之私心皆天道天命也爾雅釋山云巒山墮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詩曰墮山喬嶽餘釋見酌

慈湖詩傳 卷十八

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卷十八

慈湖詩傳卷十九

宋慈谿楊 簡敬仲撰

魯頌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駟駟牡馬在駟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駟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駟有駟以車釋釋思無斃思馬斯作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但

慈湖詩傳 卷十九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才柏梁臺七言才與時叶易林履之巽曰蹇驢不才駿驥失時明夷之觀曰德積逢時宜其美才舜南風之歌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史記龜策傳天地合氣以生百材陰陽有分不離四時按韻補有陸雲詩咨子頭瞭叢爾弱才沈補音才前西切簡疑前移隴元渚挹庇雲淇四語切邪補音祥余切不正也太玄法首邪與辜叶羨首邪與夫叶班彪北征賦邪與圖叶班固王汲贊邪與徒叶急就章邪與胡叶 毛傳不言僖公而衛宏作序曰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

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乎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衛宏固多妄而此序若有所據者鄭云史克魯史也孔疏云僖公既薨之後魯請爲作頌既爲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以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故知史克魯史然熟觀是頌殊無追頌情狀餘頌亦然安知非僖公末年公兩朝于王所後王使宰周公來聘時邪安知非作頌以陳公之美而請錫命邪晉大夫爲武公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亦此類爾以春秋觀魯君

慈湖詩傳 卷十九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失道不一以詩觀魯君其得乎道亦不一明道不在遠人心卽道順則正不則邪毛傳曰駟駒良馬腹幹肥長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鄭箋云必牧于坰野者群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釋畜云驪馬白跨驪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色也郭璞曰跨髀間也釋畜又云黃白皇孔疏云其驪與黃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檀弓曰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驪毛傳曰黃駢曰黃王氏曰彭彭張也車雖彭彭張大馬能之以者負之而行也魯君思慮政事無有疆限言勤思廣博以至於思牧馬有驪皇驪黃之臧善斯此也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黃白雜毛騅毛傳曰赤黃曰騅蒼騅曰騅伍仞有力也孔疏云騅騅爾雅無文周人尙赤而牲用騅牯禮稱陽祀用騅牲是騅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駢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騅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蒼騅曰騅謂青而微黑今之騅馬也顧命曰四人騅弁注云青黑曰騅思無期限常常動思也才者駑之反才猶良也釋畜云青驪驪驪白馬黑鬣駑孫炎云驪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云淺深班駁隱顯今之連錢驄禮記曰夏后氏駑馬黑鬣毛傳曰赤身黑鬣曰駑黑身白鬣曰雜孔疏云駑雜爾雅無文釋畜云駑馬白腹駑駑白駑郭璞云駑赤身黑鬣釋行不息也魯君思政理無厭駑作動作也言其善行也釋畜云陰白雜毛駑舍人曰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駑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今嚴斐人皆以陰爲因亦猶咽咽卽淵淵釋畜云形

慈湖詩傳 卷十九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白雜毛駮郭璞云卽今之精白馬也釋畜云二目白魚郭云似魚目也毛傳曰豪駮曰驪駮戶宴反孔疏云驪爾雅無文說文云駮駮也郭璞云駮駮駮然則駮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駮皆白駮無毫駮白之名傳言毫駮白曰驪者蓋謂毫毛在駮而白長名爲驪也駮則四駮雜白而毛短故與驪異也孔疏此說少思爾何其曲也毛傳止曰毫駮白不曰皆白自與駮不同何必曲解祛祛猶去去也魯君所思無邪僻思馬能如此徂往也諸儒因孔子蔽三百篇以思無邪

怒湖詩傳 卷十九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一言而疑思無邪之高遠甚矣道之不明也自諸儒不省中庸不出日用庸常而道始不明矣洪範曰王道平平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書曰彝曰常而諸儒自不悟矣  
有駮有駮駮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駮有駮駮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駮有駮駮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傳曰駮馬肥強貌孔疏云四馬曰乘魯君燕羣臣以車來此言于乘之馬悅其臣故亦悅其馬而見諸詩稱臣夙夜在公之勤又稱其在公明哲無所不明故曰明明鷺潔白羣飛可愛故以比羣臣來燕威儀濟濟愛其臣故取可愛之物喻之燕羣臣有樂故鼓咽咽鼓音也本淵淵方音訛而爲咽隨方音皆可醉而起舞者禮樂之事士大夫所習學燕而醉亦舞舞與鼓節相應故連言之鼓而舞所以相樂也胥相也皆也黃釋見駮釋畜云青驪駮郭璞云今之鐵驄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相與祈祝之辭也有年豐年也詒遺也毛詩序曰有駮頌僖公也君臣之有道也此序固無害於道然舉天下古今之人皆可言有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僖公羣臣亦有時乎無道見諸春秋若此頌所言無失道者亦可以言有道但恐衛宏本心未必明此以他序知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茂茂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子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躡躡其馬躡躡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

怒湖詩傳 卷十九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相與祈祝之辭也有年豐年也詒遺也毛詩序曰有駮頌僖公也君臣之有道也此序固無害於道然舉天下古今之人皆可言有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僖公羣臣亦有時乎無道見諸春秋若此頌所言無失道者亦可以言有道但恐衛宏本心未必明此以他序知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茂茂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子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躡躡其馬躡躡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

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  
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  
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  
伊祐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  
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訕  
在泮獻功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  
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鵝集于  
泮林食我桑黽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

慈湖詩傳卷十九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齒大賂南金

陶補音夷周反易林遁之既濟曰茲基逢時稷契臯  
陶貞良得願微子解囚顏師古漢書注凡繇皆讀爲  
由獨於臯陶作士正五刑乃云繇弋昭反蓋未盡也  
先儒謂秦人猶搖聲相近云猶卽搖也古今字爾吳  
如字又音話誦音凶逆補音宜脚反苟勛正旦大會  
歌明明天子臨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浹蠻貊柔遠能  
邇孔淑不逆來格祈祈邦家是若 王氏曰思發語  
辭也鄭箋云辟離水外圓如璧泮半水王制天子辟

雍諸侯泮宮芹水菜也方言云戾至也止其語助歟  
言亦語助魯人樂泮宮而從容焉薄采其芹而魯君  
至矣觀其旂筏然車馬之鸞聲噦噦然魯人無小  
大皆從公而往泮宮邁往也藻釋見采蘋躡躡馬足  
高也馬高者爲美魯君語音清明故曰昭昭魯人愛  
其君故云釋文之繞反非蓋拘於協韻如字亦協色  
者顏色和美也和顏笑語無所有怒維教之毛傳曰  
茆梟葵也鄭小同云江東名之蓴菜生陂澤中草木  
疏同或名水葵孔疏釋文同曰蓴菜永錫難老者獻

慈湖詩傳卷十九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酢祈祝壽考也亦猶祭禮嘏辭眉壽萬年也後世亦  
有以酒爲壽人言道理有長有短俗曰從長魯侯從  
羣臣所謀之理長者順之用以屈此羣醜羣醜謂淮  
夷叛亂之眾也醜類也穆穆淵默也考之春秋魯君  
每每失道而此曰敬明其德者亦非誣也人惟自善  
其德自明自敬維動乎意始昏始失如雲翳太虛及  
雲斂則太虛清明如故矣是故人心善惡是非雜錯  
是頌亦稱其善者是者爾是則是道非則非道其敬  
明其慎儀誠可以爲民則誠有文誠有武允信也誠

也假者格音之徵轉也卽格也至也烈祖周公魯公  
歟魯君之德昭格之非徒祭而蒙嘏辭乃自求多福  
祐福也言魯君修己故致祐也既作泮宮未幾而淮  
夷服上言明德謂有德故能服之鄭箋云馘所格者  
之左耳淑善也囚所執獲者聽獄之寬平者卽臯陶  
之心也故言問譽淑善如臯陶古者士君子皆從軍  
旅故克廣魯君之德心亦承上獻囚寬平之意不吳  
譁不肆揚此文武周公之德化亦魯人德性之所自  
有也不吳亦見絲衣桓桓武德之貌于征謂往而征

慈湖詩傳 卷十九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桑黹而食之喻心服我以好音語寬諭之而彼心  
懷服也說文云憬覺悟也毛傳曰琛寶也元龜尺二  
寸路遺也南荆揚也禹貢荆揚貢金三品琛或作賸  
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毛詩序曰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未盡詩旨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稊稷  
芟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  
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  
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  
是饗是宜降福旣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  
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鼈羹饗豆大房萬舞  
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  
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同如陵公車

慈湖詩傳 卷十九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纒烝徒增  
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  
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  
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  
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  
率從莫敢不諧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  
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  
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  
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寫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  
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慈湖詩傳 卷十九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多補音一讀章移切廣雅祇也按原本祇誤多周公無祇悔

九家本作多論語多見其不知量本亦作祇揚雄冀

州牧箴仰觀前世厥用孔多初安如山後傾如崖故

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何晏景福殿賦艷如蜺虹赫如

奔嶠南距滎陽北極幽厓任重道遠厥用孔多一讀

當何切集韻亦有章移切嚴補音魚杕切邦補音卜

功切繹補音弋灼切宅補音達各切嘏補音果五切

母補音滿罪切有補音羽軌切斷音短度待洛反尺

補音初略切十寸也後漢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

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

方全正帛額逆各切帛樸各切王褒僮約讀秀文訖

窮昨索仡仡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

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穿額早知當

是爲王大夫沽酒真不敢作惡搏逋莫切陌莫各切

額逆各切烏補音七約切碩補音常約切下同奕補

音弋約切揚雄太常箴翼翼太常是爲常伯穆穆靈

慈湖詩傳 卷十九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祇寢廟奕奕陸機七微敷延表之廣廡矯陵霄之高

閣秀清輝于雲表騰藻蔭之奕奕按韻補有此四句今補入陸雲

祖考頌遠除尋軌崇基式廓昭明有家祖廟奕奕伯

逋莫切且碩補音同上孔碩讀 毛傳曰孟仲子曰

闕宮祿宮也血清淨也枚枚碧密也毛傳先謂闕閉

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是以大司樂饗

先妣故曰先妣而曰常閉而無事何也孔疏謂大司

樂云舞以大饗以饗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

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

五廟皆月祭之二祧饗嘗乃止彼文據周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闕而無事也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闕謂閉戶拒公故闕爲閉也毛傳孔疏甚當時情但闕宮之名蓋世所稱非本立是名諸儒謂魯有姜嫄廟蓋考是頌之不審是頌惟言僖公之美推其本始故及姜嫄因稱其廟曰闕宮實實枚枚申言其美使是頌專言姜嫄廟新廟奕奕謂姜嫄廟則所謂路寢孔碩者何耶下言松柏斷度尋尺

慈湖詩傳卷十九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蓋修治路寢并修羣廟奕奕明煥亦以爲僖公之美故言之以修治非大功故言於卒章毛傳以新廟爲闕宮廟則未安夫闕宮之廟已新作於僖公之初年常事亦不足稱頌况文承路寢之事情非闕廟蓋路寢孔碩與役特盛故首言至於廟則略修飾而新之故言公子奚斯董其役至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以此略飾而不大治故壞歟鄭箋謂上新姜嫄之廟非也鄭不善屬文於此益驗况是頌前篇蓋美僖公辭情甚明非專頌姜嫄也此尤見康成之不善屬文不

省文意不相接應毛傳謂常閉而無事蓋言其大常非絕無祭事也實實壯實也不回者言正直而行不回邪也上帝是依履帝武敏歆也彌滿也滿十月卽生不遲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穉毛傳曰先種曰種後種曰穉釋草云秬黑黍李曰叔大豆后稷幼而好種藝種菽輒豐茂穎粟此降福之始後爲后稷之官教民稼穡百穀豐熟奄有下國則天降福多矣奄盡也下土猶下國言盡下土皆有黍稷移植穉菽麥稻秬也禹治水后稷續繼其緒而稼穡焉大王避狄而居岐陽邠人從之如歸市以大王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去之一言也王業自此始故此曰實始翦商屆至也武王至於牧野卽天致牧野此明武王之心一無己私皆天道也無疑貳無虞度而懼上帝臨護女敦厚也旅眾也武王遏劉止殺厚恤商之旅有道如此萬姓悅服故所至皆克濟厥功咸皆也毛傳曰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鄭箋云叔父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欲封伯禽魯公乃策命伯禽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王制名山

慈湖詩傳卷十九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澤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法不得有故謂之賜降福既多云者按原本王制以下缺今補入亦猶少牢饋食禮之嘏於主人曰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也魯國于東使承保東方常常不絕詩人因是廣其祝頌祈願之辭不小虧不大崩不震動不騰踰此又言保其德也箋云三壽三卿也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爲公朋也朱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崗陵等爲三也公車千乘者按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明堂位謂

慈湖詩傳 卷十九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七百里此張大之辭非事實明堂位之誣誤多矣此不可信孟子謂周公之封于魯方百里子產亦曰諸侯一同三子所見乃事實周禮諸侯封疆方四百里者蓋周公懲三監淮夷之亂新封諸侯勢懼於不敵故增武成三等之制著之周禮蓋武王始則因古制不變然自唐虞萬國歷夏商及周溫陵弱大并小何止於百里矣殷止三千諸侯至孟津者八百國耳餘雖有未至大概又少于殷可見大益并小新封百里之國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力將不敵周公知其不

可不變故增其制蓋欲益周公之所封以藩屏周室所增多者殆亦附庸并計焉是頌雖曰賜之附庸亦不及四方百里之地矣至戰國之時孟子唯曰今魯方百里者五爾侵并至是尙無方七百里而況於始封之時乎成王不能行周公之制大司徒地中建王國是卽洛邑成王終不能遷而安於西都則周禮一書之不盡行者有矣今以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之則方百里之國唯有百乘而此曰有車千乘者以此頌不用司馬法出軍之制而言魯地實有之數古

慈湖詩傳 卷十九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出軍非竭作而出之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而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則又寬優國方百里方里而并井九夫方百里則爲方一里者萬爲九萬夫大約三分去一以爲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途巷餘六萬夫又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通之則六萬夫之地實三萬夫正應夫三爲一屋之義凡三夫之地實一家也則方百里實有三萬家以家一人計之則三萬故曰公徒三萬以大司馬全賦之制計之上地可用者家三人中地家二人下地家一人今通以中地計之

則三萬家爲七萬五千人正應千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之數詩人所言亦不過

制矣毛傳曰朱英矛飾也滕繩也重弓重於中

按原本中箋云備所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

持矛中人御小戎云竹閉緹滕又云交鞅二弓孔疏

云二牙共束以綠繩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

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樂伯

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欒鍼爲

右按原本曰持矛哀二年衛太子爲右曰備持矛焉

慈湖詩傳卷十九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傳曰貝胃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增增眾也箋

云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斬孤竹又南艾荆及羣舒

無敢當之詩人既鋪張公之功又致其祈願申言俾

爾昌熾壽富髮將曰則黃台背釋見大雅行葦老壽

之狀也胥相也相與試驗氣力神色以知壽考詩人

又重複申言所願昌大耋又萬有千歲眉壽無有所

害萬有千者萬而又千也有又同朱曰詹與瞻同毛

傳曰龜山蒙山奄盡也龜蒙二山則盡有之餘東境

甚廣大魯雖不盡有而大略無不順而相違者荒略

也至于海邦及淮夷來同無有不率從者此魯侯之

功也毛傳曰龜山釋山禹貢徐州之地魯之所宅雖

不盡有大略包荒之矣毛傳曰南夷荆楚也按原本

蠻貊蓋外域之通稱此謂淮夷之外又有餘蠻貊故

云若順也言之順應曰諾大略無相違異者魯侯是

若謂莫不惟魯侯是若謂順魯侯也雖有福嘏而雜

之以禍災非純嘏也僖公在位久故是頌多言壽毛

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許田魯朝宿之邑常或

作嘗在薛之旁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六國時

慈湖詩傳卷十九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曰復周公之土是嘗失之矣

往者鄭以璧假許田至是復耶居云者欲其永止之

意耶燕安也令善也其妻令善其母壽考其大夫士

宜咸是有謂保有之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毛

傳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梅榭也孔疏曰梅

與榭是椽之別名奚斯公子魚也有鳥者圓而無琢

痕如鳥也毛傳曰曼長也碩大也萬民是若民咸順

之無忤也公之正寢曰路寢路者無所不通如路也

路寢通接外事君雖居宮中貴乎通達而無壅蔽也

衛宏作序曰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不盡詩

旨

慈湖詩傳 卷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卷十九

慈湖詩傳卷二十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執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執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擇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那衛宏作毛詩序曰那祀成湯也自微子至於戴公

慈湖詩傳 卷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今所存五篇而衛宏尙言十二篇何也 數補音七灼切奕澤並同上切音補音息約切古也昔有三音一如交錯之錯類篇倉各切注引周官老牛之角沴而昔一如鳥鵠之鵠說文鵠寫昔三字同音一如侵削旁紐削轉為昔故昔削互用楚辭大招昔與作澤客叶左思魏都賦昔與魄叶又詠史詩昔與壑叶左貴嬪楊后文昔與閣叶澤徒各切客克各切魄白各切用韻皆與詩同特不知於前三音

之中當為何讀詩韻多得之旁紐今定讀如削夕補  
音祥禽切左貴嬪楊后文思媚皇始虔恭朝夕允釐  
中饋執事有恪 毛傳曰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  
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明堂位曰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毛詩鄭箋云置讀曰  
植金滕曰植璧夫璧不可植也唯可置之而已故徐  
音置然則植置通用歟故鄭讀此置曰植楹謂之柱  
貫中而樹之也鞀則楹鼓之小者加兩耳搖之耳還  
自擊故曰置立然則音義置植皆通歟或欲作樂先  
設置歟爾雅釋詁云那多也此那與專指鞀鼓非謂  
大鼓也而箋謂鞀與鼓為二未安下文奏鼓簡簡則  
大鼓矣康成不善屬文而好拘故分鞀鼓為二簡簡  
聲辨而不雜如簡也衍樂和也箋云烈祖湯也湯孫  
太甲也是頌始作則太甲時也後世亦可用之亦可  
稱湯孫假格也假格音相近記者不同也格至也來  
也湯孫奏樂以來其神歟綏安也神其安我所思而  
成之歟湯孫思得烈祖之神至而享之也淵淵鞀鼓  
之音小嘒嘒亦小貌風云嘒彼小星比管聲小矣平

者不焦急按原本誤作意又不緩濁也和則眾音諧協舒暢  
中平也鼓管皆依磬聲於歎辭赫盛也於是告湯孫  
曰此樂盛矣穆穆者和靜微遠之音毛傳曰大鐘曰  
庸鐘鼓餘音未已而又續是謂釋如也歎釋也奕盛  
也舞者多而盛也周禮謂四方之使者曰國客此雖  
殷禮或當同歟不然則殷不異賓客此謂諸侯歟然  
殷頌言諸侯曰龍旂十乘曰多辟其辭則重矣夷平  
也憚悅也和平而樂也箋云亦不夷憚乎言夷憚也  
自古在昔之先民有所作為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言  
今與祭之人亦然詩人於是又曰願我今烝嘗之祭  
乃湯孫之所將奉也將奉出於誠敬夫溫恭也恪也  
將也皆此心也此心道心也祖考之所以來格者此  
也既和且平者此心所同自古先民之道皆此也所  
謂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者此也一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酌賚  
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假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  
眉壽黃耇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鳴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子烝

嘗湯孫之將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禘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肇首兆史記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帝

蘇詩傳卷二十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舜命契為司徒封於商毛傳曰玄鳥也諸儒習於孔子不語怪神而不肯信姜嫄履帝武敏歆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商之事夫天地間怪神之事何所不有簡冊所載耳目所及若是者多矣子不語怪神乃門弟子所記孔子亦未嘗斷然曰天下無怪神之事生民玄鳥之詩孔子取焉諸儒則穿鑿為說強使之無孔子未必如此諸儒為說終不若詩文之明白坦夷道無所不通故變化無所不有惟知道者信之特難於言以天下執已見執迹不化者多雖告之多疑

故孔子不言爾自簡狄至湯歷年久矣故謂命玄鳥降

生商之上帝曰古帝是時古帝已命湯武域有四方

矣湯者契後世之孫生契所以生湯也域謂包有之

也四方咸命湯后奄有九有蓋湯得四方之心故四

方咸戴之欲以為王九有九州也奄盡也猶言域四

方也特更其辭爾人心所歸即上帝之所命民為貴

君為輕故此謂方命厥后商之先后所以受天命繼

繼承承不危殆者以有武丁孫子繼其後也武丁為

先后之孫子兩言武丁孫子贊美不已也武丁高宗

蘇詩傳卷二十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武功故曰武王靡不勝易曰高宗伐鬼方說命曰

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知高宗有武功伐而克

之曰勝建龍旂者十乘謂諸侯來助祭也大禘是承

祭以黍稷為重也鄭箋謂諸侯奉承而進之未安奉

黍稷主婦之職攷特牲按原本作時杜誤少牢禮則然天子

祭禮不存今獨以此文承龍旂十乘而遂以為諸侯

則難詩文固多承連而意別者諸侯助祭為賓於奉

禘非其類韓詩云大祭也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者高

宗能安民民安其居故云也肇始也帝小辛帝小乙

之時殷道衰雖不至危殆而四海之心不悅服諸侯  
來朝貢者鮮矣至高宗始能得四海歡心始能統域  
四海四海諸侯來假假格也格音之訛也至也謂朝  
貢也祁祁盛貌箋云員古文作云河或作何字訛也  
箋云所云惟何乎言殷王受命皆宜百祿是何謂擔  
負天之多福箋意謂來假者所云也稱頌歸美之辭  
也景明也明言也云言也後篇何天之休何天之龍  
皆擔何之義也衛宏作毛詩序曰玄鳥祀高宗也

潛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慈湖詩傳 卷二十

六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疆幅輒既長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  
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  
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濟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  
何天之休不競不綵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  
小共九共爲下國駿厯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不難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曷苞有三蘗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  
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

阿衡實左右商王

方補音方字絕句嶼音員域音嵩撥韓詩作發相意  
亮反球音求何上聲下同球音求道在囚反其音恭  
厯莫邦反難奴版反蘗五葛反阿衡補音戶郎切史  
記商紀敘傳綏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  
衡荀卿賦篇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下飭帝  
王晉樂章陟帝位繼天正玉衡化行象神明至哉道  
隆唐虞

按原本無荀卿賦篇晉樂章二段今從顧補增入

漢書霍光敘傳遭

慈湖詩傳 卷二十

七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潛深哲明商先王有是德性人所同有物欲遷則  
昏昧淺近故謂聖賢潛哲商不失潛哲之德故其發  
祥也長詩人推本洪水芒芒禹敷治下土盡力溝洫  
故地形方正不特畿內而已畿外之國皆修理其疆  
畔不言小國獨言大國者有域大國也將大也有域  
之女簡狄契母也毛傳曰幅廣也鄭箋曰嶼當作圓  
圓謂周也箋意謂內廣而長其間有域之國方盛大  
其女生契堯封之於商天也故曰帝立其子而生商  
毛傳曰玄王契也桓大撥治也簡狄取玄鳥卵吞之



而生契故曰玄王桓者有才力之謂撥者分撥也契治五典五典分撥不亂又畿內外之地不勝其多契一一辨治故曰桓撥畿外侯國皆當施教而達之諸國皆聽命於契契受諸國之請則以是道達之自是內外率循是教而履行之不踰越所教於是遂往審視之則既皆興發而率履焉其躬視與使其屬視則不可必也文王蹶厥生生即興發也謂善心興起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其義同周官大司徒布教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相土繼其職業雖海外之邦亦截截整整不越教典自契以來繼世皆不違道故天命亦不違商至于湯齊同尊湯而神之如自天降適當興王之時不遲也湯之德性則聖矣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而因物有遷者不勝其多矣多不足以言之其不遷者則不失其本性之聖是謂聖人而庸人皆不得言聖矣聖生敬敬者不慢易不放逸之名意動即謂之放逸不動乎意則不遷不放逸是謂敬禹曰安汝止敬也舜曰惟精惟一敬也伊尹曰欽厥止敬也止者不動乎意也如此則進德無

蘇湖詩傳卷二十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疆矣故曰日躋躋升也進也德性清明本不可以升降進退言之以眾人遷於物動乎意滯陷而不能進乎善故以不滯陷而通達無阻者謂之躋升舜言惟精惟一以其進德亦有未精一者故也不精不雜不一則有閒閒則雜雜則閒閒雜則遷即動意也然則聖人之進德也至矣非思慮之可言非云爲之可執詩曰日躋易曰進德皆因人之常言而言不可執躋進爲有意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湯進德如此固自知可以昭格于天而湯心遲遲不動乎意惟祇敬上帝而已祇敬上帝之心正心也惟祇敬而不動乎意若夫急於昭假急於事功是動乎意而遷也何以爲聖敬何以能昭格至矣哉遲遲兩言足以形容聖敬日躋融怡怡不遷不動之道心矣維其若是故帝命湯作式于九圍九圍九州也亦曰九有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朝聘之玉也旒者冕之旒以絲綴之旒在目前目所正視爲下國所瞻觀尊敬也小國大國如此尊敬是天之休命至也故曰何天之休謂諸侯歸湯猶未伐桀之時也不競心無

蘇湖詩傳卷二十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競也不求心無所求也無所競無所求不動乎意而遷也不動乎意故不偏於剛不偏於柔敷政優優寬裕從容不迫急也湯之心雖遲遲優優而百祿之來則道急也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夫湯未伐桀未正天子之位而諸侯已如此共貢故殷爲下國之駿厖駿俊也厖厚也諸侯歸仰則湯爲俊咸共貢焉則殷國爲厚矣下國畢共是天之龍我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云詩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毛詩作何天之龍箋云

慈湖詩傳卷二十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龍當作寵敷徧也諸侯之來致其朝貢者與凡臣民咸進伐桀之謀是謂敷奏進也眾進勇說而湯不爲震動亦不以爲難而有難心亦不懼而竦嗚乎湯之道心安止不動雖若此大事亦不微動此其所以爲聖也百祿自總集於湯及其終也湯之下民之罹毒也深使伊尹五就桀以補之終不可變又諸侯之咸歸天命之既至不得已乃奮其武德軍載其旆秉鉞有虔虔敬也雖武而非肆也如火烈烈莫有敢曷者湯至是行其義亦非動乎意也如四時錯行如日

月代明也此惟得道者自知自信而未得乎道者終疑也毛傳曰苞本也朱曰蘗旁生萌蘗也言一本生三蘗也本則夏桀蘗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正不義桀與三蘗皆不得遂其意九有皆截然無爲亂敗道害民者惟苞有三蘗當除去故既伐韋顧遂伐昆吾夏桀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釋文云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毛傳曰葉世也爲義未明人自少至老歷年之多如葉昔湯之中年始震動業業於平亂安民信乎爲天所子天又降

慈湖詩傳卷二十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卿士曰阿衡伊尹也阿安也衡平也伐桀之謀本於伊尹相湯伐桀伊尹有安平天下之功故號阿衡曰卷阿曰阿邱曰阿旁皆人之所安也衛宏作毛詩序曰長發大禘也劉曰功臣與祭故言伊尹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

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  
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斷是虔松栢有極旅楹  
有閑寢成孔安

撻擊也殷之武威撻擊以伐荆楚深入險阻荆之旅  
眾恐懼保聚也截然不敢微動此湯孫之功緒也衛  
宏序曰殷武祀高宗也毛無傳然則孫不知何王鄭  
箋云氏羌在西方饗獻也周語曰夫先王之制邦內  
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貊荒服甸服  
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饗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

慈湖詩傳卷二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月祀時饗歲貢終王終謂世終也箋云世見曰王昔  
成湯之時自彼遠夷氏羌猶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  
王享者曰享于商王者曰來朝于商王每每曰商  
是其帝也女荆楚居國南鄉不為甚遠而不享不王  
也明其有罪而伐天命眾多之辟建設國都于禹績  
之中辟君也謂諸國之君也來辟猶曰來王曰歲時  
來朝覲勿使子適于禍也若不來享不來王則王朝  
不得已而征伐是使子適于禍也適往也往入于禍  
患之中也惟當務農勸率稼穡不解周公作無逸首

言知稼穡酒誥曰惟土物愛厥心臧蓋稚穡之心正  
心也非放逸之心也古聖賢深知治亂之機在此故  
云夫天命降而監察下民甚嚴言有罪則有災其有  
不僭越不淫濫不敢怠荒則天命下國大建厥福毛  
傳曰封大也孔疏引定四年左傳封豕長蛇為證商  
邑翼翼言宮室之盛如鳥羽然四方之所仰是為極  
如屋極然其所以致四方之歸仰者以有道德之聲  
靈感服之也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蓋以言夫不可形  
容之狀甚矣道德之甚且靈也夫道德正而已矣而  
天下同心之所服焉商之賢王饗國久長見諸無逸  
曰壽考且寧惟其壽考故德業益固以保安我子孫  
升彼景著之大山掄材焉松柏丸丸然圓而直乃斷  
而遷之方正而斲之虔敬不敢慢易以松為椽栢而  
長旅眾也楹柱之眾其間空立者有閑之意廟有寢  
朱曰此蓋廟始祔而祭之詩也安所以安其神自封  
建厥福已上其所廟之王在昔訓辭之所有乎高宗  
多征伐衛序曰祀高宗或然

慈湖詩傳卷二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卷二十

慈湖詩傳附錄

壽鏞案慈湖解詩往往別書心裁而得其深奧攻  
媿答楊敬仲論詩解見於攻媿集卷六十七欲反  
覆論辨以歸至當也因取集中答書附錄於詩傳  
之末袁清容稱其經訓小學精据可傳信於此益

見矣

樓鏞答楊敬仲論詩解

鏞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仍近始讀竟荷開發鄙陋至  
多感歎擊服之餘恨未得一遂請益于門下若夫發明

慈湖詩傳附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說難盡信  
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  
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  
于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于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  
以周禮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概舉  
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為  
足而欲人之言鏞亦不能自已欲效所見試陳其甚明  
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非恃相與之厚非愛此書  
之深不及此也

葛覃○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覃葉

大而覃小故墜焉而深下俗謂墜下曰覃徒紺切而廣  
韻集韻無此字音釋文徒南切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  
謂延也則未安曰覃及鬼方由中國而覃及之則中深  
旁淺實有覃義實覃實訂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  
旁淺曰覃加水以別其字先儒徒因葛推義釋覃曰延  
然施即延也無乃重複乎大田以我覃耜覃者深也耜  
宛然有微深之狀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  
有剡木為耜之義故以覃為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又  
轉音為剡又轉字為藜今正其字義平聲如字

慈湖詩傳附錄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覃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注皆謂蔓延相被及  
說文覃長味也从艸鹹省聲詩曰實覃實訂徒含切  
又覃篆文覃省潭說文从水覃聲集韻一說楚人名  
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為形聲如江河之从水而工  
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聲非有義  
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覃卻無深義字書凡  
有意者如人為偽人言為信之類皆入會意之科  
王荆公字說所以不能傳者往往以形聲諸體皆入

會意故有牽合強通之病以葛之蔓延故施于中谷亦未爲重復也覃耜之音刻疑是方言集韻以爲利耜止以詩傳釋文爲據如八月剝棗剝音普卜反荆公以爲養老者剝棗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閒羣兒相呼扑棗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覃字更望攷之鵲巢維鳩居之○爾雅釋鳥云鳩鳩鵲郭云布穀未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鵲鳩者乃居鵲巢爲鵲鳩魯昭公二十五年鵲鳩來巢而公如乾侯此亦假他巢之應也故文成之世已有童謠曰鵲鳩踈公在乾

慈湖詩傳附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侯矧鵲鳩亦鵲鳩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云鵲鳩方言云戴勝今審究戴勝首有竦毛鵲鳩亦有之而鵲鳩身色黑戴勝身色駝而稍長大豈埤蒼攷之未審歟布穀其音渾然鵲鳩其音亟然穫穀毛駝頭有斑者李氏亦以鳴鳩爲鵲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攷之當如此之詳然鳩鳩之爲鵲鳩甚明浙人呼爲八八兒川人呼爲阿八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斑鳩俗謂之步姑其性雖拙粗能爲巢戴勝首有竦毛向後鵲鳩竦毛直上又自不同鳩

鳩之刺不壹正謂鵲鳩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歐公言拙鳩極然不知此乃鵲鳩呂氏具載皆未當也

簡今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將祭習舞以日中爲期碩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俛俛德容也

前輩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則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能見況幽遠者乎此意甚切氓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

慈湖詩傳附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可說也○耽樂也說解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爲大醜

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補至于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教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買絲來卽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意又免功過相補之害教也

免爰雉離于羅○雉文明比君子

非為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狡如小人爰

爰緩行不至觸冒雉性耿介多罹其中世亂網密小

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差

蕩兮○此詩凡言女皆指君也女者愛之之辭

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爾彌

爾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之稱我為朕未至如秦

以來分別之嚴也

出其東門聊樂我員○我自有員姓者吾妻也

慈湖詩傳 附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心云耳云員古

今字助句辭也唐員半干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

十世祖疑之事宋為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

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古無此姓也況此詩解內云

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存也率台上章思存改且作徂

甚無謂也且語助也于義自通何必牽強又改字以

此知員亦語助耳

侯人維鵠在梁不濡其翼不濡其味○鵠鵠喙長尺餘

頷下胡大如數升囊羣飛入水食魚今也在梁不濡其

翼味長如此而亦不濡是當食魚而不得食喻賢者宜得祿而不得祿

歐陽氏曰此鵠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遷

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

如彼小人竊祿于高位而不稱其服也鵠不當以喻

賢者不若歐陽氏之說為長

不遂其媾○小人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其婦媾婚

媾也

毛氏曰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

慈湖詩傳 附錄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舊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變兮季女斯飢○董曰集注

作媾蔚文也南山朝濟蝦蟇也人莫敢指者乃陰陽交

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位朝濟喻淫縱淫縱者惟其

意所溺固有其妻雖婉變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

而不見答蓋不樂于靜正而放于情慾季女者年少之

義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為婦也故曰季女不說之則失

所至于斯飢矣

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蒼蔚時工斤樵斧競朝濟舉知

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于山則弱者餒窮于室小人肆志于上則君子困窮于下張陳二說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猶雅馴今爲一媾字一媿字又婉變季女遂生此說然朝濟實非蝮蝮也彼蝮蝮之詩首章曰蝮蝮在東莫之敢指故次章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虹出于西夕日在西則虹出于東鮮有見于南者且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濟爲蝮蝮則不可既曰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不爲婦亦覺費辭若以南山

慈湖詩傳附錄

七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喻高位朝濟喻淫縱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

七月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鶩發者寒氣勁發萬籟盡鳴如鶩栗也野俗有語籬端吹鶩栗謂烈風吹籬端之虛管作聲也栗烈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毛傳謂栗烈寒氣也其以是歟

毛氏曰鶩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爲至只如此說足矣鶩栗乃胡樂一名悲策一名笳管羌胡龜茲之樂也其聲悲栗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世樂始譜其音以爲

取器之首周時安得尤此俗語有不足取股戰而栗漢人始有此語

二之日鑿冰沖沖○鑿冰之時擇沖和之日慮寒氣之傷人也幽公之愛民如此

毛氏曰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取之幽尤寒盛冬安得有沖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說

東山鶴鳴于垤婦歎于室○毛傳曰垤螿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也孔疏曰將雨則螿

慈湖詩傳附錄

八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避濕而上塚鶴鳴于垤詩意與零雨其濛同婦歎于室聞其夫將歸感傷而歎也

毛公齊人必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明皆不見于垤之義惟胡德輝理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新經釋鶴鳴于垤謂垤爲丘垤非螿塚蓋荆公未嘗到山東螿塚有極高大者如塚墓然每天將雨則鶴集垤垤而鳴螿知雨鶴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于垤字分曉正以兩將作故婦歎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勞也若我征聿至自在下句婦歎于室意聯于上孟

子所謂丘垤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垤乃螿塚下王  
洪盤馬于螿封亦謂此也

狼跋○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踣其尾周公欲進  
則成王未授公以政如狼跋其胡欲退則又深念民人  
社稷之重欲退不可如狼躡其尾

周公雖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躡故程氏有云  
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陷于機穽羅絜前跋後躡  
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  
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

慈湖詩傳附錄

九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步舒秦赤烏几几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躡不失其  
猛與周公不失其聖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詩人  
比興以類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  
狼興聖人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無機穽之意猶  
未爲盡也嘗得其說于蜀人楊少卿民望云狼之遇  
人先旋遶于人之四旁甚疾人爲之戰懼自失然後  
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躡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  
懼也此說最爲得之

常棣儉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翁和樂且湛○孺有柔義兄弟既  
具猶曰皆在于是和樂且柔孺言辭氣柔巽也其妻其  
子情好合同言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瑟琴之好毛傳  
曰翁如孺子也湛和樂之至

此解亦平然說詩意未出此詩極言兄弟之閒如伐  
木極言朋友之閒前章引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救助  
如此及其既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  
本意也此二章言凡人以儉爾籩豆飲酒之飫爲樂  
若兄弟既具如謂兄弟無故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

慈湖詩傳附錄

九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而已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  
可解于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尙能如鼓瑟琴之  
和若兄弟翁合而無閒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  
矣如湛酒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六月棲棲○六月建巳之月也棲棲也淒淒有冷意時  
有麥秋之寒也

毛氏曰棲棲簡閱也蘇黃門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  
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雖未爲  
定論然以爲棲棲有冷意麥秋之寒則不可俗諺云



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若中原北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熱入秋便涼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周四月豈復有冷也

車攻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惟善御者兩驂不猗雖馳而一無所失

此一段不盡其義蘇黃門曰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為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為之範則變奚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

蘇湖詩傳附錄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

吉日既伯既禱○毛傳曰禱禱獲也禱未必為獲也云云禱者禱其無傷人也弓矢驅馳之間或偶傷人故禱歟

毛以禱為禱獲固已贅矣此謂禱其無傷人亦未為的當將田而用馬故禱于馬祖不必專為獲亦不必專為求無傷人與廢焚不問馬之意不伴

漆沮之從○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從者入從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在渭漆沮之會歟

漆沮既從禹貢自說治水此詩自說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不必泥此從字

庭燎○毛傳曰庭燎大燭也云云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其墳燭庭燎故書墳為贄鄭司農云贄燭麻燭也然則與庭燎有異焉今俗曰就盆者庭燎歟就麻滓也音詵毛傳以為大燭未安

今說亦未安孰乃麻餅毛謂大燭司農謂麻燭皆是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童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顏叔之秉燭非如今之蠟燭也凡點火而明者如麻

蘇湖詩傳附錄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骨樺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庭燎以麻骨一大束立于地而然其上照耀一庭故毛謂之大燭司農謂之麻燭卻非就盆也

斯干如跂斯翼○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鳥首如棟葢兩翼如二雷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若如今說下三句已言如矢如鳥如翬矣不應又以跂為鳥之跂不若只用舊說如人之跂立翼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小旻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此固

膚近柔懦之士所執常論然而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為亦無所懾但聖智雖不懾亦無慢易忽略而亦戰戰兢兢

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此說似勝不必更加委曲也

小宛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桑扈名竊脂食肉之鳥也云云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喻食肉富貴者今猶失所困乏而況于

慈湖詩傳 附錄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疹病孤寡貧弱之徒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云云民窮苦握粟出卜問曰何自而能穀善耶此章言貴賤皆困窮

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覺其言泮渙桑扈竊脂爾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竊脂也其曰夏鷹竊玄秋鷹竊藍冬鷹竊黃桑扈竊脂棘屬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藍青色然則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有兩句云桑扈竊脂鴟鵂剖葦注云食肉好盜脂膏蘇黃門古史序有云聖人之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

殺竊脂之不穀小宛正謂此竊盜脂膏之義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卜之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為卜筮之卜則意差

何人斯維暴之云○詳觀是詩非刺暴公也刺其從暴公者也

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蘇而序言之一詩中只

慈湖詩傳 附錄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蘇國在河內溫縣是東都之畿內也春秋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則畿內此說亦不定記得鄭漁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無所謂暴者更當攷

巷伯捷捷幡幡○幡幡者隨風翻覆反覆不定之狀如此

幡幡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古無此秦已有幡信之書未知幡信

起于何代更攷

北山或王事鞅掌○在腹曰鞅此詩士子其職卑矣其鞅在掌方駕車馬故任此勞故世以煩勞為鞅掌

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韞鞅鞅鞅皆在馬之身惟轡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馬腹如今之肚襜不應在人之手掌也

陸機草木疏

機當作璣非晉之陸士衡也呂氏讀詩記皆作璣

慈湖詩傳附錄

五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附錄

詩考補注  
二卷



詩攷補注補遺序

宋王厚齋撰詩攷錄齊魯韓三家詩及異字異義為一卷後人以其書與周易鄭氏注附刊玉海之後顧鄭易有惠氏新本校勘精詳詩攷則傳寫訛舛莫之是正且此書為厚齋艸荆之本未及審定有前後重出者如子衿愛心天禿禮甜而不泚之類是也有編次失當者說苑甘棠傳周禮注引當留原隔皆與韓詩無涉不當繫之韓詩初學記引韓詩飲之禮當入飲酒之類下不當繫之湛露文選注引韓詩青靜也即青陽婉兮章句又引韓詩介界也即無此疆爾介章句厚齋不得其次實之卷末則非也有援據未精者董道詩故所稱齊詩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崔靈恩集注皆後人贗作厚齋引以入書失之矣益以近世刊本之譌魯魚焉馬觸目紛如余所見玉海刊本外有胡文煥百家名書本毛子晉津逮秘書本近又有趙紹祖巾箱小本并以董斯張所增十九條附於後較舊刻差為清整然如韓詩厲附也附誤作刑駘捷也捷誤作捷仍沿舊本之誤又如漢書誤作漢水李迂仲誤作适仲尤為踳駁則亦未為審也余不揣固陋檢閱原書著其所出凡舊言漢書注文選注今皆著某篇其它皆類此複者刪之訛者正之失次者移之未詳者申之加案字以別於舊為補注二卷

復摭其缺畧蒐羅遺軼為補遺一卷而明代之偽魯詩說則削焉不載蓋其慎也昔惠氏校鄭易為三卷余此書亦三卷末學真聞其視惠氏書不逮遠甚然續述厚齋之學而慮其貽誤將來勞心瘁力以迄於成則其意將毋同與

道光三年十月十一日淮安山陽丁晏自序

詩攷原序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  
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廟存外  
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豈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  
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闕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  
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  
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  
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  
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  
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

詩文補注

序

五

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  
公語門人文選注多辯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  
所述三家緒言尙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  
裨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  
或有攷於斯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詩攷補注卷一

宋浚儀王應麟原輯 淮安山陽丁晏補注

韓詩

燕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漢書儒林傳文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

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一卷薛氏章句後漢

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嬰案後漢儒林傳薛漢字公

子淮陽人馮衍傳注引薛夫子章句惠氏棟曰薛夫子

名方回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

相世系表因學紀聞謂夫子即漢非也韓詩翼要十卷

漢侯包撰嬰案包舊本一作包有韓詩譜唐藝文志韓詩

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隋志韓詩存無

傳者崇文總目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

嬰傳詩之詳者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說絕異

總目闕此文見歐陽文忠公集玉海藝文詩類亦引歐

陽脩曰漢志嬰書五十篇今存外傳非傳詩之詳者

正義云齊韓之徒以詩經為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

舊本可據嬰案十月晁說之曰說韓詩者謂其序子夏

所作序論文晁公武曰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

辭清婉有先秦風

周南召南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

名也南氏用分爲二南爾也

關雎 韓詩序曰刺時也

詩人言雎鳩

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

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

燕 紀注作宴 虛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

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

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未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

與之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君韓詩章句云云

之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君韓詩章句云云

人見其萌 嬰案馮敬通志賦曰美關雎之謙微分

王道之將崩 李賢注薛夫子章句曰美關雎之謙微分

朝入于私宮 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于色

見其萌故詠關雎 窈窕貞專貌 嬰案顏延年秋胡詩淑女

說淑女正容儀也 窈窕貞專貌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淑女

奉順坤德成其紀綱 文選注 嬰案顏延年宋文元皇后

韓以關雎葛覃卷耳 鸛鳴采芣騶虞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皆為康王詩 嬰案詩之序論文舊本康王詠作文

王一本作 康王是

葛覃 惟辭也 嬰案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引薛君韓詩

古文三家詩多從今文也 妻妻盛也 仁精田賦注引薛君

韓詩章句毛傳 刈取也 濩淪也 釋文 嬰案陸德明云韓

詩箋茂盛貌 刈取也 濩淪也 詩濩淪音羊灼反毛傳濩淪

卷耳 頃筐欝也 舜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

金飾士以梓 釋文 金鞶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

以金士以梓 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

以金士以梓 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



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觴

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晏案禮器

有能自節為人所誇訕也晏案詩正義作為人誇總名曰

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

以著明之貌君子有晏案舊本有誤作以過廓然著明

禮器正義非所以餉不得名觴晏案孔穎達正義引異

作明著義韓詩說即漢許慎五經異義周禮司尊彝賈疏引異

第六器制韓詩說金罍大器天子云云至以梓考工記梓

人賈疏引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觥三升曰觶四升

正義並引韓詩外傳一升曰爵云云五句大射儀疏引此

五句不得名觴左氏成十四年傳孔氏正義異義韓詩說

觥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觥廓也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

詩次補注卷一

明著毛傳亦云人君觥容五升釋文云辭也文選注晏

何劭王濟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云詞也

枓木釋文晏案陸氏云枓馬枓韓詩本並作枓音同

序哀正義云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晏案關雎

宛正義

宛宜施于中道也中九交之道也薛君章句文選

道也淵天台山賦注韓詩曰施于中施薛君曰中施施中九交

之也道也願延年皇太子釋奠會作詩注引同說文施或作

引韓詩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菜引陸疏云可齋作茹菜

字義亦得通或厚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己

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取晏案今

采而巳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薛

引韓詩宋首傷夫有惡疾也薛君曰芣苢澤瀉也云云太

平御言將之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菜猶採之不巳君

子雖有惡疾猶不能去離也

漢廣悅人也文選注韓詩序晏案曹不可休思外傳

案外傳一釋文休息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

正義云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言先言思

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但未見如游

批之本不敢輒改耳沖遠之說甚是惜不引韓詩證之游

女謂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薛君章句文

詩次補注卷一

叔夜琴賦齊敬皇后哀策文注韓詩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引韓詩漢有游女浴神賦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

以漢女與湘妃對舉亦以游女為漢神矣後漢書馬融傳

廣成頌曰湘靈下漢女游章懷注漢女漢水之神劉向列

女傳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於漢卓見之張衡南都賦

游女弄珠於江之漾矣漾長也同上薛君曰說文作

漢泉之曲江之漾矣漾長也晏案登樓賦注韓詩

汝墳辭家也後漢書注曰江之漾矣晏案

室如焜雖則如焜晏案今後漢注焜俱作焜此後人據毛

本當從之釋文焜字書作焜頰赤也晏案今後漢書注作

焜焜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

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

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倅君章句後漢周縉詩至

晏案周縉傳注韓詩曰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注云

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通薛君章句曰頽赤也

云韓詩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二親之壽忽如過隙

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二親之壽忽如過隙

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通此之謂也

傳亦云頽赤也勞則尾赤列女傳周南妻傳家貧親老不

擇官而仕乃作詩曰父

母孔通說與韓詩同

采蘋 沈者曰蘋浮者曰藻釋文 晏案一本作浮者曰

日藻今本釋文引韓詩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與于以陽之

此止同蜀本石經載毛傳亦云沈曰蘋浮曰藻與于以陽之

唯錡及金漢書注顏師古曰錡亨也 晏案郊祀志皆書

也韓詩曰云云

亨音普庚反

甘棠 蔽蔕甘棠外傳 晏案韓詩外傳云昔者周道之

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

詩文補注 卷一 五

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

而於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新馬召伯暴虐遠野

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斂繁數百姓困乏耕桑

失時於是詩人見邵伯之所休樹下美勿剗勿伐釋文剗

而歌之詩曰蔽蔕甘棠云云此之謂也

皮素絲五紵薛君章句曰小者曰羔云云 透迤公正貌

毛詩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純數也

晏案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誄牧人透袴詩外傳此

進自公退食李善注引毛詩亦作透迤

方碑云碑在公練所見尚屬完本宋洪迺捷釋有汶上縣

衛尉依衛方碑厚齋所見尚屬完本宋洪迺捷釋有汶上縣

衛尉依衛方碑厚齋所見尚屬完本宋洪迺捷釋有汶上縣

扶頤在朝委隨費鳳鳴陰逢盛碑又作透迤皆委蛇之變

體

標有楨釋文 晏案陸氏 李有梅 李零落也 孟子注

惠王上音義宋孫奕撰又孟子疏相傳亦孫宜公作而此

疏乃云案毛詩而言也與音義不合朱子語錄謂疏為邵

武士人依 迨願也 釋文

托是也

小星 實命不同實有也釋文 晏案今毛詩作寔大雅

之秉實 寔同聲

江有汜說文作汜 晏案說文汜水也从水臣聲詩曰江

義同蓋一溢一否曰渚釋文 晏案爾雅亦云泉一見水

或體也 一溢一否曰渚薛君章句 晏案爾雅亦云泉一見水

一溢而為渚文選注 薛君章句 晏案爾雅亦云泉一見水

何彼蒹矣說文音戎 晏案陸氏云韓詩作蒹

騶虞 天子掌鳥獸官釋文 晏案周禮疏 晏案周

騶虞聖獸賈疏按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云云即許慎云

柏舟 衛宣姜自誓所作 李遠仲云 晏案李黃集解引

也宋志有毛詩詳解三十六卷李橋撰字迂仲舊刊本

皆作李適仲亦誤字無三十六卷李橋撰字迂仲舊刊本

今改正下文同如有殷憂 阮嗣宗詠懷詩劉越石勸進表

注並引韓詩今毛詩 胡載而微哉常也 釋文 晏案今詩

作隱古殷亦讀如隱 胡載而微哉常也 釋文 晏案今詩

送燕 衛定姜歸其姊送之而作 李遠仲云 晏案

歸其婦 補傳 晏案詩補傳三十卷宋范處義撰列女傳

知所據且韓詩宋世已亡 二君未必親見抑亦傳聞之說

心部惡也 日詩其心選神女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錢大昕

作感故毛訓引之如傳甲狎也 韓詩作御倪磨也 韓詩作

不誤原本置卷末今擬於此 薛君曰衛法也 文選注 晏案劉孝

日月 報我不術 薛君曰衛法也 文選注 晏案劉孝

禮報注古文 薛君曰衛法也 文選注 晏案劉孝

終風 終風西風也 浪起也 釋文 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

隆文選注薛君章句 說文作濕 晏案陸士衡為願產

也一日濕實也從水暴聲詩曰終 境境其陰天陰塵也 董

風且濕舊刻說文作暴聲詩曰終 境境其陰天陰塵也 董

故四寸卷今不傳中興蘇文志道云韓詩離七闕外傳及

取三家不專毛氏茲所稱董氏云韓詩即董彥遠之詩故

也然董氏生於宋世實不見三家詩其云章句猶存乃妄

說也所遺韓詩皆偽撰不見三家詩其云章句猶存乃妄

豈天陰塵也詩曰境境其陰從土 豈聲董氏因此而托為韓詩耳

擊鼓 契關約束也 釋文 文選注括約束也 薛君章

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據 晏案劉越石答盧諶詩注辨亡

此則韓詩作括與毛異也 于嗟 憂兮 晏案劉越石答盧諶詩注辨亡

高誘注引作負振韓詩也 今詩作 洵傳 洵遠與韓義合舊

有不信兮於韓詩無效 王氏欲別上于嗟 關兮 故連書

今則 簡簡黃鳥 載好其音 太平御覽 晏案御覽羽類

疑 雄雉 雉耿介之鳥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 晏案補安

甄有苦葉 至心曰厲 釋文 薛君章句 文選注 晏案補安

則冰或 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 韓詩傳 周禮疏 王肅

春之月令會男女賈疏引云 王肅又引係卿曰霜降逆

女冰泮殺止今荀子大畧篇作霜降逆女冰泮殺內揚涼

詩攷補注 卷一 八

注引詩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陳風東門之楊正義亦引荀

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初學記 漸嫻引董仲舒論霜

降而逆女冰泮而止殺春秋繁露循 招招聲也 釋文 煦暖

也 晏案文選連珠注引薛君章句易釋文引詩吁日始

胸音並與吁同舊 本附後今系於此

谷風 密勿同心 密勿備俛也 文選注 晏案傅季友為

引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 無以下禮 仍作體 俗刻詩外

不足悲當以厚 違很也 發亂也 潰潰不善之貌 釋文 晏

然無溫潤之色皆重言以申之與韓注同 晏案孔疏引

簡兮 萬以夷狄大鳥羽 正義 韓詩說云 謹案詩云石

手秉 碩人 扈扈 美貌 萬大舞也 初學記 晏案唐徐堅初

泉水 祕彼泉水 說文作賦 晏案說文賦讀若詩云

餞于坭 釋文 晏案鄭注土虞禮引詩飲餞于泥釋文作

張恭祖受 送行飲酒曰餞 薛君章句 文選注 晏案謝

孔令詩注 引薛君詩章句 毛傳 云祖而舍鞍飲酒于其側曰餞

北門 敦迫 室人交徧 謹我 就也釋文 說文作催

詩作誰 音干佳子佳二反 說文催相 亦已焉哉 外傳 晏

信也 從人 崔聲 詩曰 室人交徧 催我 亦已焉哉 外傳 晏

靜女 靜貞也 晏案張平子思元賦 李善注 引韓詩 宋播

首躑躅 薛君曰 躑躅 躑躅 也 晏案 補正 平

元賦注 韓詩曰 愛而不見 搔首 踟躕 也 思

思舊賦注 韓詩曰 搔首 踟躕 也 思 踟躕 也 思

首躑躅 薛君曰 躑躅 躑躅 也 晏案 補正 平

元賦注 韓詩曰 愛而不見 搔首 踟躕 也 思

思舊賦注 韓詩曰 搔首 踟躕 也 思 踟躕 也 思

首躑躅 薛君曰 躑躅 躑躅 也 晏案 補正 平

元賦注 韓詩曰 愛而不見 搔首 踟躕 也 思

思舊賦注 韓詩曰 搔首 踟躕 也 思 踟躕 也 思

首躑躅 薛君曰 躑躅 躑躅 也 晏案 補正 平

元賦注 韓詩曰 愛而不見 搔首 踟躕 也 思

思舊賦注 韓詩曰 搔首 踟躕 也 思 踟躕 也 思

首躑躅 薛君曰 躑躅 躑躅 也 晏案 補正 平

元賦注 韓詩曰 愛而不見 搔首 踟躕 也 思

思舊賦注 韓詩曰 搔首 踟躕 也 思 踟躕 也 思

首躑躅 薛君曰 躑躅 躑躅 也 晏案 補正 平

卷一

九

新臺 新臺有淮河水泥泥 淮鮮貌 泥泥盛貌 音尾

晏案陸氏以此為文章之異 文今推作 酒泥泥 作 燕婉

之求 燕婉好貌 李善注 引韓詩 說文作 燕婉 晏案 西京賦

晏案詩曰 得此戚施 薛君曰 戚施 蟾蜍 喻醜惡 太平御

說文引詩 履履 薛君曰 言其行 履履 與 薛夫 子義 同 許君

蓋本韓詩 御覽 薛君曰 言其行 履履 與 薛夫 子義 同 許君

喻醜惡 蟾蜍 喻醜惡 太平御 說文引詩 履履 薛君曰

柏舟 實維我直 相當也 釋文 晏案今詩作 特玉 藻

牆有茨 說文作 齊 晏案說文 齊 疾 中菁 中夜 謂淫 僻之

言也 晏案玉篇 言夜也 引詩 中菁 之言 廣 不可 揚也 揚

猶道也 釋文 晏案 玉篇 言夜也 引詩 中菁 之言 廣 不可 揚也 揚

君子偕老 他他德之美貌 詩釋文 晏案 今本 釋文 引 韓

詩 委 委 佗 佗 韓 詩 委 佗 佗 之 美 貌 也 引 韓 詩 委 佗 佗 之 美 貌 也

也 同上 晏案 今詩 作 援 爾 雅 釋 訓 美 女 為 媛 釋 文

鶉之奔奔 左傳 作 賁 賁 晏案 左 氏 襄 二 十 七 年 奔 奔 疆

疆 乘 匹 之 貌 釋 文 人 而 無 良 傳 仍 作 人 之 無 良 非

蝮 蝮 說 文 作 蝮 蝮 晏 刺 奔 女 也 詩 人 言 蝮 蝮 在 東 者

邪 色 乘 陽 人 君 淫 泆 之 徵 臣 子 為 君 父 隱 戚 故 言 莫 之 敢

指 韓 詩 序 曰 云 云 後 漢 書 注 晏 案 揚 賜 傳 今 殿 前 之 氣

應 為 虹 蜺 皆 妖 邪 所 生 不 正 之 象 詩 人 所 謂 蝮 蝮 者 也

詩 交 補 注 卷 一 十

注 韓 詩 序 曰 刺 奔 女 也 蝮 蝮 在 東 莫 之 敢 指 詩 人 言 云 云

今 本 范 書 注 威 作 藏 說 文 無 藏 字 新 附 有 之 非 也 漢 書 多

以 威 為 藏 當 從 乃 如 之 人 兮 如 之 人 兮 懷 婚 姻 也 大 無 信

厚 齋 所 引 為 正 乃 如 之 人 兮 如 之 人 兮 懷 婚 姻 也 大 無 信

孽 雙 傳 引 詩 亦 作 兮 則 離 居 尊 無 禮 節 也 與 韓 義 同

相 鼠 止 節 無 禮 節 也 釋 文 晏 案 鄭 箋 云 止 容 止 無 止

載 馳 不 由 蹊 遂 而 涉 曰 跋 涉 釋 文 尤 非 也 章 句 晏 案

引 薛 君 韓 詩 章 句 則 離 居 尊 無 禮 節 也 與 韓 義 同

洪 奧 綠 薄 猗 猗 薄 蕭 筑 也 晏 案 陸 氏 云 韓 詩 竹 作 薄 音

所 言 蓋 漢 熹 平 石 經 蔡 邕 石 經 為 魯 詩 有 邠 君 子 邠 美 貌

也 憫 美 貌 赫 兮 宣 兮 宣 顯 也 釋 文 綠 葦 如 簪 薛 君 曰

考盤 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 吳都賦劉涓林注引韓

詩今詩作潤斯 干境塙之處也 碩人之德 饒美貌釋

干傳干潤也 晏案廣韻入戈 曲景曰阿 韓詩釋元應大方廣佛華嚴

韻美也與適同音 山曲隈處也毛傳曲隈曰阿 碩人 倩蒼白色盼黑色也 晏案毛傳

頤頤 頤頤 頤頤 頤頤 頤頤 頤頤 頤頤 頤頤 頤頤 頤頤

貌 鮪鮪 鮪鮪 鮪鮪 鮪鮪 鮪鮪 鮪鮪 鮪鮪 鮪鮪 鮪鮪 鮪鮪

馬融云魚著尾發發然庶姜鞶鞶 秋貴直論過理注引

詩亦作鞶鞶高誘 庶士有桀健也 釋 岷 岷美貌 釋文 將辭也 文選注 晏案揚子雲甘履無

咎言履幸也 釋文 晏案禮記坊記引 吁嗟女兮 晏案外

詩攷補注 卷一 傳二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 賦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荻蘭 垂帶萃兮 垂貌 能不我狎 釋文 晏案

伯兮 偁桀佞也 疾驅貌 晏案宋玉高唐賦注引韓詩

近烈切武貌引詩 伯 焉得諠草 諠草忘憂也 文選注

連西陵遇風戲康樂詩法韓詩曰焉得諠草言對之背願

言思伯使我心瘁薛君曰道神忘憂也李善曰道與道通

痾音梅陸士衡贈從兄車騎 引韓詩焉得諠草言樹之背

黍離 伯封作也 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慙不

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乃自知

憂之甚也 太平御覽 晏案御覽四百六十九人事憂下

伯封作也薛君注詩人求已兄不 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譏

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 陳思王

鳥論 晏案御覽羽族部引 陳思王植食惡鳥論羅漢路

史發揮引曹子建惡鳥論云吉甫聽後妻之譏欲殺伯奇

又七月正義亦引陳思王惡鳥論 君子于役 恬至也 釋文 說文作倍 晏案說文倍會

從舌之字 皆作倍 君子揚揚 陶暢也 薛君重句 文選注後漢書注 晏

漢書文苑杜篤傳注引薛君注韓詩同釋元 應實經音義詩憂心且陶陶暢也暢達也

揚之水 戍舍也 釋文 晏案今本釋文注疏音 中谷有推 推莠蔚也 釋文 說云益母 正義 晏案孔氏

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本草 檄其泣矣 傳二俗刊作檄非

云益母莠蔚也一名益母 檄其泣矣 傳二俗刊作檄非

詩攷補注 卷一 釋名釋言語云檄檄也心 有所念發然發此聲也

兔爰 施羅於車上曰量 釋文 張羅車上曰量 薛君注

晏案御覽八百三十二資產部引韓詩有兔爰爰堆

離于量薛君注曰禮部韻略引韓詩施羅于車上曰量

緇衣 蕭蕭也 釋文 大叔于田 禽獸居之曰藪 釋文 晏案毛傳

駉駉 薛君重句 文選注 晏案曹子建應 駉駉 駉駉 駉駉 駉駉 駉駉 駉駉 駉駉 駉駉 駉駉 駉駉

清人 二矛重鵠 所以懸毛羽陸德明云喬鄭居橋反雉

名蓋本 羔裘 侯美也 釋文 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偷 外傳

引羔裘三章俱作彼已又引汾州彼已之子美如英又

汾州彼已之子美如英又

汾州彼已之子美如英又

引彼己之子碩大且鬻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詩彼己之子那之詞直

東門之墀 有靖家室 注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

注太平御覽藝文類聚靖作靜 晏案以八叔栗賦注引釋

詩曰東門之栗有靖家室注靖善也言東門栗樹之下有

善人御覽九百六十四引韓詩栗木名也

餘同藝文類聚葉部八十七引韓詩詩善也

子衿 子衿不詒音 詒寄也會不寄問也 釋文

出其東門 聊樂我魂魂神也 釋文 又文選注薛君曰

魂神也東征賦曹大家注引韓詩曰

野有蔓草 青揚醜兮 玉篇集韻 晏案玉篇面部醜於

陽論今今作鞠集韻二十阮碗 青陽宛兮 外傳 晏案外

面柔也韓詩青陽宛兮通作宛 青陽宛兮 傳二今仍作清

揚宛兮明萬歷時刊本亦然蓋校書者不學妄改爾 青靜

當以王氏所引為正家語致思篇引詩清揚宛兮 青靜

詩攷補注 卷一 主

也 晏案文選射雉賦注引薛君韓

漆洧 漆與洧方洧洧兮 音九又後 開蓮也 釋文 賦氏

蓮是兩物太平御覽三十引韓詩開蓮也 方執鸞而拂引

後漢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虹文選注皆引

韓詩通用為一字陳風澤陂云有蒲與蒲箋云蒲當作蓮

兩雅釋草那疏引詩作有蒲與蓮疏九百七十五亦引

作蓮以備旁證之伐檀河水清且漣漪爾雅釋水作漣漣

瀾之石鄭箋與眾不涉入水之波漣矣釋水漣一本作瀾

釋名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說文瀾或从瀾然則古

瀾以瀾與言叶楚辭招魂川谷沇復流瀾心些光風傳瀾

亦與瀾音故相通用元熊氏古今韻會亦引韓詩傳前瀾

陸氏未嘗誤也 詩人言漆與洧方盛流洧洧然謂三月桃

士與眾女方執蘭而拂除 太平御覽 漢書注引韓詩傳

類引韓詩作拂華水御覽香部九百八十三引韓詩曰詩

人言漆與洧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漆洧兩水之上招魂

云云前篇也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漆洧兩水之上招魂

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 書注

薛君注云藝文類聚 晏案漢書袁紹傳注韓詩曰漆

與洧方洧洧兮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兩水

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舊

本詳作詳古詳詳通用明錢唐胡文煥刊本作不詳與舊

漢李賢注同今之漆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與舊

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漆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與舊

除不祥宋書禮志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漆洧兩

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與舊 宗懷歲時記引韓詩云

漆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與舊 宗懷歲時記引韓詩云

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與舊 宗懷歲時記引韓詩云

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與舊 宗懷歲時記引韓詩云

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與舊 宗懷歲時記引韓詩云

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與舊 宗懷歲時記引韓詩云

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與舊 宗懷歲時記引韓詩云

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與舊 宗懷歲時記引韓詩云

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與舊 宗懷歲時記引韓詩云

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與舊 宗懷歲時記引韓詩云

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與舊 宗懷歲時記引韓詩云

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與舊 宗懷歲時記引韓詩云

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與舊 宗懷歲時記引韓詩云

水之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與舊 宗懷歲時記引韓詩云

歲曰肩詩齊風曰薛君傳晏案後漢書馬融傳注

君同蓋兩漢經師相傳云云三歲肩相及者廣雅

注引詩獻肩于公云四歲為肩其說特異研肩古通用

我謂我媵今權好貌玉篇媵好兒與韓訓同

東方之日薛君章句文選注晏案宋玉神女賦纏乎若白

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顏延年秋胡詩明麗伴朝

美女蕭容華耀朝日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如東方之日

我客今注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如東方之日

之口出也古樂府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如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矣又洛神賦云皎若太陽升朝霞是古多以日光

况顏色陳風月出皎皎今箋云喻婦人有美色宋玉賦云皎

詩次補注

若明月舒其光下文東方之月義亦當然宋歐陽子解詩

與薛君正同津達秘書本佚脫一行凡十九字玉海本不

誤門屏之間曰闢釋文

南山橫由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釋文晏案

沈云衡古文橫字毛从古文韓从今文故許君異義稱毛

說曰古韓說曰今也釋元應妙法蓮華經音義引韓詩南

北曰縱東南曰橫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音義引韓詩南

蜜經引韓詩南曰從東西曰橫

盧洽盧洽洽董氏云說文麟健也以犬奔聲詩曰盧麟

做笱其魚遺遺言不能制也釋文晏案毛傳唯唯

載驅發且也招魂章句引詩明發夕自夕發至旦楚辭

猗嗟舞則纂兮言其舞則應雅樂也薛君章句發且也

舞賦注韓詩曰舞則纂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日出

東南隅行注韓詩曰舞則纂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

也今詩作選選四矢變兮變易也釋文

葛屨織女手織女手之貌文選注說文作織

織出素手注引韓詩曰織織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織

兒手之貌毛傳云修修織織也義兼韓詩說文織好手

戈部下讀若詩云織織女手

園有桃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章句初學記晏

歌徒歌曰詩初學記樂

伐檀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釋文文選注作從流

章句曰從流而風曰淪淪文貌毛傳小風水成文轉如

輪也釋名水小波為淪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

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

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

詩次補注

如尸焉薛君章句文選注晏案潘安仁關中詩愧無獻

者質人但有質朴云云傅長庚贈何劭王濟詩尸素當言

歸注韓詩曰何為素餐者質人云云警若尸矣曹子建

求自試表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出作也注韓詩曰

何謂素餐者質也云警若尸矣七啟注引薛君曰

章句素餐也言人但有質朴無治人之材也王充論衡量

知篇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

業不曉政事坐朝廷不能

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

蟋蟀歲聿其莫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薛

章句文選注晏案張景陽詠史詩注薛君曰蟋蟀在堂

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沈休文鍾山詩注薛君曰蟋蟀在堂

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郭景純賦

贊注王憲集序注沈休

文直學省愁賦詩注引

網繆見此選選選選不固之貌釋文晏案明本舊本

俱作選今本釋文注疏

音義引籍

搗羽 悠悠倉天外傳晏案外傳二仍

有秋之杜 逝尚適我逝及也釋文晏案毛作噎傳

云逝遠也道周周右也釋文晏案毛作噎傳亦

車鄰釋文晏案毛作噎傳亦

使伶廣雅釋言云令伶也

駟賦漢書作四載晏案鸞在衡和在軾禮記經

和在軾前升車則鸞和之音鄭注引鸞鳴則和應升車

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周禮疏晏案周禮

在式孔疏以爲鸞詩外傳文荀子正論篇和鸞之聲揚注

詩攷補注 卷一 七

鸞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

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賈誼新書容經云登車則馬

和應與鸞詩合續漢書與服志注引鸞鳴則和應鸞鳴則

衡是魯詩亦與鸞同夢蕭毛傳云在軾曰和在鸞曰鸞言

德與鸞異鄭於烈祖箋用毛說此箋亦同又史記禮書集

解引服虔曰鸞在鸞和在衡文選前綴聲歌注引應劭漢

書注云鸞在軾和在衡與毛鸞俱別

小戎 駟馬不著甲曰倭駟釋文晏案傳倭駟也四介

爲介之札介甲也左傳成二年 晏案傳倭駟也謂以薄金

齊侯不介馬而駟杜注介甲也

兼葭 大渚曰泚薛君章句 文選注 晏案潘安仁河

日泚 陽縣作注韓詩曰宛在水中泚薛君曰

終南 顏如渥泥石頰也 隨各反釋文 外傳作渥頰

韻十九鍾石 諸也他各切

晨風 鷓彼晨風外傳說文作鷓 晏案今外傳八仍

謂德論注引韓詩外傳鷓彼晨風與厚齊所見本同今

文駁下引詩作鷓非釋文云說文作鷓則唐詩說文木

向不誤也郭注兩鷓引詩亦作鷓文選古詩十九首曹顏

遠賦鷓如鷓引詩鷓引詩鷓引詩鷓引詩鷓引詩鷓引詩鷓

毛傳亦云鷓疾飛鷓與鷓音義同

東門之粉 穀旦于嗟釋文晏案王

衡門 可以療飢外傳晏案外傳二引詩泌之洋洋可

云類或療字也箋云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蓋本釋詩文

選王元長承明十一年策秀才文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

注引韓鄭箋李善云療音義與療

同列女傳楚老萊妻引可以療飢

墓門 訊諫也釋文晏案陸元明云諫本又作諫王逸

詩攷補注 卷一 六

云諫諫也

皆本韓詩

防有鵲巢 誰侑子媿媿美也釋文晏案說文媿讀心

焉惕惕以爲悅人爾雅注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悅人漢

書敘傳孟康注

澤陂 展轉伏枕文選注 晏案文選張茂先雜詩注韓

賦注引毛詩亦作展高誘注淮南子 碩大且媿薛君曰媿

說山訓引詩同釋文媿本又作媿 碩大且媿薛君曰媿

五檢反 太平御覽 晏案說文媿含怒也一曰媿知也

重頭者言豐碩若重道其美也廣雅云媿媿也今詩作媿

重馬質厥能縶縶漢書地理志作會縶縶媿媿也今詩作媿

匪風 匪車揭兮 中心愀兮古世字 晏案小顏說曰

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傳亦引萃

夫移 序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詩說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詩說

華萼不焯焯引韓詩原本附後今移於此賓爾籩豆飲酒

之醜夫飲之禮不脫屣而卽序者謂之禮跪而上坐者謂

之寔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齊顏色均眾寔謂

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酒故君子可以寔可以醜不可以

沈不可以酒初學記服食部酒類引韓詩文選注薛君

顏色均眾寔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醜晏案初學記

謂之酒舊本引文選注酒字誤作流今据明胡木改正藝

詩效補注 卷一 三

文類聚禮部引韓詩不脫屣而卽席謂之禮下跪而止謂

之燕能飲者飲不能飲者謂之醜閉門不出容謂之醜

序者謂之醜齊顏色均眾寔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醜

已謂之醜齊顏色均眾寔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醜

文選東都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跪而上

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酒張景陽七命注引薛君韓詩章

賦曰齊顏色均眾寔謂之沈閉門不出容謂之醜又魏都

謂之醜與韓詩正類王氏列於

伐木 伐木廢朋友之道 序曰勞者歌其事 詩人伐

其事故以爲文 晏案潘安仁問居賦注韓詩序曰勞者

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 鳥微物也

注 晏案補正平野 飢者歌食勞者歌事 太平御覽

天保 吉圭惟億 周禮蟠氏注疏曰鄭從三家詩儀禮注

德鄭從三家詩故不爲館之主 晏案秋官蟠氏注疏曰

也詩曰吉圭爲館毛傳鄭某圭爲而哀薦之饗鄭注圭

臨飲食必濁 潔高誘曰濁讀爲圭 晏案盧子諒贈劉琨詩注

承受也 章句 文選注 晏案盧子諒贈劉琨詩注

采薇 昔始也 釋文 依依盛貌 薛君章句 文選注

又謝元暉休沐重還道中注引韓詩楊柳依依

詩效補注 卷一 三

杖杜 檀車縷縷 音同輝釋文 晏案舊本縷縷作張張

縷縷也廣雅釋訓云縷縷也蓋本韓詩 年二十行

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 韓詩說 禮記正義 又詩正義

案王制疏異義易孟氏韓詩說 三十受兵周禮大夫疏引韓

詩外傳二十行役此條

湛露 情愔夜飲 厭聲詩曰厭厭 晏案說文厭安也從心

安也毛傳亦情愔和悅之貌 琴賦注 文選注 晏案文選

左氏昭十二年傳亦引情愔和悅之貌 琴賦注 文選注

長貌 曰其桐其梓其實難離 離 詩

蔡蔡者莪 蔡蔡盛貌 文選注 薛君曰云云集韻作萍

萍 晏案班孟堅靈臺詩注詩

曰秦蕪者我薛君曰蕪蕪盛貌也說文蕪蕪貌桃天其  
葉蕪蕪毛傳蕪蕪至盛貌此詩亦云蕪蕪蕪蕪蕪蕪蕪蕪  
義同又集韻一先蕪蕪先切此詩蕪蕪蕪蕪蕪蕪蕪蕪  
海說廣韻二仙蕪蕪子仙切草蕪蕪貌出字林

六月 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  
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劔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  
敵家之行伍也 章句 史記注 晏案 史記三王世家裴  
先而啟突敵陳之前行義本韓 詩東萊先生讀詩記亦用韓說

采芑 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周  
注引詩傳疏謂是韓詩 國語注詩傳曰上有葱珩  
案天官玉府鄭注引詩傳云云賈疏謂是韓詩晉語注昭  
注引詩傳曰上有葱珩下有雙璜明本舊本引國語注昭  
作衝珩今改正大戴禮保傳篇云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  
雙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續漢書輿服志劉昭  
注引月令章句曰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庶務以維之衝

詩發補注 卷一  
牙蠙珠以納其間皆與韓詩同又女曰雞鳴篇雜  
佩以贈之毛傳云雜佩者珩璜琕瑀之類

車攻 東有圃草 薛君曰圃博也圃大之茂草也  
李善注引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圃大之茂草也  
也後漢書班固傳李善注引韓詩曰圃博也圃大之茂草也  
薛君傳云圃博也圃大之茂草也圃大之茂草也圃大之茂草也  
草者圃田之草也圃大之茂草也圃大之茂草也圃大之茂草也  
後漢馬融傳注 異案舊本作圃草與今後漢書同錢氏  
大昕後漢書校異云圃當從圃本作圃與今後漢書同錢氏  
亦作圃草明刻詩吹作圃 奕奕盛貌 文選注 晏案謝惠  
與詩選注正同今從之 連秋懷詩注引薛君

韓詩章句曰奕奕盛貌也  
貌廣雅奕奕盛也  
吉曰 駉駉俟俟 後漢馬融傳注 晏案馬季長廣成頌  
音侯或羣或友 趨日駉駉 薛君章句 文選注  
侯侯或羣或友 趨日駉駉 薛君章句 文選注  
賦羣獸駉駉李善注引薛君章句曰趨日駉駉平子西京  
駉音駉駉音侯毛傳曰趨日駉駉行則侯侯義同韓詩下

駉駉俟俟 後漢馬融傳注 晏案馬季長廣成頌  
音侯或羣或友 趨日駉駉 薛君章句 文選注  
侯侯或羣或友 趨日駉駉 薛君章句 文選注  
賦羣獸駉駉李善注引薛君章句曰趨日駉駉平子西京  
駉音駉駉音侯毛傳曰趨日駉駉行則侯侯義同韓詩下

侯侯或羣或友 趨日駉駉 薛君章句 文選注  
侯侯或羣或友 趨日駉駉 薛君章句 文選注  
賦羣獸駉駉李善注引薛君章句曰趨日駉駉平子西京  
駉音駉駉音侯毛傳曰趨日駉駉行則侯侯義同韓詩下

侯侯或羣或友 趨日駉駉 薛君章句 文選注  
侯侯或羣或友 趨日駉駉 薛君章句 文選注  
賦羣獸駉駉李善注引薛君章句曰趨日駉駉平子西京  
駉音駉駉音侯毛傳曰趨日駉駉行則侯侯義同韓詩下

侯侯或羣或友 趨日駉駉 薛君章句 文選注  
侯侯或羣或友 趨日駉駉 薛君章句 文選注  
賦羣獸駉駉李善注引薛君章句曰趨日駉駉平子西京  
駉音駉駉音侯毛傳曰趨日駉駉行則侯侯義同韓詩下

鴻雁 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 韓詩說 堵四十尺  
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  
傳 公羊傳注 晏案孔氏正義引韓詩說八尺為板五  
云云接五堵而為雉也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  
堵為雉何休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左氏隱元年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  
詩發補注 卷一  
堵為雉 劬數也 釋文 晏案釋元應璩  
長四丈 大乘法論引韓詩劬數也  
汜水 讒言緣間而起 文選注 晏案范蔚宗  
鶴鳴 九臯九折之澤 釋文 晏案毛傳臯澤也王逸楚  
增篇云鶴鳴九臯言鶴  
鳴九折之澤本韓詩說  
祈父 左傳作圻父 晏案 有母之尸雍 外傳 晏  
白駒 在彼窪谷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文選注 晏案西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苦寒行注亦引韓詩在彼窪谷考工  
記韓人注窪讀為志無空邪之空毛傳空大也釋詁育大  
也古空  
斯干 如矢斯柁柁隅也 旅卽反 晏案今詩作棘傳棘  
毛韓如鳥斯翔也 晏案今詩作革傳革翼也說文羽翮  
同意如鳥斯翔也 翔也從羽革聲詩君本韓詩廣雅

鴻雁 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 韓詩說 堵四十尺  
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  
傳 公羊傳注 晏案孔氏正義引韓詩說八尺為板五  
云云接五堵而為雉也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  
堵為雉何休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左氏隱元年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  
詩發補注 卷一  
堵為雉 劬數也 釋文 晏案釋元應璩  
長四丈 大乘法論引韓詩劬數也  
汜水 讒言緣間而起 文選注 晏案范蔚宗  
鶴鳴 九臯九折之澤 釋文 晏案毛傳臯澤也王逸楚  
增篇云鶴鳴九臯言鶴  
鳴九折之澤本韓詩說  
祈父 左傳作圻父 晏案 有母之尸雍 外傳 晏  
白駒 在彼窪谷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文選注 晏案西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苦寒行注亦引韓詩在彼窪谷考工  
記韓人注窪讀為志無空邪之空毛傳空大也釋詁育大  
也古空  
斯干 如矢斯柁柁隅也 旅卽反 晏案今詩作棘傳棘  
毛韓如鳥斯翔也 晏案今詩作革傳革翼也說文羽翮  
同意如鳥斯翔也 翔也從羽革聲詩君本韓詩廣雅

鴻雁 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 韓詩說 堵四十尺  
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  
傳 公羊傳注 晏案孔氏正義引韓詩說八尺為板五  
云云接五堵而為雉也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  
堵為雉何休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左氏隱元年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  
詩發補注 卷一  
堵為雉 劬數也 釋文 晏案釋元應璩  
長四丈 大乘法論引韓詩劬數也  
汜水 讒言緣間而起 文選注 晏案范蔚宗  
鶴鳴 九臯九折之澤 釋文 晏案毛傳臯澤也王逸楚  
增篇云鶴鳴九臯言鶴  
鳴九折之澤本韓詩說  
祈父 左傳作圻父 晏案 有母之尸雍 外傳 晏  
白駒 在彼窪谷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文選注 晏案西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苦寒行注亦引韓詩在彼窪谷考工  
記韓人注窪讀為志無空邪之空毛傳空大也釋詁育大  
也古空  
斯干 如矢斯柁柁隅也 旅卽反 晏案今詩作棘傳棘  
毛韓如鳥斯翔也 晏案今詩作革傳革翼也說文羽翮  
同意如鳥斯翔也 翔也從羽革聲詩君本韓詩廣雅

鴻雁 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 韓詩說 堵四十尺  
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  
傳 公羊傳注 晏案孔氏正義引韓詩說八尺為板五  
云云接五堵而為雉也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  
堵為雉何休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左氏隱元年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  
詩發補注 卷一  
堵為雉 劬數也 釋文 晏案釋元應璩  
長四丈 大乘法論引韓詩劬數也  
汜水 讒言緣間而起 文選注 晏案范蔚宗  
鶴鳴 九臯九折之澤 釋文 晏案毛傳臯澤也王逸楚  
增篇云鶴鳴九臯言鶴  
鳴九折之澤本韓詩說  
祈父 左傳作圻父 晏案 有母之尸雍 外傳 晏  
白駒 在彼窪谷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文選注 晏案西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苦寒行注亦引韓詩在彼窪谷考工  
記韓人注窪讀為志無空邪之空毛傳空大也釋詁育大  
也古空  
斯干 如矢斯柁柁隅也 旅卽反 晏案今詩作棘傳棘  
毛韓如鳥斯翔也 晏案今詩作革傳革翼也說文羽翮  
同意如鳥斯翔也 翔也從羽革聲詩君本韓詩廣雅

鴻雁 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 韓詩說 堵四十尺  
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  
傳 公羊傳注 晏案孔氏正義引韓詩說八尺為板五  
云云接五堵而為雉也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  
堵為雉何休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左氏隱元年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  
詩發補注 卷一  
堵為雉 劬數也 釋文 晏案釋元應璩  
長四丈 大乘法論引韓詩劬數也  
汜水 讒言緣間而起 文選注 晏案范蔚宗  
鶴鳴 九臯九折之澤 釋文 晏案毛傳臯澤也王逸楚  
增篇云鶴鳴九臯言鶴  
鳴九折之澤本韓詩說  
祈父 左傳作圻父 晏案 有母之尸雍 外傳 晏  
白駒 在彼窪谷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文選注 晏案西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苦寒行注亦引韓詩在彼窪谷考工  
記韓人注窪讀為志無空邪之空毛傳空大也釋詁育大  
也古空  
斯干 如矢斯柁柁隅也 旅卽反 晏案今詩作棘傳棘  
毛韓如鳥斯翔也 晏案今詩作革傳革翼也說文羽翮  
同意如鳥斯翔也 翔也從羽革聲詩君本韓詩廣雅

鴻雁 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 韓詩說 堵四十尺  
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  
傳 公羊傳注 晏案孔氏正義引韓詩說八尺為板五  
云云接五堵而為雉也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  
堵為雉何休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左氏隱元年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  
詩發補注 卷一  
堵為雉 劬數也 釋文 晏案釋元應璩  
長四丈 大乘法論引韓詩劬數也  
汜水 讒言緣間而起 文選注 晏案范蔚宗  
鶴鳴 九臯九折之澤 釋文 晏案毛傳臯澤也王逸楚  
增篇云鶴鳴九臯言鶴  
鳴九折之澤本韓詩說  
祈父 左傳作圻父 晏案 有母之尸雍 外傳 晏  
白駒 在彼窪谷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文選注 晏案西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苦寒行注亦引韓詩在彼窪谷考工  
記韓人注窪讀為志無空邪之空毛傳空大也釋詁育大  
也古空  
斯干 如矢斯柁柁隅也 旅卽反 晏案今詩作棘傳棘  
毛韓如鳥斯翔也 晏案今詩作革傳革翼也說文羽翮  
同意如鳥斯翔也 翔也從羽革聲詩君本韓詩廣雅

鴻雁 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 韓詩說 堵四十尺  
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  
傳 公羊傳注 晏案孔氏正義引韓詩說八尺為板五  
云云接五堵而為雉也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  
堵為雉何休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左氏隱元年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  
詩發補注 卷一  
堵為雉 劬數也 釋文 晏案釋元應璩  
長四丈 大乘法論引韓詩劬數也  
汜水 讒言緣間而起 文選注 晏案范蔚宗  
鶴鳴 九臯九折之澤 釋文 晏案毛傳臯澤也王逸楚  
增篇云鶴鳴九臯言鶴  
鳴九折之澤本韓詩說  
祈父 左傳作圻父 晏案 有母之尸雍 外傳 晏  
白駒 在彼窪谷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文選注 晏案西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苦寒行注亦引韓詩在彼窪谷考工  
記韓人注窪讀為志無空邪之空毛傳空大也釋詁育大  
也古空  
斯干 如矢斯柁柁隅也 旅卽反 晏案今詩作棘傳棘  
毛韓如鳥斯翔也 晏案今詩作革傳革翼也說文羽翮  
同意如鳥斯翔也 翔也從羽革聲詩君本韓詩廣雅

鴻雁 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 韓詩說 堵四十尺  
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  
傳 公羊傳注 晏案孔氏正義引韓詩說八尺為板五  
云云接五堵而為雉也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  
堵為雉何休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左氏隱元年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  
詩發補注 卷一  
堵為雉 劬數也 釋文 晏案釋元應璩  
長四丈 大乘法論引韓詩劬數也  
汜水 讒言緣間而起 文選注 晏案范蔚宗  
鶴鳴 九臯九折之澤 釋文 晏案毛傳臯澤也王逸楚  
增篇云鶴鳴九臯言鶴  
鳴九折之澤本韓詩說  
祈父 左傳作圻父 晏案 有母之尸雍 外傳 晏  
白駒 在彼窪谷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文選注 晏案西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苦寒行注亦引韓詩在彼窪谷考工  
記韓人注窪讀為志無空邪之空毛傳空大也釋詁育大  
也古空  
斯干 如矢斯柁柁隅也 旅卽反 晏案今詩作棘傳棘  
毛韓如鳥斯翔也 晏案今詩作革傳革翼也說文羽翮  
同意如鳥斯翔也 翔也從羽革聲詩君本韓詩廣雅

鴻雁 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 韓詩說 堵四十尺  
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  
傳 公羊傳注 晏案孔氏正義引韓詩說八尺為板五  
云云接五堵而為雉也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  
堵為雉何休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左氏隱元年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二尺疏云五板為堵五  
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  
詩發補注 卷一  
堵為雉 劬數也 釋文 晏案釋元應璩  
長四丈 大乘法論引韓詩劬數也  
汜水 讒言緣間而起 文選注 晏案范蔚宗  
鶴鳴 九臯九折之澤 釋文 晏案毛傳臯澤也王逸楚  
增篇云鶴鳴九臯言鶴  
鳴九折之澤本韓詩說  
祈父 左傳作圻父 晏案 有母之尸雍 外傳 晏  
白駒 在彼窪谷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文選注 晏案西  
薛君曰窪谷深谷也苦寒行注亦引韓詩在彼窪谷考工  
記韓人注窪讀為志無空邪之空毛傳空大也釋詁育大  
也古空  
斯干 如矢斯柁柁隅也 旅卽反 晏案今詩作棘傳棘  
毛韓如鳥斯翔也 晏案今詩作革傳革翼也說文羽翮  
同意如鳥斯翔也 翔也從羽革聲詩君本韓詩廣雅

翽 載衣之稀音同褐釋文侯云示之方也正義晏也  
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氏引韓詩內傳云  
云明當有事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  
天地四方也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  
名之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不絕也晏案白虎通引韓詩  
至天子十五字內傳舊本有諸侯世子  
附後今移於此

無羊 或寢或譎譎覺也釋文晏案今詩  
節南山 節視也 憂心如炎 監領也晏案廣韻五十  
昊天不庸庸易也 釋文 聘馳也 薛君章句 案文選登樓  
雉賦注同箋云蹙蹙然雖欲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馳聘無所之也鄭本韓詩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萬人口口仰天告愬薛君文選注 案百辟勸進令上曉  
詩攷補注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安陸昭王碑文

節南山 節視也 憂心如炎 監領也晏案廣韻五十  
昊天不庸庸易也 釋文 聘馳也 薛君章句 案文選登樓  
雉賦注同箋云蹙蹙然雖欲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馳聘無所之也鄭本韓詩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萬人口口仰天告愬薛君文選注 案百辟勸進令上曉  
詩攷補注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安陸昭王碑文

節南山 節視也 憂心如炎 監領也晏案廣韻五十  
昊天不庸庸易也 釋文 聘馳也 薛君章句 案文選登樓  
雉賦注同箋云蹙蹙然雖欲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馳聘無所之也鄭本韓詩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萬人口口仰天告愬薛君文選注 案百辟勸進令上曉  
詩攷補注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安陸昭王碑文

節南山 節視也 憂心如炎 監領也晏案廣韻五十  
昊天不庸庸易也 釋文 聘馳也 薛君章句 案文選登樓  
雉賦注同箋云蹙蹙然雖欲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馳聘無所之也鄭本韓詩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萬人口口仰天告愬薛君文選注 案百辟勸進令上曉  
詩攷補注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安陸昭王碑文

節南山 節視也 憂心如炎 監領也晏案廣韻五十  
昊天不庸庸易也 釋文 聘馳也 薛君章句 案文選登樓  
雉賦注同箋云蹙蹙然雖欲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馳聘無所之也鄭本韓詩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萬人口口仰天告愬薛君文選注 案百辟勸進令上曉  
詩攷補注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安陸昭王碑文

節南山 節視也 憂心如炎 監領也晏案廣韻五十  
昊天不庸庸易也 釋文 聘馳也 薛君章句 案文選登樓  
雉賦注同箋云蹙蹙然雖欲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馳聘無所之也鄭本韓詩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萬人口口仰天告愬薛君文選注 案百辟勸進令上曉  
詩攷補注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安陸昭王碑文

節南山 節視也 憂心如炎 監領也晏案廣韻五十  
昊天不庸庸易也 釋文 聘馳也 薛君章句 案文選登樓  
雉賦注同箋云蹙蹙然雖欲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馳聘無所之也鄭本韓詩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萬人口口仰天告愬薛君文選注 案百辟勸進令上曉  
詩攷補注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安陸昭王碑文

節南山 節視也 憂心如炎 監領也晏案廣韻五十  
昊天不庸庸易也 釋文 聘馳也 薛君章句 案文選登樓  
雉賦注同箋云蹙蹙然雖欲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馳聘無所之也鄭本韓詩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萬人口口仰天告愬薛君文選注 案百辟勸進令上曉  
詩攷補注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安陸昭王碑文

節南山 節視也 憂心如炎 監領也晏案廣韻五十  
昊天不庸庸易也 釋文 聘馳也 薛君章句 案文選登樓  
雉賦注同箋云蹙蹙然雖欲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馳聘無所之也鄭本韓詩 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射  
萬人口口仰天告愬薛君文選注 案百辟勸進令上曉  
詩攷補注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安陸昭王碑文

世曰嘗讀韓詩云云 晏案集傳引元城劉氏說朱子曰  
此詩實正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  
幽王實非是且韓詩序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林駟源流  
至論後集引韓詩序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林駟源流  
引解頤新語云韓詩序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林駟源流  
讀詩記引韓詩序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林駟源流  
無眾也皆後人依托不足信 燕胥以疇燕帥也胥相也痛  
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之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  
後漢書注 晏案蔡邕傳下 燕胥 後漢注晉灼曰齊魯韓  
史遷燕胥以刑晉灼曰齊魯韓詩作燕燕帥也從人得罪  
相坐之刑也師古曰詩小雅兩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  
偏得罪也韓詩淪字作燕燕者謂相燕燕亦漸及之耳楚  
元王交傳胥靡注淪字作燕燕者謂相燕燕亦漸及之耳楚  
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靡  
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

小口 謀猶回駁 釋文 晏案毛傳云通辟陸氏作謀猷  
回次 薛君韓詩章句今本此文選注作謀猶回穴 選  
出 晏案幽通賦曹大家注引韓詩 謀猶回穴 選  
穴僻也次穴即飲之異文音義並同 詆訛不善之貌 民  
雖靡腓 猶無幾何釋文 晏案今詩作靡腓 是用不就 傳  
晏案毛詩作集傳 大雅周原應靡靡詩作腓 是用不就 傳

小口 謀猶回駁 釋文 晏案毛傳云通辟陸氏作謀猷  
回次 薛君韓詩章句今本此文選注作謀猶回穴 選  
出 晏案幽通賦曹大家注引韓詩 謀猶回穴 選  
穴僻也次穴即飲之異文音義並同 詆訛不善之貌 民  
雖靡腓 猶無幾何釋文 晏案今詩作靡腓 是用不就 傳  
晏案毛詩作集傳 大雅周原應靡靡詩作腓 是用不就 傳

小口 謀猶回駁 釋文 晏案毛傳云通辟陸氏作謀猷  
回次 薛君韓詩章句今本此文選注作謀猶回穴 選  
出 晏案幽通賦曹大家注引韓詩 謀猶回穴 選  
穴僻也次穴即飲之異文音義並同 詆訛不善之貌 民  
雖靡腓 猶無幾何釋文 晏案今詩作靡腓 是用不就 傳  
晏案毛詩作集傳 大雅周原應靡靡詩作腓 是用不就 傳

小口 謀猶回駁 釋文 晏案毛傳云通辟陸氏作謀猷  
回次 薛君韓詩章句今本此文選注作謀猶回穴 選  
出 晏案幽通賦曹大家注引韓詩 謀猶回穴 選  
穴僻也次穴即飲之異文音義並同 詆訛不善之貌 民  
雖靡腓 猶無幾何釋文 晏案今詩作靡腓 是用不就 傳  
晏案毛詩作集傳 大雅周原應靡靡詩作腓 是用不就 傳

小口 謀猶回駁 釋文 晏案毛傳云通辟陸氏作謀猷  
回次 薛君韓詩章句今本此文選注作謀猶回穴 選  
出 晏案幽通賦曹大家注引韓詩 謀猶回穴 選  
穴僻也次穴即飲之異文音義並同 詆訛不善之貌 民  
雖靡腓 猶無幾何釋文 晏案今詩作靡腓 是用不就 傳  
晏案毛詩作集傳 大雅周原應靡靡詩作腓 是用不就 傳

小口 謀猶回駁 釋文 晏案毛傳云通辟陸氏作謀猷  
回次 薛君韓詩章句今本此文選注作謀猶回穴 選  
出 晏案幽通賦曹大家注引韓詩 謀猶回穴 選  
穴僻也次穴即飲之異文音義並同 詆訛不善之貌 民  
雖靡腓 猶無幾何釋文 晏案今詩作靡腓 是用不就 傳  
晏案毛詩作集傳 大雅周原應靡靡詩作腓 是用不就 傳

小口 謀猶回駁 釋文 晏案毛傳云通辟陸氏作謀猷  
回次 薛君韓詩章句今本此文選注作謀猶回穴 選  
出 晏案幽通賦曹大家注引韓詩 謀猶回穴 選  
穴僻也次穴即飲之異文音義並同 詆訛不善之貌 民  
雖靡腓 猶無幾何釋文 晏案今詩作靡腓 是用不就 傳  
晏案毛詩作集傳 大雅周原應靡靡詩作腓 是用不就 傳

小口 謀猶回駁 釋文 晏案毛傳云通辟陸氏作謀猷  
回次 薛君韓詩章句今本此文選注作謀猶回穴 選  
出 晏案幽通賦曹大家注引韓詩 謀猶回穴 選  
穴僻也次穴即飲之異文音義並同 詆訛不善之貌 民  
雖靡腓 猶無幾何釋文 晏案今詩作靡腓 是用不就 傳  
晏案毛詩作集傳 大雅周原應靡靡詩作腓 是用不就 傳

小口 謀猶回駁 釋文 晏案毛傳云通辟陸氏作謀猷  
回次 薛君韓詩章句今本此文選注作謀猶回穴 選  
出 晏案幽通賦曹大家注引韓詩 謀猶回穴 選  
穴僻也次穴即飲之異文音義並同 詆訛不善之貌 民  
雖靡腓 猶無幾何釋文 晏案今詩作靡腓 是用不就 傳  
晏案毛詩作集傳 大雅周原應靡靡詩作腓 是用不就 傳

論注引毛詩宜狂宜獄荀子有坐驚獄狂不治楊注引詩  
宜并宜獄後漢書崔駰傳獄狂填滿注引前書音義曰  
宜之獄曰狂

小弁 怒焉如疴 除又反釋文 晏案今詩作憫憫心  
也廣韻四十九有 疴葦溲溲 言大者無不容也

疴心腹疾癆上同 疴葦溲溲 言大者無不容也

巧言 吳天太憮 案外傳七 僭始既滅滅少也 釋文 晏  
案今詩作

古函咸咸聲近通用 匪其止恭惟王之叩 傳四引詩言其  
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今詩恭作其惟作維箋趨趨

云叩病也既不共其職事又為王所病義本韓詩趨趨  
免趨趨往來貌獲得也言趨趨之免免謂狡免數往來逃

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 韓嬰章句史記注 晏案春申君  
韓嬰章句毛傳免狡免也 寂無聲之貌也 晏案文選西

漢書李尋傳顏注趨與躍同 寂無聲之貌也 征賦注引薛

君韓詩章句毛傳蹶蹶平易也司馬公類篇啾行平易也  
說文啾啾也玉篇口部啾啾而無聲言安靖也啾即寂之

也義本韓詩舊本附後今姑系於此 釋文 晏案今詩作易大盟

何人斯 我心施也施善也 雅施于孫子箋施猶易也盟  
牲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 禮記正義

詩云 晏案曲禮正義毛傳云君 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與韓小異

巷伯 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  
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 晏案白虎通誅伐引韓詩內

傳文姑 係於此 傳舊本附後今疑投界有北

谷風 將辭也 文選注 晏案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  
詩章句同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甘泉賦

詩章句同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甘泉賦

詩章句同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甘泉賦

詩章句同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甘泉賦

詩章句同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甘泉賦

詩章句同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甘泉賦

詩章句同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甘泉賦

詩章句同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甘泉賦

詩章句同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甘泉賦

詩章句同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甘泉賦

詩章句同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甘泉賦

蓼莪 怙賴也恃負也 釋文 晏案釋元應大般若經  
無母何恃恃負也 音義引韓詩曰無父何怙怙賴也

大東 嬖嬖公子 音挑 往來貌 釋文 晏案今詩作佛佛

此契契文選魏都賦注引作嬖嬖李善云佛一作嬖廣韻

二十七條嬖嬖往來貌韓詩曰嬖嬖巴人歌也韓詩曰三

字當在往襄反也 韓詩終日七襄薛君曰襄反也毛傳襄

來貌之上 韓詩終日七襄薛君曰襄反也毛傳襄

反也與 太白晨出東方為啟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

韓同 晏案毛傳曰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

長庚正義引爾雅孫炎注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

曰明星昏出西方 董氏云讀詩記 晏案董氏所述韓詩

四月 歎征役也 皆價作不足信東萊呂氏取之過矣

百卉俱腓腓變也俱變而黃也 晏案謝靈運送孔令詩注

詩章句注 卷一 夫

腓薛君曰腓變也云云 亂離斯莫莫散也 薛君曰文選注

釋文引韓詩曰腓變也 亂離斯莫莫散也 晏案關中詩

注引韓詩曰亂離斯莫莫散也 晏案關中詩

邵封侯表注引韓詩亂離斯莫莫散也 晏案關中詩

小明 眷眷懷顧 顧登樓賦注王仲宣從軍詩陸士龍答

張士然詩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注王仲宣從軍詩陸士龍答

曉皇矣乃眷西顧釋文眷本或作曉玉篇曉同眷靜恭爾

位 案外傳四 晏

鼓鐘 昭王之時作 正義 鄭於中候釋詞紀注云昭王

說也 晏案正義云鄭時未見毛詩鄭君初從三家為

張恭祖受韓詩注禮多依韓說後乃得毛詩也 南夷之樂

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

僭差也 後漢書注薛君云 晏案毛傳南夷之樂曰任禮

南任聲 記明堂位正義引作南夷之樂曰南與薛夫子合

相近 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傳

文選注 晏案魏都賦注引韓詩內傳白虎通禮樂引樂

元語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云舞四

休解詁無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與韓詩曰魯香親也

楚茨 禮儀卒度 案外傳 晏案 禮儀卒度 晏案 禮儀卒度

子卿古詩注引韓詩釋元應四分律音義引韓詩魯芬孝

祀親香氣也蔡中郎集陳太邱廟碑銘有復其芬綠釋膠

東王君廟門斷碑有復其馨即詩有

飲其香之異文古飲苾苾聲相近

信南山 維禹隳之 周禮稍人注疏云韓詩 晏案今詩

伯注句讀為田說文田陳也支部陳列也玉篇阜部陳列

也或作敷廣韻十七頁陳陳古文爾雅郊外謂之田釋文

引李巡注田敷也謂敷列種穀 壇場有瓜 傳外傳 晏案外

之處古甸田陳陳聲近通用 壇場有瓜 傳外傳 晏案外

人妄 改 甫田 筍彼甫田 爾雅筍大也疏作

詩教補注 卷一 亥 甫田 筍彼甫田 爾雅筍大也疏作

義求問那疏顧氏云都角切說文草大也韓詩云筍彼甫

田玉篇那部筍都角切說文草大也韓詩云筍彼甫

韻四也從艸致聲到竹木也本音疑到今說文艸部後

人又云綴到字訓曰艸木倒於義不可通今詩作倬毛傳

倬明貌雲漢傳倬大也桑柔箋云倬明大貌毛詩倬毛傳

齊謂疏作爾田 與今形疏本異

大田 卜昇炎火卜報也 釋文 有舛淒淒與雲祁祁 外傳

同 晏案外傳八漢書食貨志引作有淒淒與雲祁祁 外傳

貌之 推家訓書證篇詩有淒淒與雲祁祁 外傳

寫誤爾班固靈臺詩云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釋

文與爾如字本或作典雲非也正義經與兩或作興雲說

也定本詩與兩陸孔皆遺顏春秋務本引詩有淒淒與

水妻聲作與兩陸孔皆遺顏春秋務本引詩有淒淒與

雲祁祁隸釋漢無餘山碑與雲祁祁明誠曰漢以前本

銘穆清與雲降雨大雅云祁祁如雲當以興雲為長今詩

作萎蕤玉篇廣韻皆引作淒淒與雲祁祁 外傳

作祁祁相臺本同今作新亦傳寫之誤 插捷通雅釋詩

鶯鶯 戔捷也捷其喝於左也 晏案廣雅釋詩戔插也古

韻三十二洽插或作 莖委也 釋文 晏案廣雅釋詩

提莖本提作捷誤 莖委也 釋文 晏案廣雅釋詩

頰弁 先集維霰霰也 薛君章句文選注 太平御覽

集維霰薛君曰霰霰也初學記雪類引韓詩外傳凡草木

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霰雪雲曰同雲雲與天同

引外傳同又云六出者陰極之數同雲雲曰同雲雲與天

一色也玉篇兩部霰雪兩難下集韻十二庚霰霰也通作

英霰英也 書第二十九引韓詩 晏案宋

車牽 以愠我心愠恚也 釋文 晏案說文心部愠恚也

韓同 青蠅 構亂也 釋文 晏案箋云構合也

詩教補注 卷一 辛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

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不知其為惡也 漢書注

融傳注引韓詩初學記酒引西晉張載歸酒賦嘉衛武之

能悔著屣舞於初筵毛傳云秩秩然肅敬也與韓詩義同

威儀暇暇 善貌 釋文 晏案今詩作

魚藻 頌眾貌 釋文 反反傳言重慎也

采菽 便便左右閑雅之貌 晏案堯典平章百姓史記五

年引詩作便便左纒笮也 釋文 纒繫也 文選注 晏案元

右古平便通用 說文笮笮也所以繫舟也 王逸九賦章 福祿

句云纒繫也 晏案傳曉厚也 釋文 福祿

賦之 賦厚也 說文月部曉或作賦

角弓 人之無良良善也言王者所為無有善者各相與

於一方而怨之後漢書注 晏案肅宗紀注引 如食儀

儀我也釋文 晏案今詩作宜也古字聲近通 兩雪庶

外傳晏案今詩作宜也古字聲近通 兩雪庶

見也釋文 晏案今詩作宜也古字聲近通 兩雪庶

毛詩釋文 晏案今詩作宜也古字聲近通 兩雪庶

苑柳上帝甚蹈無自療焉 帝甚怡 晏案外傳四今作上

都人士左傳襄十四年 晏案外傳四今作上

氏有之晏案禮記細衣引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虔曰逸

行歸于周萬民之望 毛公親事荀卿引彼都人士 鄭注此詩毛

左傳後傳至賈長卿亦毛公弟子淵源則一故得依用之

采綠薄言觀者 釋文

詩攷補注 卷一

白華決決白雲 賦天決決以垂雲徐爰注決音英李善

注決與英視我怖怖 說文同 意不悅好也 釋文 晏案說

古字通視我怖怖 說文同 意不悅好也 釋文 晏案說

心市聲引詩視我怖怖 說文同 意不悅好也 釋文 晏案說

傳邁適不說也與韓義同 文選注 禮記作緝緝

何草不黃何人不鰥 董氏云 晏案董道

文王過病也 釋文

大明天難訖斯 外傳 說文作 晏案外傳十說文

斯訖訖天謂殷適使不俠四方 外傳 晏案外傳五今詩

鄭古通天謂殷適使不俠四方 外傳 晏案外傳五今詩

傳殿下郎中俠陞師古曰俠與挾同 啓天之妹 啓也 義

釋文晏案傳倪啓也說文 亮彼武王亮佐也 釋文

案傳涼佐也引詩倪天之妹 亮彼武王亮佐也 今爾雅無此文應

勳風俗通三王引詩亮彼武王徐說文 亮傳亦作亮 檀

車皇皇外傳 晏案三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爵

臣者王不行晏案白虎通王者不臣引韓詩內傳王博唐

維師尚父傳文

縣 賦小瓜也釋文 文選注 晏案潘安仁在懷縣作

文瓜部賦 周原 賦 案魏都賦注 引韓詩度填也 皇

也較小瓜也周原 賦 案魏都賦注 引韓詩度填也 皇

門有閭闔盛貌 釋文 晏案文選西京賦高闔有閭王篇門郎

作問詩亦

檇 檇 檇 檇 檇 檇 檇 檇 檇 檇 檇 檇 檇 檇 檇 檇

詩攷補注 卷一

早麓宋庠補音麓 晏案周語 魚喜樂則踊躍於淵中 晏案

則踊躍於淵中厚齊所見本 作泉疑李善選唐諱 改作泉

也箋云魚跳躍於淵中 設也 西征賦注 引薛君覽章

句延于條外傳 晏案春秋同 晏案外傳二特君覽章

延蔓於木之枝下而茂盛 義本

思齊古之人無擇 董氏云 晏案今詩作 數箋云口無

取鄭氏而托擇言身無擇行是鄭本作擇 董道

皇矣其留其殫留反草也殫因也因高填下也 釋文

詩殫作殫釋名殫 維此王季 今王肅注 韓詩唯此文王

弱也猶隱弱也維此王季 今王肅注 韓詩唯此文王





雲漢 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內傳禮記正義圭璧

案郊特牲正義引韓詩內傳通典禮二引韓詩外傳禮記正義圭璧

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內傳禮記正義圭璧

炯炯 徒東切 晏案今詩作蟲蟲毛傳云蟲蟲而熱爾雅

炯炯 徒東切 晏案今詩作蟲蟲毛傳云蟲蟲而熱爾雅

也或作焮耗惡也後漢書注同 晏案寶皇后紀 憚苦也

釋文 如炎如焚後漢書注 晏案肅宗紀注引韓詩釋文

古字 胡口疹我以旱也疹音反 湯時大旱使人禱於山

川韓詩傳公羊注 晏案傳 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

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官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

讓夫倡與公羊傳注 疏云皆韓詩傳文

蒸民 夙夜匪懈外傳 晏仲山甫徂齊 封於齊漢書

詩收補注 卷一 韓詩傳注

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注鄧展曰韓詩

以為封於齊 晏案王符潛夫論式篇言仲山甫城彼東

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皆韓詩說也

崑高 王踐之事踐任也釋文

韓 有暉其道釋文 晏案今詩作 薛君章句

晏案西京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幹正也謂以其議非而

正之董斯張謂厚齋引此缺下句鄭箋云作楨幹而正之

義本 韓詩

江漢 肇長也釋文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

者必以其祖命之外傳 晏

常武 敷敦淮潰敷大也敦迫晏案後漢馮緄傳亦引敷

通 川民民翼翼釋文 晏案今詩作絲絲周頌絲絲 王狀允

塞外傳 晏

召口 我居御卒荒外傳 晏案外傳八云一穀不升謂

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忍

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

不祠此大禘之禮也今詩 作罔桑柔箋云罔當作樂

維天之命 維念也釋文 惟念也薛君章句文選注 晏

毛詩古文作維韓詩 今文作惟篇中皆然

烈文 靡好也文選注 晏案文賦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

天作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 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

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

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能 薛君章句後漢書注

詩收補注 卷一 美

雖僻而人不遠此朱輔引詩沈括筆談云朱浮傳說苑

韓詩昔以岐字屬下讀傳云夷易也箋云徂往也行道也

義與彼徂者岐 沈括引後漢書 晏案薛君訓

韓同 薄言振之薄辭也振奮也 莫無也 震動也

時邁 薄言振之薄辭也振奮也 莫無也 震動也

豐應也 豐應也美或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

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薛君傳 後漢書 文選注薛

引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懼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

也韓詩以詩邁為成王 薛君傳 薛君詩章句振奮

詩如傳箋言武王不問 執競 執服也釋文

思文 貽我嘉發文選注 外傳曰云薛君曰發大發也

晏案典引注引韓詩外傳今字

介界也 晏案文選魏都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無此疆兩  
於此 案當繫 界釋文作介韓詩亦作介仍訓為界舊本附後今

噫嘻 帥時農夫 穀類非一政言百也 薛君章句文選  
賦靈臺詩注韓詩帥時農夫播厥百穀薛君曰云 晏案東都  
云聘禮注古文帥皆作率毛依古文韓依今文

振鷺 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  
之人也 薛君章句後漢書注 晏案邊讓傳注韓詩曰振  
與傳箋 在此無射 射厭也同上中庸同 晏案後漢書曹  
李賢注韓詩周頌之 世叔婁傳引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

豐年 陳穀曰穠 釋文 晏案舊本此下有禮甜  
言也射厭也音亦 而弗也與前文復出今刪  
泔泔 泔泔古今 泔魚池 釋文 薛君章句文選注音岑 晏  
泔字正義 案節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泔魚池

詩攻補注 卷一 考  
也音岑傳潛慘也釋文慘也舊詩傳並作米旁參太平御  
覽八百三十四引捷為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為泔禹  
貢泔潛既道史記夏本 紀潛作泔古字通用

離 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三禮義宗 內傳  
九禮書七十一引韓詩內傳同舊本附 晏案通典四十  
後今案毛序 離禘太祖也故係於此 晏案釋文望謹本作樂

閔予小子 望望在疚 崔靈恩采三家詩為集注是三家  
本有作焚者 望望古通用

敬之 弗時仔肩 外傳 說苑同  
晏案外傳三

小毖 懲苦也 自求辛赦赦事也 釋文 飜飛貌 文選注  
謝宣遠張子房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衛士衛臆馬文選注  
詩劉越石答盧詩注俱引詩翻飛維鳥今詩作折箋云猶  
也併翻古今字

也併翻古今字

載芟 釋盛盛貌 文選注 晏案甘泉賦注引薛君韓詩  
雅驛驛盛也常武 章句今詩作驛驛釋文爾雅作釋釋廣  
箋云釋當作驛 釋文 民其庶眾貌 釋文

絲衣 自羊來牛 外傳 晏案外傳三  
於釋思 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釋文 晏案陸  
三家之木崔因有故解之正義曰 此篇未俗本有於釋思三字誤也

駟 驪白馬黑髦也 釋文 晏案爾雅釋駟釋文 祛去也  
晏案股仲文九井作引薛君韓 詩章句舊本附後今系於此

泮水 屈此羣醜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 晏案傳屈收醜  
鬻彼東南鬻除也 別治也 晏案今詩作狹箋云秋當作鬻  
彼淮夷鬻覺寤之貌 薛君曰云云文選注說文韓詩曰鬻彼淮

夷鬻覺寤之貌 說文鬻部鬻讀若詩云鬻彼淮夷之鬻  
心部鬻覺悟也从心景聲詩曰鬻彼淮夷鬻覺聲相近

閔宮 枚枚閒暇無人之貌也 植長稼也穉幼稼也 釋  
騰乘也 晏案文選自泉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騰乘  
大東 爾雅注 疏曰或當在齊魯韓詩 晏案新廟

奚斯所作言其新廟 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薛  
傳後漢曹爽傳注 晏案曹爽傳奚斯所作也

詩曰新廟亦奚斯所作 薛君傳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云云文選注說文韓詩爾雅新廟 奚斯所作

其路寢注引韓詩同漢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甫之美張  
遷碑奚斯讚魯考甫頌殷楊震碑慕奚斯之追述殷民校  
財熊君碑宋成考父公孫子奚斯追述道蹟紀述前勳楊統  
碑烈刊口頌張納公孫庶慕奚斯口之美共論紀著  
頌魯野容叢書引宋鮑照河清頌藻賦頌則奚斯之待

頌魯野容叢書引宋鮑照河清頌藻賦頌則奚斯之待

皆韓詩 曼長也 文選注 薛君章句 晏案非有先

商頌 美襄公 大夫正 攻甫美之 故追道 契湯高宗 殷所

以興作 商頌 注詩 章句 美襄公 樂記 溫良而能 斷者

子謂正 考甫 作商 頌矣 斯作 闕官 之詩 故云 然後 漢曹

商之名 頌十二 篇以 那為 首注 鄭司 農云 自考 父至 甫子

又亡其 七篇 政餘 五耳 困學 紀聞 云考 之左 傳正 考甫 子

其世皆 在襄 公之 前安 得作 頌於 襄公 之世 乎

元鳥 方命 厥后 奄有 九域 薛君 曰九 域九州 也

引韓詩 毛傳 域有 也九 有九州 也祭 法其 工氏 之霸 九州

九域古 域大 禧大 祭也 釋文

詩攷補注 卷一 箋

長發 元王 桓發 發明 也釋 文

漢書同 晏案 外傳 三今 作覆 非蕭 望之 傳亦 引作 說苑

湯躋外 傳禮 記注 詩讀 湯齊 為湯 躋言 三詩 有議 為

云殷之 先君 其為 政不 違天 之命 至於 湯升 為君 與詩 箋

不同今 詩作 湯齊 樂記 注齊 讀為 躋躋 升也 古字 通用 居

聖敬日 躋言 湯聖 敬之 道上 聞于 天賦 注引 韓詩 湯降 不

運聖敬 日為 下國 嘏郵 禮記 注

政為下 國諸 侯在 嘏武 王載 發外 傳荀 子同 晏案 今外

民之處 所使 不離 散武 王載 發外 傳荀 子同 晏案 今外

殷武 楚地 在南 郡南 陽之 間水 經注 韓嬰 敘詩 云捷 達也 適敷

商邑京師也 取松與柏 晏案 節賦 注引 韓詩 曰松 柏丸 丸

開大也 謂開 然大 也薛 君章 句文 選注

魯詩 魯申 培公 始為 詩傳 號魯 詩申 公受 詩於 浮邱 伯伯 者

荀卿 門人也 晏案 見楚 元王 傳作 孫卿 魯最 為近 之晏 案藝 獨以 詩

經為 訓故 以教 亡傳 疑者 則闕 非傳 漢志 魯故 二十五

卷說 二十八 卷隋 志魯 詩亡 於西 晉而 小學 有一 字石

經魯 詩六 卷今 殘碑 百七 十三 字魏 唐國 家數 篇之 文

又一段 二十 餘字 零落 不成 文惟 叔于 田一 章及 女曰

雞鳴 八字 可讀 其間 有齊 韓字 蓋敘 二家 異同 之說 晏

詩攷補注 卷一 單

今殘碑 以下 洪适 隸釋 文

佩玉 晏鳴 關唯 歎之 漢書 杜欽 傳李 奇曰 后夫 人雞 鳴

歎而 傷之 臣瓚 曰此 魯詩 也後 漢楊 賜傳 康王 一朝 晏

起關 唯見 幾而 作注 此事 見魯 詩今 亡矣 晏案 後漢

書皇 后紀 論康 王晚 朝關 唯作 諷章 懷注 引前 書音 義曰

后夫 人雞 鳴佩 玉去 君所 周康 王后 不然 故詩 人歎 而傷

魯詩 先君 之思 以畜 寡人 此衛 夫人 定姜 之詩 也定 姜無 子立

庶子 衍是 為獻 公畜 孝也 獻公 無禮 於定 姜定 姜作 詩言

獻公 常思 先君 定公 以孝 於寡 人釋 文曰 此是 魯詩 禮

答貝 模曰 注記 時就 慮君 後得 毛傳 乃改 之晏 案鄭 志

列女 傳母 儀傳 亦以 為定 姜詩 楚元 王受 詩於 浮邱 伯劉





所不  
川也

匡衡曰間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  
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  
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  
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  
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燕私之意不形  
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此綱紀之首王教  
之端也晏案韓魯詩皆以關雎為調刺齊詩之義正大  
禮本冠昏始乎關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本乎冠昏正基  
注云夫始之道生民之本王政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

詩文補注

卷一

隰

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  
其治也 癸熒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晏  
釋文環環崔本作癸崔靈恩商邑翼翼云云此成湯所以  
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本傳衡  
學齊詩

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  
處也迺眷西顧此維子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漢郊  
匡衡奏議晏案皇矣箋云乃眷然運視西顧

見文王之德而懷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

同爾弟兄 與爾臨衝以伐崇庸 伏湛曰文王受命而  
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著龜以定  
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

方云云以爾鉤援云云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俞  
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有其二後漢書湛傳齊詩  
蕭望之曰爰及於人哀此賦算上惠下也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下急上也本傳望之  
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曹氏詩說晏案困學紀聞亦引  
說三十卷今亡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二篇越草蟲而取  
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考之漢書后蒼作齊詩又傳  
儀禮十七篇則儀禮之先采蘋或

齊詩之學曹氏之說有自來矣

齊詩章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官解頤新語晏案宋志

齊詩章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官范處義解頤新語十四

卷今依與周禮鐘

師疏引韓魯說同

有狐綏綏齊詩作又又 靡所止疑齊詩作疑晏案厚齋

詩文補注

卷一

吳

條附於卷後未詳所出疑亦董道齊詩之類也又久一本  
作久以又又作夕夕皆字之誤玉篇久部久思佳切行遲貌  
詩雄狐又又今作綏大雅靡所止疑傳疑定也正義曰疑  
音疑疑者安靜之意故為定也茲所載齊詩殆因舊說而

詩攷補注卷二

宋浚儀王應麟原輯 淮安山陽丁晏甫著 詩異字異義

周南召南 昔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

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 儀禮注 晏案

雅曰刑于寡妻云云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于豐

以故地為卿士之采地乃分為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南公

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

焉鄉射禮注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

王業至於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於

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原也是以合金石

絳竹而塗山氏之女候禹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曰侯人兮

詩攷補注 卷二

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 呂氏

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云云 春秋

關雎 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曲沃賈傳周之康王晏出

朝關雎起與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關雎之鳥猶未見其

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

成康王晚朝關雎作諷 皇后紀詳見前 昔周王承文王之

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

作後漢紀楊賜上書 晏案 畢公作 補傳謂得之張超或

補傳范處義撰初學記奴婢引張子並謂請衣賦周漸將

願周公好以窈窕防微杜漸諷諭君父 周康之時頌警作

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 揚子 孝

至篇論衡謝短篇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

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聲貴在成康康王

安得作周道缺詩人本之枉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

雎作史記 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

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納於宗廟 荀子 晏案

說文 晏案川部徐鼎臣曰今別作 穆差荇菜 同上 晏

木長貌引詩竹部作參差今詩作參差 展轉反側 楚辭章

此皆聲近假借非謂詩參差為木長也 展轉反側 楚辭章

光武紀注文選秋賦引皆作展說文無轉字當從展為

正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 後漢注春秋說

帝紀 關雎與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 南

子 晏案秦族訓舊 本附後今係於此

詩攷補注 卷二

葛覃 服之無射 禮記 晏案緇衣引楚辭招以晏父母

歸口父母之異文毛傳口安也 引詩疑

卷耳 卷耳 爾雅 晏案釋草釋文卷謝作卷蓋字 頌筐

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 荀子 晏案解

荀卿故訓多本師說也 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

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左傳 晏案襄十五年

人與左 酌彼金罍 漢書 晏案梁平王襄傳注應劭引詩

氏傳合 酌彼金罍 漢書 晏案梁平王襄傳注應劭引詩

文應說文作瘰癧說文作頰今說文無瘰癧字  
廣韻十五灰痕馬病集韻十四皆應馬病或作瘰  
矣說文瘰癧山部頰石戴土也引詩毛傳云何肝矣爾  
注云石山戴土曰頰釋文頰本亦作頰同

傳丹憂也說文肝憂也肝吁肝聲相近  
廖木 葛藟藟之章辭釋文鼻本又作藟葛藟藟之卅部  
蔡坤旋兒也引詩毛傳

蔡旋也蔡紫聲近同義  
桃夭 桃之夭夭說文又作媿媿 晏案木部扶木少盛  
詩凡許君引一詩而前後不同蓋兼 其葉漙漙 秦禮十九  
取三家之本毛傳天其少壯也

兔置 釋文作菟置 糾糾武夫書注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  
民干城而制其腹心 所以干城其民毛傳干干也箋云干  
城其民俱 本左氏

詩文補注 卷二 三  
芣苢 蔡人之妻作 列女傳 晏案貞順傳蔡人之妻者  
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  
適人之道一與之醜終身不改乃遇惡疾不改其意且  
夫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採之終於懷之

乃終不聽其母 王肅引周書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 王基  
遠國異物非周婦人所得采 正義 晏案釋文云山海  
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  
戎 卅部芣苢一名馬馬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書所說陸  
元即稱芣苢氏傳後漢衛宏 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  
傳毛詩此其說詩之文獻

同王 肅云  
汝墳 周南大夫妻作 列女傳 晏案賢明傳周南大夫  
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事  
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譏怨遺父母憂生於亂世不得適理

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母在故也乃作詩  
曰鮒魚頰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  
君子是以知周南 遵彼汝濱 爾雅注 晏案釋水水  
之妻而能匡夫也 遵彼汝濱 自汝出為 爾雅注 引詩鮒魚  
頰尾 說文 晏案亦部頰赤 王室如毀 則如毀並 見上  
麟之趾 釋文或無之字 晏案釋文作趾 兩通  
草蟲 鼠齋 爾雅注 鼠齋釋文鼠音阜 孔子曰未見君  
子止 我心則說詩人好善道之甚也如此 說苑 晏亦既  
遵止 爾雅疏 晏案釋  
采蘋 于以采蘋 說文 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季蘭尸  
左氏傳 二十八 年 晏案 卅部藻或作藻襄  
甘棠 勿翦勿伐 邵伯所芟 漢書說文作芟 晏案章元  
成傳引詩思其人猶愛其樹

詩文補注 卷二 四  
師古曰鬪與同說文廣召伯所稅 爾雅注 晏案釋詩  
部廣舍也毛傳芟草舍也 召伯所稅 稅舍也 郭注引詩毛  
傳說舍也釋文 勿剪勿伐 亦作拜 廣韻 晏案廣韻十六  
說本或作稅 勿剪勿伐 怪拔也 引詩按本亦作拜與  
拜音同集韻十六怪拔通 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之自  
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  
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 陝間之人皆得其  
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說苑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  
之敬也 同上 晏案 貴德篇 鄭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  
劉鎮南碑 蔽芾甘棠 召伯聽訟 蔡書石經 用魯詩 劉向亦  
世傳魯詩 茲所稱傳 意魯詩傳之文獻 潛夫論 愛日云 召  
伯訟不忍煩  
民聽訟棠下  
行露 申人女作 列女傳 晏案貞順傳 召南申人者申  
人之女也 既許嫁于鄭夫 家禮不備而



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  
於家經禮達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  
作詩曰雖速我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  
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韓詩外傳文與此  
師授受之說也

小星 寔命不猷 爾雅注 晏案釋言猷若也注 維參與

鼎切毛傳 鼎留也集韻作鼎正與下稠猶叶

何彼禮矣 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

鄭箋膏肓 儀禮疏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 晏案士

昏禮疏引曷不肅離王姬之車云云以此鄭箋膏肓言之

也 母王姬始嫁時車送之不同者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

詩攷補注 卷二 五

騶虞 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 墨子 武王勝殷因先王之

樂又自作樂命曰樂官備也 禮記 射義注壹發五豝喻

象周成王因云云樂官備也 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嘆

也 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豝于

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儀

注 晏案 騶虞或作吾 劉芳詩義疏 晏案文選東京賦

鄉射注 騶虞或作吾 注引漢書吾邱壽王兩都賦序作

虞通用 吾

柏舟 衛宣夫人作 列女傳 晏案貞順傳衛宣夫人者

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

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慰於

齊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危窮而不閱勞

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

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

也君子美其貞一故 威儀逮逮 子問居 漢書注 晏案孔

貌也左氏襄三十 威儀棣棣不可筭也 朱穆傳注 晏案

一年傳作逮逮 威儀棣棣不可筭也 戴絕交論 晏案

毛訓選為數釋 語辟有標 引詩今 詩作寤聲近 晏案

寤聲有標 唐石經作辟 引詩今 詩作寤聲近 晏案

非席也孔疏云我心非石 今本仍作匪後人改 棣

棣富也不可選眾也 棣富而開 習也與買太傅云

燕 衛定姜送婦作 列女傳 晏案母儀傳衛姑定姜

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 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

至於野思愛哀思悲心感 立而望之 揮泣垂涕乃賦詩

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

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 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君為慈姑 姜為慈姑

詩攷補注 卷二 六

擊鼓 擊鼓其鏜 說文 晏案鼓部鏜鼓聲也引詩金部

鏜鏜之聲又引詩作鏜鏜然擊

雄雉 遙遙我思 彼日 晏案說苑辨物篇引詩瞻

匏有苦葉 苞有苦葉 彼日 晏案說苑辨物篇引詩瞻

不材於人共濟而已 國語叔向曰注不裁於人言不可深

則 說文 晏案說文 晏案說文 晏案說文 晏案說文

經音義引作 晏案說文 晏案說文 晏案說文 晏案說文

古文 晏案說文 晏案說文 晏案說文 晏案說文

同 晏案說文 晏案說文 晏案說文 晏案說文

音 晏案說文 晏案說文 晏案說文 晏案說文





字通 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伯兮 安得蕙艸 說文 晏案艸部蕙令人心憂艸也引

諫草令人忘憂古焉安通用禮又作萱毛詩問故先王焉為之

文之或體釋文焉得菱草 爾雅音義 晏案釋文訓菱草亦說

菱草今人善忘集韻二十 二兀蕙蕙葢菱同通作菱

木瓜 下報上 賈誼新書禮云詩曰投我以木瓜云云上

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

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是說本此

黍離 彼黍稷穉 說文 晏案釋文離說文作穉今本

二把為穉禾 惛惛也 郭注 賢者憂懼無所訴也釋文惛惛本

傳搖搖憂無所恐 毛

君子于役 雞棲于時 羣經音辯 晏案釋

君子陽陽 左執鸞 說文 晏案羽部鸞也所以舞也

也鸞翳也釋文鸞字又作鸞 引詩或作灘毛傳蹇蹇貌陸草生

於谷中 瀉其乾矣 說文 晏案水部瀉水濡而乾也

傷於水 兔爰 雉離于罟 說文 覆車罔也 晏案罔部 雉離于罟

漢書 或作罟毛傳罟覆車也 雉離于罟

葛藟 皇甫士安以為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 文釋

晏案正義曰定木刺 桓王鄭譜作刺平王

大車 息君夫人作列女傳 晏案貞順傳夫人者息君

之夫人也 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

門割妻其夫人而櫛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

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與而忘君也

終不以身更貳離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

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不信有如傲日息君止之

守節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

善故序 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

之於詩 大車 嗷嗷 廣韻 晏案廣韻二十三魂 嗷引詩嗷嗷重遲

上 毳衣如綉 晏案糸部綉帛也 引詩大車 嗷嗷同

如 毳衣如綉 晏案糸部綉帛也 引詩大車 嗷嗷同

大叔于田 兩驂如儻 家語 火列具舉 文選 臚 楊 暴 虎 說

楊內祖也說文無禮字當作禮為正

詩 攷 補 注 卷 二 主

清人 左旋右拍 說文 晏案手拍也 周書曰師乃

拍毛詩作抽傳抽矢以射箋云車右抽刀義與許同古拍

抽聲相近拍從百聲抽從由聲說文引詩或籛或百或

是其例也 消搖 道遙 臣鉉等案詩只用消搖此二字

遵大路 無我歌兮 說文 晏案支部歌棄

有女同車 顏如舜華 說文 晏案艸部舜華木槿朝華暮

今佩玉 綉 楚辭章句 晏案九款章句今詩作將將左

風雨 風雨 潛 潛 說文 晏案水部潛水潛潛

子衿 子衿 石經 晏案說文衿交社也釋文衿本亦作

漢石經於今無攷 安兮 達兮 引詩作安兮部達行不相

遇也又引詩 挑兮 達兮











伐木 伐木所 晏案斤部所伐木聲也引詩今詩作許

師古曰猶言幾許也張良傳廣傳數其所伐木聲也引詩今詩作許

還師古曰行一里許也還來去里所復導導舞我晏案

同又引說文云士舞也玉篇士部詩云導導舞我亦作導

駿駿舞我 晏案久部駿絲也舞也樂有章從章從

篇音同舞曲也王引詩今詩作次次鼓我釋文其說文作

天保 絜蠲為饋 疏引毛詩大戴禮諸侯遷廟盧注同毛

采薇 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

之日靡室靡家猓允之故 漢書匈奴傳 晏案史記周本

刺漢書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 彼藹惟何 邵蒲華盛引詩

詩攻補注 卷二 主

出車 宣王征伐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猓允至于太原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漢書 晏案匈奴傳懿王會孫宣王

云云韋元成傳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猓允

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

伐猓允至于太原古今人表以南仲列于宣王之下屬於

方叔召虎仲山甫申伯吉甫之問則以南仲為宣王之詩

與毛傳謂南仲文王之屬不出與彭彭 晏案史記匈奴傳

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

東至於衛魯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子詩人歌之曰陸渾

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 我出我與 晏案釋訓那疏郭音云

南陔至由儀其義未聞 儀禮注 晏案鄉飲酒 鄭君注禮

之時未見毛傳以為此篇孔子前亡注詩之時既見毛傳

以為孔子後失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同上注禮

之時未見詩序故云義未聞也 漢世毛詩不行三家不

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 正義

南有嘉魚 烝然鯉鯉 說文 晏案魚部鯉烝

南山有臺 樂旨君子家邦之基 左傳 晏案襄二十四

年傳正義云美也又襄十一年昭十三年傳並引詩作樂

旨俗本多改為只唐開成石經皆作旨衡方碑樂旨君子

口口無疆亦用此篇之文是漢 人本有作旨者旨只聲近假借

蓼蕭 和鸞唯唯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

也 賈誼新書 晏案容經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

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唯唯 晏案絲役引詩今

六月 猓允孔熾我是用戒 鹽鐵論 晏案絲役引詩今

文言部讀讀若戒大雅匪棘其欲箋云棘急坊記引作薄

匪革其猶鄭注革急也古急棘革戒城並音同假借 薄

伐猓允至於太原 史記襄王之詩 吉甫宴喜千里之編 舊

今毛詩作焦護 晏案釋地周有焦護

朱紉斯皇 白虎通 晏案紉冕云天子朱紉諸侯

紉方來釋文紉字或作紉 紉紉紉古通用說文作市振



音義 伯伯彼有屋 說文 晏案人部伯小貌引詩大猷本

有屋本亦作此 速速方敷 後漢書 晏案人部伯小貌引詩大猷本

毛傳此此小也 疾疾爾雅 晏案釋訓疾疾病也郭注

或作方有毅非也 疾疾爾雅 晏案釋訓疾疾病也郭注

憂懼也 殷殷釋文 晏案釋訓疾疾病也郭注

十月之交 日有蝕之 日月鞠凶 晏案告鞠聲相近山

冢卒崩 晏案以上劉向傳 中術 膳夫 晏案師古曰 擻子

內史 萬 讀與橋同上 晏案師古曰 擻子 漢書注 擻子

常也 比之日食猶常也 日食則不減矣 擻子 漢書注 擻子

漢天文志 晏案五行志 顏注 擻子 漢書注 擻子

通作萬 豔妻偏方處 盛也 引詩毛傳 擻子 漢書注 擻子

勉從事也 後漢傅毅傳 注 擻子 漢書注 擻子

詩收補注 卷二 三

口啓啓 是韓書 晏案劉向傳 韓詩亦作啓 啓向世習魯詩

傳香背憎 口部 擻聚語也 又引詩作擻 悠悠我悵 爾雅

郭注引詩 作悵 攸攸我里 爾雅音義 晏案詩釋文云

悠悠我里 攸攸我里 里木或作連 後人改也 玉篇

兩無正 聽言則對 漢書 唯躬是瘁 左傳 晏案左

小口 欽欽訛訛 漢書 爾雅作翁 晏案劉向傳 釋訓

爾雅作翁 欽欽訛訛 漢書 爾雅作翁 晏案劉向傳 釋訓

翁訾訾李賢云 訾與訛古字通 喻喻皆昔 荀子 晏案修

稱乎上今毛傳 訾與訛古字通 喻喻皆昔 荀子 晏案修

少也 正義 晏案釋文 應王火失反大也 或慙或謀 漢書

正義 晏案釋文 應王火失反大也 或慙或謀 漢書

戰於矜 左傳 戰於矜 戰於矜 戰於矜 戰於矜 戰於矜

小宛 鳩飛 國語 泰伯賦 鳩飛注 小宛 明發不寐有懷

人文王之詩也 取禮記 詩人陳文王之德 以刺幽王 亦得

之詩也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負之 說文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宜

是 命也 廣雅 肅令也 毋忝爾所生 古文 孝經 若臨深淵 若履薄

冰 呂氏春秋 周書 曰 毋忝爾所生 古文 孝經 若臨深淵 若履薄

小弁 小卜 音盤 漢書 晏案杜欽傳 小卜之作 可為寒

費成十八年 左傳 弁糾 伯奇仁人而父虐之 故作小弁之

詩曰 何辜于天 親親而悲怨之辭 趙岐孟子注 晏案伯

詩收補注 卷二 三

賦注 引琴操 而引武士人 伯奇放流 首髮早白 詩惟

夷疏 乃云 伯奇 宜也 大誤 伯奇放流 首髮早白 詩惟

亦以 小弁 為 伯奇 所以 離下 引詩 我心憂傷 惻焉如擻

曰 伯奇 孝而棄於 親 蓋三家 傳引 傳 譬彼 瓠木 說文

彼 瓠木 釋文 瓠木 釋文 瓠木 釋文 瓠木 釋文 瓠木 釋文

相 近 易 其 欲 逐 逐 逐 逐 逐 逐 逐 逐 逐 逐 逐 逐 逐 逐 逐 逐

巧言 僭始 既 僭 僭 僭 僭 僭 僭 僭 僭 僭 僭 僭 僭 僭 僭 僭 僭

臣 不 止 於 恭 敬 其 職 惟 使 王 之 勢 此 臣 使 君 勞 之 詩 載

大猷 說文 走部 趨從 走 載 聲 讀 若 詩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秩 大 猷 聖 人 謨 之 釋 註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秩 大 猷 聖 人 謨 之 釋 註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秩 大 猷 聖 人 謨 之 釋 註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秩 大 猷 聖 人 謨 之 釋 註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載 儀 秩

秩大猷賦錄音義同又謨作遷遷龜兔遇犬獲之他人有

心余忖度之史記列傳居河之涓爾雅注晏案釋水

且瘡引詩籀文晏案廣韻腫腫氣足腫

巷伯縷兮縷兮縷兮縷兮縷兮縷兮縷兮

相錯也借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

取彼讒人禮記注後漢書今作縷縷兮縷兮

徐繫傳本銘一曰若詩日修兮修兮修兮

者此亦襲說文而傳會經義雜記日呂東萊讀詩記載董

木石經皆作偽欺人不可據怪怪爾雅也刑疏毛傳云

詩夾補注卷二

草草勢心也怪草音義同

谷風 棄我如遺新序晏案

蓼莪 蓼莪 蓼莪者儀義釋漢碑晏案魯峻碑悲

協樂且有儀與在彼中阿協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

不頗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此碑瓶之空矣說文

引詩節部器中空也又引作器與今詩惺天罔極漢書

大東 周道如底孟子晏案趙注底平也底通用

信南山 當當原隔當當原隔當當原隔當當原隔

田之意今詩作响毛傳聖原隔之當均均也讀如

遵切集韻十八詩當壘用貌又响兩雅响均也詳

楚茨 楚齊禮記注玉纁纁以采楚齊讀為楚

禮保傳盧注引玉纁纁以采楚齊讀為楚

楚說文引作養今作楚茨茨齊古通用楚楚齊

草釋文茨或作養同我飢黍稷說文楚齊讀為楚

作祝祭于繫所以傍晏案前部祭門祭先祖

鼓鐘 憂心且怵說文晏案心部怵也

帝冊改 小冊改 毋常安息漢書晏案董仲舒傳師古曰安息安

左氏昭七年傳引或惟悼事國處也今詩作毋恒安處漢文諱恒故武

詩五補注卷二

北山 普天之下書可馬相如傳亦作普與韓詩同溥普

字今 率土之賓 或宴宴居息 或盡領事國 傳作樵左

五 行志引詩如停日顧古粹字也師古曰宴宴安息之貌

四月 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孔讚子晏案記義奚其

適歸文選注兩引韓詩皆作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向

詩不云乎亂離矣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向

世傳魯詩是魯詩亦作爰也漢以前古本皆作匪讞匪讞

矣爰其適歸杜注爰於也漢以前古本皆作匪讞匪讞

替既漫既渥晏案水部漫釋多也引詩取其血脈說文  
部賦云膏脂也或作膏  
替箋云膏脂膏也

甫田 或芸或芋黍稷稷漢書晏案食貨志師師注  
本又作芸

大田 以我剡耜爾雅注晏案釋詁剡利也注引詩毛  
介駁間以剡耜李去其螟螣晏案虫部螣虫食苗葉者吏  
善注覃與剡同叔敖碑野無螟螣貨唐公有滄淒淒說文  
所碑作螣說文螣訓神蛇當作螣為正有滄淒淒說文  
案水部淒雲有晚淒淒與雲淒呂氏春秋晏  
兩起也引詩

瞻彼洛矣 赫飴有苑白虎通晏案詩引詩說文苑大  
苑之假借

裳裳者華 唯其有之新序晏案傳曰君子者無所不  
宜也說苑晏案修文引詩左之

桑扈 受福不備那案鬼部通讀若詩受福不備今詩作  
兕觥其斛晏案角部斛或作斛匪微匪傲漢書左傳引詩云云  
師古曰微謂微幸也謂飲酒者不匪交匪敖左傳引詩云云  
微倅不傲則福祿就而求之也匪交匪敖義二十七年  
傳引詩今宋菽彼交匪舒荀子引作匪交匪舒廣雅釋言  
注匪彼也宋菽彼交匪舒荀子引作匪交匪舒廣雅釋言  
云匪彼也古

頍弁 先集維爾雅注晏案釋天雨霓為霄雪注引  
也字亦樂酒今昔楚辭章句晏案大招章句

車華 展彼碩女列女傳晏案揚夫人傳引高山印止

詩文補注 卷二 壬

說文 晏案七部印望欲有所庶及也 景行行之 史記  
瞻印釋文木又作仰印仰即仰之省文 詩之好仁如此 晏案今  
詩作止 篆法之 列女傳作訓止 詩之好仁如此 晏案今  
陳風歌以訊之 列女傳作訓止 詩之好仁如此 晏案今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楸 詩說文 晏案言部營小聲也引  
營青蠅止于楸今詩 止于蕃 史記 止于藩 愷悌君子毋信  
作樊集韻楸通作樊 又云至于藩 晏案武五子傳引  
讒言讒言罔極 詩敘傳引讒言罔極昌邑哀王傳引至  
于藩毛傳 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日營營青蠅止于藩 政注  
樊藩也

賓之初筵 威儀怱怱 晏案人部怱威儀 仄弁之俄 晏案  
眠行頃也引詩古仄屢舞斐斐 說文 晏案女部斐引詩  
側通川斐云俄頃貌 大徐本即侈切即屢舞斐

詩文補注 卷二 壬

采菽 采叔國語 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 國語注 晏案  
叔章昭注左氏昭十七年 何錫與之 白虎通 晏案伯賦采  
作何與之今詩皆 齊沸溢泉 說文 引詩又引雖無與之  
爾雅作溢泉正也 正義引釋水文今赤拂在股 白虎通 晏  
爾雅作溢泉正也 正義引釋水文今赤拂在股 白虎通 晏  
匪交匪舒 荀子 晏案勸學篇引 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

樂旨君子 禍祿攸同 便蕃左右 亦是帥從 左傳 晏案襄  
今便蕃作平 平毛傳 平平精治也 韓詩作便 堯典 平章  
百姓 史記 五帝本紀 作便章 今文 作便章 黎民於變 時  
荀漢書 成帝紀 引作於 蕃易 坤卦 釋文 由辨 緝維之 兩  
句 晏案釋水云 汎汎楊舟 緝維之 緝維之 兩  
緝也 今詩作 緝維之 緝維之 兩

詩文補注 卷二 壬

詩文補注 卷二 壬

詩文補注 卷二 壬

詩文補注 卷二 壬

詩文補注 卷二 壬

聊以卒歲左傳亦是辰矣蓋師讀有異晏案襄二十  
全句正義曰采菽詩云優哉游哉亦  
是辰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

角弓 解解角弓說文無解字馬部新附驛從馬解省聲  
民胥效矣左傳引詩今作倣兩雪庶庶見眼津消荀子同

詩古曰聿多通用宴然津消莫肯下陸式居屢驕晏案非  
相篇引詩雨雪應庶宴然津消云云楊倞注今詩作見眼  
曰消作宴然蓋聲之誤耳陸讀曰隨屢讀為婁婁斂也

莞柳 上天甚神無自察也戰國策  
都人士 狐裘黃裳萬民之望賈誼新書晏案等齊行

歸于周萬 黃衣則狐裘大疇之服也禮記  
民之望 終朝采芣楚辭章句晏案離騷章句王

采芣 終朝采芣楚辭章句晏案離騷章句王  
逸云芣王芣也箋云綠王芣也

黍苗 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國語注晏案晉  
隰桑 取不謂矣禮記注取之言胡

白華 白華漢書澆沱北流說文徐鉉曰沱沱今別作  
貌從水虎省聲

瓠葉 有菟斯首後漢注晏案菟且釋文作菟云又作  
賦掩宛麟鹿

漸漸之石 俾滂池矣史記  
文王 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云云以繩文王之德

呂氏 其命惟新禮記晏案 媿媿文宋注陳錫載周是不  
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國語晏案周語左

俱作陳錫載周詩今作載毛傳本枝百世左傳晏案莊  
哉載正義曰載與載古字通用本枝百世六年今詩作支  
今字 惟周之士不顯于世禮志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

敏祿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  
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

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漢書晏案劉向傳毋念爾祖左  
古孝經 晏 述修厥德漢書晏案東平儀監于殷峻

命不易禮記晏案大學鄭注峻大也今上天之載載讀  
曰裁謂生物也禮記注晏案中庸注又裁者上天之粹

楊雄傳 晏案顏注粹事也  
大明 天難諶斯不易惟王漢書晏案貢禹傳後漢胡

詩文補注 卷二 隍  
聿嬪于京附雅唯此文王允懷多福春秋繁露在邵之

陽晏案邑部邵左馮翊邵陽縣引詩漢地理志邵陽顏注  
洽水名釋文洽案左馮翊有洽水經注亦引詩在邵之陽毛傳

邵陽縣應劭曰在邵水之陽其膾如林說文晏案於部  
傳所膾應劭曰在邵水之陽其膾如林說文晏案於部

正用詩語今作會毋貳爾心漢書毋野洋洋案正義引書  
箋云牧野釋文作毋誓云本又作牧

來相宇新序晏案雜 爰學我龜漢書注晏案敘傳亦  
不殞厥問孟子吹夷喙矣左傳注晏案詩地 犬夷呶矣

晏案口部呶東夷 昆夷駮矣說文來貌引詩趙岐孟子注亦引  
詩昆夷駮矣今詩 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楚辭章句

何傳文秦本又作走後

械機 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經同毛傳 左右趨之 烝徒械之 左右奉璋此文王之

郊也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

後伐也 春秋繁露 追琢其璋 周禮注 晏案追師注玉

章 彫琢其章 魯禮我王 荀子 晏案富國篇今詩彫作追

齊勉也毛公親事荀 毛傳追彫也又作勉勉文王傳靈

早麓 瞻彼早鹿 大旱鹿之榛楛殖故君子得易樂于祿

通 瓊彼玉瓊 華說文 周禮注 晏案宋庠補音鹿麓古字

義曰以瑟為王之狀故為潔鮮貌釋文瑟又作瑟集韻七

詩文補注 卷二 瑟 凱弟君子 呂氏春秋 禮記 晏案侍君

思齊 神罔時侗 說文 晏案人部 雍雍在宮 漢書 厲假

不瑕 集韻 晏案集韻十四太厲引詩厲假不瑕鄭康成

曰鄭讀烈假為厲痕定本及集注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應

皇矣 求民之瘼 漢書 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

究爰度 左傳 晏案 乃眷西顧此惟予度 論衡 晏案初

乾鑿度 文庖氏先文乾鑿度 古庖字今 稟篇今 宅宅易

變也古文度作庖與宅相涉故往致謀其相其翳爾雅

晏案釋木立死備藏者翳注引詩釋文又作出唯此文王

王此大國 左傳 晏案昭二十 貉其德音 晏案釋詁貉定

猶音 無然畔換 漢書 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孟子 晏案毛

義本又弗識弗知 引詩古弗不多通用 晏案君道是禩是禩

案釋天是禩是禩 禩師祭 崇墉圻圻 說文 晏案士部 克順

也釋文禩禩是禩 禩師祭 崇墉圻圻 說文 晏案士部 克順

克俾俾于文王 禮記 晏案樂記注俾當為比聲之誤也

靈臺 白鳥鶴 鶴 孟子 賈誼新書作鶴 晏案新書

文白部 唯鳥之白也 鳥部 鶴 巨業 惟 業 說文 晏案半部

鳥白肥澤貌 引詩亦作鶴 巨業 惟 業 說文 晏案半部

也 曝曝奏工 楚辭章句 晏案九歌章句今詩作公公工同

音通 文王有辟雍之樂 莊子 文王樂名巨業 樂苑

下武 應侯慎德 家語 淮南子 晏昭哉來許 漢碑 昭

茲來御慎其祖父 續漢書注 晏案今續漢書祭祀志注

文王有聲 吹求厥宇 說文 晏案欠部 吹 說文 晏案欠部

固 幽通 賦 吹 中和 為 庶 幾 今 師 亦 聲 引 詩 作 吹 今 作 適 班

古 曰 吹 古 肆 字 古 通 肆 亦 通 用 匪 革 其 猶 肆 迫 來 孝 注 革

述 先 祖 之 業 述 也 言 文 王 改 作 者 非 必 欲 急 行 已 之 道 正 義

曰 禮 記 引 此 詩 作 革 革 亦 急 也 論 語 子 成 漢 書 古 今 人

見 上 考 卜 惟 王 度 是 錡 京 惟 龜 正 之 案 坊 記 注 晏 案 表

多 宅 度 形 近 既 伐 于 密 書 大 芭 柯 櫬 禮 記 注 晏 案 表

生 民 不 墾 不 疆 晏 案 上 部 墾 裂 也 引 詩 說 文 凡 從 斥 也







漢書唯仲山甫補之左傳四牡駉駉四牡騶騶

駉駉馬盛肥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駉駉馬盛也引詩作駉駉馬盛也又引詩作騶騶詩作

卷二

詩

卷二

單

遠正義曰毛讀狄為逃故為遠也邦國殄殞漢書晏案

說文毛部逃遠也狄音義同

召口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正義晏案關雎

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是也今詩作昔先王受命有

後不同者撰者不出一人彼此往往抵牾前作召公

之臣疑涉詩序召公之臣而誤也抑所據本不同歟

清廟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

後漢祭禮志注東平王蒼議詩傳曰云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

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荷在廟

中見文王者愀然如見文王尚書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

諸侯在廟中者倂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

身書大取其示祀之清貌則曰清廟蔡邕明周公詠文王

之德而作清廟王褒講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賈逵左傳注

引逸奔走在廟禮記晏案大傳逸奔走注無斃於人斯

傳亦訓射為厭射通用已見前

維天之命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

語云晏案今所傳歐陽公重修鄭譜無此六後人傳寫

脫也經典攷錄曰孟仲子鄭元詩譜云子思之弟子今鄭

請亦無惟天之命禮記晏案以溢我廣韻

案言部談嘉善也引詩以溢我廣韻

詩我君以嘉善也引詩以溢我廣韻

嘉許君以嘉善也引詩以溢我廣韻

東山頌弁以嘉善也引詩以溢我廣韻

惟則之恤哉今文作謚古謚恤亦通何以恤我我其

惟則之恤哉今文作謚古謚恤亦通何以恤我我其

惟則之恤哉今文作謚古謚恤亦通何以恤我我其

惟則之恤哉今文作謚古謚恤亦通何以恤我我其

惟則之恤哉今文作謚古謚恤亦通何以恤我我其

之左傳注云逸詩 晏案劉二十七年傳  
古假何聲近假借杜預以為逸詩失之

烈文 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 左傳 不顯惟德 晏案於  
戲前王不忘 衆大舉 晏

天作 岐有夷之子孫其保之 說苑 晏案君  
昊天有成命 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

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  
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 國語 晏案國語

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口也緝明也熙廣 夙夜其命宥  
也禮記 晏案孔子問居注詩讀其為基聲之誤宥謹謹

密也基謀也密靜地言君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宥謹謹  
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

詩次補注 卷二 聖

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

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  
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 賈誼新書

晏案容經引詩曰昊天有成命云云夙夜基命有諶諶者  
口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

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也周語謂成王明文昭定武  
烈直謂此詩為周成王賈太傅說亦同與鄭箋以成王為

成其王功異也國語鄭賈唐章注俱謂成其王  
功非謂周成王身此毛詩之說恐非周語之旨緝熙夏厥

心實厚也 國語 晏案今詩作單毛傳單厚天保  
俾爾單厚 潛夫論 慎微引作厚單古厚用

我將 儀式刑文王之德 左傳 晏案左昭  
時邁 肆夏時邁也 周禮注呂叔玉云 晏案鐘師注呂

章名今七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此及河嶠岳 淮南子  
詩云肆于時夏故出氏以肆夏當之 晏案漆城

訓 周文公之頌曰載載千戈云云 國語

執競 繁遏執儉也 周禮注呂叔玉云 晏案鐘師釋文  
從竟儉競音義同鐘鼓鏗鏗 詩禮樂志同今作哩哩管

管鏘鏘釋文 樂志 漢書 晏案足部鏘引詩今作  
其聲無正文也禮樂志作鏘

管鏘鏘釋文 樂志 漢書 晏案足部鏘引詩今作  
管鏘鏘釋文 樂志 漢書 晏案足部鏘引詩今作

思文 渠思文也 周禮注呂叔玉云 國語金奏肆夏樊遇  
夏一名邊納夏一餉我釐麇 漢書 晏案劉向傳引詩釐

遺此物也讀與餉同孟子趙注白 詒我來麇 說文 晏案  
帖八十一皆引作麇牟麇古今字 詒我來麇 說文 晏案

受瑞麥來 振鷺 振羽 禮記客出以雍撤以振羽注振  
振鷺 振羽 禮記客出以雍撤以振羽注振

詩次補注 卷二 聖

有瞽 應縣縣鼓 周禮注 晏案太師注明堂位注亦引  
申部擊小鼓引應縣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當作

申鼓也上說文下經典相承初學記鼓類引籥要云應鼓曰  
申鼓亦曰棘鼓古田陳聲同陳從自從木申聲東亦從

上下變鄭云聲轉字誤變而作田孔穎達謂申字又誤去其  
得作田也肅雍和鳴 肅雍 兩雅注作

潛 楷 楷爾雅作 晏案仲尼燕居 有來雍雍 漢書  
離 雍 論語禮記 晏案仲尼燕居 有來雍雍 漢書

傳引詩太師曰此周頌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周禮注徹者  
樂師注又云雍在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周禮注徹者

載見 條革有珩 說文 晏案玉部瑯玉瑯也引詩今詩  
周頌 臣工之什 在 晏案玉部瑯玉瑯也引詩今詩

載見 條革有珩 說文 晏案玉部瑯玉瑯也引詩今詩  
周頌 臣工之什 在 晏案玉部瑯玉瑯也引詩今詩





之絳藟藟即菌首蠅蠅即蠅蟬又引不候不來今毛詩無  
之爾雅釋訓有不候不來之文說文曰詩疑許君誤記也

逸詩

支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國語周詩  
有之曰云

云昔武王克商而作此詩也以爲紙歌名  
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 案周語

狸首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

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禮記注諸侯之射節  
注狸首在樂記 儀禮注狸首逸詩曾孫也狸之言不來

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 大戴禮凡雅二十六  
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鶴巢采芣芣伐檀白狸首

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  
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 禮記

轡之柔矣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

詩攷補注 卷二 聖

氣馬庶取與不疑周書 左傳國子賦  
轡之柔矣注見周書

驪駒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大戴禮  
漢書

王式傳歌驪駒  
注 文選注同

祈招 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

心 家語  
形作刑

徵招角招 畜君何尤孟子齊景公召大師曰爲我作君  
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

日詩

麥秀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史  
記

箕子作麥  
秀之詩

九夏 王夏 肆夏 昭夏 納夏 章夏 齊夏 族夏  
也賦夏 蓑夏 周禮注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

繁遏渠 國語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

采齊 周禮行以肆夏禮以采齊注樂  
名或曰逸詩 禮記作采齊

招 雍 肆夏 孝成 尚書大傳維五紀奏鍾石論人聲

年譏然乃作大唐之歌招爲賓客  
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

新宮 儀禮燕禮下管新宮 注小雅逸篇左傳宋公賦新  
宮之樂 朱文公曰

或曰恐卽斯干詩  
鳩飛 國語秦伯賦鳩飛

河水 左傳晉公子賦河水  
國語注河當作沔

詩攷補注 卷二 樂

九德之歌 周禮

明明 崇禹 生開 周書世俘篇 籥人奏武萬獻明明

武宿夜 禮記舞莫重於武宿夜 注武曲名正義武王至  
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茅鴟 左傳 工誦茅  
鴟 注刺不敬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論語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

代置

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周詩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淑慎爾止無載爾僞

我之懷矣自詒伊感 左傳

相彼盍且尙猶患之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口都邑以成庶民以生

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禮記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家語

四牡翼翼曰征不服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漢書武帝紀 案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管子小問篇 案

詩攷補注 卷二 咒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

焉如 列女傳古有白水之

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荀子 案

解蔽篇 引詩 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 案

霸王 霸篇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長夜漫兮永思寤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 恤

人之言兮 案正名篇引詩又大論 篇引詩何恤人之言兮

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載既破碎乃大其幅事以敗矣乃重

大息 案法行 篇引詩

墨以爲明狐狸而蒼 荀子 晏案 解蔽篇引詩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賂之必高舉之 案恃君覽 行論引詩

唯則定國 案 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

力 案仲秋紀 愛士引詩 無過亂門 呂氏春秋 案貴直論原亂引 注逸詩也案左昭十九年作諺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大戴禮

青青之麥生於陵陂 莊子 案外物篇引詩莊子下 必擇 有二句生不而施死何含味爲

所堪必謹所堪 墨子 晏案 所染引詩

樂矣君子直言所務 晏子 春秋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

其臣者卑其主

詩攷補注 卷二 辛

服難以再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

經也 樹德莫如滋降害莫如盡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大武遠宅不涉 戰國策

縣縣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

於野 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 說苑

舟張辟雍鷓鴣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嗜嗜 尚書大傳 樂日云云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

夏忽兮没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史記伯夷 叔齊作歌

賦詩可興焉 太史公曰略

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 列子 古詩言

佞人如鞞集韻案六脂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史記

駕辭楚辭大招伏戲駕辭楚勞商只古曲名文選注伏戲作琴始造此曲

網罟氏因時興利教民田魚天下歸之有網罟之歌

豐年辨樂論神農教民食穀有豐年之詠

八闕呂氏春秋萬天氏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遂草四曰奮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日依地德八曰總萬物案古樂篇

卿雲舜書大傳

南風舜書大傳

哲陽宋樂記正義

初慮 朱子 苓落 歸來 縷縷尚書

詩文補注 卷二

虞傳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其歌名後闕其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列子以為堯康衢童謠大夫曰古詩也案湯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呂氏春秋以為舜自為詩案旗人

破斧呂氏春秋夏孔甲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案音初篇

燕燕同上有城氏二女作歌一終

晨露同上湯命伊尹作

黃竹穆王穆天子傳

詩四家異同唯韓詩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考劉向

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苕苕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

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

夫人及其傳母作式微莊姜傳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

車新序謂伋之傳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

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

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為嘆仁人

以燕燕為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以商

為宋詩維鵝在梁以不濡其翼為才上天之載讀曰裁

至於湯齊讀曰躋注周禮云甸讀與惟禹隲之之隲同

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

詩也賈誼謂騶文王之圃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

注國語謂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

詩文補注 卷二

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獫狁至於太

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為周襄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

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

以相鼠為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為伯奇之詩漢儒

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為康

王政衰之詩揚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

云仁義凌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

首哉揚子又云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

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為作商頌奚斯作新廟

而以為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



詩毛詩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  
之有百今歟併綴而錄之伯厚甫後序

# 詩考補遺 一卷

詩考補遺卷三

淮安山陽丁晏甫著

韓詩補遺

矣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韓嬰燕人景帝時為常山太傅嬰推詩之意而作內外傳其言頗與齊魯開殊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嬰授同國蔡誼誼至丞相誼授同國食子公與王吉為昌邑王中尉食生為博士授泰山豐吉依漢書當作栗吉授淄川長孫順為博士豐為部刺史由是韓詩有長食王孫之學豐授山陽張順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建武

詩文補注

卷三

一

初博士淮陽薛漢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受詔定圖讖當世言詩推為長後為千乘太守坐事下獄死弟子健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撫定韓詩章句建初中為公車令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撫授會稽趙口口舉有道時又有光祿勳九江召馴閩中令巴郡楊仁山陽張匡皆習韓詩匡為作章句舉有道徵博士不就顏氏家訓書證篇詩云將其來施施韓詩亦重為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恐有少誤十月之交正義曰今韓詩亦在此者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為之晏

案朱氏經義考承師韓詩傳授自班范書所載外謝氏  
書有陳鄒君期隸釋有祝睦馬江丁飭樊安隸續有關  
中田君集古錄有東平陽田君金石錄有武梁綬宗華  
陽國志有何隨晉書有董景道皆習韓詩今考後漢書  
劉寬明韓詩見本傳注引謝承書韋著持韓詩見徐穉  
傳注引謝承書朱勃能說韓詩見馬援傳注引續漢書  
梁商少持韓詩見本傳注引東觀記蔡中郎集陳留太  
守胡公碑治韓氏詩以上五人皆竹垞之所遺故特表  
而出之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有韓詩圖十四殆亦如  
馬和之毛詩圖與

詩文補注

卷三

二

關雎 序曰下以諷刺上文選長楊賦注引韓詩序毛序云川風感物謂之諷崔氏采云下以風刺上釋文引崔靈恩三家詩爲集注故云諷也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矣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焉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韓詩外傳此一段論極精粹三家詩未可廢也姜后曰唯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遊董斯張引文選注房中之樂有鐘磬陳陽樂書百十三后妃房中樂有鐘磬隋書樂志牛宏修皇后宮內之樂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左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佩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入告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曰鐘鼓樂之外傳

詩文補注

卷三

三

螽斯 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外傳  
漢廣 鄭交甫逢二女魅服說文鬼部魅鬼服也引韓詩傳鄭交甫過漢皋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佩與交甫而懷之去十步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徐堅初學記漢水引韓詩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文選江賦注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珮兩珠大如荆雞之卵寶部八百二引韓詩內傳漢女所弄珠如荆雞卵  
汝墳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謝木欲

茂霜露不規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邈外傳史稱韓詩紉作

炮烙之刑江休復醜泉筆錄引韓詩

甘棠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

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

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

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

家足其後在位者不恤元元稅賦繁百姓困乏耕桑失時

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

翦勿伐召伯所茇外傳

詩文補注 卷三 四

行露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

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

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

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外傳

騶虞 吁嗟歎辭也文選謝元暉八山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

雄雉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外傳

谷風 既詐我德買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賣百何時當售

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八

簡兮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外傳又云

善御之謂也

定之方中 星精也釋文一本作晴也案精晴古今字史記天官書天精而見景星漢書天文

也漢書京房傳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又說

文夕部姓雨而夜除星見也玉篇夕部姓又作晴星即晴

之正字星辰字當作星春秋繁露止雨篇天大星一止盧

抱經校本以星為訛非改作晴謬甚說苑指

武篇雨十日十夜晴韓非子說林下晴作星

千旄 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外傳

載馳 弔生曰唁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韓詩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

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

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詩

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賊我思不遠外傳控赴也

釋元應大智度論音義 引控于大邦韓詩

詩文補注 卷三 五

淇奥 如磨如錯御覽七百六十四器部引韓詩

氓 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外傳

伯兮 亡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社在於桃爰陳祥道禮

有狐 狐水神也太平御覽獸部九百九引韓詩蟲豸部

兔爰 爰發蹤之貌也釋元應對法論音義引韓詩

大車 謂余不信有如皎日文選寡婦賦注引韓詩

羔裘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彼已之子邦之彥兮外傳

東門之墠 墠猶坦也華嚴經音義引韓詩

溱洧 溱洧清貌也文選南都賦注引韓詩外傳今詩作

溱洧清貌也劉集韻十八九洧水清貌或作溱

汾沮洳 彼已之子美如英 外傳

碩鼠 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適彼樂國適彼

樂國爰得我直 外傳二新序節士引適彼樂國適彼樂國與此文同

蟋蟀 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

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馬乘車皆有

罰故其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錢

財侈物故其民皆與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凌弱眾不暴

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 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七刑法部

椒聊 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

能與之哉 外傳 **卷三** 六

澤陂 展轉伏枕 文選張茂先雜詩法引韓詩曰腐麻無為展轉伏枕今詩作輓後人加車旁

七月 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修繕之 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三引韓詩

鴟鴞 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養以畜養其子也 文選洞簫賦注引

東山 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外傳

夫移 耽樂之甚也 釋文和樂且耽外傳

天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

人之甚固也 外傳 吉圭為饋圭潔也 鄭樵六經真論引韓詩

采芑 元長也 玉篇一部元字注引韓詩

車攻 春日攻夏曰狝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

小綏羣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矜門夫曰獵因以講

道習武簡兵也 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一資產部引韓詩內傳

斯干 杝木理也 玉篇木部引韓詩

正月 瞻彼中林侯蒞蒞言朝廷皆小人也 外傳鄭箋云檢朝廷

宜有賢者而但聚 小人義本韓詩

十月之交 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外傳 不用其良臣而

不亡者未之有也 外傳

小口 靡共也 易中孚九二釋文引韓詩音義引韓詩

巧言 鬼神所居曰廟 釋元應四分律音義引韓詩 **卷三** 七

何人斯 仲中也言位在中也 釋元應大智度論音義引韓詩

谷風 棄子作遺 外傳

大東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

視言其明也瞻言願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

誅也 外傳 維南有箕云云言有位無其事也 外傳

北山 普天之下 外傳

無將大車 惟塵冥冥 外傳

楚茨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

背死亡生者眾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外傳 寘靜也 文選西征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寘即莫之俗體毛傳莫莫清靜而敬至也

信南山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廣三百步長二

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為一畝廣百步長

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

為公田十畝 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

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

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

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外傳鹽鐵論本

大田 有驂淒淒太平御覽八百

采菽 彼交匪紓天子所子言必交吾志然後子外傳

角弓 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上亡者未之有也外傳受

詩攻補注 卷三 八

俯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如蠻

如髦我是用愛小人之行也並同上箋云今小人之

陽柔 忠心藏之外傳

白華 言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正義引

文王 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

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史記注二十

絲 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通典社稷引韓詩外

思齊 刑正也釋文

文王有聲 烝美也釋文 濯美也並釋文 貽厥孫謀外傳

鳧鷖 壘水流進貌文選吳都賦

洞酌 愷悌君子外傳

卷阿 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為也 愷悌君子

四方為則外傳

板 下民瘁瘵 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外傳又云博謀

同

蕩 殷監不遠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外傳

抑 灑掃庭內外傳 聿喪厥國釋文

雲漢 對彼雲漢薛君曰宣王遭亂仰天也董斯張稱文

書鈔 天部

詩攻補注 卷三 九

崧高 嵩高維嶽外傳

烝民 天生蒸民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外傳 人有五藏

六府何謂五藏精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

志藏於脾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量腸之府也

胃者五谷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受成之府

也膽者積精之府也膀胱者湊液之府也詩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後漢馬融傳注引韓詩王符潛夫論相列云詩

有象類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 征夫捷捷每懷靡

之期顯貴賤之表與韓詩所說異同

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外傳

韓口 諸侯有德天子錫之北堂書鈔三

江漢 滔滔眾至大貌 正義引 或辟四方辟除也謂從者

也 釋元應 辟除也 文選上林賦注引 傳曰諸侯之

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

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外傳毛傳云九命錫

瞻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外傳

時邁 明照有周 外傳 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 大戴禮盛

引韓 詩說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外傳

潛 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陽城陽縣 風俗通引 人事倫則

詩文補注 卷三 十

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配以介景福 外傳

載見 鷓鴣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 大戴禮易本命盧

孔子渡江見之異眾莫能民孔子嘗聞河上入歌曰鴉兮

鴉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鴉鴉也 廣韻十三末鴉

武 耆巨移反 釋文耆鄭巨移反

敬之 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外傳

良邦 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 北堂書鈔二

酌 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于晦也 外傳

闕宮 太山巖巖魯邦所瞻 外傳

商頌 宋襄公去蒼即儉 文選東京賦

長發 湯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

縣是也 太平御覽八十 不競不祿不剛不柔言當之為貴

也 外傳又云 武王載旆此謂湯武之兵也 外傳 命伊尹歌

晨露 北堂書鈔十

魯詩補遺

吳陸璣艸木鳥獸蟲魚疏云申公培魯人少事齊人浮

邱伯受詩為楚王太子戊傳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

公媿之歸魯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是為魯詩于是

蘭陵王臧代趙綰皆從申公受學臧為郎中令綰為御

史大夫皆以明堂事自殺其他弟子如同郡臨淮太守

詩文補注 卷三 十一

孔安國膠西內史周勃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碭魯

賜長沙內史蘭陵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鄒人

闕門慶忌治官皆有廉節稱申公卒取邱江公盡能傳

之以授魯許生免中徐公而革賢治詩事江公許生至

丞相傳子元成亦至丞相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

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而東平王式以事徐公許生

為昌邑王師其後山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

亦先後事式為博士由是又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

子游卿以詩授元帝為諫大夫其門人瑯琊王扶為泗

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更有許氏學初薛

水

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更有許氏學初薛

水

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至山陽太守時平原高嘉亦以詩授元帝為上谷太守傅子容少為光祿大夫孫詡以父任為郎中以世傳魯詩知名王莽時逃去不仕又有曲阿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亦去歸鄉里世祖即位徵詡為博士至大司農咸舉孝廉除郎中至大鴻臚永平初任城魏應亦以習魯詩為博士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漢藝文志考證魯詩荀卿子劉向新序說苑列女傳間引詩以證其說與毛義絕異蓋魯詩出於浮邱伯乃荀卿子門人荀卿之學魯詩之源也劉向為楚王交之孫交亦

詩攷補注

卷三

三

受詩於浮邱伯劉向之學魯詩之流也 晏案厚齋既著魯詩源流而荀卿劉向引詩不編入魯詩者良以經師授受間有改移不敢為意必之說蓋其慎也近有編輯魯詩者以荀子說苑列女傳等廁入其間是未喻厚齋之旨矣太史公為孔安國弟子安國傳魯詩說史記所載詩多異說當亦魯詩然疑不敢定謹依厚齋之例附著其說於此其史公引詩別置於後又朱氏經義考列魯詩承師自兩漢書所載外謝氏書有李炳隸釋有魯峻武榮今考張敏傳注引謝承書李咸學魯詩亦竹垞之所遺也

三百五篇 漢書儒林主式傳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王式事魯許生免中徐公傳魯詩云三百五篇是魯詩篇數也詩正義曰三家不見云胡其釋石經詩序殘碑既見君子云胡其憂今詩作云何其憂古胡何聲近通用 楊之水 石經魯詩殘碑云胡其憂揚下缺即三章揚之水揚之水釋文揚或作揚木之字非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葛本作揚廣韻二十一震太平御覽七十二皆作揚揚太平御覽八百五十八百十六並引揚之水三百三十三引詩序揚之水 綠濤猗猗 釋文綠竹韓詩竹作蔞蔞也石經同臧氏琳嘉平石刻也漢石經詩為魯詩然則韓魯詩同作綠濤說文艸部蔞水篇筑也从艸从水毒聲讀若督筑篇筑也从艸从竹聲蔞蔞也从艸从竹屬據此 知魯詩韓詩作蔞蔞也為水篇筑 獨行戛戛 詩五經文字目部戛戛并反上說文下石經見經此云見詩則石經魯詩也張參書引石經顯影大抵不著經名今以意求之曹即曹風之曹明即大明之明蔞即蔞有尖之蔞即即叔于田之叔蔞即其何能淑之淑蔞即設此族矣之族蔞即桃之天天之桃蔞即以畜寡人之寡蔞尚可考見其大畧也 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 禮記郊特牲按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雘等說引外傳曰云云 隸釋武榮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此其章句之文與 有來雍雍 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曰引詩師古曰此周頌魯詩有韋氏學韋元成之詩也劉向傳亦引詩有來雍雍魯詩是魯詩作雍也論語以雍徹禮記客出以雍後漢肅宗紀注引詩亦作 雍雍古今字

詩攷補注

卷三

三

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 禮記郊特牲按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雘等說引外傳曰云云 隸釋武榮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此其章句之文與 有來雍雍 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曰引詩師古曰此周頌魯詩有韋氏學韋元成之詩也劉向傳亦引詩有來雍雍魯詩是魯詩作雍也論語以雍徹禮記客出以雍後漢肅宗紀注引詩亦作 雍雍古今字



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維清一章  
五句奏象武之所歌也烈文一章十三句成于即政諸侯  
助祭之所歌也天作一章七句祀先王公之所歌也昊天  
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也我將一章十句祀  
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時邁一章十五句巡守告祭柴望  
之所歌也執競一章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思文一章  
八句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臣工一章十句諸侯助祭遣  
之於廟之所歌也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  
歌也振鷺一章八句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也豐年一  
章七句蒸嘗秋冬之所歌也有瞽一章十三句始作樂合  
諸侯而奏之所歌也潛一章六句季冬荐魚春獻鮪之所  
歌也雍一章十六句禘太祖之所歌也載見一章十四句  
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之所歌也有客一章十三句微子來  
見祖廟之所歌也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  
樂之所歌也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成王除武王之喪將  
始即政于廟之所歌也訪落一章十二句成王謀政於廟  
之所歌也敬之一章十二句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小  
毳一章八句嗣王求忠臣助已之所歌也載芟一章三十  
一句春藉田祈社稷之所歌也良耜一章二十三句秋報

朱三

西

社稷之所歌也絲衣一章九句繹賓尸之所歌也酌一章  
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所歌也桓  
一章九句師祭講武類禱之所歌也賚一章六句大封于  
廟賜有德之所歌也般一章七句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  
歌也右詩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禮樂也蔡邕獨斷載周頌  
經用魯詩則獨斷所引亦魯詩也頌篇皆分章句石經  
魯詩殘碑殘帖三章章六句是魯詩分章句之徵也其  
篇作雍則魯詩作雍之明證也其言大旨與今毛詩序同  
推象武試今毛序作象舞豐年言蒸嘗秋冬閔予小子言  
成王除武王之喪小毳言求忠臣桓言師祭皆毛序所無  
今案豐年箋云報者謂嘗也蒸也閔予小子箋云嗣王者  
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小毳箋云成王求忠臣  
桓箋云皆師祭也鄭君博洽箋說本於魯詩也  
密勿祇畏後漢書蔡邕傳宣王遣早密勿祇畏鑿大昕曰  
雲漢詩云龜勉畏去劉向引詩龜勉從事作密  
詩文補注 卷三 五  
勿從事向世習魯詩知魯詩龜勉字皆作密勿矣晏案蔡  
邕月令問答亦云晝夜密勿韓詩亦以龜勉為密勿是韓  
魯詩  
棠棣之華萼不韡韡蔡邕彈琴賦萼不韡韡又彭城姜伯  
羈同鶴鳴九臯應劭風俗通聲文鶴字注王充論衡藝增篇  
景真與嵇茂齋書注月賦注潘安仁畏天之怒不敢戲豫  
為讀讀作注引鶴鳴九臯皆無于字畏天之怒不敢戲豫  
問災異 周禹昂昂如珪如璋蔡邕上始加元  
服與羣臣上壽唯此文王  
小心翼翼蔡邕周德既衰頌聲既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  
風有棄予之怨正交論以上皆見蔡中郎集後漢朱穆  
傳注引蔡邕論同世傳魯詩故備列之  
齊詩補遺  
吳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嶽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

時為博士寶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曰此家人言耳太  
后怒令固刺斃帝憐之以利兵與固斃應手倒帝以固  
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固老罷歸已九十餘矣公孫宏  
亦事固固授昌邑太傅夏侯始昌始昌授東海刻人后  
蒼蒼為博士至少府蒼授諫大夫翼奉前將軍蕭望之  
丞相匡衡衛授大司空瑯琊師丹高密太傅伏理詹事  
穎川滿昌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又授九江  
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改定章  
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伏嗣子恭恭以黯任為  
郎永平中拜司空恭刪黯章句定為二十萬言年九十

詩文補注

卷三

天

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  
卒 文獻通考經籍云董道藏書志有齊詩六卷疑後  
人依托為之 晏案后蒼傳齊詩戴德戴聖皆后蒼弟  
大小戴記引詩多異文其齊詩之流歟  
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  
寬大已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  
庚午 漢書翼奉傳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齊詩經師之說  
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  
未土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即春秋緯所  
云詩含六情  
皆齊詩說也  
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其詩則曰殷之未

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與奉以文王為周公  
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云云與奉說同

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秦穆貴  
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  
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初學記引張載  
歸酒賦哀秦穆之既醉賦良人而棄賢與應說同 陳夫  
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  
鼓云 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怨漢書匡衡  
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傳林

詩文補注

卷三

七

關雎周衰之詩李黃集解 康王政衰之詩鄭樵六經輿

詩異字異義補遺

關雎 君子好仇緇衣注釋詁郭注後漢張衡傳注邊讓  
贈秀才入軍注釋元應四分律音義展轉反側漢書何奴  
仇古文迷同釋文述本亦作仇音同 志周勃後漢光武紀注文選風左右現之玉篇見部現  
賦注登樓賦注謝惠連秋懷詩注 亦作 君子好逮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列女傳詩家  
日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  
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論衡謝  
葛覃 傳灌木叢木也江南詩古本皆為叢聚之叢而古  
叢字似叢字近世儒生因改為叢解云木之最高長者案

單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字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為祖會  
反劉昌宗詩注音為在公反又祖會反皆為穿鑿顏氏家訓書證

卷耳 採採卷耳太平御覽九 陟彼高岡文選張茂先答何劭詩注曹子建贈白馬

王彪詩注嗟我懷人真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淮南子  
樛木 葛藟藟之楚辭九

蠶斯 蠶蜚羽釋元應大乘莊嚴經論音義 蠶古文蠶同 詵詵說文作舜音同  
釋文案今說文無舜字玉篇多

芣苢 采芣苢文選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注釋文 苢本亦作苢

鵲巢 鵲巢者邵國男悅貞女而作也文獻通考引樂書琴論

詩次補注 卷三 文

采芣 背宗族而采芣怨潛夫論 夙夜在公尉氏令鄭君碑

草蟲 我心則奔後漢東平憲王蒼傳

采蘋 被之童童禮記射義注

甘棠 邵伯所芟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召伯所稅文選曹子建

草舍也夫召伯聽男女之訟不董煩勞百姓止舍甘棠之

下而聽斷焉御覽六百二十九引劉芳義

羔羊 透迤透迤文選馬融詩注後漢楊秉傳 迤迤退食與韓詩同 古者以素絲

飾裘北堂書鈔百二十九引郭璞毛詩拾遺

標有梅 萼有梅漢書食貨志 傾筐概之玉篇手部概引詩本亦作壘

江有汜 不我已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注

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文選沈休文宿東園詩注釋文作麇云本亦作麇又作麇

何彼穠矣 曷不肅雍文選孝武宣貴妃詩注

騶虞 騶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也文選李蘇武詩注 騶虞操者邵國女之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

衰微禮義廢弛強凌弱眾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于外女傷于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外迫禮儀歎傷所說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大周一發五祀 說文

抑 抑字或作郁漢地理志顏注

詩次補注 卷三 文

柏舟 如有殷憂文選注謝宣遠 觀閔既多漢書敘傳注

又作觀楚辭九歌章句

燕燕 竚立以泣立也釋文亦作竚

終風 願言則嚏本一切經音義釋文

凱風 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後漢東平憲注

匏有苦葉 濟盈不濡軌唐石經 雍雍鳴鴈同迨冰未判

通嫁

谷風 不遠伊爾呂氏春秋孟春紀高誘注 譙爾新婚列女傳晉

深矣云云言必濟也論法象 俯俛求之賦注 不以我為

德反以我為讎後漢寶融傳注 昔育恐育鞫唐石經 下體謂其根也

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若

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

如采葑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于一人能如此則

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坊記注正義曰此

記之時未見毛傳

簡兮 赫如屋楮堯廟碑執轡如組兩駉如舞言善御之可

以為國也中論賞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

呂氏春秋盡數

泉水 出宿于濟列女傳楚子發母傳文選謝宣遠王撫

濟為載脂載韉文選潘正叔贈陸機詩注漢旋車如邁文

詩攷補注

任彥昇奏彈

北風 雨雪其滂文選雪賦注雨雪其滂穆天子傳郭注雨雪霏霏列

通傳

靜女 蕤而不見方言郭注

新臺 修舊曰新釋文引嬌婉之求文選蘇子卿古詩注

曹子建送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過人君有

柱下史后有女史外內各有官御覽有四百十五

廊 庸漢地理志師古

柏舟 之死矢靡它經唐石

君子偕老 玉之臝兮玉篇耳部臝充耳也展衣色赤亦作順木亦作填

釋文引

鶉之奔奔 鶉之黃黃呂氏春秋

蝦蟆 蟬在東初學記虹霓引詩釋文不知命也言發

色隕命也列女傳夫婦失禮則虹氣盛有赤色在上者陰

乘陽氣也北堂書鈔引

載馳 不能旋反文選思舊賦注

洪奧 瞻彼淇澳文選西都賦注冠弁如星呂氏春秋倚

重較兮荀子非相篇楊注

考槃 考槃在陸 考槃在阿文選王元長永矢不愆與

詩攷補注

卷三

碩人 稅于農郊文選上譚公維碩人碩人文選

碩人 稅于農郊林賦注庶姜呂氏春秋過理高注

河廣 歧予望之文選劉公幹企予望之王逸九

伯兮 焉得萱草文選劉公幹安得萱草初學

揚之水 曷月余旋歸哉文選謝元暉

兔爰 有菟爰爰廣傳注逢此不離詩注釋文權本又作

大車 謂余不信文選劉公幹有如皎日文選江文通

本又作皎列女傳梁

寘高行傳亦作皎

大叔于田 袒裼暴虎吳都賦注水經注同 捫櫝丸蓋也

馬融釋文引 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春秋內篇雜 彼已之子

羔裘漢書何並傳 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文選吳趨行

邦之司直新序節士同 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文選吳趨行

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裳即上素絲五紵也初學記引

有女同車 佩玉鏘鏘楚辭九

擗兮 唱予和汝文選孫子荆為石

狡童 山有橋松唐石

褰裳 狂儻之狂也且王篇人部

詩效補注 卷三 圭

子衿 洵兮達兮初學記又說

野有蔓草 零露漙漙文選謝靈運永初三年詩注謝元

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之

疑者按呂氏字林兩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充反此字本

作專或作溥耳單

漆洧 贈之以芍藥別賦

南山 藝麻如之何白帖八 釋文 橫從其畝孔子問居

作橫 雄狐久矣玉篇久部久思佳

甫田 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太平御覽九

毛詩 答問

載馳 簞芻朱轄玉篇竹部

猗嗟 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

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

之曰猗嗟名兮云云中論

汾汎汎 彼已之子美無度文選謝元暉境內

園有桃 不我知者唐石

十畝之閒 桑柘閑閑白帖八十二釋

伐檀 河水清且漣漪文選蜀都賦注陸韓

今易乾鑿度鄭注釋 伐檀操者魏國女之所作也傷賢者

隱處素飡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大周

詩文補注 卷三 圭

碩鼠 履畝稅而碩鼠作潛夫論 民困于下怠于公事是

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鹽鐵論 甯戚飯牛于康衢

擊車輻而歌碩鼠後漢馬融傳 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

而悲擊牛角疾歌呂覽舉難篇高注歌碩鼠也

山有樞 他人是媮文選西 他人是愉後漢馬

引馬 弗與弗摟玉篇弗擊弗考弗鼓本或作擊非

揚之水 白石磷磷文選劉公幹贈從弟詩

椒聊 碩大且篤宋高宗

有林之杜 有林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徐仙民音徒

計反集韻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讀亦如  
字此大誤也顏氏家訓

采苓 人之偽言白帖九十三釋文為言本或作偽字非正義曰定本作為言

車鄰 有車隣隣文選釋田賦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楚辭九歌章句同釋文鄰又作隣五經文字

駟駘 載獫狁獯文選西輪車鑿鏤軍詩注東都賦注京賦注

下戎 在其版屋賦序注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

為屋詩曰在其板屋漢書地理志蒙獻有苑玉篇盾部釋文

兼葭 沂洄從之文選江賦注兼葭淒淒唐石

晨風 鳩彼晨風詩十九首注曹顏遠感舊詩注駁馬梓

詩攷補注 卷三 羞

榆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馬故謂之駁馬下章云山有

枹棣隰有樹檉皆山隰木相配不宜謂獸陸璣草

東門之枹 女也婆娑潛夫論浮侈詩刺不越以僂邁玉

衡門 可以栖遲文選鸛鳴賦注顏延可以療飢列女傳

有道碑文注 妻傳文選郭

月出 月出噉兮文選月賦注釋文作噉云本又作皎人

僚兮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一切經音義舒憂受兮唐石

檜 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畜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

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潛夫論

羔裘 羔裘閱其痛悼也潛夫論

匪風 匪風冀君先教也潛夫論

候人 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後漢書明帝紀注

下泉 慨我瘠歎楚辭九

七月 二之日栗列正義七月鳴鷓唐石

子好色 蒼庚嗜嗜文選王元鷺月挑桑詩本亦作條

鴉鴉 徹彼桑杜方音注子尾脩脩唐開成石經南宗

東山 蟪蛄在戶一切經音義釋文云叮嚀鹿場說文田

破斧 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白虎通

詩攷補注 卷三 羞

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詩曰周公東征四

國是皇唐四年公

鹿鳴 忽養賢而鹿鳴思班祿鹿鳴操者周大臣之所

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嘉肴不能

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于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

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

感之庶幾可復歌呦呦鹿鳴云云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

尚知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故曰鹿鳴

也大周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嘉賓式宴以敖中論

民不佻東京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緇衣嘉賓式讌

以樂言尊賓也列女傳晉敬妻傳

四牡 駕彼駟牡文選詩注

皇皇者華 六轡若絲墨子尚同中

幸幸征夫列女傳晉文齊姜傳說苑奉使

常棣 棠棣之華初學記友梯

棠棣之華齊民要術文選孝武

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列女傳蕭政姊傳

亦作 和樂且耽楚辭招魂章句

伐木 伐木丁丁云云言朋友之道務在切直以升於善

道者也中論貴驗無酒酤我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

詩文補注 卷三

人可以相御也漢食貨志

天保 俾爾亶厚胡福不除云云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

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洽而多益之甚庶眾焉潛夫論慎微

出車 薄言旋歸文選阮嗣宗詠懷詩

釋文襄本或作攘如羊反周宣王仲山甫原注古本

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城彼朔方鹽鐵論

和鸞雍雍唐石經

六月 獫狁孔熾文選四子講德論注

戎車旣飾唐石經識文鳥章周禮

疏 白旆英英出其義薄伐獫狁漢書衛青傳文選吉甫

晏喜文選繁休伯與魏文帝賡

采芑 克壯其猷文選馬汧詩

車攻 決拾既次文選東京賦注

吉日 麇鹿嘒嘒唐石經

鴻雁 哀鳴嗷嗷文選應休璉章臺集詩

汜水 鳩彼飛鶴釋元應觀無量壽經音義

鶴鳴 鶴鳴九臯說文鶴字注風俗通聲音篇文選月賦

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論衡雲

石宋高宗書石經

詩文補注 卷三

白駒 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任當衰亂

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口不見受國士詠而思

之援率而長歌大周於焉消搖後漢東平正樂

黃鳥 言旋言歸文選門有車馬客行注

斯干 如企斯翼玉篇朱弗斯皇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

無父母詒唐石經

無羊 眾惟魚矣室家蒸爨潛夫論夢列

節南山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

祿而曾不可察民之盡瘁也潛夫論

功績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潛夫論

志氏姓秉國之鈞文選晉紀

總論 天子是禪隋書 不躬不親說苑 瑣瑣姻姬文選沈休

源 注 駕彼四牡云云傷道之不過也中論 夫久駕而長不得

行項領不亦宜乎新序 以蓄萬邦陸賈新

正月 不敢不踣後漢書仲長統傳注蔡邕傳注李固傳

有倫有迹春秋繁露 胡為虺蜥鹽鐵論 有苑其特白帖八

文衰矧滅之左傳昭元年傳漢書外戚傳呂覽疑以憂心

殷殷楚辭九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

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

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

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過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

詩文補注 卷三 夫

不敢不踣說苑 賦

十月之交 百川沸騰玉篇水部 滕說文繫

處一木 密勿從事後漢皇甫 儷俛從事文選潘安仁 讒口

磬磬關中 讓口後漢皇甫 規傳注

雨無正 慘慘日瘳唐石

小口 翁翁訾訾後漢翟

小苑 小苑晉語宋庠補音 題彼鵲鳩文選答 願彼鵲鳩

潛夫論 相彼春令中論 宜狎宜獄說文多部鹽鐵論刑德

蔚宗皇后 念彼先人春秋繁露

小弁 芟葦淠淠說苑 鞫為茂草唐石 維足跂跂白帖九

亦伎伎本 尙或殛之說文夕部殛道死人人所殺也荀

巧言 予慎無罪言王為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遭咎也列

女趨趨文選西 虵虵碩言呂氏春秋 昊天泰憮新序

唐石 居河之涘景宗注釋文廉本又作涘 匪其止共惟

王之叩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說苑

何人斯 伯氏吹填文選王仲宣贈

巷伯 茸茸扁扁白帖九十三釋文

谷風 棄我如遺新序 棄余如遺文選歐陽堅 何木不死

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衰落而與時謬者

中論 修本 詩文補注 卷三 夫

蓼莪 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

馨矣惟壘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後漢

大東 魯言願之文選頭陀寺碑文注江文通雜體詩 眷

焉願之荀子宥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言其明也鹽鐵論

四月 百卉具瘵玉篇

北山 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鹽鐵論 普天

之下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選東都賦注賈誼新書匈奴

春秋慎 莫知其尤言肆于惡不知其為過列女

人並同



無將大車 維塵雍兮唐石

小明 念彼恭人臨鑑論 靜共爾位春秋繁露 靖共爾位祭義篇

說苑貴德中論法

裳裳者華 左之左之云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

也荀子不

桑扈 有駟其羽文選射雉賦注 君子樂胥云云胥相也祐大福

也賈誼新書禮

鴛鴦 畢之羅之呂氏春秋

頽弁 鳩與女蘿漢費鳳碑說文

車牽 慰安也釋文引馬融義

詩攷補注

青蠅 止於藩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汚

白同一禍敗詩以為興論衡商 讒言罔極論衡言

賓之初筵 肴覈維旅文選典 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

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射屢

舞躑躅文選蜀都賦注 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僂僂言失容也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

之罪也晏子春秋內篇陳

魚藻 愷樂飲酒文選南都賦注初學記 飲酒樂凱文選

之曲水

采芣 載駟載駟君子所誠晏子春秋 赤弗在股文選樂

詩

角弓 民斯效矣潛夫論 人而無良說苑

苑柳 有苑者柳班祿

都人士 簞笠緇振文選謝元暉呈 垂帶如厲禮記內

縣蠻 行人蹙而綿蠻班祿

漸漸之石 比滂沱矣論衡明

文王 穆穆文王令問不已墨子明鬼下 令問不已平都

君常服黼誥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白虎通 允懷

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春秋繁露

本枝百世文選齊故安 儀彤文王潛夫論 萬國作孚禮記

詩攷補注

大明 天難諶斯後漢胡 于周于京言文王改號為周易

邑為京也白虎通 大任有娠釋元應 大集日藏分經音義

也上希臨汝無二汝心春秋繁露 亮彼武王龔彼大商

風俗通 亮彼武王說文繫

絲 自土漆沮水經 來朝趣馬玉篇 走部趣引

文選晉紀 總論注引球之隔阿玉篇 高門有亢周禮 闢人疏釋

有閭玉篇 門部閭 予曰有胥附後漢何 昆夷突矣文選

賦 大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列女

械櫜 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說苑

早麓 寫飛戾天云云君子修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

及淵魚無不歡忻悅豫潛夫論愷悌君子胡不作人上同驛

壯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駢周尚赤也白虎通延子條枚呂氏春秋

春分莫莫葛藟 愷悌君子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思齊 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后有嬖嬖氏之女親迎于渭

造舟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

太姒號曰文母列女傳雍雍在宮文選詩傳曰伯邑考

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廣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

康叔封南季載白虎通姓名

皇矣 上帝指之憎其式惡乃陞西顧此惟與宅言夏殷

詩文補注 卷三 三

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

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居之也潛夫論鑒觀四方文選齊

昭王傳其正不獲唐石乃陞西顧文選長楊賦注 詩陳文

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心云云能制義日度德政

應和日猶照監四方日明施勤無私日類教誨不倦日長

賞慶刑威日君慈和徧服日順擇善而從日比經緯天地

日文中論 王赫斯怒云云當是時紂為君道諸侯大亂民

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春秋繁露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

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新書無然伴換玉篇人部

引求民之莫改莫為虞翻文云求莫謂其 疾苦用既易本字安為臆說匡謬正俗

靈臺 天子所以有靈臺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

會換星辰之證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白虎通積恩為

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

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說苑文王有志為臺令近

規之民間之者腐襄而志問業而作之日日以眾故弗趨

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靈命其圃曰靈圃謂其沼曰

靈沼愛敬之至也春秋繁露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

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同鼉鼓絳絳呂氏春秋夏紀注

同 矇叟奏功呂氏春秋矇叟奏王文選楊德祖答 文王靈

圃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三輔黃圖

詩文補注 卷三 三

文王有聲 作邑于鄴文選鄴水東注文選漢高祖武

王豈不事貽厥孫謀內篇諫下貽厥孫子列女傳

生民 時惟妻嫻楚辭章句 卽有邵家室白虎通京師文

同 詩家說日將出祖道犯軼之祭也周禮大 巨之秬秠切

經音義顏氏 家訓書證篇后稷兆祀表記注兆四 郊之祭處也

行葦 公劉仁德廣被行葦潛夫論敦彼行葦云云公劉

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威德潛夫論德化 列女

之行羊牛踐葦葦惻然 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後漢冠

為民痛之恩及草木 假樂 詩言子孫千億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天地天

地祇之子孫眾多至于千億言子孫眾多可也言千億增

之也論衡藝 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春秋

也楚語 率由仇匹春秋繁露

公劉 乃襄糗糧楚辭離騷章句文選晉紀

澗酌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文王之德也書君道 愷者大

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呂氏春秋

卷阿 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荀

鍾大理書注唐石經並作如珪如璋爾雅釋詁疏文選魏

問如珪如璋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中論 雍雍喑喑

民勞 慘不畏明左傳昭二十年釋

詩文補注 卷三

板 上帝版版文選辨 命論注猷之未遠列女傳楚

傳辨通傳 無言詆訛荀子解 蔽篇注辭之集矣新序 民之協矣

列女傳 辭之釋矣說苑 聽我敖敖明忠 相亂蔑資會莫

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說苑 老夫灌灌云云

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新序 民之多僻後

張衡傳玉篇人部一切經 介人惟藩荀子解 不敢戲豫不

敢馳驅左傳昭三十二年 後漢

蕩 其命多辟說苑至公篇 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

也列女傳 內聳于中國文選魏都賦劉淵林 咆休于中國

文選魏都賦注 股監不遠漢書杜欽傳谷永傳

抑 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

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

也中論 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則四方莫不

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春秋繁露 修爾與馬弓矢戈兵用戒

作則用逃蠻方潛夫論 白珪之玷文選謝靈運初 告爾民

人鹽鐵論 尚不媿于屋漏唐石 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

節列女傳 義傳

桑柔 如彼愬風文選月 泰風有隧爾雅釋天注 昔周厲

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

詩文補注 卷三

風也必將有遂貪民也必將敗其類潛夫論 反予來嚇切

細音義釋文諒曰不可唐石

赫本亦作嚇春林繁露 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子遺是

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

言無有子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早甚則有之矣言無子遺

一人曾之也論衡 敬恭明祀隸釋西岳華山亭碑文選

明祀一本 靡人不闕音義 鞠哉庶王唐石

崧高 崧高維岳文選齊故安 嵩高惟岳莊四年公羊注

高高維嶽文選天台 維岳降神初學記五 惟岳降神後漢

注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疊疊申伯云云南國于是

式又曰四牡彭彭云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  
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致以盛服也潛夫論或

封於中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詩云疊疊申伯王薦之  
事于邑于序南國為式潛夫論錫爾玕珪文選史孝

作誦文選張茂先贈何劭詩注  
蒸民 夙夜匪懈晏子內篇問下說苑立節文不侮鰥寡

雜事德猷如毛言其易也春秋繁露玉英既明且赫郭丹陽太守碑  
夫捷捷玉篇人部捷樂昔仲山甫亦姓樊諡穆仲封于南

陽潛夫論志氏姓  
韓口 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曰普彼韓

詩次補注 卷三 姜  
城燕師所完潛夫論志氏姓維筭及蒲文選枚叔

江漢 王命邵虎文選求自試表令問不已夏承碑文選曹子建

常武 詩美南仲闔如哮虎風俗通宋均令虎渡江嚴訢  
怒 敷敦淮濱後漢馮王猷允塞荀子君道篇議兵篇文選

徐方既徠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  
瞻印 瞻印昊天文選王仲宣贈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

之潛夫論  
召口 鞠人伎忒唐石不云自濱續列女傳

清廟 肅雍顯相文選陸士衡大  
烈文 烈文辟公云云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

于京師受法度也白虎通母封靡于爾邦白虎通

我將 維牛維羊周書羊人疏隋書宇文禮傳  
執競 鐘磬錚錚磬筦鎗鎗風俗通管磬瓊瓊荀子富

思文 無此疆爾介唐石  
噫嘻 帥時農夫文選曹子建浚發爾私臨藏論取下篇

亦作 駿 振鷺 于彼西雍文選劇秦美新注任彥昇為蕭  
豐年 婁豐年唐石降福孔偕說苑貴德

有馨 叢馨祝圉爾雅釋肅雍和鳴唐石  
雖 有來雍雍文選元皇后哀策文注陸士衡

詩次補注 卷三 姜  
載見 載見彼王聿求厥章墨子尚同中周

有客 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白虎通王

閔予小子 煢煢在疚文選揚州詩注潘  
敬之 母曰高高在上視我顯德行賈誼新

小毖 莫與伊蠡潛夫論翻飛惟鳥文選陸士衡贈張子

酌 周公曰酌合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

成之者也白虎通  
賚 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墮山喬嶽云云言望祭

山川百神來歸也白虎通

駟 駟駟牧馬文選李少卿

有駟 鼓鑿鑿文選東漢其有年豐年

有矣又作歲其有年皆衍字 詒厥孫子孫子本或作詒厥

昔是矣加也

津水 鑿聲噦噦文選東漢 匪怒匪教列女傳鄒 逃彼東南

從軍詩注 鄭小同云茆江南人名之萑菜生陂澤中釋

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白虎通

闕宮 祕宮有恤文選魯靈 赫赫姜嫄文選齊敬皇 君子

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列女傳 保有

詩文補注 卷三 庚

鳥嶧初學記八釋文 卑爾熾昌校官

那 猗歟那歟文選漢武帝賢良詔注漢高祖 鏞鼓有數

京賦注

長發 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城方將立子生商

列女傳 率禮不越漢書宣 下國嘒流玉篇田部嘒引詩

政優優潘乾校 則莫我敢遏荀子議 實惟阿衡左右商王

將傳論注運命論注辨命論注楊荆州詠注褚淵碑文注

殷武 四方是極潛夫論

逸詩補遺

勅爾瞽率爾眾工奏爾眾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

囚 周禮樂師鄭司農注疏

質參既設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

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墜其堂乃節其行

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禮投

篇

嗟爾不口侯為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會

孫侯氏百福大戴禮

惟若口侯毋或若女不口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

飲強食貽女會孫諸侯百福考工記梓

皇尸命工祝承致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

詩文補注 卷三 庚

天宜稼子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儀禮少年饋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

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大戴禮公冠

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與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

且口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同上祭

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惟

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同上迎

國誠口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周書太子晉解

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同上王子歌

也

鴻鵠將將惟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管子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 墨子非攻中引詩曰

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患 鹽鐵論利引詩云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後漢書楊終傳

相彼元鳥止于陵阪仁道在邇求之無遠 徐幹中論貴驗引古之人謂曰

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 淮南子鼓缶詩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淮南子

羽觴隨波 晉書束皙傳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放逸詩曰

詩或補注

卷三

單

後序

余之鈔詩或也始於嘉慶己巳嗣後每歲續有所校中間兼肆它經於是編或作或輟迄今十有五年始定為三卷蓋成書之不易如此昔人論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至哉言乎今書中引文選注最夥嘗細檢李注南徐州行狀注引韓詩子路曰褐衣縵緒未嘗完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韓詩曰利為用本禍為福先案其文已見外傳東京賦注引韓詩曰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任彥昇上蕭太傅啟注亦作外傳寡婦賦注引韓詩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曹子建應詔詩注引

詩或補注

後序

單

作韓子百一詩注又引韓詩曰說之以名高韓非子說難文詩乃子之誤也皆不當錄入西征賦注引詩厥初生人文賦注引庶人采之漢高祖功臣頌注引人具爾瞻此李善避唐諱改民作人非詩之異者亦不當采入又文選注注引薛君章句墮猶遺也懋悅也厚齋以附韓詩未尚不失闕疑之指近余氏蕭客古經解鈎沈凡撰棄予如墮伊胡為懸經文而以此二條繫於下斯為妄矣余之述是編也頗為矜慎其徵引皆據原書不敢展轉販鬻以誤來者然尚恐有陶陰之譌未及檢出世有學古之君子匡厥紛繆補其闕畧余日望之己丁晏識

書宋氏編初韓詩內傳徵後

高郵宋氏著韓詩內傳徵四卷綴拾殘贖大旨本余仲林古經解鉤沈鉤沈引書紀卷數此亦承用其例中如棄予如賸伊胡爲慙肌造經文亦沿仲林之誤又如觥谷五升誤作五斗九戔取鰕筮誤作芑頗嫌踳駁又引韓詩民民覲也誤讀釋文以毛詩爲韓詩且其書多引外傳及章句之文概題曰內傳亦失其實自序謂从隋志然隋內外傳析言之未嘗併爲一也蒙爲此說匪敢掎摭前人意存媒藥惟是心苦分明實事求是欲其博而能精以胎來學并冀後之是正余書者亦如余之匡正前人則躍然喜矣戊

詩五補注

後

四三

子長夏山陽丁晏識時館汪氏一卷一勺園

豨

誦

豨

豨

十

豨

五



夆

縉

今

酉

巷

諶

盛

氏

用

宀

灑

閩

禮

鈔

本

開

告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

詩傳旁通十五卷

元梁益撰益字友直號庸齋江陰人自署三山者以其先福州人也嘗舉江浙鄉試不及仕宦教授鄉里以終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陸文圭傳內朱子詩傳詳於作詩之意而名物訓詁僅舉大凡益是書仿孔賈諸疏證明注文之例凡集傳所引故實一一引據出處辨析源委因杜文瑛先有語孟旁通體例相似故亦以旁通為名其中如聖人之耦則引西漢書劉歆論董仲舒語見堯於羹見舜於牆則引後漢書李固傳以明出典或朱子所未詳者亦旁引諸說以補之如五絨五總引陸佃之語三單引鄭箋卒孔疏副丁之類亦閒有與朱子之說稍異者如頃筐篚之集傳音許器切大雅民之攸篚集傳音許既切者從陸德明經典釋文益則引禮部韻謂許既切者在未韻音篚注云取也許器切者在至韻音洎

詩傳旁通卷十五

作巨至切朱子之音與禮部韻不同云云是非非絕不堅持門戶視胡炳文等之繫附高名言言附合相去遠矣卷首為類目末一卷則其敘說內一條論秦造父封趙因錄羅泌國姓紀原之文自謂此於詩傳雖無所繫而宋氏有國其姓亦當知故通之則尤贅之文汗漫無理可己而不可已者也前有至正四年太平路總管府推官濱州翟思忠序明朱陸棹授經圖遂以詩傳旁通為思忠作殊為疏舛今從朱彝尊經義考所辨陸元輔之言附訂正焉

夫詩六經中之一經也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六義以該之曰風賦比興雅頌蓋其言之美惡勸焉懲焉使人各正其性情也自聖人刪之後分而為四曰齊曰魯曰韓曰毛校之三氏獨毛與經合學者多宗之故曰毛詩由漢而唐諸大名儒有傳有箋有疏有注異焉同焉各成一家至于有宋文公朱先生為之集傳闡聖人之微言指學者之捷徑上以正國風下以明人倫豈但場屋之資而已哉三山梁先生友直號庸齋捐俸於此味必欲開情必欲解參諸先正間之老宿遇有所得手纂成帙曰詩傳旁通旁通者引用羣經兼輯諸說不泥不僻如易之六爻發揮旁通周流該貫也用功懋矣淑人多矣嗚呼先生可謂溫柔敦厚深於詩之教者與至正四年秋九月十三日承直郎太平路總管推官致仕玄隱居士濱州翟思忠序

詩傳旁通序

詩傳旁通類目

卷一

周南正風 周國名 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甫 古公王季文  
 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 武王克商有天下 文王徙豐 武  
 王遷鎬 房中之樂 關雎 興也 雉鳩一名王雎  
 毛傳 乘居匹處 舉至通 漢康衡 妃匹 葛覃  
 女師 頰潤 私衣 歸寧 卷耳 爾雅 羨里 呼云旬  
 附見五卷末 附見五卷末 移木 小君內子 螽斯 以股相  
 切作聲 桃夭 嫁日歸 仲春令 兔置 椽杙  
 聲 遠九達之道 聖人之耦 芣苢 扱 漢廣  
 漢 江 大隄之曲 汝墳 汝 魚勞尾赤  
 麟之趾 祖廟未毀  
 召南正風 召地名 采芣 召亭 鵲巢 衆賡姪娣  
 采芣 親蠶 公桑 陶陶遂遂 草蟲 迷陽 呼  
 音 采蘋 銜 室西南隅 薦豆 甘棠 思人  
 愛樹 勿拜 行露 牡齒 羔羊 絨纈  
 殷其雷 此人此所 漂有梅 豎 小星 齊邀  
 參昴 江有汜 以待年 何彼穠矣 穠  
 平王齊侯 騶虞 中必壘雙 其民皞皞 儀禮二南  
 卷二  
 邶變風 邶鄘不詳始封 殷墟 柏舟 列女傳以為婦  
 人詩 綠衣 正色閒色 莊姜 燕燕 戴嬀州  
 吁 陳在衛南 任 終風 雨土 歎噫 擊鼓  
 刺 漕 伐鄭 凱風 浚 幾諫 苞有苦菜  
 厲 軌 昏禮用鴈 納采請期 谷風 畿 茶見良  
 耕 茶 苦菜 委葉 芡菜 荏苒 溼 涇 涓 式微  
 黎 鹿邱 與國 黎在衛南 簡兮 伶官 輕  
 世肆志 獻工之禮 美人目君 東方朔 泉水 淇

詩傳旁通類目

卷三

言 須 祖道之祭 靜女 彤管 牧 新臺  
 惡傷父志 二子乘舟 太史公 弟壽爭死相讓 申生  
 邶變風 邶 柏舟 蕪髮夾凶 午 共伯其姜  
 牆有茨 中菁 君子偕老 未亡人 副 編 犬  
 并 六珈 掃 展衣 桑中 洙衛邑 柔閒濮上  
 鷄之奔奔 經筵不講 定之方中 楚邱 樹  
 八尺泉 測景正方面 景山名 駮 記 春秋傳  
 蠨蛸 周禮十輝 載馳 岸善崩 因魏莊子 見春  
 秋傳 叔孫豹  
 卷三  
 衛變風 衛 淇奧 淇園之竹 武公入相 備錄 錫  
 重較 張弛 懿戒 首章前標 考槃 盆缶節歌  
 碩人 邢 譚 鄭 玉藻 河水北流入海 岵 頓  
 音 邱 體 童容 思終思復 竹竿 泉源 粲然皆笑  
 芄蘭 韞 朱極 三 檇 二 見 河廣 衛宋  
 伯兮 女為說已容 黍離 彼 君子陽陽 房敖  
 王變風 宗周 戲 黍離 彼 君子陽陽 房敖  
 揚之水 申 甫即呂也 許 董澤之蒲 不共  
 戴天 中谷有雅 益母草 脯脩 葛藟 不有  
 寡君 漚 采葛 荻  
 邶變風 緇衣 好賢如緇衣 孔叢子 叔于田 共  
 叔段 大叔于田 火焚而射 上駟 舍拔覆簫 摎  
 冰 清人 高克 鄭乘其師 羔裘 君用純物  
 鳧鴈 遵大路 攬子祛 女曰雞鳴 明星 弓繳加  
 灤洧 鴈宜麥之屬 珩璜琚瑀 觸燧箴管 褰裳  
 乘 揚之水 廷與証同 東門之墠 陂阪 陳地町町

齊變風	雞鳴 無庶 還 猶 著 親迎 西
東方未明	瞿瞿 南山 雄狐 載驅 汶汶
于思	猗嗟 大射 鶴賓 射正 金僕 姑 趙子
魏變風	魏 解 葛屨 廟見 汾沮 洳 徒
歌曰 謠	公行 公族 視見 垣一方人 園有 桃
唐變風	唐 堯 都 晉 陶 徐 稷 之 流 山 有 樞
君子無故琴瑟不離于側	揚之水 曲沃 緝 晉
昭侯封叔成師于曲沃	田氏 於 齊 曲沃 武 公
繆 女三為粲	無衣 七命 六命 驅 逆 之 車 鏤 盾
秦變風	雍 駟 鐵 辰 牡 逐 禽 左 兩 韜 將 絕 鏤 盾
車鸞在衡	小戎 駟 鐵 辰 牡 逐 禽 左 兩 韜 將 絕 鏤 盾
終南	君衣 狐白 裘 錦 衣 以 楊 之 黃 鳥 事 見 春 秋
傳 始皇之葬	晨風 展 屨 歌 醉 權 輿 始 也 楚 元
渭陽	令 狐 之 役 權 輿 始 也 楚 元
陳變風	陳 胡 公 三 恪 嬌 衡 門 阿 塾 堂 宇 林
林 夏徵舒	素冠 縞 冠 素 紕 喪 事 縱 縱 子 騫 子 夏
曹變風	蜉 蝣 掘 閱 候 人 緇 芾 赤 芾 晉 文
入曹	鳩 鳩 和 順 積 中 而 英 華 發 外 書 云 四 人 駢 弁
卷五	下 泉 京 師
幽 幽國名	邠 棄 稷 不 務 不 留 不 留 公 劉 泄 阼 周 公
詩為幽風	為 周 公 而 作 者 附 七 月 夏 正 之 歲 夏 正
商正	周 正 瞽 蒙 賦 世 莫 繁 隋 荃 曲 薄 葵 同

三正	重 穆 用 民 歲 三 日 正 歲 祈 冰 獻 羔 藏 冰
發冰	尊 兩 壺 房 戶 閒 逆 暑 迎 寒 王 氏 鴟 鴞 管 禁
武庚	東 山 行 陳 枚 如 著 穴 處 先 知 五 侯 詩 韓
七 教	敦 施 衿 結 悅 破 斧 象 九 罭 九
囊之網	衣 衣 裳 九 章 龍 首 卷 然 狼 跋 安 土 樂 天
神龍醴而食之	幽 國 七 篇 文 中 子 田 祖 田 峻
祭蜡息老物	先 齊 司 音 鄭 氏 三 分 七 月 詩 國 風 補
卷六	小 雅 鹿 鳴 之 什 受 釐 鹿 鳴 於 旅 也 語 私 惠 不 歸 德
燕禮	鄉 飲 酒 禮 宵 雅 肄 三 四 牡 靡 盥 傳 曰
夫不	杞 枸 櫞 枵 序 言 勞 使 臣 春 秋 傳 亦 云 外 傳 章 使 臣
富辰	皇 皇 者 華 調 忍 德 常 棣 常 棣 唐 棣
天保	兩 指 君 際 昭 受 上 帝 宗 廟 之 祭 公 叔 祖 類
后稷至公叔祖類	尸 傳 神 意 文 王 時 未 曰 先 王 黔 首
旗旒	注 旒 朱 雀 玄 武 祝 喪 禮 泣 涕 臨 事 出 車 郊 牧
林杜	匪 載 縣 賜 君 子 南 陔 笙 詩
白華之什	華 黍 魯 鼓 辭 鼓 魚 麗 樂 畢 皆 閒
南有嘉魚	丙 穴 筐 樛 南 山 有 臺 臺 萊 槐
淇露	設 燭 宗 室 路 寢 朝 正 過 三 爵 德 精 不 繼 以 淫
卷七	小 雅 彤 弓 之 什 彤 弓 大 飲 賓 日 饗 為 己 私 分 兵 賜
弄臣	賜 鐵 券 屯 膏 解 體 印 刺 不 子 彤 弓 旅 弓 賜 弓 矢
九伐之法	拜 表 輒 行 普 菁 者 莪 五 貝 為 朋
六月	建 未 之 月 戎 車 秣 章 司 馬 法 毛 馬 物 馬
吉行師行	焦 獲 千 里 之 鎬 直 壯 律 威 太 原 附 眾 威

敵	采芑	新田苗畝	爽	夔領美	慈行治
兵振旅	車攻	傳	宣王時未有鄭	教	易時
見般見	決拾伏	掌	夜軍中驚	面傷踐毛不成禽	乾
豆賓客充君之庖	每禽取三十	澤宮	東有甫草駕言行	吉日	剛日
狩章附見毛傳及孔穎達正義	差擇齊其足	漆沮之從	羣友	五齊	三酒
鴻鴈	勞者歌其事	庭燎	司烜	物百枚束之	
辨色	沔水	朝宗			
祈父之什	祈父	圻父薄違	司右	五兵	虎賁
句踐伐吳	魏公子救趙	薪水之勞	不敢斥王	戰于千	
諫靈王	白駒	畱客投轄	獲	大者王小者侯	
我行其野	畜	六行教民	相保相受	不孝等刑	
斯干	奧窔	占六夢	守至正	紡塼	孟子之母
五飯	中饋	無羊	呵濕濕	建	
詩傳旁通類目	節南山	譏世卿	均平	不帶	空
旗建旄	正月	申包胥	子思衛侯	張劄	云
堂					燕雀處
卷八					
小雅祈父之什下	十月之交	日食	分至說	月行速	
正陽之月	春秋必書	董子	宰士	蔡仲為卿士	膳夫
內史	趣馬	師氏	向	兩無正	昊天旻天
官八職一曰正	退遂	漢侍中			
小豸之什	小豸	作舍道邊	五事之德		小宛
齊壹	步屈	螟蛉蝶麻	犴獄	小弁	鶉
忍	德宗太子	巧言	忠言良藥	何人斯	
蘇恭	字林	盱衡	祗	三物	巷伯
被宮	永巷	班固司馬遷贊	谷風	焚輪	孟子以說

我	葛藟	藜	蕭	萃	萋
大東	駕謂更其肆	啟明長庚箕斗	四月	赤	
棟	朝				
卷九					
小雅北山之什	北山	獨賢	鞅掌	鼓鐘	淮
以雅以南	楚茨	茨蒺藜	妥尸侑尸	祈廟門內	
靈保	肝從臚從	內羞庶羞	易幾而哭	少年嘏詞	告
利成	尸出人秦肆夏	信南山	終南山	遂溝	昨
上種瓜	小爾雅	鸞刀	記曰	炳羶薌	甫田
法	后稷為田	秀民	陳陳相因	有年	句龍氏
羅弊	倉廩禮節	大田	稷童梁	螟	蠶
蠱賊	姚崇遣使捕蝗	大田	稷童梁	螟	蠶
桑扈之什	桑扈	方伯連帥	鴛鴦	左翼右翼	
詩傳旁通類目	頌弁	頌弁貌	為女蘿	期	搏
景行	青蠅	青蠅變白黑	實之初筵	侯	白
質赤質	下綱	射禮三耦	的質	豐上之解	因射而飲
拾發	崇珞康圭	因祭而飲	始治卒亂	司正	
采菽	路車	衮冕	檻泉	行騰	縹
苑柳	瘵病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周尹姑	晉王謝	唐崔盧	兼
華	衰似	泥池	痼病	絲蠻	朝駕夕極
君之華	君	芸			
卷十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	叔父陟恪	楨幹	某士	鸛
君相見之樂	統承作賓	敢告僕夫	孔子論詩	周公所作	兩
	大明	太任	莘國	太姒	倪
					造舟

牧野 <small>族若林</small> 師尙父 太公望 涼漢書作亮 蘇	沮漆 董烏頭 <small>苦董</small> 楚焯 <small>宗焯</small> 謂之宜 虞芮	質成 虞芮 閒原 榘 圭瓚 瑋瑋 其列在內	六師六軍 文王九十七乃終 早麓 鬱鬱 抱	朴子 燎燎 思齊 木姜 百男言其多 羨里之囚	性與天合 皇矣 扶老 <small>梧音</small> 太伯適吳 <small>句吳</small>	五吳 三吳 貊莫 度莫明類長君順比文 文王征伐 <small>音</small>	既 其 崇 方鄉 程 類馮 黃帝 蚩尤 <small>皇覽</small> 因	壘而降 靈臺 靈臺 枸虞 論倫 鼂 下武	天子致胙 <small>於</small>	卷十一	大雅生民之什 生民 姜嫄 郊禘 九嬪御 <small>六宮</small> 弓	鞶 側室 <small>兼</small> 巨迹之說 先儒或頗疑之 卽卽肇祀 鞞	五祀 傅拏 登 行葦 几 爵 号 金鐵翦羽矢	詩傳旁通類目	三訂之而平 純奇均 摛三挾一 幟教借立踰言 黃	考合背命 <small>駢</small> 古器物款識 用斬萬壽 永命多福 萬	年無疆 既醉 明而未融 人有十等 考終命 令終	令命 公尸 嗣舉莫 屬 亮鷲 釋賓尸 公	劉 后稷曾孫 不出封內 容臭 致邑立宗 考日景	三單 夕陽 鍛 芮水名 <small>沂</small> 洄酌 餽餽 強教說	安 卷阿 飄 休 版圖 弗 廣載歌 民勞	大諫 板 凡 杳杳 同僚 堯舜	卷十二	大雅蕩之什 蕩 受中 力行之力 惇德 抑	三復此詩 <small>官稱</small> 屋漏 楚語倚相 師長士 旅賁 亡	官師 誦訓 誓御 師工 訓御 侯包 <small>武公</small> 數年表	桑柔 芮良夫 疑立 綴旒 共和 圻族 榮夷公	千慮一得 陰 雲漢 雲漢天河 索鬼神 仍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莫瘳 零祀百辟 天宗 師氏以兵守門 徹膳 左右	不修 無俎 崧高 崧高 東岱 南霍 西華 北	恆尹 四岳 大封 侯東平王諸子 近 蒸民	保 奕 徒薄姑治臨晉 韓奕 土服入見 不庭	兩較 金卮 屠 侯氏 汾王 燕 追 城邢 城楚邱	江漢 淮夷來求 卣 敦 邠 敦 常武 仍	班師 常武篇名 瞻卬 懿 寺 歐陽公言 女	戎 召身 疏粹	卷十三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周公成洛邑 烝祭歲 書大傳	愀 樂記 疏越 三敦 有遺音 練朱絃 乾豆上奏	登歌 維天之命 何以恤我 維清 典	烈文 君子小人 天作 岐 韓子 徂 昊天有	成命 叔向引詩 我將 文王之典 人本乎祖 圓	詩傳旁通類目	丘方丘 器陶匏牲饋 大饗 曰天曰帝 以義起之	時邁 殷國 春秋傳 外傳 九夏 呂叔玉	臣工之什 臣工 保介 呂覽 噫嘻 萬夫之地	鄉遂司稼 溝洫用貢法 振鷲 杞 宋 臚拜	有瞽 合乎祖 棟 祝圍桐 潛 穆 參	周人以諱事神 享右祭祀 載見 穆考 有	客 微子 萋且 武 周公作大武 千戚舞大武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子小子 榮榮在疚 <small>呂鼎</small> 未	奠牆 登降堂只 小茲 鷓鴣生鵬 載芟	柞氏 疆子任疇 閔民 函 鈇 且 良耜 刺	茶蓼 絲衣 基 視壺濯 告充 酌 勺 武	宿夜 桓 軍後凶年 克殷年豐 閱 賚 於	般 隨 河 般	卷十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魯頌 賜天子禮樂 請命作頌 季子 駟 駢 魚 思

無邪斷章 泮水 受成訊鼈 五十矢為束 荀毛之師

宿之邑 閔官 稷稱 福衡 白牡駢剛 常 三壽 魯朝

商頌 商 殷商 商耶 商洛 戴公 正考父 亳 亳王

那 商人尚聲 齊之日祭之日 懷還簡音 容聲 嘉客

丹朱 閔馬父 正考父校商之名頌以那為首 名頌 其

輯之亂 烈祖 夔定 玄鳥 有娥 九有 武

王 維河 景毫之命 長發 玄王 日躋 旒縿

係屬 駿麗 韋 顧 昆吾 中葉 阿衡 禘祫

殷武 荆楚 荆舒 鬼方 世見日王 高宗享國 百世不

遷

卷十五

敘說

詩傳旁通類目

九

愚益此編不敢自謂成書不敢輒題目錄然又不可無目以  
紀錄其事故姑類聚其目備觀者之檢閱而以類目目之云  
爾有元至正四年甲申四月二十三日梁益識

光緒丁酉武進盛氏思惠齋刊陽湖吳文郁江盜馬長儒江陰繆九疇校

國風

周南

周國名

周祖后稷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帝嚳元妃生后稷棄而復收故名曰棄兒時游戲好種樹麻菽也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為農師舜封之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有爵土之稱稷者田正之官帝嚳高辛氏故后稷別其姓為姬氏也至孫古公亶甫居周原因號曰周周原者岐山下小地名杜元凱春秋傳云扶風醴東北有周城徐廣史記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雖在唐為天興縣周城即周原也昔者黃帝之臣有周昌商之太史有周任則周之為姓古蓋有之非始於后稷稷所封之邰在永興之武功稷子不窋竹律自竄於戎狄之閒謂之尉季慶州安化有尉季城亦謂之不窋城公劉居

詩傳旁通

邠邠本山谷之名字與幽同在扶風之柵邑音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岐陽即美陽今鳳翔府岐山縣桓譚琴操文王初為岐侯然則后稷自唐虞時受封歷夏商千有餘年至其十三世孫古公亶甫始有周號文王為國號武王克商遂以為天下之號也又有宗周成周東西周之名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自武王以鎬為京而謂豐為宗周周公相成王作東都於洛邑謂之王城其後周室下衰平王東遷遂居其地謂之東周而謂豐鎬為西周方成王時周公既營洛邑又作下都徙殷之頑民居之謂之成周今河南洛城故城是也至戰國時周愈下衰分為東周君西周君秦遷東周君於愚狐之聚音音遷西周君於陽人之聚而周亡矣愚狐地名在洛陽南百五十里陽人聚在汝州之西周平王之子季封於汝川秦滅之為汝南郡漢光武封姬常為周承休公居麻城其地在汝州梁縣今汝東有承休故城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甫

史記自后稷至亶甫父死子繼凡十三世而世本所紀與史記不同

史記

后稷

慶節

公非

古公亶甫

世本

后稷

慶節

公非

亞圍

亶父

胡氏宏皇王大紀曰殷王小乙甲寅二十六祀幽亶父遷於岐

詩傳旁通

改號曰周字仁仲發五羅氏路史曰不窋生鞠是為鞠陶傳云有手曰鞠鞠陶生公劉公劉能修后稷之業民保歸之周道繇興公劉生慶節始國於邠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弗差弗差非弗差也弗差生僞榆一作毀喻僞榆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圍高圍能帥稷者是生侯牟侯牟生亞圍亞圍卒弟雲都繼雲都生公叔組組是為祖類祖類生諸益是為太公太公生亶甫是為古公太王太王生泰伯仲雍季歷三人凡一十七世按世本云公非辟方高圍侯牟亞圍雲都組組諸益亶甫而已班氏表云辟方公非子高圍辟方子而夷婁亞圍皆高圍子雲都乃亞圍之弟杜預釋例云高圍僕窋九世孫史記索隱亦以辟方侯牟為二人斯得之矣獨史記無辟方侯牟雲都諸益至皇甫謚遂以為公非高圍亞圍組組之子蓋牽於單穆公十四世之說而合二人為一爾字長源禮陵國語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國語者左邱明作春秋外傳金氏廣祥通鑑



前編曰按遷岐之事據西漢書襄敬傳則古公遷岐下距伐商百有餘年當在康辛之世據東漢書西羌傳序則古公遷岐又當武乙之時皆年數促數事不伸襄敬一時之言計不察察東漢書據竹書載大丁夏久與經世曆不同皆不可考惟大紀係之小乙之年蓋以甲紀也下逮克商凡二百年按詩稱爰及美女聿來胥宇則其時古公太美之年尚少未有太伯王季也至稱其治岐之後帝省其山斯拔切斯兒然後作邦作對則始生太伯王季爾古公年壽甚高故號古公而王季又王皆且百年尚論其世則大紀之年近是山金華人竹書亦云汲冢書有大康二年汲冢人發魏襄王冢所得竹簡漆書

古公王季文王

古公者豳公之號也豈甫字或名般人尚質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躬驅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

詩傳考通

三分天下有其二  
時天下九州冀克青徐揚荆豫梁雍今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此文王為西伯時也文王所以為西伯者以國君而賜弓矢得專征伐者也漢孔安國言虞芮質成之年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非也文王在日未嘗稱王詩中有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等語天子六軍侯國三軍所謂六師蓋追述之詞

武王克商有天下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反紂之政禮記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樂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遠奔走追王去太王賈文王季歷不

禮記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樂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遠奔走追王去太王賈文王季歷不

以卑臨尊也 注不以諸侯之號臨天子  
文王徙豐  
本紀文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張守節史記正義曰崇夏禹之父名繇者所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國 徐廣史記注曰豐在京兆鄂縣東有靈臺 戶郭音

武王遷鎬  
三輔黃圖曰漢京兆長安南數十里上林昆明池有鎬池其地即周之故都元和郡國志鎬在長安有武王宮漢穿昆明池鎬之遺址淪焉今永興昆明北之鎬陂即京周也世本六韜皆以鎬為鄆史記亦作鄆池君

房中之樂  
儀禮燕禮篇有房中之樂漢書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姬唐山夫人所作也 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

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樂其樂楚二樂字並音孔穎達詩正義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

賦也  
賦比興者作詩之體風雅頌者作詩之名詩有六義三經而三緯之風雅頌為經賦比興為緯三緯之中又復錯綜焉如賦而比賦而興之類六義之旨粲然明矣

雉鳩一名王雉  
雉鳩王雉爾雅文李巡注曰王雉一名雉鳩郭璞注曰雉類今江東呼之為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擊而有別陸璣疏曰雉鳩大小如鴟深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鷲似鷹尾上白 按郭注引毛傳之鷲今詩傳作擊字書鷲擊通而擊又與至通鄭康成箋云擊之言至也

雉鳩一名王雉  
雉鳩王雉爾雅文李巡注曰王雉一名雉鳩郭璞注曰雉類今江東呼之為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擊而有別陸璣疏曰雉鳩大小如鴟深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鷲似鷹尾上白 按郭注引毛傳之鷲今詩傳作擊字書鷲擊通而擊又與至通鄭康成箋云擊之言至也

謂王雉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然則擊者情意深至之謂非驚擊之驚也鄭夾深通志略曰雉鳩爾雅以為王雉鳧類多在水邊尾有一點白故揚雄云白鷺舊說鷓鴣類誤矣夾深嘗曰凡雁鶩之類其喙扁者則其聲關關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鷓鴣此天籟也雉鳩之喙似鳧雁故其聲關關然且鷓鴣之喙皆鈎曲銛銳而雉鳩則不然蓋鷓鴣而有別之鷓非鷓擊之鷓乃與擊通之擊也鳧鷖皆捕魚以食豈亦為鷓鴣乎張守節謂王雉為金口鷓姑備其說揚子雲羽獵賦王雉關關鳴雁嬰嬰張平子思玄賦鳴鶴交頸雉鳩相和歸田賦王雉鼓翼倉庚哀鳴夫以王雉倉庚並言決非雉鷓或謂王雉即今杜鵑云

毛傳 漢世言詩者四家齊轅生為齊詩韓嬰為韓詩毛公為毛詩齊魯韓三家詩並立學官毛詩至平帝時始得立齊詩亡於魏代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僅存外傳惟毛氏

詩獨行以至於今初學記曰荀卿投魯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謂萇為小毛公大毛公之名惟見於此萇字或作長此毛傳者謂毛萇之詩傳也 訓詁漢書詁作故顏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流俗改故為詁非也

乘居匹處 劉向列女傳周宣王姜后曰雉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遊 乘四也匹兩也匹之為兩如解鴛鴦詩者曰鴛鴦匹鳥也蓋此禽之性止則相偶飛則雙翔故謂之匹鳥匹者兩也 乘去

擊至通 書西伯戡黎大命不擊注擊至也漢班嗣報桓譚書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擊 漢康衡 西漢書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 承音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備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

來匡說詩解人頤元帝建昭三年為丞相封樂安侯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匹妃勸經學威儀之則曰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冥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大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淮南王傳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 宋諱匡字故曰康

妃匹 史記外戚世家序甚哉妃匹之愛司馬貞曰妃音配又如字屬按妃匹之妃宜去聲 葛覃

女師 毛氏傳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穎達疏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為姆

煩擗 鄭康成詩箋煩擗之功用深字略云煩擗猶撻也禮記曲禮共飯不澤手鄭康成注澤謂撻也擗而專切撻奴禾切撻素禾切

私衣 私謂平居燕私之服衣謂行禮之服如禕衣祿衣之屬 禕音義

歸壺 左傳莊公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歸壺也凡諸侯之女歸壺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壺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歸壺者歸而壺問父母安否 卷耳

爾雅

史記五宗三王世家曰太中大夫公戶滿意稱引古今通義國  
家大禮文章爾雅公戶姓司馬貞索隱曰爾近也雅正也其書  
於正字義訓為近故云爾雅相承云周公作以教成王又云子  
夏所作以解詩書 郭景純注爾雅序曰爾雅者興于中古隆

美里

史記本紀紂囚西伯於美里張守節曰美亦作曩美里城在相  
州湯陰縣北九里相州今彰德府美音西

小君內子

朱子語錄鄭可學問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先生曰以文  
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陽越了 益按國君夫  
人謂之小君卿大夫以下之妻均謂之內子

以股相切作聲

謂以股相磨切而作聲如七月斯螽動股始躍而以股鳴莎雞  
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之類也考工記以翼鳴者以股鳴者謂之

小蟲之屬

桃夭

嫁曰歸 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故謂嫁為歸

仲春令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鄭氏注中春  
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

兔耳

棫杙聲

棫音弋槩也槩音掘棫杙聲杙伐杙槩之聲也

達九達之道

爾雅釋宮曰一達謂之道路長二達謂之岐旁岐道三達謂之  
劇旁劇道四達謂之衢衢道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莊道七達謂之  
衛衛道八達謂之崇期崇期道九達謂之  
達達道復有旁通

聖人之耦

西漢書董仲舒傳班固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  
呂亡以加亡無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伯者至向子歆  
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也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  
噫天喪子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  
通與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  
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音猶未  
及摩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  
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漢宗室劉向字子政向子歆字子駿曾

孫名龔

采菽

扱與插音義並同扱收也

漢

漢廣

漢水出興元府西縣蟠冢山為漾水東流為沔水又東至南鄭  
為漢水有襄水從武功來入馬南鄭興元治而興元故漢中也  
又東與文州水會又東過西城句水入馬又東過郿音郿郿縣  
南又屈而東南過武當縣又東過順陽縣有清水自虢州盧氏  
縣北來入馬又東過中廬有淮水自房陵淮山東流入馬又東  
過襄陽南漳縣荆山而為滄浪之水又東過宜城有鄢水入馬  
鄢音媽又音個又東過於都音放水入馬又東南曰水入馬又東過雲  
杜而為夏水有澗水入馬音澗雲杜舊屬江夏後并入安州安

陸又東至大別山下漢陽鄂州二城相對之閒南與江水合流而為大江

江

江水出岷山一名濱山一名汶阜山今屬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源亦甚微所謂江源可以濫觴濫之言汎也東南百餘里至天彭山亦謂之天谷亦謂之天彭門兩山相對水逕其閒其山屬彭州又東南過成都郫縣又東南過江陽有瀕水從西北來入焉江陽屬眉州又南過嘉州犍為縣又南過戎州樊道縣北若水淹水從西來入焉樊道縣切音又東南至渝州江津縣有羌水涪水白水潛水渝水合流入焉又東過涪州忠州萬州又東過雲安軍雲安今夔府又東過魚復魚復今夔州奉節逕永安宮及諸葛孔明八陣圖壘南又東南過赤岬暗城又東過巫峽巫溪水入焉又東過秭歸又東過夷陵又東過宜都又東過馬斷江又東過枝江有沮水入焉又東過石首又東過華

詩傳考通

九

容有涌水入焉又東至巴陵合于洞庭之陂其陂有澧水西來沅水西南來湘水南來入焉東至武昌漢陽大別山與漢水合而為大江東過潯陽有彭蠡陂從南來入焉彭蠡即今鄱陽湖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南康饒州之境又東右過江陰有丹陽水從南來入焉又東左過江都刊溝出焉又東過江陰許浦入海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海門音海門音

大堤之曲

夾滌鄭氏通志略曰樂府清商曲襄陽樂音大堤曲者宋隨王誕始為襄陽郡元嘉末仍為雍州夜聞諸女郎歌謠因為之辭古辭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後世如李太白大堤曲等作皆古樂府題

汝墳

汝

汝水出汝州魯山縣大孟山其地與弘農郡盧氏縣接界故許

慎誤謂出盧氏也其水東南過故定陵縣瀘水及昆水入焉定陵今許州舞陽又東南過上蔡至襄信縣汝口南入於淮汝水出汝州魯陽縣堯山東過定陵縣西不與亭東入汝魯陽魯山皆縣名汝水周南之水也

魚勞尾赤

養生經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麟之趾

祖廟未毀

春秋文公二年公羊傳何休注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大祖廟中

召南

召地名

召公名奭與周同姓武王封之於燕諡曰康公字書召與邵同

爽音釋

詩傳考通

十

采邑

西漢書刑法志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采邑即采地也采

一音去聲

召亭

王氏應麟困學記聞曰朱子詩傳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

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按史記正義

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字解厚說厚說括地志唐太

宗之子魏王泰所撰集張守節史記正義引用之

鵲巢

厥賡姪婦

公羊傳莊公十九年公子結賡陳人之婦於鄭音平賡者何

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賡之以姪從切音姪者何兄之子也

弟者何弟也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何休注諸侯一娶九女所以廣嗣續也左氏成公八年傳凡諸侯嫁女同姓賡之異

姓則否 媵者從嫁之稱男為媵臣女為媵妾

采繁

親蠶

西陵氏名僕祖黃帝元妃也羅氏路史曰黃帝命西陵氏勸蠶  
秣月大火而浴種夫人副禕而躬桑乃獻繭絲遂稱織紉之功  
因之廣織以給郊廟之服皇圖要覽曰伏羲化蠶西陵氏始養  
蠶故淮南王蠶經云西陵氏勸蠶親蠶始此僕或作嫫亦作  
纍並祖為切 穀梁傳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  
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禱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公桑

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  
三尺棘牆而外閉之

陶陶遂遂

祭義孝子將祭祀必有齊備皆莊之心以慮事及祭之後陶陶  
遂遂如將復入然注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陶音遙又如字復

去聲 迷陽 奇音 草蟲

迷陽

莊子人閒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  
行卻曲無傷吾足王伯厚曰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  
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  
麗條之服者大如巨擘刺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爲迷陽其  
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巨擘手大指也

奇音與奇耦之奇同 采蘋

錡

有足曰錡三足釜也 室西南隅

爾雅釋宮曰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  
東南隅謂之窆音音又

薦豆

記祭統夫人薦豆明堂位夫人薦豆邊

甘棠

思人愛樹

孔子家語好生篇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  
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勿拜

唐語林施士句善毛鄭詩劉禹錫同韓退之柳子厚詣士句聽  
說詩曰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言  
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

行露

牡齒

楊龜山曰牙牡齒鼠無牡齒楊氏本於說文之說牡齒如俗所  
謂獠牙

羔羊

絨總

山陰陸農師曰蠶之所吐爲忽十忽爲絲五絲爲纒十絲爲  
升二十絲爲絨四十絲爲紀八十絲爲總詩曰素絲五絨又曰  
五總其絲之數如此

殷其雷

此人此所

何斯之斯此人也遠斯之斯此所也猶語斯焉取斯章集注上  
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

標有梅

壁

頃筐壁之之壁壁者取也音許器切大雅假樂洵酌民之攸壁

之堅堅者息也音許既切禮部韻許既切者在未韻音籠注云取也許器切者在至韻音泊作巨至切其日許器切者陸德明音也朱子之音與禮部韻不同

小星

齊邀

記玉藻君子之容舒邊見所尊者齊邀齊音咨謙慤貌邀音速猶蹇蹇也

參昴

參白虎宿三星昴六星參昴二星皆西方宿

江有汜

待年

公羊隱公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何休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之國也婦人入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詩傳旁通一

以

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何彼穠矣

穠

古注本皆作穠音戎而中切音濃則尼容切

平王齊侯

周平王子桓王桓王子莊王莊王女下嫁於齊春秋傳莊公元年夏書單伯送王姬秋書築王姬之館於外冬書王姬歸于齊時周莊王四年也諸兒齊襄公名

騶虞

中必疊雙

班孟堅西都賦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倚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音空音取

其民皞皞

皞皞廣大自得之貌

儀禮二南

鄉飲酒鄉射皆合樂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

詩傳旁通一

四

詩傳旁通卷一

詩傳旁通卷二

國風

邶不詳始封

史記本紀武王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張守節正義曰漢地理志云河內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曰三監平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是為三監未詳孰是羅長源路史曰邶霍叔尹之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見於詩譜謂之三監孔氏以管蔡商為三監霍叔不與班固從之非也武庚不得為監以蔡仲之命攷之鄭譜為是武庚之封乃紂之都在邶境也殷墟

朝歌北冢皆殷墟朝歌在衛之黎陽黎陽唐為衛縣宋為通利軍今為滑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有朝歌故城史記項羽傳洹水南殷墟有殷城亦曰北殷

列女傳以為婦人詩

劉向列女傳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韓嬰氏以為衛宣姜自誓

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華谷嚴氏取其說朱子不取以孔叢子偽書耳孔耐字子魚孔子八世孫魏相孔斌子順之子仕陳勝張楚為博士不見用退而論集其先孔子仲尼孔伋子思孔白子上孔穿子高孔斌子順之言及己身行事為書七卷凡二十一篇名曰孔叢子叢之為言雜也孔子

卒於哀公十六年至子思見穆公時已七八十年書中有孔子子思問答可見其偽姑纂之以見非不取匹夫執志之言

正色閒色

記玉藻衣正色裳閒色鄭康成注謂冕服玄上纁下纁淺絳色爾雅三染謂之纁青赤黃白黑五方木火土金水之正色也以木克土則青黃合而成綠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黃黑合而為駟此五方之閒色也音乘開去聲駟音雷

莊姜

春秋隱公三年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燕燕

戴嬀州吁

詩傳旁通二

莊公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秋州吁如陳陳人執之九月殺州吁于濮衛人逆公子晉于邢是為宣公齊女姜姓陳女嬀姓公

完名

陳在衛南

衛在河北陳在河南

任

以思相信見周公諡法

終風

雨土

孫炎曰霾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夾深鄭氏通志略漢昭帝始元年中雨土晝昏後魏景明四年涼州雨土如霧周大象元年雨土隋開皇二年京師雨土雨于付切

軌噓

月令人多軌噓軌音求噓音帝

擊鼓

漕

西征記今白馬城衛之漕邑今滑州白馬縣

刺

擊刺之刺音七亦切音在樂記駟伐注

伐鄭

春秋隱公四年春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凱風

浚

浚都陳留曰浚儀

詩傳卷之二

三

幾諫

事父母幾諫幾微也內則篇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匏有苦菜

厲

爾雅以衣涉水為厲注衣為禪又曰絲藤以下為揭絲藤以上為涉絲帶以上為厲注絲自也邢昺疏言水深至於禪以上者為涉度之名厲

軌

軌退美切謂車轄頭也轄音衛車軸前也依傳意軌直音犯按說文軌車輓也從車九聲音龜美切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字又作軻九經古注車轄頭所謂軻也軻字音止穀末也車輪所穿為道也

昏禮用厲

程子曰厲取其不再偶

納采請期

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去納采者納其采擇之禮即今世俗言定也

谷風

畿

畿門內也韓退之詩白石為門畿門闕也

茶見良耜

周頌良耜以薅茶蓼

苦菜 委菜 荻菜 荻菜

茶一曰苦菜一曰委菜一曰荻菜一曰荻茗四名而為三物明

音切此詩之誰謂茶苦傳曰茶苦菜也大雅絲之荻茶如飴唐

采芥之采苦采皆苦菜也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茶傳曰茶英

茶也陶鳴鳴予所持茶傳曰茶荻茗也周頌良耜以薅茶蓼孔

氏疏曰委菜也

詩傳卷之二

四

苦菜爾雅釋草茶苦菜郭璞注誰謂茶苦苦菜可食邢昺疏

此味苦可食之菜也一名茶一名苦本草一名茶草一名選

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立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

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

似菊堪食但苦耳

委菜爾雅釋草茶委菜郭璞注詩云以採茶蓼採與嫖同茶

與茶同邢昺疏穢草也王肅曰茶陸穢謂陸地蕪穢之草也

舍人注爾雅曰茶一名委菜

英茶孔氏疏鄭康成於周禮地官掌茶及既夕注與出其東

門有女如茶箋皆云茶茅秀然則茅草秀出之穗也又言茶

英茶者六月詩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

喪服色如茶然吳語說吳王夫差國語中吳語也於黃池之

會陳兵以晉晉萬人為方陣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

之如茶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茶與此詩傳意同女



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  
桂若孔氏疏謂獻之秀穗也毛公八月桂華傳獻為桂葭為  
葦予所拈茶傳茶桂若也然則桂若之與茅秀其物相類故  
皆名茶也獻五思切音頑之去聲江東呼為烏薩音

涇 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開頭山宋為鎮戎軍古之安定朝那縣  
也开苦見切又音牽一名斧頭山一名都盧山一名崆峒山音

渭 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渭首亭南鳥鼠山首陽唐省入渭源隸  
渭州宋隸熙州在州之東其水東過隴州汧源縣汧水從西北

來入焉又東過鳳翔府郿縣斜水從南來入焉音又東過  
槐里縣南澗水入焉槐里今永興軍與平縣音又東北過咸  
陽縣澧水入焉又東北過高陵涇水入焉又東北過富平縣漆

水入焉又東則同州之洛水入焉又東過臨潼縣灃水入焉又  
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船司空縣後省入華州之華陰  
式微

黎 黎民故國或云黎山氏國子姓侯爵即西伯所載者與紂都接  
今潞城東十八里有故黎侯城有黎亭字亦作臚鄴  
旌邱

與國 和好相與之國許氏說文曰與黨與也

黎在衛西 潞城即上黨班氏志上黨壺關東北有黎亭隋九域志亭在黎  
山嶺上今濟州黎陽漢之黎縣有黎陽山皆在衛西  
簡兮

伶官

黃帝命伶倫取嶠谷之竹截筒吹律伶倫樂師世掌樂官故後  
世號樂官為伶官晉景公見漢囚鍾儀南冠而縶使脫之問其  
族對曰治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與之琴操南  
音治與伶同伶者弄也

輕世肆志 魯仲連曰吾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罵玩世  
不恭玩者戲也弄也東方朔依隱玩世柳下惠不恭

獻工之禮 儀禮燕禮樂賓升歌獻工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  
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

脯醢使人相卒爵不拜主人受爵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  
辭有脯醢音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  
美人目君 文公楚辭注美人謂美好之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君也離騷

經恐美人之遲暮 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又音班固漢書贊朔名過實者以  
其恢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微德似  
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音首陽為拙柱下為  
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達其滑稽之雄乎滑  
音骨滑稽談笑諧謔也侏儒短人併優雜戲

泉水 淇水一名鄭水鄭玄云即降水出衛州共城縣北山或云山林  
慮東至湯陰又東至黎陽入河林慮即漢河內隆慮縣改今隸  
相州共音恭慮音閭

千言厚齋紀聞曰隋書志邢州內邱縣有千言山李公緒紀  
云柏人縣有千言山柏人縣邢州堯山縣也邢州今順德

洪千言

路

須溪地里志東郡有須昌縣故須句劬國今東平之須城縣

祖道之祭

周禮大馭夏官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馭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馭遂驅之馭音馭木注行山曰馭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替二音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後以車轡之而去喻無險難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珉以載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馭之祭也聘禮曰及舍馭舍音馭飲酒于其側禮家說謂之祖祭左傳祖而舍馭飲酒于其側曰饒重有事於其行也漢臨江王傳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于道故後世祭以為行神祖祭因饗飲也荀彧傳以為共工氏日修好遠遊祀以為祖神漢以午日祖禱音歷

靜女

彤管

詩傳旁通二

七

毛傳云女史彤管之法鄭箋云筆赤管皆以后夫人言耳歐陽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彤是色之美者

牧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爾雅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

新臺

籛條

揚雄別國方言曰宋魏之間謂之籛或謂之籛曲自關而西謂之籛或謂之籛籛音制其粗者謂之籛籛蓋竹席籛也國語晉語曰籛條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

二子乘舟

太史公

漢司馬遷字子長父談皆為漢太史官尊談為太史公

弟壽爭死相讓

左桓十六年衛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急音疾公使去聲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屈屈音屈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音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申生惡傷父志

左僖四年晉獻公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申生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音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辭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樂音洛

郟

詩傳旁通二

八

楚邱城是也今衛之汲縣東北三十里有故郟城新鄉鎮之西南或云楚邱城也有郟水出宜蘇山

柏舟

共伯共姜

孔穎達詩正義曰共伯音共伯衛侯世子名餘共諡伯字共姜共伯之妻婦人從夫諡姜姓

東萊呂氏讀詩記曰史記載釐音釐侯既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美自殺音美又音美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警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已四十餘矣

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長於武公安得謂之早死乎是共伯未嘗見弑武公未嘗篡弑也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謂史遷之說非是

剪髮夾凶

禮記內則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音使果切男角女羈否

則男左女右鄭氏注髻所遺髮也所有留夾曰角兩髻也又思忍切午達曰羈三髻也

縱橫曰旁午午達之午猶旁午之午謂一直也陳氏澣曰夾  
角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者謂之角留頂者縱橫各一相  
交通達者謂之羈

牆有茨

中菁

西漢書梁共王傳名立王谷永疏曰帝王不聽中菁之言春秋為  
親者諱去應劭曰中菁材菁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謂舍之  
交積材木也

君子偕老

未亡人

左傳楚文王夫人聞令尹子元振萬於宮側泣曰先君以是舞  
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詩傳考選

成公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  
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  
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

副

周禮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弁追都回切音

副副之言覆去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矣服  
之以從王祭祀步搖亦

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與髻矣服之以告桑也告

重也事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髮髻亦作髻服之以見王言編

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髻

他髮與已髮相合為紒是編次所以異也

辨

辨

弁衡弁也鄭氏注曰王后之衡弁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  
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瑱或之疏曰唯祭祀之副

有衡弁編次則無衡弁華谷嚴氏坦叔詩緝曰內則言女

子之弁者髻也所以卷髮者也唯副之弁謂之衡弁毛傳以弁

即衡弁一物也追師云追衡弁鄭注云王后之衡弁皆以玉為

之是鄭以衡與弁為二物也其下文云唯祭服有衡釋衡為一

物又云弁卷髮者釋弁為一物故鄭於此箋言弁而不言衡弁

也疏混毛鄭為一說又引追師注云唯祭服有衡弁彼文無弁

字疏蓋誤也今從毛義進音

六珈

毛傳曰珈弁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也鄭箋曰珈之為言加

也副既弁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有所未聞孔疏曰必

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

多少無文此副與珈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

詩傳考選

掃

掃所以掃髮以象骨為之魏葛屨佩其象掃文言搔頭俗言篋

兒掃字讀作剔他歷切

展衣

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禕音揄狄揄音與闕狄

形而不畫鞞衣鞞音展衣展亦作緣衣緣音陸農師曰鄭

氏解周官以為王后六服鞞狄玄鞞音揄狄青鞞衣黃其說是

鞞衣黃展衣白祿衣黑若所謂鞞狄玄揄狄青鞞衣黃其說是

矣所謂闕狄赤展衣白祿衣黑非也按毛詩傳言展衣以丹紱

為之則展衣赤矣赤則宣布著盡有誠信之道焉故謂之展又

或謂之禮禮記曰內則以禮衣亦通帛為旒旒音旒絳帛也與

此同義鞞衣黃展衣赤則祿衣白矣難者曰祿衣吉服純白非

婦人吉服所宜曰蓋不知祿衣之有縹神也縹音難者說為問神時

占切衣緣也縹音縹淺絳色三染謂之縹

桑中

沫衛邑

書酒誥注沫邦紂所都朝歌即沫邑羅泌路史曰今滑之白馬縣有郁水即沫之邦紂所城也郁與邶同一作匍殷武丁遷都于此

桑間濮上

禮記樂記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桑間在濮陽南東濮郡國志東郡濮陽故昆吾國桑中在其中史記樂書衛靈公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夜聞鼓琴聲命師涓聽而寫之去之晉見晉平公置酒施惠之臺即甌邪之師涓奏新聲鼓之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曠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曠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

詩傳考通二

土

鶉之奔奔

經筵不講

紹興間王庭秀磨納集中詆訾程子之學以荆舒章蔡為賢王厚齋曰自荆舒之學行為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讀國風而湯誓秦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見矣定之方中

樹八尺臬

樹立也臬法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去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影居切鄭司農曰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

測景正方面

公劉既景迺岡即司徒正日中景景者光也明也

景山名

殷武陟彼景山景為山名商之所都

楚邱

孔氏詩正義曰楚邱在濟河閒疑在今東都界衛本河北至懿公為狄所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邱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邱濟陰成武縣西南羅氏路史曰郡國志成武有楚邱亭城家記齊桓公築衛文公居僖二年所城今澶之衛南西北四里楚邱城也戎伐凡伯于楚邱執之以歸今楚邱即戎州之邑漕在今之滑楚邱在今之澶不出衛之邦內非拱州之楚邱拱州楚邱乃張守節史記正義所謂楚邱故城在宋州者然今楚邱縣有景山京山殆後人附會也

駮

周禮庾人六尺以上為馬七尺以上為駮八尺以上為龍凡馬之用宗廟用龍田事用駮田事田獵之事也謂之龍者馬高八尺以上擬於龍

詩傳考通二

三

記

禮記曲禮數馬畜以言其富者不敢斥言也

春秋傳

魯僖公之二年齊桓公城楚邱而封衛

蝮蝮

周禮十輝

春官眠祿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眠與視同祿一曰祿陰陽氣二曰象如赤三曰鑄計規切旁氣四曰監臨於日五曰閏日月六曰誓誓互切日月七曰彌彌白虹狀八曰敘雲於日九曰齊齊也如音洪又音絳十曰想彌天八曰敘雲於日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切必秋其事弊斷也

載馳

岸善崩

漢書溝洫志孝武時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澆重泉以東萬

餘頃故惡地穿渠自徵音懲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井渠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龍骨渠

因魏莊子

左襄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孔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無終山戎國名子爵而名嘉父莊子晉大夫魏絳

見春秋傳

閔二年許穆夫人賦載馳

叔孫豹

襄十九年穆叔即叔孫豹見叔向晉平叔賦載馳之四章文十三年鄭子家賦載馳皆取控于大邦意

詩傳旁通一

三

詩傳旁通卷二

詩傳旁通卷三

國風

衛

衛

衛者衛護曰曹曰衛以其在畿域之內而分曹遮衛左馮翊右扶風之義也感音三國以淇為分界也衛本古觀國夏后啟之庶

淇邶云亦流于淇此以淇為分界也衛本古觀國夏后啟之庶子太康之弟兄弟五人俱封于衛是為五觀夏衰滅焉又有一

衛國郡國志云東郡衛國公姚姓舜之後也有河牧城見於桑欽水經乃今之鎮州靈壽縣西北云觀去聲

淇與

武公入相

嚴坦叔象曰疏言淇與之詩或幽或平未可知也歐陽補圖屬之平王今定為幽王衛武享國五十有五前為宣後為平何以

知淇與之中為幽也蓋淇與美武公之入相其入者相幽也武公既入作賓之初筵入為卿士之時幽王時也武公之相于幽

至平而進為公孔氏謂幽王之時武公已為卿士是也

淇園之竹

史記河渠書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合羣臣從官自將

軍以下皆負薪實填決河是時東郡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棧棧者樹之水中稍下竹及土木音其勉切

淇園

范處義詩補傳曰荀卿云陋者俄且憫釋之者引說文曰晉魏之閒謂猛謂憫所以憫為威嚴之貌恂栗之恂音去聲戰懼意

見莊子

鏡刀庶切錯也錯者磨物之器也

錫湯之去聲

重較

孔穎達正義曰周禮輿人注云較音兩輪音上出式者則較謂車之兩旁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范處義詩

補傳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五寸較既出于式上故謂之重較

張弛

禮記雜記記孔子之言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氏注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

鑿戒

國語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于國於是乎作鑿戒以自儆章昭注云鑿詩篇名鑿之曰抑即今大雅抑詩也

考槃

盆缶節歌

莊子妻死箕踞鼓盆惠子曰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趙王為秦王鼓瑟秦王為趙王擊缶說李斯傳擊瓦叩瓠彈箏搏髀歌呼

鳴說楊惲傳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鳴說瓠甫有切與缶同秦人好擊缶以節歌為樂其俗如此

碩人

邢

邢姬姓侯爵周公之後春秋圖以為有姓無爵非也僖公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後為衛所滅邢治龍岡夷儀城內西南隅

小城也秦為信都王莽為襄國隋為邢州今為順德路臣瓚曰夷儀城在襄國西百里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此謂之邢邱

譚

譚之字亦作譚嬴姓子爵魯莊公十年齊桓公滅之今齊之歷城唐武德中為譚州東南十里有故城杜預云濟南之東平陸

西南有古譚城字又作譚與鄰異

郊城 郊子爵甌姓秦為郊郡漢東海郊縣唐入下邳沂沭二水間周十餘里有郊子廟其地在齊莒之間宋淮陽軍治有古

玉藻

路寢公羊傳曰路寢者何正寢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小寢禮記玉藻注小寢燕寢也釋服服

河水北流入海

河海皆見周頌

坻

頤邱

爾雅釋邱一成為頤邱謂一頤而成也成者重也頤邱以邱名縣在朝歌紂都之東漢地理志頤邱縣在東郡羅長源路史曰頤邱古觀國地夏同姓熙寧省入清豐縣

詩傳卷三

三

體

體兆卦之體金縢書云曰體王其罔害周禮占人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以此坻詩觀之罔不拘其說

童容

童容婦人車飾孔穎達曰以帷幃車之兩旁如裳以為容飾巾車注謂之裳幃或曰幃容

思終思復

左襄二十五年衛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下孟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竹竿

泉源

泉水即衛州共城之百泉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

粲然皆笑

殺梁傳軍人粲然皆笑粲明也笑而露其齒白也選詩粲然啟玉齒

艾蘭

彘

彘決拾之決也夏官繕人作抉決者包右拇指以鈎弦拾則韞左臂以防絆弦以其遂弦故亦名遂

朱極三

儀禮大射儀曰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箭大射正執方皆以從於物小射正坐奠筈於陽南遂拂以巾取決與贊設決朱極三鄭康成曰韞之言沓所以驅沓手指孔穎達曰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釋音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凡皮生曰革熟曰韋此朱極三即俗謂之皮包指釋音亮切河廣

詩傳卷三

四

衛宋

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

伯兮

女為悅己容

史記豫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知伯知我必為報讐而死則吾魂魄不愧矣

王

唐啖助春秋傳曰幽厲雖衰雅未有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及化變風移陵遲久矣

胡文定公春秋傳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

孔子曰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圻詩作後于衛頃國地狹於千里故次之於衛也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韻

宗周

鄭氏詩譜曰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成王在豐欲完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今河南是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李氏迂仲曰成王營東都王城則遷九鼎成周則居頑民馬謹按宗周之地即西都也自周平王東遷于洛之後豐鎬岐雍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皆為秦人有而謂之秦矣

戲 戲地名亦水名在驪山之北今新豐有戲亭幽王死焉郡縣圖志昭應東北三十里有古戲亭武王克商命呂佗伐戲戲在紂都畿內章即入關至戲亦此地戲音許宜切左傳襄公九年之戲乃鄭地 黍離

彼

詩傳考補三

五

毛傳彼彼宗廟宮室黍離稷之苗箕子過故殷墟麥秀之歌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與黍稷之詩意同漸音杉 君子陽陽

房敖

房毛傳國君有房中之樂鄭箋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朱子語錄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於房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 敖舞位鄭箋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 揚之水

申

伯爵初為侯平王母申姜國楚靈王遷之今信陽之方城內也方城山名漢平氏縣魏義陽軍劉宋立司州宋安郡梁曰北司州改鄧州周為申州隋為義州唐為申州宋曰義陽改信陽軍國朝為信陽州淮水所出

甫即呂也

孔穎達書正義記傳引呂刑多為甫刑詩大雅崧高為宣王時詩云生甫及申王風揚之水為平王時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也宣王以後改呂為甫而鄭語史伯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存乃幽王時言仍得稱呂者因申呂之文呂即甫也

呂侯爵伯夷之封也舜紀云伯夷次禹能禮于神爰封之呂杜預云在南陽宛縣西宛於後周併入南陽南陽本隸鄧而今之鄧乃隸南陽博物志曲海城有東呂鄉東呂里太公望所出也寰宇記密之莒縣東百六十里漢曲海城太公出于東呂呂也霍邑亦曰呂唐武德中為呂州十七年廢乃魏邑也晉獻公十九年會虞師伐號滅下陽號公醜奔衛晉侯命取父呂甥邑于號此河東之呂也圖經以新蔡為古呂國後來之呂近于申在周亦曰甫字亦作鄩

詩傳考補三

六

許

姜姓國大岳之胤也齊許申呂皆四岳之後春秋許男地即今許州

葦澤之蒲

左宣十二年晉廚武子曰葦澤之蒲可勝既乎廚武子晉大夫魏錡葦澤晉之澤名其地多蒲柳可為箭蒲柳一名楊柳 不共戴天 曲禮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大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故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 中谷有葦

益母草

葦一名益母一名芄蔚爾雅葦葦音追疏釋曰葦一名葦郭璞注曰今芄蔚也芃音充蔚音尉葦似葦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全似杜天麻而不生橫枝天麻則方莖紫華子黑色細長三稜



一名蔚鼻劉歆云崔吳穢一名益母故昔者曾子見益母而悲也桂似紫蘇而高大音稔

脯脩 如脯之謂脩乾肉脯也

葛藟

不有寡君

有謂有心服事不有謂無心服事左傳昭公三年晉韓宣子使叔向對宋子皮辭曰君若辱我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敬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溥

夷上洒下曰溥孫炎云平上溥下也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溥洒取猥切音確峻貌

詩傳卷三

七

采葛

扶

兩雅釋草曰蕭扶李巡云扶一名蕭陸璣以為扶詩或以為牛尾蒔陸農師曰蕭可以祭故其字從蕭亦秋風之過蕭意氣蕭然故蕭亦名扶而其字從蕭也蕭可以緯顏延年靖節徵士誄云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陸璣字元恪吳人陸佃字農師山陰人

鄭

鄭之名三桓公采地於威林蓋未為國其地在華陰鄭縣今鄭縣西北三里有古鄭城武公徙河南併號鄆十邑居之故莊公云吾先君新邑於此是為新鄭在今鄭州舊傳云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漢中是為南鄭今興元府路

緇衣

好賢如緇衣 孔叢子

禮記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利不試而民咸服鄭氏注曰緇衣巷伯皆詩篇名曰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言此衣於既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為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

孔叢子曰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至朱傳

叔于田

共叔段

左隱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公子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入于鄆公伐請鄆太叔出奔

共叔音復

大叔于田

火焚而射

詩傳卷三

八

火火田也爾雅火田為狩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周禮仲春蒐田用火弊火田者焚除萊草而田獵也弊者止也皆殺而火止故曰火弊

上駟

史記齊田忌與諸公子馳射不勝孫臏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忌一不勝而再勝乃得千金見齊世家

舍拔覆簫

拔矢末也所謂括也字亦作筈箭本受弦處也孔氏曰以鏃為首故括為末舍拔放箭也音跋簫與簫字同簫弓之梢末所謂弭也蓋弓弭頭也曲禮左手執簫疏者云弓頭梢刺差斜似簫故名曰簫又謂之萌萌切銳利也禮云圭刻上謂削之令上銳也

棚冰

左昭十三年魯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射音亦司鐸官之名冰與棚同箭筒也可以取水飲又昭二十七年晉范獻子曰豈其伐人而說服甲執冰以游箭筒今謂之筋箭亦作籙

清人

高克

左傳鄭人爲之賦清人清邑在滎陽中牟西

鄭棄其師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傳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反其眾則是棄其師也

羔裘

君用純物

君之衣用純色之物臣下之者下一等也如今之番披襖之類人君純用銀鼠人臣必雜以貂鼠不敢用一色也

君用純物

君之衣用純色之物臣下之者下一等也如今之番披襖之類人君純用銀鼠人臣必雜以貂鼠不敢用一色也

君之衣用純色之物臣下之者下一等也如今之番披襖之類人君純用銀鼠人臣必雜以貂鼠不敢用一色也

九

遵大路

攬子祛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臣少曾遠游從容鄭衛溱洧之閒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行庚嗜翠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李善文選注曰稱此詩者此本鄭詩故稱之以感動

女曰雞鳴

明星

兩雅釋星明星謂之明星郭景純注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晨明昏見西方爲太白晨與夜同太白一名長庚餘見大東

弓繳加鳧鴈

史記楚世家曰楚人有好以弱弓繳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之召而問之對曰小人之好射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

史記楚世家曰楚人有好以弱弓繳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之召而問之對曰小人之好射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

史記楚世家曰楚人有好以弱弓繳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之召而問之對曰小人之好射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

史記楚世家曰楚人有好以弱弓繳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之召而問之對曰小人之好射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

史記楚世家曰楚人有好以弱弓繳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之召而問之對曰小人之好射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

史記楚世家曰楚人有好以弱弓繳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之召而問之對曰小人之好射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

史記楚世家曰楚人有好以弱弓繳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之召而問之對曰小人之好射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

以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好音耗繳音灼頃音傾麒音其小鴈也鷺音龍小鳥名直猶但也歸鴈謂北歸之鴈

宜麥之屬

禮記內則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菘稌稻也稌音杜稌音庚黍稷粟也稌音述稷稷粟也稷音祭梁似粟而大五穀之長也菘音菘苗米也菘音孤

珩璜琕瑀

毛傳雜佩者珩璜琕瑀珩之類珩音衡璜音黃亦音橫琕音居瑀音禹瑀石次玉製爲大珠

鑷燧箴管

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鑷金燧右佩玦捍管遼大鑷木燧婦事舅姑左佩紛帨刀礪小鑷金燧右佩玦管線續鄭氏注曰紛帨拭物之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

及礪也小鑷解小結也鑷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日捍猶拾也言可以捍絃也管筆驅也遼刀鞞也木燧鑽火也燧管箴在管中也帨音稅礪音厲鑷許規切燧音遂玦音決捍音汗遼音逝箴與針同續音曠驅音苦侯切驅音也鞞音畢

漆洧

漆水一名澗水一名澗水出滎陽滎城西北鷄絡塢下東南入於洧川出滎陽密縣西馬嶺山密今隸河南其水東南有漆水入焉又過新鄭有黃水入焉又東南至長平入潁水長平今爲陳州西華縣西漢地理志亦云洧川出潁州陽城山東南至長平入潁今汴梁之洧川縣地近鄭州

裝禪

記玉藻曰禪爲絢帛爲褶注曰絢有衣裳而無裏褶袂也有表

裏而無著裝與絢同禪音丹稻音牒袂音夾著音貯著者袍中之絮所謂泉者

東門之埠  
陂阪 除地町町 粟

爾雅釋地陂者阪陂音坡與坡同郭景純曰坡陀不平

除地町町者町吐鼎切埠除也去草也封土為壇除地為埠

町町言有町畦

門之旁有粟毛傳行上粟也鄭箋行道也左傳趙武魏絳斬

行粟杜預云表道樹也

揚之水

廷與誰同

左定十年宋公子地出奔陳宋景公弗止公子辰為之請勿聽

辰曰是我廷吾兄也按春秋廷字之義正與此揚之水詩人實

廷女試之廷同廷音欺誰也音求況切又古況切

齊

齊地今之青州晏子曰爽鳩氏始居之季荊因之伯陵又因之

薄姑氏又因之然後太公因之爽鳩在太昊時季荊夏季伯陵

薄姑商之末

齊有二其一北齊逢伯陵之後伯陵先封逢後改封齊故稱逢

伯陵伯益書曰炎帝生器器生伯陵周語曰周禮之分我之皇

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伯陵太姜之祖逢公伯

陵之後為商侯伯封于齊地是伯陵前封于齊而太公繼其後

也太公之齊侯爵居爽鳩氏之故墟太公都營邱今青州之臨

淄然營邱故城乃在濰州之昌樂故萊侯與太公爭營邱後胡

公徙薄姑齊地記云邱高九丈下周三百步邱臨淄水故曰臨

淄

雞鳴

無庶

嚴坦叔曰無庶猶言庶無古人辭急倒用也坦叔曰齊亦二南之變也

還

狶

地理志狶嶺嶺皆山名在齊地音乃高切

著

親迎 西階

禮記哀公問冕而親迎去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

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

已重乎孔子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

謂已重乎昏義曰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醮冠昏祭

名酌酒而無酬酢曰醮

西階儀禮昏禮篇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

階

東方未明

聖懼

漢吳王濞傳曰西王瞿然駭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禮記檀弓

曾子聞之瞿然皆驚顧之貌

南山

雄孤

陸農師曰雄孤說者以為牡孤非也宜讀如孤不二雄之雄雄

孤君象也孤一羣不二雄

盧令

于思

左宣二年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矐其腹棄甲

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為植者植謂將主也睥音還之上聲

敝笱

禚

禚邱 祈 數

春秋莊公二年會祿音灼齊地祝邱魯地七年春會防魯地冬會穀齊地

汶水

汶水出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壽張縣入濟萊蕪今隸兗州一云出奉符縣原山西北

濟水從榮陽縣北東過敖山北東合榮濱榮濱今流已絕東萊水入之東過陽武縣北又東過封邱縣東過酸棗縣之烏巢澤北又東過乘氏縣南分爲荷水東北過鉅野濮水入之東北過壽張汶水從東北來入之北過須城源山之東左合馬頰水北過臨邑東北過盧城北東北入之濼音洛亦音鹿其水出齊州歷城縣西北入于濟謂之濼口又東北過華不注山華水入之東北過蒲臺縣東過鄒平時水入之時水一名彰一名如水一名瀆水一名乾時又東北過樂安

詩傳旁通三

三

故城南東北過利縣西利縣在濟城北又東北過甲下邑河分一枝入焉釋名云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濟水多伏流地中南豐曾子固知濟南作二堂一曰歷山之堂一曰濼源之堂以館使客曾公齊二堂記曰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眾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有乘棟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過于齊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

侯會於濼杜預釋一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趵北角切玉篇云足擊聲

清河泗水舊云出汴縣故城東南桃虛西北下縣今兗州泗水縣是或云泗水出鄆州梁山泊許慎說文云泗水受濟水桑欽水經云濟水至濟陰乘氏縣分爲二一水東北流爲北濟一水南流爲南濟鄭夾滌曰今此水與濟已不通泗源出泗水縣西南流有洙水入之洙水出魯城北下合泗水所謂洙泗也西南至方與縣荷水入之其水出乘氏班固亦謂之泗水方與今單州魚臺縣有泗水至高平湖陸入泗水又南至彭城名曰汴水有睢水入之睢水自浚儀縣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入泗浚儀改爲祥符縣西南至下邳有沂水入之沂水舊云出蓋縣艾山今其地在泗水奉符開南流又南過臨沂至下邳入泗又南至楚州山陽縣入淮此水今人謂之清河

詩傳旁通三

四

大射鵠賓射正音

大射者將祭而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又有燕射因燕賓客卽與之射於寢此三射者射之禮也正鵠皆鳥名齊魯之間呼題肩鳥爲正小而捷點射之難中故取名焉

左莊十一年乘邱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箭名長萬宋大夫長上聲

趙子

唐趙匡字伯循天水人仕至殿中侍御史淮南節度判官明春秋經學授關中啖助叔佐助授吳郡陸淳伯冲淳作春秋集傳纂例行於世

詩傳旁通卷三

詩傳旁通卷四

國風

魏

魏

姬姓國郡國志陝州魏城今陝治平陸有古魏城晉獻公滅之以賜畢萬或云魏在安邑與芮國相近芮城北五里魏城萬所封也

解

唐叔後今河中臨晉東南故解城在桑泉之南虞鄉東三十里後魏分爲二南解虞鄉北解臨晉以蚩尤體解而名爲解有解池今產鹽

葛屨

廟見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注曰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沒則成昏三月乃見于廟來婦者來爲婦也廟見祭福卽是一事見音現福乃禮切父廟也

詩傳旁通四

汾沮洳

汾水 晉水 涇水

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汾陽今太原治陽曲也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入焉南與文水合西南過高梁遂西行過臨汾又西過絳縣西四十里鹿祁宮北西過王澤有滄水從東來入焉西至汾陰縣北西入于河汾陰河中府榮河縣也

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瓮山晉陽宋改平晉熙寧中省曰晉水過縣之南東入於汾 滄水出絳州翼城滄高山又西南過絳與絳水合又西過虜

祁宮南西入於汾

絳水出絳縣西南入滄

公行公族

左宣二年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卽位乃官也卿之適音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官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音晉於是其有公族餘子公行公行卽公路左氏趙盾以括爲公族又云盾爲耗車之族耗音毛服戔云耗車戎車之倅也杜預云公行之官也盾自以爲庶子遜公族而爲公行也公族掌公之宗族以適子爲之

視見垣一方人

史記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勃海郡鄆人也長桑君以懷中藥與扁鵲曰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眡脈爲名耳今河間路莫州有

詩傳旁通四

扁鵲廟則徐廣謂勃海鄆人者非作鄆者是鄆音莫長桑君長上聲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者垣一方人垣牆也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也藏臟同癥音徵脈脉同

園有桃

徒歌曰謠

爾雅釋樂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孔穎達曰經傳諸言歌者皆謂以絃和之故行葦詩毛傳云歌者比於琴瑟也和比皆去聲

伐檀

猶爲人猗

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也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於宜切歎辭也

徐稱之流

東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菽  
儉義讓所居服其德

唐

唐堯都

唐國即中山今定之新樂與唐縣俱是有堯山唐水望都故城  
望都里東北有廣唐城東有堯故城張晏云堯為唐侯國於此  
地後都平陽安邑亦皆曰唐或曰唐本堯都

堯都有四一中山唐國一河東平陽一河東龍縣順帝改永  
安一太原晉陽唐故墟晉水所出

晉

唐本堯封在夏虛晉陽世本云叔虞居鄂鄂為大夏即夏虛也  
後曰晉以水名今并州之陽曲故平晉西南十六里有叔虞祠  
墓嚴坦叔曰成王封叔虞於堯都晉陽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  
以晉水所出改為晉侯晉陽晉水所出唐以堯得名晉以水

得名其地一也

詩傳考通四

陶高辛封之今廣濟軍治古定陶城有陶邱鄆州平陰有陶

山

蟋蟀

役車

周禮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此車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  
亦用此車

山有樞

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

禮記曲禮君子無故不徹琴瑟

揚之水

晉昭侯封叔成師於曲沃千畝

左桓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

桓叔於曲沃

千畝杜預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界休今作介休

曲沃

叔虞三世孫成侯居之以封桓叔故其地有先君之廟獻公城  
之以居申生曰新城漢曰曲沃今隸絳州嚴坦叔曰即河東聞  
喜縣

絳

叔虞八世孫穆侯僖侯之孫也自曲沃徙絳而居之魯莊二十  
六年土薦城絳二漢為縣今隸絳州有絳山絳水有故絳城在  
翼城東南曲沃南相近景公遷新田又曰絳乃以翼為故絳

翼

叔虞十世孫昭侯自絳徙翼昭侯子孝侯居之因曰翼侯孝侯  
名平今翼城東十五里有翼故城蓋其地去絳為近

田氏於齊

詩傳考通四

四

春秋哀公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閏月葬齊景公六  
年秋陽生入於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陽生杵臼左傳齊燕姬生  
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如之子荼雙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景公卒陳倍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遂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  
冬十月立之陳倍子田乞也陳公子完奔齊故齊有陳氏後又  
改陳為田氏陽生以五年冬十月奔魯故倍子召之國人知之  
而不言者見陳氏得眾心也

曲沃武公魯惠公二十四年晉文侯之三十五年也其年文

侯卒子昭侯立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克

桓叔曲沃人立昭侯之子平是為孝侯孝侯八年曲

沃代立是為曲沃莊伯魯惠公四十五年晉孝

侯之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孝侯之弟郊為

鄂侯鄂侯二年曲沃莊伯之十一年魯隱公之元年也隱公

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周天子桓王命虢公立鄂侯之子

光于翼是為哀侯隱公六年晉逆晉侯于隨納諸鄂謂之鄂侯隱公七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魯桓公三年曲沃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桓公七年曲沃武公殺小子侯桓公八年曲沃滅翼周桓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魯莊公十六年晉侯緡之二十七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始更號曰晉武公

綢繆

女三為衆

劉向列女傳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恭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衆正田不取羣公行下众王御不參一族夫衆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密蓋畿內諸侯也

許傳考通四

五

無衣

七命六命

侯伯七命車旗衣服以七為節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蓋視子男也

秦

雍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朱文公詩傳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邯為雍王所都之廢邱也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縣漢京兆扶風馮掖為三輔京兆長安永興安西國朝改奉元漢扶風虜為始平今仍鳳翔

駟職

辰牡

天官獸人掌習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注

曰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温散則涼以救時之苦獸物者凡獸皆可獻也鹿不及狐狸之類百獸之物

逐禽左

地官保氏注五御鳴和鑾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衛逐禽左逐禽左者命御者左其車以射獸之左蓋自左照而射之達于右膺為上殺以為乾豆乾居宗廟應者膺後膺二音前肉膺者肩前也上殺者中其心則死疾肉鮮潔也

驅逆之車

夏官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既陳陣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注曰驅者驅出禽獸使趨田也逆者逆要令不得走也禮記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綬諸侯殺則下小綬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也

綬音葵如佳切以羗牛尾為之綴於檀上凡旌旗之上皆注

詩傳考通四

六

旄羽於竿首種音幢帳柱也

乘車鸞在衡

商頌烈祖八鸞鸞鄭氏箋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鑣悲矯切馬脚也孔氏疏云鄭於秦風駟鐵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於禮記經解注云鸞在衡車軛曰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詩烈祖之鸞在鑣者以鸞之所在經無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為在鑣示不敢質也

小戎

駟之有新

左定九年齊人王猛謂東郭書曰吾從子如駟之新新車中馬也言己從書如駟馬之隨新也

兩鞞將絕

左哀二年晉趙盾子與鄭人戰訖論功郵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鞞皆絕王良即乘載也材橫

木也以喻細小乃馮馬而載細小之橫木使簡子觀之兩鞞皆絕以明己能止使不絕之功

鏤膺

范處義詩補傳曰鞞以虎皮為之而以金鏤飾其膺膺也謂弓室之膺也爾雅金謂之鏤此章不言馬皆言弓鞞坦叔曰補傳之義為長

終南

君衣狐白裘鋪衣以褐之

記玉藻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鋪為衣覆之使可褐也祖而有衣曰褐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綉衣裳錦綉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褐衣象裘色也褐音錫祖音但褻音薛

黃鳥

事見春秋傳

詩傳卷四

七

左文六年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蘇文忠公鳳翔八觀詩秦穆公墓曰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恥堂高斯得詩傳膚說中取此詩

始皇之葬

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上會稽會稽音切並並音切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崩於沙邱九月葬驪山令匠作機弩矢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非有子者皆令從死從去聲死者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事畢於是盡閉工匠無復出者

晨風

辰辰歌

百里奚妻琴歌三篇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

辰辰今日富貴忘我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為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溪墳以瓦覆以柴春黃藜楹伏雞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為百里奚虞人為秦大夫其妻奇之如此辰之染切屢音移門關也

酢

酢醋同召南標有梅言梅實似杏而酢此言棧實酢可食凡言醋者猶言酸也

無衣

補

補古顯切禮記玉藻云纁為補纁為袍孔穎達曰純著新縣名為補雜用舊絮名為袍著音貯

釋衣二章之澤

詩傳卷四

八

招賈誼過秦論招八州朝同列招音翹舉也以雍之一州舉八州也朝音湖朝同列與孟子朝秦楚語意同言致同列之來朝也

渭陽

令狐之役

左文六年八月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宣子曰立公子雍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呂音切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備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敗秦師于令狐令音切至于刳首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侵晉取羈馬十二月秦軍掩晉上軍宣子出戰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交綏者兩軍皆退也退軍為之綏 令狐晉魏顆之食邑今猗氏縣西十五里有令狐故城



始也  
權輿

爾雅訓曰權輿始也羅長源曰帝顓頊高陽氏馮名罔傑大澤制十等之帶以通有無曰權衡陳少南曰作量自權始以準量由此而生造車自輿始以蓋軫由此而起故曰權輿

楚元王

吳 有屏 杵曰雅春

漢書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孫卿門人浮邱伯漢六年立交為楚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曰元王詩立二十三年薨子郢客嗣四年薨子戊嗣穆生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坐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曰雅春於市  
吳吳王濞景帝時七國反者

詩傳考地四

九

胥靡胥相也靡隨也聯繫使相隨也

杵曰雅春杵曰為木杵而手春即今步曰雅春雅者正也正面相對而手春也

陳

陳胡公

虞舜三妃娥皇女英癸比娥皇一作娥育女英一作女嬃娥皇無子女英生義均及季釐二子季釐封於緡義均封於商是為商均今商於山有女英墓蓋從其子來商也禹封其子于虞曰虞思次妃癸比生二女曰宵明日燭光處於大澤或以為湘之神庶子七人皆釐降于齊民胡公世不淫至虞闕父為周陶正武王妃其子滿以大姬錫之媯姓與肅慎氏之寶復封之於陳以備三恪齊民齊等之民猶言平民也

三恪

左襄二十五年鄭子產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甫田夾滌鄭氏漁仲曰周武王克商而封夏之後於杞商之後於宋皆公爵封舜之後于陳侯爵以備三恪恪者恭也義取王之所恭禮也三山梅溪林氏唐翁曰其禮轉隆示敬而已故謂之恪

媯本作馮因水得名炎帝柱所都之蒲阪今之河東有馮水逕首山下復有一水曰泗馮南泗北注于河有舜帝廟潘城饒泗皆有媯名泗水有媯亭長沙有媯水皆有舜祠柱炎帝

名

衡門

阿塾堂宇

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韓詩曰屋雷為宇陸元朗曰屋四垂為宇阿隈也曲也夾門堂為塾故云阿塾宇簷下也

株林

詩傳考地四

夏徵舒

春秋宣公十年夏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左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輶諸栗門 平國陳靈公名楚子楚莊王少西夏氏祖輶胡慣切音患車裂之而死

日輶

檜

檜亦作郇國在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其四曰檜人檜又與會同宋衷世本作會人即檜之祖釋文曰王子雍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濟洛河頰之間為檜子為鄭武公所滅

素冠

縞冠素紕

記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曰紕緣也音脾讀如埤益

之坤緣去聲既祥之冠已祥祭而服之也祥祭大祥喪畢之祭

喪事縱縱  
記植弓喪事欲其縱縱爾注云縱音總趨事貌

子騫子夏

毛傳之言與禮記異同

植弓子夏既除喪而見也音現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

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生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

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生制禮不敢不至

焉子與音同義同不

曹

曹叔振鐸所封之國地夾魯衛之間濟陰定陶皆其地音堯遊

成陽死而葬焉舜漁雷澤民俗始化遺風重厚多君子

蟬游

掘閱

詩傳旁通四

慈溪黃氏日鈔曰說謂掘地而出升騰游翔王雪山云管子曰

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雪山王氏在晦巷

前去小序以說詩其書名曰毛詩摠聞夾際鄭氏亦去序言詩

候人

緼帶赤帶帶

記玉藻曰一命緼鞞兩衛再命赤鞞幽衛三命赤鞞慈衡緼音

溫幽音酉注云此玄冕爵弁服之鞞尊祭服異其名耳鞞之為

言亦蔽也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鞞也鞞音昧衡佩玉之衡也幽

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慈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

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帶鞞也與鞞同其色赤先儒云祭服謂之鞞冕服謂之帶天

子山龍以下有等鄭康成曰帶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

帶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

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晉文入曹

左傳二十八年二月晉侯圍曹三月入曹數之以不用倍負焉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數上聲倍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及曹曹

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倍負焉之妻曰吾觀晉

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

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盪蚤自貳焉乃

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薄音箔近也

鳴鳩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樂記和順英華

書云四人駢弁

願命四人駢弁駢青驪色

下泉

京師

詩傳旁通四

公羊傳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

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大雅公劉

京師之野

詩傳旁通卷四



故屈居於風也

為周公而作者附

劉氏曰幽實周公詩爾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知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幽而為周公而作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幽也

七月

夏正之歲夏正 商正 周正

南軒張氏敬夫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

夏正之歲斗柄指寅之月為歲首也夏正建寅謂之人統人生於寅

黃實夫曰或謂周公周臣言夏正不順余謂后稷居邠至公

劉居幽正夏之時也當夏時而言夏正其說明矣

商正建丑斗柄指丑之月為歲首謂之地統地闢於丑此詩所謂二之日而傳謂二陽之月也

詩傳考通五

周正建子斗柄指子之月為歲首謂之天統天開於子此詩所謂一之日而傳謂一陽之月也子丑寅之異建雖有夏商

周之分然以尚書三正之說觀之古蓋已有之矣說見下文

瞽矇世莫繫

周禮春官瞽矇古蒙 掌播鼗 柷 充 敵 誦 墳 簫 管 絃 歌 風 誦

詩世莫戈 繫 戶 計 鼓 琴 瑟 掌 九 德 六 詩 之 歌 以 役 太 師 鄭 康 成

注曰諷誦詩謂闇暗 讀 之 不 依 詠 也 鄭 司 農 云 無 目 眇 直 忍 謂

之瞽有目眇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

眇目童子也童瞳通

世莫繫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也瞽矇誦世系勅

戒人君焉

隋釜

隋音安圓而長也字亦作橢爾雅注橢狹長也釜邱容切音苜斧穿也謂斧空受柄之處

曲薄

月令季春具曲植籩筐植音值鄭康成曰曲薄也植槎也薄用菹葦為之以為簞用菹音完菹昭曰北方謂薄為曲史記周勃世家勃以織曲薄為生司馬貞云以織蠶薄為生業許慎注淮南子云曲葦薄也郭璞注方言云植懸曲杜也

蕞

毛氏傳曰蕞草也鄭氏箋曰夏小正四月王萑莠蕞其是乎孔氏疏曰夏小正者大戴禮之篇名蕞之為草書傳無文言蕞其是乎為疑之辭也曹氏曰蕞遠志也劉向說蕞味苦謂之苦蕞本草遠志一名蕞苑一名澆蕞澆蕞一作蕞繞一名細草一名小草七月采根陰乾嚴坦叔曰蕞毛傳不指為何草鄭箋疑為王萑陸璣亦無明說惟曹氏以為遠志證據甚明

同

二之日其同鄭康成曰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所謂

詩傳考通五

竭作以狩也

三正

夏書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蔡仲默曰三正子丑寅之正也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朱子答潘時舉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月者故三正皆兼用之

用民歲三日

周禮地官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禮記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鄭氏注云治宮室城郭道途

重移

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移孔氏詩正義曰後熟者先種之

先熟者後種之故天官內宰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  
先熟謂之穆相傳為然無正文也閩宮稱穆傳云先種曰種後  
種曰穆是重穆種稱四者皆生熟早晚之異稱非數名也

正歲

天官注曰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故也

斬冰

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凌去聲正歲季

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所謂火星中而寒暑退也

凌冰室也三其凌者三之以為消釋之度也

獻羔

祭司寒也祭寒而開冰鄭氏禮注

藏冰發冰

左氏昭公四年春正月大雨雹而于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  
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月二而

詩傳第五

五

藏冰西陸朝觀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洄五寒于

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

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

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

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三月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

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與人納之隸人藏之

夫冰以風灶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編則冬無愆陽

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霜霜雹痼疾不降

民無天札大校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

而震電之為苗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苗災

尊兩壺房戶間

儀禮鄉飲酒篇曰乃席賓主人介眾賓之席皆不屬焉

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

東肆加二勺于兩壺設西辭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

均東西當東樂句水在洗東句僅在洗西句南肆

逆射迎寒王氏

周禮籥章注吹籥章以為詩籥春官宗伯之屬掌土鼓籥社

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面而可以擊也鄭司農云籥

幽國之地竹幽詩亦如之言以幽地之竹為籥也鄭玄云籥

幽人吹籥之聲幽詩幽風七月也逆暑以畫求諸陽迎寒以夜

求諸陰鄭康成吹籥謂幽人之聲與司農異鄭司農鄭眾也鄭

玄字康成

王氏集傳所引王氏曰荃荃荆公王介甫及子雱元澤父子之

說也

鷓鴣

管蔡武庚

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孺子周公乃告二公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

詩傳第五

六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

史記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乃攝行政當國管叔

蔡叔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

管叔放蔡叔左傳云蔡蔡叔上蔡字音撒蔡者放也

東山

郭忠恕佩觿集曰軍陳為陣始於王羲之羅泌路史陳國名記

曰古字只作陣隸繆為陳車列阜傍所以為陣轉為平聲古無

從東之陳後世傳家繆車為東世不之知反以陳為正陣為俗

今難頓革郭羅二說不同郭說近是

枚如箸

秋官銜枚氏軍旅田役令銜枚注曰銜枚止言語謹也枚狀

如箸橫銜之為之繕結於項中箸直慮切繕音畫戶卦切又胡

麥切繩也

穴處先知 五際 詩緯 七緯

漢翼奉奏元帝封事曰臣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

五際鄭康成六藝論引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爲革命一際也辰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合此五際此見漢書翼奉傳孟康曰詩內傳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始終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五際所以推得失考天心言王道之安危

詩緯凡書有經有緯詩之緯書有三曰汎歷樞曰推度災曰含神霧詩緯之外并纂他說 鄭康成注三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者經說皆

詩傳考通五

七

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篇 易緯 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 書緯 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 詩緯 推度災汎歷樞含神霧 禮緯 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 樂緯 動聲儀稽嘉叶圖徵 孝經緯 援神契鈞命決 春秋緯 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樞感情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孽佑助期據誠圖潛譚巴語題辭 論語緯 摘輔象 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王伯厚曰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爲內學附焚其書今惟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之文義純一而其言不果行按緯書如漢夏賀良所作者多隋雖焚其書然後世亦有存者

敦

有敦瓜苦之敦集傳與敦彼獨宿同音都迴切古注有敦音徒丹切毛傳敦猶專專也專音徒端切今朱子不解有敦之義想以爲與敦彼獨宿之敦同其音義云

施衿結帨

儀禮士昏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母命施衿結帨曰勉之勉之夙夜毋違宮事爾雅曰婦人之褱謂之緇緇綆也孫炎曰褱帨巾也陸德明曰衿佩帶也衿其鳩切帨音稅褱許韋切綆音綆

破斧

象

象舜之異母弟也封之之事見孟子

九罭

爾雅釋器曰纆罭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郭景純曰今之百囊

詩傳考通五

八

罭是亦謂之罭今江東呼爲纆孫炎曰魚之所入有九囊也或曰纆罭小魚網也纆子弄切又子公切罭落槌切

袞衣裳九章

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畫於衣以象陽藻粉米黼黻四章繡於裳以象陰尚書益稷篇注曰舜十二章周九章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故衣裳九章登龍於山登火于宗彝華蟲雉也宗彝虎也雉也三音龍取其變山取其鎮雉取其文火取其明虎取其其孝藻取其潔粉米白米取其養黼取其斷黻取其辨 虎鼻露向上雨則自挂於木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郭景純江賦云迅雉臨虛以騁巧是也周禮注雉馬屬叩鼻而長尾禹音牛具切叩音昂 羅端良曰古者有雉非特以其智而已蓋皆有所表焉夫八卦六子之中日月星辰

所以象指者也雲雷風雨難以象指者也故畫龍以表雲畫雉以表雷畫虎以表風畫蛇以表雨凡此皆形著於此而義表於彼非爲是物也端良名願流存齊飲人著爾雅翼三十二卷

龍首卷然  
三公一命卷王制文也天子卷冕卷古本切卷衮同音鄭氏曰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

狠跋

安土樂天

記哀公問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神龍醢而食之

左昭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魏舒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智非

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養欲而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授裔龍以服事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醜川醜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夏后章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龍見之見音現豢音患養也颺音澗好着飲食並去聲醢音宗更音庚代也醢音海

幽國七篇

文中子

王通字仲淹隋人講道河汾門人諡爲文中子

田祖田峻

周禮籥章注所天所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幽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隘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言其男女之正也鄭司農云田峻古之先教田者爾雅云峻田夫也宋衷注世本云胙作服牛徐堅初學記云胙能駕牛胙音古才切黃帝之臣也山海經云稷後曰叔均始作牛耕羅長源曰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生台台稷生叔均叔均爲田祖帝俊卽帝嚳也

祭蜡息老物

籥章注故書蜡爲蠶杜子春云蠶當爲蜡故書者杜子春云周禮所引也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鄭康成曰立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建亥舉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正乃祀而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去農以

休息之是也幽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也

八蜡

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嘏也貓虎也坊也水庸也昆蟲也鳴林御陽神農紀每歲陽月盡百種牽萬民蜡戲于國中以其歲之成

先嗇司嗇神農祭司嗇山林川澤神祇在位而主先嗇路史曰先嗇司嗇所謂田畝神苗稼神者說者以神農爲先嗇后稷爲司嗇蓋後世說也豈有神農始蜡而自祭其身哉皇氏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有天下者始爲蜡祭其先祖造田者故籥章注以神農爲田祖造田者謂之田祖先爲嗇事謂之先嗇其農業謂之神農禮書以先農爲卽先嗇陸佃以先嗇爲田祖司嗇爲田峻據樂章樂田祖樂田峻也

鄭氏三分七月詩

慈溪黃氏日鈔曰鄭氏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幽風以以介

眉壽以上為幽雅以萬壽無疆以上為幽頌周禮籥章逆暑迎  
寒獻幽詩祈年于田祖獻幽雅祭蜡則獻幽頌故鄭氏之分如  
此獻與吹同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為三籥章所謂幽詩以鼓  
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笙師獻竿壎簫籥篪篥管春廣  
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眠瞭播鼓擊頌籥笙磬  
凡四器以頌磬之聲合籥也頌與容同古容字作頌字凡為樂  
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劑量凡和樂  
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氣和聲  
有不同耳至晦菴則有三說一說幽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  
頌一說楚茨諸詩是幽之雅噫嘻諸詩是幽之頌王介甫謂幽  
自有雅頌今皆亡矣震按楚茨諸詩序以為刺幽王之詩噫噫  
諸詩序以為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為幽若如介甫謂幽詩  
別自有雅頌則幽乃先公方自奮於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所  
謂天子之雅頌耶惟前一說謂吹幽詩之聲可雅可頌者為得

詩傳卷五

二

之而其詳則雪山之考詳矣

慈溪黃震東發晦菴門人之門人有讀書日鈔東發云世有詩  
傳折衷一書後取小序為說乃後人偽作晦菴名非真晦菴書  
也并識于此

國風補

周南卷耳爾雅注引此作盱爾雅釋詁篇恙寫惺盱繇慘恤罹  
憂也郭璞注云詩曰悠悠我惺云何盱矣繇役亦為憂愁也  
衛淇奧首章爾雅釋訓篇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  
瑟兮僂兮恂慄也赫兮烜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道  
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郭璞注恂慄恆戰悚  
芄蘭朱極三士喪禮曰續極二注云極猶放絃也以沓指放弦  
令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者用續為之而二明不用  
也大射禮曰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為之彊沓食將無名三指也  
詩傳旁通卷五



詩傳旁通卷六

小雅

鹿鳴之什

受釐

釐與禋同福也漢文帝受釐宣室殿漢儀注曰祭天地二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受釐者受所祭之福也

鹿鳴

於旅也語

禮記鄉射義古者於旅也語鄭氏注曰禮成樂備乃可言語私惠不歸德

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鄭氏注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藜藿瀆邪僻之物是謂不歸於德

燕禮鄉飲酒禮儀禮燕禮篇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鄉飲酒禮篇曰樂正先洗立於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遂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不拜不興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

詩傳旁通

燕禮鄉飲酒禮

儀禮燕禮篇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鄉飲酒禮篇曰樂正先洗立於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遂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不拜不興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

宵雅肆三宵小也禮記樂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肆三官其始也鄭氏注曰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三篇而肄習之此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喻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宵雅肆三

宵小也禮記樂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肆三官其始也鄭氏注曰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三篇而肄習之此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喻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居官受任之美誘喻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四牡

靡盬

鹽亦鹽也出於池者為鹽凡鹽之出於海與井者皆須煎煮而成亦經久難壞出於河東之解池者不須煎水注鹽池自結成鹽不經久而易壞故訓不堅固者為鹽也古者蚩尤之封域有鹽池之利今河東路解州之池是也池方百二十里鹵色正赤俗呼解池為蚩尤血池中有一甘泉得之則鹵乃成泉北一水曰巫咸河其水入池則鹵不復結

傳曰

凡詩之傳注毛氏謂之傳鄭氏則謂之箋此云傳曰者雜引康成之箋而總謂之傳耳不以家事辭王事見公羊哀公三年傳

夫不

夫不亦作鳩鴉上方扶切下方浮切音並同

杞枸櫞

杞有杞柳之杞有枸櫞之杞枸音苟枸音計鄭風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朱傳曰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羸而白色理微赤

詩傳旁通

小雅四牡此篇集于苞杞朱傳曰杞枸櫞爾雅釋木之文也邢昺爾雅疏曰杞一名枸櫞郭璞云今枸杞也陸璣云一名苦杞

一名地骨春生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本草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根為地骨莖幹三五尺作叢按朱子集傳將仲子樹杞滿露杞棘皆杞柳也此篇苞杞杖杜采杞四月杞棣南山有臺之有杞皆枸櫞也南山傳云杞樹如檇

檇檇散不材之木惟供為薪爾雅於檇曰山檇郭璞注曰檇似檇色小白生山中因名山檇亦類漆樹故俗語曰檇檇漆相似如一陸璣草木疏曰山檇與下田檇略無異葉似差狹耳檇亦作檇之類而柞械柞檇四者皆檇之通名惟檇惡木也山與下田未知何別秦風終南有條有梅條山楸也陸璣亦云今山楸亦如下田楸耳

序言勞使臣春秋傳亦云

左襄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

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與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諷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與國語相表裏穆叔魯叔孫豹武子晉知營獻子晉韓厥外傳章使臣

國語謂之春秋外傳魯語曰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旣使臣臣敢不拜旣夫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

之和章作昭曰為每懷咨才為諷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旣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皇皇者華

調忍

調忍之忍去聲音認

陰爾雅釋畜陰白雜毛曰駟郭注陰淺墨色今之泥騶

儀禮亦見鹿鳴言燕禮鄉飲酒禮皆見鹿鳴篇

常棣

常棣

常棣棣也唐棣移也郭璞爾雅注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陸璣曰許慎云白棣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陸農師曰常棣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采

被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朱子曰爾華盛貌可以見常棣之華盛移音移爾雅注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陸璣草木疏曰與李也與音郁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花或白或赤六月成熟大如李可食崔豹古今注曰一名移梅又曰移柳又曰蒲移羅端良爾雅翼曰移皮焚為灰置酒中令味正經時不敗而枳椇木為屋柱則屋中酒味皆薄物之相反有如此者常棣唐棣二木不同無可疑者而或有誤音常為棠音者故并纂之

富辰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昔周公甲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如是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富辰周大夫富畿內邑名辰之采邑召穆公名虎周厲王時卿士三山梅溪林氏唐翁曰常棣詩乃周公閱管蔡失道而作今富辰以為召穆公所作者蓋

詩傳卷六

樂章久廢召穆公始作周公樂歌也

伐木

邪許

淮南子道應訓曰惠子為魏惠王為如國法程翦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治國有禮不在文辨與譎邪許附見譎羽俱切呂氏春秋審應覽曰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程翦程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許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程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與譎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高誘注曰與譎或作邪譎前人倡後人和舉重勸力之歌聲也

縮酌用茅

禮記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氏注曰謂泝醴齊以明酌也

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沛之以縮茅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醴酒皆新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酌酒斟也酒已涉則斟之以實尊彝沛音子禮切齊音劑滓壯士切共音恭

諸父諸舅

毛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及其宗族之仁者

乾餼餼食也食之乾者

天保

爾指君

歐陽文忠公詩本義曰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爲言耳

除吳伯豐問何福不除朱子曰如除戎器之除易萃卦大象君子以除戎器程子傳除謂簡治也朱子本義除者修而聚之新安胡廷芳曰按此錄雖不同集傳而義爲勝

昭受上帝 書益稷文蔡氏傳曰以是昭受于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宗廟之祭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公羊春秋桓八年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禮記王制篇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鄭氏注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禴以禘爲殷祭詩小雅祈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祭宗廟之名也禴與禘同並音藥薄也說者曰夏物未成其祭尚薄也尚薄者以薄爲尚也或曰新某可灼也嘗謂嘗新穀烝謂進品物烝之爲言進也說祠者曰物品少而文詞多之謂祠

公叔祖類

史記索隱曰世本云太公組紺諸蓋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蓋字叔類號曰太公也羅氏路史

曰祖類即公叔組紺世表云叔類而古今人表曰公祖是爲祖矣亦曰公叔祖類組紺也鄭玄云先公祖紺以上詩小戎圖乃云高圍侯亞圍侯又以公叔祖類諸蓋爲三人繆矣

后稷至公叔祖類

金氏通鑑前編曰按世本自不窋鞠公劉至季歷已十七世史記拘於十五王文始平之之數遂謂后稷之子爲不窋曾孫爲公劉前既缺代又自公劉已後缺四世不書皇甫氏不得其說遂以四世爲字而組紺又自有四名獨索隱覺其非而不明辨

路史已明辨而不斷十五王之說今按公劉之世云周道之興自此而始京師之名亦始此國語十五王之說自公劉數至文

王爾然又安知非祖功宗德之云周世世修德者賢聖之君十五作而至文王乎 羅氏路史發揮曰禹爲夏契之後爲商而

稷之後爲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下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時稽之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

次僅是然其敘乘后稷十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闕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疏脫甚矣夫餘堯舜至周文王千一百有餘載而其世止十五豈人情也哉嘗竊考之信書不窋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蓋當商家十葉之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不窋而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窋始失官守婁敬亦言

周自后稷封郃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情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衰尤不當出乎履

癸之前然而說者每謂太康之世曷不諦之如是耶何奴傳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顏師古以爲稷之曾孫而鄭

康成謂與太康並世矣傳云太王實父去公劉三百餘歲則其去文王纔四百年蓋當仲丁外壬之時云爰復詳之夏氏之

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生台台生叔均叔均爲田祖夫帝俊者帝嚳之名而台即郃也后稷封郃故其後有台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有叔均既有台祖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爲稷子

明矣第恨其間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雖然單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則世本史記所為信者夫亦知夫所謂興者有非文王而不正為公劉也耶即稽世本不窋而下至於季歷猶一十有七世矣一十五世而遠得而盡之哉甚矣系牒之難理也羅長源周世系攷之說如此今分紀於周南后稷十三世孫古公重甫及商之不窋及此合而觀之可也

尸傳神意

儀禮少牢饋食禮之篇祝酌授尸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所謂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辭也嘏福也主人主祭之人也古者祭祀必有尸尸主也筮擇一人使坐以象神謂之尸若始死之難奠及祭殤擇奠則無尸

禮記大傳所謂武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太王

初曰古公王季初曰公季文王亦止曰西伯耳

史記秦皇帝更名民曰黔首黔黑也謂其黑頭無知也禮記祭義曰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按古無黔首之稱而云為黔首則此漢儒竄入之說無疑非禮記舊文黔音紺其廉切

敵愾

敵愾防秋 勝 愾口慨切音慨怒也即齊武子所謂敵王所愾者防秋秋高馬肥軍卒戍邊謂之防秋

魚

魚獸名陸璣疏曰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韃步又者也其皮雖乾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雖在數千

里外可以知海外之潮自然相感也

豈不日戒古注本日作曰首越言也又人栗切

郊牧

國外百里為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郊在牧內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 邑國都也

旗旄

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旄雜白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旛析羽為旛

注旄

注旄於旗干之首謂注旄牛之尾於旗干之首也夾深鄭氏漁仲曰爾雅犛牛郭璞云即旄牛犛牛犛及尾皆有長毛此牛角向

前毛白如雪其長毛今人用為拂子出荆楚間犛音犛

朱雀玄武

曲禮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緒其怒注者曰以此四獸為軍陣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

喪禮泣涕

老子偃武篇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孫子九地篇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劔之勇也魏武帝曹操注孫子曰皆持必死之計也

諸謂專諸劔謂曹劔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黃勉齊謂行陣八字法

洪水懷山襄陵襄謂駕出其上

杖社

匪載 駟君子

匪載匪來之載訓裝音宜作在昨代切

餘合言方籍錄者卦兆之占辭音甫

駟君子小人不同日見禮記玉藻篇

南咳

笙詩

公是劉原父 曰南咳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

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本無也夾滌鄭漁仲 曰古者歌

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

南咳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夾滌又

曰古者絲竹與歌相和故有譜無辭所以六詩在三百篇中但

存名耳漢儒不知謂為六亡詩非也

南咳為笙詩白華為次什之首朱子次序並依儀禮見燕禮鄉

飲酒禮篇

詩傳考異

白華之什

華黍

魯鼓薛鼓

禮記投壺篇末有魯鼓薛鼓方圓之節嚴陵方性夫曰魯薛之

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是以記者兩存之

魚麗

樂畢皆開

禮記鄉飲酒義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

之閒歌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

樂而不流也 東匯澤陳澍曰閒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

與堂下更代而作閒音溯古覓切

南有嘉魚

丙穴

左太沖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李善文選注丙

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陸

農師埤雅曰嘉魚鯉質鱗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穴口

向丙故曰丙也舊言尾象篆文丙字故曰丙穴蓋爾雅魚枕謂

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則魚尾皆象丙豈特嘉魚而已

鱗首慈損切今人謂之赤眼鱗石湖范至能桂海虞衡志曰嘉

魚狀如小鱗魚多脂味極腴美出梧州火山春末尤多彼人為

鮮以餉遠蜀道丙穴出嘉魚火山之名疑與同意一說丙穴出

達州明通縣井峽中穴凡十產嘉魚春社前魚出秋社歸穴達

州即通川也集傳云鯉質鱗鱗肌埤雅云鯉質鱗鱗陸似近是

赤眼鱗者鱗似鯉而鱗細眼赤云

筐櫟

筐字亦作簠食角切音泥櫟汕櫟也鄭康成曰櫟今之撩器也

櫟音嘲撩音聊又音料

南山有臺

詩傳考異

臺

臺一名夫須夫音扶陸璣云夫須莎草也可以為簞笠禹泊水

稱畚築賦蓑蘧程土石夏時已有之春秋外傳齊語曰首戴茅

蒲身衣襍袂韋昭注襍袂蓑音百

萊

北山有萊傳草也孔穎達以萊為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為

萊如十月之交田卒汙萊周禮萊五十畝皆非草名然詩人對

南山有臺言之臺為夫須草萊亦當是草名故劉芳義疏云萊

萊也陸璣疏萊草名其葉可食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蒸山

海經泰山有草名曰藜可以為菹藜之莖葉皆似王芻 王芻

爾雅釋草萊王芻郭氏云萊葶也今呼鴟脚莎王芻即終朝采

絲之綠古人用以染黃本草謂之蓋草俗中呼淡竹葉者是也

檇檇材可為弓弩幹於力切音憶

蓼

晉詛公子

晉獻公卒國亂左傳宣公二年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

秦鍼懼選

左傳昭公元年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春秋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此將待嗣君晉封鍼於裴中曰裴君 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鍼音鉗數上聲

條革

毛傳曰條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孔疏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氏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條皮爲之故云條革

和鸞

在軾曰和軾車中面前橫木可憑者在轡曰鸞鸞馬勒傍鐵馬口兩傍者也周禮注曰和鸞皆以金爲鈴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 明之鸞者象鸞鳥之音鑿鑿然 湛露

設燭 宗室路寢

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執大燭於門外 宗室路寢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何休注曰公之正居也路者大也寢者居也

朝正

左氏文公四年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取之其敢千大禮以自取戾茲音盧亦作盧黑也

過三爵 德將

記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何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何二爵而言言斯句禮已三爵而油油句以退句酒如肅敬也言言和也油油說敬也 左傳宣公二年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晉侯靈公其右車右也

德將書酒語文王誥教小子德將無醉

不繼以淫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詩傳旁通卷六

三

詩傳旁通卷六

詩傳旁通卷七

小雅

形弓之什

形弓

大飲賓曰饗

晉郤至謂楚子反曰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問平聲謂諸侯當王事間缺之時也饗禮有四諸侯來朝則饗之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則饗之及饗宿衛耆老孤子也饗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立而不坐依尊卑以為之獻數畢而止孔穎達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為己私分

莊子天地篇不徇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里一府死生同狀

詩傳旁通

兵賜弄臣

漢哀帝賜侍中董賢武庫禁兵執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今便辟弄臣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毋音巫姓也使音駢辟音僻

賜鐵券

楚漢春秋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自漢以下功臣賜鐵券至唐而跋扈之臣賜鐵券以堅其心唐以鐵券賜河中節度使李懷光懷光怒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亦賜鐵券耶是使懷光反也已

而果叛

易屯九五屯其膏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程子傳曰膏澤不下及是其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解體成公八年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解體謂有離叛心

印刑不予

史記韓信曰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刑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鄴生曰項王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刑而不能授刑音五官切謂刑斷無復廉鐸也

形弓旅弓

書文侯之命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盧旅通黑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宥賜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敵王所愾見文公四年孔穎達曰此詩獨言形弓者以二文皆先形後旅舉重可包輕故直言形弓

詩傳旁通

九伐之法

周禮夏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售之馮音懲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行音下注曰管瘦也謂四面削其地也伐有鐘鼓曰伐壇謂置之空壇之地別立其次賢者削謂削其地侵謂師加其境而已正謂執而正其罪殘謂殺之也杜謂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滅誅滅去之也

拜表輒行

東晉穆帝永和二年十一月都督荆梁等州軍事桓溫帥師伐漢拜表即行三年三月漢主李勢降溫素有不臣之志及克蜀之後遂專制朝廷李氏據成都國號漢即行即輒行言上表即出師不俟朝廷可否也

善善者茂

五貝為朋

前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元龜距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其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小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小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距至也冉龜甲緣去也度入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兩貝為朋孔穎達詩疏漢書以大貝壯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鄭氏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朋為一朋也

建未之月

六月 先儒以此以下為變小雅

詩傳考通七

三

漢斗南曰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為夏正可知是建未之月也

戎車

鄭康成箋戎車革輅之等其等有五周禮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鄭康成注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萃猶屏也萃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廣古曠切光之去聲陳與陣同萃薄經切又薄田切屏井領切輕遣政切

韎韐

韎赤色韐熟皮左傳云衣韎韐之附注韎韐戎服附注亦戎服蓋以赤色熟皮為戎服也韎音暮拜切附音敷

司馬法

司馬法仁本篇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毛馬物馬

周禮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鄭氏注毛馬齊其色也物馬齊其力也頒授當乘之

吉行師行

荀子大略篇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漢文帝元年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焦穫

宋敏求長安志櫟陽縣焦穫澤在北亦名瓠口爾雅十藪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詩獫狁匪茹整居焦穫謂此也史記鄭國鑿涇水自仲山西邸瓠口為渠水經注曰涇水南流經瓠口鄭白二渠出馬鄭國水工姓名邸與抵同櫟音

詩傳考通七

四

葉秦櫟陽唐萬年今為咸寧

千里之鎬

孔穎達正義曰劉向上疏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顏師古曰非豐鎬之鎬

直壯律臧

春秋傳晉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臧善也不以律善亦凶

太原

實沈封於大夏是為參今太原陽曲舊晉陽也參為大夏沈與沉同按韻音審

附厭威敵

史記晏嬰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厭武能威敵

采芑



庚

路車有庚之庚許力切音與之入聲與召公名庚之音異召公  
庚音釋

芑

芑有二此詩之芑傳言某也大雅文王有聲豐水有芑之芑傳  
言草也此詩之芑陸璣草木疏曰芑某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  
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  
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朱子曰即今苦蕒菜後魏賈思勰齊民  
要術曰芹蘆切其江東人呼為芑芹蘆收根種之常足水忌潘  
泔及鹹水澆之則死性繁茂而甜肥白蘆尤宜糞歲歲可收潘  
泔米水也故云潘泔潘音潘字  
新田苗歌

新田苗歌

孔穎達詩疏曰田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釋地文苗  
者火也畝和柔之意也孫炎曰苗始戾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

詩傳卷七

五

柔田也畝和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反草為苗

婁領

春官巾車注婁領之鈎婁隴主切音纒繫也

樊蒲官切音盤大帶馬飾也

瑟珩

記玉藻三命赤芾瑟珩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

治兵振旅

左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振

整也收也數所矩切計也

鏡音吸似鈎鈎音灌似小鐘皆鈺也地官鼓人以金鈗和鼓

以金鈗節鼓以金鏡止鼓以金鐸通鼓注曰鈗音淳鈗于也

圓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鈗也形如小鐘

軍行鳴之以為鼓節鈗如鈗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擊鼓

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鼓人無鈗之文而鈗鈗鈗皆鈗之

屬故并紀之

車攻

傳

毛傳齊豪齊力齊足皆爾雅釋畜之文

宣王時未有鄭

周宣王母弟桓公友封於鄭其地在京兆鄭縣桓公之子武公

滑突隨平王東遷遂居河南之新鄭其地在滎陽宛陵西南宣

王時未有河南之鄭也圃田澤後為鄭之原圃

敖

敖山名左傳晉師救鄭在敖鄭之閒鄭邱交切音敵杜預云敖

鄭二山在滎陽縣西北

鳥

毛傳鳥達屨鄭箋金鳥黃朱色孔疏屨人注鳥有三等赤鳥為

上冕服之鳥也下有白鳥黑鳥此金鳥即赤鳥也故箋云金鳥

詩傳卷七

六

黃朱色加金為飾赤鳥則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赤鳥是屨之

最上達者也此鳥也而謂之屨屨鳥通名耳

時見般見

春官注曰時見者言無常期也般猶眾也

決拾

毛傳決鈎弦也拾遂也決利也鄭箋決謂手指相次比也孔疏

傳以決為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鈎

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然後射得和利故

毛云決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決為利也夏官繕人注挾天

子用象骨拾鞬扞也以其遂弦故亦名遂決古注九經本作決

周禮繕人作挾即芑蘭之鞬大射之朱極三也

掌

柴與掌同子智切積也凡薪禽之積皆曰柴故許慎說文作

掌謂積禽也

夜軍中驚

西漢景帝三年吳楚反周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既會  
兵榮陽東北走奏昌邑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  
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  
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弓高侯韓積當  
也積與類同挑徒了切

面傷踐毛不成禽

孔穎達正義曰凡射獸皆逐後從左箱而射之面傷謂當面射  
之踐音翦踐毛謂在旁而逆射之二者皆嫌誅降之義不成禽  
不獻惡其害幼小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則不取以示教  
法耳大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  
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乾豆賓客充君之庖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

詩傳考通七

充君之庖乾居寒切鄭氏注曰三田者夏不田獵也惟春秋冬  
三時田獵耳 公羊傳諸侯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  
君之庖何休注 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臆射之達於右髀中  
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中薦於宗廟臆音縹音沼切小腹兩  
邊肉一云脅後髀前肉也髀音隅又音偶肩前也一云肩前兩  
乳骨也射音石中音眾 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臆射之達於  
右脾遠心死難故以為賓客遠于萬切 三者第三之殺也自  
左臆射之達于右臆中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充備  
也髀音俾又音陛股外也髀音沓水腫也膝音歎苦簞切腰左  
右虛肉處也臆與胃同泡與胞同音交切益按何休解公羊第  
二殺與毛傳異毛公云射右耳本者次之鄭康成云射當為達  
謂達右耳本者次之也

每禽取三十

穀梁昭公八年傳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

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  
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范甯注曰取三十以供乾豆  
賓客君庖射宮澤宮也

澤宮

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  
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鄭康成  
曰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之士也孔穎達曰澤  
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東匯澤陳雲住小  
曰澤宮名其所在未詳疏云於寬開之處近水澤而為之射宮  
即學宮也

東有甫草駕言行狩章附見毛傳及孔穎達正義

毛傳曰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裼纏旃以為門  
裘纏質以為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  
右然後焚而射馬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

詩傳考通七

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  
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又魚廢切音刈楸倪結切又魚列切  
與梁闕同門中之闕也門下所限者謂之闕門中取正者謂之  
闕抗舉也綏如錐切音裝擊音詣切音計握乙角切頃苦穎切  
孔氏疏曰大艾殺野草以為防限設防立門以織毛裼布纏通  
帛旃之竿以為門兩傍門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裼以裘纏  
樞質為門中闕闕車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也門之廣狹兩軌  
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  
也馳走入門不得徐也軸頭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所以罰  
不一也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各在一方屬左者之左門屬  
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教戰畢士卒出門乃驅禽於防焚  
草而射之舉綏為表因獻禽於下也戰場有頃數戰者不出界  
樞知林切音砧軌音范車頭也綏解見秦駟鐵五射有過軍表  
軍表即裼纏旃也

吉日

剛日

吉日戊剛日也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甲丙戊庚壬剛乙丁己辛癸柔外事治兵內事冠昏祭祀

馬祖

周禮夏官校人校音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鄭氏注曰馬祖天駟也考經說云房為龍馬房星名也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孔穎達詩疏曰謂之伯者伯長也常祭在春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長上聲 周禮疏賈公彥作

差擇齊其足

爾雅釋畜曰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色注云尚純戎事齊力注云尚強田獵齊足注云尚疾郭景純注爾雅又引毛公詩傳之文

九

漆沮之從

漆沮二水禹貢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之漆沮孔安國云在涇水東一名洛水此與絲詩古公之自土沮漆異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是也或云沮一名洛

鹽韋鄭坊同皆州名鄭音平洛水亦經延安境又西自韋州流至鄭州同州入河同華至河中府河濱在焉

羣友

列女傳獸三為羣古語獸二為友身二為朋

五齊

周禮天官酒正掌酒之政令辨五齊之名一曰汎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齊鄭康成讀去聲音刺杜子春讀平聲音柔 鄭氏注 汎者成而滓汎汎然如今宜城醪矣汎芳劍切滓壯士切緹之上聲 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恬與甜同 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

郁白矣鄭曰卽今白醴酒也盎烏浪切翁鳴動切鄭當作醴並在何切 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緹音體 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沈沉同

三酒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周禮注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也立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醇酒也昔酒今之

首久白酒所謂舊醖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醖首亦鄭司農鄭眾也立鄭康成名

鴻鴈 勞者歌其事 韓詩外傳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

庭燎 司烜 周禮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烜音毀共音恭鄭

氏注故書墳為蕢鄭司農云蕢葛麻燭也立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眾為明

物百枚束之禮記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借天子也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天子用百孔氏曰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辨色 禮記玉藻朝辨色始入謂味爽既明之後目視五色可辨之時也

河水 朝宗 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

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朝直遙切音潮朝也之朝張遙切

音昭

所父之什上

所父

圻父薄違

書酒誥圻父薄違圻父政官司馬也謂之父者尊之也薄違圻

父迫逐違命者也孔穎達曰古者所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詩

作所尙書作圻

司右五兵

夏官司馬之屬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

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羣右

者戎右齊右道右也齊賈切

五兵司馬法弓矢圍父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

救長

虎賁

諸傳考述一

司馬之屬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

司右注右謂勇力之士充王車右賁音奔與奔同虎賁勇猛奔

突之意

越句踐伐吳

越句踐伐吳大御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句踐

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

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

與子圖之句踐越王名徇示也

魏公子救趙

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公子將晉鄙軍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

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

人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邯鄲趙建都之地

薪水之勞

陶潛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與書曰汝旦夕

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

之潛淵明名古今言陶潛字淵明然益觀淵明記其外祖孟嘉

萬年遺事自稱淵明先親記尊者事不應自稱己字當是一名

淵明而字元亮也

不敢斥王

斥者指斥之謂明白指其人其事而言之今不敢言王之過而

責司馬故云不敢斥王也大雅文王篇傳言以戒王而不敢斥

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左傳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

夫不敢指斥言官箴王闕但云告於僕夫從者也

戰于千畝

國語周語曰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張守節史記正義曰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杜元凱左傳注

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

諫靈王

太子晉諫靈王之詞見國語周語韋昭注曰自厲王暴虐而流

宣王不務修農而料民幽王昏亂而以滅西周平王不能修政

至於微弱禍敗不止以宣王連數云厲宣幽平

白駒

留客投轄

漢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

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藿

小宛中原有菽毛公傳云藿也禮韻云藿大豆葉也菽者豆

之總名豆於百穀之數其種二十於九穀之中則居其二其角

謂之莢其葉謂之藿元魏張揖廣雅曰大豆菽也小豆荅也

荅荅思總齊民要術曰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大麥生於

杏小麥生於桃其生實又為農祥故梅桃杏實多者來歲為之

穰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蓋五果分五行所以表五穀也嚴坦叔曰糞用以作糞

大者王小者侯

史記田儉傳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祖聞之使上使赦田橫罪而召之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來與客二人乘傳去詣洛陽未至三十里尸鄉廢置遂自剄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拜二客為都尉以王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冢旁自剄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剄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到古頂切割頸而死也

畜

畜養之畜許六切畜聚之畜敕六切畜聚亦作蓄聚許六切者一音吁玉切宋時諱避不用

六行教民

詩傳卷七

主

周禮地官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鄭氏注曰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食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注六行曰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

相保相受

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鄭氏注曰保猶任也故書受為授杜子春云當讀為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去則出之

不孝等刑

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婣與姻同弟與悌同造言謂詆言惑

取者亂民謂執左道以亂政者

斯干

與突

與突之西南隅突室之東南隅突一作突一作突並鳥叫切音要又音沓詳見抑之屋漏

占六夢

周禮春官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家之說曰正者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噩音鄂噩者驚愕而夢思者思念而夢喜者喜說而夢懼者恐懼而夢聘問也贈送也舍音釋萌者菜始生舍萌猶釋菜也陸農師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之吉凶各以類至

守至正

詩傳卷七

百

禮記禮運曰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鄭氏注曰宗宗人也瞽樂人也侑四輔也

紡塼

朱子語錄曰瓦紡塼也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女乃手執一物如今銀錠樣者意其為紡塼也黃東發曰今所見紡無用塼者而與塼亦為二物恐古今風俗不同爾嘗見湖州婦人各一瓦覆漆而索麻綾於其上歲久瓦卒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指之與

孟子之母

五飯 釋 中饋

劉向列女傳孟母鄒孟軻之母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無酒漿養身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

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其婦道 列女傳不著孟母姓氏名

五飯五穀之飯

寐音覓其狄切蓋覆也

中饋家人六二伊川易傳婦人居中而主饋

彘

彘地名周夷王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彘史記周本紀曰厲王出奔于彘太子靜匿召公冢召周公周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于召公冢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周公召公世世有之

新宮

儀禮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合音閣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宋公宋元

詩傳卷七

五

公昭子叔孫婁車轄即車牽也

猛怒多力怒胡甘切 第六章

無羊

呵濕濕

爾雅釋獸曰牛曰齠郭璞注云食之既久復出嚼之也呵且之切音癡呵齠齠三字通 陸農師曰牛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大夫袒而毛牛尚耳

建旌建旒

春官司常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旒車載旒旒旒通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道車象路旒車木路也九旗皆畫成物之象

節南山

譏世卿

公羊春秋隱公三年傳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

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均平

朱子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按集傳訓均為平世

言鈞衡亦取其平也

不弔之弔如字又丁歷切

空苦貢切

昊天不備備均也救龍切音衝嚴坦叔曰考字一音容備者

賃也此詩之備音容則非

誦

家父作誦之誦歌誦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聽輿人之誦注云歌誦也家家伯采邑後為家父

正月

申包胥

史記伍子胥傳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掘楚平王墓出

詩傳卷七

六

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

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申包胥求救於秦立於秦庭

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之遣車五百乘救楚敗吳

於稷

子思衛侯 哀嬖 云旋

子思之言是孔叢子

褒姒兒後白華

云旋陸農師曰云者象雲氣回旋之形故釋云為旋

燕雀處堂

吳薛珩 謂聘蜀漢後主還對吳景帝 徐曰入其朝不聞直言經

其野民有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突決棟焚而怡然不

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平燕雀處屋兩見呂氏春秋有始覽士

容論一見通鑑 赧王五十六年孔子順言其說皆相類

詩傳旁通卷七

小雅

祈父之什下

十月之交

日食

分至說

月行速

殘虧

星回于天

天體

渾天儀

春秋左氏傳昭公七年四月朔日有食之晉平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滅者何也士文伯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譎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春秋自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日食凡三十有六孔穎達詩正義曰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食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象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

詩傳旁通八

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則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按朱子集傳取孔疏說謂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陳尚德謂月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又二日有奇始與日會陳說在朱子語錄後歐陽文忠公詩本義曰日君道也月臣道也望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朔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為之蝕十月之交於曆當蝕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書焉昔生之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蝕四者皆德之所由生也先儒又謂交而蝕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蝕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此則係乎人事所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

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

日食分至說左氏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它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朱子語錄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

詩傳旁通八

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日日行遲月行速朱子又曰曆家以算所退之度卻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于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天儀皆可參攷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曆家月行速陳普尚德曰月行遲常以二十七日千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二十七有奇而周又二日有奇始與日會文公注十月之交以為月二十九日有奇而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日會蘇未詳也李迂仲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時之豔妻即褒姒故定為幽王時書疏璣衡舞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穎達尚書正義曰

在察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  
璿衡俱是玉飾但史之說文不可云玉璿玉衡一指玉帶一  
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孔安國傳以瓊言  
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象玉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為天之文也璿衡者璿為  
轉運衡為橫簫運璿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  
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  
璿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璿以玉為衡蓋貴天象  
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  
璿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璿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  
其政有七於璿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  
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也  
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  
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有異政故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

舜既受終乃察璿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  
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五星皆以璿璿玉衡度知其盈縮  
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璿玉衡以驗齊日  
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  
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璿玉衡一事而已蔡邕  
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  
宣夜絕無師說周髀數具在其考驗天象多所遺失故史  
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  
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  
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  
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  
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  
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  
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

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在地上半在地下  
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  
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嵩高山正當天之中極南  
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  
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  
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  
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  
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  
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  
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其能達也是揚雄之意以  
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  
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  
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又一人葛洪皆論  
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

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  
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  
望之有其法也  
禮疏星回于天月令季冬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  
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孔穎達禮記正義曰去年季冬日  
次于立枹從此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立枹故云  
日窮于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于立枹自此月與日相會  
于他辰至此月窮盡還復會於立枹故云月窮于紀二十八  
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于故處  
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曰星回于天幾近也以去年季冬  
去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五十六日未得正終  
唯近于終故云數將幾終 幾音祈又音機  
漢志天體西漢書天文志曰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  
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



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于東井北近極故暑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牽牛北遠極故暑長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暑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暑景暑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進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暑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赤道二出黃道東立春分月東從赤道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

詩傳卷八

五

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沈括渾天儀夢溪沈括存中精天文學東坡亦敬為大儒渾天儀之說漢晉天文志孔穎達書疏大略已盡之蔡仲默書傳謂宋朝為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次其外者曰三辰儀最在內者曰四游儀四游者東西南北無不周徧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銅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為此蔡氏曰今太史局祕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為之四分度之一日之一陳壽翁曰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分也以對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一日四分中之一分

所謂四分日之一也壽翁名櫟新安人為蔡氏書傳纂疏

正陽之月

沈存中曰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正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王厚齋曰子由詩說與存中同集傳中蘇氏穎濱蘇子由也

春秋必書

春秋時日食隱公一桓公二莊公四僖公三文公二宣公三成公二襄公九昭公七定公三凡三十有六已見卷首此復出之

董子

董子董仲舒廣川人對漢武帝三策仕江都相宰士

公羊傳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何休注天子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咺吁阮切賵芳鳳切助喪之物車馬曰賵

詩傳卷八

五

蔡仲為卿士

左傳定公四年衛子魚曰管蔡啟商甚開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放之也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蔡蔡放之蔡一作蔡桑葛切音撒基音忌謀也聞音湖離也帥入聲膳夫

天官屬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內史

春官屬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枋與柄同兵病切

趣馬

夏官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注云簡差也差擇其馬以為六等

師氏

地官屬掌以燬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  
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  
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  
朝掌國中切仲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注  
云燬與美同告王以善道也虎門路寢門也中失之中杜子春  
云中當為得記君之得失也餘見大雅雲漢

向音餉或云向姜國河陽西北三十五里有向城鄒善長云觀  
南四十五里向城軼在濟源地名向上闕駟十三州志云軼縣  
南山西曲有故向地即周之向國皇父所作都于向者楚州承  
縣亦有向城乃甚邑之向非河內之向

昊天昊天  
首章之首浩浩昊天不駿其德次云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昊天  
詩傳考通

身天之辨說者引九經考異曰身天疾威之身天字元作昊天  
或併經與注改作身天反謂昊天者非孔氏疏云上有昊天明  
此亦為昊天 考異引孔疏

周官八職一曰正  
天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  
四曰旅五曰府六曰史七曰胥八曰徒注云別異諸官之八職  
以備王之徵召所為正譬于治官則家宰也 胥平上二音

退遂  
程子易大壯傳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  
不可也

漢侍中  
後漢書百官志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對  
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或置或否注  
曰侍中員本八人舊在尚書上今官出入禁中更在尚書下侍

中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莽何羅謀逆由是出禁外有  
事乃入畢即出莽何羅即馬何羅謀逆故改王莽秉政侍中復  
與中官共上章帝時復出外獻帝初即位置侍中給事黃門侍  
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

小身之什  
作舍道邊  
東漢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章  
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  
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  
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五事之德  
洪範二五事貌言視聽思恭從明聰睿肅又哲謀聖蔡氏書傳  
曰貌言視聽思五事之序恭從明聰睿五事之德肅又哲謀聖

五德之用也  
小宛  
齊壹  
人之齊聖齊音整齊之齊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壹專也專務酣  
飲也此嚴坦叔之說

步屈  
步屈一名蛟許慎說文以為屈伸蟲易繫云尺蠖之屈以求伸  
也爾雅尺字作蜈蚣从虫郭璞注以為蜘蛛揚雄方言以為蛟  
其狀如蠶而絕小行則促其腰使首尾相就乃能進步屈中有  
伸故名屈伸鄭康成謂之屈蟲郭景純又謂之步屈今北方亦  
呼步屈老則吐絲作覆然不可用 蠅音即蠅音促子六切蠅  
在資切

螟蛉蜾蠃  
蜾蠃亦作蝮 陸農師埤雅曰果蠃即今細腰土蠶好禁蜘蛛

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列子曰純雄其名稚蜂蓋其類也捷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為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莊子曰細腰者化今呼天峰啖子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蜂非此細腰土蠶也果蠶一名螻蛄亦作蠶並音螻蛄音翁一名蒲盧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化書曰嬰兒似孔母斯不遠也南唐宋齊邱字子高者化書書捷泥捷音犛搬運也

嚴坦叔詩緝曰近世詩人取果蠶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為螟蠶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蜘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于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穴墮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黃東發日鈔曰震戊辰考試省闈聞同官宮教天台董華翁

詩集卷六

九

云蝶蠶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雞抱子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蝶蠶之子非以螟蛉之子為子也詩緝之說得之揚子雲之說則失之耳時有永嘉戴監伺聞其說亦云嘗親見蠶蟬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蠶蟬互飛而共管之初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螟蛉之子為子也今按陸氏蒲盧之名載氏筆管之說則唐人

狂獄

有詩云窗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其蠶蟬營子之謂耶獨陽無子穀梁莊三年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

小弁

何人斯

鸛 鸛雅鳥也雅鸛通平上二音

鴝

鴝鳥之鴝音匹又音卑鴝鳥亦名鴝鷁

屬

三章經文不屬于毛之屬音燭傳文毛膚體之餘氣未屬此屬

忍

六章維其忍之之忍當訓為殘忍之忍如左氏傳所謂忍人也

德宗太子

唐邨國大長公主肅宗之女下嫁肅升其女為德宗太子妃恩禮甚厚德宗貞元三年八月或告卻主淫亂且為厭禱德宗大怒幽之禁中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婚帝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一子奈何欲廢之而

詩集卷六

十

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于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其國者帝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帝曰具曉卿意問一日帝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

巧言

忠言良藥

孔子家語六本篇孔子曰良藥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沛公入咸陽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願聽噲言

何人斯

蘇暴

蘇已姓子爵在夏曰伯懷州之武德有蘇古城在濟源西北二里樂史寰宇記云蘇念生之故邑也暴暴新公采鄭邑也一日

陳胡逝我陳堂塗謂之陳堂下至門之徑也陳風中唐有雙廟中路謂之唐唐之與陳廟庭之異耳唐亦堂下至門之徑也

字林

字林

字林

漢書王莽傳盱衡厲色孟康注曰眉上曰衡盱衡者舉眉揚目也盱許于切梁劉孝標絕交論兄一善則盱衡扼腕過一才則

揚眉抵掌晉左太冲魏都賦魏國先生有睥其容乃盱衡而

詰李善注曰詰告也本文作詰今集傳作語

詩傳考通

祇

俾我祇也祇音祁支切鄭氏音止皮切祇字又作祇無下一畫

按無下一畫者正音祁支切

三物 犬豕雞三物以詛鄭莊公詛射穎考叔者使卒出殯行出犬雞

亦以此三物意古有其法爾

巷伯 孟子以說被宮

漢書馮奉世傳班固贊馮參曰說邪交亂貞貝被書自古而然

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而作

巷伯之詩也 墨劓刑宮大辟謂之五刑宮為淫刑男子去其

勢而為閹人婦人則幽閉之

永巷 劉向列女傳周宣王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史記范曄傳曄得

見秦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

三輔黃圖曰永巷永長也宮中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

時改為掖庭置獄焉謂之掖庭詔獄

班固司馬遷贊

司馬遷薦李陵為將李陵戰敗降匈奴武帝怒處遷宮刑下獄

室遷有報任安書自陳己志漢書司馬遷傳班固贊曰嗚呼以

遷之博學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

矣結語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

能保其身難矣哉孔穎達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

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是以班固云小雅巷伯之倫焉

谷風 兩雅釋天曰風焚輪謂之積郭景純注云暴風從上而下者積

與頽同焚輪亦當時方言

詩傳考通

藜藿 藜藿 藜藿 藜藿

藜藿者藜藿之總名藜之音高也爾雅藜之醜秋為藜郭景純曰

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為藜也

藜藿鳴食野之藜傳云藜也即青藜也藜音去刃切又音牽

去聲爾雅藜藜注云今人呼青藜香而中爨啖者為藜

我爾雅釋草曰藜藜郭景純以為藜藜亦謂之藜藜藜藜

以為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

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

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

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

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

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

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

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藜

蕭亦青蒿爾雅蕭萩已見三卷王風陸璣以為萩蒿或以為

牛尾蕪

萃蕭亦名蕭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筍而輕肥

萋蒿爾雅釋草萋蒿舍人曰萋一名萋萋郭景純云萋蒿

也舍人漢時注爾雅者不載姓名有芸草者謂之芸蒿蓋香

草也江東茹為生菜呼七里香附見於諸蒿之末云

王哀父死非命

魏齊王曹芳嘉平四年吳諸葛恪修東興隄魏司馬昭與戰敗

走司馬師弟昭爵東關之敗昭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

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

斬之儀子哀痛父死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

向而坐虛于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蒼樹樹為之枯讀詩至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琴我家貧

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請生密為刈麥

哀輒棄之遂不仕而終

大東

駕謂更其肆

鄭康成曰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

之七襄肆次也更平聲

敬明長庚箕斗

鄭漁仲曰敬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東故日出則東見水

在日西故日將沒則西見箕斗謂南斗韓昌黎詩我生之辰宿

直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揚州牛斗之墟指南斗也

四月

赤棟

所革霜狄二切

輶

攢車輪之木也

詩傳旁通八

十四

詩傳旁通卷八

詩傳考通卷九

小雅  
北山之什

北山

獨賢

呂成公曰孔叢子云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

鞅掌

孔穎達曰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鄭以鞅如馬鞅之鞅掌如以手執物許慎曰馬之頸組曰鞅亦謂之纓 范處義詩補傳曰鞅掌皆所以拘物謂王事所拘也

鼓鐘

淮

淮水出唐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義陽今信陽州也東過襄信汝水自西北來入之東過安豐決水自南來入之東北有窮水

詩傳考通

從北來入之東過下蔡穎水從西北來入之東過壽春肥水從東南來入之淝河自安豐城中流出入淮今淤塞矣又東北有濠水入之東過鍾離又東過盱眙有汴水從北來入之有濇水出淮陽入淮謂之渦河渦與濇同音戈東至山陽通邗溝邗音寒亦名韓江亦名邗溟溝春秋時吳將伐齊霸中國故于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通江入淮以便糧道今楚州淮安之水即古邗溝之水率以壩堰限之其淮水自唐州信陽州來尚淺且狹其下諸水匯之乃大而深東至下邳之宿遷淮安之桃源二縣之境合大清河小清口黃河之水趨安東州入海安東宋之漣水軍也班固云淮水行三千二百四十里

以雅以南

羅源路史載塗山氏之詩曰禹初來南塗山之女作歌以候其伯姬曰候人兮猗而南言自此始也至周之君臣取風焉實為周南召南長源子萃華叔注曰南樂名胥鼓南以雅以南

若象前南箭也 廬陵羅氏一門七世有大名者三人羅謙中名無競號迦翁門人私謚為孝逸澹菴胡公銓作孝逸先生傳謙中子長卿名長弼號蘭堂吉州圖經有先賢傳長卿子長源名泌號歸愚齊曾公丰作擬國史傳長源子華叔名萃承父命作路史注謙中曾祖晟祖亮父允以好善開州里羅氏一門如此江陰邱真長名書信以煥章閣待制知贛州日作路史序

楚茨

茨

邢昺爾雅疏曰茨一曰茨藜郭璞爾雅注曰茨藜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陸農師曰狀如菱而小可以茨牆故謂之茨今兵家乃鑄鐵為之以梗敵路謂之渠答漢書晁錯傳布渠答蘇林曰渠答鐵蒺藜也 渠答見兵書尉繚子

受尸侑尸

孔穎達曰郊特牲云奉鬯角詔受尸注云受定坐也尸始入舉奠

詩傳考通

奠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角與鬯皆酒器學玉爵也角受四升 呂成公曰少牢饋食禮云尸升筮祝主人皆拜受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云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

祈廟門內

記禮器曰設祭於堂為祈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鄭氏注云設祭于堂者謂薦腥爛之時設饌在堂也祈祭之明日釋祭也廟門謂之祈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為祈也記者又引古語云于彼乎于此乎言不知神于彼饗之乎于此饗之乎

爛徐廉切又音尋

靈保

楚辭九歌思靈保兮賢媿朱子集注曰洪慶善說靈保是巫詩

中不說巫當便是尸

肝從燔從

此郊特牲之文也注曰從如禮器劑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之從音才用切

內羞庶羞

孔穎達曰儀禮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云房中之羞其邊則糗餌粉養其豆則醢食慘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缺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庶眾多也鄭玄注云羊曰臠豕曰臠皆香美之名糗去九切又音救養音某醢音移禮記內則糗餌粉醢糗又音昌紹切醢讀曰饗之然切又之善切食音嗣臠音助醢音公切音曉裁則吏切 臠羊臠豕臠豕臠黑各切音察肉美也羹與臠互文耳

左氏定公九年叔孫成子適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日子家子亟

音與

言于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 子家子子家羈從昭公在外者幾首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成子叔孫不敢季孫者季孫意如季平子子家羈莊公玄孫子家懿伯中音眾

少牢飯詞

少牢饋食禮祝酌授尸以飯于主人自皇尸命工祝至勿替引

告利成

儀禮少牢饋食禮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祝入尸讓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注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也讓起也讓所六切

尸出入奏肆夏

見周禮春官鐘師注

信南山

終南山

在京兆咸寧縣南五十里舊萬年縣接鳳翔府武功縣東古以太一山為終南左氏謂之中南

遂溝

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開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畛畛取百為夫遂溝皆通水于川

畔上種瓜

前漢食貨志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蔬植于疆場雞豚狗豕毋失其時蒞魯果切場音亦

二章冬有積雪句春而益之以小雨句

鸞刀

禮記祭義鸞刀以封取腍骨封音啖腍音律音聊腍音腸音脂也祭統鸞刀羞齊劑郊特牲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公羊傳

鸞刀

右執鸞刀何休注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

記曰

禮記郊特牲篇也鄭氏注曰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于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熟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薶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薶當為聲聲之誤也奠或為薦 鉶音刑羹器也薶香

通合如字又音閣

焗羶薶

焗與焚同備劣切燒也羶薶之羶音馨

甫田

九一之法為公田而行助法殷商之井田也

后稷為田

漢食貨志武帝末年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

晦三明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明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明廣深長終晦一晦三明而播種音上于明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隴音類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稊莠除草也芋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耐風與旱故隳隳然而盛也

秀民  
管子小匡篇曰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莫除田以待時耕而疾擾之以待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鎔以旦暮從事于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襪襪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于田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恆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州二千五百家也棗枯草也拾音鏘陽庚二韻鎔音博襪音襪適暴步木切暱尼質切近也說又見

國語齊語

陳陳相因  
前漢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而不可食

有年  
五穀皆熟為有年

句龍氏社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氏平水土故祀以為社

共工氏之窮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柱能植五穀故祀以為稷蔡邕曰周棄播植百穀以稷為百穀之長因以稷名其神

羅弊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中音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獻禽以祀祊鄭氏注曰秋田為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罔網通秋田主用網中音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為方聲之

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是也 獮音鮮四時獵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倉廩禮節 管子牧民篇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下服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

大田  
積童梁 兩雅釋草積童梁郭璞注以為莠類陸璣草木疏禾粟秀為穗而不成前疑然謂之童梁今又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積因郎有郎良二音說文作節謂之童節則土力切疑魚力切

螟 螟食苗心李巡爾雅注曰言其委冥冥難知也劉向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時則有螟蟲之孽謂螟蝻之類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謂蝻蝻之類或曰蝻螟之始生屬羸蟲之孽羅端良

六  
爾雅翼曰如此則但知螟蝻之為羸蝻蝻之為介而已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既食其葉又以絲纏集眾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螟蝻讀如橫逆之橫言其橫生又為橫災漢孔臧蓼蟲賦爰有蠹蟲厥狀似螟是螟為無足端蠕之蟲也 蝻父沸切音翁蝻余專切音鈺羸魯果切音裸螟橫去聲端尺克切音舛蠕孔克切音輒

六  
蝻公羊傳作蠶蝻之類盛故書秋書雨蝻于宋雨去聲言自上而下眾多之甚如雨之雨也 蜚蝻者負盤臭蟲也亦作蜚似蟻而輕小能飛春秋書蜚劉向以為蜚色青近青告音生之上聲災也劉歆以為負蟻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羅端良曰今負盤好以清旦集穀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蚤作撥拾置他所至且日出則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糜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今人謂之蜚盤蝻亦謂之香娘子本

六  
自下而上眾多之甚如雨之雨也 蜚蝻者負盤臭蟲也亦作蜚似蟻而輕小能飛春秋書蜚劉向以為蜚色青近青告音生之上聲災也劉歆以為負蟻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羅端良曰今負盤好以清旦集穀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蚤作撥拾置他所至且日出則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糜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今人謂之蜚盤蝻亦謂之香娘子本



草謂之蜚蠊羅端良先於晦菴數年晦菴稱羅豫章

勝

勝與蟻古今字通用食禾葉者謂之蟻是蟻即蝗也其種類不一故月令曰百勝時起許慎曰百勝動股動股者蚣蟬蝗屬時起害稼蟻之言貸言假貸無厭故曰蟻此李巡輩之言李巡孫炎解爾雅並因託惡政為說 勝蟻或賦並通敵德切音特蚣一作蚣先恭切音音

蝻

蝻字亦作蝻食禾根者李巡曰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蝻或曰蝻蝻也爾雅蝻蝻蝻蝻江切武方音曰蝻諸謂之社略蝻蝻蝻謂之蝻蝻或謂之蝻蝻蝻蝻南楚謂之杜狗或謂之蝻蝻蝻蝻食苗根為人患

賊

賊食禾節者李巡曰言其貪很故曰賊陸璣曰蝻似好妨而頭

詩傳卷九

七

姚崇遣使捕蝗

不赤賊似桃李中蝻蟲赤頭身長而細耳好妨一作子方  
唐玄宗開元三年山東大蝗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崇奏詩云秉畀炎火此除蝗之義也膜音模莫胡切膜拜長跪也  
瞻彼洛矣

茅蒐

茅蒐茹蘆也古謂之茅蒐今謂之茜草茜亦作蒨一名地血一名牛蔓染絳之草也葉似棗葉頭尖下闊莖葉俱澀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八月采根以染說文曰茅蒐染草一入為鞣詩所謂鞣鞣有爽左傳所謂鞣鞣之附注皆茅蒐所染之皮為之凡皮生者為革熟者為鞣鞣赤色茹蘆音周蒐音搜茜音見切

葦弁

周禮夏官弁師掌葦弁皮弁注云弁者古冠之名稱委貌縹布曰冠 鞣鞣朱子云只是戎服成公十六年鞣鞣附注音敷附注戎服若袴而屬于附與袴連附足之背也

洛

洛水出商州上洛縣冢嶺山桑欽水經云出謹舉山鄭漁仲云恐是上洛舊名謹舉東過熊耳山又東北過虢州盧氏縣又東過河南縣殺水從西來入焉又東過洛陽南伊水從西來入焉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班固云洛水行于七十里又有一洛水出同州蒲城縣洛水谷谷在荆山禹貢所謂荆岐既旅者其水東南流至耀州富平入渭

穀穀水出澠池縣陽穀谷入洛  
伊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過陸渾伊關至洛陽入洛

瀍瀍水出穀城縣潛亭北今穀城并為河南縣地東過

洛陽至偃師縣入洛

澗澗水出河南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瀍 伊洛澗澗河南之水春秋說題辭云洛之為言釋也言水釋釋光耀也王氏曰洛水有二其一在宗周其一在東都在宗周則周官職方氏所謂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也在東都則書康誥所謂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是也

琇玞

毛傳曰士瑒琇而瑒玞必孔切佩刀削之上飾削去聲瑒力計切音務說文曰蜃屬蜃大蛤也蚌亦一名蜃周禮蜃物蜃器地官掌蜃春秋傳之蜃炭皆謂蛤蜊之蜃非蛟蜃之蜃羅端良云瑒即牡蠣

桑扈

方伯連帥

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鄭氏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鴛鴦

左翼右翼

爾雅釋鳥曰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雖非橫渠並棲之說亦互相發

莖

莖音劉與推同采臥切輒芻也

頰弁

頰弁貌

後漢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頰者弁此之謂也

詩傳考通九

葛女蘿

葛寄生孔穎達以爲爾雅釋草無文今說見於陸璣草木疏陸璣蓋因毛傳爲說也女蘿毛傳以爲菟絲松蘿爾雅釋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又云蒙玉女唐也蒙也女蘿也菟絲也玉女也凡別五名陸璣草木疏曰菟絲蔓連生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

搏

實維何期之期音基

遇温氣而搏之搏音團徒端切搏擊也搏控也聚也

車牽

景行

慈溪黃氏震曰鈔曰景者大也行者路也大路則行之也表記之言蓋斷章取義以爲嚮往而興起唐明皇序孝經有景行先

昔之語後人緣此遂有景慕之說不以景爲大行爲路非經旨矣若溪胡氏注漁隱聚話曰黃魯直云俞青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云景行行止景明也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閒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繆

青蠅

青蠅變白黑

段成式酉陽雜俎曰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皆在翼青蠅糞敗物雖玉猶未能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汗穢能變白黑謂其點白爲黑點黑爲白也一云青蠅點玉

賓之初筵

侯

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音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鄭康成注曰謂之侯者天子中音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

詩傳考通九

白質赤質

鄉射記文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音陰耦之數也凡畫者丹質侯皆畫雲氣於其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也

下綱

梓人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纒寸焉纒于貧切又尤粉切亦古大切籠綱者也鄭康成云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植直吏切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也鄭眾云綱連侯繩也纒籠綱者舌維持侯者大射儀前期三日張大侯不繫左下綱孔穎達曰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

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

射禮三耦

儀禮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

及階揖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

耦對也射必有耦上耦次耦所次決勝負別能否也

的質

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孔穎達曰鄭眾馬融注周禮皆云十尺

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征音四寸曰質以為侯皆一丈鵠及正

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為四寸也一說射張皮

謂之侯侯中謂之鵠鵠中謂之正方正二尺正中謂之繫方六寸

繫即質也王肅改質為六寸

豐上之解

大射之禮司射命設豐于西楹西勝者之子弟洗禪酌奠于上

勝者不勝者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坐取豐

詩傳卷九

上之解與立卒解坐奠于豐下與揖先降

因射而飲

射禮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周禮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

功注云春讀為蠢蠢作也出也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

作其容體出其合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皮侯以皮所飾之侯

大射之侯也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注云五采之侯謂

以五采畫正之侯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

謂賓射也正之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

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馬梓人云張獸侯

則王以息燕注云獸侯畫獸之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亦

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當質是獸侯

之差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閒暇飲酒

而射也勞力報切使色史切

拾發

儀禮大射拾發以將乘矢拾音貽巨業切更也將行也四矢謂

崇坫康圭

記明堂位崇坫康圭鄭氏注云崇高也康讀為亢龍之亢又為

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 坫築土為之在兩楹間康舉也舉

圭於坫之上也

因祭而飲

蘇子曰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

然後改懸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

然後拾發 崔靈恩集注以一章之質之初筵左右秩秩為大

始治卒亂

莊子人間世篇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平乎亂郭象注曰治謂

尊卑有別旅酬有次亂謂湛酒淫液也旅眾也眾相酬酢也湛

詩傳卷九

音沈液溢同

司正

儀禮鄉飲酒主人降席自南方不由北側降側特也實介作相

為司正相去聲也鄉射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為司正燕禮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

采菽

路車

春官巾車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玉路錫樊纓十有

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

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玉象象三

路以玉象象飾諸末也革路鞞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木路不

鞞以革漆之而已就成也五色備而一區謂之一就樊及纓皆

以五采屬飾之錫音羊樊音盤鞞音瞞屬音計旂音雷旂旒也

衮冕

周冕有五一衮冕二鷩冕三毳冕四絺冕九冕五立冕第五卷九罭篇已載九章之義茲再出十二章說邢叔明書曰日月星辰取其照臨於下山取與雲致雨龍取變化無窮華蟲謂雉取耿介藻取文章火取炎上以助其德粉取潔白米取能養輔取斷割敬取背惡衛善

檻泉

爾雅云檻泉正出公羊傳云直出直猶正也正出者涌出也自發源處涌而直上故曰正出

行滕

幅緘也行滕者言行而緘束其足

幅嚴坦叔音偏言攷內則之偏及左傳帶裳幅舄幅偏字異

皆音逼

齊恭敬齊邀之齊音咨

縛纒維

齊傳考通九

縛者絆也纒維者繫也絆音律

菀柳

瘵病

戰國策楚春申君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因為賦曰寶

珍隋珠不知佩兮禕布與絲不知異兮閭妹子奢莫知媒兮媒

求之又甚喜之兮以警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

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此孫子即持卿

子春申君黃歇楚之國相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周尹姁

春秋尹氏世為公卿周之舊族左傳鄭石癸曰婚吉人也居稷

之元妃也周舊婚姻故稱尹姁

晉王謝

王王導族謝謝安族王有太原瑯琊二宗瑯琊為盛太尉王祥與弟覽之後王導是也

唐崔盧

山東崔盧李鄭諸族自矜地望凡為婚姻必多責財貨或捨其鄉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更以妻族相陵唐太宗惡之命史部尚書高士廉等徧責天下譜牒質以史籍考其真偽裴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為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帝更命刊定專以品秩為高下於是皇族為首外戚次之民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貞觀十二年春正月頒氏族志於天下李肇國史補山東四姓士門崔岡頭盧潭底李榮陽鄭皆為顯族

捷其言切舉也

黍苗

師從旅從

詩傳考通九

春秋左傳定公四年衛祝鮀曰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從去聲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謝

歐陽文忠公曰謝黃帝後周滅之以封申伯在南陽之宛縣荆州記棘陽東北百里有謝城桑欽水經云謝水所出棘陽在唐之湖陽西北

關柔

思公子

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白華

襄姒

夏后氏衰有二龍止夏庭夏帝卜請其糝積而藏之糝者所吐沫也夏亡積傳殷周至厲王發而觀之糝化為立蠶入王後宮童妾遺之既笄生女懼而棄之宣王時童謠曰糜弧箕服實亡

周國有夫婦賣是舉者宣王使執之夫婦逃夜聞所乘女嗷聲收而奔於襄後襄人有罪賦之以贖罪女出於襄是為襄姒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曰以襄姒為后

襄襄國姒氏與夏同姓夏有襄君古之襄國漢之襄中梁州襄城縣有襄水襄穀 歷山桑 弧弓 箕木名 服箭箭

兼音時

澠池

宋敏求長安志云長安縣有澠池水出縣西北二十里益按澠池焦穫澤之類殆因詩命名耳

痲病

無將大車祇自痲兮古注本音抵都禮切朱子讀平聲音瘡眉貧切從劉氏說也與此宜相通

絲鐵

朝駕少極

詩傳旁通卷九

五

春秋外傳魯語曰子服惠伯見晉韓宣子曰魯之密爾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

茗之華

芸

裳裳者華篇云芸黃盛也此當與同

茗

茗有旨茗有陵茗陳風防有鵲巢邛有旨茗陸璣疏旨茗茗饒也幽州人謂之魁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此小雅茗之華之茗陵茗也一名紫葳一名陵時一名凌霄蔓生附喬木上雖名紫葳花則不紫羅端良云此花亦彌絡石壁如錦繡盛暑勿仰視露滴目中傷目

詩傳旁通卷九

詩傳旁通卷十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叔父陟恪

春秋左傳昭公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

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

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圍亞圍 王周景王齊惡衛大夫

楨榦

楨榦版築之木也題謂之楨牆端之木也旁謂之榦牆兩邊所

以障土者也

某士

禮記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

豳

詩傳旁通

豳草名陸農師曰先鄭氏小毛公所謂豳香草也築而煮之芬

芳調豳因謂之豳記曰鬱合豳蕭合黍稷此明築煮在於祭前

及灌然後合而成之周官鬱人掌禋器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和鬯黍也秬鬯者秬為百穀之華鬯為百草之英故先王煮以

合鬯劉向說苑曰鬯者百草之本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

暢故天子以鬯為費芬芳調鬯亦作條暢

昇

後漢書輿服志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

大繪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弁所謂夏收股昇者也蔡邕獨斷

曰股黑而微白前小而後大夏純黑亦前小而後大皆以三十

六升漆布為之詩曰常服黼昇禮記注服黼衣而昇冠也陸德

明曰昇大也夏后氏冠曰收股曰昇周曰冕

升布八十縷為一升漢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云

古尺一尺當今五寸五分每幅三十六升可見細密升音登

成也

統承作賓

書微子之命文作賓如虞實在位

敢告僕夫

左傳襄公四年晉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

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

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

而思其應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獸臣司原敢告僕

夫

孔子論詩

漢書劉向傳向諫成帝疏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

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

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

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

詩傳旁通

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

勸勉 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

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

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

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

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

謂此也

周公所作

呂氏春秋仲夏紀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

生日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

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高誘注曰淫過也翼佐

也三淫謂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足剗孕婦之胎者故諸

侯去之而佐文王也今按文王在而公旦稱文王呂不韋之言

未可盡信

兩君相見之樂

國語魯語叔孫穆子聘於晉叔孫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左傳襄公四年叔孫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大明

太任

王季之妻文王之母摯國任姓之女尊之曰太任中女也中去

莘國

莘旣姓娶梓六字同一音妘姓之國文王妃太妘之母家今同之夏陽漢郃陽也有太妘冢城祠廟唐十道志在同之河西河西即郃陽郡國志郃陽南二十里古莘國莘亦禹之母家餘

詩傳考通十

三

太妘

納有藪氏女生伯禹

文王之妃武王之母張守節曰國語云杞鄆二國妘姓夏禹之後太妘之家

倪

倪朱傳牽遍切按字書又胡典切音峴毛傳倪磐也孔疏此倪字韓詩文作磐則倪之義同也許慎云倪譬喻也蓋如今俗語比喻物云磐作然也按此皆方言漢唐人各異耳

造舟

孔疏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水深不可施梁柱建橋連鎖其船於水面以渡謂之浮橋

牧野

衛之汲縣故商都牧野之邑

旅若林武成文

師尚父

武王即位師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稱也毛公詩傳曰師大師尚父可尚可父也

太公望

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與于周西伯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影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是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與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吾先君太公謂周先君太公組紺世本作太公組紺史記作公叔祖類涼漢書作亮

前漢書王莽傳詩云時惟鷹揚亮彼武王涼字作亮注云亮助也

詩傳考通十

四

沮漆

嚴坦叔曰沮漆名稱相亂桑欽水經云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過馮翊郡漆縣北東入于洛此沮水之源流也亦兼音對音許漢志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又關西十三州記云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此漆水之源流也沮出北地入洛漆水出扶風入渭沮自沮漆自漆孔氏引水經云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此則名稱相亂矣樂史寰宇記曰邠之新平漢漆縣也有漆水屬扶風隗囂略陽上至漆漢之漆今邠治也鄭漁仲通志略曰沮水出邠州界經華原縣北入于漆漆水出鳳翔普潤縣東或云出岐山經華原縣與沮水合南至富平縣入于渭鳳翔即漢扶風郡小雅漆沮之董烏頭苦董

董有二有友董之董有苦董之董友音急一音及爾雅曰友董

草郭景純曰卽鳥頭也鄭漁仲曰董草初種之母如芋魁而首似鳥鳥之首故名鳥頭兩岐如鳥張口者名鳥喙皆取其似鳥頭傍生者爲附子附子傍生者爲側子鳥頭不生附子者爲天雄天雄長大至三寸以上本草云春采爲鳥頭冬采爲附子廣雅云一歲爲側子二歲爲鳥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鳥頭五歲爲天雄今皆不然作廣雅但一歲下種卽有此五物以冬至種以八月采出於蜀中綿州彰明縣尤多世以鳥頭附子天雄爲三建以此三物舊皆出於建平故也謝靈運郊居賦三建異形而同出 附子爲百藥之長一名奚毒

苦董爾雅釋草曰苦董郭璞注董葵也葉似椰子如米泔食之滑禮記內則董苴粉榆按內則之言蓋取其滑此菜野生俗謂之董菜

楚焯 宗廟 焯 焯吐雷切音推儀禮士喪禮曰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

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焯置于焯在龜東焯音孔穎達曰春官華氏掌供燧契以待卜事注引士喪禮之楚焯卽契也所用灼龜者也楚荆也卜者以楚焯之木燒之於燧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也華是捶切

宗廟爲先廢庫爲次居室爲後記曲禮文 泉門應門五門三門之說胡庭芳詩纂甚明此不再述越上一朋友嘗與益言詩傳集成非胡氏書益亦無以質其真僞一日檢故書中有鄱陽李養吾謹思送胡庭芳入闈序言庭芳再入闈而詩集成而序作於延祐甲寅之前二十餘年則今日之詩傳附錄纂疏不可謂非其書也

謂之宜 爾雅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於社而後出謂之宜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將出皆宜乎社鄭氏注曰宜祭名其禮亡

毛詩之說見於孔子家語 家語好生篇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仲雍之後陝之平陸吳山有虞城虞井虞城在平陸東北六十里本帝舜之後所謂西虞也羅長源曰西虞者舜庶子之後也舜之庶子七人皆釐降爲齊民圭胡負遂廬蒲衛甄潘饒番傳鄒息有何母釐餘姚上虞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凡十八邑皆其裔也

伯爵周同姓國畿內諸侯爲王朝卿士大夫者今陝西芮城西二十里有芮故城鄆道元注桑欽水經曰河水自河北城南東迓芮城有芮君祠

開原 虞芮讓所爭田今平陸西六十里開原者所爭田也東西七里

南北十二里 圭瓚瓚 圭瓚瓚之器其形如槃以圭爲柄謂之圭瓚以瓚爲柄謂之瓚其判在內

判分也半也毛傳半圭曰瓚是瓚爲圭之半也考工記大璋中璋邊璋黃金勺青金外朱中是大中邊三者璋之等黃金爲勺青金爲外而朱其中者璋之飾也瓚之爲用酌酒祿獻其分判處分一半處皆朝向祿酒之人所謂其判在內也故以喻趨向之意

祿者將祭而未殺牲之時酌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降猶求也

六師六軍 毛傳天子六軍孔疏軍之稱師乃是常稱益按文王未嘗爲天



子六師之說非所施及攷詩意蓋追稱之詞則六師亦追言之耳 嚴坦叔曰文王為西伯奉王命以征伐則六軍與之俱進 文王未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故言六軍耳 文王九十七乃終

文王世子篇文王謂武王曰女婚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 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 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 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文王未嘗稱王武王 曷為稱父君王此記禮者之誤

鬱鬯

周禮春官鬱人掌裸器鬯人掌共秬鬯 注云裸器謂彝及 舟與瓚鄭司農眾云鬱草名十葉為質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 鑊好通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禮圖云鬱草十二花狀如紅

詩傳卷十

七

藍羅端良曰秬黑黍也古者釀以為酒以供祭祀謂之秬鬯亦 曰鬱鬯周禮有鬯人之職鬱者鬱金香草鬯人既釀 秬為酒將用則授之鬱人築鬱金之草以和之芬芳調暢 故謂之鬯築者榘也用則以瓚盛之酒既和鬱其色正黃在瓚 中流動故曰黃流宗廟之祭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追享朝享以 至社壇門榮及山川四方之祭皆有秬鬯之事然鬱之為物雖 香久則失其芬芳故用時旋和之取其新潔耳鬯孫毓云鬯是 酒名非草名劉向云鬯者百草之本陸農師云傳言鬯草生庭 皆以為草鑊音焦刁斗温器三足有柄賜秬鬯孔穎達曰孔叢 子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 圭瓚秬鬯之賜

抱朴子

晉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羅浮山鍊丹 著書自號抱朴子因以命書 文獻通考晁氏曰葛稚川博聞

深洽江左絕倫著書甚富晉書內外篇通有一百一十六篇今 世所傳者四十篇而已外篇頗言君臣理國用刑之道故子集 附之於雜家者流焉

焮焮

許氏說文曰芟草燒之曰焮放火曰燎焮許氣切音飢 南史 宋孝武帝大明初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言上山湖之禁雖有 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焮山封水保為家利宋史又云凡是 山澤先恆焮焮種竹木薪果為林焮刀居切皆焮焮之義也因 旁通

思齊

太姜

列女傳太姜有台氏女 台駘通太王娶於駘琅邪之駘國非 后稷武功之駘琅邪在今山東 百男言其多

詩傳卷十

八

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妣文王正妃也其 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 振鐸次郟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聃季最少伯邑 考前卒 左傳定公四年衛祝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 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僖公二 十四年富辰曰管蔡郟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鄭郟文之 昭也此皆桀言文王之子眾多非必真百男也

美里之囚

紂囚文王於美里時文王嘗作歌其詞曰殷道溷濁浸濁頌兮 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雪使我愆兮 幽閉牢竅由其言兮邁我四國憂勤勤兮 天台陳德翁 仁王 曰美里歌詞旨淺露疑非文王之言不敢質也 性與天台 毛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台也

皇矣

扶老

西漢書孔光傳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顏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東漢書蔡順傳注扶老藤也

据音居當云斤於切橫去愧切

太伯適吳

太亦作泰太伯古公太王之長子史記周本紀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張守節正義曰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如荆蠻者越滅吳吳地屬越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改曰荆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荆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文身斷髮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害漢趙

詩傳考通

九

睡吳越春秋古公病二人託名采藥于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為荆蠻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義而君事之自號句吳左傳哀公七年子貢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鬮之斷髮文身蓋仲雍太伯無與詁焉也石林葉少蘊曰以傳考之斷髮文身蓋仲雍太伯無與詁焉句吳吳言句者夷人發聲猶春秋之言於越也

互吳伯爵吳大也即泰伯居句吳也句吳故城在無錫梅里平墟城內有泰伯井及泰伯之墓

三吳姑蘇吳興丹陽為三吳

類

春秋傳成鯨之言禮記樂記篇引此詩皆作莫其德音猶莫通左氏傳云德正應和曰莫度莫明類長君順比文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勞無私曰類

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昭公二十八年晉成鯨對獻子魏舒之言與周公諡法相表裏

文王征伐

史記周紀紂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征伐明年伐大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者明年伐邗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者即黎也邗音余

密須須子爵商侯國世本云商有密須文王伐之魯有密須之鼓杜預左傳注云姑姓之國在安定陰密

阮元和姓纂云阮地在岐渭之間或云周中葉有阮鄉侯共恭共通虞公所奔之共池

崇餘國伯爵永興鄂東之故鄂宮是也鄂與豐同鄂即扈也故扈一曰崇扈禹之父名餘音衮

方鄉

六章萬邦之方鄭康成曰方猶鄉也言為萬國之所鄉也鄉音向去聲

程

程者商封吳回之後今咸陽故安陵城周程邑也王季居之周書王季宅程世紀王季徙于程地志安陵隸扶風地在岐南與畢相接所謂畢程者武王嘗窮於畢程是也河南洛陽亦有程地乃程伯休父之邑

類

孔穎達禮記疏曰釋文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爾雅多為釋詩然類不皆為師祭但以事類告天如以攝位事類告天謂之類以巡狩事類告天亦謂之類古尚書說非時告天謂之類肆師注云為師祭造軍法者禡之氣勢百倍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也

陳祥道禮書曰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

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句祝掌祝

號既事然後藉服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禡誓民者也古者將射則祭先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先燿賁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貉祭者不特為禱而已也

黃帝

史記五帝紀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炎帝榆岡亂起黃帝親與帝榆戰于阪泉羅氏路史曰黃帝有熊氏姓公孫名茶一曰軒軒之字曰玄律少典氏之子母吳樞曰符葆一名附寶祕電繞斗軒而震二十四月而生帝於壽邱故名曰軒太史公謂名軒轅後世從之非也壽邱在上邳或云濟南

詩傳考通

三

蚩尤阪泉氏姜姓炎帝之裔也炎帝參盧曰榆岡居空桑命蚩尤居小顛以臨西方蚩尤作亂伐空桑逐榆岡居涿鹿涿鹿一云濁鹿自以為炎帝之後篡號炎帝參盧遂委命於有熊氏有熊於是暨力牧神皇率風后鄧伯温之徒及蚩尤戰於涿鹿山孰蚩尤于中冀而誅之身首異處蚩尤封域有鹽池之利今河東解池是也皇覽冢墓記蚩尤冢在壽張縣關鄉城中高七尺中冀冀州也蚩尤正冢在壽張肩髀冢在山陽郡鉅縣故云身首異處

皇覽皇覽者書籍名也其書皆記古帝王及聖賢冢墓

因墨而降

左傳僖公十九年宋人圍曹討不服也于魚言於宋公曰文王問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墨而降

靈臺

靈臺

三輔黃圖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左傳僖公十五年秦伯獲晉侯以歸舍諸靈臺杜預注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 孔穎達疏左哀二十五年衛侯為靈臺於籍圃則是新造其時僅為此名耳

桐虞

冬官梓人為桐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贏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虞筍周禮作荀詩作桐同息允切虞或作筍曰許切音巨樂器所縣橫曰荀植曰虞縣懸通 孔穎達詩疏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虞謂橫牽者謂桐桐上加大版為之飾謂之業刻版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鐘磬之處又以形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縱即崇牙之貌縱縱然也縱音從容之從縱縱隆起貌虞鐘虞飾以羸屬磬虞飾以羽屬贏者謂虎豹貔螭為

詩傳考通

三

獸淺毛者之屬羽者謂鳥屬也桐鐘磬之荀皆飾以鱗屬鱗者謂龍蛇之屬也宗廟脂膏以為牲脂者謂牛羊之屬膏者謂豕屬也

論倫

禮記樂記論倫無患樂之情也 恆齋劉氏禮記說曰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惟其辭足論而音有倫極其和而無患害樂之本情也

龍

象龍形長一二丈灰黑色背尾皆有鱗甲身具十二肖肉蛇肉最後在尾枕盤淨勝魚枕聲如鼓皮亦中冒鼓故詩言鼉鼓一名土龍字一作鱗亦作鼉汲冢周書王會篇云會稽以鼉

天子致胙於

史記商君傳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秦傳周

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  
五章於萬斯年之於歎美之辭當音烏

詩傳旁通

詩傳旁通卷十

詩傳旁通卷十一

大雅  
生民之什  
生民

姜嫄

史記姜嫄為帝嚳元妃韓詩章句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諡號也嫄原通有邵氏女邵國名雍州武功之邵非琅邪之邵

郊禘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是月也立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郊禘禘即媒妁之媒尊異之故從神祇之祇而謂之禘一云高禘一云皋禘一云神禘羅長源曰女媧女皇氏媧媧雲姓一曰女希木昊氏之女弟少佐太昊禱于神祇而為女媧正姓氏職婚姻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禘以其載媒是以後世有國是祀為皋禘之神因典祠焉昔者駘姜從魯郊

詩傳旁通

禘則郊禘之禮古先之世有之矣祓除之祀位在南郊以立鳥至之日祠之蔡邕曰禘神高辛以前所有東晉曰皋禘者人之先也盧植曰立鳥至時陰陽中而萬物生於是三牲請於高禘之神因其明顯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禘古有媒氏之官因以為神也

九嬪御六宮

禮記昏義古者天子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月令后妃帥九嬪御注御謂從往侍祠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

六宮大寢一小寢五凡六

弓鞬

呂氏春秋仲春紀高誘注曰鞬弓鞬也授以弓矢示服猛得男象也鞬音獨又音獨弓鞬之鞬亦作鞬弓衣也並音叨他刀切

側室

記內則注側室謂夫之室次燕寢也  
娠音身又貞震二音妊也妊如深汝鳩二切孕也

巨迹之說

毛公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也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鄭康成箋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為言肅也祀郊禘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欲飲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之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為后稷列子天瑞篇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迹伊尹生乎空桑慄慄史記周本紀姜原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首居期而生子羅長源曰后稷之生鳥翼羊腓齊項之誕狸乳羶媪昆莫之棄野鳥銜肉東明之擲豕嘔馬嘔是豈人為之哉

詩傳旁通

二

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有身賤而不敢言生頃公棄之野狸乳之羶覆之故長名無野鳥孫昆莫生棄于野鳥銜肉飼之何奴收養之後為鳥孫王棄離生東明棄之濁豕嘔之棄之廢馬嘔之後為扶餘王左氏宣公四年楚鬬伯比與邲女生子棄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寔為令尹子文與羅長源所引皆相類暗菴亦言漢高祖之生亦類稷契非可以常理論也穀或作穀奴後切

先儒或頗疑之

今姑據王充歐陽公一二說而黃東發語終之漢人王充論衡曰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契母吞燕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為姓世間誠信因為然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主其說契稷皆帝皞之子其

母皆帝譽之妃帝王之妃何為適草野古時雖質禮制已設帝王之妃何為浴於川夫如是言聖人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 歐陽文忠公曰秦漢學者喜為異說高辛四妃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聖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之說文忠公闢祥瑞之說有詩本義 嚴坦叔曰古無巨迹之說特列子異端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疑似之辭藉口而為是說毛氏不信神怪其說甚正後世猶未盡從者謂其以帝為帝譽耳今依毛以敏為疾而不用其帝為高辛之說依鄭以帝為上帝而不用其敏為拇指之說合二家之說而去取之可以折衷矣 黃東發曰鄭氏謂姜嫄履巨人跡歆動而生后稷近世大儒如晦菴東萊皆從之惟歐陽公管斥其誕至嚴谷華力主歐陽之說焉如諸儒說姜嫄正因履巨跡生子而驚異之是以棄之隘菴棄之平林棄之寒冰是以名之曰棄是以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

康我之禮祀乎何乃居然而生子也則其訓釋於上下經文皆協今華谷力排履武之說止以不難產為神異而亦襲用諸儒之語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禮祀乎使之安然而生子也則其說不通矣 坦叔淳祐八年戊申夏五月所著詩緝成時為朝奉大夫知橫浦郡在晦菴後東發晦菴門人之門人其言皆可據以相發 橫渠張子曰生民之事不足怪人固有無種而生當生民之始何嘗便有種固亦因化而有

卽卽肇祀 卽為后稷母家傳言或滅或遷以其地封后稷設為疑而未定之辭姜嫄之國后稷之封皆難深考然味卽有卽家室之卽卽者就之意就有卽之家室而居之不勞餘力后稷肇祀肇者始也稷之始為祭主則自封於此國而始也

載 五祀 載者祭行道之神已見耶風泉水祖道之祭所謂行神也然行

亦五祀之一黃帝立五祀門戶中雷行窳見於儀禮湯之五祀見於世本戶井窳中雷行有行無門漢志一戶二雷三窳四門五井魏晉皆從之而無行唐開元禮祀戶司命以春祀窳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雷以季夏天寶修月令復井而細行蓋以行神載於始行非冬祀也故細之細與黜同斥去也山行曰載封土為山象謂之載窳祀之在門外之西 因記祭載并記五祀五子七祀有泰厲有司命有宮正有舞師故篇中有祀戶司命祀門厲之文

雷中雷中庭檐溜之處俗謂之檐神祭之位 在牖下雷溜通檐簷通 窳祀之門外之東 戶祀之戶內之西 門祀之門之左樞凡祭五祀于廟皆布席于與古者尸主並用祭五祀時各設其主三祭而後迎尸迎尸者祭所祭徹之後更陳俎饌卽其筵前迎其尸而祭於奧如祭宗廟之禮奧為室西南隅室之尊處也

傳 登

播傳諸火也傳音附與經之苑柳有鳥高飛亦傳于天之傳同 扞神與切音機扞之扞除也曰中取出之也 登豆之登與登降之登不同豆登之登從夕 又登降之登从夕夕偏旁肉字又偏旁手字夕音撥從從字 通用 行葦

几 几凭器也字象其形器物叢談之書曰古者坐必設几所依凭之具且所以優賓者也

爵

爵受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 爾雅釋樂徒擊鼓曰嘒孫炎云嘒聲驚也

金鏃翦羽矢

爾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鏃郭景純注今之鐃箭是也釋器又云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景純注今之骨箭是也鏃作木切箭鏃也鏃音的箭之鋒鏃也鐃音畢飽蒲交補校平剝三切三訂之而平

周禮冬官矢人爲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司農鄭眾曰一在前謂箭囊中鐵莖居參分殺一以前訂音亭又當定切殺所介切滅也

純音全奇音禱禮記投壺篇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所主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鄭康成注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可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請純下一算爲奇

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它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于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歟賓黨勝歟以勝爲賢尚技藝也均猶等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 純鄭注儀禮如字均禮記作鈞

插三挾一 孔穎達曰射禮插三挾一插插也挾謂手挾之也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開挾一以扣絃而射也今言挾四錄故知徧釋也嚴坦叔曰儀禮鄉射大射皆云插三挾一个又云挾乘矢注云方持弦矢曰挾弦縱矢橫故曰方方者弦與矢作十字也兩物挾一物曰挾此矢在弦之外二指之內是以謂之挾 挾淡叶

二音縱音蹤 輿教借立踰言 記投壺篇魯令弟子辭曰毋輿毋教毋借立毋踰言借立踰言有常俯辭令弟子辭曰毋輿毋教毋借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嚙好吾切放五報切借音佩又符代切浮縛謀切罰也毋無通父母之母中從兩點象兩乳毋勿之母中從一畫禁止爲姦也加圍者誤 鄭氏注曰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記魯辭者禮衰求異不知孰是也嚙教慢也借立不正嚙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 浮亦謂罰也

黃考台背台 黃老人髮復黃也耆老也壽也老人面若垢謂之考故解考者以爲凍梨又謂之眉梨言老人眉秀而面如凍梨也 自音胎不圍

鮐圍音哲又音代魚名也舍人注爾雅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劉熙釋名曰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按今有魚名曰鮐鮐狀若河魴魚乖崖張忠定集有鮐鮐魚賦音胎者 湯來切

古器物款識

古人製器物皆有款識款者識也識即志也志其作器歲月姓氏申以頌禱之辭

周伯冏敦銘伯冏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盲用斲萬壽敦音對

此銘見歐陽公集古錄

永命多福 周姬寔豆銘用斲眉壽永命多福永寶用

萬年無疆 召仲考父壺銘用斲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是尚 集

古錄韓城鼎銘萬年無疆用盲用德峻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既醉

明而未融人有十等 左昭五年初穆子之生筮之遇明夷之謙卜楚邱曰明夷之謙

明而未融其當且乎孫子執且卿位也自甲至癸為十日一日之中分十時當十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且為卿鷄鳴為士夜半為卑人定為與黃昏為隸日入為僚睡時為僕日昃為臺

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其當且乎當卿位也人有十等王臣公臣大夫士臣士臣卑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昭七年羊尹無字之言羊音弭羊尹楚大夫申無字

考終命 書洪範傳曰考終命順受其正也

令終令命

周器物款識虞敦銘虞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蕭彝虞其涇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其子子孫孫承寶用享于宗室益公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作懿公涇集古錄作熙虞平祕切音備當時諸侯也備式羊切烹煮也涇詳里切

公尸

集傳云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公子羣公子也漢以後稱皇子冊立為儲君則稱皇太子稱古之世子也按此云公尸楚茨云皇尸儀禮亦云皇尸說者以為公君也后稷羣公之尸稱公尸皇尸也太王王季之尸稱皇尸此順文解辭耳楚茨之詩為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而亦稱皇尸殆不必拘泥也

嗣舉奠

儀禮特牲饋食禮曰嗣舉奠句盥入句北面再拜稽首句執奠句進受復位句祭酒啐酒句尸舉肝句舉奠左執觶句再拜稽首句進受肝句復位句坐食肝句卒觶拜句尸備答拜焉句舉奠洗酌入尸拜受句舉奠答拜句尸祭酒啐酒奠之句舉奠出復位句饋食之食音嗣啐子律切又食快倉憤二切啐嘗也

屬

天命之所附屬音蜀

鬼鷲

公羊傳釋者何祭之明日也何休注禮釋繼昨日事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也殷曰彤祭周曰釋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孔穎達曰宴尸之禮即用祭之明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禮篇名

公劉

后稷曾孫

晉人王基曰公劉字尚書傳曰公爵劉名陸德明曰公號也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餘歲戎狄攻太王直父伯厚引王氏名述之說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直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直父

詩傳卷十一

不出封內

成公呂伯恭曰以國語史記參毛鄭說自不啻已窺于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襄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幽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容臭

記內則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注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為迫尊者給小使也容臭香物後世香囊是其遺制楚辭所謂

致邑立宗

左傳哀公四年楚人既克夷虎蠻子赤奔晉陰地晉執之以昇楚師于三戶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夷虎蠻夷叛楚者陰地晉地名三戶楚丹水縣地名致邑立宗為之作邑立其宗主而誘其民以歸楚



考日景

地官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去晴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少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眾曰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近日也景夕謂日跌切景乃中立表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近日也鄭玄曰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云景如

三單

鄭氏箋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單者無羨卒也羨音延之去聲孔氏疏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

詩傳考通十一

九

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是無副丁

夕陽

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爾雅文

鍛

嚴坦叔曰鍛毛以為石朱以為鐵今考鍛打鐵也字從金礲者礲也字從石此鍛從金當為鐵嵇康好鍛即此也

渭水名并

西漢地理志扶風汧縣渭水出西北東入涇

汧水出隴州吳山西北至汧源入渭汧音秦

餽餽

餽一作饋毛傳餽餽也餽音謂爾雅餽任也孫炎云蒸之曰饋均之曰餽郭璞云饋熟曰餽餽許慎云酒食揚雄云熟食字一作糒亦作饌

強教說安

禮記表記篇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強教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之類說安如說以使民民忘其死之類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鼓乘屋之類是也強渠良切毋荒之毋音蕪

飄

飄風自南飄避遙切音標

休

優游爾休矣休伴與而優游自休息也

版圖

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鄭氏注

詩傳考通十一

十

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注云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鄭康成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漢蕭何從沛公入咸陽先入丞相府收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芾

芾祿爾康矣芾集傳芾弗切毛音弗鄭音廢禮韻數勿切芾弗未詳

庶載歌

書益稷傳庶績也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民勞先篇以此以下房變大雅

大諫

春秋左傳成公八年季文子與晉韓穿言詩曰猶之未遠是用  
大簡行父音甫文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 注簡諫也  
板

凡

凡國伯爵周公旦之後左氏傳富辰曰凡將刑茅胙祭周公之  
肩也祭側界切

杳杳

孟子泄泄猶杳杳集注云怠緩說從之貌

同僚

左氏文公七年晉先蔑使秦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僚吾嘗同  
僚敢不盡心乎 寮采也郭景純注爾雅云寮謂采地同地為  
寮同官為僚采地食邑也寮與采同即謂受封之采邑使去聲

塹

塹亦作塹毛詩樂舞器圖云釋者皆以二者異器而同聲然八

音孰

音孰不同聲必以塹篪為況者蓋塹篪皆六孔而以五竅取聲

十二律

始於黃鐘終於應鐘塹篪二者其竅盡合則為黃鐘共

竅盡開

則為應鐘獨相應和是以取之和去聲

詩傳旁通卷十二

大雅

蕩之什

蕩

受中

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儀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劉子劉康公畿內諸侯為王朝卿士劉邑在河南緱氏杜元凱云緱氏西北舊有馭亭許氏說文無劉字故作鐻與馭今鐻馭劉三字通受中以生者言民受天地大中正之理以生 緱音句

力行之方

史記儒林傳申公魯人天子使馭使馭東帛加璧安車駟馬馭申公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矣對曰為治者不在

詩傳旁通卷十二

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天子漢武帝

惛德

惛嚴字本作酒

抑

三復此詩 宮箱

家語弟子行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箱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注云異士殊異之士大戴禮引之以為異姓婚姻以兄之女妻之去聲 宮箱南宮箱名箱又名遁字子容居南宮諡敬叔孟懿子從兄魯論謂之南容箱他刀切從木用切

屋漏

室西北隅日月之光所漏照之處言隱深也

楚語倚相

左氏國語中楚語倚相楚靈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邱墳典索邱四者皆書名楚靈王倚相皆當魯昭公時相

息亮切

師長士

師長大夫也士眾士也

旅賁

賁音奔虎賁武勇士旅眾也韋昭曰勇力之士

門屏

門屏之閒人君立之處屏上聲亡音貯凡處字上聲音不圍去聲者加罔

官師

諸有司之長亦云府史胥徒之長胥字平上二音

誦訓

周禮司徒屬有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注云說四方所讖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詔猶告也

替御

近侍也替近人君給使令者也

師工

晉師曠曰史為書替為詩工誦箴諫工者樂工誦者誦箴諫之辭替者為樂師故云師工師曠語見左襄十四年

御者進也

御者進也

御者進也

御者進也

御者進也

御者進也

御者進也

御者進也

御者進也

御者進也

御者進也

御者進也

御者進也

御者進也

御者進也

御者進也

御者進也

武公年數年表嚴坦叔曰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詩記以為其齒四十餘是也孔疏以為宣王三十六年即位恐誤年表武公終於平王十三年年表史記諸侯年表武公名和即其桑柔

芮良夫

芮畿內國名伯爵與周同姓為周司徒左傳文公元年秦穆公曰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疑立

疑音疑魚力切儀禮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主人阼階東疑立士昏禮婦疑立于席西並同

綴旒

公羊傳襄公十六年三月戊寅大夫盟君若贅旒然贅亦作綴去聲丁衛切入聲丁劣切綴旒者言其危而欲絕也大夫強而

君弱之比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胡出奔於彘太子靜宣王匿召公家召公周公二相行故號曰共和共和之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國語曰彘之亂宣王在邵公之宮國人圍之邵公曰昔我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章昭注曰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年召邵通召字加圈周召二公世有之非公且公夷之後羅泌羅革以為共伯和共平聲

圮族

書蘇圮族圮敗也族類也蘇音袞夏禹之父崇國伯之名圮部鄙切音否卦之否伍之上聲

榮夷公

史記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忱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後國人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在位凡三十七年千慮一得

西漢書韓信傳廣武軍李左車謂信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陰

於鳩切如張橫渠密告之說則陰為平聲

雲漢

雲漢天河

曹氏曰或謂水氣在天為雲水象在天為漢或謂箕斗間為漢津雲在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夫雲合散不常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史遷云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云水精為漢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為漢津逶迤向西南行至七里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厚也宋有曹幽東畝亦解詩

索鬼神

地官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鄭氏注云求廢祀而修之

仍叔

仍折內國邑名諸侯爲卿士者圻畿通仍叔芮夏夫榮夷公仍芮榮皆采地榮在河南鞏縣西

奠瘞

孔穎達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地按祭法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祭地之禮瘞埋其牲幣於地泰折卽方丘祭地處折之列切音哲

雩祀百辟

月令仲夏之月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鄭氏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

天宗

月令注日月星辰謂之天宗

師氏以兵守門

地官司徒師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

詩傳卷十二

五

野外則守內列 朱子於小雅十月之交傳云師氏掌司朝得失之事於此詩傳云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各因其職之所在而分言之讀者互觀焉可也

徹膳

徹猶去也謂減損也孔穎達曰徹膳者天子日食太牢今減損之 牛羊豕謂之太牢

左右不修

左右總謂君左右之諸臣不修謂無所修作

無俚

漢書季布傳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辜旗者數矣可謂壯士乃至困厄奴僕苟活而不變何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蘇林曰俚賴也晉灼曰俚聊也許慎曰俚賴也其爲計畫無所

聊賴至於自殺耳以許叔重兼蘇晉二說故並存之

崧高

白虎通曰崧高山者中央之岳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云崧高在今河南府

東岱

泰山一名岱宗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宗長也言爲羣嶽之長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禪者增厚也封一山爲主禪一山爲儲副封泰山則禪梁父如天子太子然泰山在今兗州

南霍

周禮荊州之鎮曰衡山衡山南嶽也以瀟霍爲副爾雅云霍山爲南嶽白氏六帖云衡山有三峰一曰紫蓋二曰石菌三曰芙蓉羅含湘中記云衡山上應斗衡位直離宮故曰南嶽又名霍

詩傳卷十二

六

山在今湖南衡州路泰岱衡霍皆一山二名

西華

華山記曰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因曰華山周禮職方氏河南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今華州

北恆

職方氏并州其山鎮曰恆山白虎通云北方爲恆山者何陰終陽始其道恆久故曰恆山

尹

子朝入尹在周地尹氏采邑在鞏西南偃師縣尹吉甫墓在汾州或云墓卽其邑地

四岳

唐虞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故曰四岳在周則齊許申呂皆其後也

大封

周禮春官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鄙 蔡邕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漢制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封東方受青土封南方受赤土各如其方色藉以白茅苴以黃土授之歸國以立社稷故謂之茅土

侯東平王諸子

漢書光武十王傳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明帝永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為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郡之南平陽縣湖陵縣五縣益東平國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請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詩傳旁通十二

七

近

近鄭氏音記許氏說文从辵从丁按字書走音丑略切丁音巨基切是字入聲與走字不同

保

賈長沙治安策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

樊

樊莽樊鄴四字通樊者仲山甫之采邑宣王封之京兆杜陵有樊鄉樊川韋昭曰樊畿內邑王伯厚曰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

徙薄姑治臨菑

史記齊世家太公卒丁公呂伋立傳乙公得癸公慈母哀公不辰凡五世紀侯譜哀公於周夷王周京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哀公之同母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

邱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 春秋時齊襄公殺紀侯說者以為復九世之讐 張守節曰薄姑氏殷諸侯封於此周滅之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鄭漁仲曰齊本顛帝之墟營邱今臨淄縣薄姑亦謂之蒲姑在其西北或云營邱故城在濰州昌樂而青州博興有蒲姑故城王伯厚曰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詩正義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謂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為宣王之時始遷與世家異毛公當有據

韓奕

士服入見

春秋之法嗣子定位於初喪明年正位改元又明年服喪已畢見現于京師而請命焉 公羊傳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

詩傳旁通十二

八

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不庭

左傳鄭莊公以王命討不庭說者曰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不庭言不趨走於庭故討其罪

兩較

周禮輿人注兩轡上出軾者在車之兩旁孔穎達曰式上二尺一寸別橫一木謂之較較音角轡音倚

金厄

厄蟲也爾雅釋蟲云厄烏蠅郭璞注曰大蟲如指似蠶金厄者以金按轡之端如厄蟲然蠅音蜀

屠

杜一作屠杜者杜伯之國也漢之杜陵杜伯所築長安縣有杜伯冢萬年縣有周杜主祠

侯氏

儀禮覲禮篇天子稱來朝諸侯皆曰侯氏 禮記射義引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曾孫侯氏以下八句舊說以為狸首篇之文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云曾孫侯氏四正者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

汾王

嚴坦叔引解頤新語曰汾王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及出奔共謂之共叔也 又楚人謂王不終者為放葬郊者謂郊放葬者謂皆放其汾王之類乎說者以莒郊公黎比公為比非也按左氏傳

詩傳卷十二

九

莒夷無諡於是有黎比公郊公茲丕公著邱公皆以號為稱與汾王以地為稱者不類矣黎比之比音毗

燕

召公初封春秋之燕毫以其僻遠有寢邱留侯之意地逼山戎六國時寢大置漁陽上谷右北平遼東西五郡地秦滅之為上谷郡漢立燕國昭帝為廣陽國廣陽郡唐武德為燕州後為燕山府金為大興府周封康公於燕蓋為歸老之地所謂寢邱留侯意也康公之召則在扶風羅長源云東遷後采於垣垣食采鳳翔天興縣東北六十里召原也有康公廟王厚齋說見召南

追

如字又都回切追猶如論語之言蠻貊

城邢

春秋僖公元年經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左氏傳云諸侯救邢邢人潰具邢器用而遷之邢遷于夷儀諸侯之救患也

城楚邱

三年經書春王正月城楚邱傳云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邢困于狄齊桓公遷之邢遷如歸衛遭狄難君死國滅齊桓公封之衛國忘亡

江漢

淮夷來求

來求之求如左宣十二年晉大夫趙括趙同云率師以來唯敵是求

卣

卣中尊也古者之尊以彝為上卣為中罍為下故祭裸皆用彝酢皆用鬯賜皆用卣

敦

敦音對周禮天官屬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若合諸侯則供珠槃玉敦注云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

詩傳卷十二

十

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飲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尸主也盟者以血塗口旁曰歃

邢敦

先秦古器記曰劉原父家所藏邢敦銘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內門立中庭佑祝邢王呼內史冊命邢王曰邢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嚙京乃命錫汝赤帝形冕齊黃鑿旂用事邢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邢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邢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邢皮變切音汁弁通姓有弁氏劉曜太史弁廣明 益按春官有典庸器之職庸功也有功者為之鑄器而銘其功於器上如邢敦之類是也後世謂之款識宣榭宣王之廟

常武

仍

老子道德經上德不德章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班師

禹謨班師振旅班還也

常武篇名

濮斗南曰詩中無常武字反因講師續說而命名此所創見也  
益謂漢儒尚專門之學異師相攻各講其所傳之經故有講師  
漢以前無之此詩之命名當從兩無正之例篇中無題字

瞻印

懿

懿厥哲婦之懿古注作有所痛傷之聲故圈平聲今朱傳訓美  
也如字

寺

寺亦作侍寺祥吏切音嗣侍時吏切如字一作開與侍同是寺  
有寺侍二音皆謂寺人寺人闕官也闕與奄同衣廉切音淹闕  
官男子去勢精閉者謂之中官謂之宦者謂之黃門亦謂之璫

詩傳旁通十二

三

歐陽公言

五代史宦者傳論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其用事  
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  
使人主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前後左右日益親忠臣  
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日益切而把持  
者日益牢安危出於喜怒禍患伏於帷闥所可恃者乃所以  
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而圖親近緩之則養禍  
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為謀大者亡  
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至扶其種類盡殺以快天  
下之心而後已

女戎

春秋外傳晉語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  
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  
必以女戎勝晉史蘇又曰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 夏桀妹喜

有施氏商辛姐己有蘇氏周幽王褒姒有褒氏皆女戎也

召舅

疏棹

二者米之精粗疏米之粗者謂糲米棹米之精者鄭康成曰米  
之率糲十棹九鑿八侍御七率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切鑿子洛  
切呂忱字林曰糲米一斛春為八斗糲即葛切孔穎達曰言米  
之率糲十棹九鑿八侍御七者其術在九章算數粟米之法彼  
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棹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  
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  
約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糲麴於棹故為疏耳

詩傳旁通十二

三

詩傳旁通卷十二



詩傳旁通卷十三

周頌

清廟之什

清廟

周公成洛邑

史記周本紀武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都顧倉有河粵雒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貢道里均雒洛同蔡仲默曰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之召公實先經理之

烝祭歲

王在新邑烝祭歲洛誥篇文歲者歲舉之祭

書大傳

大傳釋書之文

詩傳旁通三

楸

楸七小切音悄楸然變色之貌

樂記

樂記禮記篇名

疏越

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也疏音疎越如字

三歎

一倡三歎朱子云一人倡三人和之或以為三歎息者非鄭氏明云三人從歎之詳味從字是從而和之也

有遺音

琴聲濁而遲是質素之音非極聲音之美然其中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

練朱絃

練朱絃

練朱絃

練朱絃

練朱絃以為絃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  
乾豆上奏登歌

西漢書禮樂志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饒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饒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箱坐定奏永成之樂美禮已成也采齊逸詩篇名齊才私切或作蕢亦作莢音同乾豆脯羞之屬休成樂叔孫通所作

何以恤我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君子曰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向戌宋大夫戌雪律切

維清

詩傳旁通三

典

文王之典毛傳曰典法也

烈文

君子小人

大學注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

天作

岐

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今鳳翔府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址以山之岐而得名即箭箬嶺也桓譚琴操云文王初為岐侯岐亦作邠一分為二曰岐箬古活切音括箭本受絃處曰箬其地有箭箬關

韓子昌黎韓子退之岐山操彼岐有岨我往獨處甫田方氏

岨與阻同楚詞漢書多用岨字今以平聲讀之非也

岨

徂

東漢書西南夷傳音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爲符驗唐章懷太子賢注曰詩周頌也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 易並去聲 昊天有成命

叔向引詩

國語周語晉羊舌肸叔向聘于周單靖公享之語說信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且其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者而稱昊天翼其上者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

密靈也緝明也照廣也寬厚也肆固也靖靜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師歸於靈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周錄之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

我將

文王之典

嚴坦叔曰典毛於維清傳云法也於此傳云常也鄭氏以爲常道法者道之所寓其實一也

人本乎祖

禮記郊特牲篇曰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 此所以配上帝也

圓丘

圓丘通周制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圓丘以禮祀昊天上帝精意以享之謂禋玉用蒼璧玉之圓者謂之璧牲及幣皆蒼色牲用犢幣繒丈八尺王大裘冕無旒乘玉輅錫音繁纓十有再就五色備一匝謂之就建太常十有二旒祀尊薦俎醴器並瓦

爵匏片爲之以蕤結及補爲藉神之席樂園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圓鐘夾鐘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作鍾字太常旗天神主北辰 雷鼓雷鼗六面有革可擊 孤竹竹之特生者 雲和山名 祀天於南郊地上之圓丘立圓而高所以象天南郊之壇曰泰壇以之燔柴焉祭地於北郊澤中之方丘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北郊之壇曰泰折以之瘞埋焉

方丘夏至日禮地祇于澤中之方丘其丘在國之北禮以黃琮瑞玉八寸形似車釭謂之琮鄭氏云琮八方象地之形牲以黃犢幣以黃繒王及尸同服大裘樂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 祇與示同地祇主崑崙 函鐘林鐘也 鄭玄云雷鼓雷鼗八面靈鼓

靈鼓

靈鼓六面與前鄭眾之說異 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 空

桑山名

器陶匏牲饋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去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大饗

月令季秋之月是月也大饗帝句嘗句犧牲告備於天子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仲夏之大雩祈也季秋之大饗報也雩吁也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一說雩遠也遠爲民祈福也

曰天曰帝

朱子曰爲壇而祭故爲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爲之

帝

以義起之

禮運篇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

以義起也

時適

殷國

殷猶眾也周禮秋官大行人之職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

歲徧存三歲徧類他形切五歲徧省七歲徧象胥論言語協辭

命九歲屬贊史論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

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夏官職方氏注云十

二歲王若不巡狩則六服盡朝通言語之官曰象胥如今之

通事朝音潮

春秋傳

左氏宣公十二年楚子名曰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

詩傳卷十三

五

曰載戢干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

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

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武

有七德我無一焉

外傳

左氏國語謂之春秋外傳魯叔孫穆子名答晉行人之言曰金

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章昭注云金奏以金奏樂

也

九夏

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

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箝音夏鄭氏注曰金奏擊金以

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鐘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

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

呂叔玉

鄭氏鍾師注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

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

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臣工

保介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

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呂氏春秋孟春

紀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

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高誘曰元善也辰十二辰從子至

亥也耒耜耜器也措置也保介副也御致也擇善辰之日載耒

呂覽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呂不韋春秋十二

詩傳卷十三

六

紀八覽六論十二紀六十一篇八覽八十三篇六論三十六篇

總百八十篇秦相呂不韋與門客同為之謂之呂氏春秋高誘

為之注八覽者有始覽孝行覽慎大覽先識覽審分覽審應覽

離俗覽恃君覽凡八

噫嘻

萬夫之地

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字指甸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五里為鄩音五鄩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凡治野夫

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音百夫有洫洫上有

涂音忽城切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

于畿鄭氏注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

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徑畛涂道路皆

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

容二軌路容三軌凡車由軌以上為軌駘駘車駘也萬夫者方

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而南晦圖之則遂從溝橫流從

鄉遂司稼

六鄉六遂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稔之種周知其

溝洫凡貢法

王厚齋曰周禮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亦云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

振鷺

杞

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

詩傳卷十三

七

祀傳西樓公題公陸淳曰東樓公封杞今陳留雍邱是九代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凡二十一代楚滅之

宋

宋子姓公爵其先放為舜司徒而封商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春秋之宋古之商邱唐火正邊伯之墟相土因之漢為睢陽隋為宋城宋南京治縣西南十二里有微子廟五隕石

膳拜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皇武子對鄭文公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膳音煩祭內地

有替

合乎祖

孔穎達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祀事也言告于太祖則特告太祖不

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此太祖謂文王也毛以為始作大武之樂

棘

棘音鳩小鼓在大鼓傍

祝圍桐

祝木控也祝音充之入聲控苦江切圍桐也桐苦暗切桐達孔切音動義亦同

潛

椽

爾雅釋器曰椽謂之涪古音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涪孫炎云積柴養魚曰椽郭璞云今之作椽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取之 椽或從米旁爾雅從木旁音霜甚切音亦作椽音疏簪切

雖

詩傳卷十三

八

周人以諱事神

左氏莊公六年魯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君父之名臣子雖不敢斥言然禮卒哭之後舍故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云以諱事神名者生者之名終則諱之者人死曰終名終曰諱自高祖至父皆不敢斥言故云名終將諱之周人諱殷人不諱

享右祭祀

周禮春官太祝辨九擗以享右祭祀 右讀為侑侑勸戶食而拜也擗與拜同九拜者一曰稽首拜頭至地二曰頓首拜頭叩地三曰空首拜頭至手今謂之拜手四曰振動拜動音董謂以兩手相擊五曰吉拜謂拜而后稍頷六曰凶拜謂稍頷而后拜七曰奇拜謂先屈一膝奇音基八曰褒拜褒音報即今之再拜九曰肅拜但俯下手如今之揖也

載見

穆考

書稱穆考文王見酒誥篇宗廟之位太祖居中左昭右穆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故稱穆考

有客

微子

微國名子爵本扶風之郃陽今岐之郿縣有郿鄉紂徙封之畿內則在聊城今故城在潞東北樂史寰宇記微城在潞東北三十里

莫且

曹氏曰莫如妻兮斐兮且如薏豆有且言其妻且有文如曹氏說則且音子余切且多貌

武

周公作大武

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

詩傳卷十三

九

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

千戚舞大武

禮記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注云朱

干赤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著袞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

紂之樂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予小子

曹氏曰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然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即

辟于周蓋成王常以幼沖自處故每稱之耳

焚燬在疚

前漢匡衡傳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曰陛下乘至孝哀傷思

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戲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

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焚燬在疚言成

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首卷鼎來之義 無說詩匡鼎來鼎當也方也

羹臚

後漢李固傳昔堯俎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節者 梁冀之黨作飛章以

誣搆李固之罪故為此言

登降堂只

楚辭大招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位九卿只朱子楚辭後語曰周頌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為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退

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違者而顏監於匡衡傳所引獨

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

精於史學而不枯于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

得經之本指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此大

詩傳卷十三

十

招辭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為古語其義

審如顏說而無疑也

小豨

鷓鴣生鷓

桃蟲鷓也今鷓鴣也一名鷓鴣音蒲切許慎曰鷓鴣桃蟲也陸

璣曰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鷓故俗語云鷓鴣生鷓郭璞曰

鷓鴣桃雀也俗呼為巧婦鷓鴣小鳥而生鷓鴣者也蓋謂鷓鴣

生鷓之說物之變化容有此理世有鳥名雛禮者俗謂之鷓

鷓音蒲切郭璞注爾雅所謂鳥鷓者是也爾雅釋鳥謂之鷓鷓

及此鳥鷓巢中或時產鷓蓋其生乳眾雛亦或為鷓然亦理之

不可詰者也

載芟

柞氏

周禮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

日至令制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此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注云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柞制之柞側百切

驅子任叱

地官遂人注疆子謂民有餘力復予之曰若餘夫然予與同一夫受田百畝有弟為餘夫

開民

天官大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開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司農鄭眾曰開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時雇力然開音開

函

戶南切良相篇同函含音同其音威者音義與戶南切者不同

餽

蒲節切又蒲必切嚴坦叔音離別之別

且

且七也切

良耜

刺

毛傳趙刺也鄭箋以田器刺地薶去茶蓼之事刺七迹切

茶蓼

蓼一名蒿一名虞蓼見於爾雅釋草毛傳於此云蓼水草也孫炎云虞蓼澤之所生故為水草

絲衣

基

爾雅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陳少南曰廟門之外有塾焉所以釋戶也

視壺濯

周禮太宰小宗伯皆言既滌濯鄭康成曰滌濯謂溉祭器及甑

甑之屬既與視同甑音彥又上聲孔穎達曰正祭則小宗伯省牲既滌濯逆盥省饋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此釋祭輕故使士盥亦宗伯之屬盥音杏黍稷在器也

告充

鄭氏箋又視牲句從羊之牛反句告充句

酌

勺

酌即勺也張橫渠曰勺是周公制禮樂時有所增添毛傳朱傳分句古注本實維爾公句允師句一章九句今通為一句

武宿夜

禮記祭統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聲歌舞莫重於武宿夜孔穎達疏曰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且故名焉

桓

軍後凶年

老子道德經儉武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好去聲

克殷年豐

左傳僖公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囿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開

開代也開代之開去聲音溯與魚麗之開同

賚

於

於釋思之於毛傳如字今音烏

般

河海  
隋古注吐果切从山不從土

爾雅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舖曰胡蘇曰簡曰潔曰  
鉤盤曰鬲津凡九禁仲默云其一河之經流先儒不知遂分簡  
潔爲二古今言河者夾溱鄭漁仲最詳今纂其通志地理略云  
河水自西域來有大源有三正源出崑崙山東北陬而東行一  
源出天竺蔥嶺一源出于闐南山北行與蔥嶺河合而東入于  
崑崙河或云張騫窮河源至蔥嶺河爾故西域傳云河有兩源  
一出蔥嶺一出于闐而沒其正源也三河合而東過蒲昌或云  
入蒲昌海而復東出於理不然乃東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  
冒以西南流是爲中國河積石山屬鄯州禹之所道自此始故  
其詳得聞焉遂過西平即鄯州又東南過枹罕河州也有洮  
水從西來入焉又東過臨洮洮州也有離水從西來入焉又東  
過金城允吾縣允吾音衛湟水從西來入焉金城蘭州也遂轉而

北過武威涼州也又北至朔方故夏州也遂轉而東南又南過  
上郡白土縣圍水從西來入焉上郡綏州也又南過涇州大盩  
縣壺口山又南過北屈今慈州吉鄉也而爲采桑津又南過龍  
門有汾水從東來入焉龍門縣今隸河中又南過夏陽梁山之  
東又南過汾陰縣西卻陽縣東又南過蒲阪縣雷首山西蒲阪  
今河東也有涑水涑音速從東北來入焉又南過華陰縣潼關渭水  
從西來入焉遂轉而東過河北縣今陝州平陸也又東過陝縣  
底柱山在河中心水分流包山而過湍急多覆溺舟船又東  
嶠水從右入焉是謂嶠津亦謂之茅津又東左過絳州垣曲縣  
湛水從北來入焉又東而爲孟津又東過河陽縣南洛陽縣北  
又東過溫縣沮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右過鞏縣洛水從西南  
來入焉左過成皋縣北沈水音沈從北來入焉成皋今孟州汜  
水縣東過大伾山下又東汜水從南來入焉又東過滎陽縣西  
北而爲棘津又東過滎陽鴻溝出焉鴻溝一名官渡水一名狼

詩經通三

注

詩經通三

注

蕩渠今謂之汴河大禹塞滎澤開之以引河水東南通淮泗狼  
蕩渠據桑欽所說卽此也而班固又云狼蕩渠受濟水至陳  
入潁未詳其實又東北過懷州或涉泌水入焉又東過酸棗縣  
西濮水東出焉或云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東黃金隄發卒塞之  
其水遂絕又東北而爲延津又東北左過黎陽大伾山黎陽今  
通利軍治也宋通利軍有淇水從西來入焉淇水卽泲水也又  
東北過濮陽縣別出爲瓠子河漢武帝時河決瓠子水注鉅野  
通于淮泗發卒塞之又東北過東武陽今大名朝城也而爲潔  
澠切河又東北過大名館陶縣別出爲屯氏河又東北過清河  
靈縣別出則爲鳴犢河靈縣隋省入博平今隸博州鳴犢河至  
瀛州穆切縣與屯氏河通三河今皆絕矣又北過德州平原  
又東北過棣州厭次又東北過濱州渤海又東北過青州于乘  
又東北過甲下邑別出一枝入濟又東北入于海舊說禹導河  
至頓邱分爲二渠一曰漯川出武陽至于乘入渤海一曰北濱

出貝邱至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舊云大陸在鉅  
鹿此乃古大陸縣唐改爲昭慶開寶中改爲隆平近省爲鎮入  
趙州臨城然禹貢大陸當只是汲郡吳澤非趙州大陸縣也漢  
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  
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  
百里是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  
光鬲津在鬲縣又知其六河以次推之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  
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曰簡曰潔曰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  
北今按圖志瀛州有成平故城又有徒駭河永靜軍有光縣永  
東光縣東連滄州有胡蘇亭蓋因河命名而滄州復有鬲津鉤  
盤太史河之名鬲縣故城在德州與滄州比境鄭氏云九河齊桓  
公塞之而北濱至王莽時亦絕故世謂王莽河在今永靜軍然  
臣樵每疑禹之所導無二河按禹貢文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  
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又按武帝

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渤海是爲朝城之潔河也然則今河之入海者入渤海爾禹貢所謂入于海者由碣石之海碣石今在平州北濱者乃禹所導之河其後河奔漯川入于渤海故潰遂絕九河不復通蓋故潰在北漯川在東河決而東勢則然也恐非齊桓公所塞自河決漯川之後北潰遂微九河皆絕但王莽河上承北潰下入逆河爲一河微通奈北勢高故後亦絕但由漯川爾大抵河自西戎入塞經秦隴陝洛夾山而行故少有決徙之患自河陽以下東至海千里平田虛壤故多奔決而無定流也漢書溝洫志四瀆河爲宗愚按今黃河入海在淮安安東境內安東宋漣水軍

海晦也納百川之水包九州之廣暗晦難知也東海曰滄海曰渤海曰渤澥南海曰漲海西海曰青海北海曰瀚海大抵西海絕遠不可至東南之海水多傾泄就下所謂地不滿東南者謂皆水也大瀛海環九州者是九州之外復有九州則

近誕而不經矣又今北方有小水輒謂之海子按史記注塞內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其小水海子之稱自古已然因併記之

般  
般薄寒切蘇氏曰遊般也曹氏曰般旋也取般旋之義



詩傳旁通卷十四

魯頌

賜天子禮樂 請命作頌

衛正叔禮記集說曰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 爾陳用之禮禮書曰天子之樂而魯有之康周公故也世衰禮廢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 伯作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則先王之樂埽地而可知也... 嚴坦叔案詩緝曰曹氏曰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若魯公果受成王之命則當自伯禽以後踵而行之矣由伯禽至僖公凡十有八世考諸春秋史記皆未嘗行郊禮而惟僖公行之豈成王之命獨豫加於僖公歟故知其僭自僖公始也夫以

詩傳旁通十四

諸侯而僭天子之禮天子雖不能討而天亦吐之矣是以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宜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成七年春鼯鼠食郊牛角牛死皆改卜牛然則天之不歆其祀亦可見矣夫祭天天子之大事大禮也猶敢僭而行之焉則其僭而作頌抑其次也

請命作頌黃東發曰鈔曰愚按行文文公六年如陳如晉至襄公五年卒其見於經者凡五十四年使行文文公逾七十計其在文公時年方弱冠僖公者文公之父也行文文公得追事僖公而為之請命於周若史克又後行文文公十年方見於經恐亦未必迨事僖公也且序之為此說者以魯有頌為僭而行文魯名臣也謂其嘗請命於周則魯非僭耳然魯之僭莫大於郊矣明堂位言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使世世以祀周公審如此說亦未必使之郊行天子之事也況呂覽明言魯惠公請郊禮於平王而史角往魯呂覽作於秦明堂位

作於漢是成王賜天子禮樂之事未必有之以故自伯禽至莊公十七世未聞有郊天者僖公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不

從繼此若宣若成若定欲郊則牛輒傷禮之不可僭神之不歆其祀如此魯人曾不知愧反以郊為盛事而張皇之序者尚欲避頌之為僭何異放飯流歃而問無齒決耶且魯頌非商周郊廟之頌也臣子祈願其君而後世序詩者加頌之名以代列國之風所謂美耳郊僭也不以為僭詩非用之郊者反以為僭而請之乎且此詩作於誰而請之也謂作於僖公僖公不應自頌其美謂作於臣子臣子不應專達於朝然則序詩者特未可知也劉元城嘗言我藝祖不事虛文至太宗朝方用兵河東羣臣已作歌詩淮夷固魯積患也僖公僅嘗從齊桓公會諸侯於淮反因此見止於齊明年乃得歸可羞之甚者也魯人反作詩歌以誇大其功雖曰祈願之辭然此亦魯之所以不競也歟右請命作頌雖序說亦所當知

詩傳旁通十四

季子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編歌之札吳王壽夢之第四子故云季子 延州來季子 州來古國也吳取之以封季子地志云吳封季札州來而居延陵故曰延州來按延陵有五一在代郡一在緞州一在丹徒皆非季子之居一在金陵然亦非古之延陵在今常州晉陵縣北七十里江陰之西三十五里地曰申浦札退耕在是有札之墓孔聖書其碣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凡十字羅長源路史曰江陰芙蓉湖西馬鞍山札耕處

駟

青驪駟良忍切

魚

或引爾雅作職

思無邪斷章

左襄一十八年盧蒲癸曰賦詩斷章 斷音短言賦詩者但取其一章為義斷取其一章也

受成訊誠

禮記王制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誠告鄭康成注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釋奠奠幣禮先師也孔穎達疏訊言也是生而可言問者也誠截耳也是死而絕其左耳也

五十矢為束

孔穎達曰古者一弓百矢毛以五十矢為束荀卿論兵云負矢五十箇荀毛之師故從其言耳穎達又曰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為兩束

荀毛之師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以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

孟仲子

孟仲子仲子授根半子半子授荀卿卿授毛亨亨授毛萇亨

大毛公萇小毛公萇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

荀卿名況趙人

閔官

種稱

毛傳本云先種曰種後種曰種按種稱非穀名乃生熟早晚之

稱

福衡

福音逼以木束角也福設於角衡施於鼻皆所以止觸

白牡駢剛

禮記明堂位云殷白牡周駢剛公羊文十三年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何休注公羊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謙改周之文當以夏避嫌也駢剛赤脊周牲也魯公伯禽以諸侯不嫌

故從周制以脊為差

常

常魯邦是常之常鄭氏箋云守也載嘗之載傳以為則箋以為

始

三壽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晉姜鼎銘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

作朋蓋古語也

魯朝宿之邑

左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杜元凱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其地近鄭故鄭易之按朝宿之邑者朝覲往來所宿之邑也此詩居常與許許即許田其地近鄭常一作嘗在薛之旁莊三十一年築臺於薛薛魯地後屬齊為孟嘗君食邑毛傳常許魯南鄙西鄙孔疏常為南鄙許為西鄙

壽母

成風

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成諡也風姓也須句國之女風姓前

幼僖立時年長故稱成風為壽母

徂徠新甫

王伯厚曰後漢書注兗州博城縣有徂徠山亦名尤來後魏志

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商頌

商頌

契封商子昭明居砥石復遷商昭明子相土居商邱帝嚳四后

次妃有娥女曰簡狄簡亦作東狄亦作翟威乙致胎嗣而生契

乙者燕也嗣者胸剖而生也嗣音平之入聲契字亦作萬亦作

商亦作僕四字同音堯命契為司徒使布五教至虞不廢是以

受商賜姓子氏商人謂之立王契所封之商在商州上洛縣華

陰鄭縣有轅都城及故潘邑世本云契居蕃關關云蕃在鄭西

今之蠻城地有商山蠻亦作樂並盧官切潘與蘇同音翻

殷商鄭漁仲曰契之封商本上洛後世遷於亳故京兆杜縣

亳亭是也司馬遷云禹與西羌湯起亳俱在西也及湯有天

下始居於商邱復命以亳梁之穀熟是也本帝學之都故曰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自契至成湯凡八遷亳都有澗水在焉

故亦謂之殷後世遷於葛遷於相遷於耿遷於朝歌而殷商

之名未始偏廢以開國受命之祖所以命也

商邱乃唐火正之官闕伯所封之故墟相土因而居之其地

在漢為睢陽在唐為宋州在宋為南京應天府在亡金為歸

德府自契以下十有二世而湯遂興

商之商洛古義均國舜子義均封 故曰商均在漢為商

縣盛弘之荊州記云武關西北百二十里商城是也

戴公

成王殺武庚封微子啟於宋代武庚為殷後至戴公凡十君戴

公當周宣王之時

正考父

宋緝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為孔

子七世祖

為北亳安陽即相州外城孔穎達亦不能辨又有以西北亳

為三亳阪尹者羅長源曰按三阪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分毫

民於三所爾

亳王周穆王桓王之時別有一湯亦號亳王為秦所滅乃西

戎之君葬於微地者非成湯也

商人尚聲

禮記郊特牲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

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注云臭味未成牲未殺

也滌蕩宣播也迎牲迎於廟門之外也

齊之日祭之日 禮記禮音

禮記祭日注見所為齋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者也周

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飲閒則又出戶而聽之疏

曰先思其粗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在後

優音愛微見貌還音旋平聲愾開代切

容聲

東匯澤陳雲住 曰舉動容止之聲也

嘉客 丹朱堯子朱封於丹淵

容謂先代之後如益稷書之虞賓在位謂堯子丹朱為賓於虞

非也

張子曰魯頌之辭考商頌之辭粹

名頌

韋昭注國語云名頌頌之美者

其輯之亂

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烈祖

羹定

定丁磬切音訂又如字禮器云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注云羹肉汁也定肉熟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堂此乃薦熟未食之前也鄭康成曰羹定謂割牲時也羹以其

詩傳考卷下

立

味之和而羹成定以其體之熟而無變儀禮云肉謂之羹定猶熟也

立鳥

有娥

淮南子有娥在不周之北張守節史記正義按記云桀敗有娥之墟有娥當在蒲州羅長源云蓋在陝號之閒娥訛為嵩故有娥氏嵩氏

九有

鄭氏箋九有覆有九州為之王也

武王

史記殷本紀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湯名履亦曰天乙或曰字也或曰夏殷之王皆以名為號按諡法除虐去殘曰湯然諡法至周乃有之

維河

朱子初解河商所都如盤庚民不肯涉河以遷即此河也景員維河則以諸侯輻輳而至於河也員音圓鄭氏音云下篇長發幅隕既長之隕亦音圓朱傳音員徐邈音于貧切

景毫之命

左昭四年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靈王曰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會鈞臺在河南陽翟縣啟享諸侯於此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毫即偃師湯會諸侯於此

長發

立王

國語周語立王勤商十四世而與魯語自立王以及主癸莫若湯章昭曰立王契也歐陽文忠公曰書稱格王靈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立者深微之謂也

日躋

詩傳考卷下

立

孔子家語弟子行篇成湯恭而以怒是以日躋

旒綵

詩詁曰旒所垂為旒旒旒所著為綵綵者旌旒之正幅也著者綵也綵音衫著直略切

係屬

公羊傳君若綴旒然注云綴繫屬也繫屬之與係屬音義並同屬音燭漢書五行志君若綴旒不得舉手應劭曰旒旒旗之旒隨風動搖顏師古曰言為下所執隨人東西旒音由

駿麗

荀子榮辱篇作駿蒙蒙之讀如麗齊詩作駿驪駿驪謂馬也按隋書以為齊詩魏代已亡今舉其說蓋雜見於傳注者耳

章

大彭豕章者顛項孫陸終之子曰篋篋之字曰鏗封於彭是為大彭彭祖以斟雉養性事故勳夏之中與別封其孫元哲于章

是為豕韋送為夏伯元哲一作元詰音同羅長源曰國都  
記豕韋氏彭氏之國劉累更封之故世本謂豕韋防姓預云  
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隋為韋城縣今滑州白馬縣南韋鄉  
也有豢龍井

顧

顧已姓子爵高陽之後氏有顧有溫夏諸侯之國濮州范縣東  
南二十八里有古顧城古今人表以為鼓顧師古曰鼓即顧也  
顧為商所滅溫為狄所滅

昆吾

昆吾已姓國帝顓頊妻勝奔氏曰嫁生伯偃卷章季禹卷章娶  
杞水氏曰嬌生犁及回犁為祝融回食邑於吳曰吳回吳回生  
陸終陸終娶鬼方氏曰嬪孕三年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  
曰求言曰晏安曰季連以六月六日坼左而生三人剖右而生  
三人所謂學生坼坼者學力充切音鸞雙生也樊為已姓封昆

詩傳考通十四

九

吾昆吾為夏伯主其後裔與桀同滅此見羅氏路史東漢郡國  
志云東郡濮陽古昆吾國

中葉

契與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封於商賜姓  
子氏禮緯云祖以玄鳥生子也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相土子  
昌若昌若子曹圍曹圍子冥冥子振振子微微子報丁報丁子  
報乙報乙子報丙報丙子壬壬子壬子壬子壬子壬子壬子壬子  
成湯司馬貞史記索隱云相土佐夏功著於商詩頌相土烈烈  
是也

阿衡

唐河內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孫子兵書云伊尹名摯孔安國云  
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為官名阿倚也衡平也言依倚而取平也  
書曰惟嗣王弗惠于阿衡亦曰保衡皆伊尹之官號非名也皇  
甫謐曰伊尹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呂氏春秋曰有仇氏采得嬰

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正也湯使之正天下

禘

朱子於長鬣題下傳云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禘祭之詩  
經無明文不可攷也李格非禮記解曰夏道忠故大祭有禘而  
無禘殷人質故大祭有禘而無禘周則五年而兼用之謂殷無  
禘祭則長發之禘何為而然禘禘無定說 唐陸氏淳春秋纂  
例曰趙子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  
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  
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以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疏遠  
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某年或數年未可知也或問曰禘非  
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何也趙子曰禮記諸篇或孔  
門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  
春秋為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  
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

詩傳考通十四

十

符會理可見也鄭立不相尋討本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  
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毛詩頌則云禘是  
宗廟之祭小於禘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禘注祭統王祭則云  
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趙子趙匡字伯循唐天水郡人  
橫渠張子子厚曰欲知禘之說當如趙伯循斷然立義 信齋  
楊氏曰曰禘祭有二曾子問曰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  
制云天子禘嘗禘烝諸侯嘗禘烝禘此時祭之禘也公羊傳曰  
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大禘毀  
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禘猶合也禘祭惟此二條此外無餘  
禮漢儒之論又混禘禘而并言之何其紛紛多端耶 三山林  
氏少穎之奇曰禘禘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鄭康  
成高堂隆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大小則  
鄭康成謂禘大於禘王肅謂禘大於禘賈逵劉歆謂一祭而二  
名禮無差降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禘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

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始為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五年而設殷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入矣鄭氏何據而云為之說者周禮盡在魯鄭氏所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鄭氏不知春秋固妄為此說後學又不然因為所惑也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何者禘者以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義故推尊祖所自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此天子祭名諸侯無禘禮若祫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祫卑可謂明矣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爾至於年數之久近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說也

荆楚 荆舒

楚平姓子爵音韻項之子卷章之子吳回吳回之子陸終陸終之第六子曰季連季連姓平氏曰季平居荊州生子曰附敘伯禹定荊州即季平所居之地而封之於熊故其子為穴熊夏有楚狐父其後鬻熊子者師臣周西伯成王時復封其子熊繹於荊居丹陽是為楚荆楚本一木名曰荆楚者言荊州之楚也荊州蓋以荆楚之木為其州之名云 許叔重曰堯以楚伯受命今之唐州故湖陽縣有西唐山 益按周武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今之秭歸縣也本曰西楚楚武王僭稱王徙枝江亦曰丹陽枝江縣隸荊南是為南楚秦之郢郡漢元封二年為丹陽郡西丹陽縣乃潤州之境蕪湖縣東二十里有石城山或以為楚始封之地楚文王徙郢在江之南是為南郢昭王徙都今宜城也是為北郢惠王遷鄢頃襄王遷陳號曰西楚蓋惠王滅陳頃襄王自郢徙都之今灑水西三里有章華臺者烈王徙壽春亦曰鄢懷王徙於彭城其後以海州為東楚廣陵為南楚

陳及彭城為西楚因併記之且附荆舒之說都音若鄢音偃頃音傾

荆舒魯頌闕官荆舒是懲傳謂荆者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按舒之字或作郤亦作郤羣舒皆子爵地近荆楚謂之荆舒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其後多為楚所滅羣舒者舒庸舒鳩舒蓼舒龍舒鮑蓼字或作鄒舒龍亦云龍舒又有舒龔在兗州之龔邱與荆之羣舒異

鬼方

集傳云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伐其國平其地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云蓋按朱子此傳以鬼方為荆楚南方之地也史記黃帝紀北逐葷粥葷音熏粥音育司馬貞云葷粥匈奴別名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葷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司馬貞史記索隱此說以鬼方為北方之地也朱子雖不取索隱之言然鬼方實指北而非南耳

世見曰王

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貴 一世一見於王謂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朝音潮見音現

高宗享國

書無逸篇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百世不遷

宗廟之制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高宗武丁中興故特為百世不遷之廟公羊春秋文公二年傳何休注太祖東鄉南鄉穆北鄉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南面鄉明

詩傳旁通卷十四

詩傳旁通卷十五

敘說

恭惟先正大儒文公朱子後宋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詩集傳成自以為無復遺恨且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南唐趙公汝談於晦菴諸書尤服詩傳號稱簡明斯言信允末學梁益伏讀朱傳昧焉多所未解如見堯於壤見舜於牆猶曰聖人之摶之類罔知攸出問之老師宿儒問有補助得之耳聞日見輒自筆錄久之浸繁用纂成帙倣嶽山杜文玉瑛語孟旁通之例目之曰詩傳旁通簡論之罪諒無所逃妄誕之譏亦未能免高明過人者薄此何以爲初學如益者或可資檢閱自視其中未能通者尚多儻未溢先朝露行當續而補之君子或憫其膚淺有肯相成誠所願幸惟是竊伏紬繹朱子傳詩之旨大節曰大議論多於序說見之恩益未能發明其詳今姑纂輯其略辨詩序之作引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

詩傳旁通十五

則序乃宏作明矣按漢書初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朱子序乃宏作之言蓋實其說也

小序先自合爲一編後乃各引以起冠篇端今復并爲一編綴於經後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此朱子去序言詩之本義也去序言詩雪山王氏質夾漈鄭氏雅已有其法朱子蓋取之謹案詩之一經有傳有箋有疏疏一名正義出於毛萇氏者謂之傳出於鄭玄氏者謂之箋傳之爲言訓也訓釋其書也凡書非正經者謂之箋箋之謂言薦也主於薦成毛傳之意也毛萇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所訓傳曰毛詩流傳北海鄭玄字康成北海人取毛氏詁訓所不盡及異同者箋之當時學者尊信康成故毛傳得鄭箋而盛行自康成之後魏王肅字子雍有毛詩注有毛詩義駁司空王基毛詩駁太子文學劉楨字公幹毛詩義問吳陸璣字元恪草木鳥獸魚蟲疏晉孫毓毛詩異同評梁

武帝毛詩大義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毛詩集注舒綬沈重劉歊張氏隋秘書學魯世達等之毛詩義疏至唐孔穎達氏取毛傳鄭箋而疏之謂之正義詩之制度名物於是大備然其訓說皆不敢背乎小序未有舍序而自爲之說者惟宋歐陽公王荆公諸先生出卓然有見高視千古之上舍序舍傳而研究經旨理明義精粹然允當如唐之咬助趙匡陸淳舍傳言春秋非尋常識見所及夾漈鄭樵氏漁仲之言曰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且爲作詩辨妄六卷詩經之旨大明逮晦菴朱子而定矣益謂去古未遠有古書可攷莫若漢儒之毛氏傳鄭氏箋制度述作物性名件莫若唐孔氏之疏義讀此經者所當徧知而不可偏觀也

詩傳旁通十五

孔穎達唐書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云孔穎達碑于志靈撰傳云字冲遠不云字仲達穎達撰毛詩正義繹戾碎破繹音了戾力結切繹戾乖戾不順之貌周南關雎后如文王未嘗稱王太姒亦未嘗稱后序乃後人所作不害爲追稱之辭身修故國家天下治取南豐曾氏說曾氏名鞏字子固南豐人諡文定南渡後改諡文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程伯子明道先生之語關雎麟趾仁厚之意周官法度周公六典太平之書關雎爲二南正風之首文王盛時之詩也論語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謂卒章也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攝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

始清廟為頌始大序所謂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為毛氏之學者宗之而齊后蒼為齊詩魯申公為魯詩燕韓嬰為韓詩此三家者皆以關雎為康王政衰之刺詩故有本諸衽席而關雎作之說揚雄謂周康之時關雎作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也杜欽傳曰佩玉寔鳴關雎歎之臣瓚曰此魯詩說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薛漢韓詩章句曰今內傾於色故詠關雎記淑女以刺時魯韓之說大抵皆然說者以序有哀而不傷之文疑其容有此理朱子斥之而以儀禮正之是已儀禮鄉樂鄉飲酒之樂房中之樂后夫人房中諷誦以事其君子之樂漢廣蘇氏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蘇氏謂眉山二蘇東坡頴濱兄弟兄軾子瞻文忠公弟轍子由文定公蘇黃門有詩傳東坡有說蘇傳之例如云漢廣德廣所及也例取序之首句宋朝有邱鑄者著周詩集解亦取小序首一句以為子夏作下文則削之因附見於此

詩傳考通十五

三

召南 鵲巢 諸侯蒙化成德其道亦始於家人即周南關雎身修而國家治之意 何彼穠矣 車乘厥翟而績總服則輸翟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周禮春官巾車掌王后五路重翟厥翟安車翟車輦車按五路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之車厥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之車婦人車皆坐乘有容蓋容謂翟容蓋謂蔽蓋幢容則衛風氓詩之帷裳蔽蓋即衛風碩人之翟翟翟音狄雅也字亦作狄皆訓為雉凡雉具五色者謂之翟禹貢羽吹夏翟爾雅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曰鞞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曰絲絲音遙鄭康成周禮內司服注作搖周禮禮記或作掄或作掄並音遙而訓雉與翟訓義同重平聲直龍切重翟謂重翟雉之羽厥入聲於涉切厥翟謂次其羽使相迫厥翟勒面績總者厥次翟羽使相迫蹙以為車之蔽蹙又以如玉龍勒之韋為馬之當面飾謂之勒面皮之熟者為韋馬之當面飾者為錫錫音洋飾在馬額亦謂之當虛重翟有錫厥翟次於

重翟故云勒而績畫文也總以緝為之著於馬勒直兩耳與兩鑣馬銜外鑣馬鐵亦謂之扇汗亦謂之排沫以畫緝為總故云績總著直略切五路之四曰翟車則王后乘以出桑之車也巾車云翟車貝面組總有握鄭氏注云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有握則無蓋矣如今駟車是也駟薄經切今謂鄭氏東漢立是也有握之握馬融作帷幄之幄服則掄翟周禮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掄狄畫搖鞞衣展衣緣衣狄翟翟同禕音揮禕衣畫鞞雉掄音搖掄狄畫搖雉翟翟刻而不畫展與翟同音戰緣與鞞同音鞞后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從祭先公則服掄翟從祭羣小祀則服關翟三者皆王后之祭服刻緝為翟之形或畫或不畫綴於衣以為文章也禕衣為盛掄翟次之重翟為上厥翟次之厥翟之車掄翟之服此其為下王后一等而為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之車服也 騶虞 汲冢周書王會篇云騶虞白虎黑文西方之獸歐

詩傳考通十五

四

陽公詩本義引賈太傅之說騶為文王之囿固未可據然虞為司獸不為無理傳說言虞多為掌山澤之官伯益作虞遠自舜世周禮分為虞衡屬之夏官司馬至如今時京師有仁 監正詩序之義而掌蒐田畋獵之事焉陳鵬舉少南氏引禮記騶虞為節樂官備按周禮夏官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鄭司農眾謂析羽九重鄭康成玄謂奏樂以為射節之差康成說是禮記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謂歌騶虞之詩以為射之節度古者射必四矢歌用四節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後歌四節以射歌一節則發一矢必發乘矢而後卒矢射齊風猗嗟之四矢反今大雅行葦之既挾四籥是也騶亦官名騶官虞官皆有人故云官備射義又曰天子以備官為節 邶 頃公賂王請命 衛康叔之後武王同母弟康叔名封受封之國傳康伯考伯嗣伯唐伯靖伯貞伯頃侯凡八君頃侯者



貞伯之子也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庚音捷頃侯子釐侯釐亦作僖釐侯太子共伯餘餘蚤死弟共伯和立是爲衛武公  
溫柔敦厚之教 禮記經解篇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溫柔敦厚詩教也故詩之失愚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  
也蓋聞諸說者云溫柔而敦厚質質淳厚之人也淳厚者未必  
深察情偽故有愚之失 莊姜戴嬀 衛莊公名揚娶齊女曰  
莊姜無子陳女厲嬀之姊戴嬀生子完是爲桓公齊女姜姓陳  
女嬀姓婦人從夫諡故因莊公而爲莊姜厲與戴亦皆諡 桓  
公州吁 嬀妾之子州吁弑桓公完而自立石碻之子厚與州  
吁游從州吁朝陳將使陳侯請于天上石碻使告于陳曰衛國  
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  
執之而請蒞于衛遂殺州吁石厚衛人立桓公之弟晉是爲宣  
公左氏曰石碻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  
乎篡弑之賊必討不宥入春秋之初石碻其知大義矣孔子之

詩傳卷五

五

春秋爲誅亂賊而作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奪黎氏地  
赤狄潞氏奪黎氏地見春秋宣公十五年左氏言潞子嬰兒  
之夫人晉景公之姊鄆舒爲政而殺之晉伐狄數赤狄五罪奪  
黎氏地亦其一晉殺鄆舒略狄土立黎侯而還 衛宣公 上  
淫曰烝衛宣公上淫于庶母夷姜而生急子急亦作伋爲伋伋  
娶齊女而自取之是爲宣姜生壽及朔宣姜寵而夷姜繼及新  
臺二子乘舟之詩作風大變矣二南正家之本身脩故國家可  
治變而至于如是人道或幾乎滅息悲夫  
鄆 譙 譙讓質責譙才笑切與請同以言辭相責也 中聲  
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注云詩謂樂章所以節音主  
乎中而止不使流淫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衛 從王伐鄭 春秋桓公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  
周天子桓王也天子之兵有征無戰鄭祝聃射王中肩鄭莊公  
使祭足勞去王且問左右敢抗王師恭而無禮鄭莊之罪有

不容誅實爲厲階之首人紀殆絕重可悲夫經書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正君臣名分之辭也 十日多昏 周禮地官大司徒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  
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  
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散利謂貸種食弛力謂  
息徭役舍禁謂公無禁利去幾謂關市不譏省禮謂殺禮殺  
哀謂省凶禮蕃樂謂閉藏器而不作多昏謂不備禮而以取婚  
者多也按凶荒之歲每言多婚蓋欲使之相依爲命耳  
王 王周天王 平王名宜曰幽王宮涅之子桓王名林平王  
之孫莊王名佗桓王之子皆東遷後之王  
鄭 父子司徒 鄭桓公名友周厲王胡之子宣王靜之母弟  
爲幽王司徒其子武公握突爲平王司徒 甫田鄭氏 鄭  
漁仲名樵其居夾深水自號夾深道德高邵學博而雅大儒也  
高宗時人 公子素 孔穎達曰文公捷厲公子春秋閔公二

詩傳卷五

六

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  
侵鄭故使高克將兵于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 子皮  
子產 鄭穆公七子謂之七穆公子喜字子罕七穆之一也子  
罕之子子展子展之子子皮以王父之字爲罕氏公子發字子  
國亦七穆之一也子國之子子產子產之子國參以王父字爲  
國氏子皮子產鄭大夫之賢者 帥師 帥師之帥作入聲讀  
入聲者如字將帥之帥圍去聲公子五爭鄭昭公名忽鄭厲公  
名突孔穎達曰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一爭也十五  
年突使祭仲瑁雍糾殺祭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復歸  
鄭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殺祭仲而立公子亶三爭也十八年齊  
人殺子亶高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四爭也魯莊十四  
年傅瑕殺子儀而立突五爭也  
講師 漢儒尚專門之學各講授其師之說故有講師之名各  
人異師師各異說經之本旨反因之而亡呂伯恭氏所謂從而

附益之此講詩經之弊也然亦有互相發明者不可一概而論故近世李性學先輩有繼序之說大序小序之下以經生講師所述者為繼序性學著詩統一編其自序詩統有曰詩者聖人傳心之正印而五經之靈樞也士欲學道必自詩入經燬于秦惟詩詠免漢裂而四魯固齊陋韓龐惟毛以爾雅傳又曰至隋而王文中氏始窺其門至宋而歐陽氏蘇氏始撤其藩觀其堂室明道氏伊川氏橫渠氏發其詠啟其鑰詩之真隱而復豁紫陽氏鱗其結解其紛而詩之靈明公大中正純粹之天乃昭昭李先輩之自序此其大略然詩統每篇之首各有小序蓋雪山王氏夾際鄭氏朱子之外言詩者率以序言非愚益所敢妄議也

唐 不謂之晉而謂之唐初不為此 叔虞封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爲晉晉之爲國蓋以水得名 晉武公 史記晉世家晉侯摯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

詩傳卷五十五

七

周僖王春秋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立爲晉侯實魯莊公之十六年也武公殺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朱子自附于春秋之義以正人心以誅亂賊于小序深辨之辭嚴義正武公之罪暴不可掩愚所謂大節目者於是乎在矣其後六卿分晉併歸于三而威烈王命魏斯韓趙趙籍爲諸侯篡奪強僭之臣天誅不加而寵秩命之王綱于是而自紊政柄以是而下移正人紀立人極者不可復言矣嗚呼悲夫

晉獻公 名侂諸武公之子

秦 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此嬴氏有國之始也非子封秦造父封趙因附見羅長源趙氏國姓紀原之說羅長源必曰氏族之興所繇來遠矣自一姓以上推而至於有國有家者均不可不原其所自來也太史公作堯舜本紀謂其源皆出于黃帝後世目爲良史唐史臣作世系表先宗室而後宰相後世指爲全書恭惟國家列聖相承太

祖太宗以英睿定大業真宗仁宗以忠厚守成憲高宗孝宗以謨斷成中興之功而趙氏得姓之因歷諸儒討論猶莫之核議者徒見史記所載程嬰杵臼之事遂以爲趙氏得姓之始於此而不知其不止此徒見左氏所記趙朔趙武之事遂以爲趙氏得姓或繇於是而不知其不止是徒見史傳所謂造父以徐方功封于趙城爲趙氏及張說氏族對以韓陳魯衛許鄭若魏與趙氏並言遂又以爲趙氏得姓以國而不知其亦不止於國也嗟乎處劉漢之朝而不知劉氏之爲魏後居李唐之世而不知李氏之爲少昊裔者皆考訂有所未到趙氏得姓之繇例推援爲造父之後抑不知夏氏之季已有諱梁字者見於正史則趙氏得姓其不止于造父也明矣商氏之初有諱隱字者官爲牧師則趙氏得姓其不止于造父也審矣百家牒風俗傳易緯書是類謀俱言張王李趙皆黃帝之所賜姓抑又知趙氏得姓其不止于造父也亦校然矣按此于詩傳雖無所繫宋氏有國其

詩傳卷五十五

八

姓亦當知故通之 穆康 秦穆公名任好康公名魯陳 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于春秋 魯隱公六年傳書五父五父陳公子佗也父音甫桓公五年陳侯鮑卒陳亂文公子佗殺子免而代之免音問六年蔡人殺陳佗魯莊公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禁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桓公名鮑厲公名躍史記以佗爲陳厲公躍爲陳利公陳杞世家云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與春秋傳異

曹 昭公名班僖公名夷之子共公名襄昭公之子

幽 金滕 金滕之匿臧卜書之匿以金緘滕之 奄 奄商奄二國名商奄之君附紂子祿父周公踐祚伐之又有魯奄之奄然與祿父所封相遠 謹按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鄭曹幽十五國地周南則河南洛陽之境其地屬汴梁河南省周天子之城陳鄭

節之三國皆河南省地召南則上接京兆陝西省境江漢則河南及武昌湖廣省境也其抑鄴衛曹皆在河北唐在河東則上隸中書都省齊魯山東之地亦隸都省幽秦則陝西省之地也獬狃之境則和林城嶺北省之地西戎則甘肅省之地東海則高麗鎮東省之地醫無閭山則蘇州遼陽省之地江之發源則成都四川省之地荆楚羣舒則湖廣河南及陸興江西省之地太伯適吳則杭州浙江省之地也中慶雲南省漢以前不與中國通其地蓋西南夷耳以九州言之直隸都省河北東魯皆冀州兗州之地齊為青州之地河南省之地為徐為荆為豫湖廣江西江浙之地為揚陝西之地為梁為雍河東則并州之地遼陽則營州之地開平大興和林省則幽州之地甘肅雲南時皆荒遠高麗箕子朝鮮之域與遼陽壤地相接然此亦樂言之地形如犬牙相入故不截然整齊也以星土言之大梁之次州曰冀壽星之次州曰克立禡之次州曰青降莫之次州曰徐

詩傳通五

九

星紀之次州曰揚鷄尾之次州曰荆大火之次州曰豫實沈之次州曰益益州與梁州同分野沈音審或云與沉同鷄首之次州曰雍析木之次州曰幽姬嘗之次州曰并以分野之星言九州者如此詩之十五國風之地古九州內之地也而其地形皆陞臨今自都省行省所轄各道各路郡縣處所有古所未有之幅員不可與十五國同論然以輿地形勢觀之今天下即古天下今山川即古山川但有通未通關未關之分初無古今之異愚因以贅茲說

小雅 鹿鳴 賓 序詩者言羣臣嘉賓忠臣嘉賓必君為主臣為賓孔穎達引燕禮客為賓宰夫為主之說又云君設酒肴羣臣皆在君為主羣臣為賓當以後說為是 常棣 國語春秋傳皆左邱明作謂國語為春秋外傳邱明姓左名邱明與論語左邱明不同 富辰畿內諸侯為王朝卿士富其采邑也 周文公即公且召穆公名虎宣王時人 天保 與鹿鳴相似

蓋謂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 南陔 笙詩 笙中吹其詩故有舜無辭如俗中以簫笛吹歌曲得一曲之譜則此曲之類皆此聲不必求其歌曲之辭 六月 鄭譜 鄭康成詩譜分別時世必以某詩為當某王之世此下不出詩篇名 世本世本紀氏族譜系之類宋衷為之注釋 譙周 周蜀漢人 錯脫 古者以韋編汗青之竹為簡用以寫書藏久而所編之翠皮斷爛故有錯簡脫簡之謬誤 漢魏樂府 漢武帝云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魏武帝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大雅 文王 歐陽文忠公論曰書泰誓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耳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耳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

詩傳通五

十

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 東坡蘇文忠公曰昔漢高祖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終且辭以不德惟彼陳勝吳廣乃羣羣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且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君之命命于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於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是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于文王自王乎 廣平游氏定夫曰武王于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游氏又曰禮記大傳載牧野之文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

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為文王自稱王豈未嘗攷秦晉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當六國之時新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曾謂至德如文王者反盜虛名而滅天理乎赤雀丹書此讖緯之說不足取信如云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如烏其色赤之類是也漢儒解經多惑讖緯既已近誣而靈臺一詩乃追述文王之事遂以為天子之制其誣甚矣

周頌 北郊集議 宋元祐八年禮部尚書蘇軾言古者合祭天地以為祀上帝則并祭地祇歷舉漢魏及唐合祭之說其弟轍亦同其議諸家皆言南郊圓丘冬至祭天北郊方丘夏至祭地此蘇氏北郊集議之說也詩序未終姑輟于此者望來者云

詩傳旁通一五

十二

詩傳旁通卷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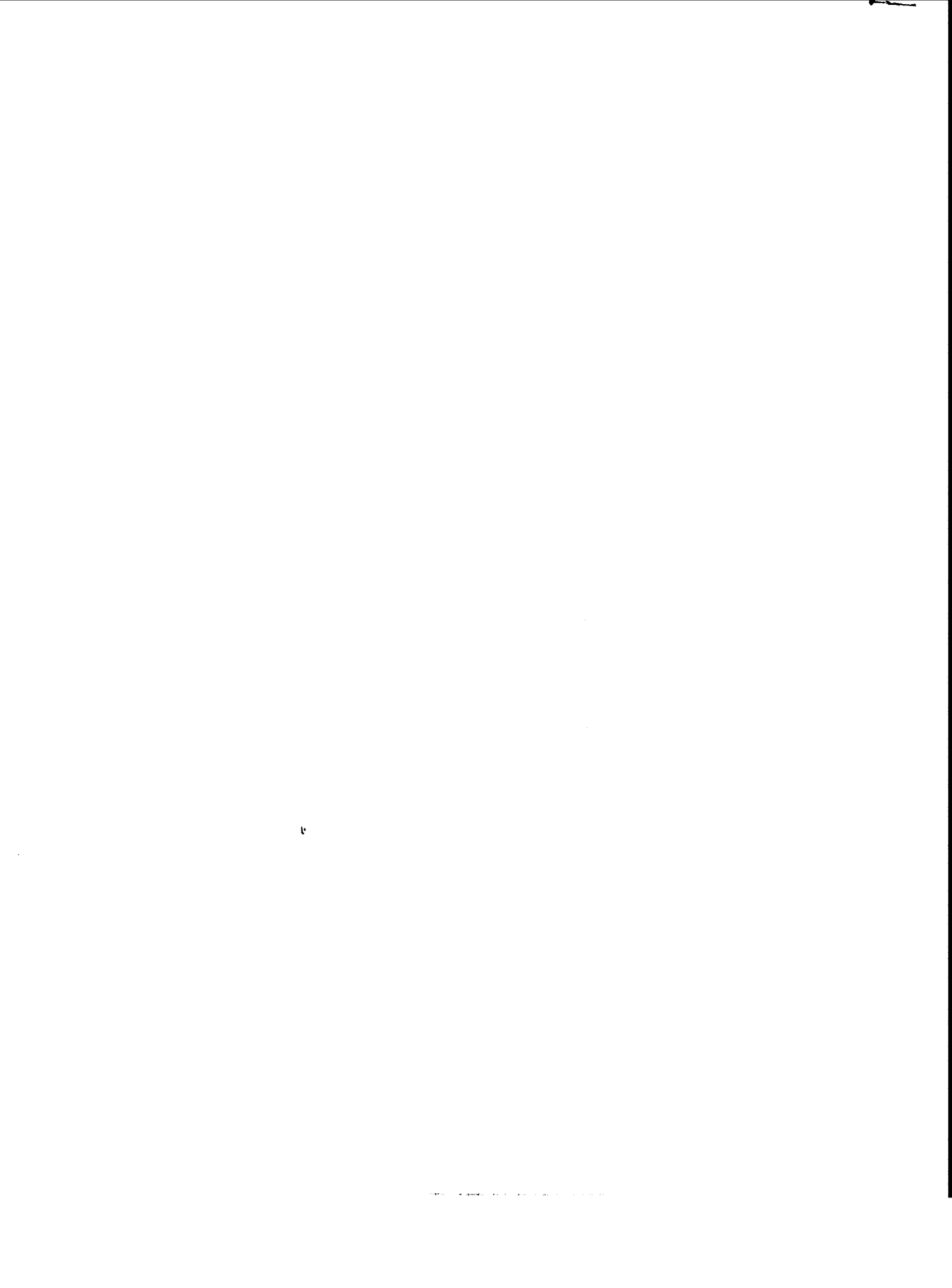
右詩傳旁通十五卷元梁益撰益字友直號庸齋江陰人家本閩中父國柱至元中任常州路教授遂家於江陰自署三山以其先閩人也至正辛巳舉浙江鄉試明毛鄭詩通春秋文辭根據典雅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主浙西學者多從之游事蹟附見元史儒學傳著有詩緒餘史傳姓氏纂三山稟均不傳此詩傳旁通十五卷為疏證朱子詩傳而作亦僅有傳鈔本譌誤多端今以朱傳略為考訂有傳會朱傳而誤者如卷二定之方中篇棘牡三千傳引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旁通曰記禮記曲禮數馬畜以言其富者不敢斥言也案曲禮文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傳既誤以地為馬旁通又牽連而及曰數馬畜誤之又誤矣有前後倒置者如卷一待年一條應移以字後卷二漕字一條應移刺後共伯共姜一條應移剪髮夾凶後樹八尺桌一條應移楚邱後卷四晉昭侯一條應移曲沃後卷五用民歲三日一條應移重穆後卷七庚字一條應移新田舊畝後卷九

詩傳旁通跋

茅蒐一條應移浴後去字一條應移若後目次悉為移正而原書未動所以存其真也至此書之典要提要已詳言之今不贅光緒丁酉十一月小雪日武進盛宣懷跋

卷十三閔予小子之什桓篇克殷年豐條師興而雨下脫去伯音霸謂諸侯霸王如字亦通謂方伯也共十六字

此注于



天  
地  
道  
法

西  
夏  
人  
書



于辛巳年  
卯冬月  
庚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 經部 詩類二

詩故十卷 浙江吳玉  
輝家藏本

明朱謀煒撰謀煒有周易象通已著錄是書以  
小序首句爲主略同蘇轍詩傳之例而參用舊  
說以考證之其曰詩故者考漢書藝文志詩類  
有魯故二十五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  
二十七卷韓故三十六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顏師古註曰故者道其旨意也謀煒是編蓋用  
漢儒之舊名故其說詩亦多以漢學爲主與朱  
子集傳多所異同其間自立新義者如以小星

詩故總目

一 藻章叢書

爲替御入直以斯干爲成王營洛周公所賦之  
類未免失之穿鑿然謀煒博極羣書學有根柢  
要異乎剽竊陳言蓋白胡廣等五經大全一出  
應舉窮經久分兩事謀煒深居朱邸不藉進取  
於名場乃得以研究遺文發揮古義也經術盛  
衰之故此亦可知其大凡矣



詩故卷之一

明 南昌 朱謀埠撰

周南者何岐周之風也詩六義有風雅頌而無南此何以稱南風之南也八風寒燠異德升降殊情不為振掉則為淩戾唯南風祥和地達長養萬物有豈樂而無佛鬱文王岐周之化實象之故不稱風而稱南也召公分陝矣何以稱南其化同也造王業之本莫如周南成王業之效莫如召南故大胥鼓南而鼓鐘以雅以南有旨哉

關雎后妃之德也何以言德廣積御厚國本也國本

詩故一

豫章叢書

莫重於嗣續婦德莫難於不妬太姒能求庶女於窈窕側陋之間廣為則百斯男之地厥德又何加焉唯鳩王雎亦謂之鸚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名之曰鶯亦名曰鶯不類鳧鷖也此鳥鶯而善漁每得隈潭隍渚輒盤飛雲際哀鳴求類而後下集焉非為其有別也窈窕猶言綺窈謂窮巷深閨淑女之所在非幽閒貞靜之說也苕菜葉紫莖白脆美可茹其葉始卷而漸開黃花六出今人不復采取第名之曰豬蓴關雎一詩初非難說而毛韓齊魯各立異義良由辨物未明比興失所守師

說者愈精愈遠愈索愈疎三百五篇用是不復得其故矣

葛覃后妃之本也何以言本內教之所由立也大姒位乎正嫡廣采庶妾並處宮中不有所以教之得無安于怠荒乎蠶桑者后夫人之所有事而葛泉細務則庶婦之職也太姒身率締紵服之無數蠶桑可知矣言告師氏太姒自監其親也薄汚薄澣歸寧父母語庶妾也示之勤儉教之孝思非政本乎萋萋狀葛之始苗莫莫狀葛之成就莫莫云者誕節之謂非茂密也私者親體之和服衣則洩著

詩故一

二

之常衣非燕服禕衣之謂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何志乎志遠人也丈夫有事四方無所庸憂文王則患在羨里禍有靡測是以徬徨不安永懷無已耳序乃謂求賢審官不幾侵公事已乎

樛木后妃逮下也何逮乎能以恩意接下使不自塞也上之臨下志于威嚴則其情不通志于妬忌則其生不遂能忠能恕上下泰然樂可知矣葛生山谷間附木而起長二三丈藟亦葛類又名巨苽本草所謂千歲藟也葛藟得託樛木以遂其生比庶

妾因后妃以進御所謂樂只福履則頌禱之詞耳  
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非也眾妾相安相樂之詞也  
螽類有五在爾雅此土螽也其種獨蕃秋冬之際  
千百為羣飛集田野絕不相害非以股鳴者振振  
言其眾盛非仁厚之謂

桃天后妃之所致也非也后妃蒼樛木也凡木美實  
者未必華美即華美矣不能早實唯桃華豐豔三  
年以上便能作實以比眾妾年少色好又宜子也  
大學傳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非君夫人  
能教國乎

詩故一

三

兔置后妃之化也非也文王之化也文治于岐四方  
無侮屨甲止戈武夫無所效其用相與優游田野  
從事置罔以銷磨其壯心焉曰干城曰好仇曰腹  
心計其才也以此才而野處若深惜之實為國家  
治平喜矣兔道為遠往來有常所謂中遠自是兔  
迹非九達之遠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非也周民室家樂完聚也無征戍  
則民安其業無復離析死亡之憂所當恤者產難  
而已采芣苢宜產也治平之象溢于言表矣此其  
所以為風乎

漢廣德廣所及也孰及之文德及之也岐周處西北  
而江漢實在其南文德被乎南國南國之民思欲  
奉戴猶畏紂之暴虐而不敢先賦此以見志曰喬  
水曰游女喻文德之可歎豔非犯禮妄求之說也  
錯薪也楚也蕞也皆可刈之物也以錯薪翹翹秀  
起姑欲待其黃落但刈楚及蕞而已喻惜名分不  
欲先去紂也孰能先我歸周我當秣其馬而從其  
後矣

詩故一

四

汝墳道化行也曷行之行東諸侯也東諸侯服文德  
而朝周者必由汝墳而西故遵汝墳者往見伐其  
條枚今則伐其條肆計已經年而始一來感其聘  
問之曠也既見君子不以曠而棄我又私喜矣唯  
是王室虐穢如燬不遑寧息故有曠也敢貳心哉  
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於漢廣汝墳而見之言婦人  
能閔君子者何足以語此楚人謂火曰燥吳人曰  
焜齊人曰燬此稱王室如燬則齊語矣故知為東  
諸侯之詞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曷應之成王業者應之也周南  
關雎以至桃夭家之齊兔且芣苢國之治漢廣汝  
墳則天下其將平矣然而大統未集文王即世向

非武王周公繼述厥志王業何出而成乎麟神物也世不槩有以比公子公孫不世出之賢聖耳曰子曰姓曰族舉皆賢聖非一故稱振振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夫人始來于何見德乎于其能將妊娣俱來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以妊娣是嘗有挾忌心不與妊娣偕行者矣此夫人獨能將之故作者樂歌其事焉鵲工爲巢綱繆安固喻君夫人有國有家鳩拙于巢或託鵲巢而乳子則娣姪自喻也傳謂鳴鳩均壹之德以比夫人殆

詩故一

五

不然哉

采蘋夫人不失職也何以不失職祀以其時也祭有禴有烝烝以進品物禴以薦新味南國歲味莫先于蘋孟春芽始數寸香脆可珍碧葉白蕲故謂膳蒿物雖微而敬薦之可謂能修常事矣被者祭服之通名少牢饋食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是其事也傳以被爲首飾箋又改被爲髮何其鑿邪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夫婦一體也遠離之久感時相念情之正也何必謂其以禮自防乎草蟲者蜻蛉寒蛩之總名張衡所謂大火流草蟲鳴是

已阜螽卽周南所謂螽斯也草蟲啜啜阜螽趨趨深秋候也采薇采葍季春候也秋暮而往春暮未還道里悠遠吉凶莫卜是以用憂豈感物而興男女之思乎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何循乎法度善其能教女也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之公宮祖廟已毀教之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采蘋藻以芼魚也奠于宗室爨下教成之祭也不舉其物而舉所芼貴躬乘也曰季女大夫之妻之教也

詩故一

六

甘棠美召伯也何美乎爲其分陝能奉王政以正諸侯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江漢之間附庸小國實賴之以安焉故託喻甘棠蔽芾之及物以志感豈聽訟棠下之說乎

行露召伯聽訟也此非也發婦執節不貳之詞也唯野田草萊之區乃多行露唯鰥夫發婦乃有速獄之婚錄是詩者明露屋草茅習俗亦美也多露沾濡之可厭我常夙夜謂其可厭矣喻潔已之有素也雀無角而穿屋鼠無牙而穿墉猶我未嘗許嫁妄致我于獄訟耳

羔羊鵲巢功致也此序非也南國大夫能節儉也諸侯狐裘大夫羔裘士羊裘制也此宜羔裘而羊裘以是知其能儉服羊裘而委蛇自適無不足之色以是知其能節古者五羊而成一裘百里大夫五羖見稱卽其事矣絁絨皆五知其皮之五也羔裘之直敵數羊裘以尙節儉故寧羊裘

殷其雷勸以義也此士妻之詞也按周制大行人司儀上士八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小雅借借士子朝夕從事是已曰振振者眾詞也從者非一我所懷之人可少休矣何爲獨勞王事乎雷無

詩故一

七

形象猶有聲響可求不在山南則在山北君子行役顧不知所向往蓋傷之也

標有梅男女之及時也非實男女也處士樂及明時效用也月令孟夏糞榮俊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故徵聘之典行焉梅實墮落正其候矣此時束帛之典不及必且後時矣故託士女相求以明志

小星惠及下也非及下也替御入直居寢之詞也古者王公臨事則有替史之道居寢則有替御之儀莫非賢也賢者在事故能安命而述職言列宿在

天小大異象王臣從政貴賤有等才有賢否位有崇卑各盡其職而已參昂以喻大臣小星則自擬也列星之中唯北斗參昂最爲著見夏小正於參昂之伏見也屢書之入直者因所見而興詞唯其入直居寢是以抱衾與裯豈賤妾進御之謂乎

江有汜美媵也何美乎以其不克與嫡偕行能待命於國無貳志也水已決去而復入者爲汜岐流爲渚別出爲沱沱也渚也沱也媵自喻也言江水同源尚然有汜有渚有沱我自它國來媵寧能必其與嫡夫人偕往乎不怨不而以而猶望其悔悟之萌

詩故一

八

可謂厚矣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非無禮也嘉其亦猶行古之道也上古昏嫁以麗皮爲禮此以白茅束束麕鹿則麗皮之遺俗也誘之云者麗皮導其來聘之禮也稱彤吹知爲山谷野鄙之氓也士以茅束麗皮而來女則施於結縞而往畧繁禮尙真淳宛然蕞黃上世之風矣二南之詩有美而無刺其述風化事行往往在乎景象之間不因言語文字而盡之學詩者所當知焉俗儒不通斯旨至謂此詩爲淫奔而欲刪之如其愚如其愚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非美王姬也美武王之能以女  
下嫁于齊也唐棣之華翽其反而語其能下降也  
故以興王姬之肅雝焉桃李異色同時並盛故以  
興王姬齊子兩貴之相當絲綸皆釣具絲以取小  
魚綸以致大魚各有宜也唯齊侯之子乃足上當  
平王之孫耳始周公未定謚法之時於文考或稱  
平王或稱宣王毛傳釋平王爲文王是矣彼平王  
宜曰齊侯諸兒烏足以汚召南邪王姬適齊實助  
乎此帝乙歸妹之例故謹存之

騶虞鵲巢之應也非應鵲巢也記仁愛之及庶物也

詩故一

九

古者春搜夏苗秋獮冬狩一以除田害一以講武  
事葭蓬之茁則春搜矣葭蓬記其時貳豨之五記  
其物一發而罷記其仁騶也虞也記其官吁嗟乎  
者隱痛之詞也呼騶虞所以止殺也天子不合圍  
諸侯不揜羣五紕而取一焉明不揜羣也六騶羣  
騶事在左傳山虞澤虞屬在地官七騶威駕著之  
月令騶虞之爲官也顯矣而毛傳遽爲白虎黑文  
之說矣白虎黑文爾雅釋獸所不載豈其然乎

詩故卷之一

詩故卷之二

明 南昌 朱謀瑋撰

邶鄘衛商紂畿內地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其南謂之鄘邶鄘以東謂之衛始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為殷後而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是為三監武王崩武庚叛周公討三叔而誅之更建邶鄘衛而分治其地衛則康叔是已邶鄘之封莫可考厥後亦并於衛故邶鄘之詩皆衛詩也仲尼錄詩宜若可沒邶鄘矣然必存之存三監也存三監所以存殷也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致意焉

詩故二

一 原章叢書

柏舟言仁人不遇也所謂仁人莊姜是已矣必頃公之世乎耿耿者伏枕終夕如有所聞也棣棣者自反之詞威儀棣棣自反而有禮也愠處憂戚之間記稱憂斯愠愠斯戚是已以慈訓愠則誤矣微者虧也謂日食也莊公失道反常如日虧其明非嫡庶之喻  
綠衣莊姜之傷己也既失位嬖妾得以相陵也是詩前二章以綠衣比嬖人後二章以絺綌自比命數之涼薄綠兮絲兮當作絺兮綌兮傳寫之譌也言汝則然

燕燕莊姜送歸妾也孰為妾陳女戴嬀是也燕之往來必雙故曰燕燕其飛也一上一下故曰頡之頡

之言于戴嬀在昔與居未嘗或離如雙燕然今當長別能勿悲乎任以應物言塞淵以處己言緝密無所失之謂塞靜定能鑒物之謂淵淑慎其身先君之思皆勗詞也云淑慎者猶曰善自珍攝耳

日月莊姜傷己也非傷己也傷州吁之亂衛也吁弑君篡立敢為悖逆不復名分之畏知其終不能定衛矣日盈月虧晝夜代明自古而然以喻君臣名分之有定也方其作逆我嘗以是教戒之終不我

詩故二

二

聽奈之何哉

終風莊姜傷己也非傷己也揚州吁之當見討也暴風終日拔木飛砂亂常甚矣喻其弑逆之事也異常之風非雨不鮮暄暄其陰虺虺其雷將雨之候矣喻州吁之將見討也我以正而教戒之彼第譖浪笑傲以應之如是之人其能免乎寤言不寐悟之以廢寢也願言則嚏願言則懷謂我有所感悟願與之言也豈宰醜蒞殺之謀既已聞之莊姜乎擊鼓怨州吁也踊躍用兵言州吁之志也不我以歸憂敗亡也爰居爰處據兵車而言也車恃馬以行

馬之既喪敗可知矣敗則亡于林下而尸之郊之戰趙旃棄車而走林者是也死生契濶夫妻始焉約與偕老之契甚濶遠也今迨死亡濶遠之契不我展矣偕老之言不我信矣

凱風美孝子也寡母不安其室七子自責以諷之幹母之蠱矣棘心棘裁也始則生稗弱之名也至于薪則材成矣黃鳥鷦也睨睨當作睨睨羽毛光華貌傳寫之誤也韓詩傳作簡簡黃鳥例可推矣

雄雉刺衛宣公也宣公不恤國事軍旅數起男女怨曠之詞也雉性妬壘護強飛不越域其高不過丈

詩故二

三

修三之雄雉雌應兩相依也君子獨從役遠去其存其亡杳不可知曾斯雉之不如矣瞻彼日月朔望盈虧者凡幾見矣道雖云遠亦可來矣百爾君子何其不知德行而我君子獨以德行見用乎然德行又豈難知哉若能不忤不求則無往而不可適矣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事載左傳縱欲瀆倫甚矣故國人亟舉悖理亂倫者反覆以刺之匏為腰舟所以利涉也方其有葉之時濟渡之水正深矣垂帶而涉曰厲涉之淺也褰裳

而涉曰揭涉之深也今日深則厲淺則揭何其恃哉雄雉雌而雌應之常也濟之方盈以舟不以車理也今日以車濟盈以雌求雄得非反常乖理之舉乎昏禮用鴈何也以其夕則水宿旦則雲飛秩然有序不亂倫也今烝庶母而生子謂之何故招招舟子以濟處方深不可徒涉也一舟所濟非一人故曰邛須我友安得犯險徒涉以取覆敗乎

谷風刺夫婦之失道也蓋賢婦見棄于夫之詞也采葑菲者用其葉而存其根須其葉之復生也今并根而去之無復生理矣是婦必以無子見去故為

評故二

四

是言非謂容貌之衰也方舟游泳喻其治家之曲折得宜匍匐救喪喻其供億之無所缺乏昔育字誤當日昔者恐育鞠末章不念昔者可證有汎有潰言其該去如水之流不可復反也既詒我肄斬絕之詞也肄與汝墳之肄同堅與既通左傳猶懼不既謂始至也

式微黎侯寓衛其臣勸之歸也中露露中言無芘覆但露宿也泥中猶言塗炭言無安宅也

旄邱責衛伯也黎侯為狄所迫去而寓衛久不得歸黎大夫責望之詞也晉景公滅赤狄數其棄仲章

而奪黎氏地事在衛穆公時則知黎之寓衛在成  
穆間矣叔兮伯兮謂同姓之諸侯狐裘蒙戎則謂  
黎侯也不得于衛而屬望諸侯亦可悲矣瑣尾流  
離之義當如朱傳

簡兮刺不用賢也簡兮簡兮擇才之精也方將萬舞  
僅用之爲籥師也以僕僕之貌如虎之力在前上  
處宜觀表而知裏矣方卒事之際公但錫以一爵  
與鞞胞關寺無異何其無知人之鑿哉是以思西  
周庸庸祗祗之君耳籥但三孔左手以三指抑揚  
而吹之郭訓是已榛者木下小裁非栗屬也苓卽

詩故二

五

苓耳非大苦也皆在遠難可詳察之物

泉水衛女思歸也泉水卽衛之百泉泉在衛北淇在  
衛南北高南下故泉水趨淇喻已思歸宗國也瑕  
者過差之詞不瑕有害猶言不甚害義也隋志邢  
州內丘縣有于言山內丘在衛東北邶地也故附  
之邶詩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非刺也錄賢大夫也斯人旣與  
國政復從王事亦重臣矣而日終寢且貧室人交  
謫其廉潔之守幹濟之才存乎言詞之表矣無所  
怨望唯命是安得非賢乎敦厚也謂厚有所加及

也

北風刺虐也非刺虐也異姓之臣違亂也北門蓋同  
姓大夫國雖危亂義不可去此則異姓而仕衛者  
也道不行言不用第有亟去耳風雪交作之際莫  
不閉藏奧室今則相與衝冒而去知其亟于違亂  
耳是尙可以虛徐邪狐者妖獸鬼之所乘鳥者鬼  
雀鳴則凶咎所見無非鬼物喻在朝者皆不祥之  
人也

靜女刺時也何刺乎刺淫奔也曰靜女曰彤管男悅  
女之詞也夫淫奔密約而它人歷歷言之其惡寧

詩故二

六

可換乎內則婦事舅姑左佩刀礪鱗燧右佩箴管  
所謂彤管卽所佩之箴管耳牧者圉人所居蕘則  
芳潔之物

新臺刺衛宣公也新臺之後莫不非議雖執土木之  
人猶能泚然而愧况衛君乎河水瀾瀾喻其淫泆  
污濁之可厭也蘧蔭戚施胥臣所稱八疾之二皆  
人所棄者

二子乘舟思汲壽也汎汎其景言二子逐流而去無  
復形景來歸也養養猶言怏怏憤鬱不平之意始  
焉猶望其能來不瑕有害則決其已死



廊

柏舟共美自誓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宣公烝于夷姜而生汲公子  
頑通於宣姜而生戴公文公宜乎中葍之言不可  
道矣茨謂茅之有次第者所以覆牆也梓材稱既  
勤垣墉其塗暨茨即是茨矣毛傳朱傳並謂蒺藜  
何其謬哉中葍猶言中垢宮中垢穢之行也欲雅  
言之故變垢稱葍

君子偕老刺宣姜也副者覆首之飾編髮為之笄以  
連副珈以飾笄唯后夫人得有之翟謂貫珠為翟

詩故二

七

以冠副笄之上非刻繪以飾衣也承以纁髮象掃  
蓋可知已如山如河如天如帝皆謂威儀莊嚴可  
敬憚也目中白處曰皙眉上廣處曰頰揚其用則  
皙撓而頰動是貴倨之狀有是威嚴舉國皆尊仰  
之奈何甘心污穢以白辱乎斯言外意也

桑中刺奔也沫即妹邦朝歌以北之地也唐蓋北方  
蔬屬故毛傳以為菜名非兔絲也唐也葍也麥也  
皆易求之物喻孟姜孟弋求之易許也桑中蠶妾  
之所聚上官樓閣之通名始通好于桑中終成歡  
于上官耳姜齊女也弋莒女也庸則鄆女其邑人

也

鴇之奔奔刺宣姜也奔奔猶言賁賁鴇盛氣而怒也  
逼強鴇有定偶不相亂也鴇姓如淫兩雄相見必  
盛氣而鬪鴇則傳枝而孕初不以形接也此刺惠  
公不能防閑其母使公子頑得通之耳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懿公為狄所滅文公繼之  
徙居楚邱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衛人悅而歌誦其  
事焉作宮作室土木大興即通商惠工之事矣樹  
之榛栗椅桐梓漆務材也夙駕桑田訓農也星言  
夙駕戴星而駕也也人猶言此人謂勸農之信也

詩故二

八

不獨勸農者秉心塞淵謹于奉職即牧馬之校亦  
咸得其人故所牧之馬驟而叱者至于三千極言  
蕃庶耳

蝦蟇止奔也非止奔也敬教乎內也文公懲衛之難  
由乎縱欲亡禮故薦是詩使韓史朝夕諷誦于宮  
闈之內以示教戒焉陽蘊于上陰蒸于下二氣交  
搆而為雨陽蘊已解陰蒸未已則析而為虹霓朝  
謂之旸暮謂之蜺蜺是地氣之淫也冥漠若無朕  
兆倏爾成形人皆得而指之以喻男女曖昧之事  
終不可拚也借令縱欲之人不恥淫奔獨不為性

命惜乎禮所謂命以防欲是已

相鼠刺無禮也非刺也文公勸學也鼠有齒而無牙  
竊食偷生不能大害見人猶生畏心似有廉恥節  
儉之節倘在位者竊位尸居肆欲無厭不以禮度  
自檢有愧于鼠矣人而無止正謂止足之分非容  
止也

于旄美好善也非好善也文公授方授能國人歌其  
事也烏隼曰旄大夫之旃也畫烏隼于帛謂之干  
旃注旄牛尾于干首謂之干旄析夏翟之羽以為  
綬謂之干旄實一物也素絲者御馬之轡也轡有

詩故二

九

六日四日五變文叶韻耳言大夫乘是車馬建是  
于旄出入都鄙尊顯光赫矣不寤以何者嘉謨嘉  
猷入告我于內乎

載馳許穆夫人閔宗國也

衛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衛武公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  
而賓之初筵抑抑威儀皆其所自儆之詩悅禮好  
文可樂見矣河朔無竹淇澳獨產故其詩曰萋萋  
竹竿以釣于淇非王芻也淇之綠竹猗猗以興武  
公特稟異氣而生也有切磋琢磨之功乃復有秀

瑩會弁之飾兩章後先用應耳瑟兮僴兮者恂平

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所謂恂栗者戰戰兢兢制  
節謹度之謂也所謂威儀者臨民以莊尊其瞻視  
之謂也如金如錫語其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語  
其能圓能方也車箱而上高三尺三寸橫一木謂  
之式自式而上二尺二寸復橫一木謂之較古人  
立乘憑較有所致敬則俯而憑式自式而上得較  
故曰重較大夫過二人則式闕君唯式宗廟餘無  
所式矣登車而倚重較易于矜嚴者也武公則寬  
綽其容歡宴而至戲謔易生陵侮者也武公則以

詩故二

十

禮自檢是皆剛柔方圓之相濟者也

考槃刺莊公也非刺莊也美逐世者之無悶也考者  
尋譯之義槃謂樂也古言考槃猶今言尋樂耳或  
澗或阿或陸無往而不適或寤而言或寤而歌或  
寤而宿無適而不獨自以明逐世之志專一也適  
輿輶通劉向別錄所謂多穀輶是也軸以運車  
輶以脂軸兩者皆進退自得之喻非寬大盛桓之  
說

碩人閔莊姜也非閔也蓋述莊姜始自齊來適衛也  
錦衣裝禮夫人嫁服也手如柔夷語指之秀而銳

也唐如凝脂語肌清之白而澤也頰如蝤螬語項之白而延也齒如瓠犀語齒之白而齊也螻蟬之小而文者螻首語額之方廣蛾眉語眉之曲秀孽孽字韓詩作蠟訓長貌塌字韓詩作桀訓健也恨刺時也何刺乎刺淫奔者失身也抱布買絲知所誘者鄙夫也子無良媒知未嫁也乘墮垣而以賄遷知竊藏逾墻以相從也三歲食貧賄盡而厭奔之也兄弟唾美知見奔而返于家也淇岸隰泮則總角相奔信誓之詞也里女失教不有其躬終見奔黜悔恨何及孔子錄之所以昭世戒者深矣

詩故二

十一

竹竿衛文思歸也淇流廣大故多舟楫之嬉女伴羣出縱觀相與巧笑而佩王蓋若江南觀競渡者述衛俗也思衛者發乎情也以遠兄弟父母為嫌者止乎禮義也此竹竿所以見錄乎  
芄蘭刺惠公驕而無禮也非驕而無禮也刺其縱母之欲無制彊解難之才也芄蘭生莢支出于葉間垂之有如騰狀其葉亦頗似鞞鞞以輓彊騰以解結各成其用芄蘭徒有形似耳喻惠公徒有國而無威嚴以制子頑也容兮遂兮咨忍不測使得遂其惡也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而思宋也一葦航之謂河方冰時布一束之葦便可履之而度非用蘆葦渡水也今邈左冰結布葦度車馬猶然崇者峻極之謂不崇朝言不極一朝之久也

伯兮刺時也鄭康成以為衛宣公從王伐鄭時詩然鄭在衛南即不得言自伯之東矣若文公以後徙居楚丘衛反偏在東北無所事於東矣豈束備山戎東胡之屬故爾久役乎首疾猶言疾首也設草忘憂之草即鹿蔥也言不得此草憂不能忘是以使我心悔耳

詩故二

十二

有狐刺時也何所刺傷貧困也狐性多疑當河冰初合未肯即度必伏埃岸下審無流澌之聲乃始度焉此云狐垂尾而在淇梁大寒之候將至矣彼之子者終窶且貧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乎此我所以用憂也  
木瓜美齊桓公封衛也非美桓也蓋判苞苴之禮公行也木瓜木桃木李皆刻木為果以充邊實者物至微矣報以瓊琚瓊瑤瓊玖而猶苦有歉焉又為遜順之詞以導之政以賄成有如此

詩故卷之二

王

明 南昌 朱謀瑋撰

黍離閔宗周也何以閔東遷之失謀也西周政令所以能行乎諸侯者非徒文武成康之德亦以地勢險固足食足兵可以東制諸侯之命耳幽王雖死驪山大戎無盤據豐鄗之理乃因一敗遽爾東遷有識之士於其行也痛悼失圖故賦此詩黍稷離離下垂而頽猶有憂者中心思惟而傾其首也陳平深憂呂氏之亂陸賈入坐而平不見賈是其

詩故三

豫章叢書

驗矣非故宮廟盡為禾黍之場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非刺平也傷周弱也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四牡皇華之勞入有杖杜魚麗之燕人皆以為盛典而寵勞之也逮夫東遷政在諸侯而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昔時燕勞之典廢矣大夫之妻賦此而孔子錄之正以傷周室之口微耳不知其期曷至哉七言通為一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非閔周也君子為貧而仕卑官也所謂卑官則籥師也房者俎也王公立飲則有房

烝魯頌亦稱邊豆大房萬舞洋洋蓋房俎籥舞俱在堂下故曰招我由房非路寢之房也散者燕舞之位樂記所謂綴兆是矣揚之水刺平王也

中谷有雉閔周也非閔周也凶年飢饉女子自傷困窮不能贖其母家也雅名芡蔚亦名益母因舉益母而知其為念母家因遇人之艱難而知其為女子也昔曾子觀益母而興悲殆有感於是詩乎兔爰閔周也非閔周也君子哀時命也免狡於避禍雉拙於自免二物小大相等故古人並舉之內則

詩故三

二

雉免皆有毛孟子雉免者任焉是也免以喻小人維以自喻爰爰緩意謂能以技自緩其死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非刺也諷王親其族類以自立也鄭伯朝周王不禮焉周桓公諫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既况不禮焉鄭不來矣葛藟之諷殆為是乎

采葛懼讒也葛善攀附蕭艾並善蕪穢皆喻小人之黨也好讒之人醜正惡直唯依阿鄙賤之是近故我一日不見遽已相忘不啻三月三歲之久矣大車刺周大夫也非刺周大夫也商者之婦寄其夫

也周之地狹民眾多賈齊魯梁楚仰機利而逐乘業輕去家室其妻望子改過故賦此奇焉大車牛車任載者非大夫車也毳衣毛褐將車者之服非義冕也我見毳衣之人數將牛車而來子獨不歸疑棄我矣我欲他奔猶畏子之或來有所不敢唯誓死以待之此其俗猶有足稱者焉

丘中有麻思賢也非思賢也商者荅大車也子言我久不歸資生無所然丘園之中有麻可績有麥可食有李可殺也凡此三物足以留子我亦將施施而來興子共之矣貽我佩玖者感其異室同穴之

詩故三

三

誓實重其言如瓊玖之可佩服也錄此二詩見周俗忠厚尚禮有如此

鄭詩二十一篇始武莊終忽矣皆國事也其它亦多賢人君子之詞而宋世之儒誤釋放鄭聲一語遂去小序盡以淫奔目之夫詩非聲也聲非詩也措諸文詞是為詩被諸管弦音律是為聲鄭音好濫而淫志者故仲尼放之豈緇衣仲子諸詩乎

緇衣美武公也周人之詞也桓公以鄭伯入助于周死犬戎之難武公繼為平王司徒世善其職故周人歌之適謂安適其館舍也若謂廩餼之不繼而

欲還我將授子以繁焉是皆勉留之意也蕭有四訓毛傳訓大韓詩訓備許慎訓為廣多唯朱傳訓為安舒者得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莊公志在除段欲其積毀累瑕而後動鄭人已知之審矣故託為公拒祭仲之詞以杞桑與檀叱叔段不欲即折喻欲待其自斃耳

叔于田刺莊公也非刺莊也著叔段之得眾也于田取禽也里塗曰巷里巷者細民所居叔段處京既有人民社稷之寄宜求良士以輔弼之今乃獨為里巷小人所好是速亡之道耳

詩故三

四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非刺莊也著叔段以繕其甲兵也稱大叔者左傳所謂京城大叔是也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所將者清邑之兵也曰彭曰洧曰軸三境之地師所次也駟介者兵車之駟也車上載兵獨稱二矛者舉兵之最長者以該之左旋右抽者三軍之左右皆潰散而歸所邑也獨高克所將中軍在爾

羔裘刺朝也非刺朝也美賢大夫也古者君狐裘大夫緇衣羔裘以羊性剛直可尚羔裘柔澤溫煖可親加以豹飾又表其武三德具備故曰三英謂此

大夫之德足稱此裴也舍命不渝守死善道也豈叔瞻子皮之徒與

遵大路思君子也非思君子也賢者以道去國也遵大路甚著明也逮者述也不逮故者與聞政事已久志好淡洽非新知比也此蓋託爲挽留者之詞嚴粲謂鄭莊公殺弟幽母射王中肩悖逆已甚君子去之殆有爲哉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非刺也賢夫婦交相警戒之詞也稱士女始婚者也弋鳧雁丈夫之事也調五味中饋之職也琴瑟靜好養德之具也宜其酒饌

詩故三

五

以奉賓客所以成德也古者子事父母左右佩刀紛帨刀礪大鱗小鱗金燧玦捍蔽避木燧謂之雜佩非珩璜瑪瑙之屬也宜言飲酒與子偕老者言調和滋味佐酒以勞慰其夫願執此道偕老而不廢也

有女同車刺忽也何刺乎追刺之也忽以不昏于齊遂無大援終見逐于鄰國人追刺其失圖也

山有扶蘇刺忽也何所刺之刺其間于任人而致亂亡也扶蘇猶言扶疎木相扶而植者如所謂扶桑扶移扶柳之類非小木也扶蘇喬松宜在高山比

賢人君子宜處顯位荷華游龍宜生下隰比狂狡之童宜備奔走今所庸顯者莫非狂狡故刺之

韓兮刺忽也非刺也鄭人思黜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踐位正矣宋人乃使祭仲立突而逐忽鄭人故不義突而賦此詩託風之隕薄以見志叔兮伯兮謂大國也安得大國秉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矣狡童刺忽也非刺忽也刺突之與雍糾爲謀以殺祭仲也雍糾洩謀于妻而見殺突以出奔所謂狡童其謂糾乎惜其不與老成謀之而憤事

詩故三

六

相見故思得大國以正其名分焉狂童之狂也且謂大國不來正之者直以突之狂而無禮不足正耳絕望之詞也

豐刺亂也非刺亂也志悔恨也鄭女蓋有矜其族類門地已許嫁而中悔者旣而愆期無歸還自咎恨耳悔婚之志未必親近之際曰巷曰堂直託喻耳叔兮伯兮不一人者也失所婚覲他姓之我求也東門有墀刺亂也非刺亂也惜狷介者之遯世也除地町町然者謂之墀陉陀不平而可種藝者之謂阪踐謂樹栗之有行列也東門之墀其阪有茹蕙

焉足其所居之地也樹栗林然有行是其家室所在也弟絕人避世不可得而見耳

風雨思君子也喪亂之中樂見秉德不回之士也風雨凄凄以氣言風雨瀟瀟以聲言鷄鳴不已謂鷄能司晨不為風雨晦莫而廢其鳴也

子矜刺學校廢也非刺學校廢也朋友失好者之相責讓也城闕都會之所非遐荒也以細故而斷平生之歡遂不相見是誠絕我矣

揚之水閃忽之無忠臣也非閃忽也諷聽讒也出其東門閃亂也非閃亂也逐世者荅東門之墀之

詩故三

七

詞也鄭俗尚縞故僑札相見贈以縞帶此云縞衣茶巾已之室也茶者苦菜河北最蕃今俗呼為舒菜如茶猶言如雲喻女子之眾非喪服之謂也出城闕者蓋相率郊外墻間之祭耳

野有蔓草思過時也非思過時思其治也有道之世俊傑在位野無輿草矣此何時乎君子在野田卒汚萊園何當而治乎曰蔓草零露知田野之不辟也有美一人邂逅于草露之區知君子之在野也昔六卿餞韓宣子于雒首賦此詩宣子善之曰吾有望矣豈男女思不期而會者哉

溱洧刺亂也非刺亂也志其俗之荒于游觀也韓詩傳稱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士女競出溱洧之上執蘭揮魂續魄以祓不祥是則漢世以來上巳祓除所昉也蘭草一名都梁高四五尺性善殺蠱故士女秉之以祓不祥耳勺藥即今牡丹華于上巳之時中州等之荆榛折華以贈亦士女夫婦之相愛非妄一男子見所悅而贈之也

齊

鷄鳴思賢妃也非思賢妃也蓋賢夫人能警戒以成其君之德也鷄三號卒明而後蠅蚋交作已乃日

詩故三

八

出東方是為黎明久之日光被物是為大明朝會者鷄鳴來集別色始入其時蒼蠅交作而有聲自此以往日亦出矣故曰匪東方則明日出之光傳寫之誤遂作月出故說者費詞而難通考之周史武王女適齊為乙公夫人乙公生癸公癸公之子為哀公以荒淫誅此所謂賢者其乙公之王姬乎還刺荒也何荒乎刺禽荒也哀公好田無厭國人化之遂以成俗狼似犬而大銳頭細腰高前廣後得人物則殘其軀體而食之出必兩頭相恃猛捷貪忍雖用兵者莫能免今日竝驅而從兩狼信便捷

矣肩與豨通田禾之健者

者刺時也刺不親迎也古者冕而親迎充耳瓊華乃冕服中之一物著與宁同人君塞門之屏也唯邦君乃樹塞門親迎宜乎國門今僅在朝宁之間簡禮甚矣送夫人者訝其非禮故賦此詩充耳曰瓊懸瑱之絲曰統君統五色臣三色曰素曰青曰黃謂統也錯舉其色之三而五可知瓊華瓊瑩瓊英則統之所懸之瑱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非刺衰也刺淫也旦而彼姝入室日夕乃出蓋大夫之妻入朝而其君以無禮加之

詩故三

九

耳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周制大事用日出今東方未明已有以失朝獲罪者故託聖壺失職以刺之顛謂衣之領裳之要也今倒持之故曰顛倒裳衣晞者日光被物之名楚辭所謂晞髮是已曰未晞者日未出也柳木賤木植諸樊圃則有主者猶挈壺之有其職也狂夫越樊折柳猶且瞿瞿四顧恐致誚讓况晨昏大朝之期可不以告其君乎此詩叙在哀襄之間蓋厲公時矣

南山刺襄公也南山崔嵬宜為虎豹所宅今乃雄狐

蹲踞其間喻齊國之大而襄公以鳥獸行君臨之也葛屨賤物猶兩兩相任冠綬微物猶雙雙為用各有耦也齊子已適魯矣豈吾耦乎藝麻之法須得良田而熟耕之縱橫七徧麻乃無葉婚配之際可無審處其禮而但窮極其淫泆之心乎

甫田刺襄公也襄公嘗師于首止親鄭子疊轅高渠彌矣又嘗伐衛而納紀季之鄩矣又嘗與宋魯陳蔡再伐衛而納惠公矣皆務大功而求伯于諸侯之事也內行不治徒負眾而恃力何能有成乎總角而弁躡等噪蹙之喻也

詩故三

十

盧令刺荒也何所刺刺襄公也令本作獫犬之健也鉞者大鎖之名也北方呼黑為盧而走狗之駿者則有韓盧環以繫項鉞以鎖之制其逸也鬣好貌偃強也義見說文

做笱刺文姜也不獨刺文姜也正以刺魯莊公也莊公不能制母之欲使之漬亂乎齊如做笱不能止細魚耳鯀與鯀通魚禁鯀歸鳥翼殼卵皆其微也鄭箋訓義是已盈車之鯀事出孔叢又因是詩而生其說耳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非刺襄也刺文姜也蓋莊公五



年夫人如齊師時事也薄薄輕疾貌發夕者急于  
赴齊卽夕啟行不能待旦也豈原闕

得行志意內快于已無有阻之者

猗嗟刺魯莊公也是蓋莊及齊人狩于禚之詩也歷  
舉威儀技藝之長則其不足者自見願而長兮言  
軀幹之壯偉也抑若揚兮言威儀之矜莊也美目  
而下皆述其善射之狀也目上爲名謂張日注視  
而發矢也方射之時無所用舞舞則選兮謂射耦  
也射禮王六耦諸侯四耦猶舞佾列焉射者摺三  
挾一故稱四矢

詩故三

十一

詩故卷之三

詩故卷之四

明 南昌 朱謀埠撰

魏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武以封同姓  
魯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與畢萬此詩七篇皆未  
滅時之語仲尼何以錄乎魏者舜禹之故都其民  
俗儉約勤謹有先王之遺風焉是可尚也

葛屨刺褻也何福乎褻服飾之過儉也禮嫁者三月  
廟見然後執婦功曰女子未成婦也曰左辟日象  
掃貴者飾也曰葛屨履霜知服之非其時也曰要  
之祿之知其裳之敝裂須縫緝也冬服夏屨女執

詩故四

豫章叢書

婦功在貧賤可耳貴者之家則固陋矣左辟言主  
賓相見主人就東階以辟尊是揖讓之事非婦初  
昏之禮也

汾沮洳刺儉也公路掌公之路車者公行主兵車之  
行列者正是一官變文叶韻耳公族則主公之同  
姓族屬者以是人而采莫采桑賈非厥飲食下侵  
細民之利過於儉矣莫菜莖大如筋而赤節節一  
葉似柳葉而厚有毛味酢而滑可羹亦可生食五  
方通謂之酸迷楚俗三月三日采以和粉為餌謂  
之龍舌括本草所謂鼠麴者也桑謂桑葚賈謂牛

晉

園有桃刺時也魏國福急不能任賢日就侵削故刺  
之桃棘雖非美材苟樹藝得所其木亦可為弧為  
矢以除不祥其實亦可為核以充邊豆魏國雖陘  
苟得賢人治之亦當不至侵削今之侵削由不善  
樹人故也不知我之憂者乃曰彼所用賢矣子何  
為是言哉是蓋勿思而已

陟岵孝子行役念父母也魏國介在秦晉迫於徵誅  
終歲奔命有往無返見役之人自審危亡託為內  
顧之詞以告哀耳岵岵之訓爾雅毛傳互異宜從

詩故四

二

雅訓可也

十畝之間刺時也國勢日危在位者志欲潔身違亂  
隱跡農桑而已行與子還兮謂桑者也

伐檀刺貪也非刺貪也父老訓勉子弟之詞也魏人  
勤於治生謹於供上父老居常輒以耕稼狩獵之  
務勉其子弟言將治車必先伐檀以豫其材將劬  
賦稅之供必先耕稼狩獵是務誠以君子勞心食  
必兼味非若庶民徒食而已此惟正之供所當急  
也其忠厚戒謹之風藹然可訓矣後世說詩者牽  
于孟子素餐之義大費辭而難通彼孟子斷章取

義焉耳何得執以說此乎三百蓋古語百猶屬也  
左傳曲踊三百曹詩三百赤芾皆同此義胡取禾  
三百屢兮猶言何所取此強勉盈廬之禾乎

碩鼠刺重斂也國小力微困於誅求民不堪命故託  
詞碩鼠以道意貫與慣通謂慣習也三歲貫汝言  
始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已遂仍而不改今三歲  
矣殆已習爲常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所能任乎  
郭景純言碩鼠頭似兔而尾有毛其色青黃好在  
田中食粟豆一名鼯鼠

唐堯故都也周成王以封母弟叔虞是爲唐侯叔虞

詩故四

三

之子變嗣位以南有晉水改國號曰晉仲尼所錄  
皆晉事也必稱唐存舊封亦以先王遺風之可尙  
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非刺僖也民俗歲晚務閒相與燕  
飲而交相傲也蟋蟀八月在宇九月在戶云在堂  
則戶下矣是黍稷告成之時也物變時移不知老  
之將至可無聚族頽隣曲以燕樂之乎然時不我  
與母安于逸樂而忘其職業瞿瞿却顧不至荒淫  
可耳休休者勤勞之甚思欲以少息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非刺昭也晉人憂沃之逼故爲

危言以諷于昭也昭公嗣文侯而封其叔父成師  
于曲沃是爲曲沃桓叔桓叔得晉勢正偏昭晉大  
夫潘父謀弑昭而迎強晉人不聽乃立昭侯之子  
孝侯焉此蓋有知潘父之謀者爲是詩以覺悟于  
昭侯耳樞卽刺榆榆則白粉也栲木皮厚數寸可  
爲車韜柎材可爲弓弩之幹一名萬歲卽今冬青  
與漆栗皆堅韌之木積數十年乃成舉是六物者  
喻死亡在近不復能待其成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沃有篡宗奪國之謀而昭公不  
知晉人弑此以警之悟之耳揚之水水之淺而緩

詩故四

四

者中白石易見喻隱謀之彰露也不敢以告人故  
爲玆密正以告昭也

叔聊刺晉昭公也非刺昭也憂曲沃之益強也叔之  
爲物枝強于本及其成實蕃衍本常因之以披喻  
曲沃之強盛終當并晉也

網繆刺晉亂也何所刺刺潘父也三星在天夜之中  
也中夜束薪將俟旦而鬻之賤者之事也于此而  
有美榮之婦來奔彼束薪者不擇義理亦遠受之  
選近相得何其樂哉賤其行而深惡之故託爲此

詞

杜刺時也此何時哀侯時也哀侯之世曲沃益強  
本根益弱乃不知修德親族而侵陘庭之田於是  
陘庭南鄙啟曲沃伐翼其後卒爲曲沃所執陘庭  
之田蓋哀侯之弟所有者故以杜杜相苾者諷之  
杜者黎屬實小而酢枝棘葉大行者苾之喻曲沃  
也獨行踴踴喻哀侯之穿援也同父則陘庭也  
羔裘刺時也非刺時也晉翼已亡晉人重去翼也羔  
裘豹祛卿大夫之服也我人謂翼也他人則沃也  
居居安適貌究究淵微也言此羔裘之人於我甚  
適雖極淵微我無厭弃之心唯其舊好之難忘耳

詩故四

五

鴝羽刺時也何刺乎傷晉亂也昭公之後大亂者五  
世君子下從徵役不得遂其養親之志故賦此詩  
陸農師言鴝無舌而連蹄性不集木今集木違其  
性雖罹危苦又以無舌不能哀鳴喻從役者濱于  
死亡無所控告也  
無衣刺晉武公也非刺晉武也刺僖王也曲沃武公  
始并晉國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因命武公爲晉公  
列于諸侯翼人傷僖王不能正沃之罪願受賂而  
封之是以刺也子之衣謂天子之命服  
有杜之杜刺晉武公也非刺晉武也好賢之詞也晉

之好賢莫如公子重耳所從五臣卒以致霸此蓋  
公子時作杜杜生于道周有葉則人趨苾之今徒  
杜然挺立無復餘葉故行者逝而不顧傷已方處  
窮困無祿位以致士也

萬生刺晉獻公也獻公伐驪戎滅耿滅霍滅魏伐東  
山臯落氏滅夏陽伐蒲滅虢襲虞伐屈以至敗狄  
于采桑二十三年之間凡十一戰其喪亡戎陳者  
亦多矣角枕錦衾則卿大夫之室矣貴者且憂死  
亡况賤士乎葛藟附物得遂其生子之所美願從  
役在外不遑甯止使我常有化離獨處之歎何哉

詩故四

六

怨懟之詞也誰與獨處猶檀弓所謂誰與哭者倒  
句法也百歲之後以死相要也歸于其居居字與  
夜不叶當是舍字之誤  
采芩刺晉獻公也 原闕  
卽蔓菁生于園圃三者皆非山中之物今日采于  
首陽則妄誕矣然者許諾之詞苟亦無然謂且詳  
察其僞勿卽以爲可信而遽諾之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以附庸之國入爲宣王大夫始  
有車馬之儀寺人之令還歸秦各邑人相見其盛

故賦此詩秦仲既歸略其名分與國中雄桀之士  
並坐鼓瑟其下感激榮遇願得及時進志以効死  
力不能坐老腐下其悲壯之氣勃乎莫禦秦之所  
以聖者由是夫

駟驥美襄公也襄公以攘西戎之功受平王岐會八  
百里之地不聞延訪遺老講求政教而唯田獵是  
務所同行者公之媚于也所從禽者獵狗也以營  
車而載田犬所尚可知矣孔子錄此蓋譏之非美  
之也載獫狁謂車載獫狁二犬以歇息之非獫  
獨獫皆田犬也詩緝稱田犬長喙而短喙者非田

詩故四

七

犬也毛傳誤耳爾雅所載又後世因毛傳而竄入  
之者也

小戎美襄公也非獨美也述其用秦俗而變周制也  
周之出師路車有爽入鸞玲瓏今則易以小戎僂  
駟不傍持重准便利是棄良人賢士驅以即戎不  
復尚德而唯力是競作者託爲婦人念夫之詞蓋  
傷王政之不可復矣

兼葭刺襄公也襄公奄有成周不能訪求故老修復  
先王之政教故作者刺之兼似萑而細高數尺葭  
卽蘆也白露爲霜時之變也兼葭蒼蒼物未凋也

喻周雖東遷人物猶存顧不知所用之耳逆流而  
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用非其道猶逆流而  
上也

終南戒襄公也終南博物雍州之鎮也地土廣大故  
有條有梅有紀有堂生物悉備君子臨此而有之  
錦衣狐裘煥然改觀矣宜其以功德被民壽考不  
忘也條一名稻卽今山楸梅則酢賓之梅皆南土  
所宜者崔靈恩本紀字作北山之極北受風不生  
草木者也堂謂深山平衍之所隈煥能蕃草木者  
也舉是四者以明秦地之廣直被南北耳

詩故四

八

黃鳥哀三良也黃鳥今之瑞雀栖止瓦屋者此鳥十  
百爲羣恒集荆棘間交交喧噪若有所語喻秦人  
聞用三良殉葬街譚巷議沸騰不息有所驚懼也  
誰從穆公而下則其所爲譚議之略矣詩所稱黃  
鳥于飛集于灌木則黃鸝也交交黃鳥小雅黃鳥  
無吟我粟則瑞雀也名雖同而實異

晨風刺康公也何刺乎刺棄三良也三良見殺賢臣  
亦相率而逝世矣晨風鷓也善擊鳩鴿燕雀之屬  
鳩然長鳴則鳥雀咸匿藏茂林之中所謂爲林殿  
雀者鷓也是已苞棣六駁苞棣樹槎皆北林之物

鳥雀所藏者也晨風一鳴而諸禽屏跡但見林木而已喻康公殺三良而羣賢競引去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據已去而言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託爲康公自詰之詞也

無衣刺用兵也非刺也秦用其教變周俗也相要于無事之日相死于有事之年其好勇輕生尙功負氣至如此先王之風于是乎熄矣

涓陽康公念母非念母也送舅氏重耳入晉也

權輿刺康公也秦所尙者武功所共事者權謀變詐之士於賢人君子宜其見疎薄也厦屋申暴之設

詩故四

九

采芣者周官芣人秋染夏旅乘夏蒙卿乘夏緹檀弓封之若夏屋者是也五色具備謂之夏四簋之食黍稷稻粱也權輿始也者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詩故卷之五

陳

明 南昌 朱謀埠撰

宛丘刺幽公也始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媯滿而封之  
于陳是為陳胡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  
舞之樂民俗化之五世而至幽公淫荒昏亂游蕩  
無度國人刺之然其習俗則有自來矣宛丘之下  
蓋禱祈之所擊缶擊鼓而舞鸞羽娛神也蓋若孫  
皓于巫梁武于佛矣

東門之紛疾亂也何所疾疾男女之肆淫也始焉歌

詩故五

豫章叢書

舞宛丘以娛神因而男女具集矣既而男女雜沓  
淫亂之志肆矣積習生常自宛丘而婆娑于市矣  
已則男女相狎而相取如擊在野之鼓矣欲成而  
貽握椒使之慎言耳所謂市者亦非他有市也四  
南方之原來遊者眾故市肆具集而百貨陳焉今  
河北所謂趕集廣中所謂趁墟是也謾本訓數謂  
往遊類數不一而足也  
衡門誘僖公也非誘僖也遜世無悶之詞也門之遠  
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為寄樞之用故曰衡門  
必本作澠水名也非泉也說文澠水出汝南弋陽

垂山東入于淮洋洋水盛貌澠水廣大自有嘉魚  
可食豈必河之魴鯉而後樂饒取妻可矣豈必齊  
姜宋子而後適意皆尊欲無求之詞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何刺乎刺賢而遜世不見用也有  
衡門之遜而後有是詩焉水經注稱陳城東門內  
有池水至清潔而不耗竭即此池矣漚者漸也楚  
人曰漚齊人曰淩麻必漸者使之柔韌可績耳

東門之楊刺時也何所刺之刺淫奔也東門有池區  
宜楊柳其葉泮泮而盛肺肅然而垂則向春之末  
迎夏之陽矣游者於此邂逅期以初昏相奔已而

詩故五

三

明星煌煌負約不至非謂親迎之際女有宅志而  
愆期也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不義殺太子免  
而代之以亂陳國也墓門隧道之所唯無人焉故  
棘得而生之鴉得而萃之佗唯無良師傅乃得肆  
於惡棘之傍道無不斯之理鴉之既萃無不彈之  
勢以喻佗之弒逆終必見討悔無所及矣陳人蓋  
知佗之逆謀已成猶未動于惡故賦此諷之  
防有鴛巢憂讒賊也憂宣公之信讒也味其義非憂  
宣也蓋靈公私于夏姬憂其有所間阻也水隄曰

防菱霄曰若鵲巢于木不于防若生于下濕不于丘誰爲此言以佞惑我之所美致生間阻使我怵怵而憂乎說文訓隄爲唐中唐謂唐中非甃所也鵲謂綬草亦生下濕非叩之所產也

月出刺好色也何所刺刺靈公也靈公通于夏姬蓋嘗夜中微行往就之覲國人不我知也佞人謂靈公竊糾懷受天紹皆微行潛蔽之狀公欲隱其迹而人顯言之明穢行之不可揜也

株林刺靈公也始焉淫于夏姬猶有愧心故月夜微行久之狎習則車馬驟而就之矣禮義大防既決

詩故五

三

弑逆之禍必生故作者直斥其事也

澤陂刺時也非刺也傷泄洩之見殺也靈公淫于夏姬洩洩以爲君臣宜淫民無效焉靈公殺治澤之有陂以防淫洩蒲與荷蒿皆芳潔挺直不屈之物喻洩洩之能以禮諫君也傷如之何悲其死也寤寐涕泗追惜之也卷與髮同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則方正剛毅之氣可想見矣

檜舫姓祝融氏後周武王之所封國于溱洧之間後爲鄭武公所并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史伯謂鄭桓公曰濟洛河

頽之間子男之國號鄆爲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皆可取也鄆之爲卽鄆可知矣羔裘謂鄆大夫狐裘則其君也有所恃而驕慢宜其逍遙翱翔無儆戒之心賢者知其必亡故憂而去之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按縞素誠喪服矣然而孔子素衣麕裘許子冠素玉藻君韠朱大夫素士爵韋冠禮三王共皮弁素積縹帶素韠未見素冠素韠獨爲既祥之服也設果刺不三年胡爲舍衰麻齊斬而唯素冠素韠是思哉古者平時無事則素服戎

詩故五

四

事則否是蓋厭苦戎馬者思得息肩之詞耳棘者急也介冑之士衣裝必急欒欒猶日攀如拘束之貌也

隰有萋楚疾恣也非疾恣也傷鄆之垂亡而君不悟也萋楚羊桃枝莖柔弱引蔓草上不能自立喻鄆君怠荒惕飭馴至亡國不知自謀也

匪風思周道也非思周道也鄭人偪鄆王室微弱無所控告追思西周之政不可復得也大風迅發行者邈之多至辟易車馬疾驅乘者雖逸多至怔忡今非風發也非車馳也而人心冲冲失常則以亡



在旦夕無復有可恃賴耳北方魚少而貴故舉魚以爲大烹

曹

蜉蝣刺奢也非刺奢也刺不知所務也曹在禹貢兗州之北漢之濟陰定陶是已青兗之俗工絲枲故齊執魯縞之名滿天下曹處其間習其俗而加工巧焉舉皆衣裳楚楚以相夸曹小國也不知務農講武而織縞是尙譬諸蜉蝣之羽朝生暮死而已我將何所歸宿乎憂其淪亡之詞也夏小正五月蜉蝣有殷此物伏柱礎間食木成穴久之生翼掘

詩故五

五

穴而出千百交飛尋亦墮地而死所謂飛蠹者也掘閱猶言掘穴管子稱掘閱得玉古語云焦郭璞陸璣謂浮游爲有角甲蟲炙之可啖者誤矣

候人刺近小人也小人口位君子必見棄矣荷戈設者候人職也三百者勉強之詞以是人而強授赤芾使備大夫蓋若更始爛羊胃騎都尉事矣晉文公數曹共公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亦左氏誤釋詩義而附會之耳鴻之在梁勢必濡首以漁喻小人在位必肆貪殘安得不遂其所求哉朝雨旣霽虹霓西見蒼蔚瑣瑣之物莫不光豔得遂

喻候人受赤芾之寵也季女婉變顧常饒餒喻君子之困窮也

鵙鳩刺不壹也非刺不壹也美公子欣時之壹其德也曹宣公卒公子負芻弑太子而自立欣時不義之也將出奔焉國人聞之亦將相率以從負芻懼自告厥罪請留子臧子臧反而致其邑明年諸侯盟于戚執負芻以歸將立于臧子臧固辭遂奔宋曹人請于晉曰若之何亡曹國之鎮公子乎晉人反之子臧盡致其邑與卿終身不任事具左傳帶用素絲弁用綦玉卿大夫服也其帶伊絲其弁伊

詩故五

六

騏著其章也視其章則知其爲子臧矣鵙鳩結鞠性嗜桑葚月令所謂載勝降于桑者也始生山中數十爲羣來集桑上其聲粘粘鞠鞠此鳥知葚甘美常在桑間其子則六七遷徙于他樹喻它人或爲富貴移志于臧則守義不變足以正四國也梅也棘也榛也皆其子所遷之木非謂鳩有七子也下泉思治也泉在井者謂之下泉易稱井冽寒泉食是也冽然寒泉宜以食人今願以浸苞稂之屬賈有用之財養無益之物民窮力困徵誅不已由無明王在上慶賞黜陟以正四國耳故思昔時郇伯

原闕四 諸侯有所忌憚而不敢肆傷今之不然也

幽

七月周公陳王業也周之王業始造于幽無非農桑  
狩獵之務衣食厚生之原先事教戒不違其時上  
以誠撫下下以誠事上如是而已矣太王之時已  
自改朔故于十月而中命之曰嗟我婦子曰為改  
歲而建子之月則稱一之日也倉庚青鳥可啟者  
也以春分鳴今之百舌鳥也傳以為離黃則誤矣  
采繁謂采繭蒿以薦新感雨露之既濡而興悲非  
欲嫁也七月鳴鵙月令所謂仲夏鵙始鳴反舌無

詩改五

七

聲者也四月秀蕤謂遠志也蕤草微小而善延夏  
僅可充藥必舉是者明勾萌庶物至此無不達也  
斯螽蜚螽爾雅所謂蝻蝻今世所謂蚱蜢者也動  
股言躍也莎鷄今之絡緯以股鳴者蟋蟀今之促  
織以翼鳴者鬱莫今之荀荀鹵土所宜者葉大多  
陰故謂之鬱鬱小者曰與俱佳果也瓜即甘瓠瓠  
則苦瓠瓜以佐饌壺以涉水鵙冠所謂中流失船  
一壺千金是已黍稷重穋舉黍稷早晚之種言之  
也禾麻菽麥該五穀而言之也獻羔祭韭是仲春  
之禴祭非為開冰也冰以去暑仲春猶寒何得便

用水乎申豐之說亦誤釋詩而附會之耳

鴟鴞周公救亂也鴟鴞惡鳥常攫鳥子而食云徹桑  
土而經繆腐尸則謂鴟巢矣鴟鴞以喻武庚鳥子  
以喻管蔡鴟巢則喻王室也恩斯其子也勤斯其  
室也桑土桑根之浮土上而生者毛傳訓茶為萑  
蕪之茗韓詩訓租為積風雨漂搖喻流言之惑成  
王也子維音噍噍正明作詩以貽成王之意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非始征也東征而還勞婦士也岐  
周在西故謂三監之地為東山惛惛訓久在東三  
年故云久也蠋蠶屬白能作繭胡胡屈中貌蠋在

詩改五

八

桑野作繭喻丈夫無家自制裳衣而歸也伊威長  
角長股背筐而短斑色有文常依室中隈與而生  
今俗謂之潛蛸非鼠婦也熠燿宵行謂螢也夜中  
見光不見螢故曰熠燿非有所謂如蠶之蠱也鶴  
善鳴視四遠無人乃下取食今鳴于埤虛寂可知  
非為陰雨非為食蟻也瓜苦苦葉之袍也栗韓詩  
作蔘訓眾也親結其綱解其父母所結女子之縞  
也天一地二數之始也天九地十數之終也陰陽  
男女配合相成故曰九十其儀  
破斧美周公也非美也西歸之士荅東山也櫜鑿曰

斧方鑿曰斯皆析薪之具唯鑿孔異耳釜之有足者曰筒無足者曰鉢皆炊食之具非鑿屬也筒之爲釜既見采蘋鉢雖無訓可以類求矣斧斯錡鉢之破缺明從役在東之久也四國謂殷東徐奄熊盈之屬欲匡正之使化于義固王室也乃今念我勞苦賦詩慰之其恩德亦何大且美哉

伐柯美周公也非美周公也周公將歸貽詩二公也周公以避流言居東二年適有風雷之變成王啟金縢而得周公請以身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諸史與百執事而信焉王乃迎公夫金縢之事史

詩故五

九

與百執事皆得而知之二公豈不知而待問乎蓋以堅王之信也調劑啟迪之間二公之力多矣故周公將歸而賦此語之伐柯作柯喻用力之勤取妻媒得喻調劑之善其則不遠喻已當與二公同朝互相師法以成治化也蓬豆有踐謂得相聚同燕好也

九罭美周公也非美也東人送周公之詞也周公始避流言武服即戎至是成王感悟以袞繡王公之服迎之故曰我覲之子袞衣結褵故曰是以有袞衣兮託爲創見之詞也九罭魚網之多囊者所以

致魚使不得逸也九罭之求鱒魴喻袞繡上公之服迎周公也所者用力之詞公歸無所言易於歸也

狼跋美周公也非徒美也二公答伐柯也狼之爲物大口細腰每殺一物隨啖而盡一皆聚之胡中纍纍然重徐步而反齡之當其行也常恐跋胡而踣尾以食殘而致累耳小人患得患失之憂何以異此周公大不然矣昔以流言去位無愠容今以上公迎還無喜色東征克亂之功一切歸之戰士而不自居其度量廣大謙抑恭謹何如哉赤鳥者袞繡之一物舉赤鳥而袞繡可知焉

詩故五

十

詩故卷之五

詩故卷之六

小雅

明 南昌 朱謀瑋撰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日燕羣臣是也日嘉賓贊詞也  
燕羣臣者通上下之情廣咨訪之益何取與于鹿  
鳴乎鹿性警而善猜見人必驚顧逸去此云啾啾  
食萃安適可知喻燕飲之際略威嚴洽歡好通話  
言去猜忌也猜忌去話言通德音可得而聞矣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自遠而來歌此以燕勞之  
也蓋本池鹽因風日而成未經煨煉故其性不堅

詩故六

一 燕章業書

固王事靡盬謂王事理須慎重不敢不堅固也鳥  
短尾者為雛雛屬之翩翩而宿者莫如鳩鴉今鴉  
鶴也此鳥謹慤有常雖移之遠所猶識故處翩翩  
來歸喻使臣往而復返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皇皇猶煌煌言華之紅白燦  
爛也方常陽春桃李爛熳景物喧妍萬物各遂其  
生孰無室家燕婉之好乃今皇皇之華不御于家  
庭而視于原隰怨曠之情不言可知矣詩人妙于  
體物不盡其詞往往如此善讀詩者自得其意  
常棣燕兄弟也周公既以大義誅管蔡矣恐兄弟之

恩由此遂薄故因燕同姓而歌是詩常棣白華絳  
趺一苞數萼子如櫻桃即今郁李詩舉此者喻兄  
弟同胞而產非它姓比也哀之訓聚原隰與矣言  
已死而葬原隰聚土為墳也春令小鳥其性慧黠  
每雙下取食屢啄屢顧見人必疾鳴飛去其疾鳴  
者警同羣也兄弟見患相救亦猶此矣恒訟曰闕  
務與侮通言兄弟不幸而致恒訟情已乖忤一旦  
卒有外侮橫加必且同力抗而禦之不覺宿忿之  
銷矣天性原親故也雖有良朋屈於理勢即欲禦  
之不可得矣

詩故六

二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非燕朋友故舊也燕異姓諸侯  
之樂也伐大木者始有丁丁之聲舉大木者乃用  
許許之力明致大物非一人可辦治天下國家必  
求輔相以佐助之也黃鳥冬穀谷中春深乃出性  
好雙飛其始遷喬必嚶嚶求友得友乃去喻人可  
無求其朋友乎以篲竿酒曰醕酒之不醕安得奠  
然而行以喻朋友不求安得成其好乎故有肥羜  
肥牡必速諸父諸舅而燕饗之也  
天保下報上也鹿鳴以至伐木皆上所以燕其下此  
篇則下所歌以答其上又何福不除福日新也以

莫不庶福蕃庶也罄無不宜無拂迕也以莫不興無衰替也以莫不增無耗損也徧爲爾德無異心也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爲之詞必稱天保之天定之先公先王以詒之尊敬之義也

采薇遣戍役也何以戍戢獫狁也獫狁北狄在漢爲匈奴今之北虜韃靼是矣春中往戍至冬始還故首叙薇之初生終以雨雪霏霏也維常之華卽唐棣也召南以興王姬之車此詩以興君子之車皆喻車飾之繁縟也制虜莫如車虜地廣莫侵掠無定所戍者聯車爲營無有定在一月三捷防秋之

詩故六

效也豈不日戒待代者也

出車勞還率也南仲其率也毛傳謂南仲者文王之屬竹書紀年因附會之然尋考大雅蓋宣王時詩耳簡書者邊徼告急之書非戒命也嘒嘒草蟲趨趨阜螽秋冬之際也斯薄代西戎之日也至春而歸則奏績矣

杖杜勞還役也出車以勞其率杖杜以勞其土眾周德于是乎浹于人心矣杜黎成實其葉盡脫杌然而立深秋之候也其葉萋萋復生則春晚矣明從役之久也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非能備禮也蓋還率之咎出車也西北土厚水深牛羊多而魚鱉少故燕享者以魚鱉爲備物舉所貴也魚具鱸鯊魴鯉與鱣鯉它品之豐可知矣

南陔白華華黍有其義而亡其辭朱仲晦以爲三篇有聲而無詞夫無詞安得而有聲三篇之名何自而起乎由庚崇丘由儀三篇皆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燕享通用之樂也鎬京北高南下水澤歸南嘉魚集之故單汕施焉興君子有酒宜與嘉賓燕樂也豈必江漢丙穴而後有嘉魚哉

詩故六

四

曰嘉賓曰甘瓠上燕下也翩翩者雖烝然來思喻嘉賓燕已而復燕之如鳩鴉往而復來敬愛無已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非樂得賢也在下者歌此以答南有嘉魚也古者君臣燕飲必賦詩焉或以通其誠或以宣其志故小雅菁莪以前多上下施報之詞此詩五章所舉草木各有倫類臺也萊也附地者故曰邦家之基桑也楊也葉之沃若者也故曰邦家之光杞也李也能多子者也故曰民之父母栲栳也栲栳也耐久者也故曰眉壽黃耇其取材

之相當非直叶韻而已也葦莎也萊藜也杞枸杞也栲栳也柎也枸苦楸也或曰枸棋一名栲

蓼蕭澤及四海也非澤及四海也天子燕諸侯諸侯

賦此以致頌禱也蕭蒿屬葉碎細而有香周人炳

蕭合羶薌而祀神尚臭也蕭葉既碎受露為難今

日零露漙兮明燕飲之久夜向深也我心寫兮下

情得上達也燕笑語兮鬢威嚴也譽處猶言游處

振鷺之永終譽韓宣之譽嘉樹訓同也令德壽豈

并壽考豈弟言之也已燕則有車馬之錫故曰儉

詩故六

五

革冲冲和鸞離離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蓋天子答蓼蕭之歌也湛露匪

陽不晞期燕飲之達曙也露重則豐草俯垂飲在

宗室則欲極其醉飽也杞棘葉小而受露夜極深

也椅桐之實離離下垂喻諸侯既醉能恭敬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天子賜有功者彤弓一彤

矢百盧弓矢千今獨稱彤弓舉所貴者言之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非育材也諸侯答彤弓也莪謂

之蘿似邪蒿而細科香美可餌即今詩蘿其苗與

蒿相似者莪微物也以采自中阿故得登于食品

喻已有微勞見知天子得蒙殊寵也我百朋謂

彤弓也揚州沈浮未定喻已功罪未定也既已錫

子之寵仲仲之心始獲安定矣敬慎之詞也古者

以貝為貨貝有五等二貝為一朋大貝一朋直錢

二百十文牡貝小貝次之不成貝者不得為

朋枚直三文曰百朋者二百貝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尹吉甫北伐而歸宣王燕勞之也

焦護澤名在今陝西涇陽縣北去鎬京百里太原

即今固原去朔方五百餘里獫狁在其東北則入

周要路當在此矣季本云然張仲蓋同吉甫北伐

詩故六

六

而騂乘者

采芑宣王南征也荆蠻負阻自古為患虞夏之際則

有三苗成湯武丁之世則有荆蠻周公亦曰戎狄

是膺荆舒是懲及周之衰復抗王命宣王中興命

方叔征之芑菜陸疏謂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

有白汁出可茹亦可生食蓋即今之油菜南人布

種田間用以餵田者溥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

畝言采之甚易為力喻方叔之征荆蠻不難克也

反草曰菑賈思總言正月菑強土二月可菑美田

三月可菑白沙輕土之田五月六月可菑麥田知

用芑于苗所以爲腴也服其命服蓋若杜預輕裘緩帶之意也鷹隼飛薄雲霄下察毫末所攫必得以喻方叔廟算先定師不虛發必制勝也兵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今日鉦人伐鼓明有進而無退也執訊獲醜詰問所獲之眾而差等其罪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旣攘夷狄復修文武之政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講武焉甫草者畜牧之地周語所謂藪有圃草圃有林地是也搏獸于敖圃草之所也敖山在今鄭州滎陽西十有五里會同

詩古六

七

有釋諸侯相繼而至也決拾皆射具決以護右指拾以護左臂柴說文作掌訓積也謂列所獲之禽也倚讀如綠竹猗猗之猗兩驂不猗謂範我馳驅不詭遇也破讀如波北方之音也有聞無聲言但聞金鼓之聲節制絕無徒御之喧囂軍政肅然蒐獵之禮於是乎大成誠可謂君子之軍矣

吉日美宣王田也何所田西都之田也大阜者草木叢曠之所獸所聚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爲田除害也青稼穡者莫甚於鹿豕故田獵獨取之曰麋鹿曰小豨皆是物也田而得兕是爲大獲徒林之

殪青兕之殪皆其比矣

鴻鴈美宣王也何美乎謂能安集來歸之民也厲王之虐道路以日榮公專利民命不堪流散于四方者多矣宣王中興勞來而安集之還歸者喜得所而追賦此詩鴻鴈秋南春北以避寒暑民自喻也爰及攜挈之也攜挈可矜之人同歸故里哀其孳寡孤獨無所恃賴耳凡鳥遠來栖集必嗷嗷羣鳴若喜得其所也我今作歌非宣驕矜之意也亦自述其劬勞之苦耳鴻鴈兩物形略相似第鴻大而鴈小鴻白而鴈蒼占之所謂白鴈今之所謂天鵝

詩古六

八

則鴻也漸爰取象于鴻飛有行列可知矣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者是也宣王始勤終怠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以納諫此殆姜后之所作乎夜未央未中夜也艾者衰未盡之名夜未艾漏未盡也夜鄉晨則漏盡而將曙矣  
泂水規宣王也非規宣也諸侯相戒宗周也其時蓋有不來朝者王將起諸侯之師以伐之受命者賦此以諷諭將見伐者焉流水朝宗於海喻諸侯當宗王室也隼之飛揚將有所擊喻宣王將伐有罪也兄弟諸友諸侯相謂也師之所加國將喋血誅

罪亦不小矣奈何獨無父母之念乎諷其悔罪人朝禍亂可免也準之方揚未有定擊今則率彼中陵擊者有定所矣以所共聞形之訛言矣汝獨不知所懲乎我之友邦誠能率職來朝則讒謗何自而生乎痛誨之詞也

鶴鳴誨宣王也鶴性嗜魚籌量進止所取必得方其欲漁之時寂然若寐魚不之覺及既得魚則長鳴水側魚聞其聲爭自潛藏矣故曰鶴鳴于九皋魚潛在淵喻殺伐之志外形人將震懼而遠去也茂林之下不能無隕彈喻大德者不能無小疵也宅

詩故六

九

山之石可以攻玉喻微賤之言亦有時而適用也水所衝盪之級謂之皋云九皋者喻涯岸之高深也鶴以取魚故即彼皋壤耳石謂砂石今解玉者用邢砂詳味是詩豈諸侯之咎沔水乎抑將料民太原之時乎詩道廣博弘通不可以序繫之類如此

祈父刺宣王也傳稱宣王之末司馬職廢姜戎爲敗周語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蓋其事也祈與圻通謂王畿也司馬掌封畿之甲兵故曰圻父爪牙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者

今之衛士也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諸虎賁氏今以軍數不足移之以行故曰胡轉予于恤尸典治也爲其母主治饗殮知其爲獨子無旁兄弟矣獨子違母從征是以其詞甚哀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何刺乎鶴鳴之應也王不納誨賢者懼禍及身故去之駕白駒者自比二王之後示不臣也前二章將去而勉留之後二章已去而懷念之生芻一束白駒樂得其所也其人如玉執志不回如玉之堅也

詩故六

十一

于王室者及其季年政體怠荒禮意衰薄窮困而不遂思返故國而賦是詩黃鳥謂瑞雀非鷦黃也柔穀並有實榘卽杼也其實似粟而小狙公賦芋者是也凶年險歲人皆采之以充饑託言黃鳥無啄此物留以待我爲糧困極之詞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黃鳥刺薄同姓此詩刺薄異姓諸侯也昏姻之故謂與王室有甥舅之稱也周制賓至門尹除門司里授館何人執薪廩人獻饋以示厚也今皆不然故以行野蔽樗爲喻遂牛蘋今之羊躒菜也蒿蒿當根正白可熟噉療饑蒿讀如



逼異讀如異成誠通貫也實非賢哲富足而遠我亦直好新作異而已論語齊景公章所引斷章取義耳

斯干宣王考室也雅自祈父以下宣德日衰未久而幽未久而東矣安得考室之詩乎斯蓋成王作洛周公賦詩首以兄弟相好致祝懲管蔡之禍也成王時蓋新婚故并祝其生育之蕃且戒生女以無非無儀又懲妲己亡殷之事也前後間斷無所附麗故錄于此秩秩斯干堂基崇高階級以次而上若犯險也幽幽南山南翠微之山依希難審也竹

詩故六

十一

苞喻堂基之堅固松茂喻南山之常青古公作岐百堵皆與此亦百堵不欲過侈故曰似續妣祖室西南隅謂之奧常患其闕築室之時于其所置戶牖焉故曰西南其戶如鳥斯革革者疾也謂棟宇之制如征鳥厲疾盤于雲中高且平也如翬斯飛謂丹彩之飾如文雉奮翼煥乎其有章也堂以構室垣以繚堂故曰君子攸躋殖殖深遠有容之貌覺明爽也庭則深遠有容楹則明爽通先噲噲猶快快爽塏之意也正謂正寢卽路寢也爽謂奧窔則室中也大人謂太卜掌三夢之法者周禮赤璋

以禮南方弄之以璋南面之象也禘字韓詩作禘小兒被名也男子生衣而裳之山其手示有志于四方女子則衣以祿被并手足而裹之示其無外務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考室考牧篇次聯絡蓋亦成王時詩世道綦隆生息蕃庶故史氏述之爾雅牛之屬黑肩曰特黑背曰轴黑耳曰舉黑腹曰牧黑脚曰犍今獨舉一特至于九十其餘可類推矣三十維物則轴舉牧犍之物也周人尚駢物至三十駢其備矣以薪以蒸游牧也以雌以雄別羣也皆牧法

詩故六

十二

也買恩細言牧羊者須緩驅游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充大率十羊二羝羝少則不孕羝多則亂羣不孕必瘦瘦則經冬或死矣羊性護前日夕則競先爭歸陵於不讓故曰矜矜競競非堅疆也羊皆健前知其舉羣無病不虧損矣牛羊旣休牧人安寢明且則以夢告于王王使太卜占之一國之眾非眾也乃魚也是乃豐年之兆也郊野龜蛇之旒非旒也乃鳥隼之旒也是蓋室家蕃息之兆也卽一牧豎之夢孜孜焉卜以求之矧賢人君子之言乎此周室所以得人而國祚所以靈長也

詩故卷之六

詩故六

十三

詩或卷之七

小雅

明 南昌 朱謀埠撰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何所刺之刺不平也曰尹氏  
大師託詞之婉也何以不平尊寵媚亞斥遠君子  
為政偏頗不均平也曰不平曰國均曰式夷曰不  
備曰國成詩中凡七言之書曰無偏無頗違王之  
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今也不均不平王道其謂  
何哉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言南山雖極崇高然有  
石為階級可履而登其上也師尹不均不平民畏

詩故七

一 豫章叢書

其威卒無敢言之徒具瞻而已故我託詩以諷刺  
之也有實其詞實字蓋訛當作有石其猗言山石  
猗猗接引登履之人也方茂爾惡相爾矛矣謂幽  
王亦有加惡怒于小人之時若已將加矛戟其身  
矣然而包承之巧足以自解是以小人終不可去  
也小人不去君子不得而進矣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非大夫之刺也蓋申后太子之  
詞也口念我獨兮哀我小心曰是以有侮曰民之  
無辜并其臣僕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非並后  
匹婦榮枯異等哀痛慘怛者能為是言乎申侯犬

戎謀攻幽王有成約矣幽王亦既聞之矣故曰民  
之訛言亦孔之將此詩褒姒滅之以上八章章各  
八句語意已盡終其承懷以下五章疑是錯簡子  
此以章皆六句不倫故也正月周之正月建子之  
月也樂籍猶易所謂履霜憂在堅冰者也因其有  
侮故怨毒生焉此召禍之本也瞻彼中林侯薪俟  
蒸謂林中雖有材木都無生意唯待斬伐而已喻  
周民死亡之迫也山本崇高今謂正如岡陵之卑  
可跨而越也以喻王室大亂可虜而亡也如此訛  
言可不知所懲乎局天踏地畏禍也胡為虺蜴構

詩故七

二

亂者也天天是椽蔡邕傳引作天天與周南天天  
同義謂少好之赤子以貧困不養遂椽壞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何刺之刺其任皇父以卿  
士也輔相非人故災異迭見而一小人在位羣邪  
附之及其阽危將迫則又請城私邑徙民以實之  
唐志周正十月辛卯日食在幽王之六年鄭箋以  
為厲王者誤也歷法日食前後兩望月必當食彼  
月而微謂九月之望也此日而微則辛卯之朔也  
向在京都汧上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盟州涇是  
也去西都十里而近皇父侍寵請城規避戎禍土

木繁興徙世家巨姓以實之人情懷土重遷傷其  
獨見搜括故賦此詩

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曰雨无正字之誤也詩三百  
咸卽詩語而名篇或取諸首關雎鵲巢之類是也  
或取諸終騶虞權輿之類是也或卽篇中而取之  
庭燎巧言之類是也或卽其人與其事而命之巷  
伯賚般之類是也或篇名偶同而分別之小明大  
明小旻召旻之類是也因是而求則大雅必有大  
宛大弁之篇今則亡矣曰常武者奮武之譌也曰  
雨无正者正大夫之譌也此卽篇中之語命篇耳

詩故七

三

劉元城乃欲益以雨无其極傷我稼穡何其誕哉  
是蓋警御之臣所作故曰曾我警御懼懼日瘁夫  
正大夫以暨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皆相率去位而  
違亂矣我欲勉留使還王都則拒我曰子已未有  
室家在此矣泣血鼠思無非疾苦之言也則詰之  
曰昔爾由王都而出居誰爲爾作室乎昔旣能作  
于彼今亦可作于此何得以無室而拒我哉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曰小旻者小雅旻天之篇也何  
以刺乎刺謀國者顛倒是非存至覆亡也幽王在  
位僅十一年詩以刺之者不一而足由夫婦父子

之間大倫已斁設心慮又何足觀此所謂謀亦  
黜申后登褒姒廢宜曰立伯服事耳國有大事雖  
集眾廷議亦唯回逶是從邇言是聽公論終莫遂  
也舍哲謀肅艾之士而唯小人是從將如流泉之  
決不復可收相與淪陷而已暴虎馮河固危道也  
謀之不善敗國亡家其禍尤烈故我用憂懼如臨  
淵履冰焉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非刺宣也次在小旻小弁之間  
知亦幽王時詩也咏其詞則兄弟相戒毋荒于酒  
教子義方求以免禍也鳴鳩古曰博穀今日郭公

詩故七

四

季春始鳴且暮刺天而飛未嘗栖止月令鳴鳩拂  
其羽者是也鷹化爲鳩蓋卽此物舉鳴鳩者明惡  
鳥化而爲善喻人性無不可化之理也故曰念昔  
先人明發不寐勉于進修無忝爾祖可矣飲酒溫  
克進修之一事也各敬爾儀舉全德而言也菽蕪  
善折采菽者必乘晨露未晞之時則無遺脫喻教  
育者之宜早也蝶蠶產卵于空穴之中必取桑蟲  
以蠶之喻教子者宜擇所師也春令警悟兩相覺  
察唯恐或蹈墨弋喻兄弟砥礪以德求免禍也桑  
扈戴勝卽今鸚鵡其性嗜肉又名竊脂率場啄粟

達其性矣人不養之以學則天性謬戾勢必陷于刑辟卜以求免不亦晚乎握粟出卜細民事也管子稱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是已末章集木臨谷之戒正成德之事

小弁刺幽王也孰刺之太子之傅刺之也魯斯鴉鵂似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性不反哺好食禾麥卽今所謂寒鴉也首上有毛卓起如弁故曰弁彼鴉斯詩言鴉斯多羣猶得養食田野朝往夕還提提自適以喻小人冗食于國者甚不少也我何獨見斥逐而失所乎踰澠周道人所共由今則盡爲茂草

詩故六

五

喻王廢棄堯舜之道不行也桑梓大葉多陰行者多趨其下以自庇浩鶴躬然喻幽王獨不庇其子也鳴螭依柳萑葦依淵異類相恃以爲命我獨流離失所是以憂至不寐也鹿見逐則疾走然必數數反顧以俟其類雉羣集則分壘然必雉朝鳴以求其雌物各念族類也今王獨如病木無復枝幹可持矣何以自立哉兎之投人人或脫之死於道路人或墜之皆惻隱不忍之心所感也王心奈何獨忍至此乎

巧言刺幽王也何所刺疾讒也小弁志在感悟其親

故傲及信讒而已此則太子已廢追疾讒人而詰責之所謂讒人蓋褒姒也呼昊天而及父母知處父子之間也君子屢盟蓋與褒姒定盟約立其子也廢置大事安危攸繫如作寢廟者經營非一日定大猷者聚議非一人我之見廢我忖其故矣由布置之術密造膝之謀深也荏染柔木太子自喻也往來行言喻讒也河濱土疎善陷彼何人而居河麋喻善陷人者也無拳無勇知非大夫也既微且僇賤而惡之之詞也居徒幾何明其處祗席間無多人也皆斥褒姒也幽王廢嫡立庶嬖妾黜

詩故七

六

后以致父子相謀宗社覆滅自古禍亂莫甚于此仲尼錄詩不一而足厥有由哉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按左傳武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是蘇公被讒失國當在平桓之際矣巷伯刺幽王也巷卽永巷宮中道也巷伯者寺人之長篇內所稱寺人孟子者也寺人親近宮掖目擊褒姒之讒中后太子之廢故推本其集小過以成大毀如萋斐小文而成貝錦也天文箕主口舌以喻讒者驕人指褒姒勞人指申后暨太子呼蒼天

使視之不平甚矣投諸豺虎有北而不受下所共惡也投畀有昊則謂大地無所復容矣楊園卑濕唯宜楊柳畝丘高畝可藝黍稷地有高下故所藝有貴賤然楊園所植之物猗猗而長喻寺人雖賤言偶有中也內讒如是在朝君子可不圖所以拯救之乎

谷風刺幽王也非刺幽也朋友相棄而相怨也春氣土升風自谷出謂之谷風草木乘此發生然其作也必繼之以陰雨甚則奮迅振掉傷殘草木者有之矣顧彼發生之德大傷殘之怨小也汝有患難

詩故七

七

恐懼則依據于我今者既安且寧遠以小怨而遂弃我如遺乎

蓼莪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孝子見放逐者所作也我一召蘿卽今詩蘿菜之小而香者孝子自喻其幼時嘗見憐愛如我而今者憎而見逐不啻若蒿之惡矣不敢怨望猶曰父母生我劬勞孝子不忍斥言也餅糲糲喻子以不才放逐亦貽父母之辱也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放逐在外無所依託也山高則多悲風人情危苦則多悲嘆故以南山飄風悲厲喻已違養之苦凡民莫不善于事親我獨何

故不善致不得終其養哉鬯酒具也餅汲具也餅汲于井以濯鬯餅獻則鬯無以潔故蒙恥耳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魯殽食之薄者棘七物之微者言往昔朝周資斧之具不過如此君子循而行之小人日而擊之今唯貨賄是責勞役是供疲于奔命大異曩昔矣所以瞻顧周道而出涕也王子晉曰古之君子其行至慎委積弛關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遠來視道如咫周道如砥之謂也獲薪樵蘇也蘇草刈而束之浸則腐敗喻小國單薄不堪過誅也

詩故七

八

仰視天漢呼天告困也跛彼織女之七襄求天代之輪布帛也所謂終日七襄者敏于織也古布帛匹長四十尺漢詩五日織一匹夫人故言遲七襄者成七尺也織女既不能代我之織牽牛不能代我轉輪南其不能代我簸粟北斗不能代我挹酒我困終不可支矣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大東者東國困于征輸也四月者南國困于征輸也周正唯啓用之它國不能盡然故稱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耳觀江漢滔滔知其爲南國也盡瘁以事知其困征輸也當夏則苦煩

暑當秋則感凋零入冬則又苦風寒至于蔽蔽之  
生是芳春矣人皆熙熙于豔陽我願作歌以告哀  
是終歲四序無復須臾之歡矣利梅乘者蹂踐嘉  
草以喻利征輸者困苦良民也泉水數汲則竭而  
濁久之泉至而復清我力既屈豈有可伸之期乎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何刺乎刺為政者役使之不均  
也曰士子者上土中土下土之屬也北山極北之  
山苦寒之地胡虜域也杞謂枸杞今甘肅之杞景  
多疑卽其所也曰四牡彭彭旅力方剛知防秋于  
北也杞實成於秋暮者也

詩故七

九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非此之謂也周室大亂  
垂欲滅亡君子憂之無可奈何之詞也所謂百憂  
卽冤爰之百懼百憂百凶也將負載之車者塵必  
及人思百憂者憂必傷人由禍亂已成勢不可救  
徒增鬱結而已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非悔仕也蓋賢大夫被讒  
見放之詞也芟野則所放之地也淮南子言禽獸  
有芟又稱虎豹有芟草野芟有芟荷則知芟野非  
復人境矣穆天子所謂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  
爲羣鳥鵲與處是已載離寒暑經雨歲也念彼共

人在朝共事之臣也畏此罪咎王未予懷也嗟爾  
君子讒已者也靖共爾位誨以議也正直則神福  
之百祥矣欲其以前愆也不怨怒而願教誨之忠  
至矣

鼓鐘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蓋記徐夷偃王偕亂之事  
也大雅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鋪敦淮濱仍執醜  
虜宣王之世淮夷徐子嘗拒王命矣韓非稱徐偃  
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  
六國荆文王滅之淮南鴻烈則稱陸地朝徐偃王  
者三十二國楚莊王滅之所記互異要知當在幽  
王之世矣曰鐘鼓曰伐磬謂築宮室城隍之舉也  
曰琴瑟曰笙磬曰雅南謂其備用周樂也君子聞  
此而悲幽王之不知懼也王維漫碧池頭奏管弦  
之感同是感矣

詩故七

十

詩故卷之七

詩故卷之八

明 南昌 朱謀埠撰

小雅

楚茨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實幽雅也后稷教民稼穡至于古公亶父世修其業以身率民此蓋序其法公田以供祭享之事也祭必先黍盛與酒醴非藝黍稷則黍盛酒醴何所從出哉楚楚整勅貌茨謂編茅茨以覆田舍非蒺藜也抽棘以為田舍之藩非除蒺藜與棘也自昔為此田舍正以藝黍稷故耳記稱大夫濟濟士踳踳此云濟濟踳踳知幽公

詩故八

豫章叢書

之祭先公也近火而熟者謂之燔遠火而熟者謂之炙所燔者肉也所炙者肝也神保者先祖神靈之所保蓋攝尸者之嘉號我孔燠矣燠之訓敬毛傳為優也說文訓燠為乾亦君子終日乾乾之意耳如幾者如所瞻望也如式者如所擬度也是皆百福之資孝孫者也降福既已齊備又且稷速而不遲既已匡其所不逮又且勅其所未戒極億萬年而無替廢也

信南山刺幽王也非刺幽也亦幽雅也楚茨因祭祀而推原黍盛所自出此詩則因力田而成祭享之

禮也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謂后稷教民稼穡夏禹

表南山而封之有邠子孫世修其業因其原隰高

下而疆理之盡地利矣又能上協天時雨雪霑足

故得黍稷彧彧然盛也少牢饋食之禮宿尸之明

主人朝服視殺司馬到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

退雍人陳鼎于羊豕之西升胖以及腸既實鼎司

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主人出迎鼎今日取其

血膋則視殺以至迎鼎時事也

甫田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先公勸農之詩也甫田大

田也孫無撓言北方謂麥田曰小田種黍稷者曰

詩故八

二

大田方里而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

甸為縣一井之地為田九百畝一邑為田三千六

百畝一丘為田一萬四千四百畝一甸為田五萬

七千六百畝一縣為田二十三萬一千畝歲取十

千舉一縣而言十萬而取萬是徹法也介者間也

勸農之暇相其秀民而進之語使就學也北方地

高少水常苦于旱故祈甘雨

大田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農夫答甫田之詞也螟即

螟蛉食葉青蟲也螾說文作螾蓋螟類之尤大者

螾賊謂蝗也螟螾自內生螾賊自外至滄與黠同



謂陰氣之蔽日者與雨呂覽漢志並作興雲祁祁  
舒徐貌韓奕所謂祁祁如雲是已雨我公田則雲  
者爲雨矣雲可以興雨則降矣云興雨者誤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蓋成康之世巡于東  
都之詩也爲其時莫可必故次于幽雅之後以著  
王業由先公務農而後成也天子出巡必因狩獵  
講武故曰韎韜有奭以作六師巡狩東都諸侯畢  
會方國道里遠近均平故曰洛水泱泱謂得中央  
之勢也此朝會諸侯之所作故曰福祿如茨君子  
萬年詞兼頌禱有如此如茨謂福祿比密如屋之

詩故八

三

覆茨無所漏也韎者赤色韜者韋鞞戎事之服耶  
陵之戰楚子所謂韎韜之跗注者是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天子答瞻彼洛矣之  
詞也裳裳者華謂華之繁盛好下垂者疑卽今所  
謂棣棠迎春柳之類以其好下垂故曰裳裳其葉光  
澤故曰清兮此華正視則黃覆視則白故曰或黃  
或白喻諸侯恭敬有光儀也白馬黑鬣曰駱夏后  
氏所尚之馬謂杞子也杞宋者夏商之後舉杞以  
該諸侯耳左之左之無不宜之謂諸侯率職來朝  
唯王命之是聽也

桑扈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諸侯時見於天子天子燕  
之之詞也桑扈戴勝季春來降于桑交交羣鳴應  
候而至喻諸侯時見不違禮也鶯與瑩通謂其毛  
羽光澤非文章之說也不敢不難謂其恭儉有節  
不難于不敢飲也引兕觥而酌旨酒常思柔克以  
將之未嘗有驕敖之色此萬福所以不求而自至  
鴛鴦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諸侯答桑扈之詞也鴛鴦  
之鳥交翼並栖羅者往往一舉而兩得之以喻王  
之福祿輻輳不偏至也古者四馬駕一車謂之一  
乘故曰乘馬云乘馬在廐喻王福祿之具備也

詩故八

四

類并諸公刺幽王也非刺幽也王者燕親戚諸侯而  
諸侯歌其事也周禮玄冠以燕羣臣皮弁以燕兒  
弟類許氏說文作頰卽古規字規爲圓者弁之貌  
也薦與猶言猗與那與狀女蘿之輕眇也女蘿輕  
眇而託松柏喻已得託親戚于王也雨雪維霏班  
白之喻也因視頰弁覺華髮之在首知老死之漸  
至典禮有常期燕私有紀極雖兄弟甥舅之密親  
不能數數與言笑也今日之飲王故欲極其歡耳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天子答頰弁也車恃  
輪以運輪恃軸以立軸恃牽以進止牽者車軸兩

頭上所關鐵也車牽間關有聲語其遠來之勞憊  
季女婉孌語其威儀之謹嚴及既相接莫非德音  
匪但慰我飢渴而已卽是勞苦謹嚴已當燕勞之  
况復德音之好友乎鴉雉屬之最健者尾長六尺  
武人用以插冠示勇健也鴉集平林喻其有武備  
也令德來教語其有文事也山脊曰岡大陸曰阜  
柞木堅韌宜阜者也今陟高岡而析柞薪喻希有  
之觀也高山仰止喻其德可師法也景行行止語  
其順大道也爾若四牡六轡數育來此以慰我心  
又何老死之足憂乎

詩故八

五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諷王勿近小人也蠅  
類有二一青一蒼蒼蠅能乳卵于俎豆中青蠅唯  
善污黧潔白之物營營青蠅鳴飛求入之貌語此  
點白爲黑之蠅當驅而遠之使止樊籬榛棘間可  
也若使近人則必污穢飲食變白爲黑矣其讒譖  
之言寧足聽乎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非刺時也燕大賓客歌此  
以諷荒于酒者使之進德也酒之爲物亂性靈助  
凶德益疾病長嗜欲者也故禹惡旨酒湯戒甘酒  
文誥羹酒先王制禮一獻之間賓主百拜終日飲

酒而不得醉焉所以備酒醕也鄉射揖讓而升下  
而飲以酒示罰也此言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明不  
以飲爲榮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約飲之至也簫  
舞一章內有烝罔烈祖子孫其湛之語與射侯所  
爵似非倫類疑是由儀等詩逸篇因句法偶同竄  
入于此

魚藻刺幽王也非刺幽也朱仲晦所謂天子燕諸侯  
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萍藻者魚之所芘網罟之  
所不加處也故水靜止則萍藻生焉魚養于此乘  
流吮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至逸樂也喻已奉戴

詩故八

六

王政各得其所侍燕樂于鎬京焉  
采芣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天子答魚藻也古者燕享  
之禮必賦詩道意叔孫穆叔所謂三夏天子所以  
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鹿鳴君所以嘉  
寡君也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是詩之用于燕也  
秦穆公燕晉公子重耳賦采芣公子賦黍苗是采  
芣之爲天子命諸侯以命服之樂也采芣者懼或  
遺失必盛之以筐莛諸侯來朝懼或簡禮必錫之  
以車馬章服檻泉泉之阻于石檻齊沸有聲若虜  
栗然者喻車聲嘒嘒而來響不輟也柞木枝幹繁

盛其性堅韌足以相載非若他木柔脆枝末大則披其本矣喻諸侯秉德守禮鎮撫王室而能來朝不驕蹇也縹纜皆維舟之索大曰縹小者曰纜舟有大有小故繫維之具亦有縹有纜喻諸侯五等有崇有卑而資予之典有厚有薄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蓋厲王時詩也天子于同姓諸侯稱伯父叔父稱兄弟于異姓則稱舅父稱昏姻此蓋諷王聯屬諸侯之詞角弓堅勁弭恒外向引而內其弭則足以威疆禦喻兄弟昏如之國易以疎遠聯而親之則足以威不庭也綽綽

詩故八

七

有裕言能相容忍也交相爲喻言能相益賊也相怨一方兄弟乖戾出亡外也求其禍端非有大故祇以卮酒未讓而生嗔恨耳甚言怨不在大也老馬識道引駒而行數數反顧恐其失路也王爲諸侯宗主可不顧其後乎如恣口腹而飲食則有醉飽之失矣由其不顧後患故也狻卽夔也亦名沐猴人或羈泄之以爲弄且狻善升木不待教而能如以塗附於塗理勢必墜喻人情難合而易離貴乎聯屬者之有道則小人斯附屬之矣雨雪見日則消喻薄道之難自久也莫肯下遺謂王不肯下

揜親戚也式居婁驕謂屢用驕矜自居也戎狄貪而無親今王用其道故我用憂

苑柳刺幽王也按楚世家夷王之時王室始微諸侯相伐熊渠與其三子皆僭稱王及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楚遂去其號強楚畏厲如此則宅諸侯可知矣是蓋厲王時詩也苑柳喻王室木以芘覆爲德今則暴虐甚可憂悼不敢往朝懼其誅求無極也蹈鄭箋作悼於義乃通鳥雖高飛傳天而止王心貪狠不知所極若或往朝但有凶危可矜之禍而已相戒之甚也蓋有角弓之諷而後有苑柳之

詩故八

八

詩矣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非刺衣服無常也蓋厲王暴虐而流死于羗周室無王禮樂崩壞文物墜失君子傷焉因思昔日都邑之盛也黃衣狐裘諸侯之服行歸于周自其國來朝於王也諸侯來王萬民是則無不宗周矣臺笠緇撮羅氏之冠也素錦綉杠旂幟之竿也羅氏天子掌鳥獸者也諸侯之貢成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綉直如髮旂徽之密以喻車服之盛也舉臺笠以言諸侯之來貢舉綉杠以言諸侯之女之來嬪也充耳秀實綉之

服也謂之尹姑公卿之女也尹卽吉甫之先姑卽  
蹶父之先以衣涉水曰屬垂帶而屬謂庶士也施  
膏澤則卷髮如蠶謂庶女也未章申言士女之容  
儀以括前四章不盡之意

采絲刺怨曠也非刺也召伯勞南行之士也前二章  
代其妻述未歸時事後二章則述已歸時事子髮  
曲局語不膏沐也六日不詹語不盥浴也古者五  
日則禫湯請浴故曰五日爲期心有所懷故六日  
不詹耳詹與粘通卽禫字也韋弓絢繩以職其勞  
親愛之意也

詩故八

九

黍苗刺幽王也非刺幽也南行之士答采絲也召伯  
營謝事具大雅崧高之篇原隰旣平泉流旣清卽  
所謂徹申伯土疆以疇其緄也因其篇章短小故  
附之小雅

隰桑刺幽王也非刺幽也蓋借賢者之遯世也桑以  
飼蠶宜植宅畔今云隰桑則處下隰之地去人遠  
矣以其不復見采故深歎惜之我若得見是人樂  
可知已末章設爲自詰之詞言心旣誠愛此賢何  
不以告其君使徵聘之典行徒中心藏此誠愛何  
日忘之乎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所謂幽后則褒姒也此蓋申后

見廢之後所作菅茅雖無絲麻之美亦有纏束之  
用王獨弃我曾二物之不若矣又言菅茅雖賤均  
受雨露之澤天步無微不至若甚艱矣王澤何獨  
偏乎水性皆趨東南今以稻田需澤激池水使之  
北流喻惠澤之曲施于物也王心獨不然矣桑木  
堅韌宜車今用爲薪枉其材矣喻已見廢非禮也  
鼓鐘聞外明已之枉天下共聞也鴛鴦而貪以喻  
褒姒鶴潔而廉以自喻也鴛鴦雌雄一德死不相  
背王顧二三其德矣乘石巍然數級高與車等王

詩故八

十

者廢之以升車此云扁石卑薄之石也豈足履乎  
喻褒姒之卑賤不足寵也

縣蠻微臣刺亂也周之盛時每有遣使往還必宴勞  
之四牡皇華出車杖杜所以作也及其衰也士之  
從役者則憚道遠而飲食是憂大夫之所燕者瓠  
葉與兔首而已禮意衰薄世道可知矣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說見縣蠻夫藜藿之食已至薄  
矣今乃至烹瓠葉則尤薄惡不中食也禮有兔羹  
兔醢不聞兔首今乃至用兔首饗賓荒簡甚矣典  
禮廢墜故也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武人東征小序以爲征荆  
舒也漸漸之石蓋積石孟門之險東征所由出也  
孩豕四躡皆白性好負塗故其白常隱今以行潦  
滌其污泥故見白躡知征夫之苦雨矣而月又離  
于畢將復雨焉憂沾濡之不暇何心制敵哉在上  
者能恤人勞苦而慰拊之則在下者忘其勞苦此  
詩自述勞苦則在上者不能恤拊其下可知矣

蒼之華大夫閔時也何閔乎閔西周之將亡也蒼華  
蔓生直上一名凌霄其華紫赤將落則色變而黃  
今日其黃矣將落之候喻周室亂極勢必亡也

詩故八

十一

羊墳其首山無草也三星在留水無魚也人食鮮  
飽饑饉甚也天下將亂必先饑饉而後戎馬是生  
焉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幽王之世鮮所征伐此蓋  
王悅褒姒數舉烽火以召諸侯之師至則無寇而  
罷故諸侯之見役者怨苦之而賦此詩

詩故卷之九

明 南昌 朱謀瑋撰

大雅

文王篇者文王受命作周也非受命作周也周公相成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因述文德以訓于王也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之先公盛德莫如文王故宗祀之曰饗饗曰穆穆曰緝熙敬止皆其德之著見者唯其有是盛德故大命集于有周而其孫子光有天下濟濟多士爲之楨榦商之孫子咸來臣服而助祭于廟庭焉蓋殷未喪天下時亦

詩故九

一 豫章叢書

嘗以其祖之有德者配天矣今既改命則配天者文王矣天命可不畏哉可不虞度其予奪之際哉然而上天之事無聲臭可求矧儀刑乎唯當儀刑文王之德則萬邦咸信而奉戴之天命嘗在我矣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言上帝敷錫大命以顯融文王之德故孫子世受其福也祿將謂將灌鬯之事北音重濁故讀灌爲禱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非此之謂也是詩蓋述武王伐商之事推本受天命則由王季文王之德也王季太任維德之行故能生此文王文

王厥德不回又娶太姒是以篤生武王乃有伐商

之事也調適得宜之謂燮武王應天順人而伐紂

故曰燮伐大商矢誓也謂誓師也維子侯與三語

卽誓辭也涼韓詩作亮訓相也謂師尙父實相佐

武王成克商之功也古者兩君相見則歌大明蓋

欲其知周德之有自使畏天命而述職耳

繇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非此之謂也蓋周公相成

王追王太王祀以天子之禮而述其造周之事以

明當王之意也所謂太王者古公亶父是也太王

自幽爲狄所逼避而之岐疆理土田營建宮室城

詩故九

二

邑以完制度以備卽其勢力足以克復舊物雪前

日之愠然猶與狄通其聘問待時乃舉故四鄰之

柝械旣拔征伐之道路亦開混夷憚其報復不俟

驅逐一皆遠遷維喙息之不暇也此詩八章大王

之事已具末又舉文王虞芮之訟似不相屬疑他

篇之錯簡

械樸文王能官人也此蓋周公追述其事故稱辟王

稱周王壽考首言械樸小材祇供薪樵語奔走使

令之臣也繼稱髦士奉璋則賢雋進矣繼言六師

及之則得其人益眾矣水氣至薄積而爲雲漢猶

爲章于天周王壽考德教入人深矣寧能不興起  
此多士乎金玉必追琢之乃後見賢人材必教育  
之乃後成德此文王勉勉設教唯以綱紀四方而  
已

旱麓受祖也是蓋王用享于岐山之詩也何以言之  
曰清酒曰騂牡曰干祿曰神所勞矣皆享事也曰  
旱麓知大雩也因雩而享故曰求福不回曰鸞飛  
曰魚躍言精誠之格于上下也錄是詩者著勤民  
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此周公述文王之德而推本其

詩故九

三

所生之母能孝能慈教之有自故在宗則能順事  
于先公處家則能儀刑于妻子在宮則雖雖以和  
在廟則肅肅以敬不顯亦臨不愧屋漏也無射亦  
保檢身若不及也無射非無厭也謂無間隙之失  
如律中之無射也有是德矣故戎疾不殄烈假不  
瑕蓋其性與天合不必聞之傅師而自中法式不  
必資之諫諍而自入道義所謂戒疾大可疾惡者  
蓋謂紂也所謂烈假猶易稱王假有家之假功烈  
所假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言文王智力足以殄  
絕紂命則以畏天之故不卽殄之身受諸侯之朝

願又率諸侯以事紂而人不敢環議之其敦德躬  
行有如此故成人小子莫不是則是倣一皆行古  
之道而得美俊之譽也

皇矣美周也非美周也述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而推  
本太伯王季克讓以至于文也周自后稷封郃歷  
夏商二代千有餘年而得文王中間自郃竄幽自  
幽遷岐皆在西北故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謂岐  
周也帝已作邦于岐向非太伯能讓則文王何能  
光有大業故太伯之讓實篤厚周家之慶也上帝  
帝者之耆訓爲老謂求老成之國而式用以廓清

詩故九

四

其亂乃授周以西王也申夷載路周頌所謂彼徂  
矣岐有夷之行也畔援猶言判渙忘而後時之義  
也歆羨則汲汲而先事矣謂不能不先適當可仗  
之機也聲色孟子所謂聲音笑貌是也言執立德  
而化馳若神不以聲色爲大也夏謂染采以飾外  
革謂鬻皮以矯揉不以夏革爲長謂其誠實無僞  
也

靈臺民始附也非民始附也文王爲靈臺以望氛祲  
察災祥因爲辟雍而作樂章以肄習其間也毛傳  
但言鼉爲魚屬陸疏乃云鼉皮可以冒鼓愚按八

晉之革原用牛革而鼉及之鼓似非先生正樂當

闕其疑

下武繼文也武王克商放牛休馬載鼉弓矢故周公述其事而作是詩下武謂以武功為下明周家世尚文德也三后之神以文德在天故武王偃武修文于鎬京以配對之永言配命謂恒以配對天命為言而成王者中孚之德也能成其孚則下國是微矣于下國者莫大于孝思天下諸侯所以愛戴于王一人應以順德者由武王能嗣祖考未卒之業而定天下也凡此孝思不唯昭此嗣服亦將昭

詩故九

五

之方來使繼祖武于萬年矣受天之祐四方來賀藩屏以佐王室至于萬年豈不同其久遠哉

文王有聲繼伐也言功伐之能相繼也文始治岐義聞宣昭四國來朝則以道路險遠艱于往來故自岐遷豐以求安定示大業之垂成及武王克商撫有天下益廣其都會其所自豐遷鎬以詒子孫于安皆大君之淵謀也蓋岐在今陝西之鳳翔豐在今陝西之西安豐鎬相去二十五里而岐山則在豐鎬之西三百餘里矣

生民尊祖也何以尊祖周公桓成王郊祀后稷以配

天而推本其受命之祥與樹藝稼穡之功也姜嫄

者帝嚳之妃從帝祈子郊禱其精誠敏于感神故

曰履帝武敏歆俗儒誤釋遂謂兄大人迹而履其

跡妄誕甚矣羅願稱羊生六月為牽七月為牽先

生如牽蓋不俟十月之彌而先生故曰載震載夙

語先期也大戴記稱陸終之妻女隤孕三年而始

粥啟其左脅六人出焉昆吾參胡彭祖鄙人曹姓

辛姓是已古先聖賢之產多異常人而后稷特無

它異故曰不圻不副所以顯赫其靈者實上帝安

寧之將欲使樹稼穡而康禮祀之典也腓字烏獲

詩故九

六

極言其為神靈所護不必實有其事也輒與厥通

取羝以祓謂以犧羊祀方社田祖祓除螟螣蟲賊

之害故曰以與嗣歲皆農事也若謂較為道祭大

不然矣后稷勤勞稼穡民享其賜有如此故宜配

祀於天乃無罪悔郭景純言秬秠皆黑黍一稌二

米者而秬或一稌三四米故得巨名宗廟用秬釀

酒尚瑞異之物也康與豐通今赤梁也芑則白梁

粟也北方多黃梁而赤白梁以少見貴故曰天降

嘉種

行葦志厚也此燕諸父兄弟之詩也桓寬引古語曰



檜林而有鄉葦而有叢言物類之相從也蘆葦  
旁無枝幹所恃叢叢相依而後能立喻兄弟親族  
理宜敦睦而後王室有所夾輔也春雨既濡正祭  
祀之時因觀行葦方苞以興感既祭而燕所以敦  
親既燕而射又以考德射不勝者酌以大斗祈其  
耄耋稱道不亂以引翼我曾孫並受福也

既醉太平也非也此諸父兄弟答行葦也國語叔向  
說此詩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  
人民之謂也室家之壺蓋言室家漆漆耳非謂宮  
巷之深遠也堯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詩故九

七

協和萬邦此云昭明有融是皆平章之效也女士  
猶言上女倒文叶韻耳非謂女之有士行者從以  
孫子猶言以從爾之子孫蓋國以民爲本土女受  
釐而蕃庶是國家景命之著見者也

鳧鷖守成也非守成也燕公尸也祭先公必卜子孫  
爲之尸祭之明日又燕攝尸者此其樂歌也鳧鷖  
水鳥性警善飛苟有猜疑不安則飛擾遠去此云  
鳧鷖在涇在沙在渚知其安閒自適喻公尸之安  
其燕也

假樂嘉成王也非嘉成王也公尸答鳧鷖之樂歌也

左傳中庸引詩皆作嘉樂嘉假聲相近而誤耳嘉  
樂君子猶言樂只君子也武王稱諸侯爲友邦冢  
君酒誥亦稱太史友內史友代木詩稱友生故曰  
燕及朋友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詩無戒意蓋召公述公劉居  
鹵之事以告成王使知王業所由始耳始后稷封  
于有部蓋歷數世而後夏衰用失其官而不窺竄  
居戎翟之間至公劉而始能國乃相民居定京邑  
立宗廟制三軍行徹法足材用終周之世以徹田  
爲取民之則也公劉居鹵而涉渭采取金石之材

詩故九

八

就泗水以止其旅明闢境廣遠爲遷岐之階級也  
河酌召康公戒成王也非戒也乃誨也誨其化民當  
以漸也西北泉多苦鹹居民每挹行潦注之罍罍  
而澄清之以治飲食蓋行潦雖濁久澄則清喻民  
德雖闇教深則化故必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教民之道莫尚于此矣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非戒也亦誨也周公復子明  
辟成王始親政事召公故陳河酌卷阿二詩以誨  
廸于王地之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  
曰阿云卷阿者大陵而卷曲足蔽衝風而集燠氣

者也飄風自南則仲夏也草木于是乎蕃靡景物於是乎鮮華王以是時來游欣暢可知矣誠能茂對天時覆育萬物使之各遂其生是謂能盡其性而能盡人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故曰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百神爾主矣純嘏爾常矣一語而三致其丁寧焉是乃啟迪之要也彌者滿也充滿其性純乎一仁無有不足也馮翼孝德顯印圭璋皆譽從游卷阿之多士復以鳳凰比成王百鳥比多士翺翺其羽離離喙喙皆謂百鳥蓋鳳凰所止百鳥從之鳥非一物故但舉其飛

詩故九

九

鳴之眾而已梧桐二木相類以子別之桐子小而圓梧子大而橢今蒼梧之桐其實長大而特甘知為梧矣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墨子荀子並稱厲王染于虢公長父榮夷公終夫榮公之用芮良夫謂其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知周室之必敗矣所謂詭隨則其人也所謂民勞謂困于繇役征輸之事也民困則貧貧則思亂故敢為姦尤不逞以延旦夕之命於是其有強陵弱眾寡寇虐之禍所由起矣勢使之然也王今用汝為政存亡禍福之機甚弘且大我

故進此大諫耳

板凡伯刺厲王也爾雅訓板為僻謂王性僻繆政令乖戾下民盡被疾苦也苟能悔禍自咎改易所出之語而輯和其民謗議斯熄矣殿屎說文本作噫呶呻吟內痛之聲也如墮如篋喻天人之相應如璋如珪喻天人之合德如取如攜喻天人之相授受也人心所歸即天命之所在人心去則天命移矣儆戒之詞也藩垣屏翰誨以求輔自助也敬天之怒誨以納諫改過保大命也出王猶言出往謂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天皆明察其得失而降禍福焉奈何不敬畏乎

詩故九

十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穆公故托為文王傷殷之亂以致詞蕩蕩者廣大含弘之貌非法度廢壞之說也驅禦拮克皆滔德者也無休猶言咆哮熊虎震怒殺物之聲也如蠅如蝻喻在位者之謗議如沸如羹喻在下者之怨讟小大舉內外上下遠近而言也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其辭自警也其志則刺厲王也抑抑威儀即假樂所謂威儀抑抑以言

厚自降挹謙虛以納規諫之益是乃進德之一隅也推而極之斯成全德矣靡哲不愚據自賢者而言也一挾自賢之心必且拂諫飾非無往而不愚矣惟聖罔念作狂此所謂哲人之愚也一日敬慎威儀又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輯柔爾顏不遐有愆又曰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又曰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又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皆語其謙和受諫而去矜傲也彼童而角謂頑童之總角者伊訓所謂比頑童遠耆德是矣頑童之比耆德必遠此大足潰亂汝小子之國政猶投桃報李之必然

詩故九

十一

也荏染猶言忍冉謂木性強忍而可屈者宜被絃以爲弓人能溫恭下人者則必虛懷以成德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者畿內諸侯爲王卿士者謂芮良夫也桑葉多陰行者每息其下喻宗周爲四方小國所恃賴也今一朝傾覆猶桑未隕黃顛見將采無復陰庇可望矣故次章曰靡盬不泯又曰云徂何往明亂自京師禍及天下也墳者積又之名槍悅墳兮謂愛亂而中心不寧非一日矣四牡騤騤喻人心遑遑思避亂也國步艱賁言國運窮蹙無復四方援助之可資也爲謀爲茲謂謀國

者必密自私不諮訪于眾也誨爾序爵明當時在高位者皆非其人也以匪人而當國政勢必引用阿私讒賊之徒猶執熱湯在前鮮不思濯其手也趨衝風而行者必咤僂而不前處亂世而仕者必失意而思退此稼穡所以維賢明仕之危不如農之安也鹿有長林豐草尙呼其類乃今朋友顧不相好而維諧害是用乎爾雅西風謂之泰風敗物之風也以此貪人唯聚歛是事雖大谷爲之一空無論君子小人皆被其害然良人猶能用善道以自勉不順之人必發揚其陰賊而思畔矣今不用

詩故九

十二

其良乃謂良人爲悖何哉民之罔極言民心貪亂而難測者正由面是背非之人爲民不利所致耳民既已回遙矣而又專力激成之遂使爲盜爲寇猶然詈我刺其涼薄卽欲言我非有所刺然我實已爲爾作此桑柔之歌矣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故美之也占候之術欲知當雨當視天漢有無雲氣若雲氣塞河漢者當雨候也暴有黑氣相逐于天漢中不出三日當雨矣此言雲漢昭回于天

謂周歲之內河漢昭明未嘗有雲氣也久旱可知  
已昭回于天猶月令所謂星回于天也繼隆蟲蟲  
韓詩本作鬱隆炯炯謂鬱熱之氣炯炯然盛也寧  
俾我遐自疑非德而居尊位上違天心思遜去也  
庶正謂六官之長友紀則六官之副貳僚屬也友  
紀之官散在莫瘞禋祀之所唯正卿兼該庶務所  
以鞠且疚也始言雲漢昭回于天終言有疇其星  
是終其禱猶弗雨矣大命近止饑旱之極國將亡  
也無棄爾成圖再禱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何美乎美宣王之能封建諸

詩故九

十三

侯也大封建大征伐大巡狩皆成周之盛典宣王  
能舉封建之典以封申伯是可美也唐虞之世姜  
姓實爲四岳之官岳神享之降福于其子孫世爲  
侯伯故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申甫齊許皆姜  
姓也按郡國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所封之國棘  
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是卽既入于謝之地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仲山甫爲宣王卿士食采于  
樊時有城齊之役王命仲山甫董其事尹吉甫作  
此以送之民有耳目則能公視聽有心智則能別  
臧否故曰有物有則而民姓之常莫不唯懿德是

好若仲山甫之爲卿士可謂有懿德者矣以後五  
章皆叙其懿德之實也柔嘉維則謂其高明柔克  
以爲法也愛莫助之言其德靡不舉無俟于助也  
城齊之事毛傳謂齊以邑居逼隘去薄姑而遷臨  
菑亦以土功大役皆稟王命明諸侯之宗周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何美乎美其能錫命也韓之  
先爲武王之子封國在涿郡方城縣宣王之時錫  
命爲侯伯總領北方諸侯及百蠻故曰王錫韓侯  
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其伯也貊熊皆猛獸白  
者貊黃者熊

詩故九

十四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而還  
錫命上公錫以圭瓚秬鬯故尹吉甫述其事而作  
是詩孔叢稱九命作伯乃有圭瓚秬鬯之賜考者  
成也古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  
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  
祖是之謂考故曰作召公考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經文有奮武而無常武疑字  
誤耳南仲太祖毛鄭異義若謂命南仲于太祖之  
廟則文近躁蹙若謂南仲爲皇甫之太祖則文又  
迂複總之出車南仲與此南仲未詳時世同異邇

日欽人吳元滿謂太祖是宜社造禴之祭謂使南仲尸之也文義似通

瞻卬凡伯刺幽王也婦有長舌爲厲之階謂褒姒譖申后廢太子事也有譖廢而後戎難與鞫人枝忒譖始竟背則長舌之實也商賈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唯利是競故所營常獲三倍褒姒以婦人而秉商賈之心則何惡而不可爲哉寤沸檻泉喻在下眾口之沸騰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篇末舉召公故名召旻所以異於小旻也瞻卬言亂自內作召旻言救亂非人坐

詩故九

一五

見喪邦也盂賊內訌謂褒姒潰潰回通謂皇家伯仲允聚子之徒也昏椽謂昏惑于王椽喪國本也潰茂猶言蕢茂呂覽所謂樹鬱則爲蕢草鬱則爲蕢此言歲旱則百草萎黃何能蕢茂喻民之遭亂憔悴無生意也米經春鑿麤者爲糲精者爲粹粹以喻賢人糲以喻回通

詩故卷之九終

詩故卷之十

周頌

明 南昌 朱謀建撰

清廟祀文王也成王營洛而作清廟以祀文武此其始奏之樂也洛誥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而君牙之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此言不顯不承其義一也知文武並崇不獨祀文矣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非也清廟之樂凡四章此則獻文之樂故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維清

詩故十

一 豫章 戴書

則獻武之樂故曰文王之典尚續述也烈文則祭禮既成而燕及助祭諸侯之樂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天德也惟其命之不已故生生相繼文王之德之純言文德也唯其德純故誠一不貳假以溢我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設為問詞也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則答詞也言能大順文德日篤不已則亦足以上合天德矣

維清奏象舞也非也清廟之祭獻武王也武王伐紂反商之政天下清明由其能率文王之典而得天心故自肇禋以至成禮肅雍顯相一切奉戴于王

實維周室之禎祥也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此序非也清廟禮成燕及助祭者而奏是詩也始言諸侯能來助祭濟濟趨事上洽天心以故錫此祉福而子孫保其無疆之惠是宜燕樂以勞之繼言王室所以崇貴諸侯之來助祭者為其能備四海九州之美味以致孝思非欲有所大費于汝之邦也汝當念此助祭錫福之功紹繼其美不廢斯禮可耳末又申言文武之德可訓可式而不可忘自宜來祭于周也

詩故十

二

其開岐之功言自古昔以來天作岐山唯太王始能荒之荒之云者謂奄有之也太王既已作矣非有文王康安其民則亦無以成今日之王業故往者險阻之山今遂化為平易之道先王生養之澤深矣子孫可無求所以保之之道乎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叔向以為道成王之德是矣蓋祀成王之樂也宥則民懷其德密則民懷其刑懷德則仁昭矣懷刑則義立矣於此而殫其心新造之周所以安靜是守成之所當法者也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原闕

此稱牛羊知祀帝于明堂也古禮尚右天在右則  
文王在左知配享也文有典則以貽子孫我既師  
法文王昭祀上帝以日靖乎四方天必錫文以嘏  
福而右饗之矣我又敢不畏天之威以保天命乎  
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春岱岳夏南岳秋西岳冬北  
岳四時各以其方故日時適序天下之貴莫尊于  
有周故巡守之典自我行焉薄言震之謂發使告  
諸侯使來會行在所也莫不震疊謂諸侯聞來巡  
守懼以罪見罰黜內自震恐也百神河嶽省方之  
所有事也式序在位則班瑞于羣后也戡干戈藜

詩故十

三

弓矢則武王時事也周官所謂九夏此則肆夏蓋  
取肆于時夏之語耳

執競祀武王也非祀武也祀成王康王而推本于武  
王也毛傳泥序而稱不顯乎其成大成而安之則  
誤矣

思文后稷配天也后稷播時百穀此獨舉來牟者月  
令麥爲首種汜勝之農書亦稱田有六道麥爲首  
種舉首種者以該其餘也大麥爲牟小牟爲來牟  
卽麥聲之轉耳生民數陳其詳此則約畧其要雅  
頌之體則然也

臣工諸侯助祭遺于廟也非此之謂也王者春省耕  
也臣工農官若周禮司稼之屬稱在公其所職也  
維暮之春戒毋後時也稱新畝者田野之日闕也  
序具也錢鏞今世所謂鋤鋤用以治新畝者也穫  
禾短鎌謂之銍奄觀銍艾以成功勗之明不徒勞  
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非祈穀也實戒農官之詩  
也孔子疏稱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  
令一主田之吏主之其吏皆大夫爲之十千爲偶  
則萬夫也鄭箋謂萬夫之田方三十二里云三十

詩故十

四

里舉成數而言成王之世禮樂大備康王嗣位唯  
以務農官民爲事矣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祀宋者夏商之後猶之三  
恪有容禮焉祀宋來朝則諸侯莫不具集振振而  
盛比之白鷺羣飛行列整肅威儀可向也在彼無  
惡宜民宜人也在此無斃崇德象賢也庶幾夙夜  
以永終譽獎進之詞也苟能夙夜致是道也得無  
永終其譽乎

豐年秋冬報也禮有所焉有報焉噫嘻祈也此則其  
報也月令孟夏元日祈穀于上帝而不見報祀之

舉豈卽孟冬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  
勞農以休息之者乎其所謂報乎

有誓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禮春誦夏弦太師詔之誓  
宗誓精于聽者也故帝命之典樂而肄業之所謂  
之誓宗曰有誓有誓在周之庭知周公作樂始肄  
之也作是樂也將以娛先祖之神而助祭之客來  
止有以見禮樂之大成焉

潛季冬薦魚春獻鮓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  
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鮓于寢廟此云潛  
有多魚知季冬薦魚之樂也西北牛羊多而魚鱉

詩故十

五

少故雅頌往往舉魚類之繁以著物之備耳

雖禘太祖也非禘也武王克商歸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奔走執豆籩之事此其樂章也皇考烈考皆  
謂文王也周公相成王乃尊謚文王而諱昌此云  
烈考又曰克昌厥後知爲武王時詩也毛傳以烈  
考爲武王誤矣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蓋非也有誓始肄樂也  
雖則有事文廟諸侯助祭也此則祭禮告成諸侯  
咸來受命武王率之再見文考而頒爵于廟庭也  
介眉壽以下頌禱之辭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非見祖廟也實微子之來朝  
周也萋苴者包匭之盛多致琇者玉帛之繁縟所  
謂旅者庭實旅百之物也淫大也威畏也知天命  
之靡常大懷畏懼故來朝周遂得助祭于廟而先  
王降以平格之福也

武奏大武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象武王伐紂之  
事作大武之樂孔子所謂武盡美矣未盡善者此  
也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肆夏  
則時邁也樊與繁通則雖也過則此詩也所謂過  
劉是矣

詩故十

六

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成王免喪周公作此以啟  
誨于王勉之使法祖也非朝于廟也武王勝殷遏  
劉旣已奄有天下今王嗣位撫綏爲艱第須保有  
皇考之業永世克孝使無隕墜可耳然功莫大于  
武王德莫高于文王苟能上法皇祖夙夜敬止以  
繼序前王庶足以守成矣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非謀于廟也成王述咨政所得  
而思所以率昭考也率時昭考則羣臣所以進語  
于王者未堪家多難蓋謂遺大投艱于己也紹庭  
上下陟降厥家則徘徊籌度所以圖治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周公既作文王在上之詩以述文德所宜配天此則成王刺取其詩之要以自警也命不易哉天難忱也將謂奉持之以行也日就月將謂日有所近月有所行也唯能就而近之乃能將而行之此學之所以緝熙也

小豝嗣王求助也非求助也蓋成王悔聽流言而迎復周公賦此以答鴟鴞也并蜂必得辛螫喻小人流言之當遠也桃蟲翻飛維鳥喻賢不肖名實之當辨也蓋物有蟲鳥區已別矣今聞桃蟲之名昧于物理者莫不疑以爲蟲必觀其拼飛乃後知爲

詩改十

七

鳥也人言可無詳審而輕信之乎說詩者未達此旨乃曰鴟鴞生鴈言始小而終大惟備甚矣未堪家多難謂以幼冲而當遺大投艱之任也予又集于蓼謂聽流言而捐棄聖輔自苦于治也

載受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此及良耜皆爾頌也實函斯活百穀既播含生意也有厭其傑苗氣充足傑然挺也絲絲其蕪耘去稂莠宜及其早也周書絲絲不絕將尋斧柯是其義也胡考猶言胡耆老人瘦露高結如垂胡也古文祖字通作且匪且有且謂非獨祖先之世爲然也振古蓋謂后稷之時

良耜秋報社稷也其笠伊糾結其繫笠之纓也其縛斯趙銳其刺耨之鋤也茶蓼一物紫色爲茶青色爲蓼百室百夫之室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稱百室舉一洫之田爲言也

絲衣釋賓尸也按禮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僭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爲之故曰絲衣非公祭不得用故知絲衣載弁者士也正祭省牲祗滌濯皆大夫典之此省牲祗滌皆爵弁之士故知其爲釋釋之爲言尋也昨日祭已今日復祭也昨以爲祖考今則爲賓尸

詩改十

八

酌告成大武也武王克商述其武功爲大武之樂此下四詩皆其樂章也酌卽內則之勺蓋卽鑠字之誤耳遵養時晦觀兵孟津而還也是用大介牧野之會友邦冢君咸來助也我寵受之受其來助之師也天命既集人心亦順故建此躡躡之武功今王嗣之而天下無異志者實由武王弔民伐罪而起無自私之心大見信于天下也

桓講武類禡也非類禡也蓋述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也左氏稱周饑克殷而年豐此綏萬邦屢豐年是其事已于四方克定厥家謂伐越戲方伐靡

伐衛伐磨伐宣方伐蜀伐厲之類以是武功上昭于天故天命用集而伐商以有天下也

賚大封于廟也語稱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大賚于商民也言我所以受天命而克商者皆由文王勤勞撫綏三分有二我但續繹其緒而求所以大定耳是周之所以為周由乎仁及物也我敢不釋思其故而散此畜聚之財以賚善人乎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此非巡守而祀也蓋克商之後列爵為五分土為三班瑞羣后改物革命也

詩故十

九

墮山喬嶽允猶翁河謂遣使以革命之故告山川也敷天之下衷時之對時周之命戒其順時恭命于周也

魯頌

駟頌僖公也駟為考牧之詩魯之大政也似非僖公所能辦蓋伯禽時事耳充土宜牧今世猶然夫魯政多矣獨舉考牧一事軍國之所重也思無疆言經略之思無所不至也思無期言無限極之期也思無數言無厭數之心也思無邪本讀作徐言無怠緩之志也孔子引此以蔽三百用為邪正之邪

斷章取義耳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非頌君臣也蓋諸侯相見燕會之詩也駟彼乘黃會同所駕之車也在公明明執禮以相見也振振鷺鼓咽咽樂舞之備也自今以始歲其有語能繼也君子有穀始孫子以善相規也豈亦伯禽時詩乎

泮水頌魯僖公能修泮宮也此詩盛言克服淮夷獻鹹泮宮之事按左傳僖十六年冬公從齊侯會于淮而被執明年九月乃得釋歸不聞僖有伐淮夷之功也伐淮夷而得志者魯公伯禽耳事具費誓

詩故一

十

通典載魯郡泗水縣泮水出焉則知泮為水名魯侯作宮其上故曰泮宮漢儒妄受師說以為諸侯學宮曰泮宮失其實矣大賂廣賂也君及卿大夫皆有所賂是為大賂

闕官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此頌僖者頌之變也變則非正也何也魯周公之後禮樂之所自出也禮不王不禘而魯侯爵也乃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是郊天而后稷配也作者記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著僭天子之禮樂自僖始也俗儒不達經意反稱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命魯公世祀

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不亦誣哉敦者治也治商之眾尙書所謂三千一心者也周公其首矣故但稱王曰叔父建爾元子省文也三壽上壽中壽下壽也三壽作朋謂并三等之壽而有之也黃髮台背壽考與試若曰與彼黃髮台背之老試其強健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也湯之功德偉矣宜在可述此詩獨舉鼗鼓管磬庸鼓之聲與萬舞之奕以及執事有恪者何哉商人尙聲聲之盛是德之盛也湯之功德自

詩故十

十一

有大濩之樂此所謂聲蓋卽大濩之聲耳自古在昔執事者恪以傳之雖助祭之賓聞此莫不夷桴則成湯來格綏我思成其可知矣

烈祖祀中宗也中宗者湯之玄孫大戊也無逸稱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有五年殷道用以中興故號中宗申錫無疆中宗申錫之也及爾斯所所與王敬作所之所同謂致力以求治也旣載清酤亦有和羹醲假無言時靡有爭所以交于神明之際也殷道尙質質生敬其于祭也一唯精誠之潛通不徒文物聲樂而

已假至享獻溥廣將助也言諸侯八鸞鶴駕來假以四海九州之美味來獻大有助于我受命主祭者故天神祖考享之而降福非謂于我受政教之命亦非自言受命之廣大若曰溥將我受命之人耳倒文法也

玄鳥祀高宗也高宗者中宗玄孫之孫武丁也玄鳥降而生契毛傳以爲高辛率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時祈郊禱而生契是矣呂氏春秋乃爲玄鳥墮卵之說史遷述之以入殷紀中侯契握從而和之鄭箋援緯以說經妄謬甚矣武丁孫子對先祖

詩故十

十二

之言也武王靡所不勝者若伐荆楚克鬼方之屬也湯有景亳之命高宗亦自河徂亳此云景員維河殷受咸宜者舉湯暨高宗會諸侯之地而言也員與云通語助詞

長發大禘也此祭契暨相土以湯配之也昔舜之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故此詩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明五教之達天下也契之孫曰相土蓋嗣爲司徒益明其教不徒中夏率履雖海外四夷亦截然而向化厥後子孫世其封能恭帝命無所墮墜以至

于湯而湯又能聖敬在躬昭假上帝而受命也玉  
之有聲者爲球小球大球綴冕之玉也衮冕十有  
二旒前後各用玉百四十有四綴合旒玉以成衮  
冕以比聯台大國小國而成至尊也小共大共謂  
梁棟之間節稅大小不一皆以成室也爾雅臬之  
大者曰拱長者曰闕說文麗高屋也此云駿廳謂  
高大之屋也中葉謂相土以後成湯以前有震且  
業謂國緒中微震懼將危也

殷武祀高宗也高宗武丁也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用力蓋亦勤矣鬼方卽今貴州荆楚之尤阻

詩故

十三

險者荆楚既克諸侯咸來受命于商故曰勿予禍  
適稼穡匪懈言侯之堵恭厥職也不僭不濫不敢  
怠違以言高宗刑政之明黜陟有其道也此所以  
宜號高宗者

詩故卷之十終

詩故校勘記

卷一

四葉三行而原作有 五葉三行姓原誤孫族原誤  
旅十五行常原誤當十六行通原誤道 六葉十行  
乘疑誤教原作故 七葉三行適原誤道 九葉四  
行具原作其六行或原誤盛

卷二

首葉十九行言原作章此處疑有脫誤 三葉六行  
則字疑衍十八行亟原誤作壘 六葉六行妖原誤  
作娛七行非下原脫鬼字十五行況原作洗洗原誤

詩故校勘記

一 孫章叢書

作泐 七葉六行朱原誤作恭十三行用疑當作目  
八葉五行頑原誤作損 十葉八行過二人有誤九  
行矜原誤作於 十二葉十二行埃原誤作坡十五  
行用原誤作周

卷三

二葉雉原誤作雖免原誤作兔 三葉二行望原誤  
作重六行足原誤作是八行久原誤作大圖原誤作  
圍 四葉六行叱疑當作斥疑當作斃十九行羔  
裘柔澤裘原誤作大 五葉四行聞政原誤作閉故  
五行泐原誤作淡比原誤作此六行甚原誤作其七

行去原誤作六十七行援原誤作機圖原誤國 六  
葉十三行絕原誤作純十四行志原誤作悉 八葉  
三行捶疑當作招六行中原誤作申 九葉十七行  
瞿瞿原誤作瞿冒諛原誤作謂 十葉四行葉字疑  
誤

卷四

首葉十一行言原作首 二葉首行脣原誤作辱  
三葉十行逼原誤作過 五葉首行益原誤作並二  
行益原誤作孟 六葉二行是原誤作美 七葉十  
四行輿原誤作輿十八行故原誤作政 八葉十三  
行驚原誤作嵩末行北原誤作杜

詩故校勘記

二

卷五

首葉十五行具原誤作其焉今原誤作爲令 二葉  
十六行傍原作旁十七行弑原作殺 三葉二行惑  
原誤作感美原誤作萊十三行效原誤作枚十四行  
泐原誤作淡 四葉首行兩恃字均誤作特二行息  
原作息七行子原誤作子玉原誤作函九行果原誤  
作栗十五行柔原誤作來 五葉十行殷原誤作般  
十三行啖原誤作淡 六葉首行喻原誤作喻龍原  
誤龍 七葉十二行充原誤作究 八葉五行土原

誤作生而下脫生字末行楷原作隋 九葉首行方  
鑿原作方蓋五行正原誤作王于原誤作子十五行  
聚原作眾 十葉九行迎原誤作逐

卷六

首葉十行監本原誤作監本 七葉十五行聲字疑

衍 八葉十四行未盡原誤者盡 九葉十九行與

原誤作父 十葉十七行甥原誤作男末行舊原誤

作燕

卷七

二葉末行近原誤作進 七葉五行逐原誤作極

詩故校勘記

三

八葉八行弛原作施 九葉十九行子下疑脫傳字

卷八

四葉三行塋原誤作塋九行四原誤作司 八葉十

九行來原誤作未

卷九

二葉四行尙原誤作友十行室原誤作是 四葉十

行帝字重出 八葉五行闕原誤作間 九葉八行

譽原誤作喻

卷十

二葉五行貴原作實 四葉首行春原誤作非 五

葉七行以下原脫見字 八葉七行用原誤作頌  
十葉十二行典原誤作與

原鈔據新安吳敬符遠甫校閱本謬脫極多勘定  
凡數百字茲舉其稍涉疑義者存以備考元曠識

詩故校勘記

四

詩故校勘續記

卷二

二葉十四行解誤鮮

卷三

三葉十行與誤興 六葉九行債誤贖

卷四

首葉十六行桑下脫采字 五葉五行黎疑當作黎

七葉五行會疑當作周十五行棄當作趨

卷五

二葉十一行宅誤宅 八葉十行申誤中

詩故校勘續記

一 孫章叢書

卷六

十一葉十八行光誤先

卷七

五葉十七行持當作恃 十葉二行議當作義

卷九

九葉十七行困誤因 十一葉十八行憂誤愛 十

五葉十二行聚當作衆

卷十

四葉八行子當作氏

丙辰八月中秋後十日思敬覆校